

新文艺小说卷(下)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

● 钱理群 主 编
封世辉 副主编
黄万华
范智红 选 编

XIN WENYI
XIAOSHUO JUAN

广西教育出版社

新文艺小说卷(下)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

● 钱理群 主编
封世辉 副主编
黄万华 副主编
范智红 选编

XIN WENYI
XIAOSHUO JUAN

广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
新文艺小说卷
(下)

范智红 选编

☆

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鲤湾路8号

邮政编码:530022 电话:5850219

本社网址 <http://www.gep.com.cn>

读者电子信箱 master@gep.com.cn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29 印张 插页 4 742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501—2 000 册

ISBN 7-5435-2787-1/I·215 定价:7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沙里的中篇小说《土》在北京《中国公论》月刊上发表时的篇影。

【一】

「你打靶子可不發家呀！」

「老陳！這道報捐呼了他一聲。」

他叫陳萬發，一箇高高的身材，肥肥的肚子，看來並不像一箇鞋匠，倒有幾分像肉案子上的掌櫃的。

「老陳！這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弄出了百死毒患者，大家都遭殃。」我埋怨着。

陳萬發又把昏開夾着的鞋釘從嘴裏拿下來一箇，打在那新補的牛皮上。

「甚麼百死毒患者？都是胡說！」他站起身來伏在我的耳朵上，將聲音落低下去。「鞋釘病院裏，我氣得發笑，但是又笑不出，因為我苦於怎樣縮短我們之間的對於科學的距離。我繼續着跟他解釋着：大補病院發生的患者，是真性的腺百死毒患者；如果發生肺百死毒，就在你跟我說話之間，也他等立刻傳染，很快地死掉；傳染病的傳染，是由於細菌的傳播，這細菌藏在冷天繁殖的發發厲害，這病菌老鼠最易傳染，所以百死毒又名鼠疫，老鼠患了這種傳染病，牠身上的跳蚤，因為老鼠死掉，失掉了溫暖，便脫離開老鼠的屍體，跳到人體上，人也會感染跟老鼠同樣的症狀，先是淋巴腺腫起，渾身發高度的熱，然後就在幾小時以內死掉，揮身發黑，所以又名黑死病……我這樣將我所知道的一點點之關於百死毒的知識，盡量選擇着易懂的話，想讓他去理解。在我講說這一番話之間，他自始至終在聚精會神地釘着鞋底子，彷彿完全沒會聽到一般。

「老陳！你打靶子可不發家呀！」

「注射！」他稍微停了停。

「打藥針哪！」

「你知道？」老陳又站起身來伏在我的耳朵上，將聲音落低。「光緒年間鬧鼠疫，那人可死絕了，都是這麼一針扎死的！你知道？」隨後，在他的禿頭上摩索了一下，表示出來一種對我的感觀的眼色，將要坐下去，却又站起來，「你要加小心水缸，給你下上藥，一家人，就見國王啦！那年月，我親眼見過，你知道？」

我又對他解釋，我和我的一家人都施了預防注射，誰也沒有甚麼身體上的異變，注射是對於病菌，可

沙里的中篇小说《土》在北京《中国公论》月刊上发表时的篇影。

【二】

「你打靶子可不發家呀！」

「老陳！這道報捐呼了他一聲。」

他叫陳萬發，一箇高高的身材，肥肥的肚子，看來並不像一箇鞋匠，倒有幾分像肉案子上的掌櫃的。

「老陳！這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弄出了百死毒患者，大家都遭殃。」我埋怨着。

陳萬發又把昏開夾着的鞋釘從嘴裏拿下來一箇，打在那新補的牛皮上。

「甚麼百死毒患者？都是胡說！」他站起身來伏在我的耳朵上，將聲音落低下去。「鞋釘病院裏，我氣得發笑，但是又笑不出，因為我苦於怎樣縮短我們之間的對於科學的距離。我繼續着跟他解釋着：大補病院發生的患者，是真性的腺百死毒患者；如果發生肺百死毒，就在你跟我說話之間，也他等立刻傳染，很快地死掉；傳染病的傳染，是由於細菌的傳播，這細菌藏在冷天繁殖的發發厲害，這病菌老鼠最易傳染，所以百死毒又名鼠疫，老鼠患了這種傳染病，牠身上的跳蚤，因為老鼠死掉，失掉了溫暖，便脫離開老鼠的屍體，跳到人體上，人也會感染跟老鼠同樣的症狀，先是淋巴腺腫起，渾身發高度的熱，然後就在幾小時以內死掉，揮身發黑，所以又名黑死病……我這樣將我所知道的一點點之關於百死毒的知識，盡量選擇着易懂的話，想讓他去理解。在我講說這一番話之間，他自始至終在聚精會神地釘着鞋底子，彷彿完全沒會聽到一般。

「老陳！你打靶子可不發家呀！」

「注射！」他稍微停了停。

「打藥針哪！」

「你知道？」老陳又站起身來伏在我的耳朵上，將聲音落低。「光緒年間鬧鼠疫，那人可死絕了，都是這麼一針扎死的！你知道？」隨後，在他的禿頭上摩索了一下，表示出來一種對我的感觀的眼色，將要坐下去，却又站起來，「你要加小心水缸，給你下上藥，一家人，就見國王啦！那年月，我親眼見過，你知道？」

我又對他解釋，我和我的一家人都施了預防注射，誰也沒有甚麼身體上的異變，注射是對於病菌，可

沙里的中篇小说《土》在北京《中国公论》月刊上发表时的篇影。

古丁的长篇小说《新生》在新京《艺文志》月刊上发表时的篇影。

【一】

「你打靶子可不發家呀！」

「老陳！這道報捐呼了他一聲。」

他叫陳萬發，一箇高高的身材，肥肥的肚子，看來並不像一箇鞋匠，倒有幾分像肉案子上的掌櫃的。

「老陳！這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弄出了百死毒患者，大家都遭殃。」我埋怨着。

陳萬發又把昏開夾着的鞋釘從嘴裏拿下來一箇，打在那新補的牛皮上。

「甚麼百死毒患者？都是胡說！」他站起身來伏在我的耳朵上，將聲音落低下去。「鞋釘病院裏，我氣得發笑，但是又笑不出，因為我苦於怎樣縮短我們之間的對於科學的距離。我繼續着跟他解釋着：大補病院發生的患者，是真性的腺百死毒患者；如果發生肺百死毒，就在你跟我說話之間，也他等立刻傳染，很快地死掉；傳染病的傳染，是由於細菌的傳播，這細菌藏在冷天繁殖的發發厲害，這病菌老鼠最易傳染，所以百死毒又名鼠疫，老鼠患了這種傳染病，牠身上的跳蚤，因為老鼠死掉，失掉了溫暖，便脫離開老鼠的屍體，跳到人體上，人也會感染跟老鼠同樣的症狀，先是淋巴腺腫起，渾身發高度的熱，然後就在幾小時以內死掉，揮身發黑，所以又名黑死病……我這樣將我所知道的一點點之關於百死毒的知識，盡量選擇着易懂的話，想讓他去理解。在我講說這一番話之間，他自始至終在聚精會神地釘着鞋底子，彷彿完全沒會聽到一般。

「老陳！你打靶子可不發家呀！」

「注射！」他稍微停了停。

「打藥針哪！」

「你知道？」老陳又站起身來伏在我的耳朵上，將聲音落低。「光緒年間鬧鼠疫，那人可死絕了，都是這麼一針扎死的！你知道？」隨後，在他的禿頭上摩索了一下，表示出來一種對我的感觀的眼色，將要坐下去，却又站起來，「你要加小心水缸，給你下上藥，一家人，就見國王啦！那年月，我親眼見過，你知道？」

我又對他解釋，我和我的一家人都施了預防注射，誰也沒有甚麼身體上的異變，注射是對於病菌，可

古丁的长篇小说《新生》在新京《艺文志》月刊上发表时的篇影。

【二】

「你打靶子可不發家呀！」

「老陳！這道報捐呼了他一聲。」

他叫陳萬發，一箇高高的身材，肥肥的肚子，看來並不像一箇鞋匠，倒有幾分像肉案子上的掌櫃的。

「老陳！這可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弄出了百死毒患者，大家都遭殃。」我埋怨着。

陳萬發又把昏開夾着的鞋釘從嘴裏拿下來一箇，打在那新補的牛皮上。

「甚麼百死毒患者？都是胡說！」他站起身來伏在我的耳朵上，將聲音落低下去。「鞋釘病院裏，我氣得發笑，但是又笑不出，因為我苦於怎樣縮短我們之間的對於科學的距離。我繼續着跟他解釋着：大補病院發生的患者，是真性的腺百死毒患者；如果發生肺百死毒，就在你跟我說話之間，也他等立刻傳染，很快地死掉；傳染病的傳染，是由於細菌的傳播，這細菌藏在冷天繁殖的發發厲害，這病菌老鼠最易傳染，所以百死毒又名鼠疫，老鼠患了這種傳染病，牠身上的跳蚤，因為老鼠死掉，失掉了溫暖，便脫離開老鼠的屍體，跳到人體上，人也會感染跟老鼠同樣的症狀，先是淋巴腺腫起，渾身發高度的熱，然後就在幾小時以內死掉，揮身發黑，所以又名黑死病……我這樣將我所知道的一點點之關於百死毒的知識，盡量選擇着易懂的話，想讓他去理解。在我講說這一番話之間，他自始至終在聚精會神地釘着鞋底子，彷彿完全沒會聽到一般。

「老陳！你打靶子可不發家呀！」

「注射！」他稍微停了停。

「打藥針哪！」

「你知道？」老陳又站起身來伏在我的耳朵上，將聲音落低。「光緒年間鬧鼠疫，那人可死絕了，都是這麼一針扎死的！你知道？」隨後，在他的禿頭上摩索了一下，表示出來一種對我的感觀的眼色，將要坐下去，却又站起來，「你要加小心水缸，給你下上藥，一家人，就見國王啦！那年月，我親眼見過，你知道？」

我又對他解釋，我和我的一家人都施了預防注射，誰也沒有甚麼身體上的異變，注射是對於病菌，可

古丁的长篇小说《新生》在新京《艺文志》月刊上发表时的篇影。

荒野

師陀



在衙門裏的案牘上，一編一編地積著舊卷，將來有一天要被老鼠拉去做窩的，其中最厚的是白沙集人顧二順的一宗。顧二順，綽號狗頭，殺人越貨，老家卻不在白沙集；他原來跟他哥哥顧大順種莊稼，在一個世人從不注意的小村莊上，他們有幾畝田地，一座小廟，數間草房。顧大順是老實人，地裏清靜下來，租了挑子到四鄉賣雜貨。父母全不在了。因為無人出來管束，沒有事的時候顧二順照例跟著附近的年輕人到處跑。

說起來也是活該有事。有一天晚了，顧大順看出趕不到家，將雜貨挑子寄放在一個地主的牛圈裏，被幾個流氓攔住灌了酒。鄉下的老實人——特別是鄉下的老實人——常常有這種脾氣，他們一生中難得有一次大醉，而一醉，所有他們平常遵守的道理便忽然離開了他們。顧大順便是這種人。地主的客廳中原是個大賭場，他們去看熱鬧，不到半夜，他輸掉了祖傳的土地同房屋，等到清曉無可守，不久便另行改姓。顧二順於是一怒殺了人，做了土匪，兩年後他占據白沙集，他的名字遂震動了全境，成了地方上的恐怖。

白沙集是一個土寨，跨在通商大道上。自從被顧二順占領，正常的商業交往絕跡，他租了寨上的驢馬店，作為他的軍子，他們自己同一般居民通商作司令部。這土寨在形勢上占著相當有利的地位，它處在三不管，而更重要的，它一邊臨了大河。一條令人聽了便聯想到人命盜案諸種可怕事情的大河，本身約摸有十來里寬，數百年前從上游改了道，以下數百里於是變成黃沙。因為上下毫無屏障，冬天黃沙天，河上風浪滔天，河裏賊船多，沙土堆積，沙土堆積，沙土堆積……

附近的居民自然遭了殃，原來的良田被破壞了，打機走有七八十里深——有些地方甚至超過百里，一望盡是沙土，窮荒的村莊，將被沙丘埋沒的房屋，為了防備風災，居民到處築了河柳，每隔二十或三十步一行。到了春天——上天無私，是在這樣的荒涼上，草木仍舊生長起來。在這地帶走路是一種苦事，人們往往要纏繞好幾天行在綠色中，翻滾的孤獨地況中；荒涼地帶夜夜響著大地；塵土飛揚起來，空氣帶著刺鼻子的臭味；眼睛所能看見的只有數十步以內的東西——周圍是連綿不斷的河柳的迷陣，紅薯，落花生，間或看見被曬了曬的甜瓜或西瓜——當初人們也許避過別的難關，譬如小麥，他們無疑得到了教訓；風連根給他們拔去了。

白沙集就深藏在這些不盡的沙土同河柳中間。白沙集的寨牆據說建立在「長毛」時代，其實還在清代以前。如果有史可查，再不然將白沙集人的祖先從地下掘出來，他們會證明在明朝時代這裏曾設立過稅卡。寨後有一列沙岡，大風積無數歲月吹來的，它們互相環抱，看去像山，終年在陽光下閃閃，不生草木。往東過去，大路通過河身，河中不生任何莊稼，也不生長大樹木——半邊的地方有山春柳，有茅草，有車前子，有辣蓼，還有一種叫做稗子的植物，常常高到一人深。只有草狐乘夜間在這地地方出沒，驅使長翅飛行飛了，偶然落下來歇腳。在對岸——或是說廣闊的不茅地帶盡處，臨了大路有一個小院，幾間草房，孤獨的坐落在荒野中間。

無論誰看了都要以為是一個奇怪地方。名字尤其奇特，人們通常把它叫做穆家寨，其實原先只是一個飯舖。有一段歷史必須說明，這飯舖的創主人原來姓金，並不真的是穆天王。他住在過去叫做金家園的村子裏，人家叫他流光，有時時候叫流蛋，意思是正不務正業的胡鬧傢伙。這自然也不是他的真名。他是一個賭鬼，在五年中——當他自己三十歲的時候——輸掉了大部分家產，他的兄弟跟他訂了一架，他的叔父告了一張狀子，衙門裏把他捉去打了兩百板子，押了一年。以後的半生中他永沒有忘記這種恥辱。從監獄中出來，他在那荒野上蓋了兩間草房，跟流光大順搬來住下，同家庭脫離了關係。這地方離金家園五里，離別的村莊更遠，它所以被流光大順搬來住下，無疑的因為它有一口井。井的開掘人據說是一個富翁，靠了這條大道發了財，他發財做一家好事，自然還爲了他自己方便。流光大順從家

師陀的長篇小說《荒野》在上海《萬象》月刊發表時的篇影。

人自自由而後，其民族與自由鬥爭，由是至今。……

兼差

高深創作

——這了面子，苦了肚子。——
——唯有懶懶才可以給人真真的快活。

廣安門的槍聲止了的第三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都充滿了人，來來去去在尋覓着那日本軍的入城式，以子大的聲浪站在前街的台階上，背着手很悠閒地欣賞着一列列的軍隊，馬隊，坦克車隊，彷彿在檢閱自國軍隊似的那樣泰然，他們不但不害怕，有的竟敢指手畫腳地……

中國公論 第七卷 第二期 兼 差

「兼不，我上局裡去看吧？」白宗坤對着他太太說。
「忙什麼，反正去也白搭，還讓那誰誰不成？」
「還是去看看吧，萬一有什麼公事呢？」他哈哈地笑着。
「我沒有出去，這這，我在王大爺家呢。」他急急地又他在城……
「不，我不成，願着街上，橫着街不行，有一個人要打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街上不成嗎？」白宗坤問。
「不成，願着街上，橫着街不行，有一個人要打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街上不成嗎？」白宗坤問。
「不成，願着街上，橫着街不行，有一個人要打車，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高深的中篇小說《兼差》在北京《新民報》半月刊發表時的篇影。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

编辑顾问	王元化	严家炎		
主 编	钱理群			
副 主 编	封世辉	黄万华		
编辑委员	孔庆东	叶 彤	朱伟华	
	吴晓东	范智红	封世辉	
	钱理群	黄万华	谢茂松	
总 策 划	江 淳	李人凡		
组稿编辑	唐永亮	赵汝明		

目 录

第一辑

钱钟书

猫 (3)

师 陀

荒野(存目)..... 芦焚(43)

张爱玲

倾城之恋 (44)

金锁记 (80)

苏 青

结婚十年(存目) (119)

施济美

蓝园之恋 (120)

第二辑

赵荫棠

影(节选) (163)

关永吉

秋初 (220)

牛 (249)

	风网船	(345)
马	骊	
	生死路	(379)
高	深	
	兼差	(452)
沙	里	
	土	(507)

第三辑

山	丁	
	芦苇	(623)
小	松	
	铁槛	(678)
古	丁	
	新生	(732)
爵	青	
	青服的民族(存目)	(816)
梅	娘	
	鱼	(817)
	蟹	(847)
后	记	(1)

第一辑

猫^{*}

钱钟书

“打狗要看主人面，那么，打猫要看主妇面了——”颐谷这样譬释着，想把心上一团蓬勃的愤怒像梳理乱发似的平顺下去。诚然，主妇的面，到现在还没瞧见，反正那混账猫儿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也无从打它。只算自己晦气，整整两个半天的工夫全白费了。李先生在睡午觉，照例近三点钟才会进书房。颐谷满肚子憋着的怒气，那时都冷了，觉得非趁热发泄一下不可。凑巧老白送茶进来，颐谷指着桌上抓得千疮百孔的稿子，字句流离散失得像大轰炸后市民，说：“你瞧，我回去吃顿饭，出了这个乱子！我临去把眷清的稿子给李先生过目，谁知他看完了就搁在我桌子上，没放在抽屉里，现在又得重抄了。”

老白听话时的点头一变而为摇头，叹口微气说：“那可糟啦！这准是‘淘气’干的。‘淘气’可真淘气！太太惯了它，谁也不敢碰它根毛。齐先生，您回头告诉老爷，别让‘淘气’到书房里来。”他躬着背蠕缓地出去了。

“淘气”就是那只闹事的猫。它在东皇城根穷人家里，原叫做“小黑”。李太太嫌“小黑”的称谓太俗，又笑说：“那跟门房‘老白’不成了一对儿么？老白听了要生气的。”猫送到南长街李家的那天，李太太正

* 此作系沦陷时期所写，在抗战胜利后才发表。

请朋友们茶会，来客都想给它起个好听的名字。一个爱慕李太太的诗人说：“在西洋文艺复兴的时候，标准美人要生得黑，我们读莎士比亚和法国七星派诗人的十四行诗，就知道使他们颠倒的都是些黑美人，我个人也觉得黑比白来得神秘，富于含蓄和诱惑。一向中国人喜欢女人皮肤白，那是幼稚的审美观念，好比小孩只爱吃奶，没资格喝咖啡。这只猫又黑又美，不妨借莎士比亚诗里的现成名字，叫它‘Dark Lady’，再雅致没有了。”有两个客人听了彼此做个鬼脸，因为这诗人说话明明双关着女主人。李太太自然极高兴，只嫌“Dark Lady”名字太长。她受过美国式的教育，养成一种逢人叫小名以表亲昵的习气，就是见了莎士比亚的面，她也会叫他 Bill，何况猫呢？所以她采用诗人的提议，同时来个简称，叫“Darkie”，大家一致叫“妙！”这猫听许多人学自己的叫声，莫名其妙，也和着叫：“妙！妙！（miaow！miaow！）”没人想到这简称的意义并非“黑美人”，而正是李太太嫌俗的“小黑”。一个大名鼎鼎的老头子，当场一言不发，回家翻了半夜的书，明天清早赶来看李太太，讲诗人的坏话道：“他懂什么！我当时不好意思跟他抬杠，所以忍住没有讲。中国人一向也喜欢黑里俏的美人，就像妲己，古文作‘黜己’，就是说她又黑又美。黜己则是‘Darkie’的音译，并且也译了意思。哈哈！太巧了，太巧了！”这猫仗着女主人的宠爱，专闹乱子，不上一星期，它的外国名字叫滑了口，变为跟 Darkie 双声叠韵的混名：“淘气”。所以，好像时髦教会学校的学生，这畜生中西名字，一应俱全，而且未死已蒙溢法——混名。它到了李家不足两年，在这两年里，日本霸占了东三省，北平的行政机构改组了一次，非洲亡了一个国，兴了一个帝国，国际联盟暴露了真相，只算一场国际联梦或者一群国际联盲。但是李太太并没有换丈夫，淘气还保持着主人的宠爱和自己的顽皮。在这变故反复的世界里，多少人对主义和信仰能有同样的恒心呢？

这是齐颐谷做李建侯试用私人书记的第三天，可是还没有瞻仰过那位有名的李太太。要讲这位李太太，我们非得用国语法家所谓

“最上级形容词”不可。在一切有名的太太里，她长相最好看，她为人最风流豪爽，她客厅的陈设最讲究，她请客的次数最多，请客的菜和茶点最精致丰富，她的交游最广。并且，她的丈夫最驯良，最不碍事。假使我们在这些才具之外，更申明她住在战前的北平，你马上获得结论：她是全世界文明顶古的国家里第一位高雅华贵的太太。因为北平——明清两代的名士像汤若士、谢在杭们所咒诅为最俗、最脏的北京——在战事前几年忽然被公认为全国最文雅、最美丽的城市。甚至无风三尺的北平尘土，也一变而为古色古香，似乎包含着元明清三朝帝国的劫灰，欧美新兴小邦的历史博物院都派学者来装满了瓶子回去陈列。首都南迁以后，北平失掉它一向政治上的作用；同时，像一切无用过时的东西，它变为有历史价值的陈设品。宛如一个七零八落的旧货摊改称为五光十色的古玩铺，虽然实际上毫无差异，在主顾的心理上却起了极大的变化。逛旧货摊去买便宜东西，多少寒窘！但是要上古玩铺你非有钱不可，还得有好古癖，还得有鉴别力。这样，本来不屑捡旧货的人现在都来买古玩了，本来不得已而光顾旧货摊的人现在也添了身份，算是收藏古董的雅士了。那时候你只要在北平住家，就充得通品，就可以向南京或上海的朋友夸傲，仿佛是个头衔和资格。说上海或南京会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足或腰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周口店“北京人”遗骸的发现，更证明了北平居住者的优秀。“北京人”是猴子里最进步的，有如北平人是中国人里最文明的。因此当时报纸上闹什么“京派”，知识分子上溯到“北京人”为开派祖师，所以北京虽然改名北平，他们不自称“平派”。京派差不多是南方人。那些南方人对于他们侨居的北平的得意，仿佛犹太人爱他们入籍归化的国家，不住的挂在口头上。迁居到北平以来，李太太脚上没发过湿气，这是住在文化中心的意外利益。

李氏夫妇的父亲都是前清遗老，李太太的父亲有名，李先生的父亲有钱。李太太的父亲在辛亥革命前个把月放了什么省的藩台，满心想弄几个钱来弥补历年的亏空。武昌起义好像专跟他捣乱似的，他把

民国恨得咬牙切齿。幸而他有个门生,失节做了民国的大官,每月送笔钱孝敬给他。他住在上海租界里,抱过去的思想,享受现代的生活,预用着未来的钱——除了账等月费汇来了再还。他渐渐悟出寓公自有生财之道。今天暴发户替儿子办喜事要证婚,明天洋行买办死了母亲要点主,都用得着前清的遗老,谢仪往往可抵月费的数目。妙在买办的母亲死不尽,暴发户的儿子全养得大。他文理平常,写字也不出色,但是他发现只要盖几个自己的官衔图章,“某年进士”,“某省布政使”,他的字和文章就有人出大价钱来求。他才知道清朝亡得有代价,遗老值得一做,心平气和,也肯送女儿进洋学堂念书了。李先生的父亲和他是同乡,极早就讲洋务,做候补道时上过“富国裕民”的条陈,奉宪委到上海向洋人订购机器;清朝亡得太早,没领略到条陈的好处,他只富裕了自己。他也曾做出洋游历的随员,回国以后,把考察所得,归纳为四句传家格言:“吃中国菜,住西洋房子,娶日本老婆,人生无遗憾矣!”他亲家的贯通过去、现在、未来,正配得上他的融会中国、东洋、西洋。谁知道建侯那糊涂虫,把老子的家训记颠倒了。第一,他娶了西洋化的老婆,比西洋老婆更难应付。爱默在美国人办的时髦女学毕业,本来是毛得撩人、刺人的毛丫头,经过“二毛子”的训练,她不但不服从丈夫,并且丈夫一个人来侍候她还嫌不够。第二,他夫妇俩都自信是文明人,不得不到北平来住中国式的旧房子,设备当然没有上海来得洋化。第三,他吃日本菜得了胃病。这事说来话长。李太太从小对自己的面貌有两点不满意:皮肤不是上白,眼皮不双。第一点还无关紧要,因为她不希罕那种又红又白的洋娃娃脸,她觉得原有的相貌已经够可爱了。单眼皮呢,确是极大的缺陷,内心的丰富没有充分流露的工具,宛如大陆国没有海港,物产不易出口。进了学校,她才知道单眼皮是日本女人的国徽,因此那个足智多谋、偷天换日的民族建立美容医院,除掉身子的长短没法充分改造,“倭奴”的国号只好忍受,此外面部器官无不可以修补,丑的变美,怪物改成妖精。李先生向她求婚,她提出许多条件,第十八条就是蜜月旅行到日本。一到日本,

她进医院去修改眼皮，附带把左颊的酒靥加深。她知道施了手术，要两星期见不得人，怕李先生耐不住蜜月期间的孤寂，在这浪漫的国家里，不为自己守节；所以进医院前对李先生说：“你知道，我这次跨海征东，千里迢迢来受痛苦，无非为你，要讨你喜欢。我的脸也就是你的面子。我蒙着眼，又痛又黑暗，你好意思一个人住在外面吃喝玩乐么？你爱我，你得听我的话。你不许跟人到处乱跑。还有，你最贪嘴，可是我进医院后，你别上中国馆子，大菜也别吃，只许顿顿吃日本料理。你答应我不？算你爱我，陪我受苦，我痛的时候心上也有些安慰。吃得坏些，你可以清心寡欲，不至于胡闹，糟蹋了身体。你个儿不高，吃得太胖了，不好看。你背了我骗我，我会知道，从此不跟你好。”两星期后，建侯到医院算账并迎接夫人，身体却未消瘦，只是脸黄皮宽，无精打采，而李太太花五百元日金新买来的眼睛，好像美术照相的电光，把她原有的美貌都辉映烘托出来。她眼睫跟眼睛合作的各种姿态，开，闭，明，暗，尖利，朦胧，使建侯看得出神，疑心她两眼里躲着两位专家在科学管理，要不然转移不会那样斩截，表情不会那样准确，效果不会那样的估计精密。建侯本来是他父亲的儿子，从今以后全副精神做他太太的丈夫。朋友们私议过，李太太那样漂亮，怎会嫁给建侯。有建侯的钱和家世而比建侯能干的人，并非绝对没有。事实上，天并没配错他们俩。做李太太这一类女人的丈夫，是第三百六十一行终身事业，专门职务，比做大夫还要忙，比做挑夫还要累，不容许有旁的兴趣和人生目标。旁人虽然背后嘲笑建侯，说他“夫以妻贵”，沾了太太的光，算个小名人。李太太从没这样想过。建侯对太太的虚荣心不是普通男人占有美貌妻子、做主人翁的得意，而是一种被占有、做下人的得意，好比阔人家的婢仆、大人物的亲随、或者殖民地行政机关里的土著雇员对外界的卖弄。这种被占有的虚荣心是做丈夫的人最稀有的美德，能使他气量大，心眼儿宽。李太太深知缺少这个丈夫不得；仿佛亚刺伯数码的零号，本身毫无价值，但是没有它，十百千万都不能成立。任何数目后加个零号便进了一位，所以这零号也跟着那数目

而意义重大了。

结婚十年来,李先生心广体胖,太太称他好丈夫,太太的朋友说他够朋友。上个月里,他无意中受了刺激。在一个大宴会上,一位冒失的年轻剧作家和他夫妇俩同席。这位尚未出头的剧作家知道同席有李太太,透明地露出满腔荣幸。他又要恭维李太太,又要卖弄才情,一张嘴简直分不出空来吃菜。上第三道菜时,他蒙李太太惠许上门拜访,愿偿心定,可以把一部分注意力移到吃饭上去。心难二用,他已经够忙了,实在顾不到建侯,没和他敷衍。建侯心上十分不快,回家后嘀咕说这年轻人不通世故。那小子真说到就做,第二天带了一包稿子赶上门来,指名要见李太太。建侯忽然发了傻孩子劲,躲在客堂外面偷听。只听他寒暄以后,看见沙发上睡的淘气,便失声惊叹,赞美这猫儿“真可爱!真幸福!”把稿子“请教”以后,他打听常来的几个客人,说有机会都想一见。李太太泛泛说过些时请他喝茶,大家认识认识。他还不走,又转到淘气身上,说他自己也最爱猫,猫是理智、情感、勇敢三德全备的动物:它扑灭老鼠,像除暴安良的侠客;它静坐念佛,像沉思悟道的哲学家;它叫春求偶,又像抒情歌唱的诗人。他还说什么暹罗猫和波斯猫最好,可是淘气超过它们。总而言之,他恭维李太太,赞美淘气,就没有一句话问到李先生。这事唤起建侯的反省,闷闷不乐了两天,对于个人生活下了改造的决心。从今以后,他不愿借太太的光,要自己有个领域,或做官,或著作。经过几番盘算,他想先动手著作,一来表示自己并非假充斯文,再则著作也可导致做官。他定了这个计划,最初不敢告诉太太,怕她泼冷水。一天他忍不住说了,李太太出乎意料地赞成,说:“你要有表现,这也是时候了。我一向太自私,没顾到耽误了你的事业!你以后专心著作,不用陪着我外面跑。”

著作些什么呢?建侯头脑并不太好,当学生时,老向同学借抄讲堂笔记,在外国的毕业论文还是花钱雇犹太人包工的。结婚以后,接触的人多了,他听熟了许多时髦的名词和公式,能在谈话中适当应用,作为个人的意见。其实一般名著的内容,也不过如此。建侯错过

了少年时期，没有冒冒失失写书写文章，现在把著作看得太严重了，有中年妇女要养头胎那样的担心。他仔细考虑最适宜的体裁。头脑不好，没有思想，没有理想；可是大著作有时全不需要好头脑，只需要好屁股。听郑须溪说，德国人就把“坐臀”(Sitzfleisch)作为知识分子的必备条件。譬如，只要有坐性，《水浒传》或《红楼梦》的人名引得总可以不费心编成的。这是西洋科学方法，更是二十世纪学问工具，可惜编引得是大学生或小编辑员的事，不值得亲自动手。此外只有写食谱了。在这一点上自己无疑是个权威，太太请客非自己提调不可，朋友们的推服更不必说。因为有胃病，又戒绝了烟酒，舌头的感觉愈加敏锐，对于口味的审美愈加严明。并且一顿好饭，至少要吃它三次：事前预想着它的滋味，先在理想中吃了一次；吃时守着医生的警告不敢放量，所以恋恋不舍；到事后回忆余味，又在追想里吃了一次。经过这样一再而三的咀嚼，菜的隐恶和私德，揭发无遗。是的，自己若肯写食谱，准会把萨梵冷(Brillat-Savarin)压倒。提起萨梵冷，心上又有不快的联想。萨梵冷的名字还是前年听陈侠君讲的。那时候，这个讨厌家伙已算家里的惯客了。他知道自己讲究吃，一天带了初版萨梵冷的名著 *Physiologie du Gout* (《口味生理学》) 来相送。自己早把法语忘光了，冒失地嚷：“你错了！我害胃病，不害风痛病，这本讲 *gout* 的生理学对我毫无用处。”那家伙的笑声到现在还忘不了。他恶意地对爱默说：“你们先生不翻译，太可惜了！改天你向傅聚卿讲，聘建侯当《世界名著集成》的特约翻译，有了稿费请客。”可恨爱默也和着他笑。写食谱的兴致，给这事扫尽了。并且，现代人讲吃经决算不得正经事业，侠君曾开玩笑说：“外国制茶叶和咖啡的洋行里，都重价雇用‘辨味员’，沏了各种茶，煮了各种咖啡，请他尝过，然后分等级，定价钱。这种人一天总得喝百把杯茶或咖啡，幸而只在舌头上打个转就吐出来，不咽下去，否则非泻肚子、失眠不可。你有现成的胃病，反正是嘴馋不落肚的，可惜大饭店里没有‘辨味员’的职务，不聘你去做厨房审定委员，埋没了你那条舌头！”写食谱这事给他知道，就有得打趣了。想来想

去,还是写欧美游记,既有益,更有趣,是兼软硬性的作品。写游记不妨请人帮忙,而不必声明合作;只要本人确曾游过欧美,借旁人的手来代写印象,那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好比演讲集的著作权,速写的记录员是丝毫无分的。这跟自己怕动笔的脾气最相宜没有。先用个私人书记再说,顶好是未毕业而想赚钱的大学生。

那时候,齐颐谷学校里的爱国分子闹得凶,给军警逮捕了一大批去,加上罪名坐监牢。颐谷本来胆小,他寡母又怕儿子给同学们牵累,暂时停学在家。经过辗转介绍,四天前第一次上建侯的门。这个十九岁的大孩子,蓝布大褂,圆桶西装裤子,方头黑皮鞋,习惯把左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压得不甚平伏的头发,颇讨人喜欢的脸一进门就红着,一双眼睛冒牌地黑而亮,因为他的内心和智力绝对配不上他瞳子的深沉、灵活。建侯极中意这个少年,略问几句,吩咐他明天来开始干活,先试用一个月。颐谷走后,建侯一团高兴,进去向爱默讲挑了一个中意的书记。爱默笑他像小孩子新得了玩具,还说:“我有淘气,谁希罕你的书记!”脸在淘气身上擦着问:“咱们不希罕他的书记,是不是?——啊呀!不好了,真讨厌!”李太太的脸上的粉给淘气舐了一口去,她摔下猫,站起来去照镜子。

颐谷到李家这两天半里,和建侯还相得。怕羞的他,见了建侯,倒不很畏缩。建侯自会说话以来,一生从没碰见任何人肯让他不断的发言,肯像颐谷那样严肃地、耐心地、兴奋地听他讲。他一向也没知道自己竟有这样滔滔汨汨的口才。这两天,他的自尊心像插进伤寒病人嘴里的温度表,直升上去。他才领会到私人秘书的作用,有秘书的人会觉得自已放大了几倍,抬高了几层。他跟颐谷先讨论这游记的名称和写法,顺便讲了许多洋景致。所以第一天到吃午饭的时候,颐谷已经知道建侯在美国做学生时交游怎样广,每年要花多少钱,大学功课怎样难,毕业怎样不容易;机器文明多么可惊,怎样纽约一市的汽车衔接起来可以绕地球一周;他如何对美国人宣扬中国,他穿了什么颜色和花纹的中国长袍马褂去参加化装跳舞会;他在外国生病,房东太太

怎样天天煨鸡给自己吃，一个美国女孩子怎样天天送鲜花，花里还附问病的纸条儿，上面打着“×”号——“你懂么？”建侯嘻开嘴，满脸顽皮地问颐谷，“你去请教你的女朋友，她会知道这是 Kiss 的记号。在西洋社交公开，这事平常得很！”游记的题目也算拟定了两个，《西游记》和《欧美漫步》，前者来得浑成，后者来得时髦。当天颐谷吃了午饭回来办公，又知道要写这个游记，在笔述建侯的印象以外，还得参考美国《国家地理学会杂志》、《旅行杂志》，“必得过”(Bae-deker)和“没来”(Murray)两公司出版的大城市指南，寻材料来补充。明天上午，建侯才决定这游记该倒写，不写出国，而写回国，怎样从美国到欧洲漫游，在意大利乘船回中国。他的理由是：一般人的游记，都从出国写起，上了轮船，一路东张西望，少见多怪，十足不见世面的小家子气。自己在美洲住了三年，对于西洋文明要算是老内行了，换个国家去玩玩，虽然见到些新鲜事物和排场，不至于像乡下人初到大都市，咋舌惊叹，有失身份。他说：“回国时的游历，至少像林黛玉初入荣国府，而出国时的游历呢，怕免不了像刘姥姥一进大观园。”颐谷曾给朋友们拉去听京戏大名旦拿手的《黛玉葬花》，所以也见过身体丰满结实的林黛玉（仿佛《续红楼梦》里警幻仙子给黛玉吃的强身健美灵丹，黛玉提早服了来葬花似的），但是看建侯口讲指划，自比林黛玉，忍不住笑了。建侯愈加得意。颐谷忙说：“李先生，这样，游记的题目又得改了。”建侯想了想，说：“巧得很！前天报上看见有人在翻译英国哈代的小说《还乡记》，这名称倒也现成；我这部书就叫《海客还乡记》，你瞧好不好！”一顿饭后，建侯忽然要把自序先写；按例，印在书前的自序是全书完稿最后才写的。颐谷暗想，这又是倒写法。建侯口述意见，颐谷记下来，整理，发挥，修改，直到淘气出乱子那天的饭时，才誊清了给建侯过目。经过这两天半的工作，颐谷对建侯的敬畏心理消失干净。青年人的偏激使他对他的主人不留情地鄙视；他看到了建侯的无聊、虚荣、理智上的贫乏，忽视了建侯为人和待人的好处。他该感激建侯肯出相当高的价钱雇自己来干这种不急之务；他只恨建侯倚仗有钱，

牺牲青年人的时间和精力来替他写无意义的东西。当时他对着猫抓破的稿子,只好捺住脾气再抄写一次。也许淘气这畜生倒是位有识、有胆的批评家,它的摧残文物的行为,安知不是对这篇稿子最痛快有效的批评呢?想到这里,颐谷苦笑。

建侯知道了这事,同情以外,还向颐谷道歉自己的疏忽。颐谷再没理由气愤了。过一天早晨,建侯一见颐谷,就说:“今天下午四点半钟,内人请你喝茶。”颐谷客气地傻笑,真觉得受宠若惊。建侯接着说:“她本想认识你,昨天晚上我对她讲了淘气跟你捣乱,她十分抱歉,把淘气骂了一顿。今天刚有茶会,顺便请你进去谈谈。”这使颐谷自惭形秽起来,想自己不懂礼节,没有讲究衣服,晋见时髦太太,准闹笑话,他推辞说:“都是生人,我去不好意思。”建侯和蔼地说:“没有什么不好意思。今天来的都是你听见过的人,只有在我家里,你才会看到他们聚在一起。你不要错过机会。我有事要出去,请你把第一章关于纽约的资料搜集起来。到四点半,我来领你进去。假如我不来,你叫老白做向导。”颐谷整半天什么事也没心思做,幸而建侯不在,可以无忌惮地怠工。很希望接触那许多名字有电磁力的人,而又害怕他们笑自己,瞧不起自己。最好是由建侯带领进去,羞怯还好像有个缓冲;如果请老白领路,一无保障地进客厅,那就窘了。万一建侯不来,非叫到老白不可,问题就多了!假如准时进去,旁的客人都没到,女主人定要冷笑。吃东西时的早到和迟退,需要打仗时抢先和断后那样的勇气,自己不敢冒这个险。假如客人都来了,自己后去,众目所注,更受不了。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四点半左右,积伶着耳朵听门铃响。老白引客人到客厅,得经过书房。第一个客人来,自己就紧跟着进去;女主人和客人都忙着彼此应酬,自己不致在他们注意焦点下局促不安。

到时候是建侯来陪他进去的。一进客厅,颐谷脸就涨红,眼睛前起了层水气,模糊地知道有个时髦女人含笑和自己招呼。坐下去后,颐谷注视地毯,没力量抬眼看李太太一下,只紧张地觉着她在对面,忽然发现自己的脚伸得太出,忙缩回来,脸上的红又深了一个影子。

他也没听清李太太在讲淘气什么话。李太太看颐谷这样怕羞，有些带怜悯的喜欢，想这孩子一定平日没跟女人打过交道，就问：“齐先生，你学校里是不是男女同学的？”李太太明知道在这个年头儿，不收女人的学校正像收留女人的和尚寺一样的没有品。

“不是的——”

“呀？”李太太倒诧异了。

“是的，是的！”颐谷绝望地矫正自己。李太太跟建侯做个眼色，没说什么，只向颐谷一笑。这笑是爱默专为颐谷而发的。像天桥打拳人卖的狗皮膏药和欧美朦胧派作的诗，这笑里的蕴蓄，丰富得真是说起来叫人不信。它含有安慰、保护、喜欢、鼓励等等成分。颐谷还不敢正眼看爱默，爱默的笑，恰如胜利祈祷、慈善捐款等好心好意的施与，对方并未受到好处。老白又引客人进来，爱默起身招待，心还逗留在这长得聪明的孩子身上，想他该是受情感教育的年纪了。建侯拍颐谷的肩说：“别拘谨！”李氏夫妇了解颐谷怕生，来了客人，只浮泛地指着介绍，远远打个招呼，让他坐在不惹人注目的靠壁沙发里。颐谷渐渐松弛下来，瞻仰着这些久闻大名的来客。

高个子大声说话的是马用中，有名的政论家，每天在《正论报》上发表社评。国际或国内起什么政治变动，他事后总能证明这恰在他意料之中，或者他曾暗示地预言过。名气大了，他的口气也大了。尤其在私人谈话时，你觉得他不是政论家，简直是政治家，不但能谈国内外的政情，并且讲来活像他就是举足轻重的个中人，仿佛天文台上的气象预测者说，刮风或下雨自己都作得主一样。他曾在文章里公开告诉读者一桩生活习惯：每天晚上他上床睡觉以前，总把日历当天的一张撕掉，不像一般人，一夜醒来看见的还是没有撕去的“昨日之日”。从这个小节，你能推想他自以为是什么样的人。这几天来中日关系紧张，他不愁社论没有题目。

斜靠在沙发上，翘着脚抽烟斗的是袁友春。他自小给外国传教士带了出洋。跟着这些迂腐的洋人，传染上洋气里最土气的教会和青年

会气。承他情瞧得起祖国文化,回国以后,就向那方面花工夫。他认为中国旧文明的代表,就是小玩意、小聪明、帮闲凑趣的清客,所以他的宗旨仿佛义和拳的“扶清灭洋”,高搁起洋教的大道理,而提倡陈眉公、王百谷等的清客作风。读他的东西,总有一种吃代用品的感觉,好比涂面包的植物油、冲汤的味精。更像在外国所开中国饭馆里的“杂碎”,只有没吃过地道中国菜的人,会上当认为是中华风味。他哄了本国的外行人,也哄了外国人——那不过是外行人穿上西装。他最近发表了许多讲中国民族心理的文章,把人类公共的本能都认为中国人的特质。他的烟斗是有名的,文章里时常提起它,说自己的灵感全靠抽烟,好比李太白的诗篇都从酒里来。有人说他抽的怕不是板烟,而是鸦片,所以看到他的文章,就像鸦片瘾来,直打呵欠,又像服了麻醉剂似的,只想瞌睡。又说,他的作品不该在书店里卖,应当在药房里作为安眠药品发售,比“罗明那儿”(Luminal),“渥太儿”(Ortal)都起作用而没有副作用。这些话都是忌妒他的人说的,当然作不得准。

这许多背后讲他刻薄话的人里,有和他互相吹捧的朋友陆伯麟,就是那个留一小撮日本胡子的老头儿。他虽没讲起抽板烟,但他的脸色只有假定他抽烟来解释。他两眼下的黑圈不但颜色像烟熏出来的,并且线形也像缭绕弯曲、引人思绪的烟篆。至于他鼻尖上黯淡的红色,只譬如虾蟹烘到热气的结果。除掉向日葵以外,天下怕没有像陆伯麟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一向中国人对日本文明的态度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因为西洋太远,只能把日本偷工减料的文明来将就。陆伯麟深知这种态度妨碍着自己的前程,悟出一条妙法。中国人买了日本货来代替西洋货,心上还鄙夷不屑,而西洋人常买了日本古玩当中国珍品,在伦敦和巴黎旧货店里就陈列着日本丝织的女人睡衣,上面绣条蟠龙,标明慈禧太后御用。只有宣传西洋人的这种观点,才会博得西洋留学生对自己另眼相看。中国人抱了偏见,瞧不起模仿西洋的近代日本,他就提倡模仿中国的古代日本。日本文明学西洋像了,人家说它欠缺创造力;学中国没有像,他偏说这别有风味,自成风格,值得

中国人学习,好比说酸酒兼有酩酊之妙一样。更进一步,他竟把醋作为标准酒。中国文物不带盆景、俳句、茶道的气息的,都给他骂得一文不值。他主张作人作文都该有风趣。可惜他写的又像中文又像日文的“大东亚文”,达不出他的风趣来,因此有名地“耐人寻味”。袁友春在背后曾说,读他的东西,只觉得他千方百计要有风趣,可是风趣出不来,好比割去了尾巴的狗,把尾巴骨乱转乱动,办不到摇尾讨好。他就是为淘气取名“黜己”的人。

科学家郑须溪又瘦又小,可是他内心肥胖,并不枯燥。他曾在德国专攻天文学。也许受了德国文化的影响,他立志要做个“全人”,抱有知识上的帝国主义,把人生各方面的学问都霸占着算自己领土。他自信富于诗意,具有浪漫的想象和情感,能把人生的丰富跟科学的精确调剂融会。所以他谈起天上的星来,语气宛如谈的是好莱坞里的星。有一位中年不嫁的女科学家听他演讲电磁现象,在满场欢笑声中,羞得面红耳赤,因为他把阴阳极间的吸引说得俨然是科学方法核准的两性恋爱。他对政治、社会等问题,也常发表言论,极得青年人的爱戴。最近他可不大得劲。为了学生爱国运动闹罢课的事,他写一篇文章,说自己到德国学天文的动机也是雪国耻:因为庚子之役,德国人把中国的天文仪器搬去了,所以他想把德国人的天文学理灌输到中国来,这是精神战胜物质的榜样。这桩故事在平时准会大家传诵,增加他的名声。不幸得很,自从国际联盟决议予中国以“道义上的援助”,相类的名词像“精神上的胜利”也引起青年人的反感。郑须溪因此颇受攻击。

西装而头发剃光的是什么学术机关的主任赵玉山。这机关里雇用许多大学毕业生在编辑精博的研究报告。最有名的一种,《印刷术发明以来中国书刊中误字统计》,就是赵玉山定的题目。据说这题目一辈子做不完,最足以培养学术探讨的耐久精神。他常宣称:“发见一个误字的价值并不亚于哥伦布的发见新大陆。”哥伦布是否也认为发见新大陆并不亚于发见一个误字,听者无法问到本人,只好点头和赵

玉山同意。他平时沉默寡言,没有多少趣味。但他曾为李太太牺牲一头头发,所以有资格做李家的惯客。他和他的年轻太太,不很相得。这位太太喜欢热闹,神经健全得好像没有感觉似的,日常生活都要声音做背景,留声机和无线电,成天交替地开着。这已经够使赵玉山头痛。她看惯了电影,银幕上的男女每到爱情成就时接吻,海陆空中会飘来音乐助兴。所以她坚持卧室里有时必须开无线电,不管是耶稣诞夜,电台广播的大半是赞美诗,或是国庆日的晚上,广播的是《卿云歌》。可怜她先生几乎因此害神经衰弱症。他们初到北平时,李氏夫妇曾接风请吃午饭,赵太太一见李太太,心里就讨厌她风头太健,把一切男人呼来唤去。吃完饭,大家都称赞今天菜好,归功于厨子的艺术和建侯的提调。建侯说:“各位别先夸奖!今天有赵太太,她在大学家政系得过学位,是烹饪的权威。该请她指教批评。”赵太太放不过这个扫李太太面子的好机会,记得家政学讲义里一条原则,就有恃无恐地说:“菜的口味是好极了,只是颜色太单调些,清蒸的多,黄焖和红烧的少,不够红白调匀,在感受上起不了交响乐的那种效果。”那时候是五月中旬,可是赵太太讲话后,全席的人都私下抽口冷气。赵玉山知道他太太的话,无字不误,只没法来校勘订正。李太太笑着打趣说:“下次饭菜先送到美容院去化了妆,涂脂擦粉,再请赵太太来品定。”陈侠君哈哈大笑道:“干脆借我画画的颜色盆供在饭桌上得啦。”赵太太讲错了话,又羞又气。在回家路上忽然想起李太太本人就是美容医院的产品,当时该说这句话来堵爱默的嘴:“美容院还不够,该送到美容医院去。”只恨自己见事太迟,吃了眼前亏。从此她和李太太结下深仇,不许丈夫去,丈夫偏不听话,她就冤枉他看上了爱默。有一次夫妇俩又为这事吵嘴,那天玉山才理过发,她硬说他头光脸滑,要向李太太献媚去,使性子满嘴咬了口香橡皮糖吐在玉山头上。结果玉山只好剃光头,偏是深秋天气,没有借口,他就说头发长了要多消耗头皮上的血液,减少思想效率。他没想到,把这个作为借口,就别希望再留长头发了。李太太知道他夫人为了自己跟他反目,请他吃饭和喝茶的次数

愈多。外面谣言纷纭，有的说他剃发是跟太太闹翻了，有的说他爱李太太灰了心，一句话，要出家做和尚。陆伯麟曾说他该把剃下来的头发数一数，也许中国书刊里的误字恰是这个数目，省得再去统计。他睁大了眼睛说：“伯老，你别开玩笑！发现一个错字跟发现一个新大陆同样的重要……”

举动斯文的曹世昌，讲话细声细气，柔软悦耳，隔壁听来，颇足使人误会心醉。但是当了面听一个男人那样软绵绵地讲话，好多人不耐烦，恨不得把他像无线电收音机似的拨一下，放大他的声音。这位温文的书生爱在作品里给读者以野蛮的印象，仿佛自己兼有原人的真率和超人的凶猛。他过去的的生活笼罩着神秘气氛。假使他说的是老实话，那末他什么事都干过。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到上海做流氓小弟兄，也曾登台唱戏，在大饭店里充侍者，还有其他富于浪漫性的流浪经验，讲来都能使只在家庭和学校里生活的青年摇头伸大拇指说：“真想不到！”“真没得说！”他写自己干这些营生好像比真去干它们有利，所以不再改行了。论理有那么多奇趣横生的回忆，他该写本自传，一股脑儿收进去。可是他只东麟西爪，写了些带自传性的小说；也许因为真写起自传来，三十多岁的生命里，安插不下他形形色色的经历，也许因为自传写成之后，一了百了，不便随时对往事作新补充。他现在名满文坛，可是还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老觉得那些“正途出身”的人瞧不起自己，随时随地提防人家损伤自己的尊严。蜜里调油的声音掩盖着剑拔弩张的态度。因为地位关系，他不得不和李家的有名客人往来，而他真喜欢结识的是青年学生，他的“小朋友们”。这时大家讲的话，他接谈不来，憋着一肚子的忌妒、愤怒、鄙薄，细心观察这些“绅士”们的丑态，有机会向小朋友们淋漓尽致地刻画。忽然他认清了冷落在一边的颐谷，像是个小朋友的材料。

今天的茶会少不了傅聚卿。《麻衣相法》未可全信，但有时候相貌确能影响人的一生。譬如有深酒涡、好牙齿的女郎，自然爱对人笑；出

了“快乐天使”的名气，脾气也会无形中减少暴厉。傅聚卿的眼睛，不知道由于先天还是后天的缘故，自小有斜睨的倾向。他小学校里的先生老觉得这孩子眼梢瞟着，表示鄙夷不屑，又像冷眼旁观，挑老师讲书的错儿。傅聚卿的老子是本地乡绅，教师们不敢得罪他。他到十五六岁时，眼睛的效力与年俱进，给他一眼瞧见，你会立刻局促不安，提心吊胆，想适才是否做了傻事，还是瓜皮帽结子上给人挂了纸条子或西装裤子上钮扣没扣好。他有位父执，是个名士，一天对他老子说：“我每次碰见你家世兄，就想起何义门的评点，眼高于顶，其实只看到些细节，吹毛求疵。你们世兄的眼神儿颇有那种风味。”傅聚卿也不知道何义门是什么人，听说是苏州人批书的，想来是金圣叹一流人物，从此相信凭自己的面貌可以做批评家。在大学文科三年级时，指定参考书里有英国蒲伯(Pope)的诗。他读到骂《冷眼旁观报》编者爱迪生的名句，说他擅长睨视(Leer)和藐视(sneer)，又读到那形容“批眼”(the critic eye)的一节，激动得在图书馆阅览室里就像热锅上的蚂蚁。从此他一言一动，都和眼睛的风度调和配合，写文章的语气，也好像字里行间包含着藐视。他知道全世界以英国人最为眼高于顶，而爱迪生母校牛津大学的学生眼睛更高于高帽子顶，可以傲视帝皇。他在英国住过几年，对人生一发傲睨，议论愈高不可攀；甚至你感到他的卓见高论不应当平摊桌上、低头阅览，该设计黏它在屋顶天花板上，像在罗马雪斯丁教堂里赏鉴米盖郎淇罗的名画一样，抬头仰面不怕脖子酸痛地瞻望。他在英国学会板着脸、爱理不理的表情，所以在公共集会上，在他边上坐的要是男人，陌生人会猜想是他兄弟，要是女人呢，准以为是他太太，否则他不会那样不瞅不睬的。他也抽烟斗，据他说这是受过牛津或剑桥教育的特色。袁友春虽冷笑过：“别听他摆架子吹牛，算他到过英国！谁爱抽烟斗就抽！”可是心上总憎嫌傅聚卿，好像自己只能算“私吸洋烟”，而聚卿用得安南鸦片铺的招牌上响当当的字眼：“公烟”。

客人有的看表，有的问主人：“今天想还有侠君？”李太太对建侯

说：“我们再等他十分钟，他老是这脾气！”假使颐谷是个多心眼儿的人，他就明白已到的客人和主人恰是十位，加上陈侠君是十一位，这个拖泥带水的数目，表示有一位客是临时添入的，原来没他的份儿。可是颐谷忙着想旁的事，没工夫顾到这些。他还没打破以貌取人的成见，觉得这些追求真、善、美的名人，本身也应有真、善、美的标志，仿佛屠夫长一身肥肉，珠宝商戴着两三个大戒指。想不到都那样碌碌无奇，他们的名气跟他们的仪表成为使人失望的对照。没有女客，那倒无足惋惜。颐谷从学校里知道，爱好文艺和学问的女学生大多充不得美人样品。所以今天这种知识分子的聚会上，有女客也决不会中看，只能衬出女主人的美貌。从容观察起来，李太太确长得好。嘉宝(Garbo)式的长发披着，和她肩背腰身的轮廓，融谐一气，不像许多女人的头发自成局面，跟身体的外线不相呼应。是三十岁左右的太太了，俏丽渐渐丰满化，趋向富丽。因为皮肤暗，她脸上宜于那样浓妆。因为眼睛和牙齿都好，而颧骨稍高，她宜笑，宜说话，宜变化表情。她虽然常开口，可是并不多话，一点头，一笑，插进一两句，回头又跟另一个人讲话。她并不是卖弄才情的女人，只爱操纵这许多朋友，好像变戏法的人，有本领或抛或接，两手同时分顾到七八个在空中的碟子。颐谷私下奇怪，何以来的都是近四十岁、久已成名的人。他不了解这些有身家名望的中年人到李太太家来，是他们现在惟一经济保险的浪漫关系，不会出乱子，不会闹笑话，不要花费，而获得精神上的休假，有了逃避家庭的俱乐部。建侯并不对他们猜忌，可是他们彼此吃醋得利害，只肯在一点上通力合作：李太太对某一个新相识感到兴趣，他们异口同声讲些巧妙中听的坏话。他们对外卖型和李家的交情，同时不许任何外人轻易进李家的交情圈子。这样，李太太愈可望而不可即了。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李太太的朋友，只能算李太太的习惯，相与了五六年，知己知彼，呼唤得动，掌握得住，她也懒得费心机去培养新习惯。只有这时候进来的陈侠君比较上得她亲信。

理由是陈侠君最闲着没事做，常能到李家来走动。他曾在法国学

过画,可是他不必靠此为生。他尝说,世界上资本家以外,和“无产阶级”的劳动者对峙的还有一种“无业阶级”,家有遗产、不事正业的公子哥儿。他勉强算属于这个阶级。他最初回国到上海,颇想努力振作,把绘画作为职业。谁知道上海这地方,什么东西都爱洋货,就是洋画没人过问。洋式布置的屋子里挂的还是中堂、条幅、横披之类。他的大伯父是有名国画家,不懂透视,不会写生;除掉“外国坟山”和自来水,也没逛过名山秀水,只凭祖传的收藏和日本珂罗版《南画集》,今天画幅山水“仿大痴笔意”,明天画幅树石“曾见云林有此”,生意忙得不可开交。这气坏了有艺术良心的陈侠君。他伯父一天对他说:“我的好侄儿呀,你这条路走错了!洋画我不懂,可是总比不上我们古画的气韵,并且不像中国画那样用意微妙。譬如大前天一个银行经理求我为他银行会客室画幅中堂,你们学洋画的人试想该怎样画法,要切银行,要口彩好,又不能俗气露骨。”侠君想不出来,只好摇头。他伯父呵呵大笑,摊开纸卷道:“瞧我画的!”画的是一棵荔枝树,结满了大大小小的荔枝,上面写着:“一本万利图。临罗两峰本。”侠君看了又气又笑。他伯父又问“幸福图”怎样画法,侠君真以为他向自己请教,源源本本告诉他在西洋神话里,幸福女神是个眼蒙布带、脚踏飞轮的女人。他伯父捻着胡子微笑,又摊开一卷纸,画着一株杏花、五只蝙蝠,题字道:“杏蝠者,幸福谐音也;蝠数五,谐五福也。自我作古。”侠君只有佩服,虽然不很情愿。他伯父还有许多女弟子,大半是富商财主的外室;这些财翁白天忙着赚钱,怕小公馆里的情妇长日无聊,要不安分,常常叫她们学点玩艺儿消遣。最理想的当然是中国画,可以卖弄而不难学。拜门学画的先生,不比旁的教师,必须有名儿的,这也很挣面子,而且中国画的名家十有九上了年纪,不会引诱女人,可以安心交托。侠君年纪轻,又是花天酒地的法国留学生,人家先防他三分;学洋画听说专画模特儿,难保不也画《红楼梦》里傻大姐所说的“妖精打架”,那就有伤风化了。侠君在上海受够了冷落,搬到北平来住,有了一些说话投机的朋友,渐渐恢复自尊心,然而初回国时那股劲头再也

鼓不起来。因为他懒得什么事都不干，人家以为他上了劲什么事都能干，他也成了名流。他只有谈话不懒，晚上睡着了还要说梦话。他最擅长跟女人讲话。他知道女人不喜欢男人对她们太尊敬，所以他带玩弄地恭维，带冒犯地迎合。例如上月里李太太做生日，她已到了愿有人记得她生日而不愿有人知道她生年的时期，当然对客人说自己老了，大家都抗议说：“不老！不老！”只有陈侠君说：“快该老了！否则年轻的姑娘们都给您比下去了，再没有出头的日子啦！”

客人齐了，用人送茶点上来。李太太叫颐谷坐在旁边，为自己斟第一杯茶，第二杯茶就给他斟，问他要几块糖，颐谷客气地踌躇说：“谢谢，不要糖。”李太太注视他，微笑低声说：“别又像刚才否认你学校里有女学生，这用不到客套。不搁糖，这茶不好喝。我干脆不问你，给你加上牛奶。”颐谷感谢天，这时候大家都忙着谈话，没人注意到自己的窘态。李太太的笑容和眼睛表情使他忽然快乐得仿佛心给热东西烫痛了。他机械地把匙调着茶，好一会没听见旁人在讲什么。

建侯道：“侠君，你来的时候耳朵烧没有？我们都在骂你。”

陈侠君道：“咱们背后谁不骂谁——”

爱默插嘴说：“我可没骂过谁。”

侠君左手按在胸口，坐着向爱默深深弯背道：“我从没有骂过你。”回头向建侯问：“骂我些什么呢？何妨讲来听听，‘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马用中喝完茶还得上报馆做稿子，便抢着说：“骂你臭架子，每次有意晚到，耽误大家的时间，恭候你一个人。”

袁友春说：“大家说你这艺术家的习气是在法国拉丁区坐咖啡馆学来的，说法国人根本没有时间观念，所以‘时间即金钱’那句话还得向英文去借。我的见解不同，我想你生来这迟到的脾气，不，没生出来就有这脾气，你一定十月满足了还赖在娘胎里不肯出世的。”

大家都笑了。陈侠君还没回答，傅聚卿冷冷的说：“这幽默太笨重了，到肉铺子里去称一下，怕斤两不小。”

袁友春脸上微红,睁眼看傅聚卿道:“英国人用磅做单位的,不讲斤两,你露出冒牌英国佬的马脚来了。”

陈侠君喝着茶说:“可惜!可惜!这样好茶给你们润了嗓子来吵嘴,真冤哪!我今天可不是故意累你们等,方才送一个朋友全家上车回南边去,所以来迟了。这两天风声又紧起来,好多人想搬家离开这儿。老马,你说,这仗打得起来不?你的消息该比我们灵通啰。”

曹世昌涵意深微地说:“你该看他的社论。国家大事,私人访问,恕不答复。”

几张嘴同说:“为了读他的社论,看不出所以然,所以要问他。”颐谷也觉得这关系到切身利益,只等马用中吃完了“三明治”腾出嘴来讲话。李太太说:“是呀!我也得有个准备。北平真危险的话,只有把上海出租的房子要回来,建侯得先到南边去料理了。可是三年前的夏天,比现在紧张多呢!日本飞机在头上转,大家都抢着回南,平沪特快车头二等的走廊里站满了乘客,三等车里挤得一宵转身不得,什么笑话都有。到后来,大事化为无事,去的人又回来,白忙了一趟。这几年来,我们受惯了虚惊,也许什么事儿没有。用中,你瞧怎样?”

马用中好像没忘记生理卫生关于淀粉应在嘴里消化的教训,仔细咀嚼面包,吃完了把碟子旁的手巾拂去胸前沾的面包屑,皱着眉头说:“这事很难肯定地说……”

李太太使性说:“那不行,你非讲不可。”傅聚卿道:“为什么这样吞吞吐吐?何妨把你自己的眼光来判断一下。老实告诉你,老马,我就从来没把你的话作准。反正你在这儿讲话又不是作社论,你不负什么文责。要知道祸福吉凶,我们自会去求签卜卦,请教摆测字摊的人,不会根据你大政论家的话来行动。”

马用中只当没听见,对李太太说:“我想战事暂时不会起。第一,我们还没有充分准备。第二,我得到消息,假使日本跟我们打仗,俄国也许要乘机向它动手,这消息的来源我不能公布,反正是顶可靠的。第三,英美为保护远东利益,不会坐视日本侵略中国,我知道它们和

我们当局有实际援助的默契。日本怕俄国，也不能不顾忌到英美，决不敢真干起来。第四，我们政府首领和希脱勒、墨沙里尼最友善，德国、意国都和我们同情，断不至于帮了日本去牵制英美。所以，我们的观察，两三年内还不会有战争，当然，天下常有意料不到的事。”

李太太恨道：“你这人真讨厌！听了你一大堆话，刚有点儿放心，又来那么泄气的一句！”马用中抱歉地傻笑，仿佛战争意外发生都是他失察之咎。曹世昌问：“那么，当前的紧张局面怎样了结呢？”

袁友春轻蔑地说：“哼！还有什么？我们只能让步。”

马用中态度严肃，说：“我们只有忍耐着，暂时让步。”

“那可糟啦！”建侯说，顾谷心里也应声回响。

“不让步事情更糟。”傅聚卿、陆伯麟同时说。

陈侠君道：“让步！让到什么时候得了！大不了亡国，倒不如干脆跟日本拼个你死我活。老实讲，北平也不值得留恋了。在这种委曲苟安的空气里，我们一天天增进亡国顺民的程度，我就受不了！只有打！”说时拍着桌子，表示他的言行一致，好像证明该这样打日本人的。坐在他右面的赵玉山吓得直跳起来，把茶都泼在衣服上。

李太太笑道：“瞧你这傻劲儿！小心别打破我的茶杯。‘打！’你肯上前线去打么？”

侠君正在向玉山道歉：“都是我不好！回头你太太又该借这茶渍跟你吵了——”听见这话，回脸过来说：“我不肯，我不能，而且我不敢。我是懦夫，我怕炮火。”

建侯耸了耸肩，对大家做个眼色。傅聚卿说：“你肯承认自己懦弱，这就是最大的勇气。这个年头儿，谁都不敢讲自己怕打仗。敢这样坦白讲的，你还是第一个。有些人把他们的畏缩掩饰成为政策，说维持和平，说暂时妥协，不可轻举妄动，意气用事。有些人高喊着抗战，只希望虚声夺人，把呐喊来吓退日本，心上并不愿意，也并不相信这战争真能发生。千句并一句说，大家都胆小得要装勇敢，就没人有胆量敢诚实地懦弱。可是你自己怕打仗，又主张打仗，这未免有点矛

盾。”

侠君把牛奶倒在茶碟里，叫淘气来舐，抚摸着淘气的毛，回答说：“这并不矛盾，这正是中国人传统的心理，这也是猫的心理。我们一向说，‘善战者服上刑’，‘佳兵不祥’，但是也说，‘不得已而用兵’。怕打仗，躲避打仗，无可躲避了就打，没打的时候怕死，到打的时候怕得忘了死。我中国学问根底不深，记不起古代什么一位名将说过，士兵的勇气都从畏惧里出来，怕惧敌人，但是更怕惧自己的将帅，所以只有努力向前杀敌。譬如家畜里胆子最小的是猫，可是我们只看见小孩子给家里养的猫抓破了皮，从没有见过家里养的狗会咬痛小孩子。你把不满一岁的小孩子或小狗跟小猫比一下，就明白猫和其他两种四足家畜的不同。你对小孩子恐吓，装样子要打他，他就哭了。你对小狗这样，它一定四脚朝天，摆动两个前爪，仿佛摇手请你别打，身子左右滚着。只有小猫，它愈害怕态度愈凶，小胡子根根挺直，小脚爪的肌肉像张满未的弓弦，准备跟你拼命。可是猫远不如狗的勇敢，这大家都知道。所以，怕打仗跟能打仗并不像聚卿所想的那样矛盾。”

袁友春觉得这段议论颇可留到自己讲中国人特性的文章里去用，所以一声不响，好像没听见。陆伯麟道：“我从没想到侠君会演说。今天的事大可编个小说回目：‘拍桌子，陈侠君慷慨宣言；翻茶杯，赵玉山淋漓生气。’或者：‘陈侠君自比小猫，赵玉山妻如老虎。’”大家都笑说陆伯麟“缺德”，赵玉山一连摇头道：“胡说！不通！”

曹世昌说：“我没有陈先生的气魄，不过，咱们知识分子有咱们对国家的职责。咱们能力所及，应该赶快去做。我想咱们应当唤起国际的同情，先博得舆论的支持，对日本人无信义的行为加以制裁。这种非官方的国外宣传，你们精通外国文的人更应该做。袁先生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傅先生您亦何妨来一下？今年春天在伦敦举行的中国艺术展览会已经引起全世界文化人士对中国的注意，这是最好的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打铁趁它热——假使不热，咱们打得它发热。”这几句话讲得颐谷心悦诚服，想毕竟是曹世昌有道理。

傅聚卿道：“你太瞧得起我了，这事只有友春能干。可是，你把外国的同情也看得过高，同情不过是情感上的奢华，不切实际的。我们跟玉山很同情，咱们中间谁肯出傻力气帮他去制服赵太太。咱们亲眼看见陈侠君害他泼了一身茶，陆伯老讲话损他，咱们为他抱不平没有？外国人知道切身利益有关，自然会来援助。现代的舆论并非中国传统所谓清议。独裁国家里，政府的意旨统制报纸的舆论，绝不是报纸来左右政府。民治国家像英国罢，全国的报纸都操纵在一两个报阀的手里，这种报阀不是有头脑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不过是靠报纸来发财和扩大势力的野心资本家，哪里会主持什么公道？至于伦敦画展呢，让我告诉你一句耐人寻味的话。有位英国朋友写信给我说，从前欧洲一般人对日本艺术开始感觉兴趣，是因为日俄之战，日本人打了胜仗；现前断定中日开战，中国准打败仗，所以忽然对中国艺术发生好奇心，好比大房子要换主人了，邻居就会去探望。”

陆伯麟打个呵欠道：“这些话都不必谈。反正中国争不来气，要依赖旁人。跟日本妥协，受英美保护，不过是半斤八两。我就不明白这里面有什么不同。要说是国耻，两者都是国耻。日本人诚然来意不善，英美人何尝存着好心。我倒宁可倾向日本，多少还是同种，文化上也不少相同之点。我知道我说这句话要挨人臭骂的。”

陈侠君道：“这地道是‘日本通’的话。平时的日本通，到战事发生，好些该把名称倒过来，变成‘通日本’，——伯老，得罪得罪！冒犯了你，我们湖南人讲话粗鲁，不知忌讳的。”后面这几句话因为陆伯麟气得脸色翻白，捻胡子的手指都抖着。中国各地只有两广人、湖南人，勉强凑上山东人，这四省人可以雄纠纠说：“我们这地方的人就生来这样脾气。”他们的生长地点宛如一个辩论的理由、挑战的口号。陆伯麟是沪杭宁铁路线上的土著，他的故乡叫不响；只有旁人背后借他的籍贯来骂他，来解释或原谅他的性格，在吵架时自己的籍贯助不了声势的。所以他一时上竟想不出话来抵挡陈侠君的“我们湖南人”。再说，自己刚预言过要挨骂，现在预言居然中了，还怨什么？

郑须溪赶快避开争端说：“从政治的立场来看，我们是否该宣战，我不敢决定。我为了多开口，也已经挨了青年人的骂。但是从超政治的观点来讲，战争也许正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需要。一个大规模的战争可以刺激起我们这个民族的潜伏着的美德，帮我们恢复精神的健康和国家的自尊心。当然，痛苦是免不了的，死伤、恐怖、流离、饥荒，以及一切伊班涅茨的‘四骑士’所能带来的灾祸。但这些都是战争历程中应有的事，在整个光荣壮烈的英雄气魄里，局部的痛苦得了补偿。人生原是这样，从丑和恶里提炼出美和善。就像桌子上新鲜的奶、雪白的糖、香喷喷的茶、精美可口的点心，这些东西入口以后，到我们肠胃里经过生理化学的作用，变质变形，那种烂糊糟糕的状态简直不堪想象，想起来也该替这些又香又甜的好东西伤心叫屈。可是非有这样肮脏的历程，肉体不会美丽和健康。我——”

李太太截断他道：“你讲得叫人要反胃了！我们女人不爱听这种拐弯抹角的议论。人生有许多可恨、可厌，全不合理的事，没法避免。假如战争免不了，你犯不着找深奥的理由，证明它合理，证明它好。你为战争找道理，并不能抬高战争，反而亵渎了道理，我们听着就对一切真理发生猜疑，觉得也许又是强辩饰非。我们必须干的事，不一定是好事。你那种说法，近乎自己骗自己，我不赞成。”颐谷听得出了神，注视着爱默讲话时的侧面，眼睛像两星晶莹的火，燃烧着惊奇和钦佩。陈侠君眼快，瞧见他这样子，微笑向爱默做个眼色，爱默回头看颐谷，颐谷羞得低下头去，手指把面包捻成一个个小丸子。陈侠君不放松地问：“这位先生贵姓？刚才来晚了，荒唐得很，没有请教。”颐谷感到十双眼睛的光射得自己两脸发烧，心里恨不能一刀杀死陈侠君，同时听见自己的声音回答：“敝姓齐。”建侯说：“我忘掉向你介绍，这位齐先生是帮我整理材料的，人聪明得了不得。”“唔！唔！”这是陈侠君的回答。假使世间有天人愿那一回事，陈侠君这时候脸上该又烫又辣，像给颐谷打了耳光的感觉。

“你倒没有聘个女——女秘书？”袁友春问建侯。他本要说“女书

记”，忽然想到这称呼太直率，做书记的顾谷听了也许刺耳，所以忙改口尊称“秘书”，同时心里佩服自己的机灵周到。

曹世昌道：“这不用问。太太肯批准么？女书记也帮不了多少忙。”

李太太说：“这还像句话说，随他用一屋子的女书记，我管不着，别扯到我身上。建侯，对不对？”建侯油腻腻地傻笑。

袁友春道：“像建侯才可以安全保险地用女书记，决不闹什么引诱良家少女的笑话。家里放着爱默这样漂亮夫人，他眼睛看高了，要他垂青可不容易。”

陈侠君瞧建侯一眼道：“他要引诱，怕也没有胆量。”

建侯按住恼怒，强笑道：“你知道我没有胆量？”

侠君大叫道：“这简直大逆不道！爱默，你听见没有？快把你们先生看管起来。”

爱默笑道：“有人爱上建侯，那最好没有。这证明我挑丈夫的眼光不错，旁人也有眼共赏。我该得意，决不吃‘忌讳’。”

爱默话虽然漂亮，其实文不对题；因为陈侠君讲建侯看中旁的女人，并非讲旁的女人看中建侯。但也没人矫正她。陈侠君继续说：“建侯胆量也许有余，胃口一定不够。咱们人到中年，食色两个基本欲望里，只要任何一个还强烈，人就还不算衰老。这两种欲望彼此相通，根据一个人饮食的嗜好，我们往往可以推断他恋爱时的脾气——”

陆伯麟眼睛盯在面前的茶杯上，仿佛对自己的胡子说：“爱默刚才讲她自己决不捻酸吃醋，可是她爱吃醋溜鱼，哼！”建侯道：“这话对！侠君专门胡说八道，好像他什么都知道！”

侠君不理睬陆伯麟，把头打着圈儿对建侯说：“因为她爱吃醋溜鱼，所以我断定她也会吃醋。你小心着，别太乐！”

李太太笑道：“这真是信口开河！好罢，好罢！算我是醋瓶儿、醋罐儿、醋缸儿，你讲下去。”

侠君像皮球给人刺过一针，走漏了气，懒懒地说：“也没什么可讲。建侯吃菜的胃口不好，想来他在恋爱上也不是贪多的人。”

“而且一定也精益求精，像他对烹调一样，没有多少女人够得上他的审美标准，”傅聚卿说。建侯听着，洋洋得意。

“此话大错特错，”侠君忍不住说：“最能得男人爱的并不是美人。我们该防备的倒是相貌平常、姿色中等的女人。见了有名的美人，我们只能仰慕她，不敢爱她。我们这种未老已丑的臭男人自惭形秽，知道没希望，决不做癞蛤蟆吃天鹅肉的梦。她的美貌增进她跟我们心理上的距离，仿佛是危险记号，使我们胆怯、懦怯，不敢接近。要是我们爱她，我们好比敢死冒险的勇士，抱有明知故犯的心思。反过来，我们碰见普通女人，至多觉得她长得还不讨厌，来往的时候全不放在眼里，吓！忽然一天发现自己糊里糊涂地，不知什么时候让她在我们心里做了小窝。这真叫恋爱得不明不白，恋爱得冤枉。美人像敌人的正规军队，你知道戒备，即使打败了，也有个交代。平常女人像这次西班牙内战里弗朗哥的‘第五纵队’，做间谍工作，把你颠倒了，你还在梦里。像咱们家里的太太，或咱们爱过的其他女人，一个都说不上美，可是我们当初追求的时候，也曾为她们睡不着，吃不下——这位齐先生年纪虽轻，想来也饱有经验？哈哈！”颐谷听着侠君前面一段议论，不由自主地佩服他观察得人情人理，没想到他竟扯到自己头上，涨红了脸，说不出话，对陈侠君的厌恨复活了。

李太太忙说：“侠君，你这人真讨厌——齐先生，别理他。”

袁友春道：“侠君，你适才讲咱们的太太不美，这‘咱们’里有没有建侯？”曹世昌、赵玉山都和着他。

李太太笑道：“这不用问，当然有他。我也是‘未老先丑’，现在已老更丑。”

侠君慌的缩了头，手抓着后脑，做个鬼脸。陆伯麟却忍不住笑了。

马用中说：“你们话都不正经。我报馆里有两个女职员做事都很细心认真。玉山，你所里好像也有女研究员！”

赵玉山道：“我们三个，都很好。像我们这研究所，一般年轻女人会觉得沉闷枯燥，决不肯来。我的经验是，在大学专修自然科学、中

国文学、历史、地理的女学生，都比较老实认真。只有读西洋文学的女学生最要不得，满脑子的浪漫思想，什么都不会，外国文也没读通，可是动不动要了解人生，要做女作家，要做外交官太太去招待洋人，顶不安分。聚卿介绍过这样一个宝贝到我们所里来，好容易我把她撵走了，聚卿还怪着我呢。”

傅聚卿说：“我不怪你旁的，我怪你头脑顽固，胸襟狭小，容不下人。”

郑须溪道：“这话不错。玉山该留她下来，也许你们所里的学术空气能把她潜移默化，使她渐渐跟环境适合，很可能成为一个人才。”

陆伯麟笑说：“我想起一桩笑话。十几年前，我家还在南边。有个春天，我陪内人到普陀山去烧香，就住在寺院的客房里。我看床铺的样子，不很放心，问和尚有没有臭虫。和尚担保我没有，‘就是有一两个，佛门的臭虫受了菩萨感应，不吃荤血；万一真咬了人，阿弥陀佛，先生别弄死它，在菩萨清净道场杀生有罪孽的。’好家伙！那天我给咬得一宵没睡。后来才知道真有人听和尚的话。有同去烧香的婆媳两人，那婆婆捉到了臭虫，便搁在她媳妇的床上，算是放生积德，媳妇嚷出来，传为笑话。须溪讲环境能感化性格，我想起和尚庙的吃素臭虫来了。”大家都哈哈大笑。

郑须溪笑完道：“伯老，你不要笑那和尚，他的话有一部分真理。臭虫跟佛教程度差得太多了，陈侠君所谓‘心理距离’相去太远，所以不会受到感化。智力比较高的动物的确能够传染主人的脾气，这一点生物学家和动物心理学家都承认。譬如主人爱说笑话，来的朋友们常常哈哈大笑，他养的狗处在这种环境里，也会有幽默，常做出滑稽引人笑的举动，有时竟能嘻开嘴学人的笑容。记得达尔文就观察到狗能模仿人的幽默，我十几年前看德国心理学家泼拉埃讲儿童心理的书里，也提起这类事。我说学术空气能改变女人的性格，并非大帽子空话。”

陆伯麟道：“狗的笑容倒没见过，回头养条狗来试验试验。可是我

听了你的科学证明,和你绝对同意。我喜欢书,所以我家里的耗子也受了主人的感化,对书有特别嗜好,常把我的书咬坏。和尚们也许偷偷吃肉,所以寺院里的虱子不戒荤腥。你的话对极了!”说完向李太太挤挤眼,仿佛要她注意自己讽刺的巧妙。

郑须溪摇头道:“你这老头子简直不可理喻。”袁友春道:“何必举狗的例子呢?不现成有淘气么?你们细心瞧它动作时的腰身,婀娜刚健,有时真像爱默,尤其是它伸懒腰的姿态。它在李府上养得久了,看惯美丽女主人的榜样,无形中也受了感化。”

李太太道:“我不知道该骂你,还是该谢你。”

陈侠君道:“他这话根本不对。淘气在李家好多年了,不错,可是它也有男主人哪!为什么它不模仿建侯?你们别笑,建侯又要误会我挖苦他了。建侯假如生在十六世纪的法国,他这身段的曲线美,不知该使多少女人倾倒爱慕,不拿薪水当他的女书记呢!那时候的漂亮男女,都行得把肚子凸出——法国话好像叫 panser -ons——鼓得愈高愈好,跟现代女人的束紧前面腹部而耸起后面臀部,正是相反。建侯算得古之法国美少年,也配得做淘气的榜样。所以我说老袁倒果为因。并不是淘气学爱默的姿态,是爱默参考淘气的姿态,神而明之,自成一家。这话爱默听了不会生气的。倾国倾城、天字第一号外国美人是埃及女皇克娄巴德拉——埃及的古风是女人愈像猫愈算得美。在朋友们的太太里,当然推爱默穿衣服最称身,譬如我内人到冬天就像麻口袋盛满了棒子面,只有你那合式样儿,不像衣服配了身体做的,真象身体适应着衣服生长的。这不是学淘气的一身皮毛么?不成淘气会学了才生皮长毛?”

爱默笑道:“小心建侯揍你!你专讲废话。”建侯把面前一块 éclair 给陈侠君道:“请你免开尊口,还是吃东西罢,省得嘴闲着又要嚼蛆。”侠君真接了咬着,给点心堵住了上下古今的议论。

傅聚卿说:“我在想侠君讲的话。恋爱里的确有‘心理距离’,所以西洋的爱神专射冷箭。射箭当然需要适当的距离,红心太逼近了箭射

不出，太远隔了箭射不到；地位悬殊的人固然不易相爱，而血统关系太亲密的人也不易相爱。不过这距离不仅在心理方面。各位有这个经验么？有时一个女人远看很美，颇为可爱，走近了细瞧，才知道全是假的，长得既不好看，而且化妆的原料欠讲究，化妆的技巧也没到家。这种娘儿们打的什么主意，我真想不出。花那么多的心思和工夫来打扮，结果只能站在十码以外供人远眺！是否希望男人老远的已经深深地爱上她们，到走近看了真相，后悔无及，只有将错就错，爱他们到底？今天听侠君的话，才明白她们跟枪炮一样，放射力有一定的距离。这种女人，我一天不知要碰见多少，我恨死了她们，觉得她们要骗我的爱，我险的上当。亏得我生在现代，中国风气开通，有机会对她们仔细观察，矫正一眼看去的幻觉。假使在古代，关防严密，惟有望见女人凭着高楼的栏杆，或着瞥见她打起驴车的帘子，可望而不可即，只好一见生情，倒煞费心机去追求她，那冤不冤！我想着都发抖。”说时傅聚卿打个寒噤。建侯笑得利害，不但嘴笑，整个矮胖的身体也参加这笑。

陈侠君早吃完那块糕，叹口气说：“聚卿，你眼睛终是太高呀！我们上半世已过的人，假如此心不死，就不能那样苛求。不但对相貌要放低标准，并且在情感方面也不能责备求全。十年前我最瞧不起那些眼开眼闭的老头子，明知他们的年轻姨太太背了自己胡闹，装傻不管。现在我渐渐了解他们，同情他们。除非你容忍她们对旁人的爱，你别梦想她们会容忍你对他们的爱。我在巴黎学画的时候，和一个科西嘉的女孩子很要好，后来发现她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要我也进教才肯结婚，仿佛她就是教会招揽主顾的女招待，我只好把她甩了。我那时要求女人全副精神爱我，整个心里装满的是我，不许留一点点给任何人，上帝也是我的情敌，她该为我放弃他，她对我的爱情应当超越一切宗教的顾忌。可是现在呢？我安分了，没有奢望了，假如有可爱的女人肯大发慈悲，赏赐我些剩余的温柔，我像叫化子讨得残羹冷汁，感激涕零。她看我一眼，对我一笑，或脸一红，我都记在心上，贮蓄

着有好几天的思量和回味。打仗？我们太老啦！可是还不够老，只怕征兵轮到我们。恋爱？我们太老啦！可是也不够老，只怕做情人轮不到我们！”

马用中起身道：“侠君这番话又丧气，又无耻。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一步。李太太，建侯，谢谢您，再会，再会。别送！齐先生，再见。”曹世昌也同时说侠君的议论“伤风败俗”。建侯听侠君讲话，呆呆的像上了心事，直到马用中叫他名字，才忙站起来，和着爱默说：“不多坐一会儿么？不送，不送。”颐谷掏出表来，看时间不早，也想告辞，只希望大家都走，混在人堆里，七嘴八舌中说一句客气话便溜。然而看他们都坐得顶舒服的，不像就走；自己怕母亲盼望，实在坐不住了，正盘算怎样过这一重重告别的难关。李太太瞧见他看表，就说：“时间还早啊，可是我不敢多留你，明儿见。”颐谷含糊地向李太太谢了几句。因为他第一次来，建侯送他到大门。出客堂时建侯把门反手关上，颐谷听见关不断的里面说笑声，武断他们说笑着自己，脸更热了。跳上了电车，他忽然记起李太太说“明儿见”。仔细再想一想，把李太太对自己临去时讲的话从记忆里提出来，拣净理清，清清楚楚的“明儿见”三个字。这三个字还没僵冷，李太太的语调还没有消散。“明”字说得很滑溜，衬出“见”字语音的清朗和着重，不过着重得那么轻松只好像说的时候在字面上点一下。那“儿”字隐藏在“明”字和“见”字声音的夹缝里，偷偷的带过去。自己丝毫没记错。心止不住快活地跳，明天这个日子值得等待，值得盼望。颐谷笑容上脸，高兴得容纳不下，恨不得和同车的乘客们分摊高兴。对面坐的一个中年女人见颐谷向自己笑，误会他用意，恶狠狠看了颐谷一眼，板着脸，别过头去。颐谷碰到一鼻子灰，莫名其妙，才安静下来。到了家，他母亲当然问他李太太美不美。他偏说李太太算不得美，皮肤不白啦，颧骨稍微高啦，更有其他什么缺点啦。假如颐谷没着迷，也许他会赞扬爱默俏丽动人；现在他似乎新有了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初来未惯，躲在他心里，怕见生人，所以他说话也无意中合于外交和军事上声东击西的掩护策略。他母亲年

轻结婚的时候，中国人还未发明恋爱。那时候有人来做媒，父母问到女孩子本人，她中意那男人的话，只有红着脸低头，一声不响，至多说句“全凭爹妈作主”，然后飞快的跑回房里去，这已算女孩儿家最委婉的表情了。谁料到二三十年后，世情大变，她儿子一个大男孩子的心思也会那么曲折！所以她只打趣儿子，说他看得好仔细，旁的没讲什么。顾谷那天晚上做了好几个颠倒混沌的梦，梦见不小心把茶泼在李太太衣服上，窘得无地自容，只好逃出了梦。醒过来，又梦见淘气抓破自己的鼻子，陈侠君骂自己是猫身上的跳虱。气得正要回骂，梦又转了弯，自己在抚摸淘气的毛，忽然发现抚摸的是李太太的头发，醒来十分惭愧，想明天真无颜见李氏夫妇了。却又偷偷的喜欢，昧了良心，牛反刍似的把这梦追温一遍。

李太太并未把顾谷放在心上。建侯送顾谷出去时，陈侠君道：“这小孩子相貌倒是顶聪明的。爱默，他该做你的私人秘书，他一定死心地听你使唤，他这年龄正是为你发傻劲的时候。”爱默道：“怕建侯不肯。”曹世昌道：“侠君，你这人最要不得！你今天把那小孩子欺负得够了。年轻人没见过世面，怪可怜的。”侠君道：“谁欺负他？我看他睁大了眼那惊奇的样子，幼稚得可怜，所以和他开玩笑，叫他别那么紧张。”陆伯麟道：“你自以为开玩笑，全不知轻重。怪不得建侯恼你。”大家也附和着他。说时，建侯进来，客人坐一会，也陆续散了。爱默那晚上睡到下半夜，在前半觉和后半觉接榫处，无故想起日间顾谷对自己的表情和陈侠君的话，忽然感到兴奋，觉得自己还不是中年女人，转身侧向又睡着了。

明天，顾谷正为建侯描写他在纽约大旅馆高楼上望下去，电线、行人、车辆搞得头晕眼花，险的栽出窗子，爱默敲门进来。看了他们一眼，又转身象出去，说：“你们忙着，我不来打搅你们，我没有事。”建侯道：“我们也没有事，你要不要看看我游记的序文？”爱默道：“记得你向我讲过序文的大意了。好，我等你第一章脱稿了，一起看，专看序文没有意思。建侯，我想请顾谷抽空写大后天咱们请客的帖子，可以

不可以？”颐谷没准备李太太为自己的名字去了外罩，上不带姓，下不带“先生”，名字赤裸裸的，好像初进按摩浴室的人没料到侍女会为他脱光衣服。他没等建侯回答，忙说：“可以，可以！就怕我字写不好——”颐谷说了这句谦词，算表示他从容自在，并非局促到语无伦次。建侯不用说也答应。颐谷向爱默手中接过请客名单，把眼花腿软的建侯抛搁在纽约旅馆第三十二层楼窗口，一心来为爱默写帖子了。他替建侯写游记，满肚子的委屈，而做这种琐碎的抄写工作，倒虔诚得像和尚刺血写佛经一样。回家后他还追想着这小事，似乎这是爱默眼里有他的表示。第二天他为爱默复了几封无关紧要的信，第三天他代爱默看了一本作者赠送的新小说，把故事撮要报告她，因为过一天这作者要见到爱默。颐谷并不为这些事花多少心力，午后回家的时候却感到当天的生活异常丰富，对明天也有不敢希望的希望。

写请帖的那一天，李先生已经不很高兴。到李太太叫颐谷代看小说，李先生觉得这不但截断了游记写作，并且像烧热的刀判分猪油，还消耗了中午前后那一段好时间，当天别指望颐谷再为自己工作了。他不好意思当场发作，只隐约感到不安，怕爱默会把这个书记夺去。他当着爱默，冷冷对颐谷说：“你看你的小说，把稿子给我，我自己来写。”爱默似笑非笑道：“抓得那样紧！你写书不争这一天半天，我明天得罪了人怎么办？你不要我管家事的话，这本书我早看了。”颐谷这时候只知道爱默要自己效劳，全听不出建侯话中用意，当真把稿子交与建侯。建侯接过来，一声不响，黄脸色里泛出青来。爱默看建侯一眼，向颐谷笑着说：“费心！”出书房去了。颐谷坐下来看那小说，真是那位作者的晦气！颐谷要让爱默知道自己眼光凶、标准高，对那书里的情节和文字直挑错儿，就仿佛得了傅聚卿的传授似的。建侯呆呆坐着，对面前的稿子瞪眼，没有动笔。平时总是他看表叫颐谷回家吃饭的，今天直到老妈子出来问他要不要开饭，他才对颐谷强笑，分付他走，看见他带了那本小说回家，愈加生气。建侯到饭厅里，坐下来喝汤，一言不发，爱默也不讲话。到底女人是创世以来就被压迫的动物，忍耐

心好，建侯先开口了：“请你以后别使唤我的书记，我有正经事儿要他干。你找他办那些琐碎的事，最好留到下午，等他干完我的正事。”

爱默“哼”了一声用英语说道：“你在和我生气，是不是？女用人站在旁边听着，好意思么？吵嘴也得瞧什么地方！刚才当着你那宝贝书记的面，叫我下不去，现在好好吃饭，又来找岔子。吃饭的时候别动火，我劝你。回头胃病又要发啦！总有那一天你把我也气成胃病，你才乐意。今天有炸龙虾，那东西很不容易消化。”那女用人不懂英语，气色和音调是详得出的，肚子里暗笑道：“两口儿在呕气了！你们叽哩咕噜可瞒不过我。”

饭吃完，夫妇到卧室里，丫头把建侯睡午觉的被窝铺好出去。建侯忍不住问爱默道：“我讲的话，你听见没有？”

爱默坐在沙发里，抽着烟道：“听见！怎会不听见？老妈子、小丫头全听见。你讲话的声音，天安门、海淀都听得到，大家全知道你在教训老婆。”

建侯不愿意战事扩大，妨害自己睡觉，总结地说：“听见就好了。”

爱默一眼不瞧丈夫，仿佛自言自语：“可是要我照办，那不成。我爱什么时候使唤他，由得我。好一副丈夫架子！当着书记和用人，对我吆喝！”

建侯觉得躺着吵架，形势不利。床是女人的地盘，只有女人懒在床上见客谈话，人地相宜。男人躺在床上，就像无险可守的军队，威力大打折扣。他坐起来说：“这书记是我用的，该听我支配。你叫他打杂差，也得先向我打个招呼。”

爱默扔掉香烟，腾出嘴来供相骂专用，说：“只要你用他一天，我有事就得找他，老实说，你给他的工作并不见得比我叫他做的事更有意思。你有本领写书，自己动笔，不要找人。曹世昌、陆伯麟、傅聚卿都写了好多书，谁还没有雇用个书记呢！”

建侯气得把手拍床道：“好，好！我明天叫那姓齐的孩子滚。干脆大家没书记用。”

爱默道：“你辞掉他，我会用他。我这许多杂事，倒不比你的游记——”

建侯道：“你忙不过来，为什么不另用个书记，倒侵占我的人呢？”

爱默道：“先生，可省俭为什么不省俭？我不是无谓浪费的女人。并且，我什么时候跟你分过家来？”

建侯道：“我倒希望咱们彼此界限分得清一点。”

爱默站起来道：“建侯，你说话小心，回头别懊悔。你要分咱们就分。”

建侯知道话说重了，还倔强说：“你别有意误解，小题大做。”

爱默冷笑道：“我并不误解。你老觉得人家把我比你瞧得起，心里气不过。前天听了陈侠君的胡说，想找个相好的女人。吓！你放心，我决不妨碍你的幸福。”

建侯气势减缩，强笑道：“哈哈！这不是借题发挥是什么？对不住，我要睡了。”他躺下去把被蒙着头不作声。爱默等他五分钟后头伸出来，又说：“你去问那孩子把那本小说要回来，我不用他代我看了。”

建侯道：“你不用假仁假义。我下午有事出门，不到书房去。你要使唤齐颐谷，就随你便罢。我以后也不写什么东西了，反正一切都是这样！我名分下的东西，结果总是给你侵占去了。朋友们和我交情淡，都跟你好；家里的用人抢先忙着为你，我的事老搁在后面，我的命令抵不上你的方便。侥幸咱们没有孩子，否则他们准像畜生和野蛮人，只知道有母亲，眼睛里不认识我这爸爸。”李太太对养育儿女的态度，正像苏联官立打胎机关的标语：“第一次光顾我们欢迎，可是请您别再来！”但是妇科医生严重警告她不宜生产，所以小孩子一次也没来投胎过。朋友们背后说她真是“绝代佳人”。她此刻回答道：“说得好可怜！真是苦命丈夫哪！用人听我的话，因为我管家呀。谁爱管家！我烦得头都痛了！从明天起，请你来管，让用人全来奉承你。讲到朋友，那更笑话！为什么嫁你以后，我从前同学时代的朋友一个都不来往了。你向我计较你的朋友，我向谁要我的朋友？再说，现在的朋友

可不是咱们俩大家有的？分什么跟我好，跟你不好？你这人真是小孩子气。至于书记呢，这种时局今天不保明天，谁知道能用他多少时候？万一咱们搬家回南，总不能带着他走呀。可是你现在就辞掉他，也得送他一个月的薪水。我并不需要他，不过，你不写东西也犯不着就叫他马上走，有事时可以差唤差唤。到一个月满期，瞧情形再说。这是我女人家算小的话，我又忍不住多嘴讨你厌了。反正以后一切归你管，由你作主。”建侯听他太太振振有词，又只讲自己“小孩子气”，不好再吵，便摇手道：“这话别提，都是你对。咱们讲和。”爱默道：“你只说声‘讲和’好容易！我假如把你的话作准，早拆开了！”说着出去了，不睬建侯伸出待拉的讲和的手。建侯一个人躺着，想明明自己理长，何以吵了几句，反而词穷理屈，向她赔不是，还受她冷落。他愈想愈不平。

以后这四五天，建侯不大进书房，成天在外面跑，不知忙些什么。有一两次晚上应酬，也不能陪爱默同去。颐谷的工作并不减少。建侯没有告诉他游记已经停写，仍然不让他空闲，分付他摘译材料，说等将来一起整理。爱默也常来叫他写些请帖、谢帖之类，有时还坐下来闲谈一会。颐谷没有姊妹，也很少亲戚来往，寡母只有他一个儿子，管束得很严，所以他进了大学一年，从没和女同学谈过话。正像汽水瓶口尽管封闭得严严实实，映着日光，看得见瓶子里气泡在浮动，颐谷表面上拘谨，心里早蠢搅着无主招领的爱情。一个十八九岁没有女朋友的男孩子，往往心里藏的女人抵得上皇帝三十六宫的数目，心里的污秽有时过于公共厕所。同时他对恋爱抱有崇高的观念，他希望找到一个女人能跟自己心灵契合，有亲密而纯洁的关系，把生理冲动推隔得远远的，裹上重重文饰，不许它露出本来面目。颐谷和爱默接触以后，他的泛滥无归的情感渐渐收聚在一处，而对于一个毫无恋爱经验的男孩子，中年妇人的成熟的姿媚，正像暮春天气或鸭绒褥子一样泥得人软软的清醒不来。恋爱的对象只是生命的利用品，所以年轻时痴心爱上的第一个人总比自己年长，因为年轻人自身要成熟，无意中挑

有经验的对象,而年老时发疯爱上的总是比自己年轻,因为老年人自身要恢复青春,这梦想在他最后的努力里也反映着。顾谷到李家第二星期后,已经肯对自己承认爱上李太太了。这爱情有什么结果,他全没工夫去想。他只希望常有机会和她这样接近。他每听见她的声音,他心就跳,脸上布满红色。这种脸色转变逃不过爱默的眼睛。顾谷不敢想象爱默会爱自己,他只相信爱默还喜欢自己。但是有时他连这个信念都没有,觉得自己一味妄想,给爱默知道了,定把自己轻鄙得一文不值。他又忙忙搜索爱默自己也记不得的小动作和表情来证明并非妄想。然而这还不够,爱默心里究竟怎么想呀?真没法去测度。假如她不喜欢自己,好!自己也不在乎,去!去!去她的!把她冷落在心窝外面。可是事情做完,睡觉醒来,发现她并没有出去,依然盘据在心里,第一个念头就牵涉到她。他一会儿高兴如登天,一会儿沮丧像堕地,荡着单相思的秋千。

第三个星期一顾谷到李家,老白一开门就告诉他说建侯昨天回南去了。顾谷忙问为什么,李太太同去没有。他知道了建侯为料理房子的事去上海,爱默一时还不会走,心才定下来,然而终不舒泰。离别在他心上投了阴影。他坐立不安好半天,爱默才到书房里,告诉他建侯星期六晚上回来,说外面消息不好,免不了开战,该趁早搬家,所以昨天匆匆到上海去了。顾谷强作镇静地问道:“李太太,你不会就离开北平罢?”像病人等着急救似的等她回答。爱默正要回答,老白进来通报:“太太,陈先生来了。”爱默说:“就请他到书房里来——我等李先生回来,就收了这儿的摊也去。顾谷,你很可以到南方去进学校,比这儿安全些。”顾谷早料到是这回事,然而听后绝望灰心,只眼睛还能自制着不流泪。陈侠君一路嚷道:“爱默,想不到你真听了我的话,建侯居然肯把机要秘书让给你。”他进来招呼了顾谷,对爱默说:“建侯昨天下午坐通车回南了?”

爱默说:“你消息真快!是老白告诉你的吧?”

“我知道得很早,我昨天送他走的。”

“这事怪了！他事先通知你没有？”

“你知道他见了我就头痛，那里会巴巴地来告诉我？我这几天无聊，有朋友走，就到车站去送，借此看看各种各色的人。昨天我送一个亲戚，谁知道碰上你们先生，他看见我好像很不得劲，要躲，我招呼了他，他才跟我说到上海找房子去。你昨天倒没有去送他？”

“我们老夫老妻，又不是依依惜别的情人。大不了去趟上海，送什么行？他也不要人送，只带了个手提箱，没有大行李。”

“他有个表侄女和他一起回南，是不是？”侠君含意无穷地盯住爱默。

爱默跳起来道：“呀？什么？”

“他卧车车厢里只有他和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样子很老实，长得也不顶好，见了我也只想躲，你说怪不怪？建侯说是他的表侄女？那也算得你的表侄女了。”

爱默脸色发白说：“他哪里有什么表侄女？这有点儿蹊跷？”

“是呀！我当时也说，怎么从没听你们说起。建侯挽着那女孩子的手，对我说：‘你去问爱默，她会知道。’我听他语气严重，心里有些奇怪，当时也没多讲什么。建侯神气很落落难舍，我就和他分手了。”

爱默眼睛睁到无可再大，说：“这里头有鬼。那女孩子什么样子？建侯告诉你她的姓没有？”

陈侠君忽然拍着大腿，笑得前仰后合。爱默生气道：“有什么可笑的？”顾谷恨陈侠君闯来打断了谈话，看到爱默气恼，也就一脸的怒气。侠君笑意未敛，说：“对不住，我忍不住要笑。建侯那大傻子，说做就真会去做！我现在全明白了，那女孩子是他新有的情人，偷偷到南方去度蜜月，没料到会给我这讨厌家伙撞破。他知道这事瞒不了，索性叫我来向你报信。哈哈！我想不到建侯还有那一手！这都是那天茶会上把他激出来的。我只笑他照我的话一字没改地去做，拣的对象也是相貌平庸，态度寒窘，样子看来是个没见世面的小孩子，一顿饭、两次电影就可以结交的，北平城里多得是！在她眼里，建侯又阔

绰,又伟大,真好比那位离婚的美国女人结识了英国皇太子了。哈哈,这事怎样收场呢!”

爱默气得管束不住眼泪道:“建侯竟这样混账!欺负我——”这时候,她的时髦、能干一下子都褪掉了,露出一个软弱可怜的女人本相。颐谷看见爱默哭了,不知所措,忽然发现了爱默哭的时候,她的年龄,她相貌上的缺陷都显示出来,她的脸在眼泪下也像泼着水的钢笔字,模糊浮肿。同时爱默的眼泪提醒他,她还是建侯的人,这些眼泪是建侯名分里该有的。陈侠君虽然理论上知道,女人一哭,怒气就会减少,宛如天一下雨,狂风就会停吹,但真见了眼泪,也慌得直说:“怎么你哭了?有什么办法,我一定尽力!”

爱默恨恨道:“都是你惹出来的事,你会尽什么力。你去罢,我有事会请你来。我旁的没什么,就气建侯把我蒙在鼓里,我自己也太糊涂!”

侠君知道爱默脾气,扯个淡走了。爱默也没送他,坐在沙发上,紧咬着牙。脸上的泪渍像玻璃窗上已干的雨痕。颐谷瞧她的脸在愤恨里变形换相,变得又尖又硬,带些杀气。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厉害女人,害怕起来,想今天还是回家罢,就起身说:“李太太——”

爱默如梦乍醒道:“颐谷,我正要问你,你爱不爱我?”

这句突兀的话把颐谷吓得呆呆的,回答不上来。

爱默顽皮地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呀!你爱着我。”怎样否认这句话而不得罪对方,似还没有人知道。颐谷不明白李太太问的用意,也不再愿意向她诉说衷情,只觉得情形严重,想溜之大吉。

爱默瞧第二炮也没打响,不耐烦道:“你说呀!”

颐谷愁眉苦脸,结结巴巴道:“我——我不敢——”

这并不是爱默想象中的回答,同时看他那为难样子,真教人生气,不过想到建侯的事,心又坚决起来,就说:“这话倒有趣。为什么不敢?怕李先生?你看李先生这样胡闹。说怕我罢,我有什么可怕?你坐下来,咱们细细的谈。”爱默把身子移向一边,让出半面沙发拍着叫

顾谷坐。爱默问的用意无可误解了，顾谷如梦忽醒，这几天来魂梦里构想的求爱景象，不料竟是这么一回事。他记起陈侠君方才的笑声来，建侯和那女孩子的恋爱在旁人眼里原来只是桩笑话！一切调情、偷情，在本人无不自以为缠绵浪漫、大胆风流，而到局外人嘴里不过又是一个暧昧、滑稽的话柄，只照例博得狎褻的一笑。顾谷未被世故磨练得顽钝，想到这里，愈加畏缩。

爱默本来怒气勃勃，见顾谷闪闪躲躲，愈不痛快，说：“我请你坐，为什么不坐下来！”

顾谷听了命令，只好坐下。刚坐下去，“啊呀！”一声，直跳起来，弹簧的震动把爱默也颠簸着。爱默又惊又怒道：“你这人怎么一回事？”

顾谷道：“淘气躲在沙发下面，把我的脚跟抓了一把。”

爱默忍不住大笑，顾谷咬着嘴道：“它抓得很痛，袜子可能给抓破了。”

爱默伸手把淘气捉出来，按在自己腿上，对顾谷说：“现在你可以安心坐了。”

顾谷急得什么推托借口都想不出，哭丧着脸胡扯道：“这猫虽然不是人，我总觉得它懂事，好像是个第三者。当着它有许多话不好讲。”说完才觉得这句话可笑。

爱默皱眉道：“你这孩子真不痛快！好，你捉它到外面去。”把淘气递给顾谷。淘气挣扎，顾谷紧提了它的颈皮——这事李太太已看不入眼了——半开书房门，把淘气扔出去，赶快带上门，只听得淘气连一接二的尖叫，锐利得把听觉神经刺个对穿，原来门关得太快，夹住了它的尾巴尖儿。爱默再也忍不住了，立起来顺手给顾谷一下耳光，拉开门放走淘气，一面说：“去你的，你这大傻瓜！”淘气夹着创痛的尾巴直向里面窜，顾谷带着热辣辣的一片脸颊一口气跑到街上，大门都没等老白来开。头脑里像舂米似的一声声顿着：“大傻瓜！大傻瓜！”

李太太看见顾谷跑了，懊悔自己太野蛮，想今天大失常度，不料会为建侯生气到这个地步。她忽然觉得老了，仿佛身体要塌下来似的

衰老,风头、地位和排场都像一副副重担,自己疲乏得再挑不起。她只愿有个逃避的地方,在那里她可以忘掉骄傲,不必见现在这些朋友,不必打扮,不必铺张,不必为任何人长得美丽,看得年轻。

这时候,昨天从北平开的联运车,已进山东地境。李建侯看着窗外,心境像向后飞退的黄土那样的干枯憔悴。昨天的兴奋仿佛醉酒时的高兴,事后留下的滋味不好受。想陈侠君准会去报告爱默,这事闹大了,自己没法下台。为身边这平常幼稚的女孩子拆散家庭,真不值得!自悔一时糊涂,忍不住气,自掘了这个陷阱。这许多思想,掩了他手同看窗外风景的女孩子全不知道。她只觉得人生前途正像火车走不完的路途,无限地向自己展开。

(录自 1946 年 1 月上海《文艺复兴》创刊号)

荒 野 (存目)

芦 焚

该篇自 1943 年 7 月 1 日至 1945 年 8 月 1 日连载于上海《万象》月刊第 3 年第 1 期至第 4 年第 7 期。未完稿，未结集出版。

倾城之恋

张爱玲

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胡琴上的故事是应当由光艳的伶人来扮演的，长长的两片红胭脂夹住琼瑶鼻，唱了，笑了，袖子挡住了嘴……然而这里只有白四爷单身坐在黑沉沉的破阳台上，拉着胡琴。

正拉着，楼底下门铃响了。这在白公馆是一件稀罕事。按照从前的规矩，晚上绝对不作兴出去拜客。晚上来了客，或是平空里接到一个电报，那除非是天字第一号的紧急大事，多半是死了人。

四爷凝神听着，果然三爷三奶奶四奶奶一路嚷上楼来，急切间不知他们说些什么。阳台后面的堂屋里，坐着六小姐、七小姐、八小姐和三房四房的孩子们，这时都有些惶惶然。四爷在阳台上，暗处看亮处，分外眼明。只见门一开，三爷穿着汗衫短裤，叉开两腿站在门槛上，背过手去，拍啦拍啦扑打股际的蚊子，远远的向四爷叫道：“老四你猜怎么着？六妹离掉的那一位，说是得了肺炎，死了！”四爷放下胡琴往房里走，问道：“是谁来给的信？”三爷道：“徐太太。”说着，回过头用扇子

去撵三奶奶道：“你别跟上来凑热闹呀！徐太太还在楼底下呢，她胖，怕爬楼。你还不快去陪陪她！”三奶奶去了，四爷若有所思道：“死的那个不是徐太太的亲戚么？”三爷道：“可不是。看这样子，是他们家特为托了徐太太来递信给我们的，当然是有用意的。”四爷道：“他们莫非是要六妹去奔丧？”三爷用扇子柄刮了刮头皮道：“照说呢，倒也是应该……”他们同时看了六小姐一眼。白流苏坐在屋子的一角，慢条斯理绣着一双拖鞋，方才三爷四爷一递一声说话，仿佛是没有她发言的余地，这时她便淡淡的道：“离过婚了，又去做他的寡妇，让人家笑掉了牙齿！”她若无其事地继续做她的鞋子，可是手指头上直冒冷汗，针涩了，再也拔不过去。

三爷道：“六妹，话不是这么说。他当初有许多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们全知道。现在人已经死了，难道你还记在心里？他丢下的那两个姨奶奶，自然是守不住的。你这会子堂堂正正的回去替他戴孝主丧，谁敢笑你？你虽然没生下一男半女，他的侄子多着呢，随你挑一个，过继过来。家私虽然不剩什么了，他家是个大族，就是拨你看守祠堂，也饿不死你母子。”白流苏冷笑道：“三哥替我想得真周到！就可惜晚了一步，婚已经离了这么七八年了。依你说，当初那些法律手续都是糊鬼不成？我们可不能拿着法律闹着玩哪！”三爷道：“你别动不动就拿法律来吓人！法律呀，今天改，明天改，我这天理人情，三纲五常，可是改不了的！你生是他家的人，死是他家的鬼，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流苏站起身来道：“你这话，七八年前为什么不说？”三爷道：“我只怕你多了心，只当我们不肯收容你。”流苏道：“哦？现在你就不怕我多心了？你把我的钱用光了，你就不怕我多心了？”三爷直问到她脸上道：“我用了你的钱？我用了你几个大钱？你住在我们家，吃我们的，喝我们的，从前还罢了，添个人不过添双筷子，现在你去打听打听看，米是什么价钱？我不提钱，你倒提起钱来了！”

四奶奶站在三爷背后，笑了一声道：“自己骨肉，照说不该提钱的话。提起钱来，这话可就长了！我早就跟我们老四说过——我说：老

四你去劝劝三爷，你们做金子，做股票，不能用六姑奶奶的钱哪，没的沾上了晦气！她一嫁到了婆家，丈夫就变成了败家子。回到娘家来，眼见得娘家就要败光了——天生的扫帚星！”三爷道：“四奶奶这话有理。我们那时候，如果没让她入股子，决不至于弄得一败涂地！”

流苏气得浑身乱颤，把一双绣了一半的拖鞋面子抵住了下颌，下颌抖得仿佛要落下来。三爷又道：“想当初你哭哭啼啼回家来，闹着要离婚，怪只怪我是个血性汉子，眼见你给他打成那个样子，心有不忍，一拍胸脯子站出来说：好！我白老三穷虽穷，我家里短不了我妹子这一碗饭！我只道你们少年夫妻，谁没有个脾气？大不了回娘家来住个三年五载的，两下里也就回心转意了。我若知道你们认真是一刀两断，我会帮着你办离婚么？拆散人家夫妻，这是断子绝孙的事。我白老三是有人子的人，我还指望他们养老呢！”流苏气到了极点，反倒放声笑了起来道：“好，好，都是我的不是！你们穷了，是我把你们吃穷了。你们亏了本，是我带累了你们。你们死了儿子，也是我害了你们伤了阴鹭！”四奶奶一把揪住了她儿子的衣领，把她儿子的头去撞流苏，叫道：“赤口白舌的咒起孩子来了！就凭你这句话，我儿子死了，我就得找着你！”流苏连忙一闪身躲过了，抓住四爷道：“四哥你瞧，你瞧——你——你倒是评评理看！”四爷道：“你别着急呀，有话好说，我们从长计议。三哥这都是为你打算——”流苏赌气摔开了手，一径进里屋去了。

里屋没点灯，影影绰绰的只看见珠罗纱帐子里，她母亲躺在红木大床上，缓缓挥动白团扇。流苏走到床跟前，双膝一软，就跪了下来，伏在床沿上，哽咽道：“妈。”白老太太耳朵还好，外间屋里说的话，她全听见了。她咳嗽了一声，伸手在枕边摸索到了小痰罐子，吐了一口痰，方才说道：“你四嫂就是这样碎嘴子！你可不能跟她一样的见识。你知道，各人有各人的难处，你四嫂天生的要强性儿，一向管着家，偏生你四哥不争气，狂嫖滥赌的，玩出一身病来不算，不该挪了公账上的钱，害得你四嫂面上无光，只好让你三嫂当家，心里咽不下这口气，

着实不舒坦。你三嫂精神又不济，支持这份家，可不容易！种种地方，你得体谅他们一点。”流苏听她母亲这话风，一味的避重就轻，自己觉得好没意思，只得一言不发。白老太太翻身朝里睡了，又道：“先两年，东拼西凑的，卖一次田，还够两年吃的。现在可不行了。我年纪大了，说声走，一撒手就走了，可顾不得你们。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

正说着，门帘一动，白老太太道：“是谁？”四奶奶探头进来道：“妈，徐太太还在楼下呢，等着跟您说七妹的婚事。”白老太太道：“我这就起来，你把灯捻开。”屋里点上了灯，四奶奶扶着老太太坐起身来，伺候她穿衣下床。白老太太问道：“徐太太那边找到了合适的人？”四奶奶道：“听她说得怪好的，就是年纪大了几岁。”白老太太咳了一声道：“宝络这孩子，今年也二十四了，真是我心上一个疙瘩。白替她操了心，还让人家说我：她不是我亲生的，我存心耽搁了她！”四奶奶把老太太搀到外房去。老太太道：“你把我那儿的新茶叶拿出来，给徐太太泡一碗，绿洋铁桶子里的是大姑奶奶去年带来的龙井，高罐儿里的是碧螺春，别弄错了。”四奶奶一面答应着，一面叫喊道：“来人哪！开灯哪！”只听见一阵脚步响，来了些粗手大脚的孩子们，帮着老妈子把老太太搬运下楼去了。

四奶奶一个人在外间屋里翻箱倒柜找寻老太太的私房茶叶，忽然笑道：“咦！七妹，你打哪儿钻出来了，吓我一跳！我说怎么的，刚才你一晃就不见影儿了！”宝络细声道：“我在阳台上乘凉。”四奶奶格格笑道：“害臊呢！我说，七妹，赶明儿你有了婆家，凡事可得小心一点，别那么由着性儿闹。离婚岂是容易的事？要离就离了，稀松平常！果真那么容易，你四哥不成材，我干吗不离婚哪！我也有娘家呀，我不是没处可投奔的，可是这年头儿，我不能不给他们划算划算，我是有点人心的，就得顾着他们一点，不能靠定了人家，把人家拖穷了。我还有三分廉耻呢！”

白流苏在她母亲床前凄凄凉凉跪着,听见了这话,把手里的绣花鞋帮子紧紧按在心口上,戳在鞋上的一枚针,扎了手也不觉得疼,小声道:“这屋子里可住不得了!……住不得了!”她的声音灰暗而轻飘,像断断续续的尘灰吊子。她仿佛做梦似的,满头满脸都挂着尘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扑,自己以为是枕住了她母亲的膝盖,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道:“妈,妈,你老人家给我做主!”她母亲呆着脸,笑嘻嘻的不做声。她搂住她母亲的腿,使劲摇撼着,哭道:“妈!妈!”恍惚又是多年前,她还只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里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她似乎是压住了。忽然听见背后有脚步声,猜着是她母亲来了,便竭力定了一定神,不言语。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

那人走到床前坐下了,一开口,却是徐太太的声音。徐太太劝道:“六小姐,别伤心了,起来,起来,大热的天……”流苏撑着床勉强站了起来,道:“婶子,我……我在这儿再也呆不下去了。早就知道人家多嫌着我,就只差明说。今儿当面锣,对面鼓,发过话了,我可没有脸再住下去了!”徐太太扯她在床沿上一同坐下,悄悄的道:“你也太老实了,不怪人家欺负你。你哥哥们把你的钱盘来盘去盘光了,就养活你一辈子也是应该的。”流苏难得听见这几句公道话,且不问她是真心还是假意,先就从心里热起来,泪如雨下,道:“谁叫我自己糊涂呢!就为了这几个钱,害得我要走也走不开。”徐太太道:“年纪轻轻的人,不怕没有活路。”流苏道:“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句书,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我能做什么事?”徐太太道:“找事,都是假的,还是找个人是真的。”流苏道:“那怕不行。我这一辈子早完了。”徐太太道:“这句话,只有有钱的人,不愁吃,不愁穿,才有资格说。没钱的人,要完也完不了哇!你就是剃了头发当姑子去,化个缘罢,也还是尘缘——离不了人!”流苏低头不语。徐太太道:“你这件事,早两年托了

我，又要好些。”流苏微微一笑道：“可不是，我已经二十八了。”徐太太道：“放着你这样好的人才，二十八也不算什么。我替你留心着。说着我又要怪你了，离了婚七八年了，你早点儿拿定了主意，远走高飞，少受多少气！”流苏道：“婶子你又不是不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哪儿肯放我们出去交际？倚仗着家里人罢，别说他们根本不赞成，就是赞成了，我底下还有两个妹妹没出阁，三哥四哥的几个女孩子也渐渐的长大了，张罗她们还来不及呢，还顾得到我？”

徐太太笑道：“提起你妹妹，我还等着他们的回话呢。”流苏道：“七妹的事，有希望么？”徐太太道：“说得有几分眉目了。刚才我有意的让娘儿们自己商议商议，我说我上去瞧瞧六小姐就来。现在可该下去了。你送我下去，成不成？”流苏只得扶着徐太太下楼，楼梯又旧，徐太太又胖，走得吱吱格格一片响。到了堂屋里，流苏欲待开灯，徐太太道：“不用了，看得见。他们就在东厢房里。你跟我来，大家说说笑笑，事情也就过去了，不然，明儿吃饭的时候免不了要见面的，反而僵的慌。”流苏听不得“吃饭”这两个字，心里一阵刺痛，硬着嗓子，强笑道：“多谢婶子——可是我这会子身子有点不舒服，实在不能够见人，只怕失魂落魄的，说话闯了祸，反而辜负了您待我的一片心。”徐太太见流苏一定不肯，也就罢了，自己推门进去。

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壳早坏了，停了多年。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流苏觉得自己就是对联上的一个字，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白公馆有这么一点像神仙的洞府：这里悠悠忽忽过了一天，世上已经过了一千年，可是这里过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为每天都是一样的单调与无聊。流苏交叉着胳膊，抱住她自己的颈项。七八年一霎眼就过去了。你年轻么？不要紧，过两年就老

了,这里,青年是不希罕的。他们有的是青春——孩子一个个的被生出来,新的明亮的眼睛,新的红嫩的嘴,新的智慧。一年又一年的磨下来,眼睛钝了,人钝了,下一代又生出来了。这一代便被吸收到朱红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一点一点的淡金便是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

流苏突然叫了一声,掩住自己的眼睛,跌跌冲冲往楼上爬,往楼上爬……上了楼,到了她自己的屋子里,她开了灯,扑在穿衣镜上,端详她自己。还好,她还不至于老。她那一类的娇小的身躯是最不显老的一种,永远是纤瘦的腰,孩子似的萌芽的乳。她的脸,从前是白得像磁,现在由磁变为玉——半透明的轻青的玉。下颌起初是圆的,近年来渐渐尖了,越显得那小小的脸,小得可爱。脸庞原是相当的窄,可是眉心很宽。一双娇滴滴、滴滴娇的清水眼。阳台上,四爷又拉起胡琴来了。依着那抑扬顿挫的调子,流苏不由的偏着头,微微飞了个眼风,做了个手势。她对着镜子这一表演,那胡琴听上去便不是胡琴,而是笙箫琴瑟奏着幽沉的庙堂舞曲。她向左走了几步,又向右走了几步,她走一步路都仿佛是合着失了传的古代音乐的节拍。她忽然笑了——阴阴的,不怀好意的一笑,那音乐便戛然而止。外面的胡琴继续拉下去,可是胡琴诉说的是一些辽远的忠孝节义的故事,不与她相干了。

这时候,四爷一个人躲在那里拉胡琴,却是因为他自己知道楼下的家庭会议中没有他置喙的余地。徐太太走了之后,白公馆里少不得将她的建议加以研究和分析。徐太太打算替宝络做媒说给一个姓范的,那人最近和徐先生在矿务上有相当密切的联络。徐太太对于他的家世一向就很熟悉,认为绝对可靠。那范柳原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华侨,有不少的产业分布在锡兰马来亚等处。范柳原今年三十二岁,父母双亡。白家众人质问徐太太,何以这样的一个标准夫婿到现在还是独身的?徐太太告诉他们,范柳原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无数的太太们急扯白脸的把女儿送上门来,硬要扭给他,勾心斗角,各显神通,大大热闹过一番。这一捧却把他捧坏了。从此他把女人看成他脚底下的

泥。由于幼年时代的特殊环境，他脾气本来就有点怪僻。他父母的结合是非正式的。他父亲有一次出洋考察，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两人秘密地结了婚。原籍的太太也有点风闻。因为惧怕太太的报复，那二夫人始终不敢回国。范柳原就是在英国长大的。他父亲故世以后，虽然大太太只有两个女儿，范柳原要在法律上确定他的身份，却有种种棘手之处。他孤身流落在英伦，很吃过一些苦，然后方才获得了继承权。至今范家的族人还对他抱着仇视的态度，因此他总是住在上海的时候多，轻易不回广州老宅里去。他年纪轻的时候受了些刺激，渐渐的就往放浪的一条路上走，嫖赌吃喝，样样都来，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白四奶奶就说：“这样的人，想必是喜欢存心挑剔。我们七妹是庶出的，只怕人家看不上眼。放着这么一门好亲戚，怪可惜了儿的！”三爷道：“他自己也是庶出。”四奶奶道：“可是人家多厉害呀，就凭我们七丫头那股子傻劲儿，还指望拿得住他？倒是我那个大女孩子机灵些，别瞧她，人小心不小，真识大体！”三奶奶道：“那似乎年岁差得太多了。”四奶奶道：“哟！你不知道，越是那种人，越是喜欢年纪轻的。我那个大的若是不成，还有二的呢。”三奶奶笑道：“你那个二的比姓范的小二十岁。”四奶奶悄悄扯了她一把，正颜厉色的道：“三嫂，你别那么糊涂！你护着七丫头，她是白家什么人？隔了一层娘肚皮，就差远了。嫁了过去，谁也别想在她身上得点什么好处！我这都是为了大家的好。”然而白老太太一心一意只怕亲戚议论她亏待了没娘的七小姐，决定照原来计划，由徐太太择日请客，把宝络介绍给范柳原。

徐太太双管齐下，同时又替流苏物色到一个姓姜的，在海关里做事，新故了太太，丢下了五个孩子，急等着续弦。徐太太主张先忙完了宝络，再替流苏撮合，因为范柳原不久就要上新加坡去了。白公馆里对于流苏的再嫁，根本就拿它当一个笑话，只是为了要打发她出门，没奈何，索性不闻不问，由着徐太太闹去。为了宝络这头亲，却忙得鸦飞雀乱，人仰马翻。一样是两个女儿，一方面如火如荼，一方面冷冷清清，相形之下，委实使人难堪。白老太太将全家的金珠细软，尽情搜刮

出来,能够放在宝络身上的都放在宝络身上。三房里的女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干娘给的一件累丝衣料,也被老太太逼着三奶奶拿了出来,替宝络制了旗袍。老太太自己历年攒下的私房,以皮货居多,暑天里又不能穿皮子,只得典质了一件貂皮大袄,用那笔款子去把几件首饰改镶了时新款式。珍珠耳坠子,翠玉手镯,绿宝戒指,自不必说,务必把宝络打扮得花团锦簇。

到了那天,老太太、三爷、三奶奶、四爷、四奶奶自然都是要去的。宝络辗转听到四奶奶的阴谋,心里着实恼着她,执意不肯和四奶奶的两个女儿同时出场,又不好意思说不要她们,便下死劲拖流苏一同去。一部出差汽车黑压压坐了七个人,委实再挤不下了,四奶奶的女儿金枝金蝉便惨遭淘汰。他们是下午五点钟出发的,到晚上十一点方才回家。金枝金蝉哪里放得下心,睡得着觉?眼睁睁盼着他们回来了,却又是大伙儿哑口无言。宝络沉着脸走到老太太房里,一阵风把所有的插戴全剥了下来,还了老太太,一言不发回房去了。金枝金蝉把四奶奶拖到阳台上,一叠连声追问怎么了。四奶奶怒道:“也没看见像你们这样的女孩子家,又不是你自己相亲,要你这样热辣辣的!”三奶奶跟了出来,柔声缓气说道:“你这话,别让人家多了心去!”四奶奶索性冲着流苏的房间嚷道:“我就是指桑骂槐,骂了她了,又怎么着?又不是千年万代没见过男子汉,怎么一闻见生人气,就痰迷心窍,发了疯了?”金枝金蝉被她骂得摸不着头脑,三奶奶做好做歹稳住了她们的娘,又告诉她们道:“我们先去看电影的。”金枝诧异道:“看电影?”三奶奶道:“可不是透着奇怪,专为看人去的,倒去坐在黑影子里,什么也瞧不见。后来徐太太告诉我说都是那范先生的主张,他在那里捣坏呢。他要把人家搁了两三个钟头,脸上出了油,胭脂花粉褪了色,他可以看得亲切些。那是徐太太的猜想。据我看来,那姓范的始终就没有诚意。他要看电影,就为着懒得跟我们应酬。看完了戏,他不是就想溜么?”四奶奶忍不住插嘴道:“哪儿的话,今儿的事,一上来挺好的,要不是我们自己窝儿里的人在里头捣乱,准有个七八成!”金枝金蝉

齐声道：“三妈，后来呢？后来呢？”三奶奶道：“后来徐太太拉住了他，要大家一块儿去吃饭。他就说他请客。”四奶奶拍手道：“吃饭就吃饭，明知道我们七小姐不会跳舞，上跳舞场去干坐着，算什么？不是我说，这就要怪三哥了，他也是外面跑跑的人，听见姓范的吩咐汽车夫上舞场去，也不拦一声！”三奶奶忙道：“上海这么多的饭店，他怎么知道哪一个饭店有跳舞，哪一个饭店没有跳舞？他可比不得四爷是个闲人哪，他没那么多的工夫去调查这个！”金枝金蝉还要打听此后的发展，三奶奶给四奶奶几次一打岔，兴致索然。只道：“后来就吃饭，吃了饭，就回来了。”

金蝉道：“那范柳原是怎样的一个人？”三奶奶道：“我哪儿知道？统共没听见他说过三句话。”又寻思了一会，道：“跳舞跳得不错罢！”金枝咦了一声道：“他跟谁跳来着？”四奶奶抢先答道：“还有谁，还不是你那六姑！我们诗礼人家，不准学跳舞的，就只她结婚之后跟她那不成材的姑爷学会了这一手！好不害臊，人家问你，说不会跳不就结了？不会也不是丢脸的事。像你三妈，像我，都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活过这半辈子了，什么世面没见过？我们就不会跳！”三奶奶叹了口气道：“跳了一次，还说是敷衍人家的面子，还跳第二次、第三次！”金枝金蝉听到这里，不禁张口结舌。四奶奶又向那边喃喃骂道：“猪油蒙了心！你若是以为你破坏了你妹子的事，你就有指望了，我叫你早早的歇了这个念头！人家连多少小姐都看不上眼呢，他会要你这败柳残花？”

流苏和宝络住着一间屋子，宝络已经上床睡了，流苏蹲在地下摸着黑点蚊烟香。阳台上的话听得清清楚楚，可是她这一次却非常的镇静，擦亮了洋火，眼看着它烧过去。火红的小小三角旗，在它自己的风中摇摆着，移，移到她手指边，她噗的一声吹灭了它，只剩下一截红艳的小旗杆，旗杆也枯萎了，垂下灰白蜷曲的鬼影子。她把烧焦的火柴丢在烟盘子里。今天的事，她不是有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她给了她们一点颜色看看。他们以为她这一辈子已经完了么？早哩！她微笑

着。宝络心里一定也在骂她，骂得比四奶奶的话还要难听。可是她知道宝络恨虽恨她，同时也对她刮目相看，肃然起敬。一个女人，再好些，得不着异性的爱，也就得不着同性的尊重。女人们就是这点贱。

范柳原真心喜欢她么？那倒也不见得。他对她说的那些话，她一句也不相信。她看得出他是对女人说惯了谎的。她不能不当心——她是个六亲无靠的人。她只有她自己了。床架子上挂着她脱下来的月白蝉翼纱旗袍。她一歪身坐在地上，搂住了长袍的膝部，郑重地把脸偎在上面。蚊香的绿烟一蓬一蓬浮上来，直熏到她脑子里去。她的眼睛里，眼泪闪着光。

隔了几天，徐太太又来到白公馆。四奶奶早就预言过：“我们六姑奶奶这样的胡闹，眼见得七丫头的事是吹了。徐太太岂有不恼的？徐太太怪了六姑奶奶，还肯替她介绍么？这就叫偷鸡不着蚀把米。”徐太太果然不像先前那么一盆火似的了，远兜远转先解释她这两天为什么没上门。家里老爷有要事上香港去接洽，如果一切顺利，就打算在香港租下房子，住个一年半载的，所以她这两天忙着打点行李，预备陪他一同去。至于宝络的那件事，姓范的已经不在上海了，暂时只得搁一搁。流苏的可能的对象姓姜的，徐太太打听了出来，原来他在外面有了人，若要拆开，还有点麻烦。据徐太太看来，这种人不甚可靠，还是算了罢。三奶奶四奶奶听了这话，彼此使了个眼色，撇着嘴笑了一笑。

徐太太接下去攒眉说道：“我们的那一位，在香港倒有不少的朋友，就可惜远水救不着近火……六小姐若是能够到那边去走一趟，倒许有很多的机会。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的，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上海人自然是喜欢上海人，所以同乡的小姐们在那边听说是很受人欢迎。六小姐去了，还愁没有相当的人？真可以抓起一把来拣拣！”众人觉得徐太太真是善于辞令。前两天轰轰烈烈闹着做媒，忽然烟消火灭了，自己不得下场，便姑作遁辞，说两句风凉话。白老太太便叹了口气道：“到香港去一趟，谈何容易！单讲——”不料徐太太很爽快的一口

剪断了她的话道：“六小姐若是愿意去，我请她。我答应帮她忙，就得帮到底。”大家不禁面面相觑，连流苏都怔住了。她估计着徐太太当初自告奋勇替她做媒，想必倒是一时仗义，真心同情她的境遇。为了她跑跑腿寻寻门路，治一桌酒席请请那姓姜的，这点交情是有的。但是出盘缠带她到香港去，那可是所费不赀。为什么徐太太平空的要在她身上花这些钱？世上的好人虽多，可没有多少傻子愿意在银钱上做好人。徐太太一定是有背景的。难不成是那范柳原的鬼计？徐太太曾经说过她丈夫与范柳原在营业上有密切接触，夫妇两个大约是很热心地捧着范柳原。牺牲一个不相干的孤苦的亲戚来巴结他，也是可能的事。流苏在这里胡思乱想着，白老太太便道：“那可不成呀，总不能让您——”徐太太打了个哈哈道：“没关系，这点小东，我还做得起！再说，我还指望六小姐帮我的忙呢。我拖着两个孩子，血压又高，累不得，路上有了她，凡事也有个照应。我是不拿她当外人的，以后还要她多多的费神呢！”白老太太忙代流苏客气了一番。徐太太掉过头来，单刀直入的问道：“那么六小姐，你一准跟我们跑一趟罢！就算是去逛逛，也值得。”流苏低下头去，微笑道：“您待我太好了。”她迅速盘算了一下。姓姜的那件事是无望了。以后即使有人替她做媒，也不过是和那姓姜的不相上下，也许还不如他。流苏的父亲是一个有名的赌徒，为了赌而倾家荡产，第一个领着他们往破落户的路上走。流苏的手没有沾过骨牌和骰子，然而她也是喜欢赌的。她决定用她的前途来下注。如果她输了，她声名扫地，没有资格做五个孩子的后母。如果赌赢了，她可以得到众人虎视眈眈的目的物范柳原，出净她胸中这一口气。

她答应了徐太太。徐太太在一星期内就要动身。流苏便忙着整理行装。虽说家无长物，根本没有什么可整理的，却也乱了几天。变卖了几件零碎东西，添制了几套衣服。徐太太在百忙中还腾出时间来替她做顾问。徐太太这样的笼络流苏，被白公馆里的人看在眼里，渐渐的也就对流苏发生了新的兴趣。除了怀疑她之外，又存了三分

顾忌，背后嘀嘀咕咕议论着，当面却不那么指着脸子骂了，偶然也还叫声“六妹”、“六姑”、“六小姐”，只怕她当真嫁到香港的阔人，衣锦荣归，大家总得留个见面的余地，犯不着得罪她。

徐太太徐先生带着孩子一同乘车来接了她上船，坐的是一只荷兰船的头等舱。船小，颠簸得厉害，徐先生徐太太一上船便双双睡倒，吐个不休，旁边儿啼女哭，流苏倒着实服侍了他们好几天。好容易船靠了岸，她方才有机会到甲板上去看看海景。那是个火辣辣的下午，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流苏想着，在这夸张的城市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心里不由的七上八下起来。忽然觉得有人奔过来抱住她的腿，差一点把她推了一跤，倒吃了一惊，再看原来是徐太太的孩子，连忙定了定神，过去助着徐太太照料一切。谁知那十来件行李与两个孩子，竟不肯被归着在一堆，行李齐了，一转眼又少了个孩子，流苏疲于奔命，也就不去看野眼了。

上了岸，叫了两部汽车到浅水湾饭店。那车驰出了闹市，翻山越岭，走了多时，一路只见黄土崖、红土崖，土崖缺口处露出森森绿树，露出蓝绿色的海。进了浅水湾，一样是土崖与丛林，却渐渐的明媚起来。许多游了山回来的人，乘车掠过他们的车，一汽车一汽车载满了花，风里吹落了零乱的笑声。

到了旅馆门前，却看不见旅馆在哪里。他们下了车，走上极宽的石级，到了花木萧疏的高台上，方见再高的地方有两幢黄色房子。徐先生早定下了房间，仆役们领着他们沿着碎石小径走去，进了昏黄的饭厅，经过昏黄的穿堂，往二层楼上走。一转弯，有一扇门通着一个小阳台，搭着紫藤花架，晒着半壁斜阳。阳台上两个人站着说话，只见一个女的，背向着他们，披着一头漆黑的长发，直垂到脚踝上，脚踝上套着赤金扭麻花镯子，光着脚，底下看不仔细是否趿着拖鞋，上面微微露出一截印度式桃红皱裉窄脚裤。被那女人挡住的一个男子，却叫

了一声：“噢！徐太太！”便走了过来，向徐先生徐太太打招呼，又向流苏含笑点头。流苏见是范柳原，虽然早就料到这一着，一颗心依旧不免跳得厉害。阳台上的女人一闪就不见了。柳原伴着他们上楼，一路上大家仿佛他乡遇故知似的，不断的表示惊讶与愉快。那范柳原虽然够不上称做美男子，粗枝大叶的，也自有他的一种风神。徐先生夫妇指挥着仆役们搬行李，柳原与流苏走在前面。流苏含笑问道：“范先生，你没有上新加坡去？”柳原轻轻的答道：“我在这儿等着你呢。”流苏想不到他这样直爽，倒不便深究，只怕说穿了，不是徐太太请她上香港而是他请的，自己反而下不了台，因此只当他说玩话，向他笑了一笑。

柳原问知她的房间是一百三十号，便站住了脚道：“到了。”仆役拿钥匙开了门，流苏一进门便不由的向窗口笔直走过去。那整个的房间像暗黄的画框，镶着窗子里一幅大画。那酩酊的、滟滟的海，直溅到窗帘上，把帘子的边缘都染蓝了。柳原向仆役道：“箱子就放在橱跟前。”流苏听他说话的声音就在耳根子底下，不觉震了一震，回过脸来，只见仆役已经出去了，房门却没有关严。柳原倚着窗台，伸出一只手来撑在窗格子上，挡住了她的视线，只管望着她微笑。流苏低下头去。柳原笑道：“你知道么？你的特长是低头。”流苏抬头笑道：“什么？我不懂。”柳原道：“有的人善于说话，有的人善于笑，有的人善于管家，你是善于低头的。”流苏道：“我什么都不会。我是顶无用的人。”柳原笑道：“无用的女人是最最厉害的女人。”流苏笑着走开了道：“不跟你说了，到隔壁去看看罢。”柳原道：“隔壁？我的房还是徐太太的房？”流苏又震了一震道：“你就住在隔壁？”柳原已经替她开了门道：“我屋里乱七八糟的，不能见人。”

他敲了一敲一百三十一号的门，徐太太开门放他们进来道：“在我们这边吃茶罢，我们有个起坐间。”便掀铃叫了几个茶点。徐先生从卧室里走了出来道：“我打了个电话给老朱，他闹着要接风，请我们大伙儿上香港饭店。就是今天。”又向柳原道：“连你在内。”徐太太道：

“你真有兴致，晕了几天的船，还不趁早歇歇？今儿晚上，算了吧！”柳原笑道：“香港饭店，是我所见过的顶古板的舞场。建筑、灯光、布置、乐队，都是老英国式，四五十年前顶时髦的玩艺儿，现在可不够刺激性了。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除非是那些怪模怪样的西崽，大热的天，仿着北方人穿着扎脚裤——”流苏道：“为什么？”柳原道：“中国情调呀！”徐先生笑道：“既然来到此地，总得去看看。就委屈你做做陪客罢！”柳原笑道：“我可不能说准。别等我。”流苏见他不像要去的神气，徐先生并不是常跑舞场的人，难得这么高兴，似乎是认真要替她介绍朋友似的，心里倒又疑惑起来。

然而那天晚上，香港饭店里为他们接风一班人，都是成双捉对的老爷太太，几个单身男子都是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流苏正在跳着舞，范柳原忽然出现了，把她从另一个男子手里接了过来，在那荔枝红的灯光里，她看不清他的黝暗的脸，只觉得他异常的沉默。流苏笑道：“怎么不说话呀？”柳原笑道：“可以当着人说的话，我全说完了。”流苏噗嗤一笑道：“鬼鬼祟祟的有什么背人的话？”柳原道：“有些傻话，不但是要背着人说，还得背着自己。让自己听见了也怪难为情的。譬如说，我爱你，我一辈子都爱你。”流苏别过头去，轻轻啐了一声道：“偏有这些废话！”柳原道：“不说话又怪我不说话了，说话又嫌唠叨！”流苏笑道：“我问你，你为什么不愿意我上跳舞场去？”柳原道：“一般的男人，喜欢把好女人教坏了，又喜欢去感化坏的女人，使她变为好女人。我可不像那么没事找事做。我认为好女人还是老实些的好。”流苏瞟了他一眼道：“你以为你跟别人不同么？我看你也是一样的自私。”柳原笑道：“怎样自私？”流苏心里想着：你最高的理想是一个冰清玉洁而又富于挑逗性的女人。冰清玉洁，是对于他人。挑逗，是对于你自己。如果我是一个彻底的好女人，你根本就不会注意到我！她向他偏着头笑道：“你要我在旁人面前做一个好女人，在你面前做一个坏女人。”柳原想了一想道：“不懂。”流苏又解释道：“你要我对别人坏，独独对你好。”柳原笑道：“怎么又颠倒过来了，越发把人家搅糊涂

了！”他又沉吟了一会道：“你这话不对。”流苏笑道：“哦，你懂了。”柳原道：“你好也罢，坏也罢，我不要你改变。难得碰见像你这样的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流苏微微叹了一口气道：“我不过是一个过了时的人罢了。”柳原道：“真正的中国女人是世界上最美的，永远不会过了时。”流苏笑道：“像你这样的一个新派人——”柳原道：“你说新派，大约就是指的洋派。我的确不能算一个真正的中国人，直到最近几年才渐渐的中国化起来。可是你知道，中国化的外国人，顽固起来，比任何老秀才都要顽固。”流苏笑道：“你也顽固，我也顽固，你说过的，香港饭店又是最顽固的跳舞场……”他们同声笑了起来。音乐恰巧停了。柳原扶着她回到座上，向众人笑道：“白小姐有些头痛，我先送她回去罢。”流苏没提防他有这一着，一时想不起怎样对付，又不愿意得罪了他，因为交情还不够深，没有到吵嘴的程度，只得由他替她披上外衣，向众人道了歉，一同走了出来。

迎面遇见一群洋绅士，众星捧月一般簇拥着一个女人。流苏先就注意到那人的漆黑的长发，结成双股大辫，高高盘在头上。那印度女人，这一次虽然是西式装束，依旧带着浓厚的东方色彩。玄色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長衣，盖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领口挖成极狭的V形，直开到腰际，那是巴黎最新的款式，有个名式，唤做“一线天”。她的脸色黄而油润，像飞了金的观音菩萨，然而她的影沉沉的大眼睛躲着妖魔。古典型的直鼻子，只是太尖，太薄一点。粉红的厚重的小嘴唇，仿佛肿着似的。柳原站住了脚，向她微微鞠了一躬。流苏在那里看她，她也昂然望着流苏，那一双骄矜的眼睛，如同隔着几千里地，远远的向人望过来。柳原便介绍道：“这是白小姐。这是萨黑蕙妮公主。”流苏不觉肃然起敬。萨黑蕙妮伸出一只手来，用指尖碰了一碰流苏的手，问柳原道：“这位白小姐，也是上海来的？”柳原点点头。萨黑蕙妮微笑道：“她倒不像上海人。”柳原笑道：“像那儿的人呢？”萨黑夷妮把一只食指按在腮帮子上，想了一想，翘着十指尖尖，仿佛是要形容而又形容不出的样子，耸肩笑了一笑，往里走去。柳原

扶着流苏继续往外走，流苏虽然听不大懂英文，鉴貌辨色，也就明白了，便笑道：“我原是个乡下人。”柳原道：“我刚才对你说过了，你是个道地的中国人，那自然跟她所谓的上海人有点不同。”

他们上了车，柳原又道：“你别看她架子搭得十足。她在外面招摇，说是克力希纳·柯兰姆帕王公的亲生女，只因王妃失宠，赐了死，她也就被放逐了，一直流浪着，不能回国。其实，不能回国倒是真的，其余的，可没有人能够证实。”流苏道：“她到上海去过么？”柳原道：“人家在上海也是很有名的。后来她跟着一个英国人上香港来。你看见她背后那老头子么？现在就是他养活着她。”流苏笑道：“你们男人就是这样，当面何曾不奉承着她，背后就说得她个一钱不值。像我这样一个穷遗老的女儿，身份还不及她高的人，不知道你对别人怎样的说我呢！”柳原笑道：“谁敢一口气把你们两人的名字说在一起？”流苏撇了撇嘴道：“也许因为她的名字太长了，一口气念不完。”柳原道：“你放心。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就拿你当什么样的人看待，准没错。”流苏做出安心的样子，向车窗上一靠，低声道：“真的？”他这句话，似乎并不是挖苦她，因为她渐渐发觉了，他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斯斯文文的，君子人模样。不知道为什么，他背着人这样稳重，当众却喜欢放肆。她一时摸不清那到底是他的怪脾气，还是他另有作用。

到了浅水湾，他搀着她下车，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流苏道：“是红的么？”柳原道：“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柳原道：“广东人叫它‘影树’，你看这叶子。”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柳原道：“我们到那边去走走。”流苏不做声。他走，她就缓缓的跟了过去。时间横竖还早，路上散步的人多着呢——没关系。从浅水湾

饭店过去一截子路，空中飞跨着一座桥梁，桥那边是山，桥这边是一堵灰砖砌成的墙壁，拦住了这边的山。柳原靠在墙上，流苏也就靠在墙上，一眼看上去，那堵墙极高极高，望不见边。墙是冷而粗糙，死的颜色。她的脸，托在墙上，反衬着，也变了样——红嘴唇、水眼睛、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一张脸。柳原看着她道：“这堵墙，不知为什么使我想起地老天荒那一类的话。……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整个的毁掉了，什么都完了——烧完了、炸完了、塌完了，也许还剩下这堵墙。流苏，如果我们那时候在这墙根底下遇见了……流苏，也许你会对我有一点真心，也许我会对你有一点真心。”

流苏嗔道：“你自己承认你爱装假，可别拉扯上我！你几时提出我说谎来着？”柳原嗤的一笑道：“不错，你是再天真也没有的一个人。”流苏道：“得了，别哄我了！”

柳原静了半晌，叹了口气。流苏道：“你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柳原道：“多着呢。”流苏叹道：“若是像你这样自由自在的人，也要怨命，像我这样的，早就该上吊了。”柳原道：“我知道你是不快乐的。我们四周的那些坏事坏人，你一定是看够了。可是，如果你这是第一次看见他们，你一定更看不惯，更难受。我就是这样，我回中国来的时候，已经二十四了。关于我的家乡，我做了好些梦。你可以想象到我是多么的失望。我受不了这个打击，不由自主的就往下溜。你……你如果认识从前的我，也许你会原谅现在的我。”流苏试着想象她是第一次看见她四嫂。她猛然叫道：“还是那样的好，初次瞧见，再坏些，再脏些，是你外面的人，你外面的东西。你若是混在那里头长久了，你怎么分得清，哪一部分是他们，哪一部分是你自己？”柳原默然，隔了一会方道：“也许你是对的。也许我这些话无非是借口，自己糊弄自己。”他突然笑了起来道：“其实我用不着什么借口呀！我爱玩——我有这个钱，有这个时间，还得去找别的理由？”他思索了一会，又烦躁起来，向她说道：“我自己也不懂得我自己——可是我要你懂得我！我要你懂得我！”他嘴里这么说着，心里早已绝望了，然而他还是固执地，哀恳似

的说着：“我要你懂得我！”

流苏愿意试试看。在某种范围内，她什么都愿意。她侧过脸去向着他，小声答应着：“我懂得，我懂得。”她安慰着他，然而她不由的想到了她自己的月光中的脸，那娇脆的轮廓，眉与眼，美得不近情理，美得渺茫。她缓缓垂下头去。柳原格格的笑了起来。他换了一副声调，笑道：“是的，别忘了，你的特长是低头。可是也有人说，只有十来岁的女孩子们适宜于低头。适宜于低头的往往一来就喜欢低头。低了多年的头，颈子上也许要起皱纹的。”流苏变了脸，不禁抬起手来抚摸她的脖子。柳原笑道：“别着急，你决不会有的。待会儿回到房里去，没有人的时候，你再解开衣领上的钮子，看个明白。”流苏不答，掉转身就走。柳原追了上去，笑道：“我告诉你为什么你保得住你的美。萨黑蕙妮上次说：她不敢结婚，因为印度女人一闲下来，呆在家里，整天坐着，就发胖了。我就说：中国女人呢，光是坐着，连发胖都不肯发胖——因为发胖至少还需要一点精力。懒倒也有懒的好处！”

流苏只是不理他。他一路陪着小心，低声下气，说说笑笑。她到了旅馆里，面色方才和缓下来，两人也就各自归房休息。流苏自己忖量着，原来范柳原是讲究精神恋爱的。她倒也赞成，因为精神恋爱的结果永远是结婚，而肉体之爱往往就停顿在某一阶段，很少结婚的希望。精神恋爱只有一个毛病：在恋爱过程中，女人往往听不懂男人的话。然而那倒也没有多大关系。后来总还是结婚、找房子、置家具，雇用人——那些事上，女人可比男人在行的多。她这么一想，今天这点小误会，也就不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晨，她听徐太太房里鸦雀无声，知道她一定起来得很晚。徐太太仿佛说过的，这里的规矩，早餐叫到屋里来吃，另外要付费，还要给小账，因此流苏决定替人家节省一点，到食堂里去。她梳洗完了，刚跨出房门，一个守候在外面的仆役，看见了她，便去敲范柳原的门。柳原立刻走了出来，笑道：“一块儿吃早饭去。”一面走，他一面问道：“徐先生徐太太还没升帐？”流苏笑道：“昨儿他们玩得太累了

罢！我没听见他们回来，想必一定是近天亮。”他们在餐室外面的走廊上拣了个桌子坐下。石栏杆外生着高大的棕榈树，那丝丝缕缕披散着的叶子在太阳光里微微发抖，像光亮的喷泉。树底下也有喷水池子，可没有那么伟丽。柳原问道：“徐太太他们今天打算怎么玩？”流苏道：“听说是要找房子去。”柳原道：“他们找他们的房子，我们玩我们的。你喜欢到海滩上去还是到城里去看看？”流苏前一天下午已经用望远镜看了看附近的海滩，红男绿女，果然热闹非凡，只是行动太自由了一点，她不免略具戒心，因此便提议进城去。他们追赶上了一辆旅馆里特备的公共汽车，到了中心区。

柳原带她到大中华去吃饭，流苏一听，仆役们是说上海话的，四座也是乡音盈耳，不觉诧异道：“这是上海馆子？”柳原笑道：“你不想家么？”流苏笑道：“可是……专程到香港来吃上海菜，总似乎有点傻。”柳原道：“跟你在一起，我就喜欢做各种的傻事，甚至于乘着电车兜圈子，看一遍看过了两次的电影……”流苏道：“因为你被我传染上了傻气，是不是？”柳原笑道：“你爱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

吃完了饭，柳原举起玻璃杯来将里面剩下的茶一饮而尽，高高的擎着那玻璃杯，只管向里看着。流苏道：“有什么可看的，也让我看看。”柳原道：“你迎着亮瞧瞧，里头的景致使我想起马来亚的森林。”怀里的残茶向一边倾过来，绿色的茶叶粘在玻璃上，横斜有致，迎着光，看上去像一棵翠生生的芭蕉。底下堆积着的茶叶，盘结错杂，就像没膝的蔓草与蓬蒿。流苏凑在上面看，柳原就探过身来指点着。隔着那绿阴阴的玻璃杯，流苏忽然觉得他的一双眼睛似笑非笑的瞅着她。她放下了杯子，笑了。柳原道：“我陪你到马来亚去。”流苏道：“做什么？”柳原道：“回到自然。”他转念一想，又道：“只是一件，我不能想象你穿着旗袍在森林里跑。……不过我也不能想象你不穿着旗袍。”流苏连忙沉下脸来道：“少胡说。”柳原道：“我这是正经话。我第一次看见你，就觉得你不应当光着膀子穿这种时髦的长背心，不过你也不应当穿西装。满洲的旗袍，也许倒合适一点，可是线条又太硬。”流苏道：

“总之，人长得难看，怎么打扮着也不顺眼！”柳原笑道：“别又误会了，我的意思是：你看上去不像这世界上的人。你有许多小动作，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氛，很像唱京戏。”流苏抬起了眉毛，冷笑道：“唱戏，我一个人也唱不成呀！我何曾爱做作——这也是逼上梁山。人家跟我要心眼儿，我不跟人家耍心眼儿，人家还拿我当傻子呢，准得找着我欺侮！”柳原听了这话，倒有些黯然。他举起了空杯，试着喝了一口，又放下了，叹道：“是的，都怪我。我装惯了假，也是因为人人都对我装假。只有对你，我说过句把真话，你听不出来。”流苏道：“我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柳原道：“是的，都怪我。可是我的确为你费了不少的心机。在上海第一次遇见你，我想着，离开了你家里那些人，你也许会自然一点。好容易盼着你到了香港……现在，我又想把你带到马来亚，到原始人的森林里去……”他笑他自己，声音又哑又涩，不等笑完他就喊仆役拿账单来。他们付了账出来，他已经恢复原状，又开始他的上等的调情——顶文雅的一种。

他每天伴着她到处跑，什么都玩到了，电影、广东戏、赌场、格罗士打饭店、思豪酒店、青鸟咖啡馆、印度绸缎庄、九龙的四川菜……晚上他们常常出去散步，直到夜深。她自己都不能够相信，他连她的手都难得碰一碰。她总是提心吊胆，怕他突然摘下假面具，对她作冷不防的袭击，然而一天又一天的过去了，他维持着他的君子风度。她如临大敌，结果毫无动静。她起初倒觉得不安，仿佛下楼梯的时候踏空了一级似的，心里异常怔忡，后来也就惯了。

只有一次，在海滩上。这时候流苏对柳原多了一层认识，觉得到海边上去去也无妨，因此他们到那里去消磨了一个上午。他们并排坐在沙上，可是一个面朝东，一个面朝西。流苏嚷有蚊子。柳原道：“不是蚊子，是一种小虫，叫沙蝇。咬一口，就是个小红点，像朱砂痣。”流苏又道：“这太阳真受不了。”柳原道：“稍微晒一会儿，我们可以到凉棚底下去，我在那边租了一个棚。”那口渴的太阳汨汨地吸着海水，漱着、吐着，哗哗的响。人身上的水分全给它喝干了，人成了金色的枯叶

子，轻飘飘的。流苏渐渐感到那奇异的眩晕与愉快，但是她忍不住又叫了起来：“蚊子咬！”他扭过头去，一巴掌打在她裸露的背脊上。柳原笑道：“这样好吃力。我来替你打罢，你来替我打。”流苏果然留心着，照准他臂上打去，叫道：“哎呀，让它跑了！”柳原也替她留心着。两人劈劈啪啪打着，笑成一片。流苏突然被得罪了，站起身来往旅馆里走。柳原这一次并没有跟上来。流苏走到树阴里，两座芦席棚之间的石径上，停了下来，抖一抖短裙子上的沙，回头一看，柳原还在原处，仰天躺着，两手垫在颈项底下，显然是又在那里做着太阳里的梦了，人又晒成了金叶子。流苏回到了旅馆里，又从窗户里用望远镜望出来，这一次，他的身边躺着一个女人，辫子盘在头上。就把那萨黑蕙妮烧了灰，流苏也认识她。

从这天起柳原整日价的和萨黑蕙妮厮混着。他大约是下了决心把流苏冷一冷。流苏本来天天出去惯了，忽然闲了下来，在徐太太面前交代不出理由，只说得了伤风，在屋里坐了两天。幸喜天公识趣，又下起缠绵雨来，越发有了借口，用不着出门。有一天下午，她打着伞在旅舍的花园里兜了个圈子回来，天渐渐黑了，约摸徐太太他们看房子也该回来了。她便坐在廊檐下等候他们，将那把鲜明的油纸伞撑开了横搁在栏杆上，遮住了脸。那伞是粉红底子，石绿的荷叶图案，水珠一滴滴从筋纹上滑下来。那雨下得大了，雨中有汽车泼喇泼喇航行的声音，一群男女嘻嘻哈哈推着挽着上阶来，打头的便是范柳原。萨黑蕙妮被他搀着，却是够狼狈的，裸腿上溅了点点的泥浆。她脱去了大草帽，便洒了一地的水。柳原瞥见流苏的伞，便在扶梯口上和萨黑蕙妮说了几句话，萨黑蕙妮单独上楼去了，柳原走了过来，掏出手绢子来不住的擦他身上脸上的水渍子。流苏和他不免寒暄了几句。柳原坐了下来道：“前两天听说有点不舒服？”流苏道：“不过是热伤风。”柳原道：“这天气真闷的慌。刚才我们到那个英国人的游艇上去野餐的，把船开到了青衣岛。”流苏顺口问问他青衣岛的景致。正说着，萨黑蕙妮又下楼来了，已经换了印度装，兜着鹅黄披肩，长垂及地。披肩上是

二寸来阔的银丝堆花镶滚。她也靠着栏杆，远远的拣了个桌子坐下，一只手闲闲搁在椅背上，指甲上涂着银色蔻丹。流苏笑向柳原道：“你还不过去？”柳原笑道：“人家是有主儿的人。”流苏道：“那老英国人，哪儿管得住她？”柳原笑道：“他管不住她，你却管得住我呢。”流苏抿着嘴笑道：“哟！我就是香港总督，香港的城隍爷，管这一方的百姓，我也管不到你头上呀！”柳原摇摇头道：“一个不吃醋的女人，多少有点病态。”流苏噗嗤一笑。隔了一会，流苏问道：“你看着我做什么？”柳原笑道：“我看你从今以后是不是预备待我好一点。”流苏道：“我待你好一点，坏一点，你又何尝放在心上？”柳原拍手道：“这还像句话！话音里仿佛有三分醋意。”流苏撑不住放声笑了起来道：“也没有看见你这样的人，死乞白咧的要人吃醋！”

两人当下言归于好，一同吃了晚饭。流苏表面上虽然和他热了些，心里却怙悒着：他使她吃醋，无非是用的激将法，逼着她自动的投到他怀里去。她早不同他好，晚不同他好，偏拣这个当口和他好了，白牺牲了她自己，他一定不承情，只道她中了他的计。她做梦也休想他娶她。……很明显的，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然而她家里穷虽穷，也还是个望族，大家都是场面上的人，他担当不起这诱奸的罪名。因此他采取了那种光明正大的态度。她现在知道了，那完全是假撇清。他处处地方希图脱卸责任。以后她若是被抛弃了，她绝对没有谁可抱怨。

流苏一念及此，不觉咬了咬牙，恨了一声。面子上仍旧照常跟他敷衍着。徐太太已经在跑马地租下了房子，就要搬过去了。流苏欲待跟过去，又觉得白扰了人家一个多月，再要长住下去，实在不好意思。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事。进退两难，倒煞费踌躇。这一天，在深夜里，她已经上了床多时，只是翻来覆去。好容易朦胧了一会，床头的电话铃突然朗朗响了起来。她一听，却是柳原的声音，道：“我爱你。”就挂断了。流苏心跳得扑通扑通，握住了耳机，发了一回愣，方才轻轻的把它放回原处。谁知才搁上去，又是铃声大作。她再度拿起听筒，柳原

在那边问道：“我忘了问你一声，你爱我么？”流苏咳嗽了一声再开口，喉咙还是沙哑的。她低声道：“你早该知道了。我为什么上香港来？”柳原叹道：“我早知道了，可是明摆着的事实，我就是不肯相信。流苏，你不爱我。”流苏道：“怎见得我不？”柳原不语，良久方道：“《诗经》上有一首诗——”流苏忙道：“我不懂这些。”柳原不耐烦道：“知道你不懂，你若懂，也用不着我讲了！我念你听：‘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的中文根本不行，可不知道解释得对不对。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诗。生与死与离别，都是大事，不由我们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可是我们偏要说：‘我永远和你在一起；我们一生一世都别离开。’——好像我们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流苏沉思了半晌，不由的恼了起来道：“你干脆说不结婚，不就完了！还得绕着大弯子！什么做不了主？连我这样守旧的人家，也还说‘初嫁从亲，再嫁从身’哩！你这样无拘无束的人，你自己不能做主，谁替你做主？”柳原冷冷的道：“你不爱我，你有什么办法，你做得了主么？”流苏道：“你若真爱我的话，你还顾得了这些？”柳原道：“我不至于那么糊涂。我犯不着花了钱娶一个对我毫无感情的人来管束我。那太不公平了。对于你那也不公平。噢，也许你不在乎。根本你以为婚姻就是长期的卖淫——”流苏不等他说完，啪的一声把耳机掼下了，脸气得通红。他敢这样侮辱她！他敢！她坐在床上，炎热的黑暗包着她像葡萄紫的绒毯子。一身的汗，痒痒的，头上与背脊上的头发梢也刺恼得难受。她把两只手按在腮颊上，手心却是冰冷的。

铃又响了起来。她不去接电话，让它响去。“的铃铃……的铃铃……”声浪分外的震耳，在寂静的房间里，在寂静的旅舍里，在寂静的浅水湾。流苏突然觉悟了，她不能吵醒了整个的浅水湾饭店。第一，徐太太就在隔壁。她战战兢兢拿起听筒来，搁在褥单上。可是四周太静了，虽是离了这么远，她也听得见柳原的声音在那里心平气和地说：“流苏，你的窗子里看得见月亮么？”流苏不知道为什么，忽然哽咽

起来。泪眼中的月亮大而模糊，银色的，有着绿的光棱。柳原道：“我这边，窗子上面吊下一枝藤花，挡住了一半。也许是玫瑰，也许不是。”他不再说话了，可是电话始终没挂上。许久许久，流苏疑心他可是睡着了，然而那边终于扑秃一声，轻轻挂断了。流苏用颤抖的手从褥单上拿起她的听筒，放回架子上。她怕他第四次再打来，但是他没有。这都是一个梦——越想越像梦。

第二天早上她也不敢问他，因为他准会嘲笑她——“梦是心头想。”她这么迫切地想念他，连睡梦里他都会打电话来说：“我爱你。”他的态度也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照常的出去玩了一天。流苏忽然发觉拿他们当做夫妇的人很多很多——仆役们，旅馆里和她搭讪的几个太太老太太。柳原不怪他们误会。柳原跟她住在隔壁，出入总是肩并肩，夜深还到海岸上去散步，一点都不避嫌疑。一个保姆推着孩子的车走过，向流苏点点头，唤了一声：“范太太。”流苏脸上一僵，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只得皱着眉向柳原睨了一眼，低声道：“他们不知道怎么想着呢！”柳原笑道：“唤你范太太的人，且不去管他们；倒是唤你做白小姐的人，才不知道他们怎么想呢！”流苏变色。柳原用手抚摸着下巴，微笑道：“你别枉担了这个虚名！”

流苏吃惊地朝他望望，蓦地里悟到他这人多么恶毒。他有意的当着人做出亲狎的神气，使她没法可证明他们没有发生关系。她势成骑虎，回不得家乡，见不得爷娘，除了做他的情妇之外没有第二条路。然而她如果迁就了他，不但前功尽弃，以后更是万劫不复了。她偏不！就算她枉担了虚名，他不过口头上占了她一个便宜。归根究底，他还是没得到她。既然他没有得到她，或许他有一天还会回到她这里来，带了较优的议和条件。

她打定了主意，便告诉柳原她打算回上海去。柳原却也不坚留，自告奋勇要送她回去。流苏道：“那倒不必了。你不是要到新加坡去么？”柳原道：“反正已经耽搁了，再耽搁些时也不妨事。上海也有事等着料理呢。”流苏知道他还是一贯政策，唯恐众人不议论他们俩。众人

越是说得凿凿有据，流苏越是百喙莫辩，自然在上海不能安身。流苏盘算着，即使他不送她回去，一切也瞒不了她家里的人。她是豁出去了，也就让他送她一程。徐太太见他们俩正打得火一般的热，忽然要拆开了，诧异非凡，问流苏，问柳原，两人虽然异口同声的为彼此洗刷，徐太太哪里肯信。

在船上，他们接近的机会很多，可是柳原既能抗拒浅水湾的月色，就能抗拒甲板上的月色。他对她始终没有一句扎实的话。他的态度有点淡淡的，可是流苏看得出他那闲适是一种自满的闲适——他拿稳了她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去。

到了上海，他送她到家，自己没有下车。白公馆里早有了耳报神，探知六小姐在香港和范柳原实行同居了。如今她陪人家玩了一个多月，又若无其事的回来了，分明是存心要丢白家的脸。

流苏勾搭上了范柳原，无非是图他的钱。真弄到了钱，也不会无声无息的回家来了，显然是没得到他什么好处。本来，一个女人上了男人的当，就该死；女人把当给男人上，那更是淫妇；如果一个女人想把当给男人上而失败了，反而上了人家的当，那是双料的淫恶，杀了她也还污了刀。平时白公馆里，谁有了一点芝麻大的过失，大家便炸了起来。逢到了真正耸人听闻的大逆不道，爷奶奶们兴奋过度，反而吃吃艾艾，一时发不出话来。大家先议定了：“家丑不可外扬”，然后分头去告诉亲戚朋友，逼他们宣誓保守秘密，然后再向亲友们一个个的探口气，打听他们知道了没有，知道了多少。最后大家觉得到底是瞒不住，爽性开诚布公，打开天窗说亮话，拍着腿感慨一番。他们忙着这种种手续，也忙了一秋天，因此迟迟的没向流苏采取断然行动。流苏何尝不知道，她这一次回来，更不比往日。她和这家庭早是恩断义绝了。她未尝不想出去找个小事，胡乱混一碗饭吃。再苦些，也强如在家里受气。但是寻了个低三下四的职业，就失去了淑女的身份。那身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尤其是现在，她对范柳原还没有绝望，她不能先自贬身价，否则他更有了借口，拒绝和她结婚了。因此她无论如

何得忍些时。

熬到了十一月底,范柳原果然从香港来了电报。那电报,整个的白公馆里的人都传观过了,老太太方才把流苏叫去,递到她手里。只有寥寥几个字:“乞来港。船票已由通济隆办妥。”白老太太长叹了一口气:“既然是叫你去,你就去罢!”她就这样下的下贱么?她眼里掉下泪来。这一哭,她突然失去了自制力,她发现她已经是忍无可忍了。一个秋天,她已经老了两年——她可禁不起老!于是她第二次离开了家上香港来。这一趟,她早失去了上一次的愉快的冒险的感觉。她失败了。固然,人人是喜欢被屈服的,但是那只限于某种范围内。如果她是纯粹为范柳原的风仪与魅力所征服,那又是一说了,可是内中还掺杂着家庭的压力——最痛苦的成分。

范柳原在细雨迷濛的码头上迎接她。他说她的绿色玻璃雨衣像一只瓶,又注了一句:“药瓶”。她以为他在那里讽刺她的孱弱,然而他又附耳加了一句:“你就是医我的药。”她红了脸,白了他一眼。

他替她定下了原先的房间。这天晚上,她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已经两点钟了。在浴室里晚妆既毕,熄了灯出来,方才记起了,她房里的电灯开关装置在床头,只得摸着黑过来,一脚绊在地板上的一只皮鞋上,差一点栽了一跤,正怪自己疏忽,没把鞋子收好,床上忽然有人笑道:“别吓着了!是我的鞋。”流苏停了一会,问道:“你来做什么?”柳原道:“我一直想从你的窗户里看月亮。这边屋里比那边看得清楚些。”……那晚上的电话的确是他打来的——不是梦!他爱她。这毒辣的人,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她不由得寒心,拨转身走到梳妆台前。十一月尾的纤月,仅仅是一钩白色,像玻璃窗上的霜花。然而海上毕竟有点月意,映到窗子里来,那薄薄的光就照亮了镜子。流苏慢腾腾摘下了发网,把头发一搅,搅乱了,夹叉丁零当啷掉下地来。她又戴上网子,把那发网的梢头狠狠的衔在嘴里,拧着眉毛,蹲下身去把夹叉一只一只拣了起来。柳原已经光着脚走到她后面,一只手搁在她头上,把她的脸倒扳了过来,吻她的嘴。发网滑下地去了。这是他

第一次吻她，然而他们两人都疑惑不是第一次，因为在幻想中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从前他们有过许多机会——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情调；他也想到过，她也顾虑到那可能性。然而两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盘打得太仔细了，始终不肯冒失。现在这忽然成了真的，两人都糊涂了。流苏觉得她的溜溜转了个圈子，倒在镜子上，背心紧紧抵着冰冷的镜子。他的嘴始终没有离开过她的嘴。他还把她往镜子上推，他们似乎是跌到镜子里面，另一个昏昏的世界里去了，凉的凉，烫的烫，野火花直烧上身来。

第二天，他告诉她，他一礼拜后就要上英国去。她要求他带她一同去，但是他回说那是不可能的。他提议替她在香港租下一幢房子住下，等个一年半载，他也就回来了。她如果愿意在上海住家，也听她的便。她当然不肯回上海。家里那些人——离他们越远越好。独自留在香港，孤单些就孤单些。问题却在他回来的时候，局势是否有了改变，那全在他了。一个礼拜的爱，吊得住他的心么？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来，柳原是一个没长性的人，这样匆匆的聚了又散了，他没有机会厌倦她，未始不是于她有利的。一个礼拜往往比一年值得怀念。……他果真带着热情的回忆重新来找她，她也许倒变了呢！近三十的女人，往往有着反常的娇嫩，一转眼就憔悴了。总之，没有婚姻的保障而要长期抓住一个男人，是一件艰难的、痛苦的事，几乎是不可能的。啊，管它呢！她承认柳原是可爱的，他给她美妙的刺激，但是她跟他的目的毕竟是经济上的安全。这一点，她知道她可以放心。

他们一同在巴丙顿道看了一所房子，坐落在山坡上，屋子粉刷完了，雇定了一个广东女佣，名唤阿栗，家具只置办了几件最重要的，柳原就该走了。其余的都丢给流苏慢慢的去收拾。家里还没有开火仓，在那冬天的傍晚，流苏送他上船时，便在船上的大餐间里胡乱的吃了些三明治。流苏因为满心的不得意，多喝了几杯酒，被海风一吹，回来的时候，便带着三分醉。到了家，阿栗在厨房里烧水替她随身带着的那孩子洗脚。流苏到处瞧了一遍，到一处开一处的灯。客室里门窗上

的绿漆还没干,她用食指摸着试了一试,然后把那粘粘的指尖贴在墙上,一贴一个绿迹子。为什么不?这又不犯法?这是她的家!她笑了,索性在那蒲公英黄的粉墙上打了一个鲜明的绿手印。

她摇摇晃晃走到隔壁屋里去。空房,一间又一间——清空的世界。她觉得她可以飞到天花板上。她在空荡荡的地板上行走,就像是在洁无纤尘的天花板上。房间太空了,她不能不用灯光来装满它。光还是不够,明天她得记着换上几只较强的灯泡。

她走上楼梯去。空得好,她急需着绝对的静寂。她累得很,取悦于柳原真是太吃力的事,他脾气向来就古怪;对于她,因为是动了真感情,他更古怪了,一来就不高兴。他走了,倒好,让她松下这口气。现在她什么人都不要——可憎的人,可爱的人,她一概都不要。从小时候起,她的世界就嫌过于拥挤。推着、挤着、踩着、背着、抱着、驮着、老的、小的,全是人。一家二十来口,合住一幢房子,你在屋子里剪个指甲也有人在窗户眼里看着。好容易远走高飞,到了这无人之境。如果她正式做了范太太,她就有种种的责任,她离不了人。现在她不过是范柳原的情妇,不露面的,她分该躲着人,人也分该躲着她。清静是清静了,可惜除了人之外,她没有旁的兴趣。她所仅有的一点学识,全是应付人的学识。凭着这点本领,她能够做一个贤惠的媳妇,一个细心的母亲。在这里她可是英雄无用武之地。“持家”罢,根本无家可持。看管孩子罢,柳原根本不要孩子。省俭着过日子罢,她根本用不着为了钱操心。她怎样消磨这以后的岁月?找徐大太太打牌去,看戏?然后渐渐的姘戏子,抽鸦片,往姨太太们的路上走?她突然站住了,挺着胸,两只手在背后紧紧互扭着。那倒不至于!她不是那种下流的人,她管得住她自己。但是……她管得住她自己不发疯么?楼上品字式的三间屋,楼下品字式的三间屋,全是堂堂地点着灯。新打了蜡的地板,照得雪亮。没有人影儿。一间又一间,呼喊着的空虚……流苏躺到床上去,又想下去关灯,又动弹不得。后来她听见阿栗趿着木屐上楼来,一路扑突扑突关着灯,她紧张的神经方才渐归松弛。

那天是十二月七日，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炮声响了。一炮一炮之间，冬晨的银雾渐渐散开，山颠、山洼子里，全岛上的居民都向海面上望去，说：“开仗了，开仗了。”谁都不能够相信，然而毕竟是开仗了。流苏孤身留在巴丙顿道，哪里知道什么。等到阿栗从左邻右舍探到了消息，仓皇唤醒了她，外面已经进入酣战阶段。巴丙顿道的附近有一座科学试验馆，屋顶上架着高射炮，流弹不停的飞过来，尖溜溜一声长叫：“吱呦呃呃呃呃……”然后“砰”，落下地去。那一声声的“吱呦呃呃呃呃……”撕裂了空气，撕毁了神经。淡蓝的天幕被扯成一条一条，在寒风中簌簌飘动。风里同时飘着无数剪断了的神经的尖端。

流苏的屋子是空的，心里是空的，家里没有置办米粮，因此肚子里也是空的。空穴来风，所以她感受恐怖的袭击分外强烈。打电话到跑马地徐家，久久打不通，因为全城装有电话的人没有一个不在打电话，询问哪一区较为安全，作避难的计划。流苏到下午方才接通了，可是那边铃尽管响着，老是没有人来听电话，想必徐先生徐太太已经匆匆出走，迁到平静一些的地带。流苏没了主意。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注意的焦点。飞机蝇蝇地在顶上盘旋，“孜孜孜孜……”绕了一圈又绕回来。“孜孜……”痛楚地，像牙医的螺旋电器，直挫进灵魂的深处。阿栗抱着她的哭泣着的孩子坐在客室的门槛上，人仿佛入了昏迷状态，左右摇摆着，喃喃唱着呓语似的歌唱，哄着拍着孩子。窗外又是“吱呦呃呃呃呃……”一声，“砰”削去屋檐的一角，沙石哗啦啦落下来。阿栗怪叫一声，跳起身来，抱着孩子就往外跑。流苏在大门口追上了她，一把揪住她问道：“你上哪儿去？”阿栗道：“这儿等不得了！我——我带他到阴沟里去躲一躲。”流苏道：“你疯了！你去送死！”阿栗连声道：“你放我走！我这孩子——就只这么一个——死不得的……阴沟里躲一躲……”流苏拼命扯住了她，阿栗将她一推，她跌倒了，阿栗便闯出门去。正在这当口，轰天震地一声响，整个的世界黑了下來，像一只硕大无朋的箱子，啪地关上了盖。数不清的

罗愁绮恨,全关在里面了。

流苏只道是没有命了,谁知还活着。一睁眼,只见满地的玻璃屑,满地的太阳影子。她挣扎着爬起身来,去找阿栗,阿栗紧紧搂着孩子,垂着头,把额角抵在门洞子里的水泥墙上,人是震糊涂了。流苏拉了她进来,就听见外面喧嚷着说隔壁落了个炸弹,花园里炸出一个大坑。这一次巨响,箱子盖关上了,依旧不得安静。继续的砰砰砰,仿佛在箱子盖上用锤子敲钉,捶不完地捶。从天明捶到天黑,又从天黑捶到天明。

流苏也想到了柳原,不知道他的船有没有驶出港口,有没有被击沉。可是她想起他便觉得有些渺茫,如同隔世。现在的这一段,与她的过去毫无相干,像无线电的歌,唱了一半,忽然受了恶劣的天气的影响,劈劈啪啪炸了起来。炸完了,歌是仍旧要唱下去的,就只怕炸完了,歌已经唱完了,那就没得听了。

第二天,流苏和阿栗母子分着吃完了罐子里的几片饼干,精神渐渐衰弱下来,每一个呼啸着的子弹的碎片便像打在她脸上的耳刮子。街上轰隆轰隆驰来一辆军用卡车,意外地在门前停下了。铃一响,流苏自己去开门,见是柳原,她捉住他的手,紧紧的搂住他的手臂,像阿栗搂住孩子似的,人向前一扑,把头磕在门洞子里的水泥墙上。柳原用另外的一只手托住她的头,急促地道:“受了惊吓罢?别着急,别着急。你去收拾点得用的东西,我们到浅水湾去。快点,快点!”流苏跌跌冲冲奔了进去,一面问道:“浅水湾那边不要紧么?”柳原道:“都说不会在那边上岸的,而且旅馆里吃的方面总不成问题,他们储藏得很丰富。”流苏道:“你的船……”柳原道:“船没开出去。他们把头等舱的乘客送到了浅水湾饭店。本来昨天就要来接你的,叫不到汽车,公共汽车又挤不上。好容易今天设法弄到了这部卡车。”流苏哪里还定得下心来整理行装,胡乱扎了个小包裹。柳原给了阿栗两个月的工钱,嘱咐她看家,两个人上了车,面朝下并排躺在运货的车厢里,上面蒙着黄绿色油布篷,一路颠簸着,把肘弯与膝盖上的皮都磨破了。

柳原叹道：“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流苏也怆然，半晌方道：“炸死了你，我的故事就该完了。炸死了我，你的故事还长着呢！”柳原笑道：“你打算替我守节么？”他们两人都有点神经失常，无缘无故，齐声大笑。而且一笑便止不住。笑完了，浑身只打颤。

卡车在“吱呦呃呃……”的流弹网里到了浅水湾。浅水湾饭店楼下驻扎着军队。他们仍旧住到楼上的老房间里。住定了，方才发现，饭店里储藏虽富，都是留着给兵吃的。除了罐头装的牛乳、牛羊肉、水果之外，还有一麻袋一麻袋的白面包、麸皮面包。分配给客人的，每餐只有两块苏打饼干，或是两块方糖，饿得大家奄奄一息。

先两日浅水湾还算平静，后来突然情势一变，渐渐火炽起来。楼上没有掩蔽物，众人容身不得，都来到楼下，守在食堂里，食堂里大开着玻璃门，门前堆着沙袋，英国兵就在那里架起了大炮往外打。海湾里的军舰摸准了炮弹的来源，少不得也一一还敬。隔着棕榈树与喷水池子，子弹穿梭般来往。柳原与流苏跟着大家一同把背贴在大厅的墙上。那幽暗的背景便像古老的波斯地毯，织出各色人物，爵爷、公主、才子、佳人。毯子被挂在竹竿上，迎着风扑打上面的灰尘，啪啪打着，下劲打，打得上面的人走投无路。炮子儿朝这边射来，他们便奔到那边；朝那边射来，便奔到这边。到后来一间敞厅打得千疮百孔，墙也坍了一面，逃无可逃了，只得坐下地来，听天由命。

流苏到了这个地步，反而懊悔她有柳原在身旁，一个人仿佛有了两个身体，也就蒙了双重危险。一颗弹子打不中她，还许打中他。他若是死了，若是残废了，她的处境更是不堪设想。她若是受了伤，为了怕拖累他，也只有横了心求死。就是死了，也没有孤身一个人死得干净爽利。她料着柳原也是这般想。别的她不知道，在这一刹那，她只有他，他也只有她。

停战了，困在浅水湾饭店的男女们缓缓向城中走去。过了黄土崖、红土崖，又是红土崖、黄土崖，几乎疑心是走错了道，绕回去了。然而不，先前的路上没有这炸裂的坑，满坑的石子，柳原与流苏很少说

话。从前他们坐一截子汽车,也有一席话,现在走上几十里的路,反而无话可说了。偶然有一句话,说了一半,对方每每就知道了下文,没有往下说的必要。柳原道:“你瞧,海滩上。”流苏道:“是的。”海滩上布满了横七竖八割裂的铁丝网,铁丝网外面,淡白的海水汨汨吞吐淡黄的沙。冬季的晴天也是淡漠的蓝色。野火花的季节已经过去了。流苏道:“那堵墙……”柳原道:“也没有去看看。”流苏叹了口气道:“算了罢。”柳原走得热了起来,把大衣脱下来搁在臂上,臂上也出了汗。流苏道:“你怕热,让我给你拿着。”若在往日,柳原绝对不肯,可是他现在不那么绅士风度了,竟交了给她。再走了一程子,山渐渐高了起来。不知道是风吹着树呢,还是云影的飘移,青黄的山麓缓缓地暗了下来。细看时,不是风也不是云,是太阳悠悠地移过山头,半边山麓埋在巨大的蓝影子里。山上有几座房屋在燃烧,冒着烟——山阴的烟是白的,山阳的是黑烟——然而太阳只是悠悠地移过山头。

到了家,推开了虚掩着的门,拍着翅膀飞出一群鸽子来。穿堂里满积着尘灰与鸽粪。流苏走到楼梯口,不禁叫了一声“哎呀”。二层楼上歪歪斜斜大张口躺着她新置的箱笼,也有两只顺着楼梯滚了下来,梯脚便淹没在绫罗绸缎的洪流里。流苏弯下腰来,捡起一件蜜合色衬绒旗袍,却不是她自己的东西,满是汗垢,香烟洞与贱价的香水气味。她又发现了许多陌生的女人的用品,破杂志,开了盖的荔枝罐头,淋漓漓流着残汁,混在她的衣服一堆。这屋子里驻过兵吗?——带有女人的英国兵?去得仿佛很仓促。挨户洗劫的本地的贫民,多半没有光顾过,不然,也不会留下这一切。柳原帮着她大声唤阿栗。末一只灰背鸽,斜刺里穿出来,掠过门洞子里的黄色的阳光,飞了出去。

阿栗是不知去向了,然而屋子里的主人们,少了她也还得活下去。他们来不及整顿房屋,先去张罗吃的,费了许多事,用高价买进一袋米。煤气的供给幸而没有断,自来水却没有。柳原拎了铅桶到山里去汲了一桶泉水,煮起饭来。以后他们每天只顾忙着吃喝与打扫房间。柳原各样粗活都来得,扫地、拖地板、帮着流苏拧绞沉重的褥单。

流苏初次上灶做菜，居然带点家乡风味。因为柳原忘不了马来亚菜，她又学会了作油炸“沙袋”、咖哩鱼。他们对于饭食上虽然感到空前的兴趣，还是极力的搏节着。柳原身边的港币带得不多，一有了船，他们还得设法回上海。

在劫后的香港住下去究竟不是长久之计。白天这么忙忙碌碌也就混了过去。一到了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地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骈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这里是什么都完了。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流苏拥被坐着，听着那悲凉的风。她确实知道浅水湾附近，灰砖砌的那一面墙，一定还屹然站在那里。风停了下来，像三条灰色的龙，蟠在墙头，月光中闪着银鳞。她仿佛做梦似的，又来到墙根下，迎面来了柳原。她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

有一天，他们在街上买菜，碰着萨黑蕙妮公主。萨黑蕙妮黄着脸，把蓬松的辫子胡乱编了个麻花髻，身上不知从哪里借来一件青布棉袍穿着，脚下却依旧趿着印度式七宝嵌花纹皮拖鞋。她同他们热烈地

握手,问他们现在住在哪里,急欲看看他们的新屋子。又注意到流苏的篮子里有去了壳的小蠔,愿意跟流苏学习烧制清蒸蠔汤。柳原顺口邀了她来吃便饭,她很高兴的跟了他们一同回去。她的英国人进了集中营,她现在住在一个熟识的,常常为她当点小差的印度巡捕家里。她有许久没有吃饱过。她唤流苏“白小姐”,柳原笑道:“这是我太太。你该向我道喜呢!”萨黑蕙妮道:“真的么?你们几时结的婚?”柳原耸耸肩道:“就在中国报上登了个启事。你知道,战争期间的婚姻,总是潦草的……”流苏没听懂他们的话。萨黑蕙妮吻了他又吻了她。然而他们的饭菜毕竟是很寒苦,而且柳原声明他们也难得吃一次蠔汤。萨黑蕙妮没有再上门过。

当天他们送她出去。流苏站在门槛上,柳原立在她身后,把手掌合在她的手掌上,笑道:“我说,我们几时结婚呢?”流苏听了,一句话也没有,只低下了头,落下泪来。柳原拉住她的手道:“来来,我们今天就到报馆里去登启事。不过你也许愿意候些时,等我们回到上海,大张旗鼓的排场一下,请请亲戚们。”流苏道:“呸!他们也配!”说着,嗤的笑了出来,往后顺势一倒,靠在他身上。柳原伸手到前面去羞她的脸道:“又是哭,又是笑!”

两人一同走进城去,走到一个峰回路转的地方,马路突然下泻,眼前只是一片空灵——淡墨色的,潮湿的天。小铁门口挑出一块洋磁招牌,写的是:赵祥庆牙医。风吹得招牌上的铁钩子吱吱响,招牌背后只是那空灵的天。

柳原歇下脚来望了半晌,感到那平淡中的恐怖,突然打起寒战来,向流苏道:“现在你可该相信了:‘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流苏嗔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说做不了主的话!”柳原笑道:“我并不是打退堂鼓。我的意思是——”他看了看她的脸色,笑道:“不说了。不说了。”他们继续走路。柳原又道:“鬼使神差地,我们倒真的恋爱起来了!”流苏道:“你早就说过你爱我。”柳原笑道:“那不算。我们那时候太忙着谈恋爱了,哪里还有工夫

恋爱？”

结婚启事在报上刊出了，徐先生徐太太赶了来道喜。流苏因为他们在围城中自顾自搬到安全地带去，不管她的死活，心中有三分不快，然而也只得笑脸相迎。柳原办了酒菜，补请了一次客。不久，港沪之间恢复了交通，他们便回上海来了。

白公馆里流苏只回去过一次，只怕人多嘴多，惹出是非来。然而麻烦是免不了的。四奶奶决定和四爷进行离婚，众人背后都派流苏的不是。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流苏蹲在灯影里点蚊烟香。想到四奶奶，她微笑了。

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做自家人看待——一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怅惘。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改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她只是笑吟吟的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胡琴咿咿哑哑拉着，在万盏灯火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

一九四三年九月

（录自 1943 年 9 月上海《杂志》第 11 卷第 6 期）

金 锁 记

张爱玲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望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

月光照到姜公馆新娶的三奶奶的陪嫁丫鬟凤箫的枕边。凤箫睁眼看了一看，只见自己一只青白色的手搁在半旧高丽棉的被面上，心中便道：“是月亮光么？”凤箫打地铺睡在窗户底下。那两年正忙着换朝代，姜公馆避兵到上海来，屋子不够住的，因此这一间下房里横七竖八睡满了底下人。

凤箫恍惚听见大床背后有窸窸窣窣的声音，猜着有人起来解手，翻过身去，果见布帘子一掀，一个黑影趿着鞋出来了，约摸是伺候二奶奶的小双，便轻轻叫了一声“小双姐姐”。小双笑嘻嘻走来，踢了踢地下的褥子道：“吵醒了你了。”她把两手抄在青莲色旧绸夹袄里，下面系着明油绿裤子。凤箫伸手捻了捻那裤脚，笑道：“现在颜色衣服不大有人穿了。下江人时兴的都是素净的。”小双笑道：“你不知道，我们家哪比得旁人家？我们老太太古板，连奶奶小姐们尚且做不得主呢，何况我们丫头？给什么，穿什么——一个个打扮得庄稼人似的！”她一

蹲身坐在地铺上，拣起凤箫脚头一件小袄来，问道：“这是你们小姐出阁，给你们新添的？”凤箫摇头道：“三季衣裳，就只外场上看见的两套是新制的，余下的还不是拿上头人穿剩下的贴补贴补！”小双道：“这次办喜事，偏赶着革命党造反，可委屈了你们小姐！”凤箫叹道：“别提了！就说省俭些罢，总得有个谱子！也不能太看不上眼了。我们那一位，嘴里不言语，心里岂有不气的？”小双道：“也难怪三奶奶不乐意。你们那边的嫁妆，也还凑付着，我们这边的排场，可太凄惨了。就连那一年娶咱们二奶奶，也还比这一趟强些！”凤箫愣了一愣道：“怎么？你们二奶奶……”

小双脱下了鞋，赤脚从凤箫身上跨过去，走到窗户跟前，笑道：“你也起来看看月亮。”凤箫一骨碌爬起身来，低声问道：“我早就想问你了，你们二奶奶……”小双弯腰拾起那件小袄来替她披上了，道：“仔细招了凉。”凤箫一面扣纽子，一面笑道：“不行，你得告诉我！”小双笑道：“是我说话不留神，闯了祸！”凤箫道：“咱们这都是自家人了，干吗这么见外呀？”小双道：“告诉你，你可别告诉你们小姐去！咱们二奶奶家里是开麻油店的。”凤箫哟了一声道：“开麻油店！打哪儿想起的？像你们大奶奶，也是公侯人家的小姐，我们那一位虽比不上大奶奶，也还不是低三下四的人——”小双道：“这里头自然有个缘故。咱们二爷你也见过了，是个残废。做官人家的女儿谁肯给他？老太太没奈何，打算替二爷置一房姨奶奶，做媒的给找了这曹家的，是七月里生的，就叫七巧。”凤箫道：“哦，是姨奶奶。”小双道：“原是做姨奶奶的，后来老太太想着，既然不打算替二爷另娶了，二房里没个当家的媳妇，也不是事，索性聘了来做正头奶奶，好教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凤箫把手扶着窗台，沉吟道：“怪道呢！我虽是初来，也瞧料了两三分。”小双道：“龙生龙，凤生凤，这话是有的。你还没听见她的谈吐呢！当着姑娘们，一点忌讳也没有。亏得我们家一向内言不出，外言不入，姑娘们什么都不懂。饶是不懂，还臊得没处躲！”凤箫扑嗤一笑道：“真的？她这些村话，又是从哪儿听来的？就连我们丫头——”小

双抱着胳膊道：“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的，我们拿什么去比人家？”凤箫道：“你是她陪嫁来的么？”小双冷笑说：“她也配！我原是老太太跟前的人，二爷成天的吃药，行动都离不了人，屋里几个丫头不够使，把我拨了过去。怎么着？你冷哪？”凤箫摇摇头。小双道：“瞧你缩着脖子这娇模样儿！”一语未完，凤箫打了个喷嚏，小双忙推她道：“睡罢！睡罢！快渥一渥。”凤箫跪了下来脱袄子，笑道：“又不是冬天，哪儿就至于冻着了？”小双道：“你别瞧这窗户关着，窗户眼儿里吱溜溜的钻风。”

两个各自睡下。凤箫悄悄的问道：“过来了也有四五年了罢？”小双道：“谁？”凤箫道：“还有谁？”小双道：“哦，她，可不是有五年了。”凤箫道：“也生男育女的——倒没闹出什么话柄儿？”小双道：“还说呢！话柄儿就多了！前年老太太领着合家上下到普陀山进香去，她做月子没去，留着她看家。舅爷脚步儿走得勤了些，就丢了一票东西。”凤箫失惊道：“也没查出个究竟来？”小双道：“问得出什么好的来？大家面子上下不去！那些首饰左不过将来是归大爷二爷三爷的。大爷大奶奶碍着二爷，没好说什么。三爷自己在外头流水似的花钱，欠了公账上不少，也说不响嘴。”

她们俩隔着丈来远交谈。虽是极力的压低了喉咙，依旧有一句半句声音大了些，惊醒了大床上睡着的赵嬷嬷，赵嬷嬷唤道：“小双。”小双不敢答应。赵嬷嬷道：“小双，你再混说，让人家听见了，明儿仔细揭你的皮！”小双还是不做声。赵嬷嬷又道：“你别以为还是从前住的深堂大院哪，由得你疯疯癫癫！这儿可是挤鼻子挤眼睛的，什么事瞒得了人？趁早别讨打！”屋里顿时鸦雀无声。赵嬷嬷害眼，枕头里塞着菊花叶子，据说是使人眼目清凉的。她欠起头来按了一按髻上横绾的银簪，略一转侧，菊叶便沙沙作响。赵嬷嬷翻了个身，吱吱格格牵动了全身的骨节，她唉了一声道：“你们懂得什么！”小双与凤箫依旧不敢接嘴。久久没有人开口，也就一个个的朦胧睡去了。

天就快亮了。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像赤金

的脸盆，沉了下去。天是森冷的蟹壳青，天底下黑魇魇的只有些矮楼房，因此一望望得很远。地平线上的晓色，一层绿，一层黄，又一层红，如同切开的西瓜——是太阳要上来了。渐渐马路上有了小车与塌车辘辘推动，马车蹄声得得。卖豆腐花的挑着担子悠悠吆喝着，只听见那漫长的尾声：“花……呕！花……呕！”再去远些，就只听见“哦……呕！哦……呕！”

屋子里丫头老妈子也起身了，乱着开房门，打脸水，叠铺盖，挂帐子，梳头。凤箫伺候三奶奶兰仙穿了衣裳，兰仙凑到镜子前面仔细望了一望，从腋下抽出一条水绿洒花湖纺手帕，擦了擦鼻翅上的粉，背对着床上的三爷道：“我先去替老太太请安罢。等你，准得误了事。”正说着，大奶奶玳珍来了，站在门槛上笑道：“三妹妹，咱们一块儿去。”兰仙忙迎了出去道：“我正担心着怕晚了，大嫂原来还没上去。二嫂呢？”玳珍笑道：“她还有一会儿耽搁呢。”兰仙道：“打发二哥吃药？”玳珍四顾无人，便笑道：“吃药还在其次——”她把拇指抵着嘴唇，中间的三个指头握着拳头，小指头翘着，轻轻的“嘘”了两声。兰仙诧异道：“两人都抽这个？”玳珍点头道：“你二哥是过了明路的，她这可是瞒着老太太的，叫我们夹在中间为难，处处还得替她遮盖遮盖。其实老太太有什么不知道？有意的装不晓得，照常的派她差使，零零碎碎给她罪受，无非是不肯让她抽个痛快罢了。其实也是的，年纪轻轻的妇道人家，有什么了不得的心事，要抽这个解闷儿？”

玳珍兰仙手挽手一同上楼，各人后面跟着贴身丫鬟，来到老太太卧室隔壁的一间小小的起坐间里。老太太的丫头榴喜迎了出来，低声道：“还没醒呢。”玳珍抬头望了望挂钟，笑道：“今儿老太太也晚了。”榴喜道：“前两天说是马路上人声太杂，睡不稳。这现在想是惯了，今儿补足了一觉。”

紫榆百龄小圆桌上铺着红毡条，二小姐姜云泽一边坐着，正拿着小钳子磕核桃呢，因丢下了站起来相见。玳珍把手搭在云泽肩上，笑道：“还是云妹妹孝心，老太太昨儿一时高兴，叫做糖核桃，你就记住

了。”兰仙玳珍便围着桌子坐下了，帮着剥核桃衣子。云泽手酸了，放下了钳子，兰仙接了过来。玳珍道：“当心你那水葱似的指甲，养得这么长了，断了怪可惜的！”云泽道：“叫人去拿金指甲套子去。”兰仙笑道：“有这些麻烦的，倒不如叫他们拿到厨房里去剥了！”

众人低声说笑着，榴喜打起帘子，报道：“二奶奶来了。”兰仙云泽起身让坐，那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了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身上穿着银红衫子，葱白线香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裤子，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妇了——不欺负我们，欺负谁？”玳珍淡淡的并不接口，兰仙笑道：“二嫂住惯了北京的屋子，怪不得嫌这儿憋闷得慌。”云泽道：“大哥当初找房子的时候，原该找个宽敞些的，不过上海像这样的，只怕也算敞亮的了。”兰仙道：“可不是！家里人实在多，挤是挤了点——”七巧挽起袖口，把手帕子掖在翡翠镯子里，瞟了兰仙一眼，笑道：“三妹妹原来也嫌人太多了。连我们都嫌人多，像你们没满月的自然更嫌人多了！”兰仙听了这话，还没有怎么，玳珍先红了脸，道：“玩是玩，笑是笑，也得有个分寸，三妹妹新来乍到的，你让她想着咱们是什么样的人家？”七巧扯起手绢子的一角掩住了嘴唇道：“知道你们都是清门净户的小姐，你倒跟我换一换试试，只怕你一晚上也过不惯。”玳珍啐道：“不跟你说了，越说你越上头上脸的。”七巧索性上前拉住玳珍的袖子道：“我可以赌得咒——这三年里头我可以赌得咒！你敢赌么？”玳珍也撑不住扑嗤一笑，咕哝了一句道：“怎么你孩子也有了两个？”七巧道：“真的，连我也不知道这孩子是怎么生出来的！越想越不明白！”玳珍摇手道：“够了，够了，少说两句罢。就算你拿三妹妹当自己人，没什么背讳，现放着云妹妹在这儿呢，待会儿老太太跟前——告诉，管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云泽早远远的走开了，背着手站在阳台上，撮尖了嘴逗芙蓉鸟。

姜家住的虽然是早期的最新式洋房，堆花红砖大柱支着巍峨的拱门，楼上的阳台却是木板铺的地。黄杨木阑干里面，放着一溜大篾篓子，晾着笋干。敞旧的太阳弥漫在空气里像金的灰尘，微微呛人的金灰，揉进眼睛里去，昏昏的。街上小贩遥遥摇着拨浪鼓，那聒聒的“不楞登……不楞登”里面有着无数老去的孩子们的回忆。包车叮叮的跑过，偶尔也有一辆汽车叭叭叫两声。

七巧自己也知道这屋子里的人都瞧不起她，因此和新来的人分外亲热些，倚在兰仙的椅背上问长问短，携着兰仙的手左看右看，夸赞了一回她的指甲，又道：“我去年小拇指上养的比这个足足还长半寸呢，掐花给弄断了。”兰仙早看穿了七巧的为人和她在姜家的地位，微笑尽管微笑着，也不大答理她。七巧自觉无趣，趑到阳台上来，拎起云泽的辫梢来抖了一抖，搭讪着笑道：“哟！小姐的头发怎么这样稀朗朗的？去年还是乌油油的一头好头发，该掉了不少罢？”云泽闪过身去护着辫子，笑道：“我掉两根头发，也要你管！”七巧只顾端详她，叫道：“大嫂你来看看，云妹妹的确瘦多了。小姐莫不是有了心事了？”云泽拍的一声打掉了她的手，恨道：“你今儿个真的发了疯了！平日还不够讨人嫌的？”七巧把两手筒在袖子里，笑嘻嘻的道：“小姐脾气好大！”

玳珍探出头来道：“云妹妹，老太太起来了。”众人连忙扯扯衣襟，摸摸鬓脚，打帘子进隔壁房里去，请了安，伺候老太太吃早饭。婆子们端着托盘从起坐间里穿了过去，里面的丫头接过碗碟，婆子们依旧退到外间来守候着。里面静悄悄的，难得有人说句把话，只听见银筷子头上的细银链条窸窣颤动。老太太信佛，饭后照例要做两个时辰的功课，众人退了出来，云泽背地里向玳珍道：“二嫂不忙着过瘾去，还挨在里面做什么？”玳珍道：“想是有两句私房话要说。”云泽不由的笑了起来道：“她的话，老太太哪里听得进？”玳珍冷笑道：“那倒也说不定。老年人心思总是活动的，成天在耳边絮聒着，十句里头相信一两句，也未可知。”

兰仙坐着磕核桃，玳珍和云泽便顺着脚走到阳台上来，虽不是存

心偷听正房里的谈话,老太太上了年纪,有点聋,喉咙特别高些,有意无意之间不免有好些话吹到阳台上的人的耳朵里来。云泽把脸气得雪白,先是握紧了拳头,又把两只手使劲一洒,便向走廊的另一头跑去。跑了两步,又站住了,身子向前伛偻着,捧着脸呜呜哭了起来。玳珍赶上去扶着劝道:“妹妹快别这么着!快别这么着!犯不着跟她这样的人计较!谁拿她的话当桩事!”云泽甩开了她,一径往自己屋里奔去。玳珍回到起坐间里来,一拍手道:“这可闯出祸来了!”兰仙忙道:“怎么了?”玳珍道:“你二嫂去告诉了老太太,说女大不中留,让老太太写信给彭家,叫他们早早把云妹妹娶过去罢。你瞧,这算什么话!”兰仙也怔了一怔道:“女家说出这种话来,可不是自己打脸么?”玳珍道:“姜家没面子,还是一时的事,云妹妹将来嫁了过去,叫人家怎么瞧得起她?她这一辈子还要做人呢!”兰仙道:“老太太是明白人,不见得跟那一位一样的见识。”玳珍道:“老太太起先自然是不爱听,说咱们家的孩子,决不会生这样的心。她就说:‘哟!您不知道现在的女孩子跟您从前做女孩子时候的女孩子,哪儿能够打比呀?时世变了,人也变了,要不怎么天下大乱呢?’你知道,年岁大的人就爱听这一套,说得老太太也有点疑疑惑惑起来。”兰仙叹道:“好端端怎么想起来的,造这样的谣言!”玳珍两肘支在桌子上,伸着小指剔眉毛,沉吟了一会,嗤的一笑道:“她自己以为她是特别的体贴云妹妹呢!要她这样体贴我,我可受不了!”兰仙拉了她一把道:“你听——不能是云妹妹罢?”后房似乎有人在那里大放悲声,蹬得铜床柱子一片响。嘈嘈杂杂还有人在那里解劝,只是劝不住。玳珍站起身来道:“我去看看。别瞧这位小姐好性儿,逼急了,也不是好惹的。”

玳珍出去了,那姜三爷姜季泽却一路打着呵欠进来了。季泽是个结实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水汪汪的黑眼睛里永远透着三分不耐烦,穿一件竹根青窄袖长袍,酱紫芝麻地一字襟珠扣小坎肩,问兰仙道:“谁在里头噉噉喳喳跟老太太说话?”兰仙道:“二

嫂。”季泽抿着嘴摇摇头。兰仙笑道：“你也怕了她？”季泽一声儿不言语，拖过一把椅子，将椅背抵着桌面，把袍子高高的一撩，骑着椅子坐了下来，下巴搁在椅背上，手里只管把核桃仁一个一个拈来吃。兰仙睨了他一眼道：“人家剥了这一晌午，是专诚孝敬你的么？”正说着，七巧掀着帘子出来了，一眼看见了季泽，身不由主的就走了过来，绕到兰仙椅子背后，两手兜在兰仙脖子上，把脸凑了下去，笑道：“这么一个人才出众的新娘子！三弟你还没谢谢我哪！要不是我催着他们早早替你办了这件事，这一耽搁，等打完了仗，指不定要十年八年呢！可不把你急坏了！”兰仙生平最大的憾事便是出阁的日子正赶着非常时期，潦草成了家，诸事都欠齐全，因此一听见这不入耳的话，她那小长瓜子脸便往下一沉。季泽望了兰仙一眼，微笑道：“二嫂，自古好心没有好报，谁都不承你的情！”七巧道：“不承情也罢！我也惯了。我进了你姜家的门，别的不说，单只守着你二哥这些年，衣不解带的服侍他，也就是个有功无过的人——谁见我的情来？谁有半点好处到我头上？”季泽笑道：“你一开口就是满肚子的牢骚！”七巧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只管拨弄兰仙衣襟上扣着的金三事儿和钥匙。半晌，忽道：“总算你这一个来月没出去胡闹过。真亏了新娘子留住了你。旁人跪下地来求你也留你不住！”季泽笑道：“是吗？嫂子并没有留过我，怎见得留不住？”一面笑，一面向兰仙使了个眼色。七巧笑得直不起腰道：“三妹妹，你也不管管他！这么个猴儿崽子，我眼看他长大的，他倒占起我的便宜来了！”

她嘴里说笑着，心里发烦，一双手也不肯闲着，把兰仙揣着捏着，捶着打着。恨不得把她挤得走了样才好。兰仙纵然有涵养，也忍不住要恼了，一性急，磕核桃使差了劲，把那二寸多长的指甲齐根折断。七巧哟了一声道：“快拿剪刀来修一修。我记得这屋里有一把小剪子的。”便唤：“小双！榴喜！来人哪！”兰仙立起身来道：“二嫂不用费事，我上我屋里铰去。”便抽身出去。七巧就在兰仙的椅子上坐下了，一手托着腮，抬高了眉毛，斜瞅着季泽道：“她跟我生了气么？”季泽笑道：

“她干吗生你的气？”七巧道：“我正要问呀——我难道说错了话不成？留你在家倒不好？她倒愿意你上外头逛去？”季泽笑道：“这一家子从大哥大嫂起，齐了心管教我，无非是怕我花了公账上的钱罢了。”七巧道：“阿弥陀佛，我保不定别人不安着这个心，我可不那么想。你就是闹了亏空，押了房子卖了田，我若皱一皱眉头，我也不是你二嫂了。谁叫咱们是骨肉至亲呢？我不过是要你当心你的身子。”季泽嗤的一笑道：“我当心我的身子，要你操心？”七巧颤声道：“一个人，身子第一要紧。你瞧你二哥弄的那样儿，还成个人吗？还能拿他当个人看？”季泽正色道：“二哥比不得我，他一下地就是那样儿，并不是自己作践的。他是个可怜的人，一切全仗二嫂照顾他了。”七巧直挺挺的站了起来，两手扶着桌子，垂着眼皮，脸庞的下半部抖得像嘴里含着滚烫的蜡烛油似的，用尖细的声音逼出两句话道：“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你去挨着你二哥坐坐！”她试着在季泽身边坐下，只搭着他的椅子的一角，她将手贴在他腿上，道：“你碰过他的肉没有？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摸上去那感觉……”季泽脸上也变了色，然而他仍旧轻佻地笑了一声，俯下腰，伸手去捏她的脚道：“倒要瞧瞧你的脚现在麻不麻！”七巧道：“天哪，你没挨着他的肉，你不知道没病的身子是多好的……多好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她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她的背影一挫一挫，俯伏了下去。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

季泽先是愣住了，随后就立起来道：“我走。我走就是了。你不怕人，我还怕人呢。也得给二哥留点面子！”七巧扶着椅子站了起来，呜咽道：“我走。”她扯着衫袖里的手帕子搥了搥脸，忽然微微一笑道：“你这样卫护你二哥！”季泽冷笑道：“我不卫护他，还有谁卫护他？”七巧向门走去，哼了一声道：“你又是什么好人？趁早不用在我跟前假撇清！且不提你在外头怎样荒唐，单只在这屋里……老娘眼睛是揉不下

沙子去！别说我是你嫂子了，就是我是你奶妈，只怕你也不在乎。”季泽笑道：“我原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哪禁得你挑眼儿？”七巧待要出去，又把背心贴在门上，低声道：“我就不懂，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人？我有什么地方不好……”季泽笑道：“好嫂子，你有什么不好？”七巧笑了一声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像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

季泽看着她，心里也动了一动。可是那不行。玩尽管玩，他早抱定了宗旨不惹自己家里人，一时的兴致过去了，躲也躲不掉，踢也踢不开，成天在面前，是个累赘。何况七巧的嘴这样敞，脾气这样躁，如何瞒得了人？何况她的人缘这样坏，上上下下谁肯代她包涵一点？她也许是豁出去了，闹穿了也满不在乎。他可是年纪轻轻的，凭什么要冒这个险？他侃侃说道：“二嫂，我虽年纪小，并不是一味胡来的人。”

仿佛有脚步声。季泽一撩袍子，钻到老太太屋子里去了，临走还抓了一大把核桃仁。七巧神志还不很清楚，直到有人推门，她方才醒了过来，只得将计就计，藏在门背后，见玳珍走了进来，她便夹脚跟出来在玳珍背上打了一下。玳珍勉强一笑道：“你的兴致越发好了！”又望了望桌上道：“咦？那么些个核桃，吃得差不多了。再也没有别人，准是三弟。”七巧倚着桌子，面向阳台立着，只是不言语。玳珍坐了下来，嘟哝道：“害人家剥了一早上，便宜他享现成的！”七巧捏着一片锋利的核桃壳，在红毡条上狠命刮着，左一刮，右一刮，看看那毡子起了毛，就要破了。她咬着牙道：“钱上头何尝不是一样？一味的叫咱们省，省下来让人家拿出去大把的花！我就不服这口气！”玳珍看了她一眼，冷冷的道：“那可没有办法。人多了，明里不去，暗里也不见得不去。管得了这个，管不了那个。”七巧觉得她话中有刺，正待反唇相讥，小双进来了，鬼鬼祟祟走到七巧跟前，嗫嚅道：“奶奶，舅爷来了。”七巧骂道：“舅爷来了，又不是背人的事，你嗓子眼里长了疔是怎么着？蚊子哼哼似的！”小双倒退了一步，不敢言语。玳珍道：“你们舅爷原来也到

上海来了。咱们这儿亲戚倒都全了。”七巧移步出房道：“不许他到上海来？内地兵荒马乱的，穷人也一样的要命呀！”她在门槛上站住了，问小双道：“回过老太太没有？”小双道：“还没呢。”七巧想了一想，毕竟不敢进去告诉一声，只得悄悄下楼去了。

玳珍问小双道：“舅爷一个人来的？”小双道：“还有舅奶奶，拎着四只提篮盒。”玳珍格的一笑道：“倒破费了他们。”小双道：“大奶奶不用替他们心疼。装得满满的进来，一样装得满满的出去。别说金的银的圆的扁的，就连零头鞋面儿裤腰都是好的！”玳珍笑道：“别那么缺德了！你下去罢。她娘家人难得上门，伺候不周到，又该大闹了。”

小双赶了出去，七巧正在楼梯口盘问榴喜老太太可知道这件事。榴喜道：“老太太念佛呢，三爷爬在窗口看野景，说大门口来了客。老太太问是谁，三爷仔细看了看，说不知是不是曹家舅爷，老太太就没追问下去。”七巧听了，心头火起，跺了跺脚，喃喃呐呐骂道：“敢情你装不知道就算了！皇帝还有草鞋亲呢！这会子有这么势利的，当初何必三媒六聘的把我抬过来？快刀斩不断的亲戚，别说你今儿是装死，就是你真死了，他也不能不到你灵前磕三个头，你也不能不受着他的！”一面说，一面下去了。

她那间房，一进门便有一堆金漆箱笼迎面拦开，只隔开几步见方的空地。她一掀帘子，只见她嫂子蹲下身去将提篮盒上面的一屉酥盒子卸了下来，检视下面一屉里的菜可曾泼出来。她哥哥曹大年背着手弯着腰看着。七巧止不住一阵心酸，倚着箱笼，把脸偎在那沙蓝棉套子上，纷纷落下泪来。她嫂子慌忙站直了身子，抢步上前，两只手捧住她一只手，连连叫着姑娘。曹大年也不免抬起袖子来擦眼睛。七巧把那只空着的手去解箱套子上的纽扣，解了又扣上，只是开不得口。

她嫂子回过头去睨了她哥哥一眼道：“你也说句话呀！成日家念叨着，见了妹妹的面，又像锯了嘴的葫芦似的！”七巧颤声道：“也不怪他没有话——他哪儿有脸来见我！”又向她哥哥道：“我只道你这一辈子不打算上门了！你害得我好苦！你扔崩一走，我可走不了。你也不

顾我的死活！”曹大年道：“这是什么话？旁人这么说还罢了，你也这么说！你不替我遮盖遮盖，你自己脸上也不见得光鲜。”七巧道：“我不说，我可禁不住人家不说。就为你，我气出了一身病在这里。今日之下，亏你还拿这话来堵我！”她嫂子忙道：“是他的不是，是他的不是！姑娘受了委屈了。姑娘受的委屈也不止这一件，好歹忍着罢，总有个出头之日。”她嫂子那句“姑娘受的委屈也不止这一件”的话却深深打进她心坎儿里去。七巧哀哀哭了起来，急得她嫂子直摇手道：“看吵醒了姑爷。”房那边暗昏昏的紫檀大床上，寂寂吊着珠罗纱帐子。七巧的嫂子又道：“姑爷睡着了罢？惊动了他，该生气了。”七巧高声叫道：“他要有点人气，倒又好了！”她嫂子吓得掩住她的嘴道：“姑奶奶别！病人听见了，心里不好受！”七巧道：“他心里不好受，我心里好受吗？”她嫂子道：“姑爷还是那软骨症？”七巧道：“就这一件还不够受了，还禁得起添什么？这儿一家子都忌讳痲病这两个字，其实还不就是骨痲！”她嫂子道：“整天躺着，有时候也坐起来一会儿么？”七巧嚇嚇的笑了起来道：“坐起来，脊梁骨直溜下去，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她嫂子一时想不出劝慰的话，三个人都愣住了。七巧猛的蹬脚道：“走罢，走罢，你们！你们来一趟，就害得我把前因后果重新在心里过一过。我禁不起这么折腾！你快给我走！”

曹大年道：“妹妹你听我一句话。别说你现在心里不舒坦，有个娘家走动着，多少好些，就是你有了出头之日了，姜家是个大族，长辈动不动就拿大帽子压人，平辈小辈一个个如狼似虎的，哪一个是好惹的？替你打算，也得要个帮手。将来你用得着你哥哥你侄儿的时候多着呢。”七巧啐了一声道：“我靠你帮忙，我也倒了霉了！我早把你看得透里透——斗得过他们，你到我跟前来邀功要钱，斗不过他们，你往那边一倒。本来见了做官的就魂都没有了，头一缩，死活随我去。”大年涨红了脸冷笑道：“等钱到了你手里，你再防着你哥哥分你的，也还不迟。”七巧道：“你既然知道钱还没到我手里，你来缠我做什么？”大年道：“远迢迢赶来看你，倒是我们的不是了！走！我们这就走！凭良

心说,我就用你两个钱,也是该的。当初我若贪图财礼,问姜家多要几百两银子,把你卖给他们做姨太太,也就卖了。”七巧道:“奶奶不胜似姨奶奶吗?长线放远鹞,指望大着呢!”大年待要回嘴,他媳妇拦住他道:“你就少说一句罢!以后还有见面的日子呢。将来姑奶奶想到你的时候,才知道她就只这一个亲哥哥了!”大年督促他媳妇整理了提篮盒,拎起就待走。七巧道:“我希罕你?等我有了钱了,我不愁你不来,只愁打发你不开!”嘴里虽然硬着,煞不住那呜咽的声音,一声响似一声,憋了一上午的满腔幽恨,借着这因由尽情发泄了出来。

她嫂子见她分明有些留恋之意,便做好做歹劝住了她哥哥,一面半搀半拥把她引到花梨炕上坐下了,百般譬解,七巧渐渐收了泪。兄妹姑嫂叙了些家常。北方情形还算平靖,曹家的麻油铺还照常营业着。大年夫妇此番到上海来,却是因为他家没过门的女婿在人家当账房,光复的时候恰巧在湖北,后来辗转跟主人到上海来了,因此大年亲自送了女儿来完婚,顺便探望妹子。大年问候了姜家阖宅上下,又要参见老太太,七巧道:“不见也罢了,我正跟她怄气呢。”大年夫妇都吃了一惊,七巧道:“怎么不怄气呢?一家子都往我头上踩,我要是好欺负的,早给作践死了,饶是这么着,还气得我七病八痛的!”她嫂子道:“姑娘近来还抽烟不抽?倒是鸦片烟,平肝导气,比什么药都强,姑娘自己千万保重,我们又不在跟前,谁是个知疼着热的人?”

七巧翻箱子取出几件新款尺头送与她嫂子,又是一副四两重的金镯子,一对披霞莲蓬簪,一床丝绵被胎,侄女们每人一只金挖耳,侄儿们或是一只金镲子,或是一顶貂皮暖帽,另送了她哥哥一只珐琅金蝉打簧表,她哥嫂道谢不迭。七巧道:“你们来得不巧,若是在北京,我们正要上路的时候,带不了的东西,分了几箱给丫头老妈子,白便宜了他们。”说得她哥嫂讪讪的。临行的时候,她嫂子道:“忙完了闺女,再来瞧姑奶奶。”七巧笑道:“不来也罢了,我应酬不起!”

大年夫妇出了姜家的门,她嫂子便道:“我们这位姑奶奶怎么换了个人?没出嫁的时候不过要强些,嘴头子上琐碎些,就连后来我们

去瞧她，虽是比较暴躁些，也还有个分寸，不似如今疯疯傻傻，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就没一点儿得人心的地方。”

七巧立在房里，抱着胳膊看小双祥云两个丫头把箱子抬回原处，一只一只叠了上去。从前的事又回来了：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黑腻的柜台，芝麻酱桶里竖着木匙子，油缸上吊着大大小小的铁匙子。漏斗插在打油的人的瓶里，一大匙再加上两小匙正好装满一瓶——一斤半。熟人呢，算一斤四两。有时她也上街买菜，蓝夏布衫裤，镜面乌绫镶滚。隔着密密层层的一排吊着猪肉的铜钩，她看见肉铺里的朝禄。朝禄赶着她叫曹大姑娘。难得叫声巧姐儿，她就一巴掌打在钩子背上，无数的空钩子荡过去锥他的眼睛，朝禄从钩子上摘下尺来宽的一片生猪油，重重的向肉案一抛，一阵温风直扑到她脸上，腻滞的死去的肉体的气味……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

风从窗子里进来，对面挂着的回文雕漆长镜被吹得摇摇晃晃，磕托磕托敲着墙。七巧双手按住了镜子。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望久了，便有一种晕船的感觉。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已经退了色，金绿山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

去年她戴了丈夫的孝，今年婆婆又过世了。现在正式挽了叔公九老太爷出来为他们分家。今天是她嫁到姜家来之后一切幻想的集中点。这些年了，她戴着黄金的枷锁，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这以后就不同了。七巧穿着白香云纱衫，黑裙子，然而她脸上像抹了胭脂似的，从那揉红了的眼圈儿到烧热的颧骨。她抬起手来搵了一搵脸，脸上烫，身子却冷得打颤。她叫祥云倒了杯茶来。（小双早已嫁了，祥云也配了个小厮。）茶给喝了下去，沉重地往腔子里流，一颗心便在热茶里扑通扑通跳。她背向着镜子坐下了，问祥云道：“九老太爷来了这一下午，就在堂屋里跟马师爷查账？”祥云应了一声是。七巧又道：“大爷大奶奶三爷三奶奶都不在跟前？”祥云又应了一声是。七巧道：“还到

谁的屋里去过？”祥云道，“就到哥儿们的书房里兜了一兜。”七巧道：“好在咱们白哥儿的书倒不怕他查考……今年这孩子就吃亏在他爸爸他奶奶接连着出了事，他若还有心念书，他也不是人养！”她把茶吃完了，吩咐祥云下去看看堂屋里大三房的人可都齐了，免得自己去早了，显得性急，被人耻笑。恰巧大房里也差了一个丫头出来探看，和祥云打了个照面。

七巧终于款款下楼来了。当屋里临时布置了一张镜面乌木大餐台，九老太爷独当一面坐了。面前乱堆着青布面，梅红签的账簿，又搁着一只瓜楞茶碗。四周除了马师爷之外，又有特地邀请的“公亲”，近于陪审员的性质。各房只派了一个男子作代表，大房是大爷，二房二爷没了，是二奶奶，三房是三爷。季泽很知道这总清算的日子于他没有什么好处，因此他到得最迟。然而来既来了，他决不愿意露出焦灼懊丧的神气，腮帮子上依旧是他那点丰肥的、红色的笑。眼睛里依旧是他那点潇洒的不耐烦。

九老太爷咳嗽了一声，把姜家的经济状况约略报告了一遍，又翻着账簿子读出重要的田地房产的所在与按年的收入。七巧两手紧紧扣在肚子上，身子向前倾着，努力向她自己解释他的每一句话，与她往日调查所得一一印证。青岛的房子，天津的房子，原籍的地，北京城外的地，上海的房子……三爷在公账上拖欠过巨，他的一部分遗产被抵销了之后，还净欠六万，然而大房二房也只得就此算了，因为他是一无所有的人。他所仅有的那一幢花园洋房，他为一个姨太太买的，也已经抵押了出去。其余只有老太太陪嫁过来的首饰，由兄弟三人均分，季泽的那一份也不便充公，因为是母亲留下的一点纪念。七巧突然叫了起来道：“九老太爷，那我们太吃亏了！”

堂屋里本就肃静无声，现在这肃静却是沙沙有声，直锯进耳朵里去，像电影配音机器损坏之后的锈轧。九老太爷睁了眼望着她道：“怎么？你连他娘丢下的几件首饰也舍不得给他？”七巧道：“亲兄弟，明算账，大哥大嫂不言语，我可不能不老着脸开口说句话。我须比不得大

哥大嫂——我们死掉的那个若是有能耐出去做两任官，手头活便些，我也乐得放大方些，哪怕把从前的旧账一笔勾销呢？可怜我们那一个病病哼哼一辈子，何尝有过一文半文进账，丢下我们孤儿寡妇，就指着这两个死钱过活。我是个没脚蟹，长白还不满十四岁，往后苦日子有得过呢！”说着，流下泪来。九老太爷道：“依你便怎样？”七巧呜咽道：“哪儿由得我出主意呢？只求九老太爷替我们做主！”季泽冷着脸只不做声，满屋子的人都觉不便开口。九老太爷按捺不住一肚子的火，哼了一声道：“我倒想替你出主意呢，只怕你不爱听！二房里有田地没人照管，三房里有人没有地，我待要叫三爷替你照管，你多少贴他些，又怕你不要他！”七巧冷笑道：“我倒想依你呢，只怕死掉的那个不依！来人哪！祥云你把白哥儿给我找来！长白，你爹好苦呀！一下地就是一身的病，为人一场，一天舒坦日子也没过着，临了丢下你这点骨血，人家还看不得你，千方百计图谋你的东西！长白谁叫你爹拖着一身病，活着人家欺负他，死了人家欺负他的孤儿寡妇！我还不打紧，我还能活个几十年么？至多我到老太太灵前把话说明白了，把这条命跟人拼了。长白你可是年纪小着呢，就是喝西北风你也得活下去呀！”九老太爷气得把桌子一拍道：“我不管了！是你们求爹爹拜奶奶邀了我来的，你道我喜欢自找麻烦么？”站起来一脚踢翻了椅子，也不等人搀扶，一阵风走得无影无踪。众人面面相觑，一个个悄没声儿溜走了。惟有那马师爷忙着拾掇账簿子，落后了一步，看看屋里人全走光了，单剩下二奶奶一个人坐在那里捶着胸脯嚎啕大哭，自己若无其事的走了，似乎不好意思，只得走上前去，打拱作揖叫道：“二太太！二太太！……二太太！”七巧只顾把袖子遮住脸，马师爷又不便把她的手拿开，急得把瓜皮帽摘下来扇着汗。

维持了几天的僵局，到底还是无声无息照原定计划分了家。孤儿寡妇还是被欺负了。

七巧带着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另租了一幢屋子住下了，和姜家各房很少来往。隔了几个月，姜季泽忽然上门来了。老妈子通报上来，

七巧怀着鬼胎,想着分家的那一天得罪了他,不知他有什么手段对付。可是兵来将挡,她凭什么要怕他?她家常穿着佛青实地纱袄子,特地系上一条玄色铁线纱裙,走下楼来。季泽却是满面春风的站起来问二嫂好,又问白哥儿可是在书房里,安姐儿的湿气可太好了,七巧心里便疑惑他是来借钱的,加意防备着,坐下笑道:“三弟你近来又发福了。”季泽笑道:“看我像一点儿心事都没有的人。”七巧笑道:“有福之人不在忙吗!你一向就是无牵无挂的。”季泽笑道:“等我把房子卖了,我还要无牵无挂呢!”七巧道:“就是你做了押款的那房子,你还要卖?”季泽道:“当初造它的时候,很费了点心思,有许多装置都是自己心爱的,当然不愿意脱手。后来你是知道的,那边地皮值钱了,前年把它翻造了弄堂房子,一家一家收租,跟那些住小家的打交道,我实在嫌麻烦,索性打算卖了它,图个清静。”七巧暗地里说道:“口气好大!我是知道你的底细的,你在我跟前充什么阔大爷!”

虽然他不向她哭穷,但凡谈到银钱交易,她总觉得有点危险,便岔了开去道:“三妹妹好么?腰子病近来发过没有?”季泽笑道:“我也有许久没见过她的面了。”七巧道:“这是什么话?你们吵了嘴么?”季泽笑道:“这些时我们倒也没吵过嘴。不得已在一起说两句话,也是难得的,也没那闲情逸致吵嘴。”七巧道:“何至于这样?我就不相信!”季泽两肘撑在藤椅的扶手上,交叉着十指,手搭凉棚,影子落在眼睛上,深深的唉了一声。七巧笑道:“没有别的,要不就是你在外头玩的太厉害了。自己做错了事,还唉声叹气的仿佛谁害了你似的。你们姜家就没有一个好人!”说着,举起白团扇,作势要打。季泽把那交叉着的十指往下移了一移,两只大拇指按在嘴唇上,两只食指缓缓抚摸着鼻梁,露出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来。那眼珠却是水仙花缸底的黑石子,上面汪着水,下面冷冷的没有表情。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七巧道:“我非打你不可!”季泽的眼睛里突然冒出一点笑泡儿,道:“你打,你打!”七巧待要打,又掣回手去,重新一鼓作气道:“我真打!”抬高了手,一扇子劈下来,又在半空中停住了,吃吃笑将起来。季泽带笑将肩膀耸了

一耸，凑了上去道：“你倒是打我一下罢！害得我浑身骨头痒痒着，不得劲儿！”七巧把扇子向背后一藏，越发笑得格格的了。

季泽把椅子换了个方向，面朝墙坐着，人向椅背上一靠，双手蒙住了眼睛，又是长长的叹了口气。七巧啃着扇子柄，斜瞟着他道：“你今儿是怎么了？受了暑吗？”季泽道：“你哪里知道？”半晌，他低低的一个字一个字说道：“你知道我为什么跟家里的那个不好，为什么我拼命的在外头玩，把产业都败光了？你知道这都是为了谁？”七巧不知不觉有些胆寒，走得远远的，倚在炉台上，脸色慢慢的变了。季泽跟了过来。七巧垂着头，肘弯撑在炉台上，手里擎着团扇，扇子上的杏黄穗子顺着她的额角拖下来。季泽在她对面站住了，小声道：“二嫂！……七巧！”

七巧背过脸去淡淡笑道：“我要相信你才怪呢！”季泽便也走开了，道：“不错。你怎么能够相信我？自从你到我家来，我在家一刻也待不住，只想出去。你没来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荒唐过，后来那都是为了躲你。娶了兰仙来，我更玩得凶了，为了躲你之外又要躲她，见了你，说不了两句话我就要发脾气——你那儿知道我心里的苦楚？你对我好，我心里更难受——我得管着我自己——我不得平白的坑坏了你！家里人多眼杂，让人知道了，我是个男子汉，还不打紧，你可了不得！”七巧的手直打颤，扇柄上的杏黄穗子在她额上苏苏磨擦着。季泽道：“你信也罢，不信也罢！信了又怎样？横竖我们半辈子已经过去了，说也是白说。我只求你原谅我这一片心。我为你吃了这些苦，也就不算冤枉了。”

七巧低着头，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音乐，细细的喜悦……这些年了，她跟他捉迷藏似的，只是近不得身，原来还有今天！可不是，这半辈子已经完了——花一般的年纪已经过去了。人生就是这样的错综复杂，不讲理。当初她为什么嫁到姜家来？为了钱么？不是的，为了要遇见季泽，为了命中注定她要 and 季泽相爱。她微微抬起脸来，季泽立在她跟前，两手合在她扇子上，面颊贴在她扇子上。他也老了十

年了,然而人究竟还是那个人呵!他难道是哄她么?他想她的钱——她卖掉她的一生换来的几个钱?仅仅这一转念便使她暴怒起来。就算她错怪了他,他为她吃的苦抵得过她为他吃的苦么?好容易她死了心了,他又来撩拨她。她恨他。他还在看着她。他的眼睛——虽然隔了十年,人还是那个人呵!就算他是骗她的,迟一点儿发现不好么?即使明知是骗人的,他太会演戏了,也跟真的差不多罢?

不行!她不能有把柄落在这厮手里。姜家的人是厉害的,她的钱只怕保不住。她得先证明他是真心不是。七巧定了一定神,向门外瞧了一瞧,轻轻惊叫道:“有人!”便三脚两步赶出门去,到下房里吩咐潘妈替三爷弄点心去,快些端了来,顺便带把芭蕉扇进来替三爷打扇。七巧回到屋里来,故意皱着眉道:“真可恶,老妈子在门口探头探脑的,见了我抹过头去就跑,被我赶上去喝住了。若是关上了门说两句话,指不定造出什么谣言来呢!饶是独门独户住了,还没个清静。”潘妈送了点心与酸梅汤进来,七巧亲自拿筷子替季泽拣掉了蜜层糕上的玫瑰与青梅,道:“我记得你是不爱吃红绿丝的。”有人在跟前,季泽不便说什么,只是微笑。七巧似乎没话找话说似的,问道:“你卖房子,接洽得怎样了?”季泽一面吃,一面答道:“有人出八万五,我还没打定主意呢。”七巧沉吟道:“地段倒是好的。”季泽道:“谁都不赞成我脱手,说还要涨呢。”七巧又问了些详细情形,便道:“可惜我手头没有这一笔现款,不然我倒想买。”季泽道:“其实呢,我这房子倒不急,倒是咱们乡下你那些田,早早脱手的好。自从改了民国,接二连三的打仗,何尝有一年闲过?把地面上糟蹋得不成样子,中间还被收租的,师爷,地头蛇一层一层勒措着,莫说这两年不是水就是旱,就遇着了丰年,也没有多少进账轮到我们头上。”七巧寻思着,道:“我也盘算过来,一直挨着没有办。先晓得把它卖了,这会子想买房子,也不至于钱不凑手了。”季泽道:“你那田要卖趁现在就得卖了,听说直鲁又要开仗了。”七巧道:“急切问你叫我卖给谁去?”季泽顿了一顿道:“我去替你打听打听,也成。”七巧耸了耸眉毛笑道:“得了,你那些狐群狗党里

头,又有谁是靠得住的?”季泽把咬开的饺子在小碟子里蘸了点醋,闲闲说出两个靠得住的人名,七巧便认真仔细盘问他起来,他果然回答得有条不紊,显然他是筹之已熟的。

七巧虽是笑吟吟的,嘴里发干,上嘴唇黏在牙仁上,放不下来。她端起盖碗来吸了一口茶,舔了舔嘴唇,突然把脸一沉,跳起身来,将手里的扇子向季泽头上滴溜溜掷过去,季泽向左偏了一偏,那团扇敲在他肩膀上,打翻了玻璃杯,酸梅汤淋淋漓漓溅了他一身。七巧骂道:“你要我卖了田去买你的房子?你要我卖田?钱一经你的手,还有得说么?你哄我——你拿那样的话来哄我——你拿我当傻子——”她隔着一张桌子探身过去打他,然而她被潘妈下死劲抱住了。潘妈叫唤起来,祥云等人都奔了来,七手八脚按住了她,七嘴八舌求告着。七巧一头挣扎,一头叱喝着,然而她的一颗心直往下坠——她很明白她这举动太蠢——太蠢——她在这儿丢人出丑。

季泽脱下了他那湿濡的白香云纱长衫,潘妈绞了手巾来代他揩擦,他理也不理,把衣服夹在手臂上,竟自扬长出门去了,临行的时候向祥云道:“等白哥儿下了学,叫他替他母亲请个医生来看看。”祥云吓糊涂了,连声答应着,被七巧兜脸给了她一个耳刮子。

季泽走了。丫头老妈子也都给七巧骂跑了。酸梅汤沿着桌子一滴一滴朝下滴,像迟迟的夜漏——一滴,一滴……一更,二更……一年,一百年。真长,这寂寂的一刹那。七巧扶着头站着,倏地掉转身来上楼去,提着裙子,性急慌忙,跌跌绊绊,不住的撞到那阴暗的绿粉墙上,佛青袄子上沾了大块的淡色的灰。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无论如何,她从前爱过他。她的爱给了她无穷的痛苦。单只这一点,就使他值得留恋。多少回了,为了要按捺她自己,她进得全身的筋骨与牙根都酸楚了。今天完全是她的错。他不是个好人,她又不是不知道。她要他,就得装糊涂,就得容忍他的坏。她为什么要戳穿他?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她到了窗前,揭开了那边上缀有小绒球的墨绿洋式窗帘,季泽正

在弄堂里望外走，长衫搭在臂上，晴天的风像一群白鸽子钻进他的纺绸裤褂里去，哪儿都钻到了，飘飘拍着翅子。

七巧眼前仿佛挂了冰冷的珍珠帘，一阵热风来了，把那帘子紧紧贴在她脸上，风去了，又把帘子吸了回去，气还没透过来，风又来了，没头没脸包住她——一阵凉，一阵热，她只是淌着眼泪。

玻璃窗的上角隐隐约约反映出弄堂里一个巡警的缩小的影子，晃着膀子踱过去。一辆黄包车静静在巡警身上辗过。小孩把袍子掖在裤腰里，一路踢着球，奔出玻璃的边缘。绿色的邮差骑着自行车，复印在巡警身上，一溜烟掠过。都是些鬼，多年前的鬼，多年后的没投胎的鬼……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过了秋天又是冬天，七巧与现实失去了接触。虽然一样的使性子，打丫头，换厨子，总有些失魂落魄的。她哥哥嫂子到上海来探望了她两次，住不上十来天，末了永远是给她絮叨得站不住脚，然而临走的时候她也没有少给他们东西。她侄子曹春熹上城来找事，耽搁在她家里。那春熹虽是个浑头浑脑的年轻人，却也本本分分的。七巧的儿子长白，女儿长安，年纪到了十三四岁，只因身材瘦小，看上去才只七八岁的光景。在年下，一个穿着品蓝摹本缎棉袍，一个穿着葱绿遍地锦棉袍，衣服太厚了，直挺挺撑开了两臂，一般都是薄薄的两张白脸，并排站着，纸糊的人儿似的。这一天午饭时，七巧还没起身，那曹春熹陪着他兄妹俩掷骰子，长安把压岁钱输光了，还不肯歇手。长白把桌上的铜板一掳，笑道：“不跟你来了。”长安道：“我们用糖莲子来赌。”春熹道：“糖莲子揣在口袋里，看脏了衣服。”长安道：“用瓜子也好，柜顶上就有一罐。”便搬过一张茶几来，踩了椅子爬上去拿。慌得春熹叫道：“安姐儿你可别摔跤，回头我担不了这干系！”正说着，只见长安猛可里向后一仰，若不是春熹扶住了，早是一个倒栽葱。长白在旁拍手大笑，春熹嘟嘟哝哝骂着，也撑不住要笑，三人笑成一片。春熹将她抱下地来，忽然从那红木大橱的穿衣镜里瞥见七巧蓬着头叉着腰站在门口，不觉一怔，连忙放下了长安，回身道：“姑妈起来了。”七巧汹汹

奔了过来，将长安向自己身后一推，长安立脚不稳，跌了一跤。七巧只顾将身子挡住了她，向春熹厉声道：“我把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我三茶六饭款待你这狼心狗肺的东西，什么地方亏待了你，你欺负我女儿？你那狼心狗肺，你道我揣摩不出么？你别以为你教坏了我女儿，我就不能不捏着鼻子把她许配给你，你好霸占我们的家产！我看你这混蛋，也还想不出这等主意来，敢情是你爹娘把着手儿教的！我把那两个狼心狗肺忘恩负义的老浑蛋！齐了心想我的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春熹气得白瞪眼，欲待分辩，七巧道：“你还有脸顶撞我！你还不给我快滚，别等我乱棒打出去！”说着，把儿女们推推搡搡送了出去，自己也喘吁吁扶着个丫头走了。春熹究竟年纪轻火性大，赌气卷了铺盖，顿时离了姜家的门。

七巧回到起坐间里，在烟榻上躺下了。屋里暗昏昏的，拉上了丝绒窗帘。时而窗户缝里漏了风进来，帘子动了，方才在那墨绿小绒球底下毛茸茸地看见一点天色。只有烟灯和烧红的火炉的微光。长安吃了吓，呆呆坐在火炉边一张小凳上。七巧道：“你过来。”长安只道是要打，只是延挨着，搭讪把火炉边的洋铁围屏上晾着的小红格子法布衬衫翻了一翻，道：“快烤糊了。”衬衫发出热烘烘的毛气。

七巧却不像要责打她的光景，只数落了一番，道：“你今年过了年也有十三岁了，也该放明白些。表哥虽不是外人，天下的男子都是一样混账。你自己要晓得当心，谁不想你的钱？”一阵风过，窗帘上的绒球与绒球之间露出白色的寒天，屋子里暖热的黑暗给打上了一排小洞。烟灯的火焰往下一挫，七巧脸上的影子仿佛更深了一层。她突然坐起身来，低声道：“男人……碰都碰不得！谁不想你的钱！你娘这几个钱不是容易得来的，也不是容易守得住。轮到你们手里，我可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上人的当——叫你以后提防着些，你听见了没有？”长安垂着头道：“听见了。”

七巧的一只脚有点麻，她探身去捏一捏她的脚。仅仅是一刹那，她眼睛里蠢动着一点温柔的回忆。她记起了想她的钱的一个男人。

她的脚是缠过的,尖尖的缎鞋里塞了棉花,装成半大的文明脚。她瞧着那双脚,心里一动,冷笑一声道:“你嘴里尽管答应着,我怎么知道你心里是明白还是糊涂?你人也有这么大了,又是一双大脚,哪里去不得?我就是管得住你,也没那个精神成天看着你。按说你今年十三了,裹脚已经嫌晚了,原怪我耽误了你。马上这就替你裹起来,也还来得及。”长安一时答不出话来,倒是旁边的老妈子们笑道:“如今小脚不时兴了,只怕将来给姐儿定亲的时候麻烦。”七巧道:“没有扯淡!我不愁我的女儿没人要,不劳你们替我担心!真没人要,养活她一辈子,我也还养得起!”当真替长安裹起脚来,痛得长安鬼哭神号的。这时连姜家这样守旧的人家,缠过脚的也都已经放了脚了,别说是没缠过的,因此都拿长安的脚传作笑话奇谈。裹了一年多,七巧一时的兴致过去了,又经亲戚们劝着,也就渐渐放松了,然而长安的脚可不能完全恢复原状了。

姜家大房三房里的儿女都进了洋学堂读书,七巧处处存心跟他们比赛着,便也要送长白去投考。长白除了打小牌之外,只喜欢跑跑票房,正在那里朝夕用功吊嗓子,只怕进学校要耽搁了他的功课,便不肯去。七巧无奈,只得把长安送到沪范女中,托人说了情,插班进去。长安换上了蓝爱国布的校服,不上半年,脸色也红润了,胳膊腿腕也粗了一圈。住读的学生洗换衣服,照例是送到学校里包着的洗衣作坊里去的。长安记不清自己的号码,往往失落了枕套手帕种种零件。七巧便闹着说要去找校长说话。这一天放假回家,检点了一下,又发现有一条褥单是丢了。七巧暴跳如雷,准备明天亲自上学校去大兴问罪之师。长安着了急,拦阻了一声,七巧便骂道:“天生的败家精,拿你娘的钱不当钱。你娘的钱是容易得来的?——将来你出嫁,你看我有什么陪送给你!——给也是白给!”长安不敢做声,却哭了一晚上。她不能在她的同学跟前丢这个脸。对于十四岁的人,那似乎有天大的重要。她母亲去闹这一场,她以后拿什么脸去见人?她宁死也不到学校里去了。她的朋友们,她所喜欢的音乐教员,不久就会忘记了有这么

一个女孩子，来了半年，又无缘无故悄悄的走了。走得干净，她觉得她这牺牲是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

半夜里她爬下床来，伸手到窗外去试试，漆黑的，是下了雨么？没有雨点。她从枕头边摸出一只口琴，半蹲半坐在地上，偷偷吹了起来。犹疑地，“Long, Long Ago”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不能让人听见了。为了竭力按捺着，那呜呜的口琴忽断忽续，如同婴儿的哭泣。她接不上气来，歇了半晌。窗格子里，月亮从云里出来了。墨灰的天，几点疏星，模糊的缺月，像石印的图画，下面白云蒸腾，树顶上透出街灯淡淡的圆光。长安又吹起口琴来。“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

第二天，她大着胆子告诉她母亲：“娘，我不想念下去了。”七巧睁着眼道：“为什么？”长安道：“功课跟不上，吃的也太苦了，我过不惯。”七巧脱下一只鞋来，顺手将鞋底抽了她一下，恨道：“你爹不如人，你也不如人？养下你来又不是个十全，就不肯替我争口气！”长安反剪着一双手，垂着眼睛，只是不言语。旁边老妈子们便劝道：“姐儿也大了，学堂里人杂，的确有些不方便。其实不去也罢了。”七巧沉吟道：“学费总得想法子拿回来。白便宜了他们不成？”便要领了长安一同去索讨，长安抵死不肯去，七巧带着两个老妈子去了一趟回来了，据她自己铺叙，钱虽然没收回来，却也着实羞辱了那校长一场。长安以后在街上遇着了同学，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无地自容，只得装做看不见，急急走了过去。朋友寄了信来，她拆也不敢拆，原封退了回去。她的学校生活就此告一结束。

有时她也觉得牺牲得有点不值得，暗自懊悔着，然而也来不及挽回了。她渐渐放弃了一切上进的思想，安分守己起来。她学会了挑是非，使小坏，干涉家里的行政。她不时的跟母亲怄气，可是她的言谈举止越来越像她母亲了。每逢她单叉着裤子，揸开了两腿坐着，两只手按在胯间露出的凳子上，歪着头，下巴搁在心口上凄凄惨惨瞅住了对面的人说道：“一家有一家的苦处呀，表嫂——一家有一家的苦

处!”——谁都说她是活脱的一个七巧。她打了一根辫子,眉眼的紧俏有似当年的七巧,可是她的小小的嘴过于瘪进去,仿佛显老一点。她再年轻些也不过是一棵较嫩的雪里蕻——盐腌过的。

也有人来替她做媒。若是家境推扳一点的,七巧总疑心人家是贪她们的钱。若是那有财有势的,对方却又不十分热心,长安不过是中等姿色,她母亲出身既低,又有个不贤惠的名声,想必没有什么家教。因此高不成,低不就,一年一年耽搁了下去。那长白的婚事却不容耽搁。长白在外面赌钱,捧女戏子,七巧还没甚话说,后来渐渐跟着他三叔姜季泽逛起窑子来,七巧方才着了慌,手忙脚乱替他定亲,娶了一个袁家的小姐,小名芝寿。

行的是半新式的婚礼,红色盖头是蠲免了,新娘戴着蓝眼镜,粉红喜纱,穿着粉红彩绣裙袄。进了洞房,除去了眼镜,低着头坐在湖色帐幔里。闹新房的人围着打趣,七巧只看了一看便出来了。长安在门口赶上了她,悄悄笑道:“皮色倒白净,就是嘴唇太厚了些。”七巧把手撑着门,拔下一只金挖耳来搔搔头,冷笑道:“还说呢!你新嫂子这两片嘴唇,切切倒有一大碟子!”旁边一个太太便道:“说是嘴唇厚的人天性厚哇!”七巧哼了一声,将金挖耳指住了那太太,倒剔起一只眉毛,歪着嘴微微一笑道:“天性厚,并不是什么好话。当着姑娘们,我也不便多说——但愿咱们白哥儿这条命别送在她手里!”七巧天生着一副高爽的喉咙,现在因为苍老了些,不那么尖了,可是扁扁的依旧四面刮得人疼痛,像剃刀片。这两句话,说响不响,说轻也不轻。人丛里的新娘子的平板的脸与胸震了一震——多半是龙凤烛的火光的跳动。

三朝过后,七巧嫌新娘子笨,诸事不如意,每每向亲戚们诉说着。便有人劝道:“少奶奶年纪轻,二嫂少不得要费点心教导教导她。谁叫这孩子没心眼儿呢!”七巧啐道:“你别瞧咱们新少奶奶老实呀——一见了白哥儿,她就得去上马桶!真的!你信不信?”这话传到芝寿耳朵里,急得芝寿只待寻死。然而这还是没满月的时候,七巧还顾些脸面,

后来索性这一类的话当着芝寿的面也说了起来，芝寿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若是木着脸装不听见，七巧便一拍桌子嗟叹起来道：“在儿子媳妇手里吃口饭，可真不容易！动不动就给人脸子看！”

这天晚上，七巧躺着抽烟，长白盘踞在烟铺跟前的一张沙发椅上嗑瓜子，无线电里正唱着一出冷戏，他捧着戏考，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哼，哼上了劲，甩过一条腿去骑在椅背上，来回摇着打拍子。七巧伸过脚去踢了他一下道：“白哥儿你来替我装两筒。”长白道：“现放着烧烟的，偏要支使我！我手上有蜜是怎么着？”说着，伸了个懒腰，慢腾腾移身坐到烟灯前的小凳上，卷起了袖子。七巧笑道：“我把你这不孝的奴才！支使你，是抬举你！”她眯缝着眼望着他。这些年来她的生命里只有这一个男人。只有他，她不怕他想她的钱——横竖钱都是他的。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人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他是个瘦小白皙的年轻人，背有点驼，戴着金丝眼镜，有着工细的五官，时常茫然地微笑着，张着嘴，嘴里闪闪发着光的不知道是太多的唾沫水还是他的金牙。他敞着衣领，露出里面的珠羔里子和白小褂。七巧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的轻轻踢着他的脖子，低声道：“我把你这不孝的奴才！打几时起变得这么不孝了？”长安在旁笑道：“娶了媳妇忘了娘吗！”七巧道：“少胡说！我们白哥儿倒不是那么样的人！我也养不出那么样的儿子！”长白只是笑。七巧斜着眼看定了他，笑道：“你若还是我从前的白哥儿，你今儿替我烧一夜的烟！”长白笑道：“那可难不倒我！”七巧道：“盹着了，看我捶你！”

起坐间的帘子撤下送去洗濯了。隔着玻璃窗望出去，影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像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一点，一点，月亮缓缓的从云里出来了，黑云底下透出一线炯炯的光，是面具底下的眼睛。天是无底洞的深青色。久已过了午夜了。长安早去睡了，长白打着烟泡，也前仰后合起来。七巧斟了杯浓茶给他，两人吃着蜜饯糖果，讨论着东邻西舍的隐私。七巧忽然含笑问道：“白哥儿你

说,你媳妇儿好不好?”长白笑道:“这有什么可说的?”七巧道:“没有可批评的,想必是好的了?”长白笑着不做声。七巧道:“好,也有个怎么个好呀!”长白道:“谁说她好来着?”七巧道:“她不好?哪一点不好?说给娘听。”长白起初只是含糊对答,禁不起七巧再三盘问,只得吐露一二。旁边递茶递水的老妈子们都背过脸去笑得格格格的,丫头们都掩着嘴忍着笑回避出去了。七巧又是咬牙,又是笑,又是喃喃咒骂,卸下烟斗来狠命磕里面的灰,敲得托托一片响。长白说溜了嘴,止不住要说下去,足足说了一夜。

次日清晨,七巧吩咐老妈子取过两床毯子来打发哥儿在烟榻上睡觉。这时芝寿也已经起了身,过来请安。七巧一夜没合眼,却是精神百倍,邀了几家女眷来打牌,亲家母也在内。在麻将桌上一五一十将她儿子亲口招供的她媳妇的秘密宣布了出来,略加渲染,越发有声有色。众人竭力的打岔,然而说不上两句闲话,七巧笑嘻嘻的转了个弯,又回到她媳妇身上来了。逼得芝寿的母亲脸皮紫涨,也无颜再见女儿,放下牌,乘了包车回去了。

七巧接连着教长白为她烧了两晚上的烟。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死去的鸡的脚爪。她知道她婆婆又在那里盘问她丈夫,她知道她丈夫又在那里叙说一些什么事,可是天知道他还有什么新鲜的可说!明天他又该涎着脸到她跟前来了。也许他早料到她会把满腔的怨毒都结在他身上,就算她没本领跟他拼命,至不济也得质问他几句,闹上一场。多半他准备先声夺人,借酒盖住了脸,找点碴子,摔上两件东西。她知道他的脾气。末后他会坐到床沿上来,耸起肩膀,伸手到白绸小褂里面去抓痒,出人意料之外地一笑。他的金丝眼镜上抖动着一道光,他嘴里抖动着一道光,不知道是唾沫还是金牙。他摘去了他的眼镜。……芝寿猛然坐起身来,哗啦揭开了帐子,这是个疯狂的世界。丈夫不像个丈夫,婆婆也不像个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像是漆黑的天上一个白太阳。遍地的蓝影子,帐

顶上也是蓝影子，她的一双脚也在那死寂的蓝影子里。

芝寿待要挂起帐子来，伸手去摸索帐钩，一只手臂吊在那铜钩上，脸僵住了肩膀，不由的就抽噎起来。帐子自动的放了下来。昏暗的帐子里除了她之外没有别人，然而她还是吃了一惊，仓皇地再度挂起了帐子。窗外还是那使人汗毛凛凛的反常的明月——漆黑的天上一个灼灼的小而白的太阳。屋里看得分明那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坠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偌大一间房里充塞着箱笼，被褥，铺陈，不见得她就找不出一条汗巾子来上吊。她又倒到床上去。月光里，她的脚没有一点血色——青，绿，紫，冷去的尸身的颜色。她想死，她想死。她怕这月亮光，又不敢开灯。明天她婆婆说：“白哥儿给我多烧了两口烟，害得我们少奶奶一宿没瞧觉，半夜三更点着灯等他回来——少不了他吗！”芝寿的眼泪顺着枕头不停的流，她不用手帕去擦眼睛，擦肿了，她婆婆又该说了：“白哥儿一晚上没回房去睡，少奶奶就把眼睛哭得桃儿似的！”

七巧虽然把儿子媳妇描摹成这样热情的一对，长白对于芝寿却不甚中意，芝寿也把长白恨得牙痒痒的。夫妻不和，长白渐渐又往花街柳巷里走动。七巧把一个丫头绢儿给了他做小，还是牢笼不住他。七巧又变着方儿哄他吃烟。长白一向就喜欢玩两口，只是没上瘾，现在吸的多了，也就收了心不太往外跑了，只在家守着母亲与新姨太太。

他妹子长安二十四岁那年生了痢疾，七巧不替她延医服药，只劝她抽两筒鸦片，果然减轻了不少痛苦。病愈之后，也就上了瘾。那长安更与长白不同，未出阁的小姐，没有其他的消遣，一心一意的抽烟，抽的倒比长白还要多。也有人劝阻，七巧道：“怕什么！莫说我们姜家还吃得起，就是我今天卖了两顷地给他们姐儿俩抽烟，又有谁敢放半

个屁？姑娘赶明儿聘了人家，少不得有她这一份嫁妆。她吃自己的，喝自己的，姑爷就是舍不得，也只好干望着她罢了！”

话虽如此说，长安的婚事毕竟受了点影响。来做媒的本就不十分踊跃，如今竟绝迹了。长安到了近三十的时候，七巧见女儿注定了是要做老姑娘的了，便又换了一种论调，道：“自己长的不好，嫁不掉，还怨我做娘的耽搁了她！成天挂搭着个脸，倒像我该她二百钱似的。我留她在家里吃一碗闲茶闲饭，可没打算留她在家里给我气受！”

姜季泽的女儿长馨过二十岁生日，长安去给她堂房妹子拜寿。那姜季泽虽然穷了，幸喜他交游广阔，手里还算兜得转。长馨背地里向她母亲道：“妈想法子给安姐姐介绍个朋友罢，瞧她怪可怜的。还没提起家里的情形，眼圈儿就红了。”兰仙慌忙摇手道：“罢！罢！这个媒我不敢做！你二妈那脾气是好惹的？”长馨年少好事，哪里理会得？歇了些时，偶然与同学们说起这件事，恰巧那同学有个表叔新从德国留学回来，也是北方人，仔细攀认起来，与姜家还沾着点老亲。那人名唤童世舫，叙起来比长安略大几岁。长馨竟自作主张，安排了一切，由那同学的母亲出面请客。长安这边瞒得家里铁桶相似。

七巧身子一向硬朗，只因她媳妇芝寿得了肺癆，七巧嫌她乔张做致，吃这个，吃那个，累又累不的，比寻常似乎多享了一些福，自己一赌气便也病了。起初不过是气虚血亏，却也将合家支使得团团围，哪儿还能够兼顾到芝寿？后来七巧认真得了病，卧床不起，越发鸡犬不宁。长安乘乱里便走开了，把裁缝唤到她三叔家里，由长馨出主意替她制了新装。赴宴的那天晚上，长馨先陪她到理发店去用钳子烫了头发，从天庭到鬓角一路密密的贴着细小的发圈。耳朵上戴了二寸来长的玻璃翠宝塔坠子，又换上了苹果绿乔琪纱旗袍，高领圈，荷叶边袖子，腰以下是半西式的百褶裙。一个小大姐蹲在地上为她扣揸纽，长安在穿衣镜里端详着自己，忍不住将两臂虚虚的一伸，裙子一踢，摆了个葡萄仙子的姿势，一扭头笑了起来道：“把我打扮得天女散花似的！”长馨在镜子里向那小大姐做了个眉眼，两人不约而同也都笑了

起来。长安妆罢，便向高椅上端端正正坐下了。长馨道：“我去打电话叫车。”长安道：“还早呢！”长馨看了看表道：“约的是八点，已经八点过五分了。”长安道：“晚个半个钟头，想必也不碍事。”长馨猜她是存心要搭点架子，心中又好气又好笑，打开银丝手提皮包来检点了一下，借口说忘了带粉镜子，径自走到她母亲屋里来，如此这般告诉了一遍，又道：“今儿又不是姓童的请客，她这架子是冲着谁搭的？我也懒得去劝她，由她挨到明儿早上去，也不干我事。”兰仙道：“瞧你这糊涂！人是你约的，媒是你做的，你怎么卸得了这干系？我埋怨过你多少回了——你早该知道了，安姐儿就跟她娘一样的小家子气，不上台盘。待会儿出乖露丑的，说起来是你姐姐，你丢人也是活该，谁叫你把这些是是非非，揽上身来，敢是闲疯了？”长馨啣着嘴在她母亲屋里坐了半晌，兰仙笑道：“看这情形，你姐姐是等着人催请呢。”长馨道：“我才不去催她呢！”兰仙道：“傻丫头，要你催，中什么用？她等着那边来电话哪！”长馨失声笑道：“又不是新娘子，要三请四催的，逼着上轿！”兰仙道：“好歹你打个电话到饭店里去，叫他们打个电话来，不就结了？快九点了，再挨下去，事情可真要崩了！”长馨只得依言做去，这边方才动了身。

长安在汽车里还是兴兴头头，谈笑风生的，到了菜馆子里，突然矜持起来，跟在长馨后面，悄悄掩进了房间，怯怯的褪去了苹果绿鸵鸟毛斗篷，低头端坐，拈了一只杏仁，每隔两分钟轻轻啃去了十分之一，缓缓咀嚼着。她是为了被看而来的。她觉得她浑身的装束，无懈可击，任凭人家多看两眼也不妨事，可是她的身体完全是多余的，缩也没处缩。她始终缄默着，吃完了一顿饭。等着上甜菜的时候，长馨把她拉到窗子跟前去看街景，又托故走开了，那童世舫便踱到窗前，问道：“姜小姐这儿来过么？”长安细声道：“没有。”童世舫道：“我也是第一次。菜倒是不坏，可是我还是吃不大惯。”长安道：“吃不惯？”世舫道：“可不是！外国菜比较清淡些，中国菜要油腻得多。刚回来，连着几天亲戚朋友们接风，很容易的就吃坏了肚子。”长安反复地看

她的手指,仿佛是一心一意要数数一共有几个指纹是螺形的,几个是畚箕……

玻璃窗上面,没来由开了小小的一朵霓虹灯的花——对过一家店面里反映过来的,绿心红瓣,是尼罗河祀神的莲花,又是法国王室的百合徽章……

世舫多年没见过故国的姑娘,觉得长安很有点楚楚可怜的韵致,倒有几分喜欢。他留学以前早就定了亲,只因他爱上了一个女同学,抵死反对家里的亲事,路远迢迢,打了无数的笔墨官司,几乎闹翻了脸,他父母曾经一度断绝了他的接济,使他吃了不少的苦,方才依了他,解了约。不幸他的女同学别有所恋,抛下了他,他失意之余,倒埋头读了七八年的书。他深信妻子还是旧式的好,也是由于反应作用。

和长安见了这一面之后,两下里都有了意。长馨想着送佛送到西天,自己再热心些,也没有资格出来向长安的母亲说话,只得央及兰仙。兰仙执意不肯道:“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爹跟你二妈仇人似的,向来是不见面的。我虽然没跟她红过脸,再好些也有限。何苦去自讨没趣?”长安见了兰仙,只是垂泪,兰仙却不过情面,只得答应去走一遭。妯娌相见,问候了一番,兰仙便说明了来意。七巧初听见了,倒也欣然,因道:“那就拜托了三妹妹罢!我病病哼哼的,也管不得了,偏劳了三妹妹。这丫头就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做娘的也不能说是对不起她了,行的是老法规矩,我替她裹脚,行的是新派规矩,我送她上学堂——还要怎么着?照我这样扒心扒肝调理出来的人,只要她不疤不麻不瞎,还会没人要吗?怎奈这丫头天生的是扶不起的阿斗,恨得我只嚷嚷:多咱我一闭眼去了,男婚女嫁,听天由命罢!”

当下议妥了,由兰仙请客,两方面相亲。长安与童世舫只做没见过面模样,又会晤了一次。七巧病在床上,没有出场,因此长安便风平浪静的订了婚。在筵席上,兰仙与长馨行强拉着长安的手,递到童世舫手里,世舫当众替她套上了戒指。女家也回了礼,文房四宝虽然免了,却用新式的丝绒文具盒来代替,又添上了一只手表。

订婚之后，长安遮遮掩掩竟和世舫单独出去了几次。晒着秋天的太阳，两人并排在公园里走着，很少说话，眼角里带着一点对方的衣服与移动着的脚，女子的粉香，男子的淡巴菰气，这单纯而可爱的印象便是他们身边的栏杆，栏杆把他们与众人隔开了。空旷的绿草地上，许多人跑着，笑着，谈着，可是他们走的是寂寂的绮丽的回廊——走不完的寂寂的回廊。不说话，长安并不感到任何缺陷。她以为新式的男女间的交际也就“尽于此矣”。童世舫呢，因为过去的痛苦的经验，对于思想的交换根本抱着怀疑的态度。有个人在身边，他也就满足了。从前，他顶讨厌小说上的男人，向女人要求同居的时候，只说：“请给我一点安慰。”安慰是纯粹精神上的，这里却做了肉欲的代名词。但是他现在知道精神与物质的界限不能分得这么清。言语究竟没有用。久久的握着手，就是较妥帖的安慰，因为会说话的人很少，真正有话说的人还要少。

有时在公园里遇着了雨，长安撑起了伞，世舫为她擎着。隔着半透明的蓝绸伞，千万粒雨珠闪着光，像一天的星。一天的星到处跟着他们，在水珠银烂的车窗上，汽车驰过了红灯，绿灯，窗子外营营飞着一窠红的星，又是一窠绿的星。

长安带了点星光下的乱梦回家来，人变得异常沉默了，时时微笑着。七巧见了，不由的有气，便冷言冷语道：“这些年来，多多怠慢了姑娘，不怪姑娘难得开个笑脸。这下子跳出了姜家的门，趁了心愿了，再快活些，可也别这么摆在脸上呀——叫人寒心！”依着长安素日的性子，就要回嘴，无如长安近来像换了个人似的，听了也不计较，自顾自努力去戒烟。七巧也奈何她不得。

长安订婚那天，大奶奶玳珍没去，隔了些天来补道喜。七巧悄悄唤了声大嫂，道：“我看咱们还得在外头打听打听哩，这事可冒失不得！前天我耳朵里仿佛刮着一点，说是乡下有太太，外洋还有一个。”玳珍道：“乡下的那个没过门就退了亲。外洋那个也是这样，说是做了几年的朋友了，不知怎么又没成功。”七巧道：“那还有个为什么？男人

的心,说声变,就变了。他连三媒六聘的还不认账,何况那不三不四的歪辣货?知道他在外洋还有旁人没有?我就只这一个女儿,可不能糊里糊涂断送了她的终身,我自己是吃过媒人的苦的!”

长安坐在一旁用指甲去掐手掌心,手掌心掐红了,指甲却挣得雪白。七巧一抬眼望见了她,便骂道:“死不要脸的丫头,竖着耳朵听呢!这话是你听得么?我们做姑娘的时候,一声提起婆婆家,来不迭的躲开了。你姜家枉为世代书香,只怕你还要到你开麻油店的外婆家去学点规矩哩!”长安一头哭一头奔了出去。七巧拍着枕头嘻了一声道:“姑娘急着要嫁,叫我也没法子。腥的臭的往家里拉。名为是她三婶给找的人,其实不过是拿她三婶做个幌子。多半是生米煮成了熟饭了,这才挽了三婶出来做媒。大家齐打伙儿糊弄我一个人……糊弄着也好!说穿了,叫做娘的做哥哥的脸往哪儿去放?”

又一天,长安托辞溜了出去,回来的时候,不等七巧查问,待要报告自己的行踪,七巧叱道:“得了,得了,少说两句罢!在我面前糊什么鬼?有朝一日你让我抓着了真凭实据——哼!别以为你大了,订了亲了,我打不得你了!”长安急了道:“我给馨妹妹送鞋样子去,犯了什么法了,娘不信,娘问三婶去!”七巧道:“你三婶替你寻了个汉子来,就是你的重生父母,再养爹娘!也没见你这样的轻骨头!……一转眼就看不见你的人了。你家里供养了你这些年,就只差买个小厮来伺候你,哪一处对你不住了,你在家里一刻也坐不稳?”长安红了脸,眼泪直掉下来。七巧缓过一口气来,又道:“当初多少好的都不要,这会子去嫁个不成器的人,人家拣剩下来的,岂不是自己打嘴?他若是个人,怎么活到三十来岁,飘洋过海的,跑上十万里地,一房老婆还没弄到手?”

然而长安一味的执迷不悟。因为双方的年纪都不小了,订了婚不上几个月,男方便托了兰仙来议定婚期。七巧指着长安道:“早不嫁,迟不嫁,偏赶着这两年钱不凑手!明年若是田上收成好些,嫁妆也还整齐些。”兰仙道:“如今新式结婚,倒也不讲究这些了。就照新派办法,省着点也好。”七巧道:“什么新派旧派?旧派无非排场大些,新派

实惠些，一样还是娘家的晦气！”兰仙道：“二嫂看着办就是了，难道安姐儿还会争多论少不成？”一屋子的人全笑了，长安也不觉微微一笑。七巧破口骂道：“不害臊！你是肚子里有了搁不住的东西是怎么着？火烧眉毛，等不及的要过门！嫁妆也不要了——你情愿，人家倒许不情愿呢？你就拿准了他是图你的人？你好不自量，你有哪一点叫人看得上眼？趁早别自骗自了！姓童的还不是看上了姜家的门弟！别瞧你们家轰轰烈烈，公侯将相的，其实全不是那么回事！早就是外强中干，这两年连空架子也撑不起了。人呢，一代坏似一代，眼里哪儿还有天地君亲？少爷们是什么都不懂，小姐们就知道霸钱要男人——猪狗都不如！我娘家当初千不该万不该跟姜家结了亲，坑了我一世，我待要告诉那姓童的趁早别像我似的上了当！”

自从吵闹过这一番，兰仙对于这头亲事便洗手不管了。七巧的病渐渐痊愈，略略下床走动，便逐日骑着门坐着，遥遥的向长安屋里叫喊道：“你要野男人你尽管去找，只别把他带上门来认我做丈母娘，活活的气死了我！我只图个眼不见，心不烦。能够容我多活两年，便是姑娘的恩典了！”颠来倒去几句话，嚷得一条街上都听得见。亲戚丛中自然更将这事沸沸扬扬传了开去。

七巧又把长安唤到跟前，忽然滴下泪来道：“我的儿，你知道外头人把你怎么长怎么短糟蹋得一个钱也不值！你娘自从嫁到姜家来，上上下下谁不是势利的，狗眼看人低，明里暗里我不知受了他们多少气。就连你爹，他有什么好处到我身上，我要替他守寡？我千辛万苦守了这二十年，无非是指望你姐儿俩长大成人，替我争回一点面子来。不承望今日之下，只落得这等的收场！”说着，呜咽起来。

长安听了这话，如同轰雷掣顶一般。她娘尽管把她说得不成人，外头人尽管把她说得不成人，她管不了这许多。唯有童世舫——他——他该怎么想？他还要她么？上次见面的时候，他的态度有点改变么？很难说……她太快乐了，小小的不同的地方她不会注意到……被戒烟期间身体上的痛苦与这种种刺激两面夹攻着，长安早就有点受

不了,可是硬撑着也就撑了过去,现在她突然觉得浑身的骨骼都脱了节。向他解释么?他不比她的哥哥,他不是她母亲的儿女,他决不能彻底明白她母亲的为人。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这是她的生命里顶完美的一段,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她知道她会懊悔的,她知道她会懊悔的,然而她抬了抬眉毛,做出不介意的样子,说道:“既然娘不愿意结这头亲,我去回掉他们就是了。”七巧正哭着,忽然住了声,停了一停,又抽答抽答哭了起来。

长安定了一定神,就去打了个电话给童世舫。世舫当天没有空,约了明天下午。长安所最怕的就是中间隔的这一晚,一分钟,一刻,一刻,啃进她心里去。次日,在公园里的老地方,世舫微笑着迎上前来,没跟她打招呼——这在他是一种亲昵的表示。他今天仿佛是特别的注意她,并肩走着的时候,屡屡的望着她的脸。太阳煌煌的照着,长安越发觉得眼皮肿得抬不起来了。趁他不在看她的时候把话说了罢。她用哭哑了的喉咙轻轻唤了一声“童先生”。世舫没听见。那么,趁他看她的时候把话说了罢。她诧异她脸上还带着点笑,小声道:“童先生,我想——我们的事也许还是——还是再说罢。对不起得很。”她褪下戒指来塞在他手里,冷涩的戒指,冷湿的手。她放快了步子走去,他愣了一会,便追上来,问道:“为什么呢?对于我有不满意的地方么?”长安笔直向前望着,摇了摇头。世舫道:“那么,为什么呢?”长安道:“我母亲……”世舫道:“你母亲并没有看见过我。”长安道:“我告诉过你了,不是因为你。与你完全没有关系。我母亲……”世舫站定了脚。这在中国是很充分的理由了罢?他这么略一踌躇,她已经走远了。

园子在深秋的日头里晒了一上午又一下午,像烂熟的水果一般,往下坠着,坠着,发出香味来。长安悠悠忽忽听见了口琴的声音,迟钝地吹出了“Long, Long Ago”——“告诉我那故事,往日我最心爱的

那故事。许久以前，许久以前……”这是现在，一转眼也就变了许久以前了，什么都完了。长安着了魔似的，去找那吹口琴的人——去找她自己。迎着阳光走着，走到树底下，一个穿着黄短裤的男孩骑在树杈枝上颠颠着，吹着口琴，可是他吹的是另一个调子，她从来没听说过的。不大的一棵树，稀稀朗朗的梧桐叶在太阳里摇着像金的铃铛。长安仰面看着，眼前一阵黑，像骤雨似的，泪珠一串串的披了一脸。世舫找到了她，在她身边悄悄站了半晌，方道：“我尊重你的意见。”长安举起了她的皮包来遮住了脸上的阳光。

他们继续来往了一些时。世舫要表示新人物交女朋友的目的不仅限于择偶，因此虽然与长安解除了婚约，依旧常常的邀她出去。至于长安呢，她是抱着什么样的矛盾的希望跟着他出去，她自己也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肯承认。订着婚的时候，光明正大的一同出去，尚且要瞒了家里，如今更成了幽期密约了。世舫的态度始终是坦然的。固然，她略略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同时他对于她多少也有点惋惜，然而“大丈夫何患无妻？”男子对于女子最隆重的赞美是求婚。他割舍了他的自由，送了她这一份厚礼，虽然她是“心领璧还”了，他可是尽了他的心。这是惠而不费的事。

无论两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微妙而尴尬，他们认真的做起朋友来了。他们甚至谈起话来。长安的没见过世面的话每每使世舫笑起来，说：“你这人真有意思！”长安渐渐的也发现了她自己原来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这样下去，事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连世舫自己也会惊奇。

然而风声吹到了七巧耳朵里。七巧背着长安吩咐长白下帖子请童世舫吃便饭。世舫猜着姜家是要警告他一声，不准他和他们小姐藕断丝连，可是他同长白在那阴森高敞的餐室里吃了两盅酒，说了一回话，天气，时局，风土人情，并没有一个字沾到长安身上。冷盘撤了下去，长白突然手按着桌子站了起来。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团龙宫织缎袍，

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的,他只是毛骨悚然。长白介绍道:“这就是家母。”

世舫挪开椅子站起来,鞠了一躬。七巧将手搭在一个佣妇的胳膊上,款款走了进来,客套了几句,坐下来便敬酒让菜。长白道:“妹妹呢?来了客,也不帮着张罗张罗。”七巧道:“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世舫吃了一惊,睁眼望着她。七巧忙解释道:“这孩子就苦在先天不足,下地就得给她喷烟。后来也是为了病,抽上了这东西。小姐家,够多不方便哪!也不是没戒过,身子又娇,又是由着性儿惯了的,说丢,哪儿就丢得掉呀?戒戒抽抽,这也有十年了。”世舫不由的变了色。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七巧道:“长白你陪童先生多喝两杯,我先上去了。”佣人端上一品锅来,又换上了新烫的竹叶青。一个丫头慌里慌张站在门口将席上伺候的小厮唤了出去,嘀咕了一会,那小厮又进来向长白附耳说了几句,长白仓皇起身,向世舫连连道歉,说:“暂且失陪,我去去就来,”三脚两步也上楼去,只剩下世舫一人独酌。那小厮也觉过意不去,低低的告诉了他:“我们绢姑娘要生了。”世舫道:“绢姑娘是谁?”小厮道:“是少爷的姨奶奶。”

世舫拿上饭来胡乱吃了两口,不便放下碗来就走,只得坐在花梨炕上等着,酒酣耳热。忽然觉得异常的委顿,便躺了下来。卷着云头的花梨炕,冰凉的黄藤心子,柚子的寒香……姨奶奶添了孩子了。这

就是他所怀念着的古中国……他的幽娴贞静的中国闺秀是抽鸦片的！他坐了起来，双手托着头，感到了难堪的落寞。

他取了帽子出门，向那小厮道：“待会儿请你对上头说一声，改天我再面谢罢！”他穿过砖砌的天井，院子正中生着树，一树的枯枝高高印在淡青的天上，像磁上的冰纹。长安静静的跟在他后面送了出来。她的藏青长袖旗袍上有着浅黄的雏菊。她两手交握着，脸上显出稀有的柔和。世舫回过身来道：“姜小姐……”她隔得远远的站定了，只是垂着头。世舫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就走了。长安觉得她是隔了相当的距离看这太阳里的庭院，从高楼上望下来，明晰，亲切，然而没有能力干涉，天井，树，曳着萧条的影子的两个人，没有话——不多的一点回忆，将来是要装在水晶瓶里双手捧着看的——她的最初也是最后的爱。

芝寿直挺挺躺在床上，搁在肋骨上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帐子吊起了一半。不分昼夜她不让他们给她放下帐子来。她怕。

外面传进来说绢姑娘生个了小少爷。丫头丢下了热气腾腾的药罐子跑出去凑热闹了，敞着房门，一阵风吹了进来，帐钩豁朗朗乱摇，帐子自动的放了下来，然而芝寿不再抗议了。她的头向右一歪，滚到枕头外面去。她并没有死——又挨了半个月光景才死的。

绢姑娘扶了正，做了芝寿的替身。扶了正不上一年就吞了生鸦片自杀了。长白不敢再娶了，只在妓院里走走。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

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

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七巧过世以后，长安和长白分了家搬出来住。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谣言说她和—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停在摊子跟前，他为她买了一双吊袜带。也许她用的是她自己的钱，可是无论如何是由男子的袋里掏出来的。……当然这不过是谣言。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一九四三年十月

(录自 1943 年 11 月上海《杂志》第 7 卷第 2 期)

结婚十年(存目)

苏 青

该篇于 1944 年 7 月在上海天地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至 1945 年 5 月共出 11 版(据《天地》月刊第 20 期的出版广告)。

解放后上海书店、广西漓江出版社都重印过此书,《中国现代文学补遗书系》及《中国现代言情小说大系》都选印了这部长篇小说。

蓝园之恋

施济美

—

“小光，我到这儿来三天了，”康平写信给他在南京的未婚妻，“在这古色古香的风仪园，我像走进一百年前的岁月，你知道，那些富丽而又陈旧的东西，我不喜欢，因为太易引起童年时节的想忆。这褪色的朱红油漆，斑落的泥金楹联，断了的雕栏和石桥，古柏苍松，修竹老梅……描绘了一个豪华门庭的兴亡，每一个徘徊是叹息，每一个踟躅是惆怅，我猜想这峨奇的门第是衰微了，但是人家说并不，只是冯太太，风仪园的主人，酷爱这种荒凉寂寞的美而已，一个多么奇特的人！我还没有看见过她，她正病着，不能够下楼，那个多嘴的女管家告诉我，冯太太是多病的，不过仍是一个很能干的主妇，她心地善良，虽然有时不免性情乖异；男主人去世多年了，他有一对双生的遗腹女，大概十二三岁光景，就是我所教的两个学生，她们相貌一样，服饰一样，几乎使我无法分别。我的学生天资似乎都很高，长得极其斯文，字也写得娟秀整齐，像是大家的女孩子……女管家知道我是工学院的学生时，显得十分高兴，原来冯太太最不喜欢她的孩子将来对文学有兴趣，尤其反对她们读诗。我真不能想象：一个反对女儿读诗的母亲居然又能欣赏凋谢的风仪园。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我只依着她的主张去做好了，也许我太自私，只图这三个月的优厚待遇，可是假使不这样，暑假后我就无法读完大学最后的一年，母亲太苦了，弟弟又那

样年幼，她的十指忙不过来……我不能来京看你，虽然只有几小时的火车路程，反正有的是天长地久的未来，要什么紧？教书之外，我有足够的时间翻译那部关于土木工程的书，……我的卧房是楼下一间幽静的小屋，朝西月牙形的小窗，可以看到园里的石榴花开得火一样的红，我想起你家后门口井边的那一株。现在外面可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初夏夜的风吹进来，很凉，很凉……”

是的，很凉很凉，因为今年的夏天来得特别的迟；也许是古旧的风仪园根本没有夏天，夏季太热艳鲜明了，不适合这里的单调寂寞的人们，这儿是永久的暮春；也许连暮春都没有，季候在风仪园是不被关心了；也许……

康平将信封好，又写了一封家信，给他在上海的母亲——他的可怜的母亲，十六岁嫁到谢家，一个太仓的首富，不到三个月公公去世，婆婆骂她是“扫帚星”，康平的父亲是最小的儿子，上头有四个哥哥和两个姐姐，顶幼的孩子应该是得宠的，康平的父亲却是个例外，因为他是庶出，按理姨太太的光辉可以普及到她的子女身上，不幸那女人跑了，于是这留下的孩子不但是母亲的眼中钉，就是父亲也“恨屋及乌”，他成了全家的出气筒。在大家庭里，他们这一房老是受着白眼和欺侮。一年又一年的过去，据说家道中落了，虽然别房过得都不坏，但那是他们自己挣的钱。康平十岁那年，他的弟弟乐平去世还只有二十天，老太太吵着要分家，大房二房三房和四房一致赞成，一下子就将家给分停当了，原来公账上欠下不少的债，偿清积欠所余无几，那时候五房光景最难，义气的兄嫂们让康平的父亲占了许多便宜：他得着一所太仓的民房，两件细毛皮衣，三样首饰。老宅归老太太名下，弟兄五个全搬了出去，两位姑太太不时回娘家与老太太作伴。康平的父亲将分来的房子卖掉，现款带到上海放利——他死也不要回太仓了，在上海一家商店里找了个事，因为受的教育不及几个哥哥，所以职位很小，月入有限，幸得有利息贴补。气恼加上辛劳，康平十二岁那年，他父亲撒手离开人世。这之后是康平的母亲做针线维持

家用,起初两年也还将就过得。民国二十六年,康平十四岁;中日战事爆发,他们闸北的家变成一片平地,匆忙中总算拿出一个存折和一只金镯子,随身衣服也来不及要了;母子三人像水上的浮萍,没有根,也没处靠。还是康平的舅父看不过去,匀出一个亭子间,让他们容身。“只要有饭吃,总不会饿了你们娘儿三口,康平今年十四岁,再熬几年,妹妹也就苦尽甘来有个出头之日了。”他们感激涕零的谢了舅父。舅家也不是顶宽裕,凭空添了三张嘴,舅母心里自然不大舒齐,一起头只是脸色难看,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冷言冷语的,不是话中带刺,就是笑里藏刀,“在他檐下过,怎敢不低头?”母子三个一味忍受,幸亏舅父是明白人。就这样,一转眼功夫十年了。康平今年二十三岁,高身材,有好的相貌,因为不爱说话的原故,显得老成;他的本质是高贵多愁,坎坷的境遇,和炎凉的世态却是最好的磨炼,康平渐渐明白那一点飘忽的心情是年青人的莫大危险。“生命不只是一个彷徨的影子,谁都是一个王,只要他肯做一个王。”小光,他的朴实英明的未婚妻在忧愁困苦中常给他这样的鼓励。舅父的看待,尤为可感,好几次都要失学,全凭他老人家设法和张罗。康平明年夏天就要大学毕业了,这最后一年的求学费用,又是没有着落,失望中他赌气不想再继续,索性找个职业,也省得母亲辛劳;但是,“瞎子磨刀好容易见到个亮”,舅父以为那张功亏一篑的文凭,虽然没有大用,却也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竭力托人为他在暑假里找个短事,正好同事中有一个在苏州的远亲,写信来说她的东家需要一位家庭教师,不要文科生,如果是男的最好,条件合适,待遇可以尽可能提高。这样,康平就到凤仪园来了。

一个人刚到一处陌生的地方,最容易失眠,最容易想起从前的事,夜已经很深,他仍不想睡觉,反复的思量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未来;从他小时候刚懂事起,一点一点的回忆,一个一个的旧梦,像小学生默书似的,一句一字,甚至一个标点也不肯放过。

窗子外面,有杜鹃的叫声,凄迷而又哀婉,有人说它是客死异乡

的游子的精灵，所以声声唤着“不如归去”，“不如归去”……康平摸黑走到园子里，他不敢开灯，怕惊了别人。凤仪园在无月无星的夜里更显得荒凉，再加上一声声“不如归去”，听来有一种镂心刻骨的悲怆。园里只有一间屋子里还有灯光，在二层楼上，大概是冯太太的，她还没有睡么？这样深的夜了，康平心里直觉的以为她是个可怕的怪女人，她屋子里的灯光是紫的，美丽而又忧郁的颜色，不知是悬了紫色的窗帘，还是用的紫色灯罩？

苏州是天堂，凤仪园是天堂里的天堂呢，还是天堂里的地狱？

二

渐渐的，康平觉得这凤仪园确是有一些什么，可以令他心向往之。是那杜鹃的哀啼么？是那荒芜的庭院和杂生的青草么？是那从早到晚刻板单调的生活么？还是那一双受着奇特教育的小女孩？那个爱说话的女管家？或是二层楼窗子里，那一点深夜不灭的紫色的灯光？……他觉得什么都不是，却又好像什么都是。

半个月了，康平还没有被凤仪园主人冯太太接见的荣耀。听见的可不少了，他能想象她是属于什么典型的，但是却无法为她造像。

这里是康平的时间表：每天六时起身，译书，八点钟在餐室里用早膳，十二点午饭。上午教数学和科学，下午是中英文和史地。四点钟吃点心，七时半晚饭。餐桌上经常是四个人，师生三个和女管家程师母。晚饭后，译书写信，有时也干点别的。

凤仪园里每一间屋子都收拾得纤尘不染，和外貌大不相同，他们在听雨轩上课，一个清雅无比的书房，朝南的前窗外栽了芭蕉，朝北后窗的小院里种有翠竹，屋左通小客厅，屋右走出花瓶式的门，是荷

花池,这时节已经莲叶田田了。

那两个女孩,盼回和望回,两个有眼泪的名字,程师母说:“一叫她们的名字就伤心,可怜冯太太一直不相信冯先生死在外面,她想他总有一天会回来,然而人死了什么也没有了,魂也招不回来,盼望到今,十三年了……”两个孩子也十三岁了,聪明而听话,样样不用人操心,康平在这儿感到的惟一困难就是国文教材问题,虽说现在已经言论自由,但是冯太太对于国文教材的认真,一如法西斯政府采取了最专制严格的检查制度,每天都要将孩子叫到楼上去询问,甚至请程师母预先调查。诗和词是绝对禁止,抒情的小品和散文,也在取缔之例,故事和小说都得经过批准方能给孩子们阅读。——康平心里不高兴,但是程师母的措词既委婉又客气,也只得算了。他原是为经济才来的,不是为了神圣的教育而作“万世师表”;但是到底也在给小光的信上讽刺了几句:“……这个古怪的女东家,好要她的孩子将来是怎样的人呢?……是名医?大律师?再不就是有鉴于国家财政支绌,希望她的千金们有一天对经济方面加以良好的改善?哦!是了,一定是响应战后‘科学建国’的口号;然而一点有限的艺术情感也不许有,未免太矫枉过正。……一个道学的寡妇,也是科学的母亲。”

小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却从来没有人弹,康平问那两个孩子道:“你们会么?”

她们摇摇头。

“为什么不学,家里摆着现成的。”

“妈咪不许学。”望回抱怨的说。

“妈咪自己可弹?”

“不,可是,”盼回道,“听说妈咪弹得很好。”

“听说?”康平觉得太奇怪了,“听谁说?”

“程师母呀!她说的,妈咪的歌也唱得好极了,”盼回的眼睛一亮,但立刻就没有光彩:“我们可从来没有听见她唱过,”小嘴嘟了起来,“也不许我们唱。”

康平点点头，又摇摇头，有意无意的掀了掀琴盖，其实他并不会弹琴。

“锁上了，”望回用手比了一比，“我这么点高的时候，第一次要打开，就是锁着的。”

“锁了那么些年？该生锈了。”

盼回道：“不会的，程师母常叫阿亭他们，在锁的窟窿眼儿里抹上点机器油，所以从来也不生锈。”

“琴的锁没有锈，但是妈咪说：她的弹琴的手指锈了，人的手指怎么会生锈呢？”望回睁大了眼睛，朝着他：“谢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什么意思？康平怎么能够知道？他心里想：“在你们这儿，没有意思的事情实在太多，太多了，但是无论如何，我仍旧愿意尊重这个至今尚未见过的女主人的意见，她是不合情理，然而不合情理之中或许有极好的意思，我不能因为不了解，就不尊重……”

是的，对于冯太太的不合情理的意见，康平虽不以为然，却至少愿意做到“尊重”两字，可是这位怪僻的太太，康平总觉得她有时候实在太不“尊师”。

这一天午后，吃过点心，盼回和望回做完功课洗澡去了，程师母照例要聊一会天，她虽然话多，倒并不讨厌，热心，和气，也许平凡庸俗一点，然而一个女管家，是毋需风雅过人的，康平以为这个胖胖的中年妇人一定比冯太太好得多。想象中的冯太太必然太不平凡又太不庸俗，不过，很少有人能够领教罢？

听雨轩并不热，程师母摇着檀香骨子的小摺扇，额上直冒汗珠儿，她笑嘻嘻的道：“好热的天，苏州真不好，上海有海风，该凉快多了。”

“也不见得，”康平摇摇头，“上海这几年来，一个夏天比一个夏天热，一个冬天比一个冬天冷。”

“唔，日子难过罢啦！天也跟人为难；真是天灾人祸。”觉得这句“天灾人祸”很幽默，她自个儿先笑了。康平也跟着笑了一笑。程师母

用手指算了算：“初十刚交‘小暑’，今儿个才阴历六月十三，大伏天还在后头哩！我的天。”

“这花园挺凉快，晚上在池子旁吹风，像秋天。”

“说起乘凉吹风，盼回和望回那两个孩子顶乐了，她们就爱跟你在一块儿，冯太太也说过：‘谢先生真是最好的一位先生。’这儿从前几位都是女的，像刘小姐她们，尽管她跟她们谈得跟自己人一样，可绝口没夸过一声是好先生。”

“那全是程师母在冯太太跟前错夸了我。”康平谦虚的说。

“那儿的话，你别以为冯太太没见过你就什么也不知道，她才利害哪！人家眼珠一转，她就知道那个人心里的事；你说了上半句，下半句不说她也明白；没有看见过的人，她只要知道那么一点儿，一点儿关于那人的什么，她就有法子揣摩，冯太太——真是了不得的聪明和能干，虽然脾气跟人不同些；”程师母凝了一下子神，像记起了什么，“譬如说吧！昨儿个晚上，乘凉的时候，你不是跟孩子们说天上的星星来着？后来望回不知怎么告诉她七月七天河配的典故，我就没有留神，冯太太立刻就说你是一位好先生，随时随地都给孩子们长见识。你瞧她细心不细心？”程师母真是一个好的管家，漫不经心的从天气，乘凉，冯太太的聪明，东拉西扯的托出了主题，轻描淡写，一点也看不出，够多自然。

他知道那个牛郎织女的神话又犯了冯太太的忌，程师母尽管说话含蓄，康平到底年青脸嫩，他讪讪的一笑道：“我说冯太太真是个好母亲，她随时随地都注重孩子的教育。”

程师母连忙接着说：“她是好的，我在这儿十四年了，我没有什么学问，不过好歹还分得清，冯太太是个好太太，又是个好母亲，她说话行事，有时候我会不过意思来，可是我总相信她是有道理的。”

康平很想知道：冯太太有什么本事能够赢得她的管家这样由衷的敬爱？他以为这样不同的两个女人，就是不格格不入，至少到落落难合。

程师母嫌小摺扇不够风凉，换了一把粗芭蕉使劲的扇；康平生性不多话，刚才的事使他心里有点不快，于是更加一言不发，只是默默的。——默默的，他顺手拿起程师母的小摺扇，玩弄着，赏鉴着，檀木的扇骨，镂空的细花，白绢的扇面。康平心里想：“那些妇女运动的前进妇女，嚷着要争取女权，男女平等，但是像这样精美伶俐的东西，就是她们的专利了，男人没有权利使用，再有权威的男人也争不来这一点……”

忽然，程师母问道：“谢先生想起什么事情这样乐？”

他一时答不上话，原来想得好玩了，脸上不自主的透露出笑容，被程师母一问，觉得挺不好意思，正了一正脸色，说：“我在看这扇面上的画。”

“是了，你一定是笑我这个人跟我的名字太不配。”

扇面上的画——白色的细绢上，弯弯的一钩斜月，绿得泛黄的疏柳掩映了纱窗，窗脚下种着雁来红。秋天的庭院，秋天的窗，窗里一个素衣古装的美女在抚琴，也许是卓文君，也许是林黛玉，也许无论谁都不是，只不过一点秋天的心情。左角上落款是：“秀竹贤妹清玩，冯姚应华学绘。”字体妩媚而有力。

“这是你的扇子？”康平真的笑了。

“是呀！你看我这个样儿那儿能叫秀竹？”程师母举起她的胖手擦一擦额前的短发：“我央求她给我改个名字，她不肯，说什么旧的总比新的好，值得纪念，到底还是拿这个不像我的名字给写上去。”

“她？谁？冯太太？”

“一点儿也不错，她娘家姓姚。”

“这是她画给你的？”明知是多余的，康平还是问了。

“自然啦！这上头不是写着的吗？”程师母觉得他问得有点儿古怪，“你没瞧见？”

“我瞧见的。”他低低的说。——既然瞧见的，为什么要问？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么？不相信冯太太有绘画的才能么？不，他完全相信的，

十分相信；相反，倒是他希望自己能够不相信。冯太太，深夜不灭的紫色灯光，荒凉的风仪园，长年锁着的琴，生锈的手指，能书会画的才情，绝代聪明，凄凉的身世和病……这一刹那，康平完全原谅了她，原谅了她那不合情理的怪癖，奇特的心情，这一刹那，他心里半个多月来的不快，怨厌，和歧视，都变成了怜悯，变成了同情——甚至变成了好感。

三

“怎么今宵的月色这样的淡？淡得惨白。”

“今儿个才十三哩！十三的月色自然赶不上十五。”

“又是六月十三了，不知不觉的过去了十三个六月十三……日子说慢并不慢，一转眼功夫，孩子都十三岁了，说快可真不快，过一天就像是一百年。”

“你又伤心了，全怪我不是，不该告诉你今天是什么日子的。”

“你不说我也记得。”

——谈话到此地中止了。有轻而且缓的足音从屋外通二楼的石级上走下来，越走越近。康平听得出其中一个声音是程师母，另一个人的嗓子，本是动人的，只是非常伤感，而且充满着渴望和不平，听那说话，想必是冯太太了。她不是病着的么？

康平原先坐在荷花池畔那个蓝磁的花鼓凳上，一棵石榴树在他身后，脚步声渐渐朝这边来了；他不愿意让她们看见（因为刚才已经听见她们的谈话，虽然他不是有意偷听的），可是又无法回避，只有藏到假山背后。那假山傍池而筑，从东蜿蜒向西，倒也曲折有致，尽头是映月亭，映月亭三面临水，像一个半岛。

她们在他刚才坐的地方停住了。

“程师母，请你把那一个磁凳找着搬过来，我们坐下聊一会儿天。”

康平闪在假山洞里，听见冯太太一人在叹气，低低的，幽幽的，像是在几百年前，又像是在几千里外，这是人的声音？还是鬼的声音？

池畔有倒垂的杨柳，康平从假山那一边钻了出来，浓密的枝条遮住他的身子，冯太太看不见他，他也看不见冯太太，他看见的只有凄凄惨惨的天上的月，隐隐约约的池中的月，远处几点流萤闪烁，像半明不灭的鬼火，荒凉的凤仪园，这是人的世界，还是鬼的世界？

程师母气咻咻的来了，嘴里咕噜着：“准是阿亭，把它搬到园子顶顶东边去，害我找上半天，又累得半死。”她上气不接下气的，好大一会儿，才渐渐平静下来。

池塘里的青蛙叫了，一呼百诺的阁阁阁，阁阁阁……响成了一片；她们谈些什么，康平就听不大清楚；偶而飘过来几句，全是程师母响亮的嗓子：“看开点吧！孩子也这么大了。世上那得件件事如心如意……”“……我的好太太，别跟你那身子过不去……”“倒退一步想，你可比我有福多啦！不愁钱，又有这么一对水葱儿似的姑娘，我要像你可就一天也别想活，什么都没有，只有一个‘弃妇’的名儿，还是个赌棍的弃妇，那个没得好死的……”——康平现在明白了，为什么像冯太太和程师母这两个绝对不同的女人能够在一块儿相处十四年？她们的地位，教育，个性，思想，才情……没有一样是相同的，除了只有一点相同：一个死了丈夫的孀妇，一个被丈夫丢了的弃妇，就凭这一点同病相怜的情分，两个不同的人，在一块儿住上十四年，成了知己。女人真是可怜的，不管是聪明绝世的冯太太，或是好心和气的程师母，全是一样的可怜。康平越想越远了，想到自己的母亲，想到小光，想到势利的舅母，以及学校里那些漠不相关的女同学。他的狭小的生活天地里有限的几个女人，康平觉得她们都是些可怜虫……

不知道什么时候，池塘里的蛙鼓没有了。她们还在那里谈心，这一回是冯太太的声音：“我不该要他去的，他原不情愿，他恨那些钻门

营路的勾当,看不惯那些庸庸碌碌的愚蠢的人;全是我太要强了,我不赞成我的丈夫把他自己跟这个世界分开,才竭力鼓励他去,去,谁知道一去,他就跟这世界永远分开了,也跟我——”

“过去的事情,提它干什么呢?说到天亮还是——”程师母叹了口气:“不如意事常八九。”

“六月十三,船沉在海里,这会是真的?我总不信,……程师母,你还记得么?他临走的前一个晚上,你问的那个课?”

“我忘了。”

“我记得的……那个课……朱纶绣盖坐华堂,转眼浮云梦一场,听尽笙歌樵唱好,看完花草稻芒香……当时不相信这个,现在想想真的很像,尤其是,转眼浮云梦一场,……梦一场。”

“你不是还劝我别那么迷信吗?”

“不,我现在愿意迷信,我信神,也信鬼,我盼望有一天就是他人不回来,至少魂灵回来一次,我盼望了十三年,可是,这个园子里没有鬼,没有鬼。”她哭了。

“我的好太太,你静一静吧!”

“这个月亮怎么这样凄惨?我不要看,——到假山洞里去——快走!”

康平听见她站了起来,程师母也跟着立起:“小心点,我扶着你。”她们走进假山洞了,他只好连忙退到亭子里。

……

“去睡吧!时候不早了,你又生病,这儿寒气重。”

“不,我要在这儿等着,六月十三,他总该显一次灵。”

“不成,该回屋子了,我也要去睡啦!盼回下半夜总归要醒一次,看见我不在,她会吓哭了的。”

“那么你先走,我到亭子里坐着。”

康平一听这话,觉得真是糟糕,要是她走进来,自己可再没有别的地方退避。映月亭本来虽有一座石桥通到对岸,但是桥已经断了。

正在着急的时候，只听程师母道：“到亭子里坐着？那怎么成？不招凉等请。你不回去，我也不回去，要是盼回醒了，就让她一个人哭去。”

这一来，冯太太才说：“好，我就去睡。”

“让我送你回屋子……”

……

好一会儿之后，外面什么声息也没有了，康平才走出映月亭，也不知道此刻是什么时辰，只看见西天的月亮，很偏很偏，大概是不早了。自己原是乘凉的，想不到被她们闹了大半夜，现在不禁有点倦意，又觉得有点寒意。他急急忙忙的穿出假山，走过石榴树，要回到自己的卧室里去。

“谁？你是谁？”一个声音将他唤住了，那声音从高处而来，康平不由自主的站住，他抬起头：在长长的石级上面，幽暗的楼头，正有一个人，借着月光，康平看见一个女人，披着黑纱似的长衣，幽灵样惨白的脸。

“是我，谢康平，——这儿的教师。”

“唔，你是那个工学院的大学生？对不起，我以为……”没有说完，她头也不回的就走进去了，留下一声失望的叹息。

康平知道自己并没有遇见鬼，却也止不住毛骨悚然，一口气跑回自己屋里，开了灯，定了大半天神，才恢复常态。外面，敲梆梆的走过，四更三。他的睡意完全没有了，灯下写了一封信给他的未婚妻，他说：“……今天晚上我在园子里乘凉，看见这儿的女主人，她将我当做一个鬼。”

四

第二天,刚一吃过中饭,程师母就急急忙忙的催着孩子们:“赶快把功课做完,妈咪叫提早下课哩!”孩子们听见“提早下课”,乐得什么似的,脸也来不及洗就去念书了。

程师母又告诉康平:“等一会儿冯太太打算见你,请谢先生今天别上生书。”

他点点头,问:“冯太太的病好了?”

“好了,谢谢你。”

不知为了什么?康平忽然紧张起来,他觉得局促、不自然,见一个想见而又怕见的人的时候,往往有这种感觉,但是对于冯太太,康平为什么这样?他不知道。

盼回和望回将英文造句做好,背过国文,又读了一节历史和地理,兴高采烈的到花园里去玩了。

从小客厅那边,一个人走进听雨轩,好像随身带来一股物体微寒的感觉,一阵阴风?一阵鬼气?康平比先更为不安了。

“这位就是谢先生,”程师母介绍道,“——冯太太。”

康平默默的一鞠躬,冯太太稍微点了点头,坐下了,没有微笑,也没有松开她那一进来就紧握着的双手。

好久,她才缓缓的说:“真对不起谢先生,这许多日子,我一直没有下楼,实在失礼,还请您别见怪。”她的声音,和昨夜一样,不过更低更慢一点。

“那儿的话,您太客气了。”康平比刚才镇静了些。现在面对着他的这个苍白如蜡黑色衣裳的女人,像一个雕像:她那曾是美丽的枯槁的容颜,呈露着抑郁、倨傲和病态的痕迹,无光泽的长长的黑发,媚丽

的却是无生气的黑眼睛，与那飞扬的修眉颇不相配，眉心有两道极深的皱纹，端正的希腊型的鼻子，在秀气的唇边有一条苦命线，纤弱细长的身材，行动典雅而不娇媚。她看了康平一眼，眼里的表情并不能说是高傲，不过像一个结了婚的姐姐在看一个年青无知的弟弟一样。在她面前，康平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浅见的小学生；他不敢正视她，这女人的无神彩的眸子，好像洞穿一切世情似的。

康平不爱说话，在冯太太面前，他更是不会说话。她的话也不多，可是已经流露出她的聪明，只寥寥数语，康平就知道她已经感到并且想到过很多了。

“……艺术的情感，诗人的气质，都是最美的。然而美的东西往往带有痛苦的滋味。”

康平点点头。

“我知道这样的教育是荒谬，可是——”她固执的为自己辩护，“人们所喜欢做的，不一定就是对的。”

“有时候，只要是对的，人们就喜欢做，”康平说，“只是教育虽然重要，情感却还是与生俱来的。”

冯太太微微的昂起了头，缓缓的说：“谢先生，您说得很是，所以，”她沉吟着，“过了暑假，秋天我原也要送她们到学校里去了，那也许将又是一个情形……”

这近乎独白的语气，康平一时无从答言。

从外面园子里，荷花池畔，听见了快乐的声音，两个孩子的尖嫩的嗓子，正在那里唱“……太阳下山明天还要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年还要照样的开，美丽小鸟飞去乌云中，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她们玩得太高兴了，忘记母亲是禁止唱歌的？冯太太略一蹙眉，迟疑了一下，她走出花瓶门，只听见外面的歌声没有了，好像两个孩子胆怯的走过来。“妈咪。”那是盼回的低柔的叫唤；望回比较胆大一点，她道：“下次我们不唱了，妈咪，是我不好，我坐在假山上，跟隔壁的宝玲学的，我又教会了姐姐，我再也不唱了，妈咪，你饶恕我这次

吧!”没有声音,良久良久,才听见冯太太幽幽的说:“没有关系,可怜的孩子,你们只管唱,就是不要给妈咪听见。”

五

又是半个月过去了。气候暖热而潮湿,石榴花已经落尽了红,树叶的绿意浓郁而又茂盛,池中芙蕖放蕊,还有盆栽的夏季玫瑰;这一季园子里虽没有什么更多的好花,但是,单看那竹篱上的牵牛花,墙角的凤仙、鸡冠、洗澡花,开得也够灼灼的明艳;再寂寞的凤仪园,此刻也有了点光彩,不似那懒洋洋的暮春;康平初来的时候。

这些日子里,康平的工作时间表还是照旧:教书,译书,写信,连点心和用膳的钟点都从无改变,什么都没有变,盼回和望回并不因日久混熟而就不乖,程师母仍然是好心而又饶舌,琴上的锁也不曾启开,二楼上紫色的灯光仍旧深宵不灭……什么都照常,但是有一点不照常了,的的确确和他初来时候不同了,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也许是他知道却诚心装作不知道。

冯太太自从病愈以后,每隔三五天就下楼一次,她不和他们一起用膳,有时却在一道吃点心。康平发现她虽然怪癖,其实也喜人之所喜,恶人之所恶,她只不过是寂寞孤独的打发日子,心底却蕴藏着同情和爱。世界上正有另一种人,生活在千万人的热闹生活中,实际上却与人家隔绝了千万里路遥远的距离,冯太太恰巧与这种人相反。她和康平很说得来,正好像最初一样,一个懂事的长姐和一个无知的幼弟的谈话,她也知道这个弟弟虽然年轻而并非浮浅。冯太太在爱说话的时候,十分健谈。康平早知她多才博学,还是免不了惊异这个终年关在凤仪园的女人,比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女人都知道得多,比他自己也知道得多,而且多得多。其实这是无足奇怪的,康平没有到过二

层楼，自然不知道她满屋子里都是书。程师母告诉过康平，冯太太的娘家，在天津姓姚，比她的夫家还要显赫，因为早婚，所以没有读完大学，在学校里她的成绩是过人的优良。至于如何的优良，康平最近才从她的谈话中细心的听出，她曾是文学系系主任的得意高足，从小就被图画教师称为天才，音乐教授奇怪她为何不入音专，校长室里至今还悬着的大幅圣母像，是她的刺绣成绩。这样美中之美，优中之优的才情，要是不断的努力下去，谁也无法否认她的前程是不可限量的辉煌。可惜结婚将一切都中止了，断送了，甚至埋葬了。更可惜的是：她在大学里所受的那种出色的教育，并不适宜来料理家庭琐事和杂务。尤其可惜的是，这样多才的人竟这样无福而有钱。假使她没有学问，她不会这样的多感？假使她有一个较好的身世，她纵然多愁亦不致如此受苦？假使她不幸薄命而又无钱，为了生活她将不得不献出自己的才能？但是，现在，她的音乐，她的文学，她的画意与诗情……一切的才气和聪明，只给了她无穷痛苦。

然而这又与康平何干呢？一个短期的家庭教师忽然对他的女东家关心起来，感伤她的身世，惋惜她的才华，“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再多的理由总觉得未免可笑。

康平每隔两天写一封信给小光，在夜晚的灯光下，他告诉她白天的事情，心里的意念，像记日记似的。实在，这些信，也就等于是他的日记，因为他写信给小光，就跟和自己的良心在说话一样的坦白，不过最近有点不同了……“没有不同，一点也没有！”他的理智在向他的情感辩护，他的情感也在向他的理智解释，但是——但是他往常写信从不似这般的踌躇。

现在，他想着白天的事情……

白天，盼回和望回上完最后一节生书之后，是写字的时候。康平和冯太太下象棋，程师母在一边看。

“我输了。”康平说。

“本来可以不输的，只是您走错了一着。”

“您说的就是那个‘马后炮’吗？”程师母插言，“不就是您教谢先生的？”

“可是我真没想到他就因此一败涂地。”冯太太说。

康平笑着道：“然而您还是脱不了这个嫌疑。”

收拾起棋子，程师母出去吩咐仆人端点心。孩子们写完字，望回笑眯眯的拉着康平问：“谢先生，猜猜看，等会儿吃什么？”

康平随口说了两样，都不是。盼回道：“绿豆汤，您顶爱喝的冰凉绿豆汤，搁多多的薄荷——”

“不要青丝红丝，加一个罐头樱桃，”望回抢着说，“是我们俩央求程师母叫弄的。”

冯太太道：“这两个孩子，假公济私。”

“妈咪，一点点儿也不是，谢先生自个儿说过的哩！‘苏州的绿豆汤与别处不同！’谢先生，您不是夸过的？您告诉妈咪，不然，妈咪要说我们是馋嘴的妞儿啦！”

“是的，我是夸过的，谢谢你们，好学生，”康平一手拉一个，和气的笑着，他告诉冯太太，“我的意思是，苏州的吃非常艺术。”

“不止吃而已，苏州的花特别好看，苏州的绣货全国驰名，苏州有的是才子，出过多少状元，苏州的女孩子比别的地方爱娇，她们的手指特别能干，这儿各式各样的东西无不小巧玲珑，连风景都是山温水软，所以苏州人对于生活的艺术最能欣赏，也最会享受。”

“苏州是个好地方。”

“可是人在这个好地方住久了，会变成一个懒人，一个得过且过的懒人。”连得冯太太的声音都带点懒洋洋的调子。

“这么说，您不觉得这儿好？”

“也无所谓，不过，假使谈喜欢，就说不上了。”

“冯太太一定是爱天津。”

“那是情感上的眷念而已，”她摇摇头，“正好像我对苏州也是一样，认真说起来上海就比苏州强。”

“上海有什么好？”康平不赞成，“整天的车烦人吵，活像个开足了马达的机器、直冒烟的火车头。”

“上海也有静的美，‘八·一三’那年，我们逃到上海，住在贝当路，每当黄昏，我靠着楼窗口，看太阳落山，远处龙华的塔，和工厂的烟，还有马路上那些欢天喜地的行人，这就够动人的了。”她的眼里略有一点回忆的光。

康平仍旧摇摇头：“贝当路只有一条，诗意的地方也不太多，自然您不曾到过那穷苦肮脏的所在，——上海只是有钱人的天堂。”

然而冯太太却说：“天堂不一定是属于有钱的人。”门外有一阵脚步声，她道：“不提那些个吧！艺术的绿豆汤来了。”

……

冯太太似乎比那一天都有兴致，虽然她今天还是像往常一样穿着黑色的衣裳，虽然她今天像任何一天似的没有笑容；但是康平看得出，她是从未有过的健谈，今天，连走路脚步好像也活泼了。

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在荷花池畔，阴历七月初，满池的花全都开了，红荷带姿含羞的酡颜，白莲妩媚的娇笑，西天的云霞，金黄，淡紫，浓红……从不曾有过的美丽，从不曾有过的绚烂，啊！太阳下山的时候……

“那时怎么说的？”她忽然问。

“什么？”

“就是那个歌儿，盼回她们唱的。”

“您问这？”康平有一点惊奇，“那个太阳下山……”

“明天还要爬上来。”她“唔”了一声，“挺好玩。”

“一个可爱的西康民歌。”

“今年的荷花开得真好。”

“您的意思是怕它要谢，是不是？”康平觉得自己很聪明，“不要紧，花儿谢了明年还要照样的开。”

“不，你错会我的意思了，”她垂下眼皮，“有时候，我欢喜凋谢了

的东西,甚似它在茂盛的时候。”

“例如这荒凉的风仪园。”

“因为凋谢和荒凉,有一种神韵的美。”

一种神韵的美! 他不禁看了她一眼,这苍白而枯槁的女人,在盛开着红白荷花前,在七月的巧云彩霞的天空下,在金碧辉煌的太阳下山的时候,瑰丽的黄昏,这神奇的一刹那,墙角的凤仙是兰惠,蝉声是音乐,白开水是葡萄酒,石块是金,荒凉的园子是琼宫仙境,这黑衣的憔悴的女人有一种难以比拟的孤清,凄凉的华贵,神韵的美,那是康平从未感到过的。

“你怎么不说话? 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儿异想天开? 其实不呀! 那李义山的诗——”

“留下残荷听雨声。”

“唔! 多么诗意的想法,你欢喜他的诗么?”

“我很惭愧,说不出欢喜和不,因为我没有念过太多的李义山的诗。”

“那么,谁的诗? 你觉得最欢喜。”

“我欢喜白居易,浅近易解而又有深意;还有陆放翁,他的悲凉豪放的风格,令人感动。”

“你欢喜写诗么?”

“根本不会,”康平说,“诗是灵感与情感的结晶,一个读工科的学生,连平仄也弄不清楚。”

“你太谦虚了,不过平仄和韵律的确是一种束缚,也许——”她放低了声音,“最好的诗是没有韵律的。”忽然,像考小学生似的,她又问:“关于词一方面呢? 你欢喜谁的?”

“李清照与李后主,”他天真的笑了笑,“我曾有个荒唐的想法,他们两人实在应该——是极好的一对。”

“你的意思,李清照嫁给李后主?”

康平点点头:“不好吗? 彼此都将写出更美的诗文。”

但是冯太太却说：“那是不好的。”

“为什么？是不是那个亡国的皇帝配不上才情横溢的易安居士？”
他想了一会子，“的确，他是有点哼哼唧唧的病态。”

“不尽然，我只觉得两个才情仿佛的人结婚只管相配，但是并不很好，尤其是他们两个。”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是梦想多于现实，他们对创造绝美的海市蜃楼，却很少有丰功伟业，他们具有生活的艺术，却没有生活的常识，他们都会‘闻弦歌而知雅意’，却不能‘闻鸡起舞’……”

康平默然了。这番话是泛然的谈论？还是内心的隐衷？他不能够明白，纵然不敢说自己是“闻鸡起舞”，可是他决不能“闻弦歌而知雅意”。

于是他们又从诗词谈到小说，冯太太说写小说像人生一样，原来的安排，在开头写了几行之后，就逐渐放弃，因为写小说是创造，不是安排。她又说最欢喜屠格涅夫的作品，那忧郁的风格，淡淡的感伤情调，她最欢喜；但是她最爱的一本书，却是《冰岛渔夫》，——《冰岛渔夫》，那是《菊子夫人》的作者，罗逖的另一伟著，康平也曾读过，他因此想起那动人的故事：尧恩·高沃，那个出色的冰岛渔人葬身在海洋里，和他的船。家乡留下新婚六天的妻，可怜的歌忒，是怎样的期待着，盼望着，一个惨淡的黎明，又一个寂寞的黄昏，许多年……

啊！可怜的歌忒，可怜的冯太太，那是罗逖创造的小说，这是谁创造的风仪园里的人生？

康平不自禁的又看了她一眼，她觉着了，问：“什么？”

“……”

“我明白，你想起了一句话，在心里批评我。”

“是吗？您猜是什么话呢？”

“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对不对？”

康平爽朗的笑了。

“为什么做官的父亲往往叫他的儿子去经商？教师不让孩子读师范，一个女演员在自杀之前写下她的遗书，不要她的小女儿上银幕；缢死煤山的崇祯皇帝也曾说过‘愿生生世世毋生在帝王家’。你懂得这些心思么？这些无可奈何的心思。”

“我懂。”

“只有尝过莲心滋味的人，才知道那是苦的。”她用一种黯淡而自信的口吻说。

一阵嘻嘻哈哈的笑声，从映月亭那边传过来，盼回，望回，还有她们隔壁邻家的小朋友黄宝玲，三个孩子拍手顿脚的嚷着，叫着，跳着，吵成一片。宝玲说：“谢先生，您也教我做算术，蜗牛爬墙和鸡兔同笼。”“不，谢先生讲《苦儿流浪记》。”“嗯，我要听《天方夜谭》。”

康平含笑告诉她们：“要是你们有本事不从假山石那边走过来，我样样都依。”

宝玲撅着嘴：“谢先生就是不肯嚵：明明知道这个桥坏了。”

盼回瞪着一双大眼睛：“这就是报纸上常说的，叫‘并无诚意’。”

他们都笑了，康平说：“这孩子聪明。”冯太太却道：“那座石桥，是应该修筑了，这回我要叫工人重砌一座曲折的。”

“直的也好，这荷池不算太大，怕不能曲折得有致。”

“不，曲折的比直的好。”

说着，那三个孩子过来了，盼回和望回一人手里一封信，举得高高的。

“妈咪，天津来的。”

“谢先生别眼红，您也有一封，”望回道，“南京孟寄。”

冯太太一边看信，一边吟沉着：“就是后天。”她告诉孩子们，“八姨要来了。”隔了一会儿，她问康平：“南京怎么样？天热么？一切可都好？”她问得十分，十分的自然。

但是这个二十三岁的大孩子可不大自然：“很好。嗯，天——很热……”又加了一句不必要的解释：“南京的，一个亲戚。”

“唔？一个未来的亲戚。”

康平觉得自己的脸有点儿发烧，他真窘。

……

这些白天的事情，在他的心里，像平静的湖水上一朵一朵的小涟漪，不住的漾开，放大，放大……最后是没有了，没有了，但是康平往常写信时的平静心情也不复再有了，因为起了涟漪的水毕竟不似原先的平静。康平没有将白天的这一切告诉小光，即使一点点也没有写，他觉得羞惭，闭上眼睛，要排除那些杂念，却似乎连屋子里的灯光都幻成紫色的了。

六

康平在朋友家里坐了一下半天，又逛了“观前”才回来。程师母一看见他就嚷：“好呀！谢先生，我真怕你要开小差哩！回头冯太太又得找上我去陪啦！”

“我见了生客不会说话，还是程师母先行。”

程师母把个头摇得像搏浪鼓似的：“不行，不行，我只会招待招待那些个三姨娘六舅妈，今儿请的全是新派人物；不过就是像姚八小姐胡先生那么新，我也会陪他们聊个天，唯独那两个怪物，我可不敢奉陪，得啦，谢谢你谢先生了，可别让我活受罪。”

“两个怪物？”

“是呀！可不两个怪物？你待会儿一瞧就知道了，黄家宝玲上的那个学堂里的校长和训育主任，我的天，那两个人的嘴脸啊！就像吃过恨人肉似的那么凶，秋天盼回望回也要进那个学堂了，这会儿听见那两尊活阎王驾到，吓得三个小鬼晚上躲在映月亭里单开一桌饭，我情愿陪她们三人。”

康平瞧她说得这么神乎其神,不由得笑了。程师母看了看手表:“六点二十分,不早啦!你快去吧!客人全在二楼,等会儿饭也开在楼厅里,啊!我倒忘了,你还没到楼上去过哩!让我叫月季领路,月——”

“别呀!”康平笑着止住她,“我问你,客人到齐了没有?”

“没有,不过只差一位刘小姐,还有那两个怪物。”程师母又叫月季,然后说:“黄医生黄太太带着宝玲刚到,姚八小姐跟胡先生三点钟一下火车就来,今儿夜车上上海。”

“来了就走?”

“柳原说呀!可是胡先生要到上海接洽什么要紧事情,姚八小姐也要赶去见外婆,老人家顶爱这个外孙闺女了。他们全是抽空来苏州看冯太太的。”又看一下表,“可真的不早了,您快去陪客人吧!”程师母挥着扇子,大声叫月季,催她赶快领谢先生上楼。

楼厅里的布置和楼下一般的古色古香,紫檀家具,中国字画,古式瓷器,月洞形的圆门,有流苏的帘幕,宫灯式样的绢制灯罩,色彩以富丽的鹅黄为主,没有紫色。

那个中年的西装男子,康平见过两次,就是宝玲的父亲,风趣诙谐的黄医生,他给坐在一旁的太太介绍了康平,黄太太是个温静的中年妇人,不多说话,脸上一直堆着笑。

冯太太为他介绍其余的两位远客:“我的堂妹,黛思。——胡南如先生,现在只不过是我的表弟。”

主客全都笑了起来。——这是康平第一次看见冯太太的笑容,他来了一个多月了,她的笑这样难得!程师母说得不错:只有在姚家人的面前,她才装出愉快,因为她不愿意让她们看出自己的伤心。

然而她这轻轻的一笑是多么动人,几乎减轻了十载年华,康平这才发现她今天大大的修饰过了,她的薄施脂粉的脸上容光焕发,一点也寻不出枯槁憔悴的痕迹,蓝灰色的绸衫,蓝耳珠,蓝灰色的缎鞋上绣着深蓝的兰花,是她自己绣的么?康平禁不住心里这样想。坐在冯太太旁边的,就是她的堂妹,姚八小姐黛思,她们面貌仿佛,大概都是

像父亲的，看起来似乎黛思身长一点，肤色微黑，比她丰盈，比她美丽，却没有她潇洒和飘逸，给人一种温暖愉快的感觉，她的粉红底子上印着玄色燕子的衣裳，更显得她是活泼而年青。

康平和黄医生、胡南如谈了一大阵气候的热与凉快，天津与苏州，国际动态和国共问题之后，黄医生指着那一对梅花形的嫩黄瓷盆子：“谢先生，您是急性子呢，还是慢性子？”

“我自己也说不上来，只是，与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黄医生慢条斯理的告诉他，“这一个盆子里是苏州采芝斋的松子仁，那一个盆子里是杭州的土产小胡桃，谢先生，您——”

康平瞠目不知所云。

胡南如不耐烦道：“刚才我们说：急性子的吃松子仁，慢性子的吃小胡桃，您瞧黄医生，真是个小胡桃专家。”

“那么，所有的松子仁该归南如包办了，”冯太太掉过脸来，“谢先生，我想你是吃小胡桃的。”

“这么说，您觉得我是个慢性子？”

“不，我的意思是——”明快的一笑，“小胡桃的构造十分‘艺术’精巧。”

“并且‘曲折’有致。”他看着她的时候，她也正看着他，彼此都忍不住笑了。冯太太解释给大家听，南如道：“你们都爱这么曲里拐弯，我就欢喜大刀阔斧，单刀直入。”大家又都笑了。

黛思说：“要是你当初念医，准是个外科医生，只会开刀。”

“我不会开刀，你倒在班门弄斧，请注意，此地有大医师在。”南如做了个滑稽的手势。

“瞧这股子劲儿，倒像我是黄太医似的。”

南如摆了摆手，叹口气：“想不到西医黄大夫，头脑封建如冬烘，阶级观念若是之深，当今已是民主时代，而且，太医又何足为奇？不过给皇帝诊诊脉，多识得个把达官显宦罢了。”

“说得是，我从善如流，收回刚才那句话。”

南如却又说：“这个医生意志不坚强。”

冯太太唉声叹气的笑：“可见得做人不容易。”

一句话引起南如不知什么感触，他变得一本正经起来，说医生旨在救人，不像他读了政治，将来要是在官场里一混，“做人”才真不容易，“做事”倒是其次。“现在的人，”他说，“只要脸皮厚，手段辣，心肠狠，就会得平步青云，节节高升，像我这样不会吹，不会拍，心直口快，什么也不成——”

“除非吃松子仁。”冯太太很快的接了一句，大家都笑了；然而诙谐的谈风到此刻已转为严肃，黄医生摇摇头：“说救人，那真惭愧万分，前两年，靠西药发财的没有医生么？现在，对于无钱的病人置之不理的，不是大有其人么？丢开这些不谈，就是有仁心的，又觉得缺乏仁术，例如肺病、梅毒、麻风，癌……这些病我们也无能为力。”

“然而无能为力中也还有点能力，倒是有些人，可以说是大多数人，他们的思想患了肺病、梅毒、麻风，癌，那才没有办法。”——这话是黛思说的，康平觉得惊奇，他只以为她是活泼而单纯，原来的确有其姊必有其妹。

月季在外面屋子里喊：“王校长，朱先生来了。”

冯太太迎了出去，黄太太跟着站起；黄医生告诉黛思：“来了两位教育界的人，你说的那些没有办法的病，可以请教她们了。”康平打起精神准备看程师母口中的“怪物”，南如在吃松子仁。

两位太太陪着两位客人进来，招待介绍一番，重又坐下。康平定下神来瞻仰她们的丰采：那王校长，约摸四十左右年纪，天然短发，同字脸，浓眉，大眼，一脸咄咄逼人的正义感。朱先生年纪稍长，竹竿似的身材，瘦骨脸儿，后面梳了个面包头，前额又留了一排刘海，这就是王校长的亲信，训育主任，也许是管教学生成了习惯，那一双没睫毛的眼睛老是在近视眼镜后面狠巴巴的看着人，好像在心里批着分数。康平不知怎么忽然想起《正在想》里的丁老师：她穿的是清一色的上

下一身白，右手挟着一柄晴雨两用的黑洋伞。如果王校长的黑衣白鞋白手套是“乌云盖雪”，那么朱先生的打扮正是“雪里拖枪”。

当下只听得黄太太没口子的称赞她们学校教导有方，宝玲现在比以前知道用功了，也有礼貌了，冯太太也在接二连三的感激她们两位鼎力帮助盼回和望回的人学事宜。

还有一位缺席的客人刘小姐，冯太太道：“怎么刘小姐偏不在苏州，我以为她跟我们八妹一定要一见如故，唉，真是不巧。”

“就是今天早晨，刘先生和几位同事到无锡去的。”王校长说，她的口音是现在最时髦又最显得风光的四川调子。

“现在的年青女子，”刘先生掏出一方小白手帕，直擦鼻子，她的嘴里好像在炒白果，“一旦有一个异性追求，这世界就是她的了，要是成大堆的男子一捧，她就更美得受不得，好像连天王星海王星也成了她的属下似的。”

冯太太含糊一笑，黄医生夫妇司空见惯，黛思不开口，抓了一把瓜子在嗑，康平和南如闻所未闻，少见多怪，都在洗耳恭听。

王校长一劲儿摆动她的头，一会儿摇，一会儿点：“年青的人，少修养，只知道及时行乐，不懂得及时努力。”

“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当教师。”训育主任下了结论。

康平觉得屋子里蓦地冷起来，因为这刚来的两位客人脸上满是秋天的霜。

月季打起帘子，报告饭开好了，在外面一间屋子里。

大家喊着：“请，请，您先请。”一个也不肯动。南如嚷道：“别扭死人了，我先请。”入席时又是一阵子推推让让，好不容易才坐下。康平想起映月亭里单开的一桌，程师母说得不错，“怪物”！合唱队里有了个重伤风的人，好嗓子也会不自觉的闭住了气，真是别扭死人了。菜很好，是凤仪园的厨子作的拿手好菜，船菜，苏州的艺术的吃，酒也是诗意的，冯太太怕喝了烈性的酒黛思南如不能上路，所以早就吩咐下来，要香甜的青梅酒。除了校长先生和训育主任是涓滴不饮，大家全

都喝了。康平注意冯太太时,觉得她很有点量,席上黄医生和南如还是像先前一处一句的说着玩,谈笑只管谈笑,却不能“风生”了。黛思不开口,两位太太在跟“怪物”交际,但是只看见黄太太和气的笑,冯太太微带醉颜的俏皮的笑。训育主任在和有骨头的东西拼命,对付那些不易入口的菜肴,也像对付一个不听话的顽皮学生。王校长发言独多,满口“建国,教育第一”或是“我们妇女界优秀分子应该联合起来”。康平忘了给她计算一下,共说了多少次。这两个怪物,程师母一些也没有冤枉她们。王校长的紧张和严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好像在命令人马上到前线作战,如果不壮烈牺牲,便算不得前进分子;那一个训育主任则如同举着照妖镜,在那里作法,要把任何人都看出原形。康平不愿意,也不敢和她们周旋;好在她们倒也不要和这乳臭未干的年青小伙子讨论“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应如何合作”的问题。

南如道:“黛思,你怎么不说话?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

“老这么爱贫嘴,谁理你!”颇可爱的讨厌表情。

黄医生说:“八小姐,南如这可毕业了,到上海指日就是走马上任,你不叫他来个三喜临门吗?让我们也喝杯喜酒。”

“早哩!订婚也得等我自个儿大学毕业。”

“南如他是爱吃松子仁的呀!”黄医生幽默的说。

“不,黄医生,”南如笑着,低声道,“一个女孩子嫁了人之后,就是放弃了多少男人对她的追求,而她自己去追求一个男人。黛思多聪明,她不会那样傻!”这话说得声音很轻,却不知怎么被朱先生听见了,训育主任的耳朵里怎容得下这种“非礼之言”,两道眉毛立刻连在一齐,想起对方不是自己的学生时,只好摸出她的白手帕,使劲擦鼻子。

黛思鼓着腮帮子:“姓胡的就会胡说。”

南如道:“姓姚的就会摇头。”

冯太太正在和王校长说话,也抬起头来道:“谁要是说姓姚的什么,我可不依。”

黄医生双手轻轻一拍：“喝，姚家人向你挑战了。”

一桌人都吃完了，佣人送上毛巾，南如一面擦，一面跟黛思说：“提起姚家人，你快把夏令会唱歌的事告诉二姊。”

“有什么可说的。”

但是冯太太执意要听，南如故意卖关子，等人都离了席，大家回到原来的里边屋，才缓缓的道：“二姊，你总还记得，我们学校的夏令会，刚取的新生照例没份儿，然而黛思——”

黄医生连忙说：“因为胡南如学士的关系，得以参加，是不是？”

“岂但是而已，并且又‘托福’出了出风头。”

“不害臊，”黛思刮着脸蛋儿羞他，“净朝脸上贴金。”

“那一晚，夏令会在森林里野宴，所有的师生都在，余兴的时候，黛思唱了一个，一个什么的？”他问黛思。

“不知道。”

“对了，根本用不着知道，反正是 Solo，博得全场的叫好，喝彩，鼓掌，赞美不算外，音乐教授，就是那位比利时的老先生，还握了她的手说：你真是姚应华小姐的妹妹，一点也不错。”

“唔，他还记得姚应华么？”冯太太淡淡的一笑：康平注意她的脸时，觉得她的眼里有一点光，不知是喜悦的光，还是泪光。

黛思看着她的堂姊：“他当然不会忘记你。”

“姚应华，十五年了，姚应华离开她的学校……”

“但是，十五年来，就我所知道，那儿的老教授没有一个忘记你，姚应华。”南如交握着自己的双手，微微抬起头，做了一个舞台上独白的沉思表情，“在所有爱她的人们心里，记忆里，连一刹那也没有离开过。”说到最后，连他自个儿也逼不住笑了。

“南如，我听说学校里每年圣诞节演戏，”冯太太说，“你是个最出色的演员，今天才晓得名不虚传。”

“你打算请我当场表演吗？”

“你的刚才已领教过了，现在要请八小姐表演。”黄医生提议。

“黛思，Solo，”

“赏脸，八小姐！”

“不，不，南如你喝醉了，我们还要赶火车。”

冯太太走过去，站在黛思的身后，两手搁在她的肩上：“黛思，唱一个吧，为了我的原故。”黛思点点头。康平惊奇的用眼睛望过去，这一对堂姊妹，假使冯太太像清淡而有味的菊花茶，那么黛思就是一杯甘芳甜美的巧克力牛奶；冯太太如同她家里的淡写轻描的山水古画，黛思是色泽鲜明的刺绣。然而她们还是很像，她真是她的姊姊，她果然是姚应华的妹妹。

“唱什么呢？”她回过脸，再一次的谛视她的堂姊，像刚才一样。

南如抢着说：“唱，唱那个‘拿起你的枪，快快儿赴前方’……”他看了王校长一眼。康平忍不住笑，南如和自己抱有同感。

“你这是存心开玩笑，”黄医生不赞成，“现在上下左右都在祈祷和平，你偏要‘拿起你的枪’，这是什么意思？”

“在二姊这古色古香的屋子里，唱那些外国歌曲太不相称了，我唱《茶花女饮酒歌》吧！”

“茶花女也是外国人。”王校长铁树开花似的说了句趣话。

“好在那个歌是国货，”冯太太笑着，“黛思，就这个吧！我欢迎。”

黛思站起来，掠了下头发，微偏过身子，说：“我唱得不好，请大家原谅——”

那《茶花女饮酒歌》的歌词是绝妙的好辞：

这是个东方色彩的老晴天，
大家及时行乐吧！
喝，若要有了这明媚的风光
才行乐，
那又是糊涂极顶太可怜；
我们是什么都不提，
只要是大家舒舒服服笑嘻嘻，

也不管天光好不好，
 只要是笑眼瞧着酒杯中，
 杯中的笑眼相迥瞧。
 天公造酒又造爱，
 为的是天公地母长相爱；
 人家说我们处世太糊涂，
 算了罢！
 要不糊涂又怎么
 你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我们爱怎么做就怎么做？
 你便是一个最厉害的检查官，
 请你来瞧一瞧
 我们酒杯罢！
 喝，包你马上——
 心回意转，意满心欢。

康平很是感动，他不懂音乐，连欣赏的能力也有限，但是这歌声，这歌词，他知道和那逼尖着喉咙唱的“真——善——美——”大不相同。他静听着，黛思的嗓子真是无双，姚应华的妹妹，可惜他没福听到姚应华的唱歌——永远也听不到。此刻，他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她，鹅黄色的灯光，像艳阳天的太阳，她看起来是年青多了，微红的双颊，不知道是胭脂，还是酒意？他觉得不该如此失礼的看她，但是又管不了自己，好几次她的眼光和自己的视线相逢，冯太太朝他极自然而又潇洒的一笑，康平红了脸，心里对她无限的感谢，却又不明白要感谢的是什么。

十点钟了，两位怪客已经是第三遍告辞，两位远客要赶火车，两位近客也唤了宝玲要回家，冯太太吩咐叫车，开亮楼梯上及园子里的灯，程师母照应盼回望回睡觉去了，康平陪着冯太太送客。

一大串的“谢谢”，“简慢”，“请留步”，“走好”，“再见”，“顺风”

……客人各自上了车，忽然月季性急慌忙的奔出来，冲到车子旁边，原来训育主任忘记了她的伞。

园门关上了，冯太太低着头，默不作声的朝里走，康平在她的身旁，月季走在他们的后头。她一句话也不说，什么事也不提，她的动人的笑颜，她的愉快的脚步，她的俏皮聪明的谈话，她的潇洒若仙子的神韵，都没有了，刚才的一切，一切的刚才，是做戏？是作梦？好神秘的人。

他望望天，——这是夜晚独行人的无聊消遣，天上无月无星，只有阴暗的乌云，大概要下雨了，好黑的天，好静的凤仪园。

七

十一点了，康平还没有睡。他用“纸短情长”结束了一封给小光的信，觉得歉仄和抱愧；但是，另一种难言的欲望，和不可思义的情爱，使他更为不安。这种欲望，这种情爱，怎么能有？怎么可以产生？然而，现在的确是有了，产生了，并且像惨淡不熄的火焰，潜燃他的心，他不能思想别的事情，只有苦痛的绞着双手来回的走着，一刹那像一世纪，一小时像几千万年，好彷徨的心，好长的黑夜，好热的屋子……

他模模糊糊的走到园子里去，带着比酒意还浓的醉意，醉，十分的醉。沿着荷花池，过了石榴树，无意的——也许是有心，他自己可不知道，走到长长的石级前，通二层楼的石级……他想起六月十三日的夜……那站在幽暗楼头的女人，穿黑纱的女人，在等待，等待，她曾将他当作那个回家托梦的阴魂……康平徘徊了一些时候，走上石级，起初很慢，犹豫的，欲前又退的步子，像算术题目里爬墙的蜗牛，后来想是下了决心，越走越快了，一级级的往上走……

康平敲了门，故作镇静的走进那间紫色灯光的屋子，紫色的灯

罩，紫色的窗纱与帘幕，怪不得那灯光里有这许多忧郁？晚香玉的芬芳，白铜炉里的沉香末，混和着药的气息，柔美的憔悴，诗的极致……

冯太太奇怪他深夜来此，神情却并不慌张。康平的镇静没有了，期期艾艾的向她背了一大套新文艺腔的诉白，又像是将他自作的情诗在朗诵。

冯太太一言不发，恼恨而又心烦，末了她以极高傲的轻视目光看了他一眼，按了按铃，月季进来了，她说：“送谢先生下楼，楼梯上的灯开一开。乐字架上那一大叠书，捧到谢先生屋子里。”

康平迷糊的跟着月季走出去，走下楼，走进他的卧室，像被催眠过一样，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些什么。

好久好久以后，他的意识才渐渐清明：“完了，我明天就得离开此地……她一定要把这事告诉程师母，那个多话的女管家一定要逢人为我宣传，还要写信告诉她的亲戚，舅父的同事，一个荒唐愚蠢的家庭教师，母亲，小光，舅父……全不会再把我当人，无耻，下流……我是掉在自己安排的陷阱去了，我……”

然而这个二十三岁的大孩子，正在热情得发傻的年纪，他仍是憧憬那美丽的陷阱；康平试翻弄着月季捧来的书，有佛经，也有《新旧约》、《浮生六记》、《漱玉词》，原文本的 All This, And Heaven Too, 中译本的巴尔扎克，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这些书，让他在较自然的情形下下了楼，不太难堪。何等高贵的做法？何等聪明的机智？要是换了别的女人，将怎么样？一声“滚”？一顿责骂？甚至一下耳光，她恨他，他还是要爱她，冯太太的逐客令也比别的女人会心一笑来得风雅，只是——这样风雅的人，为什么这样无情？有一天，当她年老了的时候，当这迟暮的芳华和憔悴的美丽也逐渐消逝的时候，她会后悔今天的道学举动么？会的，一定会！因为她是人，有情感有诗意的人，她有卓越的明智和过人的才华，不错，然而才华也是情感的升华，她为什么不后悔？在那未来的一天，只是——为什么不就是今天？今天，此刻……康平又醉了，十分的醉。于是又一个意念乘机袭入他的心

里：“反正明天我是要离开了，虽然二并不等于一，但是两次犯罪也不是和一次是同样么？总之，我已经不是今晚以前的那个我了，在人家的嘴里，心里，眼里……”康平随手拿起一本书，算命瞎子常是人们山穷水尽时候的先知，失却清明神智的人往往要用最无意义的方法卜一下命运。他的命运，那本屠格涅夫的《罗亭》为他决定了，他闭上眼睛，莫明其妙的却是虔诚的在心里祈祷，然后翻开一页——“……你高兴么？我想不到碰到你，只有上帝知道我们将来是否再得相见，我不能像这样的离开你。”

是的，我不能像这样的离开你，我不能像这样的离开你；天赐的机会不易受人重视，错失的姻缘最易惹人眷念，为了省得有一天要“悔不当初”，康平决定再冒一次险，这一次他从餐厅旁边的扶梯走上楼，因为园里的那石级是不幸运的。

康平再一次的敲开她的门，冯太太正在灯下沉思，看见他来吃了一惊，但是脸色却温和多了。

“还是你？”她红着脸，眼睛望着别处，“我以为是月季……”

“我忘记了一样东西，在这屋子里……”他讷讷的说。

“是什么？”她回过脸来，半疑半信。

康平不说话，怯怯的望着她，讨饶的孩子似的眼神。她明媚的一笑，伸手从桌上拿起一件东西：“是这个吗？”康平接过去，一枚金质的小别针，象征了幸运的马蹄形。他点点头，心里充满了无限的，无限的感激和幻梦，向她道谢，却不走开。

“还有什么事吗？”她的眼里带一点怜悯的神情，大多数的爱不都是由怜而生的么？

“我想……和你讨论那天所谈的，曲折的桥，没有韵律的诗，像人生的小说，像艺术的人生。”福至心灵，聪明和幸运往往是俱来的。

冯太太笑了，甜蜜的赞叹，温柔的责任：“你不想一想这是应该的，还是不应该？”

他大着胆子回答：“我没有想到应该和不应该，我只知道——应

华……”

你读过《森林睡女》的故事么？那发怒的神仙使用了魔法，公主拿纺锤碰了自己一下就睡着了，连马房里的马，屋顶上的鸽子，广场上的狗，以及厨房里正在打小孩耳光的厨子，宫廷里的国王、王后大臣全都中了妖，整个的城堡，整个的森林全都昏昏入睡了，昏昏的睡了一百年，直到一个远方的吻才救活了那美丽的公主，以及她周遭的一切。

你不会因此而流出快乐感动的泪水么？连那多刺的荆棘篱笆也为了这睡着一百年而复苏的公主开放过美丽的鲜花。现在，天下雨了，是那不可知的若有若无的命运之神，在为凤仪园的主人流泪么？

八

这雨到第二天黄昏还没有停，并且越下越大，苏州虽然潮湿，这一阵却少雨，干燥的花木与泥土，被雨水冲洗过了，花的气息，树的气息，泥土的气息，别具一种可爱的风味。

康平愉快的吹着口哨，不成腔的，随心所欲的短歌。他的心，像刚从烘箱中取出的刚做得的小面包，又轻松，又热和，又香又甜。外面的雨虽大，可下不到他的心里去，不，应该说就是下到他的心里，只有更好，增添了回忆的甜蜜，和欢情的美妙，因为雨是思想的珠玑。啊！可爱的雨，这淅淅的响，这滔滔的白，像浓密的雾阵，多可爱！此时此刻，他是自私的，希望独处一室，除了一个人——那个人他今天还没有见过，谁也不能够来侵犯他，谁也不可以来打搅他；今天，这美酒也似的辰光，是他独有的，谁也不应该分享——除了一个人。他真弄不懂人在患难当中还能够相助，为什么快乐的时候却十九这样自私？不近情理的自私。但是，难得的一次。不过一次，都不可以么？

然而，盼回开口了：“谢先生，瞧外头。”

“是的，天下雨。”他并没有瞧一下窗外。

“下了雨不能到花园里去玩。”小孩子也那样调皮。

“唔。”

“谢先生，你做做好事，”望回忍不住，直说了，“讲个故事吧！”

“我要听梅力老人和他的猴子，还有狗。”

“不，《苦儿流浪记》已经讲完了，谢先生讲《三国演义》，诸葛亮的空城计。”

“不，我要听阿利巴巴……”

这两个磨人的孩子，今天不似往常乖，康平只管不买账，也被她们你一言我一语缠得没了主意，他只好说：“你们已经听过不少《天方夜谭》里的故事，现在让我问一个问题。”

孩子听见了“问题”，愣住了，上牙齿咬住了下嘴唇，你瞧瞧我，我瞧瞧你。

他笑起来：“在《天方夜谭》里，有许多神奇的宝物，假使给你们一人一样，你们挑那一件？”

望回道：“我要音乐树，种在我们家的花园里。”

“不，不，妈咪要不快乐的，”盼回摇摇头，“我要那个魔术灯，我是灯神的主人，我要命令他到大海里去寻找那只沉了的船，我要他找着爹，我要他想法子吹一口仙气，爹爹就起死回生——”

“那我也要魔术灯。”望回羡慕起来。

“不行，我先要的，是我的。”

“我的。”

“我的嚟。”

康平连忙给她们劝架：“不要‘你的我的’了，我问你们，灯在那儿哪？”

她们这才不作声了，满脸又是失望又是难为情。盼回讪讪的笑着笑：“谢先生，您哩？要什么？”

“我？”他想起了不久将来的一天，他要离开这里，并且没有再来的理由，于是他黯然的说：“我要那个月宫里的万能眼。”

“做什么用？”

“等我去了之后，我想起你们的时候，我还可以随时看见你们。”

“但是我们看不见您，谢先生，不许走。”

“秋天，你们就要上学去的。”

“我们不要上学校，像从前刘先生教书的时候一样，像现在暑假一样，谢先生别走。”

“不，要走的。”

“嗯嗯，”她们急了，“谢先生，我们情愿不上学校，要您，不要九怪跟阎罗王。”

“九怪跟阎罗王？”

“就是昨儿晚上的两个客人。”盼回说。望回解释道：“宝玲偷偷儿的告诉我们：高中的学生给她们起的外号，王校长叫阎罗王，九怪是朱先生。”

“九怪是什么意思？”

“她姓朱，所以起先叫她猪八戒，但是人又太瘦，所以就改成丑八怪，后来又说她比八怪还可恶，所以再加一怪。”

康平觉得现在的女孩子真刻薄，但是当他想起昨天晚上的情形，他自己也笑了。

“您答应我们不走。”盼回又言归正传。

“好的。你们这会儿不叫我讲故事，我就不走。”

望回说：“好，我们这会儿不要您讲，明天您可还要讲的。”

康平点点头，她们这才满意的算了。

两个孩子无聊得只好做室内游戏，下了三遍“五子棋”，厌了；再来几回“十六个小兵团将军”，又腻了；不知从那儿找出一副扑克，望回眯着眼，陪小心似的：“捉乌龟，三个人玩，热闹点，谢先生肯么？”

这个不费心思的玩意儿，他可以奉陪。在“机会均等”之下，三人

轮流各做一次乌龟。第四回,他一边洗牌,一边假作漠不关心的样子:
“玩完这一次,你们应该上楼看妈咪去了。”

“我们中饭前去过啦!妈咪生病哩!”

“病?什么病?”

“不知道,怕烦得很,月季说连程师母进去,妈咪都没有跟她说话。”

“唔……”

这一次,没有一个人是乌龟,原来洗牌的时候,康平忘记预先取出一张,盼回和望回格格的笑起来,她们的先生也笑:“小傻子们,别笑了,上楼去吧!别忘记替我向妈咪问好。”

“还有别的吗?”盼回说。

他想了一想:“就说我要去找《天方夜谭》里的苹果,给她治病。”

“什么时候可以找到那苹果呢?”望回睁大了眼珠问。

康平顺口告诉她明天。“好的,明天,您拿着苹果,我们一块儿到妈咪屋子里去。”那孩子天真的告诉她的先生。

九

然而,明天康平的苹果还没有找着,程师母却给了康平一个白色的信封,这个会说话的女管家一走进听雨轩的时候,脸色就与平常不同,说话也是几番欲言又止的:“今天上午来了一个电报……天津打来的,冯太太的哥哥要请冯太太带了孩子们到天津去玩,逛逛北戴河,所以……这儿的功课……只好停止了,这一点小意思请谢先生收下……”

康平的脸变了色,这虽不是突如其来的当头一棒,却也是冷不提防的心上一箭,他怔了怔,细味程师母的话:天津的电报,北戴河避暑

……呸！天津昨天还有人来，拍什么电报？还有程师母这尴尬的神气，这吞吐的言词，鬼才相信这是真的。他没有说话，冷笑了两声，瞧着程师母。

“冯太太叫我跟您说，她在生病，不能下楼跟谢先生送行了，她实在抱歉。”

连送行都说了出来，当然就是明白的轰他立刻就走，好聪明的鬼主意！康平狠狠的看了程师母一眼，程师母是冤枉的，但是她既替冯太太传话，当然应该也为康平代表致意。冯太太，太聪明能干的冯太太，康平心里的恨和怒一点一点的加重：“是了，她想起我是个穷小子，没有钱，在有钱人的眼里，无钱就是无赖，他怕我向她无端要挟、敲诈，所以要设法赶走我，她作践我像踏着地上的虫，其实人穷未必志短，高贵的太太，你未免太不会看人了，你玩弄我，欺骗我，我太年青，上了当……”康平越想越气，忘记了程师母还在身边。

“这儿是三个月的薪水，”程师母又误会了他的意思：“三个月……”

康平更生气了，三个月的薪水！好慷慨的东家！是的，见钱眼开的穷教师该感激涕零的离开凤仪园了，他将永久念念不忘于他东家的大恩和大德。

他冷冷的告诉程师母：“请你转告冯太太，我不去告辞了，这就去收拾东西，我马上走，今天还有两班车可以赶到上海，不过这个——”

程师母插言道：“怎么马上就走了，真的？”她由衷的抱歉和挽留：“明几个也不晚呀！”

“要走还是早点好，”康平说：“我只教了一个月零九天，用不着这许多，请你把那多给的扣下。”

“这是冯太太的意思。”

“我很感谢她的意思；”他冷笑道，“不过没有这个道理。”

程师母一言不发搭讪着走了出去。

康平将自己应得的钱点出来，其余的仍然留在信封内。他将孩子

们的课卷改好,望回在她的日记上写着:“……妈咪又不下楼了,要是谢先生真能够找到《天方夜谭》里的苹果,那是多好呢……”底下没有完,想是看见天晴了,她急着要到花园里去玩,就不管了。康平用红笔勾去,然而他心里的七上八落的各种情感,却无法用红笔勾去。他从孩子想到母亲,又从母亲想到孩子,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小动作,每一句话……一个多月来,她们待他如家人,想不到今天?他不能不生气,又不能不感谢;他不能无动于衷,又不能莫逆于心,康平像所有的青年人一样骄傲,受伤的自尊心将他变得小气而又偏狭,他不肯有一点原谅人的意思。爱是不能在瞬息之间就变成恨的。然而它是能变的,现在也果然变了。

改好课卷,他回到自己卧室里收拾东西,根本没带行李,夏季衣服简单,一个小提箱,顷刻就归理好了,他忽然想起一件东西,那马蹄形的幸运别针,曾经带给他幸运,现在,它已失却它的意义了。留着么?在将来,回忆的时候,无论如何,他爱过她的。但是,有时候,往往我们最不肯原谅的人,就是我们最爱的人。康平决定还给她:“如果因此引起她一点难受,我总算报答过她了。”一激动,那别针断了,他顾不了许多,匆匆忙忙的将它丢在那白信封内,提了箱子,去找程师母。

“这个请他收回,告诉冯太太,我不要额外的报酬。”

程师母看看他的脸色,将信封接过来:“这就走了么?唉!真是的,我叫孩子们送一送,她们还不知道呢?您等一下,我去吩咐阿亭叫车。”

“算了,别给她们知道。”康平摇摇手,程师母想了想,点点头。

阿亭提着箱子,程师母送他出去,雨后,花草长得更泼刺了,树叶子绿油油的,金色的落照,在西边园子里,墙头上一抹,这晴美的黄昏,太阳下山的时候,回忆的时候,那荷花池,秋天就要来了,“留下残荷听雨声”,他不能在听雨轩里享这般浓福了。原是要走的,想不到是这样的离开,想不到……

康平上了车,程师母站在门口,一句话也没有说,爱说话的人在

不说话的时候心里有最多的话，他朝她点点头，她跟他挥挥手，别过脸去，大门碰的关上了，是凤仪园的门，一个月零九天，凤仪园，永不再来的往昔，永不再来的人。原是要走的，想不到是这样的离开，想不到……

他坐在洋车上，不像要回家的人，倒像被家里逐出流浪的人，心里充满了彷徨的感觉：“连程师母还有点难过，她……”他把头一昂，叫自己不许想，眼望着天，老远人家的炊烟起了，是做晚饭的时候，他设想许多现实的事情，将那些彷徨飘忽的渴念和情绪抛开，倒也似乎可以心安理得；然而，他还是无法控制自己：“连程师母还有点难过，她……”

他没有想到：她此刻正从床上起来，一手拿着断了的马蹄别针，一手拉起西边窗口的紫帘子，西天的太阳映着她的苍白憔悴的脸，她的眼睛有点花，因为对了阳光的缘故，眯起来，看着街上的每一个人，每一辆车，她要在楼上的窗户里再看他一眼，这最后的一眼是一个生了气的大孩子，坐在破旧的洋车上，昂着头，撅着嘴，没精打采的望着天，她的眼睛又花了，这一次是泪光，她没有拭去，难道连流泪的勇气都没有么？她要流个痛快，晶莹的泪光中，洋车渐渐的快要走到街的那边，快转弯的地方，康平仍旧昂着头，不朝这边瞧一瞧，他不是不知道这楼窗可以看得见大街的，他是生气了，所以连朝这儿看一眼都不愿意。啊！要是他愿意，她将要怎样，也许会招招手，叫他回来，至少她要跟他解释一番，然而他没有！他的头一动也不动，目不转睛的看着天。“可怜的孩子，他气得这样，以为我玩弄了他，他那里知道，我玩弄的只是我自己。”但是康平不能了解，这个太年青的情人，需要解释，他只生气她丢了他，却不去思索她为什么离开他，因为他只有二十三岁。当然有一天，不用解释，他会了解的，会明白的——那时候他至少是四十三岁了，说不定还是五十三。那时候……她自己？就是明白了又有什么用？不解释也罢！就像一团乱了的丝，理清楚了也还是要剪断的，不如索性一下子剪开，还省去许多麻烦。洋车拐弯了，他始

终没有朝这楼上看一眼。

放下帘子,冯太太还站在窗口,“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她想起多少年前,在天津,她只有八九岁的时候,父亲将她最心爱的洋娃娃送给姑姑家的表妹,她要哭,但是忍住眼泪,母亲问她:“小华,你舍不得?我重买一个给父亲送人。”她咬着牙回答:“我舍不得的,我要让给表妹的。”——从小她就爱做这么一个牺牲自我的英雄。但是这一回,她到底哭了,流下她的眼泪……

太阳已经下山了,点灯的时候。康平大概正坐在京沪车上,余怒未息的还生着气。凤仪园的女主人,冯太太,正打开那锁了十三年的琴,在灯光暗淡的小客厅里弹着“*In The Gloaming*”,她反复的奏着那几句:“*It was best to leave you thus, Best for you, and best for me*”于是刚刚大哭大闹过的盼回和望回转悲为喜了,暂时忘记要她们的谢先生。但是,她们的妈咪却在心里想:谢先生会不会听见呢?……

当然,有一天,谢先生会听见的,冯太太也知道他会听见的,在那遥远的未来的一天,当一切都完了,当热情像灯里的油干了,灯芯在那里冒烟熄灭了的时候,他会听见的。他会记起她,像在古旧的储藏室里,打开一瓶陈年的被遗忘了的郁金香酒。——只是,到那时候,也许芬芳的郁金香已经走了味,变成白水了。

丙戌年中秋

(录自1944年3月上海《春秋》第1卷第7期)

第二辑

影(节选)

赵荫棠

楔子

老教授今天醒的很晚，一睁眼，已是旧钟八点了。他折起身来，披上衣服，坐在床上，先取了一支香烟，含在口中，点上抽着，开始看他的卧室。这是他的习惯，每天每天都如此。一切对于他，都是讽刺；而这讽刺，又是他自己矫造出来的。床里边睡着较他年轻二十年的新夫人，还打着鼾声，刚满七个月的小儿，唧唧啾啾，仿佛是醒了。后墙上挂着两个黑色出线的玻璃镜框，里边是两幅半古不新的画。杨妃出浴图中的杨妃，的确是太瘦了，面向左；达摩面壁图中的达摩，脸长像个驴，却向右。他不在意画的好坏，而是要表示相矛盾的人生。东墙上挂了一幅文君沽酒图，相如掂着酒瓮往外走，扭回头看着当炉的文君，像是嬉皮涎脸不自尊重。他为着这张画，足以代表他与夫人的过去，特意作了一副对联，写在绿色沙金的纸上，挂在两旁，其文曰：“莫笑文君当炉沽酒，且听相如深夜弹琴。”对联的两旁，又挂着两个八寸的镜框，一个里边装着他与夫人在北海白塔前，深雪中的拍照；一个里边装着的相，是他们俩在北海仿膳左旁的海沿上照的。这张相，他不大满意。夫人很尊严，直立着像个男子；他却歪着身子斜倚着栏干。且是背景也未免太空，景山离得太远，只微微的一条线；而海水一大片，白茫茫的，却成了主要部分，起着波浪。但还是他们结合的纪念像，日期是三十一年五月十八日，不能毁了再拍照。他为弥补背景的

缺陷,特意在相片两旁直写道:“过去的风波留在背后吧,我们现在是脚踏着陆地呢!”他很满意他的题词,因为不惟暗示着他们俩的身世,而且足以切合那白茫茫的一片大海。两旁既然有字,相片的天地头又嫌太空了,于是在上边横写着“上帝的意思”五字,偏左;下边又题上年月日,偏右。南窗下放着一张桌子,上边放了起明发亮的朱红茶具,壶上、盘上、碗上都有一朵绿叶的牡丹。这茶具像姑娘的嫁妆,很可以疑心是新夫人的购置,或他替她购置的,其实置买的时候,他们俩尚未曾相识。茶具两旁是两个蓝色的日本小酒壶,是友人的新馈赠。又有一对银杯,装在玻璃罩里,放在酒壶的两旁。杯的上款是:“费村先生结婚志禧”,下款题着“钮玉英敬赠”。

他环视屋的一切,露出轻蔑的微笑,他觉得自己把自己讽刺的也够到程度了,他把烟头儿扔在痰桶,火与水相遇,发出轻微的响声。他点点头,他很得意,扔得真准,不是抽纸烟老手,是不会办到的。他预备下床,床咯吱响了一声,小孩真被聒醒了。这也是一种讽刺。他比小孩整整大了五十二岁。小孩真乖,醒之后并不哭,只在嘴里说出含混不清的“爸爸”和“达达”的声音,这也使他喜悦,因为十六年以来没有听过这种声音。

他下地之后,掀开窗帘,看见天下雪了。院地上有半尺厚,房上的瓦陇都被盖严了。院里两棵树,一枝一枝都像棉花卷子。小巴掌一样的雪块从天空很平稳的往下落,给地上的雪增加厚度。这使他格外高兴。他爱雨,他更爱雪。他以为平凡的环境,有了雨和雪,总可以略微改变。而且雪掩着大地的一切,他觉得白茫茫,就可爱;至于什么“银世界”及“遮住一切的丑陋”的词句,他已感到浅薄了,不愿说了。

他推一推夫人,说道:“赶紧起来吧,天下雪了!上北海呀,照相!”他一面说着,一面去把墙上所挂的相片取下来,念念题词道:“极爱雪,所以偕眷冒踏而至北海欣赏之,此一瞬间之快愉,是生平第一次。”夫人应声问道:“那是什么日子照的呀?”他又继续念道:“民国三十二年元月二十五日拍于北海白塔之前。唉!这相片照的真好。照

的正是时候，过了那片刻，这妙景就没有了。我那黑大衣领子上都是雪花，下摆也有，脚还被埋了一半。你也是，头发上显出一个白花，可惜大衣是灰的，显不出来，然而已经肿了。”夫人知道他又说笑话，随口答道：“又想占便宜，你要细看那黑狗是不是变成白狗了？”他笑着说：“真厉害，怪不道学生们都说你厉害！占便宜终是吃亏。但我什么时候占过世人的便宜呢？亏可吃大发了。”他的牢骚，一触即发：“吃了一点，喝了一点，说了一点坏话，还有别的么？我常讽刺别人，我也常讽刺自己，世界原是一个可讽刺的世界。”夫人怕勾起他的伤感，赶紧向小孩说道：“叫爸爸，叫爸爸！”刚巧小孩说出似“爸爸”而非“爸爸”的声音，他于是笑了。他跑到床前，以中指拨住小孩的脸蛋儿说道：“只有小孩是可爱的。长大的时候，可不要学爸爸啊！”他又向夫人说道：“快起来吧，把他抱起来，让他也看看雪。这是他出世以来的第一次雪呀！”夫人果然折起身来穿衣服，扭着脸，隔着玻璃往外看，说道：“雪真正不小，瓦陇都下平了！”“此时去北海看雪，才好呢。”他插嘴说：“你到底去不去？”夫人说道：“小不点没人照顾，怎么去？”他又含着讥讽似的说：“我知道你是不能去的，一有小孩，什么都不说啦。我要骗您啦。北京住久了，自然要有点北京习气，饭虽不吃，景儿是必须要应一应的。”他这才出了卧室，走到中间，把屋门开了，叫道：“张妈，张妈！”

张妈应声而出，提着盛着热水的洋铁壶，踏着雪，一歪一歪的往上房来。他盥洗已毕，吃了早点，披上大衣，携着手杖，预备往外走。夫人叫道：“你不是要上琉璃厂书铺取钱的么？煤球没了，面只够两顿了。”他应声说：“不会忘记的，虽然麻胡，我要办的事，一次也没有忘记过。北海北门进去，到南门雇车。唉，来回车费还不得五六十元？这年头儿，真没办法。去取这一千块钱，得先受这么大的损失。要是去取五六十元呢，去掉车钱，就没了。可笑！”

他嘟噜着嘴，出了大门。一看见胡同口外空场上的雪，他的一切牢骚都忘了，平坦坦的那么厚，没经过践踏，没有一点污损，洁白的没

法形容,元曲上形容雪如撒盐,俗人形容雪如白面,他觉得即是久大的精盐,澳洲的方袋面粉,也没有这样白。他笑了,他想到只有告子上所说的“如白雪之白”可以形容。他拿起手杖在雪地上舞蹈起来,他蹬着天然的银坛,演起无人看的独脚戏。他想在雪地上打滚,他大声诵着“北风烈烈,雨雪霏霏”的诗句。他沿着湖边走,走几步,往后看一看他的足迹,他非常得意。他觉得古人过去的成绩,就是给后人留下几个脚印子;他此时看着他的脚印子,就把他自己当成古人。他又笑了,人家都在文坛上独步,他却独步在银坛上。要说这个银坛,顿刻化为乌有,那个文坛早已就溶化了。

不好了,他的“未能免俗”的念头起来了。设若雪是盐呢,市民就不用“一列励行”的去挤着买了。设若雪是面呢,那些奸商和那些奸商后台的贪官,就不必囤积了,那些名为清高的学府的校长们,也不必从中舞弊了。总不会吧,市民们为争着扫雪,打得头破血流。更不会吧,市民们一旦得着这些白面,把那饿肚饥肠,撑得破破烂烂。这确切与他平素的议论相吻合了,在人家高唱“不患寡而患不均”论调的时候,他总说:“还是不患不均而患寡呀!假设面真多,一切巧取豪夺的事情就没有了。假设可能的话,还是努力增产吧!”

他的梦醒了,在他过桥沿湖,快走到北海的时候,他看见在前边蹒跚蹒跚的走着—一个女子。她艰于步履,走几步,停了一下。他看见她的背影,很熟悉。紧走几步,他明白了,原来是她!她从哪里来?他的脑筋像闪电一样快,他又明白了。她一定是从烟友嵇太太那里出来,往西城她的母家。他想拐回头往家奔,那女子仿佛看见他了,哎呀一声,倒卧到什刹海的路边。他紧往前跑,跑到她跟前,她在地上打滚,嘴吐白沫。她看见是他,努力的向他说道:“劳驾……向大姐……不中用了。”她已不能再说话了。他知道她是让给她的大姐送信,但这却是件难功课。他的宿恨,拒绝他履行;他的同情心又在那里鼓动他履行。“好,我去了,你的棺材,我要践约给你预备了。”他向不醒人事的她,说一声跑到大街上。

四面无人，更无车。他流着愤恨夹杂着同情之泪往前跑，约有半里之远，才遇着一个老头拉着一辆破皮轮子车，他像饥不择食的样子坐上了。他坐车之后，觉得须子硬硬的，用手指一抓，是一块冰。

他的心愈急，车子走得愈慢，好容易才拉到锡拉胡同。他不来柳宅，已有两年了。他硬着头皮叫门，在老妈进去传达时，他已走到窗下了，只听主人夫妇在里边说道：“他大清早起来干什么？已经断绝关系两年多了，还有什么事？”他不顾羞耻的大声叫道：“柳经理，我有要紧事！”

他被请进屋里了，老妈搬进一个煤球炉子，他说：“不要客气，我不冷。”主人掩着怀，从里间跑出来，问他有什么事。他沉一下气，说道：“论理，我今天不该足登贵府；在情，我此刻不得不向您报告了。”主人问道：“什么事？不要客气，请您直说吧。”他泪流满面的答道：“以前和我有关系现在无关系的那个人，你的令亲，现在倒卧到什刹海了。”女主人披着发从里间跑出来道：“臭丫头，早知道她有今天。我们不管，让野狗吃了算了！”他此时反而乞情似的说道：“大姐，请您也和我一样的忘却宿恨吧！人已经是死了，还有什么深仇大恨不能忘却？现在我要说明白，在和她断绝关系时，我骂她，许她一口棺材。我要还这个愿，棺材钱是我出的，麻烦要请柳经理了。”他说到这里，便从腰里摸出一个片子，拔开水笔在上边写了几句话，说道：“这是一个片子，凭着它到琉璃厂书铺，将我仅有的一千块钱取来，给她买棺材吧。从前东西便宜，三四百块钱就能买很像样儿的，所以我才发那句狂话。但我虽然轻诺，却不寡信。一千块钱当然买不住好的，然而也聊胜于无吧！”女主人一看见钱有着落，便向男主人说道：“张先生还这样仁义，你就去照料一下吧，我们总算是亲戚！”他一听女主人有这样活动的话，说道：“可见手足之情，是人人所有的，柳经理玉成其美吧。我要走了。”男女主人一齐把他送到大门，女主人说道：“张先生真是好人，可惜那臭丫头没有福气！”



光阴过得很快,转眼已是十年。老教授回想十年前的人生,好像在一个颓废的宫园里座吊。那些断砖残瓦,那些枯木荒草,实在足以使他惊魂动魄,处处可以使他伤心坠泪。要有人问这座宫园是怎样的颓废,他老实不客气的承认是他自己铸成的大错。

他记得很清楚,他的悲哀是在十年前的端午节的那一天发生的。为着一件很小的事,他与续弦夫人反目了。两个都是刚直不屈的人,谁也不肯让谁,于是他一怒而跑到北海。他从前门进去,一步,一步登上塔山,他立在白塔前边,往南望见故宫的黄瓦与中南海的绿水,发生无穷的惆怅。他又转到山后,看见一双一双男女,在山上盘桓,在茶座上谈笑,在海上划船,无一件对于自身不是讽刺。他有意无意的下山穿洞,走到般若台下边的桥头上,忽然想起前年在此自杀的青年,便凭着栏干往下边看看那水的深度,是否可以淹死人。水虽被绿草遮着,但从草间看起来,那水色有点发暗。他有这种经验,凡水色暗处,即是水度深处。他点点头,觉得这的确是个葬身的好地方。他想跃身跳下去,不料他的两只脚跟刚刚用力,浑身的筋肉刚刚用劲,背后一阵笑声把他的力与劲搅扰松懈了。他扭回头一看,却是一对新夫妇,男女双方都是他所教过的学生。在前两礼拜刚结罢婚,此时常然正在蜜月中。他们向他行礼,他不自然的还礼,脸上起了一阵烧热。他们过去不远,他听得那男生说:“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 Teacher-ill-low,师丈人,恐怕是诗兴大发啦吧,你看他凭着那栏干那个酸劲儿!”他听得这话,觉得惭愧了。古人说:“死无葬身之所。”他想自己了却自己的生命,都不自由啊!是的,是不自由的,他记得前年那个自杀的青年在遗嘱上写道:“谁来照相是孙子,谁给我登报也是孙子。”不

出名的小孩子，还怕死了出丑，何况他是大学的先生！要是被新闻记者把死尸照了相，登载在报纸上，再捏造些谣言样的说明，不仅侮辱他自己的人格，而且还要涉及家庭和学校，未免太不合算了。

他失了自杀的勇气，蹒跚的走过桥，经过儿童游戏场，沿着海边，垂头丧气的走到船坞，又看见刚才的那一对夫妇在那里上船。他很不好意思的从岔路走到东边的大路上。那大路的旁边，便是濠濮间。他看见濠濮间，他的主意来了，他毅然决然登到假山上。伙计与他很熟，看见他来了，忙去给他拿藤椅。那里所有的躺椅只有三四把，平素放在单间里，以备那幽会的男女之用，普通的茶客在散座上是没有享受这躺椅的权利的。因为他是老主顾，又肯给伙计很多的小费，所以伙计一见他去，就把那躺椅给他搬出来了。他摇一摇头道：

“有空房间么？”

伙计答道：

“有，有，今天张先生怎么要改调门啦？来吧！”

他随着伙计上坡下坡走到两个单间的夹道里。东间里有正在发笑的男女，听得有人，笑声止了。男的从帘子缝里往外看，分着发，穿着青色西装，帘子底下露出起明发光的黄皮鞋。伙计拉起西间的帘子，让教授进去了。茶端来之后，他要了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就着茶几写道：

“东林，你来到时，请你到南边的桥头往下一观，我的尸身就在那水里边。赶快赶快的把我成殓了。新闻记者要问的话，你就说我是个精神病的患者。费村。”

他写成之后，把它封好，放在茶几上；又出房间，走到廊下给朋友东林打电话。朋友住在中老胡同的平安公寓，接着电话，说道：

“有个朋友在这里，他走了，我就去。”

他回到房间里，觉得那信写得有点不妥当，又把它拆开，预备在上边再加几句话。他刚执起笔，听见东间的女子说道：

“你的太太又和你闹气啦吧？”

他听得这话，脑子一发愣，以为是问他，差一点答出话来。

那男子答道：

“那还不是常事。她不闹还好，她越闹，我越不回去。”

女的说道：

“不要因为我，失了夫妻的情分。”

男的又说道：

“那有什么关系呢？和她打离婚，咱俩结婚！”

沉默了。教授又继续改正他的遗嘱。在他正低着头写的时候，他的朋友东林向他背上一拍道：

“你在这里胡闹什么哩？我知道了，大侄子去向我说啦，你和太太闹气的，是不是？为什么事竟然闹了一整夜？我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了，还有那么大的火气！我赶紧把大侄子打发走，跑到这里来了。回去吧，我给你们和解和解。”

他没有想到他的朋友来得这么快，更没想到他的前生子会去向他的朋友报告此事。他流着泪道：

“你要是聪明，你千万不要去和解。我既不能像你一样跪到女子面前赔不是，她也不会像你的太太一样，看风转舵。她曾表明过，她只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难道我还能弯下去么？”

他把他的遗嘱递给朋友，说道：

“你看，我想这样。”

东林接过去，一看，说道：

“屁，好没出息。能和解，夫妻如初；不能和解，另找出路。那有自己先死的？到吃饭的时候了，我们要点东西吃，吃毕，我给你找地方解解闷。”

东林叫伙计拿来一盘橙沙包，一盘肉包，两碗馄饨，四个馒头。在他们正吃的时候，东间的笑声又起了。男的说道：

“我们也要点点心，好不好？”

女的应声道：

“我就讨厌跟人家学。我今天非吃番菜不可！”

男的说：

“我并非跟人家学，我是说咱们在这里多玩一会儿。”

女的又说：

“怎么，还不够？”

孜孜的笑起来。

“那么，上市场？上西单？我看咱们干脆出前门，到撷英吧！”

他们叫了伙计，会了钱，在伙计“谢，谢”的声音之中出房间，高跟鞋的细碎声音，皮鞋的迟重声音，渐渐的远了。

我们的教授先生皱一皱眉头，东林笑一笑说道：

“你是不是觉得人心不古了！世事可没有你所想的那样严肃，一切都是儿戏的。你要以为严肃，那便是自讨苦吃。换换态度，自然苦尽甘来！”

他不言语，拿着筷子拨那碗里边的馄饨，拨了半天，也没有吃下去一个。东林吃毕，漱了口，说道：

“走吧，咱们也去玩玩！”

二

“汪太太，谁给这门头上写的字？”

秃头院长拿着自己的手巾，去擦门头上被别人所写的自己的姓名。

汪太太是一个中年妇人，圆脸蛋，双眼皮，在东墙下茶几旁里边的椅子上坐着答道：

“那还不是你的学生们？院长，你来这里，怕学生不？”

汪太太故意和他开玩笑似的问。

他擦着姓名答道：

“那都是十年前的老学生，没有关系。他们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许先生来这里么！”

汪太太笑了一声说道：

“既然如此，你就不必擦了。”

这句话可把他收拾住了，然而他还有词儿。他说：

“我觉得太脏，所以擦；你要这样说，我就不擦了。”他退回去，坐在挂起纱帐的床沿上，看着他的姓名已被他擦去两个半，只余中间半个，成了一个“二”字，他很满意。他抬起头，看着汪太太的脸，又看看她的头上所挂的大相片。那相片是汪太太前几年所照的，所穿的大衣的领子毛特别长，两手还抱着小狐狸皮。她那端庄的模样，风韵的态度，简直像个贵夫人。他仿佛感着沧桑之变的一样，说道：

“汪太太现在是见老了。跟相片相比，竟然差那么多！”汪太太笑一笑，说道：

“人还有不老的，但是院长还那么年轻。所以你的女朋友一大群，姑娘们常在公园里看见你领着摩登女子去吃茶，去看画儿。”

他辩解道：

“可不要胡说，那都是学生。师徒之间是极严肃的，可不能说别的。我要与她们有关系，我还能往这里来么？是逛窑子和往这里来的，都是老实人，都是讲道德的。他们不肯蹂躏良家女子，他们不肯破坏人家的贞操。”

他说着，从床沿立起身来，走到她面前，去拉着她的手道：“怎么样，咱们叙一叙旧交吧？”

她把手一缩，再伸出来推着他说道：

“不要开玩笑啦。现在和以前不一样啦，姑娘一大群，让她们看见多么不雅观！你坐那里，我和你有话说。”

他果然很听话，退坐到床沿上。她问道：

“报上说，你和外国太太要离婚啦，是真，是假？”他答道：

“他们瞎造谣言，那有那么回事儿。你既然问我，我也要问问你，你和汪先生的事，解决啦没有？”

她仿佛很兴奋而且很得意的说道：

“早了结啦，那还不是很容易的事？”

他很惊讶的说道：

“真快！他肯？”

她倒很自然的说道：

“给他些赡养费，他还有什么不肯？”

“你给他赡养费？真是女英雄！给男子赡养费，真是开中国离婚史上的先河。那么前门所开的五金行还存在么？”

她点点头。他又问道：

“谁给你照管？”

她答道：

“我的丈夫，汪先生！”

他欠起身子，说道：

“道喜，道喜！怎么会这样凑巧，也姓汪？”

她的鼻子哼了一下，说道：

“既然跟我，他不姓汪也得姓汪。许女的姓男家姓，就得许男的姓女家姓。谁有钱，谁的姓大。”

他点点头，仿佛怪没气力的，说道：

“谁有钱，谁的姓大，是的，一点都不错。汪太太是有钱的，两处房子，一个五金行！”

她表示得意的说道：

“我挣几个钱，是容易的？谁来，我都得伺候。这还不说，过年过节，地面上都得敷衍。就以这个端午节说吧，我光送礼，竟然花去五六百块，你当是玩的。人家都说我这里十来年没出过岔子，不知道我是拿钱买出来的。”

他连忙应声道：

“不错,不错。但人头整齐也有关系,来的尽是文明人。”

她笑着说道:

“全仗你们学界捧的!”

在他们正说话的时候,江妈进来说道:

“邹老头来了,在西屋坐着的!”

汪太太向江妈说道:

“给院长找个姑娘陪陪吧!找谁?就去找罗太太吧,院长是爱岁数大一点的。”

她打开帘子,走到中间,出了屋门,又走到西屋,向稳坐在椅子的白须子老头说道:

“邹先生什么时候从西山回来啦?那个姑娘还趁意么?”

他抹一抹他的须子笑道:

“还好,还好,谢谢汪太太的介绍。”

她笑道:

“好就行,实在说,我可费气力了。你爱那一道,差不多的姑娘都不应承。其实呢,你把姨太太们训练训练就得了,何必这样的东奔西跑?亏着你有汽车。今天还是坐汽车来啦吧?”

他答道:

“是的,在胡同口停着的。汪太太,你给我再找一个吧,钱多少没有关系,只要能顺从我的意思。”

她接着说道:

“我可不再给你办这事了,姑娘们要知道我给你办这事,她们就都不来了,我的生意就要散了摊。你要知道我们这里的姑娘,尽是太太小姐。她们来这里,不过为一时困难。她们要是下三赖,别说两样,三样她们也应承,我看你休息休息吧,你的小姐都那么大了,知道你胡跑,她们不说你?”

老头子把须子一撇,愤然道:

“她们可不能干涉我的自由,妨碍我的娱乐。”

说罢这两句话，他又把气沉下去，带着哀求的样子说道：“汪太太，给我办点好事吧。我给你作揖。”

他扭回头去，冲着墙上所挂江凤鸣写的横幅，真正作了两三个大揖。这是北京的规矩，给人行礼，总得冲着上边，即令受礼者在一旁站着。汪太太赶紧去拦住他道：

“你可不要折我的岁数了，我可担当不起，你这么大的年纪，这么大的学问，这么大的名誉和地位。”

他笑着，自嘲似的道：

“就是缺些道德，谁叫我有这样嗜好呢！”

汪太太把脸往下一沉，仿佛有所思，又加重语气的说道：“是这样吧，我把黑老二叫来，你先和她开个铺，你自己和她好好商量。”

她说毕，出了西屋，又到了东屋。这东屋是一个极不整齐的屋子，墙壁上没有镜框，也没字画，靠着墙堆着乱七八糟的箱子和别的东西。冬来到时，她们就在这里造饭，所以顶棚被烟熏得黑漆漆的，然而姑娘们存身是在这里，化妆也在哪里。她进得这屋，看见黑老二在床上歪倚着枕头，说道：

“邹老头来了，你去陪陪他。”

黑老二是个年纪二十五六岁的女子，高高的身材，圆圆的脸庞，大厚的嘴唇，有点发黑。她的生意不大好，所以汪太太特别支使她。她说：

“我不去，他爱那一道，我办不来。”

汪太太拍拍她说道：

“傻孩子，你不是为钱么？去吧，问他多要钱。这家伙，姨太太多花他一块钱，他都会发脾气。可是为着那一道，无论多少钱都肯花。傻孩子，我们能把财神爷往门外推么？”

江妈拉着推着把她带到西屋里去了。在黑老二坐在老头怀里的时候，大门外又有人打门。这便是费村随着朋友到了。他是初次，形象似木偶，心灵却特别活动，他一点一点用眼睛视察，用心体验。

江妈出来应门,是个四十余的妇人,比普通男子还高,脸差不多有一尺长,还有许多红疙瘩。在这丑陋的面孔上,并无凶恶而是慈善的意味。她把这两位客人引到上屋的两个明间里,随手将两间之间的帐幕展开,然后又把客人让到帐幕的西边。西墙上挂了四扇短屏式的玻璃镜框,里边是绣花的画。在短屏之旁有几个小镜框,里边装着许多女子的相片,有的被压着只露出半个脸儿。靠北墙是一张床,两条被窝一红一绿,叠成长条,被放在衬着白洋布床帏的后墙前。床前是一张黄色榆木桌子,上边铺着红花的油布,四边放了四把椅子。

东林把椅子一拉,随势让费村坐下,自己便躺在床上。迟了一会儿主人来了,说道:

“啊,高先生,什么风儿把你刮来了?这位先生,贵姓,仿佛没见过。”

东林答道:

“这是张先生。”

费村不由的欠一下身子。她说道:

“张先生不要客气,来我们这里的,尽是学界人,当教员多劳碌,是得找个地方解解闷儿。前门的姑娘摆架子,让客人扔了许多盘子钱,还达不到目的。我们这里,随时可以解决。我们这里的姑娘,都是住家主儿,老实不滑头,还没有病。”

她像串珠一样向初次的来客作宣传。他一方面点头,一方面在心里赞美主人的非凡。她又说道:

“高先生,给你们找谁?罗太太?四小姐?蔡老二?黑老二?杨太太?二妹妹?三妹妹?苏太太?……”

东林说道:

“给这位先生找一个新出手的,越老实越好。我呢,无论谁陪陪都可。”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道:

“正好,张先生真运气。有个汽车行经理的小姨子,昨天刚来,还

没留过客。我让江妈去叫她。高先生，可是得等一会儿，里间有客人，西屋也有客人，没有空屋子。”

东林问道：

“里间是谁？”

她把身子往前一移，轻声向他说道：

“你的先生，尚院长。”

他伸了一下舌头，因为他不惟是院长的亲炙弟子，而且当过他的助教。他轻声问道：

“他知道我是么？”

她摆一摆手，说道：

“不要紧，一会儿完事，就走！你们坐一会儿，我让叫李二小姐去。”

西屋的黑老二叫江妈打水，接着又是里间罗太太要水。迟了一会儿，院长拿着他的手杖，拐着他的罗圈腿，一拐一拐的走了。费村被朋友拉到窗前，隔着戳破的窗纸窟窿往外看着他走到当院，转过扇屏。江妈关了大门走进屋来，把帐幕推去。说道：

“请里间坐吧！”

他们两人随着走到里间，东林往床上一躺，用力的晃了几下，钢丝床随着他的晃，咯吱咯吱发出韵和的响声，帐顶上所挂的小花篮因震动而摆来摆去。他说道：

“还是这张床舒服。”

江妈说道：

“高先生，叫罗太太陪你吧！”

“好，好，前边走了宋公明，后边来了张文远。我是无可无不可的。江妈，你不是去给张先生叫李二小姐啦么？怎么还没来？”

江妈笑道：

“汪太太自己去啦，我去是请不来的。我也没有工夫呀！”

罗太太随着江妈进来了。她是二十四五岁的妇人，脸盘上宽下

窄,白而有血色。两个大眼睛,一个高鼻子,颇有西洋妇人意味;又加上她的卷发,发出金黄色,更使人疑心她不是中国血统。她曾嫁给过蒙古王爷,王爷死了,遗产只值四五千元。她怕不够她下半辈子的衣食,所以出来找些零花消。假设遇着合适的主儿,她也可以再嫁人。她一进门来,就扑到客人身上抱着头,说道:

“老高,你多少时候没来啦。真没良心,人家想你,你可不想人家啊。”

正在喧闹的时候,汪太太引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进来。她穿着一件白纱大衫,上边有几块污垢。头发漆黑,脸盘圆,下颏尖,眉目间露出质朴和羞怯,小小的嘴唇之间,是密而整的牙齿。脚底下穿着一双红花黑缎子鞋,已经是半旧不新的了。

她一进门,费村不由得立起身来,让她坐。东林问她姓名,她局促不安的答道:

“李依兰。”

底下没有话了,屋里一时沉默。费村直瞪着眼看她,看得她低下头去。罗太太拉着她的客人说道:

“走,走,咱们上西屋去,让人家亲近亲近。”

别人走后,他们两人相对不语。江妈进来送所用的东西,并给他们展开被窝,然而他们只是相对的坐着。迟了一会儿,费村问道:

“你几岁了?”

她很局促的答道:

“十八岁!”

“你嫁过人么?”

“嫁过,他走了!”

“什么人?”

“奉天人,军医学校毕业,当过军医。”

她的眼泪流下来了,那晶莹的眼泪在她的脸上好像花朵上的露珠。他本是心软的人,泪也随着流下来。他心里起了无名的愤怒,他

恨这样不负责任的男子。他又问道：

“你没有别的亲人么？”

“有老太太，有姐姐，还有小妹妹。姐姐很阔，只管老太太，小妹妹替他家帮忙，就是不管我。”

费村从衣袋里掏出四十块钱递给她说道：

“你收起来，不要让别人知道。”

她说一声谢谢，拿起来把那纸币拽在她的高筒袜子里边。

又有打门声，一个客人被江妈引进到北屋外间，帐幕又拉下了。费村每听得一种声音，心里都有一阵忐忑。他听得外边与江妈说话的声音，有点耳熟，他更害怕。忽听西屋的罗太太叫江妈打水，知道他们已经完事了。接着是他们的皮鞋声，知道他们往这屋里来。又忽听那西边帐幕里的客人跑出来嚷道：

“东林，原来是你！谁在里间的？”

“费村。他与太太闹气的，我把他引来解解闷儿。”

费村很羞愧的跑出来，嗫嚅的打招呼道：

“原来是任安。惭愧，惭愧。见笑，见笑。你怎么也会跑到这里？”

他们一齐挤到里间，任安说道：

“可把我气死了！煤气厂是我管着的，主任会又派一个新助教，和我捣乱。生不了闷气，只有花街柳巷走走也。费村既然肯出来玩，我们可以大玩而特玩，走，咱们上前门去。”东林向费村说道。

“盘子钱是两元，请你自己拿吧。这是规矩，什么钱都可以代拿，惟有这种钱必须自己。你要是愿常来，你不要多拿，因为添上容易，减去难。”

费村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说道：

“所除的三元，是给江妈的，下不为例。”

天晚了，已到吃饭的时候了。他们同坐车到前门都一处吃晚饭。

三

在他们吃罢晚饭时,东林主张去逛八大胡同,任安主张去看黑暗的肉市,费村毫无主张,他心里一方面抱着家庭间的旧恨,一方面添上刚才所见的李依兰所给他的新愁。东林说道:

“费村,我们今天是为你解闷,你应该替我们决定一下。”

他强笑着说道:

“那不是很容易解决么?先看黑暗,后看光明,这不就是走着柳暗花明的途径么?”

任安拍手说道:

“对,对,还是费老夫子说的对。费老夫子现在是在山穷水尽疑无路时候,应该让他寻问又一村的境界。”

他们出了饭馆,雇车南行,经过珠市口,往西往南,穿过万明路而至大森里。

大森里一带,在民初本是个繁华的所在。南边是游艺园,北边是新明大戏院,西北角是新世界。因为几个热闹地方的辐辏,把大森里妓馆的地位也抬高到八埒之上。晚间灯火辉煌,车如流水,令人忘了是夜间。自从新世界的楼上跌死了朱小姐,关门大吉之后,新明大戏院也失了火啦,这边的繁华便减去不少。北伐成功,国都南迁,游艺园改为屠宰场,这一带更变成黑暗地域,夜间几无行人。大森里从百尺竿头跌落下来,脂粉香消,歌吹云散,一变而为黑漆漆的卖淫窟。到傍晚之后,各门口站立着三三五五涂着不调和的脂粉的女人,引诱天桥左右不肯出大价钱的逛客。更凄惨的是大森里北边,新明大戏院的东边,高坡上有一条胡同,住的那些最下等的暗娼,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也立在门前卖弄风姿,招引顾主。设有行人走到那里,她们会胆怯

的低声说出她们的价格低廉：“待一会儿吧，铜元二十枚。”她们的顾主，大抵是车夫以下阶级的人们。她们的香巢是低而窄的屋子，每一个屋子同时可以招待几个客人。在三尺长的短炕上，甲客伸出腿去，可以与另一个短炕上的乙客的腿脚相抵触。然而各行其是，在两个客人的腿脚相抵触时，至多也不过缩一缩，另换一个地方，或另变一个姿势。屋地是痰，是尿，是纸，是从炕上落下来的稻草。男与女并没有什么感情，他们也不会谈情说爱，只是一种交易。女的好像是开肉铺，男的去买二十枚的肉，肉买到手了，扭头便走，与肉铺掌柜还有什么交情可谈。他们远不如屋顶上的猫，在猫性交之后，雄者还要舐一会雌者的耳朵，表示安慰。他们又不如大街上的狗，狗还有恋恋不舍之意。

在大森里的十三号的楼上住了一家，女主人是孟太太，算是十室之邑的忠信。她也姓苏，称她为苏太太，她也很高兴。她的头一个姘头，是电灯匠，老头子太对不起人，吃着她，穿着她，终于把她遗弃。第二个姘头，姓苏，脸上虽然有几个麻子，身材却非常魁梧，也是电灯匠。孟太太很爱他，称他为自己的“小对心事儿的”，给他作一身直毛皮袄，还买一顶水獭帽。他上河南作事，起初还寄钱，后来连信也没有了。孟太太确是好人，她在每年的春天总要为着他哭几场，还上妙峰山去求签。她有一个十来岁的妹妹，遇着紧要，也会出去给客人叫姑娘。她们住在楼上的西南角，两间大的，是昔日清吟小班姑娘的客厅；一间小的，昔日是小班姑娘的卧室。在以前，有梅花式的吊灯，有桌灯，现在点着煤油灯，罩上堆积着一层油烟。在以前，有沙发，有衣柜，有妆台，现在只有几件简单的用具。在以前，墙壁是最讲究的印花纸裱糊的，挂着许多西洋画和姑娘的放大相，以及逛客所赠的对联，现在的墙壁被炊烟熏得黝黑。孟太太也很爱美术，在墙上钉了纸烟公司所发的画：一张是八仙打牌，孟太太很得意，那几个神仙打牌的神情和姿势俱不同；一张是霸王别姬图。两间用帐幕隔住，也成两个区域，里边放着一张铁丝床，是孟先生所遗留的唯一纪念品，那上边所

藏的臭虫,大大小小总有几千万。外边是一副铺板,上边常摆着大烟灯。烟榻旁边有一张小桌,桌上有座钟,有茶具。几个椅子,有的瘸着腿儿,有的露出大长的钉头儿。

她有两家芳邻住在楼上的东房和西房。东房里住了一对夫妇。女的名叫桂兰,据说是热河某税局长的姑娘,和她的情人私奔到这里,卖着淫供给她的情人,情人还时常打她。他们生了一个小孩,一落地便瞎了眼睛。西房里也住了一对夫妇,男的以卖纸烟为生。一表人物,的确可以使女人发迷。女的,团团的面庞,实在不寒蠢,只是缺了一个鼻子。这鼻子是被男的咬掉的,他怕她跟了别的情人跑,因此用了苦肉计,毁坏她的面容。她有一个妹妹,名叫桂芳,才十六岁,刚成起人,虽住在她的娘家,有客人来时,孟太太即去叫她。孟太太得着桂兰与桂芳这两个稍有姿色的膀臂,一时生意兴隆,在大森里首屈一指。

任安领着东林与费村先穿过那目不忍睹的小胡同,然后方到孟太太的家。楼梯漆黑,生人几乎抬不起脚步来。任安忙用手拉着费村,警告东林要靠着墙壁走:“楼梯的栏干活落了,提防摔下去。”他们在黑暗中爬上楼之后,任安方打招呼,女主人应声跑出来掀开帘子把客人让进屋里,就灯光仔细一看,方说道:

“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方先生,可是老朋友了。这两位先生是——”

任安指着费村与东林说道:

“这一位是张先生,那一位是高先生。”

“张先生,高先生,多多照顾了!”

她忙着去倒茶,那个破了嘴的茶壶被茶叶末挡住通路,滴滴拉拉几乎倒不出来。她着急了,咒骂了一声,爽性把盖一揭,从壶口倒出来三碗。任安笑道:

“这是不是剩茶?”

“就方先生爱开玩笑,你又不是抗叉的,我为什么叫你喝剩茶呢?你别挑眼儿啦,你没看见我刚沏上!”

“我要是孟太太的抗叉的，我倒有饭吃啦。孟太太，我给你抗叉吧？老苏会吃醋不会！”

“你怎么啦！”

她推了一下，他就势躺在点着烟灯的短榻上。他招呼费村道：

“来，来，躺到这里休息休息。你弄一口不？”

费村摇摇头，却乐意躺下休息，很不自然的躺到烟灯的左边。东林搬把椅子冲着烟灯坐下。孟太太说：

“方先生，给你们叫谁？”

“里间有客么？”

她摇摇头。他紧接着说：

“没有别的客人，就好办啦。给我叫桂兰，给高先生叫桂芳。这位老大哥呢，你就给他叫盘山那个大娘们吧。她很会斗人，能给老大哥斗乐了，我们的目的就算达到啦。”

桂兰一叫就到，因为她住在东房，她穿着蓝布大衫，身材细高，长长的面庞，非常的白晰。她的举动，非常文雅，的确像个学生或小姐。她的眼睛，有点发红，因为刚与丈夫打过架。桂芳住得远些，迟了半个钟头儿方来。她是个短矬子，面色非常丰润。她的举动虽然迟缓，却时时露出一一点初学尚未出师的轻佻气。盘山娘们不在家，所以未得叫来。孟太太很抱歉似的说道：

“再去给张先生叫别人吧？”

费村没等任安说话，赶紧说道：

“不必了，你们往里边去，我看孟太太抽烟，不是很好么？”

东林说道：

“对，对，就让大哥与孟太太过一过交情吧。尚院长不是和汪太太有交情么？岁数大的人，爱和岁数大的交往。”

任安拱拱手，表出戏台上的模样，说道：

“有偏，有偏。”

拉着桂兰往套间去了。东林跟着说道：

“我二次有偏了，见笑，见笑。”

拐着桂芳走到帐幕里边。孟太太隔着帐幕交代道：

“高先生，你可慢些。她可是刚成人儿。”

孟太太与费村躺在烟榻上，烧着大烟说着话。帐幕里边的动作和语言，外边听得清清楚楚，费村觉得不好意思，孟太太却像没听见一样。她好比常临阵的老马，听得枪炮的响声，毫无惊惧；又像城市的狗，看着生客，决不狂吠。谁见过屠夫与刽子手流泪？惯了，一切都可以不在乎。费村看着她的自然，便发生了兴趣，开始刺探她的过去，把里边的声音也忘记了。她抽着大烟，叙述她的身世，真是有声有色，津津有味。从她的叙述里，费村发见她是个忠实底子，所有的风流态度和俏皮话头儿，都是强学的。真的性情和真金子一样，金子埋在沙土里，终于要露出它的色泽。

迟了一个钟头，里边的两对子事情完毕了，孟太太忙着给他们打水。他们各会了钱。桂芳与桂兰，各得大洋三元，费村心眼好，暗地给孟太太五元。她除此五元之外，还可分到三元。这是她们的规矩，姑娘与牵头是对半分账。

他们从大森里出来，已是十二点钟了。费村感觉疲累，心想回家休息，但是回家怎么办呢？进退两难的意味，在他的胸头盘旋着，可是没有说出来。任安年纪轻，还是兴致勃勃，说道：

“上街北！”

在大森里一带所谓街北者，系八大胡同的代名词。这也就和城里的人称八大胡同为前门一样。东林一听到任安的话，大有退缩不前之意，因为他也感着累了，于是说道：

“明天狗吃日头啦？何必在这一天里，把什么都办完？且是天已晚了，人家都下牌子上门啦。”

“不晚，不晚，夏天时候，总得到两三点钟人才散。”费村和东林拗不过他，只有随着他走。他们走到韩家潭，看见各小班的伙计正在那里下牌子，有的已经把门半掩着只留一道缝儿，这表示着里边的客人

尚未走完，新来的客人不必再进来了。但这只是一种规矩，那些爱逛的人对于这种规矩是不十分遵守的。他们一样的进去，一样的去新挑姑娘。更有人趁着这个机会，去抓大龙。抓大龙是逛客口中的术语。他想住宿，但不能邀红姑娘的青睐，于是在这夜阑人散的时候，去找那未曾留下客人的黑姑娘泡磨菇，他出额外的价钱要求住宿。设若他的运气好，正遇着姑娘需要钱的时候，他的技术特别高明，天赶人凑，也许有达到目的的时候，这大龙算被他抓住了。姑娘若留下第一次上盘子的新客，是件极不名誉的事；而客人自己呢，也不很光荣，所以姑娘要与新客商量个遮人耳目的办法，向别的姑娘表示着他们从前在别院已经有过交情。姑娘这样的委曲求全，客人也应该有情义，第二天马上知会朋友来打牌或吃酒，给姑娘补面子。但是许多客人只求占一时的便宜，第二天一去不复返，永远不再登这家的门。

环翠阁的门还大开着，门前放了好几辆汽车。任安领着他的两位朋友便闯进去了。各屋里都是打牌的声音，姑娘掀开窗帘往外一看，是生客，随手放下。伙计把他们让在一个小屋子里，问有无熟人，他们摇摇头。伙计很无气力的，像是敷衍面子似的呐喊一声见客，仅出两个很年幼而且难看的姑娘。姑娘们会听声音，他们能从声音里知道来客是否重要。设若她们知道来客是不重要的，身价高的就不出来了，只打发一两个雏妓来敷衍。任安看见这种不面子的情形，便拉着两位朋友出来了。一出门，东林笑着说道：

“别迷啦，回去吧！你忘掉今天是端阳么？天又到这般时候，何必自找没趣呢？”

原来在窑子里到节气是敲客的时候，不愿花冤钱的客人，都躲藏起来。过罢节再去时，姑娘故意打趣说：“怎么老没见啦？”客人必定答道：“上天津啦。”双方笑一笑，各有会心，却谁也不肯揭破面皮。但那爱花钱的大爷们，平素并不每天去给熟姑娘上盘子，一到节气，决不躲藏，一定要去给姑娘做面子。那时候，真会要漂亮的，也并不费多少钱。打牌固然没有限制，而最低的价钱，二十四元就够了。吃酒的价

钱是五十一元。何以有整有零呢？因为那是从纹银折成的数目。

环翠阁的各屋子里打牌的声音，就是那些爱花钱的逛客们正在那里给自己的情人捧场。那些姑娘们呢，也聚精会神的周旋自己的客人，当然不再出来兜揽新客。任安忘掉了这个，所以自找个大大没趣。费村不想回家，随着东林回到平安公寓，住了一夜。

四

那真是个奇异的地方。人都说北京的大街小道，方向最易辨认；只有这个地方，让你不知道东西南北。别的地方，在日落黄昏的时候，人类渐渐稀少，只有这个地方的人类方兴未艾。坐汽车的，坐人力车的，还有徒步的，熙熙攘攘，殊途同归，大有日中趋市之势。在这稠人广众之中忽然来一辆人力车，周围装饰着核桃人的五色小电灯，中间坐着一个妙龄女子，你刚刚注目，那年富力壮的车夫像飞电一样已经把她拉过去了。过去之后，在空气之中弥漫着是百花所有又是百花所无的香气，你的本能自然会让你揪一揪你的鼻子举行深呼吸运动。迷人就在这个地方，你的鼻子刚一掀起，那香气已竟化为乌有。汽车在这稠人广众之中，倒失了威风，即令它的喇叭连续的响，人们也不能像在白天的大街上立时给它躲出一条路，它还得像牛一般走，猪一般走。那上边所坐的人物，不是肥的像猪，就是瘦的像猴。他们自己觉得威风十足，但无论如何也比不上洋车上所坐的女子能惹人注意。设若有感觉锐敏的人，再揪一揪鼻子，必定能闻得一种与刚才不同的气味，那是铜臭，那是杀气。他们伤害许多人命，聚集许多金钱，来这样的胡同里抖威风，是没人注意的，因为在这刹那的工夫，大家只注意销魂，没人想着求差事。

各家的门口的电灯耀人眼睛，从灯光之中让你看见许多牌子，有

的是铜质，有的是镜框。牌子上边多半用红绿绸子结着彩，很容易让你联想到娶女嫁妇。牌子上的名字，没有一个不是艳丽的，芳香的。你看见那些名字，你会做片刻的美梦，你平素所向往的古代美女，你顷刻就会见到，有西施，有貂蝉，有莺莺，有黛玉，有湘云。总而言之，集古今南北美女之大成。

你一进门，你会听得门房里的伙计一声叫。你的神经要是衰弱，你总会受一点小惊。但是你不要害怕，这是你最荣耀的时候，在不是官吏不是皇上的你，平素是不会听得这种声音的。你回得家去，至多老妈子给你开门之后，往门后一立，让你过去，除此之外，狗都不叫唤一声。这时候，你可抖极了，他们的叫声，是要让里边的人知道你的大驾到了。

你要是初次进这个院子，毛伙把你让到一个空屋子里。那时候你的盼望的滋味，你要细细的品一品。你坐的姿势，也是平常所没有的，你侧楞着膀儿，臀部稍微跨着椅子边儿，眼睛望外看着，好比候皇差的一样。毛伙的一声“见，见！”又高，又长，又脆活，若使你的神经起一阵异样的颤动。在这声音之后，那些古今南北的美女，便一个一个，袅袅婷婷的出现到你的眼前了。这时候，你一方面要细听毛伙所报的芳名，你一方面要细看立在面前的人物。你是审判官也罢，你是赏鉴家也罢，无论你用理性，无论你用观照，总而言之，在片刻就可以试验出，你的聪与明到什么程度。她们应着自己的芳名立在面前那个片刻的姿势，也满够赏味了。右脚尖一点，腰一软，身子一倾斜，眼睛一瞟，再一乜斜，远超过戏台上的旦角的做工。也有以端庄制胜的，在那端庄之中并不是死板相，而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却流露出来一点勾引人的意味。

你决定了，此时毛伙所叫的可不是你所挑选的姑娘的芳名而是排行，就是所谓三小姐或七小姐。就这小姐的名称，也满够引起你的好感了。在你的生命史上会有几次和小姐会面？那边应声了，她也有几分得意，在群芳之中，她算中了选。有的来亲迎你，你会感觉到立时

温暖,架子大的会立在楼上凭着栏干说道:“请楼上吧。”你要耐心,她的大架子迟了一会儿,会变成小架子。你也要原谅,她们从楼梯上上下下,腿早已发酸了;要是冬天,她们的脚跟早冻肿了,南边人本来不耐冻,又穿着丝袜子。

你既是新客,八成是把你让到客厅里,即令她的小房间是空了。什么时候,你能到她那个秘密而且有魔力的香巢,那可没有准儿。你的手段,你的人物,你的财力,你的历史,不定那一端战胜她的时候,她才会给你让进去。在这种地方,你不必急躁,急躁也没用;你不必强要求,要求会失掉你自己尊严。也怪,很强横的人,到这里会特别守规矩。

即在客厅,也满够舒适了。直坐有椅子,半靠有沙发,想躺有短榻。冬天,有暖烘烘的火炉;夏天,有冰桶,有电扇。不用说,你自己家没有这种设备;即是大衙门的客厅的设备也没有这样合适。

在你坐定时,她会让烟,让糖。她拿烟的姿式,是特别灵巧:她拿着一头,把手腕一歪,那一头便到你的面前。洋火划得那么媚人,你总想让她失败,再划一次,再赏鉴赏鉴,可是她从来不失败,一则因为她的技术高,二则因为洋火质料高。

设若你同来的有朋友,她让糖让烟的次第,是先朋友后你,可是她那颜色会表示出来亲疏。仿佛对朋友,是热而浮;对你是淡而沉。朋友与客人要都是熟人,她的耳目口鼻和四肢一齐动员,眼照顾甲,嘴照顾乙,手照顾丙,脚照顾丁。譬如说呀,两个男的在床上躺着,一个男的跨着床沿,她躺在中间,把头枕一个,腿搭一个,腰再贴一个,决不会让一个人向隅的。

她们也有让客人坐冰桶的时候,可是这里边的意味有种种的不同。红姑娘同时招待七八帮客人,她当然不能老在你跟前,这时候她有特别注术,能让你特别原谅她。譬如说吧,在她临往别屋去时,拍拍你的膀臂或吻你一下,嘱咐道:“等着我啊!”在她走到门前,扭回头来,用两手遮住嘴的周围,轻声说道:“别着急啊,我去去就来。”你看

见她这时特别与你亲昵的态度及提防别人知道的声音,你能不感谢她的厚意,随便拂袖而去么?这时你所坐的,外表是冰桶,内容倒是充满着热炭。她要另有熟客,这冰桶你可真坐上了。你泡蘑菇,她才不怕的,反正受冷受冻是你自己。满有些不怕冷的客人,今天受冻,明天还去,他的毅力也会换来很好的代价。你得时常表示出张良纳履孺子可教态度,不能负气,不能发横,才能得到无限的趣味。世人都说窑子姑娘下贱,这可是错误的观念。实在说,她们有无限的尊荣。那一种的妇女能整天受达官富商、文人学士的这样阿谀?他们花钱舍工夫去捧着玩,去安慰她的寂寞。女权在这里边可以说达到最高潮。她们要是没主意,从了良,她们的尊贵可就一落千丈,受蹂躏,受虐待,那可得随人的便。

这里边的奇妙,一时说不尽,我们只有暂且搁起,赶紧叙述我们的费村老夫子了,他平常对于什么事都是麻麻胡胡的,麻胡的程度,说出来,难以让人置信。他的钱在袋子里总是乱七八糟的,毛票分票和整票总是杂在一起,即令丢掉若干,他也不知道。他的面容,常是毛茸茸的不注意的修饰。他虽留着分发,可是从来没有用过油。大高的身材,衣襟参差的滴拉着,特别明显。钮扣时常串着门。但是他要不麻胡起来,比谁都注意。他注意起来,实在令人可怕。他注意一件事,他觉得除这件事以外没有别的事;他要注意一个人,觉得除此人以外没有别的人。他以前关住屋门研究学问,他能从夜间坐到天亮。在某一个问题,稍微得到结论时,他像化子拾金一样的欢喜,手舞足蹈,搅得全家不能安睡,所以他像和尚一样自个住了三间房,两间放书,一间睡觉。新用的老妈子,都会奇怪的说道:“老公母俩怎么不同房呢?”

现在他既与夫人闹决裂,他把一切都看成悲观的。在七月十四那一天,比他只大两岁的先生逝世了。这先生和他有半师半友之谊,对于他的学问和职业曾帮过不少的忙。他正在一个中学看新生试卷,听得这个噩耗,跑到假山上悲哀,他抱着一块直立的石头摇晃,那块石头随着他的摇晃倒下来,他用两手支着,再迟片刻,他就可以作石下

鬼。幸而有别人来到,才算救了他的命。于是在他的内心中想道:

“生有处,死有地,何必谨谨自守呢?国家无希望,家庭不和睦,活着有什么趣味?唉,我既不能积极的自杀,我就消极的毁灭吧!”

他想到这里,便跑出校门,坐上车直往南行。走到南池子,他忽然想起前几天所见的李依兰了。“我何不去看看这个可怜的人呢?”他到汪太太那里一问,汪太太答道:

“她不能来了!”

他虽有点失望,却也很欢喜。他很替她往光明处想:“一定是她丈夫回来了!”他一直跑到八埠,不管三七二十一逢门便进。他从八点钟跑到十二点,开了十四个盘子,还不足心,又跑到一个饭店里,叫了三个姑娘。他的身发烧,他的头发晕,他的脑子里充满了窑子里边的五光十色,他的心像鼓一样的擂着。他病了,设若这时候有什么安眠药之类,他必能毫不犹豫的吞下去。

七

北京最美的特点,就是树木多。你要立在景山或北海的白塔山上,你就能发现苍松的绿树掩映着各种颜色的建筑物的美。这种美十足的能表明北京是古都。孟子说过:“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现在我们撇开世臣不说,这乔木的的确确是故国最紧要的条件。新的都市什么都能办,就这参天的大松柏,它无论如何也培养不起来。在北海,在太庙,在先农坛有许多松柏,你看惯了,你觉得没什么稀奇,可是你要想一想,那一棵的年岁都比你的年岁大。有的,已过七百年的盛衰了。我们的费老夫子一到北京,便抓住这个优点,所以他爱到公园里盘桓。他常发这种迂论:“设若公园没有这些松柏,各茶座都搭起席棚或布帐,在炎热的夏天,那才闷人呢。要是那

样，北京人的幸福，至少减去十分之三。”

在中央公园，除来今雨轩番菜馆之外，有一家中餐馆是长美轩。它那里有一种菜，名为马先生汤，含着新古典。长美轩之北，是柏斯馨，冰激凌好，咖啡浓，红茶亦很讲究。它的坐客，老是那几个人，他们每天必到，所以有公园素之名。长美轩之南，是春明茶馆；它的地盘最大，往南伸长到水榭，往北迈过长美轩及柏斯馨的后河沿，也是它的属地。它不卖饭，据说它起初与长美轩有这样的约定：只卖茶，不卖饭。这和城内开公寓城外开饭店的规约一样，在起初很严格，后来便有点麻麻胡胡了。春明馆虽不卖饭，却卖点心。所谓点心者，即杂样包子馄饨及汤面之类。有许多中等的游客，对于点心与饭并无区分，吃饱完事。

紧靠着长美轩的南边，有个大亭子，人称为老亭子，那是春明馆的根据地之一。因为它与长美轩密接之故，有好些游客把两家弄混。但那常逛的人一看桌椅，就能分别清楚。游客有一种惰性，他们每天所坐的地方与桌椅，能经一个夏天，甚而至几个夏天都不轻易改变。北京是个最重历史与感情的地方，在公园里也很可以表现这种特点。不惟游客与伙计有感情，即是游客与游客不认识不交谈，设若遇不着昨天的邻座，精神上好像有一大块子的缺陷。

我们的费老夫子便是老亭子的老主顾。他并不吃瓜子儿，只是抽烟喝茶。他那平素所不屑意看的小报和书报，明知是低级趣味，他却想从低级趣味之中发现出来点东西。报王父子看见他去，就跑过来给他送昨天没看过的报。他除看报以外，会对着松柏发痴，有棵柏树枯了，被藤萝缠着，他比古人再深一层的想：柏树的枯，由于藤萝的缠。靠着长美轩，有棵树，学名不知是什么，故乡名之为黑叶树，可以作染料，果实像小灯笼一样。他对之起故乡之情，幼时常采其果实作玩物。他高兴了，也许看一看对面路上的行人。他看行人的衣装，他发现出来大小长短都适当的定律，根本在于人。这好比文章的风格一样，有内容无论作成什么体裁都好。他从人的行动上判定人的阶级，又从行

人与行人之间推想结伴者的关系。他从女人的脚步上,判断那是良家,那是娼妓。

有那么一天,他刚到老亭子,没提防有四五个妓女围到他的面前,与他应酬,这是他最忌讳的。他着慌了,把帽子取下往椅子上放,却放在空地了,拿起洋火点烟,“刺喇”一声,把全盒洋火烘了。他受不了宠,却惊惧的说道:

“对不起,我在公园不应酬姑娘。”

那些姑娘们很无脸面的退去了。实在说,他也不知谁是谁,他只乱七八糟的上过她们的其中之一的盘子,其余都是姊妹行。经过这一次,伙计知道他是个逛客,这也是欲盖弥彰。他们有意无意的给他说说些公园姑娘的故事。

一个姓杨的妇人,年约三十岁,细高身材,走路一蹶一蹶的像匹马,他们称她为跑马。她每天领着三五个天桥式的姑娘,太阳将落时进来,夜十二点出去。她前前后后的跑着兜揽客人,除与姑娘对半分账之外,还要死气白赖的敲客人。她会给客人找旅馆、公寓、小店,甚而至于假山上的僻静地方。她随身带着套子和纸,以备客人不时之需。然而她起初可是个阔人的后妻或姨太,她与情人从杭州偷跑到广东。情人贪了贼,被通缉,于是偕逃到北京。情人抽大烟,她得供给他。他的前夫的儿子,上美国留学,中途发疯了,有几分是为着她生气。她很后悔,有时躺在地上打着滚儿号叫,然而晚了。

费老夫子听得这个故事,叹息道:

“社会本是个大锻炉,有修炼好的,有修炼坏的。好的,成有用的或美术的物品;不好的,便与垃圾为伍。”

他起了好奇与同情纠缠着的心理,很想和她谈一次话,然而怕人看见。到傍晚吃罢点心之后,他从脚门里走过去,走到稷坛上盘桓,看见她领着几个姑娘进来。他向她们膘了一眼,她们已摊上前来,想和他搭话。他有意无意的往北走,到中山堂的东边,她们自己说出这样的话:

“想吃肉，不要怕腥。大方一点，谁都没有个女朋友？先走一步，到后河沿等着我们。”

他不言不语的走到后河沿，她单独的走上前来说道：

“叫姑娘来陪陪你吧。”

“怎么陪法呢？”

“那由你，陪你喝茶溜达，高兴了把她带到旅馆开房间。”

“什么规矩呢？”

“住宿十元，待一会儿六元。陪你喝茶，或溜达，随你的意思赏。”

“好吧。就让她们来一个陪喝茶吧。”

天已黑了，在电灯下不细瞅，看不见人脸，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老夫子不大害怕人看见了。他在河沿的尽边起的茶棹旁，拉一把椅子坐下，背着人面朝北。她同一个带眼镜，拉着手杖的姑娘来了。这姑娘是他白天所见过的。卷着发黄色的头发，面皮像白俄，手中拿着一根极讲究的手杖，好像是故意以此惹人注意。她替他倒上茶，又点上烟，表明她是伺候客人。她问他贵姓，他又问她贵姓之后，双方想不出别的话来。他实在害怕被别人发现。迟了二十分钟，这位杨太太来问姑娘说道：

“那边熟朋友叫你的。”

她又向费村说：

“姑娘要向你告假了。”

“好，好。”

他随手从衣袋掏出两元钱给她们，让她们走了。他长吁了一口气，自言自语道：

“也不错，两块钱买个恐惧和羞愧的心理。”

他会了茶钱，起来往东行。在松柏之间的黑影里，时时发出拍巴掌的声音。这声音，有的为着招引女人，有的为搅乱姑娘的买卖，或者也有捕拿萤火虫吧？真像狗架秧子一样，这边一群，那边一团，在那里交头接耳接洽交易。后河沿，在每天的晚八点以后十点以前都是这

样。十一点以后,风水转了,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移动在前门里花场的东边的南边。

费村回到老亭子会了茶钱,缓步南行,走到花场东边游廊下,看见某戏曲评论家在前边追着女人。费村与他很熟,而且是文字之交,和他打招呼,他吃一惊。费村恐怕他害羞,因之说道:

“怎么样,研究,研究?”

“他妈的,那个洋人好不是东西啦!”

费村顺着他所指的地方一看,只见那假山的拐弯处的铁板凳上,坐着一个长胡子的洋人,两边坐着两个姑娘,面前站着一个。那几个姑娘大声笑着去掠他的胡子,他说道:

“你是好妹妹,小妹妹,爱我不爱?哈,哈!”

姑娘随着他的笑,也咯咯的笑。费村向戏曲评论家道:

“没什么。钱的需要既无分乎南北,性的需要也无分乎东西。”

说毕分手。费村又往南行,在儿童运动场里有个胖女子,年纪在二十岁左右。她随着男子们的追逐着看热闹,她看,她笑,当然被认为个中人。一个男子追逐她,另一个男子去斗她,她恼了,她骂道:

“把你姑奶奶当成什么人?”

“好人?现在就不在公园!”

三言两语冲突起来,看热闹的人围成一个大圈子,好像看耍猴子。警察过来不关痛痒的说道:

“都是误会。算了,算了。”

那男子看警察不严厉,跳骂更凶。忽然从人群中闪出一个老者,大骂道:

“混蛋!对妇道人家能这样子么?”

那男子气馁了,抱头鼠窜而去。这位老者拄杖往北行,女子跟着他诉冤道:

“我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来晚了,没得注上册。我初到北京,看着男的追女的怪可笑,我笑起来,他就对我无礼起来。他说来公园的,没

有好人，你说可恶不？”

“没知识人，何必理他！我也是东北人……”

老者说着，坐到路旁的凳子上，说道：

“坐这里休息休息吧！”

那女子果然靠着他坐下，于是成了临阵伴侣。费村点点头，暗地发一阵微笑。他明白社会上的一切，豪夺者在某种场合之下，终赶不上巧取者成功。他更明白仗义而说公道话者，大半与此老者相同。

夜十二点过了，游人各归其家，他蹒跚的出了公园，走到天安门，他好像没有家。

月亮实在好，天上无一片云，他就坐在大理石柱子基台上看月亮，看人家的影子，看自己的影子。他觉得北京的月亮，惟有此时此地好，他休息了一会儿，又起来顺着大道往南走，走几十步，又走回来。他看见一个警察手执电棒，习惯的往树丛中照，虽然在此很好的月亮下用不着如此。那警察因向他借火抽烟，他就与他谈起话来。

“你用电棒照什么的？”

“咳，照的可多啦。你不要小看这点地方，岔子出的可多啦！一月总有十几起。有人偷给这里放东西的，有办伤风化事情的！”

“伤风化的事情，怎么会在这里？”

“他们从公园出来，没有钱去开房间，当然就近跑在这树林里。”

“还有别种事情么？”

“还有在这地方自杀的，北边的御河，前天还跳进去一个妇人。东边的树林里，在十几天前有个自杀未遂的。那里有个井，没有水，他跳进去之后淹不死，于是大叫起来。我过去一看，井口太小，又没法救他。知会人把井口拆掉，才把他救上来，好费事啦。”

“那太滑稽了。他真侥幸遇着你，也是不幸遇着你。最不幸的是他跳在干井里，既没达到目的，又丢人。”

“先生，我真不懂得你的意思。我把他打救出来，他千恩万谢的，并没说什么不幸的话，自杀是一时疯狂，设若自杀未遂，他的疯劲一

过,没有不后悔的。跳井的人,一进井就后悔,多半是来不及了。那个人被打救出来,可以说是大幸。”

费村听到他这话,沉默无辞。那警察又说道:

“天不早啦,先生该回家啦。”

“那么,你是不是也担心我会给你找麻烦?”

“那里话!这么大的年纪,又是在大学教书的,什么理不懂,那会办那无意识的事?”

“你知道我是教书的么?”

“我在大学站门岗时,我见过你。不然,我会和你说这么多的话?嚷,文人真苦,在大半夜里还不睡觉,还要想做诗。是不是?先生。”

费村不由的暗自发笑,在大学站过门岗的警察,都会沾上了酸气,无怪乎堂役变成诗人。

“天安门的月亮真好!”

他与警察说了一句敷衍话,慢慢地往北归。感谢天,天会为他提前发亮了。

十三

费老夫子又添一层悲哀,他的一个朋友又死了。这个朋友在学问上很帮他的大忙,最近还约他共纂某种辞书,还问他会逛厂甸啦没有。老夫子的行踪,他约略有所闻,曾有意无意的问过三言两语,不料他正在堂上讲书的时候,因血压高,猝倒而死了。老夫子是个神经衰弱的人,他认为死了一个朋友,就像他的神经支线断绝了一根。因之,他每天的精神总恍惚惚的。

说话已到清明时节,前一日傍晚下起大雨来。门前来了一辆汽车,接着便是拍门。他出去一问,原是有几个朋友在且宜饭馆候他去

吃饭的。他到且宜之后，大家鼓掌道：

“欢迎，欢迎！”

胖博士问道：

“哼，你的那一位怎么没来？”

费村问道：

“那一位，谁呀？”

“谁？就是李依兰，你的爱人，将来的太太。你以为我不知道，还和我打哈哈。你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请你，就是给你贺喜。快把她请来吧！”

费村莫名其妙的说道：

“奇怪，这话从那里说起？”

铭三凑近前来说：

“我，我已经给你办好了。”

东林抢着说道：

“我给公寓打电话，让找着费村的车，去把她接来。”

迟了一会儿，车夫老朱回电话说：

“李小姐不来，因为雨太大。”

铭三说道：

“我坐汽车去接她，她一定来。”

又迟了一会儿，铭三果然带着她来了。大家一齐鼓掌，她的脸红了。莫大爷最会起哄，把费村与依兰推到上座道：

“今天罗汉请观音，明天观音好请罗汉。”

饮酒吃饭之后，许多人都要上前门，只是对于费村和依兰没法安置，莫大爷很聪明的说道：

“把老师和师娘送到中央饭店得啦。”

费村笑道：

“我要真是你的老师，你这个学生可是青出于蓝了。”

他们俩到饭店之后，李依兰的精神非常萎靡。费村总以为她有

乐意之处,再三的问她,她也无所表示,她只拿着前门烟一支一支的抽。费村的精神着实不安,一方面惭愧,一方面恐惧。在内心中想着四十余岁的老头儿,决不应该存占据十九岁少女的野心。门外的夹道一阵阵的刷啦啦响。那响好像指挥刀刺着地板。他疑心里边住的有军人,再不然,就是什么巡官来查店。每响一声,他的神经受一次震动。那声音竟然一阵阵的响到天亮。到天亮,他上厕所,才发现那响声之所由来。原来是厕所门上的弹簧,一端断了,一端尚在门上系连着。门一关,刷啦一声响;门一开,也是刷啦一声响。别人去开房间,是享乐;老夫子去开房间,是受罪。

次晨,天气很好,他带着依兰去游万牲园。他们看罢猴子和象之后,又去看鸟。他指着鸟笼子上的小牌,问道:

“你看这是什么鸟?”

她答道:

“相思鸟。”

老夫子明明知道她认识这三字,所以发问者,他有很深的含义。他在民国八年初次游万牲园时,看见一位漂亮的女子念这“相思鸟”三字,其声音清脆而凄惨。他当时想像着那女子必有一层隐情。这声音在他的脑子里保存了十余年,很想再听一次,没有机会。今天他让依兰念,可以温习他的旧梦。他知道依兰准能念的好听,因为她背后有一段隐痛历史。且是藉着这个可以勾引起来她对自己的新情感。她念的声音毕竟与前一女子的声音不同:那女子是南方人,声音清;依兰是北京人,声音润。他点点头,说道:

“对了,是相思鸟。多么艳丽的名字!鸟尚相思,而况人乎?”

她含着泪说:

“相思倒不错,只怕单思。”

她是说她自己,因为她想着她的丈夫了。费村故意打趣道:

“我这一生,倒有点很积阴德的事,没有让人单思过我。”

“难道说没有一个女子爱过你么?”

费村仿佛想了一想，很忠实的说道：

“没有，除了母亲。”

他的泪流下来了，更愤然的说道：

“不惟女人，连男人也没有喜欢我的。都是朋友丢弃我，我没有丢弃朋友。就因为这个缘故，我愈爱朋友，甚而至于把仇人当成朋友。”

“多可怜吧，从今我试爱你一下。”

“一说试，那便不是单纯的、自然的。爱是出于自然，谁爱谁，并没有存心试试的。”

“何必那么认真呢？”

“人生可不是随便玩玩的事！”

他们说着话，已走到幽风堂。幽风堂在老夫子的脑海里有两段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初次来游时，他走到这里饿了。他看见幽风堂的桌椅油漆一新，桌子上的茶具起明发亮，顾主们都是衣冠整齐。他想着自己随便吃点东西，决不敢去登高雅之堂，左顾右盼，发见东边的高坡上，有两张破桌子，很像四乡的大路上的小饭铺，他就去坐到那里了。伙计说：“你解手么？”他说：“我吃饭。”“吃饭在那边的，这是我们伙计吃饭的桌子。”他顺着伙计所指的地方看去，仍然是幽风堂。那伙计说着，又呐喊了一声，是通知幽风堂的看座的照顾客人。他故意慢慢的走了几步，到幽风堂前回头看了一下，紧走几步。一过幽风堂，他丢箭似的跑了，仿佛怕那伙计拉着他，非让他去吃饭不可。他当时自己想：什么时候有钱啦，非来这里吃顿饭不可。转眼又是几年，他当着先生了，带着孩子老婆走到这里。他要弥补缺陷，也可以说是报复。他的夫人怕花钱，不让往那里坐，他拉着孩子强坐到那里，夫人坐在一边撅着嘴，小孩子为着抓瓜子儿，挨了两巴掌，结果东西也没得吃成。今天他要达到目的了，他带着依兰坐下了，虽然吃了几样点心，可是那缺陷是补不起来的。一则因为国府南迁后，幽风堂的派头没有当年大，桌椅也没有当年亮，油漆褪色了，露出白而灰的斑剥。顾客三三两两，陪衬得格外寂寞。老夫子有沧桑之感，有衣锦夜行之感。而况他

今天带着李依兰,是恋爱呢,是偷情呢?他总认为已婚的男子与已婚的女子,不配讲恋爱。恋爱虽然也怕人看见,但总有光明正大之气在。偷情是百分之百的怕人看见,在这种心理之下,衣锦不得不抱着夜行的主义了。他整天想弥补缺陷,结果都是剜肉补疮。疮口补成个大赘疣,好肉却另剜一个大坑。丑陋哉!他想。

他们吃了东西之后,往西走到花坞。老夫子还要往西走,依兰累了。她为什么这样不带劲儿呢?一定是对我有所不满吧?老夫子在心里总盘算这些问题。他们回走到门里,碰见蓝教授带着他的家属刚进来。双方招呼了几句,依兰背过脸立到路旁的河沿上。蓝教授走过去,又拐回头向他的太太轻声说了几句话。那当然是对老夫子有所批评了。

空气愈来愈浓厚,两个人的意识亦愈来愈加强,终于实行同居了。在同居之前,老夫子着实费了许多踌躇。家庭,社会,汪太太好比三条铁链在他的心里紧紧的绑着。他首先跑到汪太太那里,故意问道:

“汪太太,依兰在这里不?”

“她好久没来。她不来,我倒省心。她那妈呀,实在难斗,三天两头的来和我惹气,总怕她姑娘受委屈。”

老夫子露出惊讶的神气,说道:

“怕受委屈?那么她当初就该不来呀!”

汪太太鼻子哼了一下,表示着轻蔑,说道:

“她不让她姑娘来吧,她又养活不起。”

“一个人能吃多少呢?”

“光吃,当然费不了多少钱啦。就是她那毛病,可太费钱啦。”

“什么毛病呢?”

“抽白面儿!是来到这里的姑娘,都有毛病;不是爱要钱,就是爱抽白面儿。你想想,好好的住家主儿,一天两顿饭,不是很容易解决么?何必来这里丢人现眼的!”

老夫子摇摇头，说道：

“别人，我不知道；她，我看不像。”

汪太太很乖巧的看他一眼，说道：

“你打听她，打听的这么仔细，是不是真有意和她过日子？”

不会说谎话的老夫子，毅然承认道：

“是的，有这意思。”

汪太太很恳切的说道：

“我劝你干脆把这个意思打消吧。你可惹不起她们，她姐姐下过窑子，她说过大鼓。来这里边接姑娘的，都是些混混儿，说打就打，说骂就骂；吃着她，还要打着她。混混儿接姑娘，就为吃她。北京人常说吃女人的，就是这样的人，可多着啦。你是那样的人么？以你这样的身份……”

汪太太自觉说的是真切话，可是话越真切越像造谣，老夫子便以姑妄听之的心理对待她。他辞别她，一直跑到依兰家里。

依兰问道：

“汪太太什么态度？”

“看她那样子，她是不会积极作梗的。不过她说你许多坏话，她说你抽白面儿，还说你说过大鼓。”

她愤然道：

“这种人真可恶，就会无中生有的造谣言。我要是会说打鼓，我还会跑到她那里？抽白面儿不抽白面儿，你还会不知道？我们在一块儿不是一天了，你看见我抽啦么？我们在中央饭店住了一夜，接着又去逛万牲园，抽白面儿的能支持么？”

她的话虽不多，的确是有力的反证。老夫子很首肯。她接住说道：

“她这人哪，就会两头说坏话。她向我说：‘二姑娘呀，你不要与张先生太接近了。他家门不幸，正倒着霉的，不一定出什么乱子的。’你会对她说过你去年在家里扫除出去几十个刺猬，有这事么？”

他很兴奋的答道：

“是的。那刺猬又多又大,我生平真没见过。它们每夜在我那空屋子的稻草堆里叫唤,我多天不知道是什么。我一发见,我赌气的和我的大儿子,把它们扫除到河沟里了。”

“她说那就是家门不幸的原因。刺猬是北京的四大家之一,请还请不到的,你竟然把财神爷往门外推。她说它们还要向你报仇,所以叫我离你远远的。”

他哈哈大笑道:

“奇怪,动物都成神了。它们会报仇,哈哈……从她这些话看起来,她是生法子造谣,她是离间我们。”

“她不离间,我还拿不稳主意。现在我拿定主意了,跟定你啦。快找房子吧,我们气气她。”

她这几句话着实能抓住老夫子的心理,收拾住他的脾气。

他最讨厌两头说坏话的人,为着反对这样的人,犹豫的心便去了一大半。

他的夫人呢,抱的是不闻不问主意;家庭也算没有问题。

他回到平安公寓和东林太太说及和依兰同居的事,她说:

“你这样办,可算救了一个人。她和你同居,真是从地狱到天堂。”

妇女向来是对妇女同情的。她这话更使老夫子积极,只要能救一个人,他愿牺牲一切。老夫子义气填胸,犹豫的心竟然只留一二分。他又跑到伍教授那里提及此事,伍教授说道:

“你一半为求精神的安慰,一半要从井救人,我能说什么话呢?在人生的途径上,各人有各人的态度,他有不受人阻止的权利。他只要自己受得了,任何人的批评,他都可以不管的。”

他这一番不作主张的聪明话,倒使老夫子的犹豫心连一二分也没有了。他知道社会上的批评都是隔靴抓痒。这和文艺的批评一样,打开文学史一看,没有一个文学家在批评者的嘴里不是失败的。实在说,文学家的甘苦自有文学家自己知道。

老夫子自己想道:

“人生是为道学存在呢？是道学为人生而存在呢？我以前常讥讽人，以后让人讥讽吧！以前的我，在去年就死到北海桥头下的水里了。让世人随便批评吧。他们的批评，是他们所已得，或是所不需，又或者是所不能。”

他又跑到李依兰那里说道：

“明天我们搬到平安公寓去。不过我要与你约法三章：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你懂得我的意思么？”

她说道：

“我明白。决不会给你丢人。不过老龙要是回来呢？”

他迟疑了一下，说道：

“只要他还要你，我很希望你们团圆。”

她母亲在旁边把两手一拍，说道：

“对了！我这姑娘没地方放，就放你那里吧。老龙回来了，看情形再说。”

十四

由东林太太的接洽，费村与依兰住到平安公寓了。掌柜是她以前的厨子，她又是股东。在春暖还寒的夜里，他们搬进公寓时，正遇着警察要查公寓。掌柜说：

“你们连一点东西也没有，简直不像住家的。袁市长可认真的很，警察要想找麻烦，我可担当不起。”

东林太太说道：

“不要紧，把我的箱子搬那屋两个，应酬一时就得了。”

依兰年幼，不觉得什么；费村心里着实害怕。等警察查过了，他才把心放在肚里。他发现依兰仅带铺的，没有盖的，他赶紧跑到市场买

被子。他对于买东西,是不在行的。掏了六元钱买了一条薄薄的花洋布被子,在夜深的时候,冻得他们两个直哆嗦。

费老夫子每天回家吃饭,依兰在公寓包火。他的功课都在上午,下午便跑到公寓里。依兰的习惯有些不好的,他很耐心的劝她改正。她改正的很快,起初随便吐痰,后来不那样了;起初爱把没包皮的食物放在床上一点一点吃,后来也知道清洁肮脏了。她买了几朵花插在瓶子里,老夫子把老师写的中堂和对联挂在后墙上。伍教授写来一封开玩笑的信,纸好字好款式也好,他买个小镜框把它装进去,也挂在墙上。屋子因之越来越像住家的,老夫子心里着实高兴。

依兰心想做件夹大衣,说只用二十元就可以。莫大爷给他们介绍到新华公司,随便拣材料,做成才给钱。他们去到那里选了酱色的呢料,公司说是新到的最摩登的材料,依兰很高兴。第三天,莫大爷问价钱时,老夫子答不出来,他以为莫大爷会向公司说过他们的预算。莫大爷笑道:

“你真是农村的习惯,买东西那有不问价钱的?”

“是你介绍的,他们会骗我?我向来是信任朋友的。”

“材料不一样,价钱也不一样。”

他打电话问价钱时,竟然超过预算一倍多。依兰嫌太贵,可是已经裁了。老夫子说道:

“也罢,好的总是比坏的贵。”

大衣做成了,依兰很得意,要求上市场照相。照相之后,他们到五芳斋吃晚饭,依兰要喝酒,他也照喝几杯。一斤黄酒喝完了,她还要喝。五芳斋后边有个坤书场,刚开场时,要打一阵热闹的锣鼓。她听得那声音,扒住后窗往外看了一时,回来又接着喝酒。她说她的丈夫,老龙在未娶她之前,曾在那里娇过一个歌女,给她买了许多东西。婚后,他还暗地与她来往。为着这个,他们曾闹过一次大风波。她提起这事,又愤又气。第二斤酒喝完了,她还要喝,于是他们又要了半斤。半斤酒又完了,她还要,老夫子一方面劝她,一方面又要了四两。她把

那酒倒在茶杯里，一举而尽。老夫子惊讶道：

“这还了得，你是醉了。”

她咯咯笑，却含着眼泪。他实在怜惜她，实在怜惜她的不幸。他把她挽下楼梯，扶到车上。每隔几分钟，他总要叫她一声。到公寓门口，她差一点摔倒，他用力的扶着她，她像是要躺在他身上。到屋里，她不承认醉，借着酒力与老夫子周旋。

第二天下午，老夫子下课回来，她没起床，也没吃饭，她病了。她说她肚疼，他实在害怕。他催她起来去找医生，给她十元钱。晚上回来，她和好人一样，她说她吃了东安堂的特效药好了。她从此隔一礼拜总要闹一次肚疼病，拿着钱一出去吃药，就好着回来。老夫子说道：

“那药真灵验，可以多买一点，以备不时之需。”

老夫子要印一本书，他拿着底稿念，请个朋友看着抄稿对。一次朋友没有来，她说：

“我给你对好了。”

他笑一笑，知道她识字太少。然而据经验，笔记抄的很靠得住，所以就让她试一试。

“对不对？”

“对了！”

在她应声说对之后，他还要拿过来再看一看。本意求快，这样倒迟了许多。爱着急的老夫子，现在的心比谁的还能忍耐。

礼拜日，或夕阳下，他们时常散步于北海。老夫子看见般若台下的桥，名之曰苏桥，看见濠濮间，告依兰去年在那里写遗嘱的故事，她带着调侃的语调说道：

“你哪是来自杀，分明是来吃糖包来了。”

他听着她这嘲笑的话，很不能自解当时的心理。他们走到山洞无人的地方，拥抱而且接吻，像是初恋。没有恋爱而结婚的老夫子，现在要努力补习恋爱了。然而这种补习者的心理，毕竟与初恋者的心理不同。他看见他的学生东野君在塔前的石碑亭上与未婚妻研究功课，他

羞愧了。他好像某篇小说所写的一个七八十的老人，背着别人去玩儿童的铁圈，一方强高兴，一方怕人见，唉，缺陷是不能补的。他在心里发出这样的叹息。

一个傍晚，他们在白塔的西边的假山上往下走，看见一个人像是失了路径，老夫子忘掉自己是带着爱人，大声叫道：

“那边下不去啊！”

那人在远处应声道：

“张先生，这边能走。”

他也不知道那人是谁，然而他羞愧了，到处会碰见熟人。他赶紧往无人地方走，结果自己走到了死路。一道砖墙有四尺多高，依兰爬不上去，他抱住她往上推。把她推上去之后，他自己失败几次，才爬过去。依兰嘲笑他道：

“自己的路尚且走不好，还要强装通人，给人家指路。”

老夫子叹息道：

“老人之所以令年轻人讨厌，就在这个地方。”

又一次，在揽翠轩的茶座上碰见解大傻子。他怕解大傻子看见他们，他却过来周旋道：

“这是大嫂？”

“啊，啊，啊……”

他啊了半天，没有别的话。不会说谎的老夫子，始终不敢说出：

“是的，这是内人。”

他实在怕解大傻子发现这样的话：

“是，是如夫人吧？”

内心之疚，就够老夫子受了，不料又遇着外来的压迫。从这外来的压迫之中，打破了老夫子的美梦。

东林近来常说依兰的坏话，他说依兰真说过大鼓，她家里挂那个放大相片，就是说大鼓时照的，又说她真抽过白面儿。有一天晚上，东林说道：

“你知道么？今天有个姓郭的来找她，他说他是在邮局作事的。我把他抢白一顿，他滚了。她那一双白帆布鞋，她说是一元多钱买的，那会有那么便宜的东西！”

老夫子一听得这话，头上若冒起了三尺大火，跑到屋里问道：

“依兰，你这可太对不起人了。那个姓郭的到底是谁？”

他一面问着，一面去取墙上的字画。她挽着他，哭着说道：“是高先生向你说的吧？他来这屋里调戏我，叫我妹妹，要和我接吻。我把头一扭，他没接住。我说费村快来了，他才跑出去。那个姓郭的，是老龙的朋友，我妈要告他住址。我这位老太太非把我害死不可。害到这样了，还要生法陷害。你不信，你去问问她。”

老夫子跑到东林屋里向他的太太说道：

“你劝劝东林，不要胡闹，朋友义气重。”

第二天东林笑着说道：

“我居然当起石秀了。”

老夫子又跑到依兰家里，老太太说道：

“不错，那姓郭是老龙的朋友，他要去看看，我觉得没有妨碍，所以我让他去了。高先生那人，我看你还是远他一点好。脸上没肉，必定是怪物。你看他那颧骨那么高，连一点肉也没有。我那孩子一点毛病没有，我就担心她那嗜好，她由白的换成黑的，现在吞生烟泡，我怕把她吃死了。你回去找一找，总能找得着生烟泡，你好好劝劝她，让她戒了，我就感谢不尽了。”

老夫子半信半疑的回到公寓拉开抽屉，果然发见一个酒杯，盛着半杯很稀的烟膏。

一切都证实了。汪太太说她抽白面儿，东林说她抽白面儿都不是谎话。他又想到中央饭店的萎靡不振及逛万牲园没有兴致，以及时常闹肚疼病都与嗜好有关系。他想不到她那美丽而有血色的面容，会遮盖住她的嗜好；更想不到那具有纯朴天真的面貌的依兰，会向他说谎。

她从外边回来,他拿出那个烟膏说道:

“依兰,这是什么?”

她呆了,半天没有言语。她哭了,她的哭比笑着好看,因为她的脸,横度微大,一哭,脸拉长了,正显出她的美。老夫子看见她的美,心里发酸,也流下泪来。她趁这个机会说道:

“是的,我以前是抽过白面的,这都是老太太给我造下的孽,她压迫老龙,老龙无聊,先抽上瘾了。也许是故意的吧。他引逗着我抽,把我也惯上瘾了。我现在跟你在一块,原打算戒除的,所以才换成黑的。你想,我要不打算戒除,我何必跟你呢?”

老夫子叹息道:

“无辜的孩子,可怜!这都是社会之过、家庭之过。但你把生烟泡吞下去,要吞死了,怎么办!”

“这又是老太太的话,我那会是那样办呢?我弄那个,原为着配药。”

他对于抽大烟的一切,是个大外行,可是他曾听说过配戒烟药,必须掺杂进去一点烟膏;所以对于这烟膏的事情便不深究了。但他心里一件最难过的事,是依兰不该骗他。

“你不应该欺骗我呀!我再三问过你,你说是汪太太造谣么!”

她含着泪笑了,带着轻蔑的神气说道:

“我要是不愿戒的话,我满可以告你说,我可是抽白面儿啊。要是那样说,你必定离我远远的,自然是各走各的路。但是我本来想戒,又想借着你的地方戒,瞒哄一时,我戒好啦,也许告你说说,让你当着笑话听。你也替我想想,我先告诉你,你还能和我在一块么?”

老夫子向来不爱说谎,一知道谁骗他了,便疾之如仇,发出像暴风雨一样的脾气。你要对付他,很容易,只用坦白承认,或说出所以说谎的理由。这时候,他会原谅你,说你不失为君子;或者他会想到说谎是出于不得已,在这不得已之中还有改正过去错误的希望。依兰现在承认了一切,他的气平了,也没有话可说了。静默一时,他说道:

“只要诚心想戒,那是最好不过的事。你想,你今年才十九岁,年轻轻的,还有无穷的希望。不过,这公寓我们是不能住啦,你和高先生闹那种意见,再住下去,必定还有别的笑话。你暂且搬回去。等我另找房子。”

正在找房子的当儿,又发生一件事。在一个傍晚,老夫子去她家报告找房子的事,她母亲推着他说道:

“快出去吧,他姐夫在这里的。”

跟着依兰从里间跑出来说道:

“等一会再来,我姐夫为着三妹妹,正和老太太生气的。”这很使他惑疑,他想她姐夫常坐汽车,此时门前连个洋车也没有。他觉得这里边必有别的秘密。他想揭穿这个秘密,他立在暗地等候。迟了一会儿,只见一人穿着军装模样的衣服,很快的往西走。他为要看清那人的面貌,也往西跑,却被依兰从后边攥住。她叫道:

“干么,干么,那是我大姐夫!”

她是怕打架,其实老夫子才不会打架的。他一看这样着忙,便知道那不是她姐夫,狞笑道:

“好,好,你的姐夫真多!有你那么多的姐夫照顾你,我就不必负责任了。”

说着便如飞似的往东跑,依兰在后边叫着追。他怕夜行人看着不雅观,于是就站住脚步说道:

“一切我明白了,不必解释,你回去吧,彼此各走各的路。”

依兰哭着回家了,他走一段路程,又拐回头去,立在门外听动静。此时他由恋爱的心理而变为侦探的心理。

“他算管得宽,谁都没有个朋友!我的姑娘还没嫁给你,你可这样管起来了。臭丫头,我怎么说你啦,不让你理他,你要理他,难道说你真嫁他么?看般配不般配?你和他走到街上,他不像你的老爸爸!”

老太太一边骂费老夫子,一边骂自己的女儿,这是她的故智,她是让同院的街坊听。她自己觉得很聪明,其实她比谁还愚。她觉得比

谁还利害,其实她的本领也只是利害到嘴头上。她充分的可以代表没知识的女人。她在那里骂着,她的女儿在那里放声哭着。老夫子在外边听得清清楚楚。她静默了一会,又改变声调说:

“我的孩子,妈能不疼你,你是我下的。从今后你争争气,不要理那不要脸的东西。难道你离了男人不能过么?你就那么浪么?”

“不是为钱么?”

依兰在呜呜的声音之中,说了这一句话,接着仍是呜呜哭。

“妈不要钱!你姐夫给我的,什么没有?我不要钱。”

老夫子听到这里,仿佛是得到结论。他哈哈自笑说道:

“她对于我,并没有爱,只是为钱。算了!”

二十一

老夫子怕钟太太在中间使坏,跑到她那里与她谈话。他一进大门,只听得她说道:

“来啦,来啦。”

及他到屋里,她说道:

“正说你的,你来啦。你的太太也在这里的。出来吧,老夫老妻的闹什么气?”

依兰的脸凉末梢的从里间出来,好像当年在小三条那种模样,顺势坐到他的对面。他也不理她,只和钟太太说话。

“憋住气儿干么?难道说真能谁也不理谁?”

双方都没言语。

“她要上医院啦,戒好啦,重让她回你家!”

“戒好了,我也不敢再领教啦!”

他的神气很坚决。钟太太说道:

“张先生哪，你太便宜啦！你们男子把女子看得太不值钱啦，几百块钱就能打发走一个女人？”

她哭了，因为她正和情人闹经济的纠纷。

“他要是真正不要她，她妈说啦，你给他拿一万块钱。”他发了脾气，说道：

“钟太太，你可不要说这话。她和我的关系，可与你和老刘的关系不一样。你问她，我们是怎样结合的！”

他立起身来，说道：

“我走了，钱，我是没有的，让她随便吧。”

隔了几天，他打听得知依兰真人医院了，想釜底抽薪，又跑到钟太太那里。钟太太赔不是，然而还劝老夫子收留她。他拿起笔来写了几个条件，说道：

“你让她把这眷清，写上她的名字，捺上指纹，她就可以回去了。”

十天之后的一个晚间，老夫子在市场喝了酒，喝得非常多，醉醺醺的跑到钟太太的家，她的情人正在那里，依兰出院了，也在那里。她说道：

“进来，进来，不要紧，我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刘先生，这是张大哥，是好人。”

她说了许多尽是劝老夫子和依兰和好的话。老刘说道：

“你也不必多说了，你把烟戒了，别让张太太再抽你的烟，一切就都好啦。”

“你要让我戒，我偏不戒！当初不是你让我抽上的？”

“我现在戒了，你也应该戒了。两三年啦，你见我抽过一口么？”

“你没有生孩子！有烟底子的女人，一生孩子，就得再抽上！”

她哭着把一切不应说的话都说出来了。老夫子虽然醉着酒，却感着不是味儿，楞楞踏踏的跑出来。依兰随后追出来，拉着他的袖子说道：

“我妈请你有话说。洋车洋车！”

她把老夫子扶在车上,拉到她的母家。一进门,他因受洋车的颠簸就出酒了。她给他拿水漱口,又给他拿着仁丹。老太太说道:

“别闹了,再闹把感情都闹坏啦!”

此时已是夜两点,他胡胡涂涂的就睡到那里,天亮了,酒醒了,他很后悔。归途又跑到钟太太那里说道:

“你请依兰把那张字据写成交给我,不然,我是不让她回去的。”

字据也没立,在一个中午老太太把她送回来啦。老夫子从学校回来,走到二门,陈妈把嘴一努,说道:

“又回来啦!”

老夫子走到屋里看见她们母女俩在屋里立着。他想着要是轰她们走呢,只有叫警察打官司。他会记得他的先师取笑他说过:

“你与有夫之妇同居,不怕捉将官里去? 咳,没办法,你又是个文学家!”

在此时他想到打官司,然而没有勇力。于是把恶气变成好气说道:

“老太太把你送回啦,我也不能让你再走。你的烟能戒不能戒,我也不管,随你的意吧!”

她拿起一瓶子茶色的药水让他看,说道:

“你看,这药吃完了,就好啦。”

老太太说道:

“对——了! 你给妈争争气!”

她把对了的字音拉得非常长,是她说话的习惯。

陈妈当然辞工。老夫子暗地发笑:白面儿的告密者是老陈妈,鸦片的告密者是小陈妈。依兰逢着姓陈的就要倒霉。陈妈刚出门,依兰就发泼大骂起来:

“不要脸的东西,她想把持我的男人。”

她骂得颇有道理,小陈妈在这一个多月里,伺候老夫子实在尽心尽意,他的衬衫脏了,给他换上;他醉酒了,她递给生冷,甚而至于他

的衬衣领子折叠在里边，她会下手去把它拉出来。她好像医院的看护妇的殷勤，但看护妇的殷勤，是职务之应当；小陈妈的殷勤，便不免有问鼎之意了。老夫子在内心感着这种压迫，怕再闹出笑话，所以对于依兰的回来，也觉得是大不得计的一个小得计。老夫子冷笑道：

“一个姓陈的算是想把持你的男人了，设若再有个姓陈的出来说你把持她的男人，你将怎么办？”

“谁让她放弃权利呢？她把丈夫扔在地上，我把他拣起来，就是我的。”

姑娘得病了，初由大夫诊断，说是大肠发炎，继而发见是肠结核。老夫子给她送到医院里，住了些时，她发脾气，又回来了。又请中医看，病愈来愈重。张妈只管下厨房，只得另叫个老妈子伺候。老夫子实在痛心，这时候才知道没有娘的女孩子的痛苦。大家都觉得她是延挨时候，她整天问老夫子要毒药，他没法办，硬着心肠，上青岛演讲了。他把设若不幸发生的事的一切，托给学校的一个极能办事的夫役。他并不是有意躲避责任，而是躲避情感。

他坐在火车上，时时发痴想，时时蒙自杀之念。几度立在门口想往下跳。他很想让火车发生事故，了结他的生命。

到青岛之后，距演讲的时候尚远，他每天立在海岸上发痴想而且流泪。有一位女教员在北平听过他的演讲，很佩服他的学问，这时每礼拜两次来领教。她把他领到很远的海岸上，那里有许多乱石，潮水打着乱石发出响声，他想到自身好像乱世之中的一个石，任潮水的冲激。潮水来了，他沉没了；潮水退了，他露出脸来。他们拣了许多蚌壳捉了许多小螃蟹，还拾了许多小石头。那女教员的男子是体操教员，她自己教国文。但她的体格和面目，正像教体操的，真不愧为体育教员的太太。他想着人家的遇合，感觉自己的空虚。

归途，又遇见一个女教员，是在北京教小学的。她的明快，她的和蔼，处处使他想到他的续弦夫人也教过小学。一出火车站，在已经昏黑的马路旁，看见那女教员与一个男子拉着手，这是她的情人来接她

了。这些对于老夫子都是讽刺。

他的姑娘于阳历八月逝世了。她在未死之前,把许多文学书收拾到一块,嘱咐放在棺材里,有几本是他要用的,他也不留。她的衣服,伺候她的老妈子要要,依兰不愿意,他说道:

“人都不要了,还争那东西干么?”

依兰气了,一切不管;那老妈子拉走两车,把不应该拿走的东西都拿走了。一时颇有人亡家败之象。

二门外有位张太太,是最后搬进来的,年三十左右,矮矮的身材,小模样很好看。据说因为抽大烟,丈夫与他离了婚。但因为有个男小孩,婆婆还暗地供给她生活费。在老夫子上青岛时,依兰把她领进自己屋里抽大烟,姑娘病得要死,也没人管她们。老夫子回来之后,依兰常跑到她的屋中,因为张太太是年轻女人,他当然不能去看她们作什么。一天午后,她们俩上街回来之后,她的老妈子送给依兰两个烟泡儿,被他瞧见。他向张太太说道:

“张太太,你开大烟馆的!”

说毕,赌气出了门,她大骂道:

“教授!什么教授!说话能有那样不留情的?”

从此依兰不能再向老夫子说她自己已经不抽了。她的母亲又让依兰的姨母出来转圈子。她说:

“你们快搬家,我伺候她,我监督她。”

他说道:

“家我是要搬的。至于戒烟么,我觉得白费事。”

“再试这一次,费用由她母亲拿,戒好,你再还。不必住医院,每天让她母亲陪她到医院,回来,我照管。”

好容易找下一处房子,是房东的后院。原有脚门的,老夫子把它锁住。每天她母亲陪住她上北方医院取药,她姨母住了两天,便一去不复来。她母亲也觉怪麻烦的,后来就让她独个去取药了。折腾几天,她说她戒了,老夫子冷笑着说道:

“再一辈子吧！”

她的黄水疮又大发了，满脸稀溜溜的。老夫子给她钱让她上医院，去一两次便不去了，因为她把医药费买成大烟抽了。她在什么地方抽的，他因忙于校务，也无暇盘问。她弄些中药在那里敷衍，那药的气味非常大，呛得他不能睡觉儿，他的嗅觉是最灵的。他有一次上钟太太那里说及此事，她说：

“她向我卖清高，说她自己不抽了。她与张太太每天上福祥家去抽烟。你还不知道的，她让一个伙计给她烧烟，伙计婆吃了醋，打了她一巴掌！”

老夫子没有办法，只有跑到窑子去，连夜不回家，让她自己觉得没趣。她着急了，去找着小山等一班朋友。朋友们与老夫子在庆和堂吃了晚饭。一齐推着他回家，说是在那里打牌，暗里却是给他们和事。小山这时虽然能走动，但病已很重了。他坐了一会儿，很没气力的起来要走。

依兰说道：

“小山先生，没事儿来玩啊！”

“我恐怕不能再登你们张府之门了。”

小山回家，果然一病不起。老夫子曾去瞧过他两趟，他还说了许多安慰老夫子的话。最后一次，他跑到时，小山已不能言语了。待大家把他送到德国医院时，他瞪着无神的两眼。老夫子说道：

“小山，我是费村。”

他仿佛要点头。到傍晚，他就逝世了。他的不再登门的话，竟然成了讖语。丧事已毕，老夫子常常有这样的感想：为了一个抽大烟女子，连累许多朋友为自己忧心；这样的女子是可以枪毙的。因而想到不惟依兰应该枪毙，钟太太、张太太以及凡抽大烟的女子都应该枪毙。她们只要抽上，没有个戒，都是断断吸。监督严了，她们戒了，稍一松懈，便又抽上。犯病，生小孩，都是她们再抽上烟瘾的好机会，好理由。世界上没有硬心的男子，能看着他的女人瘾得要死，而不让她

再抽。这时候,任金刚也须低眉,让她抽一口,救救急吧!你只要让她救一次急,那争可就连着来了,到结果你只有承认这既成事实。要是小孩的话,你更因为怜犊而惜母。除非你真有钱,把她当成废物;不然的话,她的一切事,你都得替她代劳,而且你还得倒过来去伺候她。男子要必须操持家务,他的学业,他的职业,他的事业可全都完了。她不仅抽干了你的本身,而且吃断你的子孙。老夫子在杂志上看见一篇不大成熟的小说,叙述一个儿子对于他死去的父亲埋怨着说:

“父亲死了,留下一个野鸡,终天躺在床上抽大烟。”

他觉得这是他身后的写照。

“烟是不能戒的,除非枪毙!”

她走到大街上,只要看见迎面来的女子面黄肌瘦,他嘴里必定说:

“枪毙!”

他把这“枪毙”二字,一天不知说多少次。在晚间的睡梦里,他梦见他把依兰枪毙了,他在法庭上哭着申辩他有杀她的权利:

“这人不是我杀的,杀她的是大烟,杀她的是社会。我从大烟和社会的魔手里把她夺出来,迟了六七年之久,又被那魔手夺回去了。我别无理由,法官,你们要知道详细,请看我这本供状。”

他这供状上所写的,就是本书上边所写的情形。他又说道:

“法官,你们要认为杀人者死,没有例外,我伸着脖子等着。但是,你们有力量把这真正的杀人者判决枪毙之罪么?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子弹吧?”

说毕,他伏地大哭。

“你哭什么?哭我的,梦见我死了?”

依兰把他叫醒,她还认为老夫子对她有过去怜悯的恩情。老夫子认为冥顽不灵,没有说出原由。在这样凄惨的情景里过了一个正月。到了二月,天气渐暖了,公园的茶座摆出来了,老夫子在晚饭后把他事变后的唯一朋友文友知会到老亭子饮茶。在凉风习习的夜里,一直

谈到十二点钟，他把经过的全部公开于他的朋友。文友闻之叹息不止，说道：

“好吧，你想怎样解决，我候你的信，我一定帮的你忙。”

他于次日又把这种情形告知赵二爷及祝胖子，胖子说道：

“我们都以为你舍不得，所以在去年你们闹时，我们都不敢过问。你知道吧，去年小山把律师都给你请下了。文友和赵二爷说怎么办，我愿跟随他们给你帮忙。字据是必须立的，你不要太麻胡了，把人看得太好了。我还没向你说的，在小山死后的第三夜，我梦见军队把小山拉走了，你在后边说：‘我去和他们说理去！’跟你在白天那慷慨激昂的劲儿一样。可是你一去，也没有出来。我哭醒了，告知内人，内人说：‘你千万不要向张先生说啊！’所以我憋到现在才告你说。”

“那有什么关系呢？活着也不过多出点洋相！但你这胖子还会做梦，还会替朋友哭，我真想不到。你是能活大岁数的，你作的书有名称啦么？我倒替你想个名子叫《龟龄集》。”

“别胡扯了！我不会哭，就你会。‘大成哥有三多，屎多，尿多，眼泪多。’哭是你的特权！”

“这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古人说会谄媚的人，会流泪，我不会谄媚，泪倒直往外流。从今后，也许不流啦吧？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迟了几天的傍晚，老夫子回家等了好久，依兰方回去，他很严肃的说道：

“依兰，你要是能悔过，我们还和好如初。现在已十点钟，我还等着你吃饭，你上那里去啦？请你坦白承认。”

依兰的头脑毕竟简单，说道：

“张妈拿的烟灰，让我去找人卖去啦！”

老夫子立时变了脸说道：

“你什么事都办？你要走到街上，被警察搜出来，把你拉到警察所，你丢的是谁的人？”

他拿起茶碗往她脸上摔，她躲到墙角起。他又拿起所有的茶具往四处扔，在楔子里边所提到的牡丹花红茶具，幸而在柜子里边，所以成了仅存的纪念品。他此时像吃了丈夫再造丹一样的发疯，拿起铁通条，随便乱打，依兰像猴一样的跳到院中。他打坏了书柜上的八块玻璃，退坐在沙发上喘息而且痛哭，依兰早往她母家跑了。

次日傍晚，她母亲把她送回来，说道：

“别闹了，感情都闹坏了，你不是怪爱她的么？”

“感情已经坏了！我要不爱她，不会受这七八年的罪！你来了，我不会当着你的面，发脾气。我只告你说，我们不能在一块了。”

老太太这一夜没有走，老夫子也不大理她，她住到老妈子屋里，仅隔一道墙。

“我说，你听我说，扭过脸儿来！”

“你还说什么？你听我说，明天我请朋友来替我们解决。”

读书人全是好人，三位朋友没有一个不替女子着想。老夫子的意见，是每月津贴她一百元的生活费，以三年为限。赵二爷主张一齐拿出来三千六百元，从此一刀两断。他们怕她要得再多，所以先说出二千四百元的数目，预备她争出来了再添。谁知依兰并无别的话，赵二爷未免失了望，说道：

“老兄有钱的时候，应该再给人家补一千二百元。”

老夫子说道：

“好吧，我给她预备下棺材钱！”

文友把字据写成之后，念着让双方听，老夫子便又痛哭起来，说道：

“这感情我是受不了啦。我走了。依兰，你所需用的东西随便拿吧！你要是死了，我给你买一口棺材。胖子，请你叫个夫役来看门吧，张妈在上午早走了！这个家由你们处理吧，我不忍再看啦！”

迟了一个月，满湘馆的小老九的妈说道：

“听说六爷快结婚啦？六爷真利害呀，我说让小老九跟你，你说不

结婚啦，我们以为是真的，你算把我们骗住了！”

“谢谢你们，我实在打搅你们，你们这里是我的避难所，多谢小老九对我的厚意。”

小老九说道：

“我送六爷点东西，你缺什么？”

“银杯吧，一辈子啦，还没人送过我这东西。我想补这个缺陷。下款就请用你钮玉英那个学名吧！”

（录自 1945 年 6 月北京华北作家协会初版《影》）

秋 初

关永吉

序

我正在写着长篇小说,题为《青春》的三部曲之一的《白河》的时候,故事里的女主角却突然站起来,这时候她应该坐在戏台右角的沙发上,表演一节类似爱情的动作,因为她不按我的脚本作戏,使我很着急,我小声的问道:

“怎么回事?”

“我不演了,”她很气愤的喊着,而且转身就向下场门走来,“我整天在干这样的事,真是没有意思,这有意思吗……”她随手就摘下那串化妆贵妇人戴上的珠子项圈。

“这有意思!有意思……”我惶恐的陪着笑脸,并且想找出一个使她接着演下去的理由。我追着她走到后台,简直不知道那些观众在怎样的惊讶和批评呢,这家伙,我想,这一回我可是遇上特别的节目了。

“有什么意思,瞎扯……所有的也不过是浪费和无聊……这都不是人们所需要的,人们所需要的,是……见鬼去罢!”

我的女主角一点也不管我的狼狈和急躁,她穿上大衣,又回医院当她的助产士去了,而且又念“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祈祷文去了。

这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坐在北京城某荒芜的园子的木头房子里,从前这是个养花的屋子。秋天的夜寂寞而寒冷,从窗子望出去,什么也看不见,连野鸭子都没有声音,我便打开了箱子,把“白河”的原稿

先丢在一边，找出几年来在生活的余暇，偶而涂抹而且存留下的一点东西，我重新看了一遍，我问我自己，关永吉，你在作了一些什么呢？

我自然很恼丧我没有能够作出可以使自己满意的成绩来，人们不需要这个，在这个大时代，我所能够交付出来的我的一切，实在太少而且太粗劣了。我只是个农民，如果种南瓜或者小麦的时候，我相信我不弱于每一个佃户，可是干这个我很低能，我自己知道。

然而也留下了这么一点痕迹，一点很浅薄而且丑陋的痕迹，无论如何，随它去罢，好在又没有想得诺贝尔奖金。不过如果有人写经济史的时候，会在这书里找点材料也未可知，比如说王老师掏四毛钱就让老二家的买好几块豆腐，以及大五幅的行市才不过二十几块钱之类，这都是在我的生活里见到的账目，对于这个，我个人是很喜欢的。

一九四三年秋天 惜阴室

“你为什么总要写那些痛苦的忧郁的懦弱的动物呢？”

“因为我恨他们！”

秋初——

天渐渐的凉了。

在原稿纸上刚写了“秋初”两个字，脑袋便发沉起来，看着这样无聊的伤感的字眼，不禁觉得自己的好笑，真是一个没有出息的动物啊！为了生活便对于季节也敏感起来。纱窗子上伏满了蠕动的白蛾子，想起这就是前几日和莞青坐在南海大树底下出神，不知不觉爬到脸上来而吓得一跳的虫子，因之便感到人世沧桑变化的迅速。自己不就和那个虫子一样么……简直是一个虫子！一个愚蠢的、丑恶的、生着红毛和灰毛毫无目的的蠕动着绿色的虫子！……在树叶子上爬，爬，毫无目的和理由的爬，吃着那树叶，一直等着变蛾的时候——这就是生活……

把钢笔向桌子上一抛，真像个虫子似的把头枕在稿纸上睡了。

可是蛾子也趋向光明,它们伏在纱窗上……

从冯先生家出来,觉得自己终久还不能变成这样的市侩。一出他的门口便换上了一副愤懑的面孔,或许在他的面前就已经换了也未可知,然而他那笑脸却在印象里扩大起来,压得自己的自负心要变成一张薄饼。很后悔为什么一定要向这样的人借钱,不是明知道绝不会有什么希望么!

已经有了秋意,只穿着一件衬衣有一点凉,刚升起来的月亮好像蒙着一层黄土,懒懒的挂在一个破落的房角上,我想那一定是什么庙宇,无力的月光照见那房檐子上有黄琉璃瓦。

我怕这样的景物,赶紧跑过那些黯黑的影子。

有救世军在布道,穿着漂亮的制服,白哈机布的上身订着灰绒的领章,有一圈人观看打鼓吹喇叭的热闹,靠墙钉着一张彩画的大招贴,写着“主就是光”。

——你们要相信主,要信主,因为主就是光。……在光明里的人,永远是快乐的人,如果处在黑暗里,就永远要痛苦。……坏人爱黑暗,因为它们怕见光,在黑暗里可以作许多坏事,因为黑暗可以隐藏他们。……我们要爱光,光可以给我们快乐、幸福、温暖、爱情……我认识一个拉包车的人,我说你不羡慕你的主人么!他的享受比你,他出门可以坐车,整天吃鱼吃肉!这个拉包车的朋友说:“不羡慕,我用我的劳力换饭吃,我的钱不是无缘无故来的,是用血汗换来的,我也没有用在不正当的地方,我养活我的妻女母亲,我非常安心,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被人指责。我没有对不住任何人的地方,我睡得很安稳,我的良心很平和,过的日子很好,因为我努力我的工作,我的主人很喜欢我,所以我很快乐,我用不着羡慕我的主人。……我说你得到光了,你接近天主了,你要永远平安了……谁接近光谁就得救,谁得平安……主就是光,信主的就能够得到快乐……所以我们要信我们的主耶稣。”

于是大鼓敲起来,由这个演说的人领着几个穿着制服的男女唱

道：——

安稳在耶稣手中
 安稳在主心里
 主以慈爱常覆盖
 灵魂因此安息
 无论遇何等危险
 惟在主怀藏躲
 有主圣臂常护庇
 患难焉能害我

……

唱完了末一句在人丛里出来一个胖胖的小女人，捧着圣经，闭眼祈祷：

“……让主降福于众人，给我们力量，使迷途羔羊来相信主，使光降临世界，使人们得光，使我们的道可以达于众人……让主赐给我们……阿门……”

整个祈祷的声音非常清朗，低沉而有力，那胖胖的脸很可爱，闭着的眼睛非常的诱惑，我很想上去吻她一下子。

这种思想荒唐得连自己都觉得可笑，倘有人来考问我的宗教观，就可以回答说是想要吻那个祈祷的胖胖的小女人么！——她很大方的睁开了眼睛，听众也恢复了方才的嚣乱，这时那穿白制服演说的人喊道：

“今天是王子才少佐夫妇布道讲演，请诸位到屋子里入座听讲，参加我们的就光运动！”

许多人都散了，只有几个孩子来回的奔跑，那个胖女人第一个先转进道场里去。

我疲倦了，离开了那个地方，我喜欢黑暗，不喜欢光。

坐上一辆车子，走了不远就发现那个拉车的是个跛足的老年人，

他用力奔跑着。街灯照见他满头已经都是滴粒的汗水,然而车子还不如我走的快。

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在内心里发酵,我自己敲打着自己。

当走近红绿灯的时候,我实在按捺不住了,我说:“站下罢!”

老年人很惶恐,费尽了力量才把车子停住。

“你多大岁数了?”

“四十五。”他撒谎,他最少有六十岁的。

我不理他,我说:“你这么大年纪还要出来拉车么!”

“先生……先生……”他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他大概以为我是在责骂他,也许我就是责骂他。

“你没有别的人了么!没有儿子和孙子了么!”

“没有……死了!……有一个可是养活不了自己——有老婆三个孩子……这年头,杂合面贵,……我说别生别生了,养不起,可是又一个,又一个,……”

“你拉车不行啊!”

“没有法子,夜里头拉晚儿清静点,先生们多屈尊……可怜可怜,没有法子。”

我把口袋里所有的零钱都掏出来给了他,我自己还留着一块钱。他接了那六七张角票不知所以了,连着感动的叫道:“先生……先生……”

“你去罢!”

“先生……我怎么好要钱……我还拉你去……”

“你不用拉我,我自己会走!”

我像作了一件大善事,很快意,像英雄似的。然而想到冯先生对我那布施的脸色,才知道自己也是个卑污的人道主义者!而且是个怎样卑污的人道主义者啊!

可惜他没有拉包车,如果拉包车就可以得着“光”了,我的主啊!

还是别把那光再布施给我们了罢！看着那个老年人接了钱就去买马路旁边窝头车子的窝头，不知他已经多久没有吃饭，然而教堂的洋人，这却正是喝咖啡的时候。

阿门！

菀青给留着四个糖饼，说是前院吴太太送给的，一共八个，她自己吃了一半，我知道她又没有吃饱，便告她说已经在冯先生家吃了晚饭，钱虽然没有借到，饭却是措了油的。看她始而踌躇，终于贪婪的咬着糖饼的样子，不觉也饥饿起来。

都是不近光，也不爱光的人们罢！

落了雨，天很凉。

一个人在西单马路上走着，想一件事。

想什么事情呢？不知道。然而是想一件事，想一件自己的事，就是这样不知道的事。

——为什么要活着呢？……如果死掉不是或者更好么？而且活和死掉究竟有什么分别？在其一般的性质上和整个的形式上究竟有什么不同？而且活着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一定要活着？……是为了谁活着？为了什么原故，什么理由，什么引诱和牵挂在活着？

没有结论。

天很凉，只穿一件衬衣有些冷。

——是为了免得寒冷才活着么！因为寒冷要穿衣服，才要竞争，角力，排挤，挣扎，这样的活着么？……然而如果死掉就不用再怕寒冷，也不必再用阴谋，讲面子，动势力，说交情，什么事情都没有了，不用再想冬天的衣服，也不用再为住处发愁……就是所有问题都解决了，都清楚了，都完了；这样的结论就是最理想的安宁和幸福是全人类的灭亡！个人的最快乐的将来就是死！

是死么？死了以后怎样呢？会不会仍旧……

没有结论。

用八毛钱的代价买了一小瓶治胃口痛的药,胃口痛不是可以死么,我竟这样怕死,甚至毫没有考虑过好不好明天就死掉!据说吃安眠药片死掉是毫无痛苦的。

为什么我不会考虑到自杀呢?那样会永脱苦海。我竟毫不那样作想,是我的生活还有什么别的意义么!然而明明知道没有,连一点什么意义都没有。

为什么呢?没有结论。

看着从戏园子走出来的一对对的男女,已经穿上了很厚的洋服和毛绒马甲,他们为什么生活呢?也和我一样是一条丑恶的虫子么!是同一种类的虫子么!?那样我将不能甘心,因为他们吃着肉食和各种各样的菜蔬,而我却只有白开水和烧饼。

——没有结论。

夜里闲谈,问菀青生活的意义,她不答,只笑。

“比方说为什么要活着呢?不可以死掉么?”

“那是孩子们的事情了,我们已经是大人,就这样活下去罢!”

“可是你为什么活着呢?”

“我不知道!”她毫不犹豫的说。

看着她面部的表情忽然痛苦起来,作了一个茫然的太息。

读那个伟大的作家马克西姆·高尔基的书,他说生活是一堆污泥。

是一堆污泥么?我摆弄着那本精装的书想不出答案来。

菀青在她自己的床铺上睡着了,仰着脸,像个孩子似的。然而在眉宇间还留有一些痛苦的影子,看那样子不是在作甜蜜的梦,作什么梦了呢?我看着她那苍白的脸,面庞好像标着若干挣扎的记号……

——这就是生活么?

认识了这样的一个女人,已经整整的三个月了。

竹布的长衫,已经不时兴了的青礼服呢鞋,无时无刻不在忧郁着

的脸相，在右额角上有一个新月形的疤痕，她也有笑，然而看起来似乎永远是勉强的。在黝黑的脸上你可以看到那由风尘磨难的遗迹，由她的眼睛可以直望到她的内心，一个存蓄着无名之寂寞的灵魂，一句话，一个安静、老实、沉默的人。

因为她的寡言，所以她妨害不着任何人，也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这样一个孤寂的存在，像一个传说中的幽灵一样。好像在什么宫殿的角落里，一个孤独的女鬼。

“在这里住得很久了么？”

她好像已经遗忘了似的，怔忡了半日：

“不多久，可是……日子也不少了。”

“只是你一个人？”

“现在是一个人，从前还有一个人。”

“在那儿恭喜呢？”

好像这样的话已经超出了男女间第一次谈话的范围，我怕惹得别人不高兴起来，便搭讪着说：

“在作事么？”

那人一点不快意的样子也没有，只是懒懒的道：

“没有职业，……简直找不到职业。”

我没有作声，她说：

“你呢？”

“也是找不到职业呀！”

于是便彼此缄默起来。

楼上很静，夏日的傍晚公寓的楼上永远是寂静的，因为被酷热的太阳窒息了一日的人们，这时候又像恢复了元气的病原菌似的活跃起来，人们都去找他们的生活去了，剩下来的就只是这座空洞的肮脏的楼房，所有的只是污秽的垃圾和被人们堆积起来卑污的私有物，偶有一两个午睡还没有睡醒的人，打着沉浊的刺耳的酣声。

蒸热，在走廊上下望邻家的屋瓦像一片落屑的苔藓。——没有

鸟,没有花,没有树,也没有风。

不远的小楼上飘着浆洗了的月白的和粉红的女人的内衣,其下堆积着盛什么货物的木板箱和焦黑的油篓,这种不调和的混乱是都市的标饰。

我们站在走廊的尽头,楼房的影子压住我们整个的身躯和前楼的窗户。

沉寂;一种无名的、无可奈何的沉寂。

天的尽头是一片耀眼的光色。

那个幽灵似的女人俯在楼栏上,无聊的摆弄手指,她喃喃的,像和她自己说话一样:

“找不到职业,在那里也找不到职业……去考女职员,问道——有介绍人么?——没有,——去找个人介绍再来报名罢!……去应征家庭教师,——唔唔,女子师范毕业么?好极了!好极了!学教育的人一定很合适,结过婚了没有?——结过婚了。——唔唔,结过婚了,几年?——五年。——有孩子没有?——有一个死掉了!——先生呢?是在哪里恭喜的?——没有职业,现在正到外埠去找事。——那么岁数呢?是二十……——二十八。——唔唔,二十八……有一个孩子,唔唔……——孩子可是已经死掉了!唔唔……——已经死掉了,……请让我考虑考虑罢!因为因为……请原谅,我把结果写信给你,因为……唔唔……你的通信处是……唔唔。——写了一篇小说,在报摊上一翻杂志,登出来了,去问,找不着编辑先生……也找不着管会计的先生——你们这里谁发稿费呀?——不知道。——那么查询稿费的事情向那位先生接头呢?——不知道。可是这里的负责人是那一位呀!——不知道。——另外寄两篇小说,不见发表也不见退回,写信去问,没有答复。——去投考女店员,小沙龙咖啡馆女店员。管事的是个二十多岁比妓女还妖艳的中国女人,夜里也戴着太阳镜,说话发甜,走路像失掉了重心一样一摇一摆的。涂着比血还红的嘴唇。手里总拿着烟卷。一看就知道是老板的姘

头。——你来考女招待，嗯嗯……女店员么？——是的，看见报纸上登着广告才来的，我在女子师范毕业，会说简单的日本话。——嗯……ソウチスネ，ソウチスネ……女子师范毕业可了不得呀！——我希望能给我一个位置，因为我急于作事。——嗯嗯，女子师范毕业可不作下作女招待呀！——如果可以，我愿意试一试看。——女招待也不是好当的，要是不漂亮外国人就不来。——我可以试一试么？——嗯嗯，你上别家去罢！也许别家不漂亮也行，嗯嗯……小三号！五号里要啤酒你听不见吗？别只在一个屋里揪死呀！竟是浪笑甚吗！……对不起，不是我们不用，你不知道我们的难处，嗯嗯……女子师范都毕了业还当女招待，怪可怜的。——纱厂招女工，一天八毛钱，管住处，作一年可以升一级，加两毛钱……一去交涉，——有铺保么！——没有，——没有铺保不行。——职业，职业！到那里去找职业呢？那里有职业呢？那里都有，可是都占满了，占不满的要铺保，要介绍人，要……就是要命……”

在阴影里太阳的反光照着的她的脸色是一种难以描绘的失望的惨灰色，像经过一场大病，或难言的折磨，所憔悴了的脸色。

我不由的吐出一个叹息，因为和她的声音隔得太近了，我急忙把眼光转向别处，使那个声音成为只是一种友谊的同情的安慰的表示。

“唉——”

“你有职业么？”她问我。

“我前些日子是有的，可是现在没有了。”

于是她也重复了那样的声音：

“唉——”

天慢慢的黑下来，夏天的夜像一个闭不紧的幕，直到月亮和星星已经登场，天色似乎还没有大暗。楼下院子里已经开始有人光着膀子在那里吃饭，楼角没有灯光的地方也有些模糊了。

“人们活着就是为了职业么？如果没有职业人们就不能生活了么？”

“是因为生活才找职业罢!”

“可是我看像为了找职业才生活的!”

“人应该是为职业生活的!”

“那不是职业,是事业!”

“可是生活总是生活!……生活我们无法否认。”

“这话太哲学气,是因为吃饭才找职业。”

“然而因为找不到职业……所以生活便……”

“当然要先解决生活,然后才能……”

“还是职业问题呀!”

其实我是明白的,因为肚子饿起来了。然而我很喜欢她那眼睛里的光,或者说是惊讶那眼睛里的光罢!一种和她的脸色与容貌不能调和的光,一种智慧的、深远的、祥和的光。

——是一个聪明,而且有极深的修养的人……

是两颗宝珠,镶在破旧的衣服上,或者说是衣服虽然已经蔽旧,而发光的宝珠还依旧是当年的滢洁,经过风霜的刷洗,反倒更为润泽了。

我看着她的无声,是彼此的无声。

——依然是沉默。最后的结论就是沉默罢!

问了名字,叫菀青。

“欧阳菀青”。

这样的认识起来,三个月了。

已经是深夜了,我还在无可奈何的赶写一篇无聊的文章。题目是:“由哲学的见地来检讨×××××”。

菀青来敲门,我听那熟悉的声音就知道是她。

开开门,她像不好意思的走进来,这还是第一次夜间进我的房间,我把床铺上的书报清理出一部分来,找一个座位给她。——我被这些无用的书报活埋了,然而又舍不得一下子卖掉,便让它们占满我

的床铺、书桌、地板和箱子。

“还有水么？我想喝一点白水……夜里不能入睡，渴啦。”

我把暖壶递给她。

她像很不安的，手发着抖。

“你用功罢，我不该夜里来打搅你！”

“你知道我是在作什么吗？”

“不是在写哲学的文论么？”她看了我写在第一页的题目。

“哲学么！”我不觉大笑起来，她为我这种歇斯底里的狂笑惊讶了，望着我的脸。

“这是钱，这是经济问题，不是哲学问题！……懂不懂？钱哪！……写满一张稿纸就可以换一块钱，一块钱！懂不懂？绿色的……哈！哈！哈！”

她不作声，静静的望着我的脸，在她的座位上坐着有些不安，抬起身子来才发现那里还有一本小书，马克西姆·高尔基的《回忆安特列夫》——那个不承认天才和教育的怪人。

“你应该休息休息，夜深写文章在精神上是很受损失的……而且，”她停顿了一下，“与其这样的受苦，还不如好好写些正经的东西，不是终究还有一点价值么！”

她到底是老实人，老实人有老实人的气质。

我不好作答，便苦笑。

“你为什么还不睡呢？并不比我健康呀！”

“我睡不着，一躺下便想起事儿来，愈不要想那事情，而那事情的轮廓愈逼你，愈明朗，愈真切。简直挤到你的眼前来了。……你说人为什么都要活着？……我们这么活着有什么意义么？”

“这是厌世的开始，可是也许是人世的开始。我们发生了这样的怀疑，于是便……”

我是极力想维持我的尊严的。

“把那话写进你的论文里去罢！我早都听烦了，我是想为什么我

们对厌世和人世的意念都淡薄起来,好像对任何事物都非常关心,又像对任何事物都毫无关心,好像是已经得到答案了,可是又好像什么都没有,究竟我们是怎样的人类呢?这问题不用我们来考虑么?”

“不用!”

“你说得真简单。”

“是你自己说的,你说生活就是生活。不用思想。”

“然而得到这样的结论不是也用过了思想吗?”

“那自然是,可是思想给我们的也只是苦恼,不信你试试。”

“所以简直睡不着了。”

我笑了,我看着她也笑。

笑,是可以替代一些什么悲哀的。

苑青走了,留下的只是空虚的一片,夜里一点声音也没有,推开窗子,还能看见中原公司塔上的红灯。

风凉得很,我把稿纸推在一边,让已经乱得模糊的脑子浸在夜风里。

秋风凉,不由得打一个寒噤,兴奋过度了的精神反倒轻忽起来,我一下子跌在床上,使用棉被蒙了头……

买了一匣子纸烟,因为寂寞。

我看着那一个一个从嘴里吐出的烟圈,这是跟一个朋友学会的。我觉得那些烟圈就是一个一个的朋友,他渐渐走远了,走远了,只剩下了我自己。

你们去追求你们的理想去罢!去追求你们的光明去罢!去追求你们的天国去罢!

我没有理想,我找不着光明,我也不愿意进什么天国。

因为我就是魔鬼,我自己就是。我就是那为人诅咒,也为人所热爱的怪物。

我愿意当怪物,不愿意当样本;我愿意当叛逆,不愿意当圣贤。我愿意进地狱,不愿意进天堂;我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不愿意死在棺材

里！

你不会说我是个奇怪的人么？菀青！

菀青的男人死掉了，可是她不信。

“他没有死。”

“唔，然而你自己说他是已经去世了的……到那里去……于是，不幸的事情发生，他在那里和世人永别了。”

“那自然可能，可是我相信他不会死，他说过他不死。”

“自然我愿意这是事实，我替你喜欢。”

“这个可能么？”

“你的自信力是很强的，像这样的事，当然……”

往往一到有了较为关心的事情，就会糊涂起来。谁也是这样的，我看着这个自己欺骗自己的女人。

“他可是折磨够了我，养活一个小女孩，他走了，一下子跑到湖南去了，连一封信也不来……就和另一个女人结了婚……”

“举行过仪式么？”

“当然那女人是不会放松他的呀！”

“我说是你们呢。”

“我不相信仪式会牵住一个人的爱情，当男人拥抱我的时候，我躺在他的怀里了。我便什么思想也不会再有，完全让纯洁的信赖和爱情充满我的脑袋。一直到小生命降生到爸爸的面前，我说怎么办呢？——我要回南去。——我呢？——你等我给你来信。——可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孩子，你不会忘了她们罢！——自然这是不谨慎的原故，可是我不忘。——信来了，是他和别人结婚的信，男人就是这样的东西，高兴来玩玩，不高兴呢，再见罢！Good-by！他知道他不会找他到湖南去的。”

“我想我不会是那样的男人！”

“一样的，都是一样的。”

“可是也许我不，因为我作了事情我担当。”

“没有事情的时候你担当，一到有事的时候，你会……女人也是一样的，人类的习性……”

“得到这样的结论你不难过么？”

“早先是难过的，可是孩子一死掉就不再难过了。而且觉得他的去世(如果是真话的时候)也颇为可怜，一个年轻人……”

很奇怪这样的女人会有这样的思想，就再没有什么希望了么？否认了人间的真纯，而归于万物之性恶，这是正常的思考路程么？

她那额角上的疤痕，突的在我眼前扩大起来。还可以看见那上面的殷红色。

又是阴天。

住在这闷气的地方，只要天空一变成暗灰色，就像被压缩在笼子里一样，出气都感着窒息。

一个人躺在床上，连动一动都不想。倘如人类也可以像虫子似的冬眠，就是能够这样假死几天也好罢！

我自己向我自己这么说，当没有人来安慰的时候，我就会自己安慰我自己。像对一个还不懂事情的小姑娘说话似的，我小声对我自己说：“不要太劳动了，太费力，太用脑子……不要太累了呀！”

于是我便一个人躺在床上，连动也不动，也不看窗外的游云，也不看壁间的饰画，只像是一个冬眠的虫子，呆蠢的、无目的的、无生息的躺在那里。

——也许是真的疲乏了。

堆在墙角的书堆里，有一卷大书，还是在法国留学的学生，受了新思潮的冲击，集资印刷的画本。封面写着几个大字：“世界六十名人。”那些长了大胡子，或短胡子，或没有胡子的怪人，终生在那里争斗，大概是疲乏了的罢！他们应该疲乏，应该休息了，因为他们有那样的权利，他们付了代价。《夜未央》那戏的序言里说：代价是高的，虽然高，可是也没有谁肯吝啬。吝啬的是我，我能找出疲乏的理由来么？我

除掉吃饭以外,实在什么都没有作,而且就是饭都不愿意起来去吃了。

我在没有法子得到结论的时候,便只有仰面躺在床上,我像个僵尸一样的躺在床上,连动也不动,连手,连腿,连回想和思维。我想:完了,一切都完了,这种平静真是极至的和谐……于是我的思想之散步把我领到世界的另一个境界。

我“冬眠”了。

不知什么时候菀青走进来,她问我为什么不开灯,为什么不下去吃夜饭,为什么睡觉不盖好被头。

我没有分辩,如果我说我并没有睡觉,那不会使我更显得愚蠢了么?

菀青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十足的好人,就像所有的好人一样。

今天《××月刊》的稿费取到了,一共是二十七元又五角,这是一万二千字的代价,在该刊的征稿简章上写道:“来稿一经发表,敬致三元至十元之薄酬。”

我带着这一笔“薄酬”,浑身有些茫茫然的感觉。卖文者的收获,往往并不如洋车夫的结实。只要车夫把乘客拉到指定的地址,便会有相当的代价由乘客的手里交出,可是卖文的人则不,一篇稿子四个月的工夫才换来二十七元又五角的“薄酬”,倘等这笔钱来买米充饥,不是连饿死的尸体都已经腐化了么!而且这还是认识了几位编辑,且在文场的声名较熟,处处享受着优待的。倘是菀青,往往原稿还未经编辑先生过目,就已经退了回来,于是再试的勇气都没有了。

当我走出××月刊社会会计部的时候,我狠狠的把那个白木牌子看了一眼,二十七元零五角便买去了一个青年一周的精力和自以为了的灵魂。

到市场去溜达,想买一点日用的东西,不只衬衫早应该换一换,

就是袜子也不能再补了,可是一打听价钱,除去应交的房租,余下的已经不够买到这些东西,便干脆买了几块点心,两磅代葡萄干的面包,和一罐牛肉罐头,带回来送给菀青。她已经差不多整一个星期没有能够吃到什么菜蔬,和我一样的吃烧饼喝开水。

我希望在她那里得到一笑,一点满足的快意的一笑,可是她没有,只是低低的说:

“为什么要浪费呢,这些钱不是又可以渡过小半个月么!”

为生活所压迫,连一点舒放的心情都没有了呀!

起头想写一篇小说,题名是《雪苇》。用了这样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是取其虽然为水雪蔽盖,然而苇草也并不死亡。严寒压盖下的懦弱的生物,其枯槁的个体正成了另一个新生物的暖床。一到来春,苇笋便由溶雪里钻出它那锐利的“芦笔”来;而且绿了,高了,粗了,壮了,它铺满大清河畔那无边的原野。埋藏起千百的溪流,亿万鹅鸭,江湖的好汉和神秘的故事;使我家乡增添一种难有的景色,让乘坐小火轮溯航的都市人发几声惊叹,看冬天坐汽车走过的大道,为什么一下子就变成了窝集似的丛林呢?而且是怎样厚密,怎样伟大的丛林呀。

这生长的过程我熟悉,我是住在三角淀旁,和那苇笋一块长起来的。

故事打算借用一个朋友和另一个朋友的实事,我那个朋友的名字就叫“雪苇”。我打算用他们的经历来展开我的思想的泛潮。由他们的恋爱起,一步一步的走到我想着那个标的去。

可是我没有恋爱过,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我迟疑了一下,放下了笔。

“菀青!你恋爱过么?”

“为什么问起这样的事呢?”

“我想知道恋爱是什么，因为……我想你曾经……”

她被我这样太没有含蓄的话说得不好意思起来，红了脸，无可奈何的说：

“也许我恋爱过！”

“那么恋爱是什么呢？”

“恋爱么？”她丝毫没有思索，“恋爱就是痛苦罢，像我们这样的人……恋爱简直没有……”

我颇后悔无端引起她的伤心，彼此都沉默下来，我看她俯在窗前。窗外远天上有浮云在游，而下边就是千顷芦草的波涛，这时应该黄了，飘着白穗子，不日便是“出草”的季节，我想起那流走着的蜈蚣船。

夜失眠。

耳里有秋虫声，下床去找，却没有。

我应该恋爱了。

我什么时候才想起我应该恋爱来呢，不知道。可是恋爱的观念在我的意识中已经存在了许久，是事实。

当坐公共汽车去西四牌楼，为身边同坐的外国女人之粉香所诱的时候；当一个人孤寂无聊，竟找不到一个对谈的同伴的时候；当看一部爱情影片，男女主角拥抱接吻的时候；当卧病短榻，照料无人的时候；当月夜走过中南海，看见那一对对情话的伴侣的时候；我想起恋爱来了。

可是我没有恋爱过，因为我不知道恋爱。

然而我想到和菀青的这种关系，不是在恋爱么？这样一切相同，一切可都没有的人，不是很可以恋爱在一块么？可是这时候却红涨了脸，我用脸部的充血和摇头来表示并没有这样的事。

想不到和这样的一个女人会住在同一个寓所里，而更想不到的是彼此过着同样的毫无意思、毫无兴趣的生活。

然而却是不能彼此相爱,不能再点燃那青春之火的两人。我看着这个像修女似的女人,也便想到自身的一切可笑的烦恼的遭遇。——得了,算了罢,还恋什么爱呢!你这样的人!

夜深,仍旧赶写一篇无聊的文章;必须无聊,才会有刊物会要,所以作品的第一个条件是无聊。

菀青屋子里的灯还没有熄,不知她在作什么,是看书,是写字,是打绒线衣,还是躺在床上发呆呢?不知道。

自命为聪明人的好对付,因为只要恭维就够了;自命为老实人的也好对付,因为只要对他也老实就够了。惟有不自承为聪明人,不是老实人,却又是老实人的人不易对付,——像菀青就是。

她一句话都不说,坐在那里专等你的话来,而你的话对她,又往往很难发生一般的煽动的力量。她像一个等待苍蝇去飞就她的嘴唇的壁虎一样。

我们的谈话开始了,还是早晨刚刚起来的时候。也没有心思去作一点什么,当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往往倒会心安起来,我和她就在这样的情况里。——她差不多已经将所有可以换钱的东西都卖掉,只剩下一套简单的行装了。我呢,口袋里的存钱早已花完,而另外又找不到一个杂志可以预支一笔稿费。所以是两个几乎完全精光的人。

“这么受穷的原因,是因为错选了职业,这样的年景还想以卖文为生,简直是笑话。”

“可是什么职业好呢?”

“理发师傅也比卖文章的人强呀!你不见都穿了漂亮的洋服么!”

“可是理发师傅是理发师傅。”

“这是不用辩论的……”

“用辩论的是什么呢?什么都不用辩论。”

“我们的生活就是要辩论,已经尽了最大的气力,而得到的是饥

饿与寒冷；而且也毫无意义，你能说出我写这些文章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和民族都有什么好处么？”

“最大的问题还是没有地方可以使我们尽最大的力量，我们的力量都浪费在八股和绒线绳上了。因为我们不能合理的尽最大的力量，所以我们才不能作出成绩，才疲劳和无聊。”

“这是穷困的原因么……”

“当然是穷困的原因，因为一切问题都有联系的……”

“我说的是目前的问题。”

“当然是目前的事情呀！疲劳和穷困……”

“我们非把穷劳这问题暂时先为隔开不可。”

“那作不到，在有意义的工作里……”

“所以你找不到工作，而我也支不到稿费……”

“于是穷困，而疲劳……”

她笑了。我想指她为循环论者，可是没有，因为她甚至较我还更清楚“穷困”这两个字作什么解释。

她忽然叹息着说：“不然就卖淫去……可是又长得不漂亮。”

喝了酒。

喝酒并不贵，只要两角钱就可以醉倒，在醉倒的时候，便什么事情都可以忘却了。

用醉倒的方式来忘掉一切的苦痛的方法，真是进步国度的文明啊！

我喝酒的历史可分三个阶段，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对喝酒的人很看不起，因为那时候那些人都是没有出息的，而我呢，有出息，因之不喝酒。后来到大学学会了英雄气概，稍有感慨的时候，每每几个人要浮一大白，既如诗人的风雅，并像豪杰的洒落，当然，对于醉鬼是并不赞成的，可是也很少有反对的意思了。一出大学的门，踏进社会所谓真实的生活里，我便不但喝酒，而且劝起别人也效法来，我已经变成醉鬼，甚至希望所有的人，全部都变成醉鬼。

一个机关的职员,为了一点小事把差事丢了,便急得要去上吊,我说:“你喝酒,酒能够镇静你,一喝酒便好了。”他喝了半瓶,就睡在酒瓶底下,一直到第二天才醒。我没有等他翻起身来便把酒瓶递给他:“喝罢!亲爱的,酒能安慰你,如果你心里不大痛快,你就……”于是他又睡在酒瓶子底下了。这样一直到要裁他的那位上司下台(原来这是很快的事),他便又恢复了原来的地位,——这点好处,就是酒的用处。

我喝了点酒——不是一点酒,是一顿酒。——我还不是个道地的酒徒,所以我的酒量还不大,虽然是一点酒,然而也浑身都热了。躺在床上,那许多麻烦事,那许多让一个青年人变成苍苍白发的事,让它们到魔鬼那里,不,到它们应到的那地方去罢!

让酒精把我毒死罢!毒死罢!我告诉菀青说:

“我是个又吸烟又喝酒的坏人,坏人!”

她沉默着一声也没有,静静的坐在椅子上,看着我,看着我像一个死人似的躺在那里。

夜静。

秋天的夜晚比白天可爱。清爽,静寂,因为天空的明朗,屋子也显得眩眼,月亮的光柔和而清洁,远处有秋虫在鸣。看着街道的影子,街树在那里画成一丛丛的月阴。在月阴与被月光铺被得发白的人行道的边缘上,充满了诗的诱惑。

想邀菀青去散步,却又发懒,每天在这样的楼房上爬上爬下,久已苦于楼梯级数的繁多,没有要紧的急事,便愿意永远的伏在自己的角落里。

我这样默想着,在狭小的罐子里长大的芽苗,将永远是不能成为岱岳之松柏的罢!

我颇愿意知道我自己,在这样安静的夜里,把我自己加以缜密的分析,像一个化学家耐心的分析一种为他所注意的东西一样。我记得

小孩子看见一个为他所不知道的玩具，往往要撕开表皮，以看内幕的究竟，我就是这种心情，愿把我自己拆开，分散，化解，撕裂，以看看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是个什么人呢？我顾虑生命的安危，我企望生活的舒适，我还作着一些可笑的、离奇的、不可能的、完全是幻想的荒唐梦。我必须毫不客气的来拷问我自己，让那个“真我”招出口供。我要脱掉绅士的服装，摘掉作伪的帽子，使我显出我的原来的面目，那样子就是寒蠢的也罢，就是枯槁的也罢，就是长满黑毛，像一个猴子的也罢。总之，我要把我自己暴露，看看究竟是个什么人。

我是个什么人呢？你说！我是个贪生怕死的懦夫么？我是个不学无术、误人子弟的学者么？我是个杀人放火、心硬如铁的强盗么？我是个挂了羊头，却出卖狗肉的伪君子么？我是个利欲熏心、投机倒把的市侩么？不然，我是个黑白不分、海淫海盗，却故意装腔作势，说是提倡仁义道德的作家么？

不是，我是要在本质上来分析我自己，要找出我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只有如此才能知道我为什么忧郁。为什么那世纪的火苗在我的心里却竟被无情的冷水所湿灭。为什么我蔑视爱情，为什么我嘲笑人类。为什么我瞧不起阿谀和权贵，为什么我有意的或无意的污辱“学者”、“名士”、“绅士”、“善人”和“文学家”。

尤其重要的我要知道为什么我失掉了“生活的魅力”，我应当知道“生活”是什么，谁都应当知道“生活”是什么，因为只有如此他才能够知道为什么要生活。——我为什么要生活，我的生活有意义么？有价值么？值得辛辛苦苦的走那样崎岖的路程么？那一切关于我的和关于人的错综的关系……

一个流浪汉，世纪的风暴造成他流浪的性格。不只在性格上铸成变动的胃口，连他那可以退缩的老窠也踏断了后路，这样加在身上的担负，一个朋友嘲笑说那是“枷”，然而背了这枷的岂是一个人么！各种各样的枷啊！让一个善良的骆驼架着它越过难行的沙漠，憧憬着的是前程的一片甘泉，那甘泉就是“天堂”、“壮丽”、“尊严”、“秀美”，一

切美丽言词的化身,为这个希冀忍受无穷的痛苦,这是光明的代价,然而那甘泉确在那里么?倘那里只是一片海市蜃楼,实际不过是干枯的盐湖,或者是有毒的污水,鱼蚘都不得为生,则这一切希望和光明便都是……

不忍再想下去了。

“希望之化为虚妄,正与失望相同。”这是鲁迅先生的话。当一流浪者化希望为虚妄的时候……

有两颗星星很像菀青的眼,想招呼她来看,可是也觉得无聊,便停止在门前。

生活便如此,站在门槛,你愿意出去呢还是进来?这“生活”不容许你站在门槛,你倘不想进来,你就出去罢!站在门槛上,是活不下去的。

可是我只是个站在门槛上的人。菀青也是。

最难挨的天气便是秋初的阴雨。

冷起来了,树叶子流着泪。

菀青去应一个什么公司的女职员的试验,回来很晚,衣服都被雨淋湿了。

“有取录的希望么?”

“完了。”

“为什么呢?”

“说是已经出嫁的不行。”

“结过婚不是仍旧可以作事么!”

她没有理我,去换湿衣服去了。

半点钟以后她从她的屋子里出来:

“顺便买到一本文学月刊。”

“有什么新闻么?”

“文学家在赞扬处女的童贞哩……”

她自己笑了。

凉了！

秋的列车走向严寒，早晨有灰色的雾。

一下子想到冬天，今年的冬天还没有棉衣，真不知要怎样过下去呢！翻遍了报纸也不见有征文的广告，倘有便可以试一试，那怕是证实什么丸药之有效之类的也好，不都是把黑字涂在白纸上么，文人的嘴笔，无论说什么道理都是非常雄辩的。连证明他自己其实不是猴子的子孙，且不过是一段呆木头也在内。

自然，投给杂志的稿子就不能像征文似的有较多的好处。第一，不知要什么时候才能发表；第二，发表了以后稿费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发下来。倘把稿子压半年才发表，发送稿费又耽搁半年，从写出文章到换到稿费，就要经过整整的一年。而人的肚子，是吃过饭后四个小时便会再饿起来的。倘一直饿到七天，就死掉，再看不见那笔稿费了。

《万人月刊》还有两篇稿子的稿费没有给送来，五个月了。只是去催索(不如说请求罢)的信已经写过八次，然而……

只靠了卖文，是不易生活下去的呀！

我把手里正看着的一本杂志狠狠的掷在地上，那上面有一位“文学家”的文章，说一个咖啡馆的侍女爱上了他，他领那侍女去跳舞，并在饭店奸污了她，而她并不要钱，还送他一个用头发系成的结子云云，其原因则是由于他的“诗人的荣誉”和“出俗的风姿”。一开篇便是“我开了新买的一九四一型的别克去 Liva 看那个蛇似的女人……”

Liva 是“诗人”所去的咖啡馆的名字。他给那个“媚人的女人”起的名字叫 Liver，查了字典才知道是鱼肝油的意思。……“女人”原来是“诗人”的鱼肝油，我毒恶的吐了一口唾沫。

菀青的四万字的中篇《一个没有恋爱过的女人》写完了，我一口

气读了,觉得真好,充实的生活毕竟不是沙龙的文人所可梦想的。抛开一切文章的结构,词句的洗练,章节的紧凑不提,只是那个动人的故事,就已经使人神往。生活不知埋没了多少天才,倘给菀青一个合适的发展的条件,她一定会有更大的成就!

然而小说毕竟不是钞票,它不能作为充饥的面包。稿费才能够换米,而小说又不就是稿费。所以……

我为菀青去卖她的稿子,她等一笔钱用。

找了一位熟识的编辑先生,不在,又找了另一位,说是有饭局,出去了。我只好去沙滩找《松柏月刊》的老马。他是《松柏月刊》的主持人,去年冬天还穿着粗布的棉袍子,今年穿起漂亮的西服来了。我和他已经有过两年以上的交往。

“老马,你不要一篇出色的创作么?”

“谁的?”

他看着我递给他的原稿。

“一个新进的女作家——欧阳莞青。”

“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名字呀!”

“还没有发表过几篇作品,因为写起来很慎重。……平常的文章不愿意发表,……这一回,文章是很出色的……”

他来回反复的看着那一本原稿,像要找出一点什么隙缝来,他念着那用整齐的惟菀青所独有的美丽的字体写着的题名:“——一个——没——有——恋——爱——过——的——女——人——”

“一个没有恋爱过的女人!这名字倒很好,而且是女作家,可是,可是,字数不少罢!”

“中篇,四万字。”

“哎呀!太多了!”

他吃惊得几乎跳起来,当然这是无需乎这样大惊小怪的,我告他中篇小说四万字并不算太多,有时候还要到六七万字,文艺杂志不能像小报一样的浅见,一万字的短篇也冠上个中篇小说,而且,近日的

文坛简直没有稍长一点的作品露面了。

“可是一期无论如何也登不上呀！而且这些日子稿子也真挤，你是知道的……”

“自己人当然要多关照一点的喽！”

我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只好采取玩笑的态度来和他应付。

“留在这里看一看罢！也许……我当然尽最大的努力。”

“不行，是要卖现钱的哩！”

“哎呀！现钱那里行！现在经济都这么困难……”

他又再度的做作的吃惊起来，我每逢看到他的这种“作工”，便无法抑制我的恶心。

“因为等钱用，就是便宜一点也无妨，借用一点钱……”

“是真没有钱哩！”

“大老板会没有钱！”

“我拉了好几百块钱的债……谁骗你不是人……”

“还是去借一借呗……”

“没有可借的地方啦！”

我干脆爽直的告诉他，这是个有利的买卖，拿八十块钱来便可以买走这篇原稿，可是发表的时候最少的限度可以卖到一百二十块钱。

“一转眼就是四十块呀！你合合看！”

“作品的内容呢？”

“我保证。”

“那个，那个，我算算看……”

我知道这事情有成了，便把稿子掷给他，约会好绕个弯再来：

“你去给借一借罢……不然卖给谁都是一样的，明明四十块钱的油水……”

我还用话来威胁他哩！无耻的可卑的心情啊！

稿子卖掉了，只卖了六十块钱，因为老马说再多了借不出来，而

且人家不要,所谓“人家”,自然就是他自己的化名,我看着那蓝色的票子,好像连他的脸也是蓝的。

一千字连两块钱都卖不到。

我交给菀青,觉得很抱歉,她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道谢,她在那里还继续写着——

题名是:

“当一个女人饥饿的时候”。

我要在你名下打一个符号,

因为我还不知你的玄妙;

你是谁,我不认识,

正如我自己是谁,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不用歌颂生活,

生活是个希奇的怪物,我也见过;

你不用怕他,他不伤人,

只是在你身边溜过了,你不留心。

我们都是——一样,

在不识里生活着,忍受着灾荒。

生活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可是你活了,我也活了。

我几乎没有法子可以用来分析菀青的性格,她默默的活着,不作声也不叹息,不满于生活,却也不诅咒。在我的生活范围内,简直是个特殊的存在。——我见过许多女人,她们诅咒,祈求,喊叫,骚扰,说她们受尽了人间的苦,说她们被迫害,被侮辱,说她们要不满于现实了。而她却不,她不作声,只默默的,像个幽灵似的生活下去。

不满于现实的走进厨房里去了,她们找到了“幸福的归宿”(用女作家的话说是寻到了光明)。沉默的人呢,先是被判为落伍者,现在就变成罪人,是不知道“大势”和“人情”的罪人。

——而她，也还是默默的活着。

“菀青！我有点懂得你的哲学了。”我说。

“什么呢？”

“你用生活来击破空洞的虚伪的理论。”

“哪里，我没有。”

“也许你不是有意识的，然而你作的却是。”

“可不是哲学……不是很难找到幸福么！”

“据说在生活里有。”

“广义的，相对的，也许到处都有，然而……”

“你的意思呢？生活这东西……”

“形而上学哲学家才研究名词的空洞的定义，而我们只要这样的肯活下去已经就够了。”

“你不主张生活的方式么！”

“我还不知道应该有什么方式哩……”

问题到这里便没有法子再继续下去了，我送给她一支纸烟。

然而我好像比较的更能接近了她。

天仍旧阴沉沉的，微雨。

我怎样怀念那秋高气爽的季节啊？然而现在却没有，只是这样的吹着冷风，就是关在屋子里，也觉得浑身湿湿的。

简直是奇怪的天气的变态。

把写了几日的杂记冠了一个《秋初》的题名，拿给菀青看。她细心的读着，随时用手向后掠理散到前边来的头发。

“虽然是片段的，然而却是真实。”

“不是，因为对生活的不满，在文章里也染上颓丧的气氛了。”

我低低的告诉她，三年前这时候正住在一个四周都是水的庄子里，那时天是蓝的，和现在这浅灰色的不同。

“是因为心境的不同，而感觉不同了昵？还是由于自然确是改变了昵？”

“傻瓜！还没有听到过天空变色的奇谈哪！”

“那么……”

“心境的忧郁太浓了罢！灰色是寂寞的象征。”

“生活这东西……”

“满篇都是生活了呀！我们那里看见有生活，不是已经把人关在屋子里与生活绝缘了么！”

“心总不死。”

“变成个感伤主义者罢！”

对于这样的嘲笑我很愤懑，我说：

“你对于这样的生活毫无感触么？”

“自然不能够没有……”

“然而……”

“和你一样，都是离不开呀！”

“要离就离得开。”

“我宁愿寂寞，不愿让灵魂吃苦……”

我想嘲笑她：

“好一个清高派！”

她不作声，想心思。过了一程，她像梦呓似的说：

“我愿意在这里等着过冬，看看雪，让冬天把我冻一冻……。我爱北国的黄风，那沙子可以磨硬我的皮肤，我等着那个人的信来，也等着风来，风来，他就来了……”

——风没有来，天外边是铅样灰沉沉的。

我看着院子，没有作声。

她看着院子，没有作声。

秋来了，叶子黄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日皇城根——能仁寺

牛

关永吉

一

牛在牛厩里吃草，安静而悠闲；它慢慢的咀嚼着，吞咽着，贪婪的把口水浸润在谷草上，吐出来又吃掉，迂缓而且镇定，如一个赴筵的年迈的绅士。谷草锄断得极不整齐，显然可见锄草工人人们的草率和粗心；牲口中只有牛才能吃这样劣等的草，主人和每个田主一样，有着近于吝啬的节俭的性格，他由这里省掉一笔费用。这牛厩是马厩改建的，虽然破敝，也可以见到当日这是个相当宽大的马厩，而且更可以想到田主家业的殷实。——牛在这厩里散懒的盘踞着，只有它感到某种欲望冲动的时候，它才发着哑然而宽大的声音吼道：

“哞……哞……”

七月，天在落雨，冀鲁大平原三角淀地带，——由子牙河和大清河交叉灌溉的沃土地带，没有一家不是潮烘烘的，郁热的湿气在培育着大地的生物，滋润而且充沛。

二

田主高五爷——人们都这样称呼他——是个经过劳苦的磨炼的

老头子,他大概有六十岁了,瘦弱而且枯槁,他的脸上爬满乱七八糟的皱纹,表明他是个在田地里和庄稼一块长起来的农民。胡须还没有全白,在左太阳穴上,有一块黑痣。一听见牛在厩里吼,就蹒跚的走过来。

“你又不高兴么?”他拍着牛的脊背,有如拍着一个孩子似的说道:

“你不要不高兴!你就要吃胖起来了,”他给“牲口槽”^①添上草,摸着牛的头颈,自言自语的说:“就是瘦一点……也过口^②,慢慢的就好了,就好了……”

五爷看了一回牛吃草,而且把堆在墙角的谷草归置一下,工夫一长,便觉得腰眼发酸。“真是老了,不行了……”他想着,坐在门槛上休息。天虽然紧一阵慢一阵的下着雨,他也还在气喘,额角流着汗水,浑身烦躁,他不觉叹息道:“老了……到底是老了呢……”

十年,不,十五年以前,这人是这个小镇甸上的绅士,那时候他的精神和身体还在充满着洋溢的力量,他那一伙,和他一样在这个小镇甸上有地位和身份的中年人,都还健在。大家每天到商会喝茶,而且商议镇上的公事。商会会长王佐才,一个胖子,三和公绸缎店的东家兼经理,随时都在喘息,有着喝上等茶叶的嗜好。他自己永远带来两块四一斤的小叶,商会有一把给他预备的专用的江西磁壶。大家都欢迎他,因为可以喝他的好茶叶。另一个使人不能忘记的是席店的老板刘忠,一个出色的诙谐的家伙,高大而枯瘦,人称杉槁刘,可是卖席的农民却向他招呼作“电线竿子”,他没有一时不在说笑话,作梦的时候也说。有一回在商会睡午觉,忽然就说起笑林广记来了。和他正好相反的是岳四爷岳国栋,这人是个很好的地主,他坐在屋角的椅子上,永远不发表意见也不参加人们的议论,然而对人们的争执却是关心

① 用木头做成的类似箱子的东西,盛草料给牲口吃的。

② 就是不老的意思。

的，有时他点点头或者无缘无故的大笑一阵，据说这家伙跟太太——全镇有名的岳四奶奶——在私房里也很少交谈，那女人便大骂道：

“你是一个哑巴吗？那一辈子你是得话痨托生的呀！喂，说话呀！”

他不作声，最多不过冲太太的漂亮的白晰胖脸毫无理由的——他自己也许感觉兴趣——干笑一阵子。可是他让他太太给他养育了半打粗壮的小伙子。革命党，二百伍，丫头，筐子，哑巴和天津卫，这名字都是太太起的，而且没有一个不善于说话，都是天才的演说家，连哑巴也在内。岳四爷为了躲避这些饶舌者给他的苦恼，他每天躲在商会里。

青年人在这一圈里得不到信赖和重视，他们都是小孩子，“我看着他们长大的。”五爷说。而且一到他们走进商会办公室的时候，大家便都闭了嘴，刘忠马上由谈着小白菜的——这是一个暗娼的名字——某种特殊生理构造的传闻，转到卖席的行市上去了。

他们都是很规矩的人物，在大街上走着的时候，也是正正经经的，因为都是有身份的人呢。

尤其是高五爷，年岁和修养也有关系，他实在是一个好绅士，所以没有人不尊敬而且永远被人们称他为高五爷。

青年人能够参加这个集团的只有书记杨晋福，这人生来和气，文雅大方，不像一般毛毛草草的小伙子的作风，在私塾念了六年书，写一笔工整的小楷，练的是颜真卿。过年的时候代人写春联，往往又不收费用，所以很为镇上的舆论赞扬，他可以旁听绅士们的会议。而且有时参加意见。和他拿着一样多薪水的李昇，粗头大耳，只在门房里瞌睡，好打牌，说大话，钻狗洞，有胆量和任何人打架，并且不怕王法；姘着一个私娼，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只有商会会长一个人装作还不知道有这段艳史。然而他却也是商会的重要人物，因为每月的“花销”只有他出马才能敛齐，而且又是墩坛子肉熬鱼切面的能手，隔个三日五日，这小镇甸上的绅士们便有一次集会，这时候大家一种自然的本能就想起李昇来，于是派听差去街上找来这流浪汉，交给他钱安

排大家的晚餐。

这时候,一切行事都由五爷设计和吩咐,他愉快而且满足,大家吃饱的时候,商量怎样分派花销和这些捐税除去报销县衙门,剩下来的富裕作什么用场。同时也就顺便谈到天津的生活,女人,买卖行市,一些莫名其妙的新名词等等。这个小镇甸的唯一的中心活动,这时候都集中在这三间办公室兼俱乐部的屋子里了。

然而现在,十年,不,也许是十五年,日子过得真快呀!

田主高五爷望着院子里落雨,天是灰色的,那雨怠惰而疏慢,“这那像伏天的雨呢,”高五爷感慨的叹息道,“简直连老天爷都跟着变了……都变了。”

牛在牛厩里又低哑的叫唤起来。

“都和牛一样,”他向他自己说,“不是都和牛一样么……人们的生活,作工而且吃草……”

田主高五爷想起的心思,心思如一堆乱麻。

已经六十岁了,六十年,整六十年,都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他自己寂寞的,沉醉的想着。

一个秀才,最末一次国家选拔的人材,所有这样的地位和身份,而且又是有着四百亩田的地方;有一个铺子,聚兴成磁器嫁妆店,代卖玻璃、肥皂、肥田粉和鸡鹤商标的牛黄清心丸。一切都是安定的,愉快的,幸运的,长工和把式^①都是勤慎而且好心的人:守善堂高和绅士高五爷,在这个小镇甸和左右五七十里地的村镇,有一个不知道和不羡慕的么!

过年的时候在包了漆黑铅板的大门上贴好“文章华国,忠厚传门”的对联,全家在堂屋里一块吃大年饺子的时候,高五爷便对他的家族自满的笑了。小镇上像这样殷实的日子,一共有几家呢?没有几家。“新发家”杨家,那总不能算作“诗书门第”呗。高家的祖先就是穿

① 所谓“把式”,是赶车的人,在长工中,地位最高,他差不多是长工中的领袖。

着长衫的，到现在，高家的子孙还是穿长衫。杨家虽然也置了产业，然而谁也知道杨家是“跑关东”出身，而杨文远的爸爸，现在开着杂货店并且代办邮政的杨大少这人的祖父，却是一个没有一点恒产的流氓。

“那时候没有人肯和杨家作亲呢，”高五爷向他的家族说，“现在发财了……只要好好过日子，是没有不发达的呀！”他教训着他的正在念着中学的叫做高贤的孙子，“现在托人去说媒的踏平了门槛呀！只要好好过日子，知道日子的甘苦……我家的家训便是三个字，求——人——难——！”他又唠叨的讲起朱子治家格言来，“你们要量人为出，不能多挣钱就少花钱，所以成家立业……”

叫做高贤的中学生，为了讨老人的欢心起见，便开始临摹朱子治家格言的字帖。

这六七年前的愉快的家庭生活，过去的太快了。他叹道：“真是昙花一现……”

当初也是用一切劳苦，忍耐，凭藉祖宗给留下来的一点财产和机会，挣扎奋斗过来的。所以高五爷对今日变成了这样残破和狼狈的家，有一种不能用言语描绘，说不出的哭笑不得的心情。他是兄弟中最年幼的一个，分家的时候已经没有父母，在几个哥哥手底下留给他的财产是顶可怜的一份，而且很快便负了债。很少有人帮助他，地主从来不帮助地主的，和他的田地邻近的地主，都在想：“那一天这个孩子破产，那地就可以涨上去，用较低的价钱买点便宜。”邻人们耳语着：“高五会种地么！他只会哀告他的老婆……”

这个小镇甸有一种习惯，地产出卖的时候，他的邻人有购买的优先权。

高五爷——那时候还不是五爷，正好遇上了他的岁数所应当遇上的命运。刚刚考了个秀才，却又不能由这样的“功名”一步一步的作官了。三爷早几年，便是候补县知事，一直到临死的时候还在等着那个实缺。他又到保定进学堂，念“数理探微”和“斯牌灵”，高五爷一直到现在还记得这个英国字。毕业就是举人，可是念了半年义和团来

了,他坐船和几个“同窗”回家,逃在半路的时候把那些唯新派的书籍全部丢在大清河里,不然就要被砍掉脑袋——二毛子呀!

“这一生就是这么东逃西逃,东逃西逃……”

高五爷像一段呆木头似的坐在门槛上,一动也不动,只有牛吃草发着沙沙的声音。

他想起来那时候也只是养着一头牛,一头黑色发着亮光的大牛。“好好的过罢。”他自己向自己说。他永远不大顾及别人的意见,也不征询别人的意见,因为女人是个不大管家的妇人,一个大家出身的小姐,有着一种痴呆病的。

由于机遇和勤劳,日子一天比一天结实起来了。“要发家,芝麻花。”他种芝麻、棉花、小麦和玉蜀黍,冬天磨油并且在镇上卖自己磨的面粉。于是也买了马和驴子,牲口冬天也不会闲了的,大“把式”^①赶车“拉脚”,向天津运白菜和草席。——终于盖起瓦房,开起瓷器店来了。

二儿祖舜受着母亲的遗传,激越而且呆滞,只能在田里帮一点忙,可是高五爷有着过人的精力和刚愎的脾气,他往往不大麻烦别人。他是个读书人,又是个田主,同时也是个精明的农夫,并且他懂得做饭、养猪、经商、造酒。只要是在这个小镇甸上有着的事业他没有一件是不熟悉而且不精通的。他又是瓦匠和木匠。他向人们说:

“我是要不求人。求——人——难——”

老二家的帮助他料理家务。

他把新在“河套”购买的田地开辟了一片菜园,他雇工人打了两眼井,因为有了水井的原故,那田地的价值马上涨高了一倍。他在这菜园里种了一切可以种植的东西:王瓜、韭菜、胡萝卜、白萝卜、茴香、茄子和土豆。并且他栽种了葡萄、梨、桃、花椒、苹果和海棠,没有人知

^① 把式见前注,如果一个田主有两辆车的时候,那么第一辆车的把式就是“大把式”,第二辆车的是“二把式”。

道他由那儿学来的园艺手艺，冀鲁大平原生长着的东西都生长在高家的园子里。他把丰收赚来的钱买了猪，另一部分就放出去，这是在乡下唯一可靠生利并且致富的方法，农民用田地的“文书”来当抵，借贷现款，利钱是月息二分半到三分。他们又往往无力赎回他们的文书，这样使地主的土地很容易的发酵而且逐渐的膨胀。

“我要好好的过日子呀！”

高五爷常常这样想着，他的意思是要积蓄更多的钱和购置更多的田地。

三

这时候祖禹——高五爷的大儿子由汉口回来了。这是一件喜事。人们愉快的欢迎他。

老大家的为这个男人苦恼了五年，整整的五年。每个田主的儿子都有这样的习惯，当他们嗅到都市的繁华的香味的时候，常常是会忘掉了乡下那些涂抹着黄土的一切，他的家族、房产、牛、菜园子和勤俭的老婆。都市里的奢侈宜于每个流浪的青年，人们可以在马路的角落发掘黄金，同时充斥着多情的漂亮的女人，人们的生活是豪放而享受的，正如一杯纯洁的汾酒，浓郁而且辛辣。

这人年轻的时候在城市里受了中等教育，因为没有“考场”而且也没有功名了。地主无可奈何的把子弟送到学校里去，那些学生们便一块研究新思想，并且一定要打倒家庭——家庭革命。

“学校也是洋派……”高五爷慨叹的说，有一次他在商会喝醉了酒——他只有四两的量。

“造就人材吗，这就是，忘掉他们的家和父母……”他红着脸，“不就是这样么！……革命，革什么命，就是造反哪，无父无君，是为禽兽，

畜生而已。”

一个人笑着他的狼狈的样子，把他拉到一个椅子上。那人安慰着他说：

“喝酒的时候就不要想心思，我们只是喝酒，你喝罢，高粱多少钱一石？谁知道呢，赶集的时候才应该打听那样的事情……”

“可是他们都像百灵鸟一样呢，你把笼子开了，唯！唯！”他作着手势，“出来散散心罢，……你是一番好意，可是他就永远不回来了，他们飞到苇地里去了……”

“他们会回来的，”那人反驳道，“他们自个儿就回来，不用你找他或是叫唤，很快的就回来。”这是一个很阴险的人，态度傲慢而且自信。他嘲讽的说道：

“你以为苇地比笼子里舒服么？那里可是只养活苇雀而不养活百灵。”他像一个哲学家演说一样，一只手扶在桌子上。“……那不过换了一个笼子，你想对不对？……由一个小笼子换了一个大笼子。自由了，解放了，飞罢！飞罢！宽广而且空虚，可是……”他把嘴唇附在高五爷的耳朵上说：

“可是谁给他们安排黄米和鸡蛋呀！狸子有那种好心肠么！”

这人为自己的比喻的得体而哈哈大笑起来。

高五爷困惑的坐在椅子上，酒精麻痹着他的神经，他想念李白的诗，只是第一句想不起是什么来了，便安静的听着那位饶舌家的议论。

“没有一个人会留在那里的，”那人说，“等他们花得一个小钱没有的时候，——我敢跟你起誓没有一个人不打牌不逛窑子的……他们的钱很快就流到别人手里，你当那地方也像我们镇甸上一样么？有五百块钱就是个财主；你去试试看，五千块钱一晚上，真是一晚上，”他伸着食指表示他并非撒谎，“城里东关有名的元宝冯家的二少爷，一晚上就是五千块呀……你不用管他们，等把小褂当完了的时候，自然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了。”

高祖禹差不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进的大门，始终没有人能知道他怎样越过了河南省和山东省而且坐内河小火轮赶到家来。然而按照一般的习惯，每个出外的乡下人回来的时候没有弄来一点礼物——即便是一点顶便宜顶普通的礼物，就是在这个小镇甸上也能够买到而且不算什么希罕的东西，例如柿子或者核桃之类，这就是说明这个旅客大概是已经落魄到非常可怜的地步了。他带回来的唯一出色的财产，是他穿在脚上的印花的胶皮鞋，据他说这种鞋只有汉口才有得卖，连天津都没有。

这个掘金者完全失败着回来了。谁也不知道他的遭遇，连对他的妻子他也不谈这几年他在外省的生活，人们所知道的就是这青年人——那时候自然还是青年人——在汉口的时候，曾经在法院里有着一种职务，而且是一个官，有人看见过的。高祖禹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他也穿着一件灰粗毛哔叽夹袍，和绅士们出去作客的时候穿的一样，所以镇上的人们对他的印象还不坏，甚至有一个好奇的阿谀：“是到过大地方的人呢！”

小镇甸对他都陌生了，出去了几年，这个小镇像五月沙地里的蘑菇，一得到潮润的湿气便如赛跑一样的生长。高祖禹每天出没在几个铺子里，自己的嫁妆磁器店，卖猪肉的铺子，卖铜铁的铺子，还有才搬来不久，借用耶稣教堂的传达室诊治病人的“道生医院”，这个有着超人的技能的大夫——他的名字叫黄道生——只有一只胳膊，那一只胳膊被火车轧掉了。他和所有在乡下行医的大夫一样。会诊治一切病症，内外科，牙科，小儿科……所有的病症都可以治好，当然有时候也治不好。而且也为一些有鸦片嗜好的人们戒烟，他的太太便专应收生。一切都是很容易很顺利的，和每一个医院的医生一样，他每次只收两毛钱的挂号费，并且也正如每一个医生一样，喜欢给病人吃点开胃盐。

后来高祖禹也到商会去参加绅士们的宴会去了。

大家很欢迎这个青年人，由他那里可以得到一点新的，使大家精

神兴奋的关于女人或者希奇的珍闻之类的材料。

“你要争一点气呀！”有一次女人向他警告说：

“你不知道人们在怎样讲说你哩！你是个田主可是永远不到你的田里去。你不知道那块田地是你的，你找不着地头……”

女人很委屈的说：

“我盼星星盼月亮，好几年把你盼到家来了，只说你回心转意，将来老老实实经营自己的产业，可是你整天东逛西逛，你知道日子是怎么过起来的啊！”

高祖禹结交了所有和他一样年轻力壮、好出风头的小伙子，这个人很有点组织天才，他很快便把这些青年人集中，而且使他们成为他的“群众”。

“女人知道什么呢，”他生气的望着已经为他生了一个六岁的男孩子的妻，憎恶的吼道：

“你在家里养活孩子罢！像猪似的，一年下一窝！”

女人不敢作声了，田主家里的媳妇都是很柔顺的。

“高贤呢？”

这是祖禹的男孩子的名字。

“跟爷上菜园子看菜去了。”

高祖禹于是便又无聊的混进他的伙伴的队伍中去。

过了一年。

从冬到夏，一切都在变着，动着，成长着，生育着。

小镇的人们在澎湃，他们跳跃而且叹息。历史的引擎拖着这个沉滞的齿轮爬一步又一步。

在时间上也就是在时代上，青年绅士打倒了过去统治着这个小镇甸的一群。他们叫嚣而且奔跑着，坐着轿车一次一次的进城去见县长，把呈文毫不客气的抛在县衙门的办公桌上。

高祖禹坐内河小火轮到天津去了一次，回来的时候精神很兴奋，大摇大摆的在大街上走着，他弄来了几份日报，并且在娘娘庙的大门

上钉了一条木牌，上写道：

中国民众教育会艾子口镇通讯处

他强迫庙里的和尚把三间待客的厢房让出来，雇了一名听差，是个无地可种，会唱秧歌的流民；这些青年干部都集中到这儿来了，比商会的空气紧张而且热闹。

“我们需要的是自治，”高祖禹对青年人们说，“你们明白自治的意思罢！”

大家批评着日报的新闻，看着到处打仗或是什么新知识一类的消息。

“我们是要自己治理自己，老百姓治理老百姓，县长呢，他在县城里，可是我们却是在镇甸上……”

终于镇自治公所成立起来了，把商会的会址改设了一个女子小学校，这个小镇甸还没有一所女子小学。青年绅士们来敛镇上的花销，把那富裕的一部分捐给这个小学校的经费。而且请出那个只有一只胳膊的医生来担任英文和算数的功课。

绅士们聚餐，仍旧是三日或五日举行一次，只不过地点改在区公所，而且人数多了，老绅士和新绅士。

一直过了两年，三年，那些老绅士们才逐渐把他们的权利让给年轻的一派，他们只有在或一个田主发办丧事，成服点主当“相爷”的时候，才出来走动走动，可是这时候也少不了青年的绅士。

“我早说过世界要变了吧。”那个饶舌的绅士说。

“这也好呀！”岳国栋岳四爷是很难得表示意见的人，他无聊的说道，“我们都快死了，应该有接继的人了。”

其实他并没有什么不愉快，他仍旧可以坐在屋角静静的养神。青年绅士们并不侵犯他。

一直到组织起保卫团来，青年绅士们演着主要的角色，把和尚所有别的房子也要过来，和尚抽大烟，有两个老婆：镇公所每月给他三十块钱的房租。后来在大殿——好像谁也没有见到哪里有过神像

——安装了直达县城的长途电话。

时代给这个小镇甸化妆,并且戏弄着它。

高祖禹一改高五爷的作风,他不开摆着货架子,堆聚着花花绿绿的磁器的铺子,他在秋收的时候用低价收买高粱,到第二年春天又用高价卖出去,他在乡间收买棉花、瓜子、落花生、小麦和芝麻,又把把这些粮食运到天津去销售。那些运粮的船很少带回他的货物,他把一大批钱弄回来,放给农民收他们的利钱,这样得的好处比卖给他们货物又多而且又快。于是高五爷的田地,也就更快的膨胀起来了。

实在是很快的他便得到了一个地主在乡下应有的地位,而且是一个新样式的新发家的地主,当新任的警察局长到他家里拜客的时候,那个刚由城市到乡下来的家伙,突然发现在这个小镇甸的绅士家里居然也有沙发铜床收音机之类的近代文明的设备,不仅吃惊得跳起来。

“我不是个完全的农人呀!”高祖禹解释道,“我的父亲是……我是作什么的呢?我也不知道,也许是一个商人……”他接着说:

“我在中学念过教科书,可是,鬼东西,都忘了呢……”

“这样生活下去就好了,”高五爷自己盘算着一年的盈余,当小麦又收在场里的时候,一手拿着算盘,一手用无名指和小指夹着写帐用的粗管毛笔,“大车两辆,牲口七个,而地和菜园子呢,还有养鱼的水池子;……明年又是好留麦,北河套的沙地种棉花……再有三年,……日子就不怕了:有了底了……”

然而当高氏的家族和这个小镇而发达到这样顶点的时候,历史在这里有一个突变,时代使这个小镇甸的生产暂时停顿一下。不,不是停顿一下,是跳了一下,由一个那样的时代把人们摆布在这样一个时代,有如把淡水鱼移放在海水里,于是人们惊扰而且不安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你瞧瞧这个艾子口镇!”

艾子口镇的四围修了墙围子,自卫团的兵在每个路口的街门上站岗。

小镇安静而且寂寞，地主把大门用砖石蔽起，搬到沿铁道线的城市 and 天津去了。商店都紧紧的关起了大门，没有伙计也没有货物。谁能够知道人类要作什么呢？谁也不知道，谁也不能知道，谁也不能支配，虽然谁也愿意支配。人类这种动物，是很不容易明白的呢。

人们移动并且徘徊如苍蝇一样，沿着一条难知的命运之神给支配的轨迹往返的奔跑。带着他们的可怜的财产和惊讶的神情。结果大家都在脸上涂了一层愁苦而且困惑的彩色；人们衰弱了，老了，困惑了，并且也疲乏了。

只有牛还是从前的样子，它安闲的在牛厩里吃着粗劣的谷草，咀嚼着，吞咽着。

天落着雨，小镇是潮湿而且沉闷的。

四

天晴了，大地蒸发着郁热的潮气，小镇由沉闷的僵滞状态中醒来，人们匆忙的奔走着，街道泥泞而滑湿，到处飘散着田禾的香雾。

早晨天刚亮，朝露附在高粱叶子上，穿行于田地的大道，还有点寒冷。高五爷和别的老年的农民一样，穿着夹衣。他把牛交给长工老么，吩咐了今天的工作之后，就一个人领着短工，赶着去早熟的玉蜀黍田里。

今年的雨水稍为少一点，头伏天旱，“大田”像患着黄疸病的女人，枯槁而且软弱。进伏连着几场透雨，才把她救过来，秋庄稼在子牙河河套的黑土上如竞赛似的生长着，彼此比着叶子的光亮和肥胖，隐隐的可以听见那些植物的生长的声音，大地孕育着，各种植物都在把精力充满于他们的果实。

早熟的玉蜀黍，在没有人伏之前打了一碓叶子，很快就把人没人

在它们的丛林里。头伏绿色的苞里露出粉红色的绒线来，接着就变成紫色、茶色和褐色，于是苞皮也逐渐的变黄和变老，可以开始收割了。

高五爷随手劈下一个硕大的玉米，他熟练而且郑重的褪去苞皮，玉米的颜色是乳黄的，亮晶晶有如无数串挤紧的珠子，润泽而光滑。他贪婪的用手抠下一珠颗粒，急骤的塞进嘴里，他咀嚼着，品味着满足的笑了。

“这样子可以看一块^①罢！”他估量着。“也许可以收到两块呢，是十足的年成呀！”

短工迅速的劈着玉米，没有人说话，都在沉默着工作，棒子梢被人们拉扯得花拉花拉的响着。

玉蜀黍，这就是可以磨成棒子面的那种植物。

高五爷看着装得鼓凸凸一袋一袋的玉米，感到有种说不出的喜悦而且可笑的情绪。六年以前，那时候“棒子”^②不是才二块钱一块么。买一车粮食不过三十块钱。可是现在一袋就是二百五，二百五，一倍百倍的价钱呀！他吃惊的看着手里的润泽肥胖的玉米。

他想起住在天津的时候，粮食的价钱逐渐高涨起来，流言在市民中间如一个魔鬼的黑影，在每一条小巷和每一个家庭里往返的巡逻着挑拨着。大家惊慌的买入粮食，把所有的钱尽可能的购买面粉、米谷、豆类和高粱。高五爷暗笑着这些人们的愚蠢，住在都市的人们没看见过那如山似的粮食的收获的季节。像耗子一样在床铺底下或什么别的神秘所在，偷偷藏下三四袋面粉和半袋大米的小市民，往往不知不觉的便露出洋洋自得的神气。在好年月的田主家里，抛到猪圈里去喂猪的粮食，也要比这个多出几倍呗！

① 在三角淀南部一带，收割庄稼的时候用一种线织的巨大的“口袋”搬运粮食，这种布袋刚好装下一石，人们称这样的一袋叫做“一块”，所以说一块就是指一石数目。

② 在高五爷的乡间，对于玉蜀黍的称呼大抵如下：总称为“棒子”，生长的时候和收割轧好的时候，都是只有半生可以带穗煮了吃的时候才叫做玉米。

天热起来，太阳急躁的炙灼着大地，在这个平原上，秋初出奇的郁热，“这是晒红米^①呢，老天爷是仁慈的，晚庄稼也要收割呀！”农民当遇见有人报怨这天气比起伏里更为热燥的时候，一定这样解说。好像太阳要算地球上这笔总账，他是包工的工头，在冬天以前，一切定制的各件，计开谷米高粱小豆等等，都要赶造出来。他负着这样的责任。

高五爷兴奋的穿行在玉蜀黍田里，他到处巡视找寻着为短工们偶然遗漏下来的棒子。他愉快的工作着。

在城市里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到粮食的困难，因为他看见过粮食怎样在山田地里生长，而且他是个富有的田主。第一年高家全体离开艾子口镇，在天津的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一所小住房的时候，他仍旧没有想到这样的事情。“要等一等，”他想，“战争很快就过去了，那时候，……”如同每一个农民和地主一样，他很少有政治的见解。“谁来了当皇上都好，谁当皇上给谁拿进。”高五爷很不在乎的说：

“我见过的可是太多了，兵荒马乱，打呀杀呀……”他教训着中学生高贤，“那一年义和团，大师兄二师兄，满天飞的红灯照，没有辫子的也要杀，不去请香随喜的也要杀；洋书，杀呀！洋人，杀呀！”他比着杀人的手势，“许多人许多人都杀了，死了，也就完了。”

高贤的思想很动摇，他正如他的爸爸高祖禹一样，已经到了那样的岁数。他不大用心听这老头子的故事，而且他有时候辩驳。

“乡下人并不管这些事情，”高五爷接着说，有时候他喝一点酒，像在商会里喝点酒似的，话就更多而且更加琐碎起来，他冷淡的讽刺道：

“老百姓也不是洋人呀！”

“老百姓在他们的大门上贴着一张写着‘顺民’两个大字的白纸，”他接着说，很有兴趣的样子，“这张符篆对谁都合适的，义和团来

① 红米即高粱，熟的时候变红。

了,‘顺民’官兵来了,‘顺民’以后洋人来了,也是‘顺民’……农民永远是顺民,真是顺民吗!”

有一个义和团,高七爷向人们——他的家族——听说,这人曾抢过高家的东西,当义和团正在大沽口和洋人作战的时候。这人“上体”是黄天霸附着他,他手使一把柳叶单刀,每天大叫着杀死洋人洋毛子,还有二毛子,可是给他一点钱——只用一点钱——他也就不杀了。而且以后,中国败给洋人以后,在艾子口镇设立了教堂,他便当了那教堂的听差,专管打钟召集人们去作礼拜的听差。现在也是个老头子了,而且在教堂里历史也很老了,他过得很好而且很满意呢。

于是引得大家都笑起来。

“以后是怎样的呢?”他再喝一点酒。“以后还是如此,只不过白纸不贴在大门口上了,要作一面旗子插在门上了,这就是进步和时髦……他不再写顺民,而是写道:‘欢迎。’作一面旗子如果弄不坏可以用好几年,今天张大帅来了,明天革命军来了……都是一样的,连军队也是一样的,一律灰军装,使着乱七八糟的步枪,而且也都向镇公所要钱和大饼。连旗子也是一样的,他们有时候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的军队,你说这不是很可笑么!”

高祖禹证实他的话:有一次军队来了,没有旗子,没有番号,也没有制服,只是乱七八糟的一队人,带着步枪和手枪,也有马。

“——有镇长没有?”

“——你们是那一队呢?老总!……我们好支应呀!”

“这一队人到底也说不明白他们的司令是张作霖还是冯玉祥,因为他们跟过张作霖,也跟过冯玉祥,后来又跟了张作霖,而且又跟了冯玉祥。后来又……简直不明白到底是谁的军队了……”

女人们也笑起来。

“就是这样的军队老百姓们也欢迎,”高五爷说,“一样的欢迎,他们只有那么一张纸作的旗帜,而且上面只写欢迎两个字。……老百姓,”他叹息着说,“只要能叫他们好好的种地就够了,他们谁都欢迎,

连白俄都欢迎。”

可是这一回高五爷不能在乡下种地了。土匪！——也许不是土匪，谁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把高祖禹请到司令部去，要求他就任军需处的处长。

“等下来委任的时候，顶少也是个少将呀！”

司令在那里抽着“白面”，他把身子缩小到像一个孩子似的蜷伏在床角里，“白面”的气味腥臭而且窒息，他命令高祖禹道：

“去准备军饷去罢，先发一个月的饷，五十万块就够了……这个镇甸，谁不知道这个镇甸富足，你们有钱的几家先去凑凑去罢！”

好容易夜里逃出艾子口镇，跟下水船一天一夜才赶到天津。高家一家人，在这里陆续的见到了所有的地主。

“你以为这会长久么？”高五爷生气的吼道。

“这不会长久！”

他很气忿这一次没有能够完全和他理想一样，人们没有受到那面旗子的好处，军队要吃的东西和“白面”，而且也要钱。红蓝紫的钞票和金货。住在镇上，就永远住在镇上了，就是偶而走一次，——他们自己和自己战争的时候常常要有这样的结局。那新来的一批，也许更坏，因为生人更容易使出特别的花样。

“我们可是不能回家种地了，他们永久住在那里。”高五爷苦恼的叫着：“这究竟是个什么世界呀！”

有一天他去买棒子面，找了好几家铺子才找到面粉，一问价钱，那山东人答道：

“两块。”

“两块钱一斤呀！这是硃砂呀！白面也不过两块五毛钱一袋呗。”

“老先生，”那伙计和气的说，“那是五年前的事呢，现在可是棒子面两块钱一斤……”

高五爷逐渐枯槁而且消瘦起来。

他计算着由离开艾子口镇携带出来的财产，经过了这几年的苦

日子而把那些用勤劳所积蓄起来的财富,逐渐消耗于口腹的帐目,“都吃了,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肚子呀!……一个人有一个肚子!”

日子一天比一天困难,一个铜子的收入也没有,家乡的田地租给一些还没有跑出来的小农家耕种,租钱收起来不够一个月的“花销”,镇公所每月派人到天津来敛收“月钱”。杨晋福倒是吃得又肥又胖的,穿着很体面的礼服呢大衣,来到天津就住在三星客栈里。

“真是个什么世界,”高五爷叹息着,“整个翻过来了,倒过来了……我们庄稼人就要统统饿死了……”

“五爷!”杨晋福很亲热的作着高家的客人,他说:“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你老还是回家种地去罢,在这里住着也不是常法,量食买烧的,谁知道到那一天才算完了……而且,”他小声的说,“粮食价钱太大了,乡里也是一样,你算算看,粗粮也是二百四五,如果像你老那几年的收成,几十万的价钱呀!”

“我的日子全完了,什么也没有了……”高五爷很久就计算着回家种地去,他想了不是一天。“你以为我还是从前的高五爷么?”他向杨晋福喊道:

“连牲口毛也没有了一根了呀!农具都卖了,连菜园子的驴驴都卖了……不是我一个人卖的呀!大家都在卖……我的房子里也没有了我的东西呀!”

“……”

书记杨晋福不作声。他不用在这种地方参加意见,当高五爷逃出艾子口镇的时候,他把高家的沙发椅子,和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都搬到他自己家里去了,那些东西很快就成为他的财产了。

他现在是计算着如果高五爷搬回老家的时候,镇公所可以增收多少钱的花销,而且杨晋福可以在这里取得多少钱的好处。

“我完全破产了,”高五爷愤懑的叫着,像一个要向人斗殴的醉汉,“我所有的什么都完了……除去我还没有卖掉我的田地,那是我的性命,我饿死也不能卖掉那些土地呀!”他悲哀的叹息着。

“我用什么本钱来恢复我的日子呢？我一分钱也没有了……”

沉默了一会儿。

“马司令也不容我安安静静的住下去呀！”他痛苦着说，“我还没有看见过他们绑票么！”

“曹司令可不比马司令呢，”杨晋福安慰着他说，他很愿意看见这个老头子难过的样子，因为这样才能显出来他自己现在生活的满足和优越，在六七年以前，高五爷在他面前的地位也是如此的。

“马司令完了，他自己把自己藏埋了，‘白面’比枪子还利害，简直连骨头都溶化了哩！……真是作孽呗，糟踏了不少的人，……可是这一回换了曹司令，……曹司令，熟人总有点面子呢。”

高五爷拿不定主意，高祖禹不主张回家，饿死也不再回那个艾子口镇的家了，他怕又让他去当军需处长。这人不爱田地，稍为有点较好的感情，是因为田地可以给他赚钱，而且他可以把那钱投机到别的事业上。他希望能天津干一个像样的买卖，比如一个杂货店或是鞋帽店。他把这意思说给高五爷，父子之间的意见很冲突，彼此沉默着不快了好久。

“早晚要饿死在这里罢！”高五爷独自唠叨着，虽然他对回去仍旧恢复旧观重把日子拯救过来的事情也没有绝对的自信，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办法呢，“我们不能眼看着产业，在这里挨饿呀！”

高祖禹和别人搭伙开了一个纸烟店，批发和零卖烟草，并且兑换钱钞。他手里有点体己，倔强而且无可奈何的支持着，他愿意等待这个局面变一变他再重归故里，他想这一回再回家一定不能像上一回那样的狼狈了，他把精力都集中在各种牌子纸烟的行情上，大家在拼命的囤积和购买烟草，到处打听老刀牌和小哈德门的存货。

高五爷借了债，正像他的家产还没有发达之前借了债的一样，他带着伯舜，老二家的和他的女人回乡下来了，又回到这个小镇甸上来了。

小镇破烂而且荒凉，许多田主的宅子里住着兵队，兵士的家眷和

一些莫名其妙的女人。他回家一看便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程,再恢复起来,再像从前那老样子,马厩里拴着牝马和牡马,大车出去的时候人们赞叹着和称羨着,粮食房里囤满了“棒子”和小麦,菜园子结着桃子、葡萄、萝卜和黄瓜,那不是一天两天或一年两年所可以作到的事了。

他那房子里已经空洞得什么也没有,家具,农具,只有鬼才能使他丢失得那么干净,你找不到一条小绳,即便是一条并不值钱而且随处可以找到的小绳。他住的屋子有一位寄居的老太太,贫穷而且多病,他的当兵的儿子已经得花柳病烂死了,他再三的要求并且给了搬家的钱这女人才搬到他的客厅里去。在他的客厅里,另外还寄居着一个被弃的少妇,全部财产是两个四岁的孪生的小孩。

“也许我太老了,我没有更多的精力了。”高五爷想。他把他的重新搬回来的家族安顿在合适的地方。

“可是我一定要这么作呢,”他对他自己说,“我要好好的过我的日子,只要允许我种地就好了,我是个农夫。”

他买了一头牛。

人们慰问着他,在田地里发现了这个老头子的时候,大家都惊讶他的大胆和冒昧,别的田主都还没有敢回来种地,可是他却忙的出现在小镇上了,招募短工并且购买粮种,人们小声的对他说:

“出入留神呀!司令部的弟兄们正在筹不出款来哩,没有一个地方不在闹穷!”

“我还害怕么!”他愤怒的说,“我什么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我还是一个财主么!我变成一个叫花子了!”

可是他自己想,如果好好的种上三年地,只用三年,那时候你看罢,高家仍旧是高家。

他贪婪的巡视着他的玉蜀黍,愉快而且兴奋,老天爷不会辜负农民们呢,他把遗漏的一个玉米丢在布袋里,“只要像这样子,”他自己喃喃的说道:

“明年买一匹马罢……再买一头驴……再买，养起猪来，……只要像这样子……于是……”

他自己满足的笑了。

五

高贤被女人唤醒的时候，纱厂刚刚拉过回声，都市的早晨来得迟延而凌乱。高大的建筑阻碍光明进入每一个角落；污秽的，灰色的，腐败的一切存在于暗处中保卫着荒淫和无耻的人们享乐的阴影，终于也蠕动起来。

“我们应该动身了呢，”女人招呼着这个兴奋的青年人，“如果再晚的时候，也许要耽误了。”

窗子还只有一点鱼白色，女人是焦急的，她把电灯捻亮，匆忙的整理着行李。

高贤把一束稿纸塞进皮包里去，他愿意这是个愉快的旅行。接到祖父要他去帮忙收秋的信，他曾经为这个生活的新的尝试而不安了好几个夜晚。

“我是大地之子，一个农人呀！”他想着，“我要在都市里当一辈子垃圾么！……这样的生活，和垃圾是一样的呗！”

在很久以前高贤就对他的生活感到一种贫乏和绝望的压迫，从前念过一些与生活毫无关系的课本，而且痛苦的忍受着一切不能由他自己解决的微妙的人类的歧视。每当他由父亲那里拿到学费的时候，父亲的沮丧的脸便伤害着他的灵魂。

有一次他说：

“不然就不用念了罢！”他知道由家里拿这钱非常困难，他向父亲说：“学校的教育也是……在家里自己自修也是一样的，……”

“我不能让你失学，”父亲不等他说完就像客人似的抢着说道，“无论家里怎样也不能让你失学，……我的教育程度不好，我不能再使我的孩子也像我一样。”

高祖禹精神像什么地方为一种毒恶的野兽噬伤，他喃喃的说：

“……我们真不容易呢，一定要造就一个地位呀！学校……”他是明白学校是怎么回事的，好些教师在欺骗着青年和他们自己，因为他们也正在困惑于生活的磨练。“可是为了将来的前途不能不到学校里去拿那一张证书。”他举例说：

“就如同开了一个铺子，一定要到社会局去取营业执照呀！无论社会局的官吏如何，那是和铺子卖什么东西不相干的，毫不相干，卖五金电料或是烧饼麻花……然而如果没有执照的时候……没有大学文凭你找不到好差事呢！”

中学生高贤怀疑着，思索着，社会的变动使他看得太多了，成熟得太早了，大时代在他的思想上印烙了各种的标记和符号，恰如一片天旱干坏了的谷子，那田地又正好肥沃而松软，谷子长了没有太高便结了谷穗，硕大而且不相称的丰满，似一田侏儒。

思想——一种专于噬嚼善良人们的心心的奇怪的虫子，开始在高贤的脑子里生长，他读着人生的课本，偷偷的在都市的角落里找寻职业，并且开始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小说。

中学毕业了，可是他找不到职业，而且更没有希望进入大学，他也不再想进入大学。他失业了，他想当一个职业作家或是记者，因为这是他熟练的，他想发泄那埋藏在他的青春之内的火焰，他的思想在变化着，激动着，而且不安的振动着，——自然，他没有成为职业作家或一个记者。

“这儿只是荒淫和无耻而已，”他得到这样一个可悲的结论，他叫着，青年们在一块辩论而且研究着，他拍着桌子，愤懑的喊道：

“你们以为还有什么希望么！你们什么希望也没有……连一点点的希望也没有哇！”人们看着他的自信的骄傲的神气。“你们脱离了生

产,你们念书罢,念原富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罢!魔鬼,你们会被饿死在书桌上!”他大声的呼号着:“你们也应该被饿死了,早就应该惩罚无耻主义者和都市里的淫棍……如果不被饿死就要枪毙,……统统的枪毙……”

大家为他的恐吓吃惊起来,有人疑心这是一个过激分子。

“要不要去报告警察呢。”那人偷偷的想着,准备溜开躲避这个危险的聚会。

高贤脸红红的,像一个喝醉了的酒徒,他望着这一群人吼道:

“……大学和大学生诸君,是什么?”他停了一停,“是毛厕的粪坑和无知的蛆虫呀!就是那样齷齪的东西!……毫无价值而且讨厌的东西!”

“你们知道小麦和玉蜀黍是怎样种植的么?”他问他的听众。“不知道?你们当然不知道,”他举着他的手:

“因为你们离开了生产的劳动,你们只是寄生虫,可耻的社会和人类的寄生虫,修身和图文把你们教坏了,你们见鬼去罢!你们的形状完全和白菜上的油虫一样……”

听众喧哗着,抗议着,辱骂着,有几个人提议要打这个大胆的煽动者。

“真是和蛆虫一样呢!”高贤在想,“胖胖的肚子穿着光洁的洋服,而且懒惰的吸啜着大地的粮食,……可是我呢?我呆在这里有什么用处?”他坚决的为自己的前途立下志愿:

“我回乡下种地去,我当一个生产者……对于人类,至少对于我自己,”他想,“比念这些一点用处没有的课本子强。”他几乎也在可笑他自己的贪婪和卑鄙。

“在乡下有面粉吃呢……秋天的收获是丰饶的罢!”

他把这意思告诉父亲,父亲无可奈何的叹息着,想不出一种合适的辞令回答这青年人。高祖禹早就在为生活的打击而疲惫了。

“你到家去看看也好,”父亲说,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应该怎么办,

没有钱维持这个大家庭所需要的粮食,大家都在狠命的吃饭,不论大人或是小孩,好像愈是短少粮食而大家的食欲愈好。如果乡下家里丰收的时候,半年之内的面粉可以不用发愁了。

“你去罢,”父亲爱抚着他的孩子,“等年头好了的时候,再上大学倒也不迟……只是,”他迷茫的说,“要留神哪,这几年你可没有到乡下……哎!乡下……我们是有田地的呢。”

高贤的女人是农村里长大的,举动迂缓而且笨拙,她习惯于乡村的那种简单的生活,都市的繁嚣使她有点惧怕和烦厌,她几乎不敢在马路上散步,街车和行人都在威胁着她,她时时要碰在别人身上或是被人挤到马路当中去。都市的繁华引诱着她,可是她又不能享受这繁华所赐给每一个幸福人的幸福,她没有金钱和时间,所以结果反造成她对于都市文明的憎恶。

“和妖精一样罢!”当她由街上回来,看见那些艳装的女人的时候,她嘲笑似的说:

“她们只为打扮好了在街上逛的么!”

有一次她问高贤说:

“她们不冷吗?”

冬天都市的女人们仍旧穿着丝质的袜子和极单薄的衣裳,如蛇一样的溜走在电影院的入口。

“她们不怕着凉吗?”穿着棉袍子棉裤的冯婉英——这个肥胖而且短小的女人的名字,她也在乡村师范学校念过书的,十八岁就和高贤结了婚,而且失学了。在她的学校里,只有校长才有一件呢子的大衣,她问道:

“她们怎么有这么多钱呢?整天听戏看电影,而且永远在饭馆子里吃饭……”饭馆里吃饭是很贵的。他看见这些女人们吃着猪肉的饺子和小鸡就惊讶起来。在高贤的家里,没有钱买高价的白面。

高贤对这个结合极不愉快,他不喜欢这个女人的早衰的平板的面孔,而且更重要的是女人对他的理想不能理解,女人和他的祖父一

样,贪婪的企图把日子过好,买牛、驴子,和养育更多的猪仔和母鸡。

不久她就给他生了一个男孩,而且用如黄土一样肥沃的乳水养育大了,肥胖了,整天在院子里跑着,跳着,学着卖香蚕豆和磨剪刀的游戏。

“这样的女人,便教育这样的孩子呀!”高贤有时恼怒的骂道:

“你以为我不能再娶一个女人么!”

“你可以再娶呢!”女人冷淡的说,“你再娶两个或五个,只要你有钱可以养活她们。”女人是毫不嫉妒的,这很有伤高贤的自尊心。

“这儿的女人是一个铜子儿不值的,”女人说,“你只要有钱就可以娶一屋子女子……和妖精一样……可是我有一个儿子了,我什么都不怕,什么都不要了。”

高贤气愤的把女人赶到厨房里去。

“你去做饭去罢,去罢,我要写文章啦,不要来麻烦我……”

女人准备回乡,她很愿意见到田地里那一切,玉蜀黍和绿色的毛豆,虽然和都市的繁华告别也不无依恋之感,然而她喜欢得像一只小鸭子似的,在院子里跑着,张罗着旅行的什物。

一切都安排好了,孩子的小玩意,带给祖父和家族的礼物,祖父来信因为要招短工而不得不支付工钱的借款;在女人的包袱里,还放了一瓶二百二十药水和一卷药布,高贤对于这些小地方是很留心的。

他想也许在乡下可以写出点什么,这是个有点神经质的人,在他的思想里,充满着好奇心和试探的欲望。他想他将来或者可以成为一个文学家。

内河小火轮每日八时开行,他们必须在七点以前赶到金钢桥码头。

母亲张罗预备点心,并且招呼妹妹去雇车,高贤有两个妹妹,一个已经在中学念书了。

胡同里早晨还在沉睡着没有醒来,很少有人走,高贤匆忙的跳上洋车,一面抱怨妈妈的唠叨,再吃点心,不是耽搁了上船么!

可是金钢桥码头却没有售票的人,售票处紧紧锁着窗口,乘警悠闲的蹲在煎饼摊子前吃着米面的煎饼。

旅客们不安的叫嚣着,骚动着,彼此探询着为什么出了意外的变故。昨天小火轮还是照常开行的呀!

菜色的臃肿的妇人,患着黄疸病的孩子,精力疲惫为生活的重压损害了的男人,携带着褴褛的包裹和一些垃圾似的财产,一只破旧的柳条篮子或是一个装着干菜的帽盒,这一些人堆积在码头上,彷徨而无告。白河吼着,向他们威吓着,早潮的河流卷着一个一个的浪花。

他们望着那像两个卧着的野兽一样的轮船,困惑而且叹息。

河清号和安澜号无耻的腆着空洞的肚子,乘员们抽着烟卷,嘲笑着,辱骂着。

“为什么又不走了呀!这船……”

高贤不理女人的无趣的问话,他跑过去拍着一个瘦子船员的臂膀,问道:

“辛苦,辛苦!船今天又不开了么!”

“不开了,”那人懒懒的回答,他在吃着一些什么,“不开了,今天不卖票。”

有好几个旅客看见谈论轮船的消息,也聚拢来听着。

“为什么原故呢?什么时候才开呢?”

那人不屑于回答的说:

“谁知道为什么不开,谁知道,谁也不知道什么原故……”人们很容易可以看出这个家伙正在生气,他想把气发泄在这些无辜的旅客身上,他吼道:

“我知道是什么缘故么?我也不知道……你们愿意在这儿等着就在这儿等着,等到明天这时候也没有我的关系呀。”他指着售票处,“那儿一卖票船就开了,可是那儿不卖票……我的老婆也在上边^①

① 上边指子牙河的上流。

呢,我也回不去呀……”

许多旅客并没有走开,他们几乎不知道要怎么办才好。

有人小声的议论,可不是上边荒疏^①哩!

“我们坐火车去罢!在静海县下车,还有二十五里……爷在家里等得心急呢。”

“如果路上不平定呢?”女人胆小的说,“二十五里,二十五要走半日罢!”

高贤很急躁,他没有想到一出门就遇见不顺意的事情,如果和每日一样,这时候离开天津十五里,船快到韩柳墅了。

“什么倒霉的事也有,运气……唯,我们怕什么!”他喊着女人说,“二十五里,静海——”

六

静海县下来很多的乘客,因为轮船停驶,大家都改坐火车回乡来了,秋收的季节,高粱的香味诱惑着流浪在都市里的农民。

有几个人的脸孔是在轮船码头见过的,高贤在这些人当中,他被显得不伦不类,他很抱怨没有换好乡下的衣服,他们瞧着他的样子,在都市里蹩脚的学生服,在这里农民们瞧他像一个官员。

他把女人和孩子领出火车站,他喜悦的跳着,唱着,他嗅到田禾的香气和湿地蒸发着的甜蜜的气味。

他有七年没有来到这地方了。

“你老上那里去?”一个车夫上来问他,“我送你老去罢!”

他一直慨叹着,看着改变了这样子的乡村,静海县城守护的兵恭

^① 荒疏是说不“太平”的意思。

敬的向他敬了礼,因为他穿着制服的原故。“七年以前这里还没有洋车,”他想,“这儿也有洋车了,人们都在不习惯于走路了……”他看着车夫,想道:“这人一定是没有田地的罢!”

车夫黑黝而粗壮,是个诚实并且热心的人,他问道:“是上艾子口镇的么!上车罢!我送你老去,……”一边说一边接过包袱来。很容易使人信赖乡下人,因为是兄弟们,而且提起来在周围几十里地以内,都知道彼此的底细,或者有亲戚的关系。

“你老是由天津来么?”

那车夫问道:

“天津的面粉这几天便宜了么?”

很快就像熟识的朋友一样了,女人和车夫讲好了价钱,直到桥头那车夫又替他雇妥了一辆,一共十六块钱,拉到艾子口镇。

在御河边打尖的时候,那个年轻的车夫说:

“我要回去一下呢,先生,你只等我一会儿,……我家去拿点吃的,”他像羞愧的样子,“穷人,一受累肚子就饿呢,他妈的,都是肚子闹的……”

连别的人也跟着大笑起来,河边的小茶馆很有生气,有许多贩运粮食的人,用自行车携带三百斤面粉运到天津,可以赚四十块钱。

走在公路上,高贤充满着一种莫名的愉悦的心情,公路两旁的高粱正在晒红米,有些早熟的已经可以割了。低洼的田地种着水稻子,出色的茂盛,麻雀在谷田里成群的叫着,有时惊慌的飞起来,由这里落到那里。

“今年的收成好罢!”

他向车夫说,他几乎想现在就跑到那田禾里躺一会儿去。太阳晒得比伏天还热,焦渴而且灼痛,他的皮肤很快就红了,他问道:

“能看七成么?”

“七成?”车夫回答他说,“九成九的庄稼呀!只是头伏稍微缺了一点雨,不然十成十,你看这高粱穗子,”车夫望着一片已经熟了的红高

梁，“不是都有二三斤重么！”

高贤这时候想，如果能在乡下多住几年就好了，要培养一种新的人性，农民的性格不是极为可爱的么！如果在乡下办一个小学，而且成立可以提高一切文化水准的机关，小学教员便是收生的大夫，而且，也可以教给人们利用农暇的时间，大家劳动着，享受着，生活就是这样的东西，一定要满足而且愉快。于是，大家才能变成人的样子，才能有文化，有教养，有一切科学和美术，才能够……于是……

然而生活，现在是处于悬崖，已经到不能再维持下去的地步了，粮食并不是高贵的东西，可是都在没有粮食……他陷于一种忘我的境地，肥沃的田地啊，丰饶的家啊！果实一切都是美好的，完整的，滋润的，真是莫名其妙的乡土！一走在这样的路上，一个农民的心，便把什么都忘了。都市里一切罪恶的试探和诱惑，艳丽的女人，红色的酒，浮逸的生活，赌博，机运，官吏，商人，奸诈和欺骗，虚荣，无耻，阴谋，陷害，以及毫不值钱的文化人和教授……一切这样的存在，一到田野里，他们便都到魔鬼那里去了，他们就都被人遗忘了。没有人不会在这田地里健康起来，精神和肉体。——太阳和田地的水气会给人们消毒，一切堕落、颓废、虚妄、空想，都可以被这大地给洗去，给荡去，一点儿也不再存留。……这真是多么奇怪而且珍贵的东西！绿的叶子在整个世界里生育着，动荡着，一切都是绿的世界，生命的世界！

远远的可以看见艾子口镇的建筑物，车夫告诉他，最多再有半点钟就到了，而且，前面的路比这一段更好走。

太阳晒着他发痒，昏昏的，他陷在沉思里。

“站住！”

车子前面突然出现了两个人，仓促得几乎使他看不清他们的面孔，他们同时低声然而严厉的喝道：

“停下来！——检查！”

前面的车子女人已经下来，车夫躲到道旁去了，这是一种规矩。对于这种想像不到然而却又很容易想到的，必然要遭遇的这种事情，

他不仅仍旧是茫然了。

那人由怀里掏出手枪。他很清楚的听见扳开保险机的声音，那枪在太阳下闪闪的发光。

一个人开始搜索女人的手包，很快的把她的手表摘下去，一个矮子把手枪比着高贤的胸口，威吓道：

“皮包里是什么东西？”

意外的，高贤并没有惊怕，他只木然的把皮包打开，而且抽出一束稿纸来。

“就是这样的东西，”他说，“不是值钱的东西。”

强盗失望的举着手枪的手放下来，问道：

“带着钱了么？”

“带着了。”

“多少？”

“三百块。”

“拿来我数一数。”

高贤毫不介意的把皮包交给强盗，他知道如果撒谎而在身上搜出来的时候，他们是会怎样对付他的。

“我并不要你的钱呢，”那个强盗很郑重的说，自然他已经很熟悉于这种辞令了，“你还有多少钱？统统拿出来罢！”

“我也是在外边跑腿的，”这时候高贤变得很聪明，人一到没有钱的时候往往就会变得很聪明，他忽然想起来他在城市遇到的那些江湖的汉子，他用豪爽的口吻说：“一沫子的，钱拿去用罢，再多可是没有了……这也是借来的钱。”

强盗怀疑而且嘲弄的看着他，说道：

“真的么？”

“真的。”

“那么你是那一部分呢？”强盗看着他的制服，“从那里来的呢？”

他不敢随便说是什么人，因为他不知道这些强盗的政治背景，乡

下也不像从前的乡下了，武力的集团到处割据着，统治着，没有人能使他们屈服。他只能回答说：

“我是由天津来的。”

“好罢，那么你走罢！”

强盗抛给他五十块钱，并且把居住证明给他，扬长走了。后面的一个把枪收在怀里，沉着说：

“嘴严一点，知道不知道……”

这时候他才看清，是两个很结实而且很漂亮的小伙子，穿着黑色的衣裳，和蓝色的洒鞋。

“你为什么都给了他呢？”女人在车上几乎要哭的说，“我的手表要值五百块钱呀！”

“你的命值多少钱呢？”高贤说，“他也许要枪毙你呀！”

他转向车夫，严厉的问道：

“每天都有这样的事么？”

“没有，先生！”那个车夫很抱歉的说，“我们这些日子是第一次遇见呢，……前三个月倒是常常出错儿……”

他看那神情车夫并不和强盗一党，他报怨女人说：

“到乡下来种地还用戴手表么？……这都是在城里学来的毛病，庄稼人每天早起还用看看表么？太阳就是他们的表。”

高贤的心情，这时候是在变化而且动摇，他很难肯定他是在想什么，他觉得这样的遭遇很好笑，他又想起梅里美书信里写的故事，在西班牙遇见强盗的笑话，他没有想到这事情怎么向祖父说，他像刚作完了一件大事，浑身感觉惫倦和困乏。

“我们为什么这么倒霉呢……”女人痛苦的呻吟着，“我们遇见了所有的倒霉的事呀……都是跟着你才遇见这倒霉的事，我去报告镇长，让他派人去追去，一定可以赶上，他们不能走得太远……”

“农民们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看他们，”高贤不回答女人的叹息，他自己想着，“他们像牛一样的生活，吃草而贡献最大的精力，

劳动并且供给别人享受……那么再由我的口袋里要回去这是不道德的吗？抛给我五十块钱……他可以全数拿去，而且可以狠狠的打我一顿，他手里有枪，他知道我决不反抗，这就是强盗，然而这是不应该的吗？”

他突然向女人吼道：

“住嘴罢！一个表又算得什么！”他又觉这么说也许女人就更难过，他安慰她道：

“秋收的时候另外赔你一个，赔你一个成了罢！”

他突然有了一种轻松而且舒适的感觉，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难于用言语形容的感觉，为他过去没有经过而且没有想过的微妙的感觉。他兴奋的下意识的思索着这意外的遭遇而诱引起来的变化的心情，有如大病之后在病床上嗅到五月的洋槐花香，而且看到那生发的为风摆动着衬着洁蓝的远天的绿色的叶子。

七

全家欢迎着高贤，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的归来。

高贤惊讶的望着这个有如废墟的家，几年没有见面，他竟变得如此的苍老和瘠瘦了。小巷寂寞而衰颓，毫无活气，他记得他离开这里的时候，几乎每天充溢着叫卖的人和吵着骂着的顽童。他由这里长大而且看着它繁荣和建设起来的，现在是一个枯槁的腐朽的骷髅。在院子里堆着发霉的棒子苞皮，无数的苍蝇在那里飞舞着，歌唱着。每个窗子都有战败的伤痕，窗户纸是残破而不完整的，主人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到这些生活的琐事。他曾经在这院子里栽种过几种花草。那长形的花畦早已不见了，因为很容易被人们踏平那些精巧的建筑，真不知道有什么人来过这个院子呢。丁香树和夜欢树也被人们连根挖

去当了柴烧，曾经爬满了半个院子，可以遮蔽阳光，夏日在那里文书的藤萝花架，现在也只剩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枝杈。只有从前幼小而此时却茂盛粗壮，长过房去的榆树，在这里有着出奇的刚健而且顽强的孤伶的竖立着。

祖父蹲在那里晒刚刚撮下来的棒子，人们急着要吃面粉，差不多很少有人存了米面，必需把棒子晒干才能上磨，大家焦急的期待着，烦躁的翻转着玉米颗粒，——是潮湿而且柔软的。

“你们都回来啦！”高五爷愉快的叫着：“好极了，在天津没有什么用处呀！……在这里，到处都是吃的东西，都是财产。”他把孩子抱过来，爱抚的亲热的哄着说：“你跟我上菜园子里去罢！”他几乎像个孩子一样：“毛豆角，茄子，烂葡萄，……我还为你种了甘蔗呢，”他把孩子放在棒子上，“你在天津吃的着么？你什么也看不见罢，你爷什么也不给你买罢……唉，你什么也没有，你吃罢，一会儿给你煮老玉米呢！”

孩子便在晒玉米的席子上跳起来，喜欢的叫着，有点害羞的亲着那为太阳灼晒得黑而且红的打绉的老人的脸。

“你爷呢？没有想家么？”

他热心的问着孩子。

高贤和他的女人都在安慰着老人，把带来的礼物拿出来，五斤洋盐，一包茶叶，还有二斤红糖。给他们的叔母则买了一把剪刀和四块洗衣用的肥皂。

“你们来了就好了。”叔母兴高采烈的说，她已经显然的见到衰老，依她的岁数而论，她应当还是个精力充沛的妇女，她没有孩子，因为结婚以后没有生育过的缘故，她时时陷于一种沉思和忧郁之中，这是一种女人的耻辱，她的感情为此而时时歇斯底里的活动着。

“家里真是忙不开呀！每天五六个短工，料理他们的饭，还要照顾着赶着推磨，面粉不够吃的，像好年月有厨子的时候，……你看现在

就是一个人,里里外外,园子里也用人,还要捡冬天吃的野菜,而且我又有着病呢……”

她在患着一种流行的皮肤病,手上,脸上,和胸上起着一种无名的疽疮,左手肿着,无名指和食指像两条红色的胡萝卜。

“你们帮我作饭就好了,”她说,“我的手不能沾水。”

“叔叔呢?”

高贤迷茫的伫立在榆树底下,这家的情况使他失望而愤懑,他没有想到会变成这个样子。当他离开这里的时候,是温暖而且整洁的。

“你叔叔么?”一个人在厨房里说,这是长工赵钟第,他在那里吃着晚饭,始终就沉默的咀嚼着,听着人们的谈话,他用着一种颇为敌意的声调说:

“他么!他下洼送饭去了,上场里去了。”

这个人是非常古怪的汉子,他的性格和他的相貌一样,倔强而且别拗,他已经快要三十岁了,还没有结婚。并不是完全没有结婚的可能,他不像别的长工是外乡人,他好几代就是这个小镇甸上的住户。他自己有田地,也能够养活自己,他所以不结婚,是因为他看不起所有的女子。

“都和猪一样呗,还不如猪值钱……”

对于他的这种哲学,他并不加以解释,他和每个农民一样,是个寡言的人。

高贤对这个家伙发生了兴趣,他爱着这个灵魂的变异,很快的和他作了朋友。

长工赵钟第几乎好几代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小镇甸,农民离开他的家,那是很可笑的,而且一定要得到轻侮的批评,除非在外乡发了财回来,然而那样马上便又会被人猜想必定是在那里作了非法的卑鄙的事。农民们爱着他们的家如爱着他们的小烟袋。就是不能再吸,拆断或是劈裂的时候,他们也贪婪的不忍抛掉它。可是这一回他到世界上——那个比这个小镇甸大了无数千百倍的世界上一——旅行去

了，艾子口镇发生了变故之后，他就随着人们离开这里，到天津、北京、山海关、塘沽……沿着白河和京山绕走一个城市又一个城市。

走了三年。他失望着回来了，他已经为找寻工作和想法喂饱他的肚子而用尽了最大的力量和各种各样的尝试。

“那些地方比我们所多的是什么呢？”他向高贤说：“什么也不多，……就是多一种娘们，摩登，猴子呀，他妈的！”

他狠毒的诅咒着，用着粗野的字眼，把火石和火链打得拍拍的山响，看着那冒起来的火花。

“火绒子也不好使了，没有好东西了，——那不是猴子么！猴子屁股！”

他的声音是枯燥的、喑哑的，骄傲而且安闲的坐在厨房的火灶旁边，抽着他的小烟袋。

他是个厨子，虽是乡下的厨子，也会作几样好菜，而且他也会种菜园子，种瓜，有时候也当“掌总的”^①，现在他一个人担着好几种差事。

“你没有混上个媳妇么？”高贤知道了他在外乡跑了几年的经过，就取笑的问道，“真没有么？那里不比我们乡下，还要用明媒正娶。”

“我养活她们呀？”这个粗直的汉子像被蝎子螫了似的叫唤起来：

“我可以喂养一头猪，一只狗或一只猫，它们多少有点用处，并且看着可以痛快，……可是娘儿们有什么用处？什么用处也没有哇！”

高贤简直不能明白这个善良的农民为什么有这种过激的思想，他想也许是城市里的女人损害了他。他用种种的话语引诱着长工赵钟第的口供。他对于这个黑瘦的农民的愤慨，感觉无限的趣味。

“有谁谋害了你吗？”

“谋害我？”他很机警而且自信的答案道，“我是傻子吗？乡下佬，我

^① 掌总的，只带领短工下地并且监督和指导的人，他在前面领头做工，所以要有经验而且被地主信任；然而有时也是临时用的。

是个乡下佬,我可不是个傻子。”

停了一会,他敲去烟袋里的灰,并且装上新烟叶,他说道:

“我不理会她们!”

“没有一个人好人,”他喃喃的说,“小姐,太太,姨太太,直连老妈子,没有一个人好人。……你不用想睡觉,没有一个人不支使你,一直到夜里两点钟,在我们这家里快起来下地去了,可是这时候姨太太回来了,吵着闹着要吃点心,我给她准备着点心么?他妈的!……太太一直打牌,无穷无了,白天夜里,好像她永远也不睡觉。我说,我要睡觉去了,我困了,老妈子说——你不准备夜消了呀!等一会牌散的时候大家要吃馄饨。我说。——好罢,我作馄饨罢!——作了,准备好了。这时候太太又接着打八圈,打到明天早晨我要上街买菜去了,我一夜没有睡觉。”他看着烟袋冒着白烟,并且用手轧实烟斗里的红火。接着说道:

“老妈子要分我的底子钱,我说:——我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底子钱,我没有底子钱。——你个老赵,你为什么不要底子钱呀!老妈子和我大闹大叫,要去告诉太太去,说我欺侮她,我为什么要欺侮她?她是拉车的王大的姘头,就是那个长杨梅大疮的王大。——小姐夜里不回来,她常常住在外边不回来,有时候回来了,夜三点了,大家伙全睡觉了,我去开门,有一个小子搂着她,他妈的,还亲嘴哩!看见我跑了。小姐给我五块钱,我要了,塞在衣兜里,因为我没有钱。可是第二天小姐见了我,瞪着眼说——以后有人赏钱的时候,要鞠躬道谢:我道他妈的谢,我不干了……我给窑姐鞠躬呀!都是窑姐呗!”

高贤吃惊的望着这个好人对于城市的严厉的批评,他一点也不原谅他们的放荡和无耻。他把小烟袋塞在怀里,对着灶台自言自语的说道:

“他们整天在作什么呢?都有钱,而且永远有香油和白面,可是我没有,我们的早卖完了,……买了牛了。”忽然他愉快的向高贤说:

“你看见买了一头牛么?”

“看见了。”

“那是一头好牛，很壮实，一点毛病也没有……”

大家把话说完了，赵钟第又开始沉默起来，他沉默的时候抽着他的小烟袋，他不应人，也不作声，只是眼睛瞧着远方，——在屋子里他看着灶里的火，想着。他想，如果将来自己能够买一头牛的时候，那时候就租一二十亩田种，而且给赵钟第娶一房媳妇。他自己不要，太麻烦，又要花钱，……而城里的娘儿们……他用力的使自己不想那些不快意的事。

晚上高贤和冯婉英睡在一间盛破旧的农具的屋子里，这屋子从前本来是干净的，可是现在肮脏了，有谁在屋里烧过火，白灰墙上留有烟熏的痕迹，炕上和地上很潮而且堆聚着尘土，好容易才在炕上清理出一方地盘，他们铺上席子，把孩子放在那儿，炕头上有四袋麦种，高贤没有把它们搬下去的力量，他疲乏而且饱满了，他依着那坚硬并且沉重的口袋，想着这一天的遭遇和这个家的将来。

“我们怎么在这屋子里住呀！”女人不高兴的说，“这里还不如锅伙^①干净呢！”

高贤半天没有理她，等了一刻，他不耐烦的答道：

“你睡觉罢！也许将来还没有这样的屋子睡呢。”

他接着骂道：

“城里女人的脾气……”

八

高贤到他的田地里去了，他走出园子的城口，一个兵正在那里吃

^① 长工们的宿舍。

着煮玉米,依在岗门的沙袋上唱着流行的小调。

原野被隔断在城围子的外边,是广漠而且辽阔的,堤岸一直通到白洋淀的边沿,蜿蜒着如一条原始时代的爬虫,匍匐着静静的喘息着。他记起来当他离开这里的时候他走过这条堤岸,那时两边植满了柳树,他和家族还有其他的人,夜里躲过哨兵的监视,——那时候围子还没有修建起来,偷偷的沿着堤岸向大清河的一个叫作台头村的小镇甸逃亡,山那里也可以坐小火轮到天津,逃亡的队伍携着他们尽可能带出来的行囊,贵重的衣服或是一包赤金首饰。女人们蹒跚着,孩子们被威吓着,月亮照耀着他们,恰像在地狱里游行。现在那些柳树,早已不见了,有一个存在了不过半个月的一个什么队伍伐倒了那些农民的血汗,司令把它用低廉的价钱卖给商人作了“给养”。堤岸受着蹂躏的创伤,秃秃的安息着,在大地里点缀着这个时代。

“田地并没有变更呢。”他叹息着。“河套”和“北园子”^①都还和往日一样的肥沃,大地是青色的,农民们劳动,装饰着这个绿色的平原,堤岸的左边和右边都在飘散着田禾的香气,果实的甜的气味和鲜艳的色彩是诱人的,一切都是饱满和充实的。

他走到自己的菜园子里来,他还认识他的田地的位置。农民们记忆他们的田地依凭一种奇怪的感觉,不是用记号或是别的方法。他们就闭了眼睛甚或十年八年分别了它,以至于是卖掉了它,当经过他自己的田地的时候,他仍旧可以感觉到那块土地是他的,他在那里劳动过而且被太阳灼晒过,他能够嗅到他的土地特殊的气味,正如一只母狗可以凭嗅觉而辨别它的主人一样。

他拾起一块泥土来,用力的握着并且把它捻碎,“真是奇妙的东西,”他叹息道,“它生长粮食并且养育我们,一切都是在这里长出来的呀!所有社会的美丽和幸福……而我呢,”他骄傲而满足说道:

“我是这田地的主人!”

^① 是地的名字,堤岸左侧和左侧田地的总称。

“我一定要在这里生活下来。”太阳灼热的爱抚着他，秋天的太阳和夏天的太阳不同，夏天的太阳是郁热的，它使人们喘息而且不舒服，几乎是在虐待着大地和人类。秋天的太阳则是愉快的，温暖的，干燥而且焦脆，使人由灵魂一直到腔体都发着麻痒的感觉，而对生活——生命，有一种贪恋和热爱的情怀。

“这儿是我的家，我的生命的津液。”他在田垅上奔跑着，踏着粗松的黄土。

在菜园子毗邻都是高家的田地，南端种着高粱，红穗子已经冒着油光，再过十天如果不落雨的时候就可以收割了；东端是玉蜀黍，已经收了一半，高五爷在那里忙乱着呼喊，督促着短工劈那些硕大而且满实的样子；北边种着黄豆，长得很好，豆楷高大而粗实，人站在里面完全埋没了头顶。西边邻着堤岸，旁边只是一块小小的田地，是长工赵钟第的财产，他种着早谷，已经成熟了，赵钟第的弟弟锦第和他的妹妹赵秀在那里收割，他们的出产很少，只有六亩，他们不必雇用短工，赵锦第和赵秀忙碌着，割下谷来便由赵秀锄出地里的谷根，他们贪婪的利用着这一小片田地，预备赶着秋完再栽种一次白菜和萝卜，这样他们可以丰富的过一个冬天了。

赵钟第并不招呼这个青年人，他一心的除着白菜上的油虫，骂着而且把它们捏死抹在湿软的土地里，他早看见高贤由堤岸走来，他没有招呼人的习惯，好像这世界上只有他一个人生活。

“五爷是个吝啬的家伙，”当高贤站在他面前的时候他说道，这并不是完全对高贤说的，他自个儿自言自语，“应该买苦树皮，油虫把白菜都吃坏了。”

发着金黄色的亮光的油虫，在他的大手底下一个一个流着绿水，当他捉住叶尖地方的油虫的时候，只稍微一振动，油虫便狡猾的跳落到叶子下去，隐秘的藏在白菜心的卷曲里，他于是便咒骂着，恐吓着。

停了一会，他说道：

“你爷真是个好庄稼人呢，懂得怎样过日子，怎样种地……过日

子不容易呀！……”他佩服的说，“要懂得种地，还要吃苦耐劳……省吃俭用，……你们，”他轻蔑的叹息道，“你们都不行，比起老头来，你们懂得怎样过日子吗？”

高贤不服气的蹲在白菜畦边，和赵钟第一样的捉拿着油虫，他不如那个黑黝的手熟练，油虫跳着，滑落着逃走了。

“我想我也会，”他反驳说，“我能够吃苦，我什么苦都受过了，城市里并不比乡村好些，我不是很有力气吗？”

他伸出胳膊，让钟第看看那健康的皮肉，和赵钟第的一比就显出来他的是白皙而且瘦弱的，虽然他自己看来已经够壮强。他离开田地好几年，很久没有受到大地的炼练了，他几乎很惭愧而且悲观的把胳膊藏起来。

“你住在家里等着吃罢，”赵钟第说，他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他冰冷的说，“只要你们好好的住在家里，你爷就很高兴了，他会给你们经营田地，比一个什么人都好。他也愿意你们在家里吃现成饭，只要你们不光费钱。……他像一头牛一样，他作工并不报怨，他自己很愉快呢。”

高贤脸红着，看着赵钟第由这个畦走到那个畦。

“一双皮鞋，”赵钟第指着高贤的鞋说，“一双皮鞋多少钱？”他愤懑的怒吼着：

“我到天津去了，都在穿着这样的皮鞋，一闪一闪，他妈的，一百二十块钱一双，一百二十块！”

他狠狠的把一把油虫按在土里，叫道：

“在我们这个小镇甸上可以置一亩好地，一亩上等的田地……你们却只穿一双鞋，田地可以种高粱棒子豆子芝麻，种什么都可以生长，可是一双鞋，什么也不生长……”

他嘲笑地问道：

“穿这样的鞋舒服么？……皮子是硬的，我看不舒服罢！”

高贤羞愧的伫立在那里，没有作声。

赵钟第站起来，走到田垅去，他应该休息一下了，掏出他的小烟

袋并且打起火链来。

“我有六亩田地，”他喃喃的说，“可是我不要了，我送给老二了，……你还记得他么，他就在那边。”他指着割谷的赵锦第，望过去只能见到他一起一伏的身子。

“你们小时候一块长大的，一块在小学校里念书，你大概忘掉，他已经会种田了，他可以娶一个媳妇，……我不用这些东西，你爷待我很好，我作工养活我自己，只要有一个小烟袋就够了。……我种了点烟叶，”他指着田垄旁边一畦宽大的烟草的叶子，“这点烟叶可以抽一年，你叔叔，你一家子，和我。我有一点就够呢，我抽并不多。”

他叹息的说道：

“地土真好啊，你说这不是奇怪吗？只要种一点就可以收获许多，五毛钱的烟种子可以收获五十块钱的烟草。……可是上学就不行，花钱却不能收获，而且，把种地也忘了。”

高贤喜欢着这质朴的农民，而他的瞧不起知识和文明的态度又损伤他的自尊心，他想要辩解，可是却想不起较好的理由来，他只能勉强的讲：

“我会学起来的，我慢慢的就会像庄稼人一样，和你们一块种地同看园子了。”

赵钟第并不考虑这个青年人的誓约，他只是武断的说：

“你叔叔也和你们一样，他不会念书也不会种地，所以他是个废物，一个十足的废物；而且是怎样一种脾气呢，一种顶坏的脾气，他愿意让别人理睬他吗？”他毫无顾忌的吼骂着，并不管高贤和他叔叔的家族关系，他说道：

“我可是不理他，他不知道种地的这些事……”

高贤痛苦的想着他的家，祖父的衰老使他心里藏了一种人类的基于同情的忧虑，这个家如果去掉这个老人的时候，一切就都完了，像缺乏组织和自发力量的团体失掉了贤明的领导者一样，一定马上会解体了，像一个人损坏了神经中枢一样，马上就要麻痹了，死灭了。

“你父亲也不知道种地呢？”赵钟第不管这个青年人的痛苦，他仍旧唠叨着说：

“你们都不是种地出身的人，你们不是庄稼人，现在才来种地，可是晚了，你如果不出去上学就来种地，也许还行，可是现在晚了，你再受田地里的摔打，受不了啦，晚啦。”

他望着堤上负着粮食的女人和一些孩子们，敲着他的小烟袋，告诉高贤说：

“庄稼人和牛一样，一定和牛一样，老老实实的种田，什么也不想，可是城里的人却和狗一样，他们白天睡觉夜里打牌，”他狠狠的说，“我要饿死他们，那些杂种……”他可是又忽然矛盾的劝告着高贤说：

“你还是回天津去罢，上学慢慢作官去罢，田地里的事情，你爷给你们经营，如果作了官，你爷也许高兴呢，他是个功名人。”

高贤坐在这个农民的身边，他静静的听着，看着，天空没有云，蓝的苍穹深而且远，一直到远方便和田禾的青碧浑为一体，配成一幅调和的无比的壁画，真是一个伟大的存在啊！高贤叹息着，感动着，他觉得他和这自然逐渐融洽，而且也被吸收在这幅天下的壁画里去了。

在高粱地里，有不知名的鸟叫着，在堤岸的那一边，有人在叫喊着牲口，是收拾留麦地^①的农人！在菜园子里听得很真切，一个吵哑的嗓子喊着：

“唔啊唔！唔啊唔！”

九

高家的菜园子和赵家的田地接壤的地方种着大约有半亩左右的

^① 留麦地是这样的田地，今年收割了小麦，仍旧留着再种小麦。小麦是秋天播种。

棉花，不知道受着一种怎样的灾害，这棉花长得很坏，每枝梗结着很少的棉花桃，而且瘦小干瘪，赵钟第完全忽略了这些可怜的生物，看样子他们就快要干死了。

高贤走过去察看这些果实，赵锦第发现了她，那个青年人赤裸臂膀，紫铜色的肌肉上流着汗水，他一边抹着额头上的汗珠子一边叫道：

“高贤！是你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呢！”

高贤跳过去，握着他的手，那手粗大而坚硬，使高贤不敢用力。

“我昨天下午来的，我们好几年没有见面了哩！你长大发了胖啦！”

赵秀也停止了工作，惊讶的看着这两个人，等他看出高贤的面貌来，便也走来说道：

“我以为是队伍上的呢，你穿着这样的衣裳，我早就看见你了，你由堤上下来和我大哥说话，我想队伍上的人找我大哥干什么呢？”她好像抱歉似的说：“我大哥脾气古怪，没有他不骂的人，我怕他又得罪了谁呢。”

高贤看着他自己的衣服，草绿色的制服，真如一个兵一样，天气热他背着他的上身，褶衣是白洁而且肥大的，他没有想更换他的衣裳。赵秀却穿着乡下土布的蓝色的小褂，黑布裤子已经褪色了，起着灰白的毛绒，有几处还有四方形的补钉。她是很美丽的，有一双大而光亮的眼睛，只有乡下的少女才有这样的眼睛，明媚而且安静。她的皮肤是棕色的，紧硬，有一种弹性的光彩。她用一方花布包着头发，在高贤面前她有点怕羞，他们在一起捉迷藏的时候，都还是小孩子呢。

“你是由天津回来么？”赵锦第问道，“你这几年都作了些什么呀！有人传说你在外边作了官，你发财了罢！”

大家大笑起来。

“我没有发财！在那儿谁也发不了财，我不知道你大哥也跑到

卫^①里去,昨天他和我骂了一夜,一定有许多人欺侮他了。……你们怎么样?过得很好么?”

高贤坐在田垄上,赵锦第蹲在他旁边,赵秀则戏弄的锄着近处的谷根,他们小时候是在一块长大的,可是现在坐在一起却生疏起来,都在沉默着,谁也没有话说。

“你知道吴九龄么?”

有一只老鸦落在他们的近处,赵锦第拾起一块硬的土块掷过去,把它吓跑了,他说道:

“我们小学里打擂台永远装作寨王的那一个,他爸爸是卖油条的,……有一天我看见他,他在什么地方受了伤,肚子和腿部流着血,他已经不能走了,躺在村边上。”我说:

“——你怎么了!你上哪儿去哪,好几年没有看见你,谁害了你呀!”

“他不作声,用手指着肚子,他几乎也不能说话了。我把他背到密屋子^②里去,用布绑了绑伤口。他痛苦的呻吟着,用手抓着他的衣服,我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一封信,是给你的一封信,可是我看不懂,我又不知道你在哪儿,谁也不知道谁在哪儿,我把那封信交给我妹妹了。她放着比我放着妥当,我会丢了的。”

他用手在泥土上画着一些什么,他坐在高贤面前,眼睛湿漉漉的。人的生活里,常常要串演一些难以用理智解释的悲剧;而人们又不能摆脱他自己在这悲剧里的命运,赵秀也停止了她的工作,坐在谷草上,陷于沉思之中。

高贤焦急的问道:“那信还有吗?”

“我埋在窗前花池子底下,”赵秀不安的说,她几乎要哭出来,“这还是去年的事情……我猜想这一定是一封要紧的信,所以我不能丢

① 卫是天津的简称。

② 乡下的烧砖工厂,只有丰收和农闲时才开工,平时为工人预备的宿舍,是没有人住的,因为在这镇甸的外边,常常有流浪汉或是乞丐住着那房子,主人并不干涉。

掉，一定要保存着等你回来，可是你没有回来……”她用手折断着谷秆，低着头不好意思的说：“我没有找到油布，只用了一张厚纸包起来埋在地里了，我想你也许很快就回来，可是今年夏天我掘出来一看，”她把头低得更深了些，几乎埋在怀里。“……都烂了，烂成一堆泥，……我想把它晒晒也许可以弄好，可是是一个字也没有了，是用铅笔写的呢，很草的小字……二哥骂了我一顿。”她流出眼泪来，吞吞吐吐的说：

“我真对不起高大哥呢……更对不起吴大哥，就是托了我这么一点小事，……我是多笨哪！”

大家又痛苦的沉默起来。

“后来呢？”高贤急于要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他问道：“吴九龄怎样了呢？”

“怎样呢？没有钱也没有医生，自然是死了，他受的伤太重，流血的脸比纸还白……真可怕呀！可是他一点不安的样子也没有，只是呻吟着，后来便喘，他挣扎着嘱咐我不要告诉他父亲知道，他父亲只有这么一个儿子；而且妈妈又死了，只有一个……”

他用手把划的花纹涂去，望着远处的田禾。

“我见到吴九龄的爸爸，老头子还在卖油条，头发全白了，嗓子也哑了，而且精神也很坏，他拉住我说……”

赵锦第比着那样的姿势：

“——你看见吴九龄了么？他到那儿去了，我就快死了……他上那儿去了呀？”

“我骗着这个老头子说：有人看见他在天津呀！你为什么要死呢，你不是很硬朗吗！——我送给他一升棒子，他一点不硬朗了，卖油条也是赔钱，因为他老了。”

他结束了他的报告说：

“人们不是很可怜的么，很快就死了，完了，不然便像一头牛一样，整天干活，吃着草，有时还挨一顿鞭子，你想想着……吴九龄死

了,我把他埋在密场的西边,因为怕镇上的人们知道,连一口棺材也没有,我也没有钱买,好几年都是没有一个闲钱,整天吃着棒子面,有时候吃高粱面,我听说城里连棒子面也不好买,是真的么?”

“……”

高贤不回答他的问题。他站起来在田垅边踱着,想着,他看见赵秀还在流着泪水,他忽然觉得,这个女人就是在哭的时候她的美丽也是很动人的。

他想不出来吴九龄为什么会有信留给他,虽然他和那个青年人一块很要好而且意见相同,可是他好久不知道吴九龄的消息了,吴九龄对他有什么期待或是要求呢?他觉得他根本不应该跑出去,如果始终留在这个小镇甸的时候也许要好一点,至少可以常常看见他的那些小时候的朋友。在城里他没有朋友,他和那些市民青年在性格上不能调和,他看不起那些耗子,而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也看不起他,所以他们很少有在一块谈话的机会。

“死了,完了,他让我记住他罢!”高贤想着,“我是会记住他的,我会记住每个人的,时代虽然对待他们残酷一点,然而我是他们的朋友,永远是他们的朋友呀!”

他走到赵锦第面前,严肃的说道:

“你领我去到他的坟前看看去罢……他父亲的事,我们大家想办法,总不能让一个死亡人的家族受到委屈罢,如果我们有力量的时候……”

他们越过堤岸,密场在堤岸的西方,他们跑着,赵秀走在面前,她不哭了,而且和高贤又如几年前在一块一样的厮熟了。她忽然转过头来笑道:

“高大哥,你不以为我二哥可笑么!”

底下她就真的大笑起来。

“怎么回事呀!”

“他以为你也……”她很羞惭的说,“也和别人一样不见了……你

明白我的意思吗？我和他打赌，我说绝没有，你不会的，我听说过我大哥说你们一家都在天津，我梦见过你一次呢。”她脸忽然红起来，而且故意的走落在后边，使赵锦第不注意她难堪的样子，“……我忽然又怕起来，我们都很想念你呢，今年春天五爷回来，我们才知道你在天津了，哪儿也没有去。……你不是常谈些这个那个的么，我们真是不放心呢，……你还在念书么？”

“不念了。”

“为什么不念了呢？”赵秀惋惜的说道，“能够念书真是有福的呀！什么都可以知道，心里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打仗呢？……我是胡里胡涂，什么也不知道，不明白，肚子里像一锅浆糊似的。哎……我大嫂子好么？听说你有了小孩子，一定是爱人的小孩子罢！”

她想了半天，又说道：

“我去看看去好吗？今天晚上我就去……”

高贤苦恼的思索着，人竟这么不同，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思想，学校里教师像狗似的生活，骗取一点金钱喂养他们的妻儿，他们在讲台上胡说八道，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在讲着些什么，还有一些文学家，诗呀爱呀，浪费着精力和报纸，在那些狐狸和小狼崽之间流传着，取笑着，而且喟叹着。他们为什么？不过是为了一点点可怜的稿费。农民们像牛一样，喂养着他们，可是得不到知识，文明和一切在一个进步国家所应该供给他的国民的文化教养，——在他刚刚离开天津的时候，他想，我到田地里，种地而且劳动。当他看见那些呻吟无告的人，他对都市的文明就更憎恶了，而且更愿意快些离开他了。他坐在火车上，望着两旁绿色的田禾，那是我的家啊，大地的母亲啊，他礼赞着而且期待着。当他遇见强盗，他丝毫没有惋惜他丢掉的财产、手表，去他的罢，皮包，去他的罢……这些文明人的玩意，都到他们所要到的地方去罢！可是，现在他却又想，文明终是文明。人类生活需要这文明。他的思绪是混乱的、矛盾的，庞杂而且缺少条理，吴九龄为着什么原故死掉了？他才二十二岁，一个青年人，还是一个孩子。而这个

美丽的姑娘,她却渴望于求得知识,她找寻人们打仗的缘由……这一切,这是怎么回事呀!谁能解决这许多问题呢?谁也不能解决,他几乎不顾及身旁的两个人,而完全散步到沉默里去了。

十

秋收的时候农民是忙碌的,因为农事麻烦而且琐碎,必须利用雨季把留麦地收拾出来,小麦的收成在价值上比较秋粮要优厚一倍,所以农民谁也不肯放掉这样的机会;而高粱,玉蜀黍,黄豆,谷子,收获的日子又各各不同,没有一处不需要照料,而且正是栽种白菜和萝卜的时候,要灌水和除草。高五爷种了二亩多蔓菁,几乎要每天有人照看和整理,高五爷和长工赵钟第匆忙的奔跑着,一会儿在谷地里出现,一会儿去看看萝卜栽得怎样了,高五爷还要走出五六里地去看耕地的人们,他是兴奋而且热心的。拼出我这条老命,五年,只要五年,我这守善堂还是守善堂,“你们就好好的过罢,够你们吃的了。”他向他的重孙子说,他几乎是把希望寄放在这个孩子身上的。他每天早晨由田里回来一块和他吃早饭,然后把他带到场里去,允许他在草谷里打滚,允许给他捉豆梗上的青虫子。太阳很快就把他晒黑了,而且晒壮了,很容易可以看出来他比在天津的时候重了一点。高贤和他的女人都非常喜欢,老祖母的政策永远是多给他东西吃,如同饲养一只填鸭。“你吃罢,不吃就能够胖起来么,看看你奶奶把你饿成了什么样子?和刀鱼一样了。”刚刚吃完煮老玉米,又把鸡子拿过来,“这是刚下出来的呢,你去给他煮煮吃,”她命令着冯婉英,“孩子不吃东西能够胖起来吗?你们为什么在孩子身上打算盘呀,我应有的一份我给我的孩子吃……”她唠叨的申斥道:

“你们都不知道疼爱孩子噢!”

这时候高贤就偷偷的把这一份吃掉，因为他是很疼爱孩子的，按照祖母的分配的吃法，这小孩子的肠胃，一定要爆炸了。

高五爷每天必须雇用四五个短工，然而他没有存着面粉，又没有工夫喂牲口推磨，只好到面铺子买面粉来蒸窝头给家里和外头的人们吃。他还要开发工钱，每天要十五块，有时要二十块，可是手里没有一块钱，甚至买菜的钱也没有。他痛苦而且焦急的向一些熟人们借贷，答应了极高的利钱，还要说好话，甚至要提起几年前的交情来。

“都是命呗！”

当高贤告诉了他由天津借来的钱在半路遇见强盗的时候，他愤懑的跳起来。

“这是个什么年头！谁也可以劫道，而且在哪儿都可以劫道……为什么叫我们赶上呢，这不是命么！”

高贤惭愧的在一旁劝着，他很快就平静了，这人不是暴烈的性格，他是很安分而且对于事情不过于勉强的，他只是叹息着，惋惜着。

要花销的来了，一直走进院子里，这时候杨晋福已经是大绅士，只在镇公所里喝茶和出些为人所想不到的天才的主意；李昇也不敛钱，他已经很有钱，和一个叫做小香水的暗娼在一块姘度，并且常常请镇上的绅士到家里去吃出色的他自己动手做的坛子肉。他经营着镇上的牙税和斗税，于是很可以由这里弄到一笔钱，他并且拿出一小部分钱来津贴给镇立小学校，他还做了这个小学校的副校董——正校董是镇长，名字叫王盛甫。

绅士们都是一些从前被人们轻视和耻笑过的家伙，王盛甫——流氓而且是一个赌棍，因为和队上的司令在一块赌过钱的原故——那自然还是十年前的事情，所以现在当绅士而且是镇长了。司令如果找到了谁，比如说有私藏军火或是其他别的罪名，只有找王盛甫才可以疏通，那就是说，一定要把送给司令的礼物也送给王盛甫一份，于是他现在还可以和司令在一块打牌。绅士们已经看不起从前的镇公所，那房子陈旧而且狭隘，现在司令部却是占用了一所这个小镇甸上

最讲究的一个有钱的地主的瓦房,于是艾子口镇的灵魂又移到这所悬挂着“大夫第”的匾额的客厅里来,大家谈着国家大事,并且传说种种的谣言。

“你们看见高贤回来了么?”一个人当要发表他的意见的时候,一定要先使人注意他的谈话的重要。这个叫做张三的人,作着惊讶的态度向大家演说,而且故意把声音放低,以显示他的神秘。

“穿着绿色的制服……”他伸着左手向大家宣布道,“制服是绿色的,黑皮鞋,我可是没有瞧见有没有领章。”

大家都看着他,要知道这到底是怎样一件出奇的新闻,可是他并没有能够听到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他只悄悄的说道:

“一连好几天都到北城门的岗位那里去过了,和我们的弟兄说了很多话,而且给过五个玉米,这家伙……”

为了更补足他的暗示起见,他补充道:

“这几天台头很荒乱呢,传说没有一个晚上不进去人……”

他忽然觉得这种说法有点对于高家的攻击太露骨了,他本来没有这样作的必要,便转过来说:

“我说过那个城围子不行嘞,大薄了,”他用手比着,“跟窗户纸一样呀!小孩子也可以跳过去呢。”

王盛甫听着这样的消息不以为然,因为如果有着什么“情形”的话,应该他先知道,而且报告给司令。这就是他的“重要性”,因为他一定要在这镇上作一个权威者,而只有权威者才能有最好的享受和最多的财产。

他辩驳道:

“高家会有什么事情吗?那是一个独生子,而且两房守着那个孩子,他们敢有什么非法的行为吗?那只是个什么也不知道的孩子,一个孩子而已。”

这时候大家都感到了对这个问题的关心和兴趣,便有一个人说:

“高贤离开家有好几年了罢!那时候还是小孩子呢,一恍就变成

大人了……这几年他都作了些什么呢？”

张三抢着说：

“我看，……”自然他自己也是毫无根据的猜想，愈是这样的家伙说来愈是有声有色的。“说不定也许是上边派下来视察的罢！他每天往田里去……”

“视察个蛋！”

镇长王盛甫生气了，他大声的叫道：

“如果视察能够不先到我这里来么？你以为这年头还有刘驴驴锅子私访呀！上一回来的视察员，来了——辛苦你啦！吃饭罢，多买肉，愈是在城里愈吃不着肉，这年头，你炖点肥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比着块的大小，“吃完了，找一个暗娼，比方说小粉包和小香水，——小香水不行了，李昇那小子独吞了，——你就说，先生辛苦了一天，睡觉去罢，休息去罢……第二天你陪他在大街上走一趟，他也许疲乏了，不愿意走，你送给他五十块钱，只要五十块钱，再见罢，他就走了，回去写报告去了，视察……”他得意的把烟卷刁在嘴角上，“我们没有见过吗？”

“可是据我看他穿的那料子可是上等的呢，”张三是卖布头儿出身的，他常去天津，很有见识，在他不撒谎的时候，也是一个好人。他其实还没有见着高贤，可是他确切的说：

“那是一种好料子，只有军官才能穿得着的好料子，我摸了摸，我说，这是在那儿买的呢？多少钱一码？”他装作很认真的神气，“可是那孩子一定不说……他不说他回乡下做什么来，——做什么来了？种地来了。你想想是会回来种地么？在天津住着不舒服回来下注受累来，……”他冷笑起来。向着所有的人说道：

“他当我也是个小孩子呢，你说是不是？盛甫！”他转向镇长，“我见过的也比他听过的多呀！”

于是他又神秘的宣布着：

“高五爷回来作什么？……他是回来取元宝来了，在他家的南院

里埋着十二缸元宝,大的十二两一个,小的八两一个,”他说的那样逼真好像真看见过而且他称过一样,“一个缸里是二百元宝,一半一半,大的一百小的一百……高家现在天津百货线店都开了两个,他们早就说过不回来了,这一回老头子回来,种地是蔽蔽人们的眼目,你们看罢!”他在胸前举着手,表示他的预言的准备,“现在就要运银子了,一定要运银子了。”

人们都很兴奋的听着,感觉无限的趣味,而且每个人都发表各自与众不同的出色的意见,有一个人说高五爷已经在天津娶了苏州的小老婆。

高五爷在集上想找一个买他的棒子的人,他急着要作成这笔交易好应付眼前的开销,可是不但行情坏又很少有买主,买棒子的人都是零星的小交易,他在粮食市上摆出了三石棒子,他虽然忍痛就是小价也卖,然而收粮食的人不能要这种湿漉漉的玩意,高五爷的棒子应当在狠毒的太阳底下再晒他三五天,这样的粮食不能入囤,可是他哪里还谁能等那么长远的时候呢,工钱一定要用现钱开发。等到下午的时候,他无可奈何的又吩咐赵钟第搬回来。

讨花销的人是一个跛子,进来见着高五爷就嚷道:

“你收的不错呀!棒子一块一块的,还不该把花销钱交了吗?”

“这不是已经搬回来了么?”高五爷指着棒子说,“没有主,卖不出去,又弄回来了……我是没有钱,现在连一块钱都没有,不然我也不卖粮食,谁也知道现在盘微……没有法子呀!”

跛子不耐烦的听着,可是他认识高五爷,而且又是地主,如果在别的人家他一定要喊叫的,可是在这里他只是嘲讽的问道:

“五爷,叫我那一天来拿呀!……腿也跑细了,鞋也跑破了,钱可是拿不走……”

高五爷厌恶的看着这个人。

“等我卖完棒子罢,”他说,“我卖完了棒子一定给你们送去。你们管公事也不容易呢!”高五爷向这跛子诅咒着:

“这样的年头，你们当然是苦的呀！我那时候管公事，可是天下太平的呗。”

跛子无可奈何的走了。

高贤在这个小镇甸上和流言与批评一块出现了，他走在大街上，察看着每个为时代烙印的痕迹，像考古家和诗人似的，抚摸着而且感叹着。

街上的人们看着他，注意着他，司令部门口的卫兵恭敬的给他敬礼。

他先拜访他认识的人，找了他的老朋友，以后，就到艾子口镇立小学校去了。

十一

艾子口镇立小学校借用基督教教堂的房子当教室，教堂里只还有一个曾经去过英国的牧师在经管房产，这是个肥胖的老头子，胡子已经白了，他很委屈的把他的书房让给教员。在礼拜堂里堆聚着孩子们，喧哗着，殴打着，而且到处涂抹着墨水。这个老头子只剩了他一个人了，没有一个教友再到这个礼拜堂来，他寂寞的坐在教员中间，听着人们的议论和诅咒。这些人们——连校役老刘在内，——似乎具有一种特别的议论的嗜好和诅咒的天才，他们饶舌的讲述着，辩论着，而且世界上没有可以使他们满意和愉快的地方。他们诅咒所有的存在和嘲笑他们自己。宋君荣——这个老基督徒，无可奈何的生活在他们的语言之中。

这个小镇甸上的唯一的文化机关，正患着一种营养不良症。它所有的一切均是贫血与苍白，墙壁的砖已经有些地方粉蚀，涂着孩子们的天才的壁画；屋顶长着黄色的星星草和扫幕草，高贤到这个小学校

来拜访之前正好落过大雨，秋天的雨恰如农民们所盼望的，这也是学生可以不用出席的理由。院子里有些地方聚着水像一片小湖，而有些地方，则是泥泞而且污秽，如鸭子圈一般，发着腥膻的臭气。

这样的几个教员：

王世忠，直隶省第二师范出身，今年已经五十二岁了，从由那个学校——谁也不知道哪儿有那么一个学校——出来以后就在这个小镇甸上教书，这里所有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他的学生，所以他是“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他看得人们的关系非常彻底，而且他也知道怎样对付和讨好于人类。他永远笑着，对任何人都是恭敬、亲热。自然他在背后的时候也一定批评并且嘲骂任何人。人们有这样一种习惯，总愿意听到别人的坏话，以便提高他自己的身份。在女人界里的术语叫作嫉妒，王世忠先生——大家都这么称呼他，是研究而且透彻的懂得了这嫉妒的感情的专家。可惜的是他一生没有能够离开这个小镇甸，他为此委屈而且叹息着，他报怨他的女人和他的孩子。因为除此之外，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第二个应该介绍的王宪林先生是王世忠先生的本家——自然也是他的学生，都是他的学生，可是他和王世忠先生的意见永远相反，甚至感情用事的他要和王先生——人们招呼王先生的时候往往是指着王世忠先生，这也是造成他们两个人有了意见的原因——分出一点距离，王先生容忍着，有时候却是讽刺着“老侄”！——他一定在人多的地方叫王宪林老侄，这样使青年人更加气忿。——“叔叔说得不对么？只要再等三十年，不用太多，三十年，你会想起叔叔的话呢！”他指着鼻子，使王宪林憎恶的怀恨着他，“……我比你大三十岁，”他在王宪林面前夸耀着说，可是王宪林并不因此便佩服他，他一点也不佩服王先生，而是佩服开汽车的匠人，他永远梦想可以去当汽车司机，可是没有人肯让他摸摸汽车上的东西。他愤懑的告诉马桐说，如果有人给我一辆汽车，我可以当一个发明家吧！他是很自信他的天才的。

马桐——这个小镇甸上的第三个教员，曾经见过世面，在天津的

什么机关里当过录事——他自己说是书记,如果不撒谎或者吹牛的时候人就很好,可是又很难得有那样好的时候。他大声的吼叫着,宣传着,看不起所有的人,并且耻笑全体都是乡愚和老憨。他自己不穿大褂而穿一件制服,不知道是那里弄来的制服,袖子出奇的肥而且短,裤子也是瘦的,并且前后有着不同的颜色。这人虽然在同事中间骄傲,在上司面前却出奇的巴结,他和校董说话和跟省长说话一样,不敢坐在椅子上,唯,唯,是,是,正像他在衙门里当差的样子。偏偏遇上了这样的一个校董,愿意受人们恭维,所以他很被信任,于是人们便送他一个绰号,把他的名字写作“马童”,说他永远跟着关老爷翻跟头,而且校董又正是个红脸的汉子。

只有许树谔是这四个人中间比较习惯于沉默的一个,他脸色苍白,软弱的咳嗽着,躲在人们不太注意的一角,有时候坐在教室和孩子们一块玩去,便安静的听孩子们给他讲故事,他愉悦的被孩子们包围着,有无限的乐趣。当他痛苦到万分的时候,他才自暴自弃的和人们争辩他自己所独有的虚无哲学。他发育不全,瘦小如一个女人,人们嘲笑他并且虐待他,随时拿他的病——他不敢承认他自己有病——开不应当对一个同事所有的玩笑。

“你有鸡巴么?”马桐抓着他的裤子,捉弄着他说:“女扮男装可不行,我们这儿不作兴请女老师……”

他脸红着,挣扎着,而且喘息着。

“给我们验一验,”马桐当着众人喊叫,“我们看看是真的假的,……喂,大家把他的裤子剥下来呀!”

人们愉快的大笑着,看着这个可怜的人哀告的求着迫害他的人们宽容和赦免。

只有王宪林是同情他的,然而他却又最惧怕那个健康的青年人,因为他时时斥骂着他的无能和懦弱。

“我来信奉耶稣吧,”有一回他偷偷的向宋君荣说,“人们生活着没有意思,也许死了倒可以安静,我需要安静呢。”

胖子宋君荣正在瞌睡,许树谔的要求惊扰了他,他迷迷糊糊的瞧见一张灰色的脸在他的面前哭泣着。

“现在不行,”基督徒说,“要信奉主请你等一等,……我没有圣经了,一本都没有了,而且礼拜堂也毁灭了,你等太平了的时候我替你祈祷,求主赦免你的罪罢……我们都有罪呢,你不感觉你的心灵空虚么?”

胖子很快的便又瞌睡起来,给这个青年人一种失望的,近于灭亡的压迫感,几乎所有的存在都是压迫他的力量,甚至学生也看不起他,在他上课的时候他们特别的叫嚣和争吵,使他不得不咆哮而且焦急起来。

这个小镇甸上唯一的文化机关订阅着一份报纸,每隔三天信差便送来一束延迟了半个月的新闻,于是所有的人便来诵读着,议论着国内国外的事件。

这时候学校便停课了,先生们告诉学生“自习”,——就是用拙劣的肮脏的小手临写柳公权或颜真卿的大楷,或是背诵国文和修身教科书,先生们把一群孩子寄放在那个残破的礼拜堂里,他们自己便无耻的争吵起来。

“文明……”高贤默默的想着,“人类要变成一种怎样的畜生呢?”

他踱进教员休息室的时候人们正在辩论欧洲的战局,这个小镇甸和世界唯一的联系便是那几张误期的报纸,人们在报纸上得到的知识是很多的,治花柳病的成药和女戏子的奢糜的生活,以及飞机投掷炸弹和每个国家的变动的消息,自然这与这个小镇甸和农民都没有什么要紧的关系,于是报纸把这些知识分子造成一种特殊阶级,他们自负的而且骄傲的在小镇上生活着,时时向农民们恐吓。

大家发现了高贤的时候一齐惊叫起来,他们没有想到高贤会回乡下,都以为这个人作官或者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我怎么不知道你回来呀!”王世忠亲热的叫着,拉着高贤的手,

“现在我们这里快要被人们忘掉了，你们住在大地方的人们出去就不愿意再来看看这个小村子，……我们真够想念你们哪！你爸爸好么？他没有活动个差事么？”

他把高贤拉到窗子跟前，那儿有一个较为宽舒的坐座，他又介绍着说：

“这一位是宋先生，基督教的学者，唯！你们认识吗？不认识罢……高五爷的孙少爷，很快就变成了大人了……所以我们都老了，胡子都白了……”

宋君荣虔诚的招待着客人，他是很会招待客人的，大方而且文雅，他招呼客人已经有三十年的经验了。他和高贤握了手，请他坐在椅子上。

“这儿从前是教堂，”宋君荣说，“可是现在不是了，现在是艾子口镇立小学校。”

“你知道我们办这个小学校多么苦呀！穷寡妇打官司，又没有人又没有钱，这不是你父亲在这儿的时候了，那时候的学校在县里是模范学校，”这个作了半辈子小学教员的师范生嘲笑的说道，“现在是要饭学校……”

“你不嫌你自己可怜么！”

马桐赶过来，他还拿着报纸，不肯把重要的消息就给别人看见，以便他永远有机会可以讲论最惊奇的新闻，他向客人说：

“王先生顾影自怜，顾影自怜……”

他同时鞠躬道：

“我叫马桐，梧桐树的桐……你应该认识我，我十四岁才离开家，现在又回来了……”他如向一个老朋友说话，“最新式的飞机可以携带多少炸弹呢？我知道是四吨，”他向王世忠说，“就是八千斤，五十口袋麦子……”

“可是他们都不信，我会撒谎吗？……而且没有用处，我何必骗你们呢，我亲眼在天津飞机场看见的。”

他在撒谎,他从来没有去过飞机场。

“我见过的那个飞机真是伟大,比我们的小学校还大,”他向人们讲述着,挥舞着报纸。“载重汽车只能装一吨半,可是这种飞机可以装载八吨,九辆载重汽车的货物,……我亲眼看见,……一下子飞起来了,飞起来了……呜呜……”

这人说得有声有色,他是个很天才的宣传家,人们迷惑着,惊愕着。

“你们不信问一问高贤看,”他向反对他的人进攻道,“高贤是到过大地方的,不像我们一样,一辈子没有出过这个小镇甸,你们只能在集上开开眼,看看卖假药的,吹洋鼓洋号,可是在天津这算的了什么?卖牙粉的都吹洋鼓洋号,缎绸庄也吹洋鼓洋号,你可以进去抓彩,有时候一天不要钱,只要你得彩。我的同事得过一回彩,他买了一件洋绉袍子,纯丝的,现在要值五百块钱,四亩好地呀!一个很不错的小庄稼日子,就是这样的一件袍子,……他没有花一分钱……”

他愈说愈兴奋起来,口里溅着唾沫,他一时望着这一个,一会儿又拍着别个的肩膀:“天津的楼房,他妈的,十九层,二十层高呢,都有电梯,都有电梯……坐电梯可不用花钱……谁也可以坐电梯呢……”

高贤望着这个饶舌的家伙,心想: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呢?这和你没有一点关系呀!”

他很不安的坐在椅子上,勉强的喝着茶水。

王宪林吼道:

“你嫂子的绰号不是叫‘坐电梯’么,那可是要花钱,总不能少过你的薪水罢。”

众人疯狂的大笑了。王宪林很得意他的机警,他拍着桌子,跳着而且扮着鬼脸。

原来马桐的嫂子是一个暗娼,他哥哥有吸食毒品的嗜好,隔三日五日就到学校来找马桐,求他给点过瘾的钱。

这些人都熟知高贤,他的出身和他的家,他们都是在一块长大

的，王宪林是他的小学同学，那时候，他们打过许树谔，说他偷了东西，自然，也许是他真偷了东西，一把削铅笔的小刀或是八张白纸。以后，大家都是好朋友了，因为大了，娶了媳妇而且生产了小孩，都种地或者作事去了。

“那个小学校呢？”

高贤想起在那里消磨了整个童年的所在，那里是明亮愉快的，不像这个教堂的黝黑和破旧。

“烧了……”

一直在旁边沉默着的许树谔说。他很痛苦，因为他也爱着那个地方。

“全部烧掉了，学役王俊烧死在教室里……”他低声的说，像怕扰害了别人，“他想把学校由火里救出来，可是他就死在火里。……他在那个学校里有二十二年，由那个学校修盖起来一直到它烧掉，他死得很好，那儿就是他的家。”他向牧师宋君荣说：

“他不是可以安心的永远休息了吗？他并没有犯过什么罪，他也不欠别人的钱财和恩惠，而别人呢，也不欠他的……”

他说着咳嗽起来。

“你的身子不好么！”

他不安的答道：

“不是不好，只是有时候要咳嗽，这不要紧，只要一安静就可以好了……可是我永远不能安静，常常想些什么，乱七八糟，有许多是我不该想的，我如果可以不想就好了。”

他脸涨红起来，不知道是不是高贤也要耻笑他，捉弄他，他是一点反抗的力量也没有的。

大家对客人的到来不大感兴趣，因为高贤没有带给他们可以兴奋或辩论的消息，而且高贤也不参加他们的辩论，于是屋子里就安静下来，马桐一个人在念报纸上的社会新闻。

“你没有在外边作点什么事由么？”

王世忠向高贤说：

“这时候人们都可以发财，只要有事作或者有地种，我们这儿这一群是没有事作也没有地种，……只有别人买卖粮食的时候才剩给我们一点薪水，就好像收割庄稼的时候剩下一点有土的棒子和高粱给猪吃一样……然而我们却要教育别人的子女……”

他自己嘲笑着他自己，一点不留情面的说：

“是猪值钱，还是教员值钱呢？”

这个小镇甸上的儿童都交给在这些教育者的手里，高贤心里恐惧而且困惑的想着，他们要造就出一些什么人材呢？这不是很悲哀的么？

他出来向教室走去。

孩子们叫着，争吵着，在墙上和书上画着一些只有他们自己了解的图画，也有的在唱着，用粉笔头互相投掷着。

“这和我们都一样呢，”他想，“小时候都是如此，孩子们并没有改变，只是衣服更褴褛一点了，和叫花子一样了。”

他的出现惊扰了孩子们的世界，有几个学生赶快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不愿意让孩子们停止他们的游戏，他只在门口向里面望一望，他就走开了。

这时候王世忠追上了他，悄悄的告诉他说，明后天县里视学员要来视察，校董想请请客，县里到现在还不给学校经费呢。他请高贤来陪陪，他说：

“你看不见我们这儿的教员么？都是这种样子的，那一个能向生人说两句话呀……这还像个学校吗？这是个锅伙罢！”

他自言自语的说：

“视学员是谁呢？不认识的这么一个人，一个没有听见说过的人……”

十二

这几日高贤的精神很坏，他自己和他自己战斗着，困惑而且痛苦，他整个陷入于一种迷乱的状态之中，如夜行人在山中迷失了路径。

“人类是一种复杂的动物呢，”他想，他把自己关在潮湿而且阴暗的堆放农具的屋子里，他把这屋子当作寝室在精神上也是造成不安和痛苦的一个原因，苍蝇和蚊子四周飞舞着，哼哼着，可以休息的地方只有靠窗的土炕，他能够铺在上面的东西很少，一条多土而且破旧了的毡子，一片布单，在炕头又横置着存贮着麦种的口袋。

女人把包袱挂在耒把上，这个笨重的家伙占了这屋子的一半，那木脚上还沾有田地里的泥土。他把手巾、旅行袋和小儿的衣裤都堆在这巨人的身上，如圣诞节松树上挂着的礼物，犁躺在屋角，铁犁片在闪闪的发光。

冯婉英整天在厨房里作饭和刷洗碗筷，这是个拙笨的女人，她作事迟缓而且粗心，过一会就坐在院子里晒的棒子上看孩子搬运棒子苞皮和捡取棒子穗丝子的游戏，所以她整天没有空闲的时间，她抗议她作的事情太多了，应当雇一个厨子。

“你知道现在家庭的情况么？”

高贤愤怒的喊叫着：

“我们已经没有钱了呀！这不是前几年可以养你当少奶奶呀！”

他憎恶的诅咒着这个女人：

“你为什么 not 嫁给城市里的阔少呀？他们有汽车给你坐，而且可以去看戏呢！”

可是过了一会他又想：

“一个人究竟应当作多少工作呢？我们的工作永远作不完，而且永远拿不到报酬。”

他不知道他是失望还是在思想上又有了什么变化，总而言之他感觉到在他临离开天津所孕育的喜悦，对于他的家和田地的种种抱负，现在都已经逐渐淡漠而且疏远了。原野的田禾对他仍有魅力，他嗅着庄稼的香气仍旧是愉快而且满足的。然而在心灵的深处他是有着悲哀，或者说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忧愁，这是一种缺陷，如无名的猛兽或毒蛇在这个灵魂上噬咬了一口，它时时发着隐痛，而且时时使他不安、焦躁、烦闷和痛苦。

高五爷仍然是匆忙的奔走在他的田地里，他不多说话，也不叹息，在他寂寞的时候便带着又贤——他的重孙的名字——到菜园子里去，采取毛豆和嗜甜柄^①，他向那个孩子讲述当初栽种那些果树的经过和位置，现在都没有了，只还有两棵葡萄树，因为没有搭架便没有结实。

“明年我给你搭高高的架子，这时候就可以吃葡萄了。”他折断着葡萄的藤，一边说，“不过要尝了才知道，因为有的也不甜。”

“这葡萄比你还大哩，第一年结果的时候你还没有生产，可是现在你已经五岁了呀！”

孩子不明白他的话，在菜园子里跑着，拔取马迹菜^②塞在衣袋里，他常常跟他的二祖母来拔这样的野菜，冬天可以蒸包子吃。他很快的便记住了这些植物的名字，马迹菜，白菜，茄子，棉花和萝卜。

高五爷一点不向人抱怨，他永远工作着，一刻不放松他的田产，应该种萝卜了，或是应该收拾留麦地，他不会遗漏或者疏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老人，他和田地一块生长了六十年。

“你不用上学了。”他向在咬着“甜柄”的孩子说，“上学没有用处，

① 玉蜀黍和高粱的茎，有时是很甜的，和甘蔗一样。

② 就是长寿菜。

你爷不会种地，你爹也不会种地……这地交给谁呢？你长大了种地罢……你可以买五个牲口，你喜欢马吗？”

“我们有牛，”孩子说，“老祖，你听说过牛叫么？我听见牛叫唤了……”

高五爷愉快的爱抚着他的孩子，只有在这样的時候他才是最喜欢的。他坐在谷子楷上，太阳晒着他温暖而且舒适，他抚摸着孩子的头发。

“牛是有用的牲口，”他说，“没有脾气并且肯为人作活……只是太慢，走起来一步一步的……马比牛好，力气也大，可是有脾气，马会发脾气踢人呢。……牛呢，比马便宜，那时候马才二三百块钱，可是现在牛也卖一千多块钱……”

“老祖！我要大马！”

孩子撒娇的躺在高五爷身上，他把“甜柄”分给老人一块，这是很大量的。

“我给你买呀！”高五爷微笑着说，“我一定给你买，你等几年过好了的时候……我们的地收了庄稼，我就给你买马，买车，还收拾咱们的房子。……那时候咱们的房子很好呢，院子里有花有草，可是现在都完了，没有了。”

老人唠叨着说：

“你不用上学了，那时候就光在家里种地罢！你可以收好些粮食呢。”

“我要上学！”

孩子在他身上跳起来，高声的叫道：

“我上幼稚园，我姑姑说的，我今年五岁，我六岁的时候就可以上幼稚园了。”

“老祖，”他拉着高五爷的手，“我姑姑给我作了一个小书包呢，……我拿着书包上学去……”

这孩子用着一种古怪的调子唱道：

我是一个好学生
天天上课来用功
妈妈见了眯眯笑
爸爸说我是个鬼灵精

他装着小學生的样子，来回的走着。又过来搂着老祖的胳膊。问道：

“老祖，你知道幼稚园在那儿吗？……你不知道罢！幼稚园在户部街，户部街你知道吗？”

他颇为自负的说：

“老祖，你认得户部街么？我认得户部街。”

“户部街和幼稚园都没有粮食。”

老人把孩子当成一个大人似的对他议论着：

“哪儿也没有粮食，只有种地才有粮食……种棒子就收棒子，种高粱就收高粱，……你爷给你买煮玉米吃么？”

“没有。”孩子回答说，“他只给我买包子吃。”

“因为那儿煮玉米太贵了，所以他不给你买……可是你自己种地你吃煮玉米罢，你可以天天吃煮玉米……”

孩子对这样的谈话渐渐不太感兴趣，就跑到一旁拔草去了，他一边叫着一边用一根绳子把草捆起来。

高五爷出神的躺在谷草上，他有一点疲乏，在焦灼的太阳里晒着，四肢都是柔柔的。他看着他的财产，那高粱就可以收割了，棒子已经收割完了，明天要催短工把棒子楷砍下来运到场里去。今年的豆子收成也很好，只是晚了一点，不知道能不能赶上好行情。栽种的白菜和萝卜，也可以卖到好价钱，无论怎么说，今年冬天和明年春天的粮食总算够自己吃的了，秋末种上小麦，看秋里用水这么勤，明年必又是一注好麦子。麦子多贪一点，如果丰收，明年秋天就好了，债可以还清，也可以再置备一点家具，雇个工把房子收拾收拾……唉！他叹息着，把这个家已经没到什么样子啊？

他看看天，天是明净的，万里无云，蓝色的天空覆盖着大地，便一切都寄托，有所依归，原野的远方，也和天融为一体，成为完全的东西；堤岸伸长出去，蜿蜒着，僵卧着，一直展开到为人的视力所不能及到的处所，在那里，它便被大地吞噬，成为绿色的、浑然的一片。

在这大地的怀抱里，高五爷觉得他又年轻了，他的灵魂重又返复于青年的时代。那时候，大地永无变更，永远是肥沃而且醇厚的，他想起他的家是怎样的富裕起来，他怎样在这个小镇甸上取得了绅士的地位，而又怎样的把家业毁害到现在的样子。

真是一场梦啊！

这梦不知要作到何日何时，也不知道要作成什么样子，是一个吉祥的征兆呢？还是一场噩梦？谁也不知道，这是人类自己无法知道的事。高五爷的思绪逐渐统一，他要担起这副担子来，他一定要这么作，他要在这田地里种植粮食，因为他是这个家庭的主人，而且这一家人都向他要吃的呢。

他忽然想起那些老朋友，他当绅士的时候每天和他坐在一块的老朋友们，世事的变化真是快呵！他们都怎么样了？胖子王佐才在天津开了布庄，很赚了一笔钱，成为了不得的人物了。杨家也全家搬到天津去，作着五金的买卖。而岳国栋却死在船上。在他想离开这个小镇甸的时候，岳四奶奶还和他争论，可是他已经死了，僵卧在船上了。他的六个儿子又把他搬回来，像运一件货物似的搬回来。——这就是一生。

谁还在这里呢？只还有席店老板刘忠，他因为要卖席，一定要住在这里，无论怎样也得住在这里。一只手的黄道生仍旧开着他的医院，他为队上的弟兄们医治着枪伤。书手杨晋福发财了，居然也买了地，置了房屋，甚至连李昇也有了一个家，他们都有了家，唉！……

想到这里，高五爷就不愿意再想，他简直是不敢多想杨晋福和李昇这类人物的事，因为他觉得这是一种压迫，一种敌对的压迫。

他忽然有了一种奇怪的想头，他感觉出来，他已经老了，而且就

要死了。他就要和这一切告别。

高五爷把孩子带回家里的时候,遇见高贤。他忽然想起来问道:

“你到学堂去了么?”

“我去看了看……”

青年人回答:

“我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们了。”

高五爷认真的说:

“以后不要到那里去,那不是个好地方……我们好好的种地罢!哪里也不用去,去看看菜园子……”

他低声的说:

“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怕有人算计我们呢!”

十三

夜里没有人点灯,因为缺乏煤油,而菜油的价钱也很贵。农民们当天刚刚将黑就睡了,只有些小伙子还愿意在晚凉里摸黑谈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荒唐话,用力的拍着蚊子,并且互相的调笑着。

高贤在都市里养成了迟睡的习惯,他躺下之后很久不能入梦,秋天的蚊子哼哼着示威,且随时叮着人们的大腿,他穿了衣服,偷偷的走出去。

正是阴历月中的时候,月色很好,夜很静,人们疲乏了,休息了,休养精力以便明日继续到田野里劳动。乡村三年以来杀尽了狗,到处都没有声音,如果不是偶然可以听到城围子城门口的队上的兵们换岗招呼的声音,和一些青年的嘻笑声,几乎可以被人忽视了这个小镇甸的存在。

高贤溜出来,想找赵锦第去谈谈,从那一天他和赵锦第分别,就

总想能够见到他再听到一点别的话，就是无关重要的话也好，他觉得赵锦第有一种力量吸引着他，他诚朴、结实，不妄想，不是英雄然而也不是消极者，他是大地的儿子，他同时具备了土块的醇厚和草原的泼刺。他是个硬硬朗朗生长在田地里的。

高贤叫了门，开门的是赵秀。

“你们还没睡觉么？”

他说着一边走进院子里来，赵家的院子是很狭小的，他们只有三间房屋，然而也在院子里种了丝瓜和窝瓜，瓜架搭着和房子一样高，遮蔽了半个院子，在月光里，可以照见巧妙的悬在半空中的硕大的窝瓜和伸长的丝瓜。

“我当是谁呢？却原来是高大哥。”

赵秀说着边给他一个短凳，他坐在月光里，看见赵秀是很美的。如果女人有七分颜色，有月亮的时候，就有十分颜色了。

“你们还没有睡觉呀！”

“我妈睡了。”赵秀害羞的说，她不肯坐在凳子上，因为她不知道这个男人夜里来作什么。她悄悄的说：

“我很喜欢月亮，我总愿意在夜里和月亮坐一会呢，这心里总好像有什么东西淤塞着似的，如果坐在月亮底下，看看天，就好了，就能够呼吸了……”

“锦第呢？”

“他在场里，谷子没有轧完，他在场里过夜，”赵秀回答说，“他已经在场里呆了五天了，谷子晒不干，总也轧不好。”

“唔，我以为他在家里，”高贤说，“我想看看他，可是他白天忙的那个样子。一点工夫也没有……”

他想走开这里，然而一种什么力量使他不忍站起来，他想他也许不是来找赵锦第，而是另外为了某种目的才到赵家来的，而且他突然觉得，就是要想找了谈谈的也不是赵锦第，而是赵秀。

一种人类的本能，没有人能够用知识或理论解释这种奇怪的生

活现象,不论是生物学家、心理学家或是哲学家;赵秀存在于高贤心上的地位,从第一日在田地里见面就已经是很高的了。高贤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女子在他的印象里会如此的深刻,这不过是一个农村里的普通女子,她没有受过学校的教育,是一个文盲,也没有好的绅士们所需要的闺阁的教养,她只有一身粗破的乡下的衣服,布作的鞋,已经有窟窿用布补上了。而且她并没有修饰;华贵的首饰,脂粉和香料,她没有见过,并且没有想过。她完全是田野的一朵小花,没有浓郁的香气和感人的颜色,仅止是这样的罢!他想。

可是他觉得他已经在爱着这个女子了。爱着这个漂亮的女人有着一个优美的灵魂。她的富于弹性的皮肤引诱着他,她的动作、声音、言语,都是自然的、坦白的、真实的,因为她是大地亲生的女儿的原故。他想,他受了诱惑也许是因为这个原故。城市里也许有更漂亮和更娇媚的女人,然而如果立在一起比较起来,她们便不值一块破布。因为,她们是做作的、假装的,那些高贵的样子和华丽的外衣,正包着一个卑鄙的灵魂,她们的高傲不过是虚荣心和希望别人尊敬的原故,她们不知道她们自己的真价值,其实把那些高价的首饰、衣料,化妆品都投资在母猪身上,母猪一定也可以扮成一个美女。——高贤这样的想着,他出神的望着赵秀,赵秀在月光之下显得更加美丽和安静,如一个成功的艺术家所造作的一件完美的艺术品——石膏的塑像或是青铜的雕像。

灵魂,一个伟大的内在的灵魂,这个女人确是具有了,他想,所以她是出色的美丽。

两个人沉默着,月亮照着他们,谁也没有话可说。

秋天的夜风是愉快的,它有一点凉,吹着人们清爽而且舒适。赵秀慢慢的坐在高贤的旁边,她始终在看着天空,月亮的光辉照得它附近的星星都失色而隐蔽了。

现在高贤已经不想再走开,他甚至不愿意走开,即便一直坐这么一夜。

过了半晌，赵秀低声的说：

“高大哥，你不笑我么？我常常想些奇怪的事……你瞧这月亮多亮呀！在别的地方，不会也有人坐在院子里看月亮，和我们一样么？……你说呢？”

他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里，仿佛有点轻飘飘的，她接着说：

“别处的人也像我们一样么？要整天劳苦的种地，可是又要付出多一半的花销，老是不够呢，买了种子就没有粮过冬了，不卖粮又没有钱买种子，老是这样，没有一年不是这样……我二哥快累死了。”

高贤不知道要怎样回答他，他想不起应该说什么话来，他只不时地偷看赵秀的脸，在那大眼睛里有一对月亮，完全是一样明洁的。

“我大哥是个古怪人，”她喃喃的说道，“他忽然想起来要到外边去了，他说。”

“——我到各家去看看去，瞧瞧他们和我们一样不一样，是不是也像我们似的这么黑天白日的过苦日子。”

“他去了。出去了四年，只带回一个铁勺子来，他说外边只有王麻子的铁勺子好，别的什么也不好，没有一点好东西，可是王麻子的铁勺子真是又灵便又结实——你说这不是好笑的事么？”

她问着高贤道：

“可是我们要一把铁勺子有什么用处呢？又不轻易炒菜吃，我大哥就是这么个怪人。……他说这一辈子永远不离艾子口了，你说外边真是这样么？一点好的地方也没有么？”她的语调像什么金属乐器的声音，清脆而且委婉，她怀疑的说：

“我想不会呢，我没有见过有别的人上我们这儿来，我也是爱我的家，这儿都熟了，我认识这个镇甸上所有的人，并且知道他们的家里怎样，如果到外边我就谁也不认识。……我爱着我的家，可是别人一定也爱着别人的家呢，不是一样的吗？别人的家未必比我们的坏罢！”

高贤惊讶的听着这个女人的想法的奇妙，他想这个女子的心灵

一定是深邃而细腻的。

赵秀接着说：

“我二哥反对大哥，他们两个脾气总也合不来。二哥不愿意大哥在你家里工作呢，二哥说：——自己不是有地吗？给人做活到什么时候也是长工，高五爷收的高粱并不许你拿走他一袋。”

“可是大哥一点也不着恼，他说和高五爷在一块过了二十年了，脾气投合，自己的地一个人就够种的了，两个人种收了还不够吃的，他劝二哥积钱买头牛，再租十亩八亩地，可以多收成一点，他说他不娶媳妇了，可是一定叫二哥娶……”

“有些人不是很厌恶女人吗？”

她害羞的说：

“女人种地永远不如男人们呢，一会儿就累了，不能够干活了……”

这个女人一定知道许多事，她一定常常要思想的，而且一定想得很多，高贤静静的听着她的述诉。

“二哥呢，有时愿意种地，有时又不愿意种地。他嫌地太少，花销又大，辛辛苦苦一年，除了吃的就不够花销，拿了花销又不够吃的。他说要当兵去，或者下卫作工去。……在这里什么也没有，甚至也看不见，整天和谷子高粱在一块……他不爱牛呢，他因为妈老了，走了没有人管，所以就整天咒念妈妈。……可是他们没有管我，大哥二哥都不管我，连妈也不管我……我有被人厌恶的地方吗？我会种地呢……”

停了半日，她像作梦似的说道：

“高大哥！我知道得太少呀！我什么也不知道，我要是识字会念书就好了，书上一定写着许多事，可是我不认识。”

高贤在月光里可以看见她的脸红着，她讷讷的说：

“你们在外边上学真是有福呀！听说大妹妹和三妹妹都上学了，她们真是修来的呀！我就没有这样的福气……”她像一个孩子似的说

道：“我可以跟你学字么？高大哥，冬天的时候你要不走你费心教给我认字罢！我一定用心的学呢，这么大上学堂再学字人家笑话我的，”她央求道，“高大哥你肯教我吗？你不会笑话我罢！”

她停了一会，轻轻的又说道：

“我真想到各处去看看呢！可是我是个女的……我愿意知道知道别处是什么样的呀！”

她无告的忧愁的叹息起来。

“这个女人的心灵真是可爱的，”高贤想，“她自己还不知道她的可爱和美丽罢！”

“你为什么不理我呢？”

赵秀发现了高贤很少作声，她羞愧的问道：

“你讨厌我么？因为我无知无识么？……我是个乡下人……”

她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很喜欢你呢。”高贤握着她的手，她突然遇到这样的事情非常惊吓，挣扎着要躲开却抽不出她的手来，于是也就安静下来，被高贤紧紧的握着，抚摸着。

“我很喜欢听你谈话，”高贤说，“你说的很有道理呢，这世界很大很大，并不只是我们这一个小镇甸，我教给你念书吧！秀妹，你是很美丽的呢！”

赵秀心跳着，怕着这个男人，可是又愿意把身子紧靠着他，男人的体热是温暖的，她愉快的把灵魂都交付在这个青年的手里。

“二哥和我说过你，”赵秀说，“他说你是这镇上最有希望的一个人，他没有想到你回家种地来了，他说，你如果没有这些地，你一定可以作出点什么事情来了……他厌恶了他的地了……他说他不愿意再当牛，他要当一个马了。”

赵秀依偎在高贤的怀里问道：

“你为什么回来呀！你不是可以在天津念书么！”

“我念书有什么用呢？”高贤说。可是他立刻想起来这样的意思这

个女人未必能明白的,他就痛苦的看着月亮,他自己的思想战斗着,打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

瓜架下有秋虫在叫,月亮的颜色更是皎洁了。

赵秀突然站起来,拉着高贤说:

“天晚了,你走罢,人们知道了不好呢,我二哥没有在家……”

当他临走的时候,赵秀的有力的大手推着他,挽着他,嘲笑的说道:

“赶紧回去罢,晚了的时候,我大嫂要问你呢。”

她于是又放低了声音:

“你可不要说是在这里……我不愿意叫大嫂知道……”

秋夜的风是凉的。

十四

今年的秋天到处丰收,是十足的好年月。高粱、谷子、棒子、豆子,没有一宗不是成实而且丰满的。农民喜悦的感激着大地,集上的商人活跃起来,小镇甸上又逐渐恢复了生气。肉铺子开了张,卖着猪肉和羊肉,杂货店添了烧酒和真正的小磨香油,人们在去静海县的公路上,往返的奔跑着,由天津运来农民急需的盐、火柴、棉线、种小麦用的杀虫粉、小量的布匹和砂糖。

债主也在四乡活动,背着“钱叉子”^①催账的人也在各村出现了,“新集”的小枣也运来了,而且每个市集都有牲口贩子和卖估衣的人来赶集,连吴九龄的父亲也作了几笔好买卖,农民和商人都在大胆的吃着油条,不再打听油条的价钱。

① 一种布袋。

粮食开始集中到这个小镇甸上来，许多田主急切的盼望赶紧换掉现钱以应他们的急需，购买麦种，交纳花销，和购置他们所必需的用具。接着就是八月节，在过阴历年之前唯一的清算账目和买卖交易的大关口。过节之后，农民便闲下来。地主顶多也只要长工整理一些杂务。外乡的短工开始回乡，这小镇甸就要准备冬眠。在冬天的时候，除掉好门牌的浪当人，谁也不愿意出他的房门一步。

可是粮食的价钱却不见上涨，比头秋跌落了三分之一，而且大量收买的商人很少，只是利用自行车沿铁路线向天津之类的都市贩运粮食的小贩，买二百斤或三百斤的数目，他们又不买高粱和棒子。可以卖掉一点的是小米，行情始终在二百元左右浮游，于是有些大量的粮食就贱下来，花销钱逼得很紧，农民们焦急的期待着，为什么今年没有收粮食的老客呢？我们总是要还账的呀！人们纷纷议论，集上散布着各种各样的谣言，到后来大家都失望的抱怨起来了，而且叹息起年月的特别来了。

“真没有见过这样的年月，”一个农民在镇上吼叫着，“没有人要买我的棒子么！”

跛子每天到高家来要花销，一见着高五爷就唠唠不休。述说着当差的苦处和抱怨高五爷故意不拿钱让他来回跑路。

“我让你一趟一趟跑来吗？”

高五爷气急的和跛子争吵着，“我粮食要卖到现钱，我当时就把花销交清。”

“要不然你到天津去一趟，”高五爷向高贤说，“让你爸爸再想法借一笔……粮食不会不涨钱，现在这样子，一定会落下来，……如果留到明年春天再卖的时候，可以多卖一点。”

高贤想着这个事情，他像个老年人似的计算着。

“多少呢？”

“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呀！”他大叫起来了，“那三百块钱也还是出三分利钱

借来的，……在天津到哪儿去借五千块钱，我们要是能借到五千块钱就不用回家种地来了，天津的家里吃粮食还等着由乡下运去，一个富裕的钱都没有呀！”

高五爷比高贤更明白家里的情形，他懊丧的坐在棒子口袋上，一把一把掏着珠子似的棒子颗粒，棒子是光亮而坚大的，十分的好成色。

“唉！没有容易事情。”

高五爷叹息着，数着口袋的个数，计算着，分配着，把每个口袋的棒子比较着。

在街上高贤遇见王世忠，王先生一把拉住他，亲切的说：

“你为什么没有来呢？那一天等了你好久，县里的视学员来了，连校董也盼你去陪客，……我派老刘一顿好找，你上那儿去了？”

“我下地去看庄稼。”

高贤推托了这个不愉快的会晤，他不愿意去作这样的招待，他看见校董说什么话呢，校董早就访问着他，审察着他，估计他是不是可以拿出一点钱来。

“我和你有点话说，”王世忠把高贤拉到僻静所在，悄悄的问道：

“人们都在传言你们今年收成好，可是花销又不拿，校董——”他始终是把镇长叫作校董，“——要问是为什么呢？你家又是大户，这事情要是闹起来免不了麻烦，……我是好说歹说，你爹和我有交情……”他热心的说道：

“你也该替你爷想想办法呀！他那大的岁数了，现在还比往年吗？弄到局子里去……不比年轻的，受气也受不了呗！”

“是因为粮食卖不了，你看看集上那有买粮食的，”高贤解释着，他忽然明白了为什么王先生竟然有了这样的好心，于是便半是认真半是嘲笑的说：

“王先生给想想办法看罢，和镇长又是熟人，我家和王先生是老世交，王先生还会不替我家说说好话吗？”

王先生十足的露着阴谋家的脸相，这人无时不想找一点意外的便宜，他没有田地，廿多年来便依靠着他的嘴生活，用他的嘴南征北战，而且和每个有权势的勾结，作他们的说客。

“校董在开一个酒厂，”他秘密的说，“正在收买高粱呢……而且也收买棒子。”

他把嘴唇凑在高贤的耳朵边：

“这事情他不愿意被别人知道，要不然，行情就要涨上去了。而且司令也要作这个买卖，他们不太对付呢。”他把声音更加放低了一点，“司令要征发粮食，校董说：这不行呀！县里也没有命令，镇上每月有每月的给养……这几天不稳当呢，校董早把县里的队伍安排好了，司令不听话就接县里的队伍，谁来镇上不是拿花销……视学员不是来了么，这么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他很满意于他引用了这样的典故。

“视学员是来作什么？我们这个小学还值得视察么？他是来看看这里的情形，只要校董一句话，县里的队伍马上开过来，三七二十一，机关枪波波波波，这个司令呀那个司令呀，交枪大吉……那时候就是咱们的天下，我不是说么……”

他拉着高贤的袖子：

“他们都想抢这点粮食，而且谁也不肯出大价钱，孙庞斗智，你看这出戏吧，有好的……司令不许老客收粮食，外人谁也不知道，我是听校董说的，为什么，他要收呀！他要赚钱呀！”王先生愤懑的叫道：

“这不是使我们没有法子活着了么，他是个外乡人，校董呢，总是本乡本土的，校董想了个办法，他可以借钱，拿粮食借钱。虽然价钱稍微小一点，可是总可以通融，有好几家都把粮食抵押了，我经手办的。”他自负的说：

“你和五爷商量商量也押了罢，反正早晚不是得出手，早卖了晚不卖，你家里也吃不了那么多棒子呀！哈哈！”他得意的大笑着，这时候他是完全不怕别人偷听了。他拍着高贤的肩膀，亲切而且体贴。

等不到青年人有什么话说,他又威喝道:

“要办还是早一点好,等有了变故,就来不及了,这年头,谁知道明天怎么样,过了今天就不知道明天,你想想,司令要是一统制,他自己定出官价来,所有的粮食都由他买,你想想,不也得卖给他吗!他自己就是法律,谁也管不了他,连阎王爷都管不了他。……这年头也是司令太多了,到处都是司令,东也司令西也司令……他们是谁的司令呢?谁也不知道……而且,”他补充道,“听说镇上对不交花销的人,也要办制呢,反正现在有地的手里都有粮食,要是粮食一充公,可也是损失,……那时候还能按行市算么!”

他问高贤道:

“你说是不是呢?”

高贤很快就清楚了这许多内幕,王先生毕竟是个饶舌的,他自己完全暴露了这个小镇甸上的一切阴谋和策划,而且也说明白了自己的立场。高贤早就料到会有这样的一天,他不敢和那一些管公事的人们接触,是怕把他也卷入漩涡,他们会给他个名义,逼着他要钱,他没有想到,如今却也是一样,他是个地主而且他收获了粮食。

别人呢,是准备用这样的机会来变成一个地主,以便将来可以收获粮食。他为这种突然得到的结论不觉好笑起来。在火车上见到的那些褴褛的忠厚的农民的面孔,在公路上遇到的强盗的刚毅的粗蛮的态度,一下子都拥进他的脑子里来。甚至连死掉了的吴九龄,小学校那一群无耻的教员,赵锦第和赵秀,以及长工赵钟第,一个个一齐在他的脑子里跳舞、翻跃,痛苦着他并且撕碎着他的神经。他在不能躲避的境遇里,自然的安定下来,没有再比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而更为容易镇静和决断的事了。他微笑的感谢了王先生的好意,问道:

“给个什么价钱呢?”

“比行情自然小,”王先生这时候是很抱歉的,他几乎也不满意镇长这种手腕,他诅咒道:

“真不是像你爹那一伙管公事的一样了，你看看吧，处处都弄钱，没有地方不弄钱……”他接着说：

“比行情大概少着五十块钱光景，只收高粱和棒子，不要小米、豆子，而且成色……”

“就费心给办一办罢！”

高贤不耐烦的说：

“都看王先生的照顾了，我们是老世交嘞！”

于是两个人就彼此会心的大笑起来。

十五

吃饭的时候，高贤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给祖父，他怕老人生气，委婉的述诉着，而且说明着镇上的情势，和彼此利害的关系。

“我们住在这儿就没有法子呗！”他说道，“任谁都有权利，而我们没有权利……”

高五爷热心的喝着棒子米粥，听完了高贤的报告，不由得气愤的大叫起来：

“还有王法么！”他喊道，“他们想要怎样就怎样呀！这还不够么！他们还不满足么！我们什么都完了！都没有了，可是他们盖了房子置了地，莫非他们还要把人们逼死吗？”

他高声喊叫着，比打架还利害的样子，脸红红的，在额角上流着汗珠子。

“我们是没有活路了呀……他们比强盗还利害么！他们不如把这些土地拿走，而把我们一块儿枪毙……这样他们不是更可以发财么！更可以发财么！狗杂种……”

老人被激怒起来了，他在厨房里跳着，嘶叫着，而且绝望的张着

手,又用力痛苦的抓着他的头发。人们没有法子劝阻他使他安静一点,大家慌乱的央告他平平气,请求他不要着急,事情慢慢的商量,或者另想别的办法。

“这是生气的事情么!”他怒叫道,“你们不知道这一颗一颗粮食是怎么来的呀!……这是我的血我的汗!我愿意着急么!……那些狗杂种在抢我呀!他们就是土匪,什么司令,什么镇长,都是他妈的强盗呀!”

他拍着桌子:

“他们那一个没有绑过票!那一个没有杀过人……那一个没有干过奸淫掠夺,……他们那一本账存在我的肚子里……我会和他们算账的,我死了到阎王爷那儿也会跟他们算账的……我能饶他们么!我死了也不饶他们呀!”

他痛苦的抓着胸口,急躁的向每个人怒吼着:

“你们看看,我由春天到今日,六十多的老头子了,容易么!容易么!……刚刚收了这么点粮食,就一步也不放开你呀!我早就知道他们在怎么安排,他们是串通好了的……我是个傻子么!”

他由口袋里把一把账单掏出来,抛在地上,他指着这一束白纸吼叫道:

“你们看看罢!看看罢!他们要我们多少钱!他们要我们的命呀!……一万八千块!一万八千块!一万八千块!”他握着拳头喊道,“我们一共收了多少粮食,我们的粮食是怎么来的呢?是我头子的血浇出来的,那颗粮食上没有我老头子的汗!一万八千块,他们不如枪毙了我,我三个月就要出一万八千块钱的花销,他们拿这钱去作什么呀!他们抽白面娶姨太太去了,他们海乐去了,他们买了地盖了房子了,可是这是我的钱呀!我辛辛苦苦一年,和头老牛一样,他们连口水都不让我喝,我和头老牛一样……”

这种失常的样子吓坏了所有的人,高五爷从来没有这样的喊叫过,他永远的是慢吞吞的,把一切事情用他的精力应付着,将就着,马

虎着，一直到能够敷衍了为止。人们没有看见过他这么哭号而且跳嚷。老二家的和冯婉英扶着他，不使他跌倒在地上，高贤无告的奔跑着，想着镇静这个老人的神经的有效的办法，又贤吓得大哭起来，孩子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人们打仗呢还是为什么，他害怕的抱着高五爷的大腿，哀告的撕着老祖的衣裳。

高五爷发泄完了他的怒气，他如一个放了气的气球，慢慢的瘪下来而且安静下来了。他像一个被人欺侮了的孩子似的委屈的呻吟着，疲乏的坐在椅子上。高贤倒给他一杯白水，他的脸渐渐的又恢复了那种年老的黝黑和苍白，他四肢无力，如刚刚生过一场大病。

大家小心的侍奉着他，安慰着他，并且谨慎着在他的周围，不再使任何语言和动作刺恼了他。

不久，他恢复了平常的样子，看着家族的为他的苦恼而焦急的神气，他抱歉的收敛着自己的感情，使这匹怒奔的野马仍旧和往日一样，迂缓的散步着，踱着，微笑着。

他抚摸着孩子又贤的头发说：

“到你种地的时候就遇不上这些强盗了，他们活不了多长的寿命，……他们得不到好死好报，”他爱抚着孩子，拦着孩子的手，“……我们饶恕他们，老天爷不饶恕他们……”

这时候他忽然又愿意让这孩子去上学了，他的思想在各个范畴里起伏着，找寻着惩治这些恶人，和报复他们的方法，他想着将来有一天孩子有地位和力量的时候可以出这口恶气，他自小就被这口恶气压着，迫害着，一直到他胡子苍白了的时候，他永远感受着压迫，所有的势力给他的压迫。他想着到他的曾孙种这些田地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的享受大地的给与，可以没有这些强盗，而且有力量足够应付这些强盗和骗子们。

孩子躺在他的怀里，看着这些人们不再发狂和号叫，他莫名其妙的望着每一个人。

高五爷回忆着他这一年所遭遇到的一切不幸和不愉快的事件，

真是在怎样的生活着呀。

“我没有死掉。你想想看,这不是很便宜的事么!”

他向高贤说:

“我如果像你爹那样的身体,恐怕早就死了,我为这点地土你想想是费了多少精力呀!”

“有一天,”他说,“我上十五里堡看庄稼去了,那儿有我们的高粱,离家十五里地,……我老了,走得很慢,走三四里又得憩一会儿,到了那里已经过午,可是天阴了,要下雨的样子。”

他讲着这一次的薄命,低声的说:

“庄稼很好,很茂盛,应该雇两三个人打打叶子。我计算一定要几个人才合适,我没有敢多休息,因为天阴的很利害,也许雨就要来了,我口又渴,而且疲倦,只在那地里呆了一会,我赶着往回里走……”

他停了一停。

“可是没有多远……还不到一里地,雨就下起来,我想这可糟了,没有躲雨的地方,我穿的衣服又少,……早晨天很闷热,我岁数老了,如果是暴风暴雨,我非死在野地里不可,……我惧怕着,腿就发起软来,雨打在我脸上,很冷,雨不太大,可是不一会我浑身就湿了,也许还没有全湿而是我觉得湿透了。……这时候,我浑身一点力气没有了,只剩了打冷战,我不知道我还在走还是没有走,冷气一直凉到心里,我好像浸在水里,牙齿碰击着,我抖着,可是我还算有力量,我一直支持着,挣扎着……”

高贤痛苦的看着他,好像他这时候也还在那雨淋之中,他听着祖父说道:

“一切都是命呀!这时候却有一辆车经过这里,被雨赶回来的,我不认得那个把式,可是我想他是艾子口的车,我那时候还能勉强说话,我说是艾子口的车么?行行好把我带走吧,我要冻死了。……其实无论是那里的车也得跟走,不然就完了……并不用多久。”

“——上来罢!走罢!”

“牲口也是湿的，把式和跟车的^①也是浑身精湿的，谁也不说话，在雨水里走着走着……我觉得这个路很长，没完没了，遇不见一个人也遇不见一个村子，好像比平时远了五倍或者十倍，慢慢我心里什么意念也没有了。在先还想家，想你们，想天津你们怎样生活，想又贤，想一切别的闲事。可是以后就什么也不再想，只想大概会冻死罢，甚至不能死在家里罢！……以后，好像就是这样的事情也不想……什么也不想，也不知道车要把我拉到那里去……就这么走着走着……”

“一直走到我们的场边，——我的心里还清醒，我知道得明明白白，我说，你们让我下去吧，我快到家了……那车往西去了，他们是西头的车。”

他接着说道：

“场里的窝铺里我找了半天才找着一个人，我曾经大声的喊叫过，可是没有人答应我，雨还在下着，一时大一时小，我浑身痉挛着，腿在抽筋，而且心里有点迷迷糊糊。我好容易看见一个人，是在避雨的短工，他的衣裳只湿了一半，在窝铺里坐着，我说：费费心你给我送个信去罢，我快要冻死了，我实在走不了啦。可是他说：我就是这么一身衣裳，我出去湿了怎么办呢？我也怕冷呀！——我没有法子，只好在窝铺里坐着，浑身抽缩成一个小团。我先还挣扎着叫唤了几声，以后就冻昏过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

他难过的想着那个时候的困苦，厨房里静静的，大家听着老人讲这个悲惨的故事。

“后来到底是有了救星，赵锦第在那边的窝铺里避雨，他也赶上这场雨了。他听见我的声音跑过来招呼了我，我已经不认识他而且什么也不知道了，他弄了些干草堆在我身上。跑回家来拿衣裳来了，我后来被他们抬回来，一直躺了一夜。”

^① 一种大车的组织，是有这样的两个人，把式（赶车的）和跟车的，跟车的只是副手，不能算二把式。

“可是我没有病呢，”他接着说，“一点也没有病，没有发热也没有感冒……你说这不是奇怪的事吗？我不是很容易就可以死掉了吗，如果赵锦第看不见我，或者我在洼里遇不上大车，我不是早就死了吗！”

他喃喃的说道：

“种这点田地真不容易呀！你看那一棵庄稼不是你亲手扶植起来的，唯一的愿望，平平安安的过日子，……可是那些狗杂种，”他又想起镇长和那些花销来，“他们不让你安心过日子，他们要剥你的皮，而且要使你破产，使你不能够生活……”

高贤在祖父面前羞愧的懊悔着，他很抱愧不能替代祖父去种田，使老人可以在家里安静的住些日子，老人的岁数已经够大而且所作的事情也已经够多了。

“只要有我这条老命，”祖父说，“我就要生长在田里，这一家子人吃什么呢？我们非在地里爬种粮食不可啊！我们是庄稼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要老天爷好收成，过几年，日子也就又好起来了。”

他的希望又燃烧起来了，他想着他一生和命运挣扎着，搏斗着，他还没有一次失败过，他有那样的精力和勇气。然而他想到那一些新绅士们对他的剥削，他不觉又吸了一口凉气。

“这时候那里还有王法！”他叹息的说，“我那一班人马都完了，都老了，而且也管不了现在的事，现在是什么事呢，当了绅士就可以发财……我那时候么，”他说：

“没有无缘无故的用过镇上一个小铜子呀！”

他亲热的抱着孩子又贤，孩子懂事的乖乖的被他爱抚着，他说：

“过年的时候我给你买一个小猪，宰宰给你炖肉吃，别人吃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吃自己呢……我给买啊买啊……”

“我吃猪耳朵！”孩子又贤贪婪的喊道，“我还要猪水泡，当皮球踢。”

“给你猪耳朵和猪水泡，”祖父愉快的说，“也给你猪肝和拆骨肉呢，你姑姑他们在天津可是什么也摸不到吃，她们那里没有呀！”

空气因为孩子的缘故而缓和了，又变得和平日一样的喜悦和愉快，这是一个孩子在家庭里的用处，也就是祖父祖母急着要娶儿媳妇或孙子媳妇的理由。大家喜欢着，谈笑着，一直到夜晚的时候。

高家把粮食押给镇长，并且由那里借得了钱开销了花销。王先生也得了一点好处，镇长给他赏钱，他又由高五爷这里拿到了点中人应有的报酬，他谦虚的推让着，当高五爷给他钱的时候，他说：

“五爷，我怎么好要你的钱呢，我是为钱才管这样的闲事么？我们有交情呀！”

他说着就把钱塞在小褂的口袋里，而且用别针别起来了。

十六

王世忠先生坐在校董王盛甫的家里，觉得他自己也并不完全是个渺小的人物。

他所以不能发迹，那完全是由于他的太太和他的命运的原故。他自己这样解释着。他痛恨着他的太太，殴打着她并且辱骂着她，而且不准那个女人哭泣和叫喊。

“都是让你妨的我，”他咒骂着女人说，“我这一辈子算完了，毁在你手里了！他妈的！”

于是他狠狠的又打了那女人一拳。

和这个小镇上所有别的公民一样，他相信在女人某一个应该生长毛发的地方如果例外却没有生长毛发的时候，那时于她的丈夫是不祥的，当结婚的第一夜他发现了女人的这个秘密，他就跳脚大骂起来：

“你是一个白虎呀！你要弄得我家破人亡！”

女人偷偷啼泣着，忍受着，王先生也不敢向任何人宣布这个秘

密,他们一直保守了几十年。

对于每一个绅士,王先生都尽了最大的恭敬和他的热诚,可是他竟没有一次能够得到一点好处。这一回他想,一定可以有点办法了,可以沾上一点什么了,他自己有一种预感,好像他的精神特别愉快似的,他和校董很是投缘。

“你买罢买罢!”他向镇长说,“不用出现钱呀,你把花销钱敛上来,在你这里存他两个月,于是粮食可以在你这里存放两个月,……两个月,我保你涨二成的价钱,这不是个明理。”他蛊惑着镇长:

“没有人不想卖粮食呢,都等着钱,你的花销再催得紧一点……只要紧一点,粮食在他们家里放着有什么用处,他们等着派人去没收么?”

王先生当着中人。他各处奔跑着,每个地主家里和上街卖粮食的农民的集上;买卖作得很好,他拿着镇长给他的回扣,而且又由卖主那里讨一笔赏钱,于是他有钱起来了,也吃起肉和小鸡子来了。

他穿着洋布大衫,在镇长的屋里有点发躁,镇长躺在床上抽大烟,一种特殊的气味在王先生的周围旋绕着,挥发着。镇长客气的让着他的功臣。

“王先生,你抽一口。”

“我不会呢?我没有这个福气,”他说,“我抽烟卷都头晕,……真是那个那个……”他呐呐的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

“王先生真是好人,”镇长夸奖说,“这是过家之道,规规矩矩,像我这个,有这个嗜好,没有法子,也老了,戒不了啦。”

镇长因为已经是绅士的原故,便处处学文雅,屋子里挂起字画,县知事给写的对联,还有一幅上海精印的美人图。镇长是个喜好女人的色男,他姘着女人,而且戏弄着她们。

“女人就是这个,”他指着烟膏和王先生说:

“你如果抽它的时候就有精神,如果不抽它就完了,你和病了一样,流鼻涕,流眼泪,不能睡觉。……可是你如果每天抽,就要上瘾,而

且就要把身子弄坏了。”

他很得意这个比喻恰当，哈哈大笑起来。

“高见高见，”王老师附和着，“镇长——”他以为这时候如果称呼校董的话便颇为那个，“——你真是，哈哈……”——这哈哈是最好的，它表示了一切的意思。

镇长愉快的吞咽着白色的烟雾，他几乎很少让那些带有香气的白烟由嘴和鼻孔里漏泄出来，他贪婪的，而且急促的吸食着，使屋子里充满了烟气。

“有一个女人，”镇长说，“一个姑娘……我那一天看见的，打听了打听原来是高五爷家长工的妹妹，叫什么，叫小秀……”——他闭着眼享受着抽足了大烟的人们的难得的快感。

“样子长得很好呢，很有点意思。”

他吞吞吐吐的说：“你弟妹岁数也不行了，不能作事——”他一共有三个太太“——没有一个能侍候我的……”

“……”

王老师看着他，如一个壁虎在望着一个苍蝇，他已经猜对了八分，于是就亲热而且放肆的拍着镇长的大腿说道：

“你不要打那样的念头呗，人家是黄花姑娘呢！”

“黄花姑娘！都说高贤半夜半夜呆在她家里，有好几个人看见了，这年月还有黄花姑娘……”

镇长被王先生猜对了心思，不觉大笑起来，他接着郑重的说：

“我是明媒正娶呢，又不是偷偷摸摸，……她家如果答应，我就好好待几座客，小孩子们都是好脸的，我不能委屈她，……两套衣裳两副首饰，给她妈二百块钱，这算对的起她了罢，只要来了不倒我的戈。”他愉快的呻吟着：“噯呀！我的小人呀！你想我不想我呀！”

“她不想你。”王先生他一定要把这件事看成了不起的严重，因为这样会对他有好处，他说道：

“艾子口的大姑娘可以装一火车，镇长干吗就瞧上这么个小丫

头,这个丫头很不好惹呢,镇长也不是不知道,都是有名有姓的。”

“我就是看上了她。她不像妖精一样呢,我厌烦那些妖精了,整天吃大鱼大肉的把胃肠都吃腻了。”

镇长装着老头子,学着道白似的唱道:

“这一桩事么,还要有劳兄长呀!啊!”

他已经抽足了,他的精神又来了,他兴奋的跳起来,喊道:

“办办,办办,办成了我请你下街逛逛去,也是好些日子没有下街了,……我那小翠宝不定怎么想我了。”

“你找你的小翠宝去吧!”王先生知道在这时候他的价值和重要,“这事我可办不了,你道这是烧饼油条吗,到街上就可以买来……”

镇长焦躁的又躺在床上,他想着对付这件事情的办法,他决断的说:“我一定要把她娶来而且把她占有。”

“那是个像糖水一样的女人,”他心里想,“是甜的而且是脆的,正如一个鸭梨一样,简直是一枚上等的烟泡呀,又美又脆,不是吗?她一定是很有力气的……而且一定能够生育……”

镇长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小孩,他三个太太都不给他生养小孩。

“可是高贤那小子,”他想着,几乎有了嫉妒的心情,“他不会有什么事吧,不能够吧,他不至于……罢!”

他向王先生说:

“你真替我说说去罢,我知道你有办法,也不算委屈她不是么……让她完了好好谢谢媒人。”

如果再坚持下去那是不好的,王世忠很得体的说:

“我去试试去,自然是为了你的事,要不然……可是谁知道成不成呢?我去试试去罢,看着她的意思怎么样罢,不成的时候再想办法,镇长要成全她不是给她个脸么!不是么!”

他问着镇长,使镇长心里麻舒舒的,又躺下去抽他的大烟。

“视学员的事呢?”王先生补充着,“他没有对我有什么批评么?”

这个家伙图谋在这个小学校里造成一个位置,他可以多拿五十

块钱而且可以剋扣一点经费。他吞吞吐吐的希望镇长向视学员说说，派他一个校长，那时候，他就想，连地位也提高了呢。——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么！

镇长抽着大烟，啜吸着，不放松一口烟气，他为了王先生的这种要求，几乎生出一种反感，他看着这个人，贪婪，猥琐，阴险而且虚伪，他差不多要后悔为什么托这样一个人去收买那个美丽的女孩子，他想了半日，却又想不出别的什么合适的人，在这个小镇甸上，王先生是唯一的说媒——他有时也跑房线——的人物呢，他天生来一副好嘴。

“那不成问题呀！”镇长咽下一口烟去答道，“你包在我身上，那不就是一句话么……而且这一回视学员来，镇长也托他给我带了口信来呢，这都不是外人呢。”他负责的说道：“你不用挂在心上。”

王先生满意了，微笑了。他拿起草帽来告辞，向镇长鞠着不必要的大躬，而且学着官场的派头，由镇长的家里走出来。

“你们哪，都是什么东西呢。”王先生想，他穿着小巷，不使别人注意他和遇见他。

“没有一个人不想弄钱，弄女人，买地买房……而且永远要占有。……可是却又永远的是梦动着，一个有势力的绅士，当五年或者三年，完了，别人起来替代了他，另外的人来当绅士了……以后是，永远是这么旋转着，更替着……”

可是王先生却永远是王先生，他没有换动，始终是小学教员，他几乎教了所有的这个小镇甸上的地主的儿女，而且，他和所有的绅士都是朋友，没有一点分别和厚薄，当他们当着绅士的时候，王先生永远是恭敬他们而且为他们办事的。

他忽然奇怪的想着：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像突然才想起来似的，惊讶着这样的事实。谁当起绅士来了，于是便有了权柄，种地呀！作买卖呀……很快的发了财，盖起瓦房和

马厩。过了几年,便又有新绅士出现,借着一种偶然的机会有,或者是在县衙门告上一状,于是他把老绅士赶走,而占据着这个位置,他来发财,置下他的财产。一直等着别人起来把他撵掉,而替代他来处理这个小镇上的事务,那时候,就又有新绅士。

他发现了这样的宝贵的见解,而且他更见到这样的情形:

——如果这个新绅士是有钱有地的,他便等老绅士家里出来不会种地或者不懂种地的子孙,于是他可以用低廉的价钱收买,在一些小农人手里买来的地呢,不过是十亩八亩的,没有好地。新绅士大量的收买着,夺取着,于是他成为一个大的地主了。他可以买七匹或者九匹马了,可是现在的绅士,都等不得那样迟慢的时候。

他想着王盛甫这个家伙,光棍出身,房子也没有一间,可是一当了绅士,他没有时间等着别人给他机会,他要自己制造机会。于是,他捉弄所有的地主,而把他们的钱弄过来,地弄过来,房子弄过来。他是用这么个办法发财,捉住一个地主,他大胆的说:“拿五万罢……没有钱,——卖地罢!”……他可以收买,不然,送到司令部去,司令是他的盟兄……于是,他有了田地了。而且,地主都逃开了,都跑到天津或是静海县去了。

他想到:——他们会不会再回来呢?再把这绅士的位置夺过来,而且打王盛甫一顿皮鞭子,取回他们的农具,牛、马,和田地,他们会不会呢?他们会罢,等曹司令一下台,又换上马司令或牛司令,或是什么司令,那时候他们就回来了,仍旧在镇公所喝茶,谈着女人和乱七八糟的事,并且也仍旧摊派花销。——而且高五爷就已经回来了,大胆的回来了,不怕镇长和司令绑他的票,他还有几乎五百亩地呢,七八万块钱的财产呀!并且高贤那个孩子,整天穿着制服,一会儿到学堂去了,一会儿到菜园子里去了,一会儿跑到天主教堂找神父去了,他是个怎样的家伙呀!——他想,他不会有什么作用罢!

王先生为这些别人的事苦恼着,他想他应当有一个好办法,不要得罪王盛甫,也不要得罪高五爷,而且更不要得罪高贤他们,他想到:

“都是我的好朋友。……都可以帮助我，使我也有起钱来，也置地也盖瓦房……”

他忽然又想：

——王盛甫会对付高贤罢，如果他想夺这个镇长，而且高贤找谁来帮他的忙呢？……我如果当了校长，就可以进城，可以见县长和别的官们，可是他们肯不肯帮助高贤呢？”而且队伍上的意见怎么样呀？曹司令并不认识高贤……可是他又为什么永远穿绿制服呢？……这不是农民的衣裳呀！

王世忠先生为这些想念扰害了，他不安起来，他跳着对太太喊道：

“你还没有作好饭吗？一辈子你都作不好饭……我是被你害了，被你害了呀！”

他想他如果作了镇长，那就好了，可以再娶一个太太了，他也不算太老，六十岁不是还有生儿子的么！

一直到夜里，他才找着长工赵钟第。

十七

小镇上的空气扰动着，因为农民卖不掉粮食，而且流行着种种的谣言。

十五里堡的田主把牲口都送到镇上来，白日在田里作工，夜晚便寄养在认识的地主家里，长工也和牲口睡在一块。十五里堡白家的三个牲口在高五爷的牛厩里养着，赵钟第的屋子里多了两个新朋友，他们抽着小烟袋，辱骂着，叹息着。好像他们这一生就是由辱骂和叹息生活过来的，除此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了。

“怎么回事呢？”高贤问那个白家的长工。

农民疲乏的回答说：

“要钱呗，没有人不要钱……夜里不能睡觉呀！总有人去要钱……”

“什么人呢？是兵吗？”

“谁知道是什么人。”那个长工不愿意回答这一类的问题，他已经丝毫不感觉兴趣，因为他见得太多了，习惯了。

“有人要钱，就给钱，什么人都是一样。”他转向赵钟第说，“不是么？不都是一样么？都是来要钱的罢！”

高贤猜想这家伙或者是个白痴，农民有各种各式的说话方法和语汇，而主要的，是要说得非常暧昧和含混，以便使你不能明白他的意思——他不必要你明白他的意思。他们自己明白就行了。可是牲口能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向牲口叫喊着：

“唯，唯，混蛋，你们要造反么！……唉！唉！”

于是在牛厩里跳着嘶叫的牲口就不动了，老老实实的吃草去了。

王世忠奔走着，他找所有的人，并且和所有的人耳语，都相信镇上要发生什么事件了，慌乱的猜疑着，议论着，打听着的。他并且拜访了高贤，询问这青年人对于镇长和司令的意见，要求他到小学校去教书，并且告诉他一些荒唐而且无稽的谣言。他一句也没有说视学员的话，和关于赵秀的话，他和赵钟第的谈判是秘密的，比外交家的阴谋还秘密，他自己一句也不说，而且央求赵钟第不许宣布。

青年们集聚在赵锦第的院子里。赵锦第和他的妹妹赵秀——她痛苦的沉默着，赵钟第已经告诉了她。而她自己则是在一个月以前就知道有这样的事情要来了。——小学教员王宪林，高贤，还有一个他们大家的朋友，杂货商人张诚，他和高贤曾经是永远在一块，而且在天津念过一年中学。

就要过中秋节了，月亮一天比一天圆，它像一个气球一样在远处的树梢挂着，放着金黄色的、柔媚的光。

“对你有许多谣言呢，高贤。”商人张诚坐在矮凳上，痛苦的说道，

“人类为什么这么猜疑呀！”

他望着高贤说：

“你想要当镇长么？你为什么要当镇长呢？人们说你就要干起队伍来了，说你买了枪，而且在县里办下名义来了，这是真的么？”

高贤愤怒的思索着，他研究这谎话所以被造出来的原因。

“我要那样干，一定把镇长抓起来，而且枪毙他。”他愤懑的叫唤着：“把小学校改革，赶走那些比猪还可厌的教员……司令呢，他要投降我，我缴他的械，而且组织保卫我们这镇甸的军队……”

他悲哀的叹息着。

“可是我还没有那力量呢，我没有一支枪，而且也没有队伍。”

他望着那月亮说：

“农民们要种地，并且收获粮食，可是谁帮助他们呢，没有人帮助……人们要毁灭他们……他们都要破产了。”

“可是现在你要赶紧想一个办法，”张诚说，“你离开这里还是怎样保卫你自己。……你有枪吗？”

高贤陷于沉思之中。

“如果吴九龄活着的时候就好了，他有枪而且有队伍……”赵锦第说，“可是你回来晚了，你应该早两年回来……”

高贤想着这一个月给他的在精神上的磨练和刺激。他在院子里踱着，他踏着他的淡漠的影子又看着他重新生长起来，赵秀一个人躲在远的瓜棚的角落里，她在那里像是哭泣着。

“乡村，这就是乡村，”高贤想，“这里有牛，而且也有狼啊，要紧的是怎么对付这狼。”

他想起来祖父对他的期望和父亲对他的期望，这些期望都不是他所想的，他的唯一的引诱是大地的田禾所播散的香气，和那些沃土在田地里发着喘息的声音，他热爱着那些田地，比爱他自己的生命更甚。农民们简单的生活着，丰收着，而且教育他们的第二代。田禾是丰满的，富饶的。人们安乐的幸福的生活着，愉快而且满足。于是，人

们才能有文明,才能和疾病、灾害……一切威胁人们生活的魔鬼斗争。而且和贪婪、自私、卑鄙、愚昧、荒淫、无耻……那一些人们的耻辱斗争,而且,他想着:

“这是可能的事呀!这并不是梦想,在这大地上,可以建设这美丽的宫园,这是容易的事罢!”

“然而谁来完成这个任务呢?这要依赖谁呢?”

他焦躁的在院子里徘徊着,想着这一些无依无靠的人,甚至想着他的祖父,他的孩子,和他的家。

他们是要没落还是要再生呢?祖父在那里挣扎,他盼望仍旧把“文章华国”、“忠厚传家”的对联挂在大门上,而且仍旧盼望人们尊重他,恭敬他,……他有钱,有土地,有买卖,他的家便可以安逸的生活,他也可以坐在客厅里喝酒,以后他的重孙长大起来,接受这份财产,有马和肥沃的田地,这是一个殷实的地主,……然而这是可能的吗?时代还允许他来做完这个梦吗?在这个梦里,他将要怎样劳苦他自己呢?

还有天津,他想着:是个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都市,有他的父亲母亲,妹妹在那里,他们每天要像乞丐一样的生活,他们一生劳动着,工作着,从没有怨言和不满。然而他们却只能在那里流落着,寄生着,……因为他们不习惯那种生活,也没有在那里生活的技能,他们如果回来,便是优秀的农民……

他想起母亲对于耕种土地的经验来,那经验是比任何一个庄稼人也不逊色的,他想着,母亲自己耕种过土地呢。

“我要想办法,”他想着,“……想办法……”

这个小镇甸的政权;守善堂高宅,他的那家;队伍;自私自利的地主,懦弱的农民,肥沃的田地和那些无辜的孩子们,以至于赵秀……这一切复杂的粉剂都在他的脑子里配合着,发酵着,如同起着物理的作用和化学的作用,生着热,冒着烟,沸动着,变化着,他为这些各种各样的思想苦缠着,咬噬着,他的神经痛楚,呻吟着。

他兴奋而且下了决心。

“我是要想一个办法的，我要真去作，而且一定要作起来。”

“你知道了赵秀的事吗？”

赵锦第说：

“你没有听见王盛甫那个混蛋吗？”

赵秀由瓜棚底下跑出来，拉着赵锦第的手。她痛苦的央求说：

“哥哥，你不要说了，说什么呢，不用说了呀……”

那个粗壮的青年人已经塞满了整个肚子的怒气，他随时都要爆炸而且跳起来。

“我要割他的鸡巴，”他粗野的喊道，“我这儿是窑子么，二百块钱我就把我的妹妹卖了么！”

赵秀听着二哥的野话，羞惭的用手捂着脸哭泣。

那个发狂了的小伙子接着骂道：

“我花二百块钱，我娶他妹妹！”

他接着说：

“我也许不要呢，他妈的，他想斜了心眼！”

高贤听着赵锦第讲这个无耻的故事，大家都愤怒着，沉默着。

“你们要留神王世忠的阴谋，”王宪林说，“他是个阴谋家，他在制造一切毁灭别人的计策，”他骂着说，“只要他发财，他没有事情不干呀！他认王盛甫当干爹他也干……只要王盛甫给他钱。”

“你听到什么消息么？”张诚说，“学校里有什么消息么？”

“听到了，”王宪林说，“他们不避讳我，他们就要预备着了，而且就要动手了。”

“所以我劝你马上离开这里。”张诚向高贤劝告道，“你离开这里我们再想长远的办法，你明天或者后天会出事的，他们会收拾你的，并不需要什么罪名……”

他把那些阴谋，他由商会里听来的那些批评，他讲着，这许多话由王宪林证实了。

“我是要离开这里。”高贤悲痛的说，“我在这里没有力量，他们可以像杀一只小鸡一样的杀掉了我……可是我有力量的时候，我就要……”

他叹息着说：

“我走了这里怎么办呢？仍旧这么无耻和可怜的生活着么？大家辩论起来。”

“我也想像离开这里呢，”赵秀忽然向他哥哥说，“我出去看看去，瞧瞧别的世界，别的人……这个小镇甸真是太没有意思了。”

“你走罢，”赵锦第说，“你走了也好，我可以对付王盛甫，我不怕他，”他还没有消灭他的愤怒，“我要割下他的……”

他说了半句就止住了，这一回他想起来在妹妹面前不应当说那样的话了。

“一块到天津去罢！”

高贤坐下来，他握着张诚的手。

“我把她也带到天津去，我还要想一想，”他沉思的说，“我那里还有朋友，我要和他们商量商量办法，怎么能使我再回来，那时候我们就……”

王宪林快乐的拍着手，他跳着，叫着，他喊道：

“你们走罢，而且我盼你们快回来，不要忘了我们啊！”

“要走呢，今天夜里就走罢，白天是困难的，他们监视着你呢，我认识哨兵，我送你们去，他可以放你们过去的。”

高贤没有和冯婉英说什么理由，他只吻了孩子，而且让她告诉祖父，说他到天津去了，他就走了。

月夜是很美的，月光如水，它戏弄着田禾，在大地的怀抱里，一切都是可爱的、纯洁的，泥土在散放着热气，它在养育着所有的生物呢。

十八

牛在牛厩里叫着：

“哞——哞——”

又是一个落雨的天，天已经凉爽了，秋天就要完了，人们收割了他们的粮食，按照命运布置给他们的计划，贮藏起来，或是卖掉。人们准备着，计算着，安排明年他们怎样祈求大地的赐典。他们想着，商量着，在家族之间开着会议。

“你不用叫！”赵钟第咒骂着，他的脾气更坏了。他已经咒骂了所有的人，连他的祖宗和他自己。

“你叫什么！”他对牛说，“你吃草罢！你已经作完了活了，明年你再作你的工作，种植小麦高粱棒子，然后给你吃草，……现在你可以休息了。”

他拍着牛的颈子说：“你还不满意么？我没有拿鞭子打你呀！”

他把小烟袋又掏出来，点上火，冒着浓而且香的白烟。

“人们就是这样生活！”他叹息着说，“就是这样的活着啊！活着罢！”

他坐在门槛上看天去了。

天是灰的，雨下着，紧一阵又慢一阵。

小镇很安静，而且有一点寂寞。大地孕育着一切有生命和没有生命的东西，一切有思想和没有思想的东西。动着，长着，发芽，开花，而且结着丰满的果实。

冀鲁大平原三角淀地带——由子牙河和大清河交叉灌溉的沃土地带，是很丰饶的呢。

冬天快要来了，冬天过去的时候，就是春天。

牛又在牛厩里发着深重的鼻音吼叫了：

“哞——哞——”

一九四三年秋天

(录自 1944 年 1 至 7 月北京《国民杂志》第四卷第 1 至 7 期)

风 网 船

关永吉

一

一九二七年，即中华民国十六年，编年史家在他的手册里写道：一月国民政府收回汉口英租界；二月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大败；五月英国政府声明与苏联断绝邦交；六月冯玉祥蒋介石举行徐州会谈；十一月南京武汉两军冲突……还有些大事是：日德通商航海条约成立；世界新闻专门会谈在日内瓦举行；林白大西洋不着陆飞行成功；意剧作家皮蓝得娄获得诺贝尔奖金……这一年，一九二七，动乱而且纷扰……

二

风网船日落的时候出航，雷国权和大狗浇洗着船舷并且整理帐篷备用的家具，匆忙而且焦躁。

今天又是个好天气，火烧云涂抹着天空，半边天都是橘红的光彩，苍穹是醇厚而且充沛的，文安洼的淀水，闪着金黄的灿烂的波涛。这一切，逐渐深入于黝暗的夜影……西北风刮起来了，先是轻微的拂着淀水，把那些橙色的、金的、亮的带子搅乱，以后就紧起来，吼叫起

来,赶着浪头,在村子周围拍着泡沫,而把整个的平静破坏,船颠簸着,篷桅杆迎风窸窣作响,白日的酷热,完全驱逐于不可知的、遥远的彼方去了。

雷国权穿上夹袄,重新淘水洗了脚。夜风寒凉如早春的天气,不经心而被船里的积水浸湿了的绳索是冰冷的。他整理着篷绳向坐在船板缠网的大狗喊道:

“八叔为什么还不来呀!今天怕不晚了么!”

风网船从开春活跃于三角淀上,一直和水浪斗争着,抢着风,追逐着月亮,经过谷雨、立夏、小满,直到芒种,风变了,它才休息——这是最后的日子,人们焦急的夺取水里他们所可以获得的财富,在竞赛的终点,用尽全部的精力挣扎着,而且恐吓着。

大狗的肩膀子在黑影里油得发着亮,这个小伙子到雷家当“小作活”的时候就“摔打”惯了——一向不畏惧寒暑,冬天也赤脚打水担柴,他如一段结实的照壁,筑在那里便不可动摇。他熟悉的缠绕着网索,拍着挂铁的网板而不作声。

风网船一只一只出航了,风是这样的好,船像箭一样驶行在水面上,船尾沉重的埋在浪头里,夹水板子激着水波哗哗作响,船身是倾斜的,先还望得见白布的篷帆,一会儿它就完全隐没在夜色之中,只留下单纯的、规律的浪的骚音,填补着它们的空下的位置。

“你哑了吗?”雷国权大声的吼道,“只有我们一家了!”

他站起来,依着船桅向村子伫望了一会,喃喃的自语说:

“八叔这人也真是,他倒稳当得住……早动身早回来,赶天明还可睡个五更觉,弄晚了赶不上渔划子,看他把鱼卖给谁去,……回来自个儿熬着吃呀!”

“你八叔要给你八婶洗完裹脚条子他才下船呢。”大狗在船尾嘲笑他说,“你八叔要在家里先演习撒网……”

他并且向停在旁边的雷小齐船的哑子,那小学教员的儿子滑稽的作着手势,用力的跺着甲板,以致于引得那个青年人发急的嘶吼起

来。

这样他才满足的爽朗的笑着，他的比喻和他的诙谐，遮过风声和水声。他很快就弄完了他的工作，摇摆着过来坐在雷国权身边，爽快的拍着这青年人的膀子。

“我看着真险呢，”他说，“这么冷的风……他那年岁不比我们这年岁了，他又是念书出身的底子……”

雷国权不理睬这样的嘲笑，他是痛苦的，用手捧着他的脸。

呆了一会。

“我们为什么非要和八叔搭伙不可呢？”大狗愤懑的在青年人身边咆哮着，乡下有这样的习惯，佣工如子弟一样的称呼着长辈和他们的亲戚，有如家族的一员，而且因为他和雷国权从小是一块长大起来和一块劳动一块生活的原故，他们是很亲切的，雷国权如果不是向这个小伙子玩笑的时候，永远是叫他作大狗哥。

“你说八叔不好么？”

青年人头也不抬，忧郁的说道：

“他也许不好，没有力气……可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一定要找一个船和我们在一块，这样的一对，我们不能再置一只船，那是要用很多的钱呀！”

他停了一会，向大狗问道：

“你说我们向谁合伙呢？我们一只船……我们跟五号合伙去吗？受人家的支使去吗？像个丫头似的……那是个什么玩意……不是玩意。”

他自己又给自己补充说：

“八叔并不是坏人，他有很多的知识。……而且，他看风和扶舵都是很有拿手的，也不懒……”

大狗无聊的躺在甲板上，看着天。星星出来了，上弦月如弓似的挂在东方，淀水是银白色的。

风网船，一对一对的迎着月亮又送走月亮，每夜乘风像情人一样

携手行驶在文安洼的大淀水里,夜风把它们拖走又拉回来,它费力的挂着网,午夜遇上渔划子,那渔商的小船逆风蹒跚的自艾子口镇驶出来,很快便找着风网船的主人,而且在暗夜里称定他们的收获和支付筹码,艾子口镇集上的时候,人们拿这筹码到一家渔行里兑钱,和购买他们的粮食,而且,总是在一家有着大院子叫作东升家的酒店里憩脚,用带来的网磁的葫芦式的酒瓶灌他家的白干。

夜风是有规律的,傍晚的时候,西北风由日落的那一边吹来,风神在火烧云里扇起他的法宝,他一边把云彩收进他的楠木的小箱子——连小孩子们也知道他有这样的宝贝——一边把风网船吹离涯岸,使它滑行在水波上,如一粒弹丸。以后,到午夜的时候,风网船侧拖挂的网里已经充满了它的收获,这时候风逐渐小了,停了,水手把帆同时迅速的降落,并且一块把网拖起来。渔划子带着气死风桅灯,过来收买那些货物,人们在水声里呼喊,叫骂着,争执着鱼的分量,很快的便来了东南风,如巨灵的手还击上半夜吹来的气浪,这风愈来愈大,正似刚才一样,水手们又把布帆打起来,风把它们充满,膨胀得像孕妇的肚子,船弦倾斜着,拖着网,成群的返回村子来了,那网愈来愈重,它一直满装了鱼虾,人们把它们倾在舱里,等天明的时候才挑选,上秤,把小鱼和虾米炒熟而晒干起来,造成出色的三角淀的鱼干和大虾米仁,价钱贵过鲫鱼和黄鱼;像鲢子鱼和小拐子,却并卖不出好价钱,这村子的人们吃着鱼太多了,人们厌烦鱼了,不论是熬着吃还是煎着吃。

这是劳苦的工作,让青年人白日睡觉,是一种刑罚;青春的力洋溢着,他们要在阳光下跳跃和生活,然而风网船利用着自然赐给人们的恩惠,一时不能耽搁,不然它将被抛在无援的淀水中央,要费不知大了多少倍的力量才能回归它们的基地,就是这样,它是如此的一种不驯良的动物,一定要年轻的小伙子们看管着它,控制着它,使它规则的按着自然的主宰给规定的时间往返行进,而遇到暴风的时候——夏天三角淀的天气是神鬼莫测的,你看风平浪静,淀水欢迎着你

去搔爬在它的无耻的脊背之上，然而它也许突然发狂的跳起来，只因为一阵飓风或一堆昏浊的乌云，它吼着，粗暴的喷着白沫，发怒的脸是青色的。它要吞掉你，捕捉你，连白布的大帆，船桅，舱板……和它所能淹没的一切，而且，它几乎就是有力量可以淹没一切，生物和非生物，一切的存在……它确有这种力量，不管你的膂力能推倒一匹牝马或是能扛起三百斤的粮食口袋。它是如此的可怖，一定要殷勤的招待你饱食过多它的筵席，然后才把你浮上水面，使你的肚子膨胀如鼓，而漂到你意想不到——和你的破碎的船板——甚至连鬼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那时候一定是粗壮的手臂拉住桅绳，使帆篷在狂风里安静下来，整个腔体被汗和洒溅的淀水沐浴着，人们呼喊，而舵手就白痴一样瞪着眼睛，注视着篷角和用尽全身的力量推挽着船舵，他只要稍一失神，所有存在于这一个孤独的建筑上的生命便立刻在波涛里消失，来不及喊一声或是祷告一声，……毫无余地，——再到他们出现，那将是四天或者五天之后，他们将被三角淀周围的居民们讲说着纪念着和当作谨慎与反省的惊讶符号。如果运气好，他们的残破的殉葬品或者能够先遇见过往船只，而把他们的尸体优先的运到那些号哭的扯着头发的他们的家族面前，那时候，他们就和腐烂的鲫鱼的肚子一样，也是湿漉漉的那么躺在舱板上。

并且，将不能再有那样的风了，那样为神祇安排满足人类的一点点欲望的那规律的风，芒种之后要逐渐消失，风网船，在季节上论起来，它是春天的船。

“你们在家里等着吃鱼罢！”小伙子们嘲笑着眼睛昏花，上了岁数的农民，“这不是你们的事，等水旱了你们种地去，鱼在水里等着吃你们呢！”

“跟媳妇的体己话还没有说够么？”老人们在街上骂道，“小心着，让阴魂也认认门口……”

人们是劳碌的，鱼的收获并不好，文安洼的唯一的希望，是盼它

早一日干起来而能够种植高粱和谷,如果水正好,不深也不浅的时候,就栽种稻子。

只有阴天,看出落雨的征候或者已在落雨,人们才停止风网船的出航,这时候青年人因为已经习惯了夜里坐守在船上,劳动和叫器,而现在反变得无聊。落雨的天气到处是潮湿而且沉闷的,除掉懒虫还躲在屋子里睡觉之外,别人多是聚集在林嫂家里,说着大话,辱骂着,争吵着,并且斗着十胡和“顶牛”。人们讲着新闻,关于这个小村和风网船的,艾子口镇和天津卫的,三角淀的水和它的一切,以及一些粉红的、绮丽的,让小伙子们心跳的、姑娘脸红的亵渎的笑话,大胆而且可惊的罗曼斯等等。于是人们大笑了,肥胖的赤裸的棕色的大脚在泥地上跳跃着,疯狂的叫器着,而女人,珠子——这个小村里唯一出色的姑娘,林嫂的女儿就害羞的躲出去,站在门口望天并且羞辱着这一群发酵的动物。

“你看这天会有变化么?”大狗说,他躺在甲板上是很愉快的,低声的哼着小曲。

“不会呢,”雷国权自信的告诉他的朋友,停了一会他自己向自己喃喃的说道,“这时候别的人已经出去二十里地了。”

黝黑里从村子里跑出一个人,他匆匆的由沙滩跳到自己的船上,以致于把这两个青年人吓了一跳。当他们看清了是小学教员雷小齐的时候,就大声的喊道:

“八叔!你这时候才来!”

“来晚了,来晚了,”那人迅速的奔到自己的位置,扬着手,高叫着:

“是好风呀!开船罢!”

一切是这样的熟练,风网船像一对蛤蟆跳离沙岸,一下子一块张开布帆,如两只白色的野兔在六月的大草原向远方奔去。

水哗啦哗啦的响着,青年人愉快的邀呼着,唱着,风网船很快便没人于黑暗之中……

夜风是紧而且峭厉的。

三

青年水手们很快便恢复了他们的愉快和兴趣，睡眠驱走一夜的疲劳与困倦，他们的精力是充足的，赤着背让汗水畅快的奔流在他们的腔体上，正如他们的生命的力量的茂盛和充沛。

午后的阳光因水的反射使这个小村子更为郁闷，淀水平静而光洁，如溶解的锡整个浇泼在文安洼的大平原上，是凝固而且呆滞的。

人们休憩在土地庙前的广场上，望着那闪着炫目的光彩而围裹着村子的汪洋无际的淀水，谈论着他们的生活。

“你说八叔是怎样一个人呢？”

雷国权向大狗说，踞坐在阶前的大狗正在费力的搓着他胳膊上的泥污。

“他不多说，而且永远是，你作这个去罢，你作那个去罢……他不是支配你而是让你喜欢他，他不说理由，也不道谢……他是不爱说话的，可是他是个教员，有许多的书呢……”

“他很可爱。”

大狗拍着被他自己搓红的胳膊答道：

“不说话的人都是好人。”

他想了一会，叹息着说：

“如果会念书那就好了，书上有多少有趣的事呀！八叔讲过一回，海里的鱼有会飞的，你说真有会飞的鱼吗？它可以飞到船的上边，……那是自由自在的，像燕子一样，不是吗？”

“胡说八道呗。”雷国权说，“人们总喜欢胡说的，鱼又没有翅膀，你什么时候打上来的鱼见过有翅膀呢？”

“那不是我们这儿的鱼。”

大狗为小学教师雷小齐辩护着,虽然他未必完全喜欢那个瘦弱的人,他嘲笑着说:

“你只知道文安洼,这不是海呀!海是更深而且更大的,那里什么都有,轮船和海菜,你只守在这个小村子里,这不过是一片死水,它很快就干涸了,什么也没有了。”

“你看见过海么?”

“我没有看见过可是有人看见过,谁也知道有海,并且知道它比三角淀大……”

“文安洼干了的时候我们就有事可作了,种高粱和棒子……”

雷国权冥想着那丰富的收获,一个地主在这个小村里的位置……高粱狂躁的繁殖在田野里,它们是这样的茂盛,使大道和旅行的人都感到一种生命的压迫的窒息,文安洼是一个绿的海洋,飘着醉人的粮食的香气和大地的湿润的潮味,而秋初的时候,农人辛劳的视察着一车一车运进仓库的食粮,足够十年——二十年食用的谷、棒子、芝麻以及其他等等,那是使人羡慕而且欣喜的。

“只要洼干了,我们就买回我们的牲口,要和五号比比呢,别看他们现在是火火暴暴的……”

大狗蹲在阴凉里用柴根画着一些什么,他忽然想道这人是应当发财而且会过日子的,可是这和他有什么关系呢?那粮食收获的时候,只能存在雷家的仓库里,而他,不过拿一年十二块的工钱。

他画了一条鱼,并且生硬的给他添上翅膀,照他的意见,那翅膀应当是细而且长的,不然它将不利于在水里游行。

他向他自己说:

“我愿意是这样一条鱼。飞起来看看,在天上看看地上是什么,远处里是什么……”

辩论毫无结果,他们的语言是拙笨的,不能全部表达内心的思想。

这时候陈升来了，一个兵，穿着灰布的马裤。

“你们在研究什么？”

他蹲在大狗旁边，是放肆而且傲慢的。

“你们想在水里捞出珠子来吗？”他说，“吃鱼真是吃得腻烦了，走到那儿也是腥气，我们要吃一辈子鱼吗？”

他向雷国权问道：

“你们船上运气怎么样？昨天可是好风呢。”

雷国权不愿意招呼这个粗鲁的汉子，他很看不起这个家伙，这人既无职业又无田地，是个多嘴的闲汉，而且从小就有偷窃的嗜好。

有一天他在镇上遇见陈升，那时候他正和别的逃兵一样，狼狈而且褴褛，帽子上的符号已经扯掉了，只有灰布裹腿使他还有点威武的样子，制服上的汗渍斑剥如一幅图画，焦黄的脸缠满细弱的乱七八糟的胡子，一看就知道是刚病好了不久的神气。他一把拉着雷国权，低声的说道：

“是你么？国权，你看我回来了，你还认得我么？”

雷国权好不容易才想起他是谁，吃惊的望这个汉子，人们传说他被打死了，他没有家族也没有亲戚，村里人们早忘掉他了。

兵把他拉到一个肉饼摊子跟前，掏出一把钱来，足有一块还多，拍着他的肩膀，说道：

“吃罢！……我请请你，你是我第一个遇见的家里的人。”

雷国权惊讶的吞食着肉饼，他很想知道这人是怎么回事，乡间没有人不在憎恶着穿灰布衣裳的家伙，每次队伍在这里经过已经把他们打怕了，他们永远是在老总面前央求着，低声下气的撒谎和说着好话。

“我想回村里看看去，”这兵说，“我很想念你们呢。”

青年人观察了好久才发现这兵是穿一双用麻绳子编织的鞋，除此之外，他毫不感兴趣。

“我在当短工，割高粱和作一切场里的零碎事，可是秋天就要完

了,这里没有事可作了,而且,我要找一个住处。”

这兵说着就抽起烟卷。停了好久,他才明白在雷国权的身上不能有什么收获,便仍旧拍着他的肩膀子,向他说:

“我们再见了,村里见吧!”

快到冬天淀水要结冰的时候集船才把他拖回来,他已经没有了裹腿,然而把胡子剃掉了,那脸显得更瘦了。

一冬他住在杂货铺老板李福生家里,给福生号操作着,而且贩卖着干鱼。

人们传说这兵的故事,他自己不更改也不解释,并且很少讲起他的遭遇,只是当大家问他在那儿来的时候,他才无聊而且生气答道:

“汉口!”

汉口和文安洼是隔了这么远,很少有人知道它和认识它,也不知道要坐怎样的火车和内河轮船才能达到那个商埠,人们只是批评说:

“这家伙反正是逃回来了,活了,一个逃兵,不是么? 没有枪也没有皮带,而且,谁知道他是什么兵呢,鬼才知道……”

他便自己给自己解嘲说:

“你们这些乡下佬,看见过飞机么,那上边也放炮放枪,啪啪啪啪……”

于是他便作着姿势,把孩子们抛在半空,喊道:

“哄——”

谁也不知道他的皮夹子里放着多少钱——那是一只出色的皮夹子——他抽烟卷并且喝酒,有时也赌博。而且当他答应了给五号的风网船作活的时候,只干了两夜,他就拒绝上船了,他说:

“干这玩艺,不如斗十胡有意思,白天的淀水是可爱的,而夜里,跟地狱一样,不能睡觉也没有什么话,你们自个儿打鱼去罢,我在家吃鱼……”

老头子们都怀疑这个家伙,怕他偷东西或是勾引匪类。

大狗对他却是很好的,他教给大狗唱军队里流行的小调,一到一

块两个人就哼哼起来。

耶稣爱我呀，

我爱耶稣呀！

耶稣爱我的小白脸呀，

我爱耶稣那大洋钱呗！

四

大狗开始学习念书了，吃力的翻着破碎的识字课本，那书和他的手掌极不配合，他是笨拙的用着全身的力量在搬动着书本，以致于这样，那灰色封皮的小书被他攥得绉缩而且卷曲。

“农——民——”

他念道，同时他为自己解释着，农民就是庄稼人，种着田地的人们。

可是他想，他自己是什么人呢？他已经四年没有种地，他在风网船里当一个水手，拖网并且管理篷索，回来的时候要作一切杂务，担水和柴，晒干生鱼和收拾虾米，而他仍旧是长工的名字，一年拿着十二块钱的工钱。……雷国权和他一样的劳动，有田产而且有一只船，他的父亲，那老头子被人称作四掌柜的，也是农民，耕种和秋收的时候在地边和场里巡视着，计算着，并且把粮食锁在仓库里，他也是勤劳的，而且是这样的可佩，使人在他面前就不便于再怠工和懒惰，所以他发财了，写着账本……这都是农民，自然是农民喽，都在田地里生活并且做工……可是，究竟是怎样呢？……他为这些知识弄得困惑了，简直不安起来了。

风网船航行在淀水里，如果没有暴风，它是平静而且驯顺的并排沿着人们走惯的道路迅速的进行着。月亮是很好的，她的光因淀水的

反映而强大并且柔媚。风网船是划行在两个海之间,光的海和水的海;这时候除去扶舵的人之外,水手们永远是躺在甲板上一边唱着小调,一边说着无尽无休的新闻和传说。有时候,扶舵的人把舵把塞进木头的或绳作的舵匣,也和集拢在船尾的人们大胆的叫嚣起来,远处可以望见他们抽着烟袋的一星一星的火光。

大狗几乎是害羞的蹲在雷小齐——雷小齐有时在他自己的船上,有时却只让他的哑叭扶船舵而到船上工作,当人少的时候,他们一定要这样的——面前,讷讷的问道:

“……那农民是怎么回事呢?”

小学教师被他吓了一跳,他惊叫道:

“什么?怎么回事……”

“农民。”青年人羞愧的说,他很后悔忽然要来问这个教师什么,他很钦佩这个人的学问,然而他以为这人不用等他解释就可以全部回答了他的疑问,而要他解释,他是没有法子说,而且也不会说的,他就是那样的烦恼,未必只是在字句上的刻板的讲解,而是整个的,他的生活和劳动对他的意义,所以他痛苦的说道:

“怎么回事呢?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到底这是什么意思呢?农民是怎的呢?”

当雷小齐发现这个小伙子已经热衷了他的课本,就叫道:

“这是知识呀!我们所以不同于狗、猫和泥鳅,完全就是因为我们是知识的,而别的动物,却没有,或者很少,就是这样的,可是我们现在正缺乏这样知识,你念了第二课么?……你还没有念,好的,”他热情的说道,“第二课,我给你讲一讲罢,你念罢!就是这样的。”

雷国权对这些玩意毫不感觉兴趣,他已经在小学校毕业了,念了八年,最后一年学的商业尺牍和公程式,而且还念了论语。他很熟练的背诵着:父母大人尊前敬禀者,叩别慈颜瞬将三旬……可是他从来没有用过这些学问,他没有给他父亲写信的必要,他们永远是住在这个被水包围的村子里,而且将来也丝毫没有要离开这村子的意思。现

在文字对他唯一的帮助是出鱼的时候过秤和记下那些号码，他们有两本账，雷小齐一本，他的侄子一本，他们都用心并且谨慎的记下斤数和钱数，每五天均分一次。

“这都是那个兵，”雷国权想，“那个家伙什么都能讲出道理，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可是他自己连一间房子一亩地也没有，他也不想有，那算个什么玩意，落道邦子呗……花钱他倒是不在乎的。”

有一回雷国权又到林嫂家里，“顶牛”，输赢不大，青年人熬不住困倦和寂寞，便凑在这里背了家长耍一回。也有人是为了珠子，那个大眼睛长条子脸的姑娘，是非常诱惑而且容易使人们发生妄念。

陈升欢迎着他，在炕上向他施了敬礼，引得人们大笑起来。

“你敢推牌九么？”那兵嘲弄的向雷国权说，“你是财主，而我呢，穷光蛋，一个兵，可是你敢推么……不然你押，我推。”

青年人在附和的众人的笑声里脸变成非常的红，冒着火，连珠子也在讪笑他，他大声的说：

“我为什么不敢押呢？你看不起人……我推是不行，我不大会。”

人们押起牌九来了，陈升赤膊穿着他的灰马裤，红着脸蹲在炕头上，他把牌分配给别人，却把钱赢到那个袋里去，很快他面前便堆满了纸票和铜子，而雷国权的手里一下子就光了。

那兵瞧了他一眼，想都没想便抓过一把纸票来，抛在他面前说道：

“你押罢，我赢别人的钱不赢你的钱，你只管押你的罢，赢了钱是你自己的……”

他转向众人说：

“这是我的小弟！我应当照顾他呢，不是吗！”

雷国权先是感到一种羞辱，以后他又想是不是将来这汉子会向我要什么要求呢？而且他会不会又全数输掉呢？最后他才下了决心，把钱数了一下，押了一笔大注。

局散的时候这青年人运气很好，他捞回了他的本钱还有赢余。他

数出了一个数目交还给那兵,并且向他道谢。那兵拍着他的皮夹子,毫不在乎的说道:

“这玩意我有呢!”

雷国权终于羞愧的把钱塞在兵的马裤袋里去了。

在庙前的广场上走着,只有他们两个人的时候,青年人恳切而且热诚的向兵说:

“你不想想将来吗?你把钱都花了,这么一点,那么一点,可是如果你买一点土地,你便永远有个基础,有三四亩地,不只你一个人够吃的,你也该安排个家了,这么慌慌张张的那有人照应……”

那兵听了这劝告,不觉哈哈大笑,声音竟响彻这一个小村落,狂荡而且粗野。

“四五尺深的水,老弟,怎么收粮食呀!”

兵士陈升叫喊着说:

“没有地的人倒可以不用拿花销喽!”

雷国权亲切的答复这个问题,他说:

“年月不能永是这样,干了文安洼,十年不还家,只要洼里水一干,这地土可是好的,种什么收什么,老天爷不会冤屈庄稼人的。”

他们走着,那兵迈着大步,使雷国权吃力的跟在后边,现在是他慢了下来,松懈下来,停了一会他说道:

“我比你大了好几岁呢,你是小弟弟……我们在外边跑惯了,看惯了,再住在这个像孤岛一样的小村子里简直是住不下去了,这儿和谁也没有关系,除了售卖鲜鱼干鱼和虾米,谁知道这村子以外还有一个广阔的自由的充沛的世界,谁也不知道……”

他扶着青年人的肩膀子,他有这种习惯,总是把人拍一下或抓着你摇你。

“我也许愿意埋葬在这个小村子里,因为我生在这里,可是不愿意住在这里整天看着人们夜里在风浪里奔波,而得到的一点好处,只是几个小钱,……我不怕劳动,可是要那劳动有意义,有兴趣,那样

我才喜欢劳动，……”

停了一会，他低声的接续说：

“我们的司令官说：杀罢！——我就问：为什么呢？要杀谁呀！——他说：你问这些事作什么，你就装上子弹，对准对面的兵开枪就行了，开火就行了，别的，那是上头的事。而你们，只要听着命令就行了。——我说，我可是不行，也没有告长假，我把枪扔下自个儿回来了……我是个兵，不是个机器，不是么！我的肚子里有螺丝和弹簧么！……可是却有点不信服他们，那些个玩意……”

后来他叹息着说道：

“我不再是一个农民了，我的日子完了，住在这里没有意思，没有一个不是偷偷摸摸小小气气的，我很想离开这里。”

雷国权，他变成了这样一个呆子，失神的跟着那兵在广场里徘徊，他想不起来他应当说什么，或是原来他是在说什么，他是迷惑而且困倦的，这许多议论对他是创见，他每天思想和盘算的是怎样向五号竞争，省吃俭用，多劳动和少浪费可以不雇用的工人，那样他的产业将逐渐多起来，膨胀起来。风网船一只一只的置起来，更添买田地和房子，而压倒五号的财富，人类的生活，依他的理解，只是如此而已。

这时候突然的那兵问他说：

“你还有枪吗？”

五

雷国权近来到林嫂家里去坐坐，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月亮圆着的时候，风网船回航，正当她升在中天。这个青年人脾气变得很古怪，喜怒无常，他有时唱着小调，跳着，开着每个人的玩

笑,有时又沉默的坐在甲板上,忧郁的想着心思,就是这样,欢悦的而且又是愁苦的。

一张长的尖下巴的脸在他面前出现了,有时在月亮的旁边,有时却是在水里,那俏俊的脸上的眼睛对他笑着,甜蜜而且诱惑,朦胧中他也看见了那出色的头发和颤动的胸部,飘着一种醉人的、无法形容的、神秘而只有女人——而且是可爱的女人才独有的香气。

“珠——子……珠——子。”

他自己叨念着,仿佛那个女人正坐在他身旁,而这风网船上,又是除了他们之外再没有别的不相干的乘客,风网船箭似的驶行着,夜风愉快的爱抚着他的身体和灵魂。

船头转向村子的时候,他就想,早一点回家罢,快一点回去罢,他甚至有了这样的感觉,后半夜的风是不如上半夜好了,或者是人们的精神,不及上半夜的充沛了,或者,他并且疑心到风网船的所以不能如他的希望的迅速进行,也许是因为雷小齐大狗发现了他的秘密而在故意的刁难。

他这时候突然想,珠子也并不是什么好女人,林嫂家,赌局,而且林嫂是个跳神的,谁也知道她靠人,是乱七八糟的呗。福生号的老板,那个胖子,因为睡在她家被太太赶了去并从被窝里掏出来,像春天顽皮的孩子由麻雀窝里掏取一个还没长毛的赤裸的小鸟,就是这样,两个女人在街上喊着骂着,对每一个人议论着,申诉着而且很快便集聚了村里所有的人们,使大家哄笑和激动起来。

珠子呢,她是……雷国权痛苦的抚着他的脸,……不是一个好姑娘了罢,完了罢,那一群无赖汉像馋猫一样,他们不会使这茉莉花在他们的欲望里脱逃罢!

——这是一条出色的小黄花鱼呢。

近处有鱼在“打挺”,激起一个大的水花。

它跃起足有一尺多高,又啪的一声跌落在水里。

这青年人是痛苦的,困倦而且迷惑。

那影子又在他眼前摆了，他还听到细微的声音，柔媚的说：

“你来呀！不要斗牌，来说说话……”

他很清晰的记着在那抹着口红的嘴里说过的话：

“……那是一些流氓，他们，真想要宰人呢，不是吗，谁也不肯安安静静的……谁也要在这里造反，说大话并且骗人……我们这家成了什么呢，跟戏台底下一样呗……”

雷国权想他自己，他自己可不是那样的人，念过书在村子里是被人敬奉的。

珠子的眼睛在闪着银色的光芒的水波里愈来愈亮了，而且在他的意念里也愈来愈变得更美了，更可爱了，甚至更完整了。

——那个家也许不是玩意，可珠子是很好的，很可爱，招人喜欢，……别的呢，别的那是别人的事……

一个水花，珠子的影子向上跳了一下。

他失神落魄的几乎伸手抓那个幻想，身子向前一扑便整个失掉了重心，他一机灵，肩膀子一阵酸痛才清醒过来，出了一身冷汗。

一只手按在他身上，是大狗。

“你怎么回事，打盹了么？”

那家伙嘲笑的说：

“早晨回去干什么来，一点精神也没有了，想媳妇了罢！”

而且他很快就把这奇闻喊给雷小齐，两个人发狂的大笑起来。

停了一会儿，他等自己的忸怩和不安镇定了之后，悄悄的问大狗道：

“你看那珠子怎么样？不是很好么？”

他在大狗的笑声里发觉了自己的唐突之后，又掩饰说：

“你听见她的消息么？人们在议论她……”

大狗是爽直的，他叫道：

“陈升把她迷住了，她现在是那个兵的姘头！”

“你说什么？”雷国权愤懑的吼道：

“是她妈还是谁呀!”

“珠子!”

这是一个雷声,像桅篷遇见暴风一样,这青年田主一下子站起来,摇着他的长工说:

“你说谁?说珠子和那个兵……”

“不是珠子还是我吗?”大狗是关心的,他并非嘲笑而是极有讲论这件事情的兴趣,他说:“珠子喜欢那兵,爱他的什么呢?爱他的马裤呀!”

他一直喃喃的讲述着,说陈升住在珠子的房里,人们谁也知道,晚上散了牌局那兵和别的赌徒一块走出林嫂的大门,可是在广场上绕一圈他又回去了,珠子那娘们还等在门口,于是,他吃着鱼面,而且……有一回早晨经过林嫂家里,天还不亮那兵正在珠子房里洗脸,我说,陈升为什么来的那么早,你来斗十胡吗?

——我很早就来了。

他说,

——我来看看她们。

这是个魔鬼,穿着他的倒霉的马裤,可是女人们喜欢这个,这是时新样的,你要是在屁股上刺上这个那个的花,她们就更爱你了。娘儿们就是这种玩意,只要你像个画似的,叫着,她就欢喜了,你有八块钱,她就拿你当客人待了,你要再像个猫似的缠着她,他就是她的相好的了……就是这样的,和一条臭鱼似的,一个铜子也不值……

这长工的叹慨很容易使人们看出他所咒骂的女人在他心上的位置,他是嫉妒的,他很早以前就爱着珠子;而且他亲过珠子的嘴,珠子答应过嫁给他,因为他是很结实的,像牛一样,珠子有时候爱这样朴实的青年。

“你想这不是很让人生气的吗?”大狗向发呆的站在那里的雷国权说,“那兵是个什么玩意!”

雷国权不能了解大狗的意思,甚至他不相信珠子和兵的暧昧,那

是个很好的女人呢。

甚至他想，他是比那兵在各方面都优越的，他有产业，并不是个流浪汉，而且他还年轻，那兵，只能算作林嫂的情人了，他的胡子已经可以刺穿铁板了。

风网船摇摇摆摆，雷小齐叼着烟斗已经开始他的照例的安睡，他回航的时候一定如此，人们追逐着月亮，而月亮，惨白并且凄凉。

回到村子的时候，雷国权撒了谎，他把长工送回家里，偷出了两条足有三斤重的鲤鱼，去看珠子。

在她的窗下他轻轻的敲着，等里边有了回声，他低声的说。

“是我呀！珠子……”

很快门开了，珠子穿着一件月白的小袄，扣子还没扣上就拉着他的手。

“你这时候才回来吗？”

她惊讶的说：

“你没有睡觉吗？”

在月亮底下珠子的脸是娇艳而且鲜丽的，如一朵玉簪花。

“嘘——”

不等他开口，她就在耳边低声说：

“我妈醒着呢……你轻一点……”

六

春天很快的完了，等人们发觉了这事的时候，就像现在的样子，天已经很热，变化无常，有时焦躁有时又是沉闷的。

风网船的季节，很快就要过去了，风不再那样规律，而且那里多雨，那对风网船是致命的威胁，遇到这样的不幸，只有降了布篷在注

里安心的等候着,而第二天,又未必是有合意于人们的风向。

五号把风网船停止了,换了丝网。早晨,伙计们吃好早饭,太阳正好从淀水里出来,几只大船像母鸡一样带着它的无数的幼儿航出去,在洼心里敲起“铙”来,这种原始的音乐是雄壮而且和谐的,正与水的波动相同。

叮! 叮! 叮!

叮! 叮! 叮!

对于鱼族,这是一种引诱和恐吓。

而巧妙的被渔人编织的纯丝的网索,贪婪的重布在水的腔体里,一到愚蠢的鲤鱼游来逃避它们的惊扰或是接受这温暖的爱抚,那时候,它有这样的魅力,会拥抱了它的鳞、鳍或是尾部的软骨,牢牢的,永不得逃脱,一直到出网的时候它们还在阳光里闪着黄金色的鳞甲,挣扎着,摇摆着,可是命运早已决定了它们的归宿,那是已经不能再摆脱的;人们就愉悦的喊着,叫着,激动着水浪。

原野上的音乐是喧嚣而且紧凑的,你可以想到人类的祖先在狩猎得到胜利之后,对于天地和神祇的祭祀,以及庆祝他们自己的荣耀和满足而勃发的欣快和欢呼。

村子里的人们议论着,彼此商量合股的办法和更改的方式的技术问题,然而多数的人却是到五号那里佣工,因为丝网的设备,实在是太大,而且收获也太不可依赖。没有人能够知道一定是能赚钱还是不能赚钱,这是一种命运,只有资本雄厚的人才能投资于这种和自然的赌博,“撒下大网才能获得大鱼”,这是一句古老的谚语,这样的一个大网,被人们渴望着和寻求着。

逃兵住在林嫂家里,他什么事情也不作,无聊的坐在门槛上,抽着烟卷,成为一个十足的闲汉。

“要我去一天拿他五角钱的工钱吗?”

他咒骂着,拍着他的马裤,他从不像每个村人似的敬佩雷五先生,青年都到五号的丝网船上作工去了,使他的赌场很寂寞,然而他

是个彻底的不合作主义者，他羞于去找一个主人，敲打犁铧片和跟着人们叫唤，他愿意他自己就是主人，他是这样自负的。

“一个土财主，什么玩意……”

他向每个人宣传着，他向珠子说：

“你看见过鱼鹰子么？”

不等珠子回答，他就比仿着那种可耻的鸟类的样子叫道：

“那种玩意，住在渔人的船上，它钻到水里捕鱼，可是却把它的收获全部献纳给它的主人，而它自己，只是得到一点，它的全部的收获的一点，它毫不觉得自己的可怜和可悲，就是这样，……我们这里的人们便是如此，一个鱼鹰子，或者还不如，就是如此而已。”

珠子只安静的站在他旁边，毫无意见的拢着她的头发，那头发是美丽而且丰富的。

院子里很安静，阳光炙灼着大地，潮热和发着腥臭的气味，而那远处，由台阶上可以望到的水和天的交接之处，却是辽阔的，清新，充满着流动的、明媚的光彩。

可以听见一阵阵渔人的音乐，敲“铙”的声音在水上爬行，像龙女在她的宫殿里放肆的歌唱。

珠子姣媚的把她的头发拢在后面，随时把头仰起又俯下来，她最后注视着远方，停了一刻，认真的问这个兵道：

“你呢？你自己以为是怎样？你是想要一辈子钱吗？”

“我是一只水鸟，”他毫不考虑，而且理直气壮的喊道，“我不是鱼鹰子，我是那灰色的，在天上飞来飞去的水鸟，我自己捉鱼，而且我自己要吃掉它……”

这兵把烟卷在地上涂灭，把头埋在手心里，沉思起来。

“灵魂——”他说，“我有这样一个灵魂……我看不起这里这些人们，他们像老鼠一样，永远在洞里争吵和嘈嚷，而且他们满足的，只为几条小鱼和一堆虾米，他们谁也不知这村子之外更有一个广大的世界，而他们，只是争夺着几个小钱，给他们的东家劳作着，像个狗似的

……那个雷五先生,却是把钱埋在地窖里,他爹和他爷也是那样,他也是那样,他们的地窖里埋着元宝、铜钱和银币,铅皮匣子里装满着钞票,可是他给他的工人,却是一点,他让他们便在水里敲打敲打,永远是敲打敲打,他们要敲打一辈子呀!”

这个兵变得伤心起来了,他把头俯在他的马裤上,让头额紧紧的亲吻着那灰布上的泥污。

“我是想要自由自在的,”他轻得几乎只有他自己才听得见他的陈述,“我看见的太多了,这个小村子容纳不下我了,他们也不爱我,没有人看重我……没有朋友也没敌人,大家都是漠不关心的,就是这样谁和谁也不相爱,而是互相猜疑、嫉妒、欺骗。在城市里人们也是如此,可是还有可爱的人,虽然是恶徒也是可爱的人,而这里却是毫无可爱,一点不值得让人想念、愉悦、喜欢……这里永远是呆板的、沉滞的、单调的……”

他抬起头来,看了珠子好久,感动的说:

“世界是多么大啊!一个城又一个城,你永远走不完,从这儿到那儿,从那儿到这儿,哪里都可以找到几个朋友,都有愿意帮忙你和接待你的人,只要你招呼一声老大,道一声辛苦,码头上轮船上,饭馆子里和澡塘子里到处是我们的朋友……义气千秋……”

珠子是越来越迷惑了,她几乎不知道这兵是在说着什么,她只是觉得这包围着她的无边无际的海洋的波浪是很美,而她,却是很寂寞,她甚至想不起她为什么要有这种寂寞的心情。这村子虽然很小,像一块石头被抛在大海的中央,然而不只她,她的妈,和她的祖母也是在这里长大的,生活着的,他们从不曾离开这个村庄,只是好年月文安洼水干而且丰收的时候,在现在被水浸着的村子边上搭起戏棚,由远处请来庙戏,她们才能见到一些别人的衣裳的样子和一些陌生的面孔,而那一切,又和她们是一模一样的,毫无出奇之点。她们的亲戚,用指头可以计算过来,加上这村子里的邻居,他们已经是这样的厮熟,谁的家里的锅台安在什么地方都彼此知道。她有时便有这样的

思想，憎恶这个村子，又爱着这个村子，她喜欢那个兵，又怕那个兵，她羡慕那水外的城市的新奇和繁华，又怕那些城市的生人和她没有见过没有经过的物事。她是陷入于这样的矛盾之中，使她的心情浮躁不安，而且不知道她是要怎样的安置她自己了。

她害羞的坐在陈升的旁边，小声的问道：

“你要离开这里么？”

“我要离开这里。”

那汉子决断的回答她，并且大声的补充说：

“并且带着你，和你一块。”

女人脸红了，用手指头戳着兵的脑袋，放肆的习惯的撒起娇来：

“呸——”

兵的样子很庄严，郑重其事的按着珠子的手，向她起着誓，解说着，并且诱惑着；这兵不同于村里的农民，他的嘴是伶俐的，很有辩才，他诚恳的述说着他的心愿，只是从他的语调的庄重也可以见到他的情意的真挚。

于是，在他们中间——在这个院落中间就更沉静了，可以听得见每一个轻微的动作所激动的空气的声音：呼吸和心脏的跳跃。珠子只有这一次才真是感到她自己的整个腔体的悸动，不只是心，而是整个的腔体。甚至她第一次因为母亲的劝说被雷五先生搂在被窝干了那样使人脸红的事情的那一次，和这兵偷偷的睡在屋子里炕下土地上的那一次，以至于和大狗在暗地里亲嘴，答应了那像牛一样的青年的急躁的要求，连裤子都来不及脱掉，就……和雷国权秘密的拥抱在院子里的干草上，而被妈妈看见的那一次，都不会存过这样的感觉：这悸动不是发自内心的，它不是因为外界的刺激，而是一种莫名其妙，鬼也不知道是一种怎样的悸动。它不是惧怕，也不是愉悦，乃是一种神秘的使你的呼吸，突然紧迫，而周身便如千斛巨石压来，却是身体里——在极深极内的地方，又有着更大更多的力量要向外发泄，而引起的这样的不能用生理学解释的难知的感情的现象，它是一种平和，

一种美,一种春天,一首诗,一幅画,一曲音乐,一个……鬼也不知道是怎样的玩意。

珠子这时候是把她支持着全身的力量重点都倾斜在兵的腿上了。那兵便抚摸着她,吻着她。

水声和“铙”声为他们鸣奏着,远远的。

那一些影子就在眼前晃荡起来,而且较量起来,留着小胡子的绅士,过去了。大手大脚的一个农民,长工,有力气,年轻的小伙子,过去了。地主的儿子,读书的人,有财产和地位,有人尊敬并且性情温和,是长形的脸,嘴角有一颗黑痣,过去了。接着来的是两个女人,管家妇,雷五先生的老婆,已经斑白了头发却是一脸横肉,说话习惯用叫鸡的声音,另一个,雷国权的未婚妻,小脚,而脸是娇嫩的,抹着过多的官粉,一直向她扑来,而深入她的脑底……

最后一个才是那兵,他穿着的灰马裤比现在新一点,整齐一点,而脸在笑着,她闻到了男人所特有的汗臭的气味,便更紧抱头贴紧在他的胸脯上。

女人心里想着要离开他,躲开他远一点,她总觉得在这时候这样的亲热对她自己是还有些什么遗漏或是多余,然而她的重量,因此便更多的增添在兵的身上,那兵几乎是完全吞噬了她。

“我的妈呢?”

她迷茫了半晌,向兵说:

“我离不开我妈!”

“你还离不开谁?”

那兵生气了,发怒的问着她,却是抱得更紧了些:

“你还离不开雷国权和他的长工吗?那是什么玩意,你想当一辈子丫头和吃一辈子鱼呀……”

珠子突然像受了什么委屈,她一下子把脸扎在兵的怀里哭了。

这样过了好久,她才呜咽的向兵说:

“你把我带到那里去呢?……到那里去呢?……你呀……”

七

风网船全部停航了。

最后停止的是雷国权家的和雷小齐家的一对，他们困难的挣扎在最后的撤退线上，用尽了力量才把这两只落难的英雄弄回来，合力收拾了它，晒了网，并且把帐目清算了之后，雷国权和大狗没有事情作了，每日只是在庙前的广场上坐坐，或者到林嫂家里“顶牛”，这种赌博好像就是无论有几个人也可以开始的，那兵傲慢的坐在炕上似一只狼，在别人眼睛里，现在他已经变成一个超然的存在，这几日他的脾气更坏了，骂着所有的人，而且拼命的抽着烟卷。

天也是越来越热了，越气闷和越加焦躁。水有时在狂暴的冲激着，有时又是安静的睡在那里，如懒惰肥胖的妇人朦胧的躺在床上，臃肿而且丑恶。敲“铙”的工人有时因为瞌睡而停止了他们的演奏，有时他们的音乐又压过所有的风声和水声。并且卡网也出现了，渔人用巧妙的方法在网索上系着一种用竹签子造就的机关，在尖端下了饵，鱼经过那里为丰美的筵席引诱而不幸尝试了这点心之后，它就被残酷的戳穿鳃和嘴，渔人毫不惊扰地作了这样的把戏，而且慢慢的，安心的把它们一个一个捡入在他们的船舱里。

当只有雷国权和珠子两个在一块的时候，雷国权是战栗的，他试着他的勇气来向这姑娘说话，可是他想不起什么。在这个村子里，谁也知道这个女人是可以被人戏弄或调布的，她母亲也是，人们都传说着，耳语着并且耻笑着。那主要的原因是她的家里没有男人，没有田也没有人工作，可是她们仍旧生活着，享受着，吃着炖鱼和鱼汤，而且永远穿的是全村里最好最时新样式的衣裳。

“这是一对娼妇，”一个人说，“哪个村子里也有这样的人，不然光

棍到哪里治他们的面庞去呀!”

又一个人为她们辩护了:

“这是没有法子呗,都是要生活,要吃饭,靠山的吃山。靠水的吃水,靠人的呢……那就是……哈哈……”

他自己先笑起来了。

“你是和那娘们有一手的,”那第一个人说,“你自然知道靠人的要吃什么,而且你一定是被那窑姐嚼过了……有牙痕没有呢?”

“你老婆也喜欢吃呢,嘻嘻嘻……没有娘们不喜欢吃这个的……”

“你妈还在吃吗,”这第一个人大声的喊叫着,“她还吃罢!……你看见过没有呀!”

于是他待对手反抗,乘机狠狠的在那个脸上打了一下,而且很快便像黄鼠狼一样溜走了。

没有结论,对于林嫂和她的女儿的批评,是各式各样的,派别很多。年老的人憎恶而且嘲笑;青年人,那是他们唯一的温暖的窝窠,这个小村子除水之外,无处可去。他们在广场上说得太多了,争执得太久了,而且肚子又吃得太饱了,就溜进林嫂的屋子,看别人耍钱或是自己耍钱。……而孩子们,那是无所谓的,他们有敬重每个人的习惯,在他们的感觉上考察起来,毋宁说这个小院子对于他们是更新奇和更热闹,更有益于他们的嬉戏,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很可爱的,因为他们愉悦。

所以这院子里清静下来的机会是很少的,那很难得,而这时候,雷国权却是一只忧苦的老鼠,他思索着,并且用力的听着屋子外边或者要传来的脚步声,而想在这个机会,向珠子表白一些什么,说一些什么,他苦于没有合适的话和能够打动这姑娘的言语。

“你不喝水么?”

那姑娘顽皮的笑向他说,她瞧着这人的忸怩不安的样,问道:

“你笑什么？你尽管是看什么……”

“我在想呢……”

雷国权很明白这话说的丝毫没有价值，他在作什么呢，想什么呢，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很爱这个女人，因为她美丽而且鲜艳，可是他的确不是想的这个，他有可能在想一些与此毫不相干的事，类如一些别的或者和女人没有关系的事。他是一个善良而有经验的农民，然而说点关于爱情的话，他缺少这样的语汇。

“我在想你呢，”他勉强的说，“你一天到晚要应酬来耍钱的这些闲汉，你不嫌累么？”

“我不累，”珠子低着头回答他说，“如果没有人来耍钱，我家的日子就完了，没有吃的东西了，从我小时候，我就记着我妈拿抽头的钱养活着我，一直到现在，这都是别人的钱，不是我的钱。”

她忽然兴奋的接着说道：

“我这种日子算是什么日子呢？我也想作一点什么了，自己挣扎，……可是这村子里又没有别的事，没有水的时候有，可是现在没有呗。”

她很奇怪她自己有了这种思想，这样的思想在从前她是没有的，她竟是这样的信不及自己，好像她在撒了谎，她使用手绢捂着她的嘴。

“人们永远是这样的，永远抱怨他们自己，”这青年人想着，“怎么向这个女人说呢，说什么话呢，而且……”他想坐近一点，也许那样方便一点，可是他没有。

这时候珠子想起大狗来了，那个青年人，永远是不声不响，而搂着人的时候，却是用力的。像他要扯起篷帆一样，他几乎要把你压碎而用他的呼吸来替代你的呼吸，你便窒息，变得非常纤细渺小的溶化在他怀里，那里是热而且跳动的，你便想，一辈子也别离开那有力的结实的胳膊了，或者便死在那里，消灭在那里，安息在那里罢！让那硬朗的腔胴当你的罢！睡觉罢……

“而这一个人，”她想，“却是温柔的，一个学生，有时候还会脸红，忸忸怩怩的，他自己会无缘无故的向他自己害羞。”

于是，她便挑逗了他，她轻薄的问雷国权说：

“你吃醋么？”

“为什么？”

青年人被这样的试探弄得发呆了，他吃惊的要跳起来。

“那些人们呀！耍钱来的，还有那兵，你没有看见吗，他们都没有安着什么好心呢。”

雷国权被刺激而呻吟起来，他紧握着拳头，要征服谁或是殴打谁，可是很快他就丢掉他的力气了，像一只疲乏了的猫蜷伏在炕上了。

“你自己呢？”他说，“你要怎样呢？”

“我有什么办法？”女人生气了，她叹息道，“我是一个姑娘，而且我妈又是那样的，越是谁也不敢得罪的，谁上这儿来打牌都一样的欢迎，不管那人是强盗还是什么……我是害怕的，我很胆小呢……”

她要哭出来了。

女人心里想，如果是那兵，这时候一定过来抱着她吻她而且安慰她了，那兵是聪明的而且很会看出来别人什么时候需要他，可是这地主的儿子，他只会像耗子一样，假装作机灵的坐在炕沿上，他都不敢坐近她一点，并且如果有人进来的时候，他也许就要无耻的跳下来跑了，就是这样的玩意……可是长工大狗一定要狠命的搂着她，保护她，当着谁的面他也敢毫不在乎的和她坐在一块儿。所以她忽然感觉到，和这个有点文绉绉的青年在一起生活，她简直是不配和的，虽然她也喜欢这人的文雅和只有把门闩起来他才敢放肆的施舍的温存。

她叹着气，无可奈何的玩着她的小手绢：

“唉——”

雷国权迷惑而且困倦，这样一个女人，一朵水仙花，完完全全的一朵茉莉花，可是那个兵呢，他不知道他对他的敌人要有怎样的处

置,他已经清清楚楚的知道那兵是他唯一的敌人,仇敌,在竞争上的敌人,不是在女人的竞争上,而是在一切的竞争上,在精神和肉体上。他现在深感到他浑身所受到的一种未可名言的压迫,这力量是那么强大,足够把他整个击倒而且榨成粉末。

“等年月好起来的时候就好了,”他喃喃的说,不知他是向珠子还是向谁,“当田地可以耕种的时候,有了收获就有了钱,而田地……就是产业,那个兵,他是什么也没有的,除了他的马裤,他有什么呢,他有什么呢,他什么也没有……那时候呢,只要把粮食拉到家来呗,大家就吃着,安静的活着,并且……”

他瞅着珠子:

“你就看罢,就是那时候,那时候就看出来了,不是么,那兵还是那一个兵,他并不是田主,他就只有那么一条马裤……”

“……”

珠子没有言语,她把手绢捂着脸,那脸的表情是很困惑的,她的心里很乱,虽然又很清醒……她仿佛听见大狗在唱,那兵喝醉了酒在打着响亮的鼻酣,而她妈妈却在旁边叹息着,称赞着雷家的有钱和那依赖了产业的生活的安适,而她自己,这时候是一条鱼,在水里游着,逛着,躲着鱼网和渔人安设的机关,而她又几乎是这样,分不清哪里鱼饵和培育着大地和海洋的水草,她只是那么随着水浪游着游着游着……

这时候,天已经晌午,村子在睡了,只有风声伴着远处的工人们的音乐:

叮——叮——叮——

叮——叮——叮——

八

雷小齐找到一个职业，到镇上去了。

镇上，传布着种种流言，赶集的人们回来便讲究着，谈论着，批评着这个那个的是非。那兵便举着手，在人群里大叫道：

“你们以为人们永远住在洞里吗？就快把你拖出来了，像拖一只刺猬一样……”

他张望着每张吃惊的面孔，自负而且骄傲的在人们中间走来走去。

“我的弟兄们就快过来了，你们看罢！”他拍着他的马裤，“我们决不会刺猬似的躲在草堆里，而且走在大道上……吹着喇叭敲着鼓，你们看看人家是在怎样生活罢！……”

他宣传着，指手画脚：

“你们一定会看见的，不一样的，完全是时新的……”

因为他的话语的暧昧，很少有人感觉兴趣，有些人躲开他，有些人便嘲笑他，还有一个人照准他的脖子发狠的揍了一拳。

“你顶牛去罢，”一个人向他说，“这些日子鱼总出的不好，完全是你这家伙妨的，你住这儿，我们这里要永远干不了洼呢。”

“你们要被捉起来，”这兵跳着，叫骂着，“我会记着的，对谁我都会记着的，我忘不了你们，”他喘息着，“你们是一堆臭了的烂鱼……”

夜晚的时候，雷五先生请他去喝酒。

“陈升你总算是本乡本土，有什么事总要关照一点，”绅士抚着他的胡子，迷惑的痛苦的微笑着，痛惜的把酒斟在兵的杯子里。

他醉了，迷迷糊糊的答应着拍着胸口：

“我陈升么！义气为重，在哪儿也是一样……兄弟们大家帮忙照

应，陈升是好汉，陈升……呶呶……”

绅士看见这个家伙已经不容易再说出什么了，让伙计把他送出来，那兵便摇摆着唱着小调，打着嗝，仍旧混到林嫂家去，等不到爬进屋子，便在台阶上睡着了。

雷国权却是在他的院子里踱着，想着，有些稀奇古怪乱七八糟的思想缠绕着他，毫无头绪而且和他毫无关系，可是他摆脱不开那些思绪的绳索，他用手保护着他的头颅，他试想推开它们而把他自己拉出来，可是却越来越深，他弄得更为深入于那腐烂的泥沼。

他想找大狗去谈谈，那长工不见了，这是一个完全黑暗的夜，大狗的屋子习惯的不点灯，那屋子里空洞洞的，如一个魔鬼的洞窟。他惊惧的从那屋子出来，心想这家伙到什么地方乘凉去了。他不敢大声叫唤怕惊醒上屋里睡着的他的父亲和母亲，他只把手枪插在腰里，歇斯底里的反复着他的记忆。这人完全是迷乱了，整个胸腔里可以自燃的液体已经完全着火，他想试着去弄一点凉水，可是他知道他并不干渴，他所需要的他不知道是什么，他只是盲目的下意识的走出大门像个贼一样，小心向林嫂那里溜去。

快到那已经剥落不堪的板门的时候，珠子的笑颊才在他的脑袋里明朗起来，那女人笑着玩着手绢，而且几乎是赤裸的。那诱惑使他的胆子立刻大起来，而且也清醒起来，手枪的铁筒已经传染了他的体热，他无缘无故的带了这家伙在身边，使他自己也觉得好笑而且骄傲。

“珠子——”他心里说，“我的小珠子，有谁敢碰这个玩意么！”

他摸着他的武器，那枪机他是极熟悉的，正如每一个文安洼的青年居民，他们枕着这杀人的家伙睡觉已经自小就习惯了。

林嫂家的门是开着的，而屋子里点着灯，他仿佛听见有什么人在低声的说着什么，他下意识的轻轻的向屋门走去，像魔鬼附着他的身体一样，而且把枪握在手里。

他刚要喊出来“珠子——”突然，他跌倒了，一个庞大的软软的东

西踏在他脚下,他吃惊而不自觉的叫了一声。

“噢——”

屋子里的灯灭了。

有一个人很快从里面跳出来,赤着身子,他可以望见那人的腔体是结实的,他没有想,这是那个兵,于是他愤怒的骂道:

“狗日的,站住。不然我开枪……”

那赤裸的汉子只在屋门口停了一会,他已经爬起来来得及蔽住那人的出路,这是一个僵持的局面,这之间极为短暂,时间在这样的场合是非常残酷的,它一点不容许他们有工夫运用他们的理智,只是这样的一瞬,那汉子便扬起手来,在黑暗中可以看见那是一把斧头,虽然发锈而仍在闪有光彩、力量,这时候那斧头正砍中青年人的头颅,只一下发着钝重的声音,接着哎呀一声,他便倒下去了。

枪开迟了,因为颤动的原因,枪口偏向了左上方,子弹越过屋角,飞向不可知的处所,没有人知道那是由于惧怕的原故还是激动的原故,而且,可以听见它由人体向外奔流的声音,那是沸腾的血,射出来是极快而涌旺的。

“怎么回事?”

睡在台阶的那兵为这扰动惊醒了,跳起来骂着,诅咒着,等他看明白之后,就迅速的把枪捡起来,指着大狗说道:

“你还不穿衣裳走吗?你还想当你的一年十二块钱的长工呀?狗日的……”

大狗突然哭起来了,他现在已经看见他作了什么事,他杀了什么人,而且他明白了他还在光着屁股。

那兵站在院子里骂道:

“走罢!都滚罢!狗日的,你们都是什么玩意,就是因为这个,”不知道他指着女人还是那枪,“可是现在完了,全完了,一块儿全完了……”

“我到那里去呢?”大狗羞惭的呻吟着,林嫂在后边拉着他,也许

是推着他，这女人第一次遇见这种浩大的困难，她自己叽咕着。

“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的菩萨……”

赤身汉子一手把她推在一边，她很快的就昏过去了，大狗无望的向那兵说：

“我怎么办呢？”

“你的脑袋到别处就不会吃饭了么？”那兵察看躺在地上的尸首，黑糊糊的看不清伤口究竟是怎样，可是他肯定的说：“完了，真是完了……你快滚罢，和我一块，”他叹息着，“这倒霉村子一点意思也没有了，没有一个可爱的人……穿衣裳去，一只船，快一点呀！”

他准备要走了，珍贵的抚摸着那把沉重却是精致的机器，喃喃的道：

“就是你哟，你哟……哎……”

“救人哪！”

珠子只喊了一声，当他看见那兵头也不回，她就赶出去焦急而且无救的叫道：

“陈升哥！还有我呢，我呢……”

走在前头的人一声也不响，三个人连续急骤的奔入于黑暗之中，夜的幕广大而宽阔，在通到码头去的街道上有过一阵轻快却是急促的脚步声，以后村子就仍旧在夜的怀抱里睡熟了，寂寞了……

夜风很紧，它拍击着水浪，哗啦哗啦的，只有在遥远，也许是在你的身边，你心寂静的时候才听见有水鸟在暗夜里尖厉的鸣叫一声，那声音，显然和这些骚音不同，清晰而且愉悦……

那是自由的鸟。

夜——更深了。

九

一九二七年,即中华民国十六年,这一年,动乱而且纷扰……然而这个小村子却是平安的,宁静而寂寞。

风网船停憩在村边,只是那些渔人们,曾经在工作的時候爱着他们的经历的人们,在闲暇的时候还提起珠子来,对于这个女人,他们是惋惜的。

珠子没有回来。

(录自北京华北作家协会 1945 年 6 月初版《风网船》)

生死路

马 骊

——一群为逃死的悲惨而挣扎着作生的苟延毕竟因求苟延的生而罹悲惨的死的人们的无碑的墓志。

“……”要述说这一代的人们，虽然他们也许逃出了炮火，但是终被那战争所毁灭了。——雷马克《西线无战争》

一 年头变了

五月的太阳似一炉高热的烈火，烧天空，烧着大地，也烧着人心。

五月的大地衰似深秋，四十里内不见一片碧绿的原野，一个蓊郁的村庄。

祈雨的人们简直是疯狂了，拼命地敲打着锣鼓。关帝爷，甚至土地爷，三义庙里的张三爷，只要是传说中能以下雨或者能替人祈雨的神胎全搬出来了，晒在太阳下。各村的人家，门前全是一样的安置：一坛井水，一束柳条子插在里面，一个香炉内日夜不断香烟的缭绕，供着一张黄表纸写的神牌“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龙王神位”。全村的人，无论男女老幼，在村长的命令下都到神胎前去跪坛，上面是太阳的暴晒，下面是热地的焦炙。这，谁都没有抱怨或呼苦，因为祈雨是为了每个人的吃饭。他们想着：也许这方人不知哪时哪世作了孽，神灵怪罪了；否则怎末到现在还不下雨呢？跪坛，一定得在太阳下，这样就可感

动了神灵也说不定。憧憬中的大雨假如一旦倾盆下落,他们一定也跪着不动,一直到雨止后才再磕一大串头,欢狂地站起来,唱着随口小调去耕湿泥,去播谷种,那秋收丰盈的希望也将同时萌芽在心中。

尤天顺是四柳村祈雨的管事人,是村长柳二爷指派他做这事的。不单二爷说,实在,全村谁都知道尤天顺是好人,腰弯心不弯,别看走路歪呀歪的,行事却一向顶正直不过。祈雨是良心事,他作管事人,全觉得合适。半月来,他真忙得不得了:守坛、跪坛、烧纸、拈香、祈祷、许愿,不觉倦怠,不说厌烦。

可是太阳的火网撒遍了天空,防止一丝云烟长起或一阵长云的风息刮来。

每天傍晚,太阳还总是把火热留下,夜间的大地和天空仍然火炉似的,也怪五月的夜特别短,刚刚感到一息轻爽,太阳又从东方出来了。

一日好晴天,又一日好晴天,……五月三十日仍旧是个好晴天,这使得尤天顺也不禁叹了口气,望着神胎发呆。

有些年轻人便忿忿地咒天诅神:

“神,啥^①神呀!骗人的屁神!白费了整半月的劲!”

“哼,如今神心也狠了,眼睁睁要人的活命!”

“早知这样,日日画^②他奶奶的,雨就不该祈!腿都跪软了!”

“俺^③不是早说过吗?神,画匠捏的泥胎子,就是神吗?下雨,哼,根本——”

不等他们说完,老年也就以老年的威势来压制了:

“混帐!胡说!守着神你们就敢骂——”怒气堵住胸口,话说不出来,黝蓝的眼睛圆瞪着,脑袋一颠颠地喘粗气。

还是尤天顺打开僵局:

① 啥:什么,土语。

② 日:骂人土话。

③ 俺,咱:全是“我”,有时“咱”还可表示“我们”。土语。

“谁也别着急！”轻轻拉一拉那老年，又向年轻人挥挥手。“祈雨一个月，真是的，谁也不能不烦，白天跪，黑夜跪，许了一台戏，又许了一台戏，金身、挂袍、修庙，那更不用说，真是的，半个多月的工夫，别说雨，连一片云也没祈来。”

“咱就是说这个呀！”一个年轻人又插嘴。

“兄弟，你先听老哥哥说”，口干得难过，“喝！”什么也没有吐出来。“别看没有祈下雨来，还不能就埋怨神！咱村的关老爷，一向是再灵验没有的。俺今年六十三了，真是的，还不记得有这末一回。那年，唔——”一刻遐想。“那年俺才五岁，全泰叔、万兴哥、全记得呀，那年咱们山东也是大旱，不用说全省啦，就是咱们一县，饿死的人真也无数了，真是的，咱村可是一个也没有死——”

“是呀，就是咱村的地里，偏下了一场雨，那场雨，就是咱们关老爷回到天宫，偷来的一坛水！”坐在神像旁边陪座的白胡子尤万兴很严肃地说，柳全泰频频点头。

“真是的，到如今不下雨，反正是咱们这一方人作了坏事，你看整天价兵荒马乱，这个也做官，那个也要坐朝廷，城里也有官，城外也有官，真是的，神眼反正看得明白，啥事也是天意，盼着吧，反正总有一天下雨的！”

“是呀，咱村的关老爷，不能饿死咱们！”尤万兴很自信地说。

“今天该收坛了，就——”柳全泰深深吐一口气。“就把关爷驾请回庙吧！”

于是，在尤天顺他们的命令和领导下，大家又狠狠地敲打一阵锣鼓，磕一阵头，关爷就由年轻人抬着，尤万兴、柳全泰扶着回了庙。

尤天顺回家走着，身子歪得特别厉害，两脚也非常不受用，迈一步，屁股就用力地斜甩一下，祈雨十五天疲惫的积累掣制着他六十三岁的身子，头上的汗珠因为身子的歪斜时时打在地上。他抬头看见天上星星沉静地直瞪着亮眼，一个眨巴的也没有，银河明晰地泻一道白光，河里的星也亮得耀眼，他知道，这些全是不下雨的征兆，叹一口

气,身子一时更觉瘫软了。

到门前,看见老婆同妮子坐在那里拼命摇扇子,花狗伏在旁边迫切地喘粗气。她们为着热闷的迫害全像不曾理会他回来。他也没有说话,踉跄地进了院门,一下子躺在院中的床上。顺手拿衫襟抹抹汗,喘着闷气。忽然心里起一阵慌乱,他以为也许是饿,就近乎焦急地喊:

“妮子! 妮子!”

妮子懒跚地来了。

“妮子,我吃啥呢?”

妮子没言语,懒跚地走进屋去。

顶爱说话的妮子,今晚为什么对爹爹也似乎不欢喜呢?尤天顺明白自己的女儿,就是今天晌午他从神坛那里回来,她还拉着他的手:“爹,到多会唱戏?”他也仍怀着一线希望告诉她:“只要过午下了雨,秋后唱对台!”这时,她一定也是感到失望吧?憧憬中戏台上下的热闹全幻灭了。不下雨就不唱戏,娘一定对她说过了。

“吃吧,爹! 可是没有水。”妮子把一只筐子放在他面前。

“去,叫你娘提水去!”

妮子拿了坛子同绳子出去。

尤天顺从筐里摸出一块“菜团”^①来,松散的直接掉碎屑,他惯常地两手捧着吃。菜团使他摇撼的牙齿很费力地嚼着,可是饥饿的手从喉咙忙碌地伸出来贪婪地把些半乱的菜叶拉了去。

“连二爷园子里的井也没有清水了,天爷爷,不下雨!”

天嫂跟妮子抬了水回来,放在他面前,妮子又递给他一把勺子。

几勺凉水喝下去,暂时压压心头热火。凉水在嘴里留下些咸涩的泥味,他叹口气。

“二爷家这眼井,真是的,活到八十的,也不记得混过,唉,年头变了!”

① 菜团:以野菜或树叶或少许米面或玉米面做成,本地遇灾旱,多食此物。

猛然,他想起另一线希望,忙问老婆:

“你们‘扫碗底’怎么样?”

“老天爷,真想饿煞人,往年一扫就下雨,今年就不行!”

妮子听说扫碗底,就学着她们唱起来:

“十个娘们九个女,

扫扫碗底下大雨,^①

菩萨奶奶显灵验,

馍馍裸子供供你!

一场大雨透了地,

男女老幼——”

“妮子别插嘴,听娘说话!”

“菩萨奶奶跟仙姑,倒是全显了灵。还是老四嫂子,仙魂又附了体,说了一大阵子话哩!”

“谈啥话来?”

“说如今的人心坏了!咱们凡人想想,也是真的。做官的,领兵的,全是些凶星临凡,凶星呀!”她表示着无限严肃。“再说,那年头都城逃出了十万冤鬼,全投了胎,今年阎王要收冤鬼了。不下雨,还是好的哩;到七月还有大灾大难,下黑水,刮红风,天蹋地陷,人得死多了!”“你们没有求菩萨奶奶想法打救?”尤天顺十分惊恐。“怎末没求呀?一帮人千磕头万磕头,到底奶奶答应了,说是回西天见王母娘娘,到七月,叫咱们这方人,全扎糊花船,预备着,等奶奶来搭救!阿弥陀佛!”

尤天顺这才安了心,也默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向妮子要过来扇子,忙乱地摇着。凉水喝下去,涌出来满身大汗。扇子乱摇一阵,仍旧摇起些热风。他再拿汗臭的衫襟揩揩汗。

天顺嫂拿起菜团来,照例就叫花狗。花狗,可不比别家的狗,它驯良、忠实,更机灵、武勇,跟它妈妈一样。无论到什么时候,尤天顺一家

① 扫碗底:是本乡妇女乞雨的一种荒诞说法。

人全不能忘了它。守家,看门,那全是小事。就是因为那一年,大约是十二年前吧,一个深夜,来了土匪,他听见了,出屋门刚要跑,却给土匪控住了胳膊。那时,花狗的妈妈,那大白狗,狠狠地咬住了土匪的腿,他就趁势从墙头上跳走了。虽然那次他摔弯了腰,可是到底比让土匪带走好得多;那样,化了钱还不算,也许就不能活着再回家来。“义犬救主”,十里八里,提起来谁不知道?老白狗死了,一家人哭了一场,就好好地养着这花狗。人吃什么就喂它什么,这些年如一日,总是这样。

“花!花!花!”

天顺嫂连呼三声,花狗就气喘吁吁地来了。照例,它尾巴摆几摆;虽然热的喘吁使它的动作那末倦懒。

她把两块菜团跟一碗凉水放进喂狗的盆里,看它吃了,自己也随手放一点到嘴里嚼着。忽地,她想起方才没完的话:

“咱家扎花船,要扎四个人坐的,到那时,把花狗也载去!俺跟菩萨奶奶说了,她老人家也许了!”喝一口水,把嘴里嚼不烂的菜团顺势冲下喉去。“这事要不是咱家念了好几辈子佛,行了这些年的好,菩萨奶奶说,可不许!真也是,该搭救的人就够多了,那还顾得了?菩萨奶奶大慈大悲,好心的自有天嘉祐!嘻嘻!阿弥陀佛!”她的手又习惯地打起拱,两眼虚闭着,脑袋点几点。

“反正天爷爷有眼睛!啥事全看见!嗯——”

热闷和蚊蚤的扰害全抵不过疲乏对于身心的挟制,尤天顺长吁一声之后,不一会,就沉沉睡了,不久,妮子也睡了。父女颠倒着同卧在院中的床上。

夜深了。

天顺嫂跟花狗总都睡不着。她关了院门,回来坐在凳上又拿起扇子拼命乱摇。花狗旁边迫切地忽忽喘吁。丈夫的鼾声一阵阵怪响,她把一个枕头填在他头下,他也一点不醒觉,妮子给蚊蚤咬得直翻滚,浑身涌着汗,她也顺手为她扇着。远近一阵阵谈话和唉叹传来,那全

是些不能入睡或者守夜的人。实在，因为大旱，没吃少用，近来的夜间是叛乱的，常常有盗牛偷驴抢粮食甚至伤人逼钱的事件发生。她真也有些为这事不敢早睡。小心没过错，一向她这样主张。所以，虽然没有打一个盹，她仍然不信任自己似的，时时到牛栏里去看看，肥大的黑牛在咩咩地倒嚼^①。

尤天顺梦见银河泛滥，倾盆大雨下落，梦见乳燕腾天，蜻蜓点水，梦见田野是一片深的绿海，……一只蚊子狠狠叮在他眼上，妮子的腿也翻压在他胸上，他忽地醒了，忙睁开惺忪的眼，看见老婆仍在挥摇着蒲扇，花狗仍在呼呼喘吁，天上银河仅仅调转了方向，还是那么白那么亮，没有黑云挡坝，也没有一只老母猪过河^②，满天星斗，还是不眨一眨眼。他胡乱抹抹汗，又叹口气。

二 生死几条路

“六月六，看谷秀！”

啪！一个耳光。

爱多嘴的孩子给人打哭了。今年，大人就怕听见这些升平话。到如今老天爷不下雨，谷种还没撒到田里呢，看什么谷秀？可是当巴掌打在孩子的头上引起一阵冤屈似的啼哭时，大人又悔恨而且怜惜地叹息了。

本来，前年秋收不好，去年又不好，偏偏村长又今天敛钱，明天敛钱，没有钱，拿粮食。不拿，不行！谁敢？城里的县公署，城外的县政府，这样维持会，那样公所，官的，私的，真的，假的，全比老百姓强硬，

① 倒嚼：反刍。土语。

② 皆本乡传统说法：“有一片黑云遮银河”谓“天河挡坝”，“有一团团黑云遮银河”谓“老母猪过河”，皆为下雨预兆，故有“天河挡坝，明天就下”之俗谚。

全向老百姓要钱,老百姓在任谁的眼中都是最肥胖最驯服的,都要从他们身上榨取血脂来滋养自己。前天,就是六月初三那天,又不知是那里来要钱,一亩地两毛,两天后齐;不交的还是带人去,而且一亩加罚两毛!于是,家家留下来预备下了雨作种子的粮食全也被敛走了,有的没粮食,又不知绕了多少弯子才凑够交齐的。

苜蓿,青青菜,羊角菜,早就吃光了。榆树大半也只剩些赤秃的枝条。近来,人们又发现了槐叶可吃,真像开扩了殖民地或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喜庆。不过,人的喉咙是无底的深洞,在未闭口死去之前,天天都要有些东西填下去的。所以,有限的野菜、树叶在这里便显得宝贵极了。有树的日夜看守着,比往年看守着熟实的庄稼还注意。老太太们因为被偷走了树叶,常常爬上屋顶骂鸡似的拉长了声音把人家祖坟里的枯骨都骂到。

饥饿的迫害,死亡的吓骇,使人间消灭了同情、怜悯、协助与扶持,邻里断了一元钱的借贷,至戚好友没有一升米的周济;谁都有个私心眼:愿自己死前的时间比别人延长一段。

于是,年轻的男人,很多都被“招募华工”的旗子领走了,欢喜而又悲伤地走上了意想中的生路,被火车载出山海关,送进千金寨或者其他地方的那黑黝的深邃的煤坑里去。游击队说:作华工就是当汉奸,汉奸是该杀的,汉奸的一家也是该杀的。这些,他们全知道。可是他们更知道作华工就有饭吃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死在枪口下比死在饥饿的钝刀下倒痛快倒干脆,一时他们全这样想。临走,都是一家泪眼相送:

“到那里,就往家寄钱呀!”

也有的进了游击队,捐了枪杆。游击队是日本兵顶恨的人,整日去碰那机关枪跟大炮,时时有死的危险。并且,谁干了游击队,一旦被报告了,他的全家都要受累。这些,他们也都明白。可是,干了游击队就有饭吃也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饥饿,谁还顾念那许多呢!打死,饿死,反正只有一个死。临走了一家总也是抹着酸泪再三嘱咐:

“领了饷，就捎来呀！”

姑娘们，十五六岁的，甚至十二三岁，只是已经说定了婆家的，并不征得对方的同意，爹娘就要送走她。用一匹毛驴驮着了或者爹背了粪筐走在前面，筐里放着一个红包袱，里面包了她随身的衣服，仅仅把长辫改做团髻，她羞答答地跟在后边，就这样，去见翁姑，去配丈夫。这时，爹娘无不在想：自己女儿年纪太小，活计没学全，到婆家会受气；或者，女儿嫁了就成了人家的人，再不能乖娇地守在身旁，她带走了自己的半颗心，以后将寂苦的生活着；或者，女儿出门是她一生惟有的一回大事要按“行嫁月”才吉利，要为她作些妆奁才对得住她。他们只想：女儿早晚得归人家去，这年头，不能久留的原因至少有二：第一，听人家说，当兵的就爱抱姑娘，换上髻儿的总还差些；出了门就算万一再有什么意外，那已经交给姑爷，自己就不负保管责任了。第二，送到人家去，反正自家就少了一张天天要吃的嘴。就是姑爷已经出了门的，那也一样要送去；“娶空房”^①在目下已不再那样忌讳了。

有些爹娘，因为女儿早没有婆家，而悔恨着，苦恼着，忙着托人寻找，再不论路途的远近和那卖卜先生所说的女儿命属该配哪方的，也不再怕那人的命硬或者年纪不般配。假如那人家能出一袋什么一斗的粮食作聘礼，作爹娘养女十几年的代价，那当然好；不能出也就罢了。至于，有人说：谁家女儿到婆家被带着出了门，到外面就卖掉了。他们全不管那些，反正作爹娘的义务算尽了。自己不眼见的事，总可忍受。并且，把姑娘卖了钱，卖进城里作那些没脸面的事，在这里，有些被饥饿压制得顶厉害的人们，不再以为是最可耻的事了。

也有不少的人家，推一辆小车，或者挑一把担子，甚或背一卷铺盖，携着篮子，抛下捐税的负担，脱开债主的逼索，离开虎口似的家乡偷偷远走了。他们要找到一块绿的大地，在陌生的门上，呼爷爷唤奶奶，讨到一块块的饽饽，填充饿肠；或者为人家作些活计，挣一碗饭

^① 本地最忌讳空房，说不能白头到老。

吃。如果那绿的大地在天涯在海角,那他们只要一时不断行路的气力,一定也向着那里忙奔。

更有些人的眼睛被饥饿的烈火烧红了,望着一家人枯瘠的身子,凹陷的呆滞的大眼,灰黄里泛着菜青色的瘦脸,听着老人连接死亡的呻吟,孩子叫饿的啼哭;禁不住两串热泪沿了鼻子流进嘴里,那深长的辛涩咸腥的滋味再不能咽下去了,凶狠地,狰狞地,脚跺着地,牙碰着牙:

“日他奶奶!反正不能等着死!”

于是,饥饿的群结成什么都不怕的队伍,一个意志,一个目的,一人一条布袋,常常冲进富户严守的大门。

“分粮食!分粮食!”

是山东人,尤其是鲁北人所独具的性的表现,话说得那末爽直、干脆。在富户的家人没有以防盗的手段对待之前,他们仅仅是这样乞讨的喧嚷。

“土匪!要抢吗?滚出去!”

“谁抢来?不用害怕!秋后不还你的不是他娘养的!出去?那里去?分了粮食再走!”

“不走,开枪!”

“穷弟兄们!打呀!打死他娘的!”

“日他奶奶的屁!打呀!”

“打呀!打呀!”

“分呀!分呀!”

饿虎的群咆哮了。

富家深邃的庭院高耸的房墙,像扩音的喇叭,为他们壮着声威,打呀打呀的嚎叫,巨雷似的露响天空,声闻四野。

到底粮食分开了,从庞大的仓囤里分装到一个个小的布袋中,大家摇摇歪歪的身子负着走出大门来。不过,除布袋中的粮食之外,还有许多别的东西也在同一时间同一口号之下被分开了。

柳二爷是读过书的人，一向最能谅事度理。他知道惨伤是世间殴斗必然的结果，近来各村又有层出的事实作证例，感到分粮食已势所必然，所以，除了一方面赶忙把大部存粮暗暗地埋进地窖，一方面便招集乡邻，在他家大门前，作出万分真诚的口吻向大家宣说：

“这样大旱年，大灾年，本是百年不遇的事，受苦挨饿，是我们必然的遭受，谁叫我们生不逢辰呢？怨不得什么！我知道：大家天天下锅的，除了野菜，就是树叶，吃这些上天生来不该我们人吃的东西，该说什么呢？什么呢？也只有忍受认命罢了！按乡里说，按人情说我们一村人该有饭同吃，有罪同受，所以，我打算把我家的存粮分开大家同吃，吃净了，再一同想法！”

话在大家心里真像投下了一付清凉剂。“人家柳二爷真是祖传的善家财主，怜恤人，积功积德！”几乎是每个人的意想。可是他们的嘴没有那样乖巧，仅仅直爽地喊着“好，好！”一时，禁不住欢欣，脸上浮出笑来。

柳二爷对这群久已失了笑意的瘦黄的笑脸，一看真也觉得够可怜的。于是，向这群对着他的乞怜的眼睛可怜的心灵预备要说的分了粮食写张借字给他的话，为了怕他们太伤心以致失却自己恩德的崇仰，而临时压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树大荫影大，我家的地多，花费也真多，济南的买卖又赔钱，我当村长又常常垫钱，接连两三年收成又不好，俗话说：不怕灾旱，就怕连年，样样钱全从地里出，没有钱就卖粮食，大家想：粮食还能存多少？今天无论多吧，少吧，三升吧，半斗吧，大家都分一点，这也算我的一份心！大家就回家拿口袋，请天顺看着分，反正我就是囤里那些，凭大家的心，给我留一斗也算，一袋也算。方才说了，我们是乡里，有饭同吃，有罪同受！”

大家取来布袋之后，尤天顺用着一向忠于事忠于人的办法，认真地替柳二爷分开粮食，按每家人数领份，大人三升孩子升半，该给多少，平斗平升，对谁都一样看待。

三天后的清早,柳二爷全家突然搬走了。三辆大车载满了东西。临走,柳二爷向早起的村人打招呼:

“送孩子们到济南住几天,我也许就回来!”

“二爷坐火车走?”

“还不一定,反正走旱路也不过二百里吧!”

“旱路怕不好走!”

“还用说远路?就是到火车站这七十多里,差不多天天出劫案!”

“哼,哼,反正车上也没有什么好东西!”

柳二爷对村人的警告,觉得可感激,也可笑!庸人最爱自扰,遇事畏首畏尾。他忽然又想起一件要紧的事:

“我走了,村里的事大家维持吧!”

“二爷没交付给谁吗?”

“有事跟天顺他们商议吧,反正他还老诚些!”

柳二爷沉思一刻,说着,就向村人挥挥手,三辆大车一直向西走去了,摇鞭飞轮,不一会,影子已隐在高扬的尘沙中。

三 天爷爷矮啦

尤天顺因为凉水喝多了,肚子疼,两天没有出门。老婆昨晚从外面回来说,刘四那坏小子这两天直吹气:那天分粮食,不该单单少分给他家一份,他女人刚养的那孩子,十三天了,谁不知道?既然按人头分,就不该漏下他的孩子,难道他的孩子不算人?再说,粮食是柳二爷的,于尤天顺啥事?这分明是同他过不去!“一不作二不休,倒了葫芦撒了油”^①,过不去就过不去,刘四从小就不记得怕过谁!君子报仇,

^① 意思就是不顾一切,同于本地另句土话:“一个鼻子的罐子,轮吧!”

十年不晚，哼，这乱年头，日他娘那屁，有仇现报！哼，尤天顺别觉拿柳二爷作祖宗，刘四要骇怕不是姓刘的养的！……这些话是刘四说给王六，王六又亲自告诉她的。

尤天顺真像着了箭，中了霹雷，身子和心在战栗、抖缩，遍体更冒了大汗，一时肚疼忘掉了。一夜没有睡着，一直忧惧着：刘四王六全是坏小子，常常合伙出门抢劫，大概全有枪，打死过人，也绑过票，……

上午，老婆给他作了两碗粥来。本来，他要吃水饭，可是当老婆回问他“不知道？米，不是从两月前就没有了吗？”的时候，他吃惯了菜团的嘴尝着玉米面稀粥也够好吃了。刚刚吃了半碗，妮子从外面跑来，满脸带着惊恐，不等住脚，就说：

“爹，快出去看看吧！十字街上那末些人说话，柳二爷搬家走了！”

“搬家走了？”匆匆忙忙，他拖了鞋就向外走。

“吃完再去吧！不吃点东西，肚子更疼了！”

天顺嫂空拉他一把，头也没回就走了。这消息对他的引力比强的磁性还大。

他大步里加着小步，身子歪倾得像步步拾东西，屁股斜甩出不同的角度。远远地，他就辨清是尤万兴、柳全泰、李和成、黑疙疸、七麻子，还有轻易不出门的三风瘫，全在十字街顶那人丛中指手画脚地说话。

当他走到相隔还有三十步的时候，七麻子当先发现奇迹似的号呼：

“看呀，新村长来了！”

立时，群众的视线全投了过来。

“新村长上任来啦，恭喜呀！”是黑疙疸嚷。

“大伙子还没给你恭揖呢，你倒先步步要磕头谢了！”七麻子看他走路的怪相取笑他。真的，这时他简直是一步一跌了。

他们的话在他心里画了无限问号：“新村长？恭喜？谁呀？”

走进人丛，他像一只绵羊投进狗群，感到极度的不安和惊怕。

总是老年人心里还存有几分忠厚,尤万兴一五一十把事情起落告诉了他。

“真是的,真是的,柳二爷搬家,咱真是的不知道,一点不知道,真是的,知道的是狗,是王八,村长的事他怎末交给咱?真是的!……”他焦急,竭力表白自己,他说话不禁唠叨起来。

“还推辞啥呢?柳二爷瞧得起的人!谁不知道?嘿嘿!”黑疙瘩弄个鬼脸。

“平常咱也是替人家跑跑穷腿,真是的,咱有啥韬略?真是的,这乱世道,村长,村长,真是的,咱干得了?咱有钱垫?”更焦急,嘴也更唠叨。

“有啥韬略?好些人全说,替财主分粮食,看你韬略不小呀!”七麻子的麻印像特意点画的冷笑的圈痕。

立刻,刘四可怕的话又鬼凶地在耳中响了一遍。他的头觉得无限涨大起来。

下午。

村人攒三聚五,交头接耳地讲论着,脸色是一团团的惊恐、惋惜和愤恨。

“知道吗?柳二爷三辆车全让土匪劫了,就在赵家洼子!”

“咱就知道他走不妥呀!”先伸直四个手指,又连连屈伸了几下,这两个表示,对方不用想全知道是指了刘四和王六。“他的车刚走了,他俩也走了。哼,这还不是他俩勾引了人干的?”

“谁给他俩告诉的呢?”

“说的是呀,他家搬走,昨晚谁也不知道!”

“反正有人传信!”

“哼,柳二爷‘狗咬吕洞宾不识真人’,这年头,不敬他们,就是不行呀!别说他家这大财主,就是咱们,见他们也得奉承两句,背地里话也得留心!”

“遭劫,真也该!财主,分了点粮食就想跑,上济南去过太平日

子！”

“过太平日子？过吧！嘻嘻！”

“一样，人家还是去享太平！三辆车连东西能值多少？在人家算了啥？到济南，人家有买卖，有钱！”

“如今的话可不能这末说，天爷爷矮啦！往年人，‘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简直是当天河东当天河西，早晨是财主，晚上就许受了穷，早晨好好的，晚上就许死，这大变的年头，谁说得清碰啥事？”

“是呀，天爷爷矮啦，反正神眼看事明白，善得善报，恶得恶果！”

“柳二爷，哼，忠厚，屁忠厚！净巧使人，暗算人！天顺给他出多大力呀，他没良心！分粮食，省下他的，让人家挨骂，得罪人！哼，天顺真憨蛋，这年头，为自家的事，全还不愿认真呢，真憨蛋！”

“是呀，柳二爷把村长推给天顺，人家那知道？再说，人家老老实实的，干村长，如今那行？整天这末一方面，那末一方面，私的官的，大的小的，岂但三面两面，真够着七八十来面了，人家那对付的了？就凭这两节，柳二爷不会碰好事！这就是坑陷老实人！这就是找了替死鬼！挨劫，这是小事，以后看着吧！”

“嗯——”

四 黑牛被拉走了

柳二爷搬走后第四天晌午的西柳村，阳光下像只倦倒的巨猛的尸体。

尤天顺躺在院门洞里的床上憩晌，苍蝇总来扰乱。猛烈地挥几下扇子，它们走了；可是在空中绕个圈子又回来了。叮在眼角上，吃眼眵，爬在胸上额上吮汗滴，烦得难受，麻痒更难堪。他愤怒的把掌打在胸上或额上时，苍蝇已机警的飞走了，徒自把疼麻又加给自己。

“你们也来欺侮咱吗?”

又猛急地挥扇子。脊背和苇席被汗液黏在一起,一翻身,发着刺刺响声,背上清晰地印了充血的苇席的纹迹,这对他真像是一种刑罚。头昏沉得厉害,胸口似有块千斤石压着。

花狗伏在旁边,直竖着耳朵,红舌头恨不得要吐出嘴外,一伸一缩地,白的黏液从嘴角拖落到腿上,真像条细的白绳子在缚着它的前脚,血络的眼睛,懒懒的虚闭又睁开,肚皮和腿甚至尾巴全随着呼喘的迫促而迫促的抖动着。一群狗蝇死叮住它,一只只争先恐后向它的耳朵和眼睛及颈毛里攻击。它不耐烦地摇摇头,它们走了;走了又回来,仍然死盯着它。它猛然仰头张口捉吞了一两只,忙忙咀嚼着,牙跟牙碰得格登登地响,一点血迹,随了黏液从嘴角流下。也许它这样想:

“你们榨取咱吗?咱也会吃你们的血呢!”

尤天顺正望着花狗凝神,忽然它猛地站起来汪汪叫想向外跑,他忙回头,两个人已站在他床边了,他忙坐起来,跳下床。

“他就是尤天顺,新村长!”

不等他开口,刘四瞪圆着眼也没同他打招呼就对那高个子年轻汉子这样说了。花狗一直汪汪叫,它喝叱一声,它才躲到床下去。那人未说话,先作出凶怒的脸。

“你就是新村长呀!旧村长临走说,二百元公款存在你这里了,俺是县政府的,今天来拿钱!”

他怔住了,一时像失了知觉。过一会,才焦急地辩答:

“俺那是新村长?真是的,旧村长也没在俺家存钱呀!”

“少费话,公事要紧!你要吞公款?抗公不办?”

“真是的,真是的,”

他两手失措地摸着不受用的嘴,“啪”地被那人打得又垂下去。

“什么真是的真是的呀!拿钱!”

“这还瞒着啥呢?村长是体面事!别香臭不知!”刘四闪一脸狞笑。

“四弟,四弟!真是的,真是的,连柳二爷走俺也不知道呀!”

“柳家分粮食你可知道呀！你看着谁是爷爷，就多分，谁是孙子，就少分，是吧？俺刘四穷，穷了就是孙子！那时你眼里只有柳二爷，那有俺刘四？你替他省下的粮食，还不全给了你？嘿嘿！村长在家，你替他办事，他走了，你就不替他办了吗？嘻嘻，公款！”

在刘四面前，他简直似一只猫前的鼠子。把从那天就成了心上刺钉的老婆听来的那套话跟眼前刘四这副犷相对证地连在一起，他的心立时突突剧跳，血都涌上头去，身子畏缩得战抖得像个临刑的罪人，恨不能寻个小窟窿他钻进去。

“把钱交出来，不交带他走！”那人说话蛮强的高起来，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屋里正吃饭的天顺嫂跟妮子，起初还以为有人在门下说闲话，这时才醒悟了似的慌慌张张跑出来，她没迭的放下水碗，妮子拿一块菜团，嘴里还嚼着一口没咽下去。见势，妮子真想哭，可是强烈的惊恐又把泪湖的闸口关闭了。还是天顺嫂，虽然脸色变了，但仍然强作镇定地开了口：

“四兄弟，她四叔，领着客家来说话，那还有外人？”

“老娘们家别费话！这是公事！不交钱带他走！”

刘四没言语。那人这样说着，手用力抓紧，尤天顺疼得裂裂嘴。她再乞求：

“四兄弟，好四兄弟！咱们是老乡邻了，你还不知道？咱那有钱？”

“你不明白！不要你家的钱，要官款！”

“官款？啥官款？”她惊异不知所措。

“还骗你？官款，二百元！”

“啥官款呀，俺哪有钱？”她仍不解官款是怎末回事。“四兄弟，咱们一块土上吃饭，谁家啥样不知道？俺也是连吃的没有呀！”

“伙计，你看！”刘四拉那人一把，指着妮子。“那就是，嘿嘿！”那人也贪婪地盯住妮子。“你看她吃的菜团，一半菜，一半面，如今吃这末好的你见过几家？俺西柳村，从柳家分给那点点粮食，家家拿着当香

油吃。伙计，伙计，你看！”又指着床下呼呼喘喘的花狗。“这末肥的狗！哼，咱这里人有几个这末肥的？”

“你奶奶的屁，带他走！”

尤天顺的胳膊一时像扣了铁箍，那人猛晃了两晃，麻疼立时通过了全身。他一句话都说不出，眼呆滞地转动。

“他家还有比狗更肥的牛哩！”刘四指着牛棚，眨巴眼。

立时，那人撒了手，到牛栏里把黑牛拉出来了。

“日他奶奶，不交钱，就拉牛走！”

妮子当先哭了。尤天顺夫妇一齐向那人向刘四恭揖恭揖，说话用着哭音，泪也同时掉下来。

“别拉俺的牛，行好吧，行好吧！”

刘四忙忙把床拉到一边去，让那人拉牛快走。

床脚碰着下面伏着的花狗，它发狂地前跃着叫起来。

天顺夫妇趁前夺缰绳，拉那人的手，狠狠的巴掌被打在脸上，他们跪倒了，张了手拦路，磕头，哀求。

黑牛瞪圆了眼睛，望着主人失常的动作，似懂事又似莫名其妙地咻咻喘粗气，它步步后退，鼻环被那人紧拉着，痛苦地仰着头，伸着颈，后腿后蹬着，身子显然伸展了很多；可是当刘四拾了根木棒凶狠地打它的后背时，它只得向前挪一步，一棒一步，一棒一步，它到底被拉出门去了。

花狗跃前撕裂了刘四的裤脚，又咬着他的脚跟；被他迎头狠打了几棒之后，它无奈地后退了好几步，仍然叫，发狂地叫。他骂：“早晚打死你，王八喂的！”

尤天顺再赶出门去拉缰绳，给那人怒拳打倒了。

“日你娘，不要脸的！”

他挣扎复挣扎，爬起又跌了，凄楚地高叫：

“干吗？不讲理！拉俺的牛！”

“谁不讲理？一只牛也不值二百块，还得凑钱！”刘四胜利地狞笑。

“二百元，少交一块也不行！回来马队抓他，见县长！”那人拉牛走着，回头又说。

立刻，西柳村的死寂被高叫和号哭震破了。近邻，远邻，光膀子赤脚拖鞋的汉子，两手忙着扣扣子的小脚妇人，浑身光裸的孩子，全匆忙惊恐地跑出来，全习惯地用手掌或者手中的扇子遮着阳光，全一声不响呆眼望着这恶作剧，有的竟为了免掉对自身万一的瓜葛从门口探探头又缩回去了。

黑牛被拉着打着走了。尤天顺三口子在门外徒自焦急地拍打自家的屁股，乱跺着脚，眼泪汗滴鼻涕，汇混在一起，簌簌滴到地上，立时就干了，连一个湿的影印都没留住。

黑牛肥阔的脊背上，这时阳光特别为它涂染了光泽，每当迟钝地晃摇着迈一步，光泽的圈子便打个闪亮，光耀四射。那人紧拉着，刘四酷打着，鼻环几乎勾穿了鼻孔，连一回头的挣摆都没有许它如愿。

终于，它痛苦的迟钝的脚步迈尽了西柳村的长街，转一个弯，它的影子便永远在主人的泪眼中消失了，同时，主人的哭声它也再听不到了。

五 走到哪里去呢

黑牛已经为他家作过五六年的苦工了。三十二亩地，它自己拉犁、拉车。它驯服、健壮。尤天顺不在家时，天顺嫂就喂它草，妮子牵它到井边或湾边去喝水。工作时它努力，犁耕得深，车载得重。无事就拴它在院里西墙下，安谧地伏着倒嚼，嘴角白的粘沫拖在地上，徐缓地静静地，飘飘荡荡，像游丝缕缕。长的舌头时时伸出来舔着鼻孔，舔着毛。直竖而梢顶微弯的角，时时回过头用它搔痒。绕眼环生着点黄的细圈，当眼睛安祥地虚闭时，细圈就渐渐扁了扁了。因为去年谷

草没有收多少,两月前它已经就吃完了;今年地里又没有长青草,所以天顺嫂跟妮子总是天天跑遍了村前村后的洼地斜坡拔些干草或捡些草根来喂它,她们不怕远不怕疲劳,拔来的总以它吃饱为最低限度,草棚里还储存了一些。差不多,他还天天嘱咐她们,总是絮叨着这样说:

“咱们多吃些菜叶,省下点粮食喂牛,真是的,牛是庄稼人的忠臣,宝贝!天这样热,别忘了隔几天熬盆稀汤给它喝,省得上了火!这头牛,再好不过,那年好收成,人家上门来买,给一百五十二块现钱,现大洋呀,咱都不卖!”有时,背地里他还特别告诉老婆:

“妮子这末大了,真是的,能等几年?黑牛秋后再养了小牛,就给她预备着,哪时定了亲,哪时卖了它,办妆奁,弄衣裳,反正那是现的!”

这已经失掉了的一切,他们只能反复思念着,絮说着。黑牛被两个坏小子拉到哪里去了呢?真像刀子绞心。他们猜度着:也许拉到远的地方去,卖给残暴的主人,整天鞭打叱骂,喂草饮水全不注意,不久,它便瘦得只剩一张皮包一架骨头,肚皮上,脖颈上,被绳套磨掉了毛,片片的透着血渍。也许卖它给屠户,屠夫蛮凶地拉着鼻环,把嘴里衔的白刀子握到手里,照着它脖颈下了无情的绝手,它战栗,赅觫,眼含了悲泪,当刀子染红了血色拔出肉皮再衔近屠夫口里时,它哞吼一声,通体一个寒战,血和泪一同滴进血盆里,它僵僵地睡倒,眼睛作了最后的一次眨巴,望不见爱它的主人睁眼又闭死了。假如它被送进城里的屠宰场,那会死得更惨;因为早听说那里是用机器宰杀,机器,多末厉害的家伙!……它死了,还和生前一样驯服吗?不会衔了刀子到阎王庙里去告状?……天顺嫂跪在炕上,合手恭揖,祷告又祷告:

“五帝阎王爷,面恶心善!恶有恶报!刘四拉走俺的牛,阎王爷神眼看清,生死簿上减他的阳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一个长长的下午,他们三口子徒自在家里抹着汗泪思念叹息,只有花狗伏在门限里极不匀舒地呼喘着,像在陪着主人悲伤,另外一个

邻人都没有来为他们打个主意或者慰问几句。这事，尤天顺倒能谅情恕理，对嘴里直怨西怨东的老婆解说着，也算慰劝自己悲伤的心，——不错，别人有事，他总是歪着身子跑前跑后不辞劳，可是如今，年头变了，“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近邻乃至至戚，遭了事，谁都是惟恐躲不及呢！真是的，这世道，“谁肯为虱子烧了袄”呢？

直到夜晚，柳全泰才派媳妇悄悄来说：

“你们也该快快搬家，不搬，怕——”

“全泰叔听了啥信吗？”他们惊奇地追问。

“倒没有。只说当下坏人多，刘四一伙帮，啥事都干，这几天抢了好几个姑娘媳妇，到远处去卖！是吧？天顺嫂，躲躲好，妮子也十三四了，是吧？万——”说着望妮子一眼。

他们明白。立时，晌午刘四指着妮子向那人说的话跟贪婪的笑全从眼前闪过，心里像长了蒺藜草。送走柳全泰儿媳，天顺嫂闷上门就哭了。

“柳二爷，屁，混帐老头子！不是他家咱怎会遭这大祸！他不是有心害咱三口子吗？整天价你替他家孙跑孙颠，说他待你好，这可知道了，狼心！狗肺！”

“这埋怨人家干啥？真是的，真是的，年头变了，世道坏了，啥事都是前生造定！”

“不怨他怨谁！天爷爷有眼，菩萨奶奶有眼，阎王爷有眼，坑害咱们家背黑锅！上锥子山！”

“光胡埋怨，光哭，光叫，管啥？真是的，反正得想法呀！”

“想啥法呀？要是咱虎儿在家，咱也跟万兴哥家似的，推一辆小车走！”

他听老婆提起虎儿，立时心酸通过了眼睛和鼻子。——虎儿，他们唯有的儿子。前年秋天，暴风雨似的战争从津浦路上扫过时，虎儿当民夫去掘战壕，一直没有回来。就是春天尤万兴的儿子大合从南方跑回来，带来个荒信：虎儿也捐了枪杆了。真的，假如虎儿在家，跟大

合同岁,身子一样粗壮有力,当然也可以推一辆小车送他们走,载上锅碗,铺盖,日常应用的家具,他自己在车前仅仅形式的拉着绳子就行了,到路上,她们走累了,那就可以蟠腿坐上小车,虎儿一定也能推得动。可是,如今呢?虽然他明白自己歪弯的六十三岁的身子绝不能推小车,但仍壮着气说:

“虎儿不在家,就不搬了吗?就死等吗?”

“你,你这,这大年纪,这身子——”她呜咽失声了。

他望着妮子,望着老婆,她们也凝望着他,虎儿也像站在面前,黯蓝的灯火摇摇颤动着,爱和怜在彼此间电急地交流,屋里空气似暴雨前刻的郁闷,几乎使人窒息。妮子到底忍不住,投进娘怀里哭了。他却始终强忍着,让眼泪悄悄滴落在手上和身上。

“唉,真也是的,全走了,家呢?倘若十天半月里,老天下了雨呢?”还是他先极力强忍住悲伤开了口。

“要是,要是虎儿在家,他,他也跟大合一样的,送走了咱们,再回来!”她抹一把泪,一把鼻涕。

“咱走了,叫豹哥给看家,不行吗?”妮子在娘怀里哭了一顿,总不能剖根究底地明白爹娘的泪是为谁流的,只知道自己是為了爹娘哭才哭的。搬家,她倒有几分愿意;自己外婆家早就绝了人,从小不曾去过,一向听了同伴们提起住外婆家的事而羡慕,她恨不能自己也离开西柳村到别处看看或者住几天,带些新鲜的事情回来告诉给同伴,她们一定也会静静地听着,带一脸羡慕的神色望着她。

“好!行!把家交给豹儿,行!那孩子老实!真是的,从虎儿走了,他常给作些活,咱家的事他也摸头绪!”他擦擦眼泪似乎感到一点欣喜,一点希望,——妮子真伶俐,豹儿又可靠。

“还是那句话,咱走,东西怎末带走呢?”

“还管那个干啥?真是的!反正得走!不带东西也得走!”

妮子悄悄把豹儿唤来了。他叮叮咛咛嘱咐了好几遍:看管着家,看管着树,要他就搬过来睡,最后,又贴近他耳朵,像怕万一有外人听见。

“下了雨，种地。谷种，豆种，全在后园里那草棚藏着了，草棚后墙是双重的，记着！一共有四斗半，四斗半呀！三十二亩地，反正用不了，真是的，剩下的你家就用吧！记着，可别传出来！下了雨再拆墙！俺们走了，到哪里站住，反正给你捎信来！……”

豹儿唯唯诺诺。看见婶婶忙乱地收理东西，就去帮忙。

天顺嫂在屋里这一把那一把，动动这个又摸摸那个，所有的东西：一针一线，一铲一勺，一把扫地帚，一个梳头箱，一架纺车……黯灯的灰色中全对她显示着亲切的光色，她感到无限剪不断的眷恋与烦躁，苦恼和悲伤像长齿毒蛇咬着她的心。

妮子把她的小镜子，两个红色嵌绿花的小梳子，一双露手指的线手套，一双钉着好几条带儿的花鞋，一段红绒头绳，一身花粗布裤衫，全包进一个包袱里，她觉得到哪里也不丢掉了这些。忽然又想起院中的凤仙花，立时走出去。西天上六月的上弦月把三株凤仙花的瘦影静静地画在地上，她看着真美丽。这凤仙花从下了种一直到昨天她总是天天浇水，晌午阳光在地上烧得最烈时，就拿一片破苇席遮起来。所以在旱魃统辖的些块大地上，她的三棵凤仙花真是三个幸运儿，在水的滋润中生长着，眼看着就开出艳丽的花了，就可以为她和她的同伴染出美俏的红指甲了；可是她能在家里等着它开花吗？原来她曾打算着拿些花瓣送给和她要好的同伴，她们一定因而感激她，以后更同她要好，别的女孩子也许为了讨花而亲她媚她，意想中那时她必然有的一脸骄色一腔欢喜而今幻灭了！她抚摸着凝望着凤仙花，竟痴想拔它下来也带走。于是，苦恼和悲伤也像长齿毒蛇咬着她的心。

六月的夜的脚步在他们的忙乱中是特别飞快的。

远处一声鸡啼，像催促他们急急启行的号角传来。

尤天顺掬着锄头，提着的水桶里有碗筷，有链刀，还有一串铁环。豹儿为他背着铺盖。天顺嫂跟妮子各携一个筐子，拖一根木棍，筐里除了几件衣裳几块菜团都是些零星东西：针包呀，线板呀，剪刀呀，木梳呀……乱七八糟，全装得满满的。临走，她又随手拿一双没有作完

的鞋底一块刚洗净的旧条布填进筐中。出了门,妮子又忙忙回去,想起了花荷包,拿出来她要穿在腰带上,因为娘的促喝,就先放进筐里了,走出十多步,天顺嫂再回去把院门关齐,环吊也扣上,又向神拜一拜。

他们的脚步走得异常轻悄,怕惊觉别人,怕惊觉别人家的狗,决定不走大街,从自家住的小巷北口出村,转弯再走向西行大道。心提到喉咙,头像摇鼓似的四窥着,气流好似不经过肺的呼吸,仅仅从鼻孔吸入就由口中呼出了。

当走出巷口时,他忽然想起花狗,立时住脚问:

“花狗,忘了!”

说着话回头的当儿,他才注意到花狗已跟在后面了。于是,又惊。

答自己:

“呵来了!”

村头西行的大道上,他把谷种藏着的事又在豹儿耳边重一遍,从豹儿肩上接过铺盖卷来,背在自己肩上,他不是背着,是驮着,很吃力的,像一只蜗牛。

月亮已西沉了,只在向西的大路的尽端还留着一片灰白的光。满天星斗用更明的眼窥视着他们的秘密。

走,走,他们频频回头。依恋,悲伤,是心上比肩上臂上的担负更沉重的担负。夫妇差不多异口同声:

“走到哪里去呢?”

六 空的喜欢

五天之后,他们走到生长着绿的禾苗绿的花草的原野了。

这茸茸绿色,对他们真是意外的惊喜。

“阿弥陀佛！也许这里就有舍饭的了！”

真的，假如不是他们带出的那几个菜团，第一天就会挨了饿，假如不是他驮的铺盖卷中的那几碗玉米面，他们也就僵直地倒在陌生的路上，跟五天中所见到的这些老头小孩们一样，晒在阳光下被一群苍蝇几只饿狗围着乱伸嘴，再不能见到这绿的大野了。五天中，他们经过的田野和村庄，全跟西柳村一样荒芜、瘠瘦。

在一片大的树荫下他们住了脚，坐在草地上，立时感到绒毡样的茸软。环顾四周，无限的美丽、新艳，像天边吹来的一阵清风，五天中积累下来的疲惫和失望一时消失了许多。直反复惊叹着：

“人家这里人心好，天爷爷嘉祐！”

“真是的，咱家离这里，才不到三十里，就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真是的，没有神是瞎说！”

再起来走到前村的一段路，步子轻快了许多，铺盖和筐子全不那样沉重了。

进村时，正是晌午，太阳把他们的影子短矮地画在地上。街心有不少提筐讨饭的人忙忙乱跑着，各家的院门，有的半开，有的虚掩，有的紧关着。

倚着人家院门，妮子跟爹爹全不言语，像有种无形的东西堵住喉咙，压住舌头，妮子直试量，可是话到唇边又默声咽回了。只有天顺嫂哀惋地叫呼着：

“善心的爷爷奶奶，可怜要饭的吧！陈的剩的当给点吧！”

呼一遍。立时人家的狗应声叫着出来了。花狗直瞅着躲在他们身后。他们一面悻心地拿棍子拦住狗，一面静静的等着，馋眼贪婪地向门隙里窥望，希望看见人家正吃饭，要会无法辞却地把一块干粮^①送出来。

呼两遍。想不到屋里回声竟这末无情。

^① 土语，馍馍、悻悻、面饼，本地全称干粮。

“不开饭呀,去吧!”

“赏给一口吧! 轻易来不到奶奶门上!”她更哀惋缠绵的呼叫。

“等着吧,等到天黑也是没有!”

“好心的奶奶,别说没有! 赏一口吧! 俺也不是常要饭的!”

立时屋门开了,一个妇人气冲冲出来,脸像淫雨天的阴郁,一面走一面咕噜着:

“俺还好几天没下锅的呢! 整天应酬你们也没完啦! 俺还讨饭呢!”

匡啷,院门关上了。他们饥饿的馋眼也被摈绝在外面了。

第二家,第三家……挨门挨户都叫遍了,挨门挨户都是一样的吝啬与无情。

胡同里西墙的阴影已爬上东墙了。

讨饭的都失望地咒噜着走出村去。

无奈地,他们也踉跄地走到村头的树下,铺盖卷跟筐子被狠狠地摔在地上。

“哼,反正等死吧!”

“到门上,你一声不叫!”

“真是的,你可叫来呀! 怎么也没要到一口?”

像有谁冒犯了他或者欺侮了他,他说话带着气。他沙哑的喉咙里像吞进了草叶似的疼麻,也没有多辩说。妮子肚里咕噜噜的怪叫,望望爹爹没敢说什么,倦软地倚着铺盖倒卧了,汗流进眼里是那末辛辣,流进嘴里又那末咸涩,眼睛觉得有些涨大,一片黑一片红的影子面前闪幻着;懒懒地伸出手,他抚摸一下那花狗。它迫促地喘吁,算是这沉闷的树荫下的一息气流的波荡。

珊珊地,那边走来个提水的老妇人。

“喝水呀! 刚提来的!”

“借光吧,喝一碗!”

天顺嫂舀一碗给妮子,一碗给丈夫,自己也喝着。凉水喝下去,肚

里噜噜响。

“哪里的呀？”那老妇人坐下了，水桶放在一旁。以探奇的眼光望一望他们的脸。

“西柳村的，正东，三十里。”

“啥年头呀！唉！整天价要饭的像赶会的，来来往往，一天不断！到处荒，到处乱，打听吧，到天边也是荒乱！唉，有田有土，不得种，不得吃，出来讨饭，真是大劫呀！你们西柳村也荒呀？看你们也不是常要饭的！”

“唉，俺那里不光荒还旱呢！从春天没下场透雨，麦子干死了。你老这里真是天堂呀，满地青苗，俺那里还没下种呢！唉！”

“有青苗更难受呀！人家官家说，旱地就不完粮了，俺这里替旱地完着，整天敛钱，不拿又不行！”

“旱地，俺也没少拿一点，半年，哼，真是的，三块多了，一亩地！”他沉默了好久，又开口。

“三块多？这里五块也多了！”

“这里也是好几方面要钱呀？”

“可不是？要不怎末拿这末多？今天这个要两毛，明天那个又要三毛，到底也弄不清谁是真的谁是假的了，反正谁要也得拿！唉，听见俺这里出门回来的说，到天边也是这样！真是大劫呀！”

“真是的，地里有青苗，反正总有点盼望，盼着秋后！”

“唉！当下有青苗，可也不能拿来吃呀！没钱完粮，卖青苗，二十块一亩，谁要呀！俺老大老二全出门了，到如今一个钱也没捎来。俺当家的，^①唉，那天在村东锄地，累得没气了，抬回家才醒过来。老乡亲，你知道，空着肚子锄地，能不眼黑吗？唉，俺这里人们不是全说吗，青苗更是孽祸，要没有，就干脆出门要吃去，也没啥挂恋，盼秋后？唉，吃着啥等到秋后？秋后收成了，也吃不安稳，还不知出啥事呢！唉，爷

^① 本地人称丈夫为当家的。

爷!”

“要饭,也要难煞了!俺们出来六天了,一口也没——”

“你们上城里呀!要饭,还是那里,真有财主!”

“老大娘,看你老行好,能可怜俺姑娘一口吗?好心!”

“刚才不是说了吗?俺当家的还等着喝水呢!”匆匆站起来,老妇人头也不回的走了。

望着匆匆走去的背影,天顺嫂用右手一个食指指点着,牙跟牙碰得得响,嘴角向下弯:

“往年,要饭的到咱村上,咱没有不开饭过,如今,咱到人家门上,唉,良心,如何可知道了,黑的?红的?”

“你别这末说呀!真是的,人家谁的也是真话,看她一脸青黄色,也不是有的!唉!真是的,那世作孽呀!命呀!”

花狗走到他面前,嗅嗅碗中喝剩的半碗水,摆摆尾巴,仰仰头。这使他感到无限惭愧,怎的喝水守着它忘了它?

“喝吧!花!”他为她端起碗,一手抚它的毛。忽然发现它后腿上有一块破伤,他知道,这是在村中间那瓦大门口伤的。——那家有两只狗,一只豆青的,一只灰黄的,全比它高,大。见了它,它们就凶猛的跳起来,张狂的叫着。起初,它尾巴倒曳着,畏怯似的躲在他们身后,一声不响。它们紧紧赶上来了,跃向它的身旁狂叫。它便也张开嘴,露出牙,哼,哼,哼,绕着他们转弯子,他们手里的木棍也帮它抵抗,它在木棍的卫护中退出了大门。那黄狗真凶,到底赶来跟它斗了一场。被他连打了好几锄头,锄头毁了,黄狗负伤了,叫着跑回去,站在门前仍然叫。它气喘喘地跟他们匆匆走开那里。可是,看那瓦大门一定可以出一大块干粮的希望也因而凋谢了。这,他们并没忍埋怨它,只是觉得这是一件必须解决的事。他们要活,要讨饭,但不忍为讨饭而伤了它或者舍了它,可是也不能为了它而不再讨饭呀!他们苦恼着,肚子咕噜叫。走,他们还得走!于是,伸伸懒腰立起来,带着一身酸软,再走向另方的另一个村子。

他蜗牛般走着，铺盖卷在背上直动弹，一步一把汗，一走两颤颠。

她们的小脚难载身子的重量，腿腕后弯着，像要折伤，为了防止重心后移，身子向后仰过去，就弯腰前倾着，全身显然因而作出几条弯子，扭呀扭的，让手里的木棍步步支持着全身的多半重量。

花狗的肚子提缩着，充血的舌头极力伸出嘴外，恨不能吐掉了它。它步步回头窥望，样子是怕村里有狗再赶来。

太阳的烈火迎面烧着他们，四只影子在大路上缓缓蠕动。

七 开枪呀

痛苦中模糊了岁月。

又走过六天？七天或八天了？他们全不记得。实在，谁也没理会过这些。只是走着，走着，艰辛地走着。到一个村子，就挨门挨户讨要。经过了多少村子？什么村子，那更记不得。“一顿饱”在他们心目中像一个永远追不到的幻影；但是，饥饿对他们又似一种威胁，任凭腿脚怎样瘫软步子怎样迟钝，总须无息的向西直奔。

灾荒的陌生路上，苦难到处为他们安排着。

在一个黄昏后夜幕已然四垂时，他们用了十足努力的步子赶着路，到底踏到几天就企望的何家镇的街头了。

放下铺盖放下筐子，他们顺势也坐下了。仰望着黯色中这些更浓深的黑影：丈高的围墙，围壕里簇生的树木，已经关紧的围门，他们真疑心这不是到了何家镇，是黑夜碰到了鬼堵墙，^①心不住地悸动。

“这是何家镇呀？真是的，进城完钱粮，常打这里走呀？到城里还有整整五里路，真是的，反正路没走错呀？这是东门呀？”尤天顺自言

^① 本地有云：人在时运不好的时候，夜间行路会遇魔鬼堵墙拦路。

自语同时极力把记忆招来作想像、判证，脑袋回转着，对面前黑影作着更详细地审察。他疑虑，焦急。忽地，粗暴的叫声从围门上响起来：

“干啥的？干啥的？干啥的？”

“要饭的呀，借光吧！俺要进街！”他作着温和的声音，柔蔼的笑脸，仰望着。可恨夜色不能为他递传柔蔼。

“这晚了，门不能开了！”

“行好吧！俺老的老，小的小！”

“行好？不是那年头！俺街上吃过亏了，夜里开门，窜进来土匪！”说着，一支手电筒的光像火箭射下来，直晃动。他们眼睛受伤似的张合着，浑身像通过了电流。

“走吧！快走，开枪啦！”

“开枪！打！管他干啥的！”

这时，门上人声多了，谁扳着枪机，单刀在砖上碰得“拍拍”脆响。

他们骇怕得像丢了魂似的，要飞腿快跑，筐子也不迭拿了。可是浑身的颤抖使腿脚失了自主，失了本能。妮子紧紧抱着娘，哇的一声哭了。还是他，懂得门上扳枪机那不过是恫吓，扶住她们，忍住悲愤说：

“走吧，等明天吧！唉，真是的，人到难处！”

他们蹒跚，踉跄着。门上发出嘻哈嘻哈的笑声。接着又：

“快走，快走！开枪啦！”

苦恼着，搜尽记忆，他想不起哪里有座野寺。

在一棵大树下他们卧倒了。下弦月还沉睡在天边没有醒来。接连有两颗流星划破了夜空，他们真疑心是围墙上的电灯又追索来了。

八 第一顿饱饭

想不到在何家镇东街上遇着赵老元。

赵老元是东柳村的人，他们是老相知，自幼一块儿拾草、锄地。异地相逢，尤天顺真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见了母亲，恨不能立时投到怀里作一回放情的哭泣和吐诉，可是无限抑郁涌上来紧塞了喉咙，除了呼一声“元哥”，再没有吐出一个字来，泪珠凝在眼里，不敢眨一眨。

“老兄弟，怎末也落到这样了？看瘦得这样！咳，快跟着家来！这是怎末说的！”

尤天顺听他慷慨地邀他们家去，心里真喜欢极了：总是老弟兄们！他在这里有家了！

天顺嫂弯弯腰呼一声“大哥”，接着说：

“看妮儿，傻孩子！不认的赵大爷吗？不问个好？”

“认的！”妮子羞答答地低下头了。

“嘻嘻嘻嘻！妮子，好孩子！这末高了，满赶上她桂子姐姐了！嘻嘻！长得这末好！大户人家样子！总是爹娘的调理好！嘻嘻！虎儿呢？有信吗？”赵老元眼睛盯住妮子。

尤天顺点点头又摇摇头，到底眼噙的泪珠落掉了。

赵老元接过铺盖卷又接妮子手里的筐子，背着携着头里走。西行，北转弯，再西拐，他们就走进他的家了。

那末庞大的一片庙，耸高的正殿，东西两排廊。庙顶上的瓦有不少残缺，门窗全没有了，屋檐跟立柱还残存着斑剥的黯红。院落很宽敞，两行老松参天，连砖铺路的缝隙里也丛生着杂草，这显然说明是人迹罕到的地方。

“两廊房也全是要饭的住着，大半都是咱那块土上来的。咱住正殿！”

一边走，赵老元一边指点着说，样子带些骄傲。

进正殿，天顺嫂认识迎门坐的是菩萨奶奶，拉一把妮子，一同跪倒，嘴里念念有辞，叩首又叩首。

正吃饭的老元嫂跟桂子匆忙站了起来。她们也是旧相识，所以，

悲欢交集，你姐我妹的乱吵一阵。

说着话，尤天顺把粘身的破汗衫脱下来，抖一抖，看看上面层叠的碱白的汗印，桂子机灵地接过去，搭在神像捧合的手上。

那合抱大桩，顶上的排椽，黯灰的高大神像，供桌上斗大香炉，斗大的磬，殿前比大水缸还大的钟，在妮子眼里映上无限的惊奇。同时，方才她们吃着的一大堆饽饽里仅有的那一块玉米面的鲜黄，对她已是一种罕见的诱惑，饿肠咕噜噜叫，她凝眼直瞅着，俨似一只饿鹰在盯住一只野兔。

“有话咱慢慢说吧！先吃饭！壶里有白开水，天热更该喝热水，走得一心火！”老元嫂关心地说。

桂子倒上水，拣出那块玉米面饽饽先递给妮子。妮子就毫没辞却地接了，并没想到这样是羞臊，贪婪地咬了一口大嚼着。

尤天顺也拿起一块来，已放到嘴边，忽地看见身旁的花狗，就顺手投给它了。但他立时又悔恨自己太冒昧：饽饽是人家不知怎样费力讨来的，他们三口子顺手拿起就吃，就算是老相知，自己，心里也够不安了；喂狗，是如何不尽情理呀！自己爱花狗，人家还替自己爱它吗？于是，他要迅手再拾起来，可是花狗已经衔进嘴了。

“还是那大白狗养的那个吗？”赵老元见势忙问。

“是！是！”尤天顺说着局促不安。

“嘻嘻，好狗，义犬！跟它娘长的一样好，老弟，到那时也别舍了它呀！人生在世，义气比啥都要紧！嘻嘻！”赵老元随手又投给它两块。

尤天顺感激得要掉下泪来，仅仅哼哼了两哼，他觉得人间惟有同命运的人才是知心的朋友，才有怜悯与同情。

赵老元说：如今天下简直再没有好地方，到处闹灾，到处荒乱。一月前，他从家就出来了，本想到河西去，那知运河向西决口了，河西的人还直往河东跑呢。他就带一身的把戏本领，挑一担把戏家具，领着猴子跟巴狗，领着老婆跟桂子，进了城。可是如今城里的饭难吃极了，讨饭的人比城里的人还要多，生意行的人也真不少：西洋镜，

马戏,刀山,大鼓书,相声,签子,利子,褂子,^①全有。大伙子都集在把戏场,一帮比一帮卖力气,真他娘的连吃奶的劲全使出来。你要完了,嗓子喊哑了,身子累倒了,那活该!城里人全是油滑子:有三五个每人投一张一分半分的纸钞,大家大呼一声“好”,转身又看别的去了。窝窝头一斤三毛八,耍多少次能挣得一斤的钱?那管场子的,看场子的,街长,巡警,还都要课税。不拿,你就得出场子!若是沿街耍耍,巡警又不许,说是扰乱城内治安。他就因为不懂那规矩,在街上摆下摊子还没耍,来了两个巡警,一棒子把猴子打死了;还说巴狗没带狗牌,是私狗,私狗在城里不能存留,又一棒子没打上它,那个巡警抱起它来跑了;幸亏街上人们说着情,不然人也得受打或者罚款的。再说,城里坏人太多,带着桂子在那里,也真不稳当,所以,当天进城,当天又出了城。来到何家镇,时运真不错,遇见镇上的同行,替多方张罗,多方照顾,领他们同镇长、村长全见过了,都看他人不错,说话有个外场,许他独吃这集镇。别的要饭的须同他直接或间接认识,才得住镇里这座庙,意思就是防歹人,年头不对,不得不小心呀!每逢集上,他就出去摆场子练那几套“死鼠变活鼠”、“琉璃珠子变鸡蛋”、“吞宝剑”拿手把戏,桂子也学会了几个曲子唱唱,每回总还敛它块儿八毛的。平日,早晨和晌午,拉着四根弦领桂子到各门上唱唱,比爷爷奶奶的叫呼好多了,多少总还给一口。有时,也领她在街上唱,人家都说她唱的好,爱听,听不俗,也敛饽饽也敛钱,帮忙的真不少。饽饽敛多了,常常剩下给别人。一个多月的工夫,都是吃的这镇街。出了街,真不行呀,竖直要不饱。这镇街,真不小,富户也真多,行好的也多,去年这里年头好,离城近,花消又轻……

尤天顺听说桂子卖唱讨饭,立时心像中了弹,他想:十五六的大姑娘卖唱该多末害臊!集镇上坏人总是多的!难道自己也须妮子卖

^① 全是要把戏的一种。签子是指耍盘子耍碗及各种手上的功夫把戏而言。死鼠变活鼠等幻术,俗名利子,拳脚武术,俗称褂子。

唱才吃饭？不能！她不会唱，一定也许不久她学那个，曲子里全没有好话！可是又想到嘴里正嚼着填充自己好几天的饿肠的饽饽正是桂子卖唱讨来的时候，自己就同自己妥协了，常言道：真金不怕火炼，好女不怕人看！只要自己心正，旁人怎样那管啥？妮子是自己生的，自己知道自己孩子的脾气，她决不能为自己丢脸！……真的，离家十多天的熬受在他心上铸下的是：讨到一顿饱真难呀！

悲伤地，老元嫂跟天顺嫂对照地讲些已往的升平与如今的荒乱，惋惜地各自谈起留着眷恋的家里的一切。

特意地，桂子拿出她集上唱曲时穿的花布衫和用以帮助扭舞的粉红手巾，还有胭脂粉，向妮子显弄。妮子也从筐里拿出她的那些来。她们全傲意地觉得自己的好，同时羡慕人家的更好。是娘的意思，妮子把小梳子送给桂子一个，桂子真乐极了，带在头上，觉得添了自己不少的美丽。天顺嫂从腰带上解下个钱袋，十九枚铜元全倒出来，数了两遍，递给桂子，让她到外面买八枚的黄表，十一枚就送给桂子自己买瓜吃买糖吃或者积放着买衣料。桂子满脸欢笑，觉得今天的来宾真可爱，直跟爹娘说，愿意同她们永远住在一起。

老元嫂说：“现存的饽饽还够六个人吃两顿的，他们长途劳累，也该憩憩，大家许久不见，要说的话很多，再说，明天就是集；所以，决定今天不出去了。”

尤天顺吃饱，赵老元领他四街走了一遭，随处指点着，那里是集场，那里是要把戏唱曲常在的地方，那家是村长，那家是镇长，那家开饭，那家不开饭。这真像个向导领着个远来的游客闲情地在观奇探胜。

老元嫂伴着天顺嫂先在菩萨面前烧了黄表，又挨次到东西廊房五阎王面前去烧。在五阎王那里，跪了最长的时间，别处烧两张黄表，那里加倍，天顺嫂频频磕头，反复祷告，请五阎王显灵显圣，生死簿上减刘四的阳寿，若现在就差大小二鬼去勾魂，那更好！

桂子告诉妮子，她会唱的曲子很多，全是爹教的，什么“卖扁食”、

“绣兜兜”、“十二个月”、“送情郎”、“刘二姐逛庙”、“王大娘探病”、“小寡妇上坟”、“二十四糊涂”，二十多个，全会。一个一个唱给妮子听。并且，还愿意教给妮子，以后二人一同出去唱。妮子羞答答地默念在心里，两朵红艳的霞彩飞在脸上。

九 走着瞧

太阳慢慢西落了。

两廊房住的人们陆续从外村归来了。立时，呼爹唤娘，啼哭斥骂，庙院里轰起一片喧嚣。

“该死的！哭！哭！叫你哭！”

一个大肚子女人愤怒地把怀中的孩子连打了三巴掌，又指着跟在身后呜呜哭着叫饿的一个骂：

“操你娘的，还有你！到明天不领你出去了，抱着你？掐死你！”再向那携筐的女孩：

“小妞，你也混帐？不给他一口干粮？”

“不是早吃完了吗？一天同共要了几口！”女孩委屈地说。

大肚子女人没再说什么，放下怀中的孩子，任他猫叫似地哭着。拿一块烧黑的砖头支起洋铁筒来，点着火，嘴撅得像个喇叭筒，低头焦急地吹着，煮那筐里带回的青菜跟一些豆花。

接续着，两庙檐下支起两大排铁锅或者洋铁筒，煮的全是采来的野菜跟偷来的豆花，有的里面搓一些干的饽饽。骨突骨突泛着泡，菜叶变得黑绿了，像淫雨后积水里漂浮的被人称为蛙尿的绿沫。灰烟弥漫了庙院，笼罩了老松，还有一股股直冲上天空。

一些先熟了吃着的，暂时寂静了些，只有熟汤在嘴里发着吃吃的响声。吃着吃着争吵又起了：谁吃多了，谁吃少了，大人赶着打孩子，

孩子端着碗跑着啼哭，脏污的手背抹擦着眼泪，眼上抹出泥黑的圆圈，像庙房里的小鬼，也像戏台上的丑角。

吃饱了的，搁下碗就跑向庙旁去拉屎，屁股眼子像漏斗，像水枪的口，一蹲下绿的稀粪就迫急地泻一大片，提着裤子再另换一个位置。一片片稀屎真像一碗碗的菜汤洒在地上，好似吃下肚子绕肠子走了遭就泻出了，只是已不是菜汤味的涩苦而是粪的恶臭了。群群苍蝇爬在上面，生下无数细小的蛆；有些又飞到正吃着碗上去。

大肚子女人的孩子，拉屎，发个昏坐倒了，爬起来，满屁股都粘了屎，惊急地大哭了。她跑过去狠狠踢他一脚，孩子扑地了，满嘴啃了脏泥。他哭着乱滚，她骂着乱踢。

天顺嫂她们吃饱了饽饽，在殿门前望着满院骚乱的人群。老元嫂闲适地说这个，论那个，两手指点着。这里好像存在着两个世界，她们用猎奇的眼睛瞅视着另一个世界的大群。

那些人，天顺嫂大半认识，有前张村的张大嫂、万二姑、三狗婶，有李家村的冯木匠、孙老九……大伙子乱向她打招呼，一时，她集中了无数羡慕的眼睛的注视。

大肚子女人是天顺嫂娘家的同族姐妹。忙着打孩子，没有看见她。等她过去挽劝，才满脸惊诧地住了手。

“六妹妹，别打啦，孩子怪——”

“啊，这不是二姐吗？从哪里来？怎末你也来了？”

“从家来呀！唉！”

“也住这里？”

“嗯！早晨来到，就碰见老元哥，就跟他来了，住在大殿了。”

住大殿？大肚子女人真羡慕极了。她丈夫赵杰，跟赵老元是族兄弟，都没有许她住大殿。她吞吞吐吐，不知所以：

“你——住——在——大殿——了？”

赵老元跟尤天顺从外面回来。刚踏进院门，院中就悄声互传着：“来了，来了！别，别嚷——”女人们忙着吓孩子：“敢哭！再哭，打！”男

人们乱向老元说话，这个大哥长那个大叔短的，见了尤天顺，也全先说话，问长问短，声音都争着响亮，谁都怕自己的话他们听不见。

“看！这嚷，鼓破天了！这臭，那里也拉！拉！这是怎么说的？明天全搬走吧，别在这里作孽啦！搬走吧，全走，人家何大爷说了，谁也不招啦！不要脸！看，嚷！臭！这是怎么说的！”

立时，全院静下去了，只有几个乳孩像几只癫猫哭叫。

赵老元又回头向尤天顺说：

“叫咱真作难，前些天这里闹转筋霍乱，一天死了八九个，还是咱给找了地方埋的。那一帮刚赶走了，他们又来了，看，全是乡亲，咱他娘的向何大爷说了多少好话，他们住下了，看，这脏！再闹霍乱，招上人家，怎办？天天早晨，穷噪一顿出走，刚回来又穷闹，穷噪，真不懂事，不要脸！再说，见了人家何大爷、李五爷，全不请个安，问个好，要饭的，真好大架子！哼！这是怎么说的！咱他娘的倒霉，出门要饭也吃不干净！”又转向那些人，嗓子再提高：“明天，谁也得走！搬走！”

“反正遇到这年头了，真是的，你给大伙子多说好话吧！以后回了家，见面时候多着呢！”尤天顺看着那些人的脸真可怜，同时，更想到自己跟他们相同的命运。

“兄弟，唉，你不知道，咱给他们留脸，他们不给咱留脸呀！”

于是，更诚恳更亲昵地，这个呼叔那个叫哥，都说离开这里实在不易找到地方住，各庄都有红枪会，红枪会看要饭的当土匪，简直不准生人住夜。真像群请愿的大众，对着长官说话那样虔诚那样缠怜。

赵老元却怀有成见，像有什么用意嗾使似的，话异常坚决：

“不行！不行！你们要不走，俺就走啦！”

“你走了，俺们更得走哇！”

“那也没法呀！庙也不是俺姓赵的呀！”

大家再没话说，垂头散去了。

回头，赵老元跟尤天顺悄悄地说：

“赶走他们，一定赶走他们！全走了，嘻嘻，咱在这里过个清静

的!”

两廊房里,三三两两,咕噜着,向正殿,向尤天顺他们抛着白眼。

“一家进来,赶走一大帮,横竖是进门就使上劲了,奶奶的!”

“哼,老糊涂虫,来送礼了!这个小臊货,早晚也得烂了!”

“姓何的姓李的两个小崽子,可别争了,一人一个,搂吧,弄吧!他娘的,臊屁!”

“哼,走,明了天就走!俺日他二姨那屁的就不负气!老赵,老当王八的,走着瞧!早晚叫他认的咱!”

“别大嗓嚷,他们听见呀!”

“听见管鸟事!俺姓冯的见过这个!他嗓喉眼子大也吞不下活人!走着瞧,他二姨的!走,大伙子全走,明天不走的是孙子!舍下两个小臊玩意弄烂了!弄烂了小臊屁!”

十 原来这样挣饭吃呀

太阳照射的角度,按表上说,该是上午九点。

何家镇的街心,熙熙攘攘,挤满了各色各样的赶集人。铺户门前,小贩们守着摊子高声喊着:好呀大呀贱呀诱惑性的话,顶了苇芦的草帽搭了破旧的钱褡裢的顾客们,望望这摊又看看那摊,要选些最好最便宜的买,为了一个铜元的争执常常把讲了半天的买卖弄散了。

赵老元拉着弦子,桂子敲着呱嗒板子走在前面,妮子她们后面跟着,六个人简直在人丛中打开了一条胡同,真像身上有着强磁性似的,立时集合了人们的视线。小贩们作了妒恨的表情抱怨着咒骂着:顾客全被她们引走了。

在一家客店的大门洞下喝茶的两人,一个胖脸浓眉露着胖肚子,一个镶金牙留着油光的头发,年纪全不过三十岁,衣裳全那末阔绰。

当她们打那里经过时，他俩带着惊喜的站起来。

“嘿嘿！真添了新货了！走，走，看看去呀！”

“看看去，这货倒地道！小模颜，秀气！身段也苗条！咱先讲好了，这可是我的一口菜啦，你可别再——”

“横竖也得让我尝尝鲜呀！”

“老何，操你鸟的！你真是拦食狗！我操——”

“嘿嘿，嘿嘿！”胖子的脸笑成一条缝。

走着，走着，在一个大树遮荫的广场上，她们站定了。

立时，周围结起了厚厚的人的墙壁，来的人还正像水在汇流，谁都是争先恐后，谁都愿挤进最里层去。真的，今天观众们特别高兴，也实在因为赵老元从来不曾这样高兴过。忽然，在嚷和笑的杂响里，轰起一片呐喊，人的厚壁一齐向里坍塌了。差点儿，里层的人们碰倒了她们。妮子忙着躲前面的人挤，却又退到后面人身上；爹爹为她拦挡着，十分地感到困窘和焦急。桂子却一点不显惊慌，只把手里的唱板向外挥打着；她见爹爹四下恭揖再恭揖，人们仍是喊挤不休，就娇狠的投下唱板，眼睛翻几翻，带气地说：

“挤吧，挤吧！不唱啦！看你们挤吧！”说着，两手插在腰下。

人们挤得更紧嚷得更凶了，有的喊着笑着跳高起来。

胖脸的跟镶金牙的用臂肘拐开别人挤进来了，他俩张开两臂向外推拦着。

“向后，向后！不向后的是——那个！后退！后退！不后退打啦”！

“圈大人薄，得看得瞧！二哥，二哥，俺叫二哥，不叫大哥，大哥在河里啦，嘻嘻嘻嘻，让一步！让一步！二哥！”赵老元趁势也笑着说，恭揖又鞠躬。

到底，场子打开了。赵老元拿唱板沿着人的脚尖画了个大圈子，笑着又说：

“请前面的坐下，坐下！别进圈子，进圈子的乱脚后跟！嘻嘻嘻嘻！”

二哥,二哥,四哥,五哥,还有大哥,嘿嘿,又叫大哥了,大哥是王八!嘻嘻嘻嘻,进圈的是大哥!”

前面的坐定了,像墙打定了地基。后面一层层层围拥着,身子和身子紧贴着,兴奋的心把浑身的汗忘掉了。身矮的真不禁自诅,脚跟上提再上提,希望把身子的骨头的环节作一段长的展延,头仰着,眼张得那末大,希望在密的层中找到一点缝隙向里看一看,真羡慕前面的看得那末清楚。

桂子浑身发育的真不像十五岁的样子:乳房在胸前把绿花洋布衫子支起像两把小伞,一走动就那末摇颤颤的,迈一步屁股就一歪,红花裤把袋缝衬得那末真切,两脚缠得不太小,一顺歪,可是穿上浅绿袜子把粉红鞋,歪也觉着歪的俏,团团脸,高鼻梁,齐眉穗下灵转着双白睛大过黑睛的眼,两颊上抹两片红,嘴唇也染得像吃血,两排牙不笑也总是外露着,发辫早已除掉了,那绑根的绒绳,梢上却扎了大结子,今天头顶新添的红梳子,她直觉得俏美,手直摸着,怕脱掉,也怕别人注意不到。

妮子比桂子仅仅小一岁,身量却也差不多,可是她瘦多了,瘦得穿起那条蓝蓝条裤衫,异常不匀称,娘为她剪作时,本打算穿四季,可以当夹的,也可以套棉的,花荷包空串在腰带上,被衫襟遮掩了。两脚瘦尖尖,腿腕细又弯,桃红腿带缠起了一大段,娘一向是不许她穿洋袜的,紫鞋带好几条把尖顶绣蝴蝶的红鞋扎紧在脚上,白裹脚条的头儿蓝线密缝着,整整齐齐,全在脚的里边。瓜子脸,浓眉毛,方额小嘴,跟娘很相似,半肩凸颧,小零零的眼,和爹又一样。红绒绳扎一大段辫根,一绺头发斜掩过头额,垂拂在右耳边;当她一垂头,这绺头发就散乱了遮在眼,她便习惯地撩一撩。

赵老元今天真高兴极了,看见桂子同胖脸的转忽着眼睛说话,不知他说了怎样一句,她一些不客气的扭他一把,他迷迷笑了,眼睛挤成了一条线,她迅手到他衣袋里掏出一张钞票来就装进自己衣袋了,他仅仅轻拍了她一把就完事。赵老元想:也许那是一张一元的,一元

十毛，嘻嘻！兴奋地把一条尺八长的小辫盘在顶上，接过老婆手中的锣来，高举着一阵乱敲。

尤天顺夫妇看着这些事真不顺眼。他们一向是知道桂子的，从去年外人就都说她些丑话，就因为这个，他们瞧不起赵老元夫妇，从那时两家的交往比往常少多了。他们想：原来让桂子这样呀！哼，白天当着大众就这样，夜晚呢？没有人的时候呢？离开家六七十里就干这丢脸的事吗？年头，光这末乱？回了家怎么再见人？……当他们又看见镶金牙的贪婪的馋眼死瞅住妮子而她满脸像挨过巴掌一般的红晕极力把头低垂时，立时又感到无限的恐怖与愤怒，夫妇彼此瞪了一眼，心里打算盘：走！不跟赵家在一起，不能让桂子把妮子染坏了！走，应该走！立时就走？不行！昨天吃了人家三顿饭，现在肚里是饿着，立时走了不免伤义气。反正走，回去就走！尤天顺故意迈前一步，把镶金牙的视线遮断了。

赵老元放下锣，向胖脸的和镶金牙的深深鞠了两躬，露一脸谄笑，说：

“何大爷，李五爷，今天又仗你老帮忙，人杰地灵！嘿嘿，让她们姐妹俩谢谢！”

桂子鞠躬，屁股一扭，眼翻了两翻，噗嗤，笑出声来了。她拉妮子一下，妮子的头却更低垂了。

“请板凳上坐！嘻嘻！”

赵老元用衣袖拂拂凳，让何大爷李五爷坐下，老元嫂送上两支烟。

桂子点着。无数观众一时把羡慕的眼光全投到他俩身上。

“喂，锣也别敲啦！”

“别打啦！”

“客也来全啦！”

“来得不少啦！”

“今天不要把戏，把戏耍俗啦！”

“看俗啦!”

“俺赵傻子^① 老了,玩意也没啥可看的!”

“嚷,人老了也没啥可看的可瞧的!”

“刚从天津三不管邀来一位姑娘,能拉,能唱,三百六十个曲子,四十八套弹腿,四十六种唱调!”

“好本领! 天津卫也有名!”

赵老元跟桂子作着这样的对答开场白,突然指着妮子说这话,尤天顺立时脸变了,拉老元一把,恐慌地附在他耳边低声说:“她啥都不会呀? 你们怎说——”老元点头哂笑了:“知道!”

“让这个姑娘憩憩腿,润润嗓子。还是先叫俺桂子唱几个,新的! 好的!”

“嚷,咱先唱几个,新学的,好听的!”

立时,全场寂声了,把注意力全让给耳朵和眼睛,间或有个人说一句什么,那他必然受到许多白眼的裁判。

忽然观众里有人嚷着,紧跟着响起许多人声:“王大娘探病”,“二十四糊涂”,“打牙牌”,好几个全唱过了。“不听这个! 唱新的!”

“唱荤的!”

“唱腥气的!”

“唱‘十八摸’,‘唱打呼噜’呀!”

“对啦,对啦! 不唱这个不给钱!”

赵老元停了弦子,笑咪咪说:

“行呀! 行呀! 唱啥也一样。可是这两个曲子太荤,唱了俺怕——”

“怕什么? 不要紧,不要紧! 越荤越腥越好! 不愿听的就走呀!”

有些女观众走了,有些老头子也走了,场外起一阵纷乱。

“让他们走,他们听了反正也是白听,钱穿在肋骨上的,哼!”镶金牙的李五爷站起来说。“大伙子听着,听这个可得多拿钱! 不想掏钱

^① 本地耍把戏的总爱自称傻子,以便说些不正经的话。

的尽早走！”

放下弦子，兴奋地，赵老元指手划脚地讲：

“十八摸，不错，别人也会唱，诸位有的也听过。可是，十八摸是怎末编成的？管保没有人知道。俺妮子，不是吹牛，唱曲子要有根有梢有滋味，行家听板眼，外行听热闹。嘿嘿，听完了，可别哈哈一笑就散了！人是铁头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俺桂子还天天搓香胰子、香粉、香水、香膏、香油、香醋。”

“别净胡白话！快唱呀！”李五爷向赵老元瞪瞪眼，又向桂子歪歪嘴。

“听完了，谁不拿钱！良心！人是官的肚子还是官的？找便宜的别往这里来，别听这个！那干脆回家叫自家娘们——”何大爷话到唇边又咽回了，他真这样打算，谁不给桂子钱他就骂谁！

“嘻嘻！明白人一点就透，糊涂万点不通^①，到这里来的全是明白爷们，不用多费话。咱就讲这十八摸。”赵老元吐口唾沫，举起衫袖抹抹汗，拿把破纸扇挥打着。

“从前苏杭二州，有个大家小姐，千金之体，丢了一件贴身汗襟，娘替她翻了箱倒了柜，南屋北屋全找遍了，上下佣人都问过了，终究没找着，娘骂她，还要打她，说她一定把汗襟送给情郎了，她哭哭啼啼，在绣房里自编自唱，她唱，”他脖子一伸，眼一翻，扭一两扭，把嗓子作得尖尖的，“光棍汉儿拾了汗襟去。”噗嗤，笑了。他向大家再声明：“听完了可多拿钱呀！”

“快唱吧，多拿钱，不拿钱的是狗——”一片焦急地要求的眼。

“光棍汉儿拾了汗襟去，

二百铜钱打酒喝，

同行姐妹拾了汗襟去，

二百铜钱买粉擦，

^① 本地俗语。点，说；透，通，明白。

念书的学生拾了汗襟去，

俺浑身上下让他十八摸！”

“好，好！”哄笑中夹杂着一片呼好的叫声。还有人嚷：

“谁是念书的呀，快去摸吧！”

“何大爷吧，李五爷吧！嘻嘻嘻嘻！”

“你别摸啦，赵傻子，让闺女摸吧！”

“嘻嘻，你只当是光穷人家的姑娘不害羞呀，富家的小姐更爱让摸呢！哈哈哈哈哈！”

“摸呀！”

“快摸呀！”

“你不摸俺摸啦！”

桂子扭扭捏捏，娇媚媚地笑，张口又闭口，几次试量，才唱出来：

“左一摸，右一摸……”

“伸手摸到姐姐花儿边呀，呀呼伊呀咳！”

“摸完啦，摸完啦，再打呼噜，再打噜呀！”

“打呼噜就打呼噜，桂子唱打呼噜！”赵老元得意地命令女儿。

“伸手掀起了红绫被呀

看看二姑娘还在打呼噜。……

伸手脱去她那鹦绿的裤呀，

看一看二姑娘还在打呼噜。

伸手就——”

噗嗤一笑，她双手蒙起脸来。

“完啦，完啦，请诸位帮几个，有多的多帮，少的少帮，几个钱不算什么，面子要紧，帮几个吧！”

赵老元拉尤天顺一把，老元嫂拉天顺嫂一把，让他们也帮忙敛钱。

有的人回头跑走了，有的人吝啬地好一会才掏出一两枚铜元来，也有的人高嚷着：

“唱完那一句再给钱！唱呀！”

“给了钱可得让新来的姑娘唱呀！”

赵老元数一数钱，说：

“再要两元，两元呀，够了数再唱那一句，再让新来的姑娘唱！”

李五爷自己掏出两元来，焦急的说：

“给你，两块，叫她唱，叫她唱呀！”向妮子瞪瞪眼又歪歪头。

尤天顺夫妇听着真怕极了，觉得自己女儿已似个被赶进屠场的羔羊，赵老元的心像把顶凶的刀子，宰割就在眼前了。妮子也恐慌地拉桂子一下，变了脸色，直摇头示意。桂子只是笑，看看妮子，又看看李五爷。

赵老元忙忙接过李五爷的钱，鞠一躬，挤挤眼，更挨近些，鬼祟祟地说：“晚上，嘻嘻！”

他又接过几个观众的钱，摇一摇手，说：

“不要了，不要了，再有想拿的也不要了，自己留着买茶叶喝吧，就当俺请了客。这新来的姑娘，有点病，今天嗓子疼等下集吧，请诸位包涵！包涵！”说着，向四面恭揖。

“那一句可得唱呀，呼噜不打完算什么？”

“唱，俺赵傻子替姑娘唱，”尖了嗓子。“伸手就啣啣吃下啣啣，老汉推车过了仙桥呀！”

一片笑哄，人像水浪般的流散了。

十一 一篇话全当白说

吃着馒头烧饼，每人还守一碗豆腐脑，妮子乐极了，看着豆腐里漂的黄油珠子，真想一口连碗也吞下去，方才街上的惊恐，也像被一口馒头压下肚去了，一面吃，一面跟桂子说笑着。尤天顺夫妇也吃着，

咽着,却不觉得是什么滋味,浑身冒着汗,心里可是感到这庞大的庙殿阴森得可怕起来。妮子,为了她逃出了家,如今又须为了她逃开这陷阱?“晚上,”赵老元跟镶金牙的那样鬼祟祟说的,晚上他们将怎样?晚上还去唱?晚上他们要——

“吃呀!吃饱了,咱就切西瓜!”

赵老元敲着旁边的西瓜说。

妮子看着那西瓜,花皮,比坛子还大,她猜想:是红瓢黑子?黄郁云片子?一口馒头咽下去,一口馋涎涌上来。

一个大西瓜,一会儿就吃完了。仅仅剩了两块,老元嫂让着天顺嫂吃。赵老元又说:到下集买两个更大的。妮子禁不住直笑。

天顺嫂拿着两块西瓜给大肚子女人送去了。

“早晨,大伙子走,哼,不让她一窝子也跟着去!”赵老元埋怨老婆。

“咳,她就快了,也就是在一半天,她天顺婶子也直说情,你们老爷们家总不关心这事!是吧,兄弟?”

尤天顺怔忡着,苦恼着,并不曾听清她向他说了什么,仅冷笑了笑。

大肚子女人的孩子没吃够,天顺嫂领他们来把瓜皮拿去,大肚子女人宝贵地收起来,一块一块分给他们吃。他们啃净了残剩的瓜,啃净了皮的里层,还贪婪地啃着,啃着,硬薄的外皮,娘也不许他们扔掉。

“桂子,拿着这些瓜子,领你妹妹到松树底下去玩,那里凉快,嘻嘻,教她几个曲子!”赵老元命令女儿。

“桂子,桂子,不教她呀,她不会唱,真是的!”尤天顺说着,像女儿被送进虎口那样骇怕。

“不会唱,俺慢慢教她呀!大伯伯,不用骇怕,也不让她磕头认师,也不向你要辛苦钱!”

桂子说着笑着拉妮子跑出去了。尤天顺没迭的拦住,他大声叫:

“妮子，妮子，真是的，咱可不学唱呀，不学唱呀！”

“老弟，糊涂？不学唱，你们吃啥？”赵老元用比较严肃的眼色望着尤天顺，不等他答话，紧迫着又说：

“离开家这些天，你们也经着了，别说吃咱今天吃的这个，就是菜团，要的饱过一顿吗？这是怎末说的！没看见早上赶走的那一群，吃的是啥？你大婶子，是不是？”说着又向天顺嫂。

尤天顺夫妇窘得几乎哭出来，想不起话说。

“唱曲，咱为的是吃饭呀，卖唱，又不是卖人！再说，女儿大了，早晚也得嫁人呀，谁家留老了她？她们要是早有婆家，那也就早送走了吧，不是吗？兄弟，别糊涂啦！”

“大哥，真是的，妮子可不比桂子呀，她自幼没出过门，没见过人真是的，唱那个，臊煞人！”

“呃，老兄弟，别这末说呀！你一个姑娘，俺也一个呀，你疼姑娘俺就不疼吗？还是那句话，咱天天得吃饭呀，若想饿死，还出来干啥？再说，卖唱不是卖人呀，你知道，今年卖姑娘的有多少？”

“是呀，大哥，咱可不能卖姑娘呀！”

“不能卖？还没到那时候！这年头，事情可依不得自己！”

赵老元的脸色像要有阵暴雨的来临，尤天顺夫妇感到了雨前空气的凝滞。

一刻之后，想不到赵老元的脸色自己渐渐晴朗开来，恢复了说话的声调：

“兄弟，这是怎末说的！你总听不清，咱不是卖呀！咱是为的吃饭呀！今天你看见了，那何大爷，是村长何大老爷的儿子，李五爷，是镇长李大老爷的儿子，他们全替他们老子管事，手头全那末大方！昨天领你出去，指给你了，看何府跟李府的大门，全五六顷地呀，城里还有买卖，还有混差事的。他们全是利害的呀，四外八乡，谁不敬，谁不怕？对咱可是真好，今天就给了三块，三块呀！要不凭桂子的唱配啥吃馒头，吃西瓜？那窝子，啃瓜皮还是咱给的呢，这是怎末说的？不明白！”

尤天顺夫妇觉得吃了人家的东西，理短，嘴也就不受用了。

“你们看见了，集上有别的讨饭的吗？早晨走的那伙子，住这里，也得出街去要吃的呀！出了街，哼，要饭的真像蚂蚁，谁要饱过？哼，哼？——”

他们像法官面前只能听判的罪徒，屠场里待宰的猪羊，眼前一片黑，又一片红。

老元嫂看他们眼中的泪无法再含住了，向丈夫眨眨眼，说：

“那末随妮子吧，她愿学就学，不学就罢！嘻嘻，日久了，就不臊了，没法了，就不臊了！”

“你看，那里不是学着了吗？姐妹俩在一块，多末好！”

尤天顺夫妇随了老元的话看去，妮子正那末唱着哈哈笑了，他们一时真愤怒，破题儿地觉得女儿可恶，“混帐丫头，不给爹爹争气！”差点儿他骂出口来，真有心掣过她来狠狠打一顿，他们陷进了无底的懊悔，沮丧，与自恨。

这时，大肚子女人焦急的喊叫传来。

老元嫂拉着天顺嫂忙忙跑去了。

赵老元也让微笑替换了满脸的严肃，拉住尤天顺：

“老兄弟，别生气啦！一片话全当白说，走哇，外面喝茶去呀！”

拉拉掣掣，他们走过大肚子女人住的廊房口时，老元嫂嘻嘻嚷着：“养活啦，还是个小子呢！”

十二 菩萨奶奶看得明白

“怎末办的呀？老赵！让五爷丢这份脸！”

“奶奶个屁！老赵，你真——”

“嘻嘻，大爷，别火上加油啦！五爷，别生气，庄户人家女孩子，羞

气！嘻嘻嘻嘻，五爷，你等好吧，早晚——嘻嘻！”

黑黝中看不清何大爷说话是作了怎样鬼诈的脸。

黑黝中看不清赵老元是用着怎样谄卑的表情作奸媚的笑。

黑黝中看不清李五爷是怎样愤怒的脸色耐耐喘粗气。

黑黝中尤天顺三口子战缩得像三只被狸猫捕过的鼠子，偌大的庙殿中，找不到一隙可以掩匿，彼此拥挤在一起，压闭的气流，把心脏提上喉咙来，身子也像腾上半空中。

“五弟，嘻嘻，丢啦！咱兄弟们自幼谁受地过这个！哟！”何大爷又火上浇油。

“操他娘，今晚一定要——”

五爷猛地又扑过来了。赵老元三口子作真作假地后面挽着他。

尤天顺死命地拦住，给五爷迎头打了好几拳。

“真要俺命！”话没说完，接着“哇！”尤天顺一口鲜血喷到五爷的胸上跟老元的脸上，五爷更发狂地挥起拳头来。

天顺嫂紧抱住妮子，妮子紧抱住一个神胎。

“桂子小宝贝过来，过来呀！再摸摸，玩咱的呀，管那闲事干么？”何大爷用淫迷迷的声音叫着。

狠打，怒骂，啼嚎，惨叫，震颤了这庙殿里夏夜的黝黑与古旧的幽寂。被这黑黝隐掩了的是脸的狰狞，鬼诈与枪惨。

还是女人的心，老元妇拉拉挽挽，连跌了两跤，到底把五爷拉过去了，嘴像机关枪：

“五爷，五爷，好个五爷，看桂子的面，看俺两口子的老脸，五爷，消消气！五爷，好个五爷！”

尤天顺蜷伏，在神座旁，像只负伤的老羊，呼呼地喘着气，泪烫着眼眶簌簌掉下来。

妮子紧偎在娘怀中恨不能再钻进体内去，呜咽着。娘的眼泪也滴滴串串打落在她额上头上。

“啵哟啵哟！干啥？”

不知谁怎样了桂子，她尖叫两声，却又格格笑起来。

“看这虚火呀，嘻嘻！”老元嫂的机关枪稍停又开了。“五爷，还是让桂子赔补吧，行吧？行！五爷赏老脸，嘻嘻嘻！”

“桂子是俺的呀！这样事，谁替得了谁？桂子，咱不去呀！我还没够呢！”何大爷又淫迷迷地笑了。

“不够，不够，你总是不够，好大的饭量，从小没吃过饱奶呀！嘻嘻嘻嘻！别哭，等着，哄笑了他再哄你，乖乖！”桂子尖笑着。

“看，看，怎末说大爷这话！小臊货！我刚——”大爷不是生气，仍然眯眯笑。

“刚怎么？刚脱了胎毛——”

“啵哟！啵哟！嘿嘿！嘿嘿！”

桂子又尖叫又媚笑了一阵，再说话，位置显然变了，话音随了身子的颤摇也颤呀颤的。

“五爷，别生气啦！省得有个好歹，让五太太来找，那俺可受不了，是吧？五爷！干啥不言语？”

“嘻嘻！嘿嘿！”

五爷一肚子愤气，一笑全泄尽了，说话也用淫迷迷的调了：

“桂子！好宝！唱个顶臊的，顶浪的，给五爷消消气！”

“嘻嘻，你的嘴里才能出臊的呢！五爷，屁！自己也称五爷！五爷听，不会唱，嘻嘻嘻嘻！”

“不会唱！我叫你不会唱！叫五爷不叫？”

“啵哟！啵哟！五爷！五爷！”桂子更尖地叫着。“唱，唱，唱，就是了！看你这狠心，怨不得妮子不喜欢你，那里也摸，这末使劲！回头你摸上了瘾，到家里见人就摸，出了祸，可别怨俺！”

“唱吧，乖，快唱呀！”

“听吧，乖，快听呀！别哭！”她咳嗽一声，就用麻酥酥的韵调唱了：

“呀叫一声，情郎哥，你慢着来呀咳！

小奴家年轻花靡有开呀，

疼痛实难挨呀咳！”

“好吗，好吗，桂子，桂子，跟他唱这个，不行！”

何大爷一旁不耐了，醋酸酸地说着，擦！一根洋火着了。

“看你俩是什么样子！也不怕菩萨奶奶怪罪？”

“啥样子？光许跟你呀！母鸡好了多下蛋，女人好了多养汉！嘻嘻嘻嘻！你不管是谁，全是从女人——”桂子表示着无限娇狠。

由洋火的晃照，五爷发现满襟的血迹，桂子发现自己身上也粘满了。他急忙推她，又要爆发起来；她死坐在他身上，连颤了几颤，弄得他骨子感到了麻软，没有动弹起来；她却又装十足孩子气，说：

“五爷，你赔一身吧，要紫花的！”

“你不说还给买！”

“起来，桂子！我的绸衫让姓尤的赔——”

“让他赔啥！咱赔你吧！给你洗好了，行吧！五爷，快走吧，天不早了，等会五太太又找了，回去又罚跪了，嘻嘻嘻嘻！”

推推拉拉，他们出去了，赵老元夫妇跟出去，五爷直向回里挣扎，桂子紧拦住。

“五爷，看面子，咱再唱个‘送夫郎’算了吧！”

“嘻嘻嘻嘻！”好几个人的笑声。

“送情郎送到大门口，

呼喽喽刮起了东北风，

刮风不好下雨好，

留下俺情郎过几冬！”

“挺好的天，什么时候刮东北风？过几冬，一宿还不留呢！哼哼哼哼！”

“等冬天吧，冬天留下你！”

“光留下他，我呢？”

“嘻嘻嘻嘻！”

衔唧咕咕，说着话，他们送他们走远了。

尤天顺动一动久时间僵住的身子,吐一口气,拳头打在地上格登响,牙跟牙碰着:

“走!明了天就走!命啊!天啊!”

天顺嫂回身跪下来,拉着妮子,磕头又磕头,声音低得自己听见:

“菩萨奶奶看得明白!菩萨奶奶保佑俺妮子!菩萨奶奶给俺报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十三 也出出咱的气

领着女儿,花狗,携着铺盖,筐子,带着侮辱与悔恨,尤天顺夫妇从离开何家镇,六七天之中,心的遭受比肠胃的遭受更恶惨。

遇见了群群伙伙从家乡来的更多的人,柳全泰一家子李和成夫妇俩,连黑疙疸、七麻子都来了。

他们是侥幸逃出一层或双层死亡的网罗的罪人。

拖欠了钱粮的,就逮去下狱,三风瘫就是。

拖欠了各样捐款的,就逮去枪决,东柳村的孙狗就是。

抢吃了柳二爷的粮食的,也逮住枪决,黑疙疸的兄弟就是。

暗杀了柳二爷的儿子柳荣的,逮住便枪决,刘四王六都是。

听说王六刘四死了,天顺嫂念一声:阿弥陀佛!

对于柳荣的死,尤天顺打个惊战,叹了一口气!

当柳全泰说到柳二爷也死去的时候,尤天顺不禁簌簌落泪了。

“二爷,就因为是在赵家洼挨劫受了惊,听说到济南,不几天就死了!唉,他也太利心,粮食埋的真不少!”

“埋的?”尤天顺吃惊。

“唉,你也准不知道,埋了好几百袋呢!他看门的,王老群的儿子

漏了信，大伙子就给他抢了。荣哥，在济南学堂毕了业，不是混了差事吗？他回家来报了官，就逮人呀！枪毙呀！把人们吓坏了。刘四他们真贼胆，那天黑夜又活活把荣哥宰了，从墙上窜进去的简直刀卸八块啦！人家他们也真是汉子，听说临枪决还大唱大骂呢！……”

“俺豹儿呢！也抢了粮食吗？也跑出来了吗？”

“抢啦，谁没抢呀！俺临来可没见他，八成也出来了！这些天，从出了这事，咱那里，简直是更没法活了，——不用说报仇，多少辈的旧恨积冤，也全翻起来了，到官府里告发的，到游击队里报告的，编个罪名就得死；自个动手暗杀的更多了！五个，十四，十九，咱那几个村子就死了二十多个，唉！——”

“唉，真是的，人心坏了！”

天顺叹吁着，陷进了无底的沉思：柳二爷死了！埋粮食！柳荣刀卸八块！……天啊！豹子一家人呢？出了门遭罪？还在家等死？

又遇着了从城里出来的大队的人，他们说：这些日子，因为游击队扮了要饭的，直混进城去闹事，城里很恐慌，日本兵又添了不少，粥厂关门了，所有要饭的全赶了出来，可怜那些年轻的，全被抓进衙门去了，听说，非有妥保的，就要枪杀呀！

尤天顺第二次要进城里的步子又被拦住了，心像水银柱从百度又降下了零。

“你们怎末也出来了呢？大殿住够了吗？姓赵的待你们怪好的！怎末不跟他家一块吃饱饭呢？你们来，横竖有人又愿意，也没拉住呢……”

当天顺遇见冯木匠孙老九他们的时候，他们冷嘲热讽地白眼看他。他将怎样辩说呢？满肚子委屈只能表现一脸苦丧，缄口无声地用气愤的眼光向他们凝望着。幸好大肚子女人也赶到那里了，她剖根的解说为他解了围。

天顺嫂拉住大肚子女人的手,对视着落泪,,彼此哭着彼此的厄运,实际彼此都在哭着自己。

大肚子女人在他们离开何家镇的第三天,也被赶出来了。她说:“赵老元俩口子,心真黑了!把桂子卖给了何大爷作使用丫头,作使用丫头,其实还不就是嫁给何大爷吗?他俩就给何家看园子,听说,许着管他俩一辈子饭,死了还给买棺材,他真觉着登了天!赶她出镇的那天早晨,他说,谁也不顾了,年头变了,大伙子没良心,可怜不得,他的好心没人明白!何大爷说了,以后凡要饭的都不准进何家镇,这也是自家找的没脸!……”

冯木匠听着捏紧了拳头:

“日他闺女!早晚打死老混帐!”

“连一家都不顾啦!他娘的!”孙老九咬着牙。

“是呀!她刚养了孩子,才几天呀!”

天顺嫂说着,大家的注意都集中到大肚子女人的身上。她俨如阳光中的幽灵,蓬乱的黄发,覆着灰黄色凹陷的怪脸,一对大眼睛无光地转动着,她的肚子已不大了,并且瘦得像里面没有了肠腑。她说话时那末用力,浑身颤抖着:

“孩子,唉,死了,又没有奶水!那天早晨,俺投进井了!别看孩子瘦得那样,眼却那末灵,俺还喜他呢——”她呜咽失声了。

“别哭你大嫂!赵杰兄弟,已经捎信来了,就来!哼,只要他来了,就有办法,日他娘的!报仇!出气!”冯木匠拳头摇两摇。

“报仇,出气!是呀,只要他来了,大伙子去,打死老元混帐东西!大伙子全出出气!”孙老九红了眼睛。

“打老混帐去,你也跟大伙子去呀,出出咱的气!”天顺嫂望着丈夫。他也似乎因大家的话长了力量:

“去呀!去呀!出出咱的气!真是的!”

十四 别哭有办法

田郊里初秋的夜晚与冷露，给予群群露宿的讨饭人以浑身的战栗，满怀的凄凉，更迫切的饥饿，更悲切的叹伤。

“天爷爷，要人命呀！”

在这窄狭的饥荒道上，冯木匠，孙老九，赵杰，到处传布着饱暖的诱惑：

“何家镇真是好地方，吃，有的是财主舍饭，住，有好几座大庙，大伙子到那里去呀！”

当诱惑的种子在大家心中萌芽时，他们又说：

“只是一件，那得先除掉赵老元一条祸根，他不让大伙子吃，住！……”

为了自己和一家人生的挣扎，只要有一条可以望活的路走，谁还顾怜受了饥饿的摧毁而残延的生命，与死亡运结的身子？于是，一个意志，一条心，一个目的，一个口号，在他们的领导下，七八十个男人的饥饿的群很快地结成了，像入膛的弹，扣弦的箭，冲进何家镇！打煞赵老元！吃饱饭！住大庙！……

这该是如何惊人的事啊！

准备着冲进何家镇的前夜，冯木匠，七麻子，还有好几个，突然被红枪会逮走了，据说，当夜就送进城交了衙门，李五爷也进了城。据说，只要他一句话，他们就会被枪毙刀斩或者上了绞桩。

饥饿的群很快地就漫散了。

孙老九空各处乱跑着找人，焦急气愤地骂：

“走呀，走呀！咱们还是要进何家镇！逮来赵老元，老冯他们就会死不了！走呀！不走？不去的不是他娘养的！婊子养的！反正咱们

里面出了奸，出了走狗了，透出了信，逮着他，大伙子喝血！弟兄们，走呀，走呀！”

人们全像没听见，俨如有条死的鞭子赶在身后，怀了惊惧四方远奔了。

冯木匠的老婆抱着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喊着丈夫的名字，骂天骂人！

“冯大嫂，别哭，反正有办法！”

劝着她，孙老九又想着：赵杰这时该能到家了，游击队，他干过，他有不少的把兄弟！游击队，进何家镇，还不是容易事——挟着悲愤的泪，他苦笑了！

两天后。

一阵枪声和嚎器，震碎了何家镇夜的核心，惊破了无数的酣梦。

第二天，惊耗像爆竹的火信，很快地传遍了各村——

游击队进了何家镇，把红枪会打死了好几个，赵老元在十字街顶斩头了，他老婆投井了，何大爷被逮走了……听说，非送去冯木匠他们换不回活的来！还要十杆枪，五万块钱！……

十五 还不跟俺唱唱呢

在各村对于要饭的人的严防和仇视中，尤天顺三口子感到活路更窄，彼此眼看着脸形更瘦了。

蹒跚着，好不容易走到一个村庄，那村头拿了红缨长枪的汉子们，总是远远地就厉声叫了：

“去吧！去吧！不许进村呀！”

“可怜可怜吧！大爷们，俺是要饭的呀！”枪头在他们眼中闪亮。

“不行！不行！要饭的净闯祸！”

缠缠怜怜，有时一个软心人给天顺嫂哀言说动了，才许她们进村去。尤天顺等在村外，守着花狗。

等着等着，时光像蜗牛的脚步。好久好久，她们才踟蹰着出村来。筐里空空地来了，要到的几口干粮，妮子的肠胃还没填饱呢！

一天，一天，饥饿的钝刀慢慢地，终于割倒了他们的志气与羞臊，“爷爷奶奶”叫呼的无用，使他们感到，只好也去唱曲讨要了，可是仍然保持着这主意：反正不让妮子唱！

他把年轻时会唱的几个曲子，一句一句想起来，一句一句教给老婆，没有弦子，也没有唱板。

一天晌午，在一家大门口，天顺嫂有声没调地唱起了“打牙牌”。身后一群小孩子随拥着，她哄他们：

“你们家去拿块干粮来，再唱个好听的！”

“俺不，娘不叫拿！”孩子们谁也不动。

一阵发狂地狗叫，几个男人出来了，袒胸裸腿，显然是劳力的苦工。他们手中拿着饽饽，嘴里咀嚼着。看见妮子，就鬼鬼祟祟眨眼问着：

“那个唱呀？那个唱呀？”

“大爷们，行好吧！赏一块吃吧！”

“那得唱唱呀，不唱就给吗？”

“姐在呀房中呀泪汪汪呀咳。

奴家缺少个丈夫郎，

娘娘你想想呀咳！”

嘻嘻一阵笑，他们又说：

“还得唱，还得唱呀！”

“天牌哇，地牌哇，虎头牌呀咳，

桃花李花一齐开呀，

小奴家挂招牌呀咳！”

唱完了，天顺嫂跟妮子凝望着他们，他们手中的饽饽。

“好个小奴家！六七十的小奴家！嘻嘻嘻嘻！”

“还是叫那个唱唱吧！哼，这老了，有么劲！”

“是呀，还是听年轻的呀！”

他们七嘴八舌，可是谁的饽饽也没给了她们。有一个还嚷：

“走呀，吃咱的饭去呀！听这个真恶心！”

“大爷们，赏一口吧！唱了两段了！”她们骇怕他们真的走了。

“赏一口？让她唱唱！听听嫩的！”彼此眨眼笑着。

“孩子小，不会唱！”

“还小？还小？再小点也使得！嘿嘿嘿嘿！”

有一个向妮子举着一大块饽饽，直挤眼鬼笑。天顺嫂抢前伸手接时，他又缩手回去了，还对她瞟了瞟白眼。他把饽饽双手裂开，又从一小块上连咬了两大口，才赌气似地投到她面前，回身一笑，嘴里的饽饽全喷吐在地上了。他们全大笑着走回家去，临拐墙角，还有一个回头来向妮子抛个眼色。天顺嫂怔忡着，愤怒着，真想骂他们一顿，饽饽也不要了。可是饥饿立刻使她的愤气消灭了，瞅住脚下的饽饽，迟钝地弯下腰去，不防一只恶狗跳过来，把饽饽抢走了；打个惊战，她坐倒了。妮子望着满脸失色的娘，望着那人吐在地上的饽饽碎块，望着发狂的另只恶狗；心里刹那的矛盾和衡度，她就拿木棍打退了狗，迅手拾起碎饽饽，迅手又填进嘴里，乱嚼着，才回身扶起了娘来。

她们走开那里时，小儿们仍然随拥在后面，还嘻笑评说着：

“这老娘们，唱的真难听呀！一唱，那小髻还直颤颤呢！”

“不跟那天那小媳妇唱的好！那天，俺家王伙计^①给了她一大个饽饽，嘿，这末大！”两手比画着。

“娘呢！这大姑娘真馋，真不害臊！咱伙计吐的，她还吃呢！”

“嘻嘻嘻嘻！”孩子们笑着拍掌。

天顺嫂回身咬着牙低声骂他们几句，努力快走了几步。可是他们

① 伙计，指长工或短工。

还是紧跟在后面，顽皮地谈笑。

“娘，娘，还不跟俺接过那大块呢！你抢——”妮子瞪着眼睛，嘴角下变着，表示着悔憾。

“孩子，孩子！唉！唉！”

“娘，娘！还不跟俺唱唱呢！俺要唱，横竖他们给——”

“孩子，傻孩子！你爹的心……”

天顺嫂绝不忍责斥妮子无知与无耻，她更感到孩子饥饿得可怜，并且，天真得可怕！她心里一阵冷一阵烫，禁不住簌簌落泪了。

妮子望着娘的泪眼，为着娘哭她也哭了，一手扶着娘的肩膀，一手拭娘的眼泪，娘发痴地木立着忽地又坐倒了，她惊慌失措，她大哭急喊：

“娘，娘，娘，啊！……”

十六 真希望是一场噩梦

尤天顺真疑心是柳二爷冥中点化或默佑！他们走到何家镇北面的小周庄时，想起柳二爷的相知周八爷来，更巧在周府门口遇见周八爷，提起当年他陪同二爷进城在周府留宿的事，周八爷不胜今昔之感地问了他好些事，周府已经败落了，可是仍可以借一间园里的破屋让他们住下，他真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合手向天空点头又点头：“二爷，登仙！登仙！”

屋子的门户全没有了，梁折了，支的立柱也弯了，太阳与夜露全可以直接从屋顶的破洞漏进来，但比起郊野露宿来，在生陌的饥荒道上，在大地受了秋的统一统辖的今天，这已可称幸福的家了。

从听了柳全泰的铺盖衣裳路上被劫的事，他们觉得自己的东西加倍珍贵起来，白天，她们空着筐子出去讨饭，东西全放下，他同花狗

在家看守着。夜里，衣裳什么的全压在身下，被子盖着，六只手紧抓住，他还嘱咐老婆：“睡觉轻些呀！惊心呀！”

听说桂子被转卖到城里去了，何家说她是铁扫帚星，进门就不吉利。他料想着：“八成是卖给窑子了？”老婆说：“哼，那下贱孩子，干那事也正该！爹娘损的！”同时，自幸好心人总有天保佑，妮子经两次危险，仍然好好的，守在眼前！她决心：回了家，一定修个佛堂，让妮子也吃斋念佛一辈子！

每天她们出去要饭，他总是不厌烦的叮咛复叮咛：

“打听打听豹儿呀！捎信叫他来呀！务须来呀！来了说说家里啥样了！别上何家镇去要饭呀！有人问，也别说在这里住呀！”

阴云像个黑锅覆盖了大地，小周庄的梦色凝成立体的浓块，沉重地压住这间弯腰的破屋，压住屋里的人心。

一只枭鸟叫着飞来，落在屋旁的榆树上，叫着又笑了。

按说，这已不算希奇，枭鸟差不多每晚都来的，只是今晚他听着特别心惊。索性出去抛一块砖头赶它飞走了，回来叨念着：“听夜猫叫，不听夜猫笑！”

他刚坐在土炕上，它又连叫带笑地回来了。他心上铸起一百个忌讳和惊疑。

躺在土炕上，三人盖上一床被子。花狗伏在炕下。

转几个翻滚，妮子就沉沉睡了，一天的疲惫也把老婆拉进了梦中，她们梦见恶狗、羞臊、调笑、悻悻、喝叱、哀求……只是他总睡不着，心里一阵阵悸动，喘气异常不舒坦，猛地掀开了被，有道光亮在眼前，凝眼看时，蓦然又消失了。他忙忙晃醒了老婆，身子更向她挨近些，可是没说话；他以为住在这空敞的地方，在这时分，说话怕成为招祸的线引。他只附在她耳边，用最细弱的气流：“别睡呀俺心里总——”

阴霾深夜里的寂静，似一曲最温和的催眠音乐，秋夜的清爽，像

只最柔软的大手，握抚着他，慢慢地，他也沉入昏朦了。

突然，狗发狂地叫起来，被子被撩开了。立刻，他以清醒的心坐起来。一只手电灯的晃照，一个黑影拥住妮子跑出去，同时，一只有力的手扣住他的喉咙，一块铁当的冰冷触在他脸上，老婆还没爬起来，已被另一人的手死死按住。花狗叫着赶出去了。他哽声喊叫，死命的挣扎，“敢嚷！敢动！”对此，没有一个惧怕，挣扎又挣扎，到底，滚下炕了。他恨不能一步赶出去，一把就把女儿挽回来，只是受了饥饿蹂躏的残老的身子挣怎能挣得出有力的手的控制呢。于是，摔手踢脚，他大骂了，大骂了。跟着“日你娘！不要脸！”“啪！啪！”两声枪响，仅仅又响叫两声，他已痉挛失主，回旋在转盘似的天地中了。那狠的巴掌，也在老婆脸上不知贴了多少下，枪声使她也昏迷无知了。

完了，完了，他们连女儿最末的一声哭啼都没有听到！

花狗哭似地叫着跑回来。

大清早，冒着雨就有许多村人来看了。

炕下一片殷红的血迹，折腿的花狗伏在旁边。看见许多人来，它畏缩、愤怒，直瞪着眼，牙全露出来，生怕有人再打它，顽皮孩子把砖头投在它身上，只汪汪叫几声就又哼哼作势了，可是总没站起来。

天顺嫂满脸浮肿与麻痛，酸软的手按住丈夫不住颤摇的头，抚着他惨灰的脸。被子刚刚为他盖好，他又蹬开了，腹上和背上的创口不住喷着血沫，心像一团火炭在胸中焦灼，迫促喘吁着，有气无声地呼一声女儿的名字，眼皮就沉倦地擦一擦，创口一阵剧疼。再把牙咬住。好一会，他又眉头紧皱，用力叫着：

“豹儿！豹儿！”

“他也许今天就来了！”

“来吧！来吧！好——”

呻吟、呼痛、喘吁，他哭了，可是没有一滴泪涌出来。

屋里和门外，一个上午总是熙往攘来的有不少的人，大家讲论着，叹吁着，还有的逗趣戏笑着：

“可怜呀！这大年纪了！出来要饭遇见这——”

“不快上点药，可了不得，两枪！唉，这年头！”

“姑娘大了不可留，留来留去自遭仇嘿嘿！”

“那姑娘长的真怪俏皮，谁抢去，嘿，真有福！”

“你老婆反正出不了这事，那黑麻脸，哼，恶心！倒贴钱也得找个爱财的！”

“老鸦落在猪身上，笑人家黑，看不见自家！你老婆那吊死鬼脸可好看，是吧？”

“他那口子好，要不，脖子伸得这末长吗？”

“嘻嘻嘻嘻！”

“干吗？这末喜欢！这年头，谁也说不清遇么事，笑人家，早晚轮到自家身上，全去吧！去！这些不懂事理的！”

一群年轻汉子给一位老太太赶走了。

周八爷又同他儿子走进来。

“爹，爹，我早说过吗？你不听！这年头，不能招他们呀，招孽祸！看吧，怎末着？他若死了，怎末着？还不赶他们走吗？……”

“死了，他死了，哼，你别管！……老子的事，你管不了！”周八爷斥走了儿子。

“八爷，八爷！行好，善心！两枪，两枪，他动不得了！”天顺嫂跪倒了，忙忙磕头。

“起来，起来，别这样！如今，青年的，简直不懂交情了！唉！我穷了，不错，可是凡有交情的，有了事，我总得尽力帮忙！”转向尤天顺。“好好养着吧，等会，给你送碗热饭来！”

他仅仅用最虔诚的眼光望望八爷，感激的笑意已不能在他脸上飘忽了。

雨，淅淅沥沥，一直下着不停，一直从屋顶的破洞洒进来，土炕的大半都湿透了，也溅湿了被和褥。她拥了他挪动了一下，让他的身子蜷团起来，躲开雨的溅淋。可是他剧痛得疾呼一声，再把身子恢复原

样，任雨水直溅在腿上和脸上，心仍似火炭在胸中烧烫。

风像凄凉的细虫，电速地从脊梁爬遍了他浑身每个神经和血管的迂回，一条一条，继续着。

黄昏时，豹儿拖了两脚泥，两腿疲酸，带一身湿衣裳，一身瘦骨头，来了。

悲惨的一阵抱哭之后还是尤天顺先忍住疼痛，舌头硬直地说：“孩子——你——来——了！”他像在死境里嗅到一丝活的气息。

豹儿拉住叔叔的手，贴近叔叔的脸，诉说他曾怎样从家中逃出又回了家，怎样听到了他们住在这里的消息，怎样在路上几次受到盘诘与拘留，……泪滴在叔叔的脸上。他轻抚着叔叔的创口，望望婶婶浮肿的泪颜，把带的虎儿在南方已经阵亡的消息牢牢压在心底了。

“孩子，你——早来——一天，也——许打——打走那——”他又作了最大的努力，再呼：“天啊！命啊！”

豹儿同婶婶商量了半夜，决定明天他赶早进城，拿几件衣裳，变卖了钱，给叔叔买枪伤药回来，再想法打听妮子的下落。

“豹——还不——回——来呀！”创口的剧疼逼他这样呼叫连声。时光像一条延长的线，希望和失望的结子，连连交替地结在线上。

“也许就来了！”她频频外窥，总听着外面似有豹儿回来的脚步声。

掩在雨后云帙里的太阳的移行，像为他们的痛苦而故意无情地宕缓。在西方三丈高的云隙里向小周庄探一探头，对人们报报时分。这在他们觉得：从豹儿起早进城到现在，该是比一年还长的时间了。真的，小周庄离城仅仅四里，五次，十次往返也该回来了。俗话说：祸不单行！他们真焦急，疑虑，……

周八爷带一脸惊恐，慌慌走来，在门外向她招招手，她忙跑出去了。

“这才了不得啦！天爷爷，唉，唉——”！周八爷迫促喘着气，措手又措脚。“你侄儿不是进城买创贴药吗？唉，不得了了！他拿着药出

城给守城的兵盘问傻了,说他是给游击队买的枪伤药,他,听说,打了他好几百皮鞭,又压了杠子,还往鼻眼灌了水,他、他就招实了,招实了!听说,拉出去就砍了脑袋!听说,兵还许上这里来逮人呢!唉!唉!……”他焦急异常,声音不禁高起来。

周八爷的儿子后面也来了,恼怒、愤恨、粗暴地嚷:

“爹爹!我早说过吗?你有法,办吧!砍了他的头,还逮咱的人!你办吧!……”说着,直急得拍打自己的屁股。

她听着发痴,几乎昏过去,大哭了,一句话再说不出,身子无主地倚倒在歪斜的墙上。

砍头!逮人!像两颗炸弹,提进屋里来,在他的心里爆炸了。“天——命——”仅仅喊出这最后的两字,他滚下炕来,一口血喷在地上。她忙看他,他已经呼吸停止了!瘠瘦与出血,使他消失了生之温暖,潮地上,冷僵地长睡了!鼻孔和嘴边留着血迹,两只深陷的眼睛却还瞪得那末亮。

花狗懂事似地忙偎在主人身边,嗅嗅脸,又吻吻手,再感不到一丝生的气息。仰头望望炕上急滚痴哭的女主人,它的泪珠从眼角滑落下,恰恰滴在主人的眼上。于是,他的眼慢慢闭缩了!这仅仅的两滴爱的流传,使他抛开一切的愤恨、抑郁、痛苦与惦念,把眼睛闭死了!她瘫软地枕在主人身上。

“快着吧!你快把死的弄走吧!给俺招祸呀!还来逮人呀!”

周八爷的儿子对她乱跺着脚,愤怒的眼恨不能活活瞪死她。

噤噤了一阵,还是依了周八爷的意思。

一片破席,一束湿草,一麻湿被,裹了他的尸体,两个人抬着,埋在村头自家的地端了!埋了一层泥土,仅仅埋了一层泥土。掩埋的两人,还向她要去两件衣裳,一个筐子,几件零碎东西,作劳力的代价。

她已变成一颗危险的炸弹,有主的破屋子也不许她住了。

在村外古庙的夜里,她不敢哭,为防祸的招诱村人不许她大声哭啼。雨后的秋风为她添着凄凉,唧唧虫声伴着她饮泣叹伤。孤零,惊

怕，她紧偎着花狗，再偎紧些，感到了一丝温暖。昏迷中她梦见妮子被李五爷，那人似乎是李五爷，任情蹂躏着，跟桂子一样了！梦见豹儿血淋淋的脑袋滚在地上！梦见一群恶狗扒开了丈夫的坟土，争吃着他的骨头！花狗瘸着腿跟恶狗酷斗着，它们咬得伤创遍体，又张牙舞爪，直扑向她来，她惊醒了！满脸冷泪滴零，已渍湿了蜷枕的臂袖。她梦中哭泣惊醒了花狗，它已在翘首颤栗了！

拭拭泪，她真希望一切的恶运全是一场噩梦，终于还可以从梦中醒来！

外面仍是继续的虫声，风声。

一只枭鸟鼓振着翅膀飞回庙来。

十七 花狗又死了

跟着县政的推行，狗牌送到乡里来了。

一枚狗牌，一元钱。这是公事，言不二价。

不带牌的狗，是私狗。私狗不能生存。这是公事，决不宽容。

小周庄一帮的狗，除了天顺嫂的花狗，全带了黄的铜牌。

为了保全她这仅有的旅侣与安慰——瘸腿花狗的活命；她只得忍心抛下丈夫坟土的看守，女儿寻找的希望，满野纛纛谷禾将造成的饱暖，落着泪，离开小周庄，奔向荒芜的原野混乱的家乡来了。

在距家还有十里的路上，见有群群瘦狗，畏缩地，慵倦地，踟蹰，徘徊，在村头，在荒野。它们凝神，张望。每逢有一个路人行过，它们便尾随在身后。直到那人回身踢一脚或者拾了土块投来，它们才失望而眷恋地住了脚，等那人的行踪在它们眼中消失了，便再没精打采地随地徘徊、踟蹰……

花狗跌跌跛跛跟在她的身后，它们见了它并没像往常似地凶叫

或追斗,只是抬头望望又慢慢低垂了。它们失常的动作在她心上画了无数的问号。

怀着疑问,她领着狗仍旧迟缓地向东迈着,迈着。

毕竟,在一个小村头,一位白胡子老头奇疑地问她了。

“人家领着狗,都向西送,怎末你领着狗往东走呢?”

“都向西送?干啥都向西送呀?”她心上的问号更扩大了。

“还不知道吗?你是哪里的?从哪来呀?”

“俺家是西柳村,俺出门要饭吃,俺要回家呀!”

“回家?领着狗回家吗?西柳村那一带,横竖连狗毛也不见了!”

“狗毛也不见了?”

“看样子你还不知道呀!”他捋捋胡子,咳嗽了两声。“从来了扒路军了,咱这里的游击队,全变成扒路军,真扒铁道扒大道呀!”

“扒路军”^① 这名字她似乎听见谁说过,是春天尤万兴的儿子从南方回来说的?是丈夫同她说过的?一时她记不起来。她却意识到近两天走过的变成壕沟的大道,是谁扒的了。扒了路干啥用?她仍然不明白。其实,这时,她也无心明白这个。急需那老人给告诉她的,是怎末“狗毛也没有了?”

“扒路军说,狗是汉奸,是要不得的东西!他们跟游击队一样,总是夜里走动。黑夜,狗见了人,哪能不咬呢?哪村的狗叫,日本兵听见,就会知道哪里住了扒路军,就弄大炮来打呀!”

“藏它屋里不行吗?”

“藏?查出来,挨罚呀!一只狗,一百块!”

“拿上一百块,就不打死了吗?”她虽然自知因为没有一块钱买狗牌才领它回来,但仍希望知道是否它们还有活路。

“不打死?罚了钱,一样,还得打死呀!”

她眼前一片黑,——满望回家是它的一条活路,谁想更是送它死

^① 八路军之误称。

呀！

旁边一个黑胡子的插嘴说：

“依俺说，扒路军打狗，正是救人！往年，喂狗为看家；如今，还有啥用？全把它们打死倒省粮食。这又灾又荒的年头，死了狗也许多活一些人！”

是的，花狗的母亲，大白狗，当年救过丈夫，没被土匪绑走。今年，黑牛被拉走，丈夫挨打，妮子给人家抢去，花狗都没能救了他们。真的，它已没啥大用了；打死它，也不算什么。但是，她怎忍如此想呢？……

“其实去年的收成不好，今年又籽粒不归，狗，饿死的已经不少，活着的早晚也得饿死。打死它们，却也免得受罪。可是，自家怎忍的打呀，人家扒路军又不给打！”

“哼，没法时，自家也就得打了！”

“唉！……”

犹豫，焦虑，她将怎样呢？好容易领它走了八九天，再带它回去？她凝望着那白胡子跟黑胡子的脸，希望从上面看出一篇解答，一条路。

“这是啥村呀？”她忽然想起这问题。

“前王村。”

“前王村，”她叨念一遍，“后王村离这里多远？”

“就在北边呀，一里。”黑胡子伸出两个指头，似乎是冷笑。

假如不是一些难题正苦恼着她，真该自笑愚蠢呀！——后王村，她的娘家，自幼长大的村子，跟前王村本是连庄呀，前王村她曾来多少次的呀。这时，对眼前的房屋，地相，忽然全又觉得熟稔起来了。

“后王村是俺娘家。”

“行呀，呀呀，你去吧！咱这里几个村子，光送信来了，叫打狗，可是，可是还没有来查，你去吧！”

她似乎感到一阵喜悦。领着花狗北走了。

自己娘家已死绝了亲人,她住在同族的群二嫂家。

她天天出去打听关于狗的消息。

她看见接连不断地有些人向西过着。他们推着小车,背着粪筐,把狗装进麻袋里或者用绳子缚了腿,推在车上,背在筐里,也有的用破布蒙了狗眼用练子拴着脖颈,牵着赶着。它们是它们的主人,自己不忍打死它们,忍着痛送它们到陌生的远方去。希望它们迷了路,不再跑回家去,以致祸延在自己身上。送它们出来,反正自己看不见,就可以安心了;任凭被人家打死或自家饿死。

她天天出去,了解了不少关于狗的传说:

王六哥听见人家说:狗跟扒路军是死对头。因为他们的头目有个姓朱的跟姓毛的,姓朱的又属猪,猪年生人,毛跟猫同音,猪跟猫,不是都怕狗吗?不打死它们,他们就不能兴旺^①……

群二嫂念阎王佛,回来说:死的狗全告了状,阎王许它们早晚还魂。……

群二哥听见一个走亲的说:狗也真有志气,有一家喂了三只狗,连连送走了好几回,让它们自己逃活命,哪想它们恋着主人,总是跑回来。俗话说:“狗是人的忠臣”,“狗不嫌家贫”,真是有的!可是主人看就为它们挨罚了,赌气拿三个饽饽给了它们,说:“反正还得送走呀,吃吧,吃了走吧!再回来,可就只好打死你们了!”三只狗没有吃,望望主人的泪眼,全也含着泪走出去,就在拴马石上碰死了!……

永远博识的七大娘又说:咱这里的狗,早晚有不让打死的一天!当兵的从打了狗,全头疼,黑夜里梦见群狗围着咬,这几天,吓疯了不少。死狗显灵呵!看家狗,算一口。活活的狗打死就算完吗?……

群群野狗,沿着墙根,悄声掩迹地窜进各家的门。一会儿就被赶出来了。它们已无力快跑,逃不开木棒和鞭子的狠打。可是它们刚走开几步,又回头了,仍希望再偷着回去可以吃点什么。若看见那人还

^① 全是打仗后乡人传说的谣言。

在门前站着，拿木棍和皮鞭指画着骂：“再回来，再偷吃，打死你！俺自家的狗还没啥吃呢！”它们就再窜进别家的门去。

终于，家家的门白天也紧闭了。它们只得绕着街上的毛子^①转圈子，每当一个拉屎的出来，它们就一齐冲进去争、抢。结果，没命地斗起来，弱小的叫嚷着负伤跑开去。

一天，一天，一天，四天之后。

邻村因狗受罚的消息，像连声霹雷，震惊了后王村的人心。

一时，颤抖着手掘坑子活埋狗的，水湿了绳子闭煞眼绞死狗的，咬着牙拿木棍追着打狗的，狠着心用冷水灌死狗的，小孩子吓得啼哭，女人们疼得落泪，后王村充满了刑场的残酷与哀恸。

人们还跑着嚷叫：

“找野狗呀，打野狗呀！野狗站在谁的地方，一样挨罚呀！”

群二哥拿一个木棍给了天顺嫂。她无奈举了起来。看看花狗瘸着腿还向她摆尾巴，像个天真的孩子望着母亲。木棍便从酸软的手中掉落了。趁群二哥出门追他的狗，她把花狗推进白薯井里去。井。到井底，看看黑洞洞的，又会摔折了它的腿？摔毁了它肚里的胎狗？这她全无心计较。听它在井里叫嚷两声，就寂静了。她伏在井口又细看看，它正向上望着摇脑袋。她立时心里一阵喜悦，像慈祥地哄孩子似地：“花，花，别叫呀！”她想：这事对谁也不能说，假如没东西送给它吃，她就向井里拉屎。她还到群二嫂佛堂里磕了一回头。

一些死狗被埋了，一些肥点的都被剥了皮。皮钉在墙上，骨头和肉连肠肺全下了锅。一刻之后，每人拿一块半生的啃着吃，把狗死的伤惨忘掉了。

久已不知肉味的口舌，嚼着狗肉真香，真好吃。孩子们没得吃或者吃不够的，一口一口咽着馋涎，向大人哭。于是，有些人就偷着把别人埋了的死狗也掘出来宰了。

^① 本乡称厕所之俗名。

当群二哥发觉花狗在自家白薯井^①里时,大怒了,把好几块砖头投下去,向天顺嫂露着要打仗的样子。

“这了得吗?查出来算谁的?给俺添孽祸呀!”

她惊慌失措,连声呼着:“二哥,二哥!”又思歉地自己认错:“怨俺,怨俺!”忙忙拉住他投砖头的手,想起昨晚王六哥说的把狗藏在村西北砖窑里的事来,她哀求:

“好二哥,可怜你老妹妹吧!花狗是俺的命!它肚里还有小狗呢!到晚上,俺自家送它窑里去!……”

他叹息着,看看太阳已经平西了,他想:今天也许不来查了,送出去也好!从昨天打死自家的狗,到现时心还扑突突跳。

天天她到窑上看两次。走在路上心里也念佛,盼着真有七大娘所说的事发生。

每次她送些菜团什么的投下窑去,里面的六只狗就大斗一场。花狗总是抢不着,呆痴地上望着叫,像认识主人,又像不认识。等她走远时,还是听见它叫。她很苦恼,无论如何想不起一个单单喂它的方法。

它们饥饿,疯狂,自己拉了屎自己又吃下去,还吃着土块。

有一天,她看见窑里的狗少了一只,窑门还堵得好好的,决然不是逃了出来。仔细看,一些狗毛使她察觉!那一定是死了一只被它们吃了。不是吗,那一只小的,没有死,还在动弹,它们就向它乱伸嘴了。花狗今天不叫了,直僵地躺着,肚皮一鼓一缩。“它们也要吃了它?”她真想扒开窑门,拉它出来。可是,同时想起的,是:一只狗,罚一百元,群二哥的怒脸……

下午,她再去看时,花狗不见了,只剩一只尾巴,它们争嚼着。

“花,花呀!”发个昏,差点儿她跌下窑去。

^① 本乡秋后,掘出白薯,即贮置于深井中。

十八 报仇呀

刚出后王村，恨不能一步踏进自己的家，当远远望见西柳村时，她又感到了惊怕与凄伤。

走的还是三月前离家的大道。心里除了比那时更伤惨更悲凄，又添了无限的孤零。她俨似一棵郊野秋风中摇着的枯草，一步，一抹泪，一步，一抹泪。

走过自家的田地，想起在当年：这正是跟丈夫跟虎儿割谷的时候，谷穗像地端伏着的花狗的尾巴，看看太阳，近午了，妮子正该携着饭筐饭筒来了，大家围在树荫下，吃着黄饽饽，绿的豆荚菜，还有咸鸡蛋，剥开冒黄油，喝着小米绿豆水饭，有说有笑，虎儿冒着汗的两臂，铁黑的肉突着疙疸，妮子泛着满脸艳红，她跟丈夫的心，像古树逢到春天的喜悦……

如今，孤零地，她坐在已变为荒场的地边，无限甜蜜的记忆使她落了无限悲伤的眼泪。

走进村子，她感到异常陌生似的，一时，真怀疑起自己的眼睛。

她走在街上，像走进一座深山野寺，阳光中，凄冷，寂寥。

在三风瘫的门口遇见了他老婆，她俩一刻生疏地默望，就最亲地携手对泣了。

她告诉她那些烧毁的房子，是前些天日本兵跟游击队在这里打仗烧的，天爷爷，直着了一天一夜，也没有人敢救！她又告诉她，假如早回来半月，还可以看见各处的血迹和死尸呢。最后，她又以最惋惜的口吻说：

“老姊妹，你知道，俺那黄鸡跟黑鸡，多末爱下蛋呀，下的蛋多末

好呀,全靡了,……游击队来了就打狗……如今,咱村里,找不到一只狗一只鸡了,唉,真是鸡狗不留的年头呀!”

到自己门前,还暗幸自己的房子没被烧毁。进门后,又怔住了,院中堆着一片灰,什么都没有了,屋门跟牛栏里的木樁也没有了,连存有丈夫虎儿妮子一点记忆的东西都没有了!只有那张菩萨奶奶的像还贴在墙上,给尘土封了脸。抹着泪,她怔怔地坐在土炕上。

一阵急遽的脚步声,柳二爷看门的王老群的儿子,三风瘫的侄子他俩拿着账本跟算盘,还有一个人带着手枪,他们说是本村临时的村长。

“哼,你可回来了!三个月的花消靡拿了。”三风瘫的侄子对王老群的儿子,“给他合合,三十二亩现地,一亩空粮^①,一亩宅园,每亩一元三毛五分。”

一阵算盘响,他们齐声说了:

“四十五元九,四十五块九毛钱呀,你快拿呀,明天还等着花呢!”

她冲痴了,放声哭:

“娘呢!唉!你,你天顺叔死了,全死了!唉,钱、钱,哪有?”

“死了,死了,也得拿钱呀!官家要钱,还管谁死谁亡吗?这些日子,你家没有拿钱,俺管事的挨揍呀!”

“唉,俺刚回来,哪有?哪有?俺有地,让官家要吧!唉!”

“说那废话干啥?不拿钱,人家就要地!……赶快凑吧,明天清早来拿,若没钱,可——”

听他们向外走着,还说:

“注意她呀,别再走了!”

她回忆,惊恐,简直是疯狂了。

^① 有粮无实地叫空粮。

伸手把菩萨像撕下来，揉成一团又撕碎，放进口中咬着：

“菩萨，狗屁！不保佑俺！不保佑俺！”又投在脚下乱踏。

惨苦的命运，谁给她造的？她到底不明白。只是哭骂：

“周八爷，老混帐！刘四，小混帐！害了俺，害了俺一家呀！”

恨老天不给她投下把刀子，她忽以闭煞眼把脖子自己割断，把一切的愤愁割断；乱摸了一顿，又找不到一条绳子；解腰带，细破的腰带又被掣断了。她跑出去，柳家的大门，已经关紧，柳家的井关在门里了。她用力推，推，心里一阵热，她的头狠狠碰在大门上，碰碰，她摔倒了！

“虎儿！虎儿！报仇呀！报仇呀！”

鲁北八月的夜是深黑的，八月的秋风在西柳村呼叫着。

她微弱凄惨的哭嚎，像一只病伤的寒蝉被投进澎湃的深海里。

（录自 1941 年 4 至 7 月北京《中国公论》第 5 卷第 1 至 4 期）

兼 差

高 深

——顾了面子,苦了肚子。

——唯有饥饿才可以给人真实的启示。

—

广安门的枪声止了的第三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都挤满了闲人,来来去去在等候着瞻仰日本军的人城式,胆子大的竟敢站在铺面的台阶上,背着手很悠闲地欣赏着一列列的炮队、马队、坦克车队,仿佛在检阅自国军队似的那样泰然,他们不但不害怕,有的竟敢指手画脚地评论或是默默地数着兵队和车辆的数目。

孩子们不敢上大街,只是站在小胡同的口里从大人們的胳膊窝里窥得一点,便马上跑回家去告诉他们的母亲,然后再跑出来看看。

“爸爸,妈!”白宗礼的九岁男孩明德气喘喘地跑进门来,带着又惊又喜的颜色山嚷,“爸!我看见日本兵啦!”

“啊呀!”白宗礼从床上猛古丁坐起来,“你这孩子快不要再上街了,日本兵看见,要打你啦!”

“没有的事，爸爸，街上的人多着哪，隔壁家小三也在大街上瞧哪，爸，有大炮，足有咱们院里那棵槐树憨，还有，还有马队那末高的大马……”

“街上不戒严吗？”明德他妈问。

“不戒严，顺着街走行，横着街走不行，有一个人要打炮车队里挤过去，那车上的日本兵倒没有动手，中国警察过去先给了他两棒。”

“要不，我上局里去看看吧？”白宗礼冲着他太太说。

“忙什么，反正去也白搭，这样乱，谁还专查你的勤不成！”

“还是去看看妥当，万一要有什么公事呢。”他哈着腰把鞋后跟拾起来，“蕙英哪？她也上街去啦，简直不知轻重！”

“我没有出去，爸爸，我在王大婶家哪。”蕙英听见他父亲在喊她，连忙从同院王大婶家里跑出来了。“爸！您上街哪，您不要出去吧，王大婶说东城更不好走呢。”

“我出去看看，要是不能去我就回，你们可不要上街，买东西可以托街坊捎来。”他稍微一踌躇，“街上大概还有泥吧，蕙英你把我的胶皮鞋找出来。”

宗礼穿好了他那灰色的绸大褂，再带上局里发的灰色的德国盔，但他忽然间聪明起来了，他想这灰色的德国盔会被误认为有军人的嫌疑，于是仍然把它放还原处；在门背后找出一把油纸雨伞，然后探头探脑地走出去了。

但是不上五分钟他又回来了。

“蕙英！”

“喂！”蕙英惊慌地从窗子里伸出脑袋来，“爸爸，您怎么回来得这么快！”

“没有什么事，我是回来叫你把大门关起来。”

他看着女儿把大门关起来，这回他才迈着大步一直向财政局走去了。当他走到北新华街北口的时候，这里也挤满了看日本军的闲人。

那黄色的兵车开着一点钟五里的速度,慢慢地但是不断地往前走,车上满装着臃肿的兵士,冲着街的两旁的中国人狂笑,机关枪口也朝着这些闲人示威,枪尾上还坐着一个精神饱满的兵士,做出预备放的姿势。

当着那些小型的指挥官的汽车经过时,日本的居留民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发狂般地欢呼,有的竟把帽子扬得多高,而掉下来的时候恰恰落在一泡泥潭里。他们的居留民虽然不多,但是旗子不少,满街只有太阳旗飘动,商店门口也都悬了日本国旗,仿佛一夜的工夫,中国人通通变成日本人了。

白宗礼受了这阵刺激之后,觉着自己的脚像麻木了似的,他走出去又走回来,在那连绵不断的兵车行伍里怎么也找不出一个可穿过的隙来。

“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

忽然他记起圣人的这句话来,心想无论如何,或是立刻到局里去,或是干脆回家。刚想走动,突然有人从背后握住他的右臂,猛力向后再一扯。

“宗礼!”

“唔……韩先生,您哪,真吓我出身冷汗!”

“你是上局里去吗?”

“对啦!”宗礼拿出手绢来擦他脑门上的冷汗。

“干脆回家吧!咱哥俩的差事都吹啦!”韩先生说。

“真的吗?我不相信。”宗礼很不相信这位韩先生的话,因为韩先生是财政局里最爱开玩笑的一个月薪三十元的办事员,而宗礼也是一个月薪三十元的书记。

“好吧!你不相信你自已去看吧。”

于是他们俩分了手,宗礼这回冒着危险冲过了西长安大街,为了急躁和立刻知道自己命运的胜负,才破戒似地雇了一辆洋车,当他赶到财政局的时候,旧日的同事和自己的上司都满面红光地带着莅任

或者是新婚的气味，有的谈论着治安维持会和新代理局长的关系，有的却在那里大谈着战局。他到秘书室去签到，那个工友却递给他一叠通令，里边有一则是决定本局人员去留的局令，理由是：

“查该员既不签到又不请假……”

他眼里一阵发黑，几乎站立不住，可是科长过来了。

“科长！”

“嗯？白……白宗礼呀！”科长似乎不认识了。

“科长！您替我想想法子吧！我一家四口……”

“不行啦！晚啦！”

“可是……”

“诸位，上礼堂，代理局长训话哪！”科长不再理他，一直走向礼堂去了。白宗礼半天呆在那里，没有动弹。

一位工友走过来，把几本书递给他。

“白先生，这是您的几本书吧！”

“啊！谢谢您！”

他走出来了，他想：谁都没有取消，单只取消了我白宗礼，韩办事员也许取消了，但是人家可不着急，想是另有门路，当他再留恋地回过头来的时候，远远地望见那位新局长正指挥着职员们开始烧毁中国的国旗哩。

“哼！他们在举行烧旗礼啦！”他想。

一阵热辣辣的心血涌上胸口，不由得掉下两点眼泪，他不知道是为国旗掉呢？还是为自己失业的悲苦掉呢？

这一路他只觉得头脑沉重，他也不以为别人可恨，只是一阵一阵的心头的空洞和失意的难过搅成一团，虽然走得很慢，但是当他惊觉着横在他前面的一列坦克车在扎扎地往东走的时候，他才稍微清醒了一些。

当他走到和平门的时候，又遇着临时检查。

“站住！”他站住了。

一个中国警察在他通身上下摸索了一番,接着第二个第三个……中国人都得受检查,旁边还停住好几辆汽车,其中有一个长袍马褂的绅士,挺神气地戴着有两三个徽章,像是受过侮辱似地向那个中国警察发脾气:

“我是维持会的科长,也要检查吗?”

“就天子过来也得检查,你不服你跟日本人说去吧!”

那个维持会的科长也不再争辩。

“还好,日本人倒很公平哩!”宗礼想想。

一条好几丈长的白布标语,上面写的是:

“华北民众结束起来!”

“真不通,什么叫结束起来,结束起来又上那儿去呢?”宗礼想,他觉得这件事要让他弄也还不至闹这样的笑话;但是立刻他对这事情失去了关心,他想得赶快回家去想点办法,因为他的口袋里只剩一张五元的钞票了。

他一路想着不要把这件倒霉的事告诉太太和孩子们,等着别处找到差事,就可以说是自己不愿再当那没出息的书记,所以换换地方。但当才踏进门的时候,他的太太已经看出他的气色来了:

“怎么样?事情出错了么?”太太问。

“吹啦!”他倒头便躺在床上,长长地叹息着。

“唉——”是太太。

“唉——”是蕙英。

“妈,给我两大枚。”不知趣的明德揪住他妈的衣角。

“要两大枚干什么!”他妈从来不发脾气,今天也例外了,

“我要买一个猴儿拉稀。”

“啪!”他妈给明德一个脖儿拐,这使从来不受气的明德大嚎而特嚎起来了。

“还买猴儿拉稀?”他妈流下眼泪来了,“连窝头也啃不着的日子来啦,有你们快活的日子哪!”

“明德，明德！”宗礼拉着明德的手，从口袋里摸出两大枚铜元，“去！自个儿去买吧！”

明德高兴地出去了，接着进来的是房东王大婶。

“噢！王大婶，快请坐。”蕙英笑着脸给王大婶让座。

“谢谢您！不坐啦，我还忙着哪！”王大婶用狡滑的眼神把他们一家子脸色都打量了一遍，“白先生，您今天上局里去来吗？”

“去来着。”宗礼茫然地答。

“您今天把房钱付我吧，真是没有法子，要不再等两天也没有什么。”

宗礼没有回答，他从皮夹子里取出那仅有的五元交给了王大婶，反正五块钱也救不了命。

“还差一块哪！”

“王大婶，待会儿给，我补吧！”宗礼直给人家赔笑脸。

王大婶走了，宗礼，他的太太，蕙英他们三个人开了一个家庭会议，但是没有讨论出个结果来，什么都不缺，只缺一样——钱。可是缺这一样就不行。

“蕙英，”她妈说，“我给你收拾些衣服，你把它拿去当几块钱吧，要不今晚上就揭不开锅啦！”

“还是你自己去吧，孩子去寒伧！”宗礼望望蕙英，又望望他的太太。

“哼！你们都要面子，我就不要？”太太愤愤地说，“有的当还算不错，我怕过两天当尽卖光，到那时候，看你们还要面子不要，哼！”

她说就收拾起一包棉衣服，悲愤地出去了。

二

市面繁荣起来了，各大商店陈列着五光十色的货品，水果店里的

鲜货通通上市了,日本人和中国人在大街上交织着闲情的洪流,各人手里都提着能够满足欲望的东西,商店门口的无线电扩声器播出动人的曲子,这一切好像在几百年以前就是如此,一点也看不出什么旧秩序或新秩序来,秋天的太阳辣烘烘地照着人们的脸。

宗礼带着疲乏的步子,拜访了几个旧日的同事,有的不在家,有的都摇头叹息,找事是没有希望了。

新的票子出来了,粮食跟着飞涨起来,玉米面由七分钱现在涨到两毛五了,小米面已经到了三毛,吃什么都不便宜,石头倒便宜,可是石头不能吃。

昨天已经把仅有的一张八仙桌子也卖给打鼓的了,明天还远着哪,唯有今天过不去才是大问题。他带着饥饿回到家里,倒头就躺在床上,眼前一阵阵地发黑,他的太太眼皮搭拉下来,没有魂似地坐在床头上发呆。

蕙英和明德坐在院子里搭拉着头,抚摸着那只像麻柴棍似的小狗,小狗也无精打采地紧贴着蕙英的腿,像是连站立的气力都没有了。

房东王先生今天生日,来了几个贺寿的人,手里提着一串串的蒲包,王太太临时叫来一个厨师,在墙角下支起锅灶来,屋里哄堂的笑声和厨师炒菜的铁器撞击声混成一片,微风吹过来一股一股的炒肉香气,充满着这个庭院,无情地钻进蕙英和明德的鼻孔,引起了强烈的食欲,明德不由得渐渐地往那锅灶前面移动着脚步,嘴里充满了贪欲的涎水,赶紧咽到肚里去。

“回来!明德。”蕙英无力地喊。

“姐,我不是要吃东西去!”

“回来!”蕙英把明德拉回来。

王先生的屋里在兴高采烈地猜拳喝酒,王先生只是哈哈地笑着,表示着寿者的气度。王太太和几位女客在周旋,互相谦让,但突然这种欢乐的空气停止了,原来又是因为王太太提到她没有儿子的事情,

于是大家也就不欢而散了，每年王先生的生日都是如此，去年白宗礼他们一家子都吃过王家的寿酒，送过一块钱的寿礼呢！

客人走了，王先生在屋里抽起大烟来了，王太太红着眼睛和鼻头上厕所去了。

厨子在收拾碗筷，端着一碗菜和饭的混合物，走出走进不知该倒在那里才好，那小狗很机灵地跟着厨子的手乱转，眼睛老盯着那碗剩饭。

“噢！小孩，这是你们的狗吗？”厨子好像才发现小狗似的，“小孩，你把这剩饭喂它吧！”

蕙英再也忍不住饥饿的诱惑，很快地从屋里拿出来一只大碗，把剩饭倒进去，飞跑地拿去了。明德跟着回到屋里，他毫不客气地端起就吃，几口就吞了多半大碗。

宗礼和他太太干瞅着发馋，蕙英的眼圈都红了。

“明德！”他妈说，“给姐姐吃点好吧？”

“嗯嗯！我还没有吃饱哪，……”明德说着赶紧大口地吞起来，转眼工夫就吃完了。

“妈，我不吃，让弟弟吃吧！”蕙英走过去要给弟弟洗碗，明德再把那碗拿起来用舌头舐了一阵。

“妈！真香，真好吃！”明德用舌头再舐着上下唇。

宗礼看了这种光景，不由得一阵难过。

“是我害苦了孩子们！”他伏在被窝上哭起来了。

“你哭有什么用呢？”太太说，一半也是安慰她的丈夫，“你还得想法子呀！就这样饿死不成吗？”

“还有什么法子可想，我真是活够了！”宗礼止住了哭，“我就想死，可就是死也是不容易啊！”

“是啊！活着不容易，死也不容易！”

“……”宗礼半天不言语。

“你去找刘老师来没有？”

“啊？”宗礼意外地一听见刘老师三个字，立刻振奋起来，“刘老师呀，我倒不曾去找过……”

“那你就快去吧？就这一条活路了！”

“就这样光着膀子去吗？”

“就这样去吧！刘老师不会笑话咱们的！”太太立刻就督着宗礼往门外走，“你见着刘老师可再别吞吞吐吐，你就痛痛快快地说，说我们已经饿了两天啦，眼前和往后都得求他老人家想个法子……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宗礼像大孩子受训似的。

宗礼走不大一会，就听王太太像杀猪似地山嚷：

“哎哟！这厨子王八蛋操的，短寿的，绝后的，明明瞧见剩下一碗菜饭怎么就会不见啦！这王八蛋操的饿疯啦，饿昏啦，八辈靡有见过吃喝啦……”

她，白太太，没有理这碴，她也实在没有这份气力来和她吵嘴，她一心一意地在盼望宗礼会带回来个喜讯。

太阳落了，灯亮了，但忽然又灭了，那是因为他们交不上电灯钱，王太太偷偷地把他们门上的电灯支线关闭了，这已经是好几天的事了。

没有法子，只有忍着，不忍就拿出钱来，钱，钱就是命，命就是钱。不信那算你没有见识。

已经打过三更了，还不见宗礼回来，于是他们娘儿三个便倒头睡觉了，但是怎么也睡不着。困是困了，只是饿得难过，各人的肚子里不住地打咯，奏出各式各样的音响，她摸了蕙英的头额和手都在净净地淌汗。

“妈！我头昏，身直软，直抖。”蕙英说。

“妈也是一样地难受！”

“妈！饿着肚子这样难过啊！”

“……”

“妈！我饿啦！”明德低声地诉说。

“孩子，你刚才吃过一点，应该好受些啦！”他妈抚摸着明德的额头，“你看我和姐姐两天都没吃一口饭啦……”

“……”

“啪，啪。”

“妈！谁打门哩！”蕙英用肘推推她母亲。

“啪，啪，啪。”

“妈！是爸爸回来啦吧？”

“我怎没有听见呢？”

“妈，您老耳朵都饿聋了！”

“啪！啪！蕙英！”

“妈！爸爸喊我哪！我开门去。”

蕙英说着就是一个跟头摔在门闩上了，接着在当院里摔了一个跟头，她实在饿得支不住了。

门开了，宗礼提一个报纸包儿，里面包着十几个烧饼，他们开始大嚼起来，太太一边吃一边问：

“见着刘老师来吗？”

“见着啦！”宗礼很兴奋地说，“刘老师真好！”

“怎么样好法？”

“刘老师他借给咱们二十块钱！”宗礼把借来的钱放在床上，太太开始一张张地数起来了。

“怎么是十九块多呢？”

“刚才买烧饼破了一块，不是十九块多……”

“那往后哪？”

“往后？你猜猜看！”宗礼故意和太太玩笑起来。

“我猜，哼，你准没有提往后的事，我知道你这个人是个猴儿不担财，对不对？”

“这回你算没有猜着！”宗礼说着握住太太的手，表示自己心里的

愉快。

“德行！”他太太把手一甩，“你这人真是，你看孩子都在跟前……”

“不猜啦？嗨！我告诉你们吧！”宗礼说。

“爸爸！我猜着啦！”蕙英说，嘴里塞满了烧饼。

“你说说看。”

“准是太老师给爸爸找着事情作啦！”

“着！这下给你猜着啦。”

“在哪儿，爸爸！”蕙英追问。

“在同仁大学。”

“爸爸，什么职务哪！”

“书记，书记，爸爸就是个书记胚子！”

“每月多少钱？”太太问。

“三十，还是三十块钱！”宗礼说了后很惭愧，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扯谎。“过几天，顶多过一星期，聘书就可以送到。”

“爸爸，太老师没有说我上学的事吗？”蕙英问。

“说！说来着，他说让蕙英还是上学的好，反正阴天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

“啊呀！太老师怎么开我的玩笑？”蕙英撒娇地说。

“刘老师还康健吧？”太太问。

“还康健，他老人家真关心我们！”

“过年带着孩子给刘老师磕头去吧！”

“那一定，那一定！”

“明几个先把房东王太太的电灯钱交了吧！这样黑着多别扭。”太太在念叨着。

“多少钱？”

“两块。”

“好吧！”

“哗！”屋里的电灯全亮了，窗外像有人在蹑手蹑脚地走过去了，同时听见房东的门在“堂”地关住了。

“你瞧！”宗礼愤愤地说，“说曹操，曹操就到，真他妈的钱通神路！”

白太太把明德和蕙英安顿得睡着了，然后拿起剪子在剪那作鞋的格贝。

宗礼在纲鉴里随便抽出一本翻阅着。他偷眼看他的太太，他太太也正偷眼看他，于是他们微笑了。

“你看我干什么？”太太娇憨地问。

“我看你？”宗礼握住他太太的手，“你怎么自从生了明德以后再没有动？”

“就这还不够受得？”太太把手抽出来，“再生一个你养活得起吗？”

“你不会生就算了，又怪我养活不起！”

“不会生，这两个孩子是谁给你生的？”

“我！”宗礼说。

“讨厌！你看孩子还没有睡着哪！”太太拒绝着。

“早睡着了！”宗礼把电灯捻灭。

“……”

三

一天，两天，三天。

第三天同仁大学的信差把聘书送来了。宗礼把它反转正转地看了一回，他感到非常地喜悦，这一高兴之下，竟不惜把两块钱做了信差的喜钱了。

当天下午他跑到刘老师那里道了谢,然后又同着刘老师到同仁大学教务课课长胡柏年公馆谢了委。这一气折腾,可把十几块钱花得差不多了,他算来算去,除了赎当用去十元零四毛以外,简直不知道用到什么地方去了。

“反正以后有办法了,何必发这些闲愁呢?”他想。

第二天还不到六点,宗礼就穿着他那套破蓝大褂向同仁大学走去,但他老远就望见校门还在紧紧闭着哩,于是他乘兴就顺着河沿溜达起来,一列煤车开出去又退回来,然后拨转铁道,慢慢地走进那家大煤栈去了。

石桥南边靠西的墙角下罗列着老豆腐锅的挑子,卖山东饼的大,案羊肠杂碎的挑子和江豆小米粥的锅都敞着热腾腾的冒气,一些铁路工人,卖菜的小贩,拉洋车的,贫苦的小学生,都蹲在那里津津有味的吃着,这个起来,那个坐下,生意显得那么兴隆。

宗礼他肚里很饥,他很想坐在那里享受一顿,但是一想无论如何自己是大学里的职员,那能坐在街头吃那种不干净的东西,其实东西不见得就不干净,只是怕遇见熟人很难为情的,他终于没有敢坐下去。

好容易等待得大学的校门开了,当他走近校门的时候,他先把那块职员徽章重新放正,从容地但是慌惑地迈进大门。

“啪!”意外地是那个穿着黄制服的警察竟给他来一个敬礼,刹那间他不知如何是好,要是给他鞠躬还礼呢,显得有失身份,要是不还呢,又恐怕得罪了校警,他决定还礼。

“礼多人不怪!”他想起这句俗话,于是他也就把那顶破呢帽摘掉,深深地给校警还了一躬。

他没有敢回头看看人家是否在暗地里笑他。他走进教务课,但他立刻又退出来,因为那个工友正在拿把鸡毛掸子抖了一屋子尘土,整个的职员办公室里除了工友和他自己以外,连个鬼都不曾来呢。

同时各楼的学生宿舍里传来一片漱洗的声浪。谈笑的声浪,杂着

些片段的情曲的余韵。

他很懊悔自己来得太早,可是他又想受人嗤笑总比迟到受责罚要好得多。他想开始工作,但又无法工作,各办公桌上都有固定的名位,他找了半天都找不到自己的名字,他只好坐在一个无主的椅子上。

门被呀地推开了,进来的是一位短胖子,浑圆的脸,小眼睛,穿一件灰哗叽夹袍,挺神气地把宗礼看了一眼。

“您贵姓?”宗礼赶忙站起来并且问。

“姓朱,您贵姓?”

“贱姓白。”宗礼答。

“有什么事吗?”

“我是这里的书记,朱先生!”宗礼很奇怪怎么人家还不知道他是这里的书记。

“谁荐来的?”

“是刘先生荐来的。”

“好家伙,这个朱胖子真不客气,看来他至少应当是个科员啦。”宗礼想;但是他对他特别厌恶,尤其是那双小眼睛,老像在藐视人的神气。总之,“面貌可憎。”

“朱先生,您在教务课服务?”

“嗯!”朱胖子把头微微一点,“你要知道,课长是不常来的,所以这里的一切差不多都归我管,以后……”

“是的,以后一切请朱先生多多关照。”

“那自然,那……”

接着是上课钟响了,教务课拥进来一批职员,有的嘴里叨着烟卷,有的更谈论石头胡同聚仙园红菱姑娘如何会迷人,有的吵架似地争辩着他昨夜要不是小王死扣白板,他的满贯做成功了,有的用惊惧的脸色谈说着京汉津浦两路的战事,表明那绝对不是造谣。

“哼!”朱胖子听大家说这个说那个,他也不服气,“昨晚上我听无

线电,中央对停留在沦陷区作事的人,将来都要砍头!”

“那就先砍你的脑袋!”杨科员说。

“三十元薪水以下的,没有罪,你知道吗?”朱胖子说。

“我回头叫课长给你再加上一块钱,不就把你的脑袋砍了吗”?杨科员说。

“谢谢您哪!”朱胖子给杨科员作一个揖。

“看你这财迷脑袋,一块钱就把脑袋卖啦!”

“哈,哈,哈,哈……”大家都大笑了。

这一乐把个宗礼也逗乐了。

于是大家把视线集中在他的身上。

“这位是谁?老朱。”杨科员问老朱。

“是——”朱胖子小声地把这事告诉大家以后,又引起一阵哄笑。

“喂!白先生,你会写字吗?”杨科员问。

“勉强会写点,可是写不好。”宗礼很局促,觉着这是一种侮辱,脸上一阵发烧。

“勉强可不行,要写得又快又好!”

“回头试试看吧!不过还……”

“不过还请诸位多多关照,是不是?”朱胖子做了个鬼脸。

“胡课长来啦!”一个工友低声地报告了声。

于是大家各归各位,做出很热心于公事的样子。课长进来了,大家把屁股抬了抬,表示敬意,唯有宗礼还在那里站着,显出很无聊的样子,于是课长立刻就想起来了,随手把电铃一按,进来一个工友。

“给这位白先生搬一份桌椅,到庶务课再领一份文具。”课长吩咐下去。

“白先生。”课长转向宗礼。

“是的,课长。”宗礼再走近课长一点。

“刘先生说你写得很好。”

“课长过奖啦!”

“以后有公事就跟这位杨科员接头。”课长说时用下颚指给他杨科员的位子。

“是的。”

“并且帮着朱办事员写写蜡版。”

“是的。”

“有工夫，秘书处送来的文稿也帮他们抄抄。”

“是的。”

“还有，还有……”课长一时想不起来，“总之，只要是本院的事都应当作，要‘热心奉公’，‘奉’就是‘奉献’的奉，在这里就当‘办’的意思，明白吗？”

“明白。”

于是课长把一叠公事都送给杨科员，便出去了。大家便又你一言我一语乱起来了。杨科员把那一叠公事都转送给宗礼：

“这件公事等着用，要快要整齐，这几张表要在上午画好，这是文画课……总之快着办，能者多劳！”杨科员说完后，便从抽屉里取出扑克牌来。

“谁来？”

“我来。”

“我也来！”

“玩什么？”

“捉驴！”

于是捉起驴来了，结果杨科员当了驴。

又捉了一回王八，朱办事员当了王八，再捉了一回，还是朱办事员当了王八，原来吴科员在王八上刻了一个指甲踪影，商量好来捉朱胖子。

回头大家一看，宗礼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原来他已经都作好了。

“写得真好，”杨科员说，“要不我说人不可以貌相！”

于是,大家由蔑视改成利用的态度,真是,像这样的傻子不利用才有罪哩。

散值的钟一响,宗礼的心又突突地跳起来了。他想校警敬礼真是一件麻烦的事,从前在财政局就没有这些啰唆,小职员们平出平入,够多随便。

各建筑里吐出来一群一群的学生,食堂的梆子在乱响,学生们踊跃地往食堂里跑,厨子端着热腾腾的菜,小厨子提一桶米饭。职员们都在商量上五芳斋还是西单玉壶春,有的职员们夸示今天有两个饭局……

“他们都不愁吃!”宗礼想。

他瞅着职员们当出校门的时候,校警对每一个人都是“啪,啪”地敬礼,而大家只是把帽头捏一捏就出去了。于是他也接着就往外走,但当他挨近校警的时候,他把刚才的打算又取消了。

“啪!”一个敬礼,宗礼还是深深地还了一躬。不知是什么原故,他总不敢理直气壮地出来进去。怎么办呢?这大门一天四趟是必须要走的。不还礼是不行,还礼就得深深地鞠躬,自己实在也不甘心,照着大家的样子做又做不到,倒也没有人说,就是自己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自己身份太低,宗礼明白这个。

后来他向别的工友打听,才知道那个校警姓张,人很机警,但是个实事求是的人,身子骨儿挺棒,看去才不过二十六七岁,不多说话,说一句算一句,人缘挺好。每月挣二十五块钱,人都管他叫小张。

“他也挣二十五块钱!”宗礼想,“人家够多消闲。”

他拖着疲乏的脚,蹒跚地回到家里,蕙英欢喜地迎出屋来,她像小麻雀似地跳在他爸爸的前面又跳到后面。

“爸爸!”蕙英说,“文化女中已经说好啦,学费免交,只交三块钱杂费就可以上课。”

“唔。”宗礼心里很烦。

“爸爸!校长说将来成绩好,还有津贴哪!”

“嗯。”

“爸爸，校长问了我半天，他说我功课很好，不用再考，明天就交杂费上课啦！”

“啊呀！”宗礼太太把一笼热窝头放在小桌上，“让你爸爸吃饭吧！上课，上课老啰嗦它干什么？”

“爸爸，”蕙英还是跟爸爸交涉，“还得买书，代数可以借旧日同学的用用，国文非买不行，还有史地……”

“国文史地不能跟同学借用吗？”宗礼和气点了。

“不行哪！爸爸。”蕙英撅着小嘴，“国文史地都改过啦。”

“代数为什么不改呢？”

“哎哟！爸爸简直累糊涂啦！”蕙英一边笑一边说，“因为代数里边没有什么别的字眼啊！”

“唔？代数几毛钱？”

“七毛五，爸爸。”

“七毛五，哼！小一块啦！”宗礼从口袋里摸出八毛钱交给蕙英，“剩下五分可记着找回来吧！”

“五分钱我还得买一支铅笔哪！”

“得，得，反正就那五分，你爱怎么花就怎么花吧！”

“还得买双袜子，爸爸！”

“爸爸尽给姐姐买，我也买双皮鞋，花枪，小汽车，”明德很眼红，也过来啰唆，“爸爸！对门的小虎都买啦！”

“买，买，都买！”宗礼预备往外走，“等爸爸这月领薪的时候，什么都买，啊！蕙英，你瞧瞧几点啦！”

“钟没有啦，爸爸！”

“上那儿去啦？”

“今儿早上当啦！”

“……”宗礼没有言语，垂着头匆匆地上班去了。

四

为了省钱,蕙英由东一直往西城徒步上学,虽然每天早六点就起床,但总是常常地迟到。要是每天有五分钱,就可以坐电车一直到校门口。她常看见同学们坐在电车上嘻嘻哈哈地说笑,有的把包糖的薄纸和面包皮从车窗里抛出来,愉快地瞭望着雾气笼罩的树列和灿烂辉煌的古代建筑,往往有一两个西洋派的画家对着这些古城特有的风光,静静地凝神,一天一天地耐心地描画着,把那些高贵地英国制的画油抹在画布上,然后又用德国制的刀子再刮下来,从新开始涂抹,慢慢地就造成了古典派的艺术!……

一辆接一辆的流线型的汽车,在平滑的柏油路上,轻轻地风似地驰过,或是好几辆军用载重汽车加速率地越过那些黑色的甲虫,骄傲地扬起一阵又腥又臭的风尘,树林底下老放着馄饨、杏仁茶、炸糕的挑子……

小商店的学徒骑着自行车,屁股左右地骤烈地拧动,屈着腰,两只小腿乱动,运送布疋的排子车悠闲地靠着马路的边沿慢慢地滚动,电车轰隆隆地过来了又过去了,人们都有自己的交通工具,特别使蕙英羡慕的是同学们骑着自行车头都不回的风姿,但是这些想也是白想,她只好靠着本能的两条腿加紧着步伐往前走。

但是赶到学校又晚了一刻多钟。她像贼似地溜进教室,连头都没有敢抬,默默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同学们在窃窃地私议,低声地嘲笑,代数教员突然摆出一脸官司,把一支未曾用过的粉笔掐成粉碎。

“白蕙英!”数学教员李先生又发脾气了。

“到!”蕙英惶恐地站起来,低垂了头。“到,哼!”李先生的脸都紫了,“这时候不到那还成个学生吗?我告诉你,你要是不愿意听我的功

课,就请你到教务课去声明,我教不了你这学生!”

“先生!”蕙英哀告着几乎掉下泪来。“实在是因为离学校太远,所以赶不来,以后再也不敢!……”

“赶不来,好!”李先生冷笑了一声,“去站在那儿!”

蕙英双手捧着书本,流着眼泪,背着西墙端端地站在那里,同学们投来各式各样的眼光,得意的眼光,鄙夷的眼光,还有一双同情的眼光。可是蕙英不曾看见。

李先生的代数又结结巴巴地讲下去了,当他在黑板上写算式的时候,同学们都各自拿出自己喜欢的工作来了。有的在迅速的织着毛衣,有的在写情书,有的在用五 B 软铅笔作着李先生的速写肖像,大家在互相传欢谑笑。

她们将这位热心的李先生绘成一个道貌岸然,脖项极细,嘴巴张开,指天画地,头上长着像毛三爷似的几根头发,歪鼻子,斜眼的街头卖唱人似的。

这种无声的骚动一直要到李先生回过头来的时候,立刻就被纠正过来了。真的是立刻就纠正过来了。一点也不露痕迹,她们会马上把全神贯注在书本子上,就像变戏法似地毫无破绽,因之她们被先生们称为是好学生,文化女中的模范班,校长在每次集会总是在称誉着。

可是,现在这好学生,模范班发生了瑕疵、污点,那就是常常迟到的白蕙英。但是他们却不究那迟到的原因,这正如同社会上的一切现象在表面上看来都是很合理的,而内在里却含有各式各样的矛盾。同样是人,而各人的心里蕴藏着不同的愉快与痛苦。

那堂皇的商店门面上装潢着水门汀或是花砖的虎墙,而里面却是些歪歪斜斜的平顶灰房,那布装烫金的巨著里都印刷着使人看不懂或是像百家米似地凑集起来的论文,那光彩夺目的高贵的瓷器,里面都尽是粗糙的烧土,这社会的一切都是如此,人们都喜欢这样,他们所要的就是一个美丽的表面。

数学堂课完了,李先生进去不一会,就来一个校役唤白蕙英去校长办公室。她跟着校役揣着一颗不安的心走进校长室,她深深地给校长鞠了躬。

校长是一个胖胖的身材,尖脑袋,紫脸膛,颧骨上有一颗大痣,肚子挺出来,穿一套海蓝色的西服,尖尖的皮鞋,离远看就像一个大粽子站在那里一般。他说话像米面庄的掌柜的在跟买主打着交易,他姓赵。

“啊,白蕙英,”校长坐在大圈椅里把身躯很困难地转过来,“你怎么老迟到呢?”

“校长,”蕙英脸红着回答,“因为家里离学校太远!”

“那你为什么不起早呢?”

“是早起,六点就起来啦!”

“那你为什么不骑车呢!”

“家里没有自行车。”

“干么不坐电车,不过才五分钱!”

“是啊!爸爸说没有钱。”

“你父亲在那儿作事?”

“在同仁大学当书记。”

“一月赚多少钱?”

“三十块钱。”

“噢!好吧,”校长嘘了一口大气,好像汽水瓶子刚被打开似地光景,“以后无论如何总要按时上课,你要知道迟到固然是荒废了你自己的学业,这还在其次,最要紧的是于教员的面子上太不好看,青年人总要养成早睡早起,守时间,尊敬师长的习惯,嗯,好啦,你上课去吧!”

出来,蕙英像得到大赦似地深深地鞠了一躬,赶着去上国文课堂,那位国文教员高先生已经在那里开始讲《桃花源记》了:

“晋太原中,武陵人,捕鱼为……”这位高先生正在扯长了调子,

摇头晃脑地往下讲的时候，忽然给蕙英蹒跚的步子中止了。

“你上那儿去啦？”这位高先生把他的近视眼镜扶了扶。

“见校长……”

“校长给她训话来，因为她天天迟到，家里没有钱坐车，连坐电车的五分钱都没有，高先生您说可笑不可笑！”一个坐在前排穿着漂亮的夹大衣的同学代蕙英说，仿佛在揭别人的隐私似地，把嘴一抿一笑。

“哈哈！”高先生挺神气地笑了，“这是圣人说的那句话：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困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哈哈！你们明白吗？”

“不明白！”

“简直不懂得！”

“不了解！”

“I can not understand！”学生们就像小狗似地乱吠了一阵，气得高先生直摇脑袋。

“孺子不可教也！”高先生跟着下课的钟声，哈着腰，挟着一套线装书走向教员休息室去了，一群呶着嘴的学生在他后面送去些刻薄的话：

“哎哟！这老骨董的功课真叫人头痛，老是咬文嚼字，你瞧他那套油袄，老远就叫人恶心！”

“他老说什么三从四德，他们家大姑娘就是有名的大野鸡，什么圣人长圣人短，好像圣人比别人多长两件子似的！”

“他常说什么士可杀不可辱，我告诉你吧！前天，老头子就挟着那套线装书，正在西单大街晃摇，差点给汽车轧了，把他吓个半死不算，警察赶过来还给他两个耳光子，要不是走路的人好说歹说，还要带他上区，他后来就一声不响地回家去啦，你说可笑不可笑？”

“还有，月考的时候，我的国文是五十九分，我给他说了多少好话要他 Pass，他偏不，你说缺德不缺德，那一分兴是拿家去买眼药去

啦!”

也许是风太顺,也许这话太刻薄,那位高先生回头看了一眼,又无可奈何地走了。

十一点五十分的下课钟响了,学生们一窝蜂似地拥出校门,阔一点的小姐上小食堂去了,有的上玉露春去吃牛肉汤面或是天津包子,顶不济的,也骑自行车回家去吃午饭了,于是空旷的校院只剩下蕙英一个人。

她觉得肚里很饥,但立刻又找不到一个适合的地方,她摸了摸书包里的窝头,已经干瘪地像块砖头似地,她在操场里绕了一个圈子,然后又回到教室里,胡乱地把两块窝头吃了,然后又到会客室喝了一碗冷开水,她觉得心里一阵一阵地发酸,但她立刻想起父亲的艰苦、家里的境况,不由得想起非用功不可。于是慌忙抽出代数练习簿,开始复习二次方程式的习题了。

她演了五个习题以后,忽然觉得头昏起来,身上觉得疲倦、无力,趁势就伏在桌子上睡着了。就在这时候,杨彤,她的同学偷偷地用一根纸捻在蕙英的鼻头上刺痒,把她从梦中惊醒,杨彤在嘻嘻地笑了。

“你吃了午饭吗?”杨彤问。

“吃啦!您哪?”蕙英很难为情地答。

“我回家去吃啦,你在那儿吃啦?”

“就这里,要是回家吃饭,下午又得迟到了!”

“那你以后就拿干粮上我们家去吃吧,离这里很近!”

“谢谢,我就在这里吃吧……”

“不要客气啦!蕙英!”杨彤把手挽住她的肩头,“穷并不是耻辱,我很同情你,也许我们都是穷人的原故!”

杨彤是一个机智而富有同情心的女孩子,但她和那班阔小姐们合不到一块儿,一种孤高自信的心支配了她,使她对于越是有钱的人越不爱接近,外貌虽然很柔和,但那两只眼睛却含着像男孩子似的坚毅的光芒。

蕙英对于她只有感激钦佩，渐渐地她们俩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每天都是拿着窝头到杨彤家里去吃，有时就毫不客气地喝人家一顿稀粥。因为杨彤只有一位老母亲，凭着祖遗的产业，每月租几个房钱过着苦日子，虽然很苦，但是因为人口简单，也就显得费用很小似的。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校长揭示牌上贴出来一张布告，大意是为准备秋季全市运动会用的，黑裙青褂，白帆布鞋，下星期六就得作齐。

这新的苦恼又袭击着她，她回家也没有对谁提起，只是自己一个心里难过，她想起父亲那可怜的收入，使她永远没有勇气跟他提起要钱的事情，第二天星期日，她去找杨彤，杨彤却很自在地那里坐着看书，一点也不显得发愁。

“你衣服缝了吗？”蕙英很稚气地问。

“我呀！我不打算缝。”杨彤坚决地说。

“那怎么办呢？”

“去向别人借吧！”

“向谁借呢？我们连一个有钱的亲戚都没有。”

“我已经借来了，连你的都有了，你要不来，我打算一会就送到你那里去呢！”

“那可不敢当了，你看些什么书？”

“我什么书都看。”杨彤说，“我老实告诉你，这种学校的教育，给我们的知识实在有限得很，希望你不要把教员和课本子看成万能的魔术，……”

“你借我些书看吧。”蕙英把目光落在杨彤所看的书上时，杨彤很快地将它们收起不让她看，她们俩正在争夺的时候，门外好像有人走来的声音的。

“彤！你的信！”这是杨彤的母亲。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太太，但是精神却挺好。

杨彤把那信拆开看了以后，随即就烧了，同时脸上显出不安的神气。蕙英很想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又不知从何说起，只好拿着衣服匆

匆地回家去了。

全市秋季运动会闭幕以后,接着是文化女中学校庆祝周年纪念,同学们一个一个都花枝招展,只有蕙英和杨彤还是穿着那套蓝布褂,在今天特别显得寒伧,因此校长给她们俩派的职务是管理来宾衣帽。

白天是庆祝式典,晚上是游艺大会,有国剧,有话剧,有钢琴独奏,有合唱,有土风舞……

当着国剧节目的压轴戏《游龙戏凤》演完以后,那饰女主角的黄兰君在更衣室突然失声地尖叫起来:

“那没有别人,除了管理衣服的人,别人不会……”

“什么事?黄小姐!”校长惊慌地问。

“我的大衣兜里装着的钱和钻石戒指都丢啦!校长,你说怎么办?”看她那惊急的样子当然不是撒谎。

“多少钱,黄小姐!”校长脑门子直冒汗。

“那二百块钱倒没有关系,唯有那戒指是我们订婚的信物,这怎么办哪?”

“黄小姐!那戒指该值多少钱?”

“少说也值一万多吧!”

校长伸了伸舌头,把视线转移到杨彤和蕙英的身上,同学们也跟着叫喊了起来:

“准是她们俩,你瞧那穷样!”校长的女儿说。

“校长,我提议来一个普遍检查,”杨彤挺身站在校长的面前,“既然有人怀疑我们俩,就请您先检查吧!”

于是开始检查了,一百多名同学都检查完了,东西不曾找出来,大家都觉得焦躁失望不安,最后应该检查的就是校长女儿了。

但是意外地,一切的东西却都是从校长的女儿身上搜出来了,当着黄小姐胜利地把那灿烂发光的钻石戒指,重新戴在手上的时候,赵校长已经像一摊泥似地昏过去了。

“诸位!”杨彤像讲演似地向大家说,“现在事实证明了,贼赃都

在,你们还有什么话说?告诉你们,穷人不一定都是贼,瞎了你们的眼!”她说完了愤愤地牵着蕙英的手出去了。大家觉得贼赃没有在杨彤身上检查出来,好像十分惋惜似地,当着校役扶着校长唏嘘地离开更衣室的时候,那聪明同学们就又大显身手了:

“你们可知道吗?”一个学生带着秘而不宣的态度。

“什么事?说出来大家听听。”黄小姐淡淡地问。

“杨彤呀!哼!她是——”说这话的是校长的外甥女儿,她带着报复的凶焰,冲着门外做了一个鬼脸。

“唔!”大家都满意地笑了。

“可是这话不是开玩笑的呀!你知道那是什么罪过?”黄小姐带着谨慎的口气。

“枪毙!我知道。”校长女儿乘机报复。

“靡有羞!”不知是谁说,“那偷人该怎么办哪?”

“我就不是偷,我是跟黄小姐开个玩笑哩!”校长女儿争辩着,“杨彤别,叫她臭美,赶明非叫枪毙不可!”

“你有什么权力枪毙人?”另一位同学插进来说。

“哼!我不会去告发。”

“得啦!得啦!”校长外甥女儿拦回她的说头,“还不进去看看你爸爸,准给你这小子气死啦!”

“活该!”校长女儿一扭屁股,跳着狐步舞似地出去了。

“真不要脸!”不知道谁说。

“谁说不是?简直……”

于是大家都一拥转到剧场去看《少奶奶的扇子》去了。

外边观剧的贵宾好像还不曾知道后面这幕活剧。大家色情地注视着少奶奶的那雪白的胳膊。

五

天渐渐地亮了,天空飘着片的雪花。

屋里宗礼披着破棉袍半醒半睡地斜依着枕头,唏嘘地哈着白气,他伸手摸床下的煤球炉子,但是早就变成冰凉的了。他把棉袍再往上扯了一把。

他的太太、蕙英和明德三个共同盖着一条薄薄的棉被,佝偻着背弯曲着腿,像三个紧挨着的字母似地,每人都紧紧地拉住被头,交替地呼吸着……

胡同里传来赶早市的排子车,哗啦啦,哗啦啦地走动的声音,短工们哼着不成调的二簧,几只喜鹊在那棵老槐树上喳喳地叫着。人们苦难的序幕又展开了。

蕙英醒来了,埋怨着她父亲为什么不早点叫她,接着她的母亲也醒来了,在为这一阵抽动,激起了一股寒流,把被窝里那仅有的余温也赶跑了,于是明德也立刻醒来了,他拿拳头把眼睛揉了两把,慢慢地睁开枯涩的眼睛。

“妈!”

“什么事?”他母亲懒懒地答。

“我梦见咱们蒸了一锅大馒头,又白,又大,妈!”

“唉!”他母亲叹了一口气,经这一提,她便立刻想起昨天晚上大家都没有吃饭的事来了。

“妈!我的干粮哪……”蕙英怯懦地问。

“不要去啦,孩子!”她母亲边给明德穿衣服,“连命都活不了啦,还念书干什么,就在家里呆着吧!”

宗礼把蕙英看了一眼,算是表示了同意。

这屋里除了饥，就是寒。真是二九天，竟这样冷得出奇。明德两手紧紧缩在袖桶里，不住地哆嗦，牙齿不由得上下地磕打起来。他母亲把被窝裹在明德身上，然后走到放煤球的框子跟前，拿铁筷子一扒拉，里面已经连一个整煤球都没有了，只有少许煤末。她从各处搜集了些旧报纸，堆在煤球炉子上面，拿火柴燃着，屋里马上充满了相当的热气，但这热气马上又被寒冷赶走了，剩在屋子里的只是使人发呛的浓烟……

门开了，小狗驮着满身雪花，呻吟地闯进屋里，同时带进来一股寒气。

“妈！冷！”蕙英两只手不住地摩擦，脸冻得发白。

“我说，把蕙英的棉裤赎出来吧，你看……”宗礼说。

“钱呢？”他太太讥嘲地反问，“你一天尽说些废话，连吃都没有法子，还说穿哪！”

“可是冷也是受不了啊！”

“哼！我要是有窝头啃，就光眼子呆在屋里也舒服些！”

“哼！照你这一说，全是我的罪过了，他妈的……”

“别再骂人，就这罪过也够受啦！你，你说你每月赚三十块钱，可是月月只见你拿回来二十五……”他太太很委屈似地，眼圈有点发红，“头一个月，你只拿回来二十四，那六块钱，你干什么使啦……”

“那头一个月不是给胡课长老太太送啦一块钱的寿礼吗？你怎么老那样糊涂？”

“谁糊涂？去上一块不是还剩五块吗？你干什么用……”

“反正我也不是嫖啦赌啦……”宗礼只好肚里认倒霉，他很后悔为什么不老老实实说自己只赚二十五……

“谁说你嫖啦赌啦！房租一天催八趟，已经欠两个月的房租，王太太昨天露话啦，咱们要立刻能搬家，这两个月的房租就不要啦。”

“那是诚心要涨房钱，现在要再租这么一间房，少说也得八块，还是不要搬，一搬更没有办法了！”

“唉！穷人，穷人，吃穿住三样，样样逼人，我不活啦！”她说着就呜呜地哭起来了。

蕙英、明德也哭了。

宗礼就在这饥寒的哭声中上班去了。

初落地的雪花踏在人的脚下是那样轻松，大街上各种建筑上都轻轻地敷上一层白粉，因为车辆很少的原故，所以当车轮轧过去的时候那蜿蜒的车辙会把人们的视线一直诱惑得消失在看不见为止的远方。

——几只麻雀正站在电线上唧唧地乱嚷，像是奏着饥饿的音乐；几个赶早的乞丐哆嗦着牙齿，肩上披着麻包，一溜一拐地蹒跚着，手里提着各式各样的洋铁罐，断断续续地像唱歌似地叫着！

“修好的哪——老爷，太太——您有剩菜剩饭给我……呵哆哆哆——穷人一口吃吧！……呵哆哆哆……”

他们这样毫不在意地叫喊着，对各住户的大门一眼不看地过去了，仿佛这叫喊是一种义务似的，只要叫喊过了便算尽了责任，因为他们也深知人们对乞丐的同情心是可有可无的。

“老爷！您可怜可怜我吧！”一个年轻的乞丐紧追着宗礼，“我两天都没吃一口饭啦！老爷！您不在乎这一大两大的呀！老爷！您怜惜怜惜穷人吧！”

“没有零钱。”宗礼很费劲地挤出这么一句。

“老爷！您有毛票我给您找找吧！”

“嚯，您比我还阔哪！我，我，咱们一样啦……”

要是在平常，宗礼也许就要发点小脾气都说不定，但是现在他与其说没有勇气，毋宁说他实在是同情于乞丐了，他感到自己立刻就要变成像他们似地：

肩头上披着块破麻包，手里提着洋铁罐，妻一只手拉着明德，哭哭咧咧，明德脚冻得红肿，流脓，滴血，蕙英羞涩地沿着门呼唤着，人们都不理他们，有的在嘲笑他们……忽然遇见刘老师，他还像过去

似地那么亲热，掏给他钱，不，先领他们上小馆吃了一顿热汤面，回头……回头……

“车！”他的幻想忽然给一个拉洋车的打断了。两个洋车慢慢地从身边擦过去了，把宗礼吓了一跳。

宗礼呆呆地站在护城河的桥头上，目送着那两洋车，一阵凛冽的北风，把天空中将坠的雪花吹得团团乱转，胡同口的一家小饭铺的小伙计正端出一笼热腾腾的包子，拼命地叫卖着，把脖颈都憋得通红：

“好大的个儿来！好嫩的馅——二分钱一个来！好热的包子呀！好稠的粥啊！”

宗礼把手伸进所有的衣兜内，企图侥幸摸出点钱票来，但是他失望了。只好反抗着食欲的诱惑，咬着牙紧走了几步，迈进学校去了。

在往常，他是从不会怠工的，但是今天无论如何不能安心地坐下工作。他只是默默地用一支铅笔，在一张稿纸上像小学生似地列着算式，嘴里不住地低声地念叨着：

“三八二十四，一天赚八毛多钱，三三得九，八毛三分多，还不如一个拉洋车的，唉！他妈……”他把第一个算式迅速地用铅笔涂抹成一团黑，然后又低声地念叨起来：

“一天，三块，十天，三十块，三三九十块！好家伙，拉洋车去去！”他想着想着，就不由得用力在桌子上“啪”地捶了一拳，把桌子上的文具震得发颤，同屋的人们都把视线集中在他身上时，才觉着自己刚才出神的可笑。于是又立刻抄起一件公事誊写起来，但才写了一行就出了两个错字，于是他索性搁下笔来想自己的事情。

同事们都围坐在洋炉子旁边，满面红光地谈论着各种有趣的事，宗礼也想和他們去聊聊闲天，但是现实的饥饿一步一步地紧迫着他，使他怎么样也不得安心。

他想起早晨家里那幅饥寒哭泣图，雪花纷飞下的乞丐，热腾腾的包子，两个洋车夫的对话，特别是那洋车夫的对话，引起他对生活的勇气，但同时他又不禁脸热起来，降低身份在他已经算不了怎么一回

事,但是困难的是第一怕遇见熟人难为情,第二是听说拉洋车也得有铺保,而且如何下手在他还是茫然没有头绪!

但是要想救急,拉车这算是唯一无二的法子了,于是他把牙关一咬,又在纸上列起算式来:

“一天两块吧,十天二十块,二三六十块,哼!”

他算来算去,拉洋车要比当小职员强得多了。但是要把学校的事情搁下也不妥当,于是决心去拉夜车,这是最好的办法,既不耽误公事,同时晚上总该少遇见熟人,但是到那里赁车呢?他想着就站起来走向那位杨科员。

“杨先生!”宗礼很局促地说。

“噢!什么事?”杨科员漫不经心地答。

“对不起得很!我想请半天假,头疼得很!”

“噢!好吧。”

“给您写个假条吧!”

“甬写啦!马马虎虎,就那么一回事。”

于是宗礼带着感激的心情走出学校。在街头上徘徊了一会,雪是越来越大,他像一匹无家的野物似地窜进一家红栅栏的当铺里去了。但当他出来的时候,他的破棉袍已经不在他的身上了。他缩着身躯,哈着气,坐在一个小胡同口里的一个卖切糕的帐子里,开始享受他的午餐了。一边吃着,一边跟卖切糕的说着话:

“这年头可真不好办,东西像吹气似地一直往上涨!”宗礼拿话来引逗。

“谁说不是,白面从前五六块一袋人都嚷着贵,贵,现在可好,十五块十六块多啦,咱们也就不指望吃白面,可就连小米面棒子面也二毛多一斤,您说这不要穷人的老命吗?唉!”卖切糕的说完叹了一口气。

“可不是吗?谁家不是拉家带口的,三四口人一个月光喝棒子粥,也得四五十块,再加上房租、水钱、灯钱,那一月也得六七十的!”

“您就拿糕面来说吧！从前才一毛二一斤，现在……”他边说着，还要忙乱地给别的主顾切糕，撒糖，然后敏捷地切块白菜叶子给衬上，收钱等等……“现在糕面要四毛多一斤，这买卖也不能作了，您别瞧这么一点小生意，一天还纳一块钱的捐哪！”

“嚯！一块钱的捐呀！好，真不少！”宗礼同情地说。

“要不，我说没有法子，我那大孩子，我们爷儿俩赁一辆车，白天他拉，晚半天我拉……”忽然他发现刚才那个老太太付他的一个五分钱的票子上缺个犄角，“嗨！老太太，回来，您这票儿缺半拉，您给我换换吧！”

老太太被唤回来了，但是除这五分票以外连一个子儿都没有了，于是也只好收下，对付着花吧。

“那您一天进项不少啦！”宗礼羡慕地说。

“嗨！左不过一块两块的，我那孩子成，他还拉过三四块钱哪！”切糕的兴奋地说，“光指着拉座不行，还得眼活，拉个媒旯的，才多赚钱哪！”

“什么叫拉媒哪？”宗礼有些不明白。

“嗨！横是有好这调调的人，拈花惹草，也就有那种没有落的姑娘，嗨！横也是好人家子女，可是没有法子，谁也得吃是不是？”

“没有的事，干那活那有好人家的子女！”

“那您太少见多怪啦！您不信，我们那位街坊，姓韩，他从前听说也在衙门里当差……”

“是在财政局当办事员的那位韩先生，矮个子，好跟人开玩笑，是不是？”

“对啦对啦！您认识他吗？”

“不，我听说过……”宗礼不由得打了一个寒噤。

“他，他的大姑娘长得挺有模样，从前也是女学生，现在也干那活计，可是不在她们家，在顾二奶奶那边，她这份车算归我们爷儿俩包啦，我告你，人家是挺秀气的姑娘，脸漂亮，有学问，那些没有魂的小

伙子大把的洋钱都送给她啦!”卖切糕的透着羡慕的神色。

“您贵姓? 你看说半天……”宗礼想机会来了。

“我呀! 姓孙, 赵钱孙李的孙。”

“孙先生, 您比方我想拉车, 可是寻不上门路……”

“嗨! 那有什么难, 我们孩子他干爹冯大爷就开一个车厂子, 凭我一句话! 嗨! 那算什么!”

“那好极啦! 孙先生, 您就多关照吧! 急不如快, 快不如马上……”宗礼觉得这位姓孙的老头是很痛快的人。所以自己也就爽快了许多。

“好吧! 待会我收拾完咱们就去, 噢! 您贵姓?”

“我姓白, 名字叫宗礼……”

“还要什么名字, 您说我也记不住, 横是就叫您老白, 您就管我叫老孙, 真是, 这左右谁不知道我老孙!”

晌午的时候, 太阳出来照了不到一分钟, 接着就又阴沉沉地, 雪花像鹅毛似地落在地上, 世界完全变成白色的魔鬼, 像爱斯基毛的平原似的, 叫人感着放晴后寒冷的威胁。

宗礼热心地跟在老孙的身后, 帮着老孙拿着那支布篷的木架, 走进一家大杂院里去了。屋里传来打牌的声音, 男女调笑的声音, 病人痛苦的呻吟, 孩子的哭声……

六

晚上, 放晴了。

街头的积雪被人和车辆践踏得变成一片一片的污泥, 只有柏油马路上早被清道夫们打扫得非常干净, 一点也看不出是才下雪的样子。

电影院的门口张着霓虹灯的广告，广告上画着各式各样的小孩，这是最能吸引儿童的卡通片——白雪公主。

售票处挤满了太太少爷小姐们，争先恐后地买票，有的人唯恐挤不上去，有的人倒是挤进去出不来了。这样前后拥挤，争夺，喊嚷，骂，真是要买一张票，非挤出一身汗来不可，但是他们就喜欢这个，他们想越是挤越是好片子，越是好片子就越得挤，这是有钱的人们的哲学。

宗礼白天和老孙拉了两个座，一个就是老孙所说的那个韩家大姑娘，是送到顾二奶奶那里去的，因为是雪天，所以一个座儿给五毛，好天不过才三毛钱。

现在宗礼跟老孙的儿子小孙把车搁在电影院的东墙根，坐在脚蹬上，头上冒着热汗，鞋袜和裤腿都溅满了泥污，小孙一边揩着汗一边说：

“哈！白大爷！”小孙很兴奋地说。

“什么事？”宗礼还有点喘不过气来。

“您刚才差点把那妞儿给打啦天秤！”

“我也不知怎么一回事，”宗礼有点惭愧似的，“前边车一顶，我的两只脚就不由得蹬空啦，多亏您扶我一把，要不真倒霉啦！”

“嗨！”小孙和老孙一样，都带这个口头禅，“那有什么要紧，妞儿们就爱打天秤，我们从前诚心把她们给翻转，嘿！大爷！真有那不穿裤子的主儿，一下红的黑的全露出来啦！哈！哈！哈……”

“嘿！那可不是闹着玩的，真把脑袋摔坏了，怎……”

“没有那事，我们小哥儿们早商量好了，比方我故意把车把一松手，后边那个使劲扶住，啧！这样她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样围着一圈人瞧！大家拍巴掌，可有个乐子哪！”

“那她不叫警察收拾你们！嗯？”

“嗨！警察，警察也爱瞧这热闹！”

“快别说这个啦！多恶心，呼——咳——呸！”宗礼吐了一口唾沫，

表示厌恶,他虽然现在已经坠落到劳动群里,但他还极力表示他的清高。

“喂?大爷!您抽颗烟吧!”小孙递过来一支烟。

“谢谢您!我不会抽烟。”宗礼无聊地答。

一阵冷刺刺的北风吹过来,把疲倦和身上的热气都吹去了,他们俩瑟缩着脖项,檐头的积雪不时地给风吹落在他们的身上、领口内、脸上。

突然从南边驶来一辆流线型的汽车,喇叭“比——比”地叫了两声,就轻盈地停在电影院的门口了。

首先下车的是一位穿着翻毛貂皮大衣的美丽小姐,娇声地或者是生气地向车里的人发泄:

“我说去白宫舞场,你们就偏要爱来这穷电影院!”

“得啦!孩子,”车里又下来一位中年妇人,穿着臃肿的黑翻毛大衣,“今晚上你就受点屈吧!早年我跟你爸爸也是不爱来这些地方的哟!”

“荷!荷!”接着下来的是胡课长,他带着土耳其的水獭帽子,穿着水獭领子的青呢大衣,手里提着手杖,“跳舞,跳舞,你不是天天跳舞吗?今儿咱们换换口味好不好?”

“我不吗?偏不!”那位小姐把腰一扭,把屁股摔了两摔,“真是你们也知道在年轻的时候跳舞,可就要干涉人家,你们讲理不?”

“荷!荷!”胡课长极力奉承着他的女儿,“你叫卓夫评评这理,大雪天,而且上舞场咱们四个人非百十块钱……”

“卓夫不会评理,卓夫!”胡小姐冲着预备下车的杨科员呶着嘴,“你瞧左右爸爸还是心疼他那几个钱呀!”

“荷,荷!”胡课长只是乐。

“您也不必疼您的钱,我自己有钱!”

“荷,荷!”胡课长觉得很尴尬似的,“你的钱!羊毛出在羊身上,那还是我的钱呀!荷!荷!”

“好啦！”胡小姐真地动气了，“那看电影也是你的钱，我们不看啦，走吧！卓夫。”

“得啦，孩子！”胡太太拉住女儿的手，极力安慰，“你爸爸也不过是说着玩的呀！你就认真起来了。”回头他冲着她的丈夫厉声地斥责着：“你总是什么事也需先把钱提在头前，好像就你有两个臭铜！”

“荷！荷！”胡课长只是笑，但是不很自在。

“真是好好的一团高兴，都叫你钱钱地打跑了！”胡太太这一说倒把大家都给招乐了。“走！还是上舞场，卓夫，你说上谁家好？北京？白宫？”

“那儿都好！”杨卓夫看看他的未婚妻安娜。其实她的本名叫胡绣文，安娜是交际场上的别名。

“安娜！”胡太太又走在女儿面前，“上北京，白宫？”

“爸爸不让去。”安娜故意撒娇。

“让去，他不让去，咱们就把他冷在这儿。”胡太太又给她的丈夫做了一个鬼脸，“你倒是说句痛快话呀！”

“去去！我没有说不去呀！”

于是争执的结果还是安娜占了胜利，这才又坐进汽车，汽车夫回头只望着主人发命令，安娜抢着喊：

“北京饭店！北京的琴师漂亮！”安娜说着在杨卓夫的腿上狠狠地拧了一把，杨卓夫把一只手偷偷地伸进安娜的松弛的大衣里。胡课长和太太赶紧把视线移开，把大衣的领子往上提了一提，以免妨害风化。

汽车风驰电掣地开走了。

胡课长从皮夹里摸出几叠十元一叠的钞票，悄悄地数着，一二三四五……猛不防胡太太伸过手来抢了两叠。这动作惹得杨卓夫和安娜暗暗地发笑。

宗礼一直等汽车开出老远，才敢回头，不由地长长地出了一口大气，他的脸上一阵阵地发烧，他想真是要让熟人看见自己拉洋车，那

够多难为情。

但一方面妻、蕙英和明德三个饥饿的面孔，又立刻呈现在他的眼前，刚才胡课长他们那温饱以外的欲望的寻求，正和自己的生活形成一个对比，他又不禁愤愤地吐了口唾沫，狠狠地骂了一句：

“他妈的！”

电车也回厂了，街上已经没有什么行人了。死寂的阴沉凄冷的街头，除了对过那个水果瓜子的摊贩外，这里只有几十辆等电影散场的夜车，喁喁地谈论着他们的生意，有的在用行话谈着给人家拉野鸡暗娼的故事。

电影的放射机轧轧地响着，银幕上跳跃着惹人发笑的小动物，人们像一摊泥似地，堆在三层板的软椅里，暖气管发出老是七十度的气温，他们忘记了那冰天雪地的现实。

外面，北风唳唳地叫着，像流弹似地呜咽，像一只暴烈的公马在嘶鸣，风更把高的建筑物上的积雪像沙子似地吹卷在街面上、人们的身上。子夜的寒冷袭击着每一个劳动者的身心，使他们立刻想起自己的棉衣都安静地躺在当铺的仓库里，这北风的嘶鸣，仿佛是苦痛的讯号，它一怒吼，穷人们便不由得颤栗了！

他们没有像诗人们欣赏那尖叫的北风的美感。

宗礼一边颤栗着，一边想着，归根还逃不出吃穿的问题，因此他觉得国家、社会，一切全是小问题。所以他不再想这些，实在他现在真是太疲倦了。

他到墙角那里撒了一泡尿，仍然回到自己的车座上坐下，但当他经过东墙下的那列洋车时，好像有两个人注视着自己，那两个人也是拉洋车的，一个高身材，一个短胖子，正在亲密地嚼着半空的落花生，一边低声地谈论着家常，当他快要到自己的车旁的时候，那两个人的谈话被风吹进他的耳朵来了：

“喂！”一个很熟悉的口音在说，“小张，你看是他不是？”

“那没有错，准是他！”

“霍！他也来拉洋车，没出息！”

“你哪！”一个敌意地反问，“你有出息吗？”

“哼！我呀！我是没法子呀，穷困潦倒，怀才不遇……”

“得啦！得啦！你真是木头人戏台，自吹自擂，这年头谁也一样只要有馒头吃，谁也不是生来的窝头脑袋！”

原来问话的那个洋车夫不言语了。

宗礼垂着头在寻思刚才说话的人，一边他在昏暗的路灯下搜索着。忽然有四只熟识的眼睛和他的视线相撞了，他立刻把头转过来，一种说不出的难过笼罩着他的心头，原来这两个人，一个是朱胖子朱办事员，另一个便是同仁大学的校警，小张。于是他才完全明白了他们刚才的会话，是在讨论着自己哩。

他觉得小张实在是有一种广泛同情的美德，但同时他对朱办事员也不怀恨，反之，他觉得都是一样的可怜虫，都是在生活重压下换不过气来的人，虽然朱胖子有时确实使人讨厌得很。

电影散场了，影院的门口吐出来一群红男绿女，他们红光满面地每个毛骨眼里都喷射着由暖气管吸收来的热气，新鲜的冰冷的空气刺激着他们的皮肤，生出一种特别的快感，他们昏昏沉沉地回味着银幕上富有刺激的穿插。

这时，汽车的喇叭声，洋车叫座声，争执声，诟骂声，警察的呵斥声，鞭挞声……混成一片杂乱的骚音。

“白大爷！来呀！”小孙在马路的东边已经拉起一个女客，“这里有座啦！”

“多少钱拉的，小孙？”宗礼气喘地问。

“三毛钱，可是顺车，”小孙焦躁地说，“你这回去把车交了，我还得出来呢！真是，要不是您，刚才北城那个座多阔，八毛钱，真是……”

因为宗礼不大知道路径，只好小孙在头前走，但走了不到一半路宗礼就不时地落后，那位男坐客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也不时地跺着脚，骂着，宗礼他几次咬紧牙关想追上去，但是他的腿只是发麻发直，

腰节骨也直发酸,喉头直发干、发紧,急促地喘嘘着。

于是小孙只好把宗礼让到前面,自己随时告诉他路向,这样一来,宗礼倒可以换口气,但是他们的车就慢到跟散步一样的程度。车上的坐客绷着脸,冻得直跺脚,恨不得把宗礼咬两口,因为他们觉得洋车就应当跑,而且要跑得快,要是走那就不是洋车的本分,再说谁不会走,何必要坐车?这也是一种小有钱的哲学!

他们起先是走着,但后来也就慢慢地跑起来了,空旷的马路除了这两个洋车外,只有前边那座交通伞底下徘徊着的那个警察了,黑魆魆的像只饥饿的鸱枭。

这个岗位正当着非常宽阔的十字路口。要按着新的交通规则,车辆必须绕一个九十度迂回,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宗礼也知道得很清楚,因为老孙在出车以前已经把这些重要的关节都告诉他了。

可是他一方面因为疲乏的驱使,一方面他觉着当时这样夜静人稀的时候,不会再有危险发生,于是他从左手方面越过岗位转向西边的横街去了。

“回来!王八蛋!”岗警喝骂着追上来了。

“啪,啪,啪,啪,啪!”警棍在宗礼的肩头上无情地抽打着,他只是缩着脖子忍受着,虽然这打击有比疲乏千倍以上的痛苦。

一直是小孙左一个大爷,右一个大爷地求情,警察才住了手,但最后还在宗礼的腿上踹了一脚,才心满意足地回岗位去了。

好容易到目的地了。

宗礼把洋车和车份交代清楚以后,才拖着疲累的身躯,一步一步地蹒跚着回去了。当他经过一家山西酒缸的门前时,那叮当的勺声和酒精的香气像魅鬼似引诱他,于是他也像别的劳动者似地很骄傲地走进去,很自然地要一小壶白干,一盘花生豆,一盘辣豆腐,自斟自酌地喝起来了,他耳边尽是一些粗鲁的、污秽的议论,猥亵的说笑。

“再来一壶啊!”

于是他自己也不知喝了多少壶以后才出来的,但他相信酒钱是

没有错给过的。

他只觉得头重脚轻，好像踏在棉花上似的轻松，一切疲乏，忧虑生活的痛苦都没有了，他忘记了羞耻，忘记了刚才警察给他的耻辱，同时他也模糊了妻、蕙英、明德那三个可怜虫的影子，但他不曾忘记了他的家。

当他第一步迈进他的屋子的时候，这屋子居然也生着一个熊熊的火炉，炉上的铁壶冒着热气，同时痛苦地呻吟着，明德无邪地睡着，蕙英惶惑地用手绢揩着脸上的脂粉，他的太太不安地懊悔地瞅着蕙英，同时用惊奇的眼光瞅着宗礼，那馥人的酒气，污秽的脸，被雪水溅湿了的鞋袜和衣裤，放浪的形骸，都是从来不曾有过的现象。

他们的视线曾经互相集中在一块，各人用自己的智慧判断过对方的行为，仿佛都有点可疑，都想责备别人，但是谁也没有责备谁，要不是没有勇气，那就是没有力气责备了吧！

宗礼把这一天所挣扎的收入，元票、毛票、分票一齐掏出来放在床头上，倒头便睡着了。

电灯灭了，屋里散放着猛烈的氮酸气。

宗礼，呼噜噜的打着鼾声，屋里散布着死亡般的沉寂。

北屋王太太正和几个不常来的男人打着麻将，牌被响亮地乒乒乓地摔在桌子上，有人不时地在慨叹着自己的牌运，房东王太太兴奋地和每一个人打趣着，调笑着。

“吴先生，怎么样？”王太太向一位穿洋服的青年怪声怪气地说，“我说我敢保红媒，是不是？”

“好哇！王太太，真好哇，”那位姓吴的青年得意地说，“真正红子红瓢，您真有眼力，我应当谢谢您才是！”

“谢谢，谢谢！”王太太撒娇似地说，“就一句话就完啦，我费了九牛二虎的气力，才把人家娘儿俩心眼说活，嘴巴都说得起了疆子啦，您该怎么谢我呀！”

“谢您呀！谢您一根……”

“谢我一根什么？你说，过河就拆桥！”

“谢您一根香蕉！”

“缺德！该死的，呸！”

“哈，哈哈……”四个都哈哈大笑了，正在炕上抽大烟的王先生也跟着笑起来了。

“唉哟，谁打的白板，怎么一句也不言语哪？”王太太气急败坏地抱怨着。

“哈哈哈哈哈……”

七

当着宗礼早晨出去的时候，他的太太和蕙英在那凄惨的空气里，沉闷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但是怎么样也想不出办法，最后由蕙英提议到刘老师那里看看，在半道上她曾遇见下学回家吃午饭的同学，她只好说因为她母亲有病，请那位同学替她请了两天假。

她觉着管头发软，一阵阵地冒着饥饿的汗，眼前不时地迸着金星似的火花，脑袋一昏，立刻就要跌倒，她慌忙扶住电线杆子，稍微休息一会，又挣扎着向前走，好容易走到刘老师家里，据开门的那位老太太说，刘家已经搬家有半个月了。

她又到杨彤家里去了一回，只见杨彤她母亲跪在观音菩萨的画像下面喃喃地祷告，老太太的颧骨高耸着，眼睛深深地陷进去，因为这几天来致命的折磨，显得格外老迈多了，屋里充满了香烟，由于蕙英突然的进来，使老太太特别地惊恐，她慑懦着，胆怯着，低声地问：

“你是谁？是彤？”

“杨大妈！是我，蕙英！”蕙英凑近老太太，“您老人家不认识我啦！”

“呀——我当是彤哪！彤！彤！……”老太太像小孩子似地哭了，蕙英将她扶起来，她想不起老太太为什么要这样伤心，但她相信了一定是为了杨彤的事情。

“杨大妈，彤姐哪里去了？”她扶着老太太在炕上。

“彤吗？她，她不知哪里去啦，噢，您瞧瞧！”老太太说着用颤栗的枯瘦的手拿出一个纸条，那是杨彤给她母亲最后的嘱咐。

“蕙英，我命苦，就这一……”老太太迷惘地叙述着又掉下眼泪来了。

蕙英安慰着老太太，一边想着这意外的事件，她来这里本不是为的借钱，只是想和杨彤讨论生活的出路，因为在平日杨彤给她解释过许多生活上的疑难，但以今天没有见到，因此本来懦弱的她更觉得没有主意了。

蕙英挣扎着忍着饥饿，又回到家里，倒在床上喘息着，明德像黄昏时的羔羊，凄惶地喊着：

“妈！我饿！妈！我饿……”

就在这时候，房东王太太进来了，她装出非常慈善的笑容，也不等人家让座便一屁股坐下了，她抚摸着明德的头发，一边安慰着，一边还用笑脸陪着他们母女两人说话，表示她愿极帮穷人忙似的。

“白太太，”王太太白眼珠眨眨说，“拉归齐，还得想个法子不是？尽等白先生回来，大人倒怎么都好办，您瞧孩子饿得不难过吗？”

“唉！王太太，”蕙英母亲无力的回答，“想什么法呢？该当的当了，该卖的卖了，真不怕王大妈笑话，您瞧我们蕙英的棉裤都脱下来当啦……”

“真是可怜的孩子！”王太太同情地有点哽咽了，“这大冷天穿着棉的都受不了，光穿着单裤不是要孩子的命吗？”

王太太说着还认真地在蕙英的腿上摸摸。

“王太太，我们自己受苦不要紧，连累您的房钱也付不了，真是太对不起了！”

“白太太,您真太客气了,”王太太立刻抱怨似地说,“您想你们现在这样可怜,我还忍心再提房钱的事情吗?别说咱们也几年的街坊,就素不相识,也不能那样无情呀!”

“唉!难得您那样好心!”白太太像受感动似地说,“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您的好处!”

“白太太,这算什么好处,”王太太狡猾地竖竖眉毛,“古今穷人都是一样,皇上也还有两门穷亲戚哪!白太太,人不怕穷,只怕不想法子呀!”

“穷人可有什么法子呢?”白太太茫然地说。

“法子是有,就怕您不肯……”王太太迟疑地说。

“您说吧!只要能救饿,那还能说肯不肯吗?”

“白太太,您到我屋里好说话儿……”王太太把蕙英偷偷地睨了一眼,牵着白太太的衣角出去了。

蕙英只听见北屋王太太死说活说地劝她母亲听从她的意见,但是她母亲只是不肯,有时就听见一句话的末尾,或是王太太怪声怪气地比喻,后来她母亲就不言语了,只是王太太像流水似地或高或低地说话声音:

“白太太!”王太太最后温和地说,“您也不要太想不开了,其实在我们苏州的风俗,人家都是笑贫不笑娼哪,再说这事又不是挂着幌子地买卖,只要孩子机灵,可就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大把的洋钱赚回家了,真是您放着福不享,干么非受这罪不行?”

“再说,这也不是咱们一家,真是连从前一品顶戴的后人,现在也不得不干这营生,白太太,您就不用那样死心眼啦,我这一片话全是为您打算,与我没有一点好处,不过我看见你们太可怜,这才想出一个法子,真要不三不四的人咱们还管得着吗?”

“是啊!王太太!”白太太失神地说,“您这番好心我当然明白,只是这事还得要蕙英自己愿意才行啊!”

“是噜!我的亲人见哟!”王太太立刻和颜悦色地说,“您真是千年

的火石放光啦，难得哟！您跟蕙英商量商量，回头我再劝劝她，准行，再说蕙英也不是那样糊涂的孩子，她能放着现成的饭不吃，让大家饿死吗？”

白太太一松口，王太太马上进攻，于是话也好像到了尽头，白太太本心不愿意，但是也再不便拒绝了。

“王太太，就这样吧，我试问问她……”白太太像丧了魂似地摇曳不定地回到自己的房里，只是叹气。

蕙英对于这种暗娼生活，当然不曾听人说过，也不深知那里的黑幕，但是她曾和杨彤讨论过这问题，根据杨彤的见解，女子为生活所迫去卖淫，罪恶并不在女子本身，而是社会……现在她也记得不很清楚了，她很想念杨彤，如果她在跟前，便可以替她来解决这些困惑与迷惘，一方面她恨自己太懦弱。

蕙英想着杨彤，悲哀从心头涌起，但是她竭力地忍耐着没有流泪。

她看见她的母亲那枯瘦的脸、颓丧的气色，一点也不显出中年妇女应有的风度，明德把半个脸藏在枕头底下，眼皮无神地耷拉下来，也不嚷饿也不要吃，只是呆呆地望着他的母亲，又望望他的姐姐。蕙英忽然一阵心酸，一种悲愤慷慨的情绪，袭击着她，她忘记了一切羞耻，她觉着她有救助母亲和弟弟的义务，并且帮助父亲分担生活的责任，她不当再做一个寄生虫。

“穷不是耻辱，为穷作坏事不算坏事！”蕙英想着想着就不由得大声地愤怒地喊出来了。

“你怎么啦，蕙英！”白太太确实吃了一惊，因为蕙英从来也不曾这样大声地嚷过。

“妈！我下决心去……”蕙英一把抓住她母亲的衣服，用悲愤的眼睛注视着她的母亲，“王太太的意思我完全明白了，妈！您就答应她吧，既饿就顾不了羞耻，羞耻是有钱的人才讲得起啊！”

“啊！蕙英……”白太太半天说不出话来。

“快去答应王太太吧,妈!死活我一个人当着。”

突然王太太进来了,她高兴得两只眼几乎都睁不开了,她带着胜利的心情东旋西转,然后从钱夹里取出两块洋钱塞在白太太的手里。

“白太太,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将来还不还都不吃紧,您先拿去买些面大家吃吃,回头我同蕙英再去归着归着,白太太,蕙英算真明白,书真没有白念,再说要遇上一个有钱有势的主儿,可不马上就成了少奶奶啦吗?蕙英到那地步可不要忘记了您王大妈呀!”

“绝不能忘了王大妈的好处的!”蕙英勉强地说。

当着他们吃完饭以后,王太太不知从那里拿来一件黑呢女大衣,一双半新的高跟鞋,粉盒、胭脂等等,她立刻督促着蕙英穿着起来,薄薄地擦了一层粉,抹了一点口红,梳梳久已凌乱的头发,立刻就显得非常的漂亮了,蕙英自己拿镜子照了一照,也不由得大吃一惊,她不相信自己会有这样美丽,但同时她又觉得在美丽的后面紧跟着一个丑恶的影子和污秽的人格,她非常地懊悔,但好像有什么东西紧紧地束缚着她,是王太太的两块钱吗?是这些高贵的服饰吗?是刚才自己轻易的允诺吗?她的脑子梭子似地乱穿,仿佛这一切都不束缚她,谁也没有权力强迫自己去出卖肉体,是什么呢?

“是饥饿!”最后她把一颗心才放下去,毫无知觉无自主地跟王太太坐上洋车去了。

“妈!我也跟姐看电影去!”明德哭咧咧地嚷着。

“姐不是去看电影,你去不得!”白太太紧紧地拉住明德。

“姐是干什么去啦?”

“不知道。”白太太茫然地拿起碗筷洗刷起来。

八

洋车在一个大胡同的一家阔宅门前停下了，灰蓬蓬的砖门洞，油饰一新的大门，两傍立着两个石狮子，门框的右边钉着一个铜牌，上面有两个大字“顾宅”，靠墙停一辆黑色的汽车，汽车夫坐在里边抽着烟卷，另外还有几辆漂亮的自用洋车，洋车夫和汽车夫攀谈着，但是谈话立刻给这新来的两辆车子打住了，一个车夫嘻皮笑脸地跟王太太打招呼，一边给蕙英揭车帘子。

“王太太，恭喜哪！这就是您说的那个雏儿呀！”

“对啦！人家这才是真正的雏儿，谁像……”王太太说着又突然止住了口，给车夫做了个鬼脸。

“您这回油水不小啦！”车夫羡慕地说，“吴大少爷要是看得上，您就把那些残汤剩水也给我们喝点……”

“别贫嘴啦，回头，谁也得有点甜头呀！”

门开了，蕙英低着头跟在王太太的身后，下台阶的时候几乎摔一个跟头，她穿着那高跟鞋如同踏上过河的沥石，总觉得随时有跌倒的可能。

顾二奶奶亲自迎了出来，各屋里的窗帘一齐掀起来往外瞧，调笑的声音立刻全止住了，从顾二奶奶的门里探出一个油头少年，嘴里喷着浓烟，贪婪地望着蕙英，脸上立刻现出惊奇的颜色，他伸手在下巴颏摸摸，然后又取一个小镜自己端详了一番，等到蕙英让进屋里的时候，他立刻把那小镜放进衣兜里去了。

“这就是我常说的那位顾二奶奶，”王太太给蕙英介绍着，蕙英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位是吴大少爷，北京数一数二的吴大少爷，有钱有势，模样儿长得又俊俏，就是脸上有点麻子，这可不要紧，人常说十个

麻子九个俏,再说他心眼儿好,是不是?”

王太太一边赞美吴大少爷,一边挤眉弄眼,好像身上的每一个机关都在说话,蕙英听了这一番肉麻的话,本来就觉得从头到脚轰地一下,几乎站立不住了,再加上屋内洋炉子熊熊燃烧,大概有八十度的气温,因之脸上只是一阵一阵地发烧,她坐在一只椅子上,对面沙发上坐着那个吴大少爷,她低着头不敢看他,只是看见吴大少爷的两只铮亮的皮鞋在眼前摇摆,摇摆,渐渐地扩大,扩大成像耸立在额前的两块岩石,她只觉得呼吸急促……

“蕙英!您喝茶吧!”王太太亲热地招呼着。

她半天才想起这是招呼她自己,这才起身谢过,但是没有喝茶,她不想喝什么。

“吴大爷!您可中意吗?”王太太把眼珠子转了几转。

“中意,中意!”吴大少爷用舌头舐舐上嘴唇,“真是一个绝代佳人儿,可是……”

“又是那话!”王太太用手指把吴大少爷撒娇似地指了一下,“瞧您那脏心眼儿,就惦记着那个,我敢保人家是地地道道的……您瞧那股怯劲儿,不就明白了吗?”

“得得,就冲您一句话吧!”吴大少爷把领带捏了捏,“都讲好了吗?”

“讲是讲好啦,不过……”王太太偷眼看看蕙英,似乎有不能当面说的话,“大爷,您到里屋来,我……”

于是吴大少爷立刻跟进去了,这是顾二奶奶的卧室,陈设特别讲究,为的就是招待高贵的客人用的。

“大爷!”王太太神气活现地对吴大少爷说,“您可不知道人家白太太多么咬牙,再说这孩子今年才十六岁,正在中学念书,人家又不是这顿吃了没有那顿的主儿,非得干这下贱的生意,这全是我明啦说黑,黑啦说明,好容易才把人家说活了,您就简直往外掏吧!”

“掏什么?掏这个?”吴大少爷尴尬地说。

“德行！”王太太在吴大少爷脸上拧了一把。“钱！”

“好啦，好啦！”吴大少爷立刻从西服兜里掏出一个皮夹，“要多少钱？快说，大爷不在乎钱，只要那个新鲜劲儿。”

“说正经的，”王太太说，“开苞儿二百，我的介绍费一百。顾二奶这边不在内，您跟她直接说吧，这个痛快不痛快，您就往外拿钱，人就是您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

“我今天没有带那么些钱呀！”吴大少爷说时把两肩一耸，嘻皮笑脸地从帘子缝往外瞧，“我没有想到您能弄个新货来呀！”

“您哪！大爷，”王太太说着就要往外走，“您爱干不干，插着干草卖还怕没人要吗？冲着人家水葱似的姑娘，不是为那几个糟钱，难道人家都疯啦吗？我们走啦……”

“得得，我的王奶奶！”吴大少爷把王太太一把扯住，“我是开玩笑呢！那里真在这几个钱上计较，好啦，我给你开一张支票吧。”

于是他开了一张三百元的支票，盖了章，但是，王太太不要这个，因为她知道这些公子哥儿们常常拿空头支票骗人，所以吴大少爷只好从顾二奶那里兑了现钞，她才心满意足，眉开眼笑了。

“大爷，您可怜惜着点儿，人家才十六岁的嫩芽儿哪！”王太太把吴大少爷的肩头拍了一下，“蕙英，你们俩人亲热亲热呀！”她想把蕙英拉到吴大少爷的怀里，但是蕙英却死抓住那把椅子不放，低垂着头，脸上的血潮像彩霞似地变幻着，嘴角紧闭着，眼睛恐怖在望着吴大少爷那双雪亮的皮鞋，像才入笼的小鸟儿，担忧着自己的命运。

“王大妈！咱们该回去啦！”蕙英哀求着王太太。

“不要害怕，呆会儿咱们就回去，别害怕！”

王太太上别屋里和姑娘们聊天去了。顾二奶奶屈尊给蕙英斟了一杯茶，显得特别和气，她把电铃一按，进来一个老妈子模样的人。

“你把里屋收拾收拾，让大爷到里边去玩吧！”

老妈子收拾完了，又端来一盆温水，一条毛巾，然后冲着吴大少爷深深地请了一安。

“大爷您请里边吧！要酒吗？”

“酒？”吴大少爷把蕙英瞟了一眼，“不要了！”

“白小姐，您进里屋去玩玩吧！”顾二奶奶命令似地说。

蕙英好像没有听见，顾二奶奶又说了第二遍。

“白小姐，您跟吴大少爷上里屋去玩玩吧！”顾二奶奶一边替蕙英解大衣的纽扣，“您穿这么多衣服不觉得热吗？再说天不早啦，早点办完事早点回去不好吗？”

“二奶奶我怕，您让我回去吧！”蕙英颤栗着哀求着。

“不要紧的，你们进去玩吧！”顾二奶奶说着就把蕙英连拉带推地送到里间，“吴爷，您就对付着点，别那么像狼似地，您瞧这孩子多秀气，将来您俩日久天长，说不定我还兴喝一杯喜酒哪！”

顾二奶奶在前屋里点着烟灯，一个很年轻的女子，给她慢慢地烧烟，烟膏的香气不时地飘到里屋里来。

起先蕙英坐在墙角的沙发上，因为吴大少爷追过来也并肩坐下，这使蕙英非常地害怕，她从来不曾和男子接触过，于是她又坐在床上。但是这回吴大少爷又追过来了，并且用力攥住她的手，做出种种丑态来。

“白小姐，您不喜欢我吗？”

“……”

“您喜欢我吗？”

“……”

“暖哟，小妹妹，我真爱你……”吴大少爷说着便把蕙英搂在怀里，同时在蕙英的脸上乱吻起来。

因为这突然的惊恐，她自己也不知道那儿来的力量一推一扯便挣脱开了，她迅速地跑到前屋，像一只惊弓的鸟，到处乱窜，她的眼里满含眼泪，苦苦地哀告着顾二奶奶，但是所得到的是不经意的微笑。

“二奶奶，您怜惜我吧！您修点好吧，您让我回去吧！”吴大少爷也追出来了，他像一个得胜的猎人对着他威力圈以内的目的物傲然地

狞笑着。他只穿一件镶边的毛质寝衣，嘴里刁着烟卷，淫亵地望着蕙英。

“韩小姐，您去劝劝白小姐，”顾二奶奶对那个烧烟的女子说，“您忘记啦，您头一次不也是这样害怕吗？白小姐，您跟这位大姐进去说说话儿也好！”

这位韩小姐领着蕙英在里屋里闲谈了一会，她们俩立刻就成了知己，蕙英觉得在这般如狼似虎的人们中间，能有这样一个人同情，也确实安心了许多，她们叙说着自己的家境，过去与现在，不禁叹息流泪，咒诅这人生，但是结果还是没有别的出路，出卖自己的肉体 and 灵魂，便成了一条不得不走的路了。

蕙英这时想起了杨彤，她把杨彤和这位韩小姐作一个比较，实在她们俩的理论上都是对的，但是杨彤似乎近于纯粹的理论，而这位韩小姐倒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实际家。

“白小姐，”韩小姐庄重地说，“人谁都会要面子，讲羞耻，但是当肚子饿着的是候，就什么都谈不到了，从前，我总是瞧不起这种人，但是等到自个身临其境的时候，才看清了所谓穷人的前途，尽是屈辱、苦难、疾病、死亡，真的，一直到死亡，这才算走完了这人生的长途啊！”

“大姐！”蕙英很感动地说，“您说的话一点也不错，可是我实在害怕呀！”

“那有什么害怕的，”韩小姐极力鼓励她，“头一次谁都不免害怕，但是，人家男人们最欢喜的就是你这害怕的劲儿，等到你不害怕了，人家就不稀罕了，所以趁着这机会你应当大大地敲他一笔，不然以后就不值钱了，比方我……”

这些蕙英也认为很有道理，但一想到实行起来，总觉得有些踌躇，她仿佛在一条江岸上徘徊，既没有下水的勇气，又没有一只可以渡过的扁舟，她迷惘、惊悚、恐怖，心在显明地跳跃着，她觉得头痛一阵一阵地发呕。

她只想吐,但是又吐不出来。

“您觉得怎么样?不舒服吗?”韩小姐和蔼地问。

“我觉得恶心,就想吐!”蕙英的脸色都惨白了。

“你睡会吧!”

蕙英虽然不愿意睡,但是她实在也支持不住了,因之才倒头便昏昏地入梦了:

她仿佛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这地方没有凛冽的冬天,没有炎热的夏天,更没有凄惨的秋天,一切浸润在春的怀抱里,她正在田野采集着金黄色的野菊,捕捉着乱飞的蝴蝶,她把它们一只一只地放在自己的标本夹里,然后沿着淙淙的小河,燕子在疏落的柳丝间迅速地乱穿着,清脆地叫着。她也跟着它们唱着,跳着。

忽然她遇见了杨彤,她还是那样,老是绷着一副庄重的面孔,拿一本书在树底下在看着,她们欢喜地聚谈了一会,她劝杨彤回家去看看她的老母亲,但是,杨彤只是摇摇头,并且说:“你总是这样不前进。”然后她对蕙英在生活方面这样堕落,表示十分不满,她正想给杨彤解释这种不光明的行为是为生活所迫的结果的时候……

她醒了。

猛然她觉得身体的某一部分剧烈地疼痛起来,就好像一把利刀在反复地搅着,她不由得尖叫了一声,一个巨大的重量压在她的身上,使她的呼吸都感觉到困难……

她睁眼看时,吴大少爷那副又黄又麻的面孔紧贴在她的眼前,使她觉得又厌恶又气愤,但是她不再想反抗,她觉得她自己好像从一个高岩上坠下来,一阵阵地迷糊,仿佛整个的身子都要粉碎了。

黄昏的时候,她才坐车回到家里。王太太拿出三十元交给她的母亲。

“白太太,您瞧这样赚钱容易不?”王太太很尴尬地说,“其余那些赁衣服的钱,车钱,顾二奶的铺钱都归我垫上了,至于刚才借您那两块钱,还不还都不要紧!”

自然，这番话白太太不但信得过，而且内心也确实有些感激的成分，况且用羞辱赚来的钱，仿佛越多便越增加了羞辱，多一块钱便多一块难过。她想把王太太的房钱付清，建立一点信用，但是王太太怎么也不收，这使白太太确信王太太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好人了。

蕙英只是哭，她觉着好像丢掉了什么东西，同时觉着增多了什么东西，她自己现在非常明白，丢掉的是世人所谓人格，增多的也正是世人所谓的耻辱，可是这两样东西正等于那每日不可缺的饭，要了人格，顾了耻辱便吃不着饭，想吃饭便顾不了人格和耻辱，这成了穷人的哲学。

九

第二天，天晴了。北风在电线杆上嗖嗖地响着。

宗礼醒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多了，他很想立刻起来，但是他觉得全身酸疼，没有一点气力，但是他又怕耽误了上班的时间，只好咬着牙勉强起来，这时他发现他昨天当了的棉袍又干干净净地躺在那儿，一切他觉得莫名其妙。

“爸爸，”蕙英说，“您觉得不舒服，就请一天假吧！”

“不用，我没有什么不舒服……”

蕙英一直望着他父亲踉跄地走出胡同去了。

宗礼进校门第一个看见的人是小张，他还是和往日那样精神，和气，但是所不同的是他对宗礼更比往日亲切，同情了，他们互相用微笑说明了一切秘密。

“白先生，晚上咱们一块去呀！”

“好极啦！晚上一块去！”宗礼说着很轻快地进去了，不再像往日那样拘束不安了。

办公室里起了一阵喧笑,当着宗礼进去的时候,人们把喧笑止住,都用不屑看的神气注视着宗礼,只有朱办事员过来用手在宗礼的肩上拍了一下。

“白兄,昨儿晚上辛苦啦!”

“咱哥儿俩一样啦,没有法子!”

于是他们俩也来一个会心的微笑。朱办事员不再像往常那样瞧不起宗礼了。

胡课长近来大运临头,居然弄得两份兼差——××府参议和××××会的委员,所以虽然坐着汽车也是忙不过来,于是教务课的一切完全由杨科员代行职务。

而杨科员因为胡课长的推荐,也在××府弄得一个只领薪不办事的参议,所以他得意之余,便要在十天以后和胡课长的女儿安娜正式结婚了。

吴科员正在替杨科员拟着请柬的稿子,一方面张罗着如何送礼,这消息一传出去,差不多连学生们都知道了。所以不时有人来打听婚期的确讯。

宗礼把这件事完全没有放在心上,他以为到时候再看,送不送还说不定。他去问朱办事员,他也是这样主张。

吃完晚饭,宗礼、朱办事员、小张他们三人又开始了夜的劳动生活。一直到最后一趟散戏的座儿拉到家以后,他们才拖着疲倦的腿走向那山西酒缸去寻求一点安慰和刺激,他们三个占据了一个大缸,要了一盘藜菽炒洋葱头,白干儿一壶一壶地喝下去了。每个人的毛孔张开着,血液急速地流着,杂乱地谈着。

“白大哥!”朱办事员好像有点醉意了,“咱哥仨以后同心协力,小弟以前有对不起的地方,都要大哥多多包涵!”

“老弟你说那里的话!”宗礼给朱办事员满了一杯,“同是沦落人,还能那样客气计较吗?咱们以后就实话实说吧!”

“这不结啦!”小张说着自己呷了一口酒,然后给宗礼和朱办事员

都满了杯，“我就腻烦那说大话做小事，穷就穷，苦就苦，横竖穷也不能算耻辱，喂！老朱，听说你们课长又弄得两份兼差，这小子运气真不坏！×他！”

“谁说他妈不是？”朱办事员气愤地把桌子一拍打倒一只酒壶，酒在向下流着，他慌忙用嘴堵住，吮吸着，“连杨科员也弄得一个干薪参议，咱们他妈倒啦邪霉，连半个兼差也弄不来！”

“您说的是咱哥三个不是？”小张滑稽地说，“你办事员兼洋车夫，白大哥书记兼洋车夫，兄弟我校警兼洋车夫，这不也是很阔的兼差吗？”

“哈哈哈哈……”

“白大哥！”朱胖子拿筷子在桌子上敲打着，“您知道不？杨科员那小子真是鸿鸾星照，把胡课长的姑娘给吊上啦，我给你说，人家早就通过了，这叫先交易后开张！不远就结婚……”

“现在，我告诉你！”小张附上宗礼的耳朵，“还有一种女学生兼野妓，喂！大哥，你瞧！你瞧！……”

酒缸门前风掣电驰地过去两辆漂亮的洋车，脚铃山响，上面坐着两个女人，宗礼的视线顺着小张指的地方一看，立刻就将视线收回，面部的表情非常地尴尬，心头立刻涌上来什么东西，堵塞着他的喉头以及各器官，血液在激流着，脉搏在加速地跳着。

“前边是蕙英，后边是王太太，”宗礼想，“现在我明白了。”许多丑恶的黑影笼罩着他的心头，像几千把尖刀在他的胸膛刺扎着，痉挛着，颤栗着。

“白大哥！”小张怔了怔，“您怎么难过起来啦，你认识那个姑娘吗？”

“不！我不认识！”宗礼把一只酒杯紧紧握在手里。

“那你为什么难过？”

“不，我不认……她！”宗礼把一壶酒一齐咽下去了，“啊呀！我心里难过！”

他的眼泪像秋雨似地洒在桌面上了。

“白大哥!”朱胖子的眼泪也停留在眼边上了。“你为什么难过呀?说给兄弟听听行不行?”

“我不认识……我不……”宗礼的眼泪和鼻涕混在一起,他用拳头使劲在自己的胸脯上打击着。

“大哥!大哥!”小张摇动着宗礼的肩头,“你冲兄弟我,大哥!您瞧我学猪吃食……”

小张嚼了一大口菜,像猪似的吃着,拿着手当做猪的耳朵,头摇摆着,嘴里哼着,学得非常神似,把旁边的食客都招乐了,但是并没有止住宗礼的悲痛。

“我不认识她啊!”宗礼疯狂了。

“大哥!你瞧我的耳朵能动弹,您瞧!”小张拼命地让他的耳朵摆动着,“一二三,您瞧!”

耳朵真地动了三下。

“兄弟!我心里难过啊!”

“啪!”宗礼胳膊一扬,那个酒杯摔了个粉碎,桌上的酒壶也扯倒了两个!酒在点点地滴着,他们三人的眼泪在点点地滴着,不断地滴着。

夜深了。痛苦紧抓着每个人的心。

耻辱,笼罩着穷人。

(录自 1942 年 5 至 8 月北京《中国公论》第 7 卷第 2 至 5 期)

土

沙 里

一

地球上还没有所谓人类的时候，海拉哈山便巍然的屹立在那里，郁郁葱葱的松柏林，长年保持着浓绿的颜色。雨必须连续着下上两天，雨水才能从这些树的枝叶间、桠枝间流到地面上，让地面生出带有霉味的青苔。风也必须用最大的力量，才能刮进这丛林，它不会铁似在平地上可以任意摇动一切草木，使它们东倒西歪的。海拉哈山上的松柏林，似乎有绝大的力量，不是风雨可以对它们行使权威，而是它们可以向风雨表示那种雄厚的力量。世界上一切天然的、人为的威力，不过仅能在不太坚实的事物上，行使它们的权威而已。这只要有这高山的存在，只要有这丛林的存在，便是永世可以作证的。

春、夏、秋、冬等季节的名称，还没有被人们给规定了以前，野花在太阳照在地上觉得暖洋洋的时候，便青了茎叶，开了花朵，茂盛的过了一个时间，当西风徐徐的刮遍了全山，太阳的暖力逐渐微弱下去的时候，它们便落去了花瓣，在枝头上留下一些种籽，让风给刮到远方；或是粘着在动物的身上，让它们给带到远方，等太阳再暖洋洋的照着地面，它们又重新在丛林的边缘上，山的斜坡上开起花来，蜂、蝶还是乱哄哄的围绕着它们。

空旷的世界上，在丛林中的野兽还没走出来的时候，只有这些渺小的花草、飞虫，给点缀着，假如人类若必想追忆他们的祖先，或是必

要找出谁是先辈,那么,他们也是必不可忘掉这被他们一向认为过于渺小的飞虫的。它们个个的生命,在人类看来,固属只是一瞬,然而他们种族的延续,是一点也不比人类的历史短促的。

自从沙漠上卷起了飓风,至少大自然的现象是不太平静的了,天空里的蓝青色,渐渐变得灰暗,云也一堆一堆的抱成了团,风吹送着它,迅速的飘到诸山的顶上,它们散开,对着山顶的天空,变成一片极不平常的颜色,树梢微动着,慢慢的和这云来接近,云慢慢的成为雪,雪色白茫茫的压满每片丛林,慢慢的从枝叶间不甚严密的地方落了下去,雪便铺在地上。

太阳还是照例的出来,虽然在一个短的时间里,它发射不了强烈的热,然而过了这时,它便把雪给晒得融化了,雪化的水洋溢的,流遍了全山,山的石头死命的托着这水,水直是没方向的流。

雨也下起来了,雨水、雪水混在一起,树根永远阻碍着它们流动的路,它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力量来和石质的地面冲击,它们软软的,摩擦着地,坚硬的石头纵然不在意,经过一些时日,石头终于被似乎没有威力的水,给磨成深深的沟,水又循了这沟的痕迹,和一切来冲撞。

水流下了山,流进满生着荒草的大地,于是地面上开始有水在泛滥了。

据说这以前,已经有了人,生存在地上,也不知道到底是伊甸园里亚当的子孙,或是达尔文所说的猴子后裔,可是这人类在那时便是不长着尾巴的。

或者诺厄的船给了世人的恩惠,也或者是禹王用了什么奇迹,总之,在书本上记载的一些靠不住的史略里,是可以找到这大水平复了的经过的。

世上的水,决不是因为山崩地裂,和一连下了几十昼夜的暴雨而来的;而是在这完整无缺的地面上,水和日光的关系给造成的;地面是平的,水是流动的,加以从高处流来的水,也和平地的水来汇合,泛

滥，当然也是必然的事了。

海拉哈山的东麓，有人所想不到的独特处，虽然全山都是很平的，只有这里，是由两个突起一些的山峰所合成的，恰好这一带又不生任何树木，峰顶上还有几个天然的沟壑迂回着，所以积年的，山间的水，便也迂回着流成了几个小溪，小溪又都流到这两峰之间，山峰夹着潺潺的水依然是迂回的流到平地上。

世界上或者只有这一块，诺厄的船决未曾飘来，禹王也决未曾费过工夫，水便自自然然的流了下来，可是流到这山腰里，它竟发出了绝大力量，终于掏开了这大地的胸膛，奔腾的流了下去，经过若干里，注入大海，投入太平洋的胸怀。

这条大水，是西拉木伦河，在那时它的两岸便充满着芳郁的花草，劲直的树木，虎狼，并未曾随着它跑下山来，但是渺小的飞虫，始终是围在它的两岸的花草和树木之间。

西拉木伦河润泽了两岸肥沃的土地，它带给人们的恩惠是茫无涯际的。

有几群人，从西南方，遥远的跋涉着，来到这座高山的脚下，这高山便遮断了他们的行程。有几群人曾经爬上了这高山，却又被一望无际的丛林给挡住。有几群人更大胆的走进了这丛林，丛林里好些地方看不见那青色的天空和那火热的日光，他们辨不出方向，他们在那里迷路了。凶惨的野兽们，撕碎了他们的全身，把他们的肺腑也一并吞食了。有的树根上挂着人们血淋淋的衣服，经过很长的时间，还能让后人找到，这为了人类的悲壮的牺牲，现在依然有人在纪念着。山上矮小的厅宇里奉祀着的山神，并不是镇守着什么的精灵，却是曾为我们以血肉来做生存征程上的标识的人们。

自从努尔哈赤的后代蹶兴了以后，围绕着这座高山的平地上渐渐的也多了从各地方聚来的人们。有一位以自己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把生死置之度外的身体，作过一次丛林探险的试验，也得到了成功的老人，他打通了一条血路，把这横在人间的屏障给消除了。

之后,更有带着眷属,驾着马车,经过了很久的日子,才走到这山的底下的人们,来共同的完成这开发的伟业。

他们上山的时候,正是初春三月的清晨,杏花的淡红的颜色满山满谷。同行的是九个人,他们扎着紧紧的皮带,鞋和裤角也用皮革的绳子给捆在了一起,每人身后插着一把利斧,他们又一同跑进了眷属们居住着的帐篷。孩子们的小手,环抱着爸爸的脖颈,几个香甜的吻,贴在他们的脸上。

帐篷外面焚起了香,烟飘在半空里,日头刚露出了半边,架车的马长嘶了两声,眷属们站在帐篷的门前,懂事的孩子们扬着手,一摆一摆的:

“早些回来呀!”

“唔!早回来。”

前面的七个人晃了一晃腰,头回顾了一下,又急速的转了过去,略俯了身体,走向山上去,后面有两个人,扛着很多的清水和干粮,走路的姿式是吃力的。

因为他们的乡亲在十几年前便打通了这条路,回到家去的时候也详细的给他们讲过了这沿着西拉木伦河的沃野。他是一个人从山的西麓到了东麓,他还是一个人又从东麓摸索了回来,这次他带走了他的妻子,十年没有消息了。

这几个人,是一家,他们不愿在家乡里等着饿死。

“妈的!俺们也挪动挪动吧!”

日光柔软的晒着他们的背,他们习惯的唱起了山歌,所幸日落了还有朗朗的月,他们对于昼夜是不计较的,饥饿时吃着带来的干粮,疲乏时便和衣歇在石上,他们未曾遇见虎豹狼等,他们安然的走进了丛林。

林里黑呀呀的,日光透进来,也只是一线一线的。初春的季节,这里特别潮湿,人走在青苔的顶上,一滑一滑的,他们的手紧握着斧柄,他们的眼睛看着前方。其中的两个人在树干上砍着走路的记号,预备

归去时做为标志。风声来的时候，他们的毛发一同竖起来，假如听见从那里传来了吼叫的声音，他们的背便靠拢在一起，斧的利刃对着周围，准备着以生命相拼，他们为着要合理的生存下去，血的耗费，他们是在所不惜的。

风声掠过了，吼声也消失了，他们才渐渐知道体味这森林中的情趣。

天气一天比一天暖，森林里还似乎是冬天的气候，冷，早晨依旧有着砭人肌骨的寒气，正午在平地上是热的，但是森林里什么都感不到，晚间日头沉下去了，平地上正是凉爽的时候，森林里湿漉漉的潮气，被蒸发了起来，朽烂了的树叶，一层一层的铺在地上，走起来觉得脚跟发软，霉味更是剧烈的随风荡漾着。

他们两人一对，站成了两行，最前面的人只管试探着找寻路径，第二对是拿着长柄的斧子丁丁的砍身边的树皮，其余的五个人替换着扛着干粮，前面的四个人互换着他们的工作。

干粮被用掉一半还多了，他们不知道是已经走了几天，他们不单是身体感到了充分的疲乏，而且内心中也着实是困乏了，森林里跑着的麋子有五只在他们的手里丢掉了命，晃晃的白兔，也有一只被他们的喊声给惊起，可怜的小头颅撞在树根上，当时便停止了它那微弱的呼吸，这时森林里常生起了很旺的火，狼看见了火光逃开了，还有别的猛兽们，也都绕着这火光走，有两次他们遇见了野猪，不是它们把它们赶跑，便是它们没有看见躲在大树干后面的他们，九个人的生命依然完整的存在着，他们记不起走进这森林已是几天了，依食粮数目和他们的食量来算，或者已经走了二十天以上了。

一天夜里，忽然他们走到了这森林的边缘，他们仰起头来，看见了天上的繁星，这欢喜是他们生平中初次有过的，他们狂喜得不得了：

“这回可以找到西拉木伦了！”

“可以找到呢！”

沉重的语声里，蕴藏着无限的希望。

惯于穿山林的一群，忽然发现了一片旷野，欢喜是不减于以色列人走出了埃及的。

这空旷的山冈，满生着没人的蒿草，藤萝有时缠绕在一起，使人们欲看不得，他们费尽了气力，向前进，悬在他们头上的北斗星告诉他们并没走错了方向，他们还是依着十年前他们乡亲所说的“一直往东”的话，拼命的走，不唱歌也不吃干粮，他们企盼着前面的西拉木伦河，企望着这滚滚的河水，来润一润他们的喉咙，他们更企望这条大河能把他们带到平原上去，他们知道他们生命的旺盛，是要靠着那一身强壮的筋骨，来年年翻弄土块，把汗滴进土里，然后再从土里找出他们要吃的、要用的东西来，他们更知道这些东西并未生在他们的身边，而更须跋涉过这高山，走到有大河流着的平原。

他们走呀走的，又走了一宵，一宵很容易的过去，河的影子还未曾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他们彼此相骂着。

“怕是受骗了吧？”

“……”

“不要胡说了！孩子们，我们还须走哟！”

这是九人中年岁最大的人说出来的话，声音很直，很重。人们又都举起了沉重的步伐，眼睛注视着前方，前边的人不再砍树干，因为他们已无树可砍了，这里是平坦的山冈，倒要有人来用刀割去横在面前的，被藤萝缠绕着，阻碍人们前进的蒿草。

太阳一点一点的从东天边上露了出来，他们见了这小别重逢的太阳，不禁又燃起了满身的朝气，吸着天风，脚步举得更利落了。

日头行到了中天，又是一片葱绿的屏障立在他们的面前。

“妈的，前边又是一片林子！我们还钻么？”

“当然啰！”

大家一齐这样答着。

这片森林的外观,和他们方才经过的一点都不两样,白皮松星散的杂在树丛中,野花照样是开在地上,蜂蝶围绕着,有嗡嗡的声音。

九个人席地坐了,有两个人已在这儿睡着。干粮装进各人的肚里去,他们在附近找到了个小溪,溪水清澈的沁着他们的内脏。

日头一步一步的向西挪移,天色已将到了黄昏。

“起来了! 我们还要赶路哪。”

小伙子们听了这催促的言语懒拖拖的爬起身来。

“谁还去钻这林子? 钻八年也找不到什么鸟儿河,一不小心还不送上了命。”

年纪最轻的一个开始抱怨了。

“好孩子,走罢! 还得往东,十年前老乡的话是错不了的。”

老人是不灰心的,鼓励着他们。

“走罢! 傻小子,还唠叨什么,我已碰见小溪了,大河一定就在前面。”

“走罢,走罢! 管他什么小溪,什么大河,若是给我们的生命能找到一些好处,死了也值得呢。”

有几人也帮着腔,年轻人终于又扛起了干粮袋子,春天的晚风,推着他们的脊背,把他们送进另一片树林里,不久,他们再回头,已经看不见那天上的圆月。

火把高高的举着,他们不时听到狼嗥。

“天哟! 几时才能找到了河流? 几时才能让我们这几条苦命人比较容易些得到温饱!”

老人喃喃着,以后是一连串的咳声打断了他想要继续说出的话。

“终有那么一天哟! 我们走吧!”

坚实的中年人这样勉励着,老人的牢骚话、青年人的抱怨话假如没有他,是很难不说的。

火把还在呼呼的燃着,然而疲乏了的人们,是不想再在此深夜里往前走了,他们想也许还要几十天,才能走出这森林,大河当然更是

渺茫的。因而青年人放下了扛着的東西，一步都不再走了，他让人们都睡在这里，他们刚把头都枕在石头上面，树林里刮进了令人快意的春风，担任守护职务的人们，拿着利斧来回的踱着，树叶遮住了天空，他们很盼望能看见天空的月亮，月亮有时是也能勉励他们的。

第二日天刚放亮，就在这些人们的旁边，躺着一只砍掉头颅的灰色的狼，守卫的人们争相报告着这只死野狼的经过。

“你们真是乏了，狼嗥的声音你们都听不见呢？”

这时清晰的从远处传来了鸡鸣，人们都兴奋的爬起身来，快活的向前走去，那青年人这回是跑在最前面，人们都知道森林的尽头是不会远的。

森林是被他们走完了，在海拉哈山上是不再有了，他们贪婪的吸着林外的晨风，看朝阳一步一步的上升着，年轻人跑在头里高声的嚷，小鸟儿唱着宛转的歌，人们也欢欣，自然里的一切也仿佛在为他们欢欣了。

“不要过于高兴吧！也许前面还有森林。”

被年轻人离开好远的老人，脚步一跛一跛的，口里这么高声的喊着。

“没有森林了，这儿有两条小溪……小溪又合流在一起了，水大了。”

年轻人的举动，表示着他们的高兴。

在小溪边，他们坐谈了一刻，他们决定了这便是他们乡亲所说的“两个山峰，夹着溪水，慢慢的流下去”的西拉木伦河。果然又没费多少工夫，到了正午，他们已经走到了山腰，他们不愿观赏什么蜂蝶的飞舞，也不愿嗅什么野花香，他们是看这一条在眼前伸长了的水，白亮亮的水，在山坡上转着弯子，结果是冲开了天地，倾注于那广漠的平原。

“西拉木伦河！”人们狂喜的欢呼着。

十年没有消息的乡亲，被他们沿着河水走了不远便找到了，他们

不仅找到了这一位，而且还遇到了几个别的人，这些人都是他们已往生活在一起的，他们互相问询着，问询着家乡，问询着这异地的情景。

“你们倒也跑来了！”

“不来又怎么？家乡里真是活不了的。”

“这里倒可以，只要肯拿出来力量，肯做事，老天是不亏我们的，你们有这些硬邦邦的小伙子们，这里有的是好地，你们刨吧！刨起来秋天便有粮食吃。不要怕吧！小伙子们，你们都有力气，有力气就能活下去。”他们的乡亲，说话时总是拍着胸脯。“你们看那牛群，那羊群，那马群。”

大家顺着他手指着的方向看，在不太远的彼方，有白色的一片，黑色黄色的一片，蠢动在青草地上，这时牧歌的声音，也被春风送进了人们的耳鼓，人们的脸上也都泛荡着快意的春风。

天空里白云变换着各种形象，燕子不时钻进云去，田野上有时也飞起一只鹰惊声嘎嘎的伸着两脚划破了空际的流云。景象这般静穆的，青年人又跳了起来。

就在这乡亲摆在屋里丰富筵席上，十几个人又都放开嗓子，说话的声音，洪亮的。

“走了二十多天森林，真是太难的。”老人手里拿着一只羊腿。“小孩子险些不再走了呢。”

“你们又是走的森林？真是笨货。”主人惋惜的说着，他知道走森林有时是要扔掉人命的。“现在不比从前了，人不像十年前那样的笨，从山那面西南那片小树林再往南，走不上两天便是一片平整的山坡了，前年便有人找着了这条路，一点不费劲的八九天就能走来呢，马在这条路上拉车，是一点都不费劲的。傻乡亲，人是进步的，只这十年，这里来的人多了，我们大家好好的干吧，让孩子们就在这儿活下去。……家乡里人多地少，我们仗着搬土块活着的人，是不易的。”

晚饭吃完了，牛、马、羊群也都陆续的回到村里来，大家坐在青草地上，听老人们说着到这里以后的经过。每人的脸上都描绘着对老人

钦佩和感激的笑意。

由老人指示给他们的另一条简捷而平坦的路；同来的九个人中回去了四个人，不过十几天便接来了他们乘马车到来的家属，从此开发这片大地的人家中，又添了一户，此地开荒占草的恩人们，就是这由远方千辛万苦跋涉来的人们，在事实上可以查到的八家庄，也就是这些人家的了。

这已经是百年以前的事，八家庄慢慢的扩展了起来，子孙们又不得不向远方去了，他们按着祖先的遗传性，依然是顺着河水走了下去，一直到距离八家庄四百多里的地方，就是那九人中年岁最大的老人的长孙刘永福领着的家族，在那里他们便住下来了。

我们这篇小说中所叙说的人物们的时代，离开刘永福建设这刘村的时候，又是五十多年了。刘村还是那个刘村，然而这村里的马架子早已拆除，代替了它们的是土坯砌成的房子。原来仅只刘家一家住在这里，现在却是有将近三百家人家了。村子面前是连排的阡陌，村后则是这后浪推着前浪的西拉木伦河，当然这河畔的土地是肥沃的，刘村从很久以前便是富庶的了。但是近年来的天灾人祸太厉害了，即使是铁打的刘村，也是经不得这么炼的。

刘村真的穷了，连前此主宰着全村的老刘永福家里都支持不住了，何况那些小户人家呢？他们虽用了几年的工夫，拼命的和一切灾难相抗拒，可是结果他们惨败了。即或他们都坚信着什么都是宿命的给予，然而经过了无数次痛心的教训，他们的智慧已经开了，他们模模糊糊的知道在此宿命之外，是的确还有别的原因存在着的。

二

天空里不时散放着雪片，北风像尖刀似的向人们的身上扎，河水

冻成了冰坨，地面上裂开一寸多宽的缝子，黑土道被车轮给轧得比镜面还光，冯镇每年到这时便是特别繁华的季节了。围着它左近六七十里外的村落和集市，都要把所有的粮食运到这里来，让镇上的苇席囤子都吃得饱饱的；这之间，钱就像似潮水，由商人的柜台上涌进农人的口袋，然后再由那里涌进了柜台。同时接车的，拉驴的，跑经济的家伙们虽然都填鼓了肚皮，但也都跑细了腿。冯镇上的四个烧锅里的酒不管兑进多少水，都要天天卖光，饭馆里的猪肉包子，不论是蒸了多少屉，当然也都是天天卖光的。胡同里的姐儿们，尽量往脸上擦着脂粉；卖唱的小妞儿们，也尽量卖弄她们的青春。唯有这时，一条长不到五里的冯镇的街，到处都能给农人们充分的享受；同样的，住在这里的人们，也照样是欢迎这些厚道的农人；因之，从旧历十月半到翌年二月初，在这小小的冯镇里，是很少看见人们的脸上堆着愁容的。

三星已行到了源丰烧锅大烟囱的顶上，街旁的路灯像是城东义地里的鬼火。在这个时代里电还未曾被人类发现了它的用途，这镇上的路灯的形状，和现在我们所想象的，迥乎不同，因此这种灯是怎样的灯，我便不得不向读者陈述了。这种灯像一个方盒子，四面镶着玻璃，被一个高八尺，直径五寸粗的圆柱支持着，灯的顶上装饰着一个像庙前旗杆顶上配着的铜器一样的东西，在它四面的某一面上，开着一个门。每天在太阳落地了许久以后，便有一位头发斑白的老者，一手提着凳子，一手提着沉重的煤油壶，他像育婴堂里的保姆照料仰卧在小床上的乳儿一样，一个不越过的，从路北起，每到一个灯的下面，他便爬上凳子，轻轻的拉开灯上的门，拿出油壶来，填满了油，擦着火柴，再把门关好，于是一颗鬼火便制造完成了。然后他再慢腾腾的把脚步移向另一盏灯，在他走不完这灯与灯的距离时，照例他要发出两声低咳：这咳声能象征这老人衰老增加的速度，同时也能象征到死亡的距离，他每天不能于太阳的光还留在地面上一线的时候，开始这项工作，是以当他的火柴使第一盏灯心上有了火焰的时候，冯镇的街上，便已拉下来了夜幕，天空里也露出了闪耀着光芒的群星，所以等

他由街的东端走到西端,再由路北转向路南去的时候,报告时间的梆声和锣声,都已敲过了两次,假如等到这老者再从西端走回东端来的时候,便要过了三更天了。镇上的人们,虽然都感觉这样实在对谁都不便,然而他们也都知馮镇区官只有这么一个舅爷,所以既不能把这老者的位置换成一个较比年轻的,而区官又没有第二位舅爷来应这种差事,所以便也只好如此了;所幸这镇上有否这些鬼火一般的路灯,也算不了打紧的事。

同样的时候,但季节不是初冬,而是行将收车的二月了。馮镇的东街已挤满了大车,三丈多宽的街道上,车像拧成绳似的,把路给塞得风雨不透,人们假如想从路北到路南或由路南到路北去,那简直是一百个不可能,这些车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为做什么来的?前文都曾说过了。

围着馮镇的周围,有一条大河的支流流着,所以镇东、镇西各有一座土桥,这两座桥的名气比馮镇本身的名气大得多,因为不但是知道馮镇的人们,都知道它们,即或不知道馮镇,却也知道它们。这两座桥曾给予馮镇不少幸福,也曾给予馮镇不少灾害,听老人们说过:青天知府夏大老爷,是他们到东大桥接来的,他在镇上做了几件惊天动地的好事——杀了强横的恶霸李老虎和独眼龙,用囚车载走了贪污的照磨——这件事直到现在还被人们纪念着不忘,东大桥南面土岗上的夏公祠,便是那时修筑的。此外,在早年,官来官往,欢迎,送别,都在东大桥头举行,所以若说这桥不出名,那还有谁信呢?西大桥给人们的印象更深,比每年唱戏的老爷庙给人的印象深,比每隔几月就唱驴皮影的娘娘庙给人的印象也深;虽然是隔几十年了,可是上些年纪的人们还是时时要讲“那年头(是他们正年轻的年头)西大桥可真热闹,年头荒乱,遍地是胡子,镇上天天出差,都是在西大桥;反李小辫那年,一回竟砍了三十八个,那回可真好看,瞧热闹的人也多,离这里一百八十里地的德平的人们还坐着棚车来呢;法场就在西大桥,那回的刽子手是李傻子,并没喝多少酒,一连砍了这么多,眼睛都没闭,

一刀一个，真漂亮。这两座桥的名声，就是这么出去的，它们离冯镇，都是五里。

从东大桥一直到西大桥，这十五里路的车道上，看不见地皮只看见车和人慢慢的浮动。就在这车的群中，有一辆配色骡挂的大车，牲口全是一色黑，从膝盖往下，半截白腿，六匹骡子一匹马都是一扬手多高，它们本来能走得很快，可是因为前面的车挡住它们，像墙似的，使它们动不了墙，一点一点的向前挪，它们便也跟着脚步向前挪，车前边走着的是三十多岁的刘金，头上带着狗皮耳扇的帽子，身上穿的皮袄，已经是百孔千疮的，好多地方没有布面了。他的父亲刘永福高高坐在车顶上，虽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但看去还很硬朗，他现在老了，他常想年轻时候亲领着十几辆车，走遍大江南北，谁又不认识刘二爷刘永福呢？他对他的独生子刘金，并不抱着什么远大的希望，他嫌他太懦于言语，而且作事永是拖泥带水的，不用说别的事，就拿着这套车说，他连六匹骡子一匹马都照顾不周：哪个拉得真，哪个拉得假他都看不清，例如那外套骡子，光长一个瘦大格，好皮色，走起路来，却扭扭捏捏的，好像缠足的女人，一点爽快气也没有，可是他竟看不出，一鞭子也不往它身上打；里套的的骡子那样聪明，叫它向前走的时候，不像一般只等着去下汤锅的牲口们，在驭者掏着大鞭，嘴里高声的喊：“驾！驾！”它还把车套什么都拖到地上，一点也不用劲；可是这匹骡子竟不然，假如是好一些的驭者，仅仅是一举鞭子，稍微的甩一个响，它就伸腰猛拉，就像方才上东大桥的那个坡子，他自己赶的南鞭，道上的人谁不夸这小骡子拉的好！他心里真的不高兴刘金，——连点眼色都没有，往常里弄个鞭子悠荡悠荡的还直扫这里套骡子的脊背，他每一想起这个，他心里便忿忿的。

刘永福坐在车上，想着自己过去的走南闯北，也想他儿子的不中用。

“真是一代精明，一代痴！”他在心里暗暗的叹着气。

这样的，车又行过了两座小桥，他猛抬头，看见他们的车，已经走

到源丰烧锅的墙下了,方形的砖烟囱,血红的大门。他把眼皮向上一翻,看见前面的车,纷纷的,有的往路南拐,有的往路北的店里进,这时眼前露出一条胡同似的、比镜面还光的路,刘金还是慢慢腾腾的,把鞭子扛在肩上。

“刘金!”他扯破了嗓子,“你死啦?还不往上赶,等一会挨骂呀!啊?”

刘金被他的声音给惊了一下,于是便把鞭子甩得响响的。

“驾,驾!……喔喔,喔唷”的喊了起来,所有的牲口加了一把劲儿,往前拉,也微微的往右面拐了一拐,这时天已大亮了,街上的买卖铺子,早已开了闸板。紧挨着刘家的七套的大车,又走上来了,一辆牛车,在刘家的车往右面拐过的时候,刘永福坐在车顶上,看得清清楚楚的,这事,简直是让他出了一身汗,据他的经验,他知道这是发生了大事,而这事不但是要伤财惹气,恐怕要吃官司,于是他慌了,他甚至不顾他的老命,他一鼓气,脱去了披在身上的皮袄,跳下车来,那时他真比十七八岁的小伙子还灵敏,他悄悄的在车后边一蹲身子,很迅速的完成了一个动作,然后他安然的又爬上车来,预备把面孔摆得安详的,接着好去在心里埋怨他的儿子,连准备着夸示自己的功劳,然而,这些事他只好仅想出一个大纲而已,还没等他开始实现第一个想象,那牛车的驭者,也开始扯破自己的嗓子,由车后面追过来了。

“站住,站住……还往哪儿走!”说话的喘吁声几乎和他的喊声一般高。

刘永福的车,依然向前走,牲口们的耳朵转着,人们丝毫没有答理这声音。

喊着的人,停止了喊声,并未停止喘息,他急速的跑到车的前方,死命的抓住里套骡子的笼头,骡子扬着脖子,翘起了脚,刘家的车,终于被刘金吆喝站住了,刘永福极力压制着他内心惴惴的情绪,使面部保持安静,像毫无事情似的,由粮车上滑了下来。

“怎么了?有话慢些说,挡车干什么?”

说话还是理直气壮的。

挡车的小伙子，仍在喘息，刮着冷风的早晨，他额角上滚着汗珠。

“到底是怎的，你撒开我的牲口！”

刘金紧捏着鞭杆子，脸也涨红了，挡车的人，哑巴似的。

“你们轧了牛，还想走！拉住！”

这时从后面又跑上来一位比较老迈的人，于是他们随着另一些围观的人们，离开了这辆车，走向牛车的近旁。

这辆牛车，无论是在牲口的装饰上，车的油色上，以及这车的主人的外貌上看，都是和刘金的配色骡车不同的，依农人们的经验，则刘家是拥有多数土地的地主；这牛车的主人，也不过是一个小佃户而已。

“你们怎么轧了人家的牲口还想跑？”老者的声音咽哑的。

“谁轧了你的牲口？”刘永福摆出地主的神气。

“你瞧这牛腿！”

不只是刘永福父子，连围着瞧热闹的人们的目光，都集中在那可怜的牛的腿上，牛好像特别痛苦似的翘着一只脚。

“呀！轧掉了一个蹄甲呢！”声音起在人群里。

“你们大家瞧，这可不是轧掉一个蹄甲么！牛都不敢迈步了！”老者想要求大家给评理。

“轧，也不是我们的车轧的呀！”刘金喊。

“不是你的车，是谁的车，我们的车紧挨着。分明是你往前抢车的时候给轧掉的，还不认账？”老者有些疯狂了，两只眼睛，睁得溜圆，像他的牛似的。

“卸他的骡子，一匹骡子还顶不住你的牛么？”

在农人的习惯上，理，是要大家来评的。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仿佛围着看热闹的人，都是懂理的，凡是大家的意思，便比得起法律上的条文。这时围绕着这牛车，站住了几十人，后边的车，因为前边被人们挤满了，一步都不能走动，因而，人越聚越多，尤其是早晨，尤其

是在冯镇最繁华的地方——源丰烧锅的门前，这地方弄得特别混乱。人群里充满了复杂的声音。

刘永福又脱掉了他的皮袄，他转过来身子，把脸对着群众，眼睛放着炯炯的光，他以极大的声音，对人群里喊。

“诸位，你们听一听。我刘永福，对天说话，这牛绝不是我的车轧的，我成年家跑外，我这么大岁数，说话得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良心，还得对得起这两个车轱辘。我们都是走南闯北的，我老头子几时也没亏过心；这牛若是我轧的，他别说是卸我的骡子，就是赶我的车，我也甘愿，本来我的车没轧着么！不信我们找找牛蹄子，反正若轧了，这蹄子就得在地上，它没翅膀，也飞不了。”

群众们听了这激昂的谈话，心里都想“这对呀！老头儿说的如情如理”，于是人群里又起了一片声音。

“你找一找牛蹄子，找着人家赔你的牛，别胡赖！找呀！”

牛车的主人，也觉得这是理，所以一句话也不说，便弯下腰去，围观的人们也都用眼睛往地下找，然而牛蹄是找不到的。

人群又混乱了一阵，刘永福和那一位老者还继续理论着，但是谁都没有办法；幸亏朱三爷由德馨楼走了出来，他面上泛着酒后的红光，把鹅羚管放在嘴里，剔着牙，胖胖的身体，走路蹒跚得可笑。他是这镇上的和事老，他也是这镇上的公平人，他虽在口头上总说主张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但是假如他在有机可乘的时候，也颇愿敲敲竹杠，最低他在完了每桩事的时候，当事人是必须请他一顿德馨楼的。

他慢慢的走进了人群，推着人们给他让开一条路，他钻进了几层人，站在圈子的最前面。

“怎么个事儿？”这话是朱三爷在每一遇到同样的事情时，要说的第一句话。照例在这一句话，刚由他口中脱出的时候，当事人也便立刻停止争论，而向他细述事情的经过了。

“我当您说，他也太欺负我了，轧了我们的牛……”

老者满心委屈，都摆在他苍白的脸上。

“啊！是您，朱三爷！”刘永福向朱三爷作了一个揖。

“啊，啊。刘二爷。”朱三爷捻一捻胡子。

“是这么个事，这老东西简直横不说理，他的牛也不知在哪里让人家的车轧了，硬和我找茬，你知道，你大侄赶车很谨慎，怎样轧了他的牛，况且说既是才轧的，牛蹄子又找不着，难道它还能飞到天上去么，三爷？”

朱三爷的挂满了红丝的眼睛往上翻了两翻，把鹅羚管从嘴里拿出来，让它自然的垂在他的大襟上，晨风从人们的头顶上吹过，人们的头脑仿佛更清醒了许多，都在静静的听着这位外貌庄严的老年人给他们一个公正的裁判。

“刘二爷，你的车呢？”朱三爷问。

“在那儿站着呢。”刘金代答。

“离这么远，他怎能轧着呢？”他又把头转向了牛车的老者。

“他们的车走过去，牛不能走了，我才看见少了一个蹄甲。”老者极客气的说，他恐怕这事又要出岔。

“那么蹄甲呢？”朱三爷的声音有些严厉了。

“没找着。”老者恭谨的。

“轧的时候，你没看见，轧掉的蹄甲，你又没有，你什么证据都没有，就平白说人家轧了你的牛，多亏是一头牛，这你若硬说人家抢了你的钱，那人家也得赔么？这真是岂有此理！人家刘二爷，你围着这十里八村的打听打听，谁不知道人家是刘村的头等户，人家能和这打赖！别说是一头牛，你瞧瞧人家的那个骡挂，就是你这一车，人家还赔不起你怎的？再说刘二爷是个正直人，什么事只有吃亏，总没听说过他钻尖取巧，他能和你穷人打哈哈么？这简直是笑话，你赶快走吧，别在这儿捣乱，围着这么些人，挡住这么些车。”朱三爷的言论滔滔不绝。

“和您说，我绝不屈说他。”老者当然是不肯甘休的。

“你倒是怎的罢？当着这些人，人家本来没轧着，你这是穷不起了

怎的?弄这么一头破牛讹人呀!”朱三爷是声色俱厉的,“我告诉你,我老头子的眼睛,揉不进沙子去,什么事我没有见不到的,我劝你走,你就走,别找麻烦,若不然,你们就到区上去!”

这是朱三爷惯常的手段,他知道人们谁都不喜欢去见官,所以凡是遇见每件难解决的事情都要拿这句话来煞尾,也是他已得到了经验,每在这句话说完时差不多的人们还都要骇起怕来,往往这句话便能办妥一件事情。

“刘金!”朱三爷命令着,“你赶着车走,看他能怎么的,有法子尽管去想好了!”

他说着,刘家的车便安然的走开了,围观的人们,因为没看到几个人抓在一起,打得头破血出,也没看见把骡子从那个车套上卸下来,套在牛车上,当然他们是扫兴的散去了。

朱三爷和刘永福互相的作了一个揖,朱三爷的胖身体,消逝人群中;后面的车群,又开始向前蠕动了。夹杂晨风中的,有马的嘶叫,人的吆喝声,以及皮鞭子“叭”“叭”的响声。至于那悲惨的老者是怎样的处理了他那头受伤的牛,怎样的处理了他那辆破车,冯镇上是很少有人知道的。

还不到中午,朱三爷和刘永福父子,三人都出现在德馨楼里。炸三样,溜里脊,猪肉包子,摆满了一桌。两位老头儿都有些酒意了,他们彼此夸示着早晨的胜利,同时也责骂刘金作事的马虎。

“谢谢您,三爷!多亏您维持,来一杯!”刘永福把酒杯举在朱三爷的面前,他们尽量的喝着,仿佛若把这一车粮价都付了酒钱也是甘心的。

“二爷,不是我们强词夺理,在那么多的人前,我们真也不好丢面子,其实赔他几个钱,又算得了什么?”当他们吃完饭,预备离开饭馆的时候,朱三爷这样的说着。

无论如何,刘永福的心里,今天是郁郁的了,虽然事情解决得那样容易。在往常卸完了粮食之后,是要再在镇上装满了油酒或干菜之

类的杂货，拉回刘村去，分在村里的车店里。但是今天他们却不行了，他们什么也未曾装，空着车子，绕了一个小胡同，走出了冯镇，这时，日头正笔直的晒着人们的头顶。

大道上还是一列长车阵，车的数目让魔鬼都数不清，各车上满满的载着粮食或杂货，马和骡子都迈着齐整的步伐，轧得比石头还坚硬的土道上，响着不谐和的音籁。

刘家六匹骡子颈下带着的铜铃，哗哗的响着，头顶上的红缨也在颤微微的抖，因为车体上没有载着任何东西，飘轻的，跑在大道上，颠得很高，刘永福依然围着他的皮袄，假坐在车的中间，似乎悠闲的脸上，多了一条旱烟袋的影子，一种强烈的酒味夹杂着强烈的关东烟味破坏了旷野里空气的清香味。他一声也不响，但他也绝未沉醉，他的眼睛始终望着远方，看他那从远处山巅里吐出的白云，他并没有泛出诗意，他这一生永远不会作出这样的笨事，他直是让嘴里不住的向外喷烟，他也许有心教他的烟脱口时便变成白云，然而这烟的力量终是微弱的，刚一离开他的嘴唇，便混入飘在人们身边的风里了。

事情只要过去了，无论是多大的事情，当事者的心里，也会坦然的。刘永福这时候的心里，一点什么挂记都没有，尤其是在他微醺以后，他觉得身上是那樣的爽快，世界上竟是如此的美丽，大车一辆挨着一辆的，车上的小伙子们，又都那样强悍，他想到这里，又引起一种不可遏止的希望。他觉得排列在这大道两旁的车店，慢慢的都会发起财来，也许变成了烧锅，若不然这从冯镇到刘村的十五里路，也将成了另一条街，当铺、木局、铁匠炉、杂货铺、粉房、油房、皮铺、布庄、饭馆，都开设在这条街上，说不定自己也许就变成这条街里几家店铺的主人。

“这块地方是有希望的。”他心里这样想，“老祖宗们真没有瞎了眼睛，这地方的确找得不错，不枉教他们辛苦了一回，黑土好像让油拌过了似的，细细的，油汪汪的，种什么出什么，什么都用不到下粪，况且这地方净生育些铁一般的人们。——这块地方是有希望的。”

车不住的颠动,刘永福的肚子上的酒,让他睡着了,他的头软颤颤的垂在胸前,皮袄紧紧的缠住他的全身。

车已走到刘村的村头了,刘永福睁开了眼睛,骡子们是认得路径的,一到了村边,它们的脚步放得更加轻快了。

年轻的孙三,坐在庙后李老六酒缸的屋里,大口喝着白干,因为是中午刚过,他们高高的将门帘子挑起,杨老二坐在他的对面不知是讲究一些什么,指手画脚的。

王粉房的门前,正有几辆大车停着,人们忙向车上装粉丝,孩子们围拥在车的前后,捡地上人们弄掉的粉条。

白色的线捆,麻包裹着的线包,被几个小伙子们一个一个的扛进阎机房的院去。

扎着红绿头绳的油黑的发辫,垂在绿裤红袄的大姑娘的身后,小孩子们也都安闲的玩耍着。刘永福现在是已完全醒酒了,他看着村里的升平景象,他更证实了他方才的想象不是空想,他相信将来的一切都会照着他的理想去实现,车店会变为烧锅……

清脆的皮鞭声,骡马身上的铜铃声,和蹄子敲在地上的声音使刘家的更夫拿下了大门闸。车走了院去,孩子们也习惯的拥着刘永福走进北屋去,等他在春凳上坐稳了时,他便把从镇上带回来的点心,分给孩子们,孩子们把笑都堆在脸上。

他的心里并不是忧郁,但总像是有什么事情扰乱着似的。他喝了两碗茶,抽了一阵水烟,还始终不能平静下去,于是他穿上皮袄,一个人穿过了房后的树林,走向河畔去,这时河里的冰虽然没完全融化了,但水已能冲动了冰排往下流流去。他背了手顺着河岸来回的踱了几次,忽然他把身子转向了河,一只手伸进怀里去,掏出了那被他揣得热呼呼的一片牛蹄子,扔进河里去,水上立刻划出了几个圆圈子,在这些圆圈子中,刘永福仿佛是看见了一个可怜的、穷苦老者的面影。

三

夜里，刘永福一袋一袋的吸着关东烟来代替他的睡眠，一种说不出的苦恼，沉重的压在他的心上，他觉得事尽可如此作不过对于这些比自己还可怜的人们，这么作去，便似乎有些失德的。他尽力闭紧他的眼睛，使眼前的黑暗沁入他的心，他极愿沉沉的睡去，一扫心中毫无端绪的思想。但在他，在今夜，这事只是一片不会实现的空想；所以当他在重新点燃了一袋烟时，便可清晰的听见一些新的声音出现，例如更锣又增多了敲打的次数，隔壁的孩子又增高哭叫的声音，村头上的狗又加紧的狂吠……直到后来，他又听见了从远处的大道上又传来了辘辘的车声，这声音渐渐的由远而近，同时引起了远近的鸡啼，他知道天就要亮了；于是他不能再安稳的躺在炕上，他披了衣服，走到院心去，然而东方还没发白。他顺便把一筛子碎草倒在石槽里，骡子、马高兴的对着他咳嗽了几声。

他的心绪依然很乱，回到屋里并未再脱去衣服，他睁着眼睛一直坐到天明。

为了要到冯镇去看粮行涨落的情形，刘永福早晨匆匆的喝了两碗稀饭，便一个人把钱褡子挟在腋下，奔走在向冯镇去的一条小道上。

晨风吹着一点青雪，天空里一片灰暗，稍远的地方的树林子挂着一层薄霜，大地上的一切都仿佛是和刘永福同样失眠了似的，苍白得可怕，看样子也许世界上将会有不幸的消息出现了。

东大桥上是车群、人群、骡马群，粮食装在车上，扛在人的肩上，驮在牲口的背上，这冯镇附近，真是一片宝库，出产竟这么多，“天哟！但愿保护住在这里的人们，不要他们得到灾殃，他们都是驯良的、朴

实的人哟。”

刘永福在心里不住这样的祷告，长不过一尺的烟袋，又被衔在嘴里。

天空里依然是灰暗的，日头躲在灰色云彩的背后，冯镇街头虽然不断的有粮车像潮水似的向镇里涌，但无论怎么，也掩饰不了压在这镇上的浓重的灰暗的颜色。

源丰烧锅的大门开着，强烈的酒糟味，刺激行人的鼻子，牛车向外拉着脏水，随之也走出来一个猪群，烧锅院里乱哄哄的。烟囱上冒着漆黑的烟。

只一天的工夫，一个怕人的消息，便如同傍晚的炊烟飘上天空一样，迅速的，普遍的，传遍了全镇。

“委员住在源丰了，源丰墙外大坑的北沿，正搭着席棚呢！”停立在烧锅门口的人们，这样讲。

“真的！铁道倒修过来了。”

刘永福知道这是一个不祥的消息，他仿佛明白铁道是种妖孽似的怪物，或者就能够毁灭他的子孙，他因而不能再安心打听什么粮行，他竟去找朱三爷去问这个消息去了。

果然，朱三爷也在被这件事给苦恼着，他正盘着腿坐在炕上，三个人围着一张方桌，小酒盅里满满的斟着二锅头，闻着酒味，便知道它的劲头很足，刘永福呷下一口唾沫，坐在八仙桌子旁边的方凳上，由于朱三奶奶的招待，一碗浓浓的热茶，和一个水烟袋已摆在他的面前了。

“三奶奶您别招呼，我不抽这个，我自己这儿带着呢。”顺手他掏出来了烟荷包。

朱三爷端了一盅酒，一伸脖子，“滋”的一声便喝了进去，然后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发出一声“叭”的响声。

“刘二爷，请上来，喝一盅，坐近点谈话方便。”他把让酒浸红了的眼睛，瞅着刘永福。

“我偏过了，三爷！”刘永福在凳上欠了一欠屁股。

“你看！吃过了，就再喝一口，你还外道什么，咱们弟兄。”

“三爷！我真吃过了，不说瞎话！”刘永福有些发窘了。

“瞎！吃了就光喝点也成呀！……你不要等我下地去拉你。”三爷说着，便作出了伸脚穿鞋下地的姿势，同时刘永福也忙的跑过来拦阻他，这时二锅头的香气，又冲入了刘永福的鼻孔，朱三爷的手的力量，加以酒的香味的力量，把他拽上炕去，他坐在桌子的横头上，神气像似一个念经时正座上的喇嘛。

“我给你们引见引见。”朱三爷端起了酒盅，酒因为斟得很满，有些便从酒盅的边缘上流溢了出来，他伸长了脖子，把嘴唇去吮了一下。

“这位是李五爷，这位是张二爷，他们都住在镇西头。”朱三爷指着有点浅白麻子的李富和小眼睛而且近视的张文汉说。

“这是刘村的刘二爷，刘永福！”他的眼睛又转换了方向。

“都没有见过面，彼此都听说过。”三个人不约而同的发出这个声音，二锅头流进了四个人的肚子。

显然的，这是当地一些所谓“有头有脸”的人物们，“彼此都听说过”，当然便都是不同凡响的了。

在前文里已经说过了，刘永福是刘村里数一数二的富户，他是有被人知道的必要的，不过这位李五爷和张二爷的被人知道，却不是基于这上的。

假如我们要谈李五爷的身世和他为什么威名远震的，这是要由他的上一代谈起的，他的上一代的人物——他的父母——真是两位了不起的人物，当时他们可以左右冯镇，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可以震撼附近的小镇和村庄，据说他的父亲长得矮胖，脖子脑袋差不多是一般粗，腿短上身长，走路时蹒跚得可笑，无论到那里，手中永远拿着一把“二人夺”，里面的刀子磨得特别锐利——这是给他打江山的東西，他就是用这个创出来的天下。他曾经作过冯镇的照磨，因而他时时摆

出当官架子。他虽然罢官已久,但他也有时还穿起他当年的九品顶戴向人们翻阅他的豪华历史。

记不清是在光绪多少年了,总之那时这位老先生已不再是冯镇的照磨,他在镇上倒有了一片房产,他就摆了三份大宝局,赌徒们每天都是成千成百的,他每天便在这赌场里巡阅,他有人力,有财力,谁也惹不了他,在冯镇上他便是一切;他的绰号是李老虎。

有一次夏知府到这镇上来,招待当地的士绅们,他曾讲过这样的—一个故事,给他听:

“他妈的!”他说话的声音很洪亮,脑袋左右摇摆。

知府对他注视着,神气有些不对,他已经觉察了出来,但是他不道歉,我们的老虎是永远不对任何人道歉的。

“大人!你不知道,我还没和你说呢,论起来我们是亲家,前任知府钱大人,是我儿子的干爹,你们不是亲家么?提起来我们都连亲,不是外人……”

知府眼睛瞧着他哼都没哼。

“他妈的!”老虎还很得意,夏知府皱一皱眉头,“那天下雨,就在我的局上,来了一个泥腿,他到这儿就找茬……”老虎吐一口唾沫。

“他妈的!那天我正在局上,这小子偏说盒子是假的,他要瞧宝盒子,满炕都是钱,满屋都是人,谁能让这个!这小子也真不够朋友,非看不可,揭盒的不让他看,打了他一下子,他竟掏出家伙来了,把揭盒的前胸上给扎了七刀,好小子!我真想不到有这样吃生米的,竟欺到我李老虎头上来了。……”

老虎说着,气不打一处来,夏知府早就胸有成竹的,一句都不说,就仿佛他准知道他接着就要说什么似的。

“他妈的!这小子把我气坏了!揭盒的马上就死了,扎七刀还不死,血淌的满处都是,人也乱了营,我,李老虎,那受得了这个,今年我六十多岁,我也不要这条老命了,对付对付这年轻的野种,他刚要跑,已经跳上了窗台,还没等他踢开窗户,我也一纵身跳上去了,就拿的

这个家伙。”说着他拔开了“二人夺”，里面透出了个雪白的兵刃，知府暗抽一口气。

“就这么一下子，就他妈的扎倒了！”他说到这里，火早已消尽，随之便得意洋洋的笑了。

“这小子还要逃，嘿嘿……”他狞笑了一声。

“好小子，你还跑得了，胳膊根子上，造了一个大窟窿，血滴滴答答的淌，况且，我还有他妈几百个干儿子呢！别说是他，就是一个家雀，我李老虎摆好了阵势，他也不用想飞出冯镇去，这话绝不是瞎吹噪，知府，你也不是不知道的……我李老虎。”知府只得唯唯诺诺的。

“知府！这个事儿，我就替你办了，哪叫咱们是亲戚呢！我就一为私，二为公，把他绑到西大桥，去正了法。反正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我也懂得这条法律。哈哈！你说他妈的——”他说完了，眼前又浮现出他那天胜利的影子，接着他还找补了一句：

“那天也下小雨。”

夏知府在惊讶的情绪下，早已打定了主意，但是什么也没有说，他仰首向外面看了看，今天的天气也是下着小雨，他陪着士绅们喝完了茶水，吃完了点心，恭谨的把他们送了出去。

“明天午间，诸位再请过来，我预备一杯薄酒，藉机会我们再谈谈。”在二门外，知府大人对他们作着揖。

“一定来扰，明天晌午！”李老虎替大家回答，他也高兴的还着礼。

果然，第二天晌午刚歪的时候，知府住的地方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客人来到了十几个，都是当地的绅士，除去昨天的一伙人之外还有从东山寨才回来的独眼龙李彪——老虎的胞弟。

不到一袋烟的工夫，人都到齐了，夏知府提了酒壶给在座的人们斟酒，人们都笑咪咪的，感到自己的光荣，李老虎和独眼龙坐在上位上，身子不住的晃。

“大人！你在这镇上，想办什么事，就随时吩咐，有这座上的哥几个，没有办不到的，要人要钱，满成！大家都不是外人。”老虎说好话

时,也透着打架的神气,“二人夺”就靠在椅子边上。

“是,是,兄弟不敢当,诸事都请各位照应。”夏知府满脸堆着笑。

上等的好花雕,激起了人们真实的感情,二十来只眼睛注视着老虎和他的弟弟,他们还是若无其事似的,把鸭腿和大块的肥肉往嘴里送,他们没有理会人们的目光,当然更不知道这目光中包含着敌意了。

“请众位士绅们帮忙,兄弟很想使这地面上太平太平……我是能给人们除害的。”知府的言语很和缓,他始终是一副书生的面孔。

“我早就说了,只要你吩咐什么都办得到,有我老虎在——嘿。嘿。”他拍着胸脯,把大拇指立起来。

“请众位不要误会,我不是说别的,我是要设法使各地都平静。”夏知府的目光在大家的身上扫视一周。

“冯镇还有什么不平静的。这是富庶地方,有三块大宝局。不是我老虎,就看不透市面上的钱能有这么活动。”老虎又喝进去一盅酒。

“兄弟以前刚到任就听说冯镇是个不好惹的地方,这地方有恶霸,但到来一看,这也是不见得的。”知府的面上露出了严肃。

菜,还是不住的向上摆,凉了的酒壶,又都换上了热的,因为话锋的转变,在座的人们的心里,有些已忐忑不安了,但是李老虎兄弟二人除外,他们大江大浪都已经过许多了,料着这么一个知府也不会把他们怎样,他们已看过十几个知府了。总之打点不好就给他送几个钱,再不成,就送上一个娘们儿,“嘿,天下事还有用这两样东西解决不了的?”

“当然不见得啰。”老虎在凳子上正了一正身子。“大人已经来了三天了,还没看出这镇上的情况?若说霸,就只有我李老虎,但我并不恶。嘿!”一口酒又下了肚,这时窗外有急促的脚步声和细碎的私语声,独眼龙用脚暗暗的踢一下李老虎,老虎瞪一下眼睛,说是他多事,真的,李老虎长了这么大,怕过什么?

“我杀过人,是杀那些该杀的,我是替天行道,替朝廷办事,我不

杀，官家也杀他，我杀了官家就省事了。”

“难道你真杀过人么？李爷。”知府变成忿怒的了，脸色通红的。

“当然啰！好汉作好汉当，我昨天不是和你说了么，你到任以后，就杀那一个，他也是杀了人的呢，——杀人的偿命，咱们是亲戚，我替你发落了。”他还是毫不在意的。

“唉呀！人命关天。”夏知府偷偷的对摆菜的人使一下眼色，老虎的“二人夺”便被那个人给抄走了。

“噢！”老虎站了起来“你们要怎样？我李老虎——”

“来呀！”知府发出一声像雷似的声音。

七八个带着兵器的人，从内室里跑出来，绑住了李老虎和他的弟弟独眼龙。

“你们真是一群小人，我好汉——”他气红了眼睛。

“大人，真是青天！他也该恶贯满盈了。”众人对夏知府拱手。

在众人的裁判之下，据说他们弟兄在冯镇里杀掉不止十个人。其余掠财等行为，当然是不必说的了。于是便马上定了死刑，在西大桥上，把他们斩首示众了，那天还是下小雨。

临出差的时候，看热闹的比逛庙会的人多上十几倍，冯镇满街都是人，车前车后有府里的三百多兵把守着，西大桥上净是马队，到法场的时候，老虎还嚷：

“小子！你太不认亲了，你这小人！不该暗算我呀！你有能耐咱们调齐了人，比试比试，你太不人性了！……老子是好汉，一辈子是好汉！……”

在他的脖子上砍了三刀，头一刀下去，他还说：

“我李老——”可是“虎”字便永远说不出来了，砍第三刀后，人头才落在地上，眼睛瞪得圆圆的，嘴直劲啃土。

“独眼龙死的也很漂亮。”看热闹的人们这样讲。

李老五的妈更是光棍，她活了七十多岁，还是收拾得特别利落，大褂总是板板正正，有棱有角的，头发虽然全白了，可是眼睛一点都

不花,儿媳妇们隔着板壁议论她,她也能听见,还能提着拐杖赶出去;“母老虎”的姿态并未因为她的老迈而改变。

她的轶事很多,虽然哪够也上不得“烈女传”或“贤良女××”之类的书本,但是在冯镇的传说里,是永远不会消灭的——老人们讲得熟了,孩子们也听得熟了,所以我想就是几代之后,假设我们的故事家们若不造出适当的故事来,恐是这几件“母老虎轶事”是还要继续的讲下去。

在她青年的时候,李老虎当完了照磨,下了事,她们的家,就住在冯镇城外,种了一片菜园,冯镇的规矩是这样的,雇短工给帮忙,每天除给工钱外,还须供人家三顿饭吃,我们的母老虎无论对什么都想找便宜,所以她绝不能把好饭给短工吃,就因为吃饭的问题,冯镇上便留下了一个绘声绘色的故事:

天刚朦朦亮,在太阳出来以前,母老虎菜园里的短工,都作了一气活,回去吃早饭去了,母老虎起得很早,每吃饭都是她侍候着。这天正赶浇小葱和割韭菜,园子里的活计有些忙,一共雇了八九个短工,早晨吃的是小米水饭,也许是头一天晚上剩的,也许是被她故意给弄酸了的,短工们都有些吃不下去,他们之中有一个小伙子憋不住了,也许是忘掉了母老虎的厉害,不然便是外乡人,尚未领略过她的手段,他嚷道:

“这饭太酸了,简直吃不下。”

“酸么?这是加的上等高醋。”另一个人打趣的说。

“酸怕什么的!反正没菜吃,就这个饭,假如每人给你一个咸鸡蛋,这也很好的。”又是另一个人说。

母老虎,仅仅翻了两下三角眼,一声也未响。大家到园子里面去工作时,还是说很幸运的大家高兴着。

午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揩去了满身的汗,预备再去吃这顿不得不吃的酸饭去,都很没兴趣的走进屋去,母老虎站在桌子边上。

“你们早晨说,要吃点咸鸡蛋,我寻思这大热的天气,给人家做

活,也真不容易,我这儿给你们煮了几个鸡蛋。”说着便从厨房里拿来一个装着煮熟了的鸡蛋的盆。

“你们一人两个够不够?”

“够了,够了!!”一群小伙子的心里都乐得开了花,母老虎又眯了眯三角眼睛。

短工们高兴的做了一下午。

“她是好人哟!谁说是老虎!”

“真冤枉!”

“还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她真是好人哟!”

就是这几个鸡蛋的力量,他们干活都很起劲的,日头没了以后,他们才收工,母老虎依然是站在桌子边上。

没菜的晚饭,他们吃得倒是快多了。

在他们离开这一天的主人的家门以前,照例是领这一天的工钱,但是在这母老虎的家里,普通是不照这个例的,在他家五月节做的工,八月节有的人还领不到工钱,可是这天晚上,却破例了,还没等屋里的人们吃完了饭,李老虎就老早的站在门口,手里摆弄着铜大钱,哗哗的响。

八九个人都走出来了,李老虎要他们自由的排起一列队来,他分给每人一百五十个大钱,小伙子们全都愣住了,怎么讲好了四百钱工钱,竟只给一百五十个大钱?这时母老虎已经出现于她丈夫的身后了。

“你们愣什么?”声音像夜猫子叫似的。

“工钱不对怎的?四百钱一个人,可是鸡蛋一个扣一百,两个整扣二百,醋扣五十个大钱,一共扣二百五十个大钱,每人给你们一百五,不对么?”母老虎把手叉在腰间,如果她和她的丈夫在一起时,发言人永远是她,李老虎永远哑巴似的。

“鸡蛋是我们吃了,还有什么醋钱?”一个短工已经气红了眼睛。

“你还他妈的装傻,早晨不是你说的,饭里加了上等高醋了么,你

他妈的,还和老娘耍花着,都给我滚蛋,妈那个×的。”母老虎翘着脚骂。

小伙子们都捏紧了拳头,然而他们看了一看李老虎手里的“二人夺”,料想也找不出便宜来,便不得不忍气散去。

母老虎不光是对外人欺负,就是对她的丈夫,她也是管着,她发觉了丈夫嫖娘们儿,就跟他动刀,这时李老虎的威风也没有了,“二人夺”也不敢出鞘,只有规规矩矩的让母老虎打,甚至他连大气都不敢出,以后她为了管束他,怕他再去嫖人,她竟在他身上的某一部分给涂了颜色,假如不是经过她自己把这颜色给取消了,那还是免不掉一场醋风波的。

她后来给李富——李五爷——娶了媳妇,因为媳妇不听话,她打媳妇,媳妇也不服,后来她竟想出那样的毒法子,把猫装进媳妇的裤裆里,她在外面打它,猫在里面挠,结果媳妇痛得发昏,她才把猫放出来,媳妇小腹下面和大腿根上,全都挠烂了,猫也变成了血猫。

在她周围的,就是惨苦的地狱,她无论在明里暗里都害人。

是在李老虎被砍头以后的第三年,这个府衙门里又换了一位新的知府。这官决不清,但是他有一股蛮劲,他因为在京里有阔亲戚,所以他更天不怕地不怕的。

他到任时,也作过几件大快人心的事,就在这时候,他接见了母老虎儿媳妇告密的呈文,当然,他是不怕母老虎的,他把她绑到大堂上。

母老虎被他打过一顿皮鞭子之后,也弄得浑身是血了。知府喘吁吁的坐在堂上,说话很野的。

“他妈的!你是母老虎,我就是公老虎,不给你厉害的,你是不知道。”

母老虎终于承认了她的一切暴行,府官录下了她的口供,并且用了这样的刑罚,收拾了她:在大堂上摆了一下柳条编成的畚箕,把母老虎的每个手指甲缝中扎上一根针,然后让她往畚箕上挠,不挠就用

皮鞭子打，母老虎先是不肯挠的。

“你再也不挠，我就要往你的裤裆里装猫了……好，拿猫来！”知府真的急了，喊声震得大堂发颤。

猫真的拿上来了，母老虎看了猫，便想起了她儿媳被猫挠时凄惨的样子，她这时掉下眼泪来了，她伏在地下说：

“大老爷饶了我吧！”

“混蛋！”惊堂一拍，“你挠不挠罢？”

“我挠，我挠！”

母老虎一生，只有这回屈服了，但是她后来也常拿这件事在人们的面前显示。

“我什么没见过，知府的大堂上也没要了我的命。”

真的，她到老还活得很硬朗一直活了七十多。

李老五，也有的地方是秉承了他们的性格，这样一个英雄，还有谁会不知道呢？

至于张二爷张文汉的家世，倒似乎没有什么可说的，不过他也是继续着他父亲的遗志，还在替人家拉纤买房子买地和保寡妇媒等。

自从刘永福坐在炕上，他们四个人喝得更痛快了，他们所谈的范围，和刘永福在街上听到的一样。

“铁路调查委员。已经来了，住在源丰烧锅的客房里。”

四

不安的消息，像似六月的蛆虫，咀嚼着冯镇每个聪明人的脑汁，让他们痛苦得几乎不能安眠，不能舒服的吃饭，只是不多几天，他们都塌陷了眼眶，面色变得苍白了。

源丰烧锅的老板，受着区官的指示，就像农人们侍奉虫神、瘟神

或鼋神似的,每天都是四六八碟的添着时菜,招待着这位委员。人们听说他天天和几个人在一起,永远是拿着一张式样商讨,从早上一直到夜里,并且有时他们自己还画,还写信,于是更觉得有些不妥当了,也正像他们听神怪的故事里面什么仙长或什么真人,发出了妖符,要拘来神兵神将似的,他们意识到将要来的是一些不幸,不幸!

他们骚嚷了几天,找出来镇上所有的绅士,他们秘密的开着会,讨论着阻止这工作进行的方法,他们不让这消息传到委员老爷的耳里去,也不让镇上的任何一个人,不体得这事态的严重。

又是一天的早晨,买卖家刚挂上幌子,警察所的第一班门岗才换上来,冯区官的三姨太正在花厅里吊嗓子,冯镇的人物们,便走进了这区官公馆兼警察所的院子,这群的领导者是朱三爷,群中还有商务会长,以及李富和张文汉,并其他几个人,这是在冯镇上第一次正式的集会。

他们这次开会,没有分出来谁是主席,谁是议长,他们谁也不曾在事先提出了议案,他们都像在家里一样,乱哄哄的讲话,随便吸烟,随便吐痰,所以过了不大的工夫,这屋里便充满了一股难闻的味道,和一种混乱不堪的景象。

冯区官这天因为起得早了,眼皮上像有千斤闸似的,很难抬起来,虽在初春的时候,可是终因屋里人多气燥,于是他的前额上不得不滚滚的淌着汗珠子,他平常不太说话,坐在哪儿总是用右手摆弄胸前的五个铜钮,他的肥头大耳的相貌,再配上他的大肚子,便很像一位弥勒佛,他在冯镇当官有五年了,据他自己说他这五年的运气真不坏,地面上没出过什么离奇的案子,并也没赶上坏年头,不过闹过一回大盗案,连累了几位附近的乡绅,但到底还是自己的福分高,不但未曾对自己有丝毫的不利,而且还被他们给送来一位三姨太太,所以这位区官每天里除去睡觉吃饭之外,即或是在他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打呼噜的时候,还是笑眯眯的。

区官是好人,他具备着好人应有的条件,当然在每次办完不管是

一件什么案子的时候，他总要扒进来一些油水，可是这事也不怪他，他自己不诚心向人家要什么，人家自动的往公馆里送，一切事仿佛别人都甘心情愿似的，况且所里二三十弟兄，谁不是拉家带口的，净指望着一二死饷钱，那管什么用？此外他还吸点大烟，但他很知道吸烟的秘诀，他每天按着定时——早，午，晚三遍——每吸也必有定量——五个——当然他吸的也都是上等烟膏，而且烧烟的又是他亲信的三姨太，他只吸头一遍，不挖海底，不抽烟灰，所以他的身体始终是胖胖的，面上也带着红光，他提起吸大烟来，永远是说：

“大烟真是好东西，只要人会用便一点都妨碍不着身体，而且还许有补养，不信，你们瞧瞧我的身板，该多壮！”说着他便拍了拍肚皮，带着骄傲的一笑。

“不怪西太后，把它叫万寿膏呢！”

然而，这天他真是起得太早了，匆忙间又未及用些万寿膏，所以冯区官一们打呵欠，一们打盹，累得别人说话也不大起劲。

外面的胡琴声住了，公馆里很静，就是警察宿舍那面，除了买豆腐、倒开水和吆喝弟兄们吃饭的声音外，也算是很静。留在区官办公室里的人们，为了因公忘私，虽然还有未吃早饭便跑来的，可是他们一点也未露出来疲倦的样子，他们都热心的听着朱三爷说话。

朱三爷坐的是内勤局员的椅子，他一手捻着胡须，说话慢吞吞的，比内勤局员还够味。

“这年头真也没的说了，自从改建了民国，年轻人当官，净摆些新花样，就拿这铁道说，近几年又多修了好多条，听说前清外国人刚在中国修了铁道的时候，皇上就发令把火车推进海里去，甘心赔款，本来这妖精似的东西是谁也看不惯的。”他说着向地下咯了两口粘痰，然后用棉袍的袖子，擦一擦嘴，听他话的人们，都点一点头。

“这话若教新派的人物听到了，又要说我顽固，可是自从铁道铺进了中国，中国便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了，这不是轧了龙脉怎的？”他说到这里，还带一些叹息的神气。

“是轧了龙脉了。”人们都附和着。

“若不然，中国也不会弄成这个样子。”李五爷很久没说话，眼睛憋得有些红了。

“可是我们又有什么法子！过去，人们使过消极的方法。”张文汉的近视眼眯得只剩一条缝。

“什么消极的办法？”大家这样问。

“听说有一条铁路才修上的时候，山东的老乡们到远方去宁可步行，都不坐它的火车，他们成群结队的走路时，一齐向铁道上面拉屎，火车走到这里，就出辙。”

这一段软性的谈话，引起在座人们的暴笑。

“那么我们就等着去拉屎罢。”大家诙谐的说。

“那不能，那不能，铁道一修上，风水便坏，拉屎能顶个屁用！”朱三爷有些气了。

这时冯区官掠开了眼，走出办公室去，两个比便服还长的制服袖手，一甩一甩的，这具臃肿的躯体，便消逝在门外了。也许同时隔壁的床上又燃起了一盏微明的灯，四条大腿交叉的拢在灯前，在灯焰上响起了“滋，滋”的声音，但是这幅美景未曾被这些人们看见，声音也未被这些人们听见，他们看见的，只是专侍候三姨太的听差已躲出了她的卧室，而且卧室里也有一阵三姨太娇笑的声音。

人们继续着讨论，始终没有办法，已入了民国的时代，他们不敢有野蛮的举动，他们知道假如用手段消灭了这委员，说不定炮火就会消灭了这冯镇，那样冯镇便更没有风水了，就是为赌一口气，也犯不上拿几千条性命来换一条命。

冯区官又进来了，听差给他高高的挑起了棉门帘，他仿佛是增添了不少元气，他站在地中央重新对大家应酬了一阵，就像今天早晨他未曾见过这些人似的。

他精神奕奕的坐在他的位子上，大口的喘着气，两只手的指头像是小椽子，他摆动着它们，一个秃脑袋就像一个圆葫芦似的扛在肩膀

上,日光照着它,闪闪的发着光亮。

“方才我的精神不大好,你们说些个什么,我也没太听清楚,至于那委员,我待他还不错,……”他言不及意的,目光扫射着四面的人。

“朱三爷说的那些话,区官大概听见了罢,火车这东西真是妖孽,我们不能让他到镇上来!”李五爷脸上的浅白麻子有些微红。

“我在这儿作了五年了。”冯区官摸摸自己的肥胖的下颏,顺口说出这句年来他最愿说的话,因为这话不但可以让人知道他当官的历史,而且还可以让人们看出他的功绩。“我处处都是替大家着想,不过这事恐怕违抗不了,我也和委员说过,不愿铁道修到这儿来,可是他当时便教训我一顿,说出一篇大道理,骂我们脑筋太旧,又说这是国家的命令,这人恐怕不太好对付!”

“不管他好对付不好对付,只是看我们有手段没有!”朱三爷还在气头上,说话的声音依然很粗。

“手段不管怎么样,你们大家办去就是了,我为了大家,宁可我不当这个官也行!”他觉到这已是他最大的牺牲的决意。

“是的,区官的话很对,全镇的商家我说了就算,怎么办都行,只要你们有办法。”商务会长也发表了他们的宣言。

士绅们都低下头去,被这种办法给苦恼得一声不响,房里没有半点声音,加上围坐于屋中的像是泥像的人们,这间屋子简直就变成了一座古庙,外面传进来的鞭哨响,都能听得很清楚,因而人们都想着这冯镇的繁荣,而更怕这鬼铁路爬进来了。

“依我看还是这样罢,我们先要去人和委员商量,也和他说说这事的利害,探听探听他的意思怎样,然后我们再着手。”张文汉作着手势,话说得很慢。

“假若我们能把这利害和他驳清了,想他也不会说的,他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商务会长以着人们都该“造福乡梓”的大义思想,说出了这样的话!

“啊?”朱三爷诧异的,“他是本乡的人,干这档事还对得住祖宗!

他家住哪儿？”

“三爷还不知道么？他住东山寨，是刘村里孙三的外甥。”李五爷说。

发现这桩不是秘密的秘密以后，朱三爷略略的点了点头，表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我们还是得去和他见见面呀！”

“是谁去呢？我可不能去了。我去还是碰钉子！”区官首先表示了意见。

商务会长说道：“我也是不好去的，因为我代表的是商家，有时拿我的名义办事，是更不好办的。”

区官虽然对众人凝视了许久，但是心里似乎是在想着什么心事，大家望着他，也只是沉默着。

悬在壁上的大挂钟的摆，来回的摆动着一百几十下以后，区官突然把脸转向了朱三爷。

“那么还是三爷去一趟罢！”

“我去也行，”朱三爷说话很慷慨，“我成年的给人家说事，无论是什么缠手的勾当，准能想出办法来，让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绝不是那一般的土鳖说事的，到哪里叼起烟袋来，把火盆往腿里一圈，婆婆妈妈说不出个子午卯酉来……”

“这我们大家倒是知道的，所以也只好请你这次再偏劳了！”

“不过……这次可有点……我就是见官有些说不出话来，听说这委员又很厉害！”朱三爷很有点畏官的样子。

“无论怎样，三爷也得去一趟！我们大家静听着这个喜信。”

这个行列走出了警察所的大门，这会议也告了一段结束，人们心理的不安的成分虽未减少，但多少是找到了一点寄托，全镇的人都焦躁的等着听朱三爷的回信。

第二天的下午，这些人又聚集在区官的办公室里，脸色都没有昨天带着的那样的光彩了，每人都把愁云照在上面，区官当然也如此，

但他多少又因为今天又起得早了，还未来得及用万寿膏，朱三爷的脸色通红坐在墙角上，内心的愤慨，也支不起他的头来。

“朱三爷去过了，那小子一点也不开面，还一味的教训人，说这是好事！”李五爷气忿的说。

“我们无论怎样，也真得快办呢！听说靠镇边上由东往西已经插上了不少红白两色的旗子，像摆迷魂阵似的，天天还有一伙子人围着这一带照相，镇边上的树，有的也被他的给用白字号上了呢！”商务会长这样的报告着。

他们这天未曾吃早饭，从很早很早的时候便乱哄哄的议论，一直议论到中午才散开了，这天三姨太太连嗓子都未吊，警察所连那偷鸡偷狗的大案子都未接受，镇上的聪明人尽量想着适当的办法，不聪明的人们便也成堆结队的散布谣言，和躲在一起骇怕；春风刮得比往日大些，镇上的粮车也居然少了，几年来连腊月三十日晚上都未住过班的源丰烧锅，这天里也未看见他们的大烟囱上冒出烟来，所以镇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凄凉景象，人们的心里比以往带皇孝还要懊丧几倍。

不只是这一天，一连着不下半个月，人们的心上总是一块阴云给压着。终于他们想出来了妥当的办法，是李五爷亲自出了马找来了刘村的孙三，源丰烧锅又赔上了两瓶二锅头，他们为着掩蔽人们的耳目，不曾在镇上饭铺里请他，而把酒菜摆在区官的公馆，他们侍候一阵孙三，是要他以亲长的身份，去说教委员的，果然当孙三把酒装进肚皮，把钱装进口袋了以后他真就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不出十天，事情竟利利落落的办妥了，他最后用这样一句话：“你，他妈的出息了，连亲娘舅的话都不听了！”说住了他的外甥——委员——虽然，镇上的商人捐出了他们所余的余利，住户们也捐出了一大笔款子。

修铁路的计划公布了，它不一直穿过冯镇，却迂回的绕到刘村的边上，而且委员老爷当日也便搬出了源丰，坐着蓝呢子轿车奔向刘村去，聪明的绅士们为了铁道未轧着龙脉而欣喜了，他们都步行着把委员送过了东大桥。孙三由这一次起也在冯镇上留下了一股名气。

这之间,刘永福是不断来冯镇的,这事他由朱三爷的嘴里,已听到了底细,他知道连镇上的人们,区官也在内都没拦了修铁路,而且费了那么大的劲才使铁路转了一个弯子,所以这委员一到他的村里来,他知道自己的人力物力都不足以叫铁路再到别处去转弯子了;他虽清楚的知道,他们将要受这妖孽的害,可是他也得屈意侍奉这位委员,好在孙三也是本村里的人,或者委员也不会作出非礼的举动来,然而由那天起,他竟增加了抽烟的量,无早无晚的,烟袋始终长在嘴上,甚至连闲话都很少说了。

不管他怎么样忧郁,铁路终于按照委员老爷的计划动工修筑起来,刘村里年轻的小伙子们有好些个扎上了白布短围裙,凡是能拉锯、凿眼的人,便都变成了木匠,找出来生了黄锈的锁凿、斧、锯,随着从远方来的工头,跑进村前村后的树林里去,有些长了三二十年的大杨树,便被这些小伙子给锯了,刘永福的树园子,不到半个月便被这群疯狂似的人们全给锯光了,留下的树棍就像高粱楂子似的,齐刷刷的长在地上,刘永福为了这档子事,不知偷偷的掉了多少眼泪,他的儿子刘金,劝过他几次:“他们锯了就锯了罢,别说还多多少少的给几个钱,不然又该怎么?田、树都是身外的东西,谁也保不住一辈子……”但除了招来一顿老人家的臭骂,也得不到什么,老头子整天家还是别别扭扭的,“他妈的,年头变了,竟些个妖魔鬼怪的火车道,想不到也会跑到我刘村来!”言语间总含着恨意。

剥去了皮的木材,一堆一堆的垛在冯镇的前头,像是一座挨着一座的小山,大席棚子就一连排的盖在这木头山的底下,不知是什么恶鬼从哪里拉了这么多人来,整天家像蚂蚁泛蛋似的黑呀呀的一大群,看去是有四五千把大锯滋滋嘎嘎的从日出响到日没,合抱的木头骷髅,叫他们给锯得四角四楞,一根一根的,这些玩艺也堆成了山。这简直是造反,不管是谁家的树木,他们说锯就锯说砍就砍,神仙也拦不了他,本村去当木匠的小子们,为了自己的本乡本土,还差一点劲儿,惟有从外处来的这群饿鬼,都是愣头青的种,王老寡妇拼命的抱着她

们坟茔上的大树也没抱住，到底叫他们给放倒了，给不上几个损钱，还不定几时才发下来。“真他妈的没人了，这群小子就是猪嘴獠牙的什么大妖精！”可是委员老爷待他们倒好，每逢吃饭，哦！好！“一屈一屈的，净是比雪花还白的大馒头！”

就是这条铁道给闹的，西拉木伦河也跟着倒了霉了，修铁道这码子事，就在它的身上开了刀，两条窄窄的小铁道，从村头上一一直铺到河边，没黑夜没白日的来回跑着斗子车，哗啦哗啦铁磨铁的声音，震得村里的人们坐卧不安，河里的砂子、石头子，也都被他们搬到地上来，他们是妖精，无论是什么东西，他们只要打算捞，便能很快的捞到了手，就是这个劲头，便吓得刘永福只是唉声叹气的什么都不敢说。

也不知道这委员怎么有那么多的钱，每到发工钱的时候，白白净净的大银圆竟一堆一堆的往工人的手里跑，虽然刘村上的小伙子们也能得到这样的钱，但他是一点都不眼馋的，“这不是好来的！”

刘村里平白添了这么一个出钱的泉眼，当然出酒的泉眼，也便添上了，一添添了两个，然而对这新开的两个烧锅，刘永福连一升粮食都没给添补，他老头子不想借着这个时候发洋财。

钱和酒永远是老搭伴，钱多酒就多，刘村里的钱和酒泛滥着，风流的勾当一起连着一一起的发生了出来，村里立了两三代的贤孝牌坊、节烈牌坊，不知倒了多少座，“那还不是败运的先兆么？”

大道，被这群小子们给截断了，到镇上去的大车都绕道走了，村中往日车的大店，都改成了挂红幌子的饭铺，村里的杀猪的数目，也比以前增加了，甚至整天可以听见猪叫的声音，饭铺里的大灶上总是冒着热呼呼的气，炒勺的声音也清脆的连声的响，工人人们的嘴巴上，整日长着一个油圈子，饭铺子每天都换进大批的钱来。

刘永福对于做饭铺生意的人还不恨，他只恨这该宰的杨老二——他不该领着头在他家里放宝局，逗引得年轻的人们疯狂了似的去押么三穿去，他这一弄不打紧！村里差不多的那家不放牌局？他心里哪受得了这些！怪说铁道不是好东西，还未等修成，这坏事情就接

二连三的先跑来了。他每想及这一切将会发生的不幸的事,有时他连饭都吃不下去,别人都以为他是病了。

另一些人,不仅是年轻的,他们嘴里不说心里说:“铁道不错,若不叫它,刘村里凭什么这样繁华,钱比土面还厚。”可是刘永福竟说:“这钱来得不根本呀!看着呀!刘村紧接着就该败运了!”

眼看着交到谷雨节,村后的田,已准备着手耕种了,孩子老婆七手八脚的挑选种粮,满处都是人们修理着犁杖等农具,柳条渐渐的放了青,老尖草已钻出了地面,刘村的人们只愁门前这片田,恐怕今年种不上,木材山、砂石山哪容易就很快的搬走呢?“什么国家派来的委员,竟霸占民间的田地!说是给钱。可是直到现在就没有一个大到过谁的手里!”压在人们心上的是一种深重的憎恨,全村里年岁稍大的懂事的人们,都是没精打采的。

这一群可怜的群众,不久在脑里浮现出一种希望了,他们不是希望铁路在他们的眼前消灭,而是希望他能赶紧修成,免得再累人种不上地,该种不种,该收不收,白白糟塌土地,是违天意而有罪的。

漫长的砂土堆成的长堤,高高的立在刘村的村前,它的上面溜平的,比秋天打场的场院还平,这上面还满铺着石头子,小伙子整天家“喝吆喝吆”的往平里弄,不知他们要弄到多平为止,这条长堤,是从东边爬来的,登上去望,吓!白刷刷的,像是一条蛇,不用说别的,就看这白蛇入户,刘村还想找好!那真是枉想。

这长堤似的土台子被捶打平了,就在这时候委员来看过一次,他便又坐了他的蓝呢子骡车走去了:留在这里的人们,指挥工头们让成群的小伙子向土堤上一块一块的把锯好的长条的方块木头铺上去,然后铁轨便枕卧在这木头上,用铁钉钉了,像是两条黑蜈蚣爬在蛇的背上,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东西也不像一个吉祥物。

这白蛇和蜈蚣从刘村往西北爬去了,它绕过了冯镇,转了很大的一个弯子,刘永福每一看这个,鼻子就发酸,可惜老祖宗们费的一番力量,现在全完了!

刘村前面的木头堆，逐渐被他们运走了，砂石等也完全用光了，但是这块地除了种荞麦便没有别的用处，委员拨给他们一点还不够上粪的钱。

修铁路的人走净了，刘村里硬充木匠的小伙子们也随着去了，听说还有一个小寡妇、两个大姑娘也跟了人家工人们跑去，去照应他们，给他们洗洗浆浆缝缝绌绌的，开饭铺的那些小子们也都跟去了，刘村平年里总养一群一群的大汉子，可是今年连种地的人，都不够了，短工的工钱，像江河发水似的往上涨。

刘永福在清早起，或是在傍晚，一个人衔着烟袋在铁道旁边散步的时候，心中永远是被恼丧的成分占据着，他时时预想这不幸的命运的来临。

五

秋天，高粱顶着大红的穗头立在田里，豆子也将到了收割的时期，火车的通车式就在这个时候举行了。冯镇上比较阔气一些的人们有的竟坐着骡车，跑到了刘村，刘村的居民们也都聚拢在一起，割草的放下了镰刀，放牲口的扔开了鞭子，粉匠去掉了漏勺，皮匠抛开了他们的鞭车，织布的都走下了织机，妇女们也都从厨房里跑出来，去站到铁道的边缘上，他们热心的等待着这怪物的出现，从刚放下了吃早饭的筷子的时候起，他们便跑到那儿去，把脚跟高高的翘起，脖子伸得像鹭鸶似的，望着这两条黑色的蜈蚣上，将会发上了什么现象，这时他们的心里有着类似欢欣而不是欢欣类似焦躁而不是焦躁的情绪。

“怎么还不来呀！听说这个家伙一顿饭的工夫就走十万八千里！”短小的杨老二的声音很高。

“那还了得，孙悟空的一个筋斗也不过就是十万八千里，它若走得这么快，岂不是成了神仙！”孙三不服气的，“这家伙我看过，冯车站每月我都去，这个事我明白，它那能跑得那么快，沉甸甸的一大块铁，不过若是看见了他一冒烟，那可一眨眼的工夫便到跟前了。”

“是么？跑不了十万八千里呀！”人群里飘出了这样的声音。

“孙三说得对，一定跑不了那么快！全中国才多大个地方！”依然是群众的言语，杨老二有些害羞了，脸色通红红色的。

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声，比以往筑路时在小铁道上推土的车子的声音大许多倍。

“这是来了！来了，大家躲开些，小心叫风把你们裹进去！”孙三站在人群的最前面张罗着。

声音一会比一会大，震得铁道仿佛要碎了，人们离开铁道有两丈远。

“怎么没有烟呀！”人们高声的问。

“一望见烟，火车立刻到了。”孙三给解释。

然而始终没有烟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可是铁道震动的声音越来越大了，结果在人们的视线凝集的处所，并树着的柳树的旁边有两三辆小型的车子钻出来了，果然是没有烟，也并不是一块怎么巨大的铁块，单单薄薄的，就凭这个样子它还能一顿饭的工夫就跑十万八千里！

车子走得倒是快，比村里的骡车、马车都快得多，但是看光景也不过就是一里多地远近的距离，等了半天还跑不到跟前，这事对于我们的刘村的人们，未免感到不够新奇而失望了，好容易它们才跑到大家的眼前来了，哦，还是这么样的家伙，一连着两三个车，每个车上两个人，一上一下的好像是这菜园里的井台上打水浇菜的样子，拼死命的压呀压的，大热天里累得满头汗水，两个小子一蹲一起的好像猴子，真希罕，这就是火车呀！扯他妈的臊！

“孙三说话向来就是二八扣的。”人们的心里都这么想。

“这不是火车，火车不这样。”

这使孙三再把声音喊得高些响些，那个鬼孙子才相信他呢，大家有的不高兴的走开了，嘴里还喃喃着。也许只有镇上的人们的智慧够，他们还耐心的坐在自己的骡车上，抽着旱烟，自在的向外一口一口的吐着唾沫，静静的等待着这奇怪的火车的到来。直到晌午歪的时候，才又听见有一阵像似打雷的隆隆声音，从远方传来了，小孩子们受着孙三的指挥，箭打的似的往村里跑，报告大家这次真的是火车来了，于是男人们又和早晨一样抛开家所有的工具，女人们也都抱了自己的孩子，跑到铁道边了来，刘永福——刘二爷——也夹杂在人群之中了。

一股浓黑的烟，起在远方树林的顶上，这烟不但颜色比烧锅的烟囱上冒的烟黑，而且咕嘟咕嘟的还冒得有力。

声音响得越大，烟冒得越多，这车也就走得越近了。

“瞧呀！那么黑忽忽的一大片。”小孩子们狂喜般的。人们都倒退了两丈多远，孙三站在人群的前面。

“这才是火车呢！”他咧着嘴。

车已走到人的近前了，这家伙真是一匹怪兽，正前面顶着一个溜圆的眼睛，日头照着它一闪一闪的发光，底下交叉的插着我们的古老的五色国旗。有好多个人的脑袋，从窗口上探出来，脸上带着笑容。

“妈妈！火车！”

“爷爷！火车！”

孩子们跳着脚，表示着他们的高兴，妈妈爷爷们也都静默的不说什么，对着这不用牛马拉着就能满世界跑的车，的确有些惊服了。

“哐”一个尖锐而悠长的声音，从这块铁上响起了，车顶上冒出一股白汽来，这声音响在村前的广阔的草原上，不像是深夜的狼嗥，也不像是几年前发水时大河里波涛咆哮的声音，它是那么锐利的向人们的耳朵里钻，人们的脑子甚至都被它刺激得动荡，于是“唉！——

呀”了一声人群便有些不太镇静了,小孩子“哇哇”的哭起来,大人们也忙得把左右手的食指插进耳朵眼里去,从冯镇来的骡车上套着的牲口,被吓得跑下了大道,田里拉庄稼的大车,也叫牲口拉的乱跑起来了,这时大家都陷于混乱的状态中,人怕车撞着,妈妈们也恐怕孩子们离开她们的手,在他们东躲西藏的时候,一列长长的火车迅速的驶过了,剩给人们的,只是一阵隆隆的声音。

刘永福从人群中慢慢的走了出来,满脸上都是不痛快的颜色:“这真是时代转变了!怎竟出现了这样的怪物呀!不怪前清的皇上硬要把它推到海里去呢!”他一边走着一边这样的想。

火车开通以后,刘村的去到遥远的地方修铁道的工人们渐渐的回来了,他们彼此讲着异地的风情,他们爬山,越岭,在深水里筑桥桩,他们受了许多辛苦但他们得到的报酬没有一分钱,而且在他们当中还有几个带了一身不便对大夫说出口,而且也是不易治愈的疾病,跟着工人们走去的大姑娘和小寡妇,到底没有回来哟!

每天永远是有七趟火车,来回的走,刘村用这火车来计算时间,他们吃饭,作事,都拿过火车作标准,连村中私塾里教书也是遵循着火车的时间,上学放学而不再使用香火来计算了。

秋已渐深,日光照在地面上已失去了往日的热辣辣的力量,凉爽的风,吹落了植物的枯叶,田间所种的一切庄稼,都堆在主人的场院里了,大地上一望无际的都是黄色的衰草,这黄金似的大地哟,曾经不断的给人们无边的幸福。

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农人们都不那么傻气的,再把自己的猪、羊、牛、马关在家里,大地上有好些粮食,人们收割剩下来的自然都属于牲畜们了,因而大地上那里都有猪、羊、牛、马散漫的跑着,傍晚夕阳的余辉由农家的土墙上反射回来,把金色的光芒再照在这些活动着的动物的脊背上,发出各色不同的光线,便制造成了一幅伟大的静穆的风景。

有一天在这样的风景刚描绘出来的时候,一出血剧也随之被制

造出来了，虽然这血不是人的血——由东往西开去的一列客车通过刘村门前时，杨老二领着长工们正在场院里忙着打场，石头滚子滚在谷草的上面，把谷子的穗头、草茎，都给压得扁扁的，牲口用利落的步法围着场院跑，滚子轴上也许是因为上的油少了，发着一种细碎的、令人听了极不起好感的声音。等到门前跑过的火车带去的雷一般的响声压倒了这场院上响出的响声时，杨老二对场院上所有的人们说：

“大票车过来了，屋里叫吃饭呢！”他说着便自己扛了木制的叉子走进院里去，他的身后还跟着两个长工。

“小猪倌！你好好的赶着多轧几圈呀，我们吃完饭就来翻场！”

杨老二当把身形消逝在大门里最后的一瞬间，回过头来向外叮嘱着。“再小心点，别叫猪来撕谷垛、豆垛，你的眼睛机灵点呀。”

场院上静静的，只有那马蹄踏地和石头滚子轧在谷草上发出的细碎的声音，正如全村里房顶上冒着的炊烟一样，还没有完全散尽。

火车约摸着是走过西大沟了，它突然发出一声怪叫，声音是想不到的悠长而尖锐，虽然人离着它很远，可是听着了也觉着过于难听，场院上的骡子和马都竖直了耳朵，小猪倌也机敏的感到这声音有些奇怪，堆在场院四周的粮食垛，遮住了傍晚的薄暗的光线，场院更显得黑黝黝的，他一个人抱着大鞭随着骡马打转身实在有些害怕，他只能“驾！驾这骡子”的喊着，仿佛还能增强些他的胆力。

忽然村头的狗都狂叫起来，在狗叫声里，也有人的喊声，这一片高亢的声音仿佛是报告着什么不祥的消息，小猪倌让他的牲口站住了，牲口都低头吃地上的谷子，他把大鞭杆立在地上，侧耳听着这声音，一点一点的逼进他。

“杨猪倌！你们东家呢？”李五爷家的猪倌跑到杨家的场院上，已是喘嘘嘘的了。

“什么事？他们吃饭呢！”杨猪倌说。

“不得了！不得了！”李猪倌上气不接下气的，和随在他身后的几

个人,一直跑进院子去。

杨老二也听见了有人们跑进来,虽然院里的狗并没吠,当李猪倌到他们的屋子的时候,他已从条凳上站起来,把一截大葱蘸了些豆酱插进嘴里去。

“二叔!”刘村里的人们说话时,永远忘不掉对人的尊称,纵然他们毫无亲属的关系,但他们也能按照年龄,或其他的什么条件,清楚的分出辈分来,“刚才在西大沟,火车把你们的骡驹子轧死了!”

杨家院里站着不少来听这个消息的人,杨家的窗台边上也站着几个,杨老二听了这话,将于这意外不幸的遭遇,太感到突然了,他的头上立刻迸起来两道青筋。

“怎么! 骡驹子轧死了……西大沟?”他说着便往外走,也并未向给他送信的人致道谢,对其他入也没招呼,他一面走着一面把小夹袄往身上披,当然在他的身后又跟着方才他们院子里所有的人。

杨老二走得很快,他心里实在疼,一年来的骡驹子,很高大的身挺,很好看的皮色,假如等到冬天,怎么还不卖一百多元?他几年来净指望看买卖牲口发财,所以他有时候对牲口比对他自己的儿子杨小子还要注意。

“怎么轧死的? 李猪倌?”转过脸去问。

“怎么轧死的? 火车来的时候,你们的骡驹子正和我们那个黑马驹追着玩,跑到铁道上火车拉了个大鼻儿,我们的黑马驹跑过去了,你们的骡驹子,正撞到车上,就死了。”

谁也不知道杨老二是否听清楚了这些话,他直是大步的往前走,嘴里嘟囔着:“这年头,说不上谁能摊上什么事!”

秋风犀利的透过了杨老二的小夹袄,然而它也没有法子把汗珠从他的身上赶掉,由他的家里到撞死骡驹的处所的一大截路上,就好像有鬼拉着他们似的,走得比旋风还快,但是他们那群人的气喘是掩饰不住的。

“呀! 这算完了,骡驹的脑袋都撞没了。”杨老二一只脚蹬着骡驹

的后腿，他对于牲畜强烈的爱怜的心，使他的下眼皮底下挂出几滴泪。

“这骡子长的多水灵，可惜连一张整皮都没剩下。”人们围着半只牲口叹息。

“报告车站上，要他们给赔！”是另一些人的声音。

“还是先把这半截身子抬回去！”杨老二命令着他的长工。

“这是不能动的，明天让他们看了好赔我们。”

聪明的长工的话，被他的主人接受了，但杨老二舍不得离开这里，在薄暗的傍晚里，在此荒凉的原野上，他蹲下身去，用他的粗糙的手抚摸着这骡子的细软的皮毛，也抚摸着那被血水浸得殷红的泥土，晚风有气无力的吹，野地里有沙沙的声响。而月亮没有出来，几点闪烁的星光，照在黑暗的大地上也顶不了事，所以世界上所有的灰暗的颜色只有往杨老二的心里钻。

早晨，杨老二刚穿起他的大褂——这是他不常穿的衣服，除了要到镇上去，或是出席什么婚丧喜寿的宴会以外，他是绝不穿的，因为这件衣服在他家简直是等于绅士们的大礼服，和前清当老爷的顶戴一样——他将吩咐过长工们要他们打完了这场谷子再把大豆铺在场上晒干了，他说等他们扬完了谷子或者他就能回来，就在这个时候，院子里所有的大狗小狗都一齐咬了起来，狗咬的声音，给他们送进一位陌生的客人来。这客人穿一身使乡下人叫不出颜色的制服，蓝越越的，上面钉着黄澄澄的铜扣子，帽子也是这个颜色，前面正中间戴着一个黄色的大帽正。他是坐了压车子来的，车就放在对着杨家大门前的铁道下面。压车的两个人并没站在那里看守着车子，也就跟随在这位客人身后，杨老二那里习惯于招待这几位客人？他一面扣着自己大褂上的钮扣，一面把客人们让到春凳上坐下，女眷们都回避起来了，自然是没有人来给客人们倒茶，杨老二心里很想和他们说几句话，也想问一问他们是否是来给送赔偿骡驹的钱。然而我们的杨老二是太笨了，他的言语很难钻出他的嘴来。他虽然是满腹经纶，能有条不紊

的支配着不下十几个长短工种着三十几顷地,但是对于这类意外的事情的处理,他的确是低能了。他一句话说不出,沉重的忧郁,像铅块似的压在他的心上。

“你姓什么。昨天晚上死在铁道上的骡子是你的么。”终于还是来的客人先说了话。

“是,我姓杨,火车撞死的骡子还在那儿,我没敢动,等先生们来验呢!”杨老二说话的恭谨的态度,笔者是写不出的,总之他是把姿态摆得特别规矩,而且用的是从来对任何人也未用过的,慢吞吞的,不高不低的谨慎的声音。他心里在想,除非用这样的态度是不能把车站赔偿他们骡子的钱拿到手里,然而使他意外的是:“那你就跟我们到车站去吧!站长和你有话说”的一句话,所以他又想也许赔偿的钱,到车站就给吧,可是直到他随着这位异样的客人走出了刘村以后,他的心还是悬在半空里。

村里的人看着杨老二也坐在压车子上,两个人一压一压的,车子跑得飞快,一会儿树林子就完全掩住了它的影子,人们担心的谈论着。

站长室里,杨老二看见了一些狰狞的脸,这些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屋里摆了一些桌子,和警察所里的一样,人们都坐在桌子的后面,墙壁上挂着一些红红绿绿的洋画,其余还有红绿旗子和煤油灯。

“噢! 站外洋旗上的灯,也是这个屋里的人管哪!”杨老二仿佛明白了一件事情。

一位戴着带有红色帽箍,箍上还镶有金线的帽子的人,坐在靠墙角的一张桌子的后面,他的桌子上堆着一些薄厚不等的书,他好像是故意的板着一副严肃的脸。

“你姓杨么? 骡子是你的么?”

杨老二又像在家里一样的,恭谨的答了一遍,可是谁也没有法子让他的心里不这样想:

“难道他们不会问别样的话么?怎么竟把我的姓翻来覆去一劲儿

问？难道我姓杨还会错么？刘村里谁不知道我姓杨？我还能冒充么？”

“昨天晚上，我接到了报告，说在站东二里的地方，有一匹牲口跑上了铁道，撞在火车这当天因为天晚未得调查，今天派人看了回来，说这牲口是你的，是真的么？”站长这样问。

“啊！是真的，我想来报告，没等我来，就有一位先生到我家里去了，所以……”

“你知道，国家铺了铁道，费了很大的本钱，火车刚开通了几天，你们就给弄得血淋淋的，这有多么不吉利？你们自家养的牲口，怎就不好好的经管着，教它满处跑，现在闹了这么大的乱子！若照铁路的规矩，你们得给把铁道刷干净了，刷是不能白刷的，在这个地方还得祭奠唱一台驴皮影！”

这几句话简直就是一个晴天的霹雳，响在杨老二的头顶上，他竟忘掉了平日指手画脚，扯东道西的本领，他一句话都没有，像木偶似的坐在一把椅子上，半天，才把头抬起来，眼睛向着站长。

“骡子是你们给撞死的，还让我们给刷铁道？”

“当然啰！那是规矩，有了铁道，你们便该提防着，这么把好好的铁道给弄得血淋淋的难道就拉倒么？”

站长的眼睛，瞪得像牛眼一般大，脸色也通红，看去他已变了人的样子，好像是镇上老爷庙里供着的关公，杨老二有些怕了，他身上的各部分都瑟缩起来，所幸隔着几层衣服，不然这个样子若让站长看见就更不好办了。

“可是站长，要我拿这些钱，我也办不到哇！”他说话的声音显然变得多了。

“这，对你已经体恤极了，若不然，就送你到警务段去，他们怎么判你就怎么领！”站长说到这里更是声色俱厉了，于是杨老二便不得不站起身子，他躬身向站长说。

“我一定照办的，不过您得容我几天工夫，要我马上办，是办不了的。”

“那也行，你守家在地，反正你也跑不了，你先回去，办好了你赶快来！”站长稍微露出一点和平的颜色。

杨老二低垂着脑袋，退出了站长室，他是为了领赔偿金而来的，不料却还要给人家办理赔偿的手续，这种重大失望的打击，是不啻石头碰向鸡卵，杨老二的身体几乎粉碎了。庄稼人不怪都是视财如命的，只因为他们的钱赚来的太难了，为了一角钱不知得流出多少汗珠，何况这要唱一台驴皮影和刷铁道的多数的款子呢？

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走到家里去的，他的身子在走出车站时便要软瘫下去了。

在乡下无论什么事情，很少要自己来办，他们常要经过第三者给他们折冲，当然这事也不能例外的了，何况刘村里还搬来一位专事奔走这样事情的李五爷？

李五爷对于说和事情上，是具有特别天才的人，他好像是秉承了父母的遗传，什么事都不能使他害怕，这些在前文里都已提过，似乎不必在此赘述了。不过此次两方的当事者和往常是不同的。这次有一方是车站，车站在李五爷看来是多少带有衙门气的，其实李五爷也并不是不敢惹衙门，不过他为了更慎重起见，他又去找了两个人。

他自从为了亲自经管自己的土地，由冯镇迁移刘村来以后，第一个和他来往的人便是刘永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意见相投，而是被财产的数目把他们规定在一条线上。都是有钱的人，自然在形式上就该算作很好的朋友。世界上有好些事情，都要被金钱势力给划成很多个圈子，于是他便和杨老二一同去见刘永福，他们在满村响着皮鞭声，满村响着石头滚子的声音时，他们站在刘永福的场院头上，刘永福嘴上衔着旱烟袋。

“这年头还有地方说理去！”刘永福吐了一口唾沫，“撞死了咱们的牲口，还让咱们花钱，他妈的，天下还有这个理？我早就说，修上了铁道便多了一个混帐，风水不风水的先不说，就是平空里多了这行子，村里便不会安静了。今天杨家的骡子轧死了，明天张家的狗，后天

说不定又是谁家的人，把这么一个法场似的东西，修在咱们的门前，料想刘村是不会好的了。”

“遇着什么事就办什么事，光忿恨也是没有用的，刘二爷还是陪我们辛苦一趟吧！”李五爷爽快的，带着一点恳求的眼光。

“去就去吧！可是我不能说什么！我看还是找着朱三爷！”

在这样的决定之下，刘永福也穿上了一件大衣裳，他们又找到了镇上的朱三爷。当然他们在办事之前还要吃一顿德馨楼，也当然是得由当事者来作东的。杨老二自始至终都是哭丧着脸。

在德馨楼的饭桌上，朱三爷报告镇上行将唱戏的消息，他用湿手巾揩着他的胖脸，脸上放散着热气。

“这铁道没跑进镇上来，商民们高兴的要唱一台庆贺庆贺，我也很喜欢。我四十多岁了，能够办了这样一回事，也算不错吧！呵，呵，呵！”他虽然年岁不老，但态度总是老奸巨猾的。

自从铁路修完了以后，朱三爷时常要向人家夸示他使铁路搬了原计划的位置的功劳。

“可是，今天我们到车站去，还是带着孙三去好，说不定他和站长也有些关系呢！”朱三爷每一说他的功绩时，自然就要想起孙三来。

“孙三到山东寨赌钱去了，找不到他。”杨老二找不到孙三也觉得是很大的损失。

然而他们终于到车站去了，也许是朱三爷的三寸不烂之舌的力量，站长真的宽赦了杨家，驴皮影没唱，铁道也没刷，只是杨家白白的死掉了一匹骡驹子，杨老二见人就叨咕。

“那个小骡驹真好，好个头儿，好皮色，若长到明年秋天，至少也能卖一百七八！”

一件这样的事情，村里没想到能解决得这样快，杨家没赔偿车站什么，刘村里年轻人的怒气还平了许多，若不然真说不定也许闯出更大的事来！

冯镇在老爷庙前面搭上了戏台，冯区官独占了两侧最好的位置

搭起了茶楼,他做一批很好的买卖,唱了这台戏,冯镇里又流进好些洋钱来,四围的村,集镇上的做买卖都派了一部分人来在台底下经营一片一片的分号,尤其是饭馆子最多,其余像卖日用品的小摊子也在庙前庙后的空地上摆满了,以戏台为中心,这里形成了一个临时市场。四乡里赶来了蓬车,一向不出头露面的妇女们,也都被这样的车给拉进冯镇来。她们争奇斗艳的展示着衣服的颜色,和插在头上的花朵以及那辫子梳得艳丽而光华,总之,这里能展示一切给人看,无论是财富、姿色或本领。

在乡下,场已差不多打完一半了。秋天唱戏本来就例外,自然种地的人家也可以给长工们例外的放几天假。于是刘村里人们也都跑向冯镇来,连小猪倌们都在内。只有刘永福是不来的,杨老二是不来的,他们觉得唱这台戏,实在是等于对刘村的侮辱。人家把铁道推出镇去可以庆贺,我们没有法子让这妖孽似的东西压在我们的村头上,我们还有什么脸去看戏呢?但是这话刘永福没说,他每天只是闷闷的抽着旱烟,杨老二当然也不说什么,他自从遭上这个事以后,老是低着头,这几天里他一个人在场上找些工作来作。

冯镇上原定唱五天的戏,唱完了五天又续了五天。藉此区官可以多赚几个钱,商会也可以在小摊子上多抽一些税。繁荣的冯镇上的小官们,有很多弄钱的办法。

这次唱戏,在台底下未曾出了什么事。但是以后又在镇上唱了几回戏,每次都闹出了不少意外的事,这留我们以后再说。好在这十天的大戏算唱完了,虽然外乡来的作买卖的平空里孝敬了镇上的官员好些个钱,但他们也都捞走了好些,到底是他们留给镇的多呢?或是冯镇的人民花给他们的多呢,这笔帐的差额冯镇的区官始终未曾发表过,当然的也是无从得知的。

相反的在刘村里也作了一件不算小的事情,这事是由刘永福和李五爷——李富——共同主持的,他们为了镇压这铁道的凶邪,除了原有的土地庙之外,又在村子西头修了一座新庙,砖顶砖底四面青,

让五六个瓦匠忙了一个多月。这笔钱是刘永福和李五爷募来的，他们到村里的无论那一家都这么说：

“出几个钱吧！我们修一个庙来压压妖气！不然，祸到临头就晚了。”

刘永福本来就是很有信用的人，何况作的还是善事？谁有钱还能不拿出来么？所以他并没费多少唇舌，就募来了一大笔款子，可是他也对得起大家，不但没往腰里揣一分钱，而且把那不足的九十多元，还自己拿出来了，这事不独李五爷知道，刘村里的三百户人家谁还不知道呢？

这座庙落成的日子，刘村没有什么堂皇的举动。但是全村的长工又都放了一天假，家主的也都来烧了香，对着那块“国泰民安”的匾额叩了头。家中的女眷们也有去过的。这年的晚秋九月末，倒也在这儿唱了一台驴皮影全本的《唐王征东》——

也许是什么东西在从中作祟罢，刘村和这条铁路好像是结下了不解的怨仇。不幸的，残酷的事件不断的发生。是在新粮上市的时候，李五爷家的大车装满了一车黄豆，预备到镇上换回来长工们的工钱，晨风飒爽的扑面吹来，人口牲口都有一种清新的感觉。骡子哐哐的打着响鼻，李大把的红缨鞭子挥动在半空里。沉重的大车的铁轮，轧在地上格登格登的响，东天边上还没有放亮。在庙前走过时看得出庙顶上的鲜红的三角旗在迎风摇摆，大把手捏着一年间用汗粒换来的豆粒，心里泛起了欢欣之感。

“八月里来，秋呀秋风凉……”他高兴哼着只能记清第一句的小曲。

这时车已走到铁道的道口上。李五爷远远的跟在车的后面。他眼望着车的影子，自己走在一条捷近的小道上。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不幸的事件便在这位草莽英雄的后代的眼前发生了。

忽然听见了一阵隆隆的声音，火车竟尖锐的吼了起来，待大把察觉得的时候，它，这块妖魔似的沉重的铁，已走到了他们的近前，车前

面的灯光贼亮贼亮的晃得李大把睁不开眼睛。他知道这事糟了，他忘掉了所唱的小曲，他赶忙跑到前面去，用鞭子死命的抽打着牲口。

“驾，驾！”他死命的喊，声音也和打雷差不多。

然而这是无济于事的，车上拉着两千多斤的重载，它哪里能转动得灵便？加之牲口也似乎骇怕了，它们把耳头竖得直直的，外套骡子把前腿抬起，直立了身子，所幸人已跑下了铁道，火车撞着大车发出了一声巨响，凄惨呀！这样的声音——火车的吼叫，骡马的濒死的哀鸣，然而这声音一点也未被赶车的李大把听见，他已摔倒在铁道下面沟沿上，只有一点点的气息了。

李五爷的腿，若不是魔鬼给他帮忙，怎么也跑不了那么快，那么远的一大截路，他竟刹时间就跑到跟前。待他看见这悲剧的结局时，他不但是眼泪，就连言语也没有了。他像木人似的，站在铁路旁边，眼望着那通红的鲜血，模糊的肉泥，满洒在地上的豆粒，如同晒在天上的星星一样杂乱的散布着，他真的急了。好像一匹雄狮遭上了猎人的枪弹，他怒吼着。

“李大把！”

除了忽忽的风声外，没有回答他的声音，火车去远了，李大把连影子都没给留下，远处里有一个牲口在狂放的奔驰！

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的心里已被忿恨充满了。好容易他找到了李大把，见他直舒舒的倒在地上，眼睛紧闭着，李五爷慢慢的摸一摸他的胸口，还呼打呼打的在跳动，他于是扯长了他的耳朵高声的喊，这声音响彻了早晨的荒原。邻村的狗咬起来了。这怪声也招来了村里的人。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李大把才苏醒过来，李五爷把他托付了由邻村跑来的人们，让他们把他送到刘村去。可是刘村的人已经知道了，一匹骡子自己跑回来，还拖着半截绳套，这还是好现象么？自然他们也都找到铁道的边上来。

李五爷的话居然没有了。本来么，遭受了这样的事情又有什么话可说呢！他是一个好汉子，在他的脸上你不用想找到眼泪：他一摆袖

子,就走去了,他不顾他的豆子,不顾他的残缺不全的牲口,洒的就洒在那里吧,破的就破在那里吧,死的就死在那里吧。

他面向了西方,迈开了大步,奔向车站去。

“我已经得到了报告,是你的车撞在火车上了么?”站长向李五爷问。

李五爷的眼睛几乎直竖了起来。“这是胡说,分明的是火车撞碎了我的车,撞死了我的牲口,怎么还说我的车撞了火车,这成什么话!”

“这是什么地方,你竟这样一点规矩都没有!”一只手掌打在他的脸上。

“我知道这是什么不说理的地方,你们轧死了杨家的骡子,还让人家给你们刷铁道,这回撞碎了我的车,还让我给你们刷铁道?”李五爷两脚踩着地板,但也没敢还手打人。

“你别着急,我们不让你刷铁道,不过火车是没有眼睛的,你们自己得加小心,这损失按铁路的规矩不能赔你们。”站长说话的声音和蔼得多了。

“不赔就不赔,什么狗屁规矩,分明是欺负老百姓。好!看我的好了!”他说着,没对任何人睬一眼,他把门一摔就走了出去,毅然的,他头也不回,车站上的人们眼看着他横穿过了铁道走去了,他们的心上,当时就浮上了一层惊悸的暗影。

李五爷回到刘村,倒好像心平气和了。人们愈去问他,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大家知道他受的打击过重了,一挂大车简直就是他的半个家产。

他自这天以后,也很少和人谈话,好像是有很多的事情堆在他的心里,他紧锁了双眉,前额上的皱纹仿佛也增加了数目。早晨,晚晌,只要他一听见有过火车的声音,他总是跑到大门外面去,站在一棵平放在地下的枯木上,远远的望着火车向前爬行,同时他还捏紧拳头,把全身的力量,都集中在两只手上,他是要和火车决斗么?他是要卧

到铁轨上,让火车把他轧死么?若不然他怎竟每天每天的凝视这可怕的怪物,一声也不响?家里的人为他担忧,村里的人也很为他担忧。但是,读者不要忘记了,李五爷是李老虎的后裔,他即或是没有太大的力量,他也是要和这妖魔般的火车拼一下,他那肯就白白的自杀了,让他们再拣一份便宜?自杀,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弱者的行为,这事假如有人疑惑能够发生在李五爷的身上,那简直是对他给予一种绝大的侮辱。

看!是一件什么样惊人的事情,被我们倔强的、刚直不屈的李五爷作出来了!下面便是一个绝不平凡的故事。

大概是距离李家大车被难后不到半个月的一个夜里,天空里悬着一轮圆月,皎洁的月光,把一切都装饰得那样的美,仿佛是一层薄薄的水银,铺满在整个的大地,小星星在半空里眨着眼睛,微风摇荡着落尽了叶子的树条。李五爷亲自率领着李大把以下十几个人,他们以预备卖粮的名义借妥了刘家和阎家的大车,在刚过了半夜的时候,他们由村子后面的大河滩上,以及其他的处所,搬了不少大块的石头。一车,两车,大概拉了有十车的样子。他指挥着所有的人,往铁道上堆,把石头堆成了一个大家伙,有两个人高。但他还怕不牢实,又往横里堆,堆成有一间房子大小。然后,他才打发所有的人和两辆车回家去,要一个人留在这里。李大把觉得他一个人留下也是有些不合适的,经过他苦苦的要求终于是他们两个人留在这里了。他们连眼睛都未闭等待着这列载货的火车到来。

公鸡已竟叫两遍了,还不见有火车的影子,李五爷有些不耐烦了。他站起了身子,来回的在那里闲踱,一面嘴里还不住的骂着。

没再隔了许久,他欣喜的听到了辘辘的响声。他知道火车已竟爬过了村东的铁桥。这时李大把也站起身来,同样的心情,萦绕在他们俩的心上,说喜悦不是喜悦,说忿恨也不是忿恨,说恐惧更不是恐惧,只是一种说不出名的感觉,如同军人开往火线上,如同一个骑自行车的将要被电车给撞上的感觉。他们都直挺挺的站在道边上,李五爷

穿着一件短夹袄。

火车跑得很快，它放了两阵白汽，就要跑到李五爷的近旁来，他高兴的说：

“好！这回我叫你吃一个苦。”

但是，它仿佛是看见了李五爷他们所做事情，离着好远好远的就狂叫起来，这悠长而尖锐的声音哟！也许要把刘村睡着的人们都惊醒了罢？他们一定也在想，在铁道上不知又发生了什么流血的悲剧！

“傻人们，你们想错了！”李五爷在心里说，“这回不是火车欺负我们，而是我们要教它吃亏了。”随之他的脸上又罩上了微笑。

火车依然在狂嗥。但它的速度无端的放慢了，好像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这样子使李五爷的心里异常疑惑。

“它要站住罢？”李大把对李五爷说。

说着它真的站住了，虽然机车的前部已竟碰上了石头。

李五爷看见他们并未受着像他所预想的那样的害处，他有些气极了，他一直就走到铁道上去。从机车里跳下来两个像鬼似的穿着油衣服的人，手里提着通亮的提灯，同时从最后的那两辆车上又跳下来了几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人，他们也都一齐的到李五爷的身边来。

“好小子，这回你们就撞不动了！”李五爷大声的喊，把这群小子们吓得向后倒退了几步。

“这是你弄的么？啊？”一个穿蓝衣服的站在稍远的地方喊。

“小子们！是我弄的。”李五爷捏紧了拳头。

“你要想造反么？这还了得？”他们一齐喊着拥上来，抱住了李五爷的腰，一个人走过来用巴掌打他的脸。

“好混蛋们，你们还要动手么？”李大把连忙跳了过来，挥起了拳头。

“这儿还有一个呢！”这群人又过来抱着了他。

他们两个人终因寡不敌众，被人家给用绳子绑上，推到车上去了。也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方法，把车站上的人叫来了不少，他们推开了这堆石头，火车又开动了，李五爷一直骂到车站上。他们两个人，

被人家推进黑屋子去,直到天明以后还没有人来审问他们。

是晌午歪的时候,他们被人领到一个秃头的、穿着类似军衣的人的屋子里去。在这间屋子里,李五爷认识一个人,就是那个站长。所以他不等人家先问他话,他便急忙的喊起来。

“你们这些混账东西,还要有话对老子说么?石头是我堆的,你们怎样处分我罢!”

“啊!你正是李富,”站长笑着说,脸转向了那秃头的人,“前些日子那个车就是他的。”秃头的人这时不得不开口了。

“你叫什么名字?你往铁道上堆石头,还不是谋略的行为吗?”他故意装出吓人的样子。

“你们用不着扯噪,小子们我姓李,叫李富,什么叫他妈的谋略行为,老子自分做了就不怕,若怕也就不能在这路旁等着你们——”他大声嚷,把胸脯挺得很高。

“你怎么还骂起人来了,给我打嘴巴!”秃头的人命令着站在两旁的铁路警。

李五爷的嘴巴虽然被他们打肿了,但是骂人的声音并未因之减低。

“好小子,你们打罢,这天下还有公理吗?老子的大车在那儿,你们的火车能撞碎它,便往上撞;这石头你们看着是撞不动就又站住了。天下竟是你们的理,火车没眼睛,这回怎就看见了呢?”

“李大把是我雇的人,你们快给我放了,什么事有我自己还承担不了么?”李五爷的嗓子完全嘶哑了,秃头人和站长还有充分的理由来审问他么?

李大把被他们放回去了,刘村里所有的人都替李五爷担心,同时对于李老虎的子孙的行为也似乎是表示着无上的敬意。

六

李五爷终于回来了,虽然刘村里最初没有几个人看见他。据说他回来的时候正在黄昏,他头上缠着厚厚的白布,像在清真寺里预备祈祷的回教徒,走在村西的小道上,步法依然很洒脱,惟有躲在家里躺了十五天的事,他自始至终从未自己说出过。那时无论是谁到他家里去,他永远没给过面见,同时自他头上缠的白布解下去以后,人们发现了他的额角上有几块很重的伤疤,这也是事实。何况此后无论是在多热的时候,他总也没赤过膊,分明是在他的身上也有怕人看的痕迹。他在人前露面的时候,是在十月末,范村长的儿子范霖结婚的两天。按刘村的规矩,“事情不是一家办的”,所以村中的少壮的人们,都来范家给帮忙——到邻村去搬桌子板凳,挑酒壶饭碗,在院子中间给搭起了席棚,李五爷出现的时候,就是在这席棚里。

“来!五爷。”范村长放开了他洪亮嗓门。

“啊!村长。大侄儿喜事我赶着来落个忙。”李五爷坐在一条不甚牢实的长凳上。

“五叔,您是多咱回来的?”杨老二也凑近前来。但是他的短小的身子并没往长凳上摆。

“前天才回来。”李五爷答。

“五爷,这真使您受屈了!这年头……”范村长惋惜的。

“受屈是受屈了,”李五爷说着又似乎动了气,眼睛通红的,“不过若不是豁出这条命来跟他们对付,那也不行!若不是我李富?怕是也不行!反正他们看我也是生死不怕了,他们又有屁法子?他们打我打到完,我也骂到完,除非是我昏过去,若不然,我这嘴也不让他们。……可是他们到底把我打坏了,浑身都是伤,这群王八蛋,狼心狗

肺。”

“不要动气吧，五爷！反正已经教训他们了。来我们喝一盅。”范村长一面说着，一面喊人给他们倒上酒来，几样小菜，也摆在他们的面前，李五爷先喝下去一大口酒，随之杨老二一扬脖子也咽下去一盅。

“刘村紧接着就要完蛋了，守着这群混帐东西，再加上这么一条败家的铁道，我们这小小的村子还受得住折磨？”李五爷忿忿的说着，但并不叹气。酒，又被他倒满了一盅。

“刘家二大爷也觉得不是味呢，见谁都叨咕。”杨老二搭讪说着时想起来刘永福。

“你觉得是味呀！骡驹子都教人家给撞死了！”范村长说出了这句话，杨老二的头，多少是有些垂下去了，他心里也许又想起他白扔了的一百多元钱。

谈话，这时似乎告了一个段落，各人的酒盅里还都满斟着，桌上的小菜碟子又重新的摆上了，这些菜仿佛是塞住了人们的喉咙，有话说不出，但是他们藏在自家心里的事，却趁机涌上来了。李五爷自然用不到说，半个家业的一挂大车被火车给撞碎了，自己还被警务段的人们给打得皮开肉绽，半生没曾吃过亏的硬汉，这回险些被人家给折断了光棍，当然是有些难过了，他把泪水和着酒呷进肚里去。杨老二也有些同样这情形，自己心爱的牲口就那么徒然的死去，心中也是永远觉着不痛快，惟有范村长的事他们别人有些摸不透，人心隔肚皮，谁能揣得出？不过看他慢慢的喝酒的神气，他心里一定也有不大好受的曲儿在唱。

“小霖，叫人拿酒来！”他高声的喊，也许是要把胸中的郁闷都发泄出去。

大锡壶摆在他们的面前。在烧锅，在家里，加了数次凉水的烧酒，灌得三个人面红耳赤。尤其李五爷脸上的浅白麻子，更红得明显。

其实范村长的心里难过，还是为了这条冤家铁路，自己的百十亩

上则黑土地，白白的被人家给占据了，说是给钱，但一直推到今天谁见了他们一个锄子，今天调查，明天调查，光招待他们就杀死两个老公鸡，他们吃完饭一抹油嘴就走，他妈的火车都开通了，修铁道占的地皮钱到现在还不给，这天下成了什么天下？若不然，今年假设不丢掉这些地，现在自家办喜事也不至于拉了三四百元钱的亏空。况且自从这车站成立了以后，小霖在地面上也不易多弄钱了，车站上这群人，比鬼都尖，还会把有油水的事让别人捞去？所以大局都让他们放了，地面上有事，警务段方面也给维持，小霖这个分所长，岂不是眼看着就是玩完。事情真没处说去，到明天又不知道将来要变成什么样子。况且全村里被占了土地的人家还都一劲儿来要钱，好像自己剋扣不放似的，个人给背着这个黑锅该有多么犯不上？

大锡壶空了又添满了，添满了又空了，在此时他们三人各发着怒骂的声音，怒骂的对象是同一的。最后，他们的声音和天边的日光一齐降下去了，他们才被人家扶着送回家里去。这夜，村中不能静寂了，原因是因为范家在准备着办喜事。在日头将没的时候，村里的人们都听见了两次剧烈的猪叫声，按人们的经验，都知道这发着叫声的两个牲口的脖子底下，被尖刃给穿一个窟窿，血都从这个窟窿流了出来，淌进放在下面的一个盆里去。一会叫的声音没有了，将有人把这失掉性命的牲口，用人的气力吹得鼓鼓的，然后扔在滚开热的水锅里用刮子刮掉它的毛，叫它露出洁白的皮肤，到此时猪也不再是黑色的了。它的身体也将不是完整的，帮忙的人们将把它劈成若干份，预备拿它们来做成菜，餐宴后天前来贺喜的人们。猪是这样的，在人们的欢喜的日子里死掉它们的同类。这夜，范家的院子里特别热闹，高大的席棚中，挂着几盏明亮的煤油灯，另一座席棚里冒着滚滚的热气，厨子们也不住的忙，肉被剁成各样的小块，配合着各样的菜蔬摆在方盘里。一面还有人用雪花般的白面炸着点心、丸子、麦鱼儿。同时村长太太也领着小孩子们跑来，手里端着小碗要丸子吃，厨子们还不太高兴。假如这场面要有人在旁面看着，只是这三个人——村长太太，厨

子——小孩——脸上的表情,一个是以自家的权力作后盾来向人要求的威严中带有谦恭的脸色;一个是严守自己的本分而又不得不向有权力者作一点屈意作奉承的脸色;一个是什么都没有,只作出一种乞怜的稚气的脸色。以人这种是要求而又觉得对方不配接受他的要求态度,另一个人则是那种不愿给予而又不得不给予的态度,和那急于期望着那获得的态度,那真该是一种可看的情形,也是人间日常生活中常见,而容易被人们漠视的情形。

院子里,这夜又添了一件较为新奇的事,一个老者敲着梆子满院里走,让沉重的木梆声传过全村,睡着的人们在梦中有时还听得见这种音响。

夜深了,厨房里的火住了,只留了一个人睡在这里,小孩子们也不再去到各处张望了,院里只剩下这敲木梆的老人。

第二天的清晨,打破这村中的静寂的,是一阵低沉的号筒声?“呜,呜,……”于是全村的小孩子都很快的跑了出来,有的还睡在炕上没醒,他们的妈妈也赶快叫醒了他们,给他们穿上一件较好的衣服,去打发去看那不可多得的热闹。于是天刚朦朦亮,小孩子们便聚集在范家的大门口围绕着这群吹鼓手们,看他们闭着眼睛,把两腮尽量的向外鼓,好像在脸上突出了两个瘤子。小孩子用手指点着笑,他们手里的小喇叭,响出各种小曲,小寡妇上坟,小老妈开唠,以及清水河。他们的放在喇叭杆上面的八个指头不停的忙着,“呜哇,呜哇”小鼓在这时也“膨膨”起来,小镢子也“吖吖”起来,人们聚得越多,他们把家伙打得越响。小孩子们看见满碗的菜和肉都给他们端上来了,他们每当一碗菜放在他们的桌子上的时候,他们便吹打一通,他们这样忙着吃忙着吹,和小孩子忙着听,忙着看,忙着淌馋涎是同样的形成了一种不太调和的场面。

早饭后,范家的大门前更热闹起来了,号筒不住的吹,范村长和他的太太忙着迎接和招待着来的客人。这些穿着各种颜色绸缎衣服的女宾们,简直令人没有方法算出她们的准数。总之阎机房的大车,

刘永福的大车,以及王粉房的,和其他的同村的别人家的大车,一共是十辆都给他们跑着,到外村去给他们接客这几辆车,也像穿梭似的装着满满的人进来,然后再空着出去。这样的忙到小晌午,光女客们就填满范家里院的每间屋子,无论是大奶奶的屋子,二奶奶的屋子,老太太的屋子,都被这接来的三表婶、五舅母、四姑、六姨,穿着花红柳绿的衣服,梳着溜光的方头,或者是油汪汪的辫子的一群,给挤得满满的了,她们的谈笑声,比长潮时河里的水的响声还高。这一所宽大的院子,净是人的浪。

“现在交巳时了。”朱三爷高声的喊着,他是专为作总接待才从冯镇赶来的。

“厨房!快摆供!”朱三爷的胖身体发出来的声音,也有一股胖气。

很快的,在范家院正房的堂屋里,已悬起了祖宗的挂图(因为这的确是一张挂图,实难把他叫出别的名子来),一看这上面一行一行的写着范家死去的人名字,密密麻麻的,无论谁一看也必要说:

“哦,范家真是大户,家谱上都供八代了,人还是这么多。”范村长每听见这句话,他便感觉着十二分光荣。

人们在挂图的前面,摆上了五双筷子,五个酒杯,五垛上着红绿颜色的白馒头,四碗用生肉菜帮子堆成,外面挂一些带颜色粉丝的,或是用胡萝卜堆成的供菜,另外有一只整个的鸡伸着脖子,摆在白磁盘子里,再另外呢?还有一个大猪头,张着嘴,衔着自己的尾巴,也是摆在一个白磁盘子里,这个条案的最前方五只酒杯里盛满的烧酒,也被用火点着了,上面冒着绿色的火苗。

“预备好了!”屋里向外报告着。

“预备好了就拜祖吧,叫吹鼓手,来侍候拜祖!”朱三爷又放开了喉咙。

“叫鼓乐师傅,拜祖!”外面一声的传话,鼓乐师傅摇摆着身子走了进来,他们立刻便把笛子、小喇叭,放在嘴边,屋里响起了乐声,同时也挤满了人。

范村长先烧上了三炷高香,又焚化了一些纸,在铺在地下的红毡上磕了一个头,站了起来退在后面去。这时范霖走来了,穿着一件很新的长袍,也站在他爹的位置上,随着音乐的声音,他恭敬的跪下身去,也磕了三个头,这时乐声低下了一些,朱三爷站在旁边,高声的喊:

“新姑爷要磕头了,先从家里起,亲友太多,辈数我若说差了,多包涵哪!”他先把过来过去的话都说过了,人家一看他就是一个老落忙的,于是他接着喊:

“给二爷磕头了!”范霖随着他的声音跪下去,磕头,站起来。

“二爷赏红一疋。”又一个人喊了起来,坐在他近前的司帐人,把他的笔,在红绒钉成的帐本上写了这笔。

新姑爷转过身来,向前走了几步,这时音乐又高了起来,二爷手拿着红布,搭在他的肩上,别的人也帮着忙,把它像军官们扎武装带似的,斜着从肩头上扎下来,再在腰间围了一周,还剩下一条很长的缠头垂在腿旁,新姑爷又转回身去。

“给老爷磕头!”朱三爷接着喊,范霖听到声音便跪下去。

“老爷赏红一疋。”那个声音又喊了起来,新姑爷又照样的转过身去,让人家把布给他再从相对的肩头上扎下来,虽然叫做“红”,但是颜色是绿的。

“给婶娘磕头!”朱三爷照样的喊,但到了这时他是须要提词的了(也和演剧一样),所以范村长太太站在他身边。当然新姑爷还是照样的跪,磕,虽然他已感到了疲劳,吹鼓手们也感到了疲劳,朱三爷由婶娘,姨妈……,喊到大嫂,三姐,司帐的先生也由五元,两元一元……喊到五角,或小簪一只,银戒指一个,这礼仪在朱三爷又喊过三遍:“有提到提不到的远近亲友们呀,带了钱来可扔下呀,别再带回去!”以后,才算告成,这时天色已经将近晌午了。

这天按婚礼的专名词来说,叫“走轿”,所以新姑爷披着满身红绿布,坐在轿车里到村子里去拜刘二爷等重要的人物,他磕着头,别人

花着钱，这就算人情作到了，谁也不挑谁的礼。

这轿车，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它不像城里的绣花帔子的马车，也不像绣花的抬轿，还不像早年阔人们坐的蓝小呢的轿车，它真是一种村子里的产物——村里人因为“因陋就简”才发明了这个东西——花轿是需要向城里去赁的，所以他们不肯。他们只用苇席在普通的车上面搭成一个圆脊的小棚子，顶上再绑一个像桃子似的红布顶子，四面搭拉着红布条，马身上也挂着彩布，脑门上插着各色的花朵。范霖就是坐在这样的车出去的，他拜过了村里的主要人物。铜锣在车前敲着，吹鼓手们随在车后面，此外还有一群孩子跟着走。

照规矩是“拜完活人拜死人”。所以轿车并未进院就转向了家的祖茔去。在路上，两个拿着红毡的人无论是见着坟，见着庙，都用红毡在车旁遮一下，以表示阻挡着凶煞之气。他们在柏树围绕着的坟茔里，烧化了纸钱，把酒洒在地上，把摆的供收拾了回来。铜锣“当当”的响着，轿车走向了归途，喇叭吹得更欢，小孩子们依然跟在车后面。这天的事情，这样便结束了吧。范家的人们还是不停的忙，他们准备着明天迎接新娘子。

入夜以后，人们能有多大睡觉的工夫。择日子的先生早就把时间给看定了，寅时上轿，卯时拜天地，范家的人和被约定了的村中帮忙去娶亲的人们，都在家里假寐了一会，刚交半夜，一面沙沙的破锣声，由村东头响到西头，于是全村的人，又都骚动了。不但大人们有的起来了，就是小孩子们，凡是在六岁以上的也都披起衣服，跑进范家的大门。这一行迎亲的行列，早已列出来了，一连是五辆大车，最前面两个大纱灯引路，后面紧跟着两个打锣的，“当，当，当，当，当当当。”按着前四后三的节奏，锣声响了起来，新姑爷骑着一匹大红马，身上披着红绿布之外，还带了一朵粉色的大圈花，他坐在马背上风采很好。随之后面便是这轿车，里面坐着一个压轿的聪明的孩子，娶亲婆和另一个女太太坐在后面的车上，此外还有两辆车上坐着拿红毡的，以及作别的事的帮忙的人，最后的那辆车，属于跟随着奏乐的吹鼓手们。

他们到镇上新娘子的家里并没用了很多的时间。

新娘家的门口，也是挂着一对红色的大纱灯，门上挂着彩绸，他们大敞着大门，迎接这些到来的人们。新郎刚下马，岳父便送给他一只沉重的金戒指，然后，请到屋里去把茶点来招待他，他喝着迎风酒。

就在这对屋的屋里，新娘子正在梳妆着，我不能不告诉读者们新娘的奇怪的打扮，简直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她穿着大红的棉袄，绿色的棉裤，把头发都挽起来，梳一个罩篱把子似的大抓髻，绑在上面的是有小手指头粗细的红头绳子，脸上不擦一点粉。她的妈妈坐在她的身旁恋恋不舍的，娶亲婆子也坐在炕上给她张罗着一切。新娘子故意的呜咽着，在欣喜的情绪中，落下了几滴泪，她抓了不足半数的几个铜钱，她把上车饭也只勉强的吃了一半，仿佛她万分难过似的，在鼓乐声中被人用一床大被蒙上了她的头，把她抱上轿车去。新姑爷磕过了头，又骑上了大马，锣声又招来了不少瞧热闹的人，虽然还是在深夜。

范家的院子，明灯亮烛的，就是掉在地下一根大针，也会找得到，他们把一切都预备了。轿车一直赶进了二层院子。

“记准了，朝什么方向下车！”朱三爷的声音比普通人的声音总是高着许多的。

“等一等再打轿帘子，憋一憋性！”李五爷也帮着喊。

“时辰到了罢？拜天地。”

新郎先站在铺好的红毡上面对着一张方桌，上面摆着一个斗，斗里插了一杆勾子秤，前面放着香炉、烛台，这时轿车的帘子被挑起来了，一个娶亲的、一个送亲的婆子，把新娘子扶下了车。围观的人们，看见了她的一双大黄鞋，她的脸被一块红布蒙着，谁也看不见，而姿色很好的小姑娘，把保命壶递给她，娶亲婆便从轿顶上摘下了铜镜，搭在新娘子的肩头上，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走到新郎的身边，站在那里，新郎跪下去，磕着头，到此，这礼节便算完了。新郎在前面引着新

娘，人们一块一块的把红毡替换着铺在他们的脚下，他们走进新房里去：这个屋子的窗户上贴着喜字，当走进堂屋门的时候，新郎把新娘蒙头的红布揭下来，揣在怀里，他退出来，人们把一个马鞍子放在门槛上让新娘子从这顶上迈过去，表示着“四季平安”，然后又让她登着高粱口袋上炕去，当然这是借着高粱的“高”字，表示着“步步登高”了。我们的农人们处处都想要得到福气，他们也有极想享福的办法和吉利话等。

读者将要嫌恶我把这些琐碎的细事介绍得太多了吧，那么，请容许我归到本题来，但还有一件事似乎不能不说的，他们在新娘上炕面对着窗户坐福以前，娶亲婆又给她递过一碗红糖水来让她喝进去，好使她以后嘴甜，把公公婆婆们叫爹叫妈。还是如此结束了这乡村的结婚仪式吧，这麻烦的仪式。

院子里是被喜悦的声音充满着，村中的人们，都来给范村长贺喜，他们穿着整齐的衣服，对村长作着揖。

“村长大喜！”

“同喜，同喜！”

新郎也同样的，在外面应酬着，他的脸上还显露着一种羞答答的颜色，尤其是当有人逗他的时候。

全部的屋子里，席棚里，都摆满了长长的条案，热气腾腾的往上端菜，香浓的酒，雪白的粳米干饭，这真是刘村稀有的盛筵哟。

“上头碗了！东家来拜席了！”

朱三爷喊着，范村长躬着身子，作着揖，笑吟吟的，吃饭的人们放下了筷子，站起来还礼。

“多喝两盅呀，诸位！”范村长应酬着。

在喜欢声中，早饭吃完了，杨老二在离开饭桌的时候。用小手巾把自己没吃的丸子和烧肉，包回家去，预备送给他的的小儿子吃，李老太太也这样作了。在乡间，不管是办甚事情，只要是收礼，他们便要拿出来五角钱，让人家把他们不常用的官名（例如李五爷的“李富”和杨

老二的“杨守信”等)写在礼帐上,然后家里的人便都有了去吃饭的权利,于是奶奶带着孙子,爸爸领着儿子,都可以去饱饱的吃上一顿,然后临回去时,还要用小手巾包回一些菜呀肉呀的。

新娘子家里来了七辆大车,大概连男带女总有七八十人的样子,他们的名义是来送礼,实质也只好说是来吃饭的,在那个时候,交通的情形和现在一点都不同,乡下和镇上人的服装,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城里的人也并不太多小看乡下的人:“你看柜箱车上的大姑娘,和我们小环子的大袄不是一样的花么?”村长的妹妹扯着嫂嫂的衣襟低声的说。

柜箱车是两辆,上面满满的装着板柜、炕琴、穿衣镜、柜琴等等的东西,车上的姑娘们的脸蛋,也像柜箱上的油漆似的,光溜溜的。

柜被安在新房的地下,上面摆了穿衣镜。炕琴摆在炕上,上面垛上簇新的被褥,在炕边上挂着鲜红的幔帐,新房泛出一股新味,怪好闻的。

喇叭、横笛的声音,在窗下响起来,朱三爷喊着“管大饭”。

新姑爷坐在炕上,新娘子的弟弟陪着他,中间的桌子上摆着很多的菜,吃这饭还得照规矩每碗菜都须翻动了,若不然或者便要有些个不吉利,饭,是乡间最上等的饭——饺子——这是从娘家带来的,新娘子的弟弟和妹妹们给做的,这饺子比普通吃的要小多少十倍,一口里能吃下去十个,这里面本来应该放一些糖,或水果的碎片来作馅子,但是有谁能这样做呢?他们大都把唾沫、鼻涕包进里面去,然而这也是白费功夫的,新姑爷根本就不吃它,不过含了它,出去时吐在院子里而已。

在这个礼节举行完了的时候,新姑爷得了一只很重的戒指,还有一副银镯子。

晌午刚歪一点,晚席又摆上了,在喜事中这似乎就是最后的一顿席,明天虽然谢客,“分大小”,但是那顿饭是绝赶不上这顿晚席丰盛的,然而这席上常出差错,娘家人和婆家人常发生口角,或者甚至动

起武来，在范家就是一个例子，他们把大棚右面的一长列条案，都让给娘家来的客人坐了。

“哥俩好！”

“梅花五！”

“马八匹！”

他们对着杯，猜着拳，拚命的喝着烧酒，棚里热闹极了，浮腾着各种声音。

“油着！慢回身！”

“酒壶不热的，续酒哇！”

“来饭，来饭，来饭！”

当然论声音，是谁也压不下朱三爷的。

“新姑爷斟酒来了，多喝呀诸位。”

范霖跟着朱三爷的后面走，他不住对人们作揖，脸色红扑扑的，透着喜气。

“混蛋！”突然在娘家客人的席上，起来了这样的一个粗野的声音，朱三爷拖着胖身体跑过去。

“怎么个事儿，是怎么个事儿！新亲别动气。”他一面说着好话。

“混蛋东西，瞧不起人是怎么的！他妈的！”始终不理朱三爷的话。

“到底怎么了，这位爷？”朱三爷还未动气。

“他妈的，上菜还有这么上的么，一会错一个，一会错一个，这简直就是瞧不起我们，你们这群屯大狗！”这小子的脸，喝得都紫了，他跺着脚骂。

“你真也太不像话了，我还一们儿给你道歉，怎么你还骂，出口伤人，甚历屯大狗！”朱三爷也有些发气了。

“混蛋！”他坐下身去。

“谁混蛋？”

“你混蛋！”

“你混蛋！”

“垮!……叭啦!……”一声剧烈的响声,惊起了全院的人都跑进大棚的门口。

“好王八蛋!你还给来个翻桌席!你们也太看不起人了!”朱三爷喊。

“给我打个杂种的!”李五爷站在对面,一个大碗飞过去了,正打在棚竿上,摔了个粉碎,接着酒壶和碗乱飞,人们也都乱了,谁也顾不得从正门往外跑,席棚被挤碎了,竿子有的已经倒了下去。女客们吓得直发颤。

娘家的人们,有几个特别野的,他们扯下来板凳腿,逢人便打,自然刘村的人们也是不让份的,彼此交锋,打在一团,厨房的人们也停了工,不再预备上席,人们都好像身临战场似的擦拳磨掌,范家的院里,的确乱成了一团。

“反了他们啦!打呀!出了事是我的,关上大门,别让他们跑了。”范村长真的急了,院里的娘家人忙着去套车,但是,经过了命令,人们赶过去了,一扁担把套车的人打得坐在地上,马跑开了,踢伤了一个人。

屋子里的小孩子们哭了起来,院中的人又乱哄哄的,骂的声音,打的声音,混成一片,激烈,悲愤。

人们来回的跑,从屋里到外边,又从外边跑回屋里去,他们只能这么跑,他们跳不出那一丈多高的土墙,范家的院子,变作一座死城,没有魔鬼给想法子,谁也不用想出去。

想不到一个喜事的场面,弄得这样凄绝,大家看见了各方面都有两个人被打倒了,大家也都担心着自己的性命,所以有的人躲起来了,然而打的人打得更加激烈了。

七

“打呀！一个也不要放走他们，打死人我偿命！他妈的，欺负到咱们家门口来了。”李五爷的手里拿着一根大棒子，站在条案上，这时他已经打倒了两个人。

这里的人乱得厉害，一匹骡子跑进大棚来，小孩子们的哭声比大人人们的喊声还高。它踏碎了好多磁器，然后把席棚撞了一个大洞跑出去了。有的人们头上淌着血，血流到面上，看不出他们是否有鼻子和嘴在长着。所幸这时救星出现了，从北屋的门口发出一阵清脆的声音：这声音几乎等于耶稣降世时天使们奏乐的声音，人们都竖起了耳朵，让它自由的钻进去。

“大家都住手罢！我求求你们，不管是我们刘村的人们，或是冯镇上来的人们，大家都是来贺喜的，何必要打得这么头破血出呢？”大家竟真的住了手，都往这发着声音的地方去，哦！这么俏皮的一个小媳妇，梳得光光的油头，髻子上的绒花乱颤，她穿着一身火炭红的衣裳，小脸也通红的。“我们范家这头的人快把大门开开，放他们走！……冯镇的，你们也套车，赶快回去，请我爸爸来，这边打坏了东西不要紧，全让我爸爸赔就是了！”

“好罢，大家住手，放他们回去！”朱三爷这么喊着，心里想：“新娘子年岁不大，小人倒怪沙楞的。”

李五爷跳下了条案，手里的棒子还拿得很紧，他站在大门口上，两眼通红的瞪着，大车一辆一辆的走了出去，有的人把手巾包了头，殷红的血，透出手巾来。这时一切都很安静，院里院外现出了暴风雨过后的景象。

“十八九岁的小媳妇真不善，没等人拉就下炕了，小脸刚开过倒

真白净。”帮忙的人一面收拾着破碎了的东西，一面彼此的谈论着这新人。

在那时，这也就是奇迹了，本来着媳妇过门不到三四天，是不能说话的，照规矩她应该是等着两个上年纪的女人给她装扮完了以后，小叔子把她坐的褥子拉一把，她才能羞答答的走下地来，低垂着脑袋，给坐在炕上的人们，一袋一袋的装着旱烟，今天她竟没顾这些礼仪，她一听见外面打起架来，便赶忙跑出来，好在她的几句话却把这僵局给打开了，所以她的公公瞧着她，抿着嘴直乐。

在傍晚的时候，一匹马驮着一个将近五十岁的人，到范家来了，谁都知道这是新媳妇的爸爸。范霖给他作了一个揖，他们彼此道了歉，然后便坐在炕上一盅一盅的喝起酒来，作陪的有刘二爷、朱三爷和李五爷，他们的感情融洽得很，本来打架的不是他们么，他们一直喝到深夜，自然打碎的磁器和被骡子撞破的席子，还是范村长自己赔了。

一场喜事里的风波，就这么草草的结束么？好像是有点不够味道罢！刘村的小伙子们，一想到这个还是生气。他们镇上的人专会找毛病，上菜上错了就骂大街，恨不得那次真的打死他们几个，教训教训他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刘村里人们的厉害，然而，上年纪的人便不这么想，他们总以为无论什么事情，都是得过且过的好，人生下来都是没仇没恨的，何必单要拼得有死有活？

第二天早晨，举行了“分大小”的礼节，当然所有的礼节，都免不了作揖磕头，所以范霖和他的这位新娶的太太，便一齐跪在一个大红的拜垫上，随着他母亲的声音，给他的父亲、母亲、叔叔、婶母以及族内族外的亲戚们磕着头；同时一些镀金的、银的首饰便放在炕上放着的桌子上，一个人把这些东西的名称和数量，都写在一本红纸帐上，准备将来再一件一件的，在人家办喜事的时候，给人家送回去。送礼在刘村是循环式的，一件礼品不能永远摆在一家里，这些小的首饰，如簪子、耳环以及手镯等等的东西，都似乎是世代传下来的，常是婆

婆送给媳妇，媳妇又把它送给别人，等这人再当了婆婆的时候，便又把这些东西送给媳妇了，这么一传至三四代，除去首饰类之外，别的礼品也是如此的，一篮水果或是一匣点心永远是由张家送到李家，由李家送到王家，及至送到了最后的那一家，知道是实在不能再继续送人了，于是才由老太太们发发狠，解开绑着那红绿发单的绳子。但是，点心发酵了，长了一层绿毛，水果已溃烂了，橘子，白梨，都变成泥状的了。这些金银的首饰，又何尝不如此呢？金的变成了白色，纹银的变成了黄色，她们洗刷的次数太多了，都已露出来本来的颜色，这次又一股脑的归于范家的新媳妇了，“分大小”以后的一顿饭是兼代谢客的，所以刘二爷和李五爷来了；在办事之前，给范家帮忙搭席棚，连家具，接人的，阎机房和王粉房等处的长工，以及赶车的人们都被请来了。范霖招待着他们，因为全屋子都是男客，他们毫无忌惮的戏弄着他：

“昨天晚上睡觉暖和吧？”

“小伙子累不累呀！腰酸了吧？”

“才一宿，眼角上就挂红丝线了！”

“……”

但是说这些话的人们，终于感到了失望，他们想，范霖听见了以后，一定要羞答答的呢，一定是脖子脸都得憋得通红，脑袋低垂下去，半晌不能回答一句话，然而他们忘却了，范霖虽然年岁并不大，但他已当了两年分所长了。分所长什么没见过，冯镇上的百花院里，他还有熟人呢！他还有不懂的事么？戏弄就戏弄罢，他是一点都不在乎的。

新媳妇这一天里穿得很漂亮，不像昨天的衣服的色素那么不调和，一身火炭红的衣服，因为必须顺着那句“黄踩金，绿踩银”的话，穿着一双大黄鞋。今天她的衣服讲究了，上下一色是酱紫，连头上的绒花都是这个颜色，也许是昨晚没得安睡的缘故，眼窝有些发黑。照规矩，吃完早饭之后，她是来给这些客人们倒茶装烟来了，我们的刘村的同胞们，虽然看样子是憨头憨脑的手指像椽子那么粗，脸上总罩着

一层洗不掉的灰尘,但心里却也很聪明,不只是仅仅知道种完了大豆的地,明年要种高粱,种完了高粱,明年便种谷子,麦子拔了种绿豆,老玉米地里也种荞麦,此外他们还知道,那些不伤大雅的笑话。这天当然他们是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对着新媳妇说了一遍,她也默默的领会着。她有时的确觉得不太好意思,有时也抿嘴乐一乐,人们都以为她昨天都说话了,今天也一定能够说话罢,但是今天她没说,除了把脸上的酒窝一深一浅的动了几下以外,这还没到说话的时候呢!昨天的事,是迫不得已的哟!

“范家娶了一个好媳妇,又标致,又机灵。”刘村里传遍了这样的话,尤其是在妇女堆中。

范霖在过了七天陪着媳妇“回门”归来以后,便到分所去了,他把新娘子留给一位小姑子陪着,睡在家里,在结婚的一个月之内,她是用不到下厨房去做饭去的。

在旧式的家庭里,一切的事情,都是我们想像不到的。这位范霖的少奶奶,结婚不久,便一个人留在家里,她每天在日头出来不久的时候,便须起来。她不但要服侍着奶奶婆婆,还要服侍自己的婆婆和公公的姨太太,打洗脸水等等的工作,也都靠着她,吃饭以前装烟,吃饭以后装烟,日间来了客人的时候装烟,她一天从东屋跑到西屋,有时候还得去到婆婆的屋子应应景,说几句闲话,她每天都是等着家人都睡下了以后,才能回到自己的炕上去,因为她处处能体贴别人,家里的长辈人都很疼她。

时候已经到了初冬,刘村又热闹起来了,大车一天家像拧成绳儿似的过,由东山寨来的,由北新集来的。李老六开的酒馆里坐满了人,沿路的几家车店里也都乱哄哄的。刘二爷每到太阳偏西的时候,常是衔着他的小烟袋站在村头上,鉴赏这大地上车马的波动,他这一生所喜爱的,除了村后的滚滚的西拉木伦河之外,他最喜欢那些高骡子大马——河水给他们润湿着这肥沃的良田,骡马帮助着他们耕种和收获他们的生活,是靠着土地的,所以对于凡是有益于土地的东西他们

都喜爱。他们爱着这村前村后的杨柳树林，他们爱着那地里长着的禾苗，禾苗若长得茂盛了他们的生命便也旺盛，高大的树木，也能象征着他们身体的坚实，农人们的生命，是大地给予的，他们都深深的敬爱着这大地。

刘二爷喜欢好牲口，也喜欢把牲口装饰得好看，所以他家的两挂大车，牲口都是配色的。一挂是黑色的，四匹骡子一匹马，都是半截白腿的“雪里站”。另一挂是灰色，淡灰的骡子，淡灰的马，他虽然在平时都给这些牲口带着红缨的笼头，脑门上也都镶着绿亮皮和黄铜丝，脖子下面给它们带着铜铃，让它们走起路来叮咚叮咚的响。但是一套上车，他便把这些笼头，除辕马的之外都摘下来，他并不是吝啬——我们的刘二爷对于牲口，向来是不吝啬的，他舍得把大块的豆饼给它们吃，他舍得把通红的高粱给它们吃，晚间他甚至自己起来喂它们，他侍候一辈子牲口了，他吝惜过什么？他爱牲口，有时胜过爱他自己，他在套车的时候，不给牲口带笼头是因为他说把一挂车上的牲口，假如一个一个的都联起来，那正是显着驭者的低能，他年轻时，曾赶过头车，走遍大江南北，永远没让牲口们戴过笼头，联在一起，他永远说人叫牲口怎么的，它们就得怎么的，虽然它们不懂得言语，但是叫它们往里，它们也不敢往外，何况手里还有大的小的两把鞭子呢？这话也真不是吹牛，的确有我们的刘二爷说的，他现在已是六十多岁了，但每当套车的时候，只要他举起了鞭子一喊，光着脑袋的骡子们，不用人去拉，它们就都按照自己的部位站好，拉里套的站在里边，拉外套的，站在外边，一点都不紊乱。

刘二爷每天站在道边上，他实在是看着这些壮健的小伙子们喜欢，他以为只要有这虎一般的年轻的人们在着，是什么都不怕的。此外他所看的，便是套在车上的牲口了。和他每天常在一起站在道边上张望的，是他的一位老街坊——王粉匠，他也是白手成家，一个人从远方来到这里给人家作长工，不下十年，终于他自己开起一个粉房来，纵然现在过日子还是清苦，但是儿郎媳妇的一大群了，他往往感

到了满足。他们站在那里，个人都衔着烟袋，一袋一袋的抽着烟，他看哪些马的皮色好，哪匹骡子侍弄得干净，瘦，胖，以及哪个驭者好哪个不成，哪个人抢车抢得快，哪个人太笨，怎么在这平川的道上不该使那么笨重的大鞭，以及哪个大车底下的梆子响，哪个车装得好。

“哦！你瞧，就凭这几个牲口拉的这么好，这车装得可太差了，若是两边再搭出来一点，还能多装两石粮，他妈的，真是废物！”

他往往下着这样的批评语。

“这么好的牲口，可惜连个皮笼头都舍不得戴，车套上还结着那么一个大疙瘩，你瞧把那个骡子的大腿磨的？”

只有这些，才能构成他和王粉匠的话题，也只有这些才能使刘金——他的儿子——听了不耐烦。

这年刚交立冬，冯镇的粮价便高涨起来，每年粮食比东山寨、德平以及北新集都高三四角，每天卸的又多，不管是什么粮食也不管是来多少辆车都能卸在镇上，同时这些车回去的时候，也很少有放空车板回去的，他们装走了煤油、洋线、花洋布、白糖……这些被火车运来的东西。因为凡是人们希望的，不论是卖是买，在冯镇都可以达到目的，所以大车来得多了，刘村从早至晚，永远是摆着一条长蛇阵，刘二爷看他们村里除掉原有的王家开的巨源涌之外，李五爷又开了一个东升长车店，他觉得刘村或者就要繁荣了，他默默中也似乎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给他们送来的恩惠，最近他对于铁道的憎恨少得多了。也许我的理想要实现罢？从冯镇到刘村的十五里的大路，将会变为一条繁华的街呢？刘村里也许将会有几个烧锅出现，我们刘二爷，不禁这么想。

一天晚间，屋里已上了灯，刘二爷从于老六的酒馆里买来了一些酱肘子，他烫了一壶酒，坐在炕头上，他的行李，铺得高高的，他的脸色，已有些被酒给浸红了，他慢吞吞的吃着老姑娘给他炒的鸡蛋。

“给牲口拌草了么，刘金？”他望一望坐在春凳上的儿子，他觉得自己也算行了，自从由八家庄带领着自己的老伴走到这里，开荒占

草，搭起来马架子，一直到买了车马，拆除了马架子，盖上这所四合房，儿女双全的，孙子都已三岁了，虽然自己的老伴已经死去，自己觉得有些孤单，但是现在已是二十多顷地拴着两辆大车，在刘村里也算是首户的人家，还不算幸福么？他想到这里，不禁抬起头来，看一看他十七岁的老姑娘，她那两只带有长长睫毛滚滚的大眼睛，和那高大的前额，这上面仿佛就写着她那聪明的程度，刘二爷也想，假若没有这个女儿，或者已不会活得这么有生气呢！

“环你再给我烫些酒来！”

他把吩咐儿子给牲口拌草的事忘却了，现在又吩咐女儿给自己烫酒。刘金走了出去，他的第一道命令没有空发，但第二道命令便不成了，她说：

“爸爸！你不能再喝了。”随手她拿来一面镜子，一手支着桌子，把头俯在爸爸的眼前！一手把镜子举起，“您瞧，脸都这么红了，别喝了吧！您喝多了我害怕，明天不是还去赶集么。”

刘二爷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的脸，也觉得过于红了，他微笑着捋一把胡子，然后推开了酒盅，侧身躺在行李上。他看了环姑娘的两只眼睛，便想起了另外的两只眼睛，这两只眼睛和她的一样，然而他知道这眼睛是被一种不可抗拒的悲哀带走了，不可复见了。

“你别喝啦，眼睛喝得那么红！”

同时，他也仿佛又听见了五年前的每晚频发的声音。环姑娘收拾着桌子，她也吃了剩下的菜。外面有一阵狗咬的声音，刘金带着范村长走进屋子来。

刘二爷直起了身子，让出了他的被头，范村长把身子摆在上面，他的青虚虚的连鬓胡子的胡楂上面，也泛着酒后的红光，显然是他已用烧酒打发走了这刮着小北风的黄昏，刘村里在这升平盛世的时候，有谁不多喝几盅白干呢！刘二爷从身边摸过来水烟袋，递给了范村长，他笑吟吟的吹着纸捻，随之便咕噜咕噜的抽了起来。

“范大叔，霖嫂子好罢？”环姑娘倒过一碗茶来，刘金媳妇抱着他

的孩子昌儿,也一扭一扭的走了进来,她的两只尖脚,走起路来永远是蹒跚的,她让孩子叫范爷爷,孩子唔唔的叫不出来。她顺手把他交给刘二爷,刘二爷笑着让他给“搂脖儿”。

“她很好。”范村长吹出了一锅残烟,对环姑娘笑道,“她也像你似的,一样聪明。”

“二哥!”他又把头转过去对着刘二爷。“这孩子也真难得,才娶过来几天,家里人谁都疼她,她也真的聪明,和你们的环姑娘一样,小账算的真好。这些日子她净帮助我算村里的账,她不用算盘,但是算得实在快呢!”他又咕噜了两口水烟。

“女孩子们,还是要多学一些本领,嫁出去的时候公公婆婆也都多疼一些。”他一句连一句的赞美着自己的儿媳妇,觉得他自己的身上增加了无限的光荣,这时环姑娘已陪着她嫂子走回里间去,范村长已抽完了水烟,刘二爷和他的脸上的红色也褪去了许多,屋里只剩下刘金和他们三个人,煤油灯的灯芯上,起了很大的灯花,屋子里的光线很暗,月光从糊着白纸的窗上透进来,还映进了窗外的树影,骡马哧哧的打着响鼻,分明是更信在给它们添草了。昌儿坐在爷爷的膝上用手指头在他的脸上点画“眼睛……眉毛……鼻子……嘴……鬃髯……”发着不甚完全的声音。

范村长继续的说一些村中的事情,夹带着说一些近日的新闻,虽然,并未说昨天夜里他的姨太太和太太口角,儿媳妇给劝架的事。刘二爷不住的问他们新买的四个牙的骡子能拉几个人……他同时也告诉刘二爷说,朱三爷有心搬到刘村来,据说他已剩了几个钱,很想作个小买卖,他已经替他找好了房子,就在刘家和范家中间的那个小院子,住孙三那院里的北屋,并且说十数天内就要搬来,预备在刘村上过年。刘二爷也颇表示了欢迎的态度。最后他才说到一件正经的事情。本来就是如此的,刘村的人们每办一件事情,都要绕很大的一个弯子然后才能谈到正事,范村长当然也是不能免俗的,何况冬天的夜里根本就没事可干多谈几句话,费一点时间,那又算了什么?时间在

刘村，是没人把它看为宝贵的。

“二哥！”他说道，“我看今年咱们村子很不错，车这么多，几家作买卖的也都很好，杨老二的酒铺里，每天卖一百多，李五爷新开的车店每天竟能卖三百多元，我看这很是作买卖的时候。”

刘二爷把他孙子放在炕上，他直起了身子，刘金还是一声也没响，只是站起来剪落了灯花。

“村长，你打算作个买卖么？”刘二爷问。

“是的，我想开一个大车店，不过我的力量……”他答道。

“你不要客气吧！假若用钱我们现卖粮食也赶趟，不过你是不缺钱的。”

“我今年是不行了，刚办完了喜事。”范村长抽了一口气，“我很想求二哥帮忙，咱们合股作一作。”

“啊啊！”刘二爷笑了起来，“我那里作得了买卖，若叫我作买卖除非是开马行，那我还内行，马，若是摆在我眼前不用伸手，就准知道它是多大口，或是哪儿的出产，多伦的，或是江北的，一看就知道。一瞧它的蹄头，就准知道它的活计怎样，若是走马那也看得出来，看看它的腿，看看它的骨棒，就准知道它的走法是怎样，也用不着骑着它跑出五里地去，回来再说走的如何如何；这些不是吹牛，我是抱着鞭杆出身的，兄弟，你知道我从二十多岁就摆弄马，开店我可不成，不然，若用钱你就拿去，家里没有明天卖粮也行，——”他说起来，又滔滔不绝了。

“不是这样，二哥！若是用钱我也能想办法，不过我想，二哥家里的草料都很多，放着也是放着，我们若是拿了这个铺垫作买卖，就省钱省多了。况且你们前边院子的伙房，也很可以搬进你们家住的外院里来，我们是开一个打尖的店，不预备巨源涌那么大，晚上也不住车，那么你们的几条旧石槽也就够用了，况且你们豆腐房的豆腐，粉房的粉，也都可以多卖一些了。”范村长说完了这么些个计划，好像再也没话可说了，他又重新托起水烟袋来，刘二爷一时也找不出什么话好

说,刘金眼睛瞧着他的父亲,显然的父子都在想着心事。

时候大概是很晚了,虽然听见外面打更的梆子声,但大道上的鞭子声和吆喝声,是稀薄得很多了。范村长辞了刘家,刘家的五口人一齐送出来。月色是很好的,初冬的夜晚,那么清澈。

刘二爷的心里不住的想,他自己挣扎了六十年,不过只给子孙们剩下这么个家业,但这样的一份家业,还是在那起初开荒时弄下来的,若是现在?那里再会有那么大片的荒原,任人来开辟?他不禁又想起了当年,他带着自己的老伴,会同着八家庄的几个人沿着那滚滚的河流,走了四百多里,才找到这块地方,夫妇俩刨土播种,一年累到头,才能得到秋天的收获,不敢穿稍微完整一些的衣服,不敢吃稍微美好一些的食物,俭省着,劳苦着,苦斗了二十几年才弄了这么些家产,以后是人们来得多了,大家都从这土里找饭吃,彼此都是兢兢业业的,所以以后的二十几年里,除掉买了四匹骡子以外,产业就算不了有什么发展,可见此后的发达更是不容易了。自家的人口一天比一天多,眼看着儿媳妇又要生第二个孩子了,将来再生第三个,第四个,家里的人口越多,挑费便也越重,长工们的工钱一年比一年高,土地又说不定有什么损失。修铁道时,要白白的占用土地,河涨水时,也要打下去土地。环姑娘出嫁的嫁妆要钱,昌儿娶亲也要钱,自己死了发丧也要钱,如此,二十顷地中个屁用?纵有马骡猪这些喘气的东西,还能算得上财产么?他一想到自己这么大年纪不知几时要死,他就未免凛然了,假若自己死了的话,把这么一点点的家业扔给刘金,他怎能经营得了?虽然他不呆不傻,但是见人连话都不愿意说,这怎样能让他支持这门庭,保守这份财产呢?所以他不能不想到范村长给他打算的事情是对的,他需要多给几个钱,他须要多给刘金留下一些财产以便让他以后的几代,更能过得舒服些,只要自己的子孙能生活得了,自己便就安心了。

子孙就是自己的无限的延续,他这夜里似乎未曾睡一会儿觉。外边更夫的脚步声,犬吠声,以及天亮之前的鸡啼声,第一班粮车从远

方走来，甩出的清脆鞭哨声，他都半点没有遗漏的听见了。他一袋一袋的抽着旱烟、水烟，他坐起来，他又倒下去，一直翻来覆去的到天明，他的心里始终盘旋着这个问题，而且还把它扩大起来，不仅是要与范村长合作，开一个小规模车店，他还打算把他所有的钱，把他的粮食都换来钱，伐倒他家屋后的杨树，多从河边上拉来一些土，等到来年春天，在前面多多的盖起一些房子，开一个存宿车辆的大车店。他要从过往的车群中，挣来他们所有的钱，然后把这笔钱留给他的刘金，他的昌儿，以至他的环姑娘，甚至他也联想到怎样去找一位精明强干的人，来给他帮忙，甚或假如找到了好人，为了要他忠实于自己的事业，也不妨把这人就作为环姑娘的丈夫，他知道刘金是更不善于作买卖的。冬夜特别长，到三星晌午，仅仅才交半夜，刘二爷的一段这么悠长的思想，一段这么精密的计划，当然费去一半的工夫也算不了太多的。

夜是为熟睡的人作梦用的，夜也是为失眠的人幻想用的，夜里的梦和幻想，因为都被月光给渲染过了，所以特别美，然而这些梦和幻想，大多数都是在日里看不通的。刘二爷的幻想又怎能例外了呢？所以当他一听厨子在厨房里淘米的声音时，他便穿了衣服起来了。他走出了自家的大门，站在路旁看由远而近点着纸灯笼的车群，一阵阵微寒的北风，又换去了他头脑中的感觉，他忽然觉到他咋夜的计划仿佛不太有把握了。

“作买卖是有赚有赔的，假如赔了，不是连这份产业也靠不住了么？”这样的感觉又开始苦恼起他来。

在早餐桌上，他们开起家庭会议来了，关于这类的事情，他一向要征求家人的同意，因为这类事情他知道他自己并不在行，比不了买一匹骡子或是一匹马，他不用马贩子自己就敢出价钱，因为特别是在牲口上，他有独特的眼力。

事情是依据环姑娘的见解决定了，刘金和他的太太一声也没响。据环姑娘说：

“这事是可以作得的,我们也用不着把所有的钱,来开一个大店,我们不妨照着范村长的要求把前面的房子改一改,拿这个事情当一个试验,好了,我们就大作,不好,也损失不了什么,藉着这个还可以送范村长一个人情,也算给了他一份面子。”

“那么就可以这么办了?刘金。”刘二爷笑着对刘金夫妇说,他们都点一点头,表示了同意。刘二爷心里在想:

“还是我的环姑娘,她什么都知道呢!”他暗暗高兴起来,旱烟袋又叨在嘴里。

日子过得比什么都快,这件事在朱三爷搬进孙三同院的北屋来以后,他又给跑了几趟帮着联系筹备,豆腐房和粉房竟都搬回刘二爷内宅的外院来了,东西厨房里整天家冒着热气,粉浆味和豆腐浆味满院子都是,环姑娘虽然有些讨厌,但她想起这味道也许会给她带来一份将来的财产,她又忍耐下去了。

前院的伙房改造了,伙计们都搬回到粉房和豆腐房的套间里去,在前院的屋里,修上了大灶,找来了厨子,整天准备着客人来打尖用的饭菜,一条大炕搭满了四间屋子,炕上放着桌子,地下也摆着条案,刘家的旧石槽,一行一行的摆满了一院子,到十月初一完工的长工们也都被留用了,他们扎起了白布围裙,等待一伙一伙的前来吃饭的客人。

刘二爷和范村长合股经营的车店,在交小雪的那一天开市了,店名叫“同合兴”,从此在刘村里又多了一处让外乡人花钱的处所。

八

这个车店自从开张以后,生意确是很好的,同时在刘村里也如同又增加了一个进钱的泉眼,虽然巨源涌和东生长特别竞争,但新的总

是新的，所有的开在刘村里的车店，还是这个新开张的店卖钱最多。在那时作买卖的人也是知道宣传的，不过骗人的方法没有现在的花样多，他们不会贴广告，撒传单，以及在自己店铺的门前摆一伙乐队闹什么大减价。尤其是住在这质朴的刘村的忠厚的人们更不会干这些事了。但是他们对自己的买卖又不能不加宣传，若不宣传，谁还会知道这里又有一家新店呢？为了这件事，范村长曾经和刘永福商量过，据范村长的意思是把大门好好的修理一下，而且把门两旁的土墙上刷起白灰，上面除了写上这车店的名字而外，还和城里的车店一样也写上“安寓客商，存宿车辆”等字样，以便过往的客人一看了便知道是一个店，他们或许就赶车进来，让他们作上一笔买卖。这种办法是刘永福所不赞同的——他最讨厌城里的把戏，把好好的一面土围墙，怎能弄得白哗哗的像带孝似的呢？他记得城里的车店的门前也有立了一个木杆顶端挂着一个钉有红布的罗圈，算作幌子的，他以为这很不坏，所以就在店门前立了这么一个东西，并没有挂一个金字牌匾，也没有涂白了围墙。此外刘永福还有一个主张，就是他们所卖的饭菜还要特别丰满，凡在这儿打尖的都给四碗菜，另加大碗炖猪肉，吃完了管填，饭是白面大馒头和粳米饭，东西都要热热的，若这样，吃了的人只要一高兴，他们下次一定还来，而且出去也要传名的，人给传名比什么都快，“人是地头佃，十天不见走一千”。那么这店的名字说不定便会每天都传出几百里去。他们的营业方针，就是这样定了的，一切都重实际。

这个车店开张了不久，的确赢得了一个很好的名誉，远远近近的都有些知道了，过往的大车甚至都有的为了吃这种丰盛的饭菜绕二三里路特别经过刘村的。因而这里就天天杀猪杀羊以备款待那些到来的主顾。

他们的店里，另外雇用一位接车的，专管立在村子口上向来往的大车兜揽生意。这个人的名字很少有人知道，因为在乡下是很少有人使用名字的，文绉绉的名字终久是别嘴，所以他们彼此的称呼也多半

是依照他们所习惯的惯常法则,比方姓赵的是行一,当然别人便把他叫作赵老大,姓张的是高身量的人,别人便把他叫张大格(读若个)子,不然便是称呼他们的乳名傻秃子、驴子、锁子等,再有一种就是依照人的举动或相貌等给他们起一个绰号,例如对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叫愣头青,对一个眼睛不好的人叫作瞎子,他们店里的这接车的名字便是属于这一类的,因为他的心眼比较迟钝,说话也有时颠三倒四的,所以大家都把他叫王二虎。虎是呆傻意思,二虎,当然因为他行二,大虎是他的哥哥,三虎和四虎是他的弟弟,虽然当他来到这店里的第一天,管帐的先生就在柜伙支使帐(薪俸帐)上给他写上了“王银”和“×月×日人工,每月工资大洋贰元”等。但是从未听过有人叫他的名字“王银”,他永远是王二虎。在乡下,那样文绉绉的名字,即所谓的大号,是属于特殊阶级的,普通的人谁也不叫这个,他们永远叫不惯,而且这些名字又似乎和本人都一点没有关系,况且它还别扭。

亲爱而可敬的读者们,以上的文字似乎是太枯燥了吧,请允许我在这里说一件关于王二虎的故事,因为我们实在也有认识他的必要,他此后或者将要在我们这部小说里时常登场呢!本来他已是来得太迟了。

他是有着一副不太高大的身材的人。高高的颧骨,前额也相当的高大。虽然岁数还不算大仅仅有三十的光景,但他的头发已经秃了。他的这副相貌假若是穿起礼服来,再蓄下一撮短须,戴起一副眼镜,走路的姿式再不太蹒跚,再假如他是生在现在的都市里,若是在什么学院或文化机关里作事便更好了,人们就一定会称他为博士。但是不幸得很,他是生在乡下了而且还是一个从未出过名人的乡下——北新集。他一向是居住在那乡里的。他和刘村结缘,是五年前刘永福的大孙女得病的时候。那个三岁的小姑娘,在春天忽然咳嗽起来了,他们在遍村里给她找经霜的茄子吃,给她买白梨炖豆腐吃,后来刘永福也曾经有一次在冯镇上的药铺里按照症状打听了和发堂里站栏柜的伙计,也还是买了一盒什么镇嗽散,但是结果并没有镇住嗽,而且小

孩子还咳嗽更厉害了。最后是经别人的介绍,说是北新集有一位大神(巫者),他是专治小孩的,刘永福当时便想,大神还有专门的?他实在有些疑惑,但是他终于把他请来了,有病乱投医嘿!况且在乡下还往往是这样,对于一个病人,假如吃药他还不见好的时候,其次的办法,也就是最后的办法,他们便要去请大神。大神再治不好,那便须听天由命了,反正活人不长死病,该活死不了!刘永福的一切办法都是不违背乡间的惯例的,所以他为了他心爱的头胎孙女,去请了大神来,这大神的名字是王二虎。

王二虎一见刘永福的面,他们便投缘,他一进门坐在炕沿上便夸奖刘永福,说是不怪人们都说刘家老爷子是位善人,今天他见了他这相貌也真是福相,而且特别善淑,这大年纪了,眉眼和鼻子都长得很正,胡须留得也很正,长得也很好,根根露肉的。他所说的这套话,不知是在那朝那代从那位老仙翁学来的一套词,他等到遇见老年人的时候,都是要像留声机唱片似的,一上了弦,把针挨在上面便要发出声音来,当然这声音是永远一致的。这天刘永福就变成了这留声机的针,而且还挨上了王二虎这个唱片,所以他便照例又发出了以上的声,其实刘永福长的一副善人相倒是事实,福相也是事实,至于眉眼鼻子那早就不端正了,胡须更是乱七八糟的,长满了下巴,哪里会根根露肉的?所以他之所以为王二虎,也就在这一点,恭维人也恭维不到是处。但是人生是靠着缘分的,谁和谁有缘也是说不定的事。这天他这一套不太贴切的谀词,不知怎的竟把刘永福给恭维高兴了。早春的时候,天气还是很冷的,加以乡下的防寒设备又很简单,所以屋子里是免不掉冷飕飕的。刘永福听了这些话,便把他请到炕头上去,而且还推给他一个很旺的火盆。同时这位大神在他的眼中竟变了样,他对他的评论的着重点也因之而变相了。在王二虎进院子的时候,他想就着他穿的那套衣裳,还能治好病吗?无论是多么落配的大神,好歹人家也称他为先生,他似乎是不应该只穿棉裤棉袄的,怎么也该有一个大褂,仿佛才成体统。当时他对他实在有些藐视,但是等他说了这

话以后,他对于这件事的解释方法便不同了。他想,这大神说话倒很实在的,他的生活当然也像他所语那样的质朴,所以便穿了这么样的衣裳。其实就是他那件棉袄和这黑色的腰带还是从他弟弟的手里借来的呢,借的时候还口角了一阵。

跳神是可以在日间的,但是因为孩子病得太久了,恐怕跳完神还须破关,所以他们便把时间定在点灯以后。在吃晚饭的时候,刘永福本是吩咐给他预备好菜的,照理对于所谓的看病的先生,也是应该预备好菜来款待的。但是这话被王二虎听见了,他立刻阻止他不让他这样铺张,他说他本也是庄稼人,庄稼人还吃什么?他一向就不挑吃喝,有咸菜,有酱就成,假如他们若是过意不去的话,就只买一块豆腐便成。这一点也是刘永福所喜欢,他自己虽然很富足,但也以豆腐为最好的菜,而且不是有特殊的原因,他也是不吃的。

王二虎那一次在刘家一共住了五天,他给那个小女孩子跳了三场神,破了两次关,可是他为迎合刘永福的心理起见,并没让他们预备小鸡和大馒头给大仙爷上供,在这一点上,更使刘永福高兴了,所以他虽然没有治好他的孙女的病,他也没怨恨他,他说治病治不了命,这孩子是该死,分明是骗人精,小孩子哪有那么聪明的?王二虎临走的时候,他还给他拿去两元钱。我们不要以为两元钱的数目过少呢,在那个时候,两元钱甚至就等于现在的二百元!

就是这一点缘分,王二虎便和刘永福处得很好了。第二年冬天,他便来到刘家给当长工来了,他虽然眼睛很坏,但是敲梆子打更的工作,他也很能干得来。当然以后自己的东家开了车店,他便也到车店里去帮忙去了,从此便算是脱离了刘家,把名字写到店里的帐本子去了。

他的接车的差事,在店里说是上等的,除去每月一定支使大洋两元外,而且他还和店里分那些经他手所接来的客人所得到的营利金,把这么上等好的差事给他,也是按照他的履历分配的。固然接车与跳大神无关,但是因为他是北新集的人,北新集是来车最多的地方,而

且他认识的熟人又多，这差事当然是他作最合适了。何况他自从在刘家住了几年之后更嘴甜的呢？他永远把刘永福叫二大爷。

王二虎也真成，每天他都能拉进几批客人来，他永远是站在村口的车道上，每见了熟识的大车，他便拉住人家的马头往他们的店里拉，见了不熟的大车也便把下面一套词大声的喊出来：

“大叔哇！到我们的店里去打尖吧！有源丰的二锅头，大碗烧肉，硬米饭白面馒头管饱，车底两角，饭钱三角……”

他每喊完了这一套词的时候，便上前去拉人家的牲口往店里领，他往往被人家用鞭子打两下才放开手，但他也往往因为用这种战术获得成功。

有一次，是在严冬的早晨，小鸡刚叫过二遍，他便提了灯笼到村北的大道上等车去了。那时天还黑黝黝的，天上又没有月，甚至伸手不见掌，他看见对面来了一排车，他觉得生意已到手，这时别的店里的接车的还都未出来，他并没有慌忙，赶上去拉住了人家外套骡子的笼头，他大声的说道：

“大叔！到店里去打尖罢，店里正有城里收粮的老客。”

这次赶车的不但没有打理，而且还跑到他的面前来，说道：

“二叔！是我。”

他听着这声音很熟，把灯笼举起来细看一看，原来这赶车的人是他大哥的儿子，他的亲侄儿，以后这话便传为刘村的笑柄了。

同合兴车店的伙计们，每天接进来不少客人，他们依照店主人的计划，把肥肉块和川丸子用粗磁的大碗给他们摆在桌子上，原浆烧酒也是一壶一壶的送到客人们的面前，等这酒肉下了肚，客人们的肚里充满了温暖，他们自会高兴，也许有的竟哼起小调来，的确是刘二爷得到了成功，不论是谁只要到他的店里来过一次，便会在心里留下了印象，第二次再过刘村，不用等谁去接自然会把大车赶进同合兴去，因为这里的酒肉味道，实在是比别人家的高，一样价钱，谁不找舒服的地方去呢？所以纵然说“车虎子进店，赛似知县”，但是他们一进刘

二爷这个车店的大门,都是绵羊似的,一点没有威风,从没有吹胡子瞪眼的,人家拿主顾当主顾待,对于牲口也是细草细料的,谁还故意找别扭?本来么,出门的人都是求个顺喜!就在这客人们的来去之间,同合兴的伙计们便会得到不算少数的小费,整天家都可听见铜子儿掷进柜台旁边的竹筒里的声音!

“小费一角!”

“谢——”

各人的脸上都满堆着笑容,无论是进钱的或是花钱的。

不仅是这车店的人们被来往的过客给养肥了,就是刘村的任何人,在这年月里也都发了小财,十几岁的小孩子们可以往城里贩来廉价的水果卖给店里的客人,也可以贩来车上用的皮货卖给他们,这年头钱好像是算不了什么满处的流,朱三爷和孙三的院里整日放着牌局和牌九局,局上的钱更是流水似的,总之刘村已竟变成了财源的总汇处,仿佛天下的钱,都须聚到这里来,所以刘二爷高兴到了极点,他再也不对每天在村前爬行的火车有什么反感了,他明明的看见火车也给运送粮食么,他不知道这粮食是运向那里去,但是他知道这一年冯镇上是大批的收买粮食,所以粮价一天比一天高,附近的大车也就都往这里聚,庄稼人是全凭粮食活着的,粮价的高涨就是能使他欣喜,至于车店里的买卖好那不过算是余事。

冬天在刘村依然照样下着大雪,北风有时比往年刮得还甚,但是从没听见有谁抱怨过天气不好,人们只要在衣袋里装满了钱便会感到一切幸福,在过年的时候,这里比往年多杀了许多猪,也放了一些鞭炮,他们痛痛快快的打发走了新年。

开春以后,田里都又埋下了种籽,预备秋季收获多量的粮食,粮食就是农人们的生命,他们甚至于呼吸都是靠着这个的,于是田里又满都是种地的人了,刘二爷在此季节中,除了多雇了两个长工,多弄到手三四十亩地来耕种而外,他又开始了他去年冬天某一夜里的计划,他开始锯倒了属于他的大杨树,还在同合兴的院子里拉进了几堆

黄土,请了木匠,……村里的人都知道他在准备盖新房子扩充他的车店了。基于乡间的惯例,凡是土木工程,都是要大家给帮忙的,盖房子从上梁的时候起,一直到垒完了墙壁,都是靠这些帮忙的人来作,主人们并不出一分钱的工钱。可是刘二爷这次盖房子却是没有人给帮忙的,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刘村没有人缘,只是因为年头又变了,和前年修铁道时一样,全村的年轻人都又离开村子,到远方给作工去了,刘二爷是痛恨着这种行为的,他以为土地是人们生活的本源,凡是人,就应该种地,年轻的小伙子东跑西奔的绝对出息不了好东西,然而跑开的终于是跑开了,纵然他不愿意又有什么用呢?

这件事的原委是如此的,在刚过惊蛰不久的一天早晨,忽然有两个穿着特别服装的人,来到了刘村,他们的手里拿着一面小旗子,上面写着招募工人,他们一住就住在东生长车店里,他们说距道儿六十里地的冯东站,又从南往北修上了一条铁道,这地方变成了交叉点,是一个大站,吓!车站上的工程,商家的工程实在多得很,他们包妥了一座洋楼,七层高,要开什么火磨公司。他们需要很多数目的工人,工资也要给得特别多,每天都吃白面馒头,五天一开支,绝对不压工钱。没过了五天,刘村的一些年轻的人,都随着这两个人去了,因为长辈人阻挡过的,还有许多人 and 家里打过仗,有的是偷偷的卷了铺盖起早溜了出去,累得媳妇们都哭红了眼睛,年老的人们闹得成天的骂,然而走的走了,骂人又顶什么用呢?

“年头真不是年头了,连刘二爷家里盖房子都没有几个帮工的!”
老太太们也都坐在家里这样的叹息。

九

据人们说,冯东站是一块宝地,前面临水,后面靠山,不但土地

好,像是被油拌过了油黑得可爱,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也长得特别秀气,这地方原来小得很,和刘村比起来简直就不成一个村子,七零八落的,还不够一百户人家,刘二爷有一年买马就到过这儿。但是不知怎的地方也有个时来运转,在某年的春天,说是有一群外国人,跑到了村后的小山上,他们插上了旗子,用千里眼周围的看过了,他们说这地方有风水,将来必定要有万盏明灯在这里出现,果然由第二年起,便在这铺修上了铁道,这条铁道是由南往北铺的,铺成了以后,这里便又重新修了街道,也逐渐的有了买卖,逐渐的繁华起来,但是终归不如冯镇,冯镇是老地方,甚么都有根基了,天下还会有甚么地方能压过去它么?它既占有天时,又占有地利!附近的老头们,谁都这样想。

但是事实上老人们的全盛时代已经过去了,世界上一切事情的进展,是与他们的舆论无关的一切不同,在冯镇的广阔的街道的两旁,立著砖瓦的房屋,无论是门是窗户,都敞开着,人走在街上一眼就能看出那家是布铺,那家是皮铺,那家是……但是在这新修成的街道便不然了,它在街的两面修起了高大的楼房,既已开张的商铺,也是连个幌子都没有,仅是大窗户大门的,有的把所卖的东西就摆在这门的近旁,街道和冯镇的也是不一样的呢!它这里的道不知是用甚么修的,不是石头,也更不是砖但是颜色是灰的,走在上面还软颤颤的,惟独不让铁轮子的大车走上去,还有一件奇怪的事情,他们不管是有人住没人住的地方都照别处一样的修了马路,路的两旁也照样的栽了树木,这种混干法哟!不知道他们怎能这样的糟蹋钱,这街上还有一件更新奇的事就是他们把像冯镇那样的摇摆不定的立在街上的路灯也不要了,他们这里扯起了电线,安装了电灯,在夜晚里灯光照着市街,也是通亮的和白天一样,就是你把一颗针丢在地下,也包管能让你找到,真是一个奇怪的市街,它仿佛是变了另一个世界,无论是甚么都和一切古老的不同,站在他们的楼房的顶上,甚至可以摘掉天空的星星。

不到五年的工夫，这冯车站的市街建设，几乎完全告成了，它的一切都是合于新的方法和形式的，它给予在他附近的市镇很多坏影响，有的人家竟因之而破产了，不过这是后话。

就在它开始第二期建设的第一年中，也就是刘二爷兴工在同合兴院内修筑新房子的那一年的。冯车站自从那条铁路修上了以后，他们便顺着这条铁路展开了新的市街计划，立了木桩，划了界线，他们拆毁了所有的妨害这新的街道进展的房屋，任凭房主人怎样哭求，他们始终是依照他们的计划一点都不更改的进行，仿佛他们的工作是受到了神的旨意似的，世界上没有力量可以阻止他们的行动，他们就在这种精神之下，完成了两条特别美丽的市街，在街道两旁也栽了一行一行的树木，这种形式的街道，在刘二爷是连作梦都没有想到的，纵然他怎样喊着年头坏了，但是只要有这样的街道存留在人间，便足以能证明这世界是进步着的。

这次在冯车站大兴土木的原因，是因为横跨西拉木伦河，长约七百余里的铁路修成了，它穿过了这大河两岸的沃野的心脏，它可以把沃野里全部的产业，都给输送到冯车站，然后再从这里分散到各地去，让这里作一个物产集散的重点。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当然是要把它建筑得堂皇而富丽了！所以人的精华，物的精华，都聚集到这里来了，纵然人们的力量改变不了季节，不能使冬天过完就过夏天，但是人们的伟大的力量是可以改变世间一切的。冯车站就是一个例子，它不久便从一个小小的荒村变成为一个时代的都市。

这是当时一个美好的市街哟！以铁路作分界线，在铁路的东西两面各修了七条大街，这样大街的样式，在刘村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怪物，因为它的一切形式都和刘村人们所习惯的冯镇不同，刘村直接的竟受了这新兴的冯车站影响，村里的人都被他们的多量的钱给引诱去了，岂但刘二爷盖房子没有人帮工，就是在田里工作也立刻就感到缺人了，工价像那年修铁路时一样，又都随风涨了起来，但是粮种都洒在田里了，又不能说出不种来，锄地割地的人工钱，简直就赶上了

粮价高,加以附近各处的收成又都好,粮行就始终都涨不上去,种地的人家这年算赔了,糟了,杨老二为了还长工的工钱,他把他的心爱的大黄骡子卖掉了,据说他在卖骡子那天,难过得连晚饭都没吃好,这牲口已被人家使过五年了。

这年的冬天冯镇也骤然间变了样子,和去年的冬天简直是不同了,去年是天下的粮行仿佛惟有冯镇高,各处的车就都往这里聚,刘二爷曾经说过。

“年头这回好了,咱们的村子离冯镇这么近。冯镇就是个聚宝盆。只要有这火车站,冯镇就永远错不了,火车可以把粮食给运到远方去,听说它简直就能运粮下外国。冯镇上买的多也销的多。买卖人只要肯出大价买,那儿的车都得往这儿来,只要过火车,我们这刘村就不愁没饭吃。”

他谈这些话的时候,常是和范村长或是朱三爷在一起的时候多,也常是在谈完他们的店务以后作补充的。他说着,也永远是满脸堆着笑意。

然而,在这年的冬天,笑意竟从这位福相的老头儿的脸上无端的消失了。他每天的脸色都是沮丧的,这原因简单得很,因为今年冯镇骤然失去了商业上的价值,好像是它的灵魂已竟飞向冯东站,去年在这镇上收粮的客人们今年竟都跑到那里去谋发展了。所以在这里就没剩下几处大买卖,纵然有几家收买粮食的,但是价钱也低得可怜了。可怜的冯镇,只走了那么一截短短的红运,就像牵牛花似的,刚展开了美丽的容颜,一见了日头就凋谢了。

这年冬天,冯东站的粮行比冯镇高了许多,眼看着一车粮拉到那里可以比在冯镇多卖几十元,人还怕钱咬手的吗?东山寨的大车自不用说,就连德平的也不惜多绕一些路跑向冯东站去,因而同合兴、巨源涌、东升长等这些车店竟都萧条得可怜了,刘二爷将将的盖妥了新房,仅钱就花掉了他两千多元,而且还新雇了十几个人预备大大的干一下,想不到年头变成这样的了,响平的大道上竟见不着几个大车的

影子,去年在冯镇车站上堆的麻包和苇席囤子,今年也不多见了,然而听说冯车站的站台上却盖起了很多的洋铁房子,这边越收缩那边越发展,这种现象很使刘二爷担心。

刘二爷最近又骂起这火车来了。他见人就述说铁路的罪孽,他也说冯镇要完了,刘村要完了,他眼望着自家的每日干等着赔钱的车店,心里起了很大的不安。他的店里新发展的计划,是否是环姑娘给出的主意呢?虽然这事从来没有人说起,但是环姑娘一冬天永远是愁眉不展的,这也是事实。

十

这年冬天的某一个早晨,树枝上挂满了白霜。外面的积雪都冻得很结实了,人们的脚步走上去“吱吱”作响。已是吃早饭的时候,刘二爷正仰卧在自己行李上出神,一面回想着他昨天辞退了的长工们,的确是有些于心不安了。本来冷冬属九的时候,庄稼人找事都是很难得的,假如自己早知道店里占用不了这么许多人,他也绝不会这样耽误人家的。昨天这些长工们的辞退,是伤了刘二爷的心了,他呆呆一直到今天吃早饭的时候都没说话,据刘金当他自己的太太说,他父亲的眼眶是有些塌陷了。

人们大都是惯于打胜仗的,刘二爷因为不是超人,自然也不能例外了。在同合兴刚开市的时候,他有很多很多的鸿筹大计,他每天晚上都和范村长以及朱三爷等在一起磋商,精神都是很旺的。但是一到今年冬天可就不行了,他们知道大势已去,他们是不能把车店的营业恢复成去年那样的繁盛局面了。所以不独刘二爷,就是其余的两位也都是唉声叹气的。

还记得在昨天夜里,因为天气是夜里头,伸手不见掌,刘二爷临

送朱三爷和范村长出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同时发现了东南的天空有一片特别的亮光,据朱三爷说这是一种好运到来的先兆,他断定刘村是还要复兴的。但是经过了他们三人的一番推论,结果这亮光不但不是走运的征兆,反而还是败运的征兆了,因为他们证实的地方是冯东站,而且这光就是所谓的那盏明灯的光。于是他们同时都叹气。想不到相隔六十里路的远方的灯光会引起人们的败兴的喟叹。

刘二爷正想着这如缕的往事,张文汉被王二虎给引进屋里来了。

“有劳您了,张二爷!”

他坐起身来,当然第一个动作便是把水烟袋送进客人的手里。张文汉就是张二爷,我想这人对读者是不会生疏的。虽然他很久未曾出现在我们之前了。他这次的出现,容貌等并没有什么变异,只是近视眼的眼睛更形近视了。他并没有戴眼镜,所以每一瞧东西,上下眼皮便合拢在一起,简直不让人看出他是否长着眼珠的。他最近因为死掉了老妻,所以自然也不免在脸上露着伤感的表情。他把她埋在刘村里的自家的莹地里以后,他虽并非为庐墓,但是他也就同时拐进刘村来了。

据他说冯镇也要完,镇上简直是不成体统了,整天家虽然还不断有大车由这里经过,但很少有把粮食卸在这里的,就凭源丰那样的人家每天仅能够买进百十石粮食,请问能够甚么用?镇西头的大商号有好些是准备着开张呢,都说年头不像以前了。

“都是这冯东站给闹的!”刘二爷恨恨的说。接着他又把脸转向了张文汉,他陈说着他本不该在这样清冷的天气找他到这儿来,况且才办完了大事不久,加上新近又搬家,实在他是想休息休息,然而年头赶的真没法子,他请他来,也正是为了这件事情。他慢慢的在叹气着同时告诉张文汉说他有一件事必须求他给帮忙,就是他们和范村长、朱三爷合股经营的车店是不能再支持下去了,如果还保持着这个局面,便只有等着赔累,而且这件事不管范村长他是否是好办事的人,他自己也似乎是不便开口和他们直接谈判的。

张文汉是一位老于斯道的人，他很清楚的领悟了刘二爷的意思，他看着他在此收拾破碎残局的神情，心中也实在引起了无上的同情，纵然他是一向专作卖房子卖地的居间的职业，但他也颇有几分替刘二爷伤心了。

“唉！”他不在意的发出了这么一声，随后他从袖筒里掏出了手帕揩了一揩他的近视眼。

“二爷！”刘二爷叫，“这事唯有请二爷帮忙了，您和朱三爷是老朋友，范村长也是旧交。”

他又把头低垂下去，环姑娘给他才装好了的一袋烟，他也不想再吸了。

经过了张文汉的折冲，又过了半月以后，这种善后的事情才告结束。结果范村长认赔五百元拉走了石槽两个。把还外债的责任都放在刘二爷的身上。刘二爷在散伙的那一天在自家里预备了一桌比较丰盛的菜，同时也请了李五爷和杨老二来。他们喝着酒，叹惜着刘村的命运。李五爷这天并没多说话，只喝了几大杯便有些醉醺醺的了。他仅仅咕哝着一句话：

“东升长不能收拾！……”

这显然已显示出来他的东升长的命运也是将趋于可怜的地步，所以大家都认为这是他对于自家的事业的最后的哀鸣！其实一个被群众认为英雄式的人物，也弄得如此了，在别人看来，实在是一件不能不痛心的事。

在表面上看，他们此次的分散，范村长似乎是便宜了，但是他的内心的苦痛也是最剧烈的，因为可爱的读者们至少还记得这个开店的计划是纯由于他一人设计的，自己亲眼看见自己计划的失败，该是一件最难过的事了。至于朱三爷呢？他无疑是占了便宜。在开市之始，他便没拿进多少钱去，所以无论赔多少，好像都与他没有太大的关系，他根本的居心就是只负这店里的繁荣的责任，当然事业的失败是不与他相干的了。况且这次他藉了这车店开张的机会，还占用了刘

二爷的店里剩下来的所谓闲房子。占同样的便宜的，还有这位说事的张文汉。他也和他这位志同道合的老友住进一个院子去了。总之，只有刘二爷自己吃亏，大家只要一看刘金给各人斟酒时的颓唐的神情就会明白了。

“作事总得能吃亏让人，钻尖取巧来发财是长久不了的。”

这是刘二爷一向的主张，但是在今天的宴席上他没有方法用他的这种理论掩饰他自己内心的悲哀，他和范村长一样，眼眶里永远是水汪汪的。

“赔钱事小，现眼事大！”

范村长悲愤的说。

“这教别人看我们太废物了！”

最后他拍起了桌子。

“事情没办坏呀！这是年头赶的。”

杨老二也不得不这样安慰他们，大家也都承认他说的这是实话。

在苦痛的情绪中，他们一直喝到了上灯的时候，大家才冒北风走回家去，当时外面已竟下起了小雪。同时刘村的未来恶劣的命运，也就随着这小雪降落到人间。

十一

夜里又起了大风，干枯了的树条不住的摇摆，特别寂静的刘村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惯爱找地方去聊天的李老五，早已回家去了吧，他家的白木大门关得紧紧的。有着三百来家住户的刘村，简直是鸦雀无声。其实一年来的夜里，在这村中总是如此的。

刘二爷、朱三爷、张二爷和那卖酒的李老六，都已睡下了吧，他们在那滚热的炕头上，说不定也许正在作着香甜的梦，但愿这暂时给予

人们幸福的梦境,安慰这不幸的一群。

天色已经交了二更,天空里的星星还没出全,因为正是冬月将了时候,月亮还没有出来,蓝越越的天空,沉重的压着大地,寂静的刘村,寂静的原野,寂静的西拉木伦河,假如在寂静里过生活是幸福的,那么这一夜的幸福是被外来一种骚动给撕破了。然而这里的人们没敢抱怨,没敢诅咒,虽然在他们的心上都已划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尤其是在范村长的家里。

犬吠的声音把人们从梦里惊醒的时候,大家也同时听到紧急的马蹄的声音,他们都赶快的披起了棉袄,登上了裤子,谁管夜风是怎样能使人受病?他们都没有浪费扎腿的工夫,他们就都站在院心里了。女人们偷偷的舐化了窗镜上的霜雪,窥视着窗外,外面黑洞洞的。醒了的小孙子们,把头缩进被窝去一声都不响。

“你要躲开身子,不要冒冒失失的,可看清了是甚么事情呀!”

女人们隔着窗户悄悄的告诉着他们的男人,男人们大都爬上支在墙头上的梯子去,他们把脑袋探出墙外。狗咬得更厉害了,马蹄声一步比一步近。

“是奔这儿来的呢!”

同院的男人们彼此私语。

果然是有几匹马跑进刘村来了,在深夜里踏破了刘村的寂静。在墙头上观望着的人们,腿都有些软了,本来嘿,谁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在黑暗的夜色中,人们朦胧的看见这些骑马的人们一直奔向了范村长的门口,看样子倒像是官兵,他们虽然有些心安,但是那次骑着马来孙三家里捉赌时,也够瞧了,人们跑得乱七八糟,还有跳墙拧折了腿的,临完绑走了一大群,花钱遭罪。据他们的经验,黑更半夜的有骑兵到来,终久不是好兆。

“范家出了甚么事了呢?”

大家都在推想。

“说不定是要范村长给领道,去找谁去呢!”

于是大家又慌张起来了。

范家的大门,被打得比打雷还响,听声音好像是马队已经围起了他家的院子。结果,大门被叫开了,有的骑兵走了进去,经过了好久的时间,他们又都骑了马跑回去了,在路上听他们说:“也不用绑你,反正你也跑不了。”

他们说话的对象,谁也不知道是谁,在黑暗中,谁也看不准他们到底是带走了谁。

狗又剧烈的吠了一阵,马蹄声音也渐渐的远了。有些人们又跑到了范村长的家里去,村长木然的站在屋地的中央,他傻子似的一声也不响,他家的新娶来不久的少奶奶把眼泡都哭肿了,今天曾经出现于村中的范霖是不见了。

“怎么个事呢?”大家问。

“他们带走了我的儿子。”范村长啜嚅的答着,眼圈不由的红了。

“我儿子也不能贪赃枉法!”他自己接着辩解。

人们慢慢的都散尽了。

“这回准得弄掉了差事。”

“说不定还得蹲监狱呢!”

“范村长也好不了!”

在归途上,人们彼此的议论着。到半夜的时候除了各人在枕头旁边和自己的老婆说这件事而外,刘村又是完全寂静的了,月亮也慢慢的从云彩里钻了出来。

第二天早起,范村长起来得很早,他请了刘二爷、张二爷和李五爷一齐到冯镇上去,当然他们是又由范村长作东吃了一顿德馨楼。然后他们到衙门里去了,希望藉着李五爷和张二爷的不凡的态度和善辩的舌头,把范霖保出来,刘二爷虽然不善于辞令,但他是本地的乡绅,他能够替别人作保。但是他们这一行到了衙门以后是深深的失望了。原来这天早晨范霖就被送走了,和他一齐去的还有冯区官,他们犯罪的原因,是因为吃赃太多了,百姓已经在县城外把他们告发,指

名来拿捕他们的是县里派来的人。他们同时也听说在冯区官被带走了以后不久在日落以前，他的每天拉胡琴吊嗓子的姨太太，便和那个亲随的听差坐着轿车出走了。他们自己说是去周转官司去，本来县城是靠近火车道的，但是她出走时并没有坐火车。

范霖的事情被传遍了刘村，范霖的媳妇永远是眼泪汪汪的，直到年底范霖还没有消息，村长为他花了不少的钱。有些日子范家天天到镇上去卖粮食，范村长也时常到县城去，但是他回来时永远带不来好的消息，他的面颜消瘦了。有人看见他自己坐在西拉木伦河的河岸上，面对着那怒吼的北风，拍着自己的脑袋，不住的喊着他儿子的名字。因而也有人这样想：

“范村长是要疯了吧！”

但是他毕竟没有疯。

新年多少有些惨淡的在刘村过去了，这年正月未曾有过大赌场的出现。而且一过了初六，少壮的小伙子们又都走开了，去的地方还用问么？他们一半人都已上了冯东站，那里作事又轻闲，挣钱又多，吃的又好，谁还傻乎乎的在家苦干呢？连杨老二也走了，孙三也走了，他们不是去作工，他们在那里作买卖和赌钱也都比刘村里舒服得多，除了像刘家的那一家顽固的人们别人谁都挪动了。

“人挪活，树挪死。”

人们差不多都走开了，刘二爷面对着这样的境遇，他的内心里实在难过。

大概是正月初十的早晨，王二虎从北新集来到了刘家。

刚一坐在炕沿边上便对刘二爷说：

“二大爷，我是来讲活来了。我老是打闲也不成。”

刘二爷因为今年不想再种许多地了，所以他也不想再雇用像王二虎那样的人。这年头工钱这么贵自己家里又没有做活的人，种起地来也是干吃亏，还不如把地多租出去一些，留一点够家人种的也就是了，顶多不过是雇上一个人，他把主意早已打定了，也曾经和刘金以

及环姑娘商量了几次。所以他当时毫不犹豫的对王二虎说：

“年头不是那年头了，去年叫车店赔了不少钱，今年也没有种地的力量了。我们今年不打算用人。”

王二虎半睁开了他的眼睛，眼望着他，露出一一种难以形容的样子来，他仿佛是在要求着刘家的收容，也仿佛是心中还存着一点骄傲。

“二大爷，我们得算一算帐吧！”他问。

刘二爷让人拿过了帐本来，他用算盘算了许久，一面也念给王二虎听，王二虎点着头，结果是刘家共欠王二虎二百七十元。

“现在我手中很紧，等天秋以后我再还你罢！”

刘二爷这是第一次用这样和蔼的态度和王二虎说话。

“那！”王二虎眯一下眼睛，半天才说出了这么一个字。

终久因为是老东老伙呢！他们不能为这一点的钱闹翻了。纵然王二虎一们说说今年没有事作，他要穿衣服，也要吃饭，但是刘二爷答应了他，说是照着五分利行息，到秋后一定还他这笔钱。以后王二虎才不太高兴的走出去了。他在路上自己叨叨着：

“刘永福这老家伙要走败运，看他那个鼻子，也不像个发大财的。”

是同一天的事情。刘二爷把他那匹黑骡子牵到冯镇上去。因为他家今年少种了地，自然也不需要养这些牲口了。但是在前文里已经几次的说过了，刘二爷是最喜欢牲口的，在必要时他甚至希望失掉别的东西，也不愿意失掉他自己的骡马。这天他真是没有法子了。眼看着雇长工要钱，买肥料要钱，要想再种地，简直就没有不花钱的事。所以无可奈何的，从圈里把骡子拉了出来，骡子还留恋着石槽里的炒糊了的黑豆。这种喷着香气的草料，怎能使它舍得不闻呢？刘二爷心里想：假如今天有人肯出大价钱，你可怜的畜牲，或者就不能再回到这个家里来了。他眼望着这有着油光皮毛的高大的骡子，心中泛起了无限的忧郁，“不幸的牲口，你们也赶上了这个年头。”刘二爷的心里，仿佛是说着这样的话。

在大门外边，他骑在骡背上了。在往常，他每一骑在骡背上时候，他总是兴高采烈的，他若不是把旱烟袋叨在嘴上，他就必定要唱上两句大戏。然而今天却例外了，他低垂着脑袋一声都不响，任凭骡子咳嗽的直叫，他也再不能把缰绳提得紧一点，让它抬起头来，他也好藉以叱咤两声。今天他始终不露一点高兴的样子，只是一只手屡次抚摸着牲口颈上的长鬃，同时也露出一一种对于这牲口爱怜的表情。

这实在是一种很难堪的事，突然间把这匹自家使用了很久的骡子拉到街上去卖，不用说是一位像刘二爷这样的刚烈的农人，就是普通的一位庄稼主儿，也是未免不伤心的。他骑着这骡子，走在大路上，内心里焦躁的想道：

“骡子，骡子！我真对不住你们，这次不知道把你们卖到甚么样的人家去，你们也许要作苦活罢！”

刘二爷几乎要流出眼泪来。骡子又“咳咳”的叫了两声。

在远方，他看见了冯镇上源丰烧锅的大砖烟囱的尖顶。

十二

在骡马市上，刘二爷整整的站了一上午，他真的是有些百感交集了。人们在感慨太多了的时候，便往往似乎无感而变得木然的了，因而他也像一根柱子似的在那里伫立了良久，他的嘴边上虽不断的喷出烟来，但永远没有话语。若是在去年，或者是比去年还早的几年里，刘二爷一到了骡马市上那种神气劲儿还有比的？就是冯镇上唯一的区官老爷也要比他逊色，他常是敞开着他的皮袄的前襟，让那九道湾的西口皮货露出它的茸都都的长毛来。他把小烟袋叨在嘴里，真也有一股神气劲儿。把皮袄的大襟敞着，并不是因为他怕不这样便觉得太热，他只是不愿意“肉埋饭碗吃”，他必须要用配色的骡马拉他的大

车。是为了这个，他用黑油油了大门，也是为了这个，推而广之，他把砖烟囱修的高过了房脊，而且上面还挂了风铃，也无不是为了这个的。

这天他在这骡马市上站了许久，一声都不响，实在是因为他被痛苦给压倒了。

“我刘永福是兴家立业，打江山的人，想不到今天算败家了，现眼了！”

他不住的这样想。

他不能像往来买牲口时一样的拿遍所有的皮色漂亮和个头高大的骡马的嘴，他也看遍了市上所有好牲口身上的毛的漩涡，他不断的测视着哪个牲口的腿棒好，哪个牲口的蹄头好。亲爱的读者们，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刘二爷是对这件事情特别在行的，世界被他最珍贵的东西就是遍体长毛的骡马们。考古家每在得到一片带有文字的瓦片的时候，他们必须要细细的审视一番，看看它到底是否汉瓦；刘二爷是特别注意那些好牲口的，他一看牲口们的身体便知道它们有没有力量，或是作为它的主人会不会要倒霉。因为在刘村的人们也都很相信牲口们的运气，假如有人买了一匹尾巴向右面偏的牲口时，他们便能断定这家的主人会要破财。

我们还是赶快归到本题上去罢！亲爱的读者们。

刘二爷在那里木然立着的时候，也不断的抚摸着那骡子油光的皮毛。直到下午还有人过来把手缩进袖筒里，和他用手指暗讲着这牲口的价钱，马贩子们也从中帮着讲这份买卖。这群人为了几个佣钱，卖掉了他们自己的良心，他们把卖主的价钱给抬得很高，也把买主的价钱给压得很低。人们为了吃饭是甚么把戏都会闹出来的，我们还是原谅作这种职业的可怜的人们吧。

“我这骡子准能拉十个人！”

刘二爷对着买主喊叫，他也露着坚定的神色。

“不信我们就试，它拉不动我就送给你们。”

“你们买牲口得买一个好长样，好活计的！”

马贩子们也打着圆盘。结果这牲口是卖妥了，刘二爷给他们找了一份铺保，店铺说了一句管保偷摸的话，他摘下了属于自家的笼头。骡子的头上套上了另一个属于买主的绳笼头。刘二爷当时便看这个破旧的东西实在给他的骡子太减色了，但是他已拿到了人家交出的一半钱，他便失去了对于这匹骡子的一切权利。假如不是他尽力的挣扎着，他一定会流出眼泪来，这样等于挖去他的心的事情，他这是头一次作。

回家去时，他迎着微寒的北风，觉得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

“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想不到我还有变卖牲口的日子。”

他失去了这匹骡子时的心境，是和当年他失去老妻时的心境所差无几的。

这年春天，刘家为了增加旱田的产量，他们变换了耕种的方针，他们觉得只种高粱、谷子等等的东西所得的钱将要太少，他们也要效法李五爷的干法，把旱田的一部划出来只种蔬菜，这就会有比旱田多着三倍以上的收获，李老五随着他父亲李老虎传下来的方法是不会错的，假如不合算，那个比猴子还机灵的李五爷也不会干，所以在开了一次家庭会议以后，他们便决定了这个方针。不但环姑娘是如此主张的，就是刘金和他的不常说话的太太也是如此主张的。这显然是好事了，大家都愿意哩！

刘二爷监工，在他的门前的旱田的中央凿了一面井，为了装按这井里的檁木，他又伐倒了围在他们坟茔四面的大杨树，人们有的私语似的议论着，说是刘家的风水将要破了，把一个风雨不透的茔地，弄得露骨露相的了。这话虽然已经传到刘二爷的耳朵里去，但他并未在意。总之凿井是要紧的，他此时不再计较甚么风水不风水的了。

“他妈的！有风水还至于穷得卖骡子，从现在起我甚么都不信了。”

在这面井凿成了以后，在刘家里又添用了两个长工，他们是种业

的熟手,普通的庄稼人干不了他们这手活计。他们种了一大片韭菜,一大片茄子,一大片黄瓜,不过几天的工夫,满田里都是绿油油的,井边上终日有水车声在响,环姑娘和他的嫂嫂带了昌儿看着自家的和邻家们的小鸡,不让它们到园子里去,刘永福看着家里的人们也都忙起来了,他的心里又愉快了起来,仿佛已经是已经忘掉了前些日子的痛苦。

此间,范村长不断的往县城里去跑了几趟,每次回来都是满脸沮丧的,尤其是他那不常修葺的面颊,短胡楂上显着青灰的颜色,更加增着他的忧闷的样子,他常说:

“这事都怪冯区官,是他吃脏太多了,而且他还陷害人。范霖这小子也真不懂事,他净是给人家做豆腐,归终自己还免不了打罪,真是孽障,孽障。”

如果有别人问起他们官司是否有头绪的话时,他也常是这样说:

“范霖倒没有甚么,就要出来了。冯区官的罪倒不轻。”

他还有时透露一些喜悦的颜色,但是高明的人倒也很能看出这种喜悦绝不是真的。何况还有很多的事情能证明范霖的罪也并不算轻呢!

第一张文汉曾经替范家卖过三个金溜子,是卖给王老寡妇将要出嫁的侄女了。第二在开春的时候范村长又说是家里人少了种不了往年种的那些田,他把一片上好的旱田典给李老六了。这两件都能证明范霖的案子并不轻,他家里变卖了这些钱,无疑是为了活动官司的。而且还有一件,就是前两天的早晨,在西拉木伦河的河沿上突然起了一片哭声,村里的人们大都听见了,他们以为一定是谁家又死了孩子,扔到河沿上了,若不然谁能在大清早起到那里哭去呢?以后刘家的小猪倌说,这位哭的女人就是范霖的太太,她哭的时候,口口声声的喊着他男人的名字,还直说:

“我可得几时才能见着你呀!你万一若有个好歹的……”

以后是被他的公公连劝带拉的把她拉回家去,从第二天起她便

回娘家去了，一直到这忙着种地的时候还没回来。因为这个，大家又推测一定是范霖被判了罪，家里得到了消息。

“不用他们不说，反正早晚我们都得知道，他妈的！纸里还能包住火！”

李五爷就总是这么说。

此时，李五爷因为也在经营着菜园子，他和刘二爷又是同行行了！他不断的到刘家来谈心。

“二哥！咱们不用着急，等茄子黄瓜一下来，送到街上去，那就一天一个现在！”

李五爷这样对刘二爷说。

“朱三爷和张文汉他们是瞎张罗，作些个损事，自己也落不下甚么。”

李五爷一只手拍打着炕沿。

刘二爷转过了身子，翘起了他的拇指和小指。

“可是，五爷，人家现在弄这个呢！听说剩了不少，今天一趟冯东站，明天一趟冯东站的还是吃着香的，喝着辣的。”

他眯了两下眼睛。

“五爷！我们这指着土找吃喝的人，终究有限哪！”

他接着喟叹似的说着。

“不用瞧他们那个，范霖那小子没摊事以前，那边有人咧，把他抖的都驾云了。”

李五爷气忿的说。

除此以外，他们每天便谈论着短工工钱暴涨的问题，他们似乎也想到了刘村的危机。

“他妈的，刘村此后算完蛋！”

李五爷说起来就要跺脚。

他们仿佛明白那种凡是紧靠着最繁华的市街的近旁的街必定要极萧条的原因。他们终日对这新兴的冯东站诅咒。他们几次听人说

那里有了很大的赌场和很多的娼妓的时候,他们更要说。

“那地方简直是毁人炉。”

刘永福也总是痛骂村中的像似王老秃子那摊的坏孩子,真都是贱坯,放着好好的地不种净是一片浮心的东西们,将来绝不能好。

在黄瓜已经下来了的时候,刘二爷实在是兴奋了。他看着架上顶着黄色花瓣的满身细刺的黄瓜,他实在高兴的了不得,他等到已经到街上卖过了三挑子以后,他才亲手摘了几条弯曲的,或是尾巴上早就显出了枯黄的颜色黄瓜,给家里的人们吃,他说这是新菜,其实他不知道他的儿子媳妇前五天就摘了几条给昌儿和他的姑姑环姑娘吃过了的,本来眼前放着绿嫩的水黄瓜还有不吃的理?

刘二爷在高兴之余,他计算着,假如黄瓜若不落价,他的这一片黄瓜,便足能够短工的工钱。

“他妈的,工钱贵去吧,架不住二爷出产多,天无绝人之路。”

这话是他一天晚上喝醉了以后说的。

他自己每在睡不着的时候,也常常想,这一片黄瓜,一片茄子,一片扁豆,到秋里还有一片大白菜。但是从未想到天候给予他的不幸。

不幸到来的那一天,是在黄瓜上市不久的一个下午,刘二爷正在井台附近看着牲口在拉水车,忽然天空的西北犄角上,起了一股比墨还黑的云彩,接着就响起了大雷来,像转磨似的,一会儿,这片黑云彩就散了满天,牲口把它的耳朵直竖着,女人和孩子们忙着往屋里抱干柴火,甸子上的猪倌们也都赶了猪跑回来了。从西北上刮起了冷风。

“来暴天儿了!”

刘二爷一面卸着水车上的牲口一面喊。

“小猪们!快帮着把园子里的家伙抬进去。”

他大声地喊。

刘金和伙计们把铁叉、耙子、土篮子等等的东西都运到院里去了,果然从天上落下很大的雨点来,冷气钻进了人们的皮肤里,窗户、

门都被风刮得劈啪的响。

“大雨来了！”

全村的人们都喊着。街上有人们沉重的脚步声和牲口们的沉重的脚步声。

刘家的菜园的顶上，有干燥的电光闪动着，整个的天空里却特别黑暗。终于雨点又连续的落下来了。雷在屋顶上爆炸了，昌儿滚入了妈妈的怀里。

“天气来的这么凶，不太好哇！”

刘二爷扶着门框对他的长工们说。

“是，太凶了……”

还没等这长工再接着说下去，天上就降下冰块来了，起初是小的。

“下硬的了！”

“雹子！”

大家齐声的吵嚷。环姑娘把菜刀扔到院子的中央去了。乡下的人们想，这样作就可以砍断了这雹神的腿。但是雹子不但没有停，而且下得更大了，有的像拇指上的指甲那样大，有的酒盅那样大，以后竟有像鸡蛋那样大的了。

小猪倌这时跑进屋子来，他那用双手遮掩着的头上，被打起一两个大包来。这时谁还有心理这个孩子呢？他们大家所挂心的是田里的庄稼和蔬菜。实在的，农人们有时是看得禾苗比人还贵重的。

“他妈的，败家的雹子，可把人害苦了！”

刘二爷不再厮守在门边看这可怕的天气了，他懊丧的躺到炕上去了。

“哎呀！又大了。”

长工们在外面喊。刘永福装作没有听见的模样，但是这雹子就等于是打着他的心。

大概足下有做熟一顿高粱米饭的工夫，雹子才住了。院子里仅落

着稀疏的雨点。

“这场雹子可是倾人不浅呀!”

“庄稼都打得怎么样?”

刘二爷也就在这种问询声中走进了他的菜园。

“哎呀!”他在心里喊。

园子里的一排一排的搭好的黄瓜架,大半都被倒了,是狂风吹倒的呢?抑或是被雹子给打倒的呢?那不知道。黄瓜的叶子有的被打得只剩一根茎,有的被打得净是大窟窿,残缺不全的,小的黄瓜落了满地,眼看着马上就能送到街上去换钱的东西就教这场冤孽的雹子给糟蹋了。

“他妈的!一地黄瓜算玩儿完!”

刘永福一面捡着地下的黄瓜,一面这样的骂。

“这也许还能缓过来呢!”

刘金在旁边安慰着父亲。

“就剩下一个根儿了,还指望着几个屁。”

老头子透着沮丧的音调。

茄子地里也是一样的,紫色的花菜落了一地,茄叶也零乱的落在茄秧的底下。

“这一年又算是白忙喝。”

人们都是这样叨叨着。

天气真是冤种,它永远不能随人意,人们巴望着它下雨的时候,它偏不下,不愿意要它下的时候,它又偏下个不停,它简直就像专门和人们作对头似的,初夏时,大家忙着栽茄秧辣椒秧,它下了一场小雨以后,便整天家把毒热的日头挂在天空里,无论人们怎样设法用席来遮盖,但是早上栽起的秧棵,晚上简直就能被晒干了。现在秧棵好容易都长起来了,人们也不希望下雨,它却在下过了雹子以后,一天一场两天一场的又下个不停。这还不是诚心和人们作对怎的?庄稼人们整天家坐在屋里,眼望着这一场连着一场的大雨,他们有的在诅

咒，有的在咒骂。

忽然有一天早晨，刘家还没有吃完早饭，刘金披着三棱草的蓑衣从田里回来，他坐在地下的矮凳上，翘起了一只腿，脚底下沾着的泥片子，一块一块的向地下落。

“西地里怎么样？”

刘二爷瞪着眼睛问他。

“全算完蛋，地里的水足有二尺深，高粱弯了腰，谷子和豆子都没脖子。完蛋。”

“你没把水往外放放么？”

刘二爷向上翻了一翻眼睛。

“往哪儿放，哪儿都是那么深。等水撤一撤再说呗。”

这时雨声还不小，但另外传来了一种别的声音。

“哞！哞！”

像是牛鸣似的。

刘二爷急忙跳了起来，原来坐在地下的长工们也吓得站起来了。

“不好！发水了吧！”

刘二爷喊着，卷起了裤腿跑出去，别的人们跟随在后面。

他们刚走到大门口，听见这一阵一阵的呜呜的声音更大，加以几天来连雨的结果，满地都是白哗哗的水，远方的水浪头有的竖起来好几尺高直奔着他们的面前来了。

“好大的水，大河出潮了！”

各处都是喊声，远方里也有妇女们和小孩子们的哭声。

刘永福指挥着刘金和长工们，让他们拿着铁锹折了他们的土墙，把所有的都堵在大门口上，免得水浪涌进来，冲倒了他们的房子。

范村长家里的人也这样作了，李五爷他们也是这么作的。

“快堵哇！水火不留情。”

人们的心里该多么难受了！他们失掉了视如生命的庄稼，说不定还要失掉了生命，这年头老天爷不也是诚心和人们为难么！

刘金的媳妇点起了整股的线香,插在供奉胡三太爷的木牌位的前面。

“保佑着,水若不到房根底下,十天之内,我们杀猪上供,胡三太爷,保佑,保佑!”她满嘴这样叨咕着,农民们的唯一办法是只有如此的,他们在无计可施的时候,只有烧香许愿。所以刘二爷和刘金也都在这块木头牌位的前面磕了三个头。

还好,大水虽然冲了他们的旧地,但并没有淹没了他们的宅院。在七八天以后,大水撤下去了,刘家杀了一口八十斤的小猪还了愿。但是他们田里的谷子、豆子等等的低矮的庄稼,都倒在稀泥里了。而且更厉害的是刘家的靠着大河南岸的一片地,被水给打去了三十六条经。

“他妈的,损失的足有十亩地。”

刘二爷瞪着他的急红了的眼睛说。

水患平复了以后,刘家的园子里再没有工作可作了,他家的长工们都到大田里去,但在大田里他们也作不了甚么,潦地里的庄稼是没有办法的了。

“今年就要颗粒不进家了!”

人们都在这样的喟叹着。

十三

两个月以后的一个下午,刘永福在家里接待了一位客人,这客人确是一位奇特的人,在刘村里,这样的人是不常出现的。他戴着一顶里面带有红绿花纹的尖顶草帽,帽上钉着长长的大飘带,身上的小褂褂像雪花似的白,他把浅蓝色的大褂搭在胳膊上,手里还拿着一把短小的黑色的折扇。在暑热的夏天,他们喝着滚热的茶水。

“张二爷！我哪受过这个。天天账主不离门，净是短工钱我竟拖下了这么多。”

刘二爷开始说话了，客人不住的摇着他的黑折扇。这时环姑娘从身边走过略微的抬一抬头。

“其实也都不是外人，我每到冯东站去的时候都是住在他们的柜上，范霖那小子的事，人家掌柜的也没少帮了忙。孙三他们也认识。”

张二爷也说着开场辞。客人仍是摇着他的折扇。

“想不到刘永福也卖起青苗来了！”

他苦笑着喝了一碗茶。

“这有甚么关系呢！”客人开口说话了。“前后村里今年指青苗借款的人家多着呢，也不只您一家。本来借钱有个应声作保的就可以了。可是柜上的钱又不能随便出借的，因为这是当铺里的钱，现在在柜上当不了多少东西……”

按照他们当铺里的规矩，在外面用青苗借钱的都是加一的利钱，到秋里本利交齐，不然便扣他的粮食。这实在是一种断子绝孙的办法，村里的人们谁都这样的说。然而刘永福不能不如此作，虽然他明知道是吃亏，他是一个红脖子汉，他就是抗不了别人问他要钱，所以他咬着牙，把他今年剩下的、未曾被水淹没了的两块地中的一块，里面种着谷子的，他卖给这个人的柜上了。现钱由张二爷经手过付给他。他含着眼泪接受了这笔钱，等到他开发过了所有的零碎工钱以后，他的心里到底是感到了无上的轻松。

世界上最重的重负，恐怕就是债务吧！但不知几时世界上才会一个人也没有这种债务的压迫。

孙三以后回来了一次，刘村的人们都说这小子阔起来了，也许是他的赌运亨通吧，不然就是冯东站上的钱太厚了。他不但是穿着一身很讲究的服装，而且还镶了一颗金牙，因而他每说话时必定要吡一吡牙，这真是种不甚好的习惯，连村里的妇女都纷纷的议论他。

一直到秋天，割完了地以后，人们还没有听见范霖的消息。他媳

妇曾经回来了一次,据环姑娘说她比以前清瘦了。她把所有的东西差不多都收拾了又回到娘家去。过了几天,范家又把前年新买的五十亩地里的二十亩卖掉了。张二爷说这是为了还春天为范霖打官司的借款而卖的,这小子大概是被判了几年的徒刑,大家都相信了他的话。

朱三爷一年里几乎没留在乡下,他是到那儿去了?恐怕连魔鬼们都不知道。他回来的第二天,刘家便托他出头去找冯东站上指着他们青苗借钱的当铺,他说实在没有再支持下去的能力了,他为了还清这笔债,他宁愿把那片靠河边的地卖掉了。朱三爷是老于斯道的人,他很快的便把这件事会同着张文汉便给办成功了。

在写契约的那一天,夏天曾经来过刘家的客人又来了,他们借了朱三爷的家设了两桌大鱼大肉的席,刘二爷含着眼泪画了押,当他把手指头摩了墨捺在契纸上的时候,他的心里起了一阵剧烈的痉挛。

“假若不是十分利呢,七百元钱的本钱,隔了五个月也不会就到了一千多!”

然而,纵使他能想得比这个再透彻一些,反正地已经落到了人家的手里,只是空想又能有甚么用呢?所以他一直到人们散尽了以后,还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此外最使他痛心的事就是在他卖出去的这片地上,还有着他家的茆地。在村中人的心里,卖茆地是最耻辱的事,所以他没有出卖他的茆地。他的周围划下了一块地方没有卖。其实他是满可以不卖这块地的,但是属于他的其他的地,都是连在一起的,只有这片是靠着河边另在一处的,所以他把它卖掉了。

中秋节的前一天,刘永福去上坟的时候,他踏进了这片已经不属于他自己的土地上,他的心里总不免有些难过!

“这片祖宗留下来的田地! ……”

他在心里咕哝着。

今年秋天他知道买他的田地那家冯东站上的当铺,又在附近买了很多块地。他预想到明年春天他将能看见这个当铺的犁杖。然而

自己未曾保存着祖业，这终究算不算是罪过呢？

他正这样想着沿着河沿向东走去，他看见迎面来了一辆车。是空车，走得很快，新的铁车轱辘走在地头上发出了响亮的声音。这车渐渐的走到他的身边来了。最前面一匹黑色的骡子对他哧哧的直叫。

“噢！”

刘二爷猛一抬头，他当时便认出了这匹骡子正是他今年春天卖掉的那一匹，车这时便走过去了。他注视着那牲口的背影，他看见了它带着一个麻网的笼头，车套也都是麻绳的，全车仿佛是都没有一件皮货，尤其那骡子已经没有了在自家时那样的姿态，它的嶙嶙的瘦骨，显明的露在皮肤的外面。刘二爷的心里又联想不少事情起来，结果他想的事情太多了，一时倒像似甚么也没想一样。他背过了脸去，觉得满心都是空虚，这空虚就好像那片云无有的秋空一样。他终于把眼泪滴到河崖上了，泪珠子的轻微的分量，并不能把土地打出声音来。忽然他蹲下身去，从已经卖出了的土地上抓起一把土来，土是那么松软而透着细腻的，他把它扔向眼前的滚滚的大河里去，河水遭了土的打击，起了一圈一圈的波纹，这波纹逐渐向外扩展着，差不多能波及到河岸。

西拉木伦河的确不是一条小河，它从海拉哈山的东麓奔腾的流了下来，经过了若干里的平原才流入了大海。在这里面虽不出产甚么高贵的鱼类而净产生绿盖的水鳖，但是在他的两岸的沙滩上却长着茂盛的树丛和芦苇，在此深秋的时候，也不断的有一些不知名的水鸟从这顶上飞过，显示着一种富庶的景象。刘二爷自己在这里呆立了好久，当他抬起头来已再不能看见了那车的影子的时候，他又茫然抓起一把土来扔进河里去，河水无声的毁坏了被土打起的波纹，它还和往常一样的向东流去。

第三辑

芦 苇

山 丁

—

风在叫着，暴躁的雨在低凹的砂子路上跳跃。

我们乘坐的四轮马车像只篷船航行在浅水中，浊流浸着我们的膝盖，时时有马粪和油质旋回在膝盖左右。

我的朋友倪杰的皮鞋不知在什么时候被水冲掉了，两只脚惨白得如同肥大的藕泡在水里。他的妻夏莱扶着他，仿佛刚才哭过似的，脸上流着碎雨。他的母亲坐在我的旁边，不住地咒骂着天，皱得几乎枯干的手指，拂着儿子的淋湿的长发。

车篷上盖着紫色的油布，布的一角披在伛偻的车夫的肩上，雨敲在布上急骤得很像皮鼓的响声，那车夫是个很悠闲的家伙，脚有节奏地踏动车铃，嘴里唱着歌，歌声沙哑得难听。我忍不住弹了他的脊背一下。

“这样慢，什么时候能到医院呢？”

“老金！”倪杰的母亲责备地呼着车夫的名字，“你不知道么，他会在半路上跳起来的！”

老金并没有接受女主人的斥责，车仍旧懒惰地走着，那匹瘠瘦的牲口艰难地涉着水，摇着长鬃，喷着鼻子。

我掀开油布望着外面，街路树像群妖魔在两旁婆婆，街上没有车也没有人行走，空旷，寂寞……

车渐渐走向丘岗,水低落下去,迷蒙中隐约看见病院的红色楼尖。

“就要到了。”我欢喜地说。

马车穿过一片疏林,一座牛奶场,一家专卖沃司卡的酒馆。

老金的鞭子在空中摇了一个花,车便停在精神病院门口。

二

我和车夫老金抱着倪杰走进病院。

倪杰的头紧紧贴着我的胸廓,发散乱地贴在他的脸上。他的神经仍然处于错乱的状态,双瞳似深渊般扩大,望望我,望望夏莱,似不相识。

“我是邓剑!”我痛苦地说。

倪杰并不言语。

“莱在这儿!”他的妻呼唤着,“你连我也不认识了?”

“孩子,妈也在这儿!”老妇人伏在倪杰的耳根上,声音里搅着泪水,响在喉咙里。

倪杰的眼睛并没有转动,他的木然的白皙的脸,高大的鼻和阔大的额角,我是熟悉的,然而此时,我就像抱着一具古希腊雕刻的塑像,有着陌生的亲切的感情。

我们把他轻轻地放在诊疗室的床上,浊水从他的裤角流下来。夏莱给他脱着湿透的上衣,发现没有穿鞋子的那条腿,肿得像小树杆似的,她吃惊地叫喊着:

“你们看呀!他的腿!”

老妇人埋怨着夏莱,数叨着:

“你为什么不把他的鞋带扣好呢?你呀!心长在哪块了!”

医生和护士进来了。

护士是个高大健壮的男人，穿着不合体的灰色的外衣，医生却是个低矮的少妇，头上梳着发卷，披着一件褐色小花透明雨衣，戴着一副深度的眼镜和口罩，脸上的黑斑是看得出来的。

我去办理诊疗手续回来，那医生已诊完了，她一边朝夏莱问话，一边在她的手册上记载着什么，问完之后，很珍贵地将那册子放进衣袋里。

“医生，他可以住院么？”夏莱恳求着，“如果住在家里，说不定什么时候会从楼上跳下去的。”

“住院？好极了，可惜现在所有宿房全住满了客人。”医生迟疑地说。

外面，雨没有停下，仍在暴躁地跳跃。

我们全焦虑起来。

那健壮的护士开了门，医生将要去走的时候，突然站住了。

“喂呀！不是老同学么？”她呼叫着，向我走来，和我握手，我怔了怔。

“我叫霍维洁。”她解释着。

我立刻认出她是我大学一年级的学友。她在第二学年春季退学，转入一家私人开设的齿科医院。出乎我意料，她竟做了这精神病院的医生。

我告诉她，我从大学毕业便做了律师，她很羡慕我的职业。

“那好极了！如果我不改行，现在也许和你一样。”她热烈地说。

一位女护士跑来，打断了我们的话，她似乎还有许多病人要看，便匆匆去了。

“请等一等，也许会有房子空出来的。”临走，她笑着说。

三

我们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等待着。

老妇人疲倦地吸着旱烟，夏莱贴着墙壁打盹——她好久没有睡觉了，我寂寞地望着窗外。

雨微弱了，像面纱似地笼罩着病院的庭园，那青的甬路，红的房顶，黄的墙壁，紫的门窗，绿的树和各种各样的花，在云雾底下显得特别幽静。

如果永远住在这里，也是一种幸福——我这样想着。

一辆黑色的葬车从窗前滑过去了。

霍维洁匆忙地走进来。

“好极了。”她说，“刚才一个客人出院，空出一间宿舍！”

我们全很欢喜，我顺便介绍着倪杰和他的家族。夏莱很大方地和她握手。我说：

“倪杰不仅是一个病人，实在是一个诗人。”

“那好极了。”霍维洁微笑着，“在这旅馆里住着很多艺术上的客人：画家、音乐家、戏剧家、小说家，只是诗人还没有！”

她称这医院为旅馆，是很希罕的。

老妇人的满脸悒郁也褪掉了，她问：

“大夫！我们常常来看他可以吗？”

“那好极了。”霍维洁亲切地答应着，“这里的伙食是不能说出来的，糟得很，时常送一点来是很好的。”

入院手续弄完，就有两个男护士将倪杰抬进窄小的病室。

这是一间如同牢房的小屋，一架歪歪扭扭的铁床，此外什么也没有，一扇小窗上镶着铁槛，门用笨重的木柱打成，空气很坏。

“怎么办呢？他醒了会闹起来的。”

老妇人看见倪杰单独孤寂地躺在铁床上，担心地数叨着。

“我可以陪他住在一块吗？”夏莱热烈地注视着医生。

“那种规矩是从来没有的。”霍维洁为难地说，“我可以关照顾护士们，让她们代看护。”

“谢谢你。”夏莱感激着。

那健壮的男人将门关上了，我们痛苦地离开病室。

听着背后响起锁钥的金属的声音，老妇人蓦然地哭出声来。

四

倪杰的父亲是市立屠宰场的管理人，曾经为军队办过粮秣，积蓄下一点财产。他在安静工作中，生活下去，什么也不多事，老实而又谦虚，在作人上是毫无微疵的。

生倪杰的那年春天，他的脾气竟不料起了变化，忽然吃起斋来。他这突变，一定是有原因的，前一年的秋天，他的一个不可告人的牧场里，所有的牲畜全遭了瘟疫，他悄悄地跑到那个牧场里去看了一次。

“什么全完了！所有的财产全完了！”

从牧场回来，那肥胖的体格竟像一棵锯断的树倒下去了。——这一次失败，种下了精神错乱的根。

他在病中常常喊叫：

“我要从瘟疫的恶鬼手里抢回我的牲口！”

“那些牛是会轮回的，一只牛生出几千几万只牛犊！”

“那些羊生出几千几万只羊羔！”

他开始素食，在床头供奉释迦的佛像。他无时不在梦想着挽回失败。

一天,他在佛像前面跪下,焚香默祷之后,竟乘自用马车到俱乐部去了。——这习惯也是从来没有过的。他摇晃着肥胖的身躯,坐在轮盘的赌场上,把所有卖皮张的钱输净了,而还没有离开轮盘的座位。

当马车把他拉回家来的时候,他已经死去好久了。

——倪杰的母亲坐在四轮马车上,苦恼地回忆着死去的丈夫。

“我害怕,终有那么一天,我的儿子也像他父亲那样!”

“婆婆,不会的。我相信,倪杰不会的。”夏莱悲怆地说。

“我怕他走在我的前边,那样的噩梦,我做过好多次!”

她的灰暗的眼光望着我,在那眼光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神秘。

“伯母,不会的,不会有那种事情的。”我劝慰着老妇人。

“有人说是风水作祟,我把阴宅也换了!每天辛苦地拣尸骨,为了他,我什么方法全想到了,做到了,我守寡守到二十年,他到底和他父亲一样疯了。他疯了!”

老妇人自语地说着。

“我还有什么指望呢?唉,这世界上,我还有什么指望呢?”

雨又暴躁地打下来了,从油布落到车厢里,远处有雷在咆哮。

“雨啊,你下吧!你大大地下吧!”

她愤怒地望着模糊的旷野,望着黑暗的云雾,望着无垠的激流,她难过地捶着自己的胸脯。

夏莱小声哭泣,老金又唱起自己的歌,送我们到倪杰的家。

五

老金踏着车铃,看门人听见熟悉的铃声,呛咳着走来开了门。我

们的马车飞快地赶进院去。

这是一幢灰色的小楼，是倪杰的父亲从一个犹太商人手里买下来的，临街的市房租给转运公司做仓库，每天闭锁着，所有的门窗，只有看门人住在这里，像倪家的家族一样。

倪杰住在后楼的楼上。马厩在楼下靠近楼梯的地方。楼台上修有雕刻着花纹的铜栅，在书斋窗前放置着一只高大的适于寒带的盆栽。

我很喜欢和倪杰畅谈，每次到他的家来，总要畅谈一天或两天。我很爱他的书斋和他的马车以及他的冥想。

最近有一次，我们坐在楼台上，是在冷气渗透肌肤的子夜。我们全有些疲倦了，突然倪杰感到极度的惊骇呼叫起来：

“我看见一个幽灵，在对面楼窗向我招手。”他的牙齿打着战说。

“那楼窗是锁得很好的。”我笑着。

他的眼睛仍然驻留着一点惊疑，仿佛曾经从阴间旅行回来。

“我一看见死人，冤魂，就很害怕，有一次梦见我的父亲——我不认识他的，可是，他却出现在我的梦里，他的黑影总是追逐着我，有时哭泣、号叫，有时又愤怒、悲哀，他对我说着贵州的土话，涩而难听。他说些什么呢？我感到的只是恐怖……”

“这一定是你研究莎士比亚的影响。”我说。他的眼睛忧郁地望着我：

“你说，哈姆雷特很像我么？我是常人呢？还是狂人呢？”

“你是诗人！”

“我并不是诗人，可是我喜欢诗，我喜欢波特莱尔的诗。我喜欢他的诗境，我一走入他的诗境就感到生命的恐怖！”

“你说了很多的恐怖，科学家会耻笑你的，究竟你恐怖什么呢？”

倪杰听了我的问话，坐在那里两手托着颈额，仿佛走出沉迷的梦境，不发一语。

六

“究竟我恐怖什么呢？”他说着走下楼梯，坐在最下层的阶石上，不久，又走上来，在露台上踱步。他很像走在《恶之花》里的人物，在他周身有的是奇异的悻怆的气氛。

“你说我究竟恐怖什么呢？”

我说：“人类对于所不认识的不了解的东西，总是恐怖的，譬如第一次看见火的人。”

他站在我的对面，他的深渊般的双瞳隐藏着不可探索的神秘的光。

“不。”他摇头表示反对我的话，“我自己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我一切都恐怖，我怕光，也怕黑暗，我怕人也怕鬼，我们活人和鬼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人间和阴间又有什么分别呢，都是一样，奇怪而且凄怆！”

“你是拿恐怖来毒害你自己的。”

“也许是的！”他叹息地说，“在我的世界里，除了恐怖，便什么也没有了！”

“你用冥想代替哲学是很危险的，有很多的人，看见斧头便想杀人，看见火便想放火，看见尸体便想掘墓。”

“你所说的是法律家的话，你们是常常研究罪人心理的，对于任何人，你们全看做是犯罪的人。”

“你以为那些法官们真的研究罪人心理么？”

我们就这样畅谈着，从宿命的艺术到天才的变质，从犯罪人类学到变态心理学，我们的杂谈一直到第二天清早也不停止。

“我们去散步吧！”他喜欢用这句话结束我们的谈话，我便陪他在

乳白的清晨，乘着马车跑到郊外，跑到墓地，跑到无人的江边，坐在那里冥想。

说不出什么理由，我爱着这个发狂的友人，我不仅爱他的书斋，马车和他的冥想，我还爱着一点什么说不出来，我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还不曾分析过我的感觉。

他是一个很有天才的人，很有文学才能的人，想不到他的天才，竟变质到成了疾患。

我躺在他每天歇息的沙发上，想到倪杰的发狂，我很惊讶，我感到战栗。

外面的雨还在凄凉地下着，天阴暗，室内也阴暗着，披着暮色的书架和家具仿佛高的矮的鬼魔一样，缠绕着我，包围着我，支持我的哲学也有些摇动了。

七

我正在自我恐惧的时候，一个人从薄暗中走进来，像幽灵似地走进来，燃开屋顶的室灯，强烈的灯光把我倏间的思索全给驱逐了。

“邓先生，你一定很累了！”老妇人疲倦地跌坐在沙发上，仿佛从云彩上跌落下来的老鹳一样，她以迟缓的目光望着我，然后望望被灯光照亮的书斋的周围，“为了你的朋友！……他不在这里，你会烦闷的。”

我不安地说：“我正在想着倪杰，像他那样年轻有才的人，竟会突然疯狂起来。他怎么会疯狂起来呢？难道真是受了伯父的遗传么？”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在她的眼光里，我又看见了命运的神秘。

她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笨重的贴相簿，用手帕拂去簿面的黄土，翻

开来,一页一页地讲给我听。她把倪杰少年时代的豪华复习了一遍,宛如一个作家复习着自己的杰作似的,有着害怕和不安。她又翻到一页,蓦然停住了,她的瞳孔特别明亮起来。

“这是倪杰的父亲!”她指着一枚褪成桔色的相片说:“我一看见他,就以为他还活着,去海参崴,或去满洲里没回来。”

我对于这个死在轮盘赌场上的屠宰场管理人感到很大的兴趣,他是个肥胖的骨骼高大的中年人,前额的长发剪得很短,似乎留有发辫,穿着一身软衫,一双圆口缎鞋,手里持着一只烟斗,是一个在二十五年前的时代很漂亮的人物,和他并排站着几个长髯的外国军官,每人带着一柄长刀——在海贼牌烟盒上所常见的长刀,这一定是正在为军队办粮秣的时候。倪杰父亲的脸上抹着暴发户的得意的色彩。

夏莱端着两碗素面进来了,她将面放在小桌上,很规矩地站在婆婆的面前。

“婆婆!面做好了!”

老妇人并没有理会夏莱,好像并没有看见这个人走来似的。

“婆婆,吃面吧!”夏莱又讲一遍。

老妇人骤然从沙发上跳起来,在夏莱的面颊上搨了一下。

“婆婆、婆婆,我搨你的硬嘴!”

夏莱驯顺地擦擦面颊,仿佛并没有被侮辱似地低垂着头。

“你没有脸么,你还叫我婆婆!”老妇人的怒气如山洪暴发在苍老的脸上,“你成心气死我么,你咒我死么!谁没有两层父母呀!你为什么还不叫我做娘呢!你这败家的,你搅得我家败人亡,还不满足么!”

经过我的劝慰,老妇人坐下来,在我们吃着面的时候,咒骂还没有歇止。

八

外面雨声住了，墙角的蟋蟀寂寞地噪成一片。我步到露台上，无聊地听着虫鸣，夏莱似乎已忘记刚才的侮辱，站到我的身后。

“伯母呢？”我问。

“睡了！”夏莱小声回答。

我吟着倪杰的诗句：

今天夜色很好，
我与爱人乘马车。

夏莱依着铜栅，似乎在想什么，我告诉她明天早晨我到病院去看倪杰，晚上准备乘夜车回到我的小城去。

她很冷酷地望着我：

“你的朋友不在家，你是住不牢的。”

听了她的话，我没有出声，如果倪杰不有疾患，一定会陪我畅谈通宵的。

我很悲伤地走回书斋，夏莱也走进来。她坐在婆婆坐过的沙发上，似乎烦闷到了极点。

“你是倪杰的朋友！你看看他和他的家现在走入怎样可怕的深渊！”她那灰冷的面容，讥讽地望着我。

“难道你们做律师的人，这一点正义的感情也没有么？”

我宛如坐在法院里替败诉的讼者听候不幸的判决，连一句反驳的辩词也没有了。

“你也应替他的妻想想，如果她像娜拉那样走出这个家呢？”

我是研究法律的人，叫我怎样回答她呢！现在的法律并不能强制一个健全的女性必须和她的有疾患的丈夫维持名义上夫妇关系。现

在的法律也不能随便剥夺一个女人的幸福,让她在二重虐待之下度过痛苦的一生。然而在现在的道德上,我懂得了她将要犯着怎样的罪。

“我该睡了!”我打着哈欠说,“也许我就永远不再回去,为了我的朋友。”

她的眼睛充满了温柔和热烈的情绪,在灯光下,她的面孔织着一幅狂乱的梦,在我假寐着的时候,她熄灭室灯走出书斋。

九

第二天清晨,太阳光跳在脸上,像猫爪似地把我抓醒了。楼下,老金已将四轮马车套好。

夏莱从早市上买来很多面包、灌肠、糖、水果,仿佛准备野餐似地忙碌着。

我们用过早饭,便到病院。

“霍大夫还没有来!”那位高大的护士,在迎接我们的时候说。“昨夜倪先生很安静,我几乎整夜守在他的门外。”

“谢谢你!”夏莱感激地望着婆婆。

老妇人从手囊吝啬地取出一点钱塞给护士。

“以后还要麻烦你照看我的儿子,我是不会忘记你的好处的。”那健壮的护士尴尬地笑着,领我们去到倪杰的病室。

从铁槛的小窗望过去,一个人躺在地板上,头发蓬乱零散,像只战败的仔牛,腿漫张着,疲惫而且无力。

“那是我的儿子吗?”老妇人难过地说,“他为什么不睡在床上,是从床上滚下来的吗?”

我想,昨夜倪杰一定经过激烈的决斗,护士所说的完全是一片谎

话，夏莱气愤地寻找那护士，他竟不知溜到什么地方去了。

霍维洁这时候走近我们，和每人握手。

“我一看见那辆马车，就知道你们来了！”她很欢喜地望着每个人，仿佛看见很熟的友人那样亲密地寒暄。

她走到夏莱的面前。

“倪太太，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我看见你的相貌觉得很熟，昨天你们走后，我想了半天，却想不起来。”

“是么？”夏莱好奇地望着她，“我的记忆力坏得很，昨天发生的事情，一宿就会忘掉呢！我们在哪儿见过呢？”

“我对于自己的目力是有自信的，我一定在什么地方见过你。”霍维洁很肯定地说，“你在学校的名字叫什么呢？”

“夏莱！”

“你认识一个叫夏威廉的人么？他是一个很出风头的足球健将！”

“那是我的哥哥！”

“噢！”霍维洁惊喜地叫着，“那好极了，你为什么早不说出来呢，威廉是我的朋友……”

对于这种邂逅，我们全惊讶着。

十

夏莱给倪杰梳拢着长发，老妇人给倪杰擦去脸上的污秽，我和霍维洁站在他们的身后。

倪杰很兴奋地望着我们，仿佛从一片诡异的森林走出来的猎人，想要讲述他的经过那样闪烁着目光。

我们全很欢喜，有着和窗外的阳光一样明朗而且愉快的心情。

“你不必欢喜！他马上就会闹起来的。”霍维洁悄声告诉我，走出

去了。

倪杰拉着我的手，像往常一样，亲切地让我坐在他的身旁，他微笑地望着我：

“可爱的律师，请你替我辩护一下，我犯了什么罪，他们把我送到这监牢里来？你看这里多么肮脏，像猪圈一样，你看这里多么丑陋，像坟墓一样，你看看这里，你有眼睛看不见么？”

“我看到的，倪杰。”我安慰他，“这不是监牢，这是医院呀！”

“你为什么不把我送到法院去呢？你们并不问我罪名，就把我关起来，你们是什么居心呢？”

“杰！你并没有犯罪，你是有病，病人是要住在医院里的。”夏莱小声说。

“你们骗我，我自己知道，我没有病，我是健全的，你们常常用病人的眼睛看一个健全的人，你们说他有病，把他送到牢狱里去，你们是什么居心呢？”

倪杰将梳好的长发揉乱了，几乎是喊叫地摇着身子站起来。

我们从病室跑出来，那健壮的护士和霍维洁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了，她们把那只笨重的门很快地关上。

站在门外的老妇人难过地流着眼泪。

“大夫！你救救我的孩子吧，你看他疯狂到什么样子了！”

倪杰插着门，用牙齿啮着门，我听见他的牙齿的咔咔的响声。

“请离开病室吧！”霍维洁说，“站在这里对于病人是不利的。”

老妇人依恋地哀求着：

“我还没有看见他吃饭呀，大夫！我看他吃完饭再走吧！”

十一

这天晚上,我没有回到我的小城,仍然住在倪杰的书斋。一个礼拜很快地过去了,倪杰的病并不见好,在霍维洁的面前,我表示着无限地焦躁。

“傻子!”她打趣地说,“在这旅馆里住十年以上的客人还有哪,譬如我给你介绍过的那一对政治上失败的夫妇。那个日俄战争时代最活跃的买办,还有那个可笑的小丑,他们都住得很舒服的。”

“倘使免费的话,我的朋友也可以住下去的。”我取笑着说,“你可以给他请求免费么。”

她摇头微笑,似乎有一点感慨。

“这旅馆不收免费的客人,……我为什么叫它作旅馆呢,你可以明白了。”

我们并肩在甬路上散步,讲到可笑的地方便噎笑着,那些病室内的疯人敲着窗子,作弄着奇怪的嘴脸,我见过一次的那个小丑,从铁槛中伸出他的剃光的头,挤弄着狭小的眼睛,望着我们的背影“嘿嘿嘿……”地狂笑。

霍维洁绷着脸不去看他,也绷着脸不理我。

当我们走到女院的时候,一个脱光牙齿的老媪,嫉妒地怒视着我们,向我们喊着猥亵的话。

“这老女人是很讨厌的。”霍维洁告诉我,“她是个狂躁患者,每日必说难听的话,她常常说,‘我的牙齿会长出来的’,她还梦想着结婚呢!”

她说到这里感到处女的羞惭,她的脸上的黑斑,几乎涨成紫色,看见这种情形,我忽然觉得她很可爱。

说起来,爱情的种子,无论什么时候全会出芽的,像我这样鳏居已久的男人,居然在这个老处女的羞惭之中发生爱情,任何人也不会相信的。

我们默默地走过女院,走过栽满蔬菜的园圃,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幸福。

十二

“好极了!”她看着结满果实的西红柿说,“你来看呀!这是我自己种的一棵,好久没有看它,已经成熟了。”

我赞美着她的成绩,她天真地笑着,仰脸对我说:

“几时到我的家里来吧!我的老同学,我可以做‘苏白’给你吃!”

我仿佛听到甜蜜的歌声。

“我们坐下来谈谈吧!”

我驯服地坐在她的身旁,特意把身子挪开坐得远些,我说不出我内心的感情,在这寂静的园圃中,除了各种各样的虫鸣,是什么声音也没有的。

“有这样一位客人,她一看见水就怕,如果洗脸时,看见水中自己的倒影,浑身便颤抖不止。”

她给我讲着这医院中的奇怪的人们,她的声音很柔美,像一位专家似的,讲着那些病人的疯狂的起因,有时,她就打开手册,举出那些人的姓名。

我对于这个从齿科学院出身的医师,总抱着不可解的神秘感。有一次,我很率直地问她,为什么到精神病院来做医生,她反而问我:

“你说人类最丑的地方是什么?”

“是什么?是鼻子。”

我想起果戈里的小说中有一篇描写去掉鼻子的故事,这样说。

“我想,人类最丑的地方是牙齿。”霍维洁认真地说。

“勿论任何人,倘使没有口唇,仅有两排牙齿的时候,你就会相信我的话。我看够了那些丑物,你说那像什么呢,一个人走进来了,躺在椅子上,张开嘴来,我一看见那肮脏的口腔,便要呕吐,我为什么要做那丑物的医生呢!”

她笑着,笑得前仰后合的。

“那是你的专门啊!”我诘问她,“你是齿科医生,你应该去到齿科医院,那是你的义务呀!”

“你以为活在我们这种社会上的知识阶级全都适材适所吗?你看看那些小学教员,他们有几个是从师范学校出身的呢?你看看那些法官,有几个是学过法律的呢?”

我没有笑出声来,看着她那认真的态度,我很快乐,我觉得这个女人的爽直的性格也是可爱的。

“傻子!”她取笑地说,“这是旅馆,这并不是医院,我也是这里的客人,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到这里来的。”

十三

“这是天才者的故乡,只有少数的有福的人可以来的!”我认真地说。

霍维洁寂寞地笑着,在她的笑声里,我所珍有的男人的僵硬的感情被它溶化了。

“我若是做你的副手可以吗?”

她惊异地望了我一分钟,目不转睛地看着我。

“我很久便想到这件事情,如果我来充当你的副手,或是护士也

好,我可以常常照顾我的朋友,并且可以常常接触那些奇奇怪怪的人,那个未知的世界,对于我有着很大的诱惑。我对于律师这个职业有些厌倦了!”

她听了我的话,欢喜得同小孩子似地拍着手。

“那好极了,我的老同学,你说的可是真话吗?你不会骗我吗?”

“我不会骗你的。我实在很愿做你的副手!”我搓着手说。

“你真能牺牲你的律师的名誉和地位么?”

“那有什么留恋和惋惜的!我很早就厌倦了那种职业,在那小城里,你知道一个律师是在怎样生活着吗?我告诉你,那是很不体面的,很丑陋的,不能说出嘴来的,我虽挂着律师事务所的招牌,而实际是做着赌场的营业。”

她几乎是不相信地注视着我。

“那些小城里的有名的缙绅大贾,没有一个不来赌博,那些法官和检察官们当然也要来的,借以联络感情,便是那些税吏和警察也要来的,他们也许全负有着宝贵的任务,但对我的营业却毫不干涉……无论什么纠纷,全可以在事务所里解决。有时我也穿着法衣出庭,替公诉的犯人辩护,就好像演剧一样,走走场面。总之,那小城里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

“那不也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么?”霍维洁悲哀地说,“和这里的客人有什么两样呢!”

“我看得熟了,却并不觉得奇怪,不过,对于那些朋友,那些无聊的人,我感到无边的寂寞。”

“那好极了!我希望你到我的身边来!我向院长保荐你作我的副手是毫无问题的。”

她热烈地望着我,从她的眼睛中溢流出蜜一样甘美的光。

十四

我这样地对于生活的妄动，实在连自己也没有想到，任何人也不会想到，人间的事往往是如此的，在偶然之间转变，在偶然之间完成，在偶然之间幻灭……

我写一封信给我的秘书徐永春，请他替我办理一切善后事宜。当我正式任职的那天清早，看门人吃力地敲着我的门：

“邓先生，有一个人来见你。”

一看那张名片，便知道我的秘书从小城跑来了。我把零钱递给看门人，徐永春像只地鼠似地走过来，他很吃惊地和我握手说：

“我们作别好久了！”

这个人矮小而机警，胆大善辩，有着周旋于缙绅与官员之间最适当的才能，在小城里，他是我的左手，也是我的右手。

“我的先生，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徐永春亲切地责备我，“那些没有办完的案件怎样处理呢？”

“一切全委托你，我相信你是很能胜任的。”

“如果需要出庭辩护的时候……”

“你可以穿上我的律师的服装，你不必顾虑，也不必害怕，那些法官所知道的，并不比你多些！”

“至于那些赌帐呢，那笔盈余的数目是很大的。”

“所有的利益全归你！”

我的爽直的性格，他是知道的。听了我的话，他很不安地转动着小如虾米似的眼睛。

“我很担心我的能力，你一离开我，我几乎无所措手！先生，我仅仅从小学毕业，你是知道的。”

“你什么全不必忧虑,现在这个社会,只要有勇气!”我安慰着他。

“我明白的。”他很满足地看着我,“我怎样感激你呢,我受你的益处实在很大!”

临行之前,我嘱咐他说:

“如果有人打听我的消息,你就告诉他们,我正在研究罪人的心理,我准备写一篇法学上的论文,我很早就应该写那东西。”

“我明白的,一切全遵照您的指示!”

他很快乐地回到小城去了。

十五

我做副手的职务,夏莱很快乐,老妇人也很快乐。每天老金用四轮马车送我上班,晚上接我回来,不久,我和老金便成了很好的酒友。

我习惯了他那沙哑的悠然自得的歌声,我也习惯了他的冬瓜似的脸。我们的批评家看见他一定要称他为乐天主义者,其实,在我看来他却是千愁世者,和犯罪者的典型。他很喜欢喝酒,老妇人看见他喝得满面通红,就嘟囔着,指着他的塌梁鼻子咒骂:

“你对得起天吗?你拿我的钱去喝酒,去到那些肮脏的地方,你以为你能欺骗我!”

老金并不恼怒,把袋里的钱全部倒出来,倒在一只竹筒子里,然后摇摆着走上楼去。老金的马车除掉送我接我之外,每天到街上拉客座,老妇人每天和老金计算着车钱,因为交钱过少,吝啬的老妇人和他吵叫起来,那是常有的事。

一天雨后,马车拉到上岗的地方陷住了,老金痛骂着马,用力地甩着鞭子,那两只马车的后轮却毫不转动,我从车厢下来推着拖着,车才赶上岗去。

“唉，泥泞的中国，将来怎么办呢？”

老金跳上马车，这样发着沉痛的感叹，我想，勿论何人听了他的感叹也要惊讶，这不是一个平庸的马车夫说得出来的话。然而，这话却是从老金的嘴里说出来的。同时，有着哀愁的阴影罩上他的皱纹的眼角。

“假使我是市长，我就先修好市街，假使我是国务总理，我就先修好铁路。”

在这些话里面，响着一种苦的和冷的讽刺。

“对于自己的职务多少懂得一点的官吏，在中国，我没看见一个！我看见的和听见的全是赃官污吏，全是鸡鸣狗盗之徒……”

他的声音，是柔和而诚实的，我常常从他的嘴里听到类似的议论。对于这个车夫，我有着说不出的尊敬的感情。

“我绝不骗她一文钱！”他和老妇人吵架之后对我说，“然而这样辩驳又有什么用呢，对于女人们！”

这个人诚实而鲠直，除了喝酒之外，是什么嗜好也没有的。

十六

是一个晴朗的八月的午后，我和霍维洁去诊视病人，看过倪杰之后，我便停在一间大病室里，和几个三等病客谈得很好，我认识的那个小丑突然从床上跳起来，挤着狭小的眼睛指点着那几个疯人：

“让我给你来介绍一下，大人！这一位是著名的小说家，在本市的报纸上常常有他的杰作。这一位是著名的音乐家，很不要脸，常常在放送局放送他的歌曲。这位是谁呢？是在电影院里画广告的家伙，他自称为画家，也自称漫画家。还有这一位，这位狗男女。你没看见他这束头发吗，是用奶油烫的呀！据说是是什么什么剧团的小生，呸！他

妈的！”

他吐了一口痰在那青年人的脸上，那青年却毫无感觉正在那里齧着白齿，故做媚态。

“至于我呢，我是小丑，你是知道的，可是我做过皇帝做过宦官，做过大臣，做过知县，我的履历一时是说不完的。现在应当介绍介绍你，大人！你是什么东西呢？”

我有些失措了，这简直是一群野兽。我想要逃走。

“你是我的情敌，你把我的爱人夺去了！”小丑跳到我面前说，“你和她……嘿嘿嘿……”

他指着窗外甬路上匆忙走着的霍维洁冷笑着，做弄着鬼脸，那几个被介绍的人突然从我面前将小丑扯倒，许多脚和手落在小丑的身上。我乘机逃出那只牢笼。我虽恐怖，却很兴奋。

我拉开医师室的门，在那里，夏莱和霍维洁正在诡谲地谈话，似乎有意躲避着我，看见这情形，我很感到不快，立刻退到外面，宛如遭到摈弃的侮辱。一个人孤寂地走在甬路上。我甚至觉得一个人走在甬路上也是侮辱，那小丑会揶揄我的。

走到草地上，在那里仰卧了半晌，我想着她们躲避我的原因，我跑到园圃去，在我和霍维洁曾经坐过的地方坐下来，吃了一只肥大的西红柿，我的心很不宁静，我仿佛陷入迷惑的大海里。

蓦然传来沙哑的悠然自得的歌声，我知道老金来了，他的冬瓜脸嬉笑地望着我：

“邓先生，我很早就看见你了！”

“走呵！喝酒去吧！”我忧郁地说。

他很愉快地跑到停放马车的地方，把马缰绳拴在一棵老榆树上。

十七

我和老金走进那家专卖沃司克的酒馆，那酒馆的沃司克是很著名的。经理原是黄县人，涨水的那年秋天溺死在江里了，便由会烤面包的寡妇领着女儿接续营业。

酒客们送给寡妇的浑号是“列巴圈”。这名词的含义是很神秘的，那寡妇也是个很爱诙谐的人，对于酒客们也分别赐予绰号。我初次到这酒馆来她便对我的鼻子笑着，和我讲着四声不准确的中国话，因为我的鼻子比普通人大一些的缘故，她叫我做“老乡”，叫老金做“司机人”，她对老金似乎很感到机械的趣味，她常常揶揄地说：

“司机人，你为什么不成家呢？机器有故障吗？”

旁的酒客听了哄然大笑，老金却不言语，只是闷头喝酒。对我，她常常诱惑地说：

“老乡，几时我们一块回老家吧！”

起初，我很赧然，混得熟了，便也毫无感觉。我想，她的家乡是不要我这样浪子的。

我们坐在靠近柜台的角落，要了一大瓶酒，一盘灌肠，一条酥鱼。老金是个脸色苍白的人，喝两杯酒之后，脸颊就像虎皮似的黄一块白一块了。他和我喝酒往往是默不作声，今天忽然兴高采烈地告诉我许多发生在倪家的怪事。

“今天我有事到老太太的屋里，又看见少奶奶跪在地板上啜泣！”老金的上身向后一仰，疑问地凝视着我的脸。“是为了什么呢？这个家，只剩下两个人还不安静！”

我没有出声，鼻子翕动了一下，我知道夏莱的生活实在很苦，但有什么方法呢，在这个时代，无论什么人全被粘在一只大的看不见的

蛛网上,无论什么人全很烦恼,老年人用暴戾释放她的对于未来的烦恼,青年人用哭泣和哀求释放她的对于现实的烦恼。

“家家有一支难唱的曲!几时唱完呢?”

我听了老金的话,很忧郁也很愉快,所以多喝了一点。我们喝完一大瓶,又向“列巴圈”要一小瓶。

老金望一望周围,很郑重似地说:

“那老的为什么不死掉呢?”

十八

我们谈了许多的话从酒馆出来,一抬头便看见夏莱。我一看见她很快活地立在那里,便把刚才的酒话全忘掉了。现在是黄昏的时候,满天反射着彩霞的红光。病院门前的草地上,有几个外国孩子跳跃唱歌。夏莱正在出神地观望,仿佛从那些孩子身上幻化出自己的童年一样,脸上布满着微笑。

我从来不曾看见过她这样的微笑,我想着她跪在地板上的情景,觉得那可能是老金的谎话。

她看见我们走近她,似乎很吃惊,她脸上的快乐很快褪掉了,她愤怒地看着老金:

“你到车站去不晚吗?你一定又去喝酒!”

老金苦笑着,有一点慌张地跑进病院去牵马车。

夏莱转过脸来问我:

“我要到码头去接个远来的人,你愿意去吗?”

“我不想去!”

我几乎是报复地说。我觉得我是曾受过她侮辱的人,说起来,这种心理也很微妙。

她稍带一点惊恐，死盯盯地看着我的眼睛。在黄昏的薄暗中，她的脸是忧郁的。

“那么，再见吧！”

她登上马车时这样说，声音是很柔和的。老金并不理我，吆喝着马走远了。

我踏着月光走在草地上，夜是没有知觉的，它并不知道我的心情，而我也并不需要它的怜悯，我走进那片疏林，那里充塞着潮湿的霉叶的气息，夜色像雾似的浓得什么也看不见，那些树干像许多野兽，或起或伏地围在我的周围。我想着方才发生的事，我的身子颤抖，仿佛倪杰的恐怖被我攫有了。

我在疏林中踱走，听着自己的足音，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从疏林中走出来。

一种异常的感情驱使着我，我向码头走去，那是一段很远的距离，我却很快地走到了。

从下江航来的船渐渐靠岸了，那庞大的怪物吼叫着，许多人站在低暗的江堤上，我也夹在那些人群里面。我并非来接客人，我的心却是焦躁的，和那盏明灭不定的堤灯一样。

船靠岸以后，江水立刻明亮起来，许多客人像脱离牢笼的鸟，从船舱挤出来，踉踉跄跄地走上码头。我觉得这风景是很坏的，我想马上离开这里。

蓦然，我看见远处闪着熟悉的微笑，夏莱和一个年轻的男人从码头上走来，从我身旁走过。我意外地看见他们那种亲昵样子，转眼一切全模糊了。

十九

我一个人坐在江堤上,有些疲倦了。我觉得我忽然跑到这里来,实在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倘使夏莱已经看见我,该怎样鄙视我呢?难道我是为侦探她的行动而来的么?为了我的躺在病院中的朋友约束他的妻室而来的么?真可怕。我为什么想到这些事呢。

夜的江上是美丽的,这里那里荡漾着灯影,较远处还有别的小的火光忽明忽暗,如同鬼火一样,那是对岸的船口。

我凝视着闪烁的光影,当那明的一倏,便绮丽地横过了江水,像一道彩虹,而暗的一倏,就隔匿在水底,什么也看不见了。它们使我想到我的朋友倪杰和那些大病室里的病人。

一个人靠我的左边坐下来了。我被那强烈的铅粉的气味所苦恼着,我知道这是一个夜生活的动物,在这江堤上,这种动物是很出名的。

“您吃烟吗?”那人小声地递我一支纸烟。

我不知是为什么,没有说话,当她用打火机打着火时,响了一声,这声音使我向她望了一眼,我看见这个被狂乱的情欲燃烧得将要爆发的女人,我很惊奇她在一个男人身旁坐下来那样泰然和勇敢。我想,在她的世界里并没有“耻辱”、“污秽”、“淫乱”以及“罪恶”的语汇,在她的生活中,勿宁说这种行为是光明正大而是属于神的意旨。

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我们并肩在江堤上踱步,彼此全无言语,听到附近的礼拜堂传来晚钟的响声,我便向她道声再见走下江堤向摩电车站走去。那动物却仍跟在我的身后,在候车的行列之中,她小声问我:

“我到你的家里去,方便么?”

我摇摇头，没有出声。

“我就住在教堂的后边！”她的声音仿佛蚊在耳根鸣叫，“我家里是很清静的！”

她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挽着我的肩膀从行列中滑出。我宛如一只无帆的船，随便被她泊到那里已经不被记得，似乎，我又喝了许多酒，弃掉所有袋里的纸币，似乎我梦到了一些什么，全模糊了。

二十

我贫困了一天，袋里一文钱也没有。我很憎恶昨天所遇见的那个动物，晚上躲在倪杰的书斋，无聊地读着他的诗作。对于这个疯狂的友人，我从他的许多瑰丽奔放的诗篇中，嗅到了神秘的充满了幻想的气息。

一个人在贫困的时候，往往想到生命的可贵。我开始浏览倪杰爱读的书，那些研究法律的人，所不常见的典籍。

老妇人到书斋来和我谈话，她希望我不要改变了那些书籍的位置，她是一个保守者，她告诉我说，她现在的居室仍然保持丈夫生前的样子，对于倪杰的书斋，她也那样希望。

我既知道老妇人的怪癖，益发珍贵着这书斋。

我走出书斋，在外面望月，老金在楼下压着水龙取水。夏莱从街上回来，她很兴奋地走上楼来，走到我的身旁：

“有一个人很想见你，你可愿意见他吗？”

她一向见我的时候，便问倪杰的病状，今天突然改变，使我感到很大的惊异。

“如果是不讨厌我的人，有什么不可以见呢。”我冷冷地说。

“我的哥哥来了。”夏莱的声音很微弱，似乎怕被人窃听去似的，

“他刚从远处回来！住两天就要走的。”

我回想着昨夜在码头上所看见的情景，想到我的暧昧的行为，很羞惭不安。

“我知道了一个秘密，”她继续地说，“你的老同学，是我哥哥原来的恋人！他们从中学时代就相恋着的。”

“你说的是霍维洁么？”我不相信地问着。

“那个喜欢说‘好极了’的医生，不是她是谁呢？”

夏莱小声地笑着，打开自己的门，走进去了。

我很想看看那个远归的人，这个在我的精神上作为情敌的人，我的心狂跳着，想起昨天盘问她们诡谲的态度，使我大笑起来。

二十一

我不能安静地躺在床上，夏莱和婆婆在隔壁争吵起来。不久，咒骂与哭泣充塞在小楼上。她们为什么争吵？我是不明白的，只觉得我应该搬出倪杰的家。

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读书，书上写些什么是不记得的，只看见那些铅字，像无数只小的虫子，爬在我的周围，啃噬着我，使我预感到一种不知名的恐惧。

早晨，夏莱收拾书斋的时候，对我讲着她自己的梦想：

“我再不能受那种无理性的虐待，我要一个人活下去，我一定会活得很好，我为什么要结婚呢？”

她打开窗子，放进来阳光，轻轻地说：

“如果夫妇永远像恋人那样不是很好么，个人做着自己的工作，隔离相当的时间，便夫妇似地过几天甜蜜的生活，倘使过得腻了，再分开来，做着自己的工作了！”

“你这种思想，倘被那些批评家们听见，一定要视你为过激主义者，或新理想主义者。”我这样说。

“那有什么关系呢？他们无论在我头上放上什么名词，全是可以的，我是只爱我的生命。世界上没有一个不爱自己生命而只爱别人的人，世界上也没有一个永远接受旁人的虐待而毫不反抗的人。”

她这样积极的肯定的意志，使我很受感动。

“以前，”她继续地说，“我付了很大的代价，忍耐着生命上的虐待，现在，我不能再忍耐下去了！昨天，我听见霍大夫对家兄说，倪杰的病是不会好的了，我听了医生对于病人的生命的宣告，很悲哀也很快乐，一个人真能疯狂地死去，不也是福气么？倘不死去，就只有活，有意义的活，尽性地活，我是要活下去的！”

夏莱像一只蓬毛的猎犬，准备和野兽的世界搏斗似地注视着天空。对于这个精神上、思想上起了很大变化的女人，我想仅仅用旧道德旧法律来制裁她，是毫无用处的，我意识到一个人正走到人生的断崖，那断崖下面，也有一个可怕而可惧的深渊。

二十二

我刚走进病院，那个高大的护士跑来告诉我：

“倪先生昨夜噪了一宿！”

我没有脱掉外套，就去到倪杰的病室。他横卧在地板上，似乎刚才睡着。他的脉搏急骤而微弱。他的脸淡黄，有些发肿。他的胡须已经很长，仿佛长在碱地上的荒草，稀疏而不整齐。我虽每天到他的病室来看他，都不曾注意到这些异状，我实在有些惊异了。

我坐在倪杰的身旁，坐在这个被人宣告死刑的友人的身旁，我很痛苦，我似乎站在替他辩护的立场，仔细地听到他的呼吸，我要对许

多人证明,他是不会死的,他还在呼吸,他并没有罪。

渐渐从他的牙齿中流出低弱的声音,像溪谷的浅流撞击着砂石的声音,渐渐我听出他在和谁谈话:

“鬼!你们……囚犯……鸦片……波特莱尔……早晨的太阳……唐人街……黑奴……父亲!父亲!离我远一点!你,鬼,我怕你,诗。”

他翻过身去,早晨的太阳落在他的脸上。

“赶到江边!那边,没有人的地方,森林……呵!蛇!花蛇!……到那边,……屠宰场……冤魂,……碑文……彩虹……落日……黑暗……拿灯来……我怕呀……雨……”

他竟而大叫着爬起来,他的梦境是如何的杂乱呀!我的朋友,你尽在幻想着什么呢?现在你的脸上明亮地铺着阳光,而你却狂叫着黑暗,窗外是响亮的晴天,而你却喊着雨,难道在人间的世界之外真有另一个世界!那些俗人的眼睛所看不见的世界!护士把他静静地抱到床上,那铁床的巨大的响声震醒了他,他睁开眼睛,望望我,望望护士。

“倪杰!你看见什么?”我伏下身去问他,他仿佛看见亲密的血族似的抱住我,哭泣起来。

“我不能住在这里了!叫老金把我的马车赶来吧,我要回去,回家去!”他哭得很悲痛,并不认识我是谁,他的手指紧紧扣住我的脖颈,不让我喘息似的。

“他每天这样么?”

我对于自己的记忆力不敢相信,这样问着撒谎的护士。

“不,一向他是安静的,只是从昨天夜里,他大声地嚎叫,把所有大病室的病人全叫醒了。”

二十三

这一天，我没有离开医院一步，下午大病室里死了两个，他们并非死在疯狂，而确是死在营养不良和消化器官上的症候。在患者接待室，坐着死者的家族，一个很能饶舌的农妇，和一个小的刚满周岁的儿子，那可爱的婴儿正在吮吸着母亲的奶水。

“我上月来看他，他还问起我地里的庄稼，他问我今年雨水怎样？高粱长得怎样？谷子莠了没有？他还问我那条黄牛是否下了犊儿，那只母猪揣崽子没有？他并不像一个病人，奇怪，这样快就死了！”

那农妇并没有眼泪，刚毅而坚忍地注视着我，我的不安是很显然的。

霍维洁打开她的手帐，她翻到记载死者的地方，很像一位判决死囚罪状的法官，她说：

“他患了很重的宗教妄想狂，他一入院就注定是要死去的！”

“什么叫宗教妄想呢？他是确确实实被马吓出病来的，他真是一个很好的乡下人，谁都知道，他每年冬天到东山里去打围，今年春天从东山里回来，走在火车道口，那匹马突然惊了，他从马身上摔下来，就疯了，谁不知道呢？”

农妇的脸上满溢着秋水似的冷酷，对于丈夫的死充满着怀疑，她甚至疑惑到有人故意杀害他。

“那是没有错的，他是宗教妄想狂。”霍维洁不耐烦地说，“难道我会骗你么？”

“不，不是那么说，在乡下咒他死的人很多呢，他的亲哥哥全咒他死！”

那农妇终于哭泣起来：

“他们正在合计把我嫁出去，他们谋夺他的家产！他们……欺侮他的儿子还小……”

我忍耐不住了，当她哭泣微弱的时候，告诉她：

“不必害怕，法律会保障你，勿论什么人拿去你的产业，法律是不许可的！”

“咳！先生，法律有什么用呢！那些官员和他们是一个鼻孔通气的！”

“你不要想那些未来的事，目前你应当想怎样把你的丈夫装殓起来。”霍维洁插嘴说，“法律上的事，邓先生可以给你帮忙，他是做过律师的。”

那农妇热烈地望着我，希望这并不是骗她。

“如果打官司的时候，你来找我吧！”我爽快地答应了。

出我意外，那饶舌的农妇竟而跪在地板上，用叩首的方式表示她的感激。

二十四

另外那个死者的家属没有赶到，由庶务人通知葬仪社先将死尸装殓，附厝在寄骨寺里。这需要一笔很大的费用。

我问着霍维洁：

“那没有家族的死者是谁呢？”

“一个报馆的记者！”她叹息地说，“在报纸上写桃色新闻的能手！”

“我不认识这个人，你为什么不讲给我？”我抱怨地望着她，“是怎样个人物呢？”

“医院里没有一个人不讨厌他，你可以想到他是个怎样的人物。”

据说他常跑戏子下处，跑妓馆，跑舞厅，以及所有不名誉的女人住着的
地方，常常写褒贬那些女人的文学，企图从她们身上取得报偿！生
活极其放荡，仅仅是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感染上梅毒就疯狂了！”

“又弱了一个天才！”我惋惜着。

“很卑鄙的天才。”霍维洁说，“刚入院的时候曾演过一幕丑剧！”

“丑与美在一个疯人眼中是毫无辨识的。”我替那个记者辩护着。

“不，无论怎样疯狂的人，他也有刹那的清醒，只是这位记者先生
却没有一时不在疯狂！那些女护士们全很怕他！”

她对于这位记者的死亡，毫不吝啬地诅咒着，似乎她很早就宣布
了他的死刑。

这时候那饶舌的农妇慌张地抱着幼子跑到我的身前。

“邓先生，如果他们谋杀我的儿子呢，我想他们什么毒计全使得
出来的！”

“不会有的事情，在法律上，那谋杀者是要处死刑的。”我安慰她。

她很满意地跑回停着棺柩的地方，在医院仓库旁边，几个铁匠工
人敲着铁瓦，一辆宽大的粪车停在附近的草地上，那匹慵懶的黄牛悠
闲地嚼着野草。

八月的风燥热地从西方吹来，我想起约翰·摩斯菲尔德那首西
风的歌。

我想起那一句：

“你归来吧！在外流浪很久的人。”

心有些黯然了。

二十五

天黑了，我在恬静的园庭散步，那些死掉的人，不知什么时候跑

进我的冥想的世界,搅乱着我,使我不得宁息。

有一种声音,好像有人走进来,走到我的身旁,我意识到妖狐和鬼。——在传奇小说里,我常常读到人和鬼狐的故事,我怀疑着人鬼的交游,然而在大学的国文里,那种怪诞的文章也是很多的。

“邓先生!”

很熟悉的少女的呼唤,使我散漫的神经抖擞了一下。

“我寻找你半天!”她仓猝而羞惭地说,“到大病室去找过你,到俄国人的酒店去找过你,全没有找到……”

“很对不起!”我抱歉着。

我立即认出她是女院中最美的一位护士,有着丰腴的胸部和腿,活泼得像一只鸽子。她的名字叫秦汶。

“霍小姐请您去吃晚饭,许多客人全到了!”她的温柔的声音,宛如一道溪水,清脆的流过青色的静夜。

“我几乎忘记了今天的约会!”我说,“那个死掉丈夫的寡妇已经走了吗?”

“和灵柩一块走了,走得好久了。”

我们一同走出恬静的园庭,夜色渐渐地浓起来,一轮朱红的月亮照在我们的头上,满天的繁星,点缀着阔大的天宇。几只逗人的蝙蝠掠过耳边。

我们之间冻结着一层冷雾,谁也不想打破,向霍维洁的家走去。走过那片疏林之后,在一条三角路上,她唤住我:

“一直走下去,是错误的,从这条小路走才对哪!”她笑着说,“您没有来过么?”

“没有!”我摇着头说。

“听说您和霍小姐是同学,我和她也是同学,我们在齿科专门的时候,差不多每天在一起,不仅在一个教室,而且在一个宿舍。”

“噢,原来!”

“那时候,我们梦想着开一座齿科医院,我们抱着独身主义……”

我听她讲着学生时代的生活，她的银铃似的声调诱惑着我，她讲着走出学校之后所遇见的坎坷，唏嘘地说：

“谁知道呢？未来是怎样个结局呢？”

我宛如听着一个可爱的女巫在讲着天国的神话，一直到那天国的女神被贬到污浊的人间。

二十六

我们一同走到霍维洁的家。这是一幢雅静的住宅，墙上爬着藤萝，窗上也爬着藤萝，绿色的叶子遮盖着明亮的纱窗。小院铺着细沙，有几株野菊盛开着白色的花朵。

几个人正在热烈地畅谈，满屋塞满紫色的烟雾，室内没有电灯，高大的蜡烛插在壁托上，烛影摇曳着桔色的壁绘。

霍维洁站起来，热烈地打招呼：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律师邓剑先生，我的老同学！”

我在这时候会见了夏莱的哥哥夏威廉，我们沉重地握手，彼此如同久别的故友。他体格雄伟，语言洪亮，穿着芝麻布的劳作服，胸口上的铜扣在烛光下，如同他的眼睛，很美丽的闪耀着正直的光。

“我很荣幸地和你见面！”夏威廉非常郑重地说，“我本来早就办完所负的任务，应该回去的，可是，意外地竟耽搁下来。”

我被让在一只安乐椅上，很不安地听着他的话，在神秘的思索着他所说的“任务”——一个运动家的任务是什么呢？勿论任何人全能解答这个问题。所有运动场豢养出来的运动家的任务就是竞赛，是替他的恩主夺得锦标。然而在这位运动家之前，我觉得那任务是无可比拟的重大，不可思议的重大，他不在都市中的小运动场上角逐，却跑

到下江一带无边无沿的草原上驰骋,他的任务是什么呢?

“一个运动员因为偶尔打破一项竞技的记录,就再不求精进,每天奇装异服,上跑马场,吃法国菜,喝蜜酒!”

他很感慨地说,并且举出几个人的名字。

“中国是个懒惰的国家,无论什么都懒惰得可怕,她的国民喜欢睡觉,喜欢坐包车,喜欢使用仆人,喜欢旁人来管理她的家产,这样丑陋的国家,你们看!”

他的话语里面,含蕴着冷酷的轻蔑,他说:

“参加奥林匹克大会的选手,虽然没有夺得荣誉,却把外国女人的性病带回来,这就是一个实证。还有那些留学生,那些只学了一点外国语的通译们,他们很骄傲着自己有一个咖啡馆女侍的太太,甚而以为是很光荣的事情。”

二十七

夏威廉是个健谈者,他的每一句话,全沉重有力,像把铁锤,击打着所有在座的客人。

在我左面睡椅上躺着一个翘着腿脚吸烟斗的中年人,他是市公安署的秘书,东洋老留学生,在日本某大学艺术科住了七年,却不懂一句外国语,他很骄傲地说:

“差甚告慰,我虽是个留学生,万幸没有荣任过一次通译官,也没有娶过一位外国老婆!”

“唐秘书!”霍维洁大笑起来,“你在日本尽做了些什么呢?”

“呵,呵!你问我做些什么吗?我每天跑到浅草一带遛影戏院,七年间看了一千多部影片和三百多出以上的新剧。我很爱西洋片子,我爱狄安娜·窦萍的歌喉,达尼儿·岱柳的美丽,哈惠兰的多情,贾里

古柏的健康。至于日本的电影和旧剧，我不大喜欢，我喜欢日本的新剧，筑地小剧场每次开演，全要赶到，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小山内董先生的剧场葬礼，很受感动，我竟废寝忘食地梦想着回国后办一个剧团。梦想只还是梦想罢了。除此之外，我还喜欢日本的酱汤！”

“你一定把酱汤喝多了！唐秘书。”霍维洁揶揄地望着他，“你不是说过请我喝日本酱汤么？”

“我是要请你的，霍小姐，我并没有忘记。”唐秘书砸掉烟斗中的残灰，边装着烟边望着大家，解嘲地说，“我在日本留学七年，喝了七年酱汤！诸位，不要笑话我！”

大家看着唐秘书的鬼脸，抑止不住的笑声游漫在小屋的各处。

笑声最尖锐的是秦汶，这位抱着独身主义的少女，把她对于男性的嘲弄全部发泄出来。在她的视觉之中像唐秘书一类的男人，也许是最愚笨、最丑陋、最无能的典型。她笑着走近夏莱坐着的地方，两个人会意地到外面去了。

二十八

霍维洁在大家暴笑的时候将一枚洁白的台布罩在茶桌上，秦汶和夏莱端来酒和罐头以及野菜和水果，霍维洁给客人们斟酒，紫色的山葡萄酒在玻璃杯中荡漾着。

“这是威廉从下江带来的土产，预备在今天请大家尽量品尝。”霍维洁瞟着夏威廉微笑着说，“请呀！”

喝过一杯酒以后，夏威廉和霍维洁从座位上站起来，好像是很有计划的行动，在大家的惊异的目光集射中，夏威廉沉默一片刻，然后很稳静地说：

“今天，聚会的客人，全是我们的同学，在诸位同学们光临之下，我们二人声明订婚，并祈今后更加爱护我们！”

这样奇突的订婚声明，我是没有遇见过的，所有的来客全表现着惊讶之色，尤其唐秘书和秦汶小姐，唐秘书眯缝着眼睛，仿佛在剧场上观剧，木然了半晌，秦汶不相信的眼光盯着霍维洁的低垂的头，夏莱竟乐得掉过脸去擦眼泪，仅仅是一瞬间的事，掌声就像爆烈的弹丸似地响起来。

大家疯狂地喝酒，疯狂地欢笑，仿佛是一个民族解放的节日，一个战争凯旋的节日那样无节制地叫啸着。一位坐在暗处的年轻人忽然发出高亢的声音：

“我们愿听双方分别讲讲个人的恋史，我们希望那里面没有一句骗我们的话。”

这提议立刻招来同座们的呼应，被逼不过的霍维洁终于面赤耳红地立起来。

“好极了，我可以诚实地讲给你们们的。”她的柔弱的目光望着所有的客人，落在我的脸上时，我竟羞愧地颤抖了一下。

“我曾经有过两个真实的爱人，第一个爱人是秦汶，在学校的时候，她叫我做姐姐，我唤她做弟弟，我们曾经热恋，到现在。”

大家寻找秦汶，不知在什么时候溜走了。霍维洁继续讲着她和夏威廉的爱情，她像小说家似地描绘着他们的初恋……

我羡慕地望着他们，说不出我是用着怎样的眼光望着他们，在爱情的道路上，我走晚了一步，似乎有着悔恨的心情。毕竟这心情是暧昧而苦涩的。我竟而没有听到夏威廉所讲的是些什么，一个人踱到外面，踏着细沙的小路，嗅着野菊的花香，朱红的月亮照在我的头上，夜风拂着我的发，我仿佛被狐鬼所祟，慢步地走去。此时，我希望在这静谧的秋夜，出现一个瑰丽多情的妖狐，我情愿受她的魔祟，我想那并非怪诞，那是很能实现的奇迹。

室内的声浪渐渐远离了我，在一棵法国梧桐的绿荫下面，远远地

闪动着一只黑影，难道真是一只妖狐么？我的发根居然感到阴冷。

二十九

我蹭着脚步向前走去，那黑影贴在树干上并没有动，愈加增了我的疑惧。在距离二十步的地方，我停住脚，小声问：

“你……是谁？”

“是我。”她居然回答我的问话。

我意识到那黑影是人，而并不是什么妖狐，立刻感到难堪的狼狈，脸颊发烧起来。

“邓先生，请来这里坐一坐吧，这里很凉爽，屋里的空气太坏，真是受不了。”

“我以为秦小姐已经回学院去，刚才大家还在寻你。”我实在无话可说。

“我很讨厌那些人。”她气愤地说，“一群毫无理想的动物！”

我很了解她的苦闷，那种生活上的伴侣被人夺去的苦闷是人类最难忍受的酷刑。

“叛逆者！”她自语着，“她骗我这些年，想不到我们从小就抱定的理想，今天被她打碎了！”

“你是说霍小姐？说你们一向抱着的独身主义？”

“为什么一个女人必须结婚？邓先生，你以为结婚不是一件美丽的祭典么？”

“我想那是自然的法则，人类是难以违抗的。”我反驳着。

“你们男人多半如此说，你们掘好坟墓让女人跳进去，然后把她埋葬，一切全完了。”

“秦小姐，你这种对于结婚的恐怖症是要治疗的！”

“难道你以为我是病人？邓先生，你们男人的眼睛对于一个独身主义的女人怎样看法呢？”

“我可以很真实地解答给你，只是请你不要误会。无论怎样怯弱的男人也想征服她！”

“征服她！”她重复一句，“用尽种种智慧破坏她们的理想。”

“也许是的。”我说。

“我们可以谈谈这个问题么？”她恳求着，“我被它苦恼很久了！”

“以后有机会可以谈的，现在，似乎应该回去了！”

我们并肩踏着细沙路，顶着朱红的圆月，走向小屋。

客人们围绕着美丽的纪念册题写着每个自以为是歌颂的词句，我在一张蓝得像海水的纸上，将《卡拉马绍夫的兄弟们》第七章上长老维阿莱沙的遗嘱写在上面：

“你们将看见极大的忧患，在忧患里你们将得到幸福。……你们应该在忧患中寻觅幸福。”

三十

霍维洁将煮好的苏白端上来，时候已经不早，约摸子夜一点，大家喝着汤，吃着面包。

“这汤里的番茄是我自己种的，我的老同学，请你多喝一点。”

我感谢地喝着流溢着桂叶香的苏白汤，秦汶也喝了许多。子夜三时，我们踉跄地离开霍维洁的家，一路上我很安静，没有醉倒。

第二天没有到医院去，整天昏睡在倪杰的书斋。

第三天清晨，吃早饭时，夏莱告诉我，夏威廉和霍维洁乘昨夜夜行船到下江去了，临行时夏威廉送给我一册新书，在那前面的空页上，写着很工整的文字：

“我们忠诚地接受你的言语，我们愿永远在极大的忧患中生活。”

我读了两遍，把这册新书带到医院，交给秦汶，我说：

“这就是一种心理上的保证。说明着他们是生活上的勇敢者，他们的结婚一定是幸福的。”

秦汶竟而哭泣起来。

我看着她抽搐的肩膀，像一只美丽的燕子呢喃着语言：

“残忍的人，为什么抛弃我一个人在这里呢？”

我悄悄走到倪杰的病室，那高大的看护告诉我：

“倪先生这两天很清醒，晚上没有噪叫。”

我没有惊动倪杰，走到大病室，那小丑看见我从床上跳起来。

“大人！”他一向这样称呼我，“我的病已经养好，我可以去演戏了！我可以登台了，我可以扮老生了，大人！我并不愿意作一个三花脸，我是老生出科呀！大人！我为什么要作一个小丑呢？老生戏我什么都能，我的嗓子好，你听，马……来……店……主……东……”

我摆脱小丑的纠缠，回到医师室，秦汶的哭泣仍然没有停止。

“一直走下去是错误的。”我想起昨天夜路上她说过的话，她并没有理会我。

三十一

院长找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很不安地走去了。这个苍白了须发的老医生，戴着金边眼镜，驼背，像一只臃肿的熊。他看见我走进去，并没有什么表示，陈腐了的废物似地坐在转椅上，我走进去好久，他才摸着秃头说：

“我为什么找你来呢？啾啾，想起来了，你的论文已经写好了么？”

“没有!”我用讨厌的口气说,“我只打一个草稿,还不敢写!”

我对于这位老医生是不恭敬的,我想他也许连我的名字全不清楚,他只知道我是一个做过律师的人,是为了写罪人心理的论文而来做副手的。此外,他什么全不知道。这里住着多少病人,每天死去多少病人,以及这医院的护士怎样虐待病人,他是不大关心的,他注意的仅有一样,就是经费,办理会计和庶务的人全是他的。

“啾,还有!”他摸摸胡须说,“这医院的经费很少,你是知道的,这一次霍大夫辞职,我不想再用人,我想,你很可以替他。”

“我什么也不懂,做副手也很勉强,我希望院长另用贤能!”我的态度很坚决,在这一刹之间,我竟意识到我即将离去。他的臃肿的身子在转椅上动了一下,头连着身子旋转过来,他的声音也像熊似地:

“唔,唔,我明白你的意思,唔,我明白的,你们做律师的人全是认真的,那样很好,我很赞成,我希望你写完你的论文,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来的。”

他看见我发呆的样子,竟噗嗤大笑起来!

“你不要顾虑,我和霍大夫已经商量好了,当她临走的时候……”

他翻着所有的抽屉,终于从衣袋中找出一本手册,我认识那是霍维洁的手册。

“这是霍大夫送给你的,她说,对于你的论文一定有帮助的。”

我很欣快地接过来,贪婪地翻着那本手册,我想霍维洁一定在某页上写着类乎留别的言语,然而,却没有。

“以后,我可以时常到医院来,你的住所很远是不方便的啾!你可愿意搬到霍大夫的房子去吗?”

“我很希望,”我说,“我很希望有一个安静的地方,写完我的论文。”

他似乎很热心地替我想着一切,在我没有注意的时候按着叫铃,不久,那个喜欢斜视的庶务员弯着身子出现在院长室的门口。

三十二

踏着傍晚的月色，老金的四轮马车拉着我的行李和我到霍维洁住着的房子。秦汶来到好久了，她替我整理着屋内的一切，替我擦着各处的尘土。

“这房子我是熟悉的，像我自己的家一样。”秦汶感慨地说。

“请你仍然那样想，像你自己的家一样。”我打趣地望着她，她并没有生气。

她跑到院内，采几枝白色的菊花插在花瓶里。

“我很喜欢白色的花。”她笑着，“说不出来理由。”

“你们做小姐的人，全有一种洁癖，尤其像你这样抱着独身主义的人。”

“说起来也不可解。”她自语着，“我为什么要做护士呢？难道是受了那白衣的诱惑么？”

“也许吧！”

“有一次，在女院住一等病室的一位少女死了，我很受感动，据说她的父亲是一位军阀，很限制女儿的自由，不许她接见任何一个男人，甚而强迫她和一个不相识的男人结婚，她竟因此而疯狂起来。我很替她惋惜，倘没那点洁癖，她是不会死掉的，所以我不幸地想着，有一天，也许我会死去的。”

“你是不会的！”我说，“并没有人强迫你呀！”

秦汶疲倦地坐在安乐椅上，拢着额上的发，她看见伫立在门口的老金很不好意思。她似乎看见老金的塌鼻梁的脸上散布着玄妙的微笑，她已经知道这个人的心里正在想着什么，她的脸涨红着，站起来说：

“我要走了!”

“为什么呢? 我们一块去喝点酒不好么?”我提议着说。

“不,我不喜欢喝酒。”她的大眼睛望着我。

“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同行者,我们就一块走,一块去喝沃司克,然后老金赶着马车送你回去。”

她无言地伸过她的手来,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了。

“一个奇怪而可爱的少女!”我望着月光下的秦汶的背影消失在黑暗中。

三十三

老金的马车趁着月色,把我载到专卖沃司克的酒馆。我们仍然坐在靠近柜台的角落,要了两大瓶酒,两盘灌肠,两条酥鱼。我们刚喝了酒,那喜欢诙谐的寡妇摇摆着巨大的身躯满面春风地走过来。她叮望着老金的淳朴的胡须说:

“司机人,我求你一件事,请你割割你的草!”

塌鼻子的老金摸摸自己的脸颊。

“好么,割割好么?”她认真地怂恿着,“到我的屋子去吧,我有剃刀。”

老金的脸色涨红着,他腼腆地摇摇头,和我碰了一杯,他的眼睛里告诉我,他们在恋爱了。

“列巴圈”丝毫没有顾及我的存在,她将椅子拉开,坐在老金的身旁。她的碧蓝的瞳仁,仿佛深不可测的海洋,埋葬着远古的激情。她在给我们斟酒的时候,竟而唱起年轻时代的歌。

“老乡,我唱的好么? 不好么?”她问我。

“好! 我很爱听!”

她欢喜地喝着老金的酒。月光从纱幔透过来，把碎影落在她的脸上，显得特别妩媚。

夜深了，酒馆里只剩我们两个人了，那寡妇益发地释放着感情，一个人在小的地板上跳着蹩蹩舞。

“妈妈！”小女儿在叫着。

她停止舞蹈，端一端肩，跑到后面去。

“我每天来喝酒。”老金畅快地说，“她一听见我的车铃，便跑出来把我截住！”

“她对你很好，我看见的。”

“她很希望我来帮助她，她说在江北一家牧场里有她两头乳牛，可以牵回来，邻居的牛奶坊是很赚钱的。她想开牛奶坊。”

“你很可以帮她的忙。”

“她说她很喜欢中国人。她很愿意再嫁给中国人。”

“那不是很好么，你们结婚吧！”

他听了我的话，意外地笑起来，那笑声里描写着无限的希冀。

“真的可以结婚么？”

“为什么不可以？”我郑重地说，“难道你还有什么顾虑，不希望有个家么？”

“我好像在梦里，在一片荒原上赶着马车，我真的不知道赶到什么地方好。”

老金已经有些醉了。

三十四

一个礼拜过去，是中秋节的前一天晚上，我和秦汶在小院中望月，夏莱拿了许多节品走进来。她听见我们正在谈笑，勉强地寒暄了

几句便走了。她并没有询问倪杰的病状,只是淡淡地说:“这是老太太的意思,请你明天到舍下过节。”

我很感谢地和秦汶把她送到门外,门外并没有停留马车,我原想询问老金的事,看见她那冰冷的颜色竟而哑住了。

她说一声再见,就一个人踏着月色蹒跚地走去。

“可怜的女人!”我叹息地说,“一定是想到了什么不幸的念头,你看她不是低垂着头么?”

秦汶并没有回答我的话,我们走向小院,墙角的蟋蟀也停止了噪叫,满天的星斗仿佛全在沉默,有几片叶子被夜风吹落下来。

“落叶!”我有些吃惊着,我想到写在郭沫若的一册书中的俳句,“委身于逝水的落叶啊!”立刻使我想到那册书中的主人翁,那个多情的女人。

“你也想到了什么不幸的念头么?”秦汶揶揄地笑着,“你们男人,为什么总是冒渎女人呢?”

“我并没有冒渎女人!我只是想到了一片落叶。”我辩驳着。

“你们总以为女人是可怜的。”秦汶不服气地说,“在男性中心社会所培养出来的观念,实在可怕得很。”

“这是宿命!女人是一片落叶,男人是一株芦苇。”

在美丽的女神之前,我竟而说了这样智慧的语言,倘使我是一个诗人,也许这句话便是名句。

“为什么呢?把男人象征芦苇?”秦汶歪着头,甜蜜的,但却敌忾地望着我。

“它们生长在沼地里,为吃苦而活着,大风来了,它们便折下腰去,微风吹着,它们便唱起来,老了,它们便白头,被割断一茬,明年又从根上长出一茬,它们永远生长下去……”

秦汶静静地听着我的话,她的长睫毛盖着眼睑,仿佛要从我的话里面,找出可以反驳的错误。

“我是说所有的中国人!很对不起,我是用男人来代表中国的。”

“这便是你对女人的最大的冒渎！”她愤愤地说。

三十五

从清早起，医院聚集许多病人的家属。护士们为了贪点节日的小费，满院奔走着。秦汶没有时间找我谈话，整个上午领着那些家属会见病人。午后，我正在大病室里给小丑看病，他在三天前突然病倒了，我摸他的脉很平静，然而却再也听不见他的幽默和讽刺。他并没有一个家属，在这世界上，他只有几个穷苦的同行者，几个跑龙套的人物常常寄钱来维持他病中的生活。他原是北京名票，下海之后，一再降落为丑，虽郁郁不得志，却佯做快乐，取笑旁人，他有一次竟在我面前大哭一次。

“你觉怎样？”我问他。

“呵！大人，我不能死。”他艰难地喘息着说，“我不能死！”

他说着眼睛又闭上了，沉默许久。他向我讨水，然后说了一些谵语，听不清楚。我叫人把白开水拿给他，一点钟过去了，两点钟过去了，他的呼吸却意外地短促起来。

我去打电话给院长，刚拿起耳机，那高大的护士走到我的身旁：

“小丑咽气了！”

我放下电话机，我觉得小丑的死似乎并非真实，而是护士的撒谎。

“真的么？”

“已经抬到库房。”

我匆忙地走到仓库，走到残落的花圈后面，难闻的气味打着鼻子，我站在较远的地方，脱下我的帽子，低声地叨念：

“愿你永远安静！”

我看见他的嘴唇向下咧着，眼角仿佛有一滴泪似的东西，晶莹地噙在眼里。

我转身离开仓库，向倪杰的病室走去。我为什么急于去看我的朋友呢？这行为是很奇突的，我想到不幸的死神，说不定什么时候将要降临到任何一个病人的头上。

不知什么时候，夏莱和老妇人来了，夏莱跪在倪杰的身后，给丈夫梳理着长发，老妇人坐在儿子的面前，喂着月饼和水果，我仿佛熟悉这个场面。想到阴雨的一天，我们三个人坐着四轮马车从家里把他送到医院来……

我默默地望着，流下眼泪。

三十六

晚上，我走到倪杰的家，那看门人递给一封信，一看笔迹知道是我的秘书徐永春从小城寄来的，在那信里夹着一枚花纸的汇票。信上说，他很感激我的好意，不知怎样报答我才好。他把讨来的赌债寄给我，他想，我的生活一定很窘。

我将信揣在衣袋里，这个像只地鼠似的，有着虾米似的眼睛的小男人，立刻压倒了我，使我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兴奋地走上楼梯，夏莱在露台上迎接着我：

“你没有看见老金么？”

“没有。”

“他到什么地方去呢？该死的，鬼也抓不着他的影！”老妇人咒骂着。

我在这个凄凉的友人的家里吃过节日的晚饭，走向我的寓所，已经子夜一时，那轮圆月惨白地挂在我的窗上，我想睡却不能入睡，从

辽远的街市上传来爆竹的音响。我想执笔写我的论文，点着壁托上的蜡烛端坐在桌前，却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我焦躁而且不宁，我想去看看那些疯狂的人在怎样度过这个节日的夜，锁上门跑到病院，门紧紧地关闭，一点声息没有。我走回来，经过那寡妇的酒馆时，忽然听见马匹的嘶叫，一扇临街的窗子还没有关。我走到窗前，从纱幔望进去，老金和寡妇在地板上歪歪咧咧地跳舞，看着他的拙笨的脚步，和她的血红的嘴唇，我忍不住笑了。

我从酒馆的窗前走开，穿过灰色的树林，枯萎的草地，穿过几条不平的马路，向江边走去。

我一定是喝多了酒，在江边教堂的附近，竟而呕吐，把所有的秽物呕吐出来。

江心是平静的明亮的，几根船桅铺在光滑的水面上，渔船的灯火还没有熄，仿佛水族的精灵，监视着夜航者。

我在江边漫步，听着江水的吼叫，我忽然想到下江一带，想到那一带辽阔的草原，想到骏骑之声驰骋在草原之上。

我漫步至江滩，在那被浅泥淤积的沼池密层层地长着芦苇，微风过处，有芦笛的柔弱的鸣声颤抖着我的思索。

三十七

这几乎是任何人也不会相信的事情，我竟而迷迷糊糊地搭夜车回到我的小城。

我为什么要回去呢？难道我还在眷恋着小城里的那些赌徒，讼容、纳贿的人们，那些肮脏的发酵的官员？我自己的不动的名誉和地位？都不是，都不是的。我自己也不清楚是为什么，刚一动身的时候，实在是受了恐怖的威胁。当我从江边走回住所的途上，那死掉的小丑

从黑暗中跳跃出来,他的磨盘似的面孔亲切地向我微笑,伸出他的好像麻杆似的胳膊和我握手,他使劲地握住我的手,在他身后我蓦然间看见无数只骷髅,我要喊叫,挣脱,我使劲把小丑踢开,那些骷髅全活动起来,我吓得跑到车站,我无心观赏车站的风景,擦着额角上的冷汗时,觉得刚才所遇见的那些骷髅全是很面熟的人,然而却一时想不起他们的名字,如果他们还有脸皮的话,我也许会认识出来的。我的心在搏动着。

到小城是低暗的早晨,城门布满着宪兵和巡警检查着行人,街路上流着紫色的血,几个抓来的庄稼人手忙脚乱地扫着那些痕迹。昨夜这小城一定出了什么不幸的事件。我从一个不幸走到另一个不幸,一向是灰色的小城,永远寂寞的小城,是为什么呢?

我的秘书徐永春看见我很担心地说:

“我的先生!你为什么先打听一下呢,那些瘟猪要抢官仓,昨天晚上简直是造反呢!”

“说不上从那里来的人,那么些,好像蝗虫一样,男的女的,叫喊着,吵闹着,一阵风似地围上官仓,幸亏宪兵跑出来。”

“我的先生,说不定这荒乱要到什么时候,听说四乡也闹起来了……”

我望着徐永春眨着的眼睛,没有说话,在我的感觉里,现实的恐怖是不甚沉重的,这比起战争来不是很少么?

“我正在想,”徐永春说,“跑到您那里去躲一躲,等到安静以后再回来,我怕火车一断,就麻烦了。”

我一边听着他的话,一边浏览着这个曾经生活过我的院落,窗前那株枫树已经红了,和去年一样,那大的红叶遮蔽着纱窗的小镜。

三十八

我在小城过了一天恐怖的生活，许多缙绅和官员携着家眷躲到远方去了。第二天午后，徐永春从街上喘息着跑回来说：

“我的先生，您还是搭混合车回去吧！”我便匆匆忙忙地和一些逃难人坐瓦罐车回来了。这一次噩梦的旅行，我虽没有亲眼看见一次大屠杀，却也嗅到那恐怖的血腥气。

和我坐在一列瓦罐车厢里的逃难者们，仿佛是一群被嘲笑的俘虏，彼此默不作声。

这列车行得很慢，每一站，每一个信号场全停下来。

在什么时候上来一个披着灰毛毯的乘客，她挤坐在我身旁，她似乎看见我的身体发抖，将毛毯舍出一些给我，我向她道谢。

她递给我一颗纸烟，我吸着，突然她把头伏在我的肩上，小声问我：

“你还记得我么，某一天的夜里？”

我一听那声音，立刻想起好久以前在江堤上遇见的那个女人，那个夜生活的动物。

她在这个寒冷的车上和我相遇，仿佛很快活，她紧紧地贴着我，在淡淡的月光下，她的眼睛闪着光。

“你还住在教堂后边么？”我似乎应酬地问。

“搬到乡下来住了，就是我刚才上车的那个小站，很幽静的小站。”她很诗意地形容着她的新住所。“我有病呢，为了养病才来的，可是住不惯呢！”

她的语声里充满着女人的娇媚和温柔。

“我不是和你讲过么？”她小声地蜷伏着身子说，“我的丈夫是个

残废人,不死不活的,我是去看他呀!”

我并没有听过她讲到她的丈夫,也许在那一夜,我醉酒的时候她讲过,然而我却并没有听到。

“他曾经做过什么事情么?”

“给外国人做买办。”

“现在呢?”

“在疯人院!”她无力地说。

我吃惊地望着她,怀疑着。医院里的病人我是认识的,那个做过买办的,是个将要六十岁的人,而她只不过是二十二三岁,他们会是夫妇么?

“那有什么呢?我的丈夫娶我的时候已经五十岁,可是他有一点造孽的钱,我愿嫁给他,有什么关系呢?”

她偎依着我,毫无顾虑地讲着老买办的事。

三十九

懒的火车终于停住了。

经过几次盘诘,我们才走出紫色的栅门。车站外面落着灰色的急雨,打着铁瓦的屋顶仿佛冲锋的战鼓。街上的店铺全关闭着,街口站着双岗,兵士们的枪口上插着明亮的刺刀。

“戒严!”她小声忧虑地说,因为一夜没有好睡,她的脸色惨白,疲倦,挂着尘土。

我冒雨跑到停车场等来一辆破篷汽车,以三倍的价钱讲好,她登上车时欢喜地在胸前画着十字,说着感谢神惠的话,想不到这个过夜生活的女人原是一位虔诚的教友。

我无心和她谈话,勿宁说我的感情被汽车外面的沉重的空气给

凝结住了。车被命令停下的时候，我便怯弱地探视着那些兵士们的脸色，想寻找出一点什么幸或不幸。我对他们说去安葬死者的极恳切的话，希望他们放过我们的汽车。我们在雨中站立了二十分钟的悠长时间，我的大衣被雨淋湿，头发仿佛刚才哭过似的流着泪水。她便掏出手帕来，亲切地替我擦干，大方地微笑着。

“战争快要来了，看着吧，战争快要来了！”我预言地说。

她并不大理会我的话，而把她披着的灰色的毛毯披在我身上。

汽车一直开进疯人病院，我一看见这座红色的建筑物，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好像是归还故乡，又好像是走回学校，而感到亲切。

秦汶从女院跑来和我握手，握得很久，她看见我几乎哭泣地说：

“你，吓死我了！……有人看见你在江边，有人说你被抓进去，有人说你逃跑……你到底去什么地方呢？……我们各处找你，打听你的下落。你看到报纸上的寻人启事么？”

我感激地望着她，像我这样流浪惯了的人，没有家的人，丢失几天竟而有人焦急地寻找，不是很幸福么？

她看见站在我身旁的那个女人，诧异地问：

“这位是谁呢？”她的声音畏葸而颤动。

“一位病人的太太，我一路上颇蒙她的关照。”

那女人俨然是贵夫人的扮演者，她很高傲地请求我引导她到她丈夫的病室。

四十

那买办是个平庸的老人，痴呆症患者，我枯坐片刻便离去了。那女人跑出来告诉我她熟悉的旅馆的名字。我说不出为什么对她感到意外地可憎。

走到倪杰那里,他竟而和常人一样地在室内踱着步,老妇人看见我合着掌:

“邓先生!你看看你的朋友,好得多了!”

她苍老的鬓角上描绘着无限的欣快,倪杰望望我似曾相识地向我微笑,然后眺望着窗外的狂雨。

“是你救了他!”老妇人感激地说。

她告诉我节后的一日夏莱归宁去了:

“她没有说回来的日子,我希望她不要回来!”老妇人愤愤地说,“这样的女孩子,何必嫁人呢!”

我没有说什么话,我想夏莱是不能再忍耐生命的虐待而出走的,这个只爱着自己生命想要尽性活下去的女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她告诉我老金那鬼赶走马车已经四天没有音讯:

“许是被抓去拉军火吧!”她说,“也好,这年月,叫他上火线去尝尝也好!”

她是诅咒着老金,然而老金到底将马车赶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午间,秦汶和我撑伞到附近的牛奶坊去,我们一边喝着浓郁的奶茶,一边谈着夏莱。

“临走的时候她对你说过什么话?”我问着秦汶。

“什么话也没有说……我想她一定和霍维洁在一起干妇女工作吧!”秦汶羞惭地低下头去。

我们从牛奶坊走出来,经过那家专卖沃司克的酒馆,门和窗已用木条钉死,那新的松木还在发散着特有的香气。

走在病院的甬路上,秦汶像只小鸟似地望着我:

“我希望你再不要离开我,现在,我好像闹一种病,我真的想到死一次也好,如果你,你能掘了墓穴埋葬我的话。”

“那不是对于女人的最大的冒渎么!”我讥诮地说。

“不,不,这是自然的法则。”她说着,摇着辫发向雨中跑去。

晚上,雨还在凄凉地落着,从街市各处传来尖锐的稀疏的枪声,

这城堡的空气越发低闷而沉重。我蜷卧在自己的床上，想到那些死掉的人，那些疯狂的人，那些走远的人，我不清楚是惊讶，是恐惧，是战栗，是喜悦，是赞美，还是幸福。

（录自 1944 年 8 月 4 日至 10 月 20 日北京《新声》第 2 至 28 期）

铁 槛

小 松

—

邱青冒着小雨，黑的天，从村公所走到家，也不知是几点钟，大约是小半夜，累得腰酸腿疼，到家推开门，屋里漆黑，唉声叹气的坐在炕沿上，又觉得这一天是白过了。

摸了半天，摸出一支四分钱一盒的香烟，擦着了火，并没有先去点烟，借着这朵光亮，看看老婆和虎儿睡的姿势。

邱青的脸上，透着紫青色，下牙巴乌黑，上额有一条最深的抬头纹，显然才四十岁的人，头发已经白了一半，从年青的时候，别人就都知道他是少白头。在他那白发和黑发之间，还含着亮晶晶的，那春天的小雨。

抽了一口烟，拽了一条被单，把邱二嫂露在衣外的两个大乳房，轻轻的盖上，又抚摸了一气虎子的脑袋，才脱了那双太阳牌的胶皮鞋，在炕沿下摔摔鞋上的泥水。

邱二嫂翻了一翻身，睡语的。

“怎么才回来呀！不是天要亮啦！”

“睡你的吧！”邱青把尾音说得很重，并不是讨厌老婆，习惯的，对老婆说话，总是像对他的虎子一样，在庄严里，蕴藏着无限的爱护。

邱青坐在炕头，津津的抽着他那支纸烟。小雨在外面沙沙的响着，声音一远一近的移动。

“春雨正可贵的时候，”邱青悠然的像是自语，“就是地不能铲，这他妈的不是糟践人是干啥！”

“自卫团今天也找，明天也找，早晨也找，晚上也找，一时不到就不行，庄稼不能侍弄，天天自卫团，自卫团的，自卫团到底是干吗吃的呀！”邱二嫂脆亮的声音，又无阻拦的开始了：“不就着这么好的雨水，把小苗侍弄起来，秋天吃！”“还吃呢？等着喝西北风吧！”邱青怀着吐不尽的哀怨。

沉默了好些时候。邱青以为老婆睡了，才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脱着水湿的袜子。

“山里又有动静？”邱二嫂担心的问。

“谁知道？今天有二个探子回来，追了七八天，连一个影也没有追到。就是有动静能怎的，自卫团连一支枪都没有。”

“那可自卫啥呀！”邱二嫂的声韵很充畅的，她的青春，还没有完全失掉，在年龄上，比邱青小五岁，但是长相却是少青的多。

“沏茶啦，点烟啦，跑个道什么的。”停了一会，还觉得有许多自卫团的职务，没有述说完，于是又说：“打更啦，擦枪啦……他妈的，比阎王爷都难侍候，就是拉屎擦屁股不找自卫团的哥们，剩下那一样都得到。”

“明天呢？”邱二嫂对于明天，生出了许多希望：“明天还去？”

“谁知道呢？”邱青一面说着，那堆黑影摇摇晃晃的伏下去：“吃饭总得凭天给。”

邱二嫂不知道说什么好，也跟着叹了一口气。

“怎么？今天炕没有烧？水凉。”

“可不是。”邱二嫂又想起了一宗心思似的：“过晌的时候村政助理员来啦，说是讨伐队的大汽车陷在泥里啦，按家要人要柴，抬土，铺道。我说你去自卫团啦，可好，后院存的秫秸、柴枝，两个小伙子进来不一会就抱去了……”

“你也没有嘴？不和他们讲讲，我们弄点烧柴不容易。”

邱青用胳膊扶起了半个身子,不知是对邱二嫂生气,还是对别人生气,声音气得直哆嗦:“再说,也不是胡子!”

“得啦,我看虎子费牛劲弄来的柴枝,给他们抱去,恨不得躺在上头,可是谁听你那一套,看他们那凶样,若是我躺在上头,保不住连人都给抱走!”

脑子受了过度的激愤,忽然又被这激愤所悔恨着,身体像一个装满了氧气的皮球,被邱二嫂这两句话刺了一针,怒气完全泄出,又服贴的睡在了水凉的炕上,想着:

“年青的妇道,对他们有什么办法,男子汉不也是干瞅着……”

“人家还留下话啦!”邱二嫂又说,“怕什么,住在东边道,还愁没柴烧,问问石人沟一百多家,谁家断过火,那家灶囱不冒烟。一个一个,嬉皮笑脸的。”

邱二嫂还要说下去,邱青开始觉到不但侵害了家庭的权利,而且留给了自己一种污辱。他不再说话,怒气又开始注入了他的身体。

“去年冬天,”邱二嫂又想起了一件事:“西头老李,因为没有柴烧,从山里拽来了一捆树枝,叫人家看见,差一点没有揍死。”

“别说啦!”邱青急躁的:“睡吧!好在生死由天定,反正也快啦。”

邱二嫂不太明白的,想问一句,又怕勾起火来,闷了好久才半吞半吐的问:

“你说……快啦?……”

邱青没有答言,翻了一翻身。

她知道,这是疲倦与急躁,同时加在了一个为生活而将衰老的人,表征出来的不安。

她虽然感到有一种气压,低低的,黑沉沉,向她袭来,她在这种不安中,沉睡了。

虎子第二天早晨,用檐下的干土,垫院子的路径。村公所的助理员又来了!

“虎子,你爸爸呢?”

“吃饭呢？吃完就去，自卫团又找人，是不是？”虎子扶着铁锹，看着助理员那张清瘦的脸，小的体格，油迹迹的协和服上身，配了一条蓝市布的裤子。

“邱青！”助理员看见院子有水，显然是不愿进屋，站在大门前喊了。

邱二嫂推开风门，露出来一个清秀标致的脸型，村公所助理员立刻勉强作了一个假笑：

“嘿嘿，二嫂，二哥在家？”

“在家，进来坐！”邱二嫂半个身子走出了风门，风门上飘着一个褪了色的福字，邱二嫂的风韵，在晨曦的光耀中，在助理员的眼中，简直是一个美人。

“不啦，告诉他，快到村公所去，饭别吃啦！这回背给养有他的名字。”颠三倒四，话没有说完，便把头从那破旧的大门旁缩了回去，又跑到东邻，低弱的嗓音，又在喊着。邱青拿着筷子，从邱二嫂身后挤出来：

“谁，助理员……”邱青含在嘴里的饭，停止了咀嚼。

“背给养，有你的名字。”邱二嫂的眼睛，总也没有离开邱青的脸，无精打采的从邱青身旁，走向屋里去。

“虎子，进屋来！”邱青喊着儿子。

虎子心里像是爬着一个蚂蚁，虽然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方头大耳的，已经有大人的长相，从村里小学校毕业之后，已经具有超越一般村民的知识。再说石人沟全村，有几个孩子不知道背给养是怎么一回事的呢？

到屋里谁也没有说话，炕桌上摆着饭，左边坐的是爸爸，右边靠炕站着的是妈妈。

“去呗！这能说啥！贪上了。”邱青接着就叹了一口气。

“去吧！先到村公所去看看，一会再回来一趟。”邱二嫂的眼泪，连串的淌下来，“虎子，快上炕吃饭，吃完好快收拾了。”

虎子的心，酸酸的，又看见妈妈落泪，自己心一横，到底是男子汉，泪在眼里直转，没有掉下来：

“收拾了吧，我也不吃了。”

“你吃！”邱青的眼睛向虎子抛闪了一下：“你们吃饭，我去看看！”

邱青走出了家门。邱二嫂一面洗着碗筷一面说：

“虎子，你到村公所去看看，叫你爸爸再回来一趟，若是没有他名字的时候，你赶快跑回家来送一个信，再看看都有谁，这回去多少人……”

虎子答应了一声，走出去，早晨的太阳已爬满了半幅院落。

邱二嫂望着虎子的背影：

“快去快回来呀！”

虎子头也没有回，垂得低低的。

邱二嫂一转身，想去搬炕桌，一个大花碗，被手从锅台上拂掉，摔了一个粉碎，这是从作媳妇以来，第一次打东西，恼丧又悔恨的，心不停的跳动，花猫跟着身后一味咪咪的叫着，邱二嫂预感这些都是不吉利的先兆。

勉强镇静的坐在炕上，太阳把纸窗舐亮了多一半，她坐在炕上拿起了虎子的小布衫，手直哆嗦，作了几针，针总是穿过了布又穿在手指肚上。她还不十分自觉的，一直从手指肚渗出芝麻大的血球，鲜艳的印在白色的布纹上的。她把手指放在嘴中吸吮着，心魂不稳，丢下了针线，下了地，靠着风门，呆痴的晒太阳。

村公所的助理员又来了，后面还跟着两个年青的小伙子，穿着制服。邱二嫂的心，按压不住的跳了一下，急得口吃的说：

“虎子爸爸已经到村公所去了……这…是…”

素来是被人称赞有胆量，口牙伶俐的邱二嫂，现在竟红着脸，不知道话是从那里说起。

“邱二嫂，这是复兴会派来分麦种的。”助理员的脸，像是石雕一样，见了邱二嫂总是同样的表情，又转过脸去向那个拿着账本，耳上

夹着蜡笔的人说：

“邱青，五天地，分二斗半。”

助理员又向邱二嫂说：“一会儿会上派人送二斗半麦种来，钱呢——”青年的助理员，眼睛转了一转，用一只手反复的摸着下下巴：“晚些日子交也行。”

“我……我们的麦苗，出土七八天了，就是没有人铲，爷儿两个天天自卫团自卫团的……”

“谁管你们那些事，铲不铲的……”一个人，挺蛮横的说。

“送来麦种你们可得留下！”一个人，眼珠停滞着，一味瞪着邱二嫂的脸。

“这麦种我们不能留，麦子都长一尺多高了，我们要麦种……”

“妇道家说话不算！”助理员向那两位复兴会麦种分派员解释着，以下像是报怨的：

“每回有事，总是捣乱，这是上边的命令，谁敢说不留？”

邱二嫂再不敢多说什么，三个凶神的影子，走开，虽然遗留她一些生活的负债，她拂了拂飘散在发鬓旁的头发，感到春风的温暖。

二

山和风。

古老的森林，没有边际，是广漠的树海，比海还深邃，比海还广阔的林木。邱青随着背给养的行列，走了三天。吸着潮湿含有腐木气息的空气，看不见太阳，树的枝叶遮盖着天，看不见云，看不见太阳，走了三天，跋涉在腐叶堆中，完全与世间隔绝了。

树叶擦动的声音。

沙啦——沙啦——三天了，总是同样的韵调，虽然是千万年以

来,树叶并没有停止过动荡,这声音并没有中断过。在这无边岸树海中,度过了三天的邱青,这种凄凉的音韵,在他耳中消失了。

二十七个人,每人的后背负着一百多斤的重量,爬山越岭动荡在眼睛中的,是苍灰色的树墙,人和人虽然联成一线,从这墙壁中穿行,看不到前路,也看不到前人,没有穷尽的路,没有边境的墙壁,死沉沉的颜色,遮隐着眼睛,在这树的囚牢中行走。邱青最初是怀恋着甜蜜的家园,渐渐的妻和子的影子,淡淡的消失了,这时他对自己的生命,又开始眷恋,因为这时候,他很注意着途径,想着旧路,当望着回返的日子,希望有一个人生最大的幸运,降临在自己的头上。

是一个薄暮,走在这森林里,并不知道有薄暮,有早晨,同是一样的颜色,同是响着一样的声音。

邱青背着粮米,走在松软的平路上。忽然察觉走在自己前面的人,那幅背景,那两只黏满了泥迹的脚影,有些惊慌,忽而匆忙,忽而闲散,邱青为了追随行列,也忽急忽缓的走。回转头来,看看那追随自己身后的那个青年人,包头巾已经解下去,头上蒸发着汗液,邱青看看追随在后面的,再没有旁人,想招呼他一声,或者是小声说几句话,又怕领头听见,又怕自己走错了路。

邱青慌张的,回了几次头,没有说话。

听到山泉吐水的声音,邱青两条腿发酸,勉强拽了一天,脚尖一劲在地上擦,真有些抬不起腿来了。背上的粮米,觉得渐渐的加重,热汗一次一次的,蒸发出来就被风吹散。汗湿的衣服被体温烙干之后,不定遇到什么山路,将会又同样的发出雨一样的汗来。

邱青前面的那个人,脚步逐渐的闲散、迟缓下来,偷偷的回转了一次头,邱青看见他的脸上,流着像小河一样的汗液,口腔像是被窒压着一样的喘息。邱青趁着他迟慢,紧跟上去一步,差不多贴在他的背后……

“老五,怎么这么熊!”邱青说:“走这样道还累得这样?”“不!不,二哥,糟了,前边没有人了。”走在前面的杨老五说。

这低弱的声音，给邱青一个极大的威吓，心直跳，嘴唇抖闪着像是要问一些什么，动了一动也没有说出什么来。身体晃动了，像风里的芦苇，大步夹杂着小步：

“怎的，丢下了！”邱青终于问了。

“嗯！”杨老五的声音有点发颤。

“张德禄在后边，走不动了。”邱青说。

“再没有别人？”杨老五很担心的问。

“没看见有别人。”邱青说，“等一会，咱们三个别再丢了。”

三个人站下，彼此呆望着。杨老五不停的擦着汗，张德禄露着虎牙傻笑：

“这可不坏，丢下了省得受罪。”

“妈的，不知死活，看你怎么回去。”邱青的脸上，跳起一条一条的青筋，布着一层惊慌。

“怎么回去？”到底是张德禄年纪轻，不怕事：“回不去！回不去我人帮，豁出来，干啦！”

“二哥比不起你呀！”杨老五说：“老婆孩都有。你就一个瞎子妈妈，有啥挂恋的，年纪又轻，怕啥！”

邱青在三个人中，是最恐怖和痛苦的，但是因为年龄，也是比较冷静和清醒：

“走吧！在这儿发愣也不叫一码子事儿，还得找点水喝。”

失了方向，分辨着那是风声，那是山泉声，三个人懒快快的走去。

泉水在跳跃着，流过了山石，流过了老树的粗根，弯曲的将不知流到哪里去。

邱青叹了一口气，轻轻的低下身子，把背上的粮米解下，坐在泉水旁边，拿出了食粮，是黄蜡色的窝窝头和地皮色的荞麦饼，干硬的，时间吸去了所有的水分。

喝清泉的水，干粮在嘴里嚼着。

“吓，一天没有看到水了。”张德禄说话的时候，总是齜着两个虎

牙，“洗洗脸。”

张德禄在泉头，一面卷起衣袖，要洗脸。

“到下头去洗，我们还喝哪！”杨老五反对着。张德禄笑声故意高扬着，一步步的走向泉水的下流。邱青很担心，他那尖锐的笑声，会带来什么不幸。

“洗脸干啥，你想还有回去的那一天吗？”杨老五又拉开了嚼着干饼的嗓音。

“管他回去，回不去的。”张德禄远远的回答着，深山中优美的音韵，回响着像复奏的音乐。

“老刘家的大妞，不是说要跟你吗？”杨老五引逗着张德禄。“那个老刘家？”邱青插进来一句，“我怎么没听说呀！”

“不知道？”杨老五作了一个惊疑的鬼脸：“就是村公所刘助理员的丫头，自从死了妈以后，家里没有人管，简直就把挺好的一个孩子惯野了，你就说吧！只要是一个小伙子她就能跟走。”

“啊！长的倒是挺好，一晃多大了？”

“十七啦，还一晃呢？”

“和张德禄还有啥说项？”

“你敢说！”张德禄洗完了脸，站在了邱青和杨老五身旁，举着大巴掌，威胁着杨老五。

“那怕啥！”杨老五笑着，“说说不是开心吗？”

张德禄一掌打在了杨老五的秃头上：

“好小子，要拿我开心。”

杨老五一面摸着头，一面笑着：

“真的，你两个究竟是怎样办，没有对你妈妈提一声？”又转过了头，向着邱青：

“二哥，你说对不对，那丫头也傻好的！”

邱青一口大饼塞住喉腔，没有说出话来，头用力点了一点。张德禄也坐下，从背袋中掏出饼来，同样的往嘴里送：

“助理员就看上村长的儿子了，一个劲的往上攀接，架不住姑娘和我好，那可没治，再说村长的小子，今年才八岁。”

“也不理！”邱青的头，依旧是在点动着，“女大七八岁，咱们村子不是有的是吗？”

“你瞧吧，将来他们俩有戏看。”杨老五对邱青说，眼睛同时向张德禄瞟了一眼。

“别人的事情，助理员都是一手遮天，自己的姑娘，还作不了主？”邱青低声的答腔。

张德禄的脸上，浮起一层红色，眼睛光湿湿的看着两个人的脸。

“非让他作不了主不可！”张德禄沉浊的声音。

“先别说这些啦，我看你们有啥能耐回去？”总是老邱青，又提出来这个难题。

“我若是不挂着她，我就不回去了。”张德禄一个劲想着助理员的姑娘。胖胖的，见人不大爱说话，心里有主意。

“啊，你把你的妈都不要啦！”杨老五嘲笑的，又得意的，“说不回去，就不回去，可是拐带了你们，我总觉得……”

杨老五又感伤了。

“咱们都是穷人。”邱青说，“到那边不是一个样，将来还能说谁拐带谁呢！再说，拐带好了，还是你的德行呢！”

“我们反正是王八吃秤锤，铁心啦，说啥也不回去了。”张德禄狂了一样的跳了起来，一脚不留神，踏入了泉水，溅起的水花印在了杨老五的脸上。

张德禄更狂放的笑了，回音在山谷叶丛中颤巍巍的滑行。

杨老五一面用手擦着脸，也很快的跳起来，显然是有一件兴奋的事情，支配了他，一脚把自己曾背过的给养踢倒。“走，把这粮抬给咱们大当家的送去！”

邱青的头，低低的屈向胸前，一只粗糙的手，不停的摸着黑白相杂的头发。

“二哥，走哇！”

邱青抬起头，不知是谁在喊他。

“黑啦，咱们找个山洞先睡一宿再说。”杨老五又接着说，邱青才醒了似的，慢慢的站起身来。张德禄和杨老五把粮袋扶在他身上，他更感觉到沉重，身体晃了一晃，三个淡淡的影子，消失在黝黑的山石根下。

水蒸气凝成的晚雾，阴沉沉的落入在森林中了。

几只夜蝙蝠：

“啪—啪——”杂乱的声音，惊人的摇着羽翼，打着树叶飞去。

不久，林中又恢复了那树叶低语的静悄，和微弱的脚步声默默的伴奏着。

张德禄唱着小曲，声音远得已经听不清楚了。

三

麦秋的时候。

邱二嫂在一盏油灯下为虎子收拾破衣服，虎子才躺在炕上呼呼的睡了。

“老邱家，到自卫团去个人呀，别迟延，赶快去！”

有人像唱的一样，凄凉的在墙外喊了。

邱二嫂用手遮着窗上的灯光，心不住的跳，后来终于答应了一声：

“知道了，就去。”邱二嫂立刻就推着沉在睡梦中的虎子。

“虎子，醒一醒，自卫团来人叫你去呢？”邱二嫂声音很柔和的，“看看去，没有事的时候，回来再睡。”

虎子被喊醒，矇眈的：

“傍晚在村公所，听从山里回来的密探们说，山里又下来人啦！”

“小心点！”邱二嫂说，“有危险，千万要小心，我就有你这点指望了，你爸爸一直到现在，连一个信都没有。”

邱二嫂感伤的，催着虎子起来，穿上衣裳，往自卫团去了之后，依旧在灯下忙她的工作。

风在窗外很凄凉的吹着，红的火花，总是一跳一跳的闪动。邱二嫂时常停下针线，听着远处有没有什么动静，她惦念着虎子，她又惦念着刘助理员在今夜为她拉拢的赌局。

虎子去了好久，还没有回来，邱二嫂倒在桌灯旁，她看见邱青穿着血衣，向自己扑了过来，她一惊，几乎把将吐尽了光明的油灯推落在地上。

窗前有脚步声，并且有一朵光亮在窗纸上移动。邱二嫂吃惊的：“谁？”小声的问。

“是我，二嫂。”窗外一个回答着，“人都够了，快开门。”

邱二嫂急忙下地，去给赌徒们开门。黑沉沉的一片人影，四五个男人，一齐拥了进来。

刘助理员还说：

“怎么，这么早就睡啦！”

“没有，等着你们哪！”邱二嫂招待着她的客人，虽然不是第一次在她家聚赌，这些赌徒和她并不陌生，但是邱二嫂总是用庄重、严肃的态度招待他们。

几个人有的拿灯，有的撤炕桌，有人把邱二嫂那床麻花被子已经打开，铺在了炕上。围着灯，显示出几张贫苦的农民的脸。

邱二嫂从炕席旁摸出一副纸牌，丢在了助理员眼前，一面又说：

“我去借灯，你们先玩着。”

微弱的声音，穿插着惋惜、悔恨、不安的希望，灯火的跳动。邱二嫂回来的时候，花了一角二分钱，从东井沿小铺带回来三盒烟卷，然后又匆忙的去后院取今天上午虎子弄来的烧柴，忙不迭的烧水。

水烧开后之后,邱二嫂开始觉得有一些怅惘,打开了茶叶包就剩了一些茶叶末了。

“诸位多包涵点,茶叶忘了买。”邱二嫂用大饭碗,一碗一碗的倒白开水,一面很客气的,她是走在人影中,虽然是态度怎样殷勤,但是并没有获得一点回音,因为许多充满了血丝的眼睛,是在死死的,不放松一点的瞪着手里的纸牌,心腔被希望和恐惧充满了,再也听不到那牌名以外的一些声音。

纸烟的雾,由清淡而渐渐的浓厚起来。

“他刘大叔,你没有在村公所看见虎子?自卫团找去了,也不知道今天晚上能不能回来。又有什么吃紧的风声吗?”邱二嫂打破了那些沉寂,琐碎的声音,用悠扬的调子,向助理员问着虎子的消息。

刘助理员的嘴角含着一支纸烟,眯合着眼睛,一面注意着手里的牌,像是不在意的样子,很悠然的说:

“今天谁也不能回家睡,不但风声紧,马大队长的密探报告今夜还有危险呢。警察队已经放下了卡,若是大队明天早晨开到,也许就没有——”

忽然一顿,惊愕的用手拍了一下大腿:“怎么,谁的八万,唉——怎么这么马虎。”

和邱二嫂的谈话,就此中止了,邱二嫂把烧水剩在灶里的炭火,掏在火盆里,搬在了助理员的前面。

“总是二嫂,待俺们刘大哥真不坏!”邱二嫂一转身的工夫,不知是谁,说出这样一句笑话,邱二嫂的心跳了一下,想说一句话,终于没有开口。

“得!别说笑话啦!么鱼要不要?”刘助理员接下去,邱二嫂的眼睛,转移到门前去。

“你看吧!”又一个夹着轻薄笑声的人说:“躲啦!”

邱二嫂没有言说,也没有事情要做,在锅台前站了一会,又转身到屋里。

忍了又忍，邱二嫂终于说了：

“你们不许这样说笑话，传扬出去多不好听，我是没有法子……”邱二嫂的声音，在喉头梗塞住了，她不愿再多加解释，她知道只有刘助理员是很同情她的境遇，知道自从邱青走后自卫团催钱又催人，复兴会讨债，讨伐队要粮要米，虎子的力量，担当不起家庭的开销，刘助理员趁着这个机会便给邱二嫂想了一个招赌的买卖，表面上虽然是为了帮邱二嫂的忙，本意是愿意在邱二嫂面前讨好。

鸡叫第一遍的时候。

邱二嫂在地下伏在柜角上睡了，忽然感到一只手，从身后围过来摩触着自己的前胸，吃惊的推开那只手回头一看，原来是助理员：

“他大叔——”

“你睡了，我怕你受凉。”助理员说，“我想扶你上炕去睡。”

邱二嫂没有理他，看见遗留在炕上的有烟灰，凌乱的纸牌、水盂……

“完啦？”她说，“人们呢？谁输啦！”

“这是抽的红钱。”助理员把一块国币还有几个角子塞在了邱二嫂的手里，“好好收起来，我输了，牌太闭。”

助理员又从腰里摸出来两张五角国币，第二次又塞在了邱二嫂的手里：

“这一块钱你也留下，算是我输的红钱。”他又像是惋惜的，“今天若是赢点的话……”

邱二嫂说：

“你输了，还给红钱，我可不要。”

那两张纸币由邱二嫂的手里，又推到助理员的衣袋中，结果又由助理员的衣袋中掏出来，强制的塞在了邱二嫂的手里这才完事。

“昨天剩的酒，若是有的话，再来两杯。”助理员又想到他昨天带来的酒，赌后一面喝着酒一面和邱二嫂聊天的回忆。

“还是凉着喝吗？”邱二嫂又一转念，“要不然烧点水温一温。”

“不用，连瓶子拿来吧！”

鸡叫了第二遍，不久又是第三遍。

助理员喝了几杯凉酒，胸前热乎乎的感觉到兴奋。火盆里的火，只余有一些灰烬了。左手握住邱二嫂的右手，用右手不时的轻轻的打在邱二嫂的手上，口中在打手掌的同时，喊着“耳朵”或是“眼睛”。

邱二嫂的左手的食指，放在鼻子上，仔细的听着命令，有的时候助理员喊了一声耳朵，邱二嫂常常把手指移到眼睛上。这样的错误，常常是引起两个人的一阵狂笑，若是偶尔指点对的时候，被惩罚的人，就要换作助事员了。

这样的调笑，在深夜常常是惹得四邻不安，渐渐的，这种打闹，在邱二嫂与刘助理员之间竟变作了生活的习惯。

刘助理员的女儿小芸，找她爸爸的时候，白天是村公所，晚上是邱二嫂的家。这样若不是有意外，是不会找不到的。

邱青的麦田，不知道荒到什么地步，自邱青走后，虎子是三天有两日是叫自卫团找去，尤其是最近，天天在自卫团加班得不到工夫回家来休息，更得不到工夫到田地里去了。

邻居向邱二嫂说：

“他二婶，你们的麦地怎么不想法收拾收拾，别人家的麦子都割了，他二叔辛辛苦苦经营的，人不回来，麦子就乱在地里了。”

“唉，快别说啦。”邱二嫂一听到别人在她面前提到邱青，心就很难过的跳动一阵，“别人家收的是麦子，我们收的是野草，上回我到地里去看了，那有麦子，那小麦穗和耗子尾巴一样，虎子也没有工夫，我能雇人去收拾它吗？收拾那把荒草有啥用？”

“可也不能不预备冬天的食粮呀！”

“预备粮能怎的，这年头，有钱还怕买不出粮来。”邱二嫂的话，总是带着刺，不像从前了，对于四邻友善、亲热。现在竟变为冷淡，有的时候她的行动是过于残酷。

邱二嫂的性格，半年以来，就改变成这个样子，还有，若不是遇到

特殊事情，邱二嫂从来不走出她的家门。这些，都作了乡里人们闲谈的资料了。

石人沟为大风笼罩的一个晚上，阴沉沉的天，这死寂的小村，路上没有一个行人，虎子在家里吃晚饭，这时候刘助理员来了：

“嘿？”助理员向着虎子一愣，“有你的班，怎么才回来吃饭？”

他的意思是：有班的时候，要在掌灯前吃好了饭，掌灯的时候就到团上才是。

虎子看见了助理员，那个讨厌的样子，又来到自己的家，一进门就向自己身上找错，这不是成了他肉里的刺了吗？虎子一寻思，这话就不是滋味，把饭碗往桌上一摔，看样子好像要和助理员拼了：

“别人都是一个班，为什么我——白天干一天，晚上干一宿，我问团副，团副一查大账，也觉得不公……”

“团副？”助理员轻蔑的，“团副说了不算，你这孩子，真不知道好歹，多给你加两班，不是多得几个加班费吗？这年头赚钱多么不容易，有的人到我那运动都运动不上呢？”“谁喜得赚那一宿一角五分钱的加班费。”虎子也用轻蔑的态度，向着助理员。

“再说，”助理员说着，一屁股坐在炕沿上，“不是加班，那得加班费去呀？”

“不得，认啦！”虎子不改口的，邱二嫂给助理员倒了一碗水。

“他大叔，你喝水。”邱二嫂笑微微的说，“爷儿俩怎的，总也不见面，一见面就翻啦！”

“我没生气，我没有气！”助理员大方的，又转向虎子说：“团副说了不算，他要说了算还要自卫团团长作什么呀！自卫团长要谁去谁就去，不要谁去，谁就不去，村公所作什么的呀！村公所是办理村政的呀！”

刘助理员又是这么一套。邱二嫂仍旧是笑微微的：

“刘大叔叫你去你就去，不是外人，不能给你亏吃。”

“我不去！”虎子执拗的：“我从自卫团请假回来的，就是团副，话

既然是说出来,也不能不算,叫我回来了,就不能再叫我回去顶班。”

虎子推开了饭桌,两腿一伸,头向炕里,就躺了下去。

“虎子,”邱二嫂说,“你今后得听你大叔的话,多在你大叔眼前讨点好,学得乖点,你大叔还想把小芸给你作媳妇呐。”

虎子的脸,散发着红的光辉,样子像是要下地。邱二嫂又说:

“愿意吧,咱们家若是说小芸那么一房媳妇,真不知是那一辈子修来的呢?”

虎子害羞的,把脸背向了灯光。邱二嫂要探寻虎子的心意,又说:

“明天请先生给看看八字。”

虎子低着头,没有言语,红着脸,走了出去。屋里混杂着男人和女人的笑声,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四

吹着大风,落着大雨的晚上。

邱青冒着风雨,从山林里爬出来,走在滑泞路上,没有灯火,只有那没有边际的恐怖,围绕着他。同时,有一颗希望在支配着他,许多日子的不安,化成了一颗坚实决心,无论如何,要回家去看看他的妻和儿子。这么久长的岁月,这么迟缓的时间,他只记得,那石人沟的方向,很熟稔,也很甜蜜的那一座家园,将近一夜的工夫,他走进了乡村,这乡村在晓雾缭绕中,使他欢喜得心跳,呼吸失掉了均衡,在雨中他的嗅觉,触及到家园溢放着的香色,使他陶醉的气氛,想着见了妻的时候要怎样先说第一句话。摸一摸下巴的胡须,像野草,早就像秋风里的野草了,失去了温柔,失去以往的匀整。

邱青扶着胸,赶着路,欢喜得使他轻轻的叫了一声:

“天——”

在院墙外徘徊了几步，很短的工夫，风雨不停止的，他跳过那一条颓塌的土墙，这条土墙是他和虎子两个人修筑的，现在在风雨中将要倒落了。

轻轻的走在窗前，慢慢的敲打着窗户，他恐怕自己的声音会给妻一种过多的欢喜，使她将不知怎样的来开门。

他还是静静的敲打着窗子。

他依然是静静的在敲着窗子。

他疑虑着：

“难道说风雨的声音，是比敲窗的声音要喧嚣吗？敲得太轻了吧！”

他又在轻轻的敲着。不在意的时候，敲破了窗纸，发生破碎的声音，一只手伸透进去。

“谁？”一声惊问，邱青很熟稔，这是妻的声音。

“没有人……好好睡，是小猫……”一个男人的声音，邱青总觉得这不像虎子的声音。

“有人！是谁？”一个更惊愕的探问。

“是我！”邱青压制着胸的悸动，这样的回答了。

“你是谁？”妻像是故意多问，邱青这样想。

“我是虎子爸爸……”

屋子里再没有声音，慌乱而细碎的衣服声……

这种声音亘续了很久。

邱青的身影离开了窗，进向了门，在流着雨水的檐前停待着。

邱二嫂把门打开，慌忙的，牵握住邱青的手，紧急的向屋里拽：

“这么大的雨，怎么回来的。”邱二嫂的声音，一味发颤。邱青将要转身关门，被邱二嫂猛力的一拽身子转过了锅台，忽然，在邱青的耳旁，恍惚有一个黑影，跳出门去，邱二嫂说：

“你先到屋，回头我关。”

邱青坐在没有灯火的屋子中，看了半天，没有虎子的影子，又用

手在炕上摸着，身上的雨水，顺着手指，向炕上流着。

邱二嫂关门回来：

“你找啥，湿衣裳脱一脱吧！”

“你点灯，虎子呢？”邱青问。

“摸黑吧！灯里没油了。”邱二嫂撒了一个谎。

“虎子怎么没在家？”他又追问了一句。

“唉！这孩子。”邱二嫂先叹了一口气。这使邱青不安的：

“孩子怎的了，快说。”

“孩子挺好呗，自从和小芸搭上之后，就把我给忘啦。”邱二嫂感慨的，故意用许多话，搪住邱青的嘴，用许多话，分散着邱青的注意力，“不怪别人都说，娶了老婆不要妈，真不假。”

“虎子，”邱青惊奇的，“虎子娶了亲？”

“那呢？”邱二嫂挺泄气的，“才有那个话，事情连影还没有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邱青越听越不明白。

“助理员刘先生的闺女，说要给咱们虎子提一提，还没等提呢？只不过有那么一个话，两人现在就好的和一个人似的，我也管不了，现在十天八天不朝我一个面。”邱二嫂抑扬的声调，“你说，这孩子变的多野了。”

“助理员的闺女！”邱青自语的。

“小芸那孩子真不坏，就是没有一个妈好好教管，说到咱们家真能出息一个好媳妇。”

邱二嫂说着，只觉得眼前一张黑影，不停的摇动着。声音自己便弱了下去：“虎子除了在自卫团顶班，就是在老刘家住。”

“助理员不……”

“那谁还管得了，刘先生又常上外屯去，两个人只要得到一点机会，就往一块凑合。”

“那要不就快找媒人，操持着办一办。”邱青为了虎子的事情，不安的在来回的走着，衣服上流着雨水，他也不觉。忽然他又想起一件

心事：

“麦子割了没有？”

“还割呢？都乱在地里了。”邱二嫂的这句话，是一片阴云遮蔽了邱青心中的希望：

“我不在家，就不能帮着虎子割了？冬天怎么活呢？吃啥！唉……”

“一把荒草，不够工夫钱，割了干啥？”邱二嫂的话，使邱青听了一句比一句失望。

邱二嫂为邱青从大柜中找出来了夹衣，放在炕上：

“脱了换一换吧！”邱二嫂说，“去了半年多，怎么回来的？别人呢？前些日子回来一帮，我就叫虎子去探听个信，他们都说没有见着你……”

“唉，别提啦！”邱青一面脱着湿衣服，“担惊受怕，在山洞里呆了半年多……我人帮啦，好说歹说，跟大当家的商量的，来家看看你，在家藏一天，明晚就回山。”

“你人帮……”邱二嫂的音调，失掉了美的节奏，“不是危险吗？”

“要不，也是回不来呀！回来也是危险的。宁愿打死，也不能白送死。”

邱青把那条湿腰带，拧一拧水，又扎在腰间，一支八音枪插在了怀里。

邱二嫂在外屋烧水。

天才亮，晓雾还没有散开，浓重的低迷着，雨已经止了。墙外动荡着杂乱的声音，分辨不清那些声音是从什么地方流过来的。邱青机警的在注意了。把八音枪掏出来，握在手中。

“有热水没有？”他低声的问了一句。

“就开。”邱二嫂在外屋回答。

“不用等开，先给我一碗。”邱青要了一碗水，急忙的灌进肚子，这虽然不能敌抗饥饿，但是能使腹部产生一些温暖。他把水喝下去，又紧一紧腰带，上了炕，把身子倚在窗旁的墙上，用手划开了纸窗，向外

看了一眼。

动荡的一片人影,很快的分散开了。邱青急忙向着屋外:

“喂!快进来!不好。”

邱二嫂慌忙的进来,看见邱青站在炕里,倚着墙不动。

邱青说:

“快伏在炕沿下!”

急忙的,他又把视线移向窗外。有人的头影,在畏缩的移动着,邱青的胸,开始为恐惧所催动,脑神经有些昏乱。

枪在他手中响了,没有节奏,也没有目标,这时他的身体更紧密的,贴在了土墙上。

“你,你……”邱二嫂想说一句话,竟不能说出来。

邱青像是一条暗角中的微虫,受了这意外的光色激动,沿着墙,走下了炕,弯着腰,扶着邱二嫂的肩:

“你不要怕,只要我死不了,总有一天,会下山来接你的,等着吧!”

走出去,两只沉重的泥脚,邱二嫂睁着两只忘掉了动转的眼睛,被恐惧压迫得站不起身来。

邱青走出了后门,跳过了那一条土墙,很快的绕过了几棵树干较粗的林木,他再也不回头,两只眼睛向前,忘掉了背后。

太阳已经出来了,枪声稀落的响几声,又无力的沉寂下去。邱二嫂在这沉寂中爬起来,偷偷的从门向外看一眼,那死寂的太阳光,照着睡在秋风里的凤仙花,寂寞的庭院,遗留着几个印在泥水中的脚踪,她凝视了许久,已经分辨不出那些是邱青的,那些是刘助理员的了。最后,一种偶然的灵感,这是上帝的声音,悄悄的只告诉了她自己,那些脚踪是走向外边去的,那些脚踪是走向里边来的。

一种没有边际的悲哀,身旁空虚的寂寞,在邱二嫂胸中,像是一个火炬的熄灭。

“闯进去吧,就没有一个敢开路?”

一个暴躁的声音，在墙外喊了，接着又有两次仍旧是稀落的枪声。邱二嫂的视线，很快的从门缝透过光来的阳光中闪开。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在她面前闪动了，她想要把门打开大摇大摆的走出去。她又想，这命运不久就要降临的，自己为什么要去迎接它呢？

“闯进去，这时候还不上前……”

“上……”

“捉活的……”

充满着血色的嘶喊，随着枪声逼近了，两个幽灵一样的人闯了进来，门并没有上闩，两个人像狂风中的两张碎纸，飘扑进来。

一个人很快的认清了屋里的景象，使用嘴衔着枪，两手缚住了邱二嫂的两臂。邱二嫂这才看清，站在自己眼前的，闯进来的另一个人，手中提着手枪的是虎子。

邱二嫂的泪，又流落下来，唇抖动着。这时一群人，挤动的一片头颅，闪着光亮的一片眼睛的，围绕了她。

“真他妈的没有用，这些人就没有卖命的，投网的鱼还放走了，你们这些东西！”一个武装的人责骂着，又高喊：

“撤卡子，搜查！”

“女的带着，绑上！”

杂乱的声音，动荡的人群，从窄狭的人群空隙中，挤露出一条狭的脸型：

“大队长，妇道家不用绑，也不用带去，男人通匪，也用不着叫家小跟着受罪。”

大家这才注意到这是刘助理员的声音：

“我们还是捉拿邱青，犯人要正身，别人谁也不能顶替。”助理员又献策的：“大队长还是得快派人，或者是侦探到山上去追一追看。”

被称作大队长而不住口骂别人贪生怕死的那个家伙，才明白了似的，向着邱二嫂：

“快说，人从那边走的，走了多大时候？”又加强语调，“不说实话，

就要你的命!”

枪口对着邱二嫂的胸口闪了一闪。

“从后门走的,”邱二嫂哽咽着,“走了半天了。”

“人走了你怎么不赶快出去报告?”一声严厉的声音。

“我怕外边有枪,就没有敢动。”邱二嫂的泪,又为这种不可逃避的委屈流下来了。

“混蛋!”一个沉重的手掌,随着声音飞过来,落在邱二嫂的脸上,一声喊叫,随着就是低弱的哭泣。

五

邱二嫂把灯放在炕上,两只眼睛哭得和桃子似的。虎子去了一天还没有回来,助理员一口一口的喷烟,劝导了好久,邱二嫂依然是觉得闷屈,胸前总像是压着两块石头,呼吸率不是过长,便是过短。

助理员踏灭了丢在地上的烟蒂,轻轻的说:

“我活着,你就饿不死,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再说今天的事情你也不能埋怨我,我不去报告,将来也要连累你。”他把声音更放得低低的,“就这个机会,我把东头的孙二财主,也装在里头了。前天他报告,他家的炮手,在山上叫人家抢去一支枪,我就指出他通匪、济匪,不叫他花三千五千这事不能完。”

“那……”邱二嫂讷讷的说不出话来了,往日的谈锋,不知丢失在那里去了。

“不只孙二财主,我早就打算了,多时有机会,把这些有钱的人们,一齐给收拾一下。邱青没捉住,这倒给我收拾他们的机会。捉进去,好生的收拾一顿,不怕是铁打的罗汉,也不怕他不招,招了就得花钱。”

助理员的脸，一半是藏在了阴影中，呈现出一幅恐怖的轮廓，燃起了一支烟，轻微的咳嗽了两声：

“我得走，顺便到自卫团去给虎子捎个信，叫他回来陪你，别害怕，心放宽点，有我吃的，就有你们吃的。”

助理员站起身来，一条毒蛇一样的影子，移出门去。邱二嫂觉得应该有一句话说，终于：

“你要是没有事，你待一会再过来一趟！”

“还有事吗？”助理员又回转过头来。

“没有事！”邱二嫂说。

“好吧！待一会再看，若是我抽不开身子，叫团丁给你送个信来。”助理员走出门去，“我就叫虎子回来。”

天，阴沉沉的，虽然昨夜那场大雨，好像还没有落完。天上没有星，也没有月。邱二嫂扶着门，吹着黄昏以后的风，一直等到虎子从村公所回来，她才觉醒了似的：

“虎子，你回来了。”

“是，妈妈。”

邱二嫂摸着虎子微凉的手，走进了屋：

“你没有因为今早晨的事情，受什么委屈？虎子。”

“没有，有人给说好话，还有村长作保。”

“那还算好，你刘大叔也直给维持。”

“嘿，爸爸回来，还是他去告的呢？”

“唉！”邱二嫂无言的长叹了一口气。

“孩子，”沉默了好久的邱二嫂又说，“我们走到这种地步，啥也不能说呀！”

“我不知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虎子突然的，发出了这在胸腔中燃烧着的声音。

“你这孩子，说的是啥话？”邱二嫂责备说，“活呀，死的，年轻的人那能说这种话？你是为了啥呀？”

“我想用石头把他砍死,然后一走,走不了,我就给他偿命,不死这也算是给爸爸出一口气。”

“孩子。”邱二嫂为虎子那沉重的声音,又落下泪来,“别那么想,你爸爸还没有死,将来我们也许还有见面的一天。”

虎子沉思着,邱二嫂很心酸的,又被另一件事情,牵动着她的心:

“再说,你和你刘大叔,也没有那么大的仇哇!”

“告我爸爸,要害我爸爸,这不是仇是啥?”

“没有害着也就算了。”邱二嫂很勉强的现出一丝笑容,“小芸将来也许能给你作媳妇呢?”

“妈,别说那些了。”

虎子沉重的声音,把邱二嫂那笑容消散了。

母与子,心境很悲凄,谈话中止了。

第二天的早晨,小芸无声的走进来,穿着一件蓝色长衣,黑发飘散在脑后,清秀的脸上,像是敷着一层白粉,微喘着,两颊呈现出淡红的颜色。

走进屋里,用眼睛不停的寻找,虎子还没有起来。邱二嫂问:

“芸姑娘,你找谁?”

“……”小芸没有立刻回答,想退身走出去,又忸怩的站在了门前。

“找你的爸爸吗?”邱二嫂又追问了一句。

“不——”小芸像是有些害羞。

“来,进屋坐一坐。”邱二嫂招待着,又转向虎子,“快起来,刘家大姑娘来串门来了,你这懒东西还不快起来。”

“我不坐,想和你老借水桶,洗点衣裳。”小芸站在门旁说。

“忙啥,进来坐一会,你总是这么忙,年青的人,那有不好玩的?”邱二嫂怂恿着小芸到屋里坐,小芸害羞的,一味的不肯。

“改日有工夫再来坐吧!”

“在后院放着呢?”邱二嫂慌忙的要去后院为小芸取水桶。小芸转

身就往外走，一面说：“一会求虎子哥给我送去吧，我到小铺去买盐。”

虎子起来，很快的洗完了脸，便要到刘家去送水桶。邱二嫂说：“忙什么的，先吃完饭。”

“先送去，回来再吃饭，别叫人家等着，趁着早晨清凉，快些洗出来，好早些晒干了。”虎子解释了他要去为小芸送水桶的理由之后，并不等邱二嫂同意，便提着水桶走出去。邱二嫂向他嘱咐着：

“就回来，吃完饭到山上弄点烧柴，若是再遇到连雨，灶里就要断火。”

虎子头也没有回转，很快的走去，一直到晚上，也没有回来吃早饭。

六

刘村政助理员，把他的女儿小芸许配给村长的儿子了。在过礼的那天，刘家还杀了一口猪，请了几桌客，挺热闹，像是操办着一件大事。邱二嫂也上了一份礼，吃了一回喜酒，心里是万分的不高兴，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刘助理员当面把小芸说是许配给虎子，现在又许配给村长的儿子。

邱二嫂把这件事情，努力往心深处压藏。她想问一问助理员，后来她又痛苦的，努力忘掉助理员那以前的口约。

这件订婚礼举行后的第十三天，虎子和小芸失踪了，两个人同时逃亡开石人沟。小芸是为了光明的前途和幸福的憧憬，她的生命，是一首短歌：

秋风里
有一只鸟
在午夜和黎明

她是向着北极星
辽阔的光亮,不停的飞翔
低吟着
光明、幸福和希望。

自从助理员把小芸许配给村长的儿子之后,不但小芸反对了爸爸,虎子也怀恨了母亲:为什么阻止了自己,给爸爸报仇,并且还接受了爸爸仇人的爱情。他的愤恨,有如万年的冰雪,流动着熔岩的火山,要崩溃,要爆发。

冰雪里
一座火山
千万年的熔岩
压在了他的胸腔
仇恨的血浆,他渴望饮尝
母亲说
忍耐,生活和希望。

两个都市的流亡者,离开了生长他们的故土,怀着无边际的愤怨,流着泪,低着头走开。前路有—些什么,命运之门开放了,将用什么来接迎他们,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也想象不出,只是闭了很久眼睛的盲人,一旦接受了过亮的光芒,看不清物质的颜色一样,摸索着!才一踏进都市,那为烟尘所笼罩的市街,他们的幸福、希望、光明,渐渐的离开了他们,在痛苦中追求幸福,在黑暗中祈祷光明,人和人们,像潮水一样的涌来涌去。

时间,是一只懒惰的牛,行走得非常缓慢。虎子的愤怒,渐渐的积压得更多了,为什么时间不赶快把最大的幸福、最好的命运带来?

秋风吹起来了,树叶悄悄的落着。

小芸被店主人介绍到一家酒吧间去,虎子也离开了那家小店,分别的时候,小芸还说:

“不要难过,不论大小,你也找一点事情作,人还能住一辈子小店

吗？”

虎子在×特殊会社找到了倒茶水的职业，住在了一座小楼上的仓库里。他常常是在比较着，他的屋子和小芸的酒巴间是一样的，没有南窗，除掉黄昏以前，一年四季是看不见太阳的。

每天晚上，他下班归来，总是扶着那小得可怜的北窗，向外遥望。白昼在屋中停留的时间很少，固然是因为在他的生命中的时间，没有一分是属于他自己的，即便是特殊假日，偶然有半日休息，在这阴暗的屋中，三面永年沉默的墙壁，使他从来没有在屋中停留过，北窗总是关闭着，已经很久了。

依照着习惯，晚上归来的时候，总是要打开窗户，放一放潮湿的空气，预备夜里的安睡。虽然是楼居，但在这秋风秋雨的季节，行李湿漉漉的，总是蕴藏着霉潮的气味。

北窗外，他总也没有看过白昼，即便是想希望看一看白昼，白昼也不会使他看见的。弥漫的煤烟，建筑物的檐角，遮蔽了人的视线，所以每天晚上，在推开北窗的时候，他总要呆痴在窗前停留好久。

晚上的街景，像乡村神话似的奇迹，一排交错着一排的广告灯，闪耀着的车影。小巷阴森森的，路灯在那里全都死灭了。渐渐的使他熟稔了，每天晚上有许多女工，她们携带着一些琐碎的声音，从楼前走过。

从一家小医院讨了一张健康诊断书，那张纸上，记明了他是患着沉重的神经衰弱症——其实虎子自己并不知道有没有这种病症，便根据这种理由，请了三天病假。他很知道，自己铁一样的身体，现在竟被忧虑和烦闷磨练得丧失了。

为了逃避办公室的囚居，虎子请了假便昏迷的睡在了这潮湿的屋子中，闭上眼睛的时候，便有小芸的影子，连续的映在他的脑中。

第三天，那是假期最后一天，在这没有太阳的屋中疗养使得他的病症更加沉重了，头一离开枕边，便在眼前飞散着一片一朵的金星，看看指甲根呈现着紫色，摸摸失掉了弹力的臂腕，自己感觉到是

多么需要一杯开水,活一活血液,来敌抗屋里的潮湿气。

从农村大地来的虎子,到都市不久,便染了这奇异的都市病,胃弱得已经拒绝了食物。房东太太提着一壶水进来:

“昨夜又说睡了,吵喊得楼下都听到了。”放下水,用苍老的手,摸一摸虎子的头,“还是滚热,有点烫手,不找先生看看吗?”

“不——”虎子勉强的笑,“明天就能上班了。”

虎子对明天,像是怀着许多希望似的。

“难得快些好了,一个人在外边,头疼脑热,没有人服侍,多困难。”

房东太太说完,又去楼下忙生意,虎子喝了她给留下的一杯水,下了床。虽然腿神经和脑神经同时在颤栗,也想支持着到外边去散散步。不然,好心的房东太太,又要提议请先生的那件事。

雨洗过的路,并不泥泞,虽然也有积水。

无目的的,带着烦躁的心情,走在这条雨后的街上。这时,他又在眷恋着他那潮湿的小屋,虽然黑暗,还能睡下去休息,虽然潮湿,还能使他脑神经灭掉震荡的疼痛。他感谢而讨厌着房东太太,他诅咒着,总是请先生,请先生的,一点不了解他内心的痛苦。

提防着脚下雨水的时候,一辆马车从他身边过去了,马蹄溅起的泥水,有几点是落在他的下衣和不十分合脚的破皮鞋上。

虎子抬起了头,一个女人伴同一个男人的背影,被那辆旧马车拽过去,渐渐的远了。虎子怅惘的,脚步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

虎子一味的追想着: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空虚的,天地都变了颜色,虎子的神经系统,全部的麻木了,死尸一样的归去,瞳仁在眼中像是死掉一样。经过楼下的时候,房东太太还问:

“觉得好些吗?”

“好些!”虎子回答,很微弱的声音,唇和舌都在麻木着。然后,他像逃避光亮和声音一样,爬上那狭而峭立的扶梯,钻进了潮湿空气一

丝也不流动的小屋。

午后，吃完了房东太太好心送来的一碗黄米粥，觉得身体好一些，晚上便想去看一看小芸。

落着秋雨的街上，又是黄昏了。

虎子因为没有伞，便雇了一辆马车，向着小芸的酒巴间走去。那条熟稔的街，黑色的街，阴天和晴天，永远没有太阳，白昼和午夜永远没有照耀行人的光亮。

雨滴敲着车蓬，声音一起一落的，虎子在雨的音乐中急躁了。

虎子怀想着小芸，看见自己，在这样的雨夜来会她，该要使他多么欢喜。

车每经过一家酒店前，从破碎的车蓬上，透过来广告灯的光亮，一闪一闪的，很机械的，许多次都是一样。虎子联想到每天和醉汉在一起生活的女人。

虎子跳下了车，推开了酒店的门，他下意识的感觉到，自己不是一个人间的乞食者，这样的走来，不是一个上等的青年人吗？

“天涯呀

海角

觅呀觅知音……”

这不太熟稔的歌声，带着羞涩的韵调，冲进了虎子的耳鼓，最初他以为是女人唱的，一抬头，才看到那架古老的声音机在酒店老板娘管理下，放着那哑涩的声音，不停的旋转着。

虎子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心不住的跳动，脸上为强烈的火焰燃烧着。

不安了好久，一个女招待坐在他的身旁吸烟，他说不出一句话来。急躁的火，像是要把他焚化了一般的的天安，过了好久，他的眼睛望着酒杯说：

“你去，叫小芸来。”

“没有在！”女招待很高傲的，用小的眼睛瞟了虎子一眼，看着虎

子的态度很好玩。

“没有在？上那……”虎子的声音接续不下去了。

“上那儿去了，那只有她自己知道呀。”女招待把一只长的烟蒂插在了烟孟里，“方才和一个客人出去的。”

“真……”虎子的声音颤动了。

“谁还和你说谎，咱俩是第一次见面。”

虎子红着脸，勉强的喝下去一杯酒，昏沉的，只认为他的世界更变了，他恼恨，他情痴，他想要回去，回到那织满着田园气氛中……

一幅呆痴的脸相，女招待举着一支纸烟，含着轻蔑的笑容走了出去。

虎子隔着板壁，看到一张敷着白布的桌子，上面一盆洋绣球，在秋天的晚灯下红着脸，有几叶花瓣，已经落在了桌子上。

两个青年男人，抱着一个女人，这女人的侧影，使虎子的心猛烈的跳动了一下。

“从乡下来，长得这么好看，我不信。”一个男人高声的，又有另外一个男人：

“是春天呢？还是秋天呢？”

“……”女的摇摇头。

“是花开的时候呢？还是花落的时候呢？”那男人又得意的笑了。

“你这个人！”女的轻轻的打了男人一掌。又说：“真粘。”

“这不是很有趣吗？”那男人更用头向女的偎近了一些，“你告诉我，是花开的时候，还是花落的时候。”

“也不花开，也不花落。”女的玩笑的，应付着两个男人的笑脸。

“那太寂寞了，啊！真是沙漠！”一个男人像是认真一样的叹惜着。另一个男人：

“小姐，那你是沙漠中的青莲。”

“我再问你。”一个男人又继续的问了：“你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是早晨呢？还是晚上呢？是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呢？还是一个没有

月亮的晚上呢？”

“没有月亮，什么也没有。”女的回答完了，要走出去，又被一只粗壮的手拽住：

“那一定是一个黑沉沉的晚上。有落叶，没有月亮，你第一次来到这陌生的地方，你不觉得飘漂的悲哀吗？”

虎子再也看不下去，坐在椅子中，眼前一片骚动的影像，接连不断的闪动，直到小芸从隔壁过来，站在了他的身旁，很畏缩的。

虎子已经醉了，但是他还很清楚的认识小芸，像是暗海中的灯一样的明亮，照在了他的眼前。

“小芸。”虎子的泪，流下来了。

小芸羞涩的站在他的身旁，像一个没有知觉的人，看到了虎子的表情，便把脸转向了一层黄色的墙壁：

“上次你不是说过，永远不再到这个地方来，今天你怎么又——”

“小芸。”虎子握紧了双拳，愤恨的要打坏这个世界，“我们回去吧！现在就走。”

“说走就走，怎么能够呢？”小芸的声音很低，“走往那儿去呢？”

“还是回生长我们的乡间去！”虎子说，“那里有田园，有山林，有蜜一样的空气，有……”

“你不要说了！”小芸阻止了虎子，“这些已经够了。”

方才给虎子斟酒的那个女招待又走进来，虎子怒恨的看了她一眼，她依然是很高傲的：

“生什么气，说一笑话又有什么。”

说完，她的两只小眼睛，向小芸的背影闪动了一下，便又走出去。

七

暗潮下的罗曼。一年的时光。悄悄的去。

“我把你捧红了，你对我拿架子，嫌我老，肯花钱的，总得是我老头啊！”

小芸默默的，坐在那老人的身旁，尽情的听着那无边际的牢骚，学得很乖的，用手抚摸那老人的胡须：

“谁说我喜欢他，都是一样的客人。”

“就凭我看得起的人，能招待他那样的？”

老人带着几分酒意，一面说着话，一面用手敲桌子：“我是科长，他是一个小雇员呀，你去问一问他，是不是叫冯潮，去，你问一问他，冯潮是不是给我王小胡子倒过茶水。”

“别！别再！”小芸为这种声音的恐吓战栗了。悄悄的，呼吸也都缓慢了。

“别？不叫我说？”自称为王小胡的推了小芸一掌，“告诉你，我从此以后和他没有完。”

“爸爸，你饶了我吧，你是我的爸爸。”小芸畏惧的、低声的哀求着。

“哈哈！哈哈。”忽然飘起了这惊人的笑声，“我的小宝宝，你真会灌米汤。”

黑沉沉的玻璃窗，隔开了一个秋夜，一个囚牢里的春天。

“你这笑声真可怕！”小芸的声音有些不自然的。

“你不要怕，哈哈，哈哈，你过来！”这苍老的声音，又叫喊了：

“来，给我唱一个歌。”

“唱什么呢？”小芸问。

“什么都行。”这嘶哑的声音，忽然又变为旧剧的台词，“你快唱呀！”

“我，”小芸的声音一转，想要说不唱，可是又没有说出来，“好，我唱。”

小芸沉默了一会，她知道是什么也不会唱，但是竟没有勇气，来拒绝这失掉了人性的巨兽，想了好久，终于被逼的：

“狼来了
虎来了
不要吵
不要闹
摇摇宝贝睡一觉……”

丝丝断断的，像是很难继续的样子。

“不好听，这是什么玩意，乡下婆哄孩子的……。”

“你老喝酒吧！爸爸，我真不会唱。”小芸尽了女人所有的温柔。

“我知道你们是卖酒的，你去给我找会唱的来。”王小胡又吵喊了，“你又要撵我呀，告诉你，小芸，咱俩算没有完，你告诉我，你和冯潮那小子，发生了什么关系。”

“爸爸，我的好爸爸，什么关系也没有。”小芸含着眼泪哀求了。

“好，不对我说实话，不告诉我，你这件旗袍是谁给你作的？”

“你是我的爸爸，你不要再逼我了。”

“我不逼你，你快说？”

“是你给我作的。”小芸伏在了王小胡的肩上，声音弱得几乎使人听不到。

“这不得了，哈哈……”怪叫声，使人心惊的动荡着，“舍得在你身上花钱的，只有我呀，只有王小胡，王科长呀，他冯潮行吗？”

小芸抽咽着，又哭泣了。

“说呀，你和冯潮有什么关系，是不是他追逐你？”王小胡的声音更逼近了一些。

“你，唉，我的爸爸，小声说吧，冯潮他们就在后屋，还有一个他的朋友。”小芸仰起头来，希望用她美丽的脸型，敷满泪水的眼睛，征服一个人。但是征服一个半醉的老人，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呀！

“你要是不告诉我，我不能轻饶你们，连冯潮那小子也在内。”那苍老的声音，更加刚强的、沉重的，压扑在小芸颤动的心上。

“我说，我的好爸爸！”小芸被逼迫到最后，竟说出了这句话为了解散她身旁的低压，“我不会说谎，我们没有一点关系，他也是和你一样，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客人。每次他们来的时候，总是要问我，是春天，是秋天，有没有风，有没有月亮，是落叶的晚上，或者是下雨的晚上。我总是随便回答他们是春，或者是秋，有风或无风，月圆或月缺，落叶或下雨，他们总是觉得很满足的，高兴地回去，时间长了，我们觉得这些客人很容易招待，所以我们都说他们是我们的好主顾。以外，什么也没有。”

“我不信！”王小胡又灌了一大杯酒，“你去，把冯潮那小子找来，我问问他，看看对不对词？”

小芸更悲哀的，坦白的解释，竟没有发生一点反响，新的难题，又在继续的发生着。一缕散发，敷贴在脸上，她的脸为一层暗云所遮蔽着：

“那，那怎么能够呢？他不是和你一样，在这里是客人吗？”

“你真是一个小混蛋，他怎么能和我一样，他是一个小雇员，给我倒茶水的小雇员呀！”王小胡翻着织有红丝的眼睛，摆动着可怕的眸子。

“你——”

小芸的一句话还没有说完，扑进来一个人，像是一匹原始巨兽，挥动着爪牙，遮遍了小芸的视野，他带来了无边的战斗，最大的恐怖。宇宙的方向转变了，地球失掉了平衡。

“你说，王小胡，你怎么竟污辱人？”

“你这个王八蛋，甚么叫污辱人？”

两个失掉了人性的幽灵，扭在了一起，酒瓶倒滚在桌子上落在地板上破了，一盆艳红的洋绣球飞起来了，桌子翻转了一片动乱，大的骚扰，冲破了玻璃窗，挤出去刺人耳鼓的声喊。

一个带着光影、透着晶莹的玻璃杯飞起来了，落在了冯潮的头上，红的血和黄的酒水，一径地喷流下来。又飞来一只，同样是带着光影，透着晶莹的玻璃杯。击在了墙壁，吻留下一条痕迹。有半个酒杯从墙上回转了它的光影，它更加晶莹的寒光落在了小芸的脸上。小芸叫了一声，鲜艳的血，从颊上流下来，她惊倒在地上，沉重的脚，一个一个的交替的踏在她的身上。

门和窗，围满了人的脸，挤满了人的头，用惊恐和好奇的人脸，围成那广阔的墙壁，绘在纸上，该是世界上最动人的一幅图画吧！

殴打终止了。医院的仆人，用担架软床，抬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王小胡到警察官吏派出所去办交代，这时候那幅世界珍奇的图画，脸和头渐渐散开了，过去的影像也模糊了。静静的夜，像是把这件事情忘掉，桌子又站起来了，一幅雪白的台布上，又站着一盆张满了绿叶的秋菊，花还没有开放。

时间过得更缓慢了，三天前的事情，会使人觉得已经过去了很久，过去的声音，轻淡的消失了，过去的颜色，褪弱得不见了。

虎子提着一篮苹果，到医院去看小芸病的途中，秋风吹起来，已经觉得有一些凄凉了。

到了医院，他更深深的感觉到，近代的文化设施，给一个乡下人多少苦恼。找到了外科病室，找到了小芸。

他擦一擦头上的冷汗，暗暗的祝福着自己的幸运。趁着这祝福自己的时候，偷偷的用眼睛，看了看小芸消瘦许多的脸颊：

“小芸，我们还是回去吧……”虎子开口就是先吐出他的希望。

为小芸检查脉搏的看护妇，向虎子轻蔑的笑了一笑：

“病不养好，是不许中途退院的。”

虎子似懂不懂的，看着一个雪白的背影走出去之后：

“小芸,你不愿意回去吗?你看你这个样子,真使我难受。”

“不,”小芸摇头,“怎么能够呢?现在……”又自语的,“现在,说回去就能回去吗?回到那里去呢?唉……”

她那沉重的叹息,压得虎子说不出话来。小芸的眼睛,又浮起一层水光:

“还是让我在这儿养一养吧!创口还没有封,回去到什么地方去治呀?反正在这儿养有人给我钱。”

“我是要回去的。”虎子说:“这个地方我真住不惯,提心吊胆。”

“那——”小芸的话,只是没有说出来。

“那,什么?”虎子问,“一个人在这儿不行吧!那就和我一同回去,在这住医院谁花钱?”

“那,我不是怕那个,反正王小胡得给养病的钱,现在每天还来人给送东西吃,有时候——”她想说王小胡常常探问她的病,看了看虎子的脸,竟没有说出来,“你一个人回去,我不大放心。”

“不要紧,小芸!”虎子冷淡的,由冷淡忽而变为热烈的,“小芸,你我的心还没有变,是不是?”

虎子最后的疑问,由信任几乎变为无限大的惊喜。

“没有!”小芸严肃而低沉的回答。

“那我先回去看看,过半月我就来接你。”虎子的脸上,由痛苦中浮现出一层微笑。

“那也好。”小芸允许了。

虎子欢喜的,迎着落日,走向他那没有窗户的楼居。

秋天的小风,一阵一阵的吹着,树的叶子,无节奏的响着、落着。

八

虎子多赶了几里路，走下山坡，太阳落了，远远的看到蚂蚁村的灯火，已经隐约的闪动。

虎子的腿和脚，走在这新开辟的山路上觉得有些酸软，他知道了，一年以来的都市生活，把他磨弱得这么可怜。他更感觉到悲哀的，像是把自己的灵魂，遗落在都市中，虽然他现在是走向生长自己的故乡去。但是，他知道，时间会还要使他回到都市的。虎子怀着战败的心情，像是一个受了创伤抱着破碎了的梦，从战场归来的勇士。他是缺了一件东西，都市给了他最大的污辱，而掳去了他压在心胸最深处的宝藏。这失掉的怅惘，随着身体的疲倦，像春潮一样，向他吹卷过来。

走下山去，到了蚂蚁村是不能再往前走了。从蚂蚁村到石人沟还要走过一条高峻的山岭，虎子对于这条路从前是很熟稔的，只是别了一年的故乡，便感觉到畏惧。

摸了一摸头上的汗液，觉得喉咙有些气紧，这时凝布在虎子眼睛中的夜色，更凝重得像是夹杂着一些晚雾。村里的房屋，低小的从地平线，从远处向自己身旁，和山脚一同渐渐的推进。

走进了一个窄门，他要买一盒香烟。

“怎么样，老伯伯。”虎子一面擦着火柴。他从都市学得了一个上等的吃烟姿式，一面向卖香烟的老人说。

“啊，你——”那老人不敢认的惊疑着。

“我是老邱家的虎子，一年多你老人家就不认识我啦。”

“唉，真快，又一年啦，上那认去，年青的人，几天就长起来。”老人慨叹的，借着虎子擦着的火柴，很注意的辨认着虎子的脸，像是要从

他脸上发掘一些记忆似的，“你爸爸总也没有来了，前几天石人沟有人来，说你爸爸给人家背给养去了。”

“我知道。”虎子说，“那时候我还在家，他去了之后，总也没有回来。”

“不”，那老人说，“你这孩子，你爸爸已经回来了。”

“是真的！”惊喜的把才燃起的一只烟掉落在地上。

“可不是真的，你……”老人为这意外惊喜的声音震愕了，“你这孩子，怎么……”

虎子转过了身，忘掉了言语，秋风一样的，走出了那低小的窗门，路虽然是黑暗，他的黑影，模糊的化入在这黑暗的路上了。

爬上了山，一步一步的离远了地平线，呼吸的声音，心跳的声音。这是离别故乡将近一年的虎子。

他弯着腰，头已经弯近了膝盖，两手向前垂着，走在山路上，又燃起了一支烟，这支烟像是一个伴侣，在脸上引导着，向前走去，向高空走去。

新铺的路石，总是碰在他的脚上，偶尔的仰起脸来，看看闪耀在头上的星宿。

虎子像是要走进星球一样的高兴。

爬到山顶，隔着几棵落着叶子在秋风中摇动的小树，已经看到了静伏在山根回弯中的石人沟了。虎子的后背，衣服和皮肤用汗液已经贴合在一起。

一只野鸟，从头上飞过去。

虎子不休息的，走下山去，他是多么欣慕那只夜中飞脱的野鸟，很快的就可以飞到石人沟的上空，落在自己的庭院，该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

他依然是不停步的走。

爸爸，那健壮的身影，自己生命的守护者，幸福，光明，在闪动着。下意识的，虎子吹起了“苏武牧羊”的口哨。

山路盘回着，巨石的阴影，常常是遮蔽了他那幸福的怀想。风从岩石旁走过的时候，凄凉的，虎子总觉得那里蕴藏着恐怖。

胡匪与毒蛇乐园的山岭，虎子再回头看去的时候，岭尖已经在天空下颤动了，摇闪了。带着风雨的黑云，从脚下急渡着，山雾已经和黑云接触了。虎子离山岭更远了。

犬吠的声音很亲切的，在身前身后响应了，他再回转了头的时候，那高远的山，像是巨人的幽灵，已经闪开了，自己悠然在站立着，在脚下滚动的碎石，泥土的松软，虎子全身的触觉，活跃而欢喜的，接受了石人沟的夜色。

走向自家的院墙，疏远了一年的柴门，现在又很亲近的，在迎接了这位青年的主人。已经倒颓的土墙，沉默的屋檐，没有光亮的纸窗，都是在告诉他时间已是深夜。

“妈妈和爸爸，在这样沉静的夜中，听了儿子敲打窗门的声音，该是多么要欢喜得心跳啊！”他压制着不均衡的呼吸，这样的想着，站在了窗前。

虎子的心，要跳出了口腔，呆痴得站立了好久，竟没有勇气用手去敲打窗户，或者是低低的叫一声：

“妈妈！”

鼓着勇气，轻轻的用手在窗格上敲打一下。他静静的等着，除了自己的血潮，像沸腾一样的澎湃之外，没有一点声息。

他又用力，像疯狂的囚人，摇撼栏栅一样的敲打着窗户。

“是谁！”那熟稔的声音，钻入了虎子听觉。

“妈妈，是我。”虎子用微颤的声音回答，“我回来了。”

“是谁，虎子吗？”这声音像是贴近了窗纸，人间最伟大的亲情，从这窗纸中透过来，烘烤虎子的脸。立刻这热情化作了冷酷，冰山一样的，带有阴森森的寒气：

“虎子？……”

“妈妈，是我！”

“啊，你！”

“妈，快些给我开门，我的心都跳出来了。”虎子的声音颤得更利害了。

“你，明天早晨，天亮的时候再来吧！”

“妈，为什么不给我开门？”

“……”这超越了世纪，超越了地域，无边限的冷酷默着透过了薄薄的窗纸。虎子急烦的：

“妈，我要看看你和我的爸爸。”

“孩子，你在天亮的时候……”

那声音哽咽着，低弱的没有说完，便永远的沉默下去了，

“妈，你告诉我，我的爸爸回来了没有？”

“……天亮了的时候……”声音弱得有些听不清楚了。

虎子又敲着窗：

“孩子，你是一个人回来的吗？”

“是——”虎子鼻子酸痛的，又为急烦所梗塞了喉咙。

“她呢？你把她抛掉了，是自己回来的吗？”

虎子哭泣了，隔着窗，一条淡淡的影子，在窗外动转着：

“妈，你给我开门吧！”

“孩子，你明天——”

虎子愤怒的转身走开，一个弱小的声息，在他颈后萦回着：

“孩子，明天你要早一些来。”

虎子的心，立刻由高空沉落下去，像是死湖里的水，再也翻不起一条波澜。头低低的，灌满了铅，垂在了胸前，眼前更昏黑了，不知是怎样的走出了自家的院落。

秋夜的小风，飘动着淡淡的哀音。

虎子怀念着爸爸，又不解的，妈妈为什么不给开门，走进一道没有大门的土墙，依然在记忆中放溢着芬芳的旧情，过去的事情，依稀的又在追忆中浮动了：这是街坊张大娘的家宅，虽然经过这么久的时

日,并没有隔绝追想过去浓烈友爱的热情。虎子和张德禄从小就在一起打过瓦,长大了又一起上山砍木头,就是自从两个人同时追逐助理员的姑娘小芸,虎子就总也没有来过张大娘的家,这已经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张德禄那个小伙子,粗眉大眼,比虎子有力气,真是和邱青差不多,真的较量起来,邱青还不是对手。不然,为什么要找他去背给养?

虎子走过一条短墙,轻轻的打着门。

“德禄……”

随着这声音,起了微碎而匆忙的共鸣,门很快的开了,虎子惊愕的,沉入在梦想中了。在黑暗中,触到一只枯弱的手,在黑暗中颤动、摸索,在贪婪的探求着。

虎子知道是眼睛早已失掉了光明的张家大娘,她那声音充满了欢喜和希望的:

“你回来了,孩子,你怎么才回来呢?”

虎子觉得这声音的温暖,完全像是从妈妈的口中说出来的:

“是——”虎子下意识的回答了。扶着盲目老人瘦棱棱的肩胛,走向屋里去。

虎子的视觉清楚了一些,点上了灯使他从梦中清醒过来的景象,他沉默了。

“孩子,你去了了一年零七天了,我天天计算着你离家的日子。”她说着,兴奋的表情,在布满了饥寒皱纹的脸上闪动着。“若不是街坊可怜咱们,我早就饿死了。孩子,你到我这来坐,我看不见你,我要摸摸你。”

“……”虎子为这样疯狂的病态呆痴了。

“孩子啊,你怎么不说话呢?是胖了,还是瘦了,山里有东西吃吗?”

“我——”虎子鼓了一次勇气竟没有说出什么来。

“你怎的?说呀,怎么到山里去了一回,连口音都变了呢?”

“……”

“你邱青二叔回来了没有,你们不是一块去的吗?你邱二婶呀,闹的真不像话,虎子也跑了。”

“邱二婶?”虎子惊慌的。

“就是虎子他妈呀!”她兴奋的解释着,“跟着村公所的助理员在一块过日子啦,虎子因为这个气跑的,丫头也拐走啦,这一家子人,闹的多凶,你邱二叔回来,怎么办呢?”

“邱二叔,还没有回来?”虎子按捺住心跳,一个字一个字的吐着。

“没有回来还好一点,回来气不死也得气一场大病。”

“……”

“孩子,你累了吧!”又转为自语的,“只要我们张德禄回来,什么也不怕了,这总算祖上有德,没有亏过人。杀人放火,坑人骗人的祖上,若是贪上这样事,还有个回来?”

“你,不要……”虎子压不住悲哀的激动。

“不让我说呀!唉,我真不知道欢喜的说什么好了。我见不着我的儿子,连死的心都有,真有点活够了。”

虎子吹熄了灯,头向炕里躲下去,翻来覆去,听着老太太不住口的叨咕。

虎子张着眼睛,看着窗纸,期待黎明。

九

雄鸡第一声啼叫。

那美丽蕴藏着无限希望的音韵,是多么悦耳啊,虎子悄悄的起来,打开了门,走出去。

天已经要亮了,星斗很活泼的吐着光芒,虎子一直扑向了自己的

家门。

“天亮以前，妈妈告诉我这时候来的。”虎子温习着这句话又想着张家大娘所说的，那片散不开的阴霾，低迷的笼罩着。

他推开掩着的门，身体扑进去，黑得什么都看不见，一个声音，那是妈妈的声音，比夜间，更衰弱无力的说：

“虎子，你回来了。”又淡淡的叹了口气。

虎子扑进了他的妈妈怀里，蕴藏一夜的泪，雨似的流了下来：“妈妈，你，你为什么偏偏要到现在才给我开门？”

“咳，你不能问！”

“爸爸还没有回来？”虎子又问。

“不能回来了。”失望的，“连个信都没有，一年多了，若是——”声音梗塞了，室内的空气低压使人感到窒息。

“你点上灯吧，我下不了地。”

“妈，你病了。”

“我——”

虎子点上了灯，看那拥着被的妈妈，发芜乱的像是多日没有梳洗了。

“爸爸没有一点信？”

“从那天，跳过后院墙，从家走了之后，就没有人再敢提到他，两个月前听说还报过案，作了一起案，打死了一个团丁……”

“妈——”

“孩子，你怎么又回来了，听说你跑得远远的城里去了？”

“不——”虎子说：“爸爸——”

“你不要再提你爸爸了，一提他我就担惊受怕。昨天听村公所你刘大叔说，密探已经找到了他们的窑，还叫密探捎来了信，说是一两天之内，到石人沟借粮借饷，并且要借道往东山里开。”

“……”

“闹的多凶！”邱二嫂怀着战栗与惊恐的，对着为这样奇迹而呆痴

了的孩子说，“我真担心，吃不饱，睡不安的，村里的团丁，也是在预备着呢。”

“爸爸的枪，打得那么准，一定能打进来。”虎子表示了兴奋和为恼怒所激起的热情。

“你这孩子，别胡说吧，要是叫自卫团的人们听见，不毁了你才怪呢？”

“……”虎子又沉默了。

“虎子，你怎么回来的，你还是回去吧，明天自卫团来人找你，又是要麻烦。唉，若是赶上你爸爸这两天带着人下来你们爷儿俩再遇上，那可怎么办？”

“我不动手！”

“别说这些了吧，小心巡逻的人听去，我还担心你，你刘大叔说你把小芸拐走，还要不答应你呢？”

“那是小芸自己愿意。”虎子的脸，在妈妈的眼前，浮起了一层红晕，“他怎么能说出这样话来，还能告我拐骗吗？”

“可是，为什么你没有和她一块回来呢？”又像是很认真的问着，“你是不是把她抛在那很远的城里？”

“妈，不是。”

“是也吧，不是也吧！你刘家大叔，若是见了你，非和你要人不可。孩子，你还是躲开吧！”

虎子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和火焰。

邱二嫂挣扎着下了地，小肚子隆起得像一只蟋蟀，到外面去小解一次，回来又躲在炕上，这在虎子眼中，是从前所没有的习惯。

“孩子，自从你走了以后，家里的事情，改变得多了。”

“嗯……”虎子回答了。

“别人都说你是不能回来了，我也是这么想。我若是知道你们还有回来的一天……”

“妈。”

“你还是趁着天色没有大亮，赶快的还是回到那远远的城里去吧！你和小芸既然一块走了，你就不该自己一个人回来，你为什么要把她一个人放在那很远的地方？并且，你回到石人沟来，你知道石人沟是一个多么危险的地方吗？你还是回去吧！”

“妈，你放心，我绝不再回到那罪恶的都市，我和小芸约会好了，我将要接她回来的。”虎子的眼睛，在黑暗的屋中，闪动着希望的光芒。

“啊！孩子，约会？你爸爸走的时候，也同样对我说过，可是他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过，也没有接我去。”

“小芸，我一定能把她接回来。那是我们的约会。”

“孩子，你要好生记着，不要把你们约会的日子忘掉，若是忘掉了，那……”邱二嫂声音颤动着哭泣了。

“爸爸一定会回来的，妈！”

“唉，不回来也好，我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邱二嫂抽咽着，又压住自己的声音，狠狠的说：“回来也好，我就死在他的手里，倒也干净。”

虎子知道，他的妈妈，是为那隆起的肚子苦恼着，虎子的唇动了一动，把自己要说的话，尽力的压了下去。

“孩子，你还是回去吧！你要想一想小芸，她是在那远远的城子，是痴心的等待着你呢？”

“她也是要回来的。妈，你放心。”

十

虎子回石人沟的第二天晚上。

老岭的风，从那接近星球的石岭上，向那低洼的山谷里吹着，忽

然巨暴,忽然微弱,像是海上的风岚,带给了石人沟村民许多恐怖。全村自卫团集合了两天两宿,没有解散。太阳落山的时候,便都分布开,卡子、炮台、房顶……藏在了各处。

大队长领着一小队人,在村中巡逻,查问户口。风像是怒吼的一样,卷着重大的砂石,打在人脸,睁不开眼。

石人沟的夜,死寂的,没有一点光亮,那巨大的石人影像在星光下,立在山岭上,也在这狂风中动摇了。

“走,到老邱家去看看。”大队长用手掩着口,遮着风回过头来说:“刘助理员到我那去报告,说他家来了一个人。好像是从山里来的……”

风,更疯狂的吹,树叶堆在脚下滚着漩涡。

几条黑影,跳进了邱二嫂的院中。虎子已经睡在了炕上,听有人暴烈的打门,急忙的起身出去。

邱二嫂怕得心跳,隔着里屋的门,看见外屋有电棒的光线扫动。手铐展动的声音。

一个巨掌落在脸上的声音。

“混蛋,从那来的?”

“带走,检查里屋。”

邱二嫂缩作一团,几条黑影,手中闪动着亮的光辉。邱二嫂眼都没敢睁,昏迷的,不知道风波怎样平息了,摸摸虎子睡觉的地方,空空的,虎子没有回来。

邱二嫂恐惧的下了地,冒着大风,推掩上外屋的门,坐在炕上,再也睡不下。

慢慢的,有人敲着窗。

“谁,虎子你回来了?”邱二嫂问。

“是我!”窗外的声音回答。

“啊!孩子。”邱二嫂高兴的,在窗外的那个声音又忽然在邱二嫂耳中变了:

“是我，开门吧。”

邱二嫂放刘助理员进来：

“虎子叫人家抓去了，你给我去探听一下，到底是因为什么呀？”

邱二嫂急躁的，眼睛呆直的看着助理员没有表情的脸。

“虎子回来了吗？”助理员故意的问，“我才听说，是一个人回来的吧！小芸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刘助理员沉默了一会又说：

“听说虎子是从山上下来的，给他们作密探的，并不是从远远的城里回来的。”

“谁说的呀！”邱二嫂眼睛里喷着火，“给谁作密探呀！他们是指谁说的？”

刘助理员没有回答什么，只是摇了一摇头。

“你快去，给我看看虎子去，定他的罪我得和你们拼命，他和他爸爸不一样，我明明问过了他，他说是从远远的大城那儿回来的，小芸还在那儿等他。你去，给我看看虎子去。”

“我不能去看他，你爱去，你就自己去。”刘助理员像是想着一件事情。

“啊！”邱二嫂哭了，“我要不是带着这么大的肚子，我自己也能去，现在……呜呜……”

助理员，在屋里转了一个圈，没有办法的：

“好，我去看看，这事我还能不管吗？不过你要加小心，恐怕今天晚上有什么事情，方才有人报告，说是红石村的骡马，都让别人要走了。”助理员又自语的，“探子一个不回来看样子像不好。”

刘助理员忽然又改变声调：

“我不放心，还得去看看，你下地把门关上。”转身走了出去。

邱二嫂说：

“探听着信，立刻回来。”

刘助理员拽一拽帽沿，走在那疯狂的风沙中。邱二嫂又坐在那土

炕上,没有灯火,也不能睡眠。

大的风潮,犬吠的声音浮动,有时为这风的声音吹散,或者是消失。这像是动乱的伴奏,那么雄伟、恐怖,在这辽远的荒村,深密的林中,老岭向高空的星斗,昂着那巨石的头颅,枪声响了,从西方。这声音震惊了山岳,摇撼了森林,那狂大的暴风,更加凶猛的,向着沉默的石人沟袭来。

邱二嫂把头伏近了窗,身子伏在炕上,静静的听着,她恐怖着,立刻便展在眼前,一个血水染着火焰的动乱,将使她无法躲避。

一阵昏迷,她像看见邱青的眼睛,闪着光芒,向她身上逼来。

枪声稀落的,又沉寂下去。邱二嫂吐了一口气,又祈祷着还是邱青不要进村。

第二次枪声又浮起来了,响得近了,犬吠夹杂着吵喊,有人在奔跑着,这恐怖逼到窗前,邱二嫂忙着下了地,捧着肚子跑到后院,钻进了干柴堆。

凉秋的风,使这干柴堆战栗了。

将近午夜,在枪声混乱的时候,刘助理员惊慌的又来敲打邱二嫂的窗子:

“开开,快点,找地方去躲一躲吧!”

“……”

“快点呀!邱青喊着要找我们报仇呢呀!”

“……”

“啪啪……”枪声混同着刘助理员打窗子的声音,邱二嫂在后院隐约的听得见,动也不敢动,整个的干柴堆,更加战栗了。

“邱青报仇来了!”

刘助理员把那单薄的窗子猛力的推落,跳进了黑沉沉的屋中,找不到一个人影,走向外屋,喊着:

“人呢,人呢?”

看见后门在虚掩着,打开后门,满院的风,一天的星斗,在山岭上

照耀着，枪声和风声，从各处传进了耳膜。

“人要躲一躲呀！邱青打进来了，要找我们报仇呢！”

刘助理员从后墙又跳出去喊，奔跑在后墙外小路上的声音，邱二嫂在柴堆中听得很清楚。

枪声更密密的排开了，像雨滴落在干叶子上似的。

“火呀！邱家大院的柴堆点着了。”

“进来了！走吧！”

“西边的已经退了。”

“……”

这杂乱的呼喊，又在小路上流了过去，邱二嫂听到干柴堆起了火。战栗的从火堆中探出头来，看着那满天的星斗，一条自己爬不过去的院墙，嘘了一口气，又吐出来吸在口中的一根草屑，把头又缩进了柴堆。

十一

冬天。

黑色的小胡同，醉汉、流氓，走了来，又走过去，像是春天的燕子，愿意在这小巷里低飞。人是倾斜的走着，两肩不停的擦在墙上。

卖馄饨的喇叭，尖锐的叫着，人们口中吐着下层社会的语言。

高的路灯，发着清淡的光辉，小胡同阴沉、狭窄，恍如是大都市的一条水沟。

几个人围着卖馄饨的，水蒸气飘散着。

“作了几年了，买卖很好吧！”主顾闲聊天。

“三年了。”虎子一面忙着，一面回答：“勉强生活吧了！没有法子。”

“那儿的人，听口音不像是此地人。”又有一个人问。

“石人沟的，离这儿一千多里路哪！”

“你真是外乡人，为什么到这儿来的？”

“家里被胡匪烧了，所以才跑出来的。”虎子在水蒸汽的包围中，忙着生意。

午夜已经过来，胡同里的黑影稀少了一些，贴在墙上的那些妓女，烟蒂的火光，依然在闪动着。

“来吧！”是一个女人，是轻俏的声音！呼唤着一个歪戴着帽子的男人。

“留我吗？可是我没有钱。”那男人握着女人的一只手。

“你来吧！”女人拽着男人。男人摆脱开了手，擦着了一只火柴，在女人脸上一晃，瘦弱的脸上，印有用火罐吸成的紫色痕迹。那男人用力的在地上吐了一口唾沫。走了两步，被另外一个女人，拽到了黑暗的小屋中去。

剩在冷风中的那个女人，冻得发抖，把头贴在墙上，烟蒂用力丢在地上：

“他妈的，真倒霉。”

“怎么样，小芸，你又没有挂上。”虎子在没有生意的时候又照常的和小芸聊天了。

“没挂上！”狠狠的，把脚在冻土上挂了一下。

“睡觉去吧！一会天就要亮了。”

“不，我非挂一个客人不可。”小芸拗掣的，“虎子，你给我一碗馄饨汤喝行不？”

“你还是和从前那么拗掣。”虎子递给她一碗蒸发着热气的馄饨汤：“你的孩子呢？”

“孩子早就睡了。”小芸一面喝着馄饨汤：

“这孩子我真有点够了。虎子，把她给你吧。”

“谁替我服侍她，你不要还是给她爸爸送去吧，”虎子又半玩笑

的，这种玩笑像是已经习惯了似的。

“有缘的冤家，也许就能碰头。”

“那你还是阔太太哪！”虎子笑着：“还要不要？再添点吧，我就要收拾了，剩下的馄饨汤，送给你多喝点，将来还许借你阔太太的光，也说不定。”

“你等着吧！”小芸把一个空碗，底朝上递给了虎子，“再来一碗。”

“那时候你可别忘了我。”虎子把第二碗馄饨汤又递在黑影中。

“就算你白扔这几碗馄饨汤吧！我若是再遇见王小胡，我不和他拼命！害得我好苦！害我还不要紧，还给我留一个孩子。”小芸又喝着第二碗馄饨汤，“虎子，把她给你吧！我一点养她的心思也没有，早晚我也要把她消放了。”

“我不要！”虎子的回忆，变为幽怨的，“你把她卖到窑子里去。”

“缺八辈德的东西。”小芸半恼怒的骂了。

从小胡同远远的尽端，走来了一个戴便帽的工人，吹着口哨。

“来吧。”小芸从黑影中伸出手来：“我就等着你呢。”

“等着我呢？”那男人愕然的，又明白了似的，“一天没有吃饭了，就有五角钱。”五只钱币在掌中响了一下，钻进了虎子搅绕着馄饨汤，那放散着的热气中。

那个男人走出了小胡同之后，小芸又骂了一声：

“真倒霉！”

“小芸，你又倒什么霉，是不是还没有挂上客！”

“他妈的，这么倒霉还能挂上客？先来一个客人嫌我脸不好看，第二个客人又没有吃饭，遇见你们这些见钱就红眼的人，我还会挂上人？”她又用脚敲着冻土，“有洋烟没有？给我一支！”

“谁抢你的买卖，这是他送上门来的？”虎子递给了小芸一支纸烟，用手摇响着那方才卖的二角钱，“你别生气，你若是要，这二角钱就给你。”

“你别说笑话，你若给，我还不客气。”

虎子把卖了一碗馄饨的钱,递给了小芸,小芸说:

“方才你说什么?我怎么还是和从前那么拗犟了,从前是什么时候?”

“你想想,我们在孩子的时候,张德禄,你还记得吧?我们三个不是常常的打架吗?你在那个时候不就是挺拗犟的吗?总是要别人听你的话,要别人服从你。”

“那是拗犟吗?现在我这个孩子,她就有个拗犟劲,我还挺喜欢这个拗犟劲,所以我舍不得扔了她。”

“不是像我吗?”

“我也真不知道她那一点像我。”接着小芸就叹了一口气。“过去的事情,真像是作梦似的。”虎子说着,眼睛向天上瞟了一眼,“天真要亮了,我得回去了。你看,那还有人,你也回去吧!今夜你算挂不上客了。”

在这黑色中将要透出黎明的时候,那卖馄饨的喇叭,依然是嘹亮的响着。

虎子的生意,最近常常受小芸的影响。小芸若是挂客挂的早,一到午夜,虎子便懒快快的回到家去。若是小芸不挂上客人,虎子常常是在这条胡同,吹着喇叭,是要等到天亮以前的。

“我今夜大概没有希望了。”小芸心灰意懒的,仍然是不甘进去。

“你还饿吗?这还剩了几个馄饨。”虎子预备着归程,又留意的对小芸说。

“给我煮上吧!咱们两人分着吃。”小芸说着,从那黑的小门里,传出来孩子哭泣的声音,这声音在黑夜听得非常清楚。

“小芸,你的孩子醒了吧!”

“这个孩子,我早晚也得给别人,我一看见这孩子,就使我心痛。”

“好好的抚养吧!”虎子搅荡那漂浮在锅里的几个馄饨,一面劝慰着小芸,“这总算是自己的血肉,管她是谁给留下的呢?”

“……”

“将来你也许得她的帮助。”虎子听小芸没有说话，又这样安慰的。

夜更沉寂了。

虎子把馄饨捞在碗里，递给小芸：

“吃吧！”

“我吃不下去了，胸前像塞着什么似的。”小芸声音微弱的头低沉下去。

“快吃吧！吃完了我好回去。”虎子又在劝着。

“你还回去吗？天不是就要亮了吗？”小芸的眼睛，直射在虎子的脸上。

“我回去！”虎子回答。

“天要亮了。”

“……”

虎子和他的馄饨担子，在路灯下闪动着，在夜中求生活疲倦了的影子，远远的消失了。

小芸一转身，也疲倦的：

“天为什么还不亮呢？”

自语的走进了黑沉的门，孩子的哭声已经自慰的停止了。

四〇·一·十五夜

（录自 1940 年 3 月新京《艺文志》第 3 期）

新 生

古 丁

我告诉我的西下屋的善邻，一个修理皮鞋的鞋匠，要在屋里安设一架捕鼠的铁丝笼。他只是摇了摇他那圆而大的脑袋，操着河北口音，格外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平地：

“打耗子可不发家呀！”

随后，照例帮当帮当掌着一双大马靴的鞋底子。

“老陈！”我这样招呼了他一声。

他叫陈万发，一个高高的身材，肥肥的肚子，看来并不像一个鞋匠，倒有几分像肉案子上面的掌柜的。

“老陈！这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弄出了百死毒患者，大家都遭殃。”我埋怨着。

陈万发又把唇间夹着的鞋钉从嘴上拿下来一个，打在那新补的牛皮上。

“什么百死毒千死毒！都是胡说！”而后站起来俯在我的耳朵上，将声音落低下去。“猫狗病院那是什么传染病？头疼脑热就给拉去了，你知道？”

我气得好笑，但是又笑不出，因为我苦于怎样缩短我们之间的对于科学的距离。我继续着跟他讨论着：犬猫病院发生的患者，是真性的腺百死毒患者；如果要发生肺百死毒，就在你跟我说话之间，也可

能立刻传染，很快地死掉。传染病的传染，是由于病菌的传播，这细菌越在冷天繁殖的越发厉害，这细菌老鼠最易感染，所以百死毒又名鼠疫，老鼠患了这种传染病，它身上的跳蚤，因为老鼠死掉，失掉了寄生体便脱离老鼠的尸体，跳到人体上，人也会感染跟老鼠同样的症状，先是淋巴腺肿起，浑身发高度的热，然后就在几小时以内死掉，浑身发黑，所以又名黑死病……我这样将我所知道的一点贫乏的关于百死毒的知识，尽量选择着易懂的话，想让他去理解。在我讲说这一番话之间，他自始至终在聚精会神地钉着鞋底子，仿佛完全没有听到一般。

“老陈！你打预防注射没有！”

“注射！”他稍微停了停锤子。

“打药针哪！”

“你知道？”老陈又站起身来伏在我的耳朵上，将声音落低。“光绪年间闹老鼠瘟，那人可死远去了，都是这么一针扎死的！你知道？”随后，在他的秃头上摩索了一下，表示出来一种对我的轻视的眼色，将要坐下去，却又站起来：“你要加小心水缸，给你下上药，一家人，就见阎王啦！那年月，我亲眼见过，你知道？”

我又对他解释，我和我的一家人都施了预防注射，谁也没有什么身体上的异变，注射是对于病菌，可以增强抵抗力的。并且如果不注射，是要没收重要物资通帐的。我一提到通帐。老陈却似乎稍微增加了一些关心，抬了抬头，望了我一眼，我以为他一定是要去注射的了，他却又从小板凳站起身来，伏在我的耳朵上，从短袄的衣袋里，掏出来油渍渍的皮钱包，从几张钱票之间抽出来三张注射票递到我的手里，将声音落低：“五毛钱一张！我们一家三口人都有了。你知道？在张大夫那里卖！你怎么早不告诉我，我捎着给你买来就得了。”

这真使我哑然了。我对于这种无知的滑稽，片刻寻找不出来适当的言语来对答。一只老鼠，滋流滋流顺着我的脚底窜跑到院里，我一直追，也没能追上，老鼠已经钻进了下水道里去。

秋风扫着街路树的落叶，刷拉刷拉在胡同里飞舞。夕阳发散着昏黄的光线，映照在玻璃窗上。乌鸦嘎嘎地搏动着黑黑的羽翼，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飞。全城市仿佛都笼罩在那黑黑的羽翼之下，死的恐怖和不安袭系着全市民的内心。

得上了百死毒，先发烧，然后头部和一切关节的淋巴腺，都要起疙疸。我方才因为追捕一只老鼠，总疑心老鼠身上的跳蚤，跳到自己的身上，脊梁、胳膊、大腿，觉得像有跳蚤在咬，一劲发痒。将手指探进脊梁挠，越挠越发痒，越发痒，越觉得一定是方才那只老鼠将它的跳蚤过给了自己，跳蚤咬着自己的皮肤，它一面吮吸着我的血液，一面将它的毒菌传播到我的血管里……我这样一想，登时浑身的血液循环仿佛凝固，虽然并没去照镜子，也分明看得出自己的脸已经发白了。我急忙脱下了上衣，以将脑袋低下，脱去了针织布的衬衣，赤膊着上身，瞪圆了眼睛，在那衬衣的背部，急溜溜地寻找那跳蚤，果被我找着了，拿起来一看，却是一段玷污了的线头子……

妻这时挺着她那怀孕的大肚子，抱着三岁的澈儿走到我的屋里，一望我这种奇奇怪怪的举动便问道：

“做什么呀？”

我并没有听清她说了一声什么，把那衬衣翻来翻去，一定要把那万恶的跳蚤抓住。妻又追问着：“小心冻着，光着个膀子。”

“我找跳蚤。”

“那里来的什么跳蚤。神经过敏！”妻一面说着一面将澈儿放在炕上，一把从我的手里夺去衬衣，按住我的脑袋给我套穿在身上。我方才显然有点着了凉，因为屋里还没生上火炉子，赤膊的身子，很容易着凉的。我用右手摩了两三次头额，有点微热，又伸手在妻的头额上，凉凉的，我顺手按了按自己头部的淋巴腺，觉得好像长了许多疙疸似的，又摸了摸妻的，也好像长了一粒一粒的疙疸，又摸了摸澈儿的，他却用小手来打我的手，不让我摸……

“你做什么呀！孩子该叫你逗哭了。”妻抱起了澈儿，跟他说着，“你爹做什么呢，你爹做什么呢。真好笑，真好笑。”随后贴了贴澈儿的脸，澈儿也莫名其妙地呵呵呵地笑了。

我叫妻拿来了体温计，夹在胳肢窝里。一面告诉妻：

“报上让用铁纱，把下水道口遮盖上，你给我找一块铁纱来。”

下水道是老鼠的大国，它们在那里生存、繁殖，偷吃市民的粮谷，咬破人们的衣饰。

“上那里去找呀！铁纱窗今年破了都没换哪。”妻咕哝着。

“我亲眼看见的，一只七八寸长的老鼠钻进下水道去了，从铁纱窗剪下来也成，快一些！”我有些不耐烦了，催促着她。随后拿出来夹在胳肢窝里的体温计，一看是三十六度八，自己也不禁苦笑。妻接过去那体温计，看了看，一面甩着那体温计，一面不齿似地：

“神经过敏！”

夕刊送来了犬猫病院所发生的百死毒容疑患者，已经判明是真性腺百死毒的消息，并且发表了为彻底扑灭有菌鼠起见，由防疫本部来烧却犬猫病院的建筑物。

我马上披上了外衣，到外面去。秋的夜晚，扑打在脸上，怪冷的。街上的行人，较比往常，分外地稀少，满铁病院的树林上面，乌鸦怪喧嚣地吵叫。我站在二三百米远的地方看望被防疫本部划为隔离地域的三角地带，里面仿佛是一只大杂船，漂浮在海洋上。

我又走前了几步，看见警官辛劳地警戒着，在隔离地域的每条路口上都埋立起高有四五尺的洋铁板，防卫着有菌鼠的外逸，外面覆有粗粗的稻草绷子，遮断着地域内外的交通。已经是晚饭时分了，里面的人们却仍然奔忙着邻组的活动。白衣的防疫员，只露出两只眼睛，穿着塞满跳蚤药的长统靴在指挥着人们消毒。看着都令人在眼睛里不免含一包热泪，里面的市民，为了全市民的生命，暂时失掉了自由，这是一种令人景仰的牺牲，尤其是犬猫病院的建筑物，竟要被烧却，这牺牲当然更大，但这也是为了五十万市民的福利。我不禁低头，为

了里面的市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他们的健康,祈祷着恶疫早日扑灭,祈祷着恢复原来的都市的明朗性。

我踉踉地绕着行人稀少的街道,在昏暗的街灯下,回忆着方才目睹的防疫的光景,觉得心头上如同积压一块沉甸甸的石块,回到家里。

刚一进门,我就听到陈万发的大女儿玉兰的高声说话的声音。玉兰是我们这一带的“乡约”,一副饭勺子脸,乱草根子似的短发,细瘦的身材,犹如一只瘦鸡,从来不洗脸,手指甲却用季季草染得红红的,只有一双总是通亮的高跟鞋,分明是陈万发给她亲手做的。因为她打幼年就死去了母亲,而陈万发也并没能续弦,由父亲养大成人,所以虽然已经是一个少女了,却总哭着跟陈万发要零钱买零嘴吃,说话的声音非常高亢,而且是快嘴快舌的。四邻的事情,首先她会知道,譬如谁家的小鸡子叫谁家给偷去咧,谁家的大姐上谁家去串门咧,这一类小事不用说,至于谁家失火咧,谁家怎么的咧,也都是先由她知道,然后更绘声绘影地传给大家。百死毒的发生,当然是她发挥“乡约”的本领的良机来到了。

我刚穿过堂屋,走进居室,妻就告诉我:乡约说东院的洋铁铺的老头死了,并且说是得急病死的。我表面似乎很镇静,但是一个直感闪电似地从我的眼前飞掠过去。百死毒!但是竟没能知道详细的经过,却也没敢立刻去下断语。

我走进东屋,玉兰立刻就停住了高亢而快嘴快舌的话声,片刻屋里静了下来,我的家人们把眼光集中在我的脸上,大有向我的脸问个青红皂白之势。沉默仍然继续着,玉兰却抽身跑了出去,她一向是见了男人就躲开的。

“陈玉兰说,洋铁铺的老头儿脖子上出了一堆脓,喝了半口稀粥就死了。”老母怪担忧似地对着我的脸说。

“说是昨天是好好地做活儿,晚上就浑身发烧……”我的二妹补充着。

“洋铁铺的耗子像蚂蚁似的，孩子的耳朵都叫耗子给咬破了。”我的三妹又加添着说明。

“一定是百死毒！”我的四妹断言：“洋铁铺那屋里才埋汰哩。”

“洋铁铺的东间壁是大米铺，大米招耗子啊？”三妹说明着耗子多的理由。

我片刻没有说话，只是听着她们的说明。妻问我怎么办。我告诉她找陈玉兰，叫洋铁铺的掌柜的去报告。

老母一听说报告，便制止着妻：

“别管闲事呀，报官就烧房子啊。”

我解释着：

“人命要紧，并且也不是我们院子里的事情，是不是百死毒，不加诊断，现在也不敢说。”

老母一听我的话，虽然心里并没充分地谅解，却也只好依我了。

不一会，陈玉兰拖着高跟儿跑回来了：

“我爸爸不让我找洋铁铺的掌柜的，我们家里的一堆皮子，我爸爸说：烧了可买不到手了。”

我有几分气愤地：

“人死了还要什么皮子！”我转过头来向妻说：

“你去找他们那位掌柜的来！”

不一会儿，一个山东口音的，穿短衣的洋铁匠走了进来：

“真倒霉！早不死晚不死，偏偏在闹防疫的时候死，倒霉！倒霉！”

我告诉他要去报告。铁匠说：

“俺可做不了主，掌柜的没在家！报官！那还了得！”

我跟他解释：现在是全市民敌人百死毒菌横行的时候，向衙门报告是我们市民的义务，同时也是保卫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办法。他似懂非懂，却改口说：

“我回去告诉掌柜的一声。”

我不禁苦笑：

“你方才不是说掌柜的没在家吗？”

“掌柜的让我这么说的。”

陈玉兰插嘴说：

“你们掌柜的在后屋吃饭哪，我刚才还看见的。”

不久，一个身穿青布夹袍，瘦腮帮的壮年的山东口音的洋铁匠的掌柜的，一面用手指剔着牙间的饭粒子，一面喷吐着烧酒的臭气，站在我的面前。

“你不报官，我可要替你报官了，那时候，官家要不答应你的——”我故意给他一个当头棒喝。因为我直感到：即使我怎样舌干唇焦，他也不会理的，这是为了五十万市民的福利的事情。

“大先生，你不要上火，闹防疫，就喝烧酒，传不上，传不上。报官就报官，我去，这就去。大先生。”

他答复得非常地心直口快，倒令我觉得挺意外，我埋怨着他的伙计。他说他们都是混蛋，不懂事，柜上没有他是什么事情也办不了的，并且说：洋铁这么艰贵，“混蛋”们一点也不知道节省材料，随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一小时左右。

听说东院洋铁铺急死的老头儿的尸体，已经被拉到隔离病院的千早病院去了。总算了却了一块心事。但究竟是不是百死毒呢？但愿不是百死毒。不过，综合了方才大家所有的关于洋铁铺的知识，总不免令人纳罕。今日白天，我所追捕未着的那只七八寸的大老鼠，瞪着红豆似的眼睛，摇着细长的尾巴，鼓突着灰毛的脊背，又呈现在我的眼前，随后很快地化成一个大而黑的圈圈，旋涡似地越圈越大，最后扩散到空间之中，我对于这幻象感到万分的不快。

洋铁铺的掌柜的怎样报官的呢？这经过我一概不知。他会去报官吗？我起初就没相信他会去报官，但是他居然出乎我的想象去报告了，这事也令我不十分理解。

家人都睡下了。只有妻还哄着吵夜的澈儿，咧咧呀呀地在嗓子眼儿里唱着不成调儿的，低声的催眠曲。这声音，我听得很烦躁。同时感到一种莫名的寂寞。如果家人之中的某一个人感染上了那可怕的病菌，便立刻会传播到全家人的身上的。但是，妻已经打起鼾声了，澈儿早已一声不响睡熟了，对面屋的老母和妹妹们也都幸福地在安眠着。这些，都无疑的是生命的跃动。同时，我自己能这样踱来踱去地想这个想那个，也确实确实地是生命在跃动着。然而，这所谓生命，在运命的支配之下，在死亡的威胁之前，我忽然感到一种莫可如何的颤栗。不过，这颤栗也分明是生命表现，我居然还能颤栗，这颤栗也是一种温暖的幸福。

我一定要跟恶疫去搏斗！我在颤栗里感到自己的跟恶疫去搏斗的力量。用所有的方法去预防，尽一切的能力去预防。虽然恶疫就在东院，简直可以说就在身旁，我觉得恶疫已经在我的搏斗的喊声之前被喝退了似的。

我正这样在心里自问自答之间，忽然听见一辆汽车，响叫着喇叭，开进了这一条向来不大有汽车通行的小巷里。随后又听到猛烈的打门的声音和人们的呼唤的声音。

我走到外面，一看四邻也都出来在张望。在街灯下是一辆载重大汽车，满满地横在洋铁铺前面的窄小的道路上；汽车还在噗噗地响着，仿佛跑完长途竞赛以后的喘息。有四五个由头到脚，都穿着雪白的防疫服的防疫员从汽车上跳了下来。不一会，洋铁铺的板门被敲开了。只听得一个防疫员告诉他们要到千早病院去隔离。

我直感到洋铁铺那急死的老头儿是百死毒了。我同时看四邻的人们的脸，也都仿佛受到了一种不吉的宣告似的，片刻大家都一声未响。

东院的人们，洋铁铺的几个洋铁匠，后院的天津人的寡妇老太太和她的几个儿子，还有说不清是做什么的几个人，都乘上了汽车，在大人们的语声里，夹杂着小儿们的哭声。跟那四五个防疫员一并在车

上,汽车打开了通亮的头灯,在昏暗的窄小的街道上,射出了两道耀目的光线,突然地开走了。我在心里默祷着他们的平安。

东院的四周都埋立了好多的铁板,防备有菌鼠的跳窜。房门也都紧紧地钉上。防疫本部开始决定我们这一带为隔离地域。各家都开始了检诊。我在自己的院里撒上了石灰,捕鼠的铁丝笼又增添了好多。组长来调查人口,决定隔离地域内的食粮配给。四邻的房屋的外壁和屋里,都经防疫本部给喷雾消毒了。这一切事情,都很迅速地在次日早晨以来做完了。

窄小的道路的两头,拦着稻草绳子,隔离了地域的内外,恰如我昨晚看的犬猫病院一带的三角地带的情形相同。

陈玉兰失掉了哭着向他爸爸要钱买零嘴的幸福,她的快嘴快舌的话,便越发多了。她到我们家里告诉犬猫病院已烧了,并且加添着说:

“连钱都烧在里面了。”

我很不屑似地:

“你总是要钱不要命的说法!”

经我这一句抢白,她又拖着她那双高跟鞋,领着她那大鼻涕的弟弟跑出去了。

因为无事可做,我开始整理满是灰土的书架。刚整理不多时,陈玉兰跑进了来,跟妻说:

“咱们院里小铺的掌柜的跑了。”

我们东屋临街的房子,住着一家卖零用的物品和油盐酱醋的小铺,自称读过《四书》,从前不是干这个的,在山东也办过公事;秃秃的头顶,短短的身材,我日前告诉他要预防,他照例开口就是:

“咱从前不是干这个的!”

接着就讲起他当年也打过腰,对于我的忠告,丝毫也没有提到。几年来,存下一点货,手下有一点积蓄,两个月以前,打四等下处领出来一个人儿;总算够说儿。

我到他那小铺里去，只有他的伙计张进财无精打采地，从后屋打着哈欠走出来：

“来了，大先生！”

“你们掌柜的上那儿去了。”我开口便问。

“回家去了。”

“家在那儿？”

“在城里，咱也说不清在那儿啊。”

“什么时候回去的？”

“两三天啦，咱也说不清是那儿啊。”张财怪不耐烦似的，却也陪着笑脸。“有咱顶数就行啦，掌柜的户口也在这里。”

我仔细一看，屋里的货物，也减少了许多，货架上本满满的，显然也是连货也搬走了，我片刻未停地，在小铺的屋里东张西望，也不想再往下去追问了。小铺的掌柜的比陈万发还要彻底。

吃过了晚饭，因为无事可做，我又开始整理书架，秋风的室中，还没生起火炉，身上有些发冷。积压日久的破书，落上了很厚的灰尘，我一本一本敲打着那灰尘，一本一本竖在书架之上……

忽然听见有人帮帮地叩打我家的板门。声音非常大而急。母亲似乎已经下了炕，站在门前问：

“谁？”

“开开，开开！”声音越发急促。

“谁呀？”

“防疫本部的！”

老母似乎仍然没听清楚。我走到门前，告诉老母是防疫本部的，然后打开了板门。两个身穿雪白的防疫服的防疫员，穿着长统的胶皮靴大踏步走进堂屋，嘴里埋怨着：

“这么慢！”

我道了一声歉：

“对不起!”

又一个防疫员,操着山东口音:

“水缸在那里?”他一面问一面四处找水缸。

我不知是怎么回事。

他一面找水缸一面吩咐着我:

“快把行李捆上,上病院去!”

母亲看他找水缸,就搭言着:

“二位要喝水吗?烧壶水罢。”

“凉水就行,渴得要命!”

他们二人都把头上的白色的帽子摘下,满头是大汗。

“真辛苦啊。”我道着辛苦。

“一会还是得上二道沟去找人!”山东口音的防疫员叨咕着。

母亲和妹妹忙着捆行李。妻和几个孩子也在手忙脚乱地收拾着一些东西。在慌慌忙忙之间,也不知道拿什么好了,登时屋里翻得乱七八糟。

“后院还有人吗?”防疫员一面问着,一面从后门走到陈万发的家里去。我也没有余暇去回答,只顾收拾一点应用的东西。顺手从书架上抽下几本书,预备到病院里去消磨时间,但是也弄不清究竟携带什么样的书为是了。

外面,载重汽车噗噗地直响,门也在敞着。母亲是一切东西都想携带着,又担心全家隔离以后家里的东西要失。

我们在很短的时间收拾完毕,我给了防疫员几个酒钱,他们替我把一应东西搬在载重汽车之上。澈儿包在一只大毛毯里,两个女儿也冻得打战。不一会儿,陈万发、陈玉兰和她的大鼻涕的弟弟,还有小铺的伙计张进财也都上了车。

“上那儿去?”陈万发问我。

“上病院去隔离。”我答应着。

“上哪儿我都敢去!”陈万发满不示弱。

“爸呀，爸呀！”大鼻涕拉着陈万发哭叽叽的。“爸呀，睡觉！”

“睡觉？一会儿到病院去睡大楼，别闹别闹！”陈万发哄着大鼻涕。

“都上来啦？”防疫员大声问着。

“都上来了。”我四下里望了一望跟他说。

然后，对着车体上开始了喷雾消毒。

“都上来啦。”这回不是质问，仿佛肯定似地，车却早已开驶了。上了车，方才注意到外面落着细细的秋雨。

车开到隔离地域以外，那天的笼城，觉得隔离地域以外的街道分外可亲。走过了一家电影院，平素不大喜欢看电影的我，心里无端地觉得能在那电影院里看半夜电影，也该多么幸福。

车在祝町的本部前面停下了。防疫员跟本部似在取着联络。过了十分钟左右，车又开了。细细的秋雨，并未停渐，身上的衣服虽然穿得并不算少，却分外觉得寒冷袭人。澈儿在大毛毯里已经睡着了。

车顺着兴安大路走去，老母素来没到这一带来过，觉得这一带的风景怪新鲜。起初大人们是谈着一些话，越走越远，车已经开到市外了，大人们都默然无声了，这一带我也没曾来过，也没有街路灯了，怪黑的。

“酸菜刚渍上啊。”老母跟我说：

“临走门也没有钉上，进去小偷儿可怎么办？”妻也惦着家。

“不要紧啊，有人管的。何况人死活还不一定……”我安慰着她们。

车似乎越开越急了。

“我们明天还考哪。”二妹和四妹叨咕着。

前面隐约地看见了电灯光，防疫员告诉我们：

“到了。”

车停在千早病院的门前。

陈万发背着行李下了车，然后大家都下了车。我求防疫员把行李

背一背,又给了他几个酒钱。他答应给我搬下去。

一个防疫员在前面领着,走了有几百米路,才被领入病栋里。病栋的前面,有警官焚起炭火在烤手。

走进了病栋,仿佛是一个很大的三等船舱。右面已经有三角地带的健康隔离者都在那里住好久了。似乎已经入睡了,看见我们进来,都坐在被褥上看望我们,也似乎在欢迎着我们。我凝神一看,原来都是日系人。

虽然叫做病栋,却也没有病床,只是铺着炕席,下面就是洋灰地。

“老太太是那儿住着的?”一位警官跟老母说话。

“人船町的!”

“行李带来许多吗?”

“没带来多少。”

“可得加小心呀!冷啊。”警官踩着洋灰地。

老太太哪能受得了这么一冰啊:

“咳!我们媳妇有喜,我倒不要紧。”

我看看窗外,黑黝黝的,窗上有铁栏杆。

防疫员把我们的行李放在炕席之上。

“你们看那个地方好,就占那个地方罢。一会还有一百多人要来呢。”

我看了看这左半面的空地,也寻找不出究竟那里是最好的地方,就在朝阳的那面,安定了自己的居所。

我们打开了行李,才发现携带来的被褥太少了。因为妻在怀孕,就给妻多多地铺上了一条被,算作褥子。我跟妻和澈儿睡在一个被窝里,因为冷连衣服也没脱。老母和妹妹们以及我的两个女儿,一共六个人,睡在两个被窝里,也都没脱衣服。

陈万发就带来了一件棉袄。张财什么也没带来。我们又把并不多的被,借给他们盖。

“回家睡觉啊。”澈儿一劲闹，妻将干巴的奶头塞住他的嘴，却依然闹个不休。

右面的日系人的隔离者似乎都入睡了，他们之间不知是谁携来的无线电收音机，在轻轻地流荡着“浪花节”。我也稀里糊涂似睡不睡地闭上了眼睛，高高悬着的两盏大约是六十炽光的电灯，映射在眼皮上，睡也睡不熟。

不一会儿，有一位防疫员来告诉我们：

“不许跟右面的健康隔离者来往，外面不许走出二十米以外，对面的房子是真正的病栋，那里面有真性的百死毒患者，走过二十米以外，就把你们隔离到那个房子里去的……”

我起了起身，往窗外一望，在黑暗里，隐约地看着约有五十米远的地方，有半亮的灯光从那房子照射出来。

“要送到那房子里去，是离见阎王不远的。”防疫员又在解释着。

我于是告诉妻白天孩子到外边玩的时候，要加小心，千万别走得太远，孩子们什么也不懂，闹出乱子可非同小可。妻也称是。我叫妻找出来体温计，我们都试了试，却是平常的度数。

我的身旁是陈万发在躺着，弯弯着腿，活像一只大虾。把我们借给他的被给陈玉兰和大鼻涕盖着。他已经呼隆呼隆打起鼾声了。

我唯恐跳蚤跳到身上，又叮嘱了家人一句：

“千万不要脱衣服睡！因为跳蚤跳到身上很危险！”

我把裤腿细绕到袜子里，妻笑我：

“怕什么的！”

母亲一直坐在被褥上，嘴里念念有词，似乎在祈祷。

“妈睡觉罢！”二妹妹催促着老母。

我又昏昏沉沉要入睡。

忽然听得喊声大起，睁眼一看，有四五十人，扛着行李，抱着孩子，穿着鞋走到炕席上来。一打听，原来是露月町的健康隔离者。

对面的日系人的隔离者和我们，都被这嘈杂的声音给吵醒了。

这新来的共患难的人们，都是铁路的工员，一看男人们身上穿的制服便立刻能够知道，平静的屋子里，登时喧嚣起来了。

天还没亮，老母已经坐在被褥上跟昨夜晚我们一步而来的人们谈着话。我这一宿，也许是白日突发的接二连三的事情也太多，竟至昏昏沉沉睡了一宿，被老母们的谈话吵醒，我因为并没脱衣而睡，觉得身上油渍渍似的，坐起来呆然地东张西望。全室里的一百多个健康隔离者，也都似乎醒了。

我穿上了大衣，走到外面，一轮残月还挂在晓空里。有几个人围着拢起的火在烤手。我也凑上前去，将手伸在那熊熊的火苗之上，觉得有一股温暖透在心里。大家也都无言，我也没曾搭话，就又回来，想去洗脸，问妻要洗脸用具，却只带来了手巾和牙刷子，忘记了胰子和牙粉。

到后面的洗脸室，已经有人在洗着脸，我便将手巾围在脖颈上去厕所里。无法可想，只好用水在脸上随便擦了擦，又用水刷了刷牙，这才出来回到自己的被褥上。

看护妇浑身上下穿着雪白的防疫服，只是露出了两只眼睛，拿了一大把体温计，让大家试体温。我们试了试，都是常温。

陈万发试完了之后，让我看，我告他是三十六度四，他说：

“爱几度是几度！”

张进财打听博役：

“老弟！几度好呢？”

博役一面向大家分送着药瓶子，这是预备喝茶的，一面大声地：

“二十来度不要紧！你就写上二十来度罢。”

我在一旁听了，不觉心里好笑。

博役是山东人，他也是浑身上下的防疫服，所以也分辨不出来是什么样的面貌。我告诉母亲给他几个酒钱，他道谢收下了。

检温过后，早晨的太阳已经升得老高了，室外，立刻人多起来了。

尤其是门外前面的桌子的周围，人特别地多。因为要开饭了。先是东面的日系人叫饭，他们站成了六七个人，一递一地将米饭一碗一碗地向屋里传递，然后是一递一地将味噌汤一碗一碗地同样向屋里传递，非常地有秩序，不见紊乱。最后是稀饭，这是给胃弱的人们预备的。

这样开完之后，是我们西头这一伙人们的班儿了。于是，你抢我夺，秩序大乱，起初我也曾经主张效仿东头日系人的办法，但是并没人肯听，只管你抢我夺，向屋里拿了进去。我拱手站在旁边，一直看到抢夺一干二净。结局是我们一家人的份儿少了两份儿，当然是有人吃了双份儿的了。看护妇走到屋里啾：

“谁多吃了？”

因为她说的是日本话，也没人理她，但听屋里，叭叭叭叭，叮儿啷儿，吃饭的急促而迫切的声音。

最后是妹妹替我的三个孩子讨来了几碗东头所余下的白米稀饭，来充了数。这稀饭很为我的三个孩子所欢喜。

我许久也没吃过高粱米饭了，吃得分外的香。因为菜是味噌汤，却觉得有点奇特之感。

这真是一种三等船舱的感觉，隔离的健康人也就是航行大海的旅人，吃过了饭，都躺在自己的铺盖之上，起初还有人嘈杂地说话，接着，似乎连谈话也都疲乏了，竟至一声不响，那寂寞压得人喘不出来气。饭后，我喝了一口带有药味的茶水，找出来我临来时拿来的书本，一看原来是一部《史记》，怎样努力想往下读，竟连一字也入不得眼，看那密簇簇的铅字一点点化成一堆黑黑的墨色，再仔细一看，又变成一团灰灰的淡影，无可如何只好丢了。

死的威胁，在这机械的生存中竟不能深深地体念了。我感到一种莫名的微妙，为什么在刻刻迫到身前的生与死的歧路，竟至会这样冷静而达观。如果现在就感染着那令人恐怖的死症，即令在几小时之后就为疫病而牺牲，仿佛也都能极其坦然地度过这并不寻常的生存

的过程。回忆着过往的生存,其实任何具体的形象,也并未漂浮在脑际。只觉得那就是我手里把着的玻璃的药瓶子,又仿佛是那药瓶子里的带有药味的茶水,也许是我躺着的毛毡子,大半是我的孩子睡脸上的鼻涕,再不然就是躺在我身旁的陈万发的秃头上的几根头发——这些种种不一而奇形怪状的东西,化为我的过往的传记,在我的意念里漂来浮去。

也许是只有生的喜悦,而并无死的悲哀,连这样想,仿佛都有些冒渎这一刻一刻的呼吸似的。

我没能睡下,走到外面去换一换空气。我在晚秋的太阳下,沿着窗户的前面来回地走,数着自己走的步数。

“您在那里恭喜?”一个上身穿着深灰色毛线衬衣的日本人,将手抓着他头上围着的一条白毛巾凑上前来问我。

“在总务厅。您呢?”我答应着。

“在生活必需品会社。”

接着就没有对话了,我只是将手叉在自己的头发上望着他穿着的木履。

“你们来了多少日子啦?”我经过了片刻的沉默这样问。

“有两个多礼拜了。”他怪落魄似地说。

“隔离的期间不是两个礼拜吗?”我根据方才听来的常识,怪诧异地问。

“嗯,不过发生一回患者,就还得延长两个礼拜,因为百死毒的潜伏期是两个礼拜。”他解释着。

“原来如此。”我一面说着一面掏出来一盒前门烟,递给他,我也抽出来一支吸。

“烟卷已经有两天没抽了。”他怪香甜地而且怪珍惜地抽着。

“没有慰问品吗?”我问。

“有固然有,太少了,一人分不多少。而且不抽烟的人,也分份儿。”他告诉我。

我因为带来了一些纸烟，就送给了他一盒，他连声向我称谢。

“我们因为来得太急了。”我向他说着我们来到这里的忙乱的情形，然后说着我忘记拿来肥皂、牙刷和牙粉，并且附加地说：

“你们的褥子厚，睡那凉洋灰地，倒不打紧，可是我们的褥子薄，并且一向睡过了炕，我倒不要紧，尤其是妻在怀孕……”

他很同情地听着我的话，然后他说他还有多余的东西，预备送给我。我们这同室的人们，东头和西头是禁止来往的，遥遥地看护妇从那边走来，我们本能地，仿佛犯了罪似地分了手。

他临分手的时候，告诉我他姓甲野。

回到屋里，适才还寂无人声，现在居然因为一伙牌九局，竟至热闹起来了。声音并不太高亢，一伙人仿佛都在抑压着将要激发出来的声音似的，牌是用厚纸剪成，而用红蓝铅笔画成的。牌虽然是这样不美观，而一伙人却已经在聚精会神了，尤其是陈万发的圆圆的脸颊上，浮泛着红晕，看样子是已经输了若干钱。他的女儿玉兰一劲拉他的袖子，嘴嘟哝着：

“别耍了，看你输干了。”

陈万发似乎并未听见一般，大声嚷着：

“孤丁！要不要！”

“你小点声！”末门的山东口音的大汉对陈万发警告着。

“孤丁，要不要！”陈万发回头望了望，果然放低了声音。

庄家张进财，喊了一声：

“要！”

就把陈万发的五圆钱的票子拿到自己的跟前。

我也没有兴致再去看他们的赌博，就又回到自己的被褥上，一支接着一支喷着纸烟。这样一支一支喷纸烟，当然也是生活，而那样忘掉了一切去赌博当然也是生活，不知不觉，在嘈杂的人声之中，竟昏昏沉沉睡着了。

刚眯缝着眼睛,要打个盹儿,却被一声呼唤我的声音给唤醒了。我在这里的固有名词,是“懂得日语的人”。

“懂得日语的人!”是看护妇的声音。

我揉了揉眼睛,掀开身上盖着的毛毡,一看是腕上带着“检问班”三个字的白衣的防疫战士。

“你可知道你们东院的洋铁铺的掌柜的跑到哪里去了?”

“我说不清。因为我们和他素日没有来往。”

后来又叫我问张财和陈万发,他们也都说不清。

“跑了可不是玩儿的!传染出去可非同小可。”检问班一面自言自语似的说着一面走了出去。

我这才知道那天满嘴喷着烧酒味气的掌柜的逃跑了。如果他感染了百死毒,他在各处跑起来,可真是一件危险万分的事情。跑到哪里去了呢?

晚上,甲野先生将他的厚厚的褥子送来,我推辞,他说他还够用,我就称谢借来给妻铺上了,因为她正在怀孕。

住上了几天,觉得头脑一点点空虚起来,也许就这样化为白痴也未可知,高粱米干饭越吃越吃得多吃过了不多时,马上感到肚中饥饿,虽然身心一无所用,却浑身无力,将整个的肉身浸润在无边的疲倦里,不断地打哈欠,流眼泪,伸懒腰,打瞌睡……

“大先生,你来一块!”

是一个汉医的先生,瘦削着脸腮,留着一双断梁的八字胡须,头顶上戴着一顶红帽顶的瓜皮小帽,在浓重的猪鬃似的眉毛下,闪亮着金鱼似的大眼球子,向我递过了一块玻璃纸包着的東西,我马上理会那是药烟:

“我不用!你打哪里弄来的?”

“有钱能使鬼推磨……”他转了转他的金鱼似的大眼珠子,随后打开了玻璃纸送进嘴里去,用药瓶里的茶水送了下去。

昨夜睡的分外地香甜而踏实，孩子们的哭声似乎也都听惯了。整夜的灯光之下，也没搅扰了我的熟睡。

我到洗脸室去洗脸，用药布擦着牙，身后，甲野先生说声：

“早啊！”

我也一面擦着牙一面在嘴里还了一声：

“早啊！”

“我这里有多余的牙刷和牙粉，你用罢。”

我说声“对不起”，就接过来装在纸盒的牙刷和一盒圆形的牙粉。然后就打开那牙刷和牙粉，痛痛快快地刷到自己满意的程度，有生以来，在刷牙上感到无上的喜悦，要算这一次是头一遭。正在刷个不亦乐乎的时候，三妹妹将胰子拿来，说也是那位日本人给的，我又胳膊胳膊连脸带头，都心满意足地洗了一遭，刷完牙，洗完脸，觉得浑身爽快。

到“甲板”去！我跟妻将外面称为“甲板”。因为虽然是外面，如果越境，就要被拉入真性患者的病栋去，到那里，据说是九死一生，简直跟由“甲板”滚落到海里一般危险。澈儿也要跟着出去，我就替他穿好了外衣，拖他到外面去。

外面，晚秋的清晨的凉风，吹送着寒冷。对面约五十米远的百死毒真性患者的病栋，仿佛一座孤岛。由窗子里，探出着一位日系老太婆的脸，这边一个四五岁的脖子上缠着药布的日系的小男孩，双方在摇着手，听甲野先生说：“他们是母子，怪可怜的。”

“我要找妈去！”小男孩要向前去，甲野先生安慰着他：

“你妈妈不久就会好了，好了就来看你。”

看望着这光景，不禁令人热泪往肚里滚。

还有一位绑足的山东人的老太婆，嘴里接二连三地轻轻念诵着：“儿呀，儿呀！”看望着对面的孤岛。陈万发告诉我说：

“她的儿子已经抬出去了，没让她知道。”

又使我的心上重重地笼罩上了一层深黑的暗影，我紧紧地抱住

了澈儿,向他的脸上亲了亲。

不知是谁,将堆在院中的椅子拉了来,拢起了篝火,澈儿望着那熊熊地火苗,笑个不已:

“火,火!”

一劲嚷嚷着。

我抱着他,凑到篝火的旁边去烤火。篝火在晨风里尽管烧,在那火焰里,健康隔离者们仿佛感到了一股莫名的希望。

一个花白头发的平头的日本人老头儿,穿着一身协和服,脸上的连毛胡髭,也是一根白一根黑,透过他的老眼镜,从嗓子眼儿里向着我说:

“昨天的烟卷儿谢谢!”

“不敢当!”我很出乎意料之外,我并没给他纸烟,一想立刻知道是甲野先生将纸烟分给他了。随后又有两三个他们的同伴向我道谢。

“我们都住在一个公寓里,都没有家族,有妻儿老小的可以多分几份慰问品的纸烟,我们摊不到多少,已经闹了好几天烟荒了。”老头说。

“啊,啊!”我答应着不清楚的言语,幸亏来的时候,带来的纸烟不在少数,就掏出来一盒白鸟,让他们吸,我也点着了一支。

老头递了一枚名片给我,上面印着秋田文雄,勤务在治安部。我也将自己的片子递了给他。

“喂,你在总务厅,那么内山先生你一定认识的了?”

内山先生是我的同僚,和我很有交情,经他一提,他们是同乡,而且他跟内山先生的父亲有世交,我们的关系,仿佛立刻亲密得多了似的。

“我刚从内地来不多日子,就赶上了闹百死毒。我是神主,我会意大利语。”秋田老人没隔意的跟我讲着他的经历。

“听说你们的房子都烧了。”我问。

“嗯,烧了,不烧不成呀!老鼠成群,怎么不发生百死毒呢?我随

身的东西没多少,在那慌慌张张的时候,我觉得我拿来的东西都很对……”他怪珍惜地抽着快要烧手指的烟头儿,随后扔到篝火里,把两只鼓突着青筋的手,一伸一缩地在火上烤着。

“我起初也很着慌,因为命令是急的,并且屋里已经实行了瓦斯消毒,我嘴上带着口罩,眼睛被瓦斯刺的眼泪扑打打直掉,真的拿什么是好哪……我首先找到了勋章,这不同别的,烧了是买不来的,我还有意大利的勋章哪。然后找到了写真机,因为我一生最爱照相。其余的东西,烧就烧了罢。”

正在烤火闲谈之间,门外的消毒药水大缸里的饭碗声响,勾起了人们的唾液,我们的谈话便仿佛被什么东西给切断了似地,不期而然,都把视线集中到一只大大的饭盒上面。

早饭过后,我让妹妹给田野先生和秋田先生送去了十只前门,一盒凤梨罐头,一盒鱼罐头,一盒咸菜罐头,凑成了“四色礼”来答谢他们曾给我们的一应洗面的用品。

不一会,看护妇来告诉大家要消毒室内,央我们把东西都收拾起来,抬到外面去。我们都将行李和随身的东西,一样样捆扎起来,搬到外面去,晚秋的冷风分外地硬,更恐怕澈儿着凉,用一只毛毡子包着他屋里的一张张炕席也都拉到外面来,大家用木头棍子敲打得帮当帮当直掉灰土,回到屋里一看,拉去了炕席的洋灰地上,满是灰土,我们用手巾包住了头,大家合力将灰土完全扫到外面去,屋里扫得满是灰土的烟尘。

然后,病院的护士们在那洋灰地上撒上了来苏水,并且撒上了好几洋铁桶的跳蚤药。这药打头几天我就问他要,在今日才好容易弄到手里。苞米粉似的跳蚤药,撒了满地,刺得鼻子和眼睛,有些发痒。

“药死人哪!”

汉医先生一面捏着鼻子一面咕哝。

“快给扫出去!”他又催促着谁。

我跟他解释着：

“这药末对于人畜并没有害处，而且跳蚤要传染给我们百死毒，扫不得扫不得！”

我虽然这样解释，他却满不听题，打量着他睡的地方，自己拿扫帚，一下一下扫了出去，并且愤愤地：

“我就不信有什么毒！”

我也再没有勇气跟他分辩，由他扫去。

扫除和消毒完毕之后，都把东西迁入室内，于是因为所占面积的大小，既得地盘的广狭，又开始了你一言我一语的争执。我又替他们劝解着：

“将就些罢，谁也不是在这里住上一辈子！”

于是双方的一人，陈万发就跟我讲开了理：

“叫你说，我们大人孩子才占这么块小地方，叫你说，他就横躺竖卧！”

所以“他”是张进财，也不示弱：

“再挤，我就该挤出门外了。”

虽然争执个不休，却也都安然地坐在自己的铺盖上了，因为检验班拿来了一张尸体的照片，看样子是卧在路上，据说是宽城子的一条街上的路倒，问大家有没有认识的。穿戴不大齐整，仿佛是一个苦人。大家将那张照片传阅了一遍，并没有人认识这具尸体。

“到冬季天儿，路倒不有的是！”汉医先生怪不平似的嘟哝。

“据说是百死毒死的！”我替他解释。

“甚么毒呀！头疼脑热的，甚么毒呀！”汉医先生大为不满。“我自古以来就没听说先生还住隔离所！咱们是仁医呀！我不去给看，就给我下跪，咱们心软啊，头一服药见强，谁知道叫人家西医一看就是什么毒，什么毒呀！”

我对着他只觉得好笑，但是一伙人中，竟有大多数信服他的议论。我便根据着自己的常识，对我们共患难的朋友，解释了百死毒的

传染经路和可怕的症状。有的年青一些的，似乎也挺同意我的说法，点着头听我说明百死毒，尤其是百死毒菌的可怕。

“甚么君呀，臣呀！五行罢咧！我自古以来就没听说先生还住隔离所！”汉医先生又掏出来一粒烟药送进嘴里。

“从事防疫的防疫战士们，在完事以后，还要隔离两个礼拜的哪。何况是你，接触过真性百死毒的患者。”我顶了他一句。

“哪受过这个呀！精米白面咱们都不大愿意啖，哪受过这个呀！”汉医先生转换了话语。

“这也是为了五十万市民！如果我们真有了百死毒，住在城市里，岂不是危险万分。”我说着顺便的跟大家约束着：

“我们的鞋，都要脱在地上罢，你们看人家东头，有多么干净！我们就毫不介意地穿鞋上席子。”

虽然不是全体，大部分的人们都把放在身旁的鞋拿到地上去了。

晚间，病院给隔离者们贷与了灰色的毛毡子，这样，原来是不太多的行李，竟至于不太冷了。夕刊已经有数日未读了，今日病院送来的几页夕刊，分给了我一张，我把上面的关于百死毒的消息，传达给大家，据报载，梅枝町和吉野町又发生了疑似患者。大家听到了这消息，都不觉阴沉了脸色。疫魔啊！快从国都退出罢。

祈祷仍然不够，为什么人们都不知道祈祷呢？

根据昨夜的夕刊上面的日子，我知道了今天是十五日。在一张纸上，自己制造了一个月的日历。我将过去的日子，都用墨水浓浓地抹上了一块黑点。

一天天，对于现在的我，吃饭成为唯一的娱乐了。今天又照例地吃了三顿饱饱的高粱米干饭。只有变化的菜，成了唯一的好奇的对象。早饭是味噌汁，午饭是烤鱼，晚饭是腊肠和拌凉菜。一顿，一顿吃得都非常的香。

这一天，外面的呼呼的冷风，在催送着晚秋，竟稀稀疏疏下了几

点小雪,看来已经是初冬季节了。玻璃窗上敷挂了一层薄霜,透视不了外面,屋里的火炉,分外地添了许多煤火,水门汀炕透过并不太厚的褥子,传过了凉气,脊梁上仿佛被冷风吹着一般。

也许是因为天凉的缘故,连吵夜的哭巴精也噤声,算是睡得香甜已极。昨夜被跳蚤咬了一口,用手去挠那胳膊,越挠越扩大,竟至红肿了一片。我登时觉得头部的淋巴腺,仿佛都鼓突得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浑身也仿佛增高了体温,但是已经被咬了,又有什么方法可想。如果那只咬我的跳蚤真有毒菌,我无疑地是要感染那可怕的病症的了,不但是我,如果那只跳蚤再跳到旁人的身上……我连这样想也都觉得有些奇怪了。我马上用嘴吮吸了那咬伤的红晕,吮吸了那红晕之中的血液,然后又到洗面所漱了好几次口,但是,这又能怎样呢?我只有相信着天,我在心里自言自语,那跳蚤一定是无毒的。

今早起来追忆着昨夜的这一场光景,心里好不烦恼。我又自己鼓励着自己,觉得自己的生命一定是坚强无比的,否则……然而,这生命的一刹那一刹那竟顷刻之间,化成了至大的喜悦的连续,我越发感到这一刻一刻受着威胁的生命的宝贵和美壮,在外面的大气里,饱饱地呼吸了几口新鲜的空气,我高高地举起了双手,向着高处伸长,再伸长一些,再伸长一些!

看护妇提着四五只洋铁桶,满装着苹果、饼干、糖果拿了进来。这消息,陈玉兰打早就知道,跟妻说了。无疑地是市民的慰问品,屋里立刻喧嚣起来了。

“懂日语的人!”

看护妇唤我。

“你给大家分开!”

我道了谢,从了命,设法分这慰问品。原来看着很多的东西,一经分成五十一份,竟越分越少了。并不是用秤去量,也并不是去查数,只是按着自己的眼力来分配,在我,相当地费了力量。起初是令人勾起

食欲的东西,在我这样一堆一堆分配之间,眼见着那苹果、饼干、糖果之类,都丧失了他的味觉。在炕席上分成了自以为公平的五十一堆的时候,在自己的眼里,竟化为无色无味无香的奇妙的固体了。

好歹算把这配给的任务达成,为了避免不公平起见,我告诉大家自己来分取,有的人并不挑拣随意拿去了,有的人却斟酌了半日才拿去了自己的份儿。女人就更加费事,有的竟一个一个去数,数了好几堆儿,才挑拣好了自己的份儿,不过,这也是生命,无疑地这也是宝贵而伟壮的生命。

孩子们得到了这些零食,乐得直跳高儿,却因此也惹起了几个小小的暗斗明争,我没吃自己的份儿,都分给他们了。

博役走了起来,提着一大包东西,交给了母亲,我接过来一看,是我们艺文志同仁给送来的慰问品,鼓鼓的一大包子,看上面的字体,便立刻认出是外文的字体,一种有个性的字体。

一家人都围着这个包子,急急忙忙地打了开。东西的种类和数量都相当的多:两瓶白葡萄酒,一大包牛奶饼干,一大包芝麻糖和小人糖,还有糟子糕,还有苹果……这的确是冰里送炭,我感到了友情的温暖。

孩子们你争我夺,竟至撕打起来,我的纸烟眼看要吸干了,马上将新送来的白鸟抽出了一支,吸了个够。母亲又将我们得到的东西,向同难的孩子分送了一些。爱都是温暖的。

傍晚,另一病栋的健康隔离者三十余名,就说是要退院了,这消息,照例是陈玉兰传达给大家的。

“衣裳都要蒸坏了呀!”陈玉兰跟妻说。

“消毒罢。”妻说。

“蒸坏了可怎么办?我的皮大衣一蒸该掉毛了。”陈玉兰颇也不安地摸着她身上的猫皮的大衣。

“我们是得些日子出去哪。你操那心干什么?”妻说。

“你听，汽车响了。”陈玉兰侧着耳朵，“他们要走了哪。”

我一听果然是外面有汽车在轧轧地响。屋里的人们，都出去看望。遥遥地，有一群人，身穿棉睡衣，向这边摇手，我们也向那边摆手，那汽车一直开走了。他们已经得到了自由，往中间隔离所去了。

相送的我们，显然有些沉不住气了，都恨不得也乘在那辆大汽车上，一同回到城里去，但是，还有不几日，也要出院的哪。我们自己跟自己安慰着，回到了屋里。

夕刊上报着市内并无新患者发生，心中真觉得欢喜。

“咱们的房子烧不烧啊？”母亲向我问着报上的消息。

“不能烧罢，因为我们那一带再没有新患者发生，而且到这里来的隔离者，也没发生一个患者。”我根据着常识加以判断，但是烧与不烧，我也无从知道。

“刚渍好了一缸酸菜。”妻也嘟哝。

“人如果死了，谁去住那房子，谁去吃那酸菜呀？”我有些不耐烦了。

博役来告诉母亲。

“大娘，你们的房子，说是不烧了。”

原来母亲曾经托博役给打听，他特意来回信。

母亲立刻堆成了笑颜：

“他大哥，你听谁说的？”

“开车的告诉我的。”博役说，“老太太放心罢，烧不了的。”

我在一旁听了，当然也很高兴，不过从开车的听来的消息，究竟可靠与否，尚属疑问，不过，我也没言语，一任老母心里欢喜。老母的头发，又平空地愁白了几根。

一会，又送来了慰问品的旧杂志和书籍，一字也读不下去。打开了葡萄酒的瓶子，只是喝了一口，便不想再喝下去。平素嗜酒的我，不知为何，竟没有一些酒兴，尽管封上了瓶子，搁在了一旁。

不知几时，母亲去到外面好些时也没回到屋里，妹妹去看过，一

同回来：

“妈在外边向祖宗祷告哪。”

今夜的话题，都集中到自己的财产上面去了，有的想念着自己新买的大衣，有的惦记着自己陪嫁的衣箱，有的核算着自己的东西的钱数，有的说棉线儿的东西再也不好买，有的叨咕着她家的母鸡是否跑了……

在生与死的关头上，跳跃着无知和自私的脉搏，突变的生活形态，却又转换为平常的日月轮流。为了生命的延续，人们被赋予了顺应环境的能力，虽然动作的面积被局限在一定狭小的范围里，却也早已不以为苦，安然于这因缘的遇合之中了。更想到生物和无生物之间的循环流转，古往今来俊杰的一兴一亡，天地日月的永久的律动，不知不觉自身也似乎和大自然俱化，无端地对于万事仿佛飞跃地突入了达观的境地。但是也许竟不是达观，而只是浑浑沌沌的疑心，不过这都不关紧要，总之今日死即死，即刻死即死，努力追求死的解脱，总是生的方式，我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自我满足的生的方式了。

大清早，我独自在“甲板”上这样一面来回地走步一面东西地沉思，想来想去，自己竟无端地笑了，我笑个不止，但却觉得这笑是生的证见，我更加痛痛快快地笑个不止。

出来了一些人，先抓起了院中枯干的草叶，点着了火苗，架上了柴木，拢起了通亮滚热的篝火。我也跟着将柴木添加了上去，火苗一跳一窜地猛劲儿燃烧。人们都无言地烤着火。

“早啊。”秋田老人也已出来了。

“早啊。”我也寒暄着。

“那个小孩儿昨天晚上发出了高热……”秋田老人开口就告诉我他们东头的一伙人们的状况。

“哪个小孩？”我反问着，心里却立刻浮出了那个四五岁的小男孩儿。

“那个脖子上系着药布的小男孩儿。我们说不定怎样哪，也许要

延长住院的日期。”秋田老人沉默了一声。“嗯，那个小男孩儿倒也好，因为他这回可以见他的妈妈了，怪可怜儿的。”

这消息立刻传遍了健康隔离者的耳里。隐然地，在每个人的脸上，都刻画了一种不安的神色。早饭开来了，人们又仿佛忘掉了这个不祥的消息似地，都兴高采烈地吃用了早饭。

大家刚刚自己将自己的碗碟洗完，投入了消毒药水的大缸里的时候，两个看护妇便将那个发热的小孩，用担架担到对面的孤岛——容疑患者的病栋去了。小孩除掉日前看到的脖头上的药布之外，脑袋上，也厚厚地缠绕着白白的药布，在小小的被褥里，一声不响，大概是热度太高的缘故罢。

人们目送着这小孩被抬走，片刻屋里鸦雀无声，大有像看悲剧的观众之势，连呼吸都仿佛屏息了似的。

“是不是百死毒呢？”妻问着。

“那小孩儿也没人照看，浑身是伤，许是从伤口进去了菌，八成是啊。”二妹妹推测着。

“我们住院的日期要被延长的罢。”三妹妹担忧着。

室中的话题，刹时集中到小孩和出院日期的问题上去。大夫走进屋里，方才停止了骚然的话语，原来是平静的早晨，因此又发生了变故，大家的视线，全不期而然集中到浑身上下穿着白服的大夫的身上去。

大夫先东张西望地四下里瞅了瞅，看护妇小声地伏在他的耳朵上说了些什么，他就向着东头的人们开始说：

“方才抬往容疑患者病栋的小孩，是不是真性的，现在是不敢说，不过，为了预防万一起见，请各位迁往别的病栋去，因为怕影响这边儿。”他用手指着西头的人们，就是我们这边儿。“请各位马上收拾东西，东西实行蒸气消毒，各位要入浴消毒。”

大夫吩咐完之后，东头的人们，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什物，然后向

着我们这边儿。将我唤到面前，吩咐着：

“你们这边儿没关系，不用搬到别的病栋里去。不过，这个屋子也得实行消毒，你告诉他们把东西都收拾收拾到外面去。”

我将这个意思传达给大家，于是又都开始捆扎自己的东西，和那天的扫除消毒的情形，大致差不多。一张一张炕席，全都搬到外面去，铺了满地，一张一张，用喷雾器撒上了来苏药水。

“老弟啊，你少撒点，炕席潮湿，要长疥啊。”陈万发一手拿着炕席，一手捂着鼻子，“我闻这个味儿就脑袋疼。”

被唤做“老弟”的博役一面斯斯地喷着喷雾器，一面透着他的口罩说：

“大夫告诉大大地干活计，有日本人看着哪，我想少撒也不行啊！”

屋里的灰土，又被扫出了许多，在洋灰地上，墙壁上，窗门上，洗面所里，便所里面甚至于外面的墙，都彻底地撒满了来苏水。然后又像日前一样撒满了黄黄的跳蚤药末。

陈万发用一条手巾捂住了鼻子，口里不断嘟哝：

“这个味气，真把人熏死了。”

这一应消毒的手续，还没做完之间，已经到来了午饭的时间。大家就在外面，东一伙，西一伙，拉过了炕席，开始了午饭。今天的午饭，改变为山东菜。是肉丝炒豆芽菜。因为风大，吹起着干草叶和灰土，我吃了半口就放下了。

向东西的病栋看，方才由这病栋迁往那病栋的人们，也都似乎用过了午饭，都换穿了病院贷与的寝衣，走将出来晒日头。秋田老人走到我的跟前说：

“我们要入浴消毒哪。衣服甚么都拿去蒸了。”

我答应着：

“能入浴，好极了。”

“可是这么些个人去入浴，怎么会干净。”秋田老人呵呵笑着。

从此以后,我跟秋田老人就分室而居了。甲野也走将过来:

“烟卷又断了哪,对不起……”

我又叫妻拿来两盒纸烟,赠给他们:

“我的朋友给我送来了许多,他们还要给我的,你们没有时,尽管说话。”

我们一同燃着了纸烟,怪香地吸着。在遥远的铁丝栅栏外,一辆马车悠悠地开了过去。

屋子里清扫消毒已经完毕,我们把东西从外面搬进屋里,又有人将鞋放在自己的头顶上。我趁着这第二次消毒完毕的机会,更随着发生了患者的理由,对大家更深刻地讲说了病症的可怕。也许是我过甚其词的缘故,也许是畏惧病症的缘故,有许多人竟都戴上了口罩,不过陈万发却用手掩护着嘴。总之,似乎肯定了我的病因的说法,唯恐病菌侵入的情状,是立刻看得出的。

“我们大家要彼此珍重,否则什么时候出院,谁也不敢保的。”我故意威胁着他们,同时,想要在共同的清洁上企求一点效果。鞋是没人往席子上拿的了,我内心里对于这意外的效果,感到了一种奇异,更对于启蒙的功能,感到了一种力量。

他们直到现在,并不知道传染病的足以灭种亡国,是因为不理解什么是传染病的缘故。一旦理解,竟至恐怖到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为恐怖,所以也设法去预防。我想:我们凡事要对于民众加以启发,否则凡事也都不被民众感到利害,因此民众当然漠不关心,那岂能收到所期的成果呢。

妻给澈儿腿上的跌伤,贴上了绊疮膏药,因为经我解释伤口是病菌侵入的门径,竟有三两个人向妻讨要绊疮膏,给他们的孩子的跌伤也贴上了。

炉火着得分外地暖和,不久,人们又仿佛航行的三等船舱的旅客一般,一声不响地躺在自己的被褥上,有的默然沉思,有的昏然入睡

了。

这样静寂地过了一个小时之后，突然掀起了一个山东少妇和南城少妇的口角：这声音冲破了直到现在的静寂。

“娘的，俺没答应过，娘的！”山东少妇用一种金属样的声音叫骂。然后，帮当将一只洗脸盆子扔在地上。他的男人，用手摩擦着头发，一声不语。

“我闹眼睛，求他叔叔换换地方，你怎么撒春啊。”南城女人果然眼睛通红，一面探着眼睛，一面质问，也是高声的。“我这眼睛，一上火就闹，那个地方离炉子太近，跟你们换换，你怎么不干不净的？”

“娘的，换换！你瞎了，娘的，你热我不热！”山东少妇一面用小红衫的衣襟擦着眼泪，连说带骂。

“你妈的，妈的妈的还长在嘴上咧，谁瞎了，你瞎了你瞎了。”南城女人一面将奶头塞入了被吵醒的她的女儿的嘴里。

“你瞎，你瞎，你下一辈子还得瞎！”

“你瞎！”

俩人只是骂个不休。原来只是为换地方，南城女人离开火炉，为了怕上火，山东少妇的男人当然答应了，却没得到山东少妇的同意。听他们的邻友说，那山东少妇外号叫“强种”，为人是执拗不过的。

“得了得了，都是隔壁邻舍的，闹什么啊，叫人家笑话！”一个络腮胡髭的壮年人操着山东口音解劝。

山东少妇登时就下了地，拿起她方才扔开的洗脸盆子，怒气冲冲地走入了洗脸室，在那里咯吱咯吱洗开了衣服，故意不将那洗脸室的门关上，大敞着门，让便所的臭气流入室内。

起初，大家还没太在意，便所的尿尿的味气，一点一点流入，竟至令人掩鼻，就有人去关那门，而门一被关上，就被那山东少妇打开。这样继续了数次。开晚饭的时候已经到了。方才那个络腮胡髭的壮年人，气红了原来是红红的脸，帮当一脚踢关上了那门，口里怒喝着：

“我回到官房，东西若没烧就饶了你，若是烧了，就打死你！”

这怒喝,居然发生了意外的效力,被一脚关上了的门,并没再被打开。一场喜剧算是闭幕,山东少妇一直在洗脸室里洗衣服到夜深,连晚饭也未曾吃。看他夫妻的行李,是崭新的大团花被褥,大概是一对新婚的夫妻。

晚间,由于博役的好意,又多借来了三条毛毡子,铺的更厚了一些,我一夜未曾摘下口罩。

早晨七点钟睁开了眼睛,在我从前手制的日历上勾消了十七日,心里在祈祷着今日也是一个好日子。

母亲托博役买的手巾、胰子、牙刷牙膏,都已经入手,今天早晨的脸,洗得分外痛快。

早饭仍旧是味噌汁,里面夹杂着豆芽菜。照样吃了一大碗。试体温,是三十七度。饭后看报,市内的百死毒似乎已经消灭,正在注全力做着捕鼠的工作,并且口罩运动也在严厉地实行着。在隔离所里,看到市内的消息,仿佛在旅途上,看到故乡的消息,特别令人感到亲密和怀恋。昨夜的山东少妇,当大家都吃完早饭去洗碗之间,才面倾向着墙开始吃饭。络腮胡髭的壮年人,开着玩笑:

“饿着啊,有能耐就饿着啊。”

人们的视线,都集中到山东少妇的小红袄的背脊上,哈哈地哄堂大笑了。

病目的南城女人,一听说大夫来了,就躲躲闪闪地逃入洗面所去。山东少妇看她躲入洗面所,就嘟嘟啾啾地小声骂着:

“出来,娘的!你出来!”

到外面去散步,许是秋田老人在另一病栋窗子里看到了我,他也走出来,我们当中隔着一条道,双方都不许越境。他还是向我要纸烟,我又给了他一盒,他告诉我:

“我们不许出来散步了。”

原来他们迁往另一病栋,改换了情状,比先前我们同室分居的时

候,是要严重了许多。他说完,就匆匆地轻轻道了一声谢,仿佛疚心似地转身走了回去。

回到屋里,没事可做。看那病目的少妇,给她的女孩儿挤脑袋上的虱子。我静静地看着自己的指甲,不知几时也长得相当长了,向妻要来剪子,各登各登剪指甲,然后又给子女和妻也都剪了,妻的指甲硬而厚,是初次的发现,这当然是平日的操作使然。

外面分外的热,屋里又热烘烘地生着两个炉子,大似小阳春,我懒懒地睡去。

午饭稍微较比定时迟延了些时光,菜是大麻哈,吃饭的时候,老母又想起了咸菜缸,说是新腌的芥菜疙瘩不知可曾丢了。以小提包为菜桌,习以为常,便也不以为怪了。我的孩子,一拢上小提包,就口嚷着“饭饭”不休。

吃完午饭,仍然躺下,澈儿在我的身上跨来跨去,我拉住他的手:
“你说,一,二,三。”

他怎么总也学不到是处。

午后两点,又来了看护妇,向我们分赠慰问品,是苹果和点心,我让妹妹替大家分了。但是,分得均匀与否,因为没有秤,大致跟上次我分的时候的情形仿佛。因为今天自己没去分配,所以这慰问品的苹果和点心,吃得分外地有味。

“爹,我要两个!”澈儿向我要苹果,他不会数一二三,却知道要两个,又叫他数一二三,数得很奇怪,在一二三之后,又说上了一句两个。孩子是可爱的。为了孩子,我越发感到自己有珍重的必要。

午后六点钟左右,博役给我送来了一封信,是邮来的,一看字体,就知道是外文才寄来的。在这样的生活里,得到了朋友的来信,真不啻情人的情书,我觉得心头有些突突地跳,慌慌张张就打开来看。

我一行行地读下去:

“昨天吃完午饭,找了一个帮手,一溜烟地买了些东西,我与寺实君左右给你送去的。”

原来送东西的时候,是他们两个人,因为没见着,不知是外文之外还有谁。

“医院森严起来,与我以前去的情况大不相同了。门官颇为刁难:‘不行不行!’笑着脸递上门包一元,方克彼此大悦。最后,门官说:‘四时准为你送去’。不知确实否。”

我接到了东西,却未曾理解这东西输送如此之难,越发感到人生之微妙。

“慌忙忙地不知买什么是好。东西,三包。外有酒一瓶,烟五盒,信一封。三包是一包苹果,一包饼干,还有一个蒲包,里面包有糟子糕、香肠、蝙蝠鱼、卤虾小黄瓜、五香大头菜、交切片糖、小孩糖等。对于这些外江的东西,不知在你收到后,能感到一丝之喜悦否?”

这些东西,已经在昨天如数收到了,岂止一丝之喜悦,简直是亿兆之喜悦,到今还在受用着呢。

“据医院门官说:你们不在该院里。问他在哪儿,他只把手往西一指,那头。问他我们能去吗;他微笑着说不能去,去就出不来了。至今,我是不大相信,总觉他唬人。”

门官所说的句句属实,并未唬人。

“此后,倘有所需,请来信,立望告知送达的捷径。”

“闹传染病,是小说的极妙的题材。据说《十日谈》,是西洋闹传染病产生的作品,望你保重,同时,在文学上有所获得。我们都很挂念着你们!”

闹百死毒,写小说,简直是似有关联,却毫无干系的事情,现在是只想怎样活命,虽然也能想到活命以外的事情,但都是顷刻漂浮在脑际,顷刻就消逝了。

最后是“祝你及你们健康”,唯有这句祝福,平常看来却毫不为动,如今却真有切身实感,我深深地领会了这句平凡的祝福。

这信,我一直看了几天,然后家人,也都一递一地传着看,恰似福音了。家人看完了,我又看了一次,却觉得他为何如此之短简,一直将

这封信看到晚饭时分。

人无论在何时何地存在，总愿意有人知道自己的存在，不但被知道自己的存在，而且对于那存在加以鼓励和激励，希其生长，望其幸福，这是人之所以能够存在的立地条件，人之所以必须存在的客观原因。我在这友人的书信里，感到无上的喜悦兴奋，原因便也在此。我虽然被隔离在这人所不知的所在里，却有了这样的温暖的友情的连结，我自觉了我尚未被完全隔离，我高兴之至，欢欣之至。同室的人们，都在羡慕着我的来信哪。

我兴奋的读完了来信，因为没有信纸，就在他的来信的信纸的背面，用极细小的字，伏在小提包上写着：

“来信使我非常高兴。你们不能进医院来看我，如果进来，也要跟我们一样，要在二周间以后，才可以放出去。”

“作品恐怕拿不出，不过想拿点杂想。下次来信的时候，望给稍来一元左右的邮票。”

“我和我的家属都很健康。我们待望着出院的日期早些到来。”

“你们大家都给我来信罢，我一天天很寂寞。”

“我之被隔离，其实是甘受的。我作为善良的市民，并没临茵脱逃，那十一日之夜，小松叫我到他家住，想了想，不去了。因为倘是我真个保有病菌，岂不也连累了朋友。十二日，我没曾上班，只是想到街上买一点东西预备在隔离地域里笼城。在这之间，我家的地域，便被隔离了。就在那夜八时许，被载重汽车运到这病院里。回头一想，我问心无愧，可以告神明的。”

“(我正在写之间，又拉来了一车人，不知是那里的，一曾打听打听便能分晓。)”

“新闻上分明写着‘要送慰问品’，为何不许你往里送东西呢？但是你的门包给得很有理。”

“人若不逼近死，便不知生之可贵。我们的确要活一天做一天事

情,不可马虎一日的。”

“真的,倒并非嘴馋,只消有东西送进来,觉得并未与世隔绝,颇也幸福而快活。此后,究竟几时出院,不得而知,大概也要两星期左右,多多益善,给我一些东西罢。虽然天天也有善士们的慰问品送来,但总是朋友们的东西含有友情,吃来分外有滋味。我们要吃饭,就此打住,谢谢!”

今天的晚饭,我跟众人约束,不要你抢我夺争先恐后,要学一学人家的榜样,由五六个人,一递一地传递,免得像一窝蜂似地都拥上前去,结局是又慢又乱,弄得有人吃不上自己的份儿。

晚饭是香喷喷的炸鱼,果然一递一地传递进来没抢没夺,大家也都能吃饱饭。

秩序,是文明的象征,我们在何时何地也紊乱不得秩序。这一点小秩序的维持,经过了数日的苦恼,才诞生出来。我们不得不佩服人家的秩序。

吃完晚饭,到院子里,跟三妹妹学习建国体操,因为运动不足,身上有些呆板,做了一会体操,分明的快得多了。

健康的人,而要住在病院里,并且去过病人似的生活,自己对于运命的这种支配,感到一种奇异之感。

只要活,便须使令自己的神经粗壮起来。晚间,那络腮胡髭的山东大汉,跟人们议论着,他想半夜逃走,我好歹劝说着,不到几天就会出院,逃走不得,如果逃走不得,被人捉将回来,投入真性患者的病栋里,那岂不是自作自得,何苦想入非非。他虽然没完全同意,却部分地接受了我的话。

十八日。七时起床。从便所的窗子向外望,一棵柳树,直呈现着绿色。雪虽然已经下过,今年不知为何,却冷得这么慢。室内的火炉忽冷忽热,必须格外加小心。否则,得上了感冒,浑身发烧,可不是闹着玩的。因为一经发烧,就要被抬入对面的孤岛里去。

试早晨的体温，是三十六度七，显然是健康。吃完早饭，络腮胡髭的山东大汉坐在行李卷儿上，独自喷着香烟卷儿，突然问我：

“大先生，方才听博役说，退院的时候，咱的东西，什么都要扣下，要光着出去，那咱可不让他，你说，大先生……”

还没等我回答，那日前赌气没吃晚饭的红袄的山东少妇也凑上前来：

“俺的东西，可不交给他！”

“都是你这娘儿们办的！”络腮胡髭又迁怒。

我想了想，大半所谓“光着”，是指着蒸气消毒，我问着：

“谁告诉你的，是博役吗？他竟胡说八道！怎么会叫我们光着出去。”

“你看，大先生，博役说他亲眼看着的。”络腮胡髭担心着。

“脱光了消毒，是要做的罢，并且我们的东西，都要用蒸气去消毒。”我给他解释着。

“反正，咱的东西，一件也少不了，不能交给他！”他半信半疑。

“我想不能。是怕我们的东西有病菌，所以要消毒，消完毒还要还给我们的。”我更详细的说明着。络腮胡髭，忽然无言了。他似乎已经打定主意，在盘算着怎样保有他的动产。

我们，显然是患了医师恐怖症。我虽然相信近代的医学，但对于这里的医师，也不免要感到一些恐怖；非但是我们，就是日系也战战兢兢地怕医师问到自己的身上，纵然是健康的人，在死神的面前，都要先被疑为病人。给精神上的痛苦，是无以复加的。

看护妇满身威风，来收体温计。我低首下身而且小声小息，唯恐触怒她：

“对不起，请赏赐一点跳虱药末和疮痒膏。因为我晚上觉得有跳虱咬，我的儿子手指头破了。对不起，拜托，拜托。”

她收完了体温计，看了看我儿子手指头的伤，怪不耐烦地：

“没甚么，啊。原来是没甚么。”

这已经是第几次了呢,我也记不清楚了。总之,是没曾圆满地将这两样东西颁赐下来。随后,像一只雪人似地,从门中消逝了。

记得还有一次,我向医师禀呈道:

“请颁赐一些口罩!”

医师告诉我:

“也许能有一些慰问品到来,那时再给你们。”

医师的态度,总算很好,等了数日还不见到来,我又抓住那威风十足的雪人:

“连市内不带口罩,都要罚金二百元,请设法分赐一些!”

她转了转眼睛,因为她浑身上下,只有两只眼睛是黑黑地从白衣中透露出来。怪生气似地:

“哼,不过,这里是用不着带口罩的。”

这中性的家伙,使我哭也不得笑也不得。然而,她却对于病菌,全副武装。

博役用大洋铁桶提来了“早茶”,我灌了满满的一药瓶子,对着瓶嘴,一饮而尽落在肚里,怪热乎。早饭是味噌汁,里面有豆腐,颇可口。

早饭后,昨日迁出的东头的空席,又从另一病栋里,搬入了犬猫病院一带的健康隔离者。

我虽然不懂卫生的事情,按常识去判断,真正的隔离所,假使是最健康的人,也要一件东西,不许携入病院以内,脱得赤条条,沐浴消毒,然后一家族一家族,分室居住,而我们现在的隔离,却是山南的海北的,各处的人携来各自的东西,住在一齐,培养病菌而已。

倘能突破这死线,再生存下去,该是怎样坚强的呢?我很自负我的肉体的力量和精神的力量。来罢,我们这样坚强地生活下去罢。新来的这些人们,已经先我们而来,在此已经住了十七八日,他们之中,已经死了一个小孩,唯其因为比我们住的日子多了,所以这一个团体的人们,性质也分外暴躁,既骂且打,而且独身的人们居多,所以我好

歹建造的秩序，竟且完全被他们破坏无余。

他们之中，有一位运转手，是一个暴君，进室就大骂不已，也不知对象是谁。今天早上，分茶水的时候，运转手大人便摔破了几个药瓶子，妈妈地骂个不已。

我们这西边的一伙人，也被这突变的空气给传染，日前约束已妥的“鞋”的问题，今天竟完全改变。皮鞋、布鞋、绣花鞋、傻鞋……各式各样的鞋，又都摆在各人的头顶以上。有人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那意思似乎在说：鞋是得放在自己的头顶上的。

看来，我们的民众是逃难逃惯了的人种。

东头的人们听我和西头的人们大笑，不知触发了什么，运转手大人就站起来大骂：

“笑甚么！妈的！”

我们这边都被他骂住了，终于络腮胡髭站起身来：

“咱们笑咱们的，你娘的！”

“妈的，你骂谁？”

“我骂你。”

“你骂谁？”

“我骂你。”

登时，全屋的笑声，又一起爆发了。运转手大人已经走过来，络腮胡髭也走出去。汉医上前拉架：

“得了得了，谁的？你的，我的，谁的？得了得了。”

两方面虽然争持不下，却始终也没曾动手，汉医劝了有十多分钟，这一场风波，算平息，两方面都约定在出院以后打一打。

午间，医师来巡视，在各处问：

“没有病吗？”

他为什么不说“都健康吗”？

病目的妇人，一看医师来了，就特意坐将起来，将脸冲向里面。

“没有病吗？”

又是一声。

外面，阴沉沉的天，我走着，想着，仿佛自己和自己的想，都跟阴沉沉的天溶化在一起了。片刻，竟忘掉了自己和自己的想的存在。

甲野隔着一条道招呼我，这才还原了自己，他怪不好意思地问我
要纸烟，我照例给了他一盒，顺便问：

“秋田先生可好？”

“很好，他人虽然老，却很结实。”

“你们搬走以后，犬猫病院一带的人搬进来了，真令人发烦。”我
无意地说。

“我们说是要延长住院的期间哪。”甲野也说着没有希望的话。

然后，就没话了。顺着当中隔着的一条道路，我们来回地走。甲
野突然打破了沉默说：

“如果我发热的话，我一定跑出去，从三中井的五层楼上，跳下来
摔死。”

我愣住了。显然他也住得烦腻了。我打趣着：

“不过，你如果发热，怕是跑不动的。”

说完，我们彼此都放声大笑了。大笑过后，又顺着那当中的一条
道路，来回地走，这回是我打破了沉默：

“在无可如何的时候，人类的知性和感性，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只
有一个单纯的爱，方能使我们安心。”我沉吟了沉吟，又继续着：“我们
所受的精神上的宰割，真不小啊。如果前面约束的，一定是，死还能达
观到底；然而，却又有生的希望，而且这希望又是千真万确的。生不
得，死不了，正是现在我们的的心境。”

他说：

“我们还是希望着罢。”

当然，我们希望着生，一个泼辣的生。

我们的话题，然后，又转移到不卫生是由于住宅难上，又转移到
解决住宅难，唯有疏散人口上……然而这些问题，那怎能立刻解决

呢？

不过，百死毒委实对于市民给予了很大的炼成。至少，在邻保组织的发展上，赋予了加速度的成效。这也许是天给予人的试炼。

我们要耐得住这试炼。

我们经过了这次的试炼，再不能允许百死毒在市中横行，我们要从我们的国土把这恶疫击退。这是我们的耻辱。

我们要雪耻，我们二人的谈话，后来竟至兴奋起来了。

“出去的时候，一块喝一场罢。”他说。

“那一定。”我想象着出院后的一杯美酒。

继续了一星期之后的静静的夜，忽然掀起了一大波澜。虽然是一大波澜，却也平凡无奇，只是闹哄哄地逗嘴，也没有什么激烈的交手战，不过，这逗嘴就已经够冲破那平凡的生活的了。

东头的人们，许是他们的生活习惯使然，一直从电灯燃起到半夜十一点左右，嗡嗡地恰似蚊子和苍蝇在闹哄哄地吵个不休。我们这头，因为都是有家属的，并且一星期以来，都是过着早睡早起的生活，显然地跟东头的人们的生活习惯，发生了冲突。我向来并不太怕这样的吵声，可是今夜对于这骚音也感到了一种不快，左右地翻身，只是睡也睡不熟。

我们这头的人们，早已三三五五，你一言我一语，对于他们的吵嚷，吐出了不平和不满的声音，有的独自嘟哝着，有的稍微放高声音大骂着，可是声音还不至于被对方听得见，有的故意提高声音打着哈欠，意思是在促起对方的反省。妇人们因为孩子合不上眼睛，也许是咬疼了她们的奶头，叭叭地打着孩子的屁股，弄得孩子们嗓子哭的直冒烟。有的三番五次，到便所去解手，眼睛不住地瞪着对方。然而，对方的吵嚷却只是有加无已，嗡嗡地不休。

“都几点钟了，还不睡觉？”

终于一声高于一切吵嚷的声音，从我们这头的络腮胡髭的山东

大汉的口里喊了出来。这声音无疑地是一声怒吼，将偌大的屋子里的偌大的吵声，都一下子镇压下去了。登时鸦雀无声，立刻便成了一间空室似的。很可以看出，对方的一群人被损伤了自尊心，而我们这边，仿佛深深地吐出了一口闷气，心上漂浮着一种舒适的感觉。当然还要有更大的反扑等在后面。

“你说几点？”

跟络腮胡髭几乎同等音量的怒吼，从东头的运转手大人的口里，反扑出来了。

“你说几点？”络腮胡髭也没让步。

忽然有一个少年的声音，怪诙谐地插入着：

“十二点钟睡觉。”

接着是运转手大人，厉声地大吹大擂：

“他妈的你们到这里当太君来了，我他妈的由旅顺口跑到大连湾，由大连湾跑到奉天，来到新京，还没一个人敢管我呢。就是跟人家在一块住的头几天，都没一个人敢说我一个不字，打架吗，来呀，有尿来呀！”最后，添加了一句日本话，连我这“懂日本语的人”也没听懂是怎么一句话。

络腮胡髭被他叫住了，这回一声没出。日前跟他怄气的穿红袄的山东少妇，暗暗地发笑，仿佛给她出了气似地：

“打呀，骂呀！”

络腮胡髭，一直没有出声。

东头的人们看络腮胡髭被他们的英雄给骂倒了，墙倒众人推，加倍的骂声，从对方倾泄了来，并且声音是奇奇怪怪的，有山东口音，有乐亭口音，大似戏台下面的喊倒好，里面是夹杂着妇人的笑声。

“过来，你过来！”

“怕嚷，回家住去！”

“小子不服，我揍死你？”

“你也敢！臭美！”

“……”

骂声是越骂越高亢而下贱，但是竟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自始至终是躺在被窝里，这口角是一种很出奇的形式。孩子们被这加倍的喊声，早已经给喊醒了，有的孩子们竟至吓得直哭。

还是汉医年高有德，他出来和解，却也是躺在被窝里，慢声慢语，语调却很沉重：

“完了，完了，都是共患难的，别吵了，别吵了。”

他虽然出头和解，但是骂声却依然在继续着。

汉医仍然和解着，丝毫也没有倦意：

“是这么个意思，你知道吗？都是受辖的，是这么个意思，你知道吗？”

但是，对方却一直骂到自以为满足的程度为止。

在手制的日历上，将十九日抹消，算一算，进到此处，已有八日了。感谢着过去的八日，同时希望着日日继续着吉日。但是心里却无端地生起了一种厌倦之感，仿佛有一只大爬虫，在心里爬来爬去，怎样拂拭也拂拭不开。早晨照例试体温，是三十六度九，健康人而要天天像病人似地将体温计夹在腋窝里，真令人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滑稽之感。

吃完早饭，在“甲板”上散步，昨夜大逞威风的运转手大人，在练习太极拳。他的太太，据说是从良的，跟运转手大人的威风差不多。吵吵闹闹，与其说是威风，毋宁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架子，看着我抱着的澈儿，就仿佛故知似地上来就摸澈儿的脑袋。

“这小孩长得多好，啧啧，多好！”

我一声未出，她竟没甚么羞耻还转过身去，跟汉医打闹似地。

“老头儿，你多大了。”

汉医似乎也着了一惊，但是挺坦然地：

“四十九了，一朵花还没开哪。”随后独自呵呵地笑。“活了四十九

岁,可没见过这个呀。”

运转手大人一拳打向汉医的怀里,汉医躲闪得挺快: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是怎么个意思,老弟!”

运转手大人笑咧咧地:

“试一试你的力量!”是京戏的道白。

“不中用了。老了。”汉医也笑了。

“你们多咱出去?”运转手大人问。

“你们哪?”汉医并没答,反而问他。

“俩了。”运转手伸出来两只手指头。“抬出去俩了,抬出去一个,抬出去一个就得续两礼拜。我们可是先来的,好!好就得跟你们后来的一块出去。”

“抬出去的是百死毒吗?”我插嘴问。

“毒不毒可不知道。”运转手大人怪不高兴似的。

“甚么毒?是这么个意思。”汉医又开始了他的医学讲义。“那一定是头疼脑热的。这都是我以慈为本。我二十七那天晚上给瞧病去,已经是夜里九点钟了,本打算着不去,因为是以慈为本,我不去,他就要磕头了,你想想,是这么个意思,咱们能让他磕头吗?再说呀,名誉也不好听。下了一股药,就见强了,第二天就给我道谢……第三天,咱们没法瞧,说病人完了,是这么个意思,好人也架不住冰镇啊,说是怕传染,叫我消消毒就回去,那有先生还隔离的呀,谁知道一拉来就住上十来天,卫生队呢,一提就是朋友,好歹弄来点东西,那受过这个呀,那受过这个呀,传什么染,有什么毒。”

他的无毒论,博得了愚众的好评,连运转手都听得张开嘴了。汉医似乎挺满意。他加添地说:“传什么染,有什么毒?是这么个意思。”

连几日来颇信服我的说法的人们也都变成了他的信徒,也学着他的口吻,反复着他们几日来心中的不服的言语。

大夫照例来检诊,急匆匆地在每个人的前面走着,用照例的口

吻。

“没有病吗？”

他检诊一巡之后，将要出去，我便站起来向他问道：

“我们几时可以退院呢？”

他很悠然地回答道：

“倘若不发生新的病人，两星期以后便可以出去的。不过，你们可不要跟对面的人们来往，如果你们你来我往，就算做一个家族处理。”

岂止来往，简直无时不在来往着。同居一室，中间并无所谓间隔，即使无所来往，而这一室之内的空气，却在流动着。我心里觉得他的话中的滑稽，不免好笑，却也坦然地：

“没甚么来往。”

“那好，那好，千万不要来往。不过，你们现在出去跟在这里也没什么两样，电影院咧，吃茶店咧，全都临时休业啦。”他的意思是在安慰着我们。

“我们的第二次注射，还都没施行哪，希望病院方面及早替我们施行。”

因为预防注射，在我们入院以先，已经在家里都打过了，不过百死毒的预防注射，据说如果不施行两次便没有效果，在我入院时就曾经跟看护要求过，今天被医生这么一说，本能地想起了预防注射的事情，便又这样跟他央求。但是医生却说：

“不注射了，因为恐怕引起不良的效果。你们注射一次够了。”他很悠然的。“比你们可怜的人们，还尽多着哪，譬如有喝醉了酒的人，也有被隔离在这里的，这当然是一种误诊，可是为了国都五十万市民，这是无法可想的。”

有一伙人，口里喊着：

“挺！挺！”显然是性子变得粗暴了，他们向医生发泄着。不过，医生并没听懂，回头看着另一伙玩牌的人，又向着我说：

“你告诉他们，不要赌钱啊，出去的时候，该为难了。”

我连连称是,却没把大家的粗野的感情告诉给他。

“你是吃不惯高粱米的罢。但是又不能特为你一个人另给白米饭,那就不公平了。”医生又在找出来话安慰我。

“高粱米倒没关系,我一样吃得来的;不过,这里的设备,真出人意料之外,我希望将来能够有更好的设备。”我跟他谈着现在的设备的不完善。

“那当然。现在的设备,决不是理想的设备。本来,所以隔离,是应当一个家族分开,并且什么东西也不许携入,那才是真正的办法,不过,今年的百死毒发生得太突然了,所以一时也来不及,更何况现在倾注全力扑灭着市内的疫魔,因此也顾不得隔离所了。这样不分贫富贵贱都住在一起,在我们看起来当然也是不适当的。不过,将来,有了这次的教训,我想一定能够改善的。”

他道了一声“保重”走去,我在他走之后,将这一席对话翻译给大家听,大家这才放心下去,方才的那种粗暴的感情我已经消散了。

又分来午间的茶水。我对着药瓶子嘴,咕叽咕叽喝着温茶水。喝水和吃饭,是唯一的娱乐,我吃完早饭盼午饭,吃完午饭盼晚饭,仿佛归回到学生时代在教室里盼吃饭的时间到来的情境一般无二。在生死之间,固然也须要大觉悟,但却也是极其不平凡的,仿佛只消无知就能够抹杀过去的,另外的美丽的字句或许没有,但我却只觉得就是一点点化为无知,也许是超然,绝能够抹杀生死歧路上的痛苦。

走到外面,看见了一辆空马车,驮驮驮在大路上走了过去。我怎能坐上那一辆空马车周游世界呢。日前发病的日本人的小孩,似乎已经好了,遥遥地看着他在对面的病栋前面走着玩。看来又不是百死毒了,我也为之高兴。

纸烟已经抽干,只剩四支了,从早晨就没敢抽,唯恐接续不上。来来回回地在外边走着,仿佛缺乏了一件东西似的,感到不足,而要忍耐着不足,却又想让他有余,我三番两次,将手探入口袋里,摸着那绝

无仅有的四支纸烟，三番两次都将手缩回来，没敢吸用，无却有，我在精神上补充着这个缺陷。

甲野看我在院里走，从他的病栋走出来，告诉我他听到的无线电广播的新闻：

“你们入船町发生百死毒的家居已经烧了，当然你的家并没发生百死毒，是不会烧的了。”

我心里似乎得到了一个极大的安宁，但是在生命尚未保全的现在，财产的丧失与否也不足挂齿，这极大的安宁，并没给予我太大的安慰。

“不烧那太谢天谢地了，不过……”我下意识地掏出来纸烟，我们分着那纸烟吸了。“那当然得谢天谢地的。”

但是这消息似乎又化为极大的安慰，我马上回到屋里，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家人，都非常高兴，老母却更非常高兴。不知从那里替我们弄来了开水，把临来的时候携来的一盒可可，用开水沏了，给我们喝。自从到这里之后，喝可可是头一次，我感到分外的香甜。孩子们也乐得直拍手。

接着睡午觉，醒来颇觉精神爽快，看来午间甲野告诉我的消息。还是一种极大的安慰了。

“大哥，有穿协和服的找你哪，在墙外摆手哪。”陈玉兰来报告消息。

我登时从绒褥上跳起来，飞跑到外面，果然在离有五百米远的栅栏外，有三个人向我频频摆手，我也频频摆手，因为他们嘴上都带着白白的口罩，竟分辨不出来都是谁，不过，其中的确有外文。双方这样频频摆手相招，但是都不能以言语来表现，我又不能走到栅栏前面对他们道谢，这痛苦是相当大的。屋里的人们，也都出来了，他们也都仿效着我，跟我的三个友人摆手，不但摆手而且招呼，这情形颇像一个冷落的小站上的住民，向火车上的旅客打招呼。

我将手推着摆，摇着摆，打这哑谜，意思是叫他们走去，可是并没

被他们理解,我只好猛力地摆了几下手,独自回到屋里来了。因为惟有如此,总可以使他们理解我的意思。

回来跟妻议论着三个人都是谁。妻说大概是外文、老张和老常。不一会,博役替我拿进来一大包东西,瞪着:

“方才有三个人给你送来的。”

打开了纸包,我首先发现了纸烟。孩子们抢着饼干和糖果,另外鸡鸭俱全,真是知道我的胃口的好友。从这些东西之中,将糖果分给了我们共患难的孩子们。

我一连吸了四五支烟,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感。纸包之中有一封信,告诉着我们同人的消息和近况。我读着信,感到万分的焦躁,恨不得一时出去,跟他们把次月的《同仁志》编辑出来。

晚饭是肉丝炒粉条。待遇日见其好了,今天的午饭,就多添了一碗菠菜汤。吃完了饭,络腮胡髭跟我叨咕着在退院以后,要报运转手的仇,最后加添着说: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恨恨地瞪了运转手一眼,我解劝着:

“有什么仇不仇的,都是共患难,说起来这也是缘分啊。”

昨夜睡得很香甜,却依然大不安,不过表面却大镇静。我充满着希望,用铅笔黑黑地涂抹了二十日。

早晨去洗脸,水槽又漏水,又是洗碗后的高粱米粒子堵塞了漏水孔。污水没遮拦地充溢了水槽,一直溢到屋子里。人们用泥土筑成了水堤,防备着污水流入被褥里。我好歹用水沾湿了手巾,胡乱地擦了擦脸,践着污水走出了屋子,到外面去做深呼吸。

甲野早已将手巾围在头上,在外面走着。

“早啊。”

“早啊。”

彼此打着招呼。我问:

“你们那里有报没有?我们这里看着不着啊。”

他歪了歪头：

“据说报是不许进口的了，唯恐大家造谣言。”

我半信半疑。没看报固然是事实，不让进来报，却未必是防止谣言的好办法，并且，这里也没什么谣言。不安固然是不安，却未到造谣言的程度。只是互相地警戒着，唯恐对方的病菌传入自己的身上。虽然相居一室，却各自严密地带着口罩，透过了口罩，互相在传达着话语。这警戒，仿佛只有自己是健康人，而对方却是保菌者，虽然这样毫不客气地猜疑着，防备着，却依然使用着一个便所，一个洗脸室，所以，这警戒，也仅有自慰的意义而已。

喝完了药瓶子里的早茶，觉得幸福无边，因为几日来的运动不足，腿有些发酸。吃完早饭到外面一步一步走，一面数着步数，浑身的血液似乎有些流动了，忽然看见一只老鼠顺着屋墙根蹒跚地跑去。

“不要紧，是这么个意思，这里的耗子是消过毒的。”汉医先生凑趣地说，引得大家都笑了。

晌晴的天。只有天是一个。

一架飞机低空在我们的头顶上轧轧地飞过。大家仿佛孩子似地噢噢地吵嚷着，拍着手。我仿佛看到了暂别的城市，心头上涌起一股莫名的恋家的感怀。

人力是微弱的，然而，人力的确可以胜天。我相信着人力会扑灭恶疫，更会变改我们这恶疫的生活条件。我确信恶疫会从我们的乡土消逝，我们的力量能够造成没有恶疫的城市。

隔离着平日的生命环境，当然事事感到不安和不顺，正如人有改造环境的力量，人也有顺应环境的力量。日久天长，许多事情也都不以为怪了，吃了睡睡了吃，如果是在平日的生活环境里，我一刻也忍耐不了的。然而，现在，却一切都处之坦然，就连许多新的生活方式，譬如吃完了饭自己去洗碗，成天带着口罩呼吸谈话，也都习以为常了。

秋田老人也走出来晒太阳。我们照例隔着一条小道拿这一条小

道做界限来谈话。

“慰问品为什么不许入口呢？这里东西这样地不充足。”我问他。

“慰问品如果是指名给某人的，病院方面并不接收。我的儿子来信说给我送来纸烟，到如今也没收到。”秋田老人答。

“这种办法固然是理想的办法，不过按人的常情来说，送东西怎么不指名给谁呢。更何况我们收到东西，又不是独自来享受。”我说着自己的意见。

“那是自然的。”秋田老人也同意我的说法。“好在我们并不是在这里过上一生的，否则，真够受啊。”

“我们的危险期大概已经过去了罢。”我把话题拉到百死毒上，我们这里的话，是三句话不离百死毒的。

“嗯，过去了罢。潜伏期是已经过去了罢。不过，如果从此时即刻得病又当别论。”秋田老人说。

“壮年人是不易得的，还是少年人死的多。像我这岁数当然不易得的，就是你那样年纪，也得不上了。”

“不得是再好没有的了。不过，我们这样精神上的百死毒患者，比真性的百死毒患者是难过啊。已经死了好些人了罢。”我说。

“真够受啊。死不了，是时时刻刻有死的可能，真够受啊。不过在这里边死的人，有的并不完全是百死毒啊。有的死于喘息，有的死于淋病，尤其是淋病，也发高热，淋巴腺也肿，跟百死毒的症状是一般无二的。”

“没有药治吗？”我问。

“只可以预防。现在是没有特效药。不过，我昨天听医生说，正在研究着一种特效药，而且给这里的患者注射，竟有复生了的。”秋田老人讲说着奇迹似地跟我说。

“竟有复生了的。”我也重复了一句。沉吟了一会，“如果真有特效药被发明出来，那太是人类的幸福了。”

秋天的太阳晒得我们的身上分外地温暖，我抬头尽性地望了望

那太阳光，亮晃晃的，仿佛好久也未曾望见过似的。我仿佛化入了那太阳光里，片刻忘记了这是隔离病院。

将屋窗打开，一阵清凉的秋风吹入屋里。在这片刻，我的眼前忽然呈现一个美丽的幻景，是一个美好的世界，无病，无死，只有快乐和健康。里面仿佛有五光十彩的花朵，一望千里地争奇斗艳。其间有粗壮有力的生物，相扶相携地追求着幸福。不，这幻景就是幸福其自身，然而顷刻就消逝了。

我索性将口罩摘了扔了，这好久被遮蔽了的面部，接触着清风，好不爽朗。因为我感到那口罩的嘲笑，我不愿意再自欺了。洗脸的时候得摘下来，吃饭的时候得摘下来，而且吃烟的时候，得频频的摘下来，在这摘下来之间，如果室内真有病菌的话，岂不也能混入吗？

这次防疫的成绩，总算很好，唯独倘若平素就这样警戒着病菌，岂能有这次的恶疫发生呢？平素的警戒是必要的。

午饭是炸鱼，不知为何，昨日晌午添加的一碗汤又不见了。吃午饭的时候，陈万发叨念着：

“再吃十五碗就可以出去了。”

因为一顿是一大海碗高粱米干饭，意思是还有五天就可以出去的了，我也没再去计算他计算的是否正确，不过，也感到一种希望。

午饭后，照例到外面去晒太阳。大家坐在地上，晒着温暖的太阳。医生来巡视，看我们坐在地下，就用手摇着：

“起来起来！”

大家都遵命从地上站起来了。他接续着：

“危险哪，坐在地上是危险的。因为老鼠在地上跑，它身上的菌不免落在地上、草上的。”

他走到我的跟前：

“人如果离开了土的生活，病是可以减少的。你们的家里也都是土地居多，或者是铺上砖头，或者是铺上地板，非得及早离开土的生

活不可啊。”

然而，人怎么能离开土而生活呢？我在肚里好笑。固然他说的并非全然无理。

他随后又吩咐博役把院子里面的枯干的草药都烧净了。

我觉得现在有许多事情，都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有的要医头，有的要医脚，却不知病根既不在头，也不在脚，却在更重要的内脏里。等到真正发现了病根，却为时已晚了。与其部分的深，不如全体的广，许多事情，如果不这样改换原来的视角，是往往得不到打开的钥匙的。

一会，人们又都回到屋里，静静地躺着，孩子们也都睡了，一声不响。一直躺到晚饭的时候，屋子里才呈现了活气。

今天的晚饭是油豆腐。菜又被抢得不够了。看护妇又开始检查菜。有的是一个人两盘，有的是三个人四盘，都被看护妇检查出来，拿了回去，她口中大骂不已，被检查出来的人们，只是嘿嘿嘿地笑，似乎给这平淡无奇的生活添加有趣的打诨。

晚饭后，博役送来了报纸，足见今天早晨甲野的揣测，完全不是事实。

我兴奋地拿起报来，当然首先去看百死毒的消息。许多人的脑袋都围在我手中的报纸上，把电灯光遮没了，我站起身来，凑在电灯光底下。知道了入船町发生患者的家屋烧却，和昨夜秋田老人听到的广播消息相同，更知道三角地带使用了 SK 或瓦斯消毒器全部消毒。

老母首先问：

“我们的房子烧了没有？”

“没有，没说烧我们的房子。”我答着。

妻也把报接了过去，妹妹们也围上来看。

“俺们那边的事儿没报吗？”露月町的络腮胡髭凑上来。

“没报啊。”妹妹答应着。

“俺们的房子不知道是烧不烧？上面连一个字儿没报吗？”络腮胡

髭狠狠地盯着那张报纸。

“此后，大半是不烧了，报上说着用毒瓦斯消毒。”我解释给他听。

“若是烧了俺的房子啊……”络腮胡髭将报纸从妹妹的手中接过去，递给他们四邻的一个青年人：

“老弟！你看看俺们的房子烧了没烧？”

“烧了烧了。”青年人打趣他，“老大爷儿，你看这相片！烧得乌烟瘴气的。”

络腮胡髭凑上前去，登时变颜变色。大家都笑了，他的额角的青筋更加突兀出来了。

“烧了也不是你的房子，怕什么？”青年人又逗他。“你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拿来？”

“妈的！你再跟我闹着玩……”络腮胡髭捏住了那青年的鼻子，捏得哼哼地直叫唤。这又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患目疾的少妇，眼睛肿的像个烂桃儿似的，跟汉医先生讨方子。

“药啊，用不着？有童子的尿，一喝就好了。”

少妇果真用一只小铁盒：

“嘶嘶——”地接着她的小孩的尿，小孩干着急，好歹才尿了一点。

她喝了下去。

“一喝就好了。”汉医先生非常有自信的。

“一喝就好了。”

昨夜梦见了许多人，有男人，有女人，似曾相识，又似不识。记不清是怎样遇见，也记不清究竟都遇见了谁。继续了许久无梦之夜，这有梦之夜，反而分外感到幸福。醒来一切均如故，心头上无端地集聚了一层淡漠的忧愁和寂寞。

天刚蒙蒙亮，屋里的人们，还都在沉睡着。

透过便所的铁格的小窗，望见了晨光里的烟尘的城市。低低的

城市,上面笼罩着约有五六倍大的黑烟,打了一个冷颤。我们就在那黑烟里呼吸,这不卫生,是必须接近土,才能够离开的。

人多家少,但是人却依然向着这家少的城市集聚。我们的未开垦的国土有的是!为何不向那肥沃的国土去呢?大量的无用的薪俸生活者,不急无用的中小商工业者,如果都能离开这烟尘,该是多么幸福的!

此次百死毒发生地域,是旧满铁的临属地,人口的密度远胜他区,这是不卫生的根本原因。

今晨的体温,是三十六度四。

红衣小领的山东少妇,又跟他的新婚的男人呕气。在大家都吃早饭的时候,她依然骂个不休。

“谁用我的洗脸盆子洗脸谁都瘟死!”

原来是她的洗脸盆子不知被谁给偷着使用了。

“谁不吃饭谁挨饿!”络腮胡髭一面嚼着高粱米饭一面凑趣,都引得笑了。

早饭后,看护妇来收体温计的时候,那患目疾的少妇被她所发现。

看护妇找我给当翻译,问了她的名字而去。她的男人告诉我替他翻译说:

“那眼睛,是进去了灰,揉红了的。”

回头又申叱他的妻:

“进去点灰怕什么,不让你揉偏揉,看揉瞎了,妈的!”

无疑地这也是医生恐怖症。在我们这里,小孩子们一听说“药包子来了”就会立刻止住哭声的。

医生是最该接近民众的,然而民众是这样惧怕着医生,该怎样填平这鸿沟呢。

午饭是肉丝炒白菜粉条豆芽菜,食欲不进,却照例吃了一大碗。

饭后,医院方面发下了调查单,调查的项目是“关于鼠之见闻”。

我写上了：八月中旬曾在院中发现二鼠，捕获烧却之。

陈万发央求着我：

“大先生，你替我写一写！”

我不高兴地：

“怎样写？”

“你照量写罢。”他很随便地。

“人家调查的是你关于鼠的见闻，就是你看到的耗子，听见的耗子，我怎么好照量着写呢？”我问着他。

“反正都是耗子，你看到的、听见的，和我看到的、听见的，反正都是耗子，一笔拿不出来两耗子啊。”陈万发一劲挠他的秃头。

我半天没有出声，也没替他写。

他有些着急了，催促着我：

“大先生，你就这么写罢——我看见了一只大耗子，是红眼睛的，从耗子洞爬出来，又爬进耗子洞里去了。”

这引得妻也笑了。妹妹替他胡乱地写上。

露月町的络腮胡髭横眉怒目：

“没看见过！谁也不许写！那还了得！你写就烧了你的房子！”

一伙人都听他说。

他又追加了一句：

“就是没看见过！”

患目疾的少妇，一面揉着眼睛，一面搭言：

“谁看见过耗子啊！我就看见过隔离所的耗子啊。”

登时，人们又大笑了。

争吵固然是争吵，结局大家都稀里糊涂写了一堆申告上去了。

我们的民众，一来怕手续，二来怕调查，更怕在上头发下来的纸片上写字，“关于鼠之见闻”调查的结果如何，是可想而知的了。

晚试体温，是三十六度五。我今天晚上，才发现，陈万发试体温的方法，是将体温计放在肚脐子上，他说：

“肚脐子最凉!”

患目疾的少妇,又饮童便,而她的眼睛,却益发烂得厉害了。

晚饭后,送来了慰问品,是过月的杂志《摩登满洲》,看到自己的无聊的小说,译载在那杂志上。

杂志之中,有一页“乐书之页”是一页空白,预备读者乱写点什么的。我在上面写着:

“纸乏如米,何乐可书!”

晚饭后,喝了一杯葡萄酒,味甚美。

今天,很庆幸地,我很健康,我的家人也很健康,我们同室的人们,都很健康。在这里,一个人的健康,固然不能说是完全没有意义,但是,倘不全体健康,不但今日算白过,就是过去的日子也都前功尽弃。在这里,一个人患病,就直接等于全体人都患病,那患病的人,便是全体人的负罪人。不但要担心自己的健康,而且要担心他人的健康。这种精神上的牵制,是比什么都要痛苦的。

所以,谁头疼了,谁眼肿了,甚至于谁的脖子生了一个火癩子,谁的手指拉了一个大口子,都会成为共同的话题的。

又喝了一杯葡萄酒。因为许多天未曾喝酒了,这一杯酒,竟至使浑身都感到舒适,而且有些醉意了。

我想着出所后的生活设计,然而这些生活设计,也都无非是雨后送伞而已。

我要离开我现在的住宅,与其说是离开住宅,毋宁是要离开百死毒而已。我在那住宅里已经住过了十数年了,父亲曾经老死在那里,并且临终的时候,也曾经遗囑着千万不要卖掉,留着你们喝粥。然而,这几乎夺掉了我的生命以及一家人的生命的住宅,怎能还有爱恋呢?据说,百死毒要隔年发生,倘然,如果仍旧住在那里,岂不是等于葬身恶疾的吗?

我无论如何,要换一个住宅。

然而,现在是谈何容易呢?有一个住宅里住着数个家族的,有长

年住在旅馆里的，兑一处房子，几乎要房钱的十倍二十倍……在这住宅地狱里，我竟萌起了妄想，要找一处住宅，而且要找一处漂亮的住宅。要有园庭，要有书斋，要有客室，要有上下水道，要有暖气，要有……我的幻想越想越美，竟仿佛我已经置身在大沙发之中了。

我燃起了纸烟，在喷出来的一联烟圈里，我发现了我的“文化住宅”。

“喂！”

我一呼百诺，忽然有娇小的婢女应声而来。我叫她烧好浴室。我预备要洗澡了。真的，我浑身油腻腻的，我须要痛痛快快洗一个澡。

我一面洗澡，一面高歌。

我洗乏了，到休息室里坐在沙发上，拿起了宋版的古书，我只是轻轻地翻了一翻。我又叫妻拿来宋代的古瓷，我只是轻轻地看了一眼。然而，我又乏了，我叫婢女给倒上一杯葡萄酒，我只是轻轻地抿了一抿。

我幸福极了，我幸福极了。

月光已经从紫色的窗纱里透进来，我故意不打开花伞电灯，让月光流在我那古书和古瓷上，我感到有些凉意，不知有谁已经将天鹅绒的寝衣披在我的肩上。

邻室里，轻妙的音乐，奏出了世界上最悦耳的音律，刺激着我的食欲。是的，我有些饿了，但并不太饿，只是眼睛需要我的美丽的食器盛着美丽的珍味而已。

我的食桌上，盛的东西并不太多，只是这几件珍味，是由十个厨师精心作成的。我只是轻轻地夹了夹。

……

我在又一杯葡萄酒落肚以后，竟不知几时，这想入非非的幻想，竟完全破灭了。

我忽然看到煤烟满屋的空气，话声嘈杂的人群，尿味扑鼻的败絮，鼻涕眼泪的孩子，身怀胎儿的妻子，昏暗低迷的灯光……

我摸了摸自己的口袋,还剩有几十块钱。这怎能换来偌大的幸福呢。我重新点了一遍,依然是几十块钱。

不过,不可失望。我要有钱。都说是万恶的金钱,然而,如果我有那万恶的金钱,岂不也可以获得人生的幸福吗?……我这样自问着,我这样自答道。我这样反复地自问自答着。

在致富是福国利民的美德的日子,不去致富,而安贫寄生,岂不是一种败德吗?我们为了致富,则必须去创造价值,凡是被创造出来的价值,对于国家社会,是绝对不会成为负数的。文明的高低,也何尝不是以金钱来衡量的呢?吾人的贵贱,没有金钱,又怎样去评定呢?我越想越不明白了。

东头的人们,你一群我一伙地在赌纸牌,静静的夜里,只有这赌徒们的声音,在一声一声地喊叫着。赌博也许是贫穷的缘故。

夜越发深了。

昨夜,东头的人们,似乎整整地赌了一个通宵。早晨,我们这面的人们都醒了,东头的人们却依然在贪睡着早觉。

屋子里弥漫了浓雾似的煤烟,对面不见人,呛得直咳嗽。有人打开了窗户和屋门,煤烟像逃跑似地流到外面,一股冷冷的晨风,从窗户和屋门吹入,打了一个寒噤。

看外面的天空,晨星寥寥,似乎又是一个晴天。

几个孩子打起来了,为了争抢仅有的几块饼干。他们的母亲好歹给解劝开了。

屈指一算,已经到此有十一天了。还有三天就要出院,三天似乎是一个很短的期限,萌起着一个希望,心里不禁开朗。并且,感到心里有些跳跃似的。

早饭后,隔着那条照例的小道,跟秋田老人闲谈。

“昨天晚上又来了一批人,是哪里来的?”我想起昨天晚上六七点钟左右新来的健康隔离者们,向他问。

“是国华旅馆的！”他答。

“看报据说市内的恶疫已经平息了，怎么会又有新患者发生？”我纳罕着。

“那里说得上啊。”他也觉得奇怪。

“恶疫啊，赶快绝灭罢。”我在心里叨念着。

“天一点点冷了哪。”秋田老人的哈气已经是白色的了。“百死毒越冷越闹得厉害。百死毒菌在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反而更繁殖得甚。”

院中烧掉了的干草灰上，薄薄地挂着一层白霜。

“真的，天真冷了啊。有些冻耳朵了哪。百死毒趁着严寒猖獗起来，可非同小可。”我一面用手摩挲着耳朵。“好在煤是很多，否则冻也要冻出病来的。”

“可不是的吗。”秋田老人搭言着。“我们大概一同出院的罢，原来以为要比你们晚，因为已经判明日前的患者并不是百死毒，所以又按原定的日期算了。”

“恭喜！”我轻轻地笑着。

“谢谢。”秋田老人也轻轻地笑着。

“满洲的冬天是初次罢。”我觅着话题。

“初次。”他点头。

“现在还行，冷的日子在后头哪。不加小心，耳朵和手脚是容易得冻疮的。”我说。

“听说满洲冬天屋子里暖和，还比日本强多了，日本的住宅是开放的，冬天外面虽然暖和，屋子里可冷。”他说。

话题断了，互道着保重而分手。

想念着一些友人，想念着自己的办公桌，想念着大同大街，想念着文话会……我的纸烟，一两天来，抽的量分外增多了。

昨天做发财的梦，今天又梦想着旅行，我想出所以后，一定要痛痛快快地做一次大旅行，到哪里去呢？到那快乐而幸福的地方去。我

一定要去!

达观是无知。

晚半晌,外面的天,忽阴忽晴,心里闷得很。将破杂志拿来上面的插图的人物,照样剪成小纸人,给孩子们玩。

“爹,家里我还有胶皮人呢。”孩子想着他的玩物,“咱们怎么还不回家呢?”

“过几天,就回家了,爹回家给你买大胶皮人玩。”我一面剪着纸人。

“爹,我是要一只大木马。”孩子玩着纸人。

“大木马,也给你买。”

“爹,我要撒尿。”

因为无事可做,我便领他到便所去。一看正有一位少妇,把着她的孩子向洗面台撒尿。我们的民众,到几时才能够过共同生活呢。

晚饭是什么菜呢?今天的唯一希望,仿佛就完全系在晚饭的菜上。

在这里,我在表面上扼杀了焦躁、愤怒、激昂一类的感情。不,简直所有的感情似乎都完全丧失了,只消肉身存在就可以,也就是一天只消吃三顿饱饭也就可以的了。连秋田老人都说:“这里的菜,比他们下里宿的好得多。如果我们人生的目的,仅仅是要吃饭,就这样在这里过上一生也没什么不满足的。冷不着,饿不着,还有这样的天堂吗?若是乞丐,也许会愿意在这里隔离上一冬的罢。”

然而,全病院之中,似乎只是流荡、厌倦、烦躁,时时刻刻地怀念着一个早一日得到自由的希望而已。整个的病室里,时时刻刻会激成一种莫名其妙的沉默,一声也没有,这一刻里,人们都在想着什么呢?汉医先生也许想着他的开药方子的纸和笔,运转手也许在想着他的司机台,脚行也许在想他的红帽子,验票的也许在想着他的一把剪子,少妇也许在想着她的锅碗瓢盆……

这沉默的一刻。

我每逢遇到这沉默的一刻，便感到一种重压，压得喘不出气来。怎么许多人会在同时沉默得一声不出呢？这是人生的一个寂寞面。

陈万发跟他的姑娘叨念着：

“我们的鞋旋头和皮张，不知道能丢不能丢？”

“丢了可怎么办？”陈玉兰也担忧着。

“那皮张，是真正的好牛皮，现在可买不到手了。”陈万发说。

“不知道烧不烧呀？”陈玉兰念叨着。

“烧了，我就小包一背上街去掌鞋去！”陈万发打定了注意，“人家拿来了三双长统靴叫我换底子，给人家丢了我可赔不起。”

“爸呀，还有咱们的被褥烧了可怎么好？”陈玉兰又叨念着。

“命里该然呀，命里该然呀！”陈万发说完就又是一声不出了。

肚子又饿了，我感觉着我一点点化为动物：肚子饿得分外快，而且一事也不必做。

晚间，跟慰问品一并包来了一张夕刊，上面报道着第二、第三病源地已经烧却。人船町烧却的是四栋。关于这四栋，我们研究着我们的家是否也包含在内，究竟在内不在内，光看字面，是无从判断的。

“我想是不在内的。”我意思在安慰老母，同时，上面明明刊着是病源地，而我家的院内并无一人发生患者，我的这种判断，也并非全无根据。

“不在内当然好啦。小孩说话灵！彦！彦！”

老母拉着澈儿的手问：

“彦！你说烧不烧？”

澈儿不明白怎么回事，只是摇头。

“你说，烧不烧？我的房子烧不烧？”

澈儿摇头，接着：

“奶呀，我要大木马。”

大家都笑了。

老母依然问：

“好孩子！好孩子，奶给你买大木马，你说呀，烧不烧？”

老母一直问到澈儿机械地说“不烧”，才高兴地：

“小孩说话最灵，不能烧啊。”

外文有信来，说是明天要给我送东西来。我仿佛有了七分活气。然而，医院方面严厉地拒收个人的慰问品，明天将如何是好呢？我问博役：

“明天，我那个朋友，给我送东西来，求你在墙边接一接。可不可以？”

博役很为难似地：

“不行啊，大夫不让啊，我可不敢接了。”

我也直挠头。

“朋友好心好意送来的东西，没法接进来，太糟心了。”我掏出了两元钱给他，“老弟，你打酒喝罢。明天请费心。”

他把钱收下，却很没自信地：

“明天再看罢。”

不知是谁传来的消息，说是出院的时候，医生要看气色，气色不好的就不让出去。这消息使得几个男人刮起了脸。

鞋匠陈万发也借来剃刀刮胡髭，对着他姑娘的小圆镜子，一刀一刀地刮。

“老陈！刮胡髭容易进去菌。因为刮胡髭的时候，皮肤要受伤，所受的伤，是眼睛看不清的。菌就从那看不清的伤口混进去。危险啊。所以报上也说在防疫期间不叫刮脸。你不要刮罢。”我劝阻着他刮脸。

陈万发毫不介意，仍然继续着一刀一刀地刮着。刮完了，一面擦着剃刀一面说：

“不要紧，明天就长出来了。”

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他以为是没有鬚鬚不让出所的。这回答令我哭不得笑不得。

同室的人们，已经有好几个人，刮得很干净的了。但经我这一番

解释，将要刮的人便不刮了，不过也很担心地问：

“说是出所的时候，检查气色，气色不好的人，就不让出去。”

哪有的话！诊察是否有病也许要做的罢，不过，气色的好坏，有没有病，也不在胡髭上，刮了胡髭该有病还是有病，也遮掩不了的。没有病，带着胡髭，也决验不出来病。更何况报上分明登着为防疫不要刮胡髭。我给他们解释了一番。

很有效果，要刮的人，就决意都不刮了。

睡到午前一点左右，忽然有一只家鼠，在屋里偷偷地跑起来，许是在寻觅着大家洗碗流下的饭粒子。

都已经睡得模模糊糊了。络腮胡髭拿着木棍子满屋子赶。

“妈的！”

帮当一下子打上去，却扑了一个空。

登时，都站起来，四面八方下了埋伏，等了些时，那只家鼠，就又出溜出溜地跑窜了去。

于是，喊声四起，鸣噢地一齐扑鼠，却仍然扑了一个空。

“在这里呢。”

“跑到墙角去了。”

“乏货！一打就打着了。”

喊声过后，大家都屏息，等着再出来，却始终没再出来。

“这耗子大概没菌，要有菌我们早完蛋了。”汉医先生总算泄了愤。

最后，络腮胡髭找着了耗子洞。拿着火炉上的热水壶，顺着洞口浸了下去。

“淹死你！”

然后，又拿了碎煤块，一块一块塞进，又使力踩了几脚，将那耗子洞堵死。

“堵死你！”

人们又都沉默下去。

早晨起来,睁开眼睛,就记起外文要给我们送东西的事情。但是,病院方面却严厉地拒收个人慰问品。唯恐他送来,又像上次似地,偷着走进院里,岂不也要被扣留,跟我们同样隔离起来。想取联络,又不能打电话,该怎么办呢?如果他愣愣怔怔地来了,病院不传递,他一火混进院里,我连这样想象都有些心里忐忑,我独语似地跟家人念叨着:

“外文来送东西,如果不收,他再进来,岂不也要和我们一同隔离?怎么办好哪。”

老母也挺担心地:

“可不是,外文又那么愣。”

我半天无语。妻设法:

“跟博役说说,求他给打个电话罢。”

我也觉得有理:

“等博役送茶水来的时候,求求看。”

外面是阴沉沉的天,时时,稀稀拉拉的落着冷清清的小雨。

照例试过早晨的体温,是三十六度八。我较比往日都要焦急地等待着茶水。不,是等待着来送茶水的博役。

博役穿着胶皮的长统靴,白衣白帽,喝喝咧咧,一摇一摇地提着盛茶水的铁桶来了:

“喝茶呀!”

人们都手里拿着玻璃药瓶子,到他前面去分茶水。茶水很快地分配完毕。我上前去,拍着他的肩膀:

“老弟!有点事求求你。”

“甚么事?大哥。”他倒挺爽快。

“昨天我说的事情,我怕我那个朋友送东西来……”

他没等我说完,就拦住了我的话:

“不成啊,人家不让接呀!”

“我怕他送不进来,人若走进来,可不是闹着玩的。我求你给打个

电话,不要他送来了。”我说。

他歪了歪头,似乎在想着什么,然后说:

“今天有人进城,托他传个信罢。”

我很高兴地:

“那更好了,这事就拜托老弟了。”

我然后告诉了外文的地址给他,让他去给传个口信,然后给了他几个酒钱叮嘱着:

“越快越好,怕他来得早。”

他答应着而去,我仿佛了了一块心事。

早饭后,照例到“甲板”去闲走。

秋田老人穿着睡衣走出来。

“不冷吗?”我寒暄着。

“不大冷。”他却搂着自己的肩膀。接着说:“我们出所的日期,还是要比你们晚的。大概得在月末。”

“上次你不是说能够一同出去的吗?”我惊疑地。

“不对,昨天问先生了,说是要比你们晚。”秋田老人笑着说。“听说出去之后,还要到宽城子的中间隔离所住两星期,那时候,可以随便打电话。”

因为他穿得很薄,也没谈许多话,就分手各自回到各自的屋子里去了。

看朝刊,要求着市民们还要努力扑鼠。人类为了自己的生存,该扑灭的东西也太多了。猛兽害虫,人类一直扑灭到今日。我们的文明,能够到几时才能够将鼠扑灭的呢?鼠还在活着,我们到几时才能够把它们送进动物园去观览,而不和它们朝夕相聚呢?不过,经过这一次的教训,市内的老鼠该已经被扑灭了許多。据说老鼠的生殖力非常之大,生后百日就可以产子,一年生产四次,一次就有五只到十只之多。这样大的生殖力,即使我们马上扑灭了一半,不出几个月就立刻恢复原来的数目。想起来,实在令人吃惊。扑鼠,在某一种意义上,也未尝

不是文明的一种指标。

红衣小领的山东少妇又跟他的男人争吵起来，他的男人一言不发，只是托着腮坐着，山东少妇哭哭啼啼，闹个不休。

患目疾的少妇，一面揉着她的通红的眼睛，一面给她的女儿抓头发里的虱子。她说怕验病验不上，不让出去。

睡了一小觉，忽然听着陈玉兰大声嚷：

“大嫂，墙外头有一个穿洋服的找我大哥呢。”

我被惊醒。

“是啊。大半是老单来了。”妻对着我说。

我立刻从被褥上跳起，跑到外面去，一半是担心，一半是希望。我家的人们也都跟着跑出来。

我一直向着一千多米远的铁丝网的墙外望来望去，并没有半个人影。我下意识地向左望，左面是红砖的病栋，向右望，右面也是红砖的病栋。我这样望来望去，仍然是并没有半个人影。

我感到失望。

妹妹们叨咕着：

“都是‘电报’瞎扯！”

我也对于这瞎扯，感到一丝不满足。

这一场“热闹”过去之后，又照例袭来了那压人的沉默。直到博役送来晌午的茶水，这才打断了那压人的沉默，怪有活气地有说有笑起来。接着是午饭，菜是拌凉菜，但是菜和饭又不够分配了，看护妇大声地嚷：

“拿去稀粥的人，没有干饭的份儿啊。”

是谁拿去了粥，又拿去了饭呢？只听得屋里吐噜吐噜有吃饭的声音，丁零当啷有碗盘的声音，并没人回答，而那没分着饭菜的人，站在那里出神等着厨房再送来。

外面，原来是不大的雨，竟下大了，滂沱滂沱打得窗子上的玻璃，像被水冲洗着似的。

雨下大了，我倒放心了，外文是一定不会来的了。雨只是下个不停。

读送来的慰问品的书籍，是一本小册子，叫做《厚生运动》。里面谈到“身土一致”的原则，大意说：生在什么地方的人，要吃产自什么地方地方的粮。这是当然不过的原则，而且事实也是如此。产高粱的地方的人就吃高粱，产苞米的就苞米，小米就小米。同时，里面是主张从外地来的人，也要同样按着身土一致的原则去生活，才不致于生病。

雨下得更大了，风也挺大，竟呼啦啦把玻璃窗子给刮开。连风带雨点一直刮进了屋里。人们上前忙将那窗子闭上，却又被刮开。这样又两三次才将窗子关好。

人们的说笑的声音，跟随着雨声同样大起来，嗡嗡地。

忽然，博役打着雨伞走进屋来：

“大先生，你那个朋友来了。”

我愣住了，心里半信半疑。因为午前曾经被“电报”一顿骗，多半还不信。然而，又觉得他是一定来了，因为昨天分明有信给我。

“你快出去看看！”

我也没容分说，就顶着雨跑到外面。耳旁只听得有人说：

“也许是我们老疙疸来了。”

那人大半也是在盼望着有人来看他的罢。

雨一直淋到头发上。

在雨里向前望去，果然是外文。我们摆手，意思是让他回去，但是怎么能被他理解这并未曾约定的手语呢。妻也在摆手，嘴里嚷着：

“回去罢，回去罢。”

这又怎能被他听得见呢？

只看见他在大雨中，向西面走去，并不是归路。我已经看不见他了。

有人自告奋勇：

“大先生，我替你到后墙接去！”

“不用，不用，叫病院看见可不得了啊。”

然而，他依然不听我的阻劝，要从便所跳到后楼去。一时，竟乱哄哄的了。

忽然看见外文又从西面走上来，呆呆地站在大雨里。我的手摆得更频了，他也还我以频频的摆手。最后还是博役替我出了头：

“我去告诉他！”

他登登登飞快地跑到铁丝网的前面，看着他们两人似乎说了些什么，外文就绕向东面去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绕进厨房去了。

我一直在雨里被淋着，望着那也是被雨淋着的友人。

不一会，先是看护妇送进来一封信，后来是博役气喘吁吁地把东西拿来了。博役放下了东西：

“好险哪。”

我深深地道着谢。又想起了外文来信问我是否用钱，便不客气地又托博役：

“老弟，求你替我转告我那些朋友一声：我不用钱。”

博役说好，马上转身回去，但是他们已经走了。

外文来信，说着外面的同人们办杂志的情形，我恨不得一时出去谈一谈这些问题。

信中又带来了令大家都欢喜的消息，说是辛嘉和爵青，当我们的东邻的病源地被焚烧的时候，曾经前去看望，知道我的家依然健在，并未实行烧却消毒的方法，所焚烧的只是东邻一个院子而已。

老母谢天谢地，妻也高兴得直亲澈儿。生命既已经有八分可以保全，财产也已十分保全，我的心上也仿佛卸掉了一大块石头。

我们的东邻的东邻，是一家日本人的大米店，我特意送信给他，因为他日前也曾经跟我们一并担心着他的房子来的。他听到了这消息，也很高兴。

晚间试体温，是三十七度二，较比往日略微高了一些，许是被雨淋的罢。外文的体温该是几度呢？

晚饭是青鱼，我们又佐以外文方才送来的火腿和罐肠，妻再开了葡萄酒瓶子，我们一家人都饮了一口，彼此庆幸着这不幸中的幸。

人们都住得有些懈怠了。同室的职工们讲着自己的里巷的艳事。东头的人们高声唱着淫荡的窑调。

我多喝了几杯，又感到这是一个花花世界了。

吃完了晚饭，有人向墙角的耗子洞里灌水，终于将日前的耗子灌出来，抓住了一只小耗子，投入了火炉子里，烧得腥臭扑鼻。

“三更啊三点哪……”

东头的歌声越唱越高兴。

窗外的电线上，落着一只长尾巴的喜鹊。

“喜鹊！喜鹊！”

我们异口同声地喊着。大家都乐了。

“喜鹊！喜鹊！”

喜鹊给大家的脸上都涂抹了欢喜的颜色。

给外文写信——

“大雨中蒙你费尽周折，送进了东西，千谢万谢，我只有感谢。

“我不用钱，这里没有花钱的地方。

“东西既然不易进口，好在日期也不多，不用再给我们送东西了。

“房子事，务请代为分神，约于二十六日由此出所，然后再去宽城子小住一周左右，才可以回到市内，那时希望不让我们归无居所，则十分感激矣。”

今天是第十三天了。过得显然似乎很慢，却又如昨日。还有两天就可以出所了，这希望鼓励着我。

昨夜一阵秋雨，送走了百死毒之秋，消毒药水的大缸上面，白白地冻结了一层凉冰。我将手抚摸着那一层凉冰，一股寒冷，透过手指，一直穿入了胸膛。

我呆望着窗外的电线和铁条网,一丝淡薄的哀愁,掠过了心头。但是,一丝淡薄的哀愁里,无端地蕴藏着一股求生的力量,我将脸庞沐浴在透过了玻璃窗的初冬的阳光里,尽性地将欢喜溶解了全身。

今天又分来了市民们的温暖的慰问品,有牛奶糖和金枪烟,牛奶糖分给了孩子们,金枪烟分给了大人们。

孩子们都有些玩热了。

饭后,将昨日外文信中捎来的茶话会通信十几号,从头到尾,反复地读了好几次,仿佛看见了一些友人们。

静静地想:倘不临到生死的关头,连厌世都是一种玩腻的玩具,哲学游离开了生活的时候,无非是冒充教养的装饰品,性往往是最无用的东西,我执拗地追求着感性。

晚饭是肉丝炒白菜粉条,我们的菜,一凉了就不可口,是不大适合于这类地方的菜谱的。

饭后走到“甲板”上,久阔地看见了落晖。我伫立着呆望了片刻,怪晃眼,有些冻耳朵,摸了摸耳朵,似乎有些冻肿了。因为运动不足,也许血液流通得不太灵活的缘故罢,天还没冷到那种程度。

患目疾的少妇,我的妻给了她一块药布,让她冷却,她不大相信这方法,但是看护妇也没给拿来眼药。她很担心怕出不了所。我告诉她不要紧,她并不置信。

打开了临来时候带来的凤梨罐头,吃了一口,怪可口。

医生来晚诊,看着有睡觉的小孩,也不知是问谁:

“睡觉的吗?”

我代为回答着:

“不是病人。”

因为拒收个人慰问品的关系,博役在灯来之后,提着铁筒,装着做活,给络腮胡髭捎来了松子糕。

络腮胡髭一面接着东西,一面嘟哝着:

“像偷来的东西似的。”

络腮胡髭把他的松子糕，分给了同室的几个孩子。

早起，在手制日历上涂抹了二十五日。今天是第十四日了。看看窗外，似乎是晴天，不知道冷不冷。两周以来，不知道时刻，不知道温度，只是天天量着自己的体温而已。

今天的早饭特别热闹。照例是少饭少汤，看护妇骂骂吵吵地检点饭汤的数目。妹妹们，因为看护妇的好意，给了一碗白米饭，都说是并不太好吃。习惯这是不得了的东西，两星期来不吃白米饭了，却也并不格外想它。

早饭后，照例到外面去闲走。

运转手大人直喊：

“两子儿都干了，五个子儿就不干了？”

他们的赌局显然地生出了破绽。

他凑到我的面前：

“我到这里已经输了六十回钱。”

看报，人船货一律实行了瓦斯消毒。

午间，另一病栋，有一伙人出所。他们都在兴高采烈地整理着什物，捆行李，打包袱，满面笑容，令人不禁羡慕。

公益优先，在何时何地，都是必要的市民精神。我不得不说：我们的市民缺乏这种精神。就以同室的人们而论，大半也都没有这种精神。不知为何被隔离至此，不知牺牲之为何物。然而，这罪过，也不见得完全在他们的身上，因为并没有一言半句对他们解释过这种精神。对于民众的启蒙工作，我想是要先行于一切事情的。

这次的防疫工作，可以说是很迅速而顺利地完成了，我们所得到的教训，当然不止一端，最大的教训，是我们欠缺了对于民众的启蒙工作。我往往想到这一层的时候，便感到文学的力量的微薄，至少，文学的力量并不直接。也许文学就是这样也可以，同时也感到文学人的存在意义的稀薄，也许文学人就是这样也可以，如果更宽广地作为一

个文化人乃至社会人而着想,则我们是要有许多更宽广的分野去活动。

民众分明都不识字,然而我们却识得了字,而名曰文学,想要以文学给民众提供慰安,给予启示,这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当然民众之中也有很少数的识字人,能够由他们继续也就心满意足的了。这种论调,当然也可以存在,但是究竟并不是太大的根基。

我这样继续着冥想,觉得自己仿佛站在悬崖上,一经陷入便永不自拔,我感到一种危惧,我该用什么方法越过这悬崖?

我尽我的力量走罢,我靠着我的力量走罢。一步也不能马虎,一步也不能马虎。

晚间,医生笑容可掬地来通知大家:

“明天你们可以退所了,恭喜。”

我将这话翻译给大家,登时满屋像爆发了似地涌起了明朗的笑声、话声,一时,自己的耳朵,完全被这声音给占领了。

多数人沐浴在同一欢喜里,忘掉了夜深,一直继续着这笑声和话声。

等待已久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大家度过了希望的一夜,一大清早,似乎谁也没曾睡得太熟,就都醒了。东头的人们,似乎又曾赌了一宿牌九,虽然都睡眼朦胧地,但是也都在兴高采烈地准备着出所。

我从被褥跳起来,立刻飞奔到外面,看一看今日的天气。因为今天大家须要脱得一千二净去沐浴消毒,所以都盼望着是一个好天,也免得受冻。

老母一大清早就起来,跟妻和妹妹们捆着行李。同室的人们,也都在捆着行李,大家连早饭也不想吃似地盼望着早一刻出所。

早饭后,人们早已将行李捆扎停当,似乎一个将要放暑假的学生宿舍,人们坐在行李上,四处散乱着破纸、麻绳之类。

不一会,医生来检诊,每一个人,都仔仔细细地检诊了。让张开嘴看

喉咙，又用手去抚摸着颈部之类的地方的淋巴腺。

人们都在惴惴不安，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发生了病人，不但自己的前功尽弃，就是全室的人们也都要遭受同样的命运。

我的四妹妹，不知为何，偏偏在这一天，身上发生了热度。用自己带来的体温计给她试量着体温，有三十八度左右。我们一家人心里都很发慌，如果因为她一个人生病，而连累了同室的七十九个人都不能出所，未免太对不起人，那一定要遭受到人们的恶骂的。

二妹妹和三妹妹也埋怨着她：

“早不闹病，晚不闹病，偏偏在今天发热！”

四妹妹因为被热度所征服，脸色非常难看。坐在行李上，独自煎熬着。

不一会，二妹妹又给她试量着体温，这样，一直试量了数次。也许是试量的不正确，体温在顷刻之间，竟会逐渐地减少下去。我说：

“不对罢。”

然而，一家人竟因为这试量的不正确，而得到了安慰，我也只好满足在这自欺的安慰之中了。

三妹妹又去抚摸着四妹妹头部的淋巴腺，四妹妹有些厌烦似地：

“干甚么呀！”

推开了三妹妹的手。

三妹妹说着：

“没肿，不是百死毒！”

四妹妹一面怨恨地：

“我得上百死毒，传给你！”

老母止住了她们的争论。

等医生检诊了好多人，都安然通过之后，我们都担心着医生检诊出来四妹妹的高热。但是医生竟没有检诊，只是淡淡地：

“恭喜！你们出去可以看电影的了。”

而轻轻地过去。

这当然出乎意料之外。可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一家人都心地坦然了。

又过了一会，医院的人又来了。大家都疑惧着是又来检诊，却并不然，是来告诉大家关于消毒的注意。他说：

“皮革和毛布类，不能实行蒸气消毒，因为一经蒸气消毒，就要蒸坏了，所以诸位要先把皮大衣、皮袄之类的东西，凑在一齐，以便喷雾消毒。皮鞋、皮带之类，可以拿着，在沐浴后，随手带去的。”

他的注意事项在将要说完还没说完之间，屋内登时骚然。生命虽然已经确保，因为对于消毒的无知，又开始对于自己携来的一点动产感到了不安，尤其是妇女们更甚。

“一蒸该掉色了罢。”

“甚么衣裳，一蒸还能有好？”

这种嘟哝的言语，你一言我一语地在交换着，然而，又都没有方法不去消毒。

到外面去，看到秋田老人和甲野先生。

“我们今天和你们一同出所。”他说着。

“恭喜！那太好了。”我应着声。

我们一同尝到了共同的喜悦。

这突破了死线的喜悦，充满了每一个人的心。汉医先生念叨着：

“如同逃出了虎口！”

“我们得杀猪啊。”运转手也大乐。

院子中闲走着的人们，比往日都要多。有那比我们晚来一日的人们，看着我们的兴高采烈，都在羡慕着。这羡慕的情感，我们也曾经尝了数度。

博役又拿来了许多绳子和货签，分给了大家。人们都又捆好，将货签拴上。然后都被博役一件件用推车拉去消毒。

屋里空荡荡，跟日前行室内消毒的情形仿佛，博役们把屋里的席子，用喷雾来消毒，然后擦在一起，又将地上的灰土和跳蚤药扫得一

干二净。

有人不耐烦，就问博役：

“怎么还没信哪？”

博役答应着：

“澡堂子还没烧好哪。叫你们洗澡！”

陈万发凑趣：

“不用请客洗澡了，我们到家里自己洗罢。”

引逗得人们都笑了。

午饭送来了。今天的午饭，是三条青鱼，高粱米干饭，吃得分外香。这是这里的最后的午饭。四妹妹也吃了饭，大家才真地放心下去。

一顿午饭，忙忙叨叨地吃过，仍然没有消息，有人就躺在席子上睡着小觉。小孩子们也有被他们的母亲拍着睡着了了的。

在三点钟左右，秋田老人他们一伙人被领着走了，接着是东头的一伙人们，最后才轮到我们的五十一人。

先是十六个男人去沐浴。我打头，走进了被限制走人的地域，仿佛作梦一般，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脚步。虽然是很近的道路，却似乎走了很远。走到一间屋子里，一望是一条长廊，有几个年老的看护妇在那里指挥着。让我们将衣服都脱掉，脱得赤条条的。告诉我们将金表、皮鞋、皮带之类取出，先对于这些东西实行了喷雾消毒。我的身上没曾遭到那冷雾，后面的人们有的便被喷上了。

有人嚷着：

“到沐浴室去！”

我有些慌了，不知道哪里是沐浴室。早已有人打开了沐浴室。

沐浴室的面积，约有六七尺见方，沐浴池将能容四人。已经洗过了六七十人了罢，望去，那沐浴池里面的水，像一个水泡子里的泥汤，后面的人都陆续进来，我也没有勇气进去，只是弄了一盆水冲了冲身子。

出到外面，有人喊着：

“快点！快点！”

我打了一个寒噤，听从着那喊声向前走。我想去穿自己的衣服，却没让动只是说：

“你上前进罢。”

我也不解是怎么回事，向前走去，有一个看护妇给了我一条裤衩，我穿上了。再向前走，又有一个看护妇，给我从头套上了一条棉里的卫生衣，看护妇给我撕下了那上面的明码实价的货签，一面说着：

“六元啊。”

我“嗡嗡”地答应着，再走上前去，又有一个看护妇给我穿上了一件毛巾的睡衣。再往前走，又有一个看护妇给我穿上了一身和服式的棉袍。最后走到了长廊的这一端，到了门口，有两个看护妇，一个给了我一双“足袋”，一个给了我一双木屐，我一向没有穿过这样东西，又兼自己的脚指头从小竟穿小鞋的关系是弯曲的，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足袋终于没能穿上，就只好赤着脚，用手将脚指头劈开，穿上了木屐。在这忙乱的沐浴更衣过后，走出了外面。

一阵暖风扑在脸上，我仿佛恢复了生意。

有一位警官摆手：

“这边来！”

践踏着一条砖铺的通道，绕了过去，才看见一辆大汽车在装载着东头的人们在等候着我们这一伙人。

我手提着皮鞋，腰扎皮带，将想要上汽车，就听到有人在叫我：

“慢慢的！”

回头一看，是在拍电影。他预备好了，才告诉我：

“里边去？”

我耳朵听着摄影机摇动的声音走上了大汽车。我们一行人照成什么镜头呢，那一定是很滑稽无疑的。

上了大汽车一看，真所谓，人是衣，马是鞍，赶车的，卖草的，铁路工人，汉医先生，小职员，都穿上了同样的衣服，仿佛人品都被提高了

似的，我都刮目看了看我的同难者。

人们的脸上都呈现着喜色。

大汽车的摩托卜卜直响。

车开动了。

“可过关了。”汉医先生说着。

唯独有一个少妇在饮泣，眼泪扑打打直流。

她跟她的男人今天才初次见面。她的男人是为了看护自己的十岁的男孩被隔离在隔离病栋里的。

“是儿不死，是财不散！”汉医先生安慰着她。

她仍然在饮泣着：

“我想我能看着我那孩子呢，咳，都瞒着我，说是睡觉呢。”

又有一老妇，口中不断地念诵着：

“儿呀，儿呀！”

她也是在病院死掉了自己的儿子。

“别哭啦！是儿不死。”汉医先生又在安慰着。

老妇被大汽车摇动得有些要呕吐，她用手紧紧地捂住自己的嘴。

“忍一点！要不，又该拉回去了。”汉医低声告诉着她。

老妇做出一副痛苦的表情，极力抑压着自己的呕吐。

一路上因为自己没找着座位，所以也未曾看清两旁的沿路风光。只是时时低身从玻璃窗子望去，商店都在上着门，只有道路似乎还没允许通行，有行人在来往着。

不久到了宽城子的中间隔离所，原来是旧大同学院的校址，也是原来中东铁路的建筑物。

下了车，先站排点数。我们被分到了五号室。

有一位穿协和服的职员，先来给大家一人分配了一套被褥，都是新制品，花花绿绿的，仿佛嫁妆似的。女人们开始讨论着这花花绿绿的被褥，是不是麻线的之类。

屋子里，不是席子，而是日本式的叠席，也是新东西，大有日本式

的旅馆的情形。

然后又有人来分配手巾、胰子、牙刷、手纸、洋火、纸烟等日用品，一切的待遇都特别好，跟病院有天壤之差。

我本来是决心到此吃高粱米的。但是，一吃晚饭，却意外地给了白米，菜是肉片炒洋葱，还有一盘咸昆布，外有一碗木须汤，实在出乎意料之外，我们都食欲大振，饱餐了一顿。

汉医先生也很满意：

“这真是一德一心！”

晚饭之后，又另行分配屋子，露月町的人们到八号室去，入船町的都迁入五号室内。

一宿，在饱和暖里，睡得非常舒服。

四妹妹身上的热还没退，老母很担心。

在这突然还好的待遇里，仿佛将要度过的一周间也并不怎样痛苦，因此，生活都似乎明朗起来了。

宽城子旧间隔离所待遇的良好便令我们一行人感到分外的安宁。甚么是幸福呢？也许安宁就是幸福。

屋子里暖煦煦地沐浴着由窗子里射进来的阳光。我们无所事事地倚在各自的像嫁妆似的新被褥上，朦胧地追寻着各自的美满的好梦。

妹妹的热度已经完全退了，这更使我们感到更大的安宁。

我领着二女，在偌大的隔离所之中信步闲走，看到有儿童游戏场、浴室之类的设备。因为水道未通，浴室并没能烧水。为了仅仅七天的市民的生活，设备得这样周全，的确令人感服。

因为这里的人们，都身穿着和服式什棉袍，竟分不清谁是什么民族了。吃早饭的时候，大家都在一个大食堂里，不分民族，坐在一同吃饭。有人说：

“穿上日本衣服才给日本饭吃。”

又有人说：

“民族协和。”

吃完早饭，市公署当局拿来调查表调查户口。同室三十二个人，都望着调查表不能填写一字，都来求我给代书，我都一一答应了。写来写去，才知道真是三教九流，有汉医，有赶车的，有卖谷草的，有听差……都穿着同样的衣服，若不填写这调查表，真分不清究竟谁是甚么职业。同样的调查表须要填写三份向区长、市长、警察署长分别提出，所以我一直写了一头晌，累得手都有些酸了。

这里有很大的操场，人们被允许在操场里任意散步。午饭之后，我也出去闲走。有的人在盘积子，有的人在跑步，真是一幅乐园的光景。

操场四周的栅栏，都坍塌。附近的孩子们，便偷着走进来，向我们卖着苹果、清酒之类的东西。

甲野氏招呼着：

“小孩！”

一个孩子跑上前来。

不凑巧，被巡视的警官看见：

“你跟他说甚么？”

甲野氏怪羞惭地：

“开玩笑！”

警官也并未深加诘问，竟自走去了。

傍晚秋田先生招我到他们的屋子去，一块闲谈。他觉得这里的待遇，也非常满意。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日本清酒，我们你一杯我一杯地竟喝醉了。

“真沾了你的光，我的烟草始终也没断！”秋田老人有些醉醺醺的了，接着说：“你吃过河豚没有？我出去之后，请你吃河豚！”

他不断地讲说着河豚的美味。

“同舟共济。我那一点小意思算不了什么。”我应答着。“我们唯

其因为舍弃了民族的偏见,因此此次的百死毒才能够很顺利地扑灭了。”

“是的。”秋田老人又喝了一盅。“民族和民族在遇到患难的时候,能够这样协力同心去共患难,这是我们所得到的大结果。”

“诚然,在东亚,大和民族和汉民族,是必须这样怀抱着运命共同感的。我们无论是在人种上,在地理上,在历史上,我们要永远维系着要紧固着这运命共同感的信念的。”我接过了他的酒杯,一饮而尽。

“是的呀,譬如这次的百死毒,它是不分什么民族,要向一切人袭击的。换一句话说,我们这两大民族有着同一的敌人,即是百死毒菌。不但是运命共同,而且是生死与共。我们一同突破了死线!恭喜!恭喜!”秋田老人也有几分兴奋了。

“恭喜!恭喜!我们都要把这次的教训记起来,为了我们两大民族的幸福,向前奋斗!”我多食了几杯。

一瓶的日本酒,快喝干了。

“总之,我们可以说是在这次的传染病里已经死了一次的人了。我们此后更要珍惜着生,大无畏地生活下去。”秋田老人浑身是一股青年的气概。

“这是我们的新生。”我感动着他的话。

终于把一升瓶的日本清酒全都喝干了。我辞别了秋田老人向自己的屋子,顺着冷清的长廊走去。

对面走来了运转手大人:

“你还没睡哪?”

“我喝了一点酒。”我脚步有些轻,“你怎么还没睡哪?”

“我耍了一会儿。”

“胜败如何?”

“哼,早吃蚂蚱,潦了吃大虾,不早不潦吃大家!咱们还会输钱。”

他显然是赢了钱,摆一摆手走去了。

回到自己的屋子里,人们都已经入睡了,有的大作鼾声。

正在将要入睡之间，有国防妇女会的日本人的妇女们来到屋里，给那将被踢开的人们，一个人一个人盖着被。这温情的抚慰，使我非常的感动。

又是一个好天。

给几个朋友写信。

借电话去，因为打的人太多了，不允许借了。

到便所去，分开了日满系。上面有一纸条，写着：“不许到别人的便所去，否则不日不能出所。”这当然是因为我们使用便所，不及人家干净所致。想要彻底我们自己的卫生观念，当然须要我们自己的民众的增高，这是怨不得谁的。

生活上有了余裕，女人们开始着化妆，有白粉的擦白粉，没有白粉的，便用牙粉来代替，搽得白白的，由市公署方面贷与的衣服，因为爱好美丽的关系，有的女人就将自己的条纹的棉袍换成了别人的大花的夹袍。

有一个日本人走进了屋里，指着他身上穿的黑色条纹的棉袍，要跟我们同室的一个满洲人换他的红色条纹的棉袍，并且说：

“给你一块钱！”

那个满洲人看了看一块钱，便将自己的红色条纹的棉袍撕破了一个口子：

“我的坏了。”

这交换没有成立。

后来才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穿的衣服，市公署方面已经决定给我们了。所以，大家才这样地换起来了。

汉医先生今天谈得特别高兴，人们都听他讲：

“我，谁不知道？张神医，张善人，你们到五马路去打听去！瞎子让我给治看见了，聋子让我给治听见了，你们到我家看去：

“满墙挂的是感谢状，满桌摆的是纪念品。是这么个意思！”

我打趣着：

“百死毒,你能治不能?”

汉医先生很有自信地:

“能!什么百死毒万死毒!还不是头疼脑热的!蒙上大被,发汗就好了。”

我在心里暗自好笑。

“大哥,有人来看你!”又是“电报”小姐报告消息。我不大敢信,却也急忙走出去。

走到院中,看到小松和外文来看我。他们站在栅栏以外,向我摆手。

我跑上前去,先向外文道谢。

他们异口同声地问我:

“怎么样?”

我答应着:

“我算是死了一回,但总算又活了。我一定要珍重着这次的经验,努力珍重着自己的新生。”

他们向我讲说着外面的防疫的情形,知道外面的疫魔,已经完全被击退了。我们共同地庆幸着这大喜悦。

人类如果没有友情,该怎样寂寞呢?我感谢着友情的温暖。我们谈了许多话才各自分手了。

事务室的人们来调查要救济者,就是那因为消毒而被烧光了家财的人们。我们的屋子里并没有一个要救济者。因为须要分慰问品的关系,又将全屋的人数,小孩的人数,吸烟者的人数调查了一次。

晚间,听说另一个屋子里的赌徒们,有的输掉了行李,有的输掉了皮袄。

我的手记的底稿,一直到这里,便没有往下继续,也许是继续了,我把它遗失了,总之,在外文保存的我的手册之中,在十月二十八日就终结了。以后,外文在另一页上,从《大同报》上剪裁下来了一段记

事,照样抄录在下面,题目是:

实行科学消毒
人船町昨日完了
军用路等处亦将消毒。

记事是:

“新京防疫总本部二十八日午后四时致事”

“一、人船町科学的消毒至本日完了。”

以后的事情,只好凭着记忆,补记在下面。

由宽城子中间隔离所出所该是哪一天呢?推算起来,也就是自二十六日起算第七天,该是十一月一日。这都不关紧要,总之,十月二十九日以后,一直到出所,我们都是最大的幸福里度过的。

出所那一天,我们是乘着大汽车被拉入了城市的。大汽车拉到了车站左右,我就先下去了,到《满洲》杂志社去找小松。然后,联络了一家旅社,大半是景洲旅社,我们一家人就都暂且住在那里了。

我们的衣服,因为捆在行李里,所以一直穿着那和服式的棉袍。到五香居,我们一家人痛痛快快地饱食了一顿,又到长春浴池洗了一个澡,将一月以来的疲乏完全洗掉了。

在景洲旅社住了三五日,才回到家里,因为屋子曾用科学方法消毒,暂时没能搬回,因为一进屋子里就要流泪。

回到家里,仿佛做梦一般,一切的东西都俱在。我的笔,我的书,我都一一抚摸了。这突破了死线又回到家里的喜悦,使我非常的感奋。

朋友们都来看我,送来了许多的食品,我真的感觉到又带回到一个新生里。那是一个充满了梦的新生。

我陶醉在爱情之中了。

青服的民族(存目)

爵 青

该篇自 1941 年 11 月至 1942 年 2 月连载于《新满洲》月刊第 3 卷第 11 期至第 4 卷第 5 期。

鱼

梅 娘

别那样冷冷的吧！琳，我求你，风嗖着，雨不久就会停的，停了你再走，你不是为避雨才到我这儿来的吗？撇开我俩之间的一切，单按着人情来说，你也可以多留一会的。你能看着你底朋友的太太，带着一个小孩的软弱女人，独自在一所大房子里，听着风吼，听着雨啸，为恐惧的声响吓得颤抖着而吝于给与一线壮胆的慰藉吗？而且，灯灭了，天，灯为什么要在这一瞬间坏了呢。

琳，好琳，你别那样，你稍稍把脸转过来一点，你听，风更大了，不，风哭了，它在哭着呼唤着一点什么，它也是在寻找着一点失去的东西吧，琳，你再待一会，到电灯修复了再走，我想电灯一会就会好的，看，连路灯也坏了，他们不会叫它黑得太久的，不是吗？

我底孩子睡熟了，你容许我把他放到卧室里去吗？我记得我底抽屉里还有半截蜡的，有了它，我们可以光亮一点的。

琳，我知道你厌倦，不，我知道你对我是过去新鲜的时候了。你根本没有爱我，有，也不过是基于怜悯的一点同情而已。但这对我已经足够了，你给我底最大的启示是叫我明白了我自己。而且你叫我知道了爱，爱原不是胡胡涂涂就可以享受得到的。

琳，为什么你那样一点点地挪开你底椅子，你以为我没察觉到

吗？放心，先生，我是不会触及你一根手指的，我要的是爱，从心底涌出的真正理解的爱。拥，抱，吻，抚摩，那算得什么，我很容易就可以从我丈夫那儿得到，虽然他给我底拳头相等于爱抚，但与其强取于你，我是宁肯违心地去接受他所给予的一切的你……

啊！你站起来了，你预备走是不是？是的，我忘了你说给我的，“人们底飞短流长。”对，今晚正是给人以飞短流长的绝好资料，外面是暴雨，屋里是昏昏蜡灯，我底懂事的孩子又睡了，这里只有我和你，我和你单独地在昏暗里相对。你怕说，你为什么来呢？

你不愿意回到你底寓所去，那里只有寂寞，你想我这儿无论如何比起寓所来是好的。你可以得到一杯茶，一杯热的红茶，另外一块流着乳酪的点心，而且我一定要用干毛巾擦干了你底濡湿的头发，还许温存地替你拧落裤管上的积水，你可以懒懒地坐在沙发上，瞧着一个自以为是获得了你底爱情的女人在为你布置着一切。但你得要明白，她以为有爱，她才那样作的。她知道她底爱情也不过是换得了你底一时消遣之后呢。

噢，对了，你可以说是为看望我底丈夫才来的。告诉你，他虽然是昨天才从P城的他底家中返回来，但刚才，在你来的半点钟之前，他和我闹翻了出去，今晚是不会回来过夜的。这情形你都可以想象得出的。不是吗？

你更烦了，那闪亮的电光已经把你底脸清清楚楚地照给我，虽是那样短短的一瞬间，我已经看明白了你皱到一起的眉毛，你用你底牙啮着你底唇，你在骂我也不一定。你要走开，趁早别想，你动一步我就嚷，我说你趁着你底表哥不在的时候强奸了他底太太，你怕什么我说什么，你要脸，你要面子，你就一点别动。你骗得我够了，也该我享受一回。雨这样大，风摇得屋子仿佛要倒了似的，雷响得震耳，我怕，我一人没勇气在这样的暴风雨里支持着这样大的一所房子，我要你陪我一回，到灯来，到雨住我会放你走的，你放心吧！

琳！别那样静静地站在窗前，你连到椅上坐一会都不肯吗？你可怜我一回，就这一回，我再不会麻烦你的。你别看轻我，我绝不讨饶你什么，我们是好好地爱上的，也叫我们好好地分离。今晚，你知道我是多么难过吗？琳，像往日我们相会那样，张开双臂，叫我在你底怀中蜷曲一会吧！我底心，激烈地撞着胸腔，它要能挤出来倒好，它不，它只那样激打着我，那样剧烈的，琳，我说不出我是恨是爱。但是，琳，恨也是爱的，琳，你可怜我，你给我底怜悯的爱我也要，你抱我一回好吗？我刚才受了过分的刺激，又加上这暴风雨，我底胎儿在体内不安地转辗着，我底跳动的心因着它底转动是这样的空虚，头也昏得难过。今夜也许会流产的，我觉得我底腿麻得利害，你叫我靠着休息一会儿，容我暂时闭上眼睛，容我暂时享受一点抚慰吧！琳，你知道我们刚才是怎样剧烈地吵过了吗？

琳！你底手真热，有你这一只手已经够温暖我了，我觉得我恢复了一点，琳，你不屑于张开你底眼睛吗？我知道我今夜的形状是相等于鬼的，你不张开眼睛也好，你留着你记忆中的我底美丽的印象吧！你曾无数次地说过我好看，我美丽，你曾无数次吸干我眼中满储着的泪水，因为你底爱，我才有委屈的泪。今晚我底泪枯涩着，我底全身因为少了往日的温存的泪水的滋润，干得快裂了，骨节痛着，两点钟前受的击打还残存在身上。琳，你肯用你底热手轻轻地抚摩我一下吗？

啊！琳，你还是爱我的是不是，你抱得我这样紧，琳，别把头俯在我底肩上，让我看一下你。琳，我现在相信我明白你甚于明白我自己。我知道你爱我，而且我知道你爱我到什么程度，但你是懦怯的，你抵抗不了周围的一切，你才想抛弃了我。你是舒服惯的公子，你抛不开你底安乐，你没有决心和我一块奔出去和饥饿斗争。我呢？琳，我也是不会累你的，你该明白。离开家的这三年中，我明白生活的担子的重量，我决不会把我和孩子底重担放在你底肩头。如果我底丈夫真的

踢开我们,我是宁死也要养起我底孩子来的,我什么都可以做,甚至可以去卖淫,我幸而生得美丽,而且我还年青,一个二十四岁的好看的女人想还不至于十分难于获得职业。孩子失去爸爸,但他有妈,我要竭尽毕生的精力做一个好妈妈。没钱的寡妇不也都没自杀吗?琳,你相信我,我要取之于你的是爱,是同情,是理解。我……琳!我太孤独了,我没有一个亲人,我很早地失去了妈妈。我底爸爸是跟我离得太远了,我们之间有的只是恨,他恨我不肖,他恨我扫了他底门面。弟妹们小,而且从爸爸那儿袭得了骄纵的性格,他们看不起我,给我底同情,不,可怜,还不及我邻居的大嫂给我的多。我,自作自受,我原是可以听从他们的主张嫁出去,作一个安逸的少奶奶。我背叛了他们,我挣出来我自己,三年前穿着我底绣花鞋时我就有受苦的决心。现在,我觉得我进步了,虽然生活底艰辛磨光了幻想的棱角,但我并没有气馁。你,我底有钱的爷爷,我知道你是留恋于一杯咖啡甚于一杯冷水的,你当初爱我也不过因为我好看,而你在这儿是寂寞的关系。琳,我后悔于这样的爱,这样的爱我已经从我丈夫那儿得到了一回,不同的只是他是起于新奇你是起于怜悯而已,琳,我底话中伤了你是不是,你又生气了,你别掉开头去,琳,你再转回脸来,我不说了就是。琳,我不是说我要享受这一晚上吗?让我们偎傍着,看看那电光在漆黑的天上怎样闪动。外面仿佛正有人在撞着电线杆子,大概正修理着,灯一会就许来的。我说过了灯来就放你走,我不叫今晚破了我从来没跟你说过瞎话的例。我真傻,这样短短的一瞬间,我为什么单找不痛快呢。

琳!为什么那样看着我,我像鬼,我刚才受了剧烈的踢打,你容我再向你申诉一回吗?就这一回,我预想我们今天以后不会再见了。明天,我底丈夫回来,我们之间的一切总会找出个结果来。我,我看破了,网里的鱼只有自己找窟窿钻出去,等着已经网上来的人再把你放在水里,那是比梦还缥缈的事,幸而能钻出去,管它是落在水里,落在地上都好,第二步是后来的事。若怕起来,那就只好等在网里被提去

杀头，不然就郁死，不是吗？琳，你不这样想吗？

你笑什么？琳，你笑我又是说的空话，也难怪你笑我，我以往的懦怯连我自己都觉得可耻。不，那不是懦怯，那是糊涂，那是我还不知道怎样迈动我底腿。今天，我知道了，我一定得要走，走一步被打死，被杀害我也是走了一步。你不相信我有那么大的勇气是不是？

琳，你听，风哭了，想到以后不能再见你，我底心，像有圈粗绳子纠缠着似的痛楚，我想嚷一下，我想吐尽胸中气地大叫一会。我羡慕风，那样自由地随心所欲席卷天空，把心中窝藏的雨滴洒下，就那样嚎哭的一瞬间，已经足以泄尽心中郁烦了。我，哭时得饮泣，泪得叫它往肚子流，爱的不能说，不爱的得曲意奉承。这只因为我是人，我是这男性中心社会中的一个作了人妻的女人。人们不拿我当人，只当我是林省民底一个附属品。我底朋友这样说：“得问问你们先生。”下人说：“这可得问问少爷。”林家底人更来得利害，说：“什么东西，骚老婆，我儿还不把她一脚踢出去！”林省民自己说：“凭什么你白吃我饭，吃我饭就得听我呵，我叫你往东你休想往西。”这就是我受的待遇的全部，这就是出了嫁的女人所被安排的地位。这都是应该的，这都是你们认为对的事。女孩子从生下来，就被咒诅，幸而碰见了明白的父母叫读书，叫明白了点什么，这明白的一点更给自己招祸。如果我是个安分的你们认为典型的女人，我接受了林家的意见，归到林家去，安安本本地作林省民底二姨太太，好好地养着林家的承继人——我底儿子。忏悔我以往的和林省民底恋爱，不，该说是忏悔我自己引诱林家少爷底下贱。那样我就能享福，能使奴唤婢，林省民爱别人，随他去，男人有几个不爱那道的，这样，我就对了，我是好人，人家都恭敬我，我可以离开这个照料着孩子又得作饭洗衣服的龌龊的小屋子，我可以穿得像个样，孩子有人替我带走，我自己垂着两只手纳福。我为什么那样作，原来爱林省民时也没预备享他的福，我不能叫我儿子也长成那样糊涂的人。林省民碰了个机会骗了我来，厌了，想找个机会再抛出去。他明知我不会回到他家去，不会甘心作他底二姨太太，他就挟了

他底势力——这社会承认男人应有的一切权益，压迫我，虐待我，我能随他，他少了麻烦，不随，滚你的，穿破了的鞋原该扔掉的。凭林局长的儿子还怕找不着烫头发的女人。

刚才，就是这样吵起的，他从外面回来，喝了很多的酒。粗着嗓子大声唱，小民看着害怕，哭。小民愈害怕他愈唱，声音干得鬼嚎似的。抱着小民坐在墙角，我底心遮上来无限的悒闷。他昨天才从林家回来，我们已经半月多没见。昨夜说是有约出去走到那会才回来，回来就那样惹得孩子直哭，这是离别了半月又见面的结婚刚二年的恩爱夫妇吗？

一会，小民好容易睡了，他过来摸孩子底脸，不叫摸，就说：“不是我底儿子吗？你若说不是我就不摸。”叫人回答不得。我只好不出声。不出声更招祸，“好！”他说：“你外边有人了。不爱理我，这不是我姓林底家吗？”抄起花瓶就往地上摔，溅了我满身水。我跑到洗脸间拿手巾擦干水渍这个工夫，屋里可砸的便都摔了。我不知怎样才好，站在洗脸间流着泪。一会，他旋风似的拥到洗脸间来，而且摘下来我眼前的镜子。这回我真忍不住了，我说：“别这么砸，有话明说，我也没赖着你，干么这样呢？”

“没赖着我，你还不滚。”

“滚，那么容易，你想爱便爱，不爱便甩，这又不比你泡窑姐。”我几乎气炸了胸，这样回撞着他。

“啊！”他蔑笑地瞪大了眼睛，“你自己觉着不错，你比窑姐高多少，反正不是整货，我不要你，你要饭都摸不着门。”

“好！”我说，“林先生！人都得有良心，我知道，你，你跟你爸爸一样，就认得钱，再不就认得姑娘。你爸爸叫你扔了我，你跟我也算屈得可以了，你走你的，你走回林家去作那份少爷，你爸爸有的是造孽的钱，我底儿子又不能归你。你叫我滚，我自己会走，我饿死外面算我自己瞎眼，怎么就千挑万选地遇上了你。”我赌气地往屋里走去抱小民，

他扯着了我最底膀子，“走！你走把我的衣裳给脱下来。”我们就那样地撕扯起来，他不分头脑地捶了我一顿，自己跑了出去。

他走，我自己在地上滚着，胎儿受了剧烈的刺激猛烈的在体内转动着，肚子痛得眼前只发黑，心里泛着欲呕吐的恶心。我无法平静我那已经达到高潮点的愤怒，我球似的翻滚着，我撕扯着自己底头发和衣裳，我狠狠地啮着自己底双手，嘴痉挛地嘶哑地说着什么。我愿意我底胎儿流产，我不愿林省民底孩子在我底身里成长起来。我想少一个孩子少一份累赘，我决心离开他，我决心再教育自己一回。

小民醒，傍他躺在床上，看着那红润地寓着希望的小脸，我看见我生命中的一点光明。抚摩着那柔软的小头，我底泪滴在小民底脸上，想到孩子底爸爸，我突然歇斯迭里地大声哭了出来。小民被这意外的声响，吓得大哭，小头紧紧地钻在我底怀里，我又后悔那样忘形的大哭。吓坏了孩子，才是我最可怕的事。孩子只等于我底生命，我要教育起我底儿子来，我教他成一个明白人，这社会上多一个明白人女人就少吃一份苦。抚着小民底小脸，我喃喃地：“小民，你原谅妈，妈快憋得疯了，妈爱你，妈誓死也不离开你，那样的爸爸，有没有都可，小民，我底！”我忍不住地再次抽啼起来。

就那样怔怔地傻了似地抱着小民坐着，望着灯，听着突然袭来的暴风雨，心翻腾着，旋转于恐怖与绝望之间。

突然，我听见了叫门声，我疑惑我自己底耳朵，我想也许是小民的爸爸又跑回来。我恨他，但我不能说一点爱他的心思都没有，三年来的日积月累的相对，我觉得我不是那样说离开他就可以走得了的。我下意识地盼他回来，我想要一点抚慰。感情真是奇怪的东西。我那样地恨了他，决心离开他，他若回来，我想我们也许会再和好的，因为我们已经有了孩子。多么矛盾的想头啊！多么矛盾的感情啊！

敲门声又起，再倾听，那是另一个熟稔的声音。我想到你，我仿佛看见阴天上升起来太阳。但立刻，我记起来你这几天说给我的话，你若即若离的态度，我抽回来要为你开门而跑出去的双腿，我踌躇着。

风突然吹折了一切似地怒吼起来。

想着外面的冷雨，这时电光闪动了，跟着雷来，那样干裂的立劈下来的巨响，我不由地颤动起来，我没再犹疑地跑出去为淋湿了的你开了门。

就在那样兴奋的情绪下接待了冷淡的你，我说了许多气你的话，琳，你生我气吗？我，琳，别给我擦，随泪流下去吧，哭了我也许会痛快一点的。我，我知道你，你原没有爱我，只是因为你寂寞，常来我这儿一点，我们过从得亲密些，生了较普通友情还浓郁的一点感情就是了。所以你可以说，怕人家说闲话，怕你底表哥——我底丈夫不理你，跟你拼。这在真正的爱情中，都不是能够成为问题的事，不是吗？

我呢，琳，我今晚才知道，才知道我一样的并没有真爱着你。只是因为你安慰了我，在我觉得过分的孤独时给了慰藉。仔细想起来，你对我只如遥远的一盏灯，你的光亮照及了我，但我不能把那灯握在手里，用它底光亮来伴着我冲出黑暗，你要分，你不像我丈夫那样放荡，你努力于你以为人生之极的音乐。不过琳，你别生气，你送来的那一套贝多芬的交响乐，我只在受了委屈后唱了一张，但我没感到它的美好。一个忙于家事而又为孩子纠缠的心绪不宁的女人，是没有闲情去理解那种崇高之美的。

还有，琳，使我觉得对你负疚最深之点，就是我从你太太手里抢过来你——不，这样说，太抬举我自己了。该说是我侵占了你应该回家去和你太太欢聚的时间。我不愿意我底丈夫在该回家的时候留在外面，你的太太当然也和我一样。我没有从她手里抢出来你底权利。所以，琳，还是你爱唱的那句：“这样分离，是最好，在你也好，我也好。”

啊！灯好了，听！琳，雨也仿佛小多了，你走吗？我……

琳，雨真凉，我有一点冷，我底鞋里也进来水了，小民许醒了也不一定，我不送你了，再……见，至晚到明天这个时候我一定会离开这

里的。你……你保重啊！

啊！琳，是你，是你吗？你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刚才我听见好像有人踏雨走过来，我以为是邻家的先生，你为什么不叫门呢，你吓了我一跳，我看见门玻璃上恍惚的有个人影，我以为是贼，我屏息地窥看了好久，关了灯后，影清晰了，觉得有点眼熟，但也不敢断定是你，后来才索性大胆地开了门。你进来坐一会吗？我还没睡，在整理着一点东西。

琳，你愿意听我讲给你一点什么吗？一点我和我底丈夫怎样爱了和我走出我父亲底家的故事，说了，我会痛快一点的，你也不会像一般人那样笑我的是不？

还有两个月要结束高中的生活了，同学们都耸起了双眉，惋惜着那最后一点的黄金的学生生活，而且那城里是没有女子底最高学府的，毕业就等于失学，一般家庭谁肯花好些钱把挺大的姑娘送到浮华的都市里去呢，念两个字就可以了，女孩子念的什么书。

我才烦呢，那时候。本来上高中就是因为妈竭力主张，高中完了，我也快结束我底十九岁了，爸爸不会再放过我去的，他一定要把我嫁出去，他底信条是，女孩子过不得二十，过二十就没人要了。

还有，琳，你别笑我，我正偷偷地爱着一位教我们国文的年青的温柔又沉默的先生。他并不理我，只看我和一般学生一样，甚至说，他并没觉得有我底存在也可以的。

那时候班上的同学，大多都比我大，正是需要爱情的灌溉的年龄。但在女学校，那种拘束你也许是知道的吧，住校的学生除了星期天和例假是不准出去的，即或出去也不过是买点东西看回电影。隔绝了一切和外面交接的机会，那样蓬勃地生长着的活泼的姑娘们，那样尼姑似的生活是怎样捆压了丰富的还没经过折磨的纯洁的感情呀！

这样，姑娘们底神经都尖锐着，听着一点爱情的故事便都借着别

的话哄笑起来，班上有一个同学恋爱了，不，也不过是刚认得了一个陌生的男人，就哄传得全校皆知。

一天，那样悦人的一个初夏的薄暮，挟了倍倍尔的《妇人进化论》，我从教室里跑出来，我想到礼堂后面去读完它，礼堂后面有一个寂静的遮满了白杨的荫影的小丘，丘上有软草，丘下有我们同年级的两组种的五色的草花，那一小块地带是划归我们作一个小小的公园的。平常，除了用功的同学很少有人到那儿去。礼拜六的午后，除了花香只有鸟语的。

我愉快地走着，晴明的蓝天上飘飞着白云，初夏特有的软软的小风，吹拂着我底白绸的短衫，我暂时忘去了一切——那盘旋在我脑中的一切都是烦闷的将来，我走着，唱着短歌。

拨开白杨根旁的茂密的羊齿草，我爬上了小丘，琳，那一刹那间，我轰地一下觉得血都从头顶射了出去，你猜我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了他，那位国文教员，他蹲着，用着手里的草棍在地上画着字。对面，和我穿着一样白衫黑裙的姑娘。那是我们叫她小玉的一个和我同年级乙组班上的同学，她手里也拿着一根草棍。她抬起了头。

脸上，是那样起之于心的甜蜜呀。

一阵不由自己的战栗通过我底全身，我觉得我底脸仿佛立刻变白了，我不记得我胡乱地说了一句什么，我抽回我底身子，两步便迈下小丘来。

我开始跑着，竭尽我全身的力量，心里并无目的，只是想跑开那儿，那儿有的是鬼，那鬼是会吞了我的。

跑，不知怎样跑到操场，眼前什么东西都蒙在雾里，我看不见一切竖立在我面前的东西。

猛然，一个人扯着了了我底膀子，我立定了脚，那是，琳，你不笑吗？那是一个挺喜欢我底我们底级任先生。

“为什么那样低着头紧跑呢？差一点撞着篮球柱子。”

他说着放开了手。

篮球柱子的新刷的淡蓝的漆在夕晖里反射着光亮。

我定了定神，瞧着级任先生底脸，我才觉出我底眼里不知什么时候储满了泪水。我无言地旋过来脚，两步并一步地跑向宿舍去。

在我身后起了群众的哄笑声。

到宿舍，扯过被来蒙着头，我蟹一样地在被里左右转动着我底身体，我底心跌宕于受挫与忌妒之间，那样强烈的处女底忌妒呀！

那时，我们学校里正为着水灾筹备着公演话剧，公演期就是下一个星期六。我担任《哑妻》中的女主角，小玉是扮演《孔雀东南飞中》的兰芝的。我想我在公演期中一定可以压得她，我相信她不如我，琳，你笑我这无意识的自骄吗？

但我不能消去我心中的不快，一连几天我都心神不属，我惘然若失——这之间，一个关于我底谣言开始流传在同学之间了，关于我和那位级任先生多么没影的事啊！我平常很少和级任先生单独相对，除了事务上的接洽，因为我正是我们班上的级长，这谣传更增加了我底悒郁，我甚至想退学才好，女学校中的学生，因为生活圈子的束缚和年龄的要求，多半把没处发泄的蓬勃的感情倾向与年青的先生们。由于忌妒，某先生与某学生等等的话是最快的消息，琳，你想不想这是无耻的，跟一般人那样。你不觉得那一群要爱而无从爱起的女孩子们可怜吗？

公演的日子到了，我竭尽了我底能力作着戏，我听见了台下不止一次的掌声，我兴奋得双颊红红的。我仿佛得到了爱，我恢复了我底骄傲的自尊心。我多高兴啊！琳，那一点时候，我心里把我拟成那次公演的演员中的凤凰，卸装后，披了我底制服上衣，我高高兴兴地跑向观览席去。

在门口，我遇见了国文先生，他戴着帽子，他刚来，他是专门看《孔雀东南飞》来的。

刹那间，我丢了我底魂，我不相信我底眼睛，灯正辉煌地照耀着，

我看得挺清楚的是他依旧穿着那天在小丘后面的灰色的衣服。

我倒退着,把身子贴在墙上。

他笑着向我说:“完了吗?”跟着不听我回答的,就立刻走进剧场去。

我完全傻了,站了有五分钟,才明白了一点似的跑向剧场的后面去。

那是一个很大的花园,园正中有水池,池中的鹤嘴正喷着细碎的水珠,我驰近了它,风把凉的水珠一阵又一阵地吹到我底脸上。

我疯狂地绕着水池走着,那近两千的观众的掌声也不及那“完了吗”给我底刺激之深。我甚至想死,一切我以往认为对的事情都被推翻,我怀疑我所有的一切,我想我是连那个最笨的王瑛也不如的。

我想那时我底脸一定是青色的。

许久,兴奋平静了一点,我站着,手插在衣袋里,不动地望着眼前的灯,泪无声地沿着颊流到翕张的唇里。

苦咸的泪通过了火热的喉头流到心上。琳,那是我第一次感到了现实是一个怎样残酷的东西,我第一次否定了自己。

谁轻轻地叫着,我转过身子。

一个陌生的穿得挺漂亮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条红边的白手帕。

“是您的吧!”他说,而且递给来手帕。

手帕正是我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底衣袋中落下去的。

我点了点头。

“因为只有您在这,走,我想一定是的,剧场里的空气太坏了。”他说着,抚摩着在梳得很整齐的中分的头发下宽阔的额。

那么宽大的园里果然只有我们两个,剧场里正笑语盎然,想是在休息的时间中。

想起以往曾被轻薄的男人窘过的事,我底心跳了起来。

“谢谢!”我说着,向剧场走去。

“我是!”他微笑着,追了上来递给我一张名片,“您不至于讨厌认

识一个希望认识您底人吧！

片子是：林省民

外交部××科

抬头，我看见了一张温柔地笑着的脸。

琳，你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相逢吗？

公演后不久就考毕业了，和国文先生之间我们保持着僵了的关系，我底谣言也因为我底异常冷漠的态度消沉下去。我只想立刻就离开学校，除了必要的上课，我停止了一切课外的活动，我连球都不打了。

琳，这时我受了一个致命的打击，我底衰弱的母亲死了，我失了魂地从学校奔到家里，从家里又回到学校，每天幽灵似地起来，睡下，一切人生的希望，乐趣都从我底心中飞出去。我觉得我十九岁的前程充满了黑暗。

学校的生活完全结束，我也结束了我底梦想的爱情，我拒绝所有的同学们底挽留，在一个郁热的晚上，一个人登上了回家之路。

在车上，琳，我简直不知道用什么话才能说给你我那时的难过。没有母亲底家，直比牢狱还苦，我底顽固的爸爸，妖媚的姨妈，甚至可以说是像陌路人一样的叔叔和婶婶们，我怎样伺候他们去呢？我，琳，我抱了像去接受活埋一样的勇敢的心境向家走，国文先生给我底刺激强烈地烙在我底心上。我想我一切都不如人，我没有跟人竞争的能力，只好毙在那炼狱一样的家里，等棺材来装了我。

蜷曲在车座的一角上，这一切都陌生的车中的空气，稍稍地自由了我窘住的呼吸，我开始愿意车慢一点，永不停止更好，我目的什么家，那家有什么理由可以称作我底呢。

车到P城了，这是这条铁路的中点，车站内喧哗着，卖包子的攀着冒着热气的屉，站外的高大的建筑物上，霓虹灯闪耀着，作着刺眼的光辉。

站起来，扶着车窗我觉得仿佛应该做点什么，是的，我该吃点什

么了。

望着蜂拥上来的乘客,我算计着通到饭车上去需要的时间和困难,我不由得气馁了地再坐下去,因为坐下了,好像饿底意识也更清楚了一点似的。我从拉开的窗口间,把头伸出去。

一个漂亮的白衣的男性招呼着我。

“谁呢?”我搜寻着我底记忆,我并不认识他。我怔了一会,这之间,车动了,我没有买成我要买的东西。

这时白衣的人已经站在我底身前,再笑着招呼着我。

噢,是那一个,那个在××剧场为我拾取了手帕的人。

他笑着在我身旁的座位坐下,放下了手中的小小的提包。

我觉得有一点窘,两次为一个生人看见了正在闷烦中的自己,我觉得不大自在起来,我不知道怎样回答他底招呼,我稍稍地把脸偏向了他一点。

他也沉默着。

一会,他轻轻地:

“到C城去吗?”

我点点头。

“我也是,我回去上班,我底家在Y城。”

他说着,我想起了他底片子,那是写着外交部的。

“府上在C城吗?”他说着,站起来,脱去了上衣。

我只能再点着我底头。

“毕业考试结束了吧!”

我惊诧于他对我底清楚,那一晚上不会是无意地拾取了手帕的吧!不然为什么单就他也到园里去呢?

我感到一点惶恐,但能为一个漂亮的年青男人所注意,又不自禁地高兴。

“那么,”他接着,“我们有盘桓的机会了。”他望着我底脸,用年青的男人特有的温和的眼光。

我觉得有一点局促，但又不愿为他看出，我笑了，低下我升上赭红来的脸。

窗外急骤地袭来了暴雨，车窗上一层又一层地印上了粗大的雨滴，在豪壮的雨声中，车底奔驰声被压了下去。

凉爽了，我底心也晴朗了许多，把脸贴在窗玻璃上，望着外面漆黑的夜色，我忘了我正是在旅途上，而且不久这辆车子就要停了的。

他仿佛几次要说什么，因为我底沉默，他噤了口。

快到 C 城，他要求我写给他我底地址。他说他住在×区的独身公寓里。

我犹疑了一会，终于在他片子底背面上写了我家底地址。

到站，他拿下来我底东西，说：“我送你去好吗？”

我拒绝了他。

这样，我们结束了第二回的相见，我底单纯的心里印上那颀高的温柔的影子，我觉得我喜欢他甚于那位国文先生了。

到家，听了爸爸一套长长的训斥后，我开始我底小姐生活，很晚才起来，慢慢地吃饭，在姨娘的女客三缺一的时候，陪她们摸会儿牌。

但我底胸里却汹涌着愤怒的高潮，那行尸似的生活加重了我底烦恼，一回到我底小屋子里便拿许多不会说话的家具出气，我踢开它们，拣回来，拣回来又踢出去。

我底书信都经过管事的三叔检阅过了才给我拿进来，小说是一概不许的，闷极了的时候便看家里藏的一些木版的唐宋史什么的。

琳，多么无聊的生活呀！我简直要闷死了，我时常梦想我有一天能从窗户飞出去。

因为闷，幻想的时候最多，我常常整天地躺在床上，随着脑子去想，想累了的时候便蒙头一睡。那样，精神愈加郁闷，头一天痛到晚，我原来是很健康的，舒服的家却使我病了。

一天，琳，我接得了一封信，一封封得好好的白色的信，被托负管教我们的三叔恰巧吃喜酒去了，这封信所以没被拆开。

封面上写着很大的“林”，我底心惊恐地剧烈地跳动着，无缘由地给了替我拿来信的打杂小五一块钱。

小五出去，关了门，放下了帘子，我急急地拆开了它。

信上写了敬慕但不失之谄媚的话，字写得很好看，我完全满意于那封信。我高兴得雀跃起来，我在我底小屋子里走着，跳着，扬起了手下的东西。我半年多没那样高兴了，这兴奋的感情一直使我跳得喘息了的时候，才把身子摔在床上。

温软的床更助长了我美丽的幻想，琳，你不笑我吗！我虚拟了许多两人在一起玩乐的甜蜜的情景，我抱吻着我底枕头、床柱，还有我床旁的小小的座灯。

不久，那兴奋的感情过去，我第一次受挫于爱的创痕鼓动着，我再次地怀疑了自己，我想这一次我一定还是扮演悲哀的角色，那位漂亮的人是不会看上我的。

这样我哭了好久，泪干了的时候便睡去。

第二天我整个为惊惧所占有，我怕再有信来，我想象我们全家知道了一个男人给我写信后的愤怒和嘲笑的态度，我想着爸爸底铁青了的脸，和姨娘撇到耳根上去的涂得腥红的嘴。我咽不下去饭，不能诉说的难过的感情充满了我底胃。我不时地特意地通过内帐房，偷窥着三叔底脸。

一天无事地过去了。我躺在我底小床上，庆幸地，又觉得失望地，结果带着泪睡去。

第二天，我底两个住在C地同学来看我，她们带给我C地银行招考女职员的消息，征求着我底意见。

托她们替我报名，办理一切投考的手续，我决心换换我底生活，我想着疏通爸爸的方法。

那一天晚上我写了回信，给林。

我冷冷地说了我家的一切，暗示给他别再来信的意思。

那封信的冷语，伤了我自己底心，我恨自己的愚笨，怎么就想不

出一个两全的办法来，我想象信去后的一切情景，我自己切断了自己底希望，我还不如切断了喉管来得痛快，我揪着流得光光的头发，虐待另一个人似的捶打了自己。

一夜，我不能睡，一会儿懊丧，一会儿兴奋，我底幼稚的感情和想象激打着我，我失去了我所有的可怜的理性。

用一只母亲遗下来的翠镯，又加上那两位同学再三保证工作时只有女人，我买通了为爸爸宠幸的姨娘，得到了到C城银行去投考的允许。

我侥幸被录取了。

我底心为这能再次留在外面的生活惊喜得颤动着，我用着最虔诚的姿态听着爸爸底教训，我竭力地装着好女儿的模样。我向我底家人说着冠冕堂皇的话，我显示着学优登仕的女史底颜色。

我出了笼的鸟一样地飞着，叫着，做着我底简单又简单的工作，但我不能晚一分钟回家去。

工作熟习了，孤寂再开始袭来，我想着那位漂亮的男人。我变得沉默了，我需要的不是外形离开我底家，我要的是精神的解放，我要爱。我感到家底重量对我更重了，我为什么一定要在那规定的时间内回去呢。

男女同事间闹着恋爱，我哂笑他们，多么无聊的勾当啊！刚见了就爱，胡涂得连名字都没认清楚的爱。

我躲避着他们，但，琳，与其说我看不起他们还不如说是忌妒他们，我不能爱，我有一层门关闭着我，渴望于爱的人，真可怜啊！

有一天，琳，我在街上又遇见林省民了，他要求我和他去吃茶，那是午间休息的时候，我去了，带着惊惧与我快乐的心。

我们很快地就互相地爱上了，以后，他把信寄到我底班上，我们利用着短暂的午休时相会。我完全不能判断我底行为的当否，我为一种从未经验过的愉快笼罩着，我不想一切不利于我的，我沉醉在我盲目的爱里。

那真是我过去的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会无故地受挫于爱,一次能这样轻易地得到,我真快乐得忘形,我觉得自己是凤凰,那一些与我同事也在演着恋爱的把戏的女人,在我面前仿佛褪去了颜色,我自傲我底爱人是人间最漂亮最懂得爱的人。

我完全不能忍耐家中的生活,回家便写信,写得再热烈也没有,那些信有时候寄出去,有时因为太兴奋了,写得自己看去都羞涩,便在我床前的小小的壁炉中焚了。我尽我所有的智慧早一分钟离开家,待到班上,又希望早一分钟从班上出去。

一天,琳,我得着晚上外出的机会了,爸爸带了姨娘和三叔为了一项房产的事到M城去。婶婶们平常就是不留心我的。我照常地吃了晚饭,支开了纠缠的弟妹们,一人假说头痛地躺在小屋子里。

一会,天完全暗了下来,我加意地妆扮了自己,从后院的一个小门溜出去。

到街上,唤了一部车子,我驰向×区的独身公寓去。

到了,茶房带我滑过了长长的甬道到他底屋中去。

他底屋子黑着,茶房不在意地替我开了门。屋里排着铺得挺厚的床和软软的椅子。在那扭亮了的六十烛的灯光下,他底半身像向我温存地笑着。

站在门口,过度的失望使得我丢失了我底智慧,我不知我那时怎样作才好,是回去还是……

“您进去候一会吧!林先生就回来的。”

茶房提醒了我,我是应该进去等一会儿的,多么难得的出来的机会呀!

在那布置得相当精致的屋子里,我徘徊着,强捺着为等待而焦灼的心。

一点钟过去了。

又一点钟过去了。

我捧着那张笑着的半身像,仔细地瞧着眉,瞧着眼,瞧着嘴,那一

切地方都说给我爱，安慰着我底焦灼。

我终于不能再等了，再晚我家的门就会关的，我一定得要在我家没关大门之前回去，九点钟了，可恨的又慢又快的时间啊！

我找到了纸和笔，我开始写了一张纸条。

不同的情绪在我底胸里汹涌着，我不知道是写恨，写爱，写失望，写焦灼好。

拈着笔，泪从特意擦了粉的脸上流下来。

掷了笔，拿起了小小的钱包，我拉开了门，在临行的再一回顾间，那摔在床上的像片，仿佛委屈着似的半掩在床单里。

我想我是该把那照片摆在原来的地方的。

我旋回来我底脚。

这时，甬道上响起来我熟知的皮鞋声，擦干了眼睛，我把带着跳动的心的身子迅速地藏到门后去。

他进来了，因为自己底不在而门开了的事情诧异的“噢”着，随即把手中的包裹扔在椅上，过来关上了门。

这一瞬间，他瞧见了我。

琳，那时我在他脸上寻找到的是怎样的高兴啊！

“啊！是你，我底小天使。”他捉着了了我，热烈地这儿那儿地吻着。

“你怎会出来呢。”

抱着我，他这样问：“等了好久了吧！”

我点着头，由衷的喜悦加上刚才的委屈，禁不住地泪流了下来。

“原谅我，小亲亲，我太闷了，出去走走，被一个朋友拉着喝了酒，我，我太笨了，我怎么就没预想到你会来呢。”

擦去我底泪，他揪着自己底头发，强烈的酒气从他身上飘了过来。

我脱开他底手。

“我要回去了。”我说。

“什么？”他跳了起来，“回去？刚见着又走，生我气了，不，不走，芬

是最能原谅人的。”

他再次拥着了我，眼睛直看着我底眼睛。

我完全没有主意，家和爱在我心中交战着。抬头，钟已经是九点半了。

我底心一沉，这会回去，我已经是得特意招呼门了。

一个不幸的预感攫住了我，倚在沙发上，我底心惶惑地跳着，我说不出话来。

这时，他过去在他底门上加了键。

胡胡涂涂地坐在沙发上，我瞧着他关了门，曳下来窗帘，再打开刚拿来的包裹。

“吃一块糖，这本来是预备明天带给你的。”他在我底身边坐下，拉起来我底手，“怎样出来的，告诉我呀！”

我说了我是怎样从家里出来的。

他高兴得跳起来，拍着他底手，“那样，更不用忙着回去了，谁也不能知道你出来。你放心，没一个人能到你底屋子去。我担保。多么难得的相会呀！小芬，你不高兴吗？”

他底话使我安心一点，实在我也不能骤然地从那甜蜜的屋中走出去的。

我吃着糖，听他软软地在我耳边说着热爱的话。

在爱抚中的时间是过得多么快呀！

到我再想起走来的时候，已经午夜了。

“走，不走，芬，信我，没人会发觉你出来的，你这会回去倒不好了。我们再说一会话，芬，你爱我，你不走啊！”

他抱我到床上，灭了灯，

许多复杂的感情泛滥在我底心上，我想着不幸的未来，我想着我底家，我底周围的嘲笑，我底心剧烈地惊恐地跳动着。

但一方我又遏止不住着那由于爱抚唤起来的兴奋。我把头藏在被里，完全失去了清醒的意识，那时，琳，身边是悬崖，我自己也不会

阻止着自己而不滚落的。

那一夜，我失身了。

第二天，他忏悔着，解释着，谴责着自己，他的一切的话都从我的耳边嗡嗡地飞走，我听不出来他说的是什么，躺在床上，瞧着白白的天棚，泪，大粒的无声的从我眼里滚流出来。

我的外宿很快的传遍了我的家中，当然我的爸爸震怒了，他气得颤抖着，咯咯地啮着自己的牙齿，他替我辞去了银行的职务。

一切比预料中还残酷的责难落在我的身上，我在众人前连吃一口饭的自由都失去了，他们放我在我的小屋子里，用一个老妈子软禁着我，仿佛我不是人，而是一个疯子。孩子们因为大人的态度，有的也学着别人嘲笑着，有的惊异的看着我，像是要在我的脸上发现点什么。

我躺在床上，直如临刑的囚人，什么思索都从我的心中爬出去，又仿佛一切思索都僵死在胸里。我不晓得他们要怎样处置我，我的心盘桓在死亡、被逐、饥饿、责打上。

这样的第三天，他们命令我嫁给一个他们早已预定了的公司的经理的儿子。

我的荒唐的爱情在我胸中作祟，我拒绝了那命令，我不能委身于那位只会跑狗的少爷。

这样，我再次惹怒了我的爸爸，他骂着我，从我死去的妈妈一直到妈妈的妈妈，都遭受了无辜的咒诅，最后，他撵逐着我，他盛气的说他没有那样的女儿。

琳，一个巨大的问题临到了我，我迷茫的停在院中的柳枝前，我不知道怎样作才对，那时，生活还没教给我一点厄难，我不以为离开家就会挨饿，我想什么地方都活人，凭我还会饿死，还有，我的爱情鼓励着我，我想到两人同心土变金的故事，我一点都不疑惑我的爱人。我躲开姨妈教给我的怎样去祈求爸爸的宽恕，也盛气的跑出了家。

他依旧由最大的热烈欢迎着我，拥抱着我，请求着前夜的宽恕，

他尚不知发生在我身边的一切事情,他只知道我三天没去上班了,他担心着我已受到不堪的责难。

躺在那只曾一次睡过的床上,我的激动的神经渐归平静,也因为平静了,许多我想象中可能地离家后的一切不幸的预想,再在我胸间澎湃起来。

泪从我涩了的眼中源源的流出来。

他抱了我,用着不能相比的温存,这样,我诉说了我的一切。听后,他抬起脸来望着天棚,许久没有说什么。

那一夜,我以着极度不安的心留在他那里,他也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特别高兴的情致,虽然我们依旧抱抚着,但我的心上抹上了阴暗的影子。

琳,以后又经过了我的三叔的两次恫吓式的斡旋,我都拒绝了,这样,激怒了我的家人,我任性地我离开了那长住了二十年的家,从那富裕的家里带出来的只有一只母亲遗下来的戒指和一颗二十岁的不懂事故的心。

这样,他觅到了房子,我们搬进去,组织起小小的家庭来。

我是怎样的高兴啊!我在我的小小的房间里跳跃着,歌唱着,布置着摆着简单的家具的小安乐窝。我在我的心里造了许多楼阁,我计划着几天后我去找事,两人一块上班去,回来在小屋子里读书,吃饭,招待客人,把两人的年青的精力奉献给社会。

但是,琳,第一天我的快乐便被打折了折扣,那一天,我收拾好了屋子,用着生疏但小心的双手做好了我们的晚饭,但我的爱人并没在应该回家的时候回来。

我等待着,尽可能的在胸中找寻着可以原谅他的理由,但我如何也削不去心中的焦灼和寂寞,我有点怀疑我的爱人,但又不敢往那上面想。

夜深,他才回来,喝了很多的酒,并不理会我脸上表现的寂寞与期待地一下把我拉到怀中,不容我询问的,“我准知道你在等着我,我

就不着急回家了，我喝酒了，你别生我气。”说了，便横到床上睡去。

我僵立着，爱情从我的头中飞出去，我愤恨得啮着自己的牙齿，我撕碎了所有的可以撕碎的东西，摔了所有的能摔的家具。气稍微平静了一点的时候，躺到沙发上委委屈屈的睡去。夜半，我被抱到床上，在爱抚后，受到了几乎不堪的蹂躏。

第二天，我想是该有一番抚慰的，他没有，他一直睡到必得上班去的时候才起来，穿好了衣服就预备走，在门口，他回过头来半玩笑的，“别耍小姐脾气，小芬，这是我的家，不是你们公馆，摔了东西我用钱买呀！”完了，扬长的走了出去。

我一人躺在床上，狠命地哭了好久，哭够了，洗完脸，便跑到公园去。

初秋的太阳晒着我，我木立在池边。池里有人划船，水在船尾不安的跳动着，曳着长长的白线，白线上飘动着一枚黄而光的柳叶。追随着那枚颠簸的憔悴的叶子，我仿佛看到自己的缩影，一想到明天它就将全黄而腐蚀的时候，泪便禁不住的涔涔的流出来。

仿佛在园中，爱情给我的兴奋已经一点无余，扮演着悲哀角色的预想，眼前的景况证实了它。想到刚离开的家，家好像褪去了残酷的外衣，那外衣披在了两天前我还当神仙供奉的爱人身上。我感到过分的孤独，多么空旷的世界呀！我第一次疑惑了人是感情的东西。

抚摩着残花，搜集着枯草，它们都与我有着一样的运命，不久就会蚀化成泥吧！我呢，时光不久也会带了我去的，我已经从时光的齿轮中转落出来，就要落到沟壕里去的。

日暮了，苍灰的暝色掩到我的心，瞧着哑哑的寻巢的乌鸦，我觉得家底可爱了，但我失去了它，我没有一个可以让我休息的地方。那个刚筑成的爱巢里是蹲着一只老鹰的，我底自尊心支持着我，我不能屈服地回去。

天逐渐黑了下來，夜无声息地沉重地从我身边掠过，秋凉透过了我底绸衫，在我底皮肤上撒下了冰凉的颗粒，我开始轻轻地颤抖着。

下意识地盼望你来接我，又胡乱地算卜着口袋内的钱数，计算着手上的戒指，我想去觅一个旅馆，想象着怎样去度过明天的生活，我寻觅的职业，那一天会发现呢。

幽灵似地蹒跚地走出园门来，我想招呼一部车子，一想到去处，一想到钱，我底话从唇边反响回去。望着眼前的灯光，我茫然地握起了小小的口袋。

一部车子急急地驶过来，在园口停住，琳急急地跳了下来。

立刻，他搜寻的眼光看到了我，两步便跑了过来。

“唉呀！小亲亲，你可吓坏我了，是你能去的地方都找遍了，这儿若再见不着你，我就要报警察了，明儿府上赖我拐卖，我说破了嘴也洗不清这罪名呀！”

见了他，我已经消失了早上的怒气，剩余的只有哀怨了，我无言地接受了他底安慰。

这样，琳，我们底同居生活延续着，他，不时出去，喝酒，游逛。问急了的时候就说是为我，为了我们底不名誉的结合，人们要挟了他，要他请客。

我呢，琳，那时我才明白了生活是怎样一件艰苦的工作，我底职业一直没有着落，在我底身体中一个小小的生命在开始孕育着。我消遣我底寂寞，贪婪地读着所有的我身边的书籍，因为他底挥霍，经济拮据着，我摒除了一切娱乐，我尽力爱他，我努力做一个好的妻子。

我底身边的人们蔑笑着我，连我底朋友也说：“就这么的就算了，多冤，连结婚仪式都没有。”我只有忍受这些蔑笑，忍受这些非难，爱的时候不容选择，留给我走的只有这一条路，我走了，“讪笑”是他们底权利，我用我底大量安慰着自己，但一想到爱也空虚了的时候，便自己流着泪。

不久，小民生了，我添了许多麻烦的工作，连一点看书的时间也被夺去了，从厨房到卧室，从卧室到厨房，我底世界只有抽烟与孩子底啼哭。我底丈夫对我更一天一天地冷淡下去，常常几夜不肯回来。

我把全部的希望放在孩子身上，闷极了的时候便抱着孩子悄悄地哭。

孩子逐渐可爱了，丈夫仿佛安定了一点，他有几天按时回来，引逗着孩子，我们中间再响起了欢笑。我高兴着，在那一点短暂的甜蜜上又放上了我底全部希望。

一天，琳，那是认识你底一天了，多么美丽的初夏呀！那一天是礼拜日，我底丈夫很早地起来，装扮了自己，又帮助我收拾了孩子，他要带我们到许久未去的公园去。

在园里，在那我曾伫立过的池边，你来了，带着愉快的微笑，走近了我们。你们仿佛预先约过，是不是，琳。他介绍了你后，便让你坐在椅上，自己跑了回去。

那时，琳，我正高兴着，我觉得我重新得到了爱，我底丈夫回到了我底身边，我想着怎样去欢乐我底小小的家庭，我底悒郁的心上开放了花朵。

但你沉默着，你只简单地说了你刚到这儿来，将来要打扰的话。爸抱着孩子，孩子用柔软的小手去摸那飘飞着的柳叶，我顺从着他底意思，来回地走着，追随着那摆动的柳枝。

我们愉快地笑着。

你像心里藏了一点什么，时时偷窥我们，又时时把眼光避开去，因为初识，虽然我觉察了你底态度，我只故意地装着并不知道什么。

好久，我底丈夫才回来，他有一点慌张，他说他特意跑出去买了××戏院的票，请你一块去听刚来C城的名角的××的戏。

因为有你，我没问询什么，我厌恶听戏，我底丈夫是知道的，尤其孩子是不堪戏院的喧嚣的呀！

在戏院里，你仿佛活泼了一点，你曾两次站起来，和隔着很远的人打着招呼，我底丈夫暧昧地走了出去，又暧昧地走回来，一会，他抱走了孩子。

孩子在那边突然哭了起来，我仔细地注意了孩子底方向，他正被

抱在一个年老的女人底手里,我底丈夫站在那女人面前说着什么。

你看到了我脸上的不豫,故意不知道似地侧转了头,我觉到一切你们之间的蹊蹊,我猜想着那位老女人,我再仔细地瞧着。

我只能看到她底背影,而且来往的人,扰乱了我底视线,我只觉得那背影我很熟悉,其实我并不认识她,但她很像是一个我熟识的人儿。

这时我底丈夫回来了,台上正响着大声的锣鼓,你们交换了短暂地我没听明白的话你便告辞了走去,我底丈夫陪我坐在那儿。

我问着他,他只含糊地回答我,一会,孩子睡了,我们便离开了那喧闹的地方。

那一天晚上,我底丈夫很晚的才回来,他送我们到家之后便匆忙地走开。我底愉快的心上又蒙上了暗影,我听见了一个不好的传说,那传说说是我底丈夫早已有了太太,和家人一块住在P城的家中。我独自地忖度着白天的事情,我想一定是借你来C城的方便,他的家人随了来,叫你在我身边,以便他们看我的,后来你底话证明了我那天忖度的不差,琳,这回的事故都是以那天的事情为近因而爆发的,那个老女人是你底姑姑,我底丈夫底妈妈,她看中了我底儿子,也并不觉得我脸上有下贱相,她还没有孙子,所以愿意把我们收捡回去。

我底丈夫呢?他,他原不是怎样爱我的,琳,你别笑我,我这会才明白,才确切地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为了我们底小家庭在经济上也窘得够了,所以他愿意我回到他底家里去,他一方可以和有权势的爸爸再和好,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再去骗一个女人底自由的。

琳,我呢?我叛逆了我底家,自以为是获得了新生,用着细嫩的小姐底手做起了一切粗事,耐心地看护孩子,摒去一切娱乐,在黯淡的灯底下寂寞地等候着丈夫。但我得到的是什么呢?我底爸爸骂我不肖,我底朋友说我胡闹,林家的人以为我不要脸。我的丈夫结过婚,家里放着太太,他用他的爱情上的伎俩诱过来我,结果我得随他回去作

姨太太，不那样，我就得受着蔑笑，受着责骂。我的丈夫说：“细米白肉的就那么白养着你啊！”我说什么呢？女人就只有这样一个吃人家的细米白肉的地位，琳，我说不出来，夫妇的真义是什么呢？

琳，我的丈夫不愿轻易抛开我，也许是可怜我，也许是怕我反赖上他。但他又不肯听我的，我自然不会随他回去，结果就只有吵，这些天我受的剧烈的踢打都是为了这原因的。

我忙着，收拾好了屋子作饭，吃完了又是孩子，孩子睡了洗，一天直到晚，好不容易有一点坐着的工夫了，他就吵，琳，我心里的苦我真不知道用怎样的话才能述说给你，我只有怨我自己，怨我自己的轻率，仔细想起来，自己也不该怨，我是人，我需要爱，我的要爱的途径只有这一条路的。

前几天，我心里还有一点光亮，那就是你，我在受尽了欺凌之后，一想到你，我的心便温暖了。我不止一次地重想着那一天，我们初吻的那一天，琳，多么甜蜜的日子呀！记得吗？琳，同样的两呀！

你来了，那正是在我知道了我的丈夫已经有了太太的时候。那天，我哭了很久，到泪流干了的时候，便抱了孩子傻坐着，我的丈夫正回P城去，我知道没有人会光临到我的小屋子里来，便任兴奋的感情支配着，把屋子搅得一场糊涂，仅仅扫出来床叫小民睡去。

但我听见了敲门的声音。

虽然想也许是你，但因为听说你那几天到另一个地方去了，我不敢相信，琳，那时，我实在是盼着你的，只有你一个人没对我洒下了蔑笑，而给与了同情。

我稍稍地清理了自己，开开了门。

当我看见你时，一切的委屈都涌上心来，我是用着怎样的努力才压下去那升上来的泪水呀！

你进来，我羞涩于你看见那样的凌乱，我那时在你面前还端着架子，我竭力装着我是幸福的，我是被爱的妻子。但，那一天，一切都揭开了，在你面前，我已不想再掩饰，我想我们之间的一切，你是比我还

明白的。

你站着，瞧着屋里的情况，轻轻地叹了。

“民哥今天回来吗？”站了一会，你硬找出来这样一句话问着。

我摇着我的头。

“已经这样了，珍重自己一点吧！”

好一会，你坐下，眼看着地，像对我又像对自己说。

多么温存的话呀！那久违了的温存的语调翻起了我竭力地忍住的所有悲痛，我把头藏在挂着的衣衫里，印去抑压不住的眼泪，你走过来。

琳，那时我的心是怎样地跳动着啊！我怕又希望，我预感到你会来安慰我的。

你揭开我遮在脸上的衣衫。

“芬！”你第一次叫着我的名字，“不哭了。瞧我，瞧。”你作了一个可笑的鬼脸，同时拉起来我的双手。

你的紧握的双手拂去了我心中所有的悲痛，你直视着我，一点都不动地，那眼中是燃烧着怎样的爱情啊！

那爱暖了我的心，我觉得我心中有一点点什么生出来了，那是两次欲投无处的一点爱。躲过你的逼视，我的心开始慌乱着，许多受过的责难和蔑笑踢打着我的神经，想到我的丈夫，心无缘由地痉挛起来。我忍不住地投到你的怀中，尽情地哭了出来。琳，那是我有生以来的最痛快的哭泣，难得的哭泣呀！

你扶起来我的头，温存地吻了我含泪的眼。

琳，就只那一吻，我已经该感激你了，那样温存地，它说给我一切爱情的甜蜜，它启示了我人与人间的温暖的关系，你记得在你的双唇下我是为感激支使得怎样颤动么。

那以后不久，我的丈夫便在我面前揭明了以往一直隐瞒着的一切。他说，他是结过婚，但那并非是他的本意，他说他的父亲是那样地震怒，为了我们的不名誉的结合。他说他后悔于自己的轻率，他应该

在没和我发生关系以前遣走他的妻子。但现在晚了，一切都过去了。惟一的方法只有我归到他的家去，用我们的小孩来赎买我们的自作的孽，他的父亲是急于一见孙子的，他的那个妻子没有生育过，他们随便就可以处置了她。总归一句，他不能在外面受苦挨骂，他不能背叛他底父亲。

琳，他底话夺去了我全部的幻想和希望，以往，对他底放荡，我以着女性最大的忍耐原谅着他，我只想他是一时气愤，我并不疑惑我们之间的爱情。但他推开了我心上的窗子，叫我看清楚了外面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那窗子外面的阴云，虽然我很早地就知道它是快压到了我，但我骗着我自己，我想那阴云后面就是晴朗的天，只要一阵风来，那阴云就会被吹走的。多么懦怯的我呀！

在他还没说明一切之前，在我们底爱情间，我苦恼着，一面我不能拒绝你所给与的慰藉，一面又谴责着对丈夫底不忠，所以时常在你来的时候，我怔忡着，我不敢接受你底抚慰，以至惹怒了你。

但是，琳，现在我明白了，我试着站到窗前去。我明白一切阻力都是可以抵抗的，我知道了我底丈夫给与我的是什么，我也知道了你底。我想以往我是太珍重我自己了，在你底爱中，你只是一个富人，并没在意地扔出了你手中的面包，结果饿得要死的我拾得了，便自以为是无比的恩惠，你，琳，你并没有爱我，你只是随手地抛出了你一点闲适的感情而已，我这样说，你生气吗？

我说了许多话，你不讨厌我吗？我知道说出这些来是多么没用，但我说了，我想你是比较知道我一点的，我想解放我一点，我为我自己底自尊束缚得够了。我多傻呀！为什么我要在人前装着我丈夫是爱我的，为什么我要隐瞒着我们是没结婚就有了小孩子的事，为什么我夸耀着事实上早已和我没关系的我底家，为什么我逢人杜撰着理由证明我底丈夫是没结过婚的，我为什么一定要顺从着人们底意思而委屈着自己呢？我为什么要一般人承认我是和他们一样的人呢？

我作的事情并没有错，我需要爱，结果爱了。我要创造我自己底

家,那我自然应该走出我爸爸的家。我并没有侵害谁,我并没有给谁不便,我做的,都是只有一条路可走的。我还要我自己,我就只好走这一条路,我为什么要一定依照别人底意思呢?

如果我底家不是那样逼我,我也许不会那么轻率地爱上了林省民,如果林省民不是那么欺凌着我,我也无由接受你底抚慰。但我底家是对的,林省民是对的,你哪,你也是对的。不好都是我。那我担起来这不好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斤斤于这些不必要的计较呢?说对就真对了吗?

我不能随林省民回去做姨太太,我就好离开他,他不能背叛他的爸爸,我却有背叛他爸爸地自由的。真正的快乐不是依赖别人所能获得的。我不能忍耐目前的生活,那就只好自己去打开另一条生活的路子。你不以为对吗?琳?

琳,今晚,你原谅我,我不否认我是一个多么渴于爱情的女人,我知道你对我地爱,我理解你几次为人蔑笑后生出来的对我关系中止的意念。你原是随意掷出你地面包来的,既然有人说扔的不对,你犯不上为这一点事情惹起公愤,不扔对你也无所谓损失。但人究竟还有感情,感情不是那么说揪就两断的东西,这也就是你今晚所以来了,也就是我迟疑着不能从林省民底怀中离去的原因。

我明白你,我知道我自己,但我不能放你走出去,我知道在暴风雨里一人独坐是什么滋味,我要那温煦的慰藉,我要一个存放我底丰盛的感情的地方。我知道我要的不是你,但我,琳,我身边只有你接近了我,我,琳,你原谅我吗,你生我气吗?你……

(录自 1941 年 7 月《中国文艺》第 4 卷第 5 期)

蟹

梅 娘

捕蟹的故事：

捕蟹的人在船上张着灯，蟹自己便奔着灯光来了，于是，蟹落在早就张好的网里。

—

“山里的天，黑得可快呢！日头刚落下去，就黑得看不见东西了。山里人，都是一黑就睡觉。若赶上有月亮的天，可以从矮窗户中望见对面青色的山脊。忽然，有谁踏着山间的小毛道‘拍达！拍达’地走过来了，你准得以为是人吧！这可大意不得，这是黑脸熊瞎子。听着那沉沉的脚步声奔庄稼地去了，爷爷就拿了大枪，悄悄地从后门走出去。你就听着吧！‘叭’地一穗苞米娇掰下来了，又是叭的一穗，得了，这片苞米算完了！真叫人心疼呀！”

“心疼白心疼！为什么不给它一枪！”二房里七岁的小福子不解地望着奶奶的脸，同时作了个勾枪的手势。

“打？怎么打得过来，山里糟害人的东西有的是，哪里打得了，都

是吓一吓,伤不着人就算了。打头熊费好大劲打死了也没有用,熊瞎子从头到脚没一个地方值钱,熊掌还行,可得遇上行家,才能卖上好价钱!”

“对!不值钱的东西就是不能白费劲!”也是七岁的三房的小兰得意地显示自己精明。

“跟你妈一样,就知道值钱!值钱!”十岁的二房的长生撇了撇嘴,一脸的不屑。

“奶奶!奶奶!长生骂人!不行!不行!”小兰揉搓着奶奶,尖声地带着哭音。

“不吵!不吵!听奶奶讲!”奶奶在那雕龙的楠木炕沿上敲敲自己的烟袋,意识到这是二儿子特意为她从老远的南方运来的珍贵木料,又心痛地用宽袖子去擦,她那黑缎子旗袍的袖口上,沾上了烟草的灰屑,又心痛袍袖弄脏,用手指去弹。

“讲啊!讲啊!”福子催着。

“是兽就怕火!山里的人走路都带着火链,遇见狼什么的,就地拢荒火。那回,二伯念夜书回家,遇上狼了,火链短了些,把大褂的前襟烧了一大块,把我给心痛的呀!”奶奶说,尚不胜惋惜。

“什么好衣裳!布大褂烧了还心疼,谁希罕穿那玩意!”小兰撅着小嘴,轻蔑地说。

“怎么不是好东西!孩子!你们哪里知道做件衣裳的艰难。先得攒够了买布的钱,再就得等集日,山里人赶集,得起黑早,冬天赶集,把耳朵冻掉了的都有。你们哪能知道那时候的苦,再说,烧的是件衣衫,一家人就那么一件体面衣裳!”

“那大伯穿不穿长衫?”小兰问,眯着眼睛。

“还不是短撅撅的小袄!”奶奶回答。

“三叔呢?”福子故意问。

“三叔更是小袄了!他比你现时还小。”

“就我爸一个人穿长衫,就我爸一个人!”小福子骄傲地扬起酷似

父亲的脸，盛气凌人地望着小兰。

“你爸好！你妈好！你哥好！你好！你们那一房都好，拉的屎也比别人粗！”小兰跺着脚，狠狠地说。

“你妈长的白，你也长的白，你们拉的屎也细！拣大粪的跟你们相好！”福子觉得自己的话说得俏皮，高高兴兴地大笑起来！

“奶奶！您打他，福子骂人，他们那屋里的人就会骂人！”小兰又哭又叫！揉搓着奶奶。

“谁骂人了，是你先说的拉屎，你别倒打一耙！知道你爸爸美起来了！你就想压人一头，没门儿。”长生恶狠狠地瞪着小兰。

“好孩子都不吵，听奶奶讲。”慈祥的奶奶安抚了这个，又安抚那个。

“你大姑给人家了！”

“哪个大姑！”长生问。

“你们没见过，死了！”只要一说到这个惟一的女儿，老太太就觉得无限歉疚，这个早死的女儿没能随着这个家族迁徙到平原上来，享享都市的福。

“爷爷下山办嫁妆，用一条小狐皮换回来一面镜子，这可是个新鲜物件，东邻西舍的媳妇姑娘们都来照镜子。镜子挂在窗棂上，你大姑一照，怎么后头还有个白脸，细一看，是只白脸熊，人们就赶紧出去打！”

“不是说不打吗？怎么又打！”小兰就会这样抓人家的话茬不放！

“白脸熊非打不可！这家伙最狠，抓着人，人就没好，舔得你全身血淋淋的一点皮不留！”

“一打熊，还娶不娶媳妇了？”福子问。

“你就知道娶媳妇，明儿给你娶八十个，看你养活得起！”小兰的小嘴就像刀子样扎人。

“娶一百个也没事，咱家有的是钱！是不是，奶奶！”福子要求奶奶证明。

“若不是你爸爸能挣……”

“谁爸爸……”小兰问。

“当然是我爸爸了，你爸爸就会吃闲饭！”福子说，并且伸出了拳头。

“不打！不打！一家人不打架，听着，热闹的在后头呢！”奶奶重新装了一锅烟，抚慰了小兰继续讲。

“跑毛子了，山上也来了不少，黄头发，蓝眼珠子，见人就比划着往嘴里倒东西。人们明白了他们是要烧酒，胆大的就提了一吊酒送去，老毛子喝了就给钱，喝的老毛子咧开大嘴笑。可也有倒霉的，你二姨夫的爸爸从镇上打了一篓豆油，遇上老毛子抢过去就喝，一喝就急眼了！砸了篓还打了人。这事叫你爸爸听见了！”

“谁爸爸？”小兰又问。

“长生爸爸！那年他才十二，不是我夸，我那儿子就是有心胸。他装了一小篓油，又装了一大篓酒，找上个扎皮带的老毛子，那是个官，叫他两个篓都先闻一闻，把油倒出一点做炒菜的样子。老毛子官乐了，拍着长生爸爸的肩膀，给了五张票，还给了些酸不酸甜不甜的糖！”

“那是朱古力！”小兰又插嘴说。

“后来呢？”长生问。

“后来你爸就跟老毛子学起洋话来了，叽里呱啦，说的跟鬼子一样。屯里的人可得救星了，一有受鬼子欺负的就找你爸，有想跟鬼子换东西的找你爸，鬼子官可喜欢这机灵的孩子了，走哪儿带到哪儿，你爸一把把的票子往家拿。我那儿子呀！就是心里有理数，从小就与旁人不同！”

奶奶叹息着，混浊的眼角聚着思念的眼泪，一直站在奶奶窗前的玲玲，不出一声地看着这几个娇纵的弟弟和妹妹，见奶奶又不好受，赶紧把奶奶的大白手帕递在奶奶手里。

“奶奶！您的烟灭了！”

“玲玲！你怎么是个姑娘？要是个男的，念了这么一肚子书，也能撑起你爸爸的事了。”奶奶用手帕印着眼角，望着亭亭玉立的孙女，虽说只有十七岁，奶奶体会到这是个好苗子，玲玲做什么都有她爸爸的理数！奶奶又伤心地叹起气来，孙女却又命苦，早早死了亲娘。

那些个二爷随着毛子官到长春，在道胜银行做事，又到中东铁路做事的老话奶奶不知说了多少遍，孩子们早就听厌了，正要一个个往外出溜。玲玲突然说：

“奶奶，三叔回来了！”

小兰甩着小辫跑出去，又随在父母的身后走回来。

孙三爷擦着自己的眼镜，这是只为摆阔气才戴的金丝腿水晶石的养目镜。脸上不知道是因为暮冬的冷风刺脸还是心里不安宁，森然地露着紫色。

三奶奶拉起按季节讲究暮冬才穿的灰鼠皮大衣，一屁股跌坐在椅子上。

“呀！妈！您可想不到，我们一出澡堂子门，就被人盯上了，兰他爸说有人盯梢，我还不信，左闪右躲，那两个人就是跟在后面不放，妈！可吓死我了。”

三奶奶绘声绘色地说着，还不胜惊悸地抚摩着自己的胸口。

没人答音，奶奶张了张嘴，要说什么，却又把话咽回去了。

早春的冷风从没关严的门隙吹进来，三奶奶机伶伶地打了个冷战。

孙三爷走到窗前去，从半敞着的街门窥看着外边。三奶奶也挨过去，两个人左瞧右看。三奶奶悄声问：“有岔眼的人吗？”

突然，在近街门的处所，爆发了军用摩托的吼声。屋子里的人陡然一惊，骚动了一下，又静默下来，恐怕由这个角落爬向那个角落，瞬时抓住了整个屋中活动的神经。新统治者来到这个都市后兴起的种种恐怖的传闻，似乎是立刻要降临到这个巍然而立的大家族头上，各人凭着自身的经验揣测着种种可能发生的祸事。聪明的玲玲一刹时

被懵住了,稍稍安静了之后,她想,可能又是这两位爷奶要打什么欺骗人的主意。她很清楚,父亲在这个城市里的威望,即或是有什么人要来找这个家族的麻烦,也会有人来通风报信,绝不会平地响雷。但她不想说出自己的推想,也不愿说出,她只想悄悄地安慰祖母,使祖母定心。

夜暗充溢着屋子,没人走动,也没人说话。

半晌,孙三爷扯亮了水晶珠装饰的顶灯,璀璨的荧光滚落下来,老奶奶眯着眼睛。平日,她是不许开这只灯的,这是二儿子特意为她从法国订购来的,在这城市中还没有哪家有第二只的灯是她的骄傲,她像爱护儿子一样心痛这盏灯。在三儿子面前,在这一连串的惊惧之后,她却说不出阻止的话来了。

孙三爷走到那镶着楠木框架的火炕边上,摸了下毛毡下面的炕面。

“妈!您这炕可是温度不够,叫打杂的多加两根棒子,虽说是九天过去了,咱这地方冷,炕还得烧热些。”这意外来临的体贴话,又招出了老太太的眼泪。可紧接着三爷的抱怨就来了。“您别老唠叨过去的那些事,什么道胜银行、中东铁路的话都别提,那不是蓝眼睛的洋菩萨保佑咱们发的家,是咱们有这份财命。要提,就提正金银行,二哥给您的那老头票,叫您压箱底的老头票,是正金银行的,叫金票,道胜银行出的叫羌帖。羌帖坑了咱们中国人,老头票可当令。如今,谁提老毛子谁倒霉,要不是二哥混俄国事的名头大,人家也不会看咱们不顺眼。要真的查对起来,说不定我还得顶着二哥的名坐大牢去呢!您可别越老越糊涂。”

孙三爷一字一板地说,长生和福子滚动着眼睛瞧瞧奶奶再瞧叔叔,不敢吭声,小兰得意地扇乎着头上的绫花,看着两个堂哥。

奶奶委屈地瘪着嘴,默默地摸起自己的烟袋,玲玲立刻递过火柴来。

“玲玲!”三爷叫着,脸色凛然。

“查看查看你的书，沾一点俄国边的，骂日本人的统统不能留。你爸教你认的那些能搭小房子的俄国字块，立时烧了它。俄国人现时是共产党，可沾不得，再说你爸后来做的也不是俄国的事了，犯不上留这些犯禁物，你明白吗？”

“知道了！”玲玲答应着，叫上两个弟弟：“回自己屋去，奶奶累了！”

福子长生随在姐姐身后走出了奶奶的屋门。可能是三婶，在姐弟的身后啐下了轻蔑的一唾！

奶奶却又高声叫了：“玲玲，待会把你的洋眼药拿过来给我点点眼睛，眼睛磨的难受。”

“唉！”玲玲应着。

二

从祖母的房中出来，玲玲穿过修剪得齐齐整整的柏树丛，准备回西厢房中自己的卧室。

早上打开的小窗，在晚风里摇动着，屋中的纱窗帷也搅在窗棂上，玲玲顺好了纱帷，关上了小窗。想起了什么，反身走到大门口，待看到大门不仅已经关严且上了锁的时候，安心地吁了口气，再折回到院中来。院子里弥漫着夜暗，通着配房、正房的弯曲的石甬路，闪着冷漠的青光。外面的街和墙里的院子同样静谧，街上通过的马车，马蹄在路面上敲击出清脆的响声，一切都一如往日。三叔描绘的变故，很可能是制造出来的童话，玲玲的心安顿下来了。

玲玲伫立在院中心的老柳树前，据说这根老树已经长在这里三十多年了，原来这里是瓦片房时就有它，到爸爸为了讨祖母的欢心建起了这连脊的九间雕栏画柱大房，它仍然伫立在这里。玲玲抚摩着绽

开了枯皮的树干,一个朦胧的向往在她的心中滋生,她摸索着,想找到一茎新芽,这个小小的念头使她焦灼,她怕老树已经失去了生命力,正像爸爸逝世后的这个家一样,架子撑着,却已经全是枯枝了。她摸遍树干,不管枯皮在她灼热的掌下沙沙地响。从脚踝的地方摸到手臂可及的地方,从树的阳面摸到阴面。终于,她找到了一个小叶包,这是浑圆茁实的新生体,玲玲的心因兴奋而颤抖,她紧紧地抓着这个小东西,生怕它逃开。又一转念,她用劲捏住这个小生命,狠狠地压扁,从母体挖它下来,捏碎了抛向夜空。她似乎看见那个被捏碎的小生命,画着弧线,坠落于大地。

她盼望它钻进土里,重新生为嫩芽。

那又有有什么用,是新芽就有被捏碎的命运,被毁灭的东西是不会重生的。

仿佛做错了什么,又仿佛是向谁报复了。玲玲用双手捉着自己飘忽的头发,想把那柔韧的头发缠到枯枝上去。做个吊死鬼吧!这难耐的活囚似的生活。

头发虽然长,但终不及能够缠到枝上的高度。玲玲放下手扬起头,眺望着夜空。

一颗星在天边出现了,一颗寂寞的星,亮得一眨一眨。风吹过来,透过薄绸的棉袍,玲玲直觉得从心里往外冷,她无目的的漫步起来,沿着闪着青光的石甬路走着。

走近院西侧通跨院的月亮门时,她突然想起了小翠,那温柔又可爱的朋友,现在做什么呢?

小翠是孙家起家功臣之一的王福的女儿。王福是二爷山间的小伙伴,二爷发迹之后把王福叫上来作长随,在孙二爷创业的当年,王福出过不少的力。因为长时间看的听的都是有钱人的一套,把穷人那点勤俭的秉性全丢了,习惯的就是吃喝享乐。又因为是仆人,缺乏享乐中的第一要素钱,只能以伶俐的头脑干着谄媚和欺骗的勾当。孙二爷辞官、家道中落,王福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对他来说,一来是年纪

大了丧失了活动的精力，二来也因为时代不同了，过去的达官显宦走、死、逃、亡使他失去了活动的门路，因此只能呆在家里，喝酒和折磨老婆算作正事。寄希望在美丽的女儿身上，幻想某一天女儿嫁了个阔佬，拿出大把的钱来供他享用。

小翠本人却丝毫没有这种心思，她只想活得安分，活得别出什么差错，安安本本地嫁个人，能吃上碗饭就行。小翠看得很透，穷人家的姑娘在有钱人家是找不出好来的。

因为父亲和孙家的这种关系，因为孙二爷特别赏给了宅邸后面的这个小跨院，小翠有了熟悉这个大家族的机会。孙家的主人们也都不讨厌她，太太们爱她的一手好针线，儿辈们爱她那温柔的性格，但这些关系并不亲密。太太们只在要给哪个少爷做件红肚兜，或是要送给牌友们一些绣活时才想到她，少爷小姐更是只在受了委屈的时候才到她这里来，从她的抚慰中获得快乐。

玲玲与小翠的关系却与他人不同，一来是年龄相仿，二来是玲玲没有架子，小翠敢于和她亲近。玲玲在家里的处境是孤寂的，除了年老的祖母，这个奢侈的家在感情上对她是吝啬的。继母总是怕她知道自己的私蓄再泄露出去，对她防不胜防。伯伯、叔叔、婶婶只是一种观念上的关系，伯伯房里的祥哥原来还能谈上两句，结婚后变得十分阴郁，那位堂嫂文秀，看不起这个靠商业起家的家族，认为没有她家那封疆大吏的气势，对谁都看不起，高傲得像一只就会炫耀彩尾的孔雀。玲玲的心总是锁在郁郁之中，她拼命地读书，课内课外，古往今来，碰上就读，几乎成了书蠹，她向往着有一天自己能够自立，不在这个家里作寄生虫。

跨过了月亮门，玲玲悄悄走到了小翠的窗前。小翠正呆呆地望着灯，眼里闪动着泪花。外间屋，王福歪歪咧咧地坐在方桌一边，一边唠叨着一边在一堆花生米皮中找来找去。翠的母亲倚墙站着，茫然地望着什么。翠的弟弟全整理着书包，那书包已经很旧了，很多地方用线缀着。玲玲立刻想到把自己的旧书包送一个给全，她意识到自己是太

粗心了,这样的小事她完全有能力帮助。和小翠体贴人的行事相比,玲玲觉得自己太差了。仅仅比自己大一岁的小翠明白那么多的事理,再想想小翠的将来,若真是被她爸爸把她卖给那些下贱的地方,那可苦死了。自己有饭吃,有书读,比起小翠来,又是天堂了。

玲玲忽然不想惊动小翠了,悄悄地折回主院。

院子里静得怕人,一向喧闹的三婶房中也过早地熄了灯,祖母的屋子更是黑黑的一片。继母的窗子透出来黯淡的光线,窗帷上映着大大的黑影,继母可能又在倒动箱子。

玲玲想起三叔刚刚嘱咐过的话,院中稀有的静寂加重了她的恐惧。自从新的统治者君临后所兴起的各式各样的传闻,使得玲玲不知所从。很多反抗者、反抗的嫌疑者莫名其妙地失踪了的故事纠缠着她。就把书整理整理吧!她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变化了的环境。有一点是清楚的,想逃出去,想进关去,没有引线,更没有通路。她被紧紧地裹在这个开始衰败的院子里。

今晚,仆人们也意外地没有声响,偶尔哪房的老妈子穿过回廊,也像幽灵一样,飘乎乎地就不见了。风吹着仍然干枯的树枝,天阴下来,黑暗越加浓重。一行飞鸟从头顶的高空掠过,玲玲听到了早春的第一声雁唳。是不是真的是鸿雁来归了,她不敢断定,但是,她似乎又获得了某种希望。

玲玲走回自己的卧室,检查那些相伴她成长的书。三叔说红书皮的不能要,沾国民党边的不能要,连爸爸从遥远的莫斯科买回来的大型俄文字块也不能要。难道会有什么焚书坑儒不成?三叔不吩咐,这些事已经在困扰她了。同学王瑛不是连毕业证书上的总理像都剪掉了吗?

检查着书,玲玲惊异地发现,凡是要烧的,统统是自己所爱的。书一本接一本丢落在地板上,玲玲的心里,凄楚一点一点地代替了恐惧,仿佛被迫舍弃了爱人一样的凄楚。玲玲记起了许多寂寞的黄昏,雨打着玻璃,隐隐听见婶娘屋中的喧闹。她沉迷在书里,憧憬、振奋,

人和书融合在一起。到她无意地抬起头来的时候，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清冷的月光把窗帷的纱花印在老祖母的大红木椅子上，印在自己的手上、身上，勾画出奇异的图案。祖母抹着眼泪，叨念死去的爸爸。

望着一点点空下来的书架，玲玲突然愤怒起来，愤怒集中在三叔身上。她看不起这位只知道嫖妓，只知道享乐的公子。不要说什么富国利民的事了，就是对穷亲戚他也没有丝毫的助人之心，这完全是个寄生虫，吮吸爸爸积累的财富而毫不知耻。

书不能烧，这是玲玲心灵的寄托，三叔叫烧，偏不烧。他既然要统治这个家族，他就得负责任，真的出了事，就叫三叔去顶着，叫这位浪荡公子去尝尝铁窗风味，教他也明白明白，现成饭不是那么好吃的。

奶奶的叹息在耳边回响起来，“为什么你不是个男孩？”只有男子，在这个家族里，才有权利掌管事业，按着习俗，特别是继母的意愿，玲玲将早早地嫁出去，要是掌家，也只能是给男人掌家，像继母自己一样，借着丈夫的显贵，确立自己尊崇的地位。这一切，玲玲丝毫不稀罕，她不愿意作为男人的附属品，既然男女是平等的，为什么女人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人格？她曾计划过，到北平去上大学，学工，像爸爸一样，创建有利人生的实业。爸爸教她读过的《饮冰室文集》，自己读过的老师带来的《新青年》，都赋予她一个最崇高的理想，像爸爸当年时时叹息的那样，“咱们国家太穷了！出路就是振兴实业！”爸爸过早地去了，大环境又改了样，连想到北平去上学也已经是难以实现的梦了。

这一切向往的东西都被扼杀了的时候，玲玲觉得被扼住咽喉似的窒闷，她变得郁郁寡欢，除了祖母的屋子以外，她谁的屋子也不去。放学回来便扎在自己的屋子里，以书为友。疼爱孙女的祖母，只以为这个没亲娘的孩子又想爸爸了，只以为是继母给的零用钱不够用了等等。于是抚慰，于是给钱，这慰藉反倒使玲玲感觉桎梏。

门外忽然响起了汽车的喇叭声，家里的车是久已不用了，车夫早就被继母打发了。那么，会是客人吗？爸爸那些坐汽车的朋友已经烟

消云散。那么会是来搜查的吗？不！这不是军用车的响动。

原来是一向迟归的祥哥哥回来了。他像是喝醉了酒，摇摇晃晃，年老的更夫在他身后呛咳着，提着那盏俄国人送给爸爸的古旧的马灯。

祥进了正房西侧的自己的房间，更夫迟缓地转过身来，他披着的臃肿的老羊皮大氅，在地上的马灯光圈里奇异地移动着，仿佛许多黑蝙蝠飞起又停住，互相扭结着黑色的羽翼。玲玲目送着走去的更夫，好像看见他在走向坟墓。

大门琅琅地响起铁锁声，一会儿一切又都沉寂下去。玲玲重新站在书架前，把书的封面、插图，连书脊上出版书店的标志都一一细心地扯下，捆在一起，把那些没有名字的书本擦在一起，不是摆着，而是擦成一堆，像是随时可以丢掉的废纸，这才安心地睡了。

三

十一点，孙府上开了早饭。

因为昨夜的辗转，今日玲玲起得晚了，直到祖母打发张妈来叫她，她才起来，匆匆地梳洗了一下，便赶到饭厅里来。

她想起来了，今天是死去的大伯母的祭日，昨天祖母还提过上供的事。孙府上有这么个规矩，每逢有点什么事情的日子，家人便聚拢来一起吃饭，这一天的菜格外好。爸爸在世的时候，大家趋奉着爸爸，争着向爸爸敬酒，饭厅里一直欢笑不断。大家之间的感情仿佛因为爸爸融洽起来。爸爸一死，家族失去了轴心，感情一天天疏远。尽管菜并不减当年，大家都不愉快，只为了以往是这样，现在不这样不好似的。可慢慢地便都不来了，先是三叔，紧跟着是三婶，是大伯，是祥哥，最后，连顾及婶婆说长道短的秀嫂也不来了。到祭日的时候，是爸爸

的祭日，便是继母带着玲玲、长生和福子随在祖母后边上供行礼。是大伯母的祭日，便是大伯带着祥、秀上供行礼。供后吃饭，祖母一望见那些空出来的座位就淌眼泪。生日的事已经没人提了，只在祖母大寿的时候，才勉强应景。今日，多么难得的齐全。上边一桌，是祖母带着大伯、三叔、祥哥、长生和福子。下边一桌是继母、三婶、秀嫂、小兰，还有秀嫂和三婶之间的玲玲的座位。大伯母的遗像在面南的高脚几上摆着，供品已经摆齐，炉里燃着檀香，檀香的香气弥漫在整个饭厅里。玲玲先去向大伯母的遗像行了礼，静静地在自己的位置坐下。

为什么今天会人齐呢？玲玲的心充满了疑虑，怕是三叔又想出什么新点子来，她偷眼去看三叔，三叔的脸并没有什么异样，只是严峻得怕人。大家都不说话，祖母多皱的脸上带着微笑，玲玲记得祖母很久没有这样高兴了，“可别出什么事吧！”玲玲在心里祈求着。

“开饭吗？”厨子老王进来，望着祖母。祖母环顾着身边的亲人，这罕见的盛景又招出来老太太的眼泪，她勉强笑着，向老王点点头。

厨子老王，算起来比玲玲在这个家里的历史还长，玲玲出生的前两年他就来了。玲玲作满月，老王显手艺，一个人做菜成席，得到了客人的称赞，老王由此打下了在孙宅长住的根基。

孙二爷在世，宅里客人多，赏钱厚，二爷吩咐管事的帮老王存起来，攒到一定数目，给老王成亲安家。耿直的老王感激得肝脑涂地，发誓侍候孙家一辈子，他把宅里的一切事情都看得是自己的，常常因为一个小钱的争执，和卖菜的闹翻了。这样，他的同伴忌恨着他，厨房本来是最有油水的地方，有老王，你休想从中挖出一个铜子儿去，米、面、油等老王通通锁起来，钥匙拴在裤带上。

“老王，老太太认你干儿子了吧！”仆人们打趣老王。

“没认也差不多，哪个少爷小姐不叫我一声王大爷。那个玲小姐生下的时候，给她办满月，嘿！那客人，黑压压的，一桌接一桌，忙得我一天没抬头。事过，二爷发赏钱，特地把我叫到上房去，手里抱着玲小姐，说：‘为你这个小东西，王大爷累了整整一天，长大了，可不能忘记

王大爷的辛苦。’二爷那才是真正的大人物，体恤下人……”老王又兴高采烈地讲起了往事。

“二爷这么一说，你就是老太太的干儿子啦！怪不得你手这么紧呢！将来老太太把干字一抹，你就是孙四爷了！”

老王这才明白人们又在打趣自己了，嘟囔着走出门去：“谁理你们呢！没良心的东西，将来不得好报！”

“你得好报，明几个你家的一胎生五个儿子，五子登科！”一个仆人从后头追出来说。

老王真急了，转过身来站定：“怎么的，挑火的过来，咱们干！”

看见老王真急了，追出来的人两步跑回去，大家拆了房似的哄笑起来。

老王气吭吭地站着，到声息平静下去的时候，便大步走向菜市去！这一天，他在菜市上没好气，说不定就打了人，被打的人跟踪到孙府上来吵闹。孙大爷安抚了人家，赔上损失了事。大爷说老王：“你把你那撮脾气收收吧！净惹事。”孙大爷虽然整天腻在姘妇家里，却很明白老王的长处，说只管说，并不认真，老王也照旧行事。一家人都喜欢老王，只有三房例外，老王不肯跟他们勾搭着克扣伙食钱，也不肯应酬三奶奶额外的小吃。

老王端上头菜来，摆好，过去给大奶奶的遗像行了礼。一家人开始吃饭。

玲玲偷偷地瞧了瞧三叔，三叔的脸铁青得可怕。

老王端上浇汁鲤鱼，鱼还在滋滋地响。

蓦的，三爷站起来，把鱼连盘子掀到老王身上去，高声骂道：“你找死吧！老王，我说的话你敢当耳旁风，谁叫你买鱼？东西这么贵，宅里没出项，你当是二爷活着呢！告诉你，二爷显圣也不行了。这不是原来的年头，不是二爷当参议的年头了。你想把我们吃光你看热闹，你诚心要败坏我们全家挨饿。今儿是我把大大小小的都请来了，就是为的当众教训教训你这号的！你马上给我卷铺盖滚蛋，砸了你是轻

的，若不是看在你是个老人，非砸你个满脸花不可。饭后到上房算账去。”

这突如其来的爆发把大家弄懵了。老王喘着粗气擦着手上溅的油。富贵满堂的彩釉鱼盘摔成四半，鱼闪着美味的油光，尾巴砸烂了。

老王嘴唇颤动着。

老太太明白倔性的老王是忍不下这股邪风的，日益骄横的儿子当然不会听老王的反驳。她想着缓和，颤着声说：

“老王，老三脾气不好！看过去二爷待你的分儿你就忍了吧！一切都有我。”

“您别老糊涂了！”孙三爷横过来脸，“如今可不是从前的官家了。若是二爷活着，说不定更得大祸临头，谁不知道孙老二是靠大鼻子发家的，如今要反共，要建设王道乐土。再说，我也不至于连个厨子也管不了。我管不了问你们正宗的二奶奶，这个家是怎么当的？这年头，谁家兴吃一块多钱一斤的鱼。”

老太太被噎得鼓起来嘴，二奶奶忍不住抽泣起来。

“这都是早定下的规矩，一顿三块钱菜金。死鬼嘱咐过，有老太太，吃上不能缺！”

“老太太能吃多少？别拿老太太压人，谁看见三块钱都买菜了？”

孙三爷坐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抄起筷子搅动着菜盘。

“人可得有良心！不能冤枉人！天哪！你是两眼一闭没事了，我们娘儿们可怎么活呀！”

二奶奶索性放声嚎哭起来，呼喊着死去的丈夫。

“什么叫良心？良心就是往自家小份子捞钱。家业姓孙，谁叫我也姓孙呢！有你们的就有我的。凭什么一个月三百五百地去养活别人。”三爷翻着眼睛，挟起一块老王的拿手菜——爆腰花。

一直沉默着的孙大爷被激怒了，他最讨厌人家说他养活姘妇一家的事，这是他唯一的欢乐。大爷紫涨着脸霍地站起来，骂道：“你可真反了！我养活别人，这是官准的事，老二活着时都让我三分，你是个

什么东西？我跟老二拼命的时候，你还穿开裆裤呢？你别以为你现在兴起来了，凭你那点能耐，吃两碗舒心饭就不错了，你倒伤到我头上来了，我今天就教训教训你。”孙大爷说着，抓起一个盘子要砸。老妈子拥过来，护着自己的主人。祥敏捷地扼着爸爸的胳膊。

重孙小勤吓得大哭起来，少奶奶秀抱起儿子，转身出了饭厅，留下冷冷的一啐！

孙三爷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老高来：“你要打我，你摆哥哥架子，你不配，本来是你们两股受用，我一个人挨毙吗？有话不让说，年头换了，你们的靠山滚蛋了！”

孙二奶奶转过身来，一字一板地说：“我管家，可没昧过良心，多占公众一个字儿也对不起那死鬼，死鬼一腔热血都倒在这个家上了，若不是他拼死拼活，这会儿还不都是在山里头撵黑瞎子，能住到这大城市里显威风吗？”

“说两股合一算计人，一点没错，听听，连说话都一个腔调。”三爷冷冷地瞪着大哥，怒冲冲地摔碟子，扔筷子。

“就算是欺侮你了，你又敢怎么样？”孙大爷往前凑了一步，挣脱了祥的手。

“得了，大掌柜的，你看我吧！等我咽气了你们再打！”祖母气得颤巍巍地哭出来，多年的老称呼也喊出来了。玲玲温存地扶着奶奶。

王福进来了。

“看！看！这是怎么说的，大掌柜的看我，咱们老东老伙，没有过不去的话。都是年头闹的，谁家也不顺当。别上火，一家人什么理都行。大爷上我那小窝棚散散心去！二奶奶也平平气，这不过是话赶话嘛！谁家也短不了盆碗相碰。”王福满面春风，拱起手来向大爷作揖，“得啦！大爷，我先替三爷向您赔礼。我家水刚开，喝壶茶去，解酒消气，一举两得。老王！你也别愣在那儿了。溅点油算什么，孙家还能亏了你这件破褂子！去！把大爷平日爱喝的龙井给小翠送些去！叫她浓浓地泡上一壶，叫她妈把红线毯铺上，请大爷歪一会，养养神。”

王福连说带笑八方不漏地把这场纠纷平息下来，推着大爷出了饭厅。

福子过去拉着二奶奶的袖子，小脸望着二奶奶：“妈！不吃了！咱们走！”二奶奶扶着幼子的肩头，满脸泪痕走了出去。三爷独自据着上席的大圆桌，翻动着尚未动箸的菜，坐在末座的长生，发着很大的响声，嚼着鸡的脆骨。饭厅里由嘈杂转为静寂，长生狠嚼脆骨的声响格外清脆。三房的李妈在通厨房的甬路里站着，瞧了厨房瞧饭厅，瞧了饭厅瞧厨房，不知做什么才好。

三奶奶捏着高脚玻璃杯，有滋有味地呷着琥珀似的红葡萄酒，这是张裕公司送给孙参议的陈年佳酿，已经没有什么几瓶了，老太太曾下令不许动。

小兰挑着菜中的肉，放进嘴里嚼过，再嫌弃地吐到桌上。

“来！老李！”三爷敲着桌子。

李妈走近来。

“把白斩鸡摆这边来！”

李妈犹疑着，望着三爷那青虚虚的脸。

“听见没有？”三爷再擂下桌子：“别人我支使不动！你也敢不听！快端。”

长生把乌木银头的老筷子掇出很远，一盘白斩鸡推下地去。

“我吃是我爸爸挣的，我享我爸爸的福，我是他儿子，别人，谁吃谁长疔！”

边说边跑出门去了。

“小兔崽子！你也反了！要你爸爸！上棺材里找去！看你们娘几个还能美几天！”三爷说着，重重地甩了口吐沫。

三奶奶啜着酒，一脸的不屑。

“老王！”孙三爷瞪着眼睛叫！

“老王！”

“老王来啦！”是王福，王福笑眯眯地指着自己的鼻子：“这个老王可比那个老王中用，您用什么！吩咐吧！”

孙三爷的气脸松弛下来，淡淡地笑了。

“可当不起！你是老大哥，我求你的多着呢！”孙三爷又叫着李妈“把可吃的温一温，挑橱柜里好吃的再拣几样来，我跟王先生喝两杯！”

“真是，王先生！兰他爸直性，像今儿，不多余惹这份闲气。”三奶奶翻动着好看的双眼皮，轻笑着亲自送过两只高脚杯子，满满地斟上那甜香四溢的美酒。接着说：“我们这个家，您是知道的。大爷管地产，包了个人家，哪个月也得三百五百的。二奶奶管家用，家用的里面可就道道多了，多写上几笔花帐，什么都有了，就我们这房难。当初二爷把澡堂子分给我们管，说的是给我们零花。如今世面有变，洗晚澡出大赏钱的人少多了。再说，外面的一应交游来往不找大爷全找兰他爸，这份应酬费可海里去了。饶这样，也没落出个好来！哪个点上应酬不到也不行，孙二爷发的是老毛子财，一些个心狠手黑的人抓着这点叫你过不去，不应酬就给你报告去，前几个我俩洗澡，一出澡堂子门就叫人瞟上了，吓了我个半死……”王福啜着酒，连连地点头。李妈端了整整齐齐的四盘菜出来，轻易不见的鹿脯也拿上来了。

孙三爷再次为王福斟满了酒。

“所以呀！”三奶奶继续着：“就得王先生帮他了。话里话外老太太说过，二爷在世的时候，很多帐都没收，为的是帮别人，这些事您可比兰他爸明细。我看，该收的还得收，你们哥俩合计合计，兰他爸是正主儿，只要她（指二奶奶）不知道，就行！您说是不是？”三奶奶在王福的杯里再斟满了酒，不知道是因为抓着了某个盼望，还是酒醇得醉人，瓜子脸上红润润的。

“只要三爷用得上我，我没有不出力的。侍候三爷不是跟侍候二爷一样嘛！”

王福连连谄笑，作出极其热心的神色，频频地摸索着自己的下巴颏，一副胸有成竹的架势。

“可不是！”三奶奶笑着：“都姓一个孙字，三爷照样亏不了你！”

“喝！王大哥，嫌不嫌这酒淡，换上窝特卡怎样？”孙三爷又举起了杯子。

玲玲惦记着留在饭厅中的长生，送祖母回屋后，便折回饭厅来，在房角，她听见了笑语，那是王福狡猾的笑声，还有三婶尖尖的笑声。

玲玲说不清为什么特别嫌恶王福，她总忘不了王福跪在爸爸脚下，求爸爸饶恕他拐走女人又把人家卖了的丑相。她一看见王福就讨厌，仿佛王福身上随时都能喷出害人的毒液。她从来不与王福搭一句话，虽然王福很尊敬她。听见王福的笑声，玲玲立即转回身来，她断定长生不会还留在饭厅里，她不想到饭厅去了，但她也不愿意折回祖母的房中去，看着老太太抹眼泪。她走向自己的房间，她忐忑地琢磨着：“若是三叔跟王福拧成一股绳，这个家就完了。”

打开自己的房门，却见长生躺在自己的床上。

“姐，我把三叔骂了。我说谁吃这菜谁长疔。憋死人了，三叔凭什么耍横！”

“长生，你……”

“姐，给我五毛钱，我看电影去！你去劝劝妈，光哭有什么用！”

长生从床上跳下来，在玲玲床前铺的小鹿皮上，狠狠地跺了跺脚。玲玲望着这个长相酷似父亲的异母弟弟，从衣袋里摸出零钱来。

四

随着春天的行进，孙府表面上的冲突渐渐少了。大爷不再大声吵骂，三爷也不立着眼睛发脾气了。只是，谁都不到饭厅里去吃饭。长生跟着自己的母亲，兰也随着自己的父母，早晨上学去的时候，只有玲玲一个人嚼着粥。孙府中传统的佐粥小菜，野鸡丁炒酱黄瓜不见了，说是山里没人送野鸡来了。慢慢的，腌大马哈鱼也不见了。端给

玲玲的,竟是腌萝卜条。

老王叫三叔撵了,新来的蒋师傅是三奶奶的远房表弟,蒋师傅自带了个助手。蒋师傅只在三房的菜上下功夫,众人吃的一勺炒,凉了不管温,早了没有,晚了也没有,有时,连碗也没人洗,祖母只好从乡下叫了个十四岁的孩子厨房里打杂。

外面的物价随着日子往上涨,二奶奶把日用的三百五十元交给祖母,声称自己不再管事了。管也管不好,交出来,一来自己省心,二来也省得别人生气。祖母按日子交给蒋师傅八元钱买菜,摆到桌上的菜却越来越少。旧存的油酒米面吃得一干二净。最后,连老太太早饭的菜里也挑不出肉星来了。

三奶奶带着小兰在自己的房里吃早饭,小兰拿着夹着肉松的馒头去上学。谁要抱怨菜不好,蒋师傅便顶撞你说菜贵,抱怨的人多说一句,三奶奶便接上话茬,七三八四地说了一车话。人人都噤声了。大爷腻在姘妇家里不露面,二奶奶锁在自己的天地里,大少爷祥不到夜晚不回家。大少奶奶秀一天没好气,从不吃宅里饭,每日里娘家大盒小盆地送菜来。

只有玲玲一个人吃着没有油水的菜,祖母叫玲玲到自己的屋里吃,玲玲怕看祖母那衰老的泪眼,每天胡里糊涂地咽了两碗饭去上学,在学校混过一天再回家。玲玲马上就要结束高中的生活了,功课却丝毫不紧张,教科书大部分买不到,从内地来的专科老师陆续走了。上课就是自习,不然就是日本女老师教烹饪,做的都是日本菜,先还由于好奇,觉得有趣味,慢慢地因为口味不合,便觉得一点没意思。课外读物更是少得出奇,偶尔哪个同学在小书摊上获得了一本文艺书,同学们便贪婪地传着看。张恨水的《金粉世家》、刘云若的《红杏出墙记》,书店里有,书摊上也有,原来玲玲不看,闷极时也拿来看了,那些郎才女貌的言情故事,使得玲玲寂寞的心更加饥渴,用幻想的爱情抚慰着自己。

家里从喧嚣、红火跌到了静寂和阴郁上,饭厅里七零八落,野猫

在厨房的窗边聚集着，等待着去攫取盘中的菜肴，打杂的孩子看见了便抡起棍子打，结果猫没打着反倒砸碎了玻璃；玻璃碎了也没人管，就那样任风把砂尘从破洞里带进来洒在饭菜上。饭里有了细沙就更没人吃了，各房的娘姨在自己房前的屋檐下支起小炉子作饭，院中到处抛满了菜根、碎纸。往日的整洁像过去了几个世纪一样。小兰一见了福子和长生，便互相咒骂。乍进院子的人，就像进了一个住有十几家小户的大杂院一样。

衰老的老太太只剩下嗟叹的份儿了，整天泪汪汪的，没有人有闲功夫来理会老太太了。各房都在盘算着自己的未来。二奶奶虽然交出了日用，却不肯交出原来由她掌管的几家公司分号的收益。大爷掌握的地产，借口收不上租粮，也不再向公众交钱。传说三爷在地窖里按王福的指点找到了二爷早已放弃了的一批外放账目，按大加一的利率狠毒地要了回来。一家人互相作着贼，互相提防，谁也没一句实在话。年轻的听差被三爷遣散了，只有年迈的老更夫在院子里移动着脚步，他那蹒跚的姿态加重了院内的萧条。有几处门柱的漆皮脱落了，两年没有修饰门窗了，兰和福子在斑驳的柱子上写着漫骂的脏话。

市面渐渐安定下来了，那些个谁家失踪、城郊曝尸的传闻也失去了恐吓的威力，三奶奶制造出来特务抓人的话语不再有人相信了。惟其安定，人却变得更加贪婪，互相猜忌的心越来越重，都拼命地抓钱！抓钱！

在猜忌的日子里，玲玲被隔绝于这个家族之外了。二奶奶就怕玲玲知道她的私蓄报告给祖母。表面上她对玲玲更加慈爱，总是亲自把零用钱送到玲玲的房里来。长生和福子要是到玲玲房里来玩，二奶奶贴身的赵妈便跟在后面，容不得姐弟说两句话，便借故把两个孩子叫走。

一家人变着戏法，只有老太太蒙在鼓里，有时祖母听见福子和小兰互相嘲讽的话，便问玲玲是什么意思，玲玲只是摇着好看的头，推

说没什么。

三爷越来越忙了,和王福出出进进,王福穿着崭新的湖绉长夹袍,脸上笑孜孜红朴朴的。

市面上的传说改变了内容,说是要修金銮殿,存金存银不交银行的就是犯法。又说要大选嫔妃了,二十岁以内的淑女都要待命。当然,这传说立刻波及到女子中学了。那些受过“五四”文学洗礼的姑娘,自然不相信还会出现几十年、几百年前的旧事,但也不无忐忑。大家叫着彼此的名字在下面缀上什么嫔什么妃的名号。同学们互相打趣,笑闹;学校仿佛因为有了这些青春的喧闹生动起来了,其实,这正是掩盖着深沉不安的表象。

年老的更夫把这传闻带到宅里来,带给祖母。玲玲自己并没有传播这个消息,她虽然不敢肯定到底是真是假,她估量,时代已进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历史难道真会重演?老奶奶可吓坏了,她惊异地睁大了昏花的老眼,怔怔地打量着年已及笄的孙女,这从小就像玉女一样俊俏的孙女。奶奶心中埋藏的老故事加重了老更夫传来的消息的重量。她命令玲玲再不要去上学。她要玲玲去叫三叔来,要三叔尽快打听出个确信来,若真是遴选秀女,她便带玲玲躲到山里去。

玲玲安慰着祖母,用可以使祖母相信的理由证明传闻的虚假。祖母不信玲玲的解释,她命令玲玲扶着她,亲自到三房里去问个究竟。

玲玲踌躇着,脑子里闪现出三叔和三婶躲避她的情形,况且,三叔肯定不会待在家里,玲玲怕死了三婶那刀子似的嘴。

老祖母急了,她怕心爱的孙女受到损伤,保全了玲玲,这是她对死去的儿子的安慰。她摸起拐杖,颤巍巍地走出了房门。

老祖母缓慢的走着,凌乱的院子使得在房里蛰居了整个冬季的老太太大大地吃惊了。这完全相异于昔日的景象又招出来老太太的眼泪,她咒骂着大伯,咒骂着三叔,呼叫着管院子的听差。待玲玲告诉她那听差早被三叔打发了的时候,老太太哭着叨念起玲玲的父亲来。

玲玲不愿意伤感过分摧残祖母,她强扶着祖母往回走,她们正靠

近饭厅，饭厅里间有个直通祖母房间的甬路，她想尽快把祖母扶回房间去。她怕被三婶撞上伤感的祖母，这将会加给她无辜的指责。

饭厅里椅子歪着，白桌布上积满了灰尘。只有靠门的小桌子干净一些，那是老更夫特意为玲玲打扫出来的。

过分的伤感使得老太太更衰弱了，眼泪纵横地漫过多皱的脸，她跌坐在玲玲常坐的椅子上，只剩下叹气的力量了。

祖母的伤感掀动了玲玲隐藏着的苦闷，她怕祖母发觉，靠着窗子，用那泛灰的纱窗帷偷偷擦去眼泪。祖母坐着、坐着，半晌，她站了起来，没有叫玲玲，也没有拿拐杖，玲玲奇异地望着祖母，她发现奶奶的脸有些异样，她过去，祖母却推开了她。

老祖母独自蹒跚地移动着，背贴着墙，手抚摸着能够触及的物件，昏浊的眼睛闪着光，眼睛里并没有泪。

玲玲的心惴惴地，她不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才好，她跟随着祖母，不知道老太太此时想的是什麼，她尽着自己的智慧想弄明白祖母这特异的行动，她猜想祖母是回到了往事之中。

老奶奶在屋里移转着，从这个角落移到另一个角落，迈不开腿的时候，就坐在椅子上喘口气。

“回去吧！奶奶。”玲玲劝说着。

老祖母望着玲玲的脸，半晌，命令了：“玲玲！去拿抹布来！”

“您别管了，待会儿我来收拾！”

“不！”老奶奶执拗的，“我跟你一块干，你把窗帷和桌布敛在一起，明儿叫人去洗，我就擦擦桌上的土，累不着的！”

玲玲知道，强迫祖母不做是不可能的，她飞快地跑进厨房，向打杂的小孩要抹布。

孩子在团得泥球似的一堆抹布中，挑了一块递给玲玲，玲玲扯开泥球，抹布上布满了霉点。

“没有干净的啦？”玲玲问：

孩子摇了摇头。

“这是干什么用的？”玲玲指着铅丝上一排洗得白白的布块。

“那呀！那……”孩子贴在玲玲的耳边，悄声地说：“那是，蒋师傅新拆的面袋，给三奶奶房里用的。”

“公众的呢？”

“公众的就是这个！”孩子指着刚挑过的一堆泥球，“不要紧，一洗就干净了。”玲玲以为，擦桌子或许另外还有。

“我是要擦桌子！”“擦桌子也是这个，我给你洗出两条来！”孩子说着，把泥球伸到水龙头下面，三把两把，便洗完了，他挤了挤水，便湿淋淋地递了过来。

“得啦！”玲玲皱了皱眉，“我自己洗吧！你放在水槽里！”

玲玲悄悄走回甬路，向饭厅里看了看，祖母依旧坐在那里，眼睛望着窗外。

“你去饭厅门口等着，老太太要干什么你就帮忙，别吵吵嚷嚷的，别撞着老太太！”孩子会意地去了。

玲玲把一块抹布在水槽里洗了又洗，拧干了拿进饭厅。

祖母指挥着孩子移动着桌椅，把椅子一只只堆到桌子上，露出了菜渍斑斑的红釉地板。祖母又命孩子把屋角的那把高背靠椅挪过来，那是玲玲死去的爸爸的座椅。玲玲把抹布交给祖母，自己搬动着木凳卸下窗帷。

风从没玻璃的窗户直灌进来，暮春潮湿的空气弥漫着，夕阳沉下去了。

老奶奶揩拭着儿子的座椅，连椅背上雕刻的花朵都擦到了，她身后悬挂着的褪了色的漆画，衬着她那佝偻的身体。暮色中，那只擦拭过的大漆座椅，闪着变幻的光影。玲玲走近奶奶，拉起祖母瘦骨棱棱的手，眼泪像溃了堤的水那样倾泻出来。

五

选嫔选妃的传说刚刚消逝,另一件事情牵动了孙府上的每一根神经。那就是收回银币的命令。这个有着相当积蓄的家族,一向对纸币是抱有敌意的,他们认为,那是饵,是吊老百姓真正财富的饵。他们已经吞过不同的苦饵了,从只有老奶奶才记得的道胜银行的羌帖,到吉林省官银号的宽帖,后来又是吉大洋票、奉大洋票,再后又是中交票。那些印着财神爷的花花绿绿的纸票,兴过一阵便跌得一文不值。大家都观望着,观望中包含着惧怕,怕真的过了兑换的限期,再用银币就要坐牢。这使得躲避着众人的二奶奶露面了,她装着不在意地探听着消息。大爷也坐不住了,大爷还有熟悉外边情况的儿子祥可以依靠。二奶奶觉得玲玲有用了。她也明白这个被丈夫视为掌上明珠的女儿的机智,可是她对玲玲的戒心用得很久了,她更怕的是玲玲把她的私蓄端给奶奶。

收回银币的声浪一天比一天高,又带出来许多因为私藏银币被处罚、被没收的传闻。这传闻使得优柔的二奶奶焦愁到万分,她的私蓄重要得超过她的生命。丈夫在世的时候,仅以自己的花容月貌获得丈夫欢心的她,很明白丈夫并不爱她,丈夫深沉的心里,只为玲玲的生母保留着热情,她不过是个陪衬。人们尊重她,是因为丈夫的庇护,她是孙府上的当家主妇,其实不过是从账房领出来日用,再交给管事去支配就是了。至于经营家产,她并不明细。她是小户人家的女儿,老祖母是为了选个好脾气的人侍候儿子,才从众多的远亲中选中了她的。丈夫是从没把她作为生活中的对手的。她从奢侈的生活中学会了享受,却并没有学会驾驭生活的本领。丈夫辞官之后,他们的生活由繁忙转为安静。舒适依旧,有丈夫创办的澡堂子、当铺、铁工厂等

赚钱的买卖供给日用,特别是闹市中的地产,地价连年上涨,这成了他们实力最雄厚的基础。朋友们的来往也并没有因为丈夫辞官而冷落,她照旧乘着汽车出去拜会朋友。丈夫是个又重孝道又讲恕道的人。大奶奶过世,大爷在外面包人家,丈夫以为这是对伤心人应有的安慰,从不说一句抱怨哥哥的话。三弟挥霍,三弟妹刻薄,丈夫也采取了规劝的手段。二奶奶虽然不能同意丈夫的作法,但对丈夫的尊敬使她容忍了这一切。

霹雳一声,丈夫去了,事变来了。这使得二奶奶失去了心脏,这个家族患了软骨病。不幸接二连三地降临,地产被征用了,最好的房产被外来人住了,买卖生意连续亏损。而那个浪荡公子孙三爷,兴起来了,从不善管理的大哥手中,从见识短浅的二嫂手中,挖掘着一切可以挖掘的财富,他刻薄的夫人协助他,他们成了这个家族的王者。这一切使得来自小户的二奶奶捡起来曾压在心底的节省,她开始在每一个小钱上下功夫,连给玲玲的零用也要算了又算,她的全副精神都被钱占据了,视野变得又狭又小,她脑子里只有两个儿子,她亲生的两个儿子。她要为她的儿子抓到保命的钱。

事情溢出了她的常识,好端端地会不叫用现洋,存现洋还犯法,真是没影的事。她不相信,待长生把贴在街上的告示揭来给她看时,她急得几乎失去了意识。三爷那些绘声绘影的描述,助长了她心中的恐怖,她怕真的经济警察从她箱中查出现洋,再纠合上丈夫曾为俄国人作过事的历史,父罪子承,把长生抓去坐牢。

她愁得日夜不安,历年积攒下的现洋少说在五千块以上,这都是瞒着一切人的。这沉重的东西不是她和她的儿子所能拿得动的。一点一点去换,次数多了更招人注目,一次都换掉又怕惹出其他的是非来。自己去换,人家问起钱的来头难以启齿,叫长生去换,又怕真的有麻烦长生躲不开。她没有一个得力的娘家人,一个得力的娘家远亲也没有。在这个家族中,比较亲的只有玲玲,玲玲不是那种一肚子坏心眼的小姐。自己长时期提防她,已经在母女关系中设了暗网,玲玲总

归不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怕是不能和自己一条心。至于大爷，虽然一向没有什么冲突，可他要是知道自己手中有这么多的私房，也怕是饶不了自己。三房办这类的事是万无一失的，那位三爷是个馋猫，闻着腥味就会上，何况真的有鱼。那位三奶奶，鸡蛋里都能找出骨头来，找她们，准定白送礼还得惹气。

换钱的人选在二奶奶的心里翻腾着，她长久想不出一个万全的方案。她捉摸着家里每个人的表情，也想委托仆人。丈夫得力的仆人早叫三爷撵走了，余下的老更夫和老管院简直是对木头人。女仆精干的倒有，三奶奶屋中的李妈就挺能干，十分细致，可是三房的边是沾不得的，一旦李妈走漏了一言半语，那便会惹下滔天大祸来。大少奶奶屋里的江妈十分麻利，那是秀的陪房，轻易不和大家勾搭，无法借口叫她来为自己办事。想来想去还是找玲玲好，她总归是长生的亲姐姐，她不会坏心肠坑害弟弟的。二奶奶准备早日为玲玲添置例年的夏衣，可以叫玲玲挑选自己喜爱的衣料，这钱还可以出在公账上。一经决定，当她看见玲玲拎着书包进家之后，便走向玲玲的房间来了。她遇上了王福的女儿小翠，小翠拿着写字本本跟玲玲学字来了。小翠为二奶奶拉开了玲玲的房门，并且说：“二太太，玲小姐刚回来，您请进吧！”

小翠的出现，二奶奶拣起心中久已忘却的王福。王福是适合干这种事情的。她在记忆中搜寻着王福忠于丈夫的往事，以便自己对自己的选择放心。可是，王福和三爷近来的勾连频繁，会不会另外出岔头？

不！王福没钱，王福又是个最看重钱的人，给他点甜头，再靠上丈夫待他的情意，王福会尽心的。在给王福的佣钱上，二奶奶又掂算了好几个来回，最后，她狠心地决定了，她将给王福五十块光洋，作为换钱的酬谢。

六

老奶奶病了,又咳嗽又喘,软弱得几乎不能在坐褥上直起腰来。

家人们各自忙着自己的事,大爷跟姘妇闹翻了,没好气,一天在院子里找茬骂人。老太太病了之后,只告诉老更夫接了一向给老太太诊病的王大夫来诊治。二奶奶为自己窝存的光洋愁得百无心思,早晚的例行问候也不来了。三爷忙得脚不沾地,家里摸不着人影。从王福家里传出来的消息说三爷就要出山了。曾经跟二爷打过交道的原来正金银行的一位行员,如今派到这个城市来当头头。人家倒还是不忘旧,想提拔提拔二爷的弟弟。三奶奶倒是经常来,来了并不是为的看护老太太,随手拣走一些零星的摆设,连老太太最上心的白玉观音像也抄走了,理由是三爷如今交往多,屋子里要摆设得像个样子,免得丢孙府的脸。

服侍老太太的只有那个比老太太小不了几岁的老娘姨,再就是玲玲了,玲玲一放学就到奶奶房里来照看奶奶。

老太太只余下叹息和眼泪了,她自称活够了,福也享足了,早死了免得受罪,她只牵记着玲玲,担心二奶奶不照看玲玲。

老奶奶看见玲玲就流泪,絮叨着玲玲死去的父亲。玲玲只盼望奶奶早日康复,也想祖母死了也好。家里越来越严峻的气氛她怕奶奶无法接受。奶奶过世,她就可以无牵无挂地脱开这个家,脱开闷人的学校,远远地走出去,像她的几位同学那样,出去做女工也比在家里做小姐强。祖母的珍爱常常使得她窒闷,她不知道是安慰祖母还是安慰自己好。

老祖母的病不好不坏地拖延着,有时闷得喘不过气来,有时又一天不咳一声。玲玲呆在家里,祖母平安无事,玲玲上学去了,祖母却一

天咳晕几次。没有一个人尽心细致地服侍祖母，玲玲索性守在家里，祖母又担心耽误了玲玲的毕业考试。

玲玲想找一个人来代替自己。

谁呢？可能的只有秀嫂，可是小勤呢？这个被秀嫂宠得上了天的小少爷，玩耍之间就能把曾祖母吵死的。小勤提了棍子打人，打猫，打狗，砸东西，秀嫂不但不以为忤，还以为这是孩子灵巧能干。秀嫂满怀夸示的口吻：“瞧！勤哥儿那棍子使的多巧。”秀嫂来，小勤必来，跟随小勤的侍女蓉儿也必来，这不是看护病人，而是耍热闹。又何况，秀嫂对人是面子上过得去，也许她原来就没有体恤别人的心肠。

小翠？对，小翠，玲玲突然想起，这才是看护奶奶的最好人选。那个温稳的姑娘，肯定比自己还会体贴病中的祖母，玲玲去找小翠，在一个飘着细雨的暮春的黄昏。

小翠正坐在外间的炕上叠衣裳，崭新的男夹袍、马褂，和破损了边沿的炕席呈现着相异的色素，衣角滑到坐褥外边擦到炕席时，爆出细细的沙沙声。小翠的妈妈在进门的灶膛火上煎鱼，一条半尺长的黄花鱼已经煎得焦黄。王福在里间的条桌旁捏着酒盅等候，翠的兄弟全伏在条桌的另一端，研着墨。

玲跨进了屋子。

“哟！大姑娘，快进来坐，这里有油烟！”翠的妈妈慌忙地从灶膛边站起身来，忙不迭地在围裙上擦着手，由衷地欢迎玲玲。

“您忙吧！大娘，我看看翠姐！”

小翠早就跳下炕来，为玲玲掀起布门帘，王福也探出头来打招呼，全向玲玲鞠了个躬。

“有些日子没到我们这儿来了，大小姐上学忙，哪像我整天蹲在家里！”小翠又是招呼玲玲又是对着妈妈，她敏捷地把褥子拉到炕边铺好，捺着玲玲坐下。翠妈妈把鱼端给王福，把水壶坐到火上。小翠急忙去拿茶叶罐。

“大娘，您别忙，我不喝茶，我来跟您商量点事。”

“哪能连碗水都不喝,大娘穷,没东西招待你!”翠妈妈笑着,又敲敲自己的额头:“我是老糊涂了,忘了问问老太太的病。”

“还那样!”玲玲皱了皱眉。

“老病就是缠人,将养些日子会好的!”小翠挨在玲玲身边坐下,握着玲玲的一只手。

“我就是为奶奶的事来的!奶奶屋里的老李妈手脚太慢了,什么也干不了,我们家的事你们都清楚,找不出一个合适的人陪陪奶奶。我又得上学,我想求翠姐去照看些日子……”玲玲说着,望着翠和翠妈妈。

“这……”翠妈妈迟疑着,目光暗暗地指向里间。

“好极了,我早就有心叫翠去服侍老太太了。你府上是非多,我怕惹出闲话来,才没敢提。小翠,你就跟大姑娘过去吧!”出乎三人意料,王福不待询问,便从里间答了腔,答的十分爽快。

玲玲不解地望着小翠和翠妈妈,那两张极其相似的一老一少的脸上和玲玲一样布满了疑云。这是玲玲知道的唯一一次王福没有条件地答应事情。

望着那身崭新的袍服,肯定是小翠为人作的手工,想起王福的重利,玲玲说:“翠姐!跟我来吧!奶奶不会亏待你的!”

“大姑娘这话说到哪儿去了,这本该是王福我的事,可我老了,小翠娘又是个废物。翠正该替我们俩去孝敬老太太,尽我的一份心。”王福动情地说着,放下筷子站到了里间的门旁。

“去吧,小翠,晚上也不用回来,就在大小姐的房里睡吧!”翠仔细地琢磨着父亲的神色,那脸上是难得的微微的浅笑。

“那就走吧!”翠放下正准备沏茶的手,拉着玲玲。

玲玲向王福、王大娘打过招呼,便和小翠一齐迈出了房门。绕过了通跨院的月亮门,玲玲悄悄地问小翠:“翠姐,你爸爸今儿怎么这样痛快。”

“这几天就高兴,不知道有了什么事。我妈不敢问,我也不愿意

问。他高兴，我妈少挨骂，我就舒心了。”翠小声说，对那已经隐在正房荫影里的自己的家，投下了怨恨的一瞥。

“他高兴，就得有人倒霉！我不该说，我就不知道我爸爸干过什么好事！”小翠说，深得黑黝黝的大眼睛里闪着泪光。玲玲心痛地靠着她的翠姐。

走在通正房那被花草掩映的甬路上时，小翠望了望四周，悄悄地在玲玲耳边说：“三爷要出去当官了，奶奶知道吗？”

玲玲摇摇头。

“是我爸爸给跑的，我妈劝他不要做，这不是做买卖生意，惹下事来将来洗也洗不清。我爸不但不听反倒骂了我妈一顿，我妈怕的是对不起死去的二爷。”

“病得那样的奶奶，谁还敢跟她说这些事。”玲玲说，后面有脚步声，便住了嘴。

“玲玲！”有人叫了。

“呀！是你，祥哥哥，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玲玲望着堂兄那苍白的脸。

“奶奶的病怎样了？”祥看见了和玲玲并行的翠，把话岔开去。

“还那样！”玲玲说，望着祥手里提着的点心和果脯。

“玲玲！”祥欲言又止，小翠立即走开，顺手拣起甬路上的破瓶子、破纸拿扔到墙角的垃圾箱去。

“玲玲！看见大伯在家吗？”祥问。

“没看见。”

“你秀嫂呢？”

“也没看见！”玲玲笑了，“你这是怎么了？不自己去看，反过来问我！”

“玲玲！到这里来！”祥引玲玲到红杏树下，花枝遮着了来往的路。玲玲会意地跟了过去。

“二婶叫你换现洋去了吗？”

“换现洋？没有。”

“你知道她让谁去换的？”

“也不知道！”

“奶奶的现洋呢？”

“奶奶还没提这个，”玲玲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想！奶奶手里不会有多少，每年过年开赏钱，给咱们压岁钱等等，奶奶都是给现洋，爸死后，也没有人再给奶奶现洋了。”玲玲叹息起来。

“别多心！大小姐，我可不是来查奶奶的私房的。”祥说，微笑地望着玲玲。

“我不是多心！我说的是事实！”

“我是为了大家好。现洋在市面上用，一元顶一元二，按官价换，只能一顶一，二婶要换，我可以给他找人，交给二婶官价，零头归我，免得便宜了外人。奶奶的，我可以给她换成这个！”祥说，用手捋了下巴（这是人们都明白的暗语，指的是金票），“又好存，又值钱，又不怕犯法。”

玲明白了祥的不同对待方针，赞许地点了点头。

“大小姐！”站在屋角的翠叫着，“我先进去了！”

“好的！”玲玲回答。她惊异地察觉，祥在那远去的翠身上，伫停着动情的注视。

祥收回目光，不自然地说：“是大伯叫我回来的，跟我商量换钱的事，大伯不愿意让秀嫂知道！可我相信你，你是个明白人！”

“得了！好哥哥，别哄我了！”玲玲说。

“这是我给奶奶买的！你先带过去，我一会就来！”祥把手里的大大小的纸包一齐递给玲玲。

玲玲快步走向祖母房间，匆匆地拉开门，嚷道：“奶奶！祥哥给您买好吃的来了！”

七

意外的祥每天下班都回到家里来了，吃过晚饭便到祖母的房中来。祖母因为长孙的陪伴，瘦骨棱棱的脸上平添了微笑。玲玲也不觉得祖母的泪眼过分地窘苦自己了。祖母的伤感，有了小翠巧妙的安慰常是无形中散开。祥买回来的点心和小吃也常使祖母发出欢乐的笑声来，虽然她还不能尽情享用长孙奉献的珍巧食品，但她愿意看着祥和玲玲抢着吃，看翠怎样排解兄妹之间那玩笑的纷争。这些在老太太的心里唤回来甜蜜的记忆。回想起祥和玲玲的幼年时代，二爷待祥恰如自己的亲生的儿子一样。小玲玲爬上爸爸的腿，刚要攫到爸爸手中高举着的奶糖时，祥绕到二叔身后，从后面把糖拿走了。玲玲便哭，祥跑过来，替妹妹擦泪，把自己分得的一份和刚抢到手的统统放在玲玲的裙兜里，还学着玲玲咧嘴的哭样来引玲玲发笑。玲玲不等擦干泪痕，便拿着奶糖送到小翠嘴边，小翠总是随着王福过来迎接远征回来的二爷。小翠不肯要，祥便揪着小翠的胳膊，让玲玲顺利地把剥好的糖塞到小翠的嘴里。这样的欢聚已经成了梦呓。祥和玲玲上学了，小翠大了不随着爸爸过来玩了。到祥去日本留学，娶妻，大奶奶去世，祥一天天跟这个家族疏远起来。事变后祥变得更加沉默，家里很少见到他的身影。

祥的来归，老太太乐得心花都开了，使老太太最高兴的是她看到了祥兄妹之间融洽的情谊，她放心了，一旦自己离世，玲玲有了依靠。

她奋力抬起衰微的身子，正正经经地说：“祥！我死后，你可得照看玲玲，她没爸没妈！你二婶又看她不重，你可不能不管。”说过，便寻找手帕擦那不知是安心还是不放心的老泪。

小翠为奶奶垫好滑脱的软枕，插话了：“您放心吧！玲姑娘是有大

志向的人,学好一身本事,用不着靠别人。将来玲姑娘像二爷一样作大事,等着您一块享福呢!”

“再没有比你机灵的了,”老太太抚摸着翠的手:“你算看透了玲玲的心了,这孩子的心胸抵得上男儿,是有做大事的气魄!”

“您别夸我!我要是有玲姑娘一半的学问,我就没急了。可惜没生在您家里!小小的机灵管什么用!”小翠俯在老太太枕后,流露出真情。

“对!对!祥,我还得托给你,你也要为小翠操心,你们三个可都是在我的炕头上长大的,我待你们都一样。王福跟着二叔的时候,还像个人样。如今,光知道喝酒,我作主,你给小翠找个靠得住的人家,把小翠嫁过去,免得她爸爸生出事非来!”

老祖母伸出颤巍巍的手去给小翠擦泪,小翠轻轻地把奶奶的手放在靠枕上:“看您,又为我着急了!”小翠那粉白的颊上兴起红云,娇艳得像窗台上盛开的复瓣海棠。玲玲又一次被女伴的俏丽惊呆了,她无端地想起红颜薄命的古诗。

祥坐在窗前的西式软椅上,目光不自觉地追随着小翠那轻俏地移动,他惊异地发现,小翠嵌到他的心里已经很久了。他越发难以脱离她的一颦一笑。小时候扮过家家游戏,玲玲总是把小翠定给他作新娘。当玲玲把自己的大红绫花绶在小翠头上,孩子们鸣里哇啦地用手吹着喇叭,把小翠送到他身边时,他真的认为小翠就是他未来的新媳妇。他长大了,玲玲长大了,小翠当然也长大了。他和玲玲到学校读书,小翠却在家里做起女红,她那双巧手显示她的心是多么玲珑。门第隔开了他们,知识隔开了他们。祥猛然发现,原来隔开他和小翠的条件现在看起来是多么的不重要。

学生时期,他和一切青年人一样,拼命地吸收了懂的和不懂的知识,他更以二叔为楷模,盼望自己做个对社会有益的人。二叔去了,事变来了,一切高展鸿图的计划都束之高阁了,他和他的学友们,原来都抱有鸿鹄之志的好友们,徜徉在酒吧、舞厅、咖啡座之间,虽然还不

屑于嫖妓酗酒,他已经心安于这种高雅又安逸的生活了。

家里给他以慵懒,按时按日的学校生活已把他拘束得太久了,他逐渐喜欢起松弛的生活来了。

他是从门第、从知识选择了他的婚姻的,结婚之后,他又惊异地发现,他的配偶和他并不相配。妻子看不起他们这样的“暴发户”,而妻子只是以文凭为装饰,丝毫没有求知的欲望,她生活得太尊崇了,根本不懂得他的精神的饥渴。在家里也一样,爸爸把钱洒在姘妇家里,他认为这不失为一种生活方式;二婶谨慎,他又觉得她可怜;三叔三婶霸道,他又不想去干涉惹闲气。他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却又不愿意费力气开辟新的生活道路,他推着日子往前走,重复着前天的脚步。

他不爱作现在这种承人色笑的公事,因此,衙门里逢上人事变动的时候,同事们为丢失饭碗而骚动、而不安时,他显得十分镇定。他甚至愿意被辞退,这样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脱离羁绊。他幻想得到发挥才干的自由,却又埋怨天不赐良机。说穿了也很简单,他所以能不在乎一切,是因为他站在一块坚实的地基上——那就是虽然衰落仍然温饱有余的家,一切损害家庭利益的事,他都设法避开。

他又惊异地发现,小翠的坚韧,小翠那孜孜求知的热情正是他所缺乏的。最使他心动的是小翠那散发着馨香的体贴。小翠似乎钻到每个人的心坎里去了,她总是在恰好的时候,使祖母展颜,使玲玲惊叹,使自己动心。他滞留在家中了,什么酒吧、舞厅、咖啡座哪儿都不去。同事们猜测他是惧怕太太了,又猜测他是慑于流言了,流言说政府派了许多便衣出入娱乐场所,侦查人们是否有不轨的集会。这些猜测又使他心安理得,他更有自由躲在祖母的房中了。当细雨敲打玻璃,暝色入室,祖母沉入半睡半醒的安逸状态时,玲玲看书,小翠练字,他等待着小翠那黑天鹅绒一样的大眼睛闪动过来。小翠迸发出来的强劲的生命之火,他没有,玲玲也不那么炽烈。真正的占有这个十足女性的异体,障碍可是太多了。谁也不会赞成,谁都会起来反对。可

是祥觉得会有那么一天,他将携带小翠出走。

对祥来说,这又是个美妙的黄昏。祖母半睡半醒,手臂搭在俯在身前的小翠身上。小翠一次又一次地擦去祖母流下的涎水,擦得那么轻柔,像是被小鸭、小鸡那小绒毛拂过一样。她那穿着淡青衫子的脊背,像夜百合一样荡漾着青光。她体贴的动作,流溢着说不尽的温存。小翠使得祖母房中的硬木家具变得柔软了,祥长久地凭着冰冷的大理石台面,丝毫不觉得凉透肌肤。他察觉到那青色的脊骨在轻轻翕动,他设想着处女的气息怎样通过多泡的肺,怎样在那花苞一样的唇边释放出来。妻子那涂着高档唇膏的嘴唇从没诱起过他这样的遐想。

同样的黄昏,祖母忽然呛咳起来,这惊动了埋身书中的玲玲,玲玲轻轻地走向炕边。小翠正浅笑着为祖母揉胸,祖母轻轻地打起鼾来,小翠向玲玲摇了摇手,玲玲便会意地倚着小翠坐下来。祥望着她们,看见玲玲怎样纠正小翠在褥子上划字的手势,两只手像两只羽翼,张开、合拢,合拢、张开。没有声息,没有语声,任夜暗爬进屋子。

忽然,谁拉开了屋门,并且拉亮了灯。

是大少奶奶秀,秀用奇异的眼光扫视了房间之后,斜瞥了丈夫一眼,长的丝质旗袍擦得窸窣作响地走向祖母的炕前来。

翠跳下炕来欢迎她,玲也站了起来。

“奶奶好点了吧!玲妹妹!”秀淡淡地回答了小翠的招呼,装着热心的样子看着祖母的脸。

“刚睡着,这些日子能睡一些,不那么喘了。”玲玲轻轻地说。

“玲妹妹!忙不开的时候,尽管去叫我屋里的江妈,江妈单侍候老太太也行,我再从勤姥姥家叫上一个来。”秀高傲地望着玲玲的脸,盛气从淡蓝的旗袍中直射出来。

“有翠姑娘帮忙,什么都弄得妥贴。”玲玲说着,亲爱地拉起来翠的手。

“怎么好净麻烦翠姑娘呢?”秀淡漠地、仔细审视小翠的脸,像要在那脸上挖出点什么来似的。

“大少奶奶太客气了！”小翠坦然抬起脸来。

“奶奶睡安稳了，我就不吵她了，明天再来看奶奶吧！”秀说着，转身去看祥。

“真孝心哪！我还以为大驾没有回府呢！勤早就嚷饿了，你吃饭不吃？再晚，我的老妈子也和府上的厨子一样，给你个不侍候！”秀扔下这一句，径自推开门走了。

炕边的玲玲和翠像是什么也没听见，正在议论小翠刚为玲玲袖口缀上的丝边。

祥犹豫了一下，随在秀的身后走了。翠在祥的身后拉灭了当中的大花灯，把台边的小纱灯扭开来，再上炕去，把白天洗过的奶奶擦嘴的纱布和奶奶的枕巾、枕头套展平折好。

玲玲坐在祥坐过的那张椅子上。她才发现，这是察看炕上活动的最好位置。淡绿的灯光在小翠的椭圆脸上画了个柔和的光圈，脸显得异样的白，衬得那汪着水似的大眼睛更其黑深。多么俊俏的姑娘，怪不得祥哥哥留下了那么动情的凝视。原来祥留在家里不是为了祖母更不是为了自己。她悲哀自己是太天真了，她原以为祥对祖母的感情也像自己一样。她觉得被骗了。她像飘摇在这个破碎家中的一只小船，一只无处靠拢的小船，一阵浪来就会把她吞没，不留痕迹，也无人知晓，她就这样葬身了。她竟寂寞得滴下泪来。

小翠已经察觉到了玲玲的挹郁，她还不明白小姐们这莫名其妙的感伤。

“玲玲！”只有她们两个人的时候，玲玲不许小翠称她小姐。

“唔！”玲玲应着，用手帕盖上脸，掩饰滴泪的眼。

“奶奶手里的现洋多吗？”

“怎么！你也想到了现洋的事？”玲玲扯开手帕，坐直了身子。

“听我爸爸的口风，现洋不要去兑，在市面上用，一块能顶一块三。”

“我想还有一些！”这对玲玲来说，已经不是新闻了，她有自己的

想法,奶奶不相信纸票子,就叫她守着她的银元吧!吃亏占便宜也不在乎这一点上。她并不热心小翠的提醒。

“二奶奶叫我爸爸给兑现洋了,我爸爸交给二奶奶的是一元兑一元,他在市面上收的是一元兑一元三。我爸爸就会赚这样的昧心钱,他连二奶奶也骗……”小翠伤心地说,“其实,钱只不过是為了吃穿才算正用,有吃有穿就不错了,钱多了反倒坏人良心。”

“你真想得开,翠姐。”

“想不开又怎么样?我们是穷人,没人看重我们这小人家的姑娘。我直盼着,我那狠心的爸爸别把我卖了换酒喝就好。”

“不会的!不会的!翠姐,你这样的好姑娘,谁都会喜欢你,我要是男的,我就娶你。”

“有钱的人只不过看我这样的姑娘新鲜,玩玩乐乐,再说我也过不了那恁事没有的日子。玲玲嫁个官少爷。我就去给你作陪房,用我比用别人准强,是不是?”

“我吗?”玲玲说,“我准备跳海,给龙王爷作媳妇去!”

“这话可不好听,我还不这样想呢。活着,就得自己找高兴。我认准了,靠自己吃饭才靠得稳,我作针线,学写字认字,就是为的多一点活着的本事。一旦我爸卖我,我妈能拦得住吗?我有活着的本事就不怕我爸的花招!玲玲是生就的福命,怎么还不想活?”

“翠姐,我太孤单了,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亲人也没有,奶奶痛我,可奶奶不懂得我的心。”玲玲这次真的哭了。

“玲玲是大姑娘了,又识文断字,又长的美,准保有后福。”翠意识到这话并不能安慰玲玲时,立刻改换了语调:“玲玲,你说给我的话我信,谁都得走自己的路。我真的有难的时候,我妈管得了我吗?有亲娘也不行。有一点我也认得很准,不作亏心事,尽量帮助人,好心就一定有好报。你看你爸爸,从来都是菩萨心,我就没听见一个人说他不好,你再看我爸爸,坑蒙拐骗,谁不骂他?咱们就作个好人,心里没亏心事,活得舒坦。”

“是这样，翠姐，我没有你有主见。”

“算了吧！我的好妹妹，我这点见识还不都是你教给我的，你不教我认字，我还不跟我妈一样，两眼一抹黑，是你擦亮了 my 眼睛。”

“不要把我说得那样好，我还应该更好地帮助你。”

玲玲把头贴在小翠的胸前，她感觉到小翠的心在跳。

八

祥随在秀的身后走出来，自己关上了那厚重的房门，他觉得，自己被关在乐园之外了。他觉得甚于亚当被逐出乐园的悲哀。亚当身边有夏娃，可他是孤零的，夏娃留在里面，他必须去追随那缠卷着忌妒之蛇的恶女神。他盼望翠并没有注意到他是因为秀才离开的，他记得，他出来的时候，翠正和玲玲谈论着花边，翠那魅人的眼睛连往这边眨也没眨。也许翠以为自己有其他事情才出来的，玲珑的翠一定能明白他的心。

他望着走在前面的秀，秀连头也不回，仿佛并不知道他的存在一样。这大大地刺伤了他的自尊心。秀总是这样盛气凌人，好像谁都得靠她的恩赐一样。她为什么要甩话给小翠听？小翠那么纯洁，一点也没冒犯她，她太欺负人了。祥忍不住向秀逝去的背影，当空投了一拳。

慢慢走向自己的屋子，祥觉得像回到冬天一样，冷气由指尖迅速扩向全身。黑暗中的石甬路，那嵌镶的红色小圆石子像凝固的血滴，一种肮脏得令人呕吐的赭紫色，他想起了刚看过的一部情杀的故事，仿佛也就是这衰败的宅院，这没有灯火的巨宅，俊俏的女人躺在地上，红的血从白胸中流出来，染赤了地毯。如果也在这所巨宅里发生这样一幕故事，女主角该是谁呢？是秀吗？当然不是，秀不配，是玲玲吗？玲玲也不是，玲玲是太学生气了，甚至说是书呆子气，她那点棱

角,岁月会给她磨光,她会像所有的富裕人家的小姐一样,由小姐到少奶奶,由少奶奶到太太,年岁一大,就只有研究打牌的兴致了。但他又觉得这样评价玲玲,是委屈了玲玲,玲玲还是要求进步的。话说回来,要求进步有什么用,这个社会,别说对女孩儿家了,就是像自己这样有为的男青年,还不是捆绑着一根又一根那看不见的绳索。自己还有机会一展风云壮志的决心,玲玲有吗?玲玲没有自己的智谋又没有自己的勇气,虽然想着勇气的时候,他迟疑了一下,想想勇气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他认定,自己确实比玲玲机智,公共的饭不好,奶奶的伙食是差不了的,犯得上自己在饭厅里吃冷饭吗?祥断定,这个奢侈的家圈不住他,什么爸爸、叔叔一概不在话下,玲玲还差强人意,能理解他一些。

那么,情杀的女主角只有小翠合适了。小翠会被谁捅上一刀呢?是自己吗?自己能那样下狠手吗?他的心战栗了一下。不是自己是别人,可谁也没有资格动小翠一个指头。小翠是自己的,从孩提时代就属于自己了。祥自我膨胀起来,伟大到足以保护天使一样的小翠。他刚才在小翠的面前丢了脸了,都是秀闹的,吃饭就说吃饭好了,甩什么闲杂呢?走在前面的秀已经拉开了自己的房门,菜香随着灯光辐射出来。祥希望秀叫他一声,秀连脖子都没动一动径自进屋去了。祥讪讪地走进去,秀正俯身凝望小床中睡了的小勤。祥也去看小勤,小勤那红润的小脸像刚熟透的红苹果,祥禁不住珍爱地抚摩了一下。

秀猛然抓起他的手甩开去。

“闹的时候你不管,睡熟了你又来疼爱,弄醒了你哄得了吗?”秀没好气地说,坐到窗前小茶几边,叫:“江妈开饭!”江妈端进菜盘,又盛了两碗晶莹的白米饭,说:“姑爷!吃饭吧!”

两人都不说话,只顾吃饭,秀吃完一浅碗饭便推开了,坐到妆台前去修指甲,把红红的蔻丹涂了又消掉,消掉再涂。

祥足足吃了两碗,自己倒了杯茶,便拿起晚报歪到床上去看。

江妈麻利地收走了食具。

床正对着妆台，妆台的镜子反映出全屋的陈设，家具是秀引为自豪的陪嫁，妆台、衣柜、小屏风、高脚套凳，什么也比孙府中的强。原是孙府的东西，只有一株挺立的橡皮树，这是孙二爷从遥远的南方高价买进来的观赏树。而今，由于缺乏管理，绿得流油的厚叶子出现了裂口，出现了黄尖。祥的眼睛猛然被一团耀眼的光彩攫过去，一件猩红的旗袍进入眼底，红质地上的银菖蒲花闪着光，祥伸了伸舌头：“嘿！又作新衣裳了，又是舶来料子！”

秀对着镜子，用小刷子刷着线一样的眉毛。

“为什么要把眉毛钳得这样细呢？学电影明星谈瑛，人家什么派头？”

祥用一只眼睛从报纸缝里端详着秀。秀为了要挤掉腮旁的一颗粉刺，眉毛聚到一起，左颊鼓得像个球，全脸呈现着可笑的怪样。

“什么样子？还照镜子呢！”祥在心里啐了一口，重新用报纸遮着了脸。秀什么地方好看呢？前额平平，眉毛又短，两条并一条正好，鼻子一般，眼睛够大，却又不是双眼皮，嘴小，够得上樱桃小口的标准，可牙又参差不齐，祥忽然发现秀的长相实在不算太妙。他爱她吗？说不上，祥总觉得他和秀之间隔着什么，和秀没话说，别说什么凌云壮志的话，就是谈谈一本新书，秀也没兴趣，可以说，秀一点也不理解他。秀要求他的，只是他在人前穿得气派，出手阔绰。私下里，秀总是揶揄他，笑他不正经的爸爸，笑他朴实的祖母……他只是秀生活中的一件装饰、一件陈设。秀用五元一瓶的蔻丹、三十元一瓶的蜜斯佛陀香水，她用的是娘家的钱，祥原来认为把钱这样用掉可惜，秀两句话就把他噎回去了。“你那点工资，够买几瓶香水的？”秀也说不出爱祥不爱祥，夫妻就是这么回事。祥不在外面宿娼，也不去外面聚赌她已经够满意了，下班后和同事们坐坐咖啡馆，这是新派男人的时髦，秀认为这是可以原谅的。最近祥总是待在祖母的屋里，却使秀不愉快。她想了想，一把抓开祥盖在脸上的报纸。

“回屋就装死！有话明说，烦我就挑明好了。”

祥不回答,又去拿报纸。这激怒了秀。

“出去,上你奶奶屋看大姑娘去!我不希罕你。”秀往床下扯祥。

祥的脸红了一下,似乎被人点中了心事。

秀原是小小的试探,她不相信祥会打小翠的什么主意,只是她不喜欢小翠,勿宁说她忌妒小翠,那姑娘确实标致,她脸上那温存的情态对谁都是一种挑逗,人们不由得不多看她两眼。秀不愿意有什么青年女人比她更出众。

“别瞎说!什么乱七八糟的话!”尽管心在怦怦跳,祥作出了生气的口吻,又往脸上盖报纸。

“老盖脸做什么?准有亏心事。你说吧!”秀怕是那个翠为了钱,引诱了这位少爷。

“我就没作过亏心事!你举出来?”祥真的生气了,坐正了身子。

“是你们家攀上我家的,我爸说这年头留学生有用才挑上了你。我可没看出你这个大留学生有什么大用,这不过是在衙门里当了个破科长!我爸叫你随他去天津,开个什么公司,不比这儿方便?你再看看,原来的那些老人,哪个不跑到天津去了?告诉你,我家法租界的房,比你们这老古董舒服得多。我把小勤送外国幼儿园,从小学英文,比你的日文更时兴。就是你家的圣人你二叔活着,也得赞成我爸爸给你划的道道对。”

“行啦!行啦!少奶奶,你家有钱,你走。我家不好,我受着。”祥说,脱衣裳,准备睡觉了。

“什么?你叫我走?这可是你亲口说的?我不是你家三媒六聘请来的吗?若不是我爸爸,下一万个雨点也淋不到你的头上,你叫我走,行吗?”

秀扯着祥,不准他脱衣裳:“你想睡觉,没那么容易。”

“你说怎么办?”

“找个地方说理去,你外头吊膀子,回家欺负太太,咱们找人讲明白了,你爱找谁找谁去,我还不希罕你呢!”秀扯着祥,往门口拉。祥无

意中碰翻了床头的高脚灯，灯泡爆出巨响，碎了。

小勤被惊醒了，大哭起来。

“好！你踢灯，你踢我好不好，吓着我儿子，你担待得起吗？”秀揪紧祥的衣裳，怒冲冲地直视祥的脸。

祥无可奈何地站着，他可以推开她，甚至可以把她捺在地上揍一顿，他足有压倒她的气力。可是，他不能那样作，他知道秀气极了的时候什么都作得出来，秀最不爱听的就是她驾驭不了丈夫。

勤在小床上大哭。

“看看孩子吧！这么闹有什么意思呢？”祥皱着眉。

“我看孩子，你为什么不看，孩子又不是我从娘家带来的。”

“好！我看！”祥借机脱开了秀的手，去小床前抱儿子。

“就是应该你看，谁叫你家把他的奶奶早早地打发了，谁让你讲什么洋主意，说孩子多吃了奶不好。我看是你那个吝啬的婶娘舍不得工钱了。”

祥抱着勤走向江妈的住处。秀揪住了他：“不用去叫老妈子，有人来也完不了。我家的人不像你府上的，我不发话，你叫破了嗓子也休想叫得出来。”

“那就这样了吗？摔破的不收拾，孩子也不用睡觉了？”

“你烦这样，我就偏这样。你有招你去想，没招你就听我的！”

“我听你的还不行吗？少奶奶。”祥让步了。

“那么我问你，你整天守在奶奶房里干什么？”

“奶奶病了，陪陪奶奶！”

“就这个？”

“当然就是这个。”

“我量你也没有别的胆子。”秀推开了祥，接过孩子抚慰着。又一个字一个字严严正正地说：“告诉你，我明天就走，我正不爱在你们家过这委屈的日子呢！这回正好，免得我回娘家找不着借口。”说着，走向里套间，厉声叫着：“江妈！铺床！”

九

孙三爷要出山作官的消息,是三爷自己在老太太房中透露出来的。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玲玲梳洗之后,便到祖母的房里来了。祖母还没醒,玲玲独倚着窗子,欣赏花圃里的花。

春花萎谢了,夏花绽着花蕾,阳光在那枯萎了的和新生的花朵上洒下了同样炽热的光线,光从叶隙间泻下来,在地面上划出一簇簇的亮斑,玲玲有心去摘掉那些残花,却又懒懒的,她无心绪地站在那里。

长生在院落里,从这儿跑到那儿,手里握着一只旧了的捕虫网。一对蝴蝶翩翩地飞向花间来。玲玲望着长生,长生并没有去追逐那美丽的昆虫,而是向大门处张望。门敞着,老更夫携着一柄大新扫帚,蒋师傅在更夫身后,提着一筐新鲜的蔬菜。打杂的小孩走在最后,捧着一叠新饭碗,老更夫的脸上露着孩子似的笑容。

蒋师傅和孩子走进厨房,老更夫大声唤着老听差。又有两个短打扮的人进来了,手里提着斑痕点点的油漆桶。长生突然扔掉手里的网,跑向二奶奶的房中去了。

玲玲听见祖母醒来了,带着诧异的情绪走近祖母。

“奶奶!”

“怎么?你没有去上学?”

“您又忘了,今儿是星期天,您昨晚还说来着,说您已经好了,让我陪您出去活动活动。”玲玲说,挪开祖母的枕头,扶她坐了起来。

“唉,什么也记不住了!”老太太敲着自己的头,笑了。

玲玲唤进老张妈来,令她收拾寝具,祖母坐在窗前的小方凳上,看着玲玲在一只细瓷的碗边敲碎了 two 只鸡蛋。张妈提进开水,冲熟了

鸡蛋，老太太只喜欢吃这种山里人最奢侈的早饭。

老张妈向玲玲递眼色，玲玲正预备往外走，祖母叫着了了她。

“玲玲！”老太太用昏花的眼睛望着窗外说，“那个人是谁呢？靠着屏门站着的那个？”

院子里，人们正匆忙地收拾着，靠着屏门站着的是早被辞掉的厨房的买办小周，小周卷着袖子，正在擦拭什么。

“是厨房里买东西的小周！”玲玲把热毛巾放在老太太手里，老太太擦着僵硬的手指。

“他不是早就不干了吗？”

“是！”

“怎么又来了呢？”老太太沉吟着，“玲玲，你告诉老张妈注意着，那小子手不老实，别叫他把你爸爸那套吃西餐的银家什摸去，他摸过一回，叫老王看见截下了。”老太太慢悠悠地啜着鸡蛋水。

“唔！”玲玲应着，惦记着向老张妈问问她为什么递眼色。意外的是厨子老蒋进来了，玲玲看着他，看着他身上雪白的围裙和手里雪白的抹布。

“您起来啦！”蒋师傅向老太太行礼：“三爷定好了这两天要请客，请您去饭厅看看收拾得得体不得体，我没见过早先的场面，拿不准样式，还有都上什么菜，也请您分配。”

“请哪儿的客？”祖母摸不着头脑。

“请的是外国人！”

“多咱认识的？”

“我也说不清，三爷会来说清楚的，您先去瞧瞧。看看过不过得去！”蒋师傅说完退下了。

“怎么回事，玲玲，咱们看看去。”老太太说，摸起了自己的拐杖。

玲玲不愿意扶祖母去，在没有确知三叔的意愿之前，玲玲不愿意再伤奶奶的心，而且，玲玲被小翠回去的事困扰着。家里起了个谣言，

说是小翠为了钱勾引了祥,祥被小翠迷惑得衙门也不去了,专门赖在老太太屋里等小翠,把一切不堪入耳的脏话都泼到小翠身上。老张妈要告诉玲玲的,正是这件事。玲玲气得脸都红了,斩钉截铁地说:“真是没影的事,我整天和小翠在一起,我怎么没看见。”

老张妈有自己的看法,她说:“这会儿的年轻人那里有准。”

“别到处传去了!根本没这回事。”

“谁到处传了?少奶奶屋里的江妈拾那砸碎了的灯泡还扎了手呢。反正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玲玲默然了,她知道跟老妈子这些人辨别是没用的,也许因为自己的辨别更加重了事情的迷离。但她仍旧说了:“净胡扯,谁看见了?”

“看是没看见,这事怎能叫别人看见?”

“好啦!好啦!可别向老太太去说。老太太病刚好。”

“这我还能不明白吗?我跟老太太没露一点口风。”老张妈还在为自己的知趣辩解。

玲玲不知道再说句什么话好,处理这样望风捕影的事使她困惑,她望着那愚昧的老女人,只能摇头。

秀却真的归宁去了。秀一走,谣言更加有枝有叶了,人们不由得把注意力转到祥身上了,恰好祥那一天没去上班也没出房门,小兰、长生等挤在祥的窗前,窥看动静,又是福子踩了小兰的脚,小兰跳起脚哭闹。

玲玲不由得回忆起王福来接小翠时的情景。王福一点不对的表情也没有,向祖母说:“我想叫小翠家去两天,她妈给我裁了件大褂,叫小翠给我做上,做完了就回来侍候您。”并不知道谣传的祖母欣然地答应了,由衷地夸奖了小翠,给了王福三十块钱,说是给小翠添件衣裳。

小翠就那样随着王福走了,在门边,小翠指了指自己的心,向玲玲深沉地看了一眼。小翠的样子使玲玲难受,玲玲想,小翠必定是知道泼向自己的脏话了。她那样玲珑的人,什么也瞒不过的。

那天傍晚，老太太给玲玲十块钱，嘱咐玲玲私下里给小翠，玲玲欣喜地走向跨院来了。

小翠正在房角整理着柴禾。

“翠姐！”玲玲叫着，见四下里没人，把钱塞在翠的衣袋里，望着小翠那稍稍肿起的眼泡说：“奶奶单给你的，你怎么啦！你爸骂你啦！”

“骂就骂吧！没有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日子一长，是真是假就清楚了。”

翠出乎玲玲意外的坚定，使玲玲安心了一些。翠有意避开玲玲的注视，不停地整理着柴禾。

“跟奶奶替我谢谢！等我爸气消了，我再去侍候奶奶。”

玲玲在有主见的小翠面前，什么安慰的话也说不出来了。

孙三爷满面春风的来到祖母面前，崭新的礼服呢西装，白衬衫白得晃眼，头发梳得又亮又光。

“妈！”三爷叫着，“您到饭厅去瞧瞧！有什么不得体的好叫他们再收拾。那个小田，从前在租界里作过所长，跟我二哥有往来的那个，后来又跟二哥借钱的那个小矮个，如今是市里的税捐局长，不！是副局长，如今都是副局长拿事。前两天遇见我了，听说二哥故去，拉着我的手，当街就淌眼泪了。小田带着随从，一见我就叫停下了汽车，真气派。我要请的就是他，他一来，再有天大的祸事也不怕了，咱们可有了个靠山。”

“谁呢？”祖母在陈腐了的记忆中寻找着，眼睛望着迷濛的远方。“哟！是啦！是那个，那个太太还给玲玲作过小洋衣裳的人？”老太太望着小儿子那修饰得整整齐齐的脸。

“就是他！”三爷高兴地应着。

“那可是个好人，日本人里属第一，是个真正的买卖人。他太太一见着我就行大礼，一个接一个地行大礼。”老太太手扶着雕花的楠木炕沿，似乎要寻找什么。老太太叫：“小翠！小翠！”

“奶奶!”玲玲挨近祖母,把拐杖放在祖母手里,三爷皱起眉头。

“玲啊!这回就好了,你小田大叔一来我们就有主心骨了,请他帮你找个人家,我信得过他……”

“奶奶!您说的这是什么话?那里就说得上这些事情了?”玲玲无可奈何的说。

“把小翠也托给他,越是长的俊越不好说,把小翠托给他,免得受欺负。”

老祖母沉在自己的构想里了。

孙三爷不耐烦了。

“吃饭去吧!就等着您呢?二嫂早过去了,我已经叫人请大哥去了。”孙三爷扶着老太太向饭厅走。

“三儿!饭厅收拾得跟你二哥在世时一模一样吗?”

“是!”

“是就好!是就好!”老太太坠下来欣喜的泪。

初夏的朝阳温煦地照着,雨后的树叶绿得油亮,芍药的残瓣已经扫在一起了,混合着枯叶和杂草。看见了轻拂的柳枝,玲玲记起了她曾抠掉新生叶苞的往事,她总觉得三叔安排的聚会不会有好事。

所有的家人都在,只缺大爷,二奶奶仿佛刚刚哭过,脸上粉光和着泪光。三奶奶穿着透纱旗衫,花枝招展地走来走去,鬓边的一朵白纱花轻颤着。玲玲扶着祖母坐好,孙三爷向着不知几时来到院子里的王福,高声说:“王大哥,您再去请我大哥!”

王福笑应着去了。

大家静静地候着,祥拿着一张报纸翻过去掉过来地看,脸上没有一星血色。长生像看怪物似地看着堂兄的脸。福子揪起玲玲的手,用粉笔把她的手指涂成个白面小丑。

老祖母痉挛的手在雪白的桌布上抚摸,那浆得平滑的台布似乎带回来往日的欢乐。花架上一盆朱顶红,喇叭口似的红花瓣开得正艳。

当老太太望到屋角那特为幼儿订制的高脚椅时，问祥：“怎么不见小勤？”

“回姥姥家去了！”小兰抢着说：“祥哥和秀嫂……”三奶奶使劲瞪了小兰一眼，小兰住了嘴。

“多咱走的？”老奶奶问。

“走了两日了！”玲玲说。这全家的团聚，一点点快乐的味道也没有，人人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倒宁愿像前些日子的破败，她认为那才是这个家族目前的本色。她在所有近亲的脸上，看到的只是衰亡，特别是祥圈着灰圈的眼睛，使她感觉窒闷。

孙大爷终于来了，趿着鞋，脸上睡意未消，这位被现成的享受惯懒了的人已经没有一点生活的朝气了，他讪讪地坐下了。王福也随着坐下了，挨着大爷。

仆妇们送上菜来，三爷向王福递了个眼色。

王福向老太太拱了拱手，笑吟吟地说：“给您道喜，老太太、大爷、二奶奶！三爷任了市内税捐局的总务课长了，全市的工商号都归三爷管。这个肥缺抢都抢不上，轻轻地就落在三爷的头上了，就是您孙府上福大，是二爷积下的阴德。那位局长，跟二爷换过帖，跟孙府是一家人，今后，钱的事就不用说了，单说这势派，谁人比得了。别说您府上一家，连我也跟着沾光，真是喜从天降。”

“唔！唔！”孙大爷漫应着，想作出来笑容却没作出来，只牵动了脸上的肌肉。他那原本就没有多少知识的头脑里更显得紊乱，他摸不清他这位只知道吃喝的小老弟如何运动到了这么重要的官职。

二奶奶只怕是今后更没有好日子过了，怎么也抑止不住涌上来的眼泪。

“请多用一些，王大哥！”三奶奶为王福布菜。

“生受！生受！”王福兴致勃勃地讲起昔日孙府上的盛宴，他预祝三爷的成就绝不在二爷以下。

最得意的只有三奶奶一人，她想：借着丈夫的职位，她可以轻而

易举地吞下孙家的全部家当。

祥急匆匆地吃了一点，便推开碗走掉了，玲玲向他投过去求助的目光，他似乎没有察觉。就在大爷推开碗准备站起来的时候，三爷开腔了：“我有件事跟大哥二嫂商量，咱们家的老规矩得改改章程了，二哥在世，地产交大哥经管，房产交二嫂经管，派我经管澡堂子，二哥安排得很周到，这是叫我们各房都有出项。如今，世道不同了，房地产收入不变，可澡堂子不行了，还不够应酬地面的。我又有了差事，花销增加了，那点点月俸还不够一顿酒席的。二哥生前，出手千儿八百的不算事。我没那么大的排场，也得手里宽裕一些。从这月起，咱们得算细帐了，地产收的是多少，大哥交公的是多少？房产收的是多少，二嫂交公的又是多少？不能像过去那样，一笔糊涂帐了。”

孙三爷说得严严正正，一脸的认真势头。

望着三爷，望着得意洋洋的三奶奶，二奶奶只觉得是一盆冷水兜头浇下，她忍不住失声哭了出来。

十

孙三爷作了官了，脱去了西服，穿上了草绿的制服，每天按时到衙门。早晨，通勤的大轿车来接，坐的都是课级以上的官员，轿车来的特别准时，说是强调纪律。

家里的车久已不用了，孩子们钻进车棚去捉迷藏，车垫子撕破了，玻璃打碎了。这是孙二爷去世前不久才买的新车，二奶奶是准备传给儿子长生的。后来，紧缩开支，打发了开车的，又因为汽油是战时物资，买起来费周折，也就没人再提坐车的事了。三爷叫人把旧车推出去卖了，也没跟家人打个招呼。等二奶奶知道，车已经推走好几天了，二奶奶后悔自己没想到卖车的念头，要去向三爷讨出车价，那是

老虎嘴上拔毛，根本不可能。空出的车棚成了旧物仓库，院中的破东烂西，老更夫一件件地都拣到里面去了，院中整齐了。

外客厅也在三奶奶的指挥下，重新作了装饰，花架上重新摆上了盛开的鲜花，绣花窗帘清掸下去积尘。最显眼的是那个日本武士的木雕像，原来被三奶奶骂作恶鬼的木雕像，换下来打碎了一边的玻璃罩，那只被福子碎断的雕像木腿，经三奶奶细心粘好，又雄赳赳地站在那里。小田太太送给玲玲的一套偶人，也被三奶奶要了来，摆在雕像下边，显得那么不伦不类。三爷说，他的日本长官要给老太太来请安了。

老太太却总是记不起那个不是张也不是李的姓氏。老太太想只要人家肯来，就说明人家看得起她的儿子，这是好事，她为家里即将重兴兴奋着，嘴却更爱唠叨了，唠叨着玲玲怎么不去把小翠叫回来。

这消息更使得孙府上的下层人兴奋，为的是有个靠山，少受那些狗腿子们的气。人人趋奉着三爷，三爷也一改往日的骄横，对谁都摆出笑脸。心里最不安定的是二奶奶，真的那位客人就是昔日的小田，她将向他诉说出所有的不幸，为了诉说，她总是在琢磨怎样开口，怎样收尾，她甚至幻想小田能帮助她把一部分房产改换为长生的名字。

日子在期待里悄悄溜走了，天却一天比一天热了，这正和孙府上人的精神成反比，那位尊贵的客人没有来。孙三爷按时按刻到衙门去，这在孙府人的眼里是没意思的。他们的常识里，作大事的人是不用按时上班的，二爷当初就是这样。更使人们惊异的是王福并没有随着三爷进衙门。三爷上任之前，王福跑前跑后，三爷刚上任，王福还是跑前跑后。谁知三爷事做稳了，王福反倒留在家里了，这在人们心里留了个谜。不过，王福虽没去上班，情况却和从前两样，他穿着丝质的长衫，里里外外不知忙些什么，看样子，王福是有了好差使，仆人们追着他，要他提携提携哥儿们。王福笑着，拍着自己的大腿，“说实的，我真没有好差使。没跟三爷去，是我不愿意。如今，衙门里不许带人，连人家局长也没长随。倒是也留下了我，就是沏茶倒水收拾屋子。我也

懒惯了,诸位知道,我是不会干这种事的了。”

“那你就白给三爷跑了?”蒋师傅问。

“也不算白跑,借税局的光,结识了不少人,买点什么弄点什么挺方便,佣钱也还说得过去!”王福得意地卖弄起来,忽然意识到这是说漏了嘴,干巴巴地噎住了。

“他们也兴这个?”老于世道的蒋师傅眨了眨眼睛,神秘地说。

王福赶紧把话叉开去说:“三爷办公的屋子可气派了,三位课长三张大桌子品字形摆着,桌上十厘米厚的玻璃板,下面衬着绿丝绒……”他绘声绘色,听的人却索然了,按时上下班拿有数的钱,没本事的人才受这个拘管呢?耀武扬威一阵子,左不过是个课长。

天热得厉害了,热得人们头昏脑胀,几十年不遇的酷暑加重了心理上的郁闷。孙府上很少有人注意院落了,孙大爷又去腻在姘妇家里,不再露面,老弟当官的神话破灭了,他原指望老弟做事赚大钱,不再计较他手中的收入,有现在掌握的好几百亩地,他完全可以舒舒服服地过下去,看起来,并非如此,他也意识到,老二在世的那样时光是不可能返回了,只要老三不进一步相逼,就是喜事了。

二奶奶则为交出菜金以外的日用苦恼着,她原以为交出去她管理的日用可以换回来三房的同情心,免得进一步查逼她掌握的更多的进项。她又想错了,三房是无底洞,填进什么也激不起反响。她不再是这个家族的中心人物了,她时时觉得丢失了什么,却并不知道丢失的是什么。那个提携三爷当官的人究竟是谁呢?说是小田,拿不准是不是真是,小田是丈夫逝世前半年回国的,已经失去了联系,真是小田就好了,那是个重信义的人,他不会忘记丈夫帮过他的往事,有了他作靠山,就一切都可以不愁了。

祥为了失去和翠相见的机会不欢着,他猜测着翠离去的原因,最可能是二婶怕多费工钱;这其实不然,这点点支出不算什么。那么就是秀露出来的口风了,是翠挑逗了他,这实在是对这纯洁女儿的亵渎。如要说挑逗,责任只应由自己来负。

在秀面前，祥没有理直气壮地承认是自己的单恋，使他丢尽了男人的面子。承认可不是逞一时之勇，目前，还不具备条件，他还没有安身立命的基础，他不能冒犯娇妻。至于三叔作官的事，他根本不放在心上，三叔那点知识不能明白殖民地的官员是什么货色，三叔一向的作风也绝不合人家那规范的要求。他只盼望三叔不要惹祸。税捐局这种地方是最容易做手脚的，三叔带着昔日的经验去，必定会碰得头破血流。

他依旧到祖母房里来，依旧在那张躺椅上落坐，盼望小翠会奇迹似的出现。盼望一次次落空，他厌倦了。他又去月亮门边徘徊，却没有勇气跨进去，一次遇见三婶，被三婶狠狠地盯了一眼之后，他下班后不再回家了，又去坐咖啡座。

只有老太太是真心欢喜，小儿子一改往日的骄横，按时上衙门，对谁都一团和气，证明这个儿子走正路了。至于钱，老太太并不看得特别重要，她仍是山里的老观念，不愁吃穿就很好了，钱多了也没用。揪她心的仍是那个亭亭玉立的孙女。

玲玲高中毕业了，学校里的同学、老师劝她到日本去，她存在心底的想上关内上大学的愿望一直没有熄灭，听说天津的南开和北平的燕京都是顶呱呱的，她估计自己可以考取，继母再吝啬，学费还是能出的，只是关内关外币制不同了，需要换成黄金才能设法带出去，也才能在关里用。这事，秀嫂家是有门路的。玲玲不知道秀嫂肯不肯助她一臂之力。

闷热增加了这个失去心脏的家族的难耐。那个异国的大人物说来就是没来，人们盼得倦怠了。那被劣质油漆临时涂抹过的房柱滴着肮脏的油，散发着霉味。院子也没有人整理了。

这天，孙三爷意外地中午就回家来了，没有乘通勤车，坐着街车赶回来的，说是他的长官下班后来，来给二爷上供。

整个孙府立即忙乱起来，似乎样样都需要整理，事事都得整顿。下人们忙着擦拭摆设，老更夫成了中心人物，人们手里忙着，嘴也忙

着,打听着当年二爷与这位大官交往的盛况。

三爷特意给祥通了电话,又吩咐打杂的小孩去唤回大爷,更叮嘱玲玲好好地服侍奶奶,帮助奶奶梳头换衣裳。

二奶奶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息惊呆了,先是无限欢喜,继之是心神不定,她不知道能不能找个机会单独向小田诉苦。有几处房产被朝鲜人强租了去,她想请小田管一管,她判定小田有这份权利。至于对三爷,她也想婉转地向小田述说自己的看法,求小田替她出气,可这是家务事,怕不应该麻烦人家。

她在丈夫的遗像下面,摆上高脚套几,焚上檀香,琢磨了好一阵,决定把香炉摆在二层,一层为小田的供品留有位置。

祥没有回来,玲玲帮助祖母打扮,不晓得大爷为什么也没有回来。

门外响起了汽车声。

二奶奶推开窗子,确实是小田,小矮个看上去更矮了,头发也白多了,眼镜换了,穿着他们本国的礼服,后面短打的小使捧着一只小小的鲜花环。

孙三爷匆匆地迎上去,三奶奶随在后面,整理着下襟的纽扣。

泪蒙上了二奶奶的双眼,她觉得失去了去见小田的勇气,过去怎么熟,这也是个外国人。她过去向丈夫的遗像合掌,祈求丈夫冥冥中的支持。她拉直了自己的黑布长衫,走向客厅。

客厅门后,下人们堆积着,人人都想看看这位掌握全市经济命脉的大人物。当二奶奶看清客厅里只有三房夫妻时,她掉转身,去迎老太太,她想还是随老太太一起进来为好。

十一

孙三爷腻烦他的官职了。这生活是如此的刻板无味,长日坐在办

公桌旁他的腰受不了。所谓的公事，不过是听他这个地理鬼叙述情况，什么哪家商号的东家是什么人啦！哪家有没有去关里的通路啦！什么过去哪家私卖过鸦片烟啦等等等等！情况由他说，决定事人家说了算。孙三爷佩服小田，找他这么个熟悉世面的人当随从，就像瞎子找了根明杖一样，坑坑坎坎的一点就明。若不是为了要借着官威来总揽家产，孙三爷早就不干了。

渐渐地他摸出门道来了，那些日本官员上班时刻板规矩，下班后也愿意找刺激，喝两盅啦！打个茶围啦等等。特别是哪个商号遇上麻烦，商号自愿作东请客，由他说项的时候，红包自然流进来了。这使他开了心窍，只略施小计，事也办了，钱也进了，官也当了。

他开始请他的属下人等来家里便餐，孙家舒适的客厅和可口的饮食对一些年轻人具有充足的魅惑力，孙府有这些人物的出入使得这家宅院成了人们瞩目的所在，一些小摩擦很容易得到了解决，连当地的警官也不时在孙宅留连了，这使得孙三爷成了这一带的特殊人物。

孙三爷的属员中，有个叫中野的年轻人，据说这是个有来头的人，连小田局长也高看他三分。中野差不多每天都来孙府，他的中国话讲的很好，甚至带有当地的土腔。他跟孙家人打得很熟，有时就宿在孙宅。仆人们的亲戚有事找他，他管，仆人的亲戚的亲戚有事找他他也管。王福也攀上他了。

孙三爷的胃口越来越大了，他总是想怎样把这个巨宅的实产全部攫为自己所有。他明白，不借助外力他是办不成的，因此，他容忍中野过分的骚扰。他已经跟王福把二奶奶不明细的外债，借助身份全部讨了回来。他要进一步控制最有出项的烧锅。他已经交给王福一些疏通费了，王福却没有佳音带回来。

这一天，谎称不舒服，他赶回家来吃午饭。三奶奶慵懶地躺在凉席上，尚未整妆，脸上的脂粉剥落，露出本来的皮肤，斑斑点点，像只水分干枯的梨皮。眼角聚集着细细的皱纹，一向认为标致的妻，三爷

觉得丑了,这增加了他心中的不耐,他索性脱却了衣裳,只着一条短裤,躺在床上。他想请夫人再去王福家一次,探听事情的究竟。

一向被娇宠的三奶奶,淡淡地擦了丈夫一眼。

孙三爷面向凸花的天花板瞪着,不知为什么想起了女人,穿红衣裳的向他姗姗走来,穿白衣裳的向他娇嗔了,那穿蓝衣裳的甚至在席间偷搔了他的手心。这一切隔绝得太久了。手头不阔绰的他没曾玩得痛快,如今,他可以好好品味品味女人了,这需要弄钱。一想到钱,孙三爷的心像猛被刀扎了一下,是需要弄钱!

三奶奶扔掉了手中的烟蒂,问道:“昨天说的东西呢?”

“什么?”三爷耽在自己的想象里,漫应着。

“东西!”三奶奶重重地重复着。

三爷想起来了,三奶奶昨天看中了一个梭子形的蓝宝石戒指,星期天她要带上出去会客,他本答应今天买给她,可他还没有这笔现款。三爷不由得不耐烦起来,心里骂着:“什么东西,就知道花钱!”他不敢骂出声来,这位开大车店老板的女儿比他精明得多,总是在他没办法的时候给他出谋划策。最近,要不是她拉拢好了王福,王福哪肯把那些秘密点都抖落出来,让他去讨账。按理说,她要个新戒指也不算过。他还没说什么,三奶奶甩过闲话来了:“难为你如今还是个什么长,连个戒指都舍不得买。我为的什么呢?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不为的吃穿,找个男的拘管着干什么?我处处为你张罗,买个戒指你倒舍不得。”

三奶奶的泼劲上来了,三爷一时想不出对等的話,动了动嘴唇。

“我就倒霉,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一样顶着个孙字,人家二奶奶戴的是什麼?穿的又是什麼?一个戒指你都拿不出,你还是爷哪!”

三奶奶用力划亮一根火柴,把对孙府的积怨一古脑儿摔在丈夫身上,狠狠地吸了口烟接着说:“跟你说实话,反正我没儿子,也不用像你家二奶奶那样给儿子筹划家业。这年头今天不知明天,自己痛快是真的。闺女我也不管,反正孙家得供她上学念书,得给她一份嫁妆。

嫁好嫁坏是她自己的命。我可不能像你们的当家奶奶，一个小钱都能捏出汗来！”

“我们家人都不好，就你好！你能……”孙三爷好不容易挤出这么几句不痒不痛的话来。

“本来就是我能。”三奶奶得意她又一次压倒了丈夫。她知道，这个在富贵人家长大的男人，没有她那么多花招，她是他的罗盘，是他的指南针，在他无路可走的时候，她能给他指出前进的路。

“你们家这几块料我早就看透了，与其让你大哥甩钱去填野娘们儿，不如让我这个明媒正娶的三奶奶受用。趁老太太没闭眼，这个家还撑着，不捞才是傻蛋。老太太也就是一年半载的事了。老太太两眼一闭，谁跟谁是哥们儿？还是那句实话，我跟你家大少奶奶不一样，人家娘家有，不稀罕你家这点进项，我娘家没有，我是带着耙子来的，不耙个一千二净，算我白活。”三奶奶甩掉了纸烟，索性放开声音讲了。

“别嚷！叫别人听见，什么意思！”

“瞧你这份熊样！谁还吃了你？你说吧！那个梭子戒指你买不买！”

“买总要买，你看上的东西哪里能不买，只是……”三爷凑到三奶奶面前，想缓和空气，他把手搭上了三奶奶的肩膀。

“别拉拉扯扯的发贱！手里又空了不是？王福前天透口风给我，烧锅今年的红利不少，你不会去问问他？你把他给我叫来，看我有没有办法治他。”

“叫老妈子去叫吧！还用我亲自去？”

“这你又欠考虑了，这种事，人越少越直接，你去吧！走不断你的贵腿。”

在月亮门边，孙三爷看见了正在劈柴的小翠，显然，她是在为晚饭准备燃料。小翠背对着月亮门，包在月白色布褂里的双肩，因用力而凸现出来，凸成茁实美丽的斜坡。坡下婀娜的腰左动右动，浑圆的包在青布裤子里的臀也在弹动，那弯下去的粉白的颈。夕阳在这个洋

溢着青春魅力的身形上镶了一道金环。

孙三爷觉得眼前一亮,他仿佛饿极了的狗看见了鲜肉,他嗅到了小翠诱人的呼吸。

小翠听到有人前来,回转过身子。她用询问的目光望着这位不速之客。

孙三爷觉得自己飘浮起来,是小翠她那双透明的黑眼睛攫住了他,他后悔发现这个美女是太迟了,他早该注意到这个绝代佳人。

“有事吗?三爷?”

“唔!唔!王大哥在家吗?”

自从被爸爸叫回家来,小翠觉得越加认清了孙府上的男人,也可以说,越加认清了有钱的男人。他们无能、无聊、无情。玲玲说得对,那些人只把女人作为玩物。眼前孙三爷的形相证实了玲玲的看法。她抱起劈柴,严正地说:“我爸爸不在家!”说完,径自跨进屋子去了。

孙三爷停在原地,望着小翠进屋的背影,重重地咽了口唾液。小翠从小就显得与众不同,再没想到,她会出落得如此令人销魂。三爷不舍地向房间望去,他只望到玻璃窗反过的夕阳之光,依稀看到了贴在墙上的旧年画。他还从没到过王福的家,他忽然渴望,看看小翠睡觉的所在,他走向房门。

正当他要推门的时候,小翠妈妈从里面拉开了门,并且说:“请进吧!三爷!”这不惯和男人单独对面的山里人,虽然生育了儿女,也在都市里住了这么多年,却仍然保留着山里女人的羞怯。拉门的时候,几乎和闯进来的人相碰,更使她手足无措。她的脸,泛出了羞红。她后退两步,让出来通路。

“王大哥不在吗?我找他有事。”孙三爷笑吟吟地说。端详着那女人的脸,脸虽然憔悴,却不失妩媚。孙三爷无端地想,这个女人打扮起来,绝对胜过自己的妻子,特别是她那恭顺的神态,使人想发脾气都发不起来。应该说,她比她的女儿更惹人,小翠脸上的冷气夺人。他想:王福真有福气,有这么个温顺好看的女人相伴。他又在心里咽了

口唾液。

“他……”女人低低的声音，“他不知和谁一起喝酒去了，没说多咱回来。”女儿教她斩钉截铁地说清楚说男人要很晚才回来，不要叫孙三爷等的话，她说不出来，孙三爷不理她，只窥看着房内，房内炕上，铺着花褥子，上面一件淡粉的女人旗衫，旁边摆着针线篮，小翠不在，不知躲到哪个隐密的地方去了。

“他出去喝酒去了！”女人胆怯地望着三爷的绸长衫，重复着刚才的话，连脸也不敢抬起来。

“那好吧！我待会再来！”孙三爷犹疑片刻，向女人摆了摆手，回身走了。他已经想好了一个主意，他不会把身边这只绝伦的小狐狸放过，虽然她也许会咬人，但那更有情趣。

十二

孙三爷去找王福，立即在五香居找到了，这是他们的据点，三爷拿得准王福在这里，在这里吃喝，王福可以把账记在孙府名下。

茶房见是孙三爷，立即引他到王福所在的单间里来了。三爷从透花的隔扇看清了屋里的两个人，那是烧锅里管院子的掌柜张贵。三爷心里一阵不自在，他知道张贵有个很体面的儿子，莫不是王福要把小翠嫁给他家。继而又想这不可能，王福还指望着女儿攀高枝呢！怎么能看得上这个三流的买卖人。他释然了，且为自己的能谋会算高兴了。继之，他又愤怒了，张贵掌管烧锅里每月上万斤出入的粮米，秤把一转，零零星星就可以克下他上百、上千斤，王福这只老狐狸，又抢在他头里了，这种事是最能够瞒天过海的。屋内谈话似乎已近尾声，两个人声音又低又缓，孙三爷气冲冲地闯了进去。只听得一句：“王先生是明白人，这种事，瞒上不瞒下，有我张贵一斗，少不了你王先生八

升。”

两个人果然在作着背人的交易。这王福算是鬼到家了，稍一疏忽便被他钻了空子。孙三爷为显示威严，气吭吭地走了进去。这阵势，王福见多了，只淡淡浮上了笑容，老实的作小买卖升上来的张贵却吓得心头突突乱跳，结结巴巴地：“三爷，没没想到您光临！”

孙三爷只略略地点了点头。王福立即吩咐茶房添上碗筷，立即为三爷满满地斟上一杯老酒，按着三爷的癖好，多加了两颗切成佛手状的青梅。

孙三爷把残菜推向一侧，举着杯，不肯下箸。王福笑了：“您爱的赛螃蟹，立时就来！”

“哼！”孙三爷只在鼻孔里哼上一声，没有别的声音，检察官似地望着两人的脸。

张贵被哼得手足无措了，他只好看着王福，王福坦然地啜着酒。张贵猜想，这是王福和三爷做就的圈套，专门来套烧锅里管事人的底细，看看谁还心向着二爷，反正孙家的情况表明，孙三爷必然要成为掌握实权的东家，他跟王福作手脚，肥水外流，东家怒上来，会撵走他，使他二十年辛辛苦苦的努力废于一旦。他不知作什么才好，看见王福布菜，他便随着布菜，看见王福斟酒，便也随着斟酒。好不容易，孙三爷发话了。

“张掌柜的！论理我作东家的不该说这样的话，不过，你是老人了，烧锅的事你一清二楚。我刚学着管事，没有我二哥那份精细。张掌柜若看出来什么有出息的事，也算我一份！”说完，干笑了两声。

“您这是说到哪儿去了？”张贵纳纳地说了：“有出息的事要办也得听东家的。东家有肉吃，我们才有汤喝，这个，我明白。”张贵不知下面还说什么好，他偷看王福，王福是副莫明其妙的表情，张贵更清楚的是这位孙三爷是个翻脸不认人的少爷。他不知怎么说才能不把他惹怒。况且，张贵最害怕的是孙三爷如今的官职，他一个条子随便写上几句，你就等着被灌辣椒水去吧！

王福偷偷踢了张贵一脚。张贵琢磨半天，才悟到这是王福示意他回避，他正好借着这个机会走开，免得留下什么话把儿被孙三爷抓着。他向孙三爷拱了拱手：“三东家，我给您府上管事也多年了，侍候二爷三爷都一样，我没见过大世面，有什么做得不到的事，您只管叫王先生知会我，我先走一步了！”说完，恭恭敬敬地退出房门。王福说了一句“慢走”，张贵早三步两步离开了雅座。

王福早已想定了怎么应付这位三东家。孙三爷给他的使命其实他早已完成了，他和张贵还有管现金的陈东升已经商量好了，原来只有二爷印鉴才能动用的款项，如今用三爷的就行。一旦二奶奶察觉，一旦烧锅的总经理——那位二爷金兰之交的倔老头子得知，就往孙三爷头上一推，看他们自家窝里斗，乐得在中间得利。他所以没及时说出，是想吊吊这位爷们的胃口。不过，今天更有一件大事，就是他怎样用低价买粮供应中野外运的大事。这就是他所以请张贵来的原因。中野再有本事，没有他和张贵这样粮行里的知情人、地理通，他也是很难顺利地买下需要的粮食的。这可是超过万斤的大买卖，一斤加上一分钱的手续费，他便发了。他要琢磨出最佳方案，既不得罪孙三爷，也不给他更多的实惠。

他轻轻地说：“三爷，烧锅的事我已经办的有头绪了，先从出入的粮食着手，进、出都用您的章子，过了两月，再换现金的章子，绝出不了差错。”

“那你不是……”孙三爷心里一喜，表面不动声色，他想将王福一军。

“您又说外话了，您还能亏待了我吗？这我心里有数！”王福极其诚恳地说。随即二十分神秘，且往四周看了看，说：“官家征用粮食的事您早就耳闻了吧！这可是宗大买卖，别说什么值百抽一的佣钱了，就是一斤谎报他五厘，你划划，这是个什么数目？”

“这也轮不到咱们头上？”孙三爷不耐烦地说。

“靠您的福分，还就落到咱们头上了。”

“当真？”

“这岂是玩笑的事？”

“怎么个来头？”孙三爷已经喜逐颜开了。

“是中野拉的纤，虽没说死，也到了九成了。我正想找您摸摸儿那个小子吃哪路，再给他送点甜头。”

“他吗？吃喝都爱，还有女人。”一提到女人，孙三爷立刻想到了小翠。那确是件非常考究的礼物，他不由得想起了小翠的脸，更不由得想起妻那粉痕剥落的脸。小翠该是十七岁了，不！也许是十八岁。要是能把小翠弄到手，这可是一石二鸟的好事。那时不怕他王福耍鬼，他总不能坑害自己的女儿。再说，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大课长，又有即将滚滚而来的金钱，正缺个娇滴滴的姨太太。中野算个什么，这个考究的礼物不能送人。他看着王福，不知怎样转换话题。他喝口酒，抓抓自己的头皮，决定先从外圈说起：

“你家的全十几了？我看挺老实，书念的不错吧！”这是孙三爷谈话的惯伎。王福明白这话里有话。

“什么书念的好？没降级就是了，见了人连句整话也没有！没大出息！”

“还小呢！那里就看得出来出息不出息？”孙三爷慢悠悠地：“对！对！你那姑娘可不小了，有人家了吗？”孙三爷说着，竟而觉得脸上发起烧来，他又呷了一口酒。

“没有，十八大九，就往二十上数了，我和她妈都为这事着急。穷人家不舍得给，富人家咱又高攀不上。您眼面宽，给我们上上心，撮成一门亲，就积十分德。姑娘有好人家，我们也就放心了。您也增福添寿。”王福十分诚恳。孙三爷再把话题宕开去。

“王大哥，我也快四十的人了，还没个小子，您说，我办个人怎么样。”

“这话早就在我心里了，哪有作大事情的人没有个三妻四妾的！您这地位，您这家当，别说办一个，办两个也不为过。话可又说回来

了,这话您自己不提,别人怎好插嘴。这个包在我身上,准能给您挑满意的,您就等着弄璋之喜吧!”

“人! 可得是好人家的!”

“那自然。咱为的是生儿育女,那里边的人不行,说大鼓唱戏的一概不行。不知底细的也不行!”王福又充当了出谋划策的角色。

当孙府上传说祥少爷跟小翠如何如何的时候,王福是不相信的。他很明白小翠是个什么性气的人。再说,有玲玲相伴,事事都要瞻前顾后的祥少爷没有这么大的胆子。当时,他所以痛快地答应了玲玲的要求,是因为他正在和孙三爷勾在一起蒙混二奶奶,他怕玲玲来找小翠的时候看出什么端倪。谣言蜂起之时,正是他们勾结讨账的事已告一段落,他才把翠叫回家来的。他也并不以为把姑娘送给人家作姨太太有什么可耻。美丽的女儿对他来说,只不过是棵摇钱树,至于女儿的幸福,他也认为,有钱就有幸福。孙府上殷实的家业,他早就铭刻于心了,只是没有得手的机缘。如今,天赐良辰,他粗略地暗自计算了一下,只要一处烧锅落到小翠名下,那就有上万元的进项,上万,这是多么诱人的数目啊!

难办的是那个精明刻薄的三奶奶,为了给姑娘少找麻烦,他陡的计上心来。对,怂恿这位爷台买所小房,为了稳妥,房契上写上全儿的名字,免得进城几十年,还住人家的跨院。他也有点难心之处,想这样蒙骗二奶奶,强抢这孤儿寡母的所有,有些丧良心。又一转念,她们享福也享得够多了,能者为上,世上人都讲良心早就成了君子国了,再说,二奶奶还掌握着一大批房产,他尽力帮助她别把这些占有丢掉,也就对得起孙二了。王福只管盘算自己的事,孙三爷可耐不着了,只好说:

“王大哥! 喝呀!”

“我琢磨了半天,闹明白您的意思了,这是您看得起我们!”

“王大哥! 你是真明白我的想法吗?”

“你是看中了小翠吧!”

“唔！唔！唔！”孙三爷不知怎样说好了。

“这里头碍着一个人，这位，通得过吗？”王福说着，伸出了三根手指。

“她嘛！”孙三爷说不下去了，但又故作强硬，“她管不了我！”话是如此说，三爷却觉得一座大山压下来，压扁了他的一切，他怕的是她的撒泼。

“小翠那孩子，也有份倔脾气。这事她准不愿意，她妈也得唠叨，若是过门再受气，那就……”王福一字一板地说。

“那么您说该怎么办？”孙三爷急不可待了。

“这也得把孩子说通，不然……”

“您就别不然了，只要您愿意，凭您的两下子，还制服不了个女孩儿家？您还非得拉我现在就行大礼吗？”

“我看！咱们就都瞒着，房子买好，东西备齐，把姑娘接出来就是了！一来为的稳住三奶奶，二来也免得您府上的人说七道八，到该揭盖的时候再说。”

“我是一百廿分地相信您的。”孙三爷喜孜孜地端起了酒杯。

十三

翠失踪了。

玲玲去找翠，翠妈妈正坐在炕边抹眼泪，全窝在屋角里一声不出，王福唉声叹气，可还没忘了喝酒。桌上一堆吃残了的烧鸡骨头。

“大娘！我翠姐呢？”翠妈不回答，越加抽泣起来，玲玲着急地摇晃着她，“大娘，我们院里的人都说翠姐丢了，这是真的吗？”

“丢倒是没丢！”翠妈说着，泪一串串地坠下来。

“小翠没丢，玲姑娘，你放心，她没丢，是我把她送走了。”王福走

过来，面对着玲玲。

“为什么把她送走？”

“人家要霸占她，不躲开不行！”

“谁？”

“这还用说吗！是人家，人家有势力。”

玲玲记起来一次偶然和翠一块过外客厅时，遇上中野的事，她记得中野曾死死地盯着翠。她的心慌乱了，她不愿意相信王福的话，她怕确定这是事实。她知道王福说准话的时候少，她宁愿王福又是在扯谎。她盯着王福，想看出究竟是真是假。她看出来，看出王福并不是真心着急。王福躲开玲玲的盯视，故作沉重地说：“咱们是惹不起可躲得起！”

“翠姐到底在哪儿？”

“在乡下亲戚家。”

“告诉我地址，我去看她！”

“不行！玲姑娘，你去看她有什么用！这事，只有躲，只有躲！”

“用不着躲我，我是翠姐的朋友。”

王福哂笑了一声，又去喝酒。玲玲被蔑视了，一向总感觉四面八方都布满捆人绳网的玲玲的心，战栗了。她感觉王福家的小屋子一点点增大，空旷得如处身荒野，这里没有一丝人间气息。

“您知道翠姐的下落吧！大娘！”

“大姑娘！我不知道，我要知道还能不告诉你吗？都是那个老酒鬼。我说：人家要娶小翠，就回绝说早定了人家不就行了吗？他说不行，人家不管咱们的礼数，就这么把姑娘鼓捣走了。这不是摘心截肺吗？”

“王大爷，您就告诉我翠姐去哪儿，我看看她，就看看她！”

“玲姑娘，并不是我拿你当外人，你现在看她对她没好处，对你翠姐没好处！”

这话噎着了玲玲，是的，玲玲有什么办法帮助小翠呢？玲玲有什

么力量拯救小翠呢？玲玲看小翠，能给小翠带去希望吗？

老太太听说小翠的事时，急得不停地跺着拐杖，她命令玲玲，立即把祥叫来。玲玲觉得蹊跷，莫非是祥耍的鬼？她马上否定了自己的想头，她断定，祥没有这么大的本事，她不知为什么，觉得祥不会管这件事。她不想去找祥，她说：“祥哥这时候不会回来！”但是老张妈作了注脚，她说大少奶奶的门开着，祥少爷在家。

玲玲来到祥的房间，祥果然在家，在床上躺着。

“小翠不见了！”玲玲望着祥那生了酒刺的脸。她猜想，祥也沉溺于酒精的刺激之中了。

其实祥早已听到这件事了。他不知自己能在这件事中起什么作用。所有援救小翠的路上都设着壁垒。他没有逾越的实力。他退后了，他去看看秀的情况。秀只斩钉截铁地告诉他，要么他们就分出来单过，要么他们到天津去找舅舅，反正她不肯回现在的家。秀警告祥，再不分家，祥会一分钱也分不到手，三爷会鲸吞下全部家产。祥下不了这样的决心，他舍不得这个家，究竟舍不得什么，他说不清楚。最使他忘不了的是小翠，小翠总是带着晚香玉一样的浓香在他的眼前出现。得不到小翠，祥觉得心都空了，心没有把血液送到他躯体的各个部位，他甚至疑惑自己是不是失掉了呼吸。

玲玲望着一言不发的祥，愠怒地说：“奶奶叫你去找找小翠。”

“我不去！大海捞针，哪里找去？”

祥这奇异的冷淡刺伤了玲玲的心，她多少次窥看过祥对翠那火一样的凝眸。那么，这凝眸是假的了。玲玲第一次觉到了祥跟家里的所有男人一样，他们只不过是玩女人，玩女人消遣生命。她认为属于新型男人的堂哥也不过是披了张新派的外壳。她的心紧缩起来了，紧缩到了失血的程度，想起小翠的不幸便越加气愤祥的无为。她重重地捶着自己的胸腔，希望能听到什么回响，祥索性把头掉开去了。玲玲发现祥在强忍着眼泪，她的心软下来了。她说：

“祥哥，咱们一块去找王福，我看，就是他在捣鬼。”

在孙府为小翠的失踪纷纷扬扬之时，孙三爷也竟然没回家来，第一天，人们还没在意，第二天，老太太派人去接，接的人说，说是有病，已经有几天没到衙门去了。

这真是个使整个孙府骚动的消息，人们聚集到客厅里来，用着各人的智慧，忖度真正的原因，绝大多数的意见集中在一个可怕的现实上，那就是三爷被捕了。所以这样忖度的原因主要有二条。第一，那班常来的衙门里的食客突然不来了，特别是那个几乎每天都来的中野。第二，只有老太太不知道，烧锅里、当铺里的现钱被三爷支尽了，是三爷自己说的，他替某某号少报了税款，如今上边查下来了，他先给垫上，再由某号偿还。究竟是垫，还是赔，谁也说不清。市面上传说，如今查税查得正紧，谁犯了也休想逃脱。

三奶奶没到客厅来，更加重了人们的疑惑。老太太命人去叫大爷回来。小兰自己跑来了，她刚放学，连书包也没卸下。来了却又不进屋，只在门口望了这个望那个。

福子向小兰眨了下眼睛。老祖母说：“兰兰！去叫你妈来！”

“我妈脑袋疼！”

“去告诉你妈吧！你爸爸丢了。”长生说，一脸幸灾乐祸的表情。

“你爸爸才丢了呢！我妈说了，我爸爸上外城办公事去了。”小兰说，向长生做了个怪脸。

“办公事衙门还不知道，你骗谁？”长生说，想接上去骂一句，看了看自己的母亲，把话咽回去了。二奶奶一脸的狐疑，目光一直停留在窗前那谢了花朵的珍珠梅上。

“衙门有事还得告诉你？你在家是少爷，你妈是当家人，说了算，你也就说了算，衙门里可没你说话的地方，你算什么东西！”小兰那伶牙利齿的本事使出来了。

“你是好东西，你是大大的大大的好东西！”福子帮上腔来，把中

指伸长,其余的四指弯回,做了个王八手势。

“二娘!瞧你们家福子骂人。”小兰尖叫起来。

二奶奶呵止了福子,目光仍旧停伫在那残谢的珍珠梅上。

孙大爷回来了,散着怀,趿着鞋,非常不悦,他为被从牌桌上叫下来生着气。

老太太告诉他,三爷不见了。

“什么?”大爷淡淡地,“三爷不见了,他那份鬼灵精还能叫别人算计了去。您真是老糊涂了,他又不定在捣什么鬼,您瞎着什么急!”又呵斥聚在一起的下人,“去!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别借由头偷懒。”仆人们散去了。大爷跟着走了。

老太太一时想不出话说,只是摇头。玲玲扶着祖母:“奶奶!回屋去吧!不会有大事的!”

老太太目光落在二奶奶身上,这始终一语未出的二奶奶不知在想什么。玲玲明白,真的是三叔被捕了,继母勿宁是高兴的。这本是她求之不得的事。

“老二家的!”老太太叫着。二奶奶一惊,才把眼光收回来。

“老二家的!”老太太又叫了一声,显然是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说。

“小田来时,听玲玲说,给你留下了找他的地址,你告诉玲玲,叫玲玲去问问老三的事。”

“这……”二奶奶一句话没说完,客厅门被突地闯了开来,三奶奶披头散发,一脸的鼻涕眼泪,进来,一头撞在老太太怀里,差点把老太太撞倒,玲玲立即扶稳了祖母。

“好哇!老太太,你作的好事,你给你儿子撑腰,叫他烧锅里支钱,在外头买房子,接姨太太,你说我不能养儿子,你怎么断定我不能养儿子?”

“这从哪里说起!这没影的事!”老太太气急败坏,只说这么一句。

“怎么是没影,我人证物证都见了。王福那个小舅子,在烧锅看大门的那个小子,领着油漆工在三马路走,看见我就要溜。老娘眼里不

揉砂子，叫我逮住，给两个嘴巴就告饶了。说是三爷买的新房，说是接的是小翠，就叫瞒着我一个人。王福这兔崽子，登鼻子上脸，要当孙府的亲家老爷子，他那份骨头，有四两重吗！”

“三奶奶！您这可看错了，我这骨头可比四两重的多。”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王福朗声地说。全屋人都怔着了。王福向着老太太：“老太太，我可是给您分忧来的。三爷不是办新房接姨奶奶，是私犯烟土出了事。我来跟您商量怎么通关节，保释三爷。”

“那你家小翠呢？”三奶奶气焰不消，紧紧逼问。

“小翠！”王福喜形于脸，“中野先生接去了，说送她到日本念书！”

“哪个中野？”玲玲插咀。

“就是常来的那位！”

“这能是真事吗？”玲玲急得脸都红了，“王大爷，这能是好事吗？王大爷，你可不能坑了翠姐呀！”

二奶奶这时才明白了事情的全部真相，王福已经抢在她头里，把丈夫遗下来的财富转移走了，她嚎哭了一声便气晕过去了。

长生、福子吓呆了，揉搓着妈妈，失声大哭。

（录自 1941 年 8 至 12 月日本大阪《华文大阪每日》第 7 卷第 5 至 12 期）



后 记

这套大系编辑由来已久。早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北京大学中文系针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空白领域,在研究生和本科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一些新课程,其中“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连续几年课程的任务都是挖掘整理沦陷区文学史料,“周作人研究”“金庸研究”等课涉及到沦陷区文学的有关问题,从而促进了系里一些同志对沦陷区文学研究的兴趣。1993 年这些同志和外校的正在写《抗战时期中国沦陷区文学史》的黄万华同志开始动手编这套大系,到 1995 年编辑工作基本完成,但因寻找大系所录作品的作家及其亲属工作的艰难和出版上的一些具体问题,书稿的出版被搁置了下来。1997 年书稿蒙广西教育出版社垂青,出版工作得以正式进行。

这套丛书的问世有赖多方面的帮助:工作繁忙的王元化与严家炎先生答应做编辑顾问是对编辑工作的一种鼓舞;北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哈尔滨市图书馆等单位在查阅复印资料上给我们提供了很大方便;广西教育出版社领导的胆识和决策使这套大系能于今日面世,诸责任编辑辛勤细致的工作使这套大系能以较高的质地付梓;分居在中国大陆、台湾,以及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地的原沦陷区作家或其亲属,诸如丁景唐(歌青春),马秋英(马骊)夫人贺国华,王元化,王长简(师陀)夫人陈婉芬,王秋萤之子王亦风,冯和仪(苏青)之女李新,朱英诞(庄损衣)之女朱纹,朱堃华(蓝苓),刘迟(疑迟),刘莎,孙道临(孙羽),孙嘉瑞(梅娘),束纫秋(越薪),李景慈(林榕),李健吾夫人尤淑芬,杨绛,杨大辛(杨鲍),杨宪之

(杨絮),吴调公(丁谛),沈寂,沈启无夫人傅梅,张文铸(张金寿),张守谦(关永吉),张秀亚,陈隄,赵孟原(小松),郝庆松(袁犀)夫人姚锦,柯灵,柳溪(纪莹),柳存仁(柳雨生),查显琳(公孙嫵),闻国新之子闻增全,宫白羽(白羽)之子宫以仁,钱钟书,徐放,徐长吉(古丁)之子徐彻,徐光燊(坦克),高也平(杲杳)之女高弘弢,唐弢(潜羽)夫人沈絮云,黄旭(萧艾),章克标,梁山丁夫人李素秀,路踰(路易士),谭正璧(谭雯)之女谭寻,谭惟翰之子谭守信,潘序祖(予且)之子潘维铭等,对这套大系的编辑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李景慈、张守谦、陈隄、刘莎等先生的支持与关怀感人至深,尤其令人难忘。对这些帮助、支持这套大系编辑出版的诸位先生、女士,我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几年来,尽管我们和出版社设法通过各种途径寻觅本大系所录作品的作家及其亲属的地址,但还是有许多人的地址没能打听到,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为了保持这套书的完整性,我们仍善意地坚持收录了那些联系不上的作家的作品,但从尊重作者权益出发,我们委托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继续联系并争取著作权人授权,或代转稿酬。我们向这些因尚未打听到地址而未能取得联系的有关作家及其亲属表示深深的歉意与真诚的感谢,并希望这些作家或其亲属得知本大系出版信息后,径直同广西教育出版社或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联系。

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编委会

1998年8月